第三十一冊　鑒賞（上）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31

清稗類鈔

鑒賞類目錄

頁

古物出洋 一
熱河行宮有寶藏 一
吳珍魯殉玩物 二
陳梓識別古物 二
吳雲獅愛書畫金石 三
徐孝標富藏弆 三
高宗精賞鑒 三
鑒賞家必游琉璃廠 四
金誦清好金石書畫 四
李南澗風雅好事 四
紀文達語董曲江之言 五
葉五官知鑒別 五
張若筠精鑒賞 六
潘文勤爲太監鑒別 七
閻甘園精鑑別 七
胡雪巖好骨董 八
王文敏夫婦好古 八
朱研臣富藏弆 九
吳方陳丁好古 一〇
丁叔雅室中陳設 一〇
負販碑拓者言 一〇
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 一一
土魯番古跡 一四
孫石芝論藏書之要 一五
曹秋岳有流通古書之約 三二
藏書家多宋刻善本 三三
藏書家蓄麻沙版本 三四
大內藏遼板書 三四
范氏藏書於天一閣 三五
黃梨洲好聚書 三七
陳宏緒藏書於酉陽山房 三七
錢牧齋藏書於絳雲樓 三八
錢遵王藏書於述古堂 三九

錢履之藏書於懷古堂　四一
錢湘靈藏書於大還堂　四一
錢孝修藏書於在茲閣　四一
葉林宗多藏書　四二
葉石君重宋元鈔本　四二
呂晚村得澹生堂書　四二
毛子晉藏書於汲古閣　四三
王文簡藏書於池北書庫　四四
朱臥庵藏鈔本西崑酬唱集　四五
吳農祥藏書於梧園　四五
徐健庵藏書於傳是樓　四六
朱竹垞家有曝書亭　四六
闕禎兆得吳三桂藏書　四七
汪孺人藏書　四七
林吉人藏書於樸學齋　四八
曹秋岳藏書於靜惕堂　四八
張氏書樓在水中　四九
張螺浮藏書於涉園　四九
揆文端藏書於謙牧堂　五〇
安麓村藏書多善本　五〇
曹楝亭藏書　五一
富察堇齋藏書於謙益堂　五一
錢夢廬藏書於愛日精廬　五二
陸其清藏書於聽雲室　五二
金星軺藏書於文瑞樓　五三
孫退谷藏書於萬卷樓　五四
何義門讎正舊槧鈔本　五四
全謝山藏書於雙韭山房　五五
馬寒中藏書於紅藥山房　五六
高宗命錄昭明文選　五六
高宗考訂宋槧勤有堂書　五七
天祿琳瑯　五八
天祿琳瑯有宋巾箱本五經　五九
石渠寶笈所鈐之璽　六〇
文淵閣藏書用御寶　六〇
文源閣藏書　六一

海寧人喜鈔舊書 六一
張伊蒿手鈔數百卷 六一
沈椒園藏宋刻黃山谷集 六二
孫隱谷藏書於壽松堂 六二
聞書巖手鈔書盈篋 六三
吳石倉手鈔書 六三
宋蔚如鈔書 六三
趙谷林藏書於小山堂 六四
吳尺鳧藏書於瓶花齋 六六
吳用儀藏書於遂初園 六六
李南澗好聚書 六六
沈虹屏爲陸梅谷掌書 六七
王澹和藏書於寶日軒 六八
孫慶增藏書於上善堂 六八
魚虞巖嗜書 六八
馬嶰谷半查藏書於叢書樓 六九
汪訒庵藏書於飛鴻堂 七〇
杭堇浦藏書十萬卷 七〇
怡賢親王藏書於樂善堂 七一
孫淵如藏書於平津館 七二
盧召弓藏書於抱經樓 七三
盧青厓藏書於抱經樓 七四
惠定宇藏書於百歲堂 七四
汪一之藏書於欣託山房 七四
郁潛亭藏書於東嘯軒 七五
鄭昌英藏書於注韓居 七六
鄭南溪藏書於二老閣 七六
沈廷作藏書五萬卷 七七
馮研祥爲金石錄十卷人家 七七
江玉屏爲金石錄十卷人家 七七
翁覃谿藏書於寶蘇齋 七七
玉簪圃藏書於讀易樓 七八
周書倉藏書於水西書屋 七九
朱少河富藏書 七九
汪魚亭藏書於振綺堂 七九
丁小疋藏書多黏紙 八〇

顧文寧曝書有感　八一
楊復吉藏浮溪文粹　八二
秦敦夫藏書於石硯齋　八二
江子屏藏善本書　八三
王述庵富藏書　八三
劉疏雨以藏書自任　八三
吳兔牀藏書於拜經樓　八五
曹種水鈔書千百册　八六
何夢華藏書多善本　八六
陳子準藏書於稽瑞樓　八六
彭桐橋藏書於此靜坐齋　八七
成親王藏書於詒晉齋　八八
果恭親王富藏書　八九
法時帆藏書於梧門書屋　八九
阿某藏宋板韻寶　九〇
倪迂村藏書於江上雲林閣　九〇
汪孟慈藏書於周玉齊金漢石之館　九〇
陳仲魚藏書於向山閣　九一
袁綬階藏書於紅蕙山房　九一
許周生藏書於鑑止水齋　九二
顧澗蘋喜校書　九二
黃石泉藏書於五柱樓　九三
童佛庵所得書有佳本　九三
陳蘭鄰藏書於帶經堂　九三
陸香圃藏書於寓賞樓　九四
阮文達建靈隱書藏　九四
阮文達建焦山書藏　九五
周玉井藏書於著書齋　九五
嚴鐵橋藏書於芳椒堂　九六
鮑淥飲藏書於知不足齋　九七
周香巖識古書　九九
周謝盦藏書多善本　一〇〇
黎雪樓多蓄典籍　一〇〇
黃蕘圃藏書於士禮居　一〇〇
顧步巖藏書於樂書齋　一〇二
李鹿山藏書多善本　一〇三

路閏生藏書喪於水 一〇三
瞿蔭棠藏書於恬裕齋 一〇四
瞿子雍藏書於鐵琴銅劍樓 一〇四
汪閬源藏書於藝芸精舍 一〇五
葛香士藏書於澂波皓月樓 一〇六
張子和藏書於小嫏嬛福地 一〇六
曾勉士嗜蓄書 一〇七
李修林藏書四千七百種 一〇八
錢警石有藏書述 一〇八
張金吾藏書於愛日精廬 一〇九
馬二槎藏書於漢晉齋 一〇九
甘夢六藏書於津逮樓 一〇九
章益齋鈔書 一一〇
胡邃江藏書於小重山館 一一〇
趙文恪論宋板書 一一〇
仙居楊氏藏思宗實錄 一一一
計二田藏書於澤存樓 一一一
劉燕庭購彙集宋本 一一二
邵蕙西藏書 一一二
葉潤臣有十萬卷 一一三
韓泰華藏書於玉雨堂 一一三
天馬山周氏爲藏書舊家 一一四
沈復粲藏書 一一四
劉寬夫藏書於疊書龕 一一四
楊端勤藏書 一一五
朱丁袁三家藏書 一一六
袁漱六藏書於臥雪樓 一一七
朱述之藏書於秦淮水榭 一一七
蔣生沐藏書於拜經樓 一一八
潘文勤藏書於滂喜齋 一一八
顧湘舟藏書於別疆園 一一九
季蕊耘成藏書志 一一九
胡雨棠藏書於琳瑯祕室 一一九
郁泰峯藏書於宜稼堂 一二〇
莫子偲好古槧 一二〇
王鼎臣藏宋槧孟子 一二二

德宗稽古右文　一二二
蔣香生藏書於書鈔閣　一二三
孫銓伯爲宋板孫　一二四
崇雨鈴富藏書　一二五
繼幼雲藏書於星鳳堂　一二五
路子端藏書於蒲編堂　一二六
劉泖生傾囊購善本　一二七
楊惺吾訪書於日本　一二七
丁竹舟松生藏書於嘉惠堂　一二九
陸存齋藏書於皕宋樓　一三一
某富翁得宋刻元祕史　一三三
某書肆之圖書集成　一三三
朱子清藏書於結一廬　一三四
江建霞考訂宋元本行格　一三四
湯柏龢涉目錄之學　一三五
壽伯福藏元刋湯液本草蘭室祕藏　一三五
蔣子貞藏元刋斷腸集　一三六
內閣大庫積書　一三六
涵芬樓藏書　一三七
穆緝香阿藏邸鈔　一四〇
收藏家喜刻書　一四〇
丁善之論仿宋板　一四一
毛子晉刻書　一四二
朱竹垞刻絕妙好詞　一四五
顧澗薲刻宋本爾雅　一四六
張青在重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　一四六
席玉照刻書　一四六
陳東爲刻書　一四七
安麓村刻書譜　一四七
李南澗刻書　一四八
伍崇曜刻書　一四八
諸藏書家刻書　一四九
潘士成刻叢書　一四九
鮑淥飲刻叢書　一四九
錢鼎卿雪枝刻書　一五〇
姚彥侍父子刻書　一五一

章碩卿刻書　一五二
王幼霞刻宋元人詞　一五二
吳印丞影刊古本詞　一五三
汪穰卿刻叢書　一五三
日本人刻郭頻伽集　一五四
張則之有法書名畫癖　一五四
聖祖愛董文敏書畫　一五四
永瑆鑒別書畫　一五五
宋牧仲辨書畫　一五五
魚振南藏古今名蹟　一五六
高江村論法書名畫　一五六
皮簟中之書畫眞蹟　一五六
王鷃起藏書畫　一五六
傅文忠受王吳惲書畫　一五七
畢澗飛藏書畫　一五七
陳仲魚藏書畫　一五八
孔織庭藏書畫　一五八
潘順之藏書畫　一五八
張燮鈞嗜近代書畫　一六〇
六必居主人藏嚴嵩字　一六〇
高宗跋裴將軍詩卷　一六〇
翁覃谿藏天際烏雲帖眞蹟　一六〇
鮑淥飲藏元文宗永懷二字　一六一
李紉蘭集女士書爲簪花閣帖　一六一
齊畏三藏董文敏詩卷　一六一
那文毅論鮮于伯機書佛教遺經　一六二
祝華封得范忠貞百苦詩册　一六三
王荊門藏四十七家法書　一六三
楊惺吾藏北齊人書左傳手蹟　一六四
鄭蘇堪題晉出師頌眞蹟　一六四
龍壽庵藏血經　一六四
大內藏列代帝后聖賢名人圖像　一六五
大內藏萬年圖寶　一六六
崇效寺藏青松紅杏卷　一六七
宋荔裳觀管夫人畫竹　一六七
席紹葆以仇實父畫得禍　一六八

王月軒藏高房山春雲曉靄圖　一六八
京都天主堂藏線法畫　一六九
吳杜村藏江山雪霽卷　一七〇
丁紀龍藏明宣宗御畫　一七一
袁壽民藏名畫　一七一
某廉訪賞錢伯聲畫　一七二
朱遐伯藏顧横波像　一七三
曾忠襄得戴文節畫贋本　一七三
盛伯羲王文敏得戴文節畫贋本　一七四
朱典生藏戴文節畫册　一七四
某巡撫設計得畫　一七四
陸存齋藏楓江漁父像　一七五
鹿文端藏早朝圖　一七六
董詢五藏柳陰消夏圖　一七七
李子中好金石　一七七
周立厓好金石　一七八
丁敬身好金石文字　一七八
彭尺木收弆金石文字　一七九
釋六舟爲金石僧　一七九
吳子苾酷好金石文字　一七九
吳平齋考訂金石　一八〇
潘文勤爲金石學家　一八一
陳壽卿藏三代金石　一八一
許四山藏乳彝　一八二
宋牧仲觀焦山周鼎　一八二
徐林鴻知靁尊年代　一八三
豐潤學宮有古鼎　一八四
成均有十器　一八五
莊汪甫好宣德爐　一八五
曾賓谷藏宣德銅盤　一八五
成哲親王詠明趙忠毅鐵如意　一八六
初頤園藏商重屋父丁尊　一八六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　一八六
阮文達得僞鐘鼎銘　一八七
阮文達宴門生用古器　一八七
阮文達得僞折足鐺　一八八

阮文達家廟藏器 一八八
六舟爲程木庵拓彝器欵識 一八九
張叔未藏古銅書範 一八九
張叔未藏漢黃山第三鐙 一八九
張叔未藏漢宜子孫鐙 一九〇
張叔未藏漢館陶公主家鐙 一九〇
張叔未藏金皇統造像 一九一
張叔未藏商琱字句兵 一九一
張叔未藏商父戊觶 一九一
張叔未藏周虢叔大棽鐘 一九二
張叔未藏周史頌盤 一九三
張叔未見吳越金塗塔 一九三
徐星伯得唐時銅佛銅七 一九三
張仲甫索鼎於劉燕庭 一九四
蔣礪堂愛銅壺滴漏 一九四
徐司馬辨鼎彝敦鬲文 一九五
劉壯肅藏周虢季子盤 一九五
李誠甫鑒別古彝器 一九六
俞筱甫以詩乞銅鼻塞 一九六
端忠愍藏毛公鼎 一九六
周雨蕉藏盂鼎 一九七
周季眞藏爐 一九七
聖恩寺藏邾鐘 一九八
李子明藏古苗王銅鍋 一九九
阮文達藏眞子飛霜鏡 二〇〇
宋芝山藏漢鏡土合 二〇〇
唐松泉藏鏡 二〇〇
徐積餘藏漢西王母鏡 二〇二
曹君直藏唐鏡 二〇三
張彥雲藏薛鏡 二〇四
乾嘉兩朝賞鑒家重古錢 二〇四
杭州有錢社 二〇五
馬愛林得秦錢 二〇五
姜怡亭藏天啟通寶錢 二〇五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 二〇五
孫古雲藏中泉 二〇六

劉燕庭藏南宋鐵錢　二〇六
戴文節藏三銖錢　二〇六
戴文節藏四銖錢　二〇六
戴文節藏五銖錢　二〇七
戴文節藏漢興錢　二〇七
戴文節藏北錢　二〇八
戴文節藏大曆元寶　二〇九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　二〇九
戴文節藏大齊通寶　二〇九
戴文節藏騶虞峙錢　二一〇
戴文節藏永安一千錢　二一〇
戴文節藏天策府寶錢　二一〇
戴文節藏大觀通寶　二一〇
戴文節藏宋靖康錢　二一一
戴文節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二一一
張叔未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二一一
張叔未藏新莽五銖泉笵　二一二
張叔未藏新莽錯刀絜刀　二一三
張叔未藏宋臨安府銙牌　二一四
藏古泉之難久遠　二一四
古錢劉　二一四
鮑子年論好古泉幣者之弊　二一五
楊叔嶠藏直一莽泉　二一五
楊叔嶠藏招納信寶錢　二一五
陳笠唐藏孝建四銖　二一六
李荔村藏五行大布　二一六
葉奐彬藏鎏鐵五銖錢　二一六
葉奐彬藏莽泉　二一六
葉奐彬藏五銖錢　二一七
葉奐彬藏六朝厭勝錢　二一七
葉奐彬藏男錢　二一七
葉奐彬藏乾封泉寶　二一八
葉奐彬藏景祐錢　二一八
葉奐彬藏崇禎通寶錢　二一八
葉奐彬藏安南銀幣　二一八
葉奐彬藏朝鮮琉球日本錢　二一九

趙伯英藏北宋崇寧錢 二一九
趙伯英藏金太和錢 二一九
趙伯英藏金大定通寶 二二〇
趙伯平得歸化貨物布 二二〇
世祖得石鼓 二二〇
張幼量愛石 二二〇
馬嶰谷藏靈璧石 二二一
宋牧仲藏怪石十六枚 二二二
明珠藏紅寶石 二二四
石異 二二五
高宗仿製石鼓 二二五
汪松麓觀石鼓文 二二五
伍拉納藏空青 二二六
徐某論所見英石 二二六
孫文靖藏文石 二二七
孫訥夫得佛靈石 二二八
曹森藏昌化石 二二八
蕭文藏寶石素珠 二二九
石有詩句 二二九
蔣稻香藏黃蠟石 二二九
綴雲石在石門福嚴寺 二三〇
石碑石獸 二三〇
張午橋藏石甚富 二三〇
某甲藏馬精石 二三一
佘某江某藏雨花臺石 二三一
趙爾豐蓄寶石 二三二
况夔笙得阮文達家廟藏石 二三三
某世家子有十七寶石 二三三
何莛汀觀少林寺石 二三四
塔影石 二三四
魏叔子題不去廬硯 二三五
陳其凝見龍蛇硯 二三五
姜西溟藏古端硯 二三五
林同人藏銅雀瓦硯 二三六
何義門藏文徵明硯 二三七
陸濟蒼藏宋孝宗硯 二三七

黃莘田藏十硯　二三七
陳昆玉藏松硯　二三八
袁子才藏綠端蟬腹硯　二三九
趙甌北藏天錫永寶硯　二三九
周七峯藏謝疊山賣卜硯　二四〇
朱笠亭丁龍泓皆有硯癖　二四〇
朱笠亭藏黃園硯　二四一
顏介子見英德硯山　二四一
鐵冶亭藏南唐歙石硯　二四一
鐵冶亭藏山高月小硯　二四二
曾賓谷藏黃石齋斷碑硯　二四二
沈石友藏李因硯　二四三
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　二四四
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　二四四
張叔未藏王鐸銘銅雀瓦硯　二四五
張叔未藏陸鶴田草疏硯　二四五
張叔未藏朱竹垞半月硯　二四六
張叔未藏洮河石硯　二四六
錢警石得青花硯　二四七
鹿賓谷藏蘭成硯　二四七
陳海樓藏岳忠武硯　二四七
石僧懷硯　二四八
宗嘯吾藏阿翠像硯　二四九
宗嘯吾藏陳迦陵塡詞硯　二五〇
俞筱甫藏蘇東坡硯　二五〇
徐氏藏魚腦凍硯　二五一
李偉侯藏玉帶生硯　二五一
馬夷初藏李雲谷殘硯　二五二
王蓴農藏銅雀瓦硯　二五二
羅艮山之戚某得袁子才印章　二五三
張芑堂藏古銅印　二五四
宋芝山藏漢印　二五四
林陟廬藏壽山石印　二五四
汪訒庵嗜印成癖　二五五
丁竹舟松生藏壽山石印　二五六
潘仕成藏飛燕玉印　二五六

錫厚庵藏金貞祐銅印　二五七
韓程愈藏赤珂夔龍鎮紙　二五七
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　二五九
葉鞠裳論碑帖之別　二六〇
葉鞠裳論碑之俗名　二六〇
葉鞠裳論各省石刻　二六五
葉鞠裳論求碑拓宜因地　二六六
葉鞠裳論護惜古碑　二六七
葉鞠裳論殘碑位置　二六八
葉鞠裳論藏石　二六九
葉鞠裳論碑厄　二七〇
葉鞠裳論碑之已佚復出　二七五
葉鞠裳論碑之一刻再刻　二七七
葉鞠裳論碑之摹本　二七九
葉鞠裳論碑之贋本　二八一
葉鞠裳論碑之補刻　二八二
葉鞠裳論木刻之碑　二八三
葉鞠裳論瓷刻之碑　二八四
葉鞠裳論碑字大小　二八四
葉鞠裳論一碑之字體大小　二八五
葉鞠裳論碑之別體字　二八五
葉鞠裳論碑之陽文　二八七
葉鞠裳論碑之反文　二八八
葉鞠裳論碑之回文　二八八
葉鞠裳論碑之譌脫塗乙旁注夾注挂線擠寫　二八九
葉鞠裳論碑之方格　二九一
葉鞠裳論非漢文之碑　二九二
葉鞠裳論校釋碑文　二九三
謝梅石論拓碑法　二九五
葉鞠裳論碑重精拓　二九六
葉鞠裳論碑重舊拓　二九八
葉鞠裳論碑之近拓舊拓　三〇〇
葉鞠裳論碑拓之孤本　三〇一
葉鞠裳論碑拓之殘本足本　三〇三
葉鞠裳論宋元碑拓之難得　三〇四

葉鞠裳論碑之拓損　三〇五
葉鞠裳論碑之雙鉤本木本廓塡本　三〇六
葉鞠裳論碑之縮臨本攝影本　三〇六
葉鞠裳論碑拓之紙墨　三〇七
葉鞠裳論碑拓之裝池　三〇九
葉鞠裳論帖架　三一三
傅青主視高賢佛經　三一三
朱竹垞考訂萬歲通天帖　三一三
韓湯何寶藏宋拓法帖　三一四
何義門婆娑楷帖　三一四
程崑崙搜瘞鶴銘遺蹟　三一四
張力臣考訂瘞鶴銘　三一五
鄭方坤留意碑版　三一五
陳鑑亭藏玉枕蘭亭　三一六
高宗命刻宋拓淳化閣帖　三一六
高宗命刻三希堂法帖　三一七
高宗命刻蘭亭八柱帖　三一七
高宗批陳氏傳家帖　三一八
畢秋帆立碑林　三一八
桂未谷跋明拓漢隸四種　三一九
陳昆玉藏姚辨墓誌刻石　三一九
李春湖藏宋拓唐李秀碑　三一九
鄒曉屏藏化度碑　三二〇
趙懷玉審定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三二〇
汪容甫得漢石闕　三二〇
張芑堂捫碑　三二一
紀文達藏呼延碑拓　三二一
陳雲亭得僞碑拓　三二一
武虛谷藏晉劉韜墓誌碑　三二三
馮研祥藏晉快雪時晴帖　三二三
張叔未藏舊拓靈飛經　三二四
梁晉竹藏宋拓宋西樓帖　三二四
梁晉竹藏宋拓枯樹賦　三二四
林于野不收唐以後碑拓　三二五
何子貞藏魏張黑女誌拓　三二五
何子貞藏越州石氏本晉唐小楷

十種 三二六
何子貞藏唐李北海法華寺碑拓 三二六
何子貞藏唐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拓 三二六
何子貞欲搨唐昭陵諸碑 三二七
吳讓之跋開皇本蘭亭 三二七
龔孝拱好碑版 三二七
趙撝叔選定魏齊造象二十品 三二七
孫月泉得宋曹禮墓碣拓 三二七
陳寅生整理平安館燼餘硯拓 三二八
莫子偲藏紅厓石刻拓本 三二九
袁回子辨碑字 三二九
翁叔平藏晉青玉十三行拓本 三二九
李梅庵藏晉定武蘭亭瘦本 三三〇
東陽何氏藏晉定武蘭亭碑 三三〇
潘文勤屬人拓虎阜古石刻 三三一
張某以計取碑 三三一
俞曲園藏初拓漢三老碑 三三二
宗嘯吾藏宋拓唐東方畫贊 三三二
吳彥復得古碑 三三二
呂鏡宇藏宋拓淳化閣帖 三三三
狄楚青藏精拓魏龍門二十品 三三三
狄楚青藏宋拓晉十三行 三三三
三六橋訪闕特勤碑 三三四
張蔚西得宋挑筋教碑拓 三三七
王文敏藏魏大代華岳廟碑拓 三三七
王文敏藏宋拓隋智永千字文 三三七
王孝禹藏初拓魏劉懿墓誌銘 三三七
王孝禹藏初拓魏張猛龍碑 三三八
王孝禹藏魏爨龍顏碑拓 三三八
丁叔雅藏漢裴岑碑拓 三三八
繼幼雲藏陳氏十鐘拓 三三九
端忠愍精鑒碑版 三三九
端忠愍藏要離墓碣 三三九
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 三四〇
端忠愍藏漢碑拓 三四〇

端忠愍藏漢石經殘字　三四〇
端忠愍藏宋拓漢孔宙碑　三四一
端忠愍藏初拓漢禮器碑　三四一
端忠愍藏舊拓漢魯相乙瑛碑　三四一
端忠愍藏宋拓漢魯峻碑　三四一
端忠愍藏明拓漢秦嶧山碑　三四二
端忠愍藏宋拓漢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　三四二
端忠愍藏宋拓晉定武蘭亭　三四二
端忠愍藏精拓晉瘞鶴銘　三四二
端忠愍藏宋拓唐姜柔遠碑　三四三
端忠愍得埃及碑像　三四三
趙聲伯精鑒碑帖　三四三
趙聲伯藏魏孝昌石窟碑拓　三四四
趙聲伯藏初拓魏王基斷碑　三四四
趙聲伯藏舊拓魏嵩高靈廟碑　三四四
趙聲伯藏宋拓唐雁塔聖教序　三四四
趙聲伯藏明拓唐伊闕佛龕碑　三四四
趙聲伯藏宋拓唐雲麾碑　三四五
趙聲伯藏唐皇甫君碑　三四五
趙聲伯藏宋拓唐孔沖遠碑　三四五
金明齋藏宋拓王右軍金剛經　三四六
法容叔訪碑　三四六
葉鞠裳藏碑拓八千餘通　三四七
劉鐵雲藏漢東海廟殘碑拓　三四八
劉鐵雲藏漢曹全碑拓　三四八
劉鐵雲藏初拓魏刁惠公墓誌　三四八
劉鐵雲藏宋拓晉唐小楷　三四八
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十七帖　三四九
劉鐵雲藏隋元公姬夫人墓誌銘　三四九
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　三四九
劉鐵雲藏宋拓唐皇甫君碑　三四九
劉鐵雲藏宋拓唐道因法師碑　三五〇
劉鐵雲藏宋拓唐麓山寺碑　三五〇
劉鐵雲藏宋拓淳熙閣續法帖　三五〇
羅叔蘊藏唐拓晉十七帖　三五一

羅叔蘊藏宋拓唐大麻姑仙壇記　三五一
羅叔蘊藏宋拓豐樂亭記　三五一
龔氏藏唐拓多寶塔碑　三五一
費梓怡藏宋拓唐多寶塔碑　三五二
繆筱珊藏明奉聖夫人碑拓　三五二
金奇中藏明教坊規條碑拓　三五二
趙伯英觀虎邱石刻　三五二
孫希庵見唐劉巧墓碑　三五三
龐芝閣藏漢吳天發神讖碑拓　三五三
龐芝閣藏初拓魏鄭文公碑　三五三
龐芝閣藏原拓隋董美人墓誌銘　三五三
龐芝閣藏唐拓醴泉銘　三五四
龐芝閣藏宋拓唐爭坐位帖　三五四
龐芝閣藏唐李元靜碑　三五四
裴伯謙藏唐麻姑仙壇記　三五四
王子展藏唐夫子廟堂碑　三五五
劉葱石藏宋拓嘉祐二體石經　三五五
新疆有古碑　三五六
青海有星宿海碑　三五六
奉天行宮藏銅瓷　三五七
余紫雲好古瓷　三五八
英人史德匿藏古瓷　三五八
許守白論舊瓷　三五九
許守白論柴窰　三六〇
許守白論宋瓷　三六一
收藏家得僞宋瓷　三六一
許守白論汝窰　三六一
許守白論官窰　三六二
許守白論均窰　三六二
許守白論哥窰　三六三
許守白論定窰　三六三
許守白論平陽窰　三六四
許守白論耀窰　三六五
許守白論磁窰　三六五
許守白論建窰　三六五
許守白論廣窰　三六六

許守白論宋元盤盌　三六六
許守白論元窰　三六六
賞鑑家得僞元瓷　三六七
許守白論歐窰　三六七
許守白論郎窰　三六七
許守白論宣窰　三六八
李乘驥評本朝名瓷　三六八
許守白論康熙官窰　三七六
許守白論康熙硬彩　三七六
許守白論古月軒瓷　三七六
大內有天地交泰瓶　三七七
大內有五彩轉耳瓶　三七七
乾清宮有古瓶　三七七
玄天宮藏苗製花瓶　三七八
文子晉藏古瓶　三七八
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　三七八
張叔未藏明建文瓷筆架　三七九
翁叔平得僞瓷瓶　三七九
張文襄得僞瓷甕　三七九
周氏藏宋均洗　三八〇
西人得宋均花盆及洗　三八〇
周竹卿藏柴窰小水盂　三八一
王問卿藏鸜鵒啄金盃　三八一
許守白論永樂壓手盃　三八一
懷獻侯藏衆獸朝龍盤　三八二
顏某藏瓷盤　三八二
吳彥復藏香瓷盤　三八二
名人搜求古甎　三八三
畢秋帆賞古甎　三八三
阮文達藏漢晉八甎　三八四
張叔未得漢晉八甎於海鹽　三八四
趙寬夫好聚古甎　三八四
孫月泉載甎而游　三八五
况夔笙得甎於揚州　三八五
劉鐵雲藏鐙柄　三八六
李漁村藏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　三八七

成哲親王藏銅雀臺瓦 三八七
張叔未藏晉瓦荷盂 三八八
張叔未見古盆 三八八
趙撝叔考證新瓦 三八九
劉燕庭藏唐善業泥造像 三八九
王丹思藏宣窰蟋蟀盆 三八九
陳其年藏供春壺 三九〇
陸貫夫所見時大彬壺 三九〇
張叔未藏時大彬漢方壺 三九一
張邦梁藏綰結壺 三九一
汪森銘時大彬茶壺 三九一
屈翁山藏玉杯玉盤玉鎭紙 三九二
高宗題蘇東坡玉帶 三九三
承光殿南有玉甕 三九三
尹文端得尹吉甫玉圭 三九三
蔣文恪有水晶玉鵝玉美人 三九四
某鹽商得僞玉笄 三九四
張叔未藏白玉璏 三九五
張叔未藏穀文玉琫 三九五
陳原心藏古玉八十一事 三九六
金螺青幼而愛玉 四〇三
杜小舫藏古玉釧 四〇三
端忠愍藏漢玉圈 四〇三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 四〇四
朱劍芝藏漢玉螭 四〇四
太和殿有白玉缸 四〇四
圓明園藏水晶 四〇四
何潤生藏碧玉水注 四〇五
宗嘯吾所見晶墜石子 四〇五
孫景高藏虹橋板 四〇五
吳尺鳧藏妝域 四〇六
黃小松藏妝域 四〇六
攝影木屏 四〇七
黃椒升藏周公瑕紫檀椅 四〇七
張叔未藏項墨林棐几 四〇八
劉慈石藏大小忽雷 四〇八

聽松庵藏竹鑪　四一一
李鄦甫藏髹漆椀　四一二
張叔未藏明沈叔雅宋硯匣蓋　四一三
朱竹垞藏琉璃硯　四一三
報恩寺有玻璃獅子　四一四
江玉屏見側理紙　四一四
張芑堂藏金粟牋　四一四
俞筱甫藏金粟牋　四一五
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　四一五
張芑堂藏法喜寺藏經紙　四一六
宋牧仲藏墨　四一六
厲孟璿好古墨　四二六
吳念湖藏石綠餅　四二六
張叔未藏高麗墨　四二七
王灼齋富藏墨　四二七
劉鐵雲藏龜甲牛骨　四二七
羅叔蘊藏龜甲牛骨　四三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鑒賞類

古物出洋

我國開化最早。為古代五大文明國之一。徒以不求進化。故步自封。為列強所藐視。乃古代之書畫典籍一切器物。捆載出洋者。日有所聞。若輩惟利是圖。不知保存古物。以供學者之參考。再數十年。固有之聲名文物。恐將蕩焉無存。豈若輩別有會心。將以我國古代文明。昭示外人耶。

熱河行宮有寶藏

奉天熱河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碎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皆紅縀洗也。每桃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以玉製。鬚髮袍帶靴騎。大越數尺。最精為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頗盡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祕戲圖。手按人物皆動

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孝欽后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載一百八十巨車入京師。計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十八萬件。自是而熱河珍異半入內廷矣。

吳珍魯殉玩物

吳錞庵名璪。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世方寧謐。俗爭以汰侈相競。錞庵席產豐厚。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匜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籩豆間。雖鼎革之際。摩挲燕如也。順治己亥寇亂。珍魯罹於難。先是。族有無賴子嚚獷負勇力號千斤者。嘗有憾於珍魯。陰附寇。寇至。村人咸空舍以避。錞庵趣珍魯避。珍魯曰。烏合之衆。尋撲滅耳。而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錞庵攜其帑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斤之搆於賊也。至則盡掠室中。毀器玩。殺珍魯。焚其廬而去。

陳梓識別古物

餘姚陳梓自號客星山人。性孤介。不務榮利。不應科舉。樂爲童子師。於書無所不窺。工古文及詩。聞舉業。則笑而去之。行草直造晉人堂奧。尤善識別古物。漢

魏以來。金石彝器之屬。孔壁之書。汲冢之祕。昭陵之法物。世人以爲幽遠茫昧。而莫之考者。辨之若分犀。珍之如拱璧。足不至京師。而爲世所重。名動公卿。然兩舉賢良方正。再舉博學宏詞。皆不應。

吳雲翀愛書畫金石

歙人吳雲翀。名瑞鵬。晚歲棄買。日督諸子讀書。而雅蓄書史。見有紀載前人之嘉言懿行者。輒滌硯吮墨。手自書之。多購書畫金石諸古物。置之座右。晨夕寓目。摩挲自得。康熙丙辰春。偶不懌。忽割所愛。命諸子分遺親舊曰。寒食前吾將逝矣。諸子愕然。已而果卒。

徐孝標富藏弆

徐孝標。名善建。嘉善人。家有杉泉書屋。東西峙兩樓。分貯書籍字畫碑版。日集名流後進。登樓授餐。縱觀講貫。有禁律。雖子孫亦不能攜之以出。

高宗精賞鑒

高宗精賞鑒。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愛之。命畫苑供奉寫御容於上。又

得岳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訪覓馬和國風圖。歷數十年。始全獲。令藏於學詩堂。其他加韓滉五牛。則設春藕齋。周鑄十二鐘。則置景陽宮。

鑒賞家必游琉璃廠

京師琉璃廠爲古董書帖書畫薈萃之地。至乾隆時而始繁盛。書肆最多。悉在廠之東西門內。終歲啓扉。間亦有古董書畫之店。而每歲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則隙地皆有冷攤。古董書畫就地陳列。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至都。輒問津於廠焉。

金誦清好金石書畫

金誦清。名芬。杭州人。家饒於貲。然刻苦力學。父恐其憊也。爲之納粟。當以員外郎用。然非所好也。好金石篆隸文字。見古人遺跡。輒能辨其眞贋。眞者裝潢而題識之。尤好倪雲林惲南田書畫。以其書摹勒上石。跋尾至數十通。爲清嘯閣法帖。

李南澗風雅好事

李南澗風雅好事。某歲大暑。至王述庵侍郎邸舍。借鈔惠氏易漢學諸書。漫膚多汗。沾漬衣襟。不以爲苦。於金石搜羅尤富。其僕劉福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所得則盡搨之。令恩平時。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督舟過矣。去官之日至番禺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宦橐也。

紀文達語董曲江之言

趙清常歿。其子孫鬻遺書。有人傳言武康山中。白晝有鬼哭。紀文達聞而詫之。嘗語董曲江曰。大地山河。佛以爲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文達嘗見媒媼攜玉佩數事至其家。云某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葉也。爲惆悵者久之。

葉五官知鑒別

青浦錢師竹有事將赴鄉。遣僕喚舟至。則小如一葉。而淨無纖塵。中懸書畫皆

國初名人眞跡。雜列絃管。其澤如新。舟子自謂弄槳之暇。藉以自遣。不敢附庸風雅也。錢入舟。坐甫定。茶具酒鐺。一一羅列。茗碗製工色古。非近世陶瓦器。錢問何自來。舟子曰。我家舊物也。因論諸窯優劣。旁及金石眞贋。宣和博古圖。如數掌上紋。錢悚然起敬。詳叩氏族。答姓葉。無字。人以五官相喚也。

張若筠精鑒賞

張若筠。字竹鄰。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以重價購之。或手自謄校。矻矻不少休。其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若筠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文。則別爲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

若筠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坐臥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爲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花木之勝。兄弟並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爲樂。子銓及坤子鋆堂子鉉亦能詩。鋆且工畫。

揚州某氏藏書爲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若筠聞之。卽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槧書數部以歸。崟爲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爲之題詠。

京口多佳山水。若筠輿至卽出游。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徧。而杭之西湖凡七至。

若筠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婣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爲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則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戊午卒。年六十四。

潘文勤爲太監鑒別

光緒時。衆太監得古玩。必請潘文勤公祖蔭鑒別。孝欽后亦嘗曰。潘祖蔭所鑒定者。固無甚大謬也。

閻甘園精鑑別

陝之西安。爲漢唐建都之地。吉金樂石。出土者夥。藍田閻甘園明經善指畫山水。尤能鑒定金石。富藏彝泉布鏡甓瓦磚墓志造象。凡數千種。

胡雪巖好骨董

錢塘胡雪巖觀察墉好骨董。以故門庭若市。眞僞雜陳。亦不暇鑒別。但擇價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銅鼎求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實價。不賺錢也。胡曰。爾於我處不賺錢。更待何時耶。遂如數給之。揮之使去。曰。以後可不必來矣。

王文敏夫婦好古

福山王文敏懿榮之元配爲黃夫人。文敏好古篤學。享文譽者垂三十年。以團練大臣。殉光緒庚子拳匪之亂。

文敏好聚舊槧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值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夫人則曰。明珠白璧。異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古物。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異時不可復得。後縱有奇遇。然未必卽此也。極力慫恿之以爲快。以故裘葛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廚笥。

文敏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由夫人手自抖曬。極力防蠹鼠。歲以爲常。兒女雖幼稚無知識。於文物。戒不敢近也。夫人雖喜奉佛。持觀音經咒。無

事時。動念念不休。而文敏多聚南北朝古石佛像。大小纍纍。皆以龕置臥室。親串至。爭詫爲奇見。輒斂手去。或勸以移置別室。勿瀆褻。夫人笑應之曰。是不知佛法也。吾以朝夕瞻拜爲樂。

夫人善氈蠟法。凡文敏所購彝器泉印鏡劍磚瓦等物。每得一種。必手自椎拓。務使紙白如玉。墨光如漆。無絲毫墨瀋沁入字口中。乃已押小印一。志其物名。文字燦然。或拓一造像。必雒拜祝之曰。心心相印。此便作億萬化身云云。紙尾綴小橫方印一。文曰王懿榮婦黃氏一心供養。蓋仿造像文中語也。

朱研臣富藏彝

朱研臣提舉大勛少而好古。富藏彝。世居杭州之大井巷。其地在吳山之麓。依巖結屋。閉戶優游。亦翛然自適也。咸豐庚申。粵寇陷杭。挈眷出走。顧室中而欷歔曰。吾去矣。身且不保。何有於物。灑淚與別。乃奉其遠祖文公像及先世七同年歸林圖並生平所至愛之舊拓漢碑一帙以行。亂定歸。金石書畫。漸復舊觀。構樂山草堂以庋之。花木森蔚。之江在望。以所交多東南名宿。春秋佳日。輒爲

文字之飲。金明齋上舍鑒屢與焉。酒闌。則出其所藏古今名迹。摩挲歎賞。明齋每爲之審定。加以題記。其子劍芝二尹景彝能保守之。

吳方陳丁好古

吳保初方爾謙好古錢。陳瀏好古瓷。丁惠康好古琴宋本書鈔本書。皆光緒中葉之名流也。

丁叔雅室中陳設

丁惠康字叔雅。豐順人。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有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瓷。下者猶舊青也花。

負販碑拓者言

光緒初。有以負販碑拓爲業者。年可三十餘。軀短面瘦。似貧夫。自言本北人。以匪亂流徙於杭。孑然一身。歲於春夏之交。負巨囊走陝甘。搜買拓本。秋末冬初歸。以所得求售於杭之紳宦家。雖往還長途。必徒步。日行百餘里。故其販售之物取值多廉。陽湖楊佩瑗大令葆彝以需次於浙。居杭久。精鑒別。販者每至杭。

必首造其廬。故所得金石碑拓頗富。己卯冬。販者忽不至。逾年爲庚辰春。始來。謂大令曰。陝甘有至寶。問何物。曰。余業碑拓。至寶卽碑拓耳。復詰以何所見。曰。余每搜獲碑拓之較精者。必默識所得之地。今疲於此矣。不久。當有最舊之墨跡發見。自是販者遂絕跡。閱二十年。遂有敦煌石室之寶藏顯於世。

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

敦煌縣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在焉。山下有三寺。上寺中寺爲道觀。下寺爲僧舍。寺之附近。爲鳴沙山石洞。乃宋初西夏搆兵時藏書之所。有石室數百。唐人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各洞有壁畫。上截爲佛像。下截爲造像人之像。並記造像人之姓名里居。中有一洞。藏書滿焉。以壁外有畫飾。故無知其爲藏書所者。光緒庚子。掃治石洞。鑿壁而書見。經史子集外。佛經尤多。又有唐時地契及唐曆書唐拓碑。書有絹寫本紙寫本刻本石刻本。其經帙。以竹絲或席草爲之。古書合數卷爲一帙。蓋卽古帙之式也。又有布畫佛像紙畫佛像及琥珀珠檀香等物。中有陀羅尼經。末記太平興國五年六月雕板字樣。此爲最近之年月矣。

其餘各書。大抵皆唐五代本。又有六朝時絹本墨跡。殆西夏兵革時所藏也。光緒戊申。法國文學士伯希和遊迪化。謁將軍長庚。具述其事。並謁載瀾及安西州牧某。二人各贈以石室書一卷。伯知爲唐寫本。乃卽馳赴敦煌。以二百金購得十餘箱。皆唐五代時物也。

其物品如下。一。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二。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佛像。三。唐人畫千佛岩之圖。四。唐人畫壁明皇像。五。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觀以上諸幅可知唐人作畫之狀端忠愍所藏顧虎頭畫卷與此頗相似 六。唐太宗溫泉銘。此拓本蒯裝卷子行書圓勁流麗宋人寶刻類金石錄通志金石略著錄後此石久佚此本紙尾另行有永徽四年墨書款一行因知爲初唐拓本也 七。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僅存蒯裝本一葉計三十九字然鋒穎如新似初出土本之蘇孝慈墓誌與流傳之宋拓本大異 八。柳公權書金剛經。橫行本每行十一字裝成卷子計十二石誠懸所書此經爲生平最得意之作新舊唐書本傳並載之當時刻石西明寺唐代已有二複本此爲西明原刻初拓本宋人亦未之見也 九。西州志殘卷。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間數十行卷內載西州領六縣曰高昌前庭柳中蒲昌天山交河較之新舊唐書言領縣五者此爲翔實西州自德宗貞元中庚午陷於吐蕃宣宗大中辛未沙州首領張義潮逐吐蕃守者以十一州地圖來獻中有西州今卷中有見阻賊不通語似此志作於貞元時未淪於吐蕃之前 十。老子西昇化胡經。存卷一卷十按此經一燬於唐再燬於元故諸史經籍志及道藏皆不著錄惟晁氏讀書志日本現在書目有

老子化胡經十卷是此爲久佚之祕籍且可考見摩尼教之源流也十一。摩尼教經殘卷。首尾均缺然繕寫至精今摩尼教經漢譯本僅此數行德人曾於吐魯番得摩尼教經然無漢譯者十二。景教三威蒙度讚。景教古經傳世絕少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士曾於中州回民家得景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教皇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足資彼教之考證十三。佛頂陀羅尼經。十四。尚書顧命。爲唐人手寫殘卷字極秀媚十五。金剛經刻本。梵夾小本每半頁七行行十四字今存下半及署款共四十二行爲影板傳世之最古者款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已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延美宋史沙川傳言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師義金卒子元忠嗣端忠愍公方時居京。與學部諸人用攝影法印之。並爲排印。餘悉運至法。其攝影以寄華者。有三四百片。大抵爲唐高宗時物。中有易書詩諸本。及穀梁文選李善注文選五臣注。與今本頗有異同。又有已佚之修文殿御覽及籯金錄。均殘卷。

壬寅。許伯阮遊敦煌。得唐人手書藏經五卷。出而語人曰。石屋分內外。內屋因山而築。有六十六穴。穴藏經四五卷。別無他物。外屋石牀一。左鋪羊毛氈。尚完好。右鋪線氈。已成灰。牀下僧履一雙。色深黃。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約三百兩。金香爐大小各一。大者重百餘兩。小者二三十兩。大石椅一。

鋪極厚棕墊。縣令某攜佛爐而去。又取經二百餘卷。後爲大吏所知。遣員至敦煌。再啟石壁。盡取經卷而去。聞縣令取佛爐。悉鎔爲金條。以致唐代造像美術。未得流行於世。惜哉。

宣統庚戌。伯再游京師。其行篋尚有書十餘種。佛像十餘紙。唐拓碑三種。羅叔蘊參議振玉聞之。往謁伯。盡窺篋中所有。並得其寄法之各種書目。撰爲敦煌石室記。印行。

先是英印度總督派員搜石室書經文。載之歸倫敦。伯所得。僅三分之一而已。迨學部貽書甘督。令購送來京。其菁華固已無多。時護甘督何彥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復悉爲所留。其婦翁李盛鐸且分得唐人所寫禮注書經等。尤可寶貴。凡與何子相契者。無不得之。有分至數百卷之多者。故廠肆出售不絕也。

土魯番古跡

光緒末。新疆土魯番一帶。發現唐時雷音寺古跡。及唐人寫經本甚多。王樹枬

梁玉書將提倡收買而纏回乃以售之日本人矣。

孫石芝論藏書之要

孫慶增。名從添。號石芝。常熟人。嘗曰。余無他好。而中於書癖。家藏卷帙。不下萬數。雖極貧。不忍棄去。然聖賢之道。非此不能考證。數年以來。或持橐以載所見。或攜篋以誌所聞。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同志欲標其要。竊不自量。記爲八則。其當與不當。冀有識者諒之。以爲芻蕘之一得云耳。

第一則購求　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値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於一時。不能復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之於書傭。不能求之於舊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知遠購。五難也。不知鑒識眞僞。檢點卷數。辨論字紙。貿貿購求。每多缺佚。終無善本。六難也。有此六難。則雖有愛書之人而能藏書者鮮矣。而我謂購之求之得一善本爲美事者。何也。夫天地間之有書籍也。猶人身之有性靈也。人身無性靈。則與禽獸何異。天地無

書籍。則與草昧何異。故書籍者。天下之至寶也。人心之善惡。世道之得失。莫不辨於是焉。天下惟讀書之人。而後能修身。而後能治國也。是書者。又人身中之至寶也。以天下之至寶而一旦得之。以人身之至寶而我獨得之。又不至埋沒於塵土之中。拋棄於庸夫之室。非人世間一大美事乎。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鈔本者。或偕之閒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之而後止。其既得之也。勝於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喫苦茶。然後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至於羅列已多。收藏既富。牙籤錦軸。鱗比星章。不待外求而珍寶悉備。以此爲樂。勝於南面百城多矣。

第二則鑒別　夫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錄。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

何時何地。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目
錄歷朝書目類書總目讀書志敏求記經籍考誌書文苑誌書籍誌二十一史
書籍志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內查考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
大抵收藏籍之家。惟吳中蘇郡虞山崑山。浙中嘉湖杭寧紹最多。金陵新安寧
國安慶及河南北直山東閩中山西關中江西湖廣蜀中。亦不少藏書之家。在
其人能到處訪求。辨別眞僞。則十得八九矣。藏書之道。先分經史子集四種。取
其精華。去其穅秕。經爲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凡收藏者。須看其板之古今。紙
之新舊好歹。卷數之全與缺。不可輕率。大略從十三經二十一史三通三記辦
起。十三經。蜀本爲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板甚精。其次南宋本亦妙。唐本不可得
矣。北監板無補板。初印亦可。其餘所刻。各有不同。十七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
佳。北宋本細本字十三經注疏十七史。亦精美可愛。南北朝各家經史漢書。字
畫甚精。其十七史北監板無補板。初印本亦妙。宋遼金元四史。以初印好紙者
爲佳。而零收雜板舊板刻本湊成原印者。勝於南監本多矣。惟毛氏汲古閣十

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宋刻本書籍。傳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卽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吉光片羽。無不奇珍。豈可輕放哉。宋刻有數種。蜀本。太平本。臨安書棚本。書院學長刻本。仕紳請刻本。各家私刻本。御刻本。麻沙本。茶陵本。鹽茶本。釋道二藏刻本。銅字刻本。活字本。諸刻之中。惟蜀本臨安本御刻本爲最精。又有元翻宋刻本。明翻宋刻本。金遼刻本。元初刻本作宋刻本。明初刻本作元刻本。金遼刻本與宋刻本稍遜。而蘇人又將明藩本明蜀本明翻宋刻本假刻本文序跋染紙色僞作宋刻。眞贋雜亂。不可不辨。而宋元刻本。書籍雖眞而必原印初刻。不經圈點者爲貴。古人尊重宋刻。弗輕塗抹。後世庸流俗子。不知愛惜書籍。妄自動筆。有始無終。隨意圈點。良可歎也。鑒別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畫。行款。忌諱字。單邊。末後卷數。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又須將眞本對勘。乃定。如項子京蕉窗九錄。董文敏清祕錄。講究宋刻。僅舉其大略耳。近又將新翻宋刻本。去其年月。染紙色。或將舊紙印本僞作宋刻。甚多。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

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盡之矣。汲古主人集大小各種宋刻史記一部。名曰百合錦史記。以此對勘。方爲精詳而無錯誤者也。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脚行款黑口。一見便知。而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尙有古意。至於以下之板。更不及矣。況明紀刻本甚繁。自南北監板以至藩院刻本。御刻本。欽定本。各學刻本。各省撫按等官刻本。又有閩板浙板廣板金陵板太平板蜀板杭州刻本延陵板王板袁板樊板錫安氏板坊板淩板葛板陳明卿板內監廠板陳眉公板胡文煥板內府刻本閔氏套板。所刻不能悉數。惟有王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爲最精。北監板內府板藩板行款字脚不同。袁板亦精美。較之胡文煥陳眉公所刻之書。多而不及。其外各家私刻之書。亦有善本可取者。所刻好歹不一耳。稚川淩氏與葛板無錯誤。可作讀本。獨有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陳明卿板閔氏套板亦平常。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本朝所刻之書。有御刻精刻。可與宋並。惟全唐詩雖極精美。惜乎校正猶爲未盡也。若外國所刻之書。高麗本最好。五

經四書醫藥等書。皆從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脫落章數不全者。高麗竟有完全善本。天文算法。西洋爲最。宋本釋道二藏經典刻本行款。非長條行款。卽閩本。另自一種。與所刻不同。五代刻本。六經刻起蜀本。六經第一。今亦罕有。史漢至宋初。方行刻板。印本便於誦讀。相傳至今。盛行於世久矣。所以書籍首重經史。其次子集。鑒別書籍。經史中有疏義注解圖說論講史斷互考補缺考略刊正謬俗。稗官野史各國春秋傳載音釋句解者。當細心鑒之。至於雜記小說偶錄之書。有關行誼考據學問政治者。紬繹而收藏之。述古文詞翰苑經濟之文。小學字學韻學山經地志遊覽技藝養生博物種植歲時醫卜九流雜技之書。有關利濟學術者。亦須留意。文辭詩集文集詞曲碑記性理語錄子書小說等書。皆當擇其最上者。收藏之。各種書籍。務求舊刻祕鈔完全善本爲妙。又必於稗統稗海百川學海眉公祕笈文煥叢書漢魏唐宋叢書夷堅志津逮秘書邱林學山顧氏四十小說皇宋四十家小說皇明小說等書。擇其卷數完全刻本。與宋本舊鈔祕鈔本對明卷數字句同與不同。一一記清。以便檢不全而

未備者棄之。見有全而精美者收藏之。經解亦然。而本朝又有說鈴學海類編昭代叢書。亦當查清記出。漢唐宋元明詩文集。有漢魏百三家唐音統籤全唐詩趙孟頫分類唐詩吳門席氏百家唐書等書。揀擇善本。校正宋刻底本收藏爲美。若見有未入大部者。乃爲祕本。賞鑒者當究心別之。

第三則鈔錄　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畫。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祕本。爲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爲至寶者也。則其道罔不可不講也。宋人鈔本最少。字畫墨氣古雅。紙色羅紋舊式。方爲眞本。若宋紙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紙。卽係僞本。或字樣紙色墨氣。無一不眞。而圖章不是宋鐫。印色不舊。割補湊成。新舊相錯。終非善本。元人鈔本亦然。常見古人稿本。字雖草率。而筆法高雅。紙墨圖章。色色俱眞。自當爲希世之寶。以宋元人鈔本。較之宋刻本而更難也。明人鈔本。吳門朱性甫錢叔寶子充治手鈔本最富。

後歸錢牧翁。絳雲焚後。僅見一二矣。吳寬柳僉吳岫孫岫太倉王元美崑山葉文莊連江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鈔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爲珍重。王雅宜。文待詔。陸師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穉登。史鑑。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寧波范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鈔本甚精。新鈔馮已蒼。馮定遠。毛子晉。馬人伯。陸敕先。錢遵王。毛斧季各家。俱從好底本鈔錄。惟汲古閣印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至於前朝內閣鈔本。生員寫校者爲上。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百官考傳皇明實錄等書。大部者。必須嘉隆鈔本方可。若內監鈔本南北監鈔本。皆惡濫不堪。非所貴也。余見葉石君鈔本。校對精嚴。可稱盡美。錢遵王鈔錄書籍。裝飾雖華。固不及汲古之多而精石君之校而備也。古人鈔錄書籍。俱用黃紙。後因詔誥用黃色紙。遂易以白紙。宋元人鈔本用册式。而非漢唐時卷軸矣。其記跋校對。極其精細。筆墨行款。皆生動可愛。

明人鈔本各家。美惡不一。然必有用之書。或有不同常本之處。亦皆錄而藏之。然須細心紬繹。乃知其美也。吳匏庵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吳岫孫岫鈔用綠印格。甚有奇書。惜不多見。葉文莊鈔本。用綠墨二色格。校對有跋者少。未對草率者多。間有無刻本者。亦精。至於楊誠齋集周益公集各朝實錄北盟會編校正文苑英華等書。雖大部。難以精鈔。亦不可忽。但須校正無訛。不遺漏爲要耳。大凡新鈔書籍。已屬平常。又弗校正。難言善也。凡書之無處尋覓者。其書少。必當另鈔底本。因無刻本故也。若鈔錄精工。則所費浩繁。雖書寫不工。亦必珍之重之。留爲祕本。前輩鈔錄書籍。以軟宋字小楷顏柳歐字爲工。宋刻字更妙。摹宋板字樣。筆畫均勻。不脫落。無遺誤。烏絲行款。整齊中帶生動。爲至精而美備。序跋圖章畫像。摹彷精雅。不可呆板。乃爲妙手。鈔書要明於義理者。一手書寫。無脫漏錯誤。無破體字。用墨一色。乃爲最善。若鈔底本大部書。用行書爲上。草書亦可。但以不差落爲主。若字好而不明文理者。僅可印鈔而已。鈔本書。畫圖最難。用白描法。運筆古雅秀勁爲主。人物畫像要生動。又要清雅而端莊。

方爲合式。有皇宋五彩畫本本草圖經最精工。集天下名手。著色畫成。又有白描列女傳孝經等書。無出其右者。近時錢遵王有五彩著色畫本。香奩集白描鹵簿圖營造法式營造正式等書。雖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所以鈔錄書籍。亦非易事也。識者鑒之。

第四則校讎　校讎書籍。非博學好古勤於看書而又安閒者。不能勤筆校讎書籍。所以每見庸常之人。校書一部。往往弗克令終。深可恨也。惟勤學好問隱居君子。方能爲之。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字謬錯誤。校讎三四次。乃爲盡善。至於宋刻本。校正字句雖少。而改字不可遽改書上。元板亦然。須將改正字句。寫在白紙條上。薄漿浮簽。貼本行上。以其書之貴重也。凡校正新書。將校正過善本對臨。可也。倘古人有誤處。有未改處。亦當改正。若明板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板舊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祕本。細細讎勘。反復校過。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若古人有弗可考究無從改正者。今人亦當多方請教博學君子善於講究古帖之士。又須尋覓舊

碑版文字。訪求藏書家祕本。自能改正。然而校書必數名士相好。聚於名園讀書處。講究討論。尋繹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有不到之處。所以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至於字畫之誤。必要請教明於字學聲韻者。辨別字畫音釋。方能無誤。古用雌黃校書。因古時皆用黃紙寫。裝成卷軸。故名黃卷。其色相同。塗抹無痕跡也。後人俱用白紙鈔刻。又當用白色塗抹。今之改字。用淡色青田石磨細。和膠做成錠子。磨塗紙上。改字最妙。用鉛粉。終要變黑。最不可用。若大部書籍。延請多人分校。呈於總裁。計日乃成。若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不能也。書籍上板。必要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費刻資。草率刻成。不但遺誤後人。反爲有識所笑。惜乎古今收藏書籍之人。不校者多。校者甚少。惟葉石君所藏書籍。皆手筆校正。臨宋本。印宋鈔。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學。稱爲第一。葉氏之書。至今爲寶。好古同嗜者賞識焉。

第五則裝訂　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爲第一。古時有宋本蝴蝶本冊本各種訂式。書面用古色紙。細絹

包角。裱書面用小粉糊。入椒礬細末於內。太史連三層裱好。貼於板上。挺足候乾。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摺書頁要摺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爲高手。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卽眼多易破。接腦煩難。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稱。副頁用太史連。前後一樣兩張。裁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細砂石打磨。用力須輕而勻。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妥。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根訂結。要訂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爲善也。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書面用宋箋者。亦有用墨箋洒金書面者。書簽用宋箋藏經紙古色紙爲上。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卻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至於松江黃綠箋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簽。最俗。收藏家間用一二。錦套須眞宋錦或舊錦舊刻絲。不得已。細花雅色上好宮錦則可。然終不雅。僅可飾觀而已矣。至於修補舊書。襯紙

平伏。接腦與天地頭。並補破貼欠口。用最薄棉紙熨平。俱照補舊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迹。弗覺鬆厚。眞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或字脚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爲精妙。書套不用爲佳。用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內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裱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卽生蟲。終非佳事。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手汗並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書頁多者不必。若舊書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簽用深古色紙裱一層。簽要款貼。要整齊。不可長短闊狹上下歪斜。斯爲上耳。虞山裝訂書籍。講究如此。聊爲之記。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

第六則編目　藏書四庫。編目最難。非明於典籍者。不能爲之。大凡收藏家。編書目有四則不致錯混顚倒遺漏草率。檢閱淸楚。門類分晰。有條有理。乃爲善

於編目者。一編大總目錄。分經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書目行款。或照經籍考連江陳氏書目俱爲最好。可謂條分縷晰精嚴者矣。前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錄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寫清。不可混書。係宋板元板明板時刻宋元鈔舊鈔明人鈔本新鈔本。一一記清。校過者。寫某人校本。下寫幾本或幾册。有套無套。一種門類寫完。後存百頁。以備增寫新得之書。編成一部。末後記書若干部。共若干册。總數於後。以便查閱有無。將來即爲流傳之本。其分年代。不能全定。因得書先後不一。就其現在而錄之可也。釋道二氏之經典語錄。附於後。寫清裝成。藏於家。二編宋元刻本鈔本目錄。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章姓名。有缺無缺。校與未校。元板亦然。另貯一櫃。照式行款寫之。櫃用封鎖。不許擅開。精鈔舊鈔。宋元人鈔本祕本書目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何人鈔本。記跋圖章姓名。有缺無缺。不借本。印宋鈔本。有板無板。校過者。書某人校本。或底本臨本。錄成一册。雖目錄。亦不可輕放。恐人借觀遺失。非常

行書籍。皆罕有之至寶。收藏者。愼之寶之。三編分類書櫃目錄一部。以便檢查而易取閱。先將書櫃分編字號。櫃內分三隔。櫃門背左實貼書單三張。分上中下。各照櫃隔。寫書目本數於上。以便查取。右門背貼書數目。亦分三張。上下中另寫一長條於旁。記書總數目。而所編之書目。照櫃字號。亦分寫上中下三隔。先寫經部某字號櫃內上隔某一部。若干卷。某人作。某板共幾册。上隔共書若干部。共若干本。二三隔照寫。一櫃則結總數。都寫完。則寫大總結數於末行後頁。如有人取閱借鈔。卽塡明書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閱。一月一查。取討原書。卽入原櫃。銷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還。當使催歸原櫃。不致遺失。此本書目最爲要緊。須託誠實君子經管。庶可無弊。四編書房架上書籍目錄。及未訂之書。在外裝訂之書。鈔補批閱之書。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收藏者。卽歸入櫃。增上前行各款書目內可也。寫書根。用長方桌一隻。坐身處。桌面中挖一塊板。中空五本書厚。縫一條。夾書於中。紮緊。書與桌平。照書名行款卷數。要簡而明。細楷書寫之。用墨筆畫勻細淸朗。乃爲第一。虞山孫姓行二者

寫書根最精。一手持書。一手寫小楷。極工。今亦罕有能者。書上挂簽用礬紙。或細絹。摺一寸闊。照書長短。夾簽於首册內。挂下一二寸。依書厚薄爲之。上寫書卷名數。角用小圖章。已上書目。如此編寫。可以無遺而有條目矣。

第七則收藏　收藏書籍。不獨安置得法。全要時常檢點開看。乃爲妙也。若安置雖妥。棄置不管。無不遺誤。至於書櫃。須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銀杏木爲之。紫檀花梨小木。易於泛潮。不可用。做一封書式。朴素精雅。兼備爲妙。請名手集唐句。刻於櫃門上。用白銅裝角。裝訂不用花紋。以雅爲主。可分可並。趁屋高下。置於樓上。四面窗櫺。須要透風。窗小櫺大。樓門堅實。鎖要緊密。式要精工。鎖匙上挂小方牌。或牙或香。將經史子集釋道字。刻於正面。字外用圓線。嵌紅色。字嵌藍色。旁刻某字號第某書櫃。嵌綠色。下刻小圈。中反面寫宋刻元刻明刻舊鈔精鈔新鈔等名色爲記。古有石倉藏書最好。可無火患。而且堅久。今亦鮮能爲之。惟造書樓藏書。四圍石砌風牆。照徽州庫樓式。乃善。不能如此。須另置一宅。將書分新舊鈔刻。各置一室。封鎖匙鑰。歸一經管。每一書室。一人經理。小心火

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若來往多門。曠野之所。或近城市。又無空地。接連內室衙署廚竈之地。則不可藏書。而卑濕之地。不待言矣。藏書斷不可用套。常開看。則不蛀。櫃頂用皂角炒爲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炭鍋鏽鋪地。則無蟻。櫃內置春畫辟蠹石。可辟蠹魚。供血經於中。以辟火。書放櫃中。或架上。俱不可並。宜分開寸許。放後亦不可放足。書要透風。則不蛀不霉。書架宜雅而精。樸素者佳。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狹。亦不可太闊。約放書二百本爲率。安置書架。勿於近窗並壁之處。案頭之書。三日一整。方不錯亂。收藏之法。惟此爲善也。

第八則曝書　曝書須在伏天。照櫃數目挨次晒。一櫃一日。晒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櫈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面。兩面翻晒。不用收起。連板擡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擡板連書入屋內擱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恐汗手拏書。沾有痕迹。收放入櫃。亦然。入櫃亦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時亦可。漢唐時有

曝書會。後鮮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

曹秋岳有流通古書之約

倦圃。在嘉興范蠡湖濱。宋相臺岳倦翁珂嘗留此著書。（天祿琳瑯書目岳珂乃飛孫本相州湯陰人故以相臺表望南渡後徙常州今宜興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荊谿爲名）所謂金陀坊者是也。地故有廢園。曹秋岳治之。以爲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也。

約云。自宋以來。書目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得爲可矜。以公諸世爲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猶有傳觀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爲衣。旃檀作室。扃鑰以爲常。有問焉。則答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於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貲入賈肆。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厓。旦夕莫覯。當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歲。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音者。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好

事。何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爲命。稍不致愼。形蹤乖絕。祇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改一緘爲一癡。見之往記。卽不乏忠信自秉。然諸不欺之流。書旣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籍。或水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特我不借人。人亦決不借我。封己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校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讌遊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梨棗。始小本訖巨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爲身任者。山潛塚祕。羨衍人間。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充拓見聞。盛明之代。宜有此禎祥。余矯首跂足俟之矣。

藏書家多宋刻善本

宋時家刻善本。傳者頗多。如相臺岳氏刻五經。眉山程舍人家刻東都事略。建安黃善夫三衢蔡夢弼刻史記。永嘉陳玉父刻玉臺新詠。寇約刻本草衍義。崔尙書宅刻北磵文集。祝穆刻方輿勝覽。皆博采善本。手校異同。非率爾雕印者。元人家塾本。如花溪沈伯玉家所刻之松雪齋集。字仿文敏。摹刻最精。藏書家得之。輒什襲珍藏。視爲枕中之鴻寶也。

藏書家蓄麻沙版本

建陽麻沙版本書籍。流傳後世者甚多。有牌可考者。如俞成元德。（見宋麻沙本草堂詩箋）阮仲猷種德堂。（春秋經傳集解末有印記云淳熙柔兆涒灘仲夏初吉閩縣阮仲猷說文解字韻譜末有墨印丙辰菖節種德堂刊）劉氏南澗書堂。（書集傳後有麻沙劉氏南澗書堂刊牌子）雖不精。藏書家以其爲宋刻而珍之。

大內藏遼板書

遼起沙漠。太宗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多所未備。史記其藏書之府曰乾文閣。雖立祕書監。有無雕板之事。不可知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遼板龍龕手鑑。跋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

序。耶律隆緒統和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時契丹母后稱旨國勢強盛。日尋干戈。惟以侵宋爲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右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製序。垂此書於永久。豈可以其隔絕中土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土者法皆死。今此本獨流傳於刼火洞燒之餘。摩抄蠹簡。靈光巍然。洵希世之珍也。後此本流入昭仁殿。天祿琳瑯箸錄。亦稱爲僅見之本。此書雖非官本。而逐世官私刻本。流存至希。誠可寶矣。

范氏藏書於天一閣

浙江鄞縣范氏藏書處曰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甎甃爲垣。前後簷上下設窗。樑柱皆以松杉爲之。凡六間。西偏一間。設樓梯。東偏一進。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不貯書。惟中三間。列大櫥十。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小櫥二。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閣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合六數。

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尙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傒斯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卽移以名閣。

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許吸烟。故永無火厄。

閣之書。明人無過而問者。康熙初。黃梨洲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健庵尙書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馮處士南耕。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

閣之藏書。自明至國朝。歷四百年。海內收藏家。可首屈一指。咸豐時。尙有書目十册。後則逐年散失。檢點實數。僅存四册。然册中所載。亦未必全備也。書不出閣。往觀者。先告范氏後裔。經一百數十人之許可。始舉代表二人。導往閱看。閣門重重封鎖。啓鍵入內。則蛛絲蝠糞。狼籍不堪。閱書規則甚嚴。欲閱何書。須由范氏往取。不能自行抽閱。閱後書置原處。仍加封鎖。其鄭重將事也有如此。

黃梨洲好聚書

黃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梨洲先生。餘姚黃竹浦人。忠端公尊素長子。憤科舉之學。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衢巷而搜買之。常於薄暮。使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

梨洲晚年益好聚書。所鈔者爲天一閣范氏叢桂堂鄭氏靜惕堂曹氏傳是樓徐氏之書。然嘗語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

陳宏緒藏書於酉陽山房

江右陳士業。字宏緒。好藏書。所藏之室。曰酉陽山房。嘗客江寧。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鈿文海一百冊。書法工好。裝潢精潔。書賈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邸無可質貸。翻閱竟日。低徊不舍。已而恐書賈見厭。易坐所識他賈肆中。託其持至。更翻數過。乃去。其後得唐宋集十數種。則在海陽錢塘時所購也。

順治乙酉。宏緒輦藏書以入山。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於其所居之石河。一

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剝擣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駁醍之背。餘以支枕藉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已而物故。康熙乙巳。黃梨洲寄弔其家。其子澎貽書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

錢牧齋藏書於絳雲樓

錢牧齋早歲登科。交遊滿天下。盡得劉子威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貲購古本。書賈奔赴無虛日。用是所積充牣。幾埒內府。中年構拂水山房。鑿壁爲架。庋其中。及稱疾告歸。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栖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顧之自喜曰。我晚而貧。書則可云富矣。

宋淳化之校刊三史。乃淳化甲午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杜鎬舒雅吳淑潘謨修校史記。朱節再校。陳充況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可校前後漢書也。據陳仲魚藝文元本後漢書跋。則淳化本卷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一行。景德中又加修改。牧齋所藏前後漢書。比於寶玉大弓者。紹興末年重刊景德本也。是爲宋監中摹印之最精者。

牧齋晚年好佛。曾箋釋藏經。采拾極博。宜若收藏弘富矣。而絳雲樓書目。乃止有道藏。無佛藏。大奇。

牧齋惜書成癖。牙籤縹軸。分別部居。珍如拱璧。世間孤本。輒祕不示人。絳雲樓書目。所載宋元善本。皆中乘。絕佳之品。則並書目亦不存。

藏書絳雲樓之後十餘日。其幼女中夜與乳婦嬉樓上。翦燭灺。落紙堆中。遂爇。牧齋在樓下驚起。焰已漲天。不及救。倉皇出走。俄頃。樓與書俱盡矣。惟中有明臣誌傳數百本。以當時備撰明史。在樓外。未及於難。

曹秋岳在京時。與牧齋交。時相過從。繙檢牧齋架上。得奇書。便借鈔。秋岳請假南歸。欲假其所藏之路振九國志劉恕十國紀年。牧齋諾。及秋岳居蘇州。時牧齋亦南旋。談次。及前約。牧齋遽曰。我安得有此書。曩言妄耳。不敢詰。及絳雲樓災。談次。牧齋忽歎曰。我昔有惜書癖。畏有人借而展轉失之。子前欲借九國志十國紀年。我誠有之。今已成廣陵散矣。使鈔本尚在。可轉鈔也。

錢遵王藏書於述古堂

錢嗣美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牧齋。其從曾祖也。心喜其同癖。又頗嗛其分也。嗣美。名裔肅。其子爲遵王。名曾。藏書於述古堂。

遵王酷嗜宋槧本。著有述古堂宋板書目。馮定遠戲之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康熙丙午丁未之交。乃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季滄葦焉。

遵王嘗於滄葦處見吳彩鸞所書切韻眞跡。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爲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卽此。是眞曠代奇寶。因悟古人玉躞金題之義。唐六典所以有熟紙裝潢匠之別也。然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裝潢之技絕矣。

陶淵明集十卷。顧伊人藏。乃宋槧本。嘗顏其讀書處曰陶廬。而請牧齋爲之記。伊人交遵王最厚。知遵王酷愛之。遂舉以相贈。康熙丙午丁未之交。售書季滄葦。是集亦隨之而去。滄葦沒。書籍散入雲煙過眼錄矣。伊人某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訪求得之。持歸示遵王。謂河東三篋。亡去已久。一旦頓還舊觀。展卷相向。喜可知也。

康熙辛丑暮春。牧齋過述古堂。觀宋刻各書。縹青介朱。裝潢精緻。謂殆可當絳

雲樓之什三。

錢履之藏書於懷古堂

常熟錢履之名謙貞。早失怙。闢懷古堂以奉母。簾戶靜深。書籤錯列。長子孫保。一名容保。字求赤。次子孫艾。字頤仲。求赤校讎精審。夜必記於卷尾。曰某日讀若干頁。某日起。某日竟。其藏書之處。卽懷古堂也。頤仲每與人通假鈔錄。朱黃兩毫不去手。

錢湘靈藏書於大還堂

錢湘靈居南山北麓。老屋三間。曰大還堂。卽藏書處也。至晚歲而逃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湘靈。名陸燦。字爾弢。常熟人。

錢孝修藏書於在茲閣

常熟錢興祖。字孝修。富藏書。悉庋之於在茲閣。瞿氏所藏十六國春秋。初爲其所有。板心有在茲閣三字。

葉林宗多藏書

葉林宗。名奕。好學。多藏書。搜訪甚力。每見案頭一帙。必假歸。躬自繕寫。篝燈命筆。夜分不休。一得祕册。卽與錢遵王互相傳錄。雖昏夜。必扣門。兩家童子輒聞聲知之。

葉石君重宋元鈔本

葉石君者。隱君子也。性嗜書。世居吳縣洞庭山。常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聚書。常以衣食之資易而購之。多至數千卷。會明亡。有兵燹。盡亡其貲財。獨身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之。石君顰蹙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既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於前。

石君之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鈔本。雖零葉單卷。必重購之。世所常行者。弗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眞贋。手識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爲當。有三子。時誡之曰。若等毋務進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於家。

呂晚村得澹生堂書

山陰祁氏澹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啓爭端多矣。初。黃梨洲講學於石門。其時呂晚村父子皆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梨洲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既畢。晚村之使者於中途竊梨洲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晚村所授意也。梨洲大怒絕其通門之籍。晚村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並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爲梨洲也。

毛子晉藏書於汲古閣

常熟毛子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改名晉。字子晉。潛在。其別號也。富藏書。所庋處爲汲古閣。於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鈐於首。其餘藏印。曰毛晉祕篋審定眞跡。曰毛氏藏書。曰東吳毛氏圖書。曰汲古閣世寶。曰子孫永寶。曰子孫世昌。曰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曰開卷一樂。曰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曰旅谿。曰弦歌草堂。曰仲雍故國人家。曰汲古主人。曰汲古得修綆。又有朱文大方印。其文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

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子晉有子曰斧季。

王文簡藏書於池北書庫

池北書庫者。王文簡公士禛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然以兵火散佚者半。文簡自始仕迄卒。目耕肘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游京師慈仁寺。俸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在京時。士人有數謁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徐健庵尚書。徐曰。此易耳。但値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鬻銅器。則曰此經商邱宋先生鑒賞者。士大夫言之。輒爲絕倒。

太學生某謁文簡。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値爲之頓貴。文簡因叩以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文簡爲之匿笑。

文簡嘗於冬日過慈仁寺。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傳通解荀悅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侵晨往索。已爲他人所有。歸而惆悵不可釋。病臥旬日始起。嘗自言

曰。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何如。自知玩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孫知之耳。

朱臥庵藏鈔本西崑酬唱集

康熙甲辰某月。常熟毛斧季與葉林宗至蘇州。訪朱臥庵。見其榻有亂書一堆。大抵廢曆及潦草醫方也。而殘帙中有繕整一册。抽視之。乃西崑酬唱集。爲之一驚。卷末行書一行云。萬曆乙丑九月十七日書畢。下有功甫印。乃錢功甫手鈔者也。因借歸。次日。林宗入城。喧傳得此最先匍匐而來者。馮定遠也。倉忙索觀。陳書於案。叩頭無數而後開卷。朗吟竟日。索酒痛飲而罷。臥庵名之赤。

吳農祥藏書於梧園

吳農祥。字慶百。家多藏書。蓋其祖繼志實聚之。且勤於掌錄。祕閣之鈔逾萬卷。軸帶帙籤。至與山陰祁氏常熟錢氏埒。於是農祥旣長。構樓於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弟農復登樓。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其大者。

徐健庵藏書於傳是樓

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斲木爲廚。貯書若干萬卷。部居類彙。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爛然。與其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汝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汝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朱竹垞家有曝書亭

朱竹垞富藏書。家有曝書亭。至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於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者。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每入史館。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之美貶。

及歸田。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櫝。自謂老矣。不能徧讀也。而銘之曰。奪儂七品官。

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且皆鈐印於卷之首頁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鐫白文十二字。曰購此書。頗不易。願子孫。勿輕棄。殆卽鐘鼎文之子孫永寶意也。

竹垞手定曝書亭藏書目錄。中有竹垞行笈書目一卷。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二十四字編目。不分四部。殆行笈之記號也。

竹垞嘗謂天下印書。福建本幾徧天下。錫韶俱閩人。當是閩中刊行之書。且版高半尺。乃巾箱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紙堅。瑩然可寶。

其孫名稻孫。字稼翁。晚年貧不能支。曝書亭藏書八萬卷。遂漸致散佚。其藏書印曰潛采堂。曰南書房舊講官。曰梅會里朱氏。

闞禎兆得吳三桂藏書

吳三桂富藏書。及敗。半歸通海處士闞禎兆。

汪孺人藏書

蕭山王聲遠茂才鉽之婦汪孺人本名族。其父兄皆有聲藝壇。而孺人知書。以賢淑稱。顧遭時不偶。二十嬪於聲遠。裁五年而稱未亡。且卽此五年中。又復以舅姑養疾扶侍之餘。繼以含襚。其艱辛荼苦。較有甚於聲遠者。然遺孤方四歲。女猶在襁褓。而聲遠之兄弟。復以聲遠亡後。各析七箸。一切男女婚嫁。悉責之持門之婦。其豫爲聲遠營葬。相地下窆。不知幾經擘畫而後有此也。然且念聲遠耽書。曾輯左國以下旁及小史與諸家集。未竟而卒。慨然曰。遺金滿籯。曷若傳一經以成父志。乃命孤洪源陸續積書。遇有祕本。卽購之。合得數萬卷。藏之一樓。江東書府。推鄞縣范氏天一閣及山陰祁氏澹生堂。而後且散盡。惟蕭山王氏書巍然獨存。孺人所見亦大矣。

林吉人藏書於樸學齋

林吉人舍人佶家多書籍。皆藏之於樸學齋。所購儒先集錄。無慮數千卷。幾及鰲峯徐氏之舊。而家亦緣是愈貧。荔水莊池。半屬他姓矣。

曹秋岳藏書於靜惕堂

曹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靜惕堂在其別業倦圃中。入其門。皆書也。

張氏書樓在水中

康熙時。杭州有張氏者。藏書甚富。造樓於水中。以庋置之。往觀者通以小舟。晡後卽禁人往來。

張螺浮藏書於涉園

康熙時。海鹽張螺浮給諫惟赤旣倦仕宦。引疾歸田。卽城南三里之老屋。拓而充之。顏曰涉園。邑志所稱烏夜村故址者是也。池亭林木之勝。甲於東南。子皜亭名晧。孫葭士名芳湄。皆秉承先志。通籍未久而先後歸隱。增葺臺榭。嘯歌之暇。率族人讀書其中。是以藏書極富。積百數十年。未稍散佚。嘉道之際。如吳兔牀鮑淥飮陳仲魚黃蕘圃輩。猶屢至涉園。借書校讐。且尤喜刻書。剞劂流布。爲世引重。咸豐朝。粵寇擾浙。園圮而圖籍亦失。給諫九世孫菊生副大臣元濟於

光宣間搜求數年。卷帙略備。而涉園自鐫之書。亦漸有歸於故主者矣。皜亭主政藏有影宋本甚多。書有涉園主人鑑藏古鹽張氏小白珍藏古鹽涉園張氏守白齋珍藏書畫之章張載華印芷齋圖籍古鹽張氏松下圖書各印。惟所著書目四冊。不著書籍原委。但列第幾架第幾層某函某書而已。

揆文端藏書於謙牧堂

揆文端公敍爲太傅明珠之子。成容若侍衛德之弟。字愷功。精鑒別。所居曰謙牧堂。其藏書處也。有鈔本金張師顏南遷錄一卷。及宋元人詞二十二帙。題曰汲古閣未刻詞。行款字。與已刻六十家詞同。每帙鈐毛子晉印。皆精好。其後所藏。皆歸天祿琳瑯。

安麓村藏書多善本

徐健庵尚書之傳是樓藏書。大半歸明珠。而其僕安岐所藏。亦多善本。嘗有人見其所藏北宋孟東野詩集十卷。每冊有安岐之印儀周珍藏安麓村藏書印各印。岐字儀周。麓村其號也。亦號松泉老人。天津人。顏所居曰沽水草堂。嘗爲

鹺賈於兩淮精鑒賞收藏之富甲於海內著有墨緣彙觀亦一時博雅好古士也。而乃以奴僕起家大奇百宋一廛賦著錄此本。謂麓村乃賣骨董者誤矣。

曹楝亭藏書

漢軍曹寅字子淸。號楝亭。官至通政使。富藏書。其尊人嘗於白門使院手植楝樹數株。綠陰可愛。因結亭其間顏曰楝亭。追念手澤屬諸名人賦之。未幾。爲江寧織造。十年中。父子相繼持節。一時傳爲盛事。楝亭又嘗巡鹽揚州。俸糈所入。竭力以事鉛槧。以交於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故皆鈔有副本。如石刻鋪敍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是也。又有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則爲宋槧本。

富察堇齋藏書於謙益堂

富察太史昌齡。字敷槎。號堇齋。爲傅閣峯尙書鼐之子。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萬卷。錦軸牙籤。爲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蔑如也。卒後。遺書率

爲禮親王所購。如宋末江湖諸集。多蕘齋手鈔。

錢夢廬藏書於愛日精廬

明王伯穀所藏宋刻書。後歸錢牧齋。付之絳雲一炬。錢夢廬曾得宋書棚本。或即爲絳雲所留遺者。有歷來藏書家珍貴玉蘭堂竺塢二印文是也。又有七十二峯深處一印。取穴研齋寫本證之。多同。

夢廬嘗於愛日精廬藏書志眉間記其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夢廬名天樹。字仲嘉。平湖人。

陸其清藏書於聽雲室

陸其清名漻。康熙時之吳門醫士也。所居聽雲室。鑒藏圖籍甚富。何義門嘗往觀之。

其清方十五歲。以家貧失學。然喜借書。晝夜鈔寫。嚴寒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換。見者匿笑。鈔書一葉。於古書肆易刻者五葉。購書歸。端貯於几。揖而後藏。年二十。得顧仲瑛玉山雅集元刻。文待詔舊藏也。萊陽姜某偶聞之於曹秋岳。秋

岳云陸兒有此或典或售無所不可不然當致慕中丞丁方伯轉借其淸則謂此非禁本。不介意。堅卻之。於是秋岳來唔。歡若舊識。過吳艤舟。方定身。先垂訪。每謂山陰人曰。陸生有隱操。吳門第一流也。康熙甲子。秋岳以魏仲先鉅鹿東觀集孫弈示兒編宋本贈其淸。辛酉。朱竹垞檢討典試江南。亦造門訂交。晚選詩綜。有闕來借。往來尺牘。不下四五十番。夔州唐鑄范曰。陸氏子孫。觀侍郞之手跡。守祖父之遺書。黽勉誦習。必有以文章經術顯於世者。此其淸貽後之深心也。內有宋元刻本宋元人鈔本。明賢錄本名賢稿本。出自閎閣公卿家者。郡城故族舊所收藏者。皆傳流有自。與坊本迥異。竭六十餘年之心血。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書。實生平志之所屬。故至老而不倦也。

其淸天性特異。不輕與人通假書籍。雖秋岳及朱竹垞欲鈔錄其藏本。亦必卷數相當。始得各易所無。

金星軺藏書於文瑞樓

金星軺明經錫鬯自幼嗜古。好蓄異書。遇善本。雖重價不惜。或假歸手鈔。築文

瑞樓以貯之。有書目十二卷。皆其所藏者也。星軺籍隸桐鄉。徙宅於太倉。其於桑梓之文獻。罔弗留意。康熙己亥。校刊貝清江集四十卷。程巽隱集四卷。後又訪購鮑徵士西溪集而不得。每以爲憾。世所傳明高靑邱詩集註。亦出自明經。以其藏書之富如是。宜注釋之甚易。然亦四易寒暑而後成也。

孫退谷藏書於萬卷樓

康熙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谷殁。散布海內矣。

何義門讎正舊槧鈔本

何義門篤志於學。其讀書也。繭絲牛毛。必審必核。吳下多書估。輒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讎正之。一卷或數十過。丹黃稠疊。謂必如此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聖祖聞其姓名。召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册府。多賫其校勘。康熙壬寅六月九日。以病卒。

全謝山藏書於雙韭山房

全謝山太史祖望家富藏書。非一世矣。其庋藏之處。曰雙韭山房。嘗曰。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世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是也。侍郎身後。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宗人子孫。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無一存者。先宮詹平淡齋亦多書。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里第爲營將所踞。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皆書。大怒。付之一炬。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即以鈔書作字課。已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吾鄉諸世家遭亂。書籤無不散亡。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復擁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峯中。今已擢燬。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

謝山又曰。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芒屩

油衣之件。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卯。留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泠黃某聞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邸。黃之邸與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暮。偶有考索。策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邪。雞黍之請。自此殷矣。

馬寒中藏書於紅藥山房

馬寒中名思贊。號南樓。海寧人。本姓朱。明宗室之後也。好購書。其插架者多人間未見本。儲書之所曰紅藥山房。嘗以購書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百計購之。不可得。後查氏謀葬其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覘知之。大喜曰。書可得矣。即詣查氏自陳。願效祊田之易。凡十畝。書劵盡付焉。抱書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

高宗命錄昭明文選

乾隆甲戌夏。高宗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莊培因等。繕錄昭明文選。又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寶善亭。發出

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册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册前有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瑯中。亦不可多得。

高宗考訂宋槧勤有堂書

乾隆乙未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註杜詩。向稱爲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宗年號。則其版似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又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尙非難事。着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尙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尙存否。或遺

跡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爲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卽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卽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

余氏勤有堂名之外。別有雙桂堂三峯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書堂諸名。其主有靖安(亦作靖菴)唐卿志安仁仲諸人。蓋皆余氏之宗人也。千家集注分類杜工部集及分類李太白集。皆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木記。別一本則將此記刪去。而易以汪諒重刊字樣。豈余氏入明。族浸式微。以舊版片售之於汪諒歟。

天祿琳瑯

乾隆甲子。高宗命於乾清宮東之昭仁殿藏宋金元明板書籍。御筆題曰天祿琳瑯。至乙未重校。凡僞充宋元槧印者。俱詳加別擇。內如最善本之前漢書。前有趙孟頫王世貞像。上亦命寫御容於卷端。每部皆鈐用天祿琳瑯之璽。其書初爲孟頫所藏。入明。歸世貞。孟頫與世貞皆於卷前自畫其像。世貞並有跋。甲午。高宗命重輯天祿琳瑯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用青絹函。明板用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

天祿琳瑯有宋巾箱本五經

世之刊印小册者。謂之巾箱本。其書無所不備。又以其可藏懷袖。別稱袖珍本。以行密字展。刻畫纖朗見長。齊衡王鈞嘗手書五經。部爲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細書別藏巾箱。曰。巾箱中檢閱旣易。且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之。爭效爲巾箱。後謂書籍之細書小本者爲巾箱。始於此。天祿琳瑯所有宋巾箱本五經。爲易書詩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行

密字展。朗若列眉。高宗御製樂善堂集。有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云。小字巾箱尺寸強。

石渠寶笈所鈐之璽

乾隆甲子。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卷。內府所藏書畫及款識題跋。與曾邀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辛亥。諭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睿裁。凡九年。入寶笈者皆用五璽。其上方之左曰乾隆鑒賞。正圓白文。右曰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鑒。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惟藏乾清宮者。則加乾清宮精鑒璽。養心殿壽寧宮御書房皆如之。其藏圓明園者。五璽而已。迨續編寶笈。乃加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石渠繼鑑者。則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者也。撰續編時。阮文達公直南齋。親瞻美富。作石渠隨筆述之最詳。及經道光庚申淀園之變。金題玉躞。亦竟有流落人間者矣。

文淵閣藏書用御寶

乾隆壬寅。諭文淵閣新藏四庫全書。自四月四日始。每册用御寶二。前曰文淵

閣寶。後日乾隆御覽之寶。

文源閣藏書

大內文源閣藏書六萬卷。裝潢經史子集。以異色別之。仿隋唐舊制也。每卷首各鈐文源閣寶上加古稀天子圓璽。

海寧人喜鈔舊書

乾隆時。海寧人之喜鈔舊籍而端楷不苟者。莫若郭溪葛淬南繼常。嘗手寫談孺木海昌外志周松靄海昌勝覽。錢警石往訪之。相與訂交。淬南淳篤君子也。而管芷湘與潘梧君皆喜鈔書。梧君專錄名人文集。寒暑不倦。芷湘留心海寧掌故。與淬南同。而於目錄之學。尤爲專門。後校讀書敏求記。視邗上所刊者爲勝。又有陳節亭名欣時者。專鈔明季遺事。不下數十種。若排比成書。亦談氏國榷之亞也。

張伊嵩手鈔數百卷

張德榮字充之。號伊嵩。長洲縣學生。家貧力學。平生好古書。手鈔數百卷。藏於

家。其感舊詩云。講席鈔書不計貧。愚愚眞是葛天民。家風疏水尋常事。留得心香一點春。

沈椒園藏宋刻黃山谷集

黃山谷集有南宋刊本。凡五十册。仁和沈椒園侍郎廷芳曾藏之。各册有查昇之印仁和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園古杜下史古杭忠清里沈氏隱拙齋藏書購此書甚不易遺子孫弗輕棄等印。椒園爲查聲山宮詹外孫。是書世無二本。乃查所藏而移於沈者也。

孫隱谷藏書於壽松堂

仁和孫隱谷名宗濂。乾隆甲子舉人。嘗一試春官。不見收。遂息轍鄉里。藏書數萬卷。以枕葄爲樂。未嘗一日廢書也。庭有嘉樹。築堂名壽松。有友六七人。皆高岸。無凡情。時來偃息。

隱谷所藏温公通鑑一部。較外間明刻本。多增所未備。洵有補於史學也。年四十三而歿。

聞書巖手鈔書盈篋

聞書巖。名朱櫰。改珽。字種懷。書巖。其號也。乾隆壬申恩科登鄉薦。以大挑選江寧教諭。平生無他嗜。惟讀書不少輟。手鈔書盈篋。得善本校讐點勘。丹黃滿紙。所蓄金石文字幾及千種。嘗得王損仲宋史記舊稿。爲海內希有之書。謀鐫板不果。時以爲憾。錢竹汀主講婁東書院時。書放翁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句以贈之。蓋紀實也。

吳石倉手鈔書

吳石倉。名允嘉。字志上。爲乾隆時仁和湖墅之耆宿。嗜學好古。積數十年苦心而遂富藏書。及歿。遺編散落。其歸於汪氏振綺堂者手鈔書可數百册。楷法醇古。毫無俗韻。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其他散見於書賈之求售者。又不知凡幾也。

宋蔚如鈔書

宋蔚如。名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購弆。則百方丐鈔。惟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

趙谷林藏書於小山堂

趙谷林。名昱。字功千。仁和人。其母太君朱氏爲山陰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也。祁公子東遷夫人取朱氏女孫育之以自慰。卽谷林之母也。方谷林尊人東白就婚山陰時。其成禮。卽在祁氏澹生堂。是時澹生堂書尙未散。東白思得之。太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爲此言乎。東白默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尙存。董文敏所書也。乃奉以歸。谷林所藏書。亦多澹生舊本。欲於池北竹林中構數椽。卽以曠亭銘之。以志渭陽之思。別於其他書籍之藏於小山堂也。及卒。書盡歸廣陵馬氏矣。

當乾隆時。浙人聚書之富。以谷林爲最。全謝山太史嘗稱之而言曰。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尺鳧以爲希弁遠矣。谷林母孺人朱氏爲處女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書曠園。既嬪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勗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於鸛浦鄭氏。而石門則

摧毁殆盡矣。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之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旣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故所蓄書聯茵接屋。目不暇給。書賈自苕上至。聞小山堂人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毋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

謝山游京師。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有力者之手。杭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棄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謝山。及謝山歸。谷林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之。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謝山所藏之宋槧。已褎然首列矣。

汪松谷爲趙誠夫之甥。王容大之女孫壻。以未得親炙爲憾。嘗於春草園覓曠亭額。不得。歎曰。昔趙氏爲祁氏外孫。藏書大半歸之。復得此額搆亭以存其舊。汪。名輿轂。字穎齋。又號小麓。晚號幻香。仁和人。

吳尺鳧藏書於瓶花齋

吳焯。字尺鳧。錢塘人。所居在杭州之九曲巷口。與振綺堂汪氏衡宇相望。喜聚書。凡宋雕元槧與舊家善本。若饑渴之於飲食。求之必獲而後已。故瓶花齋藏書之名。稱於天下。所輯薰習錄。則紀其所藏秘册也。家有古藤一本。構亭曰繡谷。自號繡谷老人。花時柔條下垂。如瓔珞。置酒高會。吟賞不倦。尺鳧與趙谷林同時。每得一異書。彼此必鈔存。互爲校勘。識其卷首。有小山書畫印。牙章精篆。神采可愛。尺鳧卒後。悉歸廣陵馬氏矣。

吳用儀藏書於遂初園

吳企晉。名泰來。號竹嶼。長洲人。乾隆庚辰進士。內閣中書。其大父吉安太守銓告歸。築遂初園於木瀆。雲林杳靄。花藥參差。其尊人用儀復購書數萬卷於其中。多宋元善本。遂與江浙諸名士流連觴詠。座無俗客。既而兄弟爭析產。出藏書而遂貨之。幷售其園。

李南澗好聚書

李文藻。號南澗。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桂林同知。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弆數萬卷。皆手自讎校。其爲學無所不賅。慨然以裒輯爲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誌其刊鈔歲月。

沈虹屏爲陸梅谷掌書

平湖陸煊。字子章。一字梅谷。又號巢雲子。富藏書。中統本史記後。嘗有其跋。且有掌書畫史沈彩虹屏印記。虹屏。梅谷之侍兒也。

梅谷嘗曰。凡治書。必用雌黃。其色久而不渝。嘗見李獻吉評杜詩。錢牧齋手批元遺山集。皆手澤如新。修補古書之漿糊。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近購得宋余靖武溪集趙璘因話錄施彥執北窗炙輠。皆汲古閣物。裝訂極精緻。而於破損接尾處皆脫。蓋不用白芨之故。亦藏書家之所當知者也。

乾隆丙戌重陽前一日。梅谷得怔忡疾。醫者曰。非人參不可。顧當日遼參貴逾珠琲。貧家安所得此。因徧覽書幾百種。披閱手鈔。稍加論列。不十日。人參譜成。

而病亦若失矣。

王澹和藏書於寶日軒

王德溥。字容大。號澹和。錢唐諸生。事親至孝。營幽竁。十歷寒暑。陸筱飲飛爲畫種松圖以寄哀。先是。其父鈞字馭陶。耄年歸里。闢養素園以自娛。樹石池館之勝。甲於里中。澹和喜聚書。又築寶日軒爲藏弆之所。祕册古槧。充牣其中。

孫慶增藏書於上善堂

孫慶增富藏書。所庋之室曰上善堂。周香巖幼年曾見之時。已七旬餘。兼善醫術。其所藏書尾鈐一印。曰得者寶之。殆守人亡人得之訓耶。

魚虞巖嗜書

魚元傅。字虞巖。昭文人。世篤孝友。性剛。於世少所可。獨嗜書。雪鈔露纂。矻矻不少休。尤熟於鄉里掌故。故凡寸縑片紙。爲鄉先輩所遺者。輒寶之如拱璧。至一樹一石。並識爲某家物。其變遷易主。曲折原委。如數家珍。虞巖嘗自言魚氏居此十四世矣。卒時在乾隆戊子十月初四日。年六十五。

馬嶰谷半查藏書於叢書樓

揚州馬氏嶰谷半查兄弟所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萬餘卷。全謝山南北往還。道出邗上。荀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與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所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相示。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論定一語。卽浮白相向。及謝山官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間寫人當得多少。其直若干。慫恿甚銳。乃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遇之。則又屬鈔天一閣所藏遺籍矣。

馬氏藏書裝訂精好。其書腦。皆以名手寫宋字者數人書之。終年不輟筆。乾隆癸巳。開四庫全書館。其家所進可備采用之書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嘉。特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嶰谷生平勤學好客。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世所願見之書。如經義

考之類。不惜千百金付梓。故其所藏書畫碑版。甲於江北。嶰谷名曰琯。半查名曰璐。祁門人。以業鹺居維揚。

汪訒庵藏書於飛鴻堂

歙縣汪訒庵郎中啓淑僑居杭州小粉場。顏其廳事曰飛鴻堂。嗜古有奇癖。藏書百廚。乾隆壬辰。詔訪遺書。訒庵進呈六百餘種。特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士林榮之。

訒庵自松江載書歸。招同人小集分韻。厲樊榭徵君鶚與焉。詩云。雪壓扁舟淚有棱。載來書重恐難勝。排聯清興惟同鶴。增長多聞似得朋。歸洛舊傳東野句。入杭新並蓼塘稱。銜杯不獨相欣賞。欲賃鄰居剪燭膯。自注。孟郊有喜盧仝書船歸洛詩。

嘉慶己巳。黃蕘圃爲武林之遊。游城隍山。索觀古書於集古齋。蓋其主人在杭城書估中爲巨擘。而戊辰年又新收訒庵所藏書也。

杭堇浦藏書十萬卷

杭堇浦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楊積几。有十萬卷。堇浦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閒過友人館舍。得異文祕册。卽端坐默識其要。堇浦疏證北齊書畢。明年。補金史。以先人庀屋積有餘材。乃營度後圃。規爲小亭。窗楹疏達。高明有融。乃徙先世所遺羣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置其處。廣榻長几。手自讎溫。間有闡明。輒下籤記。

怡賢親王藏書於樂善堂

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弘曉。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凡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時。四庫館開。藏書家皆有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如施注蘇詩全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書。藏之百餘年。至端華以狂悖誅。而其書始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錢唐朱修伯宗丞得之爲多。

其藏書之印。曰怡府世寶。曰安樂堂藏書記。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孫淵如藏書於平津館

孫淵如嘗著平津館鑒藏書記三卷。洪明經頤煊實助成之。凡刊刻年代人名前後序跋收藏圖印。悉具於册。淵如參藩東省。駐節安德。與江左一水相通。因擇需用書籍。攜載行篋。每年轉粟東歸。公事多暇。輒與同舍諸名士校訂撰述。以銷永日。然於家園藏書。纔十之四五耳。

淵如嘗曰。曩遊蘇杭及官京師時。所見祕府及市肆舊本甚多。時以不能購寫爲憾。及官外臺。歲秩優厚。則又以地僻無所得。先後從翰林院存貯底本及浙江文瀾閣寫錄難得之書。或友人遠致古籍。酬以重值。頗有善本及祕府未收之本。阮文達既補采四庫遺書進呈。蒙御題宛委別藏以貯之。或從余寫錄世間未有之古書。以圖續進。因念古今藏書家。牽閱數十年一二世而散佚。獨范氏天一閣傳最久。亦未全備。伏讀天祿琳瑯書目。知捐金藏珠之盛世。惟有稽古右文爲寶。監司不貢方物。無階附呈。異時擬以善本及難得本。彙請大府進

御。存其賸本藏於家祠。不爲己有。庶永其傳。復恐後人無所稽核。故爲之目。又爲鑒藏書記以備考。至此外家藏舊版。尙有可觀。俟歸里後。續記爲後編。或疑其好古之僻。則非知我者矣。

淵如得北堂書鈔原本。後爲何夢華所獲。夢華棄世。其子以之售於陳蘭鄰大令徵芝。後歸蔣鳳藻。顏其藏書之室曰書鈔閣。

盧召弓藏書於抱經樓

餘姚盧召弓學士文弨博學嗜古。喜蓄書。恆以重値購善本。貯書之處曰抱經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語也。

召弓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一經披覽。輒加丹黃。卽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老而嗜之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聞有藏異書者。輒百出其計以借鈔。精審無誤。宋次道劉原父皆莫能及也。

時鄞人有字青厓者。召弓與之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稱。

盧靑厓藏書於抱經樓

鄞縣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樓氏。淸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甲於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至本朝。繼范氏而起者。首推盧靑厓。靑厓詩禮舊門。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仿天一閣。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靑厓。名址。

惠定宇藏書於百歲堂

惠定宇名棟。長洲人。研溪大令周惕之孫。半農學士士奇之子。篤志好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其藏書之所曰百歲堂。

汪一之藏書於欣託山房

汪一之名文盛。無他嗜。壹意於羣籍。補其遺脫。正其譌繆。儲蓄既多。鑒別尤審。其藏書之所。曰欣託山房。宋刻兩漢書。板縮而行密。字畫活脫。注有遺落。可以

補入。此眞所謂宋字也。一之猶得其遺意。元大德板幅廣而行疏。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縮小之。今人誤呼爲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薄矣。而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卽宋亦有優劣。有大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數。靑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而刻於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然不謂之宋刻不可也。

郁潛亭藏書於東嘯軒

郁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塘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其所未備。遂成鉅觀。時小山堂趙氏藏書已散佚。而所餘殘帙。尙多異本。乃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樊榭之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冊尤多。樊榭歿。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稿。以四十金購焉。中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鮑淥飮至靑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樊榭所棄。其平日所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紛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適符所缺之數。

潛亭恂恂儒雅。尤與淥飮暱。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以來。借書以去。雖寒暑

風雨。不少間。其藏書處曰東嘯軒。軒額爲明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一樹。相傳爲萬曆時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檐。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闃如也。

鄭昌英藏書於注韓居

鄭杰。一名人杰。字昌英。侯官人。乾隆貢生。其藏書之所。曰注韓居。藏書數萬卷。分二十廚貯之。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爲誌。

鄭南溪藏書於二老閣

黃梨洲喜藏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又失其泰半。鄭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則已失矣。鄭氏自平子副使溱以來。家藏亦及其半。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其尊人寒村太守梁之命。以平子爲父。以梨洲爲師。二老交契甚厚。遺言欲爲閣以並祀之。南溪自游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焉。南溪。名性。字義門。慈谿鸛浦人。

沈廷作藏書五萬卷

沈紹賓。字廷作。華亭人。學士粲九世孫。以明經官青陽訓導。博學工詩古文。藏書五萬卷。皆手自評閱。年七十四卒。

馮研祥爲金石錄十卷人家

嘉興馮研祥茂才文昌好藏書。有不全宋槧本。因刻一圖記。曰金石錄十卷人家。長箋短札。帖尾書頭。往往用之。

江玉屏爲金石錄十卷人家

江立。字玉屏。號雲溪。舊居杭州。移籍儀徵。有宋板金石錄。因題其齋曰金石錄十卷人家。是書旋歸趙晉齋。繼爲阮文達韓小亭所得。後藏潘文勤之滂喜齋。

翁覃谿藏書於寶蘇齋

翁覃谿學士方綱方年十九時。日誦漢書一千字。明海鹽陳文學輯本也。文學號蘇庵。於是覃谿乃欲以蘇齋名其書室。蓋竊附私淑前賢之意也。乾隆戊子冬。得蘇書嵩陽帖。癸巳冬。得蘇詩施顧注宋槧殘本。益發奮自勵於蘇學。始以

寶蘇名之。自是所得典籍。皆藏寶蘇齋矣。

玉筠圖藏書於讀易樓

法時帆祭酒式善。字開文。蒙古正黃旗人。嘗有贈玉筠圖句云。一官贏得十車書。筠圃名棟。字子隆。乾隆庚寅舉人。官山東臨邑知縣。聰強嗜學。自少小以至宦游。舟車風雨。無一日暫廢。嘗過廠市。酬一書。如其常値。弗與。因倍之再倍仍弗與。拂衣登車去。夜不獲寐。曉遣騎奴以三倍値取之歸。所藏邊仲子詩冊。即王文簡所訂之睡足軒詩也。前有徐東癡手記及文簡跋東癡墨書文簡朱書。翁覃谿題詩於原冊後。復摹二本。以一贈時帆。時帆題詩有云。梧桐院落疏疏雨。石墨香分讀易樓。讀易樓者。筠圃藏書處也。王惕甫爲作讀易樓記。稱其於書無所不讀。其插架不著標題。造次抽檢。未嘗輒誤。非專治一經治一藝者可比。惕甫詢之。則曰。吾能目識之也。

筠圃既於書無所不好。聞一書在某所。雖千里。必宛轉得之而後已。於是沈編墜帙。渝墨敗紙。世所滅沒不經見者。往往都在讀易樓。故凡函幅之小大厚薄。

瀇冶之精物敝好一經涉目便能記之

周書倉藏書於水西書屋

周書倉。名永年。本餘姚人。繫歷城籍。結茅於林汲泉側。因自稱林汲山人。弱冠。肄業濼源書院。能讀通志堂經解。時沈子大光祿主講席。極獎譽之。嘗爲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謂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書倉故貧。見之。輒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及見收藏家之書聚而易散也。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因作儒藏說約。乾隆辛卯成進士。被徵校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

朱少河富藏書

大興朱少河孝廉錫庚爲竹君學士筠次子。富藏書。乾隆庚子之夏。京師正陽門外不戒於火。密邇其居。宋本莆陽居士集與百衲本史記。倉猝中爲胠篋者所持去。百計鉤稽。始還靑氈。兩書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笥河府君遺藏圖書錫庚閱目椒花吟舫各印。

汪魚亭藏書於振綺堂

錢塘汪氏有振綺堂。爲藏書之所。自魚亭員外憲至小米中翰遠孫。四世矣。與同郡諸藏書家。若小山堂趙氏。飛鴻堂汪氏。知不足齋鮑氏。瓶花齋吳氏。壽松堂孫氏。欣託山房汪氏。皆相往來。彼此互易借鈔借校。因得見宋槧元鈔。不下數十百種。

魚亭喜蓄書。有求售者。不惜以豐價購之。點勘丹黃。終日不倦。乾隆壬辰。詔求遺書。其長子汝瑮以祕籍經進。御題曲洧舊聞書苑菁華二種。並賜佩文韻府一部。文綺二端。

陳用光嘗以小米家藏甚富。借觀其目。小米以臨安志贈之。遂爲之作目錄序。小米之藏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各有子目。而凡所考證其書之佳否眞僞。及得書之緣起。自注於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也。

丁小疋藏書多黏紙

丁杰。字升衢。號小山。又號小疋。歸安人。少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讀之。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憫之。爲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乾隆乙未舉於鄉。入都交

朱竹君盧召弓戴東原程易疇諸人學益進聚書益多乾隆辛丑成進士得縣令。以親老。改儒官。遂爲寧波府學教授。所藏書。皆手自審定。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復可詮次。奈何。蓋小疋寶愛其書。每以厚糨黏紙八九層爲函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丁氏藏書也。

小疋在京師時。所居曰北學齋。其地在宣武城南。與翁覃谿對門而居。無日不相過從。共几展卷。審正罅漏。每竟一編。校籤細字。壓黏倍其原書。皆目光髯影栩栩飛動處所定也。

顧文寧曝書有感

顧文寧名士榮。富藏書。嘗與王柳南同訂海虞詩苑。其曝書有感云。玄蟬噪薰風。嘒嘒庭前木。晴牕白晝長。赤日盛炎熇。不暇傲羲皇。且抱殘編曝。芸馥當風散。衣魚隨手撲。破損感年深。校閱憐毫禿。不惜傾囊購。不辭胝手錄。誇人未全貧。堆牀尙連屋。世緣已漸忘。愛此猶骨肉。身後無可授。生前不能讀。展看三太

息。將入阿誰目。有聚應有散。此理籌之熟。自笑尙忘疲。檢點乃歸匱。

楊復吉藏浮溪文粹

宋汪彥章浮溪文粹。明初板。以繭紙印之。頗工緻。後附羅鄂州遺文二篇。乾隆庚辰。楊復吉購之於張損持太史之裔。又周霆震石初集。較他本幾倍蓰。損持官興國時所鈔。壬寅。鮑淥飲訪楊。見而愛之。楊因持以爲贈。後有元文選之役。向淥飲索之。久而無以報也。

秦敦夫藏書於石硯齋

秦敦夫太史恩復。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壯年引疾。優游林下者三四十年。所居曰玉笥仙館。讀書好古。蓄書之處曰石硯齋。達數萬卷。日夕檢校。丹黃不去手。一字之誤。必求善本是正。顧澗薲嘗入其石硯齋。觀所藏祕笈。並示以新編書目上下二卷。尋覽既周。歎其體製之善也。而言曰。由宋以降。板刻衆矣。同是一書。用校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何本。漫不可別識。今此

目創爲一格。各以入錄之本。評註於下。既使讀者於開卷間。目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啻燭照數計。

江子屏藏善本書

江子屏。名藩。甘泉人。藏善本書甚多。歲歉。持以易米。念之心惻。自記以文。屬吳嵩梁爲賦詩。詩曰。藏書八萬卷。讀書三十年。躬耕無一畝。賣文無一錢。吾儕抱書死亦得。忍令儒林少顏色。高堂況有垂白親。負米窮途感晨夕。元鈔宋槧連籤廚。全家不飽惟自娛。一朝割愛換升斗。十年感舊增欷歔。

王述庵富藏書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富藏書。有一印。文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

劉疏雨以藏書自任

劉疏雨。名桐。烏程貢生。雄於貲。而多家累。年未三十。卽棄舉業。遠游於楚。張鑑

課誦其家。積十餘載之久。疏雨歸。則與之談杭州谷林堂趙氏揚州玲瓏山館馬氏之耽書好客。未嘗不神往焉。乾隆壬子癸丑間疏雨既以藏書自任。湖州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傭書爲業。出則扁舟孤棹。舉凡平江遠近數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其時自元代以來。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逮海舶。苟得一善本。蛛絲馬蹟。輒緣沿而購取之。故吳門萃古齋匯名聞當宁。而下此如朱竹垞經義考所云之坊朋賈友。亦不可勝數矣。

疏雨既好書。而張又適館其家。堂構閎曠。夏秋之交。恒設長筵廣座。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廣延客。呼儔嘯侶。至卽十餘輩。張於課暇。亦相與商搉是非。書既山積。眞贋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交疏雨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者。間亦相與過從。或有所得。輒傳觀互爲賞析。自是而疏雨之書。固已不啻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適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讎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踰於前。癸亥秋。遽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所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畀之他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

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賈奪舉作債家償。誠實錄也。

吳兔牀藏書於拜經樓

海寧藏書家。舊稱道古樓馬氏得樹樓查氏。吳兔牀祖籍休寧。流寓海寧尖山之陽。曰新倉里。時値馬查遺書散布人間。偶得其殘帙。每繫跋語以寄慨慕。博綜好古。勤於搜討。與同邑周松靄陳蘭莊賞奇析疑。獲一祕册。則共爲題識歌詩以紀其事。且於吳門武林諸藏書家互相鈔校。臨江鄉魏小洲得蜀石經毛詩殘序。爲摹副本。並著考異二卷。得宋槧百家注東坡集。錢曉徵壽吳槎客七十詩。所謂手摹雕墨前朝字。家有淳熙善本書是也。又嘗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佑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兔牀旣篤嗜典籍。遇善本輒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坐樓中。展誦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子壽熙。字南輝。號小尹。乾隆丙午舉於鄉。壽暘。字虞臣。兔牀以宋槧百家注東坡集授之。因自號蘇閣。取拜經樓書有題跋者手錄成帙。爲題跋記。虞臣子之

淳。諸生。亦能守遺籍。校讀不倦。海寧乾嘉間百年以來之藏書家。若前步橋許氏之惇叙樓。遺籍蕩然。樓亦毁矣。胡陳村胡氏華鄂堂所藏。僅有存者。獨拜經樓完好無恙。蓋賢子孫善守之效也。

曹種水鈔書千百册

曹種水明經言純弱冠後。專心詞章之學。家苦無書。嘗借人書籍。節取其精華。蠅頭細書。三十餘年。無慮千百册。錢警石嘗勸其仿庾仲容手鈔馬元會意林。鉤元提要。彙爲一編。種水頷之而未暇爲也。

何夢華藏書多善本

乾嘉間。錢塘有何夢華上舍元錫者。精於目錄之學。家多善本。紙墨古雅。嗜古成癖。素有狂疾。其姬人媚蘭。故大家青衣也。夢華嬖之。吳江郭頻伽上舍麐懷夢華詩云。如願拌償十斛珠。牙籤圍住萬蟫魚。莫言狂疾無靈藥。新得佳人未見書。後游粵。客死。

陳子準藏書於稽瑞樓

蘇州藏書家以常熟爲最。常熟有二派。一專收宋槧。始於錢氏絳雲樓。毛氏汲古閣。而席玉照殿之。一專收精鈔。亦始於毛及錢遵王陸孟鳧。而曹彬侯殿之。乾嘉時。滋蘭堂肆主朱白隄及黟錢聽默能視裝潢線訂。卽知爲某氏所藏本。嘉慶時。陳子準張金吾並以藏書稱。金吾之書及身而散。子準無子。歿後。書亦盡散。翁文端公心存與子準厚。旣卹其身後。乃以重值收其藏本。僅得三四。散失者已不少矣。子準。名揆。常熟人。藏書之處。曰稽瑞樓。

彭桐橋藏書於此靜坐齋

彭桐橋見善本書。必傾囊典衣以購之。乾嘉間。幕於外。雖數千百里。必挾書以出。所得幕俸。必購書。於是陸則汗牛馬。水則滯舟檝。行旅之費。倍於他人。比抵家而囊將罄矣。如是者三十餘年。積書數萬册。乃築此靜坐齋以藏之。齋三楹。南向北向者亦三楹。齋之後層樓三楹。以國朝御製欽定御批諸書藏於樓之中央樓。之東西兩楹。凡各家校刊之十三經與夫歷代經解五經總義四書小學之類。皆附焉。齋之中。則歷代諸子。凡儒家墨家醫家兵家農家刑法家與夫天

文算法術數譜錄小說之類皆附焉。北向三楹。則歷代正集別集總集詩文評選詞曲評選之類皆附焉。登斯齋者。如訪酉陽之逸典。如發宛委之遺文。如紬金匱石室之藏。如探天祿蘭臺之祕。展閱之下。不禁有觀止之歎也。

姚姬傳自謂生平亦有此好。以收藏少。又不能多攜行篋。在旅館。必借觀於人。而桐橋又喜假與姚。因數至其齋。或檢某書。或檢某故事。桐橋告其子曰。在某架某部第幾册第幾卷。不差毫髮。蓋桐橋之書。皆親自校訂。丹黃並下。故能熟記若此。至其裝潢之製。每册厚過寸餘。每册之跟。自書精楷以表之。繙閱既久。猶一無所損也。

成親王藏書於詒晉齋

成親王永瑆藏書於其邸之詒晉齋。以經史子集次其目。題以長句云。錦軸牙籤富自誇。深居也說積書家。空巢未肯從東野。拈買猶須歎浣花。檢處熒熒銀燭短。收時故故玉琴斜。甄綜博物伊何有。政可慚人惠子車。

其所藏宋本夢溪筆談。有皇十一子詒晉齋印朱記。宋刻温公書儀。有永瑆私

印皇子永瑆之印朱記。王爲高宗第十一字。

果恭親王富藏書

果恭親王。名弘瞻。世宗第七子。富藏書。幼受業於沈文慤公德潛。善詩詞。嗣王允禮亦工詞翰。其後書亦散佚。寶名堂周氏嘗購得果王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皆鈐圖記。

孫退谷藏元板春秋纂例。有果親王府圖籍朱文方印。果親王點定朱文長印。又元版南史有果親王府圖記朱文長印。

法時帆藏書於梧門書屋

法時帆居京師厚載門北。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蒔竹數百本。寒聲疏影。翛然如在巖壑間。

嘉慶某歲正月。時帆至琉璃廠。於廟市書攤買宋明實錄一大捆。雖不全實祕本也。又得宋元人各集。皆自永樂大典采入四庫者。宋集三十二種。統計八百二十三卷。外附廬山集五卷。元董嗣杲撰。英溪集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書寫不

工。似爲未及校對之本。有人許易二千金。時帆靳弗予也。

阿某藏宋板韻竇

嘉慶時。內務府孝廉阿某家曾藏宋版韻竇一函。每字皆分眞草。前後無序跋。惟有監修校刊二銜名。一名陳汶。一名趙與懃。

倪迂村藏書於江上雲林閣

望江倪迂村教授模居大雷岸。其讀書之草堂。距家三里。正面建德諸山。屋旁卽雷港也。洪稚存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閣七間。積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

嘉慶丁巳。迂村曾有經鋤堂各架藏書序。庚申。構江上雲林閣。庋書十二廚。嘗自謂弱冠時。江鄉僻壤。聞見無多。年三十一。入都。每見宋元善本。不惜重價購之。教習官學時。與洪稚存孫淵如諸人交。得祕本。必假以讎校。其在京師也。琉璃廠載籍甫到。輒購之。贏六萬餘卷。及官鳳陽教授十二年。所積益多。

汪孟慈藏書於周玉齊金漢石之館

汪容甫晚而得子喜荀。卽孟慈太守初名喜孫者是也。慮其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藏書數萬卷界之所藏處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中有宋本毛詩。

陳仲魚藏書於向山閣

陳仲魚徵君鱣於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戊午中舉人。生平專心訓詁之學。嘗與錢竹汀翁覃谿段懋堂抽甲庫之祕。質疑問難以爲樂。晚客吳門。聞黃蕘圃百宋一廛之九經三傳多異本。於是欣然定交。互攜宋鈔元刻。往復易校。疏其異同。精審確鑿。其功與考定石經無以異。暮年歸隱紫薇講舍。手自鈔撮成書。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其藏書之處曰向山閣。

袁綬階藏書於紅蕙山房

吳縣袁綬階上舍廷壽居蘇州楓橋五研樓。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鈔。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丹黃不去手。旋得徐健庵尙書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之紅蕙種之階前。因名其室曰紅蕙山房。四方名流。莫不挐舟過訪。性好讀書。不治生產。坐是中落。奔走江浙間。年四十有七而卒。

許周生藏書於鑑止水齋

許周生兵部宗彥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價。藏弆滿樓。於書無所不讀。實事求是。旁及道經釋典名物象數。必殫其奧而後已。其藏書之室曰鑑止水齋。

顧澗薲喜校書

元和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薲。喜校書。皆有依據。絕不鑿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蓋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也。因自號思適居士。

澗薲嘗語黃蕘圃主政丕烈曰。有宋刻鑑誡錄。爲程念鞠豪奪以去。此事逾二十年矣。念鞠祕不示人。余雖識念鞠。未便索觀也。近念鞠宦游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惟此書尙寶藏。余謀之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得其書。索白鏹三十金。余愛之甚。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題跋一葉。以葉論錢。每葉四錢六分。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絕矣。時嘉慶甲子正月也。

黃石泉藏書於五桂樓

嘉慶時。餘姚黃石泉居南鄉之山中。生平酷愛書籍。於故居之前。拓地。建五桂樓以藏書。書凡六萬卷。儲以二十大廚。嘗曷其子孫曰。黃氏經籍。子孫是教。鬻與假人。即爲不孝。然又曰。後世子姓能讀楹書者。可登樓展視。或海內好事有願窺祕册欲偕登者。亦聽之。

童佛庵所得書有佳本

童鈺。字佛庵。仁和諸生。家北郭。貧無餘貲。性愛古。市集門攤。時時搜訪。所得頗有佳本。藏名人小像。多至數十人。有一素册爲蠹魚所蝕。其鑿空處。皆肖蝶形。殆天巧也。郭頻伽嘗以齊天樂詞寫之。年七十餘。賦詩而逝。有化魂願化莊周蝶。只戀書香不戀花句。

陳蘭鄰藏書於帶經堂

帶經堂書目五卷。陳蘭鄰大令徵芝紀所藏書也。陸存齋觀察心源至閩。訪陳氏後人。僅得張淸子周易纂注。金仁山尙書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三書。餘

皆不可得。其孫星村亦畧知書。詢以各種祕册。則云最祕之本。先人嘗別儲一樓。爲蟲蝕盡。或當在其中。周季貺太守謂書目爲星村所僞造。然如梁溪集玉堂集等。皆注明藏印及序人姓名。恐非僞造也。

陸香圃藏書於寓賞樓

蕭山陸香圃。名芝榮。居寓賞樓。多藏書。鈔影善本之富。嘉慶朝爲第一。蓋不惜工貲。四方書賈。雲集輻輳。故插架初印之元明板本。所藏乃遂多。

阮文達建靈隱書藏

嘉慶己巳。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谿法時帆諸集。覃谿寓書於紫陽院長石琢堂曰。爲我置復初齋集一部於靈隱。時阮文達官浙。乃與同人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乃於大悲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鷲嶺鬱岧嶢詩字編爲號。送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

阮文達建焦山書藏

嘉慶癸酉春。阮文達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詩人王柳村豫至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一如靈隱。

周玉井藏書於著書齋

周蓮。字同子。一字苍兮。號玉井。又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多藏書。所居曰著書齋。終歲不掃除。凝塵滿室。插架環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一日。青鎭鮑淥飲新倉吳䆊牀過訪之。談及宋刻陶詩眞本。序末標湯漢。謂不知何許人。玉井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淥飲爽然若失。玉井乃叩以陶集攜行篋否。則答云。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卽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疑爲祕册。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重一斤者易之。閱兩年而議始定。

玉井旣得宋刻陶詩。乃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祕不示人。欲以

殉葬。其緘於陶詩之印。有周春松靄海寧周氏家藏著書齋松聲山房子孫世昌自謂是羲皇上人內樂村農等印。

嚴鐵橋藏書於芳椒堂

烏程嚴元照。字久能。號鐵橋。縣學生。居苕溪芳椒堂。富收藏。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

鐵橋年及冠。卽好宋槧書。杭州汪氏藏宋槧本二十册。索値五百金。愛甚。必欲得之。求之急。索直廿六萬錢。議既定。顧無從得錢。乃盡賣家所有書。得錢畀之。書癖之名。遂播於一時。

鐵橋嘗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錢廣伯爲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値之多寡。朗齋覆廣伯云。敝居停汪九先生宋板春秋一書。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前需二百金。不爲過多。此書雖缺。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宋元板書。差爲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照七折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使九先生虧

本以曲從耳。又復廣伯云。書籍流傳。除兔園册子外。皆無益於舉業者。必謂有益於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立言爲失體矣。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三十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爲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是否有當。伏乞裁定。

鐵橋嘗書宋本北周書後云。宋監本書。雖大板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愛重者。偶檢賀蘭祥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卽使爛壞不全。魯魚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

其姬人張秋月。初字香憐。夙工文藝。體弱善病。幼爲長洲嵇文恭公璜家婢。鐵橋娶於嵇。遂從嫁。乃援十六觀經戒香薰修之語。爲之改字曰香修。令掌家藏圖史。暇時助之校書。凡簡端鈐香修小印。卽其手校者也。孫淵如嘗於其所藏集驗醫方之簡端見之。

鮑淥飲藏書於知不足齋

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本歙人。以商籍生員寄居杭州。後徙桐鄉青鎮之楊樹灣。遂爲桐鄉人。家富藏書。尤喜蒐羅散佚。乾隆時開四庫館。獻書七百種。欽頒圖書集成。旋刻祕籍數百種。曰知不足齋叢書。進呈乙覽。宸翰賜題卷首。有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句。嘉慶癸酉。復以進書。蒙仁宗賞給舉人。

淥飲之先人築室儲書。取戴記學然後知不足之義以顏其齋。及讀先人遺經。益增廣之。卽藏書處也。每一過目。卽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譌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閱。見其版口。卽曰。此某氏版某卷刋譌若干字。歷歷不爽。

淥飲有子曰士恭。復沈酣不倦。字之曰志祖。蓋嗜書累葉。如其家者。可謂難矣。

乾嘉之交。近自嘉禾吳興。遠自大江南北。客有舊藏鈔刻異本求售於杭者。必先過淥飲之門。或遠不可致。則郵書求之。浙東西諸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汪氏振綺堂。吳氏餅花齋。汪氏飛鴻堂。孫氏壽松堂。鄭氏二老閣。金氏桐花館。參合有無。互爲借鈔。至先哲後人家藏手澤。亦多假錄。得則狂喜。如獲重貨。不得。雖積思累歲月不休。朱文藻館於振綺堂十餘年。借鈔之書。皆檢集淥飲所刻

書。嘗預點勘。同嗜好。共甘苦。滌飲以爲知之深者。莫朱若也。滌飲性寬厚。篤於戚友。有貧乏者。必周恤之。稍有蓄積。爲刊書所罄。或遇未見之書。必典衣購之。友朋之貧而好學者。每以全部叢書贈之。浙江書肆以叢書與各種祕書售人。約不時償價。有負至數十金者。察其貧。不索也。

周香巖識古書

黃蕘圃買書。得萃古齋所讓吳志宋槧本。始猶惜是未全之書。及閱其目錄牒文。自一卷至十卷。分爲上袠。十一卷至二十卷。分爲下袠。幷載中書門下牒一通。乃知此書非不全者。汲古述古兩家書目。皆載有吳志二十卷。特世人不知耳。明日。訪海寧陳仲魚。借其津逮舫同至水月亭。訪周香巖。香巖識古書。爲當時巨擘。曰。此爲專刻無疑。未見書之必歸於讀未見書齋。何巧乃爾。相與談笑而別。

嘉慶壬申五月十一日。爲蕘圃五十初度。香巖以所藏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印之姚少監文集爲壽。札云。尙是宋版宋印。且有元官印可寶。聊以當祝。香巖

喜藏書。及年已逾七十。知有同嗜。蹤跡甚密。每購一書。必往借所藏祕本以讎之。香巖名錫瓚。一號漪塘。居蘇州閶門外馬鋪橋。

周謝盦藏書多善本

吳中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爲最。而楓江周氏足與之埒。若研六居士周謝盦者。自其尊人漪塘已癖好聚書。以故家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常與過從。借閱。傳至謝盦。好之彌篤。丹黃校勘。無間寒暑。久之。家中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祕本。漸爲豪者餌去矣。

黎雪樓多蓄典籍

黎雪樓歸自桐鄉。多蓄典籍。鄭子尹以甥行學於舅家。嘉慶己卯。自天旺依其外祖靜弼於斤竹谿上。讀書。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甕安趙禹門孝廉本敖贈句云。人因好讀老。家爲買書貧。

黃蕘圃藏書於士禮居

本朝南北收藏家。其於古書面目版本源流深知篤嗜者。頗不乏人。要必以黃

蕘圃爲亘擘焉。自潘文勤搜刻士禮居題跋於始。江建霞又爲續刊。幷輯年譜。好古之家。得其校本。竟與宋元同珍。其手跋諸本不下二十餘部。皆文勤建霞所未刊者。又於影宋鈔本蔡中郞集。有一小印曰承之。與丕烈印並列。亦文勤建霞所未知。蕘圃多記吳下故家聚散之緣。與一時經眼之錄。聞其手稿爲歸安陸心源所得。儀顧堂題跋。多本其語。陸因之靳不示人。蕘圃此書。同有休寧河渠之厄矣。

蕘圃初得一書。卽加題跋。隔日出觀。又爲續之。嘗有一本而續至四五首者。甘苦自知。寸心如見。卽其書法。亦能一空倚傍。蒼秀絕倫。殊不容有人作僞也。間題小詩。或以紀緣。或以寫懷。蓋其歡愉之思。悲憤之懷。無不寄之於露鈔雪購手校目誦之中也。

蕘圃嘗購得宋刻百餘種。學士顧蒓爲之顏其室。曰百宋一廛。顧千里爲之賦。而蕘圃自疏所藏於下。吳兔牀擬作千元十駕以敵之。意蓋欲廣購元槧佳本。取荀子駑馬十駕之意。顏所居曰千元十駕。戲占長句戲蕘圃幷示陳仲魚。

蕘圃嘗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詩。繼又得南宋本湯氏注陶詩。乃大喜。又名其居曰陶陶室。飲酒。屬王惕甫爲記。未及爲也。後二年。又得南宋本施顧兩家注。東坡和陶詩。於是復飲蕘圃家而卒爲之記曰。今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

蕘圃自嘉慶辛酉至辛未。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後輟而不爲。丙子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爲之圖。

蘇州任蔣橋顧氏有宋刻吳郡志。蕘圃聞之。倩人訪求。得諸華陽橋顧聽玉家。華陽。卽任蔣分支也。聽玉之祖雨時亦喜蓄異書。輒手自讎勘。

顧步巖藏書於樂書齋

顧階升。字步巖。家故素封。獨無所慕。惟以圖籍法書名畫自娛。所居樂書齋。插

架者萬餘卷。遇一編。能識其刊刻鈔錄收藏之所自。賈客挾册至門者。爲審眞贋。品高下。判若黑白。無不相顧愕眙以去。陳和叔嘗病宋史之繁。而臨川舊本及祥符王仲稿本皆不傳也。欲重删修以成一家言。而苦考證之書不具備。步巖輒按其目所徵求者。悉舉以畀之。步巖有子。名應昌。字殿舍。號桐井。行第五。又自號五癡。承其父之遺書。又從而增益之。故所藏甚富。知黃蕘圃好之篤。雖一鱗片甲。亦自侈爲奇寶。嘗出破書一束指示蕘圃曰。此絳雲樓餘燼也。蕘圃開卷。知爲宋刻白氏文集。述古堂中物也。卷中燒痕尚在。通册又似經水溼者。蕘圃乃歎曰。天下奇書。何厄於水火之甚耶。

李鹿山藏書多善本

泉州李中丞馥撫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册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

路閏生藏書喪於水

盩厔路閏生名德。八股名家也。官翰林時。嘗載圖書百餘種以歸。入龍門硤。大風捲水。舟爲之覆。悉化爲烏有。路恆鬱鬱。以爲天之將喪斯文也。

瞿蔭棠藏書於恬裕齋

出常熟賓湯門十里。有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清水東瀦。有村曰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瞿蔭棠學博紹基實隱居於是。恬裕齋爲其藏書之所也。蔭棠以明經授廣文。一試職。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昕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在嘉道間。城中稽瑞樓愛日樓兩家競事儲藏。先後廢散。復遴其宋元善本爲世所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齋藏書。遂甲於吳中。

瞿子雍藏書於鐵琴銅劍樓

瞿子雍明經鏞自其先德構鐵琴銅劍樓以藏書。所庋者。皆宋元舊刻暨舊鈔之本。至明而止。則從邑中及郡城故家。展轉搜羅。卷逾十萬。有藏書目錄。既列其目。而每書之後。必載其行款。陳其同異。以見宋元本之至善。教子孫以長守

也。

汪閬源藏書於藝芸精舍

汪閬源藏書甚富。皆得之於黃蕘圃所庋之室爲藝芸精舍。取宋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册。以顧澗薲究心於此。出以示之。澗薲乃曰。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家罔不寶之。而近世稱鑒別精審。網羅廣博者。惟錢遵王毛斧季(子晉之子)數子而已。閬源夙具神解。凡於有版以來之官私刊本支流派別。心開目瞭。而又嗜好所至。專壹在茲。仰取俯拾。彙收並蓄。揮斥多金。曾不厭倦。以故郡中有名祕笈。搜求略徧。遠近風聞。挾册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其目所列宋若干種。元若干種。既精旣博。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又曰。天水蒙古兩朝。自祕閣輿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鋟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也。其距今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倘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矣。

閬源起家布商。居山塘。阮文達嘗書聯贈之云。種樹如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粵寇至。宋元善本。悉爲鄰人所盜。不可蹤跡矣。

葛香士藏書於瀲波皓月樓

葛香士好古書。又嘗得天聖李季所編乾象通鑑等八種。皆寫本。其藏書之所。爲瀲波皓月樓。樓據銷夏灣之勝。前盪洪波。卻負崇巘。縷嵐帶阜。雲譎波詭。因鑿樓之兩壁以藏書。書凡數萬卷。道光壬午。張鑑嘗訪之。每當楸桐貿日。桂筍尋波。游觀既倦。爇燭繼晷。其書經史駢羅。部帙峻整。集舊者辨其薰蕕。版新者愼其魚虎。自甲而丙而丁。依四部例。悉著於目。他若鳳館之新章。兔園之秘册。咸不與焉。

張子和藏書於小嫏嬛福地

張燮。字子和。昭文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寧紹台兵備道。其藏書處曰小嫏嬛福地。印記纍纍。不減項子京。曰虞山張氏。曰琴川張氏。曰清河伯子。曰蘿摩亭長。曰張氏圖籍。曰芙川鑑定。曰曾藏張蓉鏡家。曰芙川張蓉鏡心賞。曰虞山張

蓉鏡鑒藏。曰虞山張蓉鏡鑒定宋刻善本。曰小嫏嬛福地。曰小嫏嬛淸祕張氏收藏。曰在處有神物護持。又曰一種心勤是讀書。則芙初女史印也。芙初爲子和之子婦。曰姚畹貞。儷於芙川。夫婦又有藏書印。曰雙芙閣。芙初有題宋刻劉後村集殘本詩云。墨林萬卷劫灰餘。古本流傳此絕希。八十詩翁高格調。伊川擊壤想依稀。潑墨薰香繡嬾拈。芸編珍重展瑤籤。好花明月原無主。自取猩紅小印鈐。又跋云。道光戊子二月花朝。琴川女士姚畹貞芙初氏。時年二十六歲。寒雲淒雨。病榻淹纏。腕弱字劣。不計工拙也。無虛佳日而已。

曾勉士嗜蓄書

曾勉士嗜蓄書。得數萬卷。雜置聽事。其父語之曰。汝蓄書。亦知蓄衆而城守乎。數仞之墉。百雉之堞。槍雷椎椁之屬徧其下。寇環而攻之。物未盡而城已破。是物非人力弗用也。大黃之弓。未嘗不雨射也。巡徼之卒自若。聚㰎之聲。未嘗廢聞也。然軍法驅之久。斯困困斯怨。怨斯解。是力非心弗永也。且夫環十里而城角隅𨻶數千百。分守則力不給。合之。應援將弗及。勢必危。勢危而猶急其力。不

叛則亡。夫讀書亦若是焉已矣。蓄而弗力學。猶弗蓄也。力學而弗心得。猶弗力也。汝其勉治汝心。勉士謹誌之。勉士名釗。南海人。道光乙酉拔貢生。

李修林藏書四千七百種

上海李修林典籍筠嘉藏書甚富。精於校勘。多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而猶自恨生晚。不獲獻書於高宗朝也。道光丙戌六月卒。

錢警石有藏書述

錢警石訓導泰吉嘗自述其藏書之始末曰。余六經粗畢。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王氏。當取以畀爾。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窩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籤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者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流覽也。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盡舉以賜。從兄衎石贈以通典通考南昌新刊十三經注疏。從父中丞公又賜胡氏所刊通鑑文選。三十年來。遇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

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之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道光丁亥。管石始爲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於是有冷齋勘書圖。

張金吾藏書於愛日精廬

道光時。昭文張金吾多藏書。其室曰愛日精廬。多至八萬餘卷。嘗刊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

馬二槎藏書於漢晉齋

陳仲魚徵君鱣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瀛。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爲天籟閣故物。有王弇州手鈔補闕之卷。眞書林瓌寶也。

甘夢六藏書於津逮樓

甘福。字德基。號夢六。江寧人。生平嗜學慕古。蓄書極富。至今談收藏者。猶稱甘氏津逮樓。蓋繼其尊人遴士之志而累有增益。故能有十餘萬卷之多。

章益齋鈔書

章益齋年逾古稀。鈔書不輟。嘗鈔樂書全部。影宋精絕。凡一千二百餘葉。以舊藏爲宋本。更假東津亭馬氏所藏宋本校正。閱兩年而成。其中圖譜。多其長子婦所繪。錢九山文學善揚之女也。自陸瓠尊下世。劬書者。以益齋爲魯靈光矣。

胡篴江藏書於小重山館

毛詩要義有錢夢廬跋云。魏鶴山九經要義。四庫全書載周易儀禮尙是全帙。尙書春秋皆非完本。阮文達得尙書三卷。卽四庫所闕之卷。又禮記三十一卷。首闕曲禮上下二卷。其餘四經。竟無從咨訪矣。康熙壬辰仲春。篴江壻不惜重値。購得宋槧毛詩要義。首尾完整。觸手如新。爲曹楝亭舊藏。眞希世之祕笈也。篴江。爲胡惠墉。平湖人。道光時藏書家。其藏書之室曰小重山館。

趙文恪論宋板書

武陵趙文恪公愼畛精鑒別。其論宋板書也。嘗曰。凡宋板書。魚尾下不刊印書名。間有之。非篇篇有也。有之亦非眞書。但行書耳。編流水頁數在魚尾上下不

一或有編行書流水頁數於頁末界畫外者古裝潢書籍用長編非如今之折疊。又上下界畫僅一線墨無二線墨。各行字數亦參差不齊。

仙居楊氏藏思宗實錄

道光末。仙居楊氏藏明思宗實錄七十六軸。修錄者爲倪元璐。其錄皆以青布寫之。堅厚光潔。炫耀人目。每軸長二丈五尺。寫三千字。兩端褾以錦。如卷子然。或謂思宗密詔。皆以青布書之。上鈐硃砂御璽。乃命近侍至臺閣。經諸相跪讀。然後別以青布一軸謄正。藏之謹身殿後。謂雖年湮代久。亦不易壞。洎倪賜繯。此舉遂罷。仍以佳紙寫之。

計二田藏書於澤存樓

秀水計二田以所受於其父慕雲之藏書。築澤存樓以庋之。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鮑淥飲家所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爲卷六萬二千有奇。張鑑嘗曰。余自束髮至南北。舟車所接。皆藉書卷爲淹滯。而旋聚旋散。不勝飄風好鳥之歎。就所見瓶花齋書之散。暱琴山館得其苕溪集。德清許周生得

其隸釋隸續。皆舊鈔本。小山堂書之散。於友人處見蜀石經毛詩殘帙。急勸𧬈之。爲黃蕘圃所奪。天籟閣書之散。則字畫多於卷籍。神仙起居注。其一也。曝書亭書之散。於吳門書肆買得北盟會編。前有竹垞著錄之一之印。二田。名光炘。字曦伯。

劉燕庭購彙集宋本

錢警石少時閱讀書敏求記。心羨百衲史記。恨不得見。道光戊申初夏。諸城劉燕庭方伯喜海言於廟市購彙集宋本。每卷多有季滄葦名字印。當效錢遵王爲之者。一南渡以前本。但有集解。一本兼有索隱。恆字愼字缺筆。當是南宋本。一本卷尾有建安蔡夢弼傅卿謹案京蜀諸本校理寘梓於東塾二十字。燕庭爲文正公統勳曾孫。文清公墉孫。官浙藩時。以風雅好古。爲某中丞劾罷。

邵蕙西藏書

仁和邵蕙西。名懿辰。初以中書直軍機處。至刑部員外郎。居京師時。藏書甚富。案頭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鈔本。輒手記於各書之下。

以備校勘。且時偕梅伯言過廠肆買書。

葉潤臣有十萬卷

漢陽葉潤臣侍讀名灃官京師時。居虎坊橋西紀文達故宅。因著橋西雜記。守其父東鄉封翁志詵之遺書。有十萬卷。嘗語邵蕙西曰。彭文勤公嘗詆讀書敏求記染骨董家氣。我輩讀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弊也。後閱錢警石暴書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語。考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乃傳刻之誤。此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始悔前言之陋也。其家藏印曰葉志詵及見記。又葉名琛名灃兄弟同鑒定二印。

韓泰華藏書於玉雨堂

韓泰華。仁和人。嘗官潼關道。晚年僑居江寧。築玉雨堂以藏書。有元人集百餘種。皆傳鈔精本。或四庫所無而元刋僅存者。嘗欲集元選以十家作一集。道光庚戌。首集成。卽燬於兵。其所著無事爲福齋隨筆云。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

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本十卷。卽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文達自撫浙至入閣。恆攜以自隨。一日。書賈來售。驚喜欲狂。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天馬山周氏爲藏書舊家

國初。松江天馬山周氏以藏書聞於海內。乾隆朝。詔搜天下遺書。周獻書數十種。皆海宇希見本。朝旨收二三種。賜藏書舊家四字額旌之。餘書俱發還。然因索費昂。不敢領。其未獻者。則築樓庋之。任人觀覽。道光時。裔孫某性風雅。好賓客。凡至山閱書者。必款以茗餌。及粵寇至。則盡付一炬。惟存匾額而已。

沈復粲藏書

越中沈復粲隱於賈。博極羣書。收藏甚富。有子名昉。字寄帆。李蒓客侍御慈銘有送寄帆作尉江南詩云。爾翁江南沈麟士。窮老鈔書八千紙。良田廣斥收祕藏。手挈瑯嬛付孫子。

劉寬夫藏書於疊書龕

劉寬夫。名位坦。大興人。其子銓福。字子重。亦好古。藏書極富。貴筑黃子壽方伯。

其女夫也。何子貞太史嘗館於子壽之子再同太史京邸。見宋刊婚禮備要月老新書紫雲增修校正禮部韻略。皆寬夫所舊藏。月老新書尤爲奇祕。子貞因倣吳梅村祭酒體。作長歌一首紀之。再同謂寬夫疊書龕在城中廣濟寺。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名其居曰君子館甎館。又曰甎祖齋。所居在琉璃廠相近之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甎館孫公園後園。

楊端勤藏書

汪閬源觀察富藏書。未幾而散失。咸豐辛亥壬子間。往往爲聊城楊端勤公以增所得。凡數十萬卷。搆海源閣藏之。屬梅伯言爲之記。別闢書室曰宋存。則貯宋代舊籍。而以元本校本鈔本附焉。蓋端勤生平無他嗜。惟專一於書也。其子勰卿太史孫鳳阿舍人皆能守之。

道光己酉。端勤購宋本毛詩於揚州汪容甫家。辛酉。皖寇犯肥城西境。據其華跗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餘燼。尙十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此本僅存十八至末三卷。然錢遵王有言。此

等書不論其全不全。譬諸藏古玩家。收得柴窰殘器半片。便奉爲天球拱璧。而況鎭庫典籍乎。

金宏文院刻本未見流傳。蓋所刻多譯本。宜不見存於中原也。天祿琳瑯。金大定己丑南京路都轉運使粱公刋貞觀政要此本字宗顏體。刻印精良。與宋版之佳者無異。藏書家知崇宋本。而金版多未之及。蓋緣流傳實尠。耳目罕經耳端勤曾藏有金版道德寶章。

朱丁袁三家藏書

咸豐時。東南士大夫藏書有名者三人。一仁和朱修伯侍郎學勤。一豐順丁雨生中丞日昌。一湘潭袁漱六太守芳瑛。朱書。多得之於長洲顧氏藝海樓及仁和勞氏丹鉛精舍。丁書。多得之於上海郁氏宜稼堂。袁書。則得之於蘭陵孫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於杭州故家者十之二。得之官編修時者十之四五。其後。朱書轉歸豐潤張氏。袁書爲其子以折閱售之德化李氏。惟丁有子。能守楹書。其次君叔雅主政惠康嘗言某書爲宋刻。某書爲元槧。某書爲某家所鈔。某書

爲某人所校。蓋藏書家後人如叔雅者。良不多覯。其家有持靜齋書目。湘潭葉奐彬主政德輝又別錄其宋元鈔本目刻之。

袁漱六藏書於臥雪樓

袁漱六藏書極富。其插架在臥雪樓。黃再同曾見其書目爲四大册。漢書宋元刋本多至十許部。餘可知矣。李木齋隨宦湖南。得其書最多。

朱述之藏書於秦淮水榭

上元朱述之名緒曾。曾官浙江知縣。以研經博物聞名東南。富藏書。著有讀書記。蓋仿郡齋讀書志之例。而精核過之。

述之之大父雲浦年八十時。手寫爾雅。以爲娛老清課。時述之方七齡。即熟誦之。某歲秋日。從父至東園苑家橋。蟬嘒嘒鳴高樹。命誦釋蟲篇蜩屬。索解不已。述之所居秦淮水榭。藏書十數萬卷。丹黃𪥀畫。皆精審。甘石安喜搜鄉邦掌故及金石雅訓之學。時從討證。述之輯金陵詩徵。亦假石安家之津逮樓書。紬借往還。幾於置驛。及官浙。又獲鈔文瀾閣本。故所弆宋元祕笈。多外間所罕見者。

每遇祕笈。尤喜傳鈔。咸豐癸丑。粵寇陷江寧。時方官浙中。慨收藏之灰燼。因取旅次所存數十篋。日夕闚覽。擬其大旨筆於別簡。其假自友朋者。亦有題記。

蔣生沐藏書於拜經樓

蔣光煦。字生沐。少孤。其自刻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後序曰。光煦先人手澤。半爲蠹魚所蝕。顧自幼卽好購藏書。三吳間販書者皆苕人。來則持書入白馬太安人。請市焉。輒歎曰。昔人有言。積金未必能守。積書未必能讀。若能讀。卽爲若市。以故架上書日益積。稍長。欲得舊刻舊鈔本。而苕賈射利之術。往往索時下諸刻與易。而益之金。則輾轉貿易。所獲倍蓰。未幾。凡余家舊藏世所恆有之書。易且盡矣。今計先後裒集者。蓋得四五萬卷。生沐。道咸間之海寧人。

潘文勤藏書於滂喜齋

吳縣潘文勤公祖蔭之藏書亦甚富。光緒癸未。奉諱歸吳。延長洲葉鞠裳學使昌熾館其邸。得盡窺帳祕。宋刻金石錄十卷。卽讀書敏求記所稱馮硯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殘本。後村先生集殘本。葛歸愚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黃蕘圃

舊藏。北宋本廣韻。則張澤存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編大册。斷璧零縑。皆世間希有之祕。每覩一書。輒爲解題因成滂喜齋讀書記二卷。文勤嘗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語門下士曰。此人世罕見本。吾乃以賤値得之。光緒乙未。文勤薨。眷屬南歸。屬琉璃廠肆中人爲之檢點。因成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

顧湘舟藏書於別疆園

顧沅。字湘舟。蘇州人。所居別疆園。在郡城甫橋西街。富藏書。咸豐庚申。粵寇擾蘇。其所藏。悉爲丁雨生捆載以去。持靜齋書目所著錄者。多其家書也。

季菘耘成藏書志

季菘耘明經錫疇。太倉人。敦品勵行。爲文師法先正。出入震川堯峯間。晚年館於虞山瞿氏。瞿多善本書。得於黃蕘圃士禮居者爲多。菘耘悉加跋於後。遂成藏書志若干卷。咸豐庚申。避粵寇於李墅。抑鬱以終。遺書千卷。悉燬於火矣。

胡雨棠藏書於琳瑯祕室

胡樹聲。字震之。又字雨棠。原籍休寧。以父印川業鹺。遂應商籍。補仁和博士弟子員。而居於蘇。喜藏書。所購多宋元舊本。不吝值。或更手自繕錄。積至千百卷。乃顏其居曰琳瑯祕室。

郁泰峯藏書於宜稼堂

郁松年。字萬枝。號泰峯。上海恩貢生。饒於財。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版廢者。輒不惜重貲。故黃氏百宋一廛所藏。初歸汪閬源。後亦散布而入滬瀆矣。魏鶴山毛詩要義三十八卷。阮文達采進遺書時。亦未見之。泰峯乃搜獲曹楝亭舊弆宋槧本於嘉興。海內更無第二本。遂卓然爲宜稼堂數十宋槧之冠。

莫子偲好古槧

獨山莫子偲大令友芝好古槧。生平所見宋元舊本書。不可勝數。曾著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所載宋槧本四十七種。金元槧本三十種。明槧本十六種。舊鈔本三十八種。悉就同治乙丑迄己巳數歲中客游所見者。或解題。或考其槧鈔善劣。或僅記每葉行字數目。或並錄其序跋。及經藏家跋語印記。皆經眼時隨筆

志之。以備省覽。子偲世居黔南影山草堂。舊藏粗備。及遭亂。散佚殆盡矣。

同治壬戌初夏。子偲之弟祥芝自祁門至安慶。告子偲曰。黟縣宰張廉臣有唐人寫說文木部之半。篆體似美原神泉詩碑。楷書似唐寫佛經。栝栢諱闕而柳卬不闕。例以開成石經不避當王之昂。蓋在穆宗後人書矣。子偲因命錄副以來。廉臣見祥芝分毫摹似。倉猝不得就。慨然歸之。近人獲蜀石經殘拓。寶過宋槧。矧此千歲祕笈。絕無副迻。直爲海內經籍傳本之冠。不僅僅壓皖中名蹟也。廉臣。名仁法。陝西山陽進士。

子偲爲曾文正公所契。屢欲官之。不可得。顧乞文正檄。徧訪江南遺書。凡平生所見奇書古碑。輒以類記之。此過眼錄若干卷之所以成也。

咸豐辛酉八月。文正既克復安慶。部署粗定。乃從子偲之言。命其采訪遺書。商之其弟忠襄。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讎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子偲亦與焉。住冶城者。有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

也。汪頌蔚題書庫抱殘圖云。湘鄉相公老開府。手掃欃鎗扶日月。邵亭兀兀求遺書。四部先刊甲與乙。朱孔彰曾祠百詠云。劫歷紅羊失五車。濃香班馬選梨初。欲將節義風天下。先刻船山百卷書。落花碧草冶城東。丞相車來訪侍中。漢代經生都老去。春光寂寂月華宮。

王鼎臣藏宋槧孟子

好古者重宋板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每笑其癡。而是時宰崑山之王鼎臣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得宋槧孟子。舉以誇陳。陳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櫝出。櫝啓。中藏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本。陳問之曰。讀此可增長知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不能。陳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弆之。陳大笑而去。

德宗稽古右文

德宗親政。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陸鳳石相國潤庠時值南齋。語之曰。天祿琳瑯初集之書。向儲圓明園。燬於兵火。二集各書。聞在宮中。汝可詣宮中藏書處試檢之。陸往檢。書雖多。俱與二集目錄不合。覆命。上沈吟良久。曰。昭德殿尙有書數屋。恐是矣。昭德殿。宮中最後殿也。翁相國同龢在側。請與陸同往。殿扃鐍久。凝塵數寸。無從措手足。翁陸共出銀十兩。給守殿太監。爲掃除費。次日復往。則宋元明鐫本頗多。且有精鈔本。然以二集目錄證之。亦非也。有舊閹知其事者。謂聞諸前輩。此蓋嘉慶初欲編天祿琳瑯三集。而未行者。翁陸乃擇最精數種上呈。置玉案。備乙覽焉。（有乾隆朝翰苑分書袖珍昭明文選一部皆詞臣工書者）第一册首葉有高宗御容。德宗以此書置案頭。時一展覽。頤和園駐蹕。亦攜以自隨。光緒癸巳甲午間。上習聞翁說。頗究碑版目錄之學。翁亦時以新出版本進。上甲午五月初。召見惲毓鼎。首問翰林院藏書及永樂大典所存册數。又問近有新出金石否。

蔣香生藏書於書鈔閣

蔣香生太守鳳藻。家世貨殖。納貲爲郎。嗣以知府分發福建。補福寧守。爲陳伯

潛閣學寶琛所論。奏請開缺送部引見。遂不出。香生雖起自素封。未嘗學問。而雅好觚翰。嗜書成癖。在閩。納交周季貺司馬。盡傳其目錄之學。又與仁和魏稼孫鹺尹談金石甚契。頗得其緒餘。閩垣未經國初兵燹。徐與公謝在杭及近時帶經堂陳氏遺書。流落人間者。輒留心搜訪。多歸插架。季貺罣誤遣戍。貧以三千金。季貺盡以所藏精本歸之。遂蔚成大國。舊鈔本北堂書鈔。乃孫淵如嚴鐵橋所手校。乃築書鈔閣貯之。屬葉鞠裳校勘。刊刻鐵花館仿宋本六種及心矩齋叢書。一字異同。郵筒商搉。至於再三。不可謂非精於鑒別者矣。

蘇州自咸同以來。壇坫闃如。一二達官之好古者皆在朝。鄉居士大夫無能提倡。而猗頓之徒。奉錢神為職志。三君八顧。謚為至愚。百宋千元。駭若河漢。香生少通倪。不矜細節。尤為里中兒所賤簡。聞其收藏書籍。譁然相告。引為破家之殷鑒。及香生歿。而市駿者懸巨金以求發篋。則又動色嗟訝矣。

孫銓伯為宋板孫

孫銓伯貳尹鳳鈞。杭州人。所藏單行本魏志撫州本公羊。皆世間絕無之本。簿錄之學。一時無比。人呼爲宋板孫。

崇雨鈴富藏書

崇雨鈴方伯恩。宗室也。富藏書。身後爲琉璃廠肆雅堂捆載而去。裝潢精整。觸手如新。葉鞠裳嘗得其所藏劉燕庭金石苑。卷首一印。曰雨鈴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寶之。庶傳久遠。其餘藏印。曰玉牒崇恩。曰繡滸精舍。曰繡滸老漁。曰壺青閣。曰滄園。曰敔翁。曰澗郁。

繼幼雲藏書於星鳳堂

漢軍宜春宇侍郎振。楊氏也。有弟曰繼振。字幼雲。富藏弆。有書數十萬卷。不獨金石古泉也。後漸散佚。葉鞠裳嘗得其奇零小種。藏印纍纍。每册有楊字圓印。石筝館猗歟又雲印。卷首有長方亘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

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興數語。愛惜臻至。可云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并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又題後云。予藏書數十萬卷。率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未敢輕事丹黃。造刦楮素。至簡首卷尾。鈐朱纍纍。則獨至之癖。不減墨林。竊用自喜。究之於書不爲無補。

路子端藏書於蒲編堂

路子端名愼莊。盩厔人。閏生子也。閏生以制藝聞於世。子端獨篤志好古。藏書六萬餘卷。多宋元雕本。有蒲編堂書目八十卷。嘗慨魏晉以前之書。多名存篇佚。因取他書所引證者。一一析而出之。其後人筮仕於淮。光緒乙酉秋。捆載遺書至吳求售。葉鞠裳曾得舊刻數種。中有正統本兩漢書。而陳簡莊所歎爲至佳者。則爲丁泳之所得。

劉泖生傾囊購善本

江山劉泖生直牧履芬性嗜書。遇善本。必傾囊購之。其不能得者。輒手自鈔錄。日課數十紙。終日伏案矻矻。未嘗見其釋卷以嬉也。其所藏。有元刻郭茂先樂府陸敕先校本。蓋儲之祕笈者。

高碧湄大令心夔謂屢訪泖生。恆見其以面覆書。書上下五色相剌。字紉句緝。充篋溢架。耳目所際。身所周旋者。皆書也。寒暑晦明。殆不徵其氣候。與游八九年。樂未有以徙也。

楊惺吾訪書於日本

楊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於鄉。選黃州府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因自號鄰蘇。光緒庚辰夏。從香山何如璋使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尙存之語。頗思搜羅放佚。乃日游於市。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奝然未獻之書。旋交其醫士森立之。見其與澁江道純同撰之經籍訪古志。乃按錄索之。會遵義黎庶昌代何而任公使。議刻

古逸叢書。楊爲之力任搜訪。而藏於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幣得。屬有天幸。楊行篋所攜之古金石文字。多日本人所未見。彼此互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紛集於篋。每得一書。卽爲考其原委。而成日本訪書志。辛丑乃梓以行世。楊之初至也。書估於舊板尙不甚珍惜。及楊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値而相與爭。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明之嘉靖本。亦視爲祕笈矣。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爲我國所未聞者也。至其經註。多有虛字。實沿於隋唐之遺。卽其原於北宋者。尙未盡删削也。

當我元明間。日本收藏家。足利官學而外。以金澤文庫爲最古。今日流傳古本。泰半爲其所遺。次則養安院。當我明季時。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此外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雖楓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彥澀江道純小島尙質森立之及多喜氏多村氏多紀氏。皆爲有名之儲藏家。楊所得。大抵諸家之遺也。

日本有力之家藏書於土藏雖屢經火焚而不燬至於鈔本則用繭紙堅韌勝於布帛。故歷千載而不碎。至其藏於高山寺法隆寺之佛經經史古本。亦皆完整如新蓋日本崇尙佛法。卽有兵戈。例不燬壞也。楊在日本時。日本維新伊始。唾棄舊學書所有善本。悉以賤價得之。殆盡。滿載海舶以歸黃州。有屋數十間。充棟焉。久之日人乃大悔。後四十年。其國人岩崎氏以日金十一萬八千圓。購歸安陸氏書二十萬卷有奇歸。島田彥楨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考。猶述其事以爲聊足報復云爾。張文襄總督湖廣。聘楊主兩湖書院勤成存古兩學堂講席。充通志局編纂。奏保內閣中書。京師禮學館聘爲顧問。旋改知縣。

丁竹舟松生藏書於嘉惠堂

杭州藏書家。舊稱趙氏之谷林意林誠夫。乾隆時。開四庫館徵書。猶首及之。丁氏於國初遷自紹興。五傳至掌六。慕其先世聞人名顗者藏書八千卷。作小樓於梅東里。子洛者觀察英嘗往來齊楚燕趙間。遇祕笈。輒載以歸。孫竹舟主政

申松生大令丙又克濟其美。雪鈔風校。益其不足。

咸豐辛酉冬。粵寇再陷杭城。竹舟家室遭毀。其與身幸免者。僅周易本義一書。旣出穽。目擊文瀾閣書遭摧裂。因於宵深趨閣。手拾肩負。旬日間得萬餘冊。藏之僻地。始跳身滬上。迨杭城克復。重還里居。依類編目。陳於大府。借儲杭郡學尊經閣。左文襄公宗棠爲題書庫抱殘圖以張之。竹舟慨汪氏振綺諸家所藏。渺不可得。即天一范氏有明所遺。合族所守。亦蕩焉渺焉。念斯文墜地之厄。發覆簣爲山之思。以閣目爲本。以附存爲翼。節食縮衣。朝蓄夕求。遠自京師。近踰吳越。外及海國。或購或鈔。隨得隨校。積二十年。聚八萬卷。視閣目幾及九成。較樓額已踰十倍。浙省奏開書局。多藉其家藏本以備校勘。

先是。譚文卿制軍鍾麟撫浙。謂興廢舉墜。莫亟文瀾。乃令松生經營閣工。一載而竣。遂奉遺書還藏舊地。閣事畢。因檢家藏四庫著錄之書。作堂儲之。額曰嘉惠。以曾奉嘉惠藝林之上諭也。別以存目之書。與書出較後未經採入四庫者。庋之八千卷樓。繩祖武而志舊德。又於嘉惠堂後築室五楹。上爲八千卷樓。又

闢一室於西。曰善本書室樓曰小八千卷樓。樓三楹。中藏宋元刋本約二百種有奇。擇明刊之精者。舊鈔之佳者。及著述稿本。校讎祕册。合計二千餘種。附儲左右。若四庫著錄之書。則藏諸八千卷樓。分排次第。悉遵簡明目錄。綜三千五百部。內待補者一百餘部。復以圖書集成全唐文附其後。凡四庫之附存者。已得一千五百餘種。分藏於樓之兩廂。至後八千卷樓所藏之書。皆四庫所未收採者也。以甲乙丙丁標其目。凡得八千種有奇。如制藝釋藏道書。下及傳奇小說。悉附藏之。計前後二樓。書廚凡一百六十。分類藏儲。以後歷年所得之書。皆因類編入。倘有遺珠及續得者。其子和甫中翰立中。則撰續志數卷以繼其美。光緒丁未。以經商失敗。驟耗億萬。虧公帑。官中責償。盡鬻其產。始免。而藏書遂爲金陵圖書館物矣。

陸存齋藏書於皕宋樓

自粵寇亂後。書爲一厄。屹然負藏書兩大家名者。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與丁雨生中丞也。二人以爭買書至絕交。

道光時。上海郁泰峯茂才以六百金得元刊玉海於揚州鹺賈家。同治初。雨生撫江蘇。存齋過其官舍。出以相誇。並載入潛靜齋書目。所稱墨光燭天者是也。存齋自閩罷官歸。有以郁氏書求售者。閱其目。是書在焉。詢其何以能歸郁氏之由。知雨生嘗乞應敏齋方伯寶時介紹。至郁氏閱書。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餘種。令材官騎士擔負而趨。時泰峯已逝。家中落。諸孫尙幼。率其孀婦。追及於門。雨生不能奪。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輿中。其卷帙多者。僅擕首帙而去。後經敏齋調停。以宋板世綵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刋地理新書等十種爲贈。餘仍反璧。存齋始大悟。蓋同治壬戌。存齋隨李筱泉制府瀚章榷稅廣東。始與雨生共事。時方以廬陵令失守免罪。尙未開復也。及存齋備兵南韶廉。雨生亦權蘇松太道篆。存齋奉諱歸田。則雨生已開府矣。存齋以訪書至蘇。雨生必先屏車騎過訪。尊酒談藝。極文字之樂。而不意其後竟以爭搜古書成隙也。

存齋藏書。與丁竹舟松生同時著稱於浙。而所藏尤富。頗多四庫未收之本。中

有宋版書二百部。故自顏其居曰皕宋樓。蓋其自閩歸田時。已有書百匱。及歸而求之益勤。至光緒壬午。凡得書十五萬卷。而坊刻不與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鈔手校者。儲之皕宋樓。若守先閣。則皆以後刊及尋常鈔帙。按四庫書目編序。而以晚近著述之善者附益之。

存齋既歿。其家中人以之售於日本人岩崎某。載歸。貯之靜嘉堂文庫。日本所藏吾國書。曩缺史部集部。及得此。舉國相慶矣。

某富翁得宋刻元祕史

某富翁好骨董。其實以耳爲目者也。一日。有持宋槧書求購者。謂確爲百宋一廛精品。指封面曰。此宋五彩蜀錦也。指標簽曰。此澄心堂畫粉冷金牋也。指簽下襯紙曰。此宣州舊玉版也。富翁大喜。以三百金得之。翌日持以示人。相與稱羨不置。忽一人從旁大笑曰。封面標簽襯紙。皆宋物矣。何以書爲元祕史耶。豈宋時已預刻之耶。富翁大慚。

某書肆之圖書集成

賄賂之風。盛行久矣。然初猶稍有忌諱也。或以骨董書籍書畫爲媒。聞琉璃廠某書肆有圖書集成一部。定價萬金。賂權貴者。多以此首列禮單。非必受書者之爲藏書家也。然屢鬻屢受。而書仍在廠。衆皆知此書爲萬金之代價矣。至孝欽后二次垂簾聽政時。但書一券。並此代價之品無之矣。而圖書集成。遂亦不知所往。

朱子清藏書於結一廬

咸豐庚申。英人焚淀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卽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得之最多。其長子澂字子清。次子溍字子安。先後以道員需次江寧。子清亦好聚書。家藏既富。又裒益之。精本充牣。著結一廬書目。光緒庚寅。子清病歿。遺書八十櫃。聞盡歸張幼樵副憲佩綸。張爲修伯之女夫也。

江建霞考訂宋元本行格

書之尙異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洎毛錢季徐何而大昌焉。書之記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館黃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備焉。蓋古

入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區皆著有定衡也。元和江建霞京卿標嘗撰宋元本
行格表。屬湘潭劉肇隅編校之。劉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隱括之。
其自四行至二十行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之先少後多。悉依江說。詳注引
用之書。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繙宋本明仿宋本者。苟非確有取證。則概
附卷末焉。

湯柏龢涉目錄之學

揚州書賈湯柏龢稍涉目錄之學。樂與名士游。有都門廠肆大賈風。臨桂況夔
笙太守周頤客揚二年。與之晨夕過從。往往清譚逶晷。不聞世俗之言。夔笙曰。
斯人如蜀岡楊柳紅橋璧月矣。

壽伯福藏元刊湯液本草蘭室祕藏

衡山陳伯商編修鼎官京師日。曾於琉璃廠坊肆購得元太醫院所刊湯液本
草蘭室祕藏。字脚紙質。與元刊事文類聚無異。固元時印本。蓋即常熟邵齊燾
所曾藏者。第非黑口耳。後轉入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家。光緒庚子拳亂。八國聯

軍入京。法兵入其室。取以作薪矣。

蔣子貞藏元刊斷腸集

海寧蔣子貞名學堅。藏元刋朱淑眞斷腸集。爲道古樓故物。有年矣。卷末有黃蕘圃跋。道光丙午。其尊人與孫次公于辛伯李壬叔作消寒會。嘗以此命題。于詩仿樊榭論詞體。極工。詩云。愁絕黃昏月上時。文人詞誤女郎詞。任伊銜郤千秋恨。我怪小長蘆釣師。蓋淑眞元夜生查子詞。實六一居士作。後人誤編爲淑眞詞。遂妄議其不貞。朱竹垞詞綜亦未更正。得此詩可雪其寃矣。

內閣大庫積書

宣統己酉。開館修德宗實錄。於是有修理內閣紅本大庫之舉。庫積書甚多。率皆元時由宋都宮中運至者。自明以來。遞有增益。皆置架中。六七百年。塵封蠹蝕。或請於主者。逐架清理。計得書十餘萬册。然多重複及州縣志書。若硃批諭旨者。卽有一百三十餘部。其餘官書亦多。清釐既畢。以箱盛之。送學部。擬藏之圖書館。其黃册（錄上）紅册（錄交）乃留內閣。歷科殿試策。亦送學部。責學中有宋

時宗譜。一爲仙源類譜。計百五十餘卷。存十餘册。並記近支者。一爲宗藩慶系錄。約一百七十餘卷。存二十餘册。則記宗室也。二書皆書官名人名。惟仙源類譜具生卒年月。並公主嫁何人及改嫁。均詳列。又睿忠親王多爾袞致明史忠正公可法書稿。僅存其半。別有致唐通馬科二書。則向所未聞也。二書並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各一紙。曾有人用攝影法印之。

涵芬樓藏書

宣統己酉。張菊生創設圖書館於海濱。凡得一萬二千餘種。其中宋刋元槧精校舊鈔之本。則五百有奇。因以所得古書影模行世。館曰涵芬樓。附屬於商務印書館之編譯所。其地在寶山路。密邇滬寧車站。寶山路實隸寶山。而過客寓公之心目中。則無不以上海視之矣。樓中附藏西文書三千八百有奇。和文書五千有奇。中外報章及圖畫各四百餘種。照片三千餘張。此皆就辛亥以前言之也。樓所藏之書中有明永樂大典。

我國鉅籍。有永樂大典。都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明成

祖勅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癸未秋。成於戊子冬。冠以御製序文。廣孝等進書表初名文獻大成。後改今名。徒以卷帙過鉅。未能刊木。孝宗好讀書。常置案頭。嘉靖壬戌禁中火。世宗亟令救出。幸未燬。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橅鈔一部。隆慶丁卯始畢。正本留乾清宮。副本存皇史宬。

朱竹垞官檢討時。訪尋未獲。每太息曰。當爲李自成襯馬蹄矣。然實藏於翰林院署也。蓋國初以皇史宬藏實錄。遂將大典移貯焉。時李穆堂在書局。首先借觀。全謝山方寓李邸。因與李定爲日課。日盡三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一日所簽。或浹旬未畢。其難如此。會纂修三禮。謝山語總裁方望溪曰。鈔三禮之不傳者。而副本缺少幾及二千卷。擬奏請發宮中正書補足之。後未果。祁門馬嶰谷曰琯。仁和趙谷林昱。均爲謝山致鈔資。而謝山改知縣。未久於其事。杭堇浦續禮記集說所采元人說。則半出於大典也。

紀文達公在翰林署齋戒。署有敬一亭。偶過之。見藏有大典。於是直宿之暇。輒翻閱一過。即已記其大略。乾隆壬辰。開四庫全書館。文達爲總纂。全書經一手

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也時大興朱笥河學士筠則請將大典中古書善本世所罕見者。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以復舊觀。得旨允行。計編入四庫書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第諸書輯散爲整。考訂不易。有業經輯出而未進呈者。如宋元兩鎭志奉天錄九國志之類。亦復不少。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正本遂燬。而修全唐文時。大興徐星伯松曾鈔出宋會要五百卷。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河南志四卷。祕書省續到闕書二卷。仁和胡書農敬鈔出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大元海運記一卷。孫文靖公爾準鈔出仇遠山村詞。道光戊子重修一統志。嘉興錢心壺儀吉曾奏請重輯大典未盡之書。諭俟統志修畢再行核辦。時某相國頗以爲多事。逮一統志成。而西陲兵起。心壺亦降官。遂無人理此事矣。原書萬餘册。庋敬一亭。蛛網塵封。無人過問。咸豐庚申。與英法議和。使館林立。密邇翰林院。書遂漸漸遺失。

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門。所庋大典。不及五千册。嚴究館人。交刑部斃於獄。

而書無著。丙子。尙有三千餘册。每册高二尺。廣尺二寸。粗黃布連腦包過硬面宣紙朱絲闌。每葉三十行。行二十八字。朱筆句讀。書名或朱書或否。其書零落不完。絕無鉅帙。繆筱珊太史荃蓀曾鈔出宋十三處戰功錄。曾公遺錄。順天志。瀘州志。宋中興百官題名。國淸百錄諸書。至癸巳。而僅存六百餘册。庚子之亂。燬翰林院以攻使館之背。舊藏被焚。閒有爲聯軍兵士所得者。或用以代薪。或輾轉出售。於是涵芬樓遂從而得之。

穆緝香阿藏邸鈔

穆緝香阿。字向九。滿洲鑲紅旗人。同治朝。嘗以御史出守蒲州。家藏邸鈔最富。自國初以來幾備。與筠圃中丞鄂順安之收藏歷科闈墨。同爲一時佳話也。

收藏家喜刻書

海內收藏家喜刻書。仿宋元本。有絕精者。校勘之勤。更非元明所及。如鮑廷博之知不足齋。伍崇曜之粵雅堂。皆以私家之力而刻書至數百種。其刻至數十種者。尤數見不鮮。

丁善之論仿宋板

丁善之二尹三在家富收藏。其祖竹舟主政叔祖松生大令刻書甚多。濡染既久。故於刻書之仿宋法。日夕研究。深有所得。嘗曰。中古書契之作。手續繁而功用簡。刻竹以爲記載。汗簡以蘄保存。至不便也。自隋開皇時。雕撰遺經。鏤版以始。唐五代因之。至北宋而其道大備。其時刊本率由善書之士。謄寫上版。故字體各異。元以降。趙松雪之書盛行。刻書者多仿其體。明隆萬間。乃有專作方體之書工以備鋟版者。卽今日盛行之宋體字也。

北宋刊本之以大小歐體字刻版者。爲最適觀。以其間架波磔。穠纖得中。而又充滿。無跛踦肥矬之病。乃閱時既久。歐體寖失。遂成今日膚廓之字樣。好古者遂有歐宋體字之倡導。非矯同。實反古也。

高宗稽古右文。嘗從侍郞金簡之請。令於武英殿校刊古今書籍。曰聚珍板。乃棗木所製也。旋又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各種之製作。及海禁既開。西洋輸入鉛製活字及機器印書之法。始由香港教會製我國字。專爲排印教會書籍之

用。時稱香港字。其分寸若今之四號字。未幾而日本推廣大小鉛字七種。以供我國印書之用。謂之明朝字。人咸便之。活字印書之業乃大盛。

今之號稱能自製活字以應印書之求者。特由日本所輸之字轉製以成。非能寫刻字樣以爲之也。故字體所限。僅爲膚廓之宋體字一種而已。

板本之所以貴乎北宋者。非徒以其古也。其字體之端嚴。刊刻之精良。實爲各種刊本之冠。今人有鑒於此。因製爲歐宋體活字焉。其法。刻木模蠟笵銅澆鉛。經種種手續而成方體字七種。長體字三種。扁體字三種焉。

毛子晉刻書

毛子晉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父虛吾彊力耆事。尤精於九九之學。子晉生而管謹。好書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篝燈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爲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太學。屢試南闈不得志。乃棄舉業。一意爲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所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峯

蕘竹堂婁東萬卷樓後。則數海虞。然順治庚寅十月。絳雲樓不戒於火。而巋然獨存者。惟毛氏汲古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鮫肆。既怖急。又踴躍焉。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縝滑。稚可寶玩。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繙諸部。讎其譌謬。次第行世。滇南官吏。至不遠萬里。遺厚幣以購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

蓋子晉髫齡卽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錢牧齋初學集有毛母戈孺人序亦空文不具事實）解之曰。卽不幸以鋟書廢家。猶賢於摴蒱六博也。迺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羨之矣。其所鋟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爲。子晉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句爲證曰。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爲誤也。子晉固有鉅財。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

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爲不逮。竹頭木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刌。郎米鹽瑣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且望。則率諸子拜家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爲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嫺禮義。彬彬如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闚其喜慍。及其應接賓朋。等殺井井。顧中庵嘗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夾袋册耶。明崇禎壬午癸未間。徧搜宋遺民忠義二錄西臺慟哭記與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順治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歎曰。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郎予亦不知其何爲也。

明亡。子晉杜門著書以自娛。無矯矯之迹。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爲佳日社。又爲尙齒社。烹葵翦鞠。朝夕唱和以爲樂。閒或臨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嘑童子摹搨數紙。然後去。子晉雨後與太倉陳言夏探鳥目諸泉。窮日之力。言夏飢且疲矣。回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頓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居鄉黨。好行其德。篤於親戚故舊。

其師若友。如施萬頼王德操輩。或槖饘終其身。或葬而撫其子。建黃涇諸橋。亙一十八里。無望洋褰涉之苦。歲大饑。則振穀代粥。周鄰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嘗賦詩贈之曰。行野漁樵皆拜賜。入門僮僕盡鈔書。見之者皆謂爲實錄也。

朱竹垞刻絕妙好詞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不得已而出此。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爲雅人深致也。時人謂之雅賺。何義門曾於讀書敏求記跋其後云。絳雲樓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一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口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成。扃之篋中。出入每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既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黃金翠裘與侍書小史。啓鐍得之。豫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爲竹垞所詭得。且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顧澗薲刻宋本爾雅

顧澗薲嘗得明嘉靖時吳元恭本爾雅郭注三卷。序而重刻之。吳本原出宋槧。遠勝俗刻之譌脫。經文有與開成石經不合者數處。如釋宮屋上薄。石本作簙。釋天何鼓。石本作河。釋水縣出。石本作懸。石本未必是。板本未必非。又如接慮李之椄從木。姑䪥之蛣從虫。蓋相承如此。仍足資考訂也。

張青在重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

張菊生之六世祖名宗松字青在號寒坪者。康熙末葉海鹽之詩人也。老困場屋。躭吟詠。著有捫腹齋詩詞。嘗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以劉須溪評點品藻甲乙。有所未當。特芟去之。又惜其無年譜。因以本傳補之。又失去魏鶴山序及卷三十卷五十兩末葉。訪求畢世終不可得。及卒。其弟芷齋在知不足齋主人飽渌飲處。鈔得魏序而補刊之。菊生復購得原板一部。則年譜及卷三十卷五十兩末葉。均赫然具在。將影印以行世也。

席玉照刻書

自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皆陵替。而常熟刻書之風浸微。然亦未嘗絕也。如席玉照孫慶曾魚虞巖皆斤斤於雪鈔露校。衍其一派。惟多留心於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於經史轉畧矣。玉照名鑑。藏書極富。所刻古今書籍。板心均有掃葉山房四字。

陳東爲刻書

陳東爲。名春。蕭山人。以村居僻左。尠所聞見。蓄疑未達。則求教於邑中有道之士。得以讀其所藏之書。於汪吏部蘇潭。尤契洽也。蘇潭家富圖籍。而搜訪不倦。每得善本。輒以相示。東爲之尊人高年耽寂。自號沖虛。七十生朝。蘇潭持手校列子張汪爲壽。東爲爲之梓印。由是益思流布祕籍。謀之蘇潭。遂擇考證經史有裨實用者。次第寫版。東爲家藏書之處曰湖海樓。

安麓村刻書譜

乾隆時。鹺賈安麓村重刻孫過庭書譜數石。以袁子才主持風雅。餽二千金求袁題跋。袁僅書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二十

二字歸之。安已喜出望外矣。

李南澗刻書

錢竹汀嘗謂李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百夫長。而胸有萬卷書。生長於北海。宦於南海。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由進士謁選。得恩平。調潮陽。擢桂林同知。刻有貸園叢書。手自讎校。竹汀贈南澗詩。有養廉半付刻書錢之句。其惠定宇九經古義刻成。寄示周書倉詩二十韻。中有云。直回秦室火。終食孔庭膰。

伍崇曜刻書

粵雅堂叢書百八十種。校讎精審。多祕本。幾與汲古之毛知不足齋之鮑如驂靳。每書卷尾必有題跋。皆南海譚玉生舍人瑩手筆。間亦嫁名伍氏崇曜。蓋伍爲富人。購書付雕。咸藉其力。故讓之。伍氏所刻書。尙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楚庭耆舊集七十二卷。復影刊元本王象之輿地紀勝。皆譚爲之排訂者也。

諸藏書家刻書

黃蕘圃重刊國語國策。皆顧澗薲爲之手定。精妙過於宋本。又如鄱陽胡氏刻文選資治通鑑。陽城張氏刻禮記鄭注。陽湖孫氏刻說文解字唐律疏義。全椒吳氏刻韓非子。吳門汪氏刻單疏本儀禮。款識字體。全摹宋本。皆出澗薲手。

潘士成刻叢書

潘士成海山仙館叢書。雕刻極精。以善本著名南中。禁煙一役。外兵陷粵城。全書板片均爲法人所獲。與軍用品物。隨船西運。陳列於巴黎博物院矣。

鮑淥飲刻叢書

叢書之刻。至國朝而始多。歙之鮑。吳之黃。金山之錢。最爲精審。張文襄所謂五百年中決不泯滅者也。然黃蕘圃士禮居叢書專重景宋本。錢熙祚之守山閣叢書專取四庫之秘本。猶嫌其經說及考據書太多。而唐宋說部及前人遺集獨少。惟鮑淥飲之知不足齋三十二集。四部畢收。雜史小說尤夥。所據者皆精本足本。絕無明人專擅刪改之弊。且巾箱小册。最便流通。蓋搜羅既博。多與乾

嘉諸老往還商搉。於古刻之優劣。鑒別之方法。收藏家傳授之源流。皆洞悉無遺也。

錢鼎卿雪枝刻書

錢熙輔。字鼎卿。金山人。嘗官蕪湖教諭。其婦翁吳省蘭輯刊蓺海珠塵。至八集而止。熙輔乃續輯壬癸二集以竟其業。鼎卿有弟爲雪枝通守熙祚。好表彰古今祕籍。輯刊守山閣叢書及指海珠叢別錄素問靈樞。凡數百種。阮文達序其書。謂於人謂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當道以築海塘伐石。雪枝之尊人謂爲無益。其地廬墓以千計。徒被毀掘。命雪枝倍其輸以告當事。始得已。由是閭里相與慶於路。乃構宗祠於麓。復爲閣以貯藏書。顏曰守山。蓋自其祖羽章居此。垂二百載。冏冀與此山相守於無窮也。

杭州文瀾閣在西湖孤山下。功令。願讀中祕書者。許領出傳寫。乙未冬。雪枝輯守山閣叢書時。苦無善本。約同人僑寓湖上之楊柳灣。其地去孤山一二里許。面

湖環山。上有樓。樓下集羣胥。間日掉扁舟。詣閣領書。鈔畢則易之。同人居樓中校讎。湖光山色。滉瀁几席間。意豁如也。是役也。校書八十餘種。鈔書四百三十二卷。同游六人。雪枝而外。金山顧觀光。平湖錢熙咸。嘉興李長齡。南滙張文虎。及鱸鄉教諭熙泰。鱸鄉。亦鼎卿之弟也。

寶石山之半。有宋十三間樓舊址。爲宋蘇東坡守杭州時治事之所。後入彌勒院。郡人瞿世瑛重葺之。己亥庚子秋。鱸鄉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兩寓之焉。樓前爲後湖。夾岸卽錦帶橋。動止餐寢。皆在竹陰嵐翠中。

姚彥侍父子刻書

姚彥侍方伯覲元。歸安人。文僖公之孫也。由農曹出爲川東道。閻忠介公筦農部。彥侍與楊鵠山同被劾罷官。乃僑蘇州蕭家巷。有子慰祖。字公蓼。亦好藏書彥侍曾刻咫進齋叢書。公蓼別刻晉石厂叢書。而僅成吳興藏書錄經籍跋文鄭氏學錄古今僞書考四種。晉石厂者。彥侍在蜀。得晉楊宗石闕題字。攜以東歸。因顏其藏書之室也。

章碩卿刻書

同治時。會稽章碩卿大令壽康。隨宦蜀中。時蜀中游宦子弟。類皆鮮衣怒馬。絲竹盧雉。吟朋狎客。三五成羣。號爲豪舉。章獨單衣蹩步。躑躅會府街後宰門書肆中。久之。書賈日集於門。自滇鄂販書來者。無不投之。各如其意以去。所收乃大富。又復廣拓金石。鑒別書畫。與繆筱珊錢徐山錢鐵江宣麓公沈吟樵輩交。意氣益發舒矣。光緒丁丑入都。廣收書籍。揚蘇書賈聞風而來。捆百箱至鄂。乙酉。宰嘉魚。以玩視民瘼。日以刻書爲事。被劾解職。乃大困。因舉所藏金石碑版書板悉售之。遂鬱鬱以卒。

王幼霞刻宋元人詞

王幼霞給諫清通温雅。初耆金石。後迺嫥一於詞。其四印齋所刻詞。旁搜博采。精審絕倫。雖汲古之毛。弗逮也。幼霞有宅在桂林。曰燕褱堂。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鏤花牆。納湖光牆外卽榕湖。幼霞有鼻病。致憎茲多口。然不足爲直聲才名玷也。

吳印丞影刊古本詞

仁和吳昌綬。字印丞。善屬文。初爲諸侯賓客。嘗佐呂尙書海寰吳侍郎重憙幕。以少時隨宦吳中。習公牘章奏箋啓。故尤工也。尤好刻書。宣統辛亥冬。朱古微見其雙照樓影刊詞目所載者。有影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影宋本閑齋琴趣外篇六卷。影宋本晁氏琴趣外篇六卷。影宋本酒邊詞一卷。影宋本放翁詞一卷。影宋本可齋詞七卷。影宋本蘆川詞二卷。影宋本石屏詞一卷。影宋本梅屋詩餘一卷。影元延祐本知常先生雲山集一卷。影明正德仿宋本花間集十卷。影明洪武遵正書堂本草堂詩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影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影日本五山仿元本中州樂府一卷。蓋皆宋元明本影刊於武昌者。成矣以須絕精之奏摺紙。最上之御製墨印之。所費不貲。猶有待也。聞嘗印一種。僅七十葉。已値銀幣三圓矣。

汪穰卿刻叢書

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壯遊南北。數於書肆搜覓祕書。且假錄於朋好。故所得

罕見之書頗多。屢欲刊刻行世。以絀於財力而止。晚年。乃議用活字版。次第排印。以六册爲一集。曰振綺堂叢書。宣統辛亥十二月。初集甫竣。而已逝於天津矣。

日本人刻郭頻伽集

郭頻伽靈芬館全集。粵寇亂後。其板久毀。書亦流傳不多。日本獨有精楷石印者。其字秀媚疎朗。大抵出於閨閣之手。紙墨印刷均佳。初視之。幾不辨其爲鈔本爲印刷也。懷獻侯嘗見之。

張則之有法書名畫癖

丹徒張則之名孝思。善鑒別。自言有法書名畫癖。上下古今。差其品第。辨其眞贋。眞若燭照數計。毫髮不爽。其家所藏甚富。聞有古人眞蹟。遠百里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也。得其眞。輒留連忘寢食。不能去。

聖祖愛董文敏書畫

明華亭尙書董文敏書畫。眞蹟絕少。而聖祖最愛之。當時海內佳品。玉牒金題。

彙登祕閣。惟題玄宰二字者。以上一字犯御名。臣下不敢進覽。故尙有流落世間者。

永瓛鑒別書畫

宗室輔國公永瓛。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甄別眞僞。凡經品題。骨董家輒居爲奇貨。汪文端公由敦嘗延其評隲家藏卷軸。撫摩終日。默無一言。臨行。文端送之登車。乃笑曰。米襄陽一帖。近眞蹟。稍宜寶貴。文端爲之爽然。

宋牧仲辨書畫

宋牧仲尙書犖自謂精於鑒別。凡法書名畫。但須遠望。便能辨爲某人所作。合肥許太史孫崟家藏畫鶉一軸。不知出誰手。宋見之。定爲崔白畫。座客有竊笑其妄者。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之字。衆始服。其判黃州時。王俟齋司理聞而未信。一日讌客廳事。懸一畫。宋自門外輿中辨爲林良畫。迨下輿。視其款識。果然。然字細如豆。遠望固不辨也。俟齋乃歎服。

魚振南藏古今名蹟

魚翼。字振南。自號烏目山樵。昭文人。明廉吏開封守侃九世孫也。所居爲臨街小樓。收藏古今名蹟甚夥。俗子請觀者。拔梯。不令上。有吾子行之風。撰海虞畫苑略。未竣。其子虞巖續成之。

高江村論法書名畫

高江村詹事士奇嘗謂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貲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饕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江村實有小印一枚。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

皮箄中之書畫眞蹟

康熙時。有士人遊京師東華門。見古董肆懸小皮箄。時方盛夏。思用以襯腕作書。頗涼爽。以二百錢得之。數日。皮縫裂。中藏東坡行楷十幅。倪迂山水十幅。皆眞蹟也。售之。得二千金。

王鶚起藏書畫

新陽王鶚起。名嗚超。濡染家學。喜元明人書畫眞贋入手立辨。而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輒解衣付質庫易之。弗惜也。尤留意搜訪邑中文獻。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輒躬自摹搨。考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

傅文忠受王吳惲書畫

乾隆時。傅文忠公恆以椒房貴寵。孝賢后文忠姊也盛極一時。會大小金川告平。高宗親爲賜壽。朝野上下爭相饋問。文忠不欲耗海內財力。乃告左右曰。凡以四王吳惲書畫饋我者受之。他則否。時去四王吳惲之世僅百數十年。尚不甚寶貴也。斯語一出。而四王吳惲書畫爲之一空。

畢澗飛藏書畫

畢澗飛。名瀧。號竹癡。秋帆制府胞弟也。風格沖夷。吐棄一切。獨酷嗜書畫。凡遇前賢筆墨之洽己趣者。不惜以重價購之。乾隆癸卯冬。馮金伯訪之。出示所藏宋元明人筆墨。皆眞蹟中之烜赫者。無一贋鼎。其於太常煙客南田墨井石谷麓臺諸家。所收尤爲精粹。幾於日不給賞。

陳仲魚藏書畫

海寧陳仲魚名鱣。生平無他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蓋仲魚之藏書亦富也。

孔熾庭藏書畫

孔熾庭者。家本曲阜。僑居粵東。爲至聖六十九世孫。少負書名。鑒別古人法書名畫。獨具精識。克溯淵源。篤嗜之極。雖傾囊倒篋。不惜典質。以富其藏庋。寓京師時。諸名宿咸攜所寶就評隲。人爭以趙子固稱之。咸豐時。其嗣懷民少唐兄弟銳學有文。又善書法。篤守其先人所遺。重購前所未睹而希有者。撰爲嶽雪樓書畫錄。上自唐宋。迄於元明。凡五卷。

潘順之藏書畫

潘遵祁。字順之。嘗鈔其封翁須靜齋雲煙過眼錄。言乾隆乙卯。大人偕青浦王蘭泉司寇及諸同人題名八十一卷之末。今重識歲月於後。蓋閱十八年矣。惜

忽忽返櫂。不能徧觀。僅展十餘冊。每冊後。皆有題。明人居多。另一冊。皆前賢題跋。首頁卽宋牧仲所題偈。余卽題名其後云云。

蘭泉善鑒賞。而順之又其世好。卷冊流傳。其來有自。展對之餘。尤足愉快。所錄多與黃蕘圃論舊刻書籍。伊墨卿言大林鐘。錢梅谿評淳化閣帖者。汪心農汪竹坪又常相往還。縱談書畫。其言當時蔣霞門有文沈唐仇金扇面四個。皆爲精品。青山綠水。仇爲出獵圖。極工細。唐畫折竹一枝。沈墨山水。筆意至爲蒼潤。如順之之所鈔錄。實有足多焉。其自叙云。先大父侍養家居。娛情翰墨。四方之士。以古今書畫圖籍碑版請質於大父者。咸侍坐獲觀焉。外大父謹庭先生。爲吳中藝林正法眼藏。先大父每至松下清齋。必出所藏相示。以是生平鑒別益多。暇時偶劄記其梗概。以志欣賞。不能盡載也。遵祁謹檢遺墨。彙鈔成帙。已不下百數十種。其中偶有一二展轉歸三松堂者。別而識之。先大夫嘗言世間寶物所在。必有神物護持。而一時寓目。等之過眼雲烟。不知他日流傳何處。此生得再遇否。爰姑記之。因謹題曰須靜齋雲烟過眼錄。蓋亦猶手澤存焉之意。且

以俟墨緣印證之資爾。咸豐五年乙卯七月三日遵祁謹識。

張夔鈞嗜近代書畫

侯官張夔鈞侍郎亨嘉嗜書畫。所收藏者。多近代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邈。非來歷眞確者。不敢有也。然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

六必居主人藏嚴嵩字

六必居醬園。在京師珠寶市。創於明。其匾額爲嚴嵩所書。蒼勁異常。康雍間。曾遭火。居主人以五百金雇人摘出其匾。別摹一方懸之。原額已韞櫝而藏矣。

高宗跋裴將軍詩卷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有曹彬林逋王亞夫王世貞王世懋題跋。高宗亦有御題。且書雄秀二字於端。

翁覃谿藏天際烏雲帖眞蹟

宋蘇文忠天際烏雲帖。翁覃谿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得之。而識其端云。此帖歸予齋。柯跋之尾張伯雨前五詩及吳原博跋。皆已失去。蓋原是橫卷。自項子

京時。已是册子矣。而翁氏深原印凡三十。翁字小圓印凡卅有七。其歸於予篋。豈非有前定耶云云。後以詩跋辨證。別裝爲册。且爲之作歌題跋甚多。至嘉慶壬申五月廿日。距得此帖時。已四十四年矣。又以有所考核而加題焉。

鮑淥飲藏元文宗永懷二字

鮑淥飲所藏元文宗御書永懷二字卷子。乃以藏經紙爲之。引首上有楷書方印曰法喜大藏。

李紉蘭集女士書爲簪花閣帖

長洲閨秀李紉蘭。名佩金。嘗集古今女士書爲簪花閣帖。囑陳雲伯大令文述。乞鐵冶亭制軍保之夫人如亭主人書之。亦以之列入焉。

齊畏三藏董文敏詩卷

董文敏送王侍御按黔詩卷。紙本。長可七尺。高可七寸。舊爲齊梅麓所藏。有齊學裘印。玉谿印。雙溪草堂鑒賞書畫印。戴光曾印。其詩格調。逼似于鱗。學杜之作。字若不經意。然有水流雲在之致。眞名蹟也。

詩云。繡衣持斧擁旌旄。戎馬間關氣象豪。報國肯回王子馭。酬知頻拭呂虔刀。皁雕彈事風霜筆。羽扇談兵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高。又云。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單車萬里遙。自昔長纓曾請借。卽今銅柱未重標。陰符圯上書三卷。令甲明廷詔六條。聖主宵衣瞻南顧。舞干何日罷征苗。後記云。送王侍御按黔。時有兵事。侍御兼視師之節。董其昌。下鈐董其昌白文方印。玉谿跋云。董宗伯送王侍御按黔詩。的眞唐音。折入少陵之室。其書如行雲流水。了無滯迹。又如游絲走空。逍遙自在。其神妙當與知者道耳。此卷昔爲先大夫梅麓公珍藏有年。手書其籤。什襲祕閣。不意於兵燹之後。復得見之。翰墨因緣。烟雲過眼。撫今追昔。感慨滄桑。兒年八十。久旅無歸。亦可歎已。姪孫畏三出此索跋。遂書數語而歸之。時壬午八月八日。客於申江城南天空海闊之居。星江齊學裘玉谿氏謹識。玉谿。爲梅麓長子。壬午。爲道光二年。

那文毅論鮮于伯機書佛教遺經

唐人書經。每一部。輒易一法。而卻一筆到底。絕無他法之間雜。那文毅公彥成

嘗見鮮于伯機所書佛教遺經。謂其遒古撇脫。有天馬行空之勢。趙松雪每以三紙易其一。得輒毀之。其見畏於名人如此。

祝華封得范忠貞百苦詩册

京師琉璃廠博古齋畫肆祝華封以孝聞。教子成立。某年。曾得一康熙十二年時憲書。內字蹟皆滿。大小濃淡。亦各不同。行款敧斜。迄無端字。紙背亦有字。甚至以香頭畫字。詳其文義。多幽鬱憤怨之詩。無年月。無名字。蓋收買卷軸時所夾帶者也。姑置之。不數日。又收一册頁。乃顧亭林楷書。卽繹此時憲書詩稿。一字不遺。乃知爲閩督范忠貞公承謨。爲耿精忠幽於土室五年所作之百苦詩。祝因裝爲一匣。以重價售之。惜時憲書兩面有字。不可裱也。

王荆門藏四十七家法書

諸城王荆門家藏有國初諸大名家墨蹟一册。爲其鄉前輩李漁村徵君渭清故物。漁村舉康熙乙未宏博。文名震都下。一時知名之士。多與之遊。因徵集各人法書成此卷。凡四十七人。人各一頁。或半頁。爲半頁者二。國初文獻。略具於

此。其尤著者。如王文簡田山薑朱竹垞毛西河陳其年施愚山曹升六謝方山湯文正彭羨門尤西堂潘次耕。尤爲希世之珍也。

楊惺吾藏北齊人書左傳手蹟

北齊人書左氏傳手蹟。凡一百四十六行。字體豐腴。爲日本柏木政矩舊藏。楊惺吾以重寶易得之。目爲驚人祕笈。末附長跋。足資印證。

鄭蘇堪題晉出師頌眞蹟

晉索靖所書史孝山出師頌。乃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鉤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其有文壽承十五跋者。的是眞蹟。卽明王弇州所謂文氏本也。光緒戊申三月。鄭蘇堪方伯孝胥題詩於上云。筆短意則長。二王無亘法。不見蕭子雲。幼安忽相接。

龍壽庵藏血經

蘇州半塘有龍壽庵。庵藏血經。血經者。元僧善繼刺指血寫華嚴經。血盡死而轉三生。始克竣事者也。庋木櫃。亘函數十。歲月久。血漬紙。紅褪作琥珀色。字視

寸楷略小。藏鋒渾勁。有顏魯公筆意。其上自宋文憲公濂作讚以迄晚近名卿巨儒。悉有題字。字優劣不一。而體數變。亦可以覘世運之遷移焉。有日人某賂以重金。欲購血經歸。僧懼地方官紳有責言不與。日人輒餌以偕歸。貲之終身。僧固勿欲。詎意日人之夜穴壁相盜也。幸僧覺。大呼。得免。

大內藏列代帝后聖賢名人圖像

列代帝后圖像。傳自明世。高宗嘗閱內庫。偶得展覽。遂命工重加裝飾。襲以綈錦。藏於禁城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冊。貯於工部外庫。慮其散佚。因附藏於殿之西室。俾虔祀焉。事竣。並勒石以示永久。

各像爲軸凡七十有七。宓犧氏像一。帝堯像一。大禹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眞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寧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

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寧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爲册十五。歷代帝王像一册。自宓犧氏起至宋寧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册。自宓犧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葉。宋朝帝像一册。自宣宗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寧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册。自宣祖后起至寧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册。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后止。凡九葉。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册。孔子世家像一册。至聖先賢像一册。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册。皆藏殿中。

大內藏萬年圖寶

萬年圖寶册頁一大本。繪歷代錢幣。以金碧色摹畫逼肖。原器自伏羲帝昊以至乾隆制錢。其間經過之幣制。悉載無遺。圖下皆註明沿革也。

崇效寺藏靑松紅杏卷

京師崇效寺僧藏有靑松紅杏卷子。題者甚多。相傳僧拙庵本明末逃將。祝髮於盤山。此圖感松山杏山之敗而作也。圖中畫一趺坐老僧。上則松蔭雲垂。下則杏英霞豔。首有王象晉序。題者以朱竹垞王文簡冠其首。續題者幾千人。

宋荔裳觀管夫人畫竹

吳興天聖寺殿東壁畫竹一堵。相傳爲管夫人筆。一日。張芑堂偕陳無軒過訪。無軒謂芑堂曰。此東壁山水上。有明張推官題記云。東西壁畫並傳元趙松雪所寫。右壁墨竹數枝。亦相傳松雪夫人管氏作。年久半敝風雨。推官名已缺。殿中有錯龍盤殿四大字額。上題萬曆甲戌孟冬重修。推官張應雷書。則此張推官名可證也。宋荔裳曾題琅玕淸影四大字並有跋云。康熙戊申來觀。坐臥終日不忍去。後之君子。當共贊之等字。此壁後爲風雨所壞。先是淩天佑曾偕吳

孝廉鑒雙鈎一本焉。

席紹葆以仇實父畫得禍

乾隆時。洞庭東山席紹葆爲楚中郡守。大府聞其有明人仇實父六觀堂圖立幀。欲得之。實父此圖爲崑山周氏作。名品也。紹葆以重値購之。紹葆之族人舊有康熙時方外目存所摹副本。與實父畫無毫髮異。亦署其名。因並購以獻之。大府非識者。求一得二。心疑之。有讒之者。遂謂皆非眞本。恚而擲還。將中以危法。多方緩頰。始聽其移疾歸。

王月軒藏高房山春雲曉靄圖

乾隆時。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某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爲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芨煎水蒙於畫。滋其光潤。墨痕已入肌裏。先裝一幅。因原畫綾邊上有煙客江村圖記。乃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焉。

京都天主堂藏線法畫

京都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者。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寧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線法畫。西人所長。郎尤精。立西壁下。閉一目以覷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啓。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啓也。低首視曲房外。則有二犬方戲於地。再立東壁下以覷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槅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矗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

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秩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則油然壁也。

吳杜村藏江山雪霽卷

明董文敏嘗稱唐王右丞江山雪霽卷。爲海內墨皇。初爲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澗飛部郎。値三千數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帶青畫絕工細。有輪廓。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蹟。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僅文衡山隸書引首及文敏馮開之朱元价諸跋。澗飛之兄秋帆制軍欲得之。靳不與。揚州吳杜村太史紹浣數往就觀。澗飛感其意。謂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杜村領之。遂償値捧歸。坐臥必與俱。

杜村游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君即出。焚香以謝。望之至。徧覓不得。目及榻下。杜村色變。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其子婦爲杜村之妹。望之命其出爲言。翁欲出三千金

求此卷。復厚賞之。時杜村旅囊已罄。妹以哀詩求之。杜村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丁紀龍藏明宣宗御畫

丁紀龍藏有明宣宗御畫。作墨筆青蛙。伏枯荷葉上。氣韻渾融。筆致生動。上題宣德五年御筆戲寫。題云。鮮甲紛紛有萬殊。不隨羣品混泥塗。人能若此精修苦。向上輪迴敢謂無。字娟秀可愛。後款模糊不辨。可識者惟十二月日四字。璽曰廣記之寶。

袁壽民藏名畫

江西袁壽民收藏甚富。有高宗南巡圖長卷。用筆之工細。設色之絢爛。誠爲佳搆。卷中龍舟凡四艘。龍頭峙於前。龍尾綴於後。中間有樓有艙。面面皆通。兩岸妝點。一一繪出。直至西湖泊舟。凡二卷。又有文姬圖。中堂。畫中人尺度。與眞人同。一琴亦與琴等。又一破盆。中栽蘭花一本。所畫之葉與指同。葉長二尺餘。皆高且園所繪也。又趙千里海市圖。上下皆雲霧迷茫。中間人物。樓閣飛橋。色鮮而雅。又唐子畏墨本山水一幅。臨水一大樹。泊崖一舟。依樹下。舟中人爲六。如

小像。六如點綴人物。多畫其像於上。因憶嘗見六如所畫梅花。花旁一石。石旁倚一人。與舟中人面目相符合。

某廉訪賞錢伯聲畫

世人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眞識也。其識之精者。大抵能辨妍媸耳。同光間。浙中頗重錢唐戴文節公熙之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有錢伯聲太守者。承其家籜石宗伯之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錢常告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以爲笑。某年。錢以消夏無事。託戴名。作册頁十二幅。裝潢之。交陳仙海司馬轉鬻。索二十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戴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大稱賞。卽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實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錢乃得重値焉。

錢之畫爲張文達公之萬所賞識。陳偶舉是事告之。張爲言咸豐時偕祁文端公雋藻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祕。見巨然所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輒驚歎爲希有。比出。祁告以此卷曾兩見之。於今而三。孰眞孰贋。卒莫能辨。贋本固不僅戴畫有之也。

朱逷伯藏顧橫波像

顧橫波夫人豔蹟。人樂道之。戴文節藏其小像一帙。手姿嫣然。呼之欲出。遠勝於市售者。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後爲朱逷伯理問所有。

曾忠襄得戴文節畫贋本

湘鄉曾忠襄公國荃總督兩江時。欲訪戴文節畫。有某吏仰承意旨。搜得之。及賚至。則中堂一幅。書法遒勁。非戴眞蹟。曾不知爲贋物也。大喜。如獲拱璧。

盛伯羲王文敏得戴文節畫贋本

盛伯羲祭酒昱與王文敏公以風雅相尙。偶得精良之品。輒相傳觀。然諸骨董各因以贋物相欺者。亦時有之。聞嘗得戴文節畫。咸相擊賞。久之。有人審視年月。全謬。乃知僞物也。彼此相顧悵訝者久之。然有人言名畫之僞者。相約一例。必留一破綻。俾有識別。如年月地方必有一二處故爲錯謬。揚州人作僞者皆有此習慣也。

朱典生藏戴文節畫册

朱典生家藏戴文節畫册頁十幀。高可五寸許。寬可八寸。雖小品。而精絕。中有一幀畫鷹。顧盼自雄。頗饒神致。文節多繪花卉。而翎毛僅此一見。名家固無所不能也。

某巡撫設計得畫

光緒中葉。某撫山左。時廳事有明文待詔山水四大軸。云是前撫所遺。蓋屬官以千金購之取媚者。前撫弗受。留之廳事而去。某見而欲得之。顧不易取。一日。

大讌藩臬監司。忽出彭剛直所作梅花四大軸。加諸文畫之上。藩臬同聲稱賞。自是長懸廳事。仍加於文畫之上。數月以後。則僅留梅花。抽去山水矣。

陸存齋藏楓江漁父像

吳江徐電發楓江漁父小像手卷。紙本。謝彬寫照。童聲補圖。題者。自沈荃以下六十餘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文歌詩辭。眞草隸篆。無體不備。卷藏歸安陸存齋之皕宋樓。錢塘洪昉思曾題北中呂一曲粉蝶兒云。江接平湖。渺茫茫水雲煙樹。戰西風一派菰蒲。白蘋洲。黃蘆岸。廝間着丹楓遠浦。秋景蕭疏。映長天落霞孤鶩。醉春風云。俺只見小艇乍迎湖。孤篷斜帶雨。柳邊漁網曬殘陽。有多少楚楚。停下了短槳輕帆。趁着這晚煙秋水。泊在那野橋官渡。普天樂云。見一個釣魚人江邊住。箬皮笠子。荷葉衣服。足不到名利場。心沒有風波懼。穩坐磯頭無人處。碧粼粼細數游魚。受用足一竿短竹。半壺綠醑。數卷殘書。紅繡鞋云。那漁父何方居住。指楓江卽是吾廬。何須隔水問樵夫。雲藏林屋小。天逼洞庭孤。剛離着三高祠不數武。滿庭芳云。傍柴門停舟暫宿。江村吠犬。霜樹啼烏。縱然一

夜風吹去。也只在淺水寒蘆。破簑衣殘針自補。枯荷葉冷飯平鋪。秋如素。漁歌一曲。千頃月明孤。小上樓云。正安穩羊裘避俗。不隄防鶴書徵取。逼着您罷釣收綸。棄餌投竿。攬轡登車。離隱居。到帝都。龍門直度。拜殊恩古今奇遇。十二月云。但莫忘舊盟鷗鷺。且休提新膾鱸魚。空想像志和泛宅。漫尋思范蠡歸湖。凝望處雲山杳靄。魂夢中烟水模糊。堯民歌云。描不出滿懷鄉思憶東吳。因寫就小江秋色釣魚圖。翠森森包山一帶有還無。片時間晚雲收盡碧天孤。傳書平沙落雁呼。直飛過斜陽渡。耍孩兒云。俺不能含香簪筆金門步。只落得窮途慟哭。山中尙少三間屋。待歸休轉又躊躇。不能做白鷗江上新漁父。只混着丹鳳城中舊酒徒。幾回把新圖覻。生疎了半篙野水。冷落了十里寒蕪。尾聲云。江波寒潦收。楓林夕照疎。比磻溪也沒甚爭差處。只您這垂釣的先生不姓呂。

鹿文端藏早朝圖

國初。蔡修撰啟僔早朝圖。點染至佳。房左側置薰籠。覆以朝衣。一侍史監之。右設妝臺。姬人對鏡整髻。爲欠伸乍醒狀。旁有墩。雪貍臥其上。中央施甲幛。玉手

褒幃。珊鉤乍上弓鞋半露。椽燭熒熒。眞名筆也。朱竹垞題云。遮莫鬖鬖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貍奴臥。辛苦妝臺弄髻人。鹿文端公傳霖藏之。

董詢五藏柳陰消夏圖

周均。字平畦。桐鄉人。家青鎭。善畫山水。宗倪黃。出筆蒼老。有虛實兼到之妙。晚年氣益古茂。其所畫柳陰消夏圖。爲秀水董詢五鱗尹宗善所藏。有德淸蔡穀山學士題句。註云。平畦之畫。能用法而得法外意。信然。其子鈺。字堅庵。又字小畦。邑增生。工詩畫。有淵源。克承家學。

李子中好金石

康雍間。嘉興有李子中名光映者。好金石。藏弆甚富。著有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金心齋爲序之曰。七情。欲居其一。人所不能無而足以爲累者也。然非必爲累也。視所欲何如耳。子中於一切聲色貨利。澹然皆無所欲。獨於書籍及名流筆墨遺蹟。與夫金石文字。自謂平生之欲存焉。計積累所收。碑刻搨本。視曹氏古林金石表。不減其數。可謂富矣。好手裝潢。時出把玩。乃偕其姊夫王典在博

采諸家之論錄之。以互證其然否。間附己說於其後焉。

周立厓好金石

周立厓廷尉。乾隆朝人。在京師時。所居。必疊石爲山。引泉爲池。花木葱蒨。藤竹交錯。且嗜古成癖。每遇古人金石墨蹟。不惜以重資購之。嘗鞏西山貞珉至其邸。盈庭充壁。鐫劂之聲無虛日。邸舊有軒。曰得石。爲易名曰石寄。而跋之云。得耶。失耶。寄耶。

丁敬身好金石文字

錢塘丁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杭州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醸麴蘖自給。身厠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文字。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落蘚。手自摹搨。證以志傳。遂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入手即能辨。性耽羣籍。以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而門攤市集。眼光所注。悉無所遺。小樓三楹。庋屆滿室。叢殘不復釐理。皆異册也。

彭尺木收弆金石文字

長洲彭紹升。字允初。芝庭尙書之子。卽尺木居士也。修淨業。好讀古德書。間作漢隸。收弆金石文字。嘗謂江藩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

釋六舟爲金石僧

釋達受。號六舟。海寧白馬寺僧。故名家子。耽翰墨。不受禪縛。行脚半天下。名流碩彥。無不樂與之交。精鑒別古器及碑版之屬。阮文達嘗以金石僧呼之。

吳子苾酷好金石文字

吳式芬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道光甲午進士。官至內閣學士。酷好金石文字。就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補其未備。删其訛複。增入三代秦漢以來吉金。注明某氏家藏。如孫錄收甎瓦之例。惟不載璽印泉幣鏡銘。其載有年月者。孫錄未詳碑額。亦並補之。書約十六卷。名曰攟古錄。又復薈萃金石目錄。分州縣編之。其存者則列爲已見。未見者則注明見某書。列爲待訪。凡古今金石諸書。無

不備採。復取歷代史籍及諸家文集說部以益之。墓誌以曾出土著錄者爲斷。而不采文集。鐘鼎甎瓦之流傳無定所。亦不收載。地里未詳者。別附於後。以俟參考。曰金石彙目分編。約四十卷。於款識古文。研究六書。多所考釋。於穹碑巨著。缺文誤字。博訪舊本。多所補正。皆散見所蓄金文册字。及手校金石各書。又以關中漢泥封出土綦多。謂足明兩京制度。訂史册沿譌。乃裒集搨本。據漢志編次。加以考證。成一卷。

吳平齋考訂金石

歸安吳雲。字平齋。晚號退樓。篤學考古。至老不疲。考訂金石文字。確有依據。一字之疑。窮日夜討索不置。儀徵阮氏嘉興張氏蘇州曹氏所藏吉金爲東南最。亂後散失。往往於市肆中物色得之。不惜解衣質錢以買。人以擬之於王元美。所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古銅印存十二卷。古官印考六卷。考印漫存九卷。焦山志十六卷。虢季子盤考。漢建安弩機考。虞温公碑考。華山碑考各一卷。

潘文勤爲金石學家

光緒初。潘文勤公與翁叔平相國同龢盛伯羲。研索鐘鼎篆隸。往來箋翰率用籀分。遂以金石學家馳名都下。某年。以修墓回籍。聞某處有某碑原石。欣然往覓。至則石在某姓家子婦牀後壁間。文勤持燭捫索之良久。飛塵滿頭。不顧也。已而審爲眞本。立予五百金。舁之去。文勤尤注意吉金。所藏鐘鼎彝器之屬。逾五百件。實爲收藏吉金家之第一。

陳壽卿藏三代金石

咸同間。常州學派衣被海內。能文之士。稍稍通金石。不復拘守許鄭舊說。其時吳中有吳子苾吳清臣吳平齋潘文勤諸人。皆各以其所得彝器目睹口述。成爲紀載。而濰縣尤爲金石薈萃之區。贋品之出自濰縣者。幾可亂眞。蓋以人習斯藝。而又能不憚勞苦。敝衣糲食。常跋涉數千里外。至於關中北極河朔。多得古物以歸。藉爲模範。可謂能矣。陳壽卿介祺實產其邑。家多收藏。生平酷喜三代金石文字。且得子苾平齋以爲之友。商搉評定。尤能發前人所未發也。

許四山藏乳彝

順治朝、扶風縣田夫某偶見河岸土崩。掘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硃翠斑斕。中有古文。莫能辨。乃橐以入城。醫師席某出千錢易之。徧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彝也。古文爲祖丁二字。席乃珍之。合肥許四山視學西秦。席以彝獻。因錄其子於邑黌。

宋牧仲觀焦山周鼎

鎮江焦山有古鼎一。周物也。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

鼎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口口於圖室。司徒南仲右口惠口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口惠口官司口王口側口作。錫女元衣束帶戈琱戟。縞韠形矢。鋚口鸞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明者八字。此長洲汪苕文之所釋也。歙縣張山來所見釋文則稍異。其辭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於周。丙

子。烝於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庭。王呼史端。令(疑命之誤)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元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用作尊鼎。享于口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新城王西樵所釋則又異。其辭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及還)于周。宓(子)口于圖室。(治征司徒)南中佑口惠口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口惠口官(司治)口王口側口作。錫女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周(簠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鼎故爲明代鎭江某巨室物。當嚴嵩枋國時。某官於朝。嚴欲得之。不卽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敗。鼎復歸江南顯者某。某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康熙己酉夏。商邱宋牧仲尚書與人游焦山。宿海雲堂。曾觀之。賦詩紀事。並勒石於瘞鶴銘之旁。

徐林鴻知靁尊年代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眞僞。百不失一。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

史知其爲大尸也。出霝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顏詢之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

豐潤學宮有古鼎

康熙時。方朴山大令桑如宰豐潤。著浭陽雜興詩。中有贋鼎摩挲學舍昏之句。自注云。學宮古鼎。爲某學師以贋者易之。程瑤田言余驗是鼎。靑綠透入銅質中。非近人所能贋造。且宋時於古銅器。皆磨治之。塗以蠟。今之鑑古者名曰宋磨蠟也。是鼎翡翠硃砂瘢。與銅質均平若一。殆經宋時磨治者歟。其銘乃六朝人追仿古篆。不能如秦漢之古。所固然也。朴山但据謠諺云云。未之深考耳。豐潤縣牛鼎。重五十五斤。兩耳三足。承鼎腹處爲牛首。足末爲牛蹄。故銘曰牛鼎。縣志謂明掘土得之。銘辭四十一字。有甲午八月丙寅及宋器字。適與劉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爲甲午八月二日爲丙寅相合。先是。汪翰林師韓推求史鑑。謂鼎當鑄於趙宋政和年。疑有誤。

成均有十器

國學禮器。多貽自前朝。乾隆乙酉。高宗復於大內尊彝中。親選十器。頒予成均。凡犧尊一。雷文壺一。了爵一。內史卣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紋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犧首罍一。皆周以前法物。陳設於大成殿庭。乾隆己未送闕里孔廟陳設祭器爵鉶十六簠一簋一籩四豆四乃新製者

莊迂甫好宣德爐

陽湖莊迂甫名通敏。方耕少宗伯仲子也。好宣德香爐。官翰詹垂二十年。和珅浸用事。莊飲大醉。卽呼其名而痛詆之。盡取所蓄爐。碎之滿庭。醒而惜之。則又購買月或一二次。有賣爐者知其然。至移寓近之。

曾賓谷藏宣德銅盤

曾賓谷侍郎燠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中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成哲親王詠明趙忠毅鐵如意

明趙忠毅公南星鐵如意。當時所製非一。銘詞形製。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施念曾宛雅所載一柄。爲神宗戊申春製。其最古者也。銘曰。其鉤無鐖。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沈文慤厲樊榭韓其武所歌。皆未識年月。若壬申製者。則在初頤園處。天啟壬戌張鼈春製者。在吾簣一處。天啟癸亥製者。在陸丹叔處。成哲親王所得。則爲天啟甲子所製。王作詩詠之。有句云。銘辭二十有八字。義類直與丹書同。

初頤園藏商重屋父丁尊

重屋父丁尊文在器底之側。嘉慶辛酉冬。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客京師。從琉璃廠肆假至虎坊橋趙某寓邸。觀之濡脫數本後歸初頤園中丞。肆中人云。乾隆年以百金購得。謂可利市三倍。己未以後。值不過十之二三。今京城內外。又值水災。此中聲希味澹。更無人過而問之矣。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文曰中殿言。取尙書工以納言之義。金質堅鍊。制度渾樸。斑駮陸離。非唐宋所能及。

阮文達得僞鐘鼎銘

阮文達撫浙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餅充饑。見其背斑駮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銘。卽寄文達。佯言某於通州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考訂。以證其眞贋。文達得書。卽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商。諸人臆爲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卽題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贋物云云。門生見之大笑。

阮文達宴門生用古器

阮文達開府兩粵。一日。讌高材生於學海堂。所用器具皆三代鼎彝尊罍之屬。食品一秉周禮。委某生監督焉。時陳蘭浦國子澧爲坐賓。語人曰。阮公明經博

古。一宴會而能令諸生悉某器某味爲某形某名。受益者多且速矣。

阮文達得僞折足鐺

阮文達予告歸。搜羅金石。旁及鐘鼎彝器。一一考訂。自誇老眼無花。一日。有以折足鐺求售者。再三審視。鐺容升許。洗之色綠如瓜皮。大喜。以爲此必秦漢物也。以善價得之。偶讌客。以之盛鴨。藉代陶器。座客摩挲歎賞。文達意甚得也。俄而鐺忽訇然有聲。土崩瓦解。沸汁橫流。恚甚。密拘其人至。鍵之室。命每歲手製贋鼎若干。優其工價。此後贈人之物。遂無一眞者。

阮文達家廟藏器

阮文達家廟藏器。有周虢叔大𠤕鐘格伯簋寰盤漢雙魚洗。皆無恙。惟全形椎拓不易。因而眞蹟甚稀。況夔笙求之經年。僅獲一本。復本所見非一。石刻較優於木。然眞贋相形。神味霄壤。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僅在花紋字畫間也。寰盤拓本上款下形。又於形中拓款。作側懸形。眞本拓不及半。復本輒過之。以氈椎有難易之分。凹與平之不同也。

眞器拓本。悉出阮氏先後羣從之手。墨色濃淡不勻。字口微漫。不能甚精。

六舟爲程木庵拓彝器款識

徽州程木庵洪溥博物好古。嘗延六舟上人爲拓所藏鐘鼎彝器款識。六舟贈以蔣氏別下齋叢書。木庵見錢警石所著曝書雜記。深相契合。讀至第二卷。知其未有通志堂經解。因以儲藏副本屬六舟弟子虛山攜贈訂交。

張叔未藏古銅書範

張叔未藏有古銅一片。色黝然。其上有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爲一行。張以之爲書範。有自跋云。此初刊書時鑿銅爲式。以頒示匠者之物也。韓文始鐫於孟蜀。歐陽子書後云。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今世行本則此爲孟蜀勅刋韓集時銳銅爲式可知也。

張叔未藏漢黃山第三鐙

嘉慶甲子三月三日。張叔未從海鹽張文魚購得漢黃山第三鐙。值銀八餅。鑿款在下盤之上面。曰。黃山第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孝惠二

年起。三輔黃圖卷三。黃山宮在興平縣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此鐙爲離宮所設。黃字从炗從臼。四字積畫爲之。西京妙蹟。古趣天成。叔未所藏漢器。無更出其前者。己巳春。翁覃谿題其集古款識冊云。叔未此冊。余獨鑒賞此黃山鐙。是以專用爲題。作詩系於冊後。蓋亦如歐陽子得林華宮行鐙銘也。

張叔未藏漢宜子孫鐙

嘉慶乙亥二月廿八日。張叔未得漢宜子孫鐙於海鹽陳氏肆中。値銀五餅有半。秦以下。陽識則鑄。陰款則鑿。商周金款撥蠟之法。嬴劉已失其傳矣。宜子孫字。爲漢器所習見。此子字下半。左向疊旋。孫字右旁增二小直。體勢益覺縝密。可見漢京結字之妙。

張叔未藏漢館陶公主家鐙

嘉慶庚辰二月十三日。張叔未得漢館陶公主家鐙於蘇州。鑿款在側。曰口口口口口。（約四五字）寸八分。高三寸六分。重一斤八兩。館陶家。館陶長公主嫖。孝文帝女。竇后所生。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之。此西漢初器也。文中青綠塡積。尙

未洗剔。家字末筆甚長。

張叔未藏金皇統造像

金皇統戊辰造百佛像。嘉慶庚午初夏。張叔未得之於平湖新埭。所謂造像一鋪也。黃小松司馬易曾藏一版。與之同。背無款記。方鐵珊大令廷瑚曾以一板貽海寧馬橋馬氏。背有貞元年款。蓋南北朝造石像。累數十百。此鑄銅爲像以百計。尙沿六朝舊習也。

張叔未藏商琱字句兵

嘉慶庚辰二月廿四日。張叔未自常熟回舟。訪陸直之於吳江之蘆墟東沽陸朗夫中丞丙舍。直之出商琱字句兵見貽。叔未乃報以銀四餅。

張叔未藏商父戊觶

商觶。高建初尺七寸有奇。朱碧斑連。光采奪目。外雷回文。極淺細。文在腹。曰子作父戊彝。又龍形山形手執刀形。器極小而文極精。他未有過於是者。道光壬午五月廿四日。張叔未從海寧許嗜音購之。其値錢十八千。

張叔未藏周虢叔大棽鐘

周虢叔鐘。鉦間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舊爲陽湖孫淵如觀察所得。嘉慶丁丑秋。張叔未得其自拓本。未幾。歸吳山尊。吳掌教揚州梅花書院。常陳設院中。斌笠耕觀察良思得之。不果。後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以誌別。吳歿。償歸張廣德銀號。値如歸阿之數。張又歸潤州某。以上轉徙之跡。趙晉齋言之最詳。道光辛卯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餠從潤州買得之。二月九日。偕陳葦汀徐蓉村來售於張叔未。値銀二百七十餠。別酬徐十四餠。是時。每餠易大錢九百三十文。

鐘朱碧入骨。極絢爛。極潤澤。當由鑒藏家摩挲積久所致。三月廿二日。鄭以其架至。高七尺。廣三尺。榦方三寸餘。紫檀木。深黝如漆。乃一二百年前物也。古金有文字者。鐘最難得。叔未所見鼎彝之屬。凡數百。於鐘僅見積古齋三器。蘇米齋一器。所藏古器。亦將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鐘。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五十金購吳門汪心農所藏之孔璋鐘。有四十三字者。及獲此。叔未自謂厚幸也。

張叔未藏周史頌盤

周史頌盤。海鹽汪氏售歸嘉興王氏。當積古齋收輯款識之時。此器祕不肯出。故未入錄。朱右甫侍郞爲弼嘗題其齋曰寶盤。其後王刻蘇詩。卽名曰寶盤齋石刻。嘉慶丁酉十一月。售歸於張叔未。頌字般字。舊爲靑綠淹淤。拓不得出。漬醯兼旬。洗刷俾顯。叔未自以爲大快事也。

張叔未見吳越金塗塔

五代時。吳越錢忠懿王於宮中冶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滲以金飾。造阿育王小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中名山以爲功德。世所稱吳越金塗塔者是也。宋姜白石得一版。周晉仙爲作歌。明顧耿光掘得一版。憨山大師爲作記。至國朝。蔣爾齡亦得一版。捨諸白蓮寺。周靑士曾見之。朱竹垞嘗以未得見而爲之歎息。張叔未所見之塔又別是一版。在桐鄉金雲莊家。蓋卽毛子文所藏者。

徐星伯得唐時銅佛銅七

烏魯木齊所屬濟木薩保惠城。爲唐北庭都護地。城北五里有舊城基址。土人

名之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唐錢皆開元錢與銅器。而銅佛尤夥。大小不一。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嘉慶時。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徐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匕。長約七寸。綠墳起如黏翠。厚將及分。葱然可愛。皆唐物也。

張仲甫索鼎於劉燕庭

張蘭渚中丞曾購得虢叔鼎一具。傳其子仲甫。時劉燕庭方伯喜海爲浙江藩司。酷嗜金石。將行。仲甫託人以鼎售之。得價千金。已而大悔。劉行已二日。乃使人持千金以輕舸追之。得鼎以歸。胡書農學士嘗作長歌嘲之。其辭意。謂家有寶鼎。譬諸名姝。非可售讓。若既與人。豈可索還。今之索鼎。有若以愛妾侍他人寢而又索回也。

蔣礪堂愛銅壺滴漏

廣州布政司南街。有地曰雙門底。其高如闕舍。高懸木牌。以占初正外。並有銅壺滴漏。置之樓。漏製於宋。歷時約千餘年。其效如舊。其製法。以七尺臺分三層。於巔置銅釜。盛水若干。水由臺中出達之以半面銅管由上至下。徐徐而滴。至末入於桶。桶插十二時竹籤。分初正二候。水自桶底送籤而出。水滿籤盡。又返其水於釜。水若不足。以他水益之。但上必以釜滿爲度。下必以桶滿爲度。晝夜流動。不差累黍。蔣礪堂制府神其術。每至。必撫摩竟日。且曾仿造之。

徐司馬辨鼎彝敦鬲文

徐若洲司馬鴻謨宦揚州。嘗於咸豐時避兵如皋。工詩善畫。尤精篆隸。鼎彝敦鬲文。見之。輒辨眞贋。

劉壯肅藏周虢季子盤

周宣王乙酉正月三日所製之虢季子盤。以銅爲之。大如盆。長六尺弱。廣三尺強。中深一尺許。高亦如之。四足八環。凡古篆百十有一字。皆有韻之文也。盤故在陝西鳳翔府寶鷄縣之虢川村。寶鷄卽古西虢地也。道光朝。常州徐傳兼明

府夔鈞知郿縣時。聞而購之。以專車載之至南。粵寇擾江蘇。合肥劉壯肅公銘傳帥師克常州。得盤。因築盤亭以庋之。

李誠甫鑒別古彝器

李誠甫。山西太平人。能鑒別古彝器。潘文勤王文敏所蓄。泰半出其手。

俞筱甫以詩乞銅鼻塞

光緒戊戌。吳縣俞筱甫通守廷瑛得一色青綠長寸許形似棗核之物。物銅質。中圓而兩端銳。一端圓。一端三棱如觚。皆自腰而分。審爲古人殮時以塞鼻者。蓋於潛趙伯英廣文逢年嘗客松江。得於冷攤。俞見而愛甚。乃賦詩以乞得之。

端忠愍藏毛公鼎

毛公鼎出陝中。文甚多。有四百八十一字。又重文九字。空格二字。前半尙隱隱有闌。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且其字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僞造。拓出。則紙凸起。非裁剪不能付裝。文屈曲如環。翦帖之。則神致已失。咸豐壬子。蘇億年載之入都。時陳壽卿供職詞館。以重貲購藏。秘不示人。同治

壬申。潘文勤公始見之。歎賞弗置。乃屬胡石查鈎摹鐫版以傳。

鮑子年言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僞之器。亦不復諱。如葉東卿之遂啓諆鼎補鐫猶所目睹。是二鼎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當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爲不知之慨歎。

壽卿之女夫某孝廉。將上公車。乏資。告貸於壽卿。問所需。答以四百金。壽卿乃出所藏銅器拓本數紙與之。曰。持此詣京師。行李無虞困乏矣。某失色。姑應而受之。復貸於他氏。有所不足。悻悻至都門。試未畢而囊已罄。不得已。出壽卿所贈品。則毛公鼎拓本四五紙而已。稍稍以示人。俱售去。計所得金。適如告貸數。或過之矣。自以巨値歸端忠愍。拓本遂漸多。

周雨蕉藏盂鼎

盂鼎出秦中。本岐山宋氏物。爲周雨蕉明府賡盛所得。堅不示人。高二尺許。凡二百九十有五字。雨蕉逝。鼎復出。然仍在秦。

周季眞藏爐

光緒末。京師琉璃廠某骨董店有爐。兩足如欹器。主人以廢物視之。炷火其中。供吸菸之用而已。周季貞以十金易去。則以檀香支其缺處。取零星枯朽燃之。撲鼻皆香。並言如有降眞蘇合冰麝龍涎。仿此以行。卽燎紙香亦如之。

聖恩寺藏邾鐘

聖恩寺在蘇州玄墓山南麓。鄧尉山則在寺之西北。寺因山爲高。入門。拾級數十。登殿。堦下四古柏。參天拔地。莖皮已作鐵色。旋轉作螺紋。如柏因社所謂古者。登還元閣。有楹聯云。太華夜碧。時聞清鐘。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縣石蘊玉集句書也。常熟翁叔平相國亦書一聯曰。點燈默坐還元閣。磨墨重題大歇關。寺藏邾鐘。春秋時邾公作。故名。圓形而高。自于（鐘口）至旋（鐘懸）指約尺有咫。蓋鐘之小者。疑周鑄鐘也。迴紋密縷。斑翠陸離。微露銅質。作淡紅色。曹衡之究心於古鐘鼎者。非一日矣。嘗語錢基博曰。周漢銅器。大率色紅不殷。所謂水紅銅者。此豈是耶。其上周以縈乳。一已脫去。俗亦稱曰乳珠鐘。鐘乳以枚計。於古則謂之枚焉。宋李昭號爲知樂。其論枚乳則謂用節餘聲。蓋聲無以節。則鍠鍠成韻。而

隆殺雜亂。其理然也。銘字筆畫宛曲如仰瓦。而又深淺如一。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明朱載堉謂古人作事必精緻。考工有記。匪若後世賤丈夫之事。瞻玩彝器款識。字細如髮。無不勻整分曉。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類。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匪一朝夕所爲。三也。於此可以覘三代彝器法物之盛。宜世之珍爲寶器也。然有見乾淸宮所藏郛鐘。如此等者大小無算。亦習見不罕矣。鐘銘有拓本。潘文勤爲釋文跋之。其後署名跋記者甚夥。中多名蹟。惟吳縣吳淸卿中丞大澂一跋。謂當日寺僧不肖。有覬覦寺住持者。輒獻鐘當地豪有力者之手。賴文勤力持完璧而歸之。而隱去豪有力者之姓氏不著。不知何許人也。

李子明藏古苗王銅鍋

古州城外河街。有陳順昌者。以錢二千向苗人購一古銅鍋。重十餘斤。貯冷水於中。摩其兩耳。卽發聲如風琴。如蘆笙。如吹牛角。其聲嘹亮。可聞里餘。鍋中冷水。卽起細沫如沸水。濺跳甚高。水面四圍成八角形。中心不動。傳聞爲古代苗

王遺物。鍋上大下小。徧體青綠。兩耳有魚形紋。後歸李子明。

阮文達藏眞子飛霜鏡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藏一鏡。名眞子飛霜。背上花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眞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後歸阮文達。眞子非人名。疑卽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蓋六朝人士。好於鏡背模範古人也。

宋芝山藏漢鏡土合

漢鏡土合爲尙方鏡之母。嘉慶壬戌。秦中人攜至都下。贈安邑宋芝山學博葆淳。張叔未嘗偕趙潤甫孝廉觀於其寓。其質爲白沙土。下闕處。所以進銅。夫鎔造之物。皆有模笵。今所傳古泉笵。蓋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冶泉。名曰泉母。實爲泉祖。此土合則鏡所從出。眞鏡之母也。摶土聚沙。能千百年歷刦不壞。與金石同壽。斯足珍矣。是年。叔未留京師。於趙謙士奉常處見衛字瓦母。亦白沙土質。是以土型土。又從來收羅古瓦家所未著錄者也。

唐松泉藏鏡

唐松泉藏古鏡甚多。有漢雷回鏡一。徑二寸五分。重三兩六錢。幕作雷回文。藍色。質青。又漢盤螭鏡一。徑四寸。重五兩七錢。幕文作四柱四螭。銀背蟾蜍鼻。又漢陽顯鏡一。徑五寸。重十一兩八錢。有古篆銘五十字。文曰。明明光輝衆日月內清斯似口然雖塞心宛禓顯乘精㬨哲於侍君子之延皎光照美挾佳郁焉閒悅。餘十一字不可釋。內有天字五。不字四。閒於銘詞之中。古鏡。常有賸字與文相間。幕文油然瑩澤。如水中荇藻。逈非頑碧所能髣髴。又漢陽顯鏡二。徑五寸三分。重十七兩六錢八分。銘文六十餘字。與前鏡相似。面光全。又漢飛鸞鏡一。徑二寸九分。重三兩五錢。銀背硃綠鏽。幕文作雙飛鸞。又漢海獸蒲萄鏡一。徑四寸五分。重十五兩一錢。面幕丹綠俱滿。間有磁青色。又六朝古篆鏡一。徑三寸七分。重六兩七錢七分。銘二十一字。惟不可朋行四字可識。篆法非籀非斯。朱百泉云。當是六朝時物。三代鐘鼎篆文。或凫冶意造。不必皆同於衆胥之書。漢時鏡銘與鐘鼎書又別。恐一時工匠增損小篆爲之。又六朝海馬鏡一。徑二寸八分。重四兩四錢。背有詩曰。賞得秦皇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持是

了明心。觀詩語。當是陳隋時物。博古圖唐自明鐵鑑載此銘。末句作持是明心。又唐黃羊鏡一。徑三寸一分。重四兩一錢。篆文八字。銘曰。黃羊作鏡。好而光明。中列四神四獸。婁彥發漢隸字原有靑羊鏡銘。羊。古祥字。五行傳有靑祥黃祥。皆係吉語。疑時日家假借用之。如靑道黃道之別也。又唐明光鏡一。徑三寸七分。重九兩三錢。銘二十字。與前二鏡相似。

徐積餘藏漢西王母鏡

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小檀欒室。藏漢西王母鏡。徑漢尺七寸五分。背文六乳。分六格。一格畫女仙。題西王母三字。一格一女鼓琴。一格一女折旋而舞。腰肢纖長。手據地而足騰起。一格龍。一格獸。獨角而馬蹄。一格一女。羽衣若擊球。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諸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石公子擊昆庭之金。（上言命諸侍女且與董雙成許飛瓊同列則石公子當是女人男名）婉淩華拊五靈之石。此女所擊物圓形。（鉦鐲之屬後世樂器中有雲鑼卽小鑼也）疑卽所謂昆庭之金矣。舞女騰起之足。纖削若菱。（拓本絕明晰雙翹宛然矣鈒顯脫非塵作弓式而已）有鏡銘。爲尙方作竟眞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飲

玉泉兮十九字。山。仙字之省筆也。

曹君直藏唐鏡

曹君直藏有唐鏡。爲錢牧齋絳雲樓舊物。柳如是所用者也。鏡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即查他山金陵雜詠所謂宗伯匳淸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幘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詞者是也。丁丙衡嘗以君直手拓本遺龐檗子。孫龍尾爲題一長歌。附錄於此。絳雲樓燬驚鴛飛。山莊紅豆老成圍。摩挲寶鏡發三歎。恍疑古月生光輝。尙書當日歸田里。芙蓉舫賸香柟几。珠斛初開聘麗人。玉臺更喜稱儒士。金作重樓貯阿嬌。百眉新樣不勝描。燕支失我妝半面。領袖憑君換兩朝。尙書老去多貧病。妝窗擁髻啼珠瑩。掃除服珥首飛蓬。雪膚霜鬢還相映。人自丁寧鏡不神。塵昏鸞影可憐春。郞不全忠妾全節。千金致惜墮樓身。此鏡由來世希有。銘詞還出唐人手。散亂菱花滿月虧。悲歡人事君知否。過眼煙雲不可收。空留金鑑照千秋。請看一部瓠蘆史。也作南唐後主愁。世間好物不終保。抱器已辭周九廟。仁壽宮虛萬象

非。匹夫懷寶何足道。楚弓得失亦尋常。拓本流傳字數行。閒來欲補河東傳。一詩寄問陳思王。

張彥雲藏薛鏡

嘉興張彥雲大令祖廉嘗得薛鏡於吳市。背鏨思娟小印。榜其居曰娟鏡樓。薛鏡乃湖州薛惠功所鑄。惟思娟不可考。歸安朱漚尹侍郎祖謀爲題一詞。調寄新雁過妝樓云。粉蠹金匲。閒情事。綠窗影出娟娟。舞鸞斜倚。親見小字連環。越縷披香籠袖角。弁峯添黛暈眉彎。慣溫存。夜來舊色。銷與華年。春風盈盈滿篋。伴上簾紺玉。淺照低鬟。賦情多麗。空悵翠竹寒天。重籠半溫繡戶。問妝罨何時相向圓。尋芳約。料小菱春影。不隔蓬山。

乾嘉兩朝賞鑒家重古錢

非一時通用者之錢。皆曰古錢。著錢志者。摹其模範。詳其源流。遂爲古金之一種。與石刻並稱。乾嘉諸儒以其文字年號足與經史相證。故尤重之。鮑康著觀古閣泉說四種。極精審。劉燕庭方伯喜海戴文節公熙亦癖嗜之。考覈甚精。

杭州有錢社

乾嘉時。杭州多癖嗜古泉者。創錢社。社友爲吳逸庵馬愛林周養浩童佛庵陳秋堂黃小松金秬盉周爾昌錢同人倪米樓瞿木夫王檢叔翁宜泉張叔未諸人。數日一集。各出新得互相投贈。平時則窮街僻衖。循視無遺。

馬愛林得秦錢

馬愛林嘗得秦錢三品。一曰第一。重四兩。二曰第五。重四兩。三曰第九。重四兩。質體厚重。色亦古潤。

姜怡亭藏天啓通寶錢

嘉道間。馬愛林與姜怡亭遇於道。彼此問所得。姜出懷中一唐鏡示之。甚精。馬徐出一天啓通寶錢大如當三者。意若不甚惜。姜請易以鏡。馬欣然從之。旣而知爲徐貞一所鑄。乃大悔曰。怡亭紿我。後馬又得一品當二者。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百計求之。遂得百餘枚。鍵之祕篋。一藏獲以爲奇貨可居

也。竟貿之而趨。怡亭不可誰何。而意常怏怏。蓋所祕亦兩宋錢耳。

孫古雲藏中泉

小泉么泉幼泉中泉壯泉。與大泉爲新莽貨泉六品。嘉道間。杭州周爾昌曾藏中泉一枚。未幾而歸方鐵珊。周戀之。顏其齋曰古泉小築。以誌不忘。後爲吳門孫古雲所得。孫亦古泉巨室也。

劉燕庭藏南宋鐵錢

兩宋鐵錢。昔人未經著錄。南宋則尤少。蜀中市肆有之。盈千累百。而迄無人過問。劉燕庭官蜀時。始物色得之。背文奇怪百出。而嘉定各寶。多至十餘種。

戴文節藏三銖錢

戴文節嘗藏漢武建元朝所鑄三銖錢。爲高小樓所贈以作畫扇潤資者。

戴文節藏四銖錢

周小蓮嘗以孝建四銖錢一品。售之於戴文節。且語之曰。予入轤肆。見人持百錢市轤。中有此錢。肆人小之。索易弗與。且相詬。予以百大錢代償直。而乞其小

錢。兩人不解。面覷久之。謝解紛去。若輩癡我。我癡若輩。今君又數百倍錢以易我此錢。不更癡於我哉。

五銖背文四出。漢靈帝時鑄。獻帝春秋稱爲角錢。當時有京師將破之讖。亦文節所得。謂可爲五銖馬式。漢以前之五銖。大抵與此形製相類不相類者必非漢。凡有四出之錢。皆出此錢之後。前人定五銖年代。說多無據。惟四出爲有據。由有據者而推之。知無據者盡臆說矣。

戴文節藏五銖錢

戴文節藏有郭五銖錢。有外郭大小二品。蓋梁武帝時所鑄。其時圜法最雜。有女錢稚錢對文錢。製作絕無確論。惟有郭無異議。頗有精者。

鐵錢最難辨。射利者知銅不可贋。轉而笵鐵。非以徐氏象梅圖篆爲藍本。不能辨之。若以眞銀翻沙鐵。以精火。以烈笵。以深工。以良鋼磨之。鹽鏽之。衣帶和之。可以迷惑法眼也。

戴文節藏漢興錢

漢興。成李壽鑄。分書。吳逸庵曾得一枚而窪。以大椎平之。其後。吳所藏悉至京師。展轉售賣。時劉燕庭將之官汀州。借錢數十萬購之。輦以俱南。邀戴文節往觀。因見漢興暨壯布寶慶康定等十許品。其他常錢。蓋有千餘。文節戲語劉曰。兄求古泉。一購輒數千。當贈我一二枚。劉曰。他不知。已者見索。數千不吝也。若閣下則一泉不與。蓋恐文節攫其漢興耳。然文節之封翁。竟於是歲得一品於南中。以寄文節。

戴文節藏北錢

太和五銖。魏文帝鑄。永安五銖。孝莊帝從楊侃議鑄。高澄亦鑄之。常平五銖。齊文宣帝鑄。玉筯篆。布泉。五行大布。周武帝鑄。永通萬國。周宣帝鑄。古今書法。未變。不足觀。已變。不足觀。將變。最可觀。漢唐人碑版。不過漢唐人面目。實惟六朝爲最可觀。蓋漢將變爲唐也。是以異境百出。錢文亦然。北朝錢上承秦相。下啓少温。正篆法之將變。戴文節嘗集北錢如上所述各種。以摩挲之。意固自有在也。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二册　鑒賞(下)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戴文節藏大曆元寶

大曆建中唐錢之極少者。戴文節夙聞陳南叔癖嗜古泉。一日赴公宴。遇南叔。有座客曰。市上競觀開元錢。云是新出土者。南叔躍起曰。有開元。必有大曆。必有建中。子少坐。我去矣。頃之。挾數十枚來。出不精者以與友人。文節分得大曆元寶一品。而建中則不能得也。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一品。徑二寸弱。文字若展歐書而成者。銅色純赤。非建中時趙贊採連州白銅所鑄徑寸二分之大錢也。

戴文節藏大齊通寶

藏錢以足補史傳之缺者爲貴。故異錢可考者。上也。無可考者。次也。厭勝。下也。戴文節藏大齊通寶一品。杭州錢社中人定爲黃巢所鑄。乃其封翁所得於里中者。蓋有酒人貽封翁以古泉百許。中有異錢二。一破大齊。一鐵寶慶。吳逸庵知之。亟往視。既而出漢印數事索易。文節因出寶慶與之。大齊不舍也。

DS 754 .H7 v.32

戴文節藏騶虞峙錢

戴文節在蘭州日。趙霽園刺史宜暄贈以騶虞峙錢。上騶下虞。隸書右峙左錢。篆書形模之大小。輪郭之闊細。與常平五銖無殊。

戴文節藏永安一千錢

永安一千鐵錢。不見舊譜。惟劉燕庭有之。又有永安一百銅錢以示戴文節。曰。若有考。當贈一枚。文節憶陳氏圖經有引王舉大定錄顯德五年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一條。陳氏謂永安五銖不見他書。恐傳寫之誤。頗疑此錢爲李氏物。蓋一千一百。非五銖也。是時尚大錢。天策乾封鐵開元皆粗重如此錢。或亦銘勛伍也。燕庭以爲然。遂以貽文節。其後文節又購一枚。緣較闊。

戴文節藏天策府寶錢

天策府寶。楚馬殷鑄。道光丙申冬。戴文節得之。其封翁時方患癱。呻吟枕次。得是錢。手自玩弄。不覺加一飯也。

戴文節藏大觀通寶

大觀通寶。宋徽宗御書。書法亞於崇寧。戴文節藏之。嘗謂作書有三難。印篆難。牓書難。錢文難。非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不成書道。論章法。印以方。牓以橫。錢以圓。三者之中。錢尤難矣。因難見巧。其徽宗乎。

戴文節藏宋靖康錢

戴文節嘗得宋靖康錢三品。一隸書通寶小鐵錢。一篆書元寶者二錢。隸錢得之南。篆錢得之北。文節謂得篆錢時。客方攜此錢來。適有以白金九十六銖潤余畫筆者。遂易之。

戴文節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戴文節官京師時。曾得大泉五十泉笵殘銅一塊。蓋爲工人碎以鑄他器而所餘者。文節名之曰焦尾。其字則陰文也。時張叔未在都。文節持以示之。叔未大詫曰。余藏十餘笵。未有陰文者。此必笵母也。否則大泉五十。岡自有陰文泉。若鎔銅入笵。則笵銷矣。假若不銷。古人又焉用陽文笵。笵土以笵銅哉。

張叔未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嘉慶癸亥四月。張叔未在郡城。得新莽大泉五十笵不少。今記其三。一。背文爲日萬泉。笵重今等十兩。泉背面各三肉好。周正大。泉字皆作方折。張召所載大泉五十有泉字諸畫並方者。此也。日萬泉三字。篆法遒勁。叔未自謂所見笵背文宜泉吉利富人大萬日利大吉。皆語取吉祥。得此。又增鍾官一佳品矣。二。背爲鳥形。乃金檜門總憲藏物。其後人某家於常州者。歸秀水殷雲樓廣文。戊寅四月。殷歸於叔未。值番銀十餅。大興翁宜泉秋部嘗以得貨泉笵背有鹿形者。馳書叔未以相誇示。謂爲難得。叔未則謂此背作鳥形。極翔舞之致。在漢畫象中亦至精者。

嘉善閔笏山以大錢二百得一於河南禹州。道光癸未初冬。亦歸於叔未。值銀四餅。笏山云。偶郊行。乞火於農家。以此盛火石應客。因得之。

張叔未藏新莽五銖泉笵

古時鑄泉之法。先琢成土型。次鎔作銅模。即今時流傳之笵。然後涑土實。塡銅模中。印取泉文牝牡之形。如是者二。對合之。便可冶鑄。如銅模。泉文具列面背者。顚倒

互合。止須一模。故今時所見面背具列之笵。只一片已全。若泉文。純面純背。則模必兩片。方可對土印合。惟張叔未所得五銖泉笵。一純面。一純背。兩片皆存。可稱全璧。至如墨本中半兩泉笵。長圓者一。列泉七。圓者二。一列泉八。一列泉九。皆止有字一面。蓋遺失其無字者一面也。叔未因悟鑄半兩泉時。其笵止用純面純背。初鑄五銖時。尙然。繼乃日就巧便。每笵面背並列。故五銖笵已有半面半背。而新莽各笵。絕無純面純背。此可歷驗而得。其家藏五銖全笵。定出漢初而非東漢。至隋。歷朝五銖之笵。益可知矣。

張叔未藏新莽錯刀栔刀

錯刀。一刀二字陰識。以黃金錯之。平五千三字。陽識。平。卽直也。漢書食貨志。徑作直五千。似班氏改之。於義雖無所戾。然竟非本事。栔刀五百字。並陽識。栔刀二字橫列。與錯刀位置不同。栔。食貨志作契。按說文。栔。刻也。從木從㓞。契。大約也。從大從㓞。二字不同義。錢獻之辨之甚晰。嘉慶壬戌。紹興蕭友楚嘗以錯刀贈張叔未。而叔未又於癸亥得栔刀於杭州童佛庵。皆精美無比。

張叔未藏宋臨安府錡牌

嘉慶癸亥。張叔未購得南宋五百文銅錡牌。價錢二千。行字中有一點。爲當時俗體。今牙行牌子猶有沿之者。金石契重刻本自此鈎取。確爲南宋舊物。嘉道間。髣鑄者紛出矣。此牌北地絕少。翁秋部藏古泉甲天下。迄未得也。

藏古泉之難久遠

李竹朋言藏古泉家能保守以垂久遠者。頗鮮。翁宜泉所藏。早已易主。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所殉難。古物蕩然。顧湘舟之泉。吳門陷後。不知作何歸宿。呂堯仙之泉。毘陵陷後。聞已散佚。粵寇陷杭。戴文節之泉亦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尙好古。可喜也。吾鄉渭園所蓄。早歸他氏。劉燕庭舊藏。今亦散出。惟吳子苾後人仲飴庚生。雖於泉不尙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戟門鍾麗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弗失。則未易得者也。或唔吳荷屋鮑子年族裔於滬。詢其舊藏。答曰。吾輩謀今日之錢。尙不暇。何能計及古泉耶。

古錢劉

光緒初。京師琉璃廠有劉某父子。皆鬻古錢。其所考據泉之種類。有出於各家著錄之外者。人因呼之曰古錢劉。

鮑子年論好古泉幣者之弊

鮑子年嘗言潘文勤攀古樓款識謂好古者有三弊。余謂好泉幣者亦然。詆諆前哲。非笑同人。故創一解。戛戛生新。其弊也矯。按圖索驥。闕一不可。累百盈千。悉應屬我。其弊也癡。好異矜奇。侈爲獨得。自欺欺人。強詞滋惑。其弊也誣。文勤爲之失笑。

楊叔嶠藏直一莽泉

楊叔嶠京卿銳有直一莽泉。無小泉二字。非改刻。湘潭葉奐彬主政德輝嘗謂無文錢。皆以舊錢去其字。無眞鑄也。

楊叔嶠藏招納信寶錢

招納信寶錢者。宋劉光世所鑄。以完顏昌屯兵承楚。其衆欲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各錢。文曰招納之寶。獲之不殺。令持錢歸。其徒有欲歸者。執錢爲信。

歸者不絕。楊叔嶠曾藏其一。背文上一使字。下一花押。

陳笠唐藏孝建四銖

孝建四銖一品。大如常錢。陳笠唐戶部昌疊所藏最多。而皆小品。有一面文孝建二字。背無文。一面文孝建二字。孝字居左。建字居右。背文曰四銖。一面背同文。曰孝建。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倒書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上下四星。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一四字。

李荔村藏五行大布

李荔村戶部夢瑩得五行大布一品。背文上有雲形。下一雞。左右團圓二字。孔圓。蓋因宇文氏錢式精美。故摹倣刻畫。別鑄爲玩品也。

葉奐彬藏鎏鐵五銖錢

五銖有鎏金者。有鉛土雜鑄者。而鎏鐵者甚少。葉奐彬嘗得一枚。穿內露銅質。而外皆以鐵鎏裹。鐵薄於竹衣。精品也。

葉奐彬藏莽泉

莽泉。大泉五十有小如小錢直一者。小錢直一有大如中泉三十者。此二品最稀見。葉奐彬皆有之。惟晚近之小泉直一。僞造者多出蜀中。其錢質厚而篆不精。望而知爲贋品。凡莽泉。宂字中豎兩斷。以此驗之。眞贋立辨。

葉奐彬藏五銖錢

今所傳五銖錢。有一品。面背均有五銖字。又一品。面文曰銖五。又一品。銖作朱。又一品有一錢文直一五字。葉奐彬皆有之。有較小五銖爲大者。乃陳笠唐所贈。曰吳興。銅色微赤。字體在楷隸之間。

葉奐彬藏六朝厭勝錢

光緒丙申夏。葉奐彬於都門隆福寺得小錢三品。一面文曰子丑寅卯。一面文曰辰巳午未。一面文曰申酉戌亥。背皆有屬蟲。其龍形如犬猴。四足伏地。不作立狀。與漢碑畫象合。六朝厭勝品也。又有一品。曰五毒驅邪。背文鑄五毒形。銅色紫紺。篆法整齊。亦厭勝品。

葉奐彬藏男錢

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葉奐彬有之。男錢者。對於女布而言。言佩之則生男也。五銖肉郭既除而其質弱。則曰女布。

葉奐彬藏乾封泉寶

乾封泉寶。楚馬殷錢也。其文沿用唐高宗錢。此如王審知之鑄開元通寶。王延羲之鑄永隆通寶耳。葉奐彬藏有二品。一銅。背無字。一鐵。背有筞字。

葉奐彬藏景祐錢

宋景祐初鑄錢。以藥化鐵。與藥雜鑄。輕重如銅錢。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然亦有不以藥化者。葉奐彬曾藏一品。

葉奐彬藏崇禎通寶錢

明崇禎通寶錢。有皇敕嘉忠制府共封八字。一錢八錢兩品。又有新釐二字者。又有偃月及新文者。葉奐彬悉有之。

葉奐彬藏安南銀幣

安南有銀幣。文曰精銀壹兩。背文嘉隆年造。側文值錢貳串捌伯當中國庫平

壹兩三分。葉奐彬藏其二。

葉奐彬藏朝鮮琉球日本錢

朝鮮通寶。略如我國制錢。琉球通寶作橢圓形。徑寸半。光緒丙申。葉奐彬得之於津門。又在京師廠肆得日本天保通寶。與琉球錢制同。乃知琉球固有所依仿也。

趙伯英藏北宋崇寧錢

黑龍江之綏化（土名北團林子）西北。在通肯河東南。沿河一帶。據其地墾荒者言。往往拾得北宋崇寧古錢。綏化北境上集廠界三道崗二道崗等處。亦常拾得崇寧大錢。光緒初開墾時。有一日拾得數十錢者。大者徑寸許。（即崇寧重寶）趙伯英嘗得三品。

趙伯英藏金太和錢

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漢服。令俱禿髮。而章宗太和錢式。則仿宋崇寧。又有背文雲形雙犀角方勝珊瑚樹之類。仿宋大觀。殊不可解。然亦以章宗留意書畫

故耳。趙伯英曾藏三品。

趙伯英藏金大定通寶

金大定通寶。背文有崇寧通寶聖宋元寶字。蓋金之錢制。多仿宋徽宗錢。惟以一錢而鑄兩國年號。可知金人自有平分宋室之意也。趙伯英藏其一。

趙伯平得歸化貨物布

有骨董客嘗掘物於歸化城。得王莽貨布等類。或得一劍。上有文四行。不可識。歸化自漢以後。始隸版圖。則此或三千年前之外國文字也。趙伯平嘗得之。

世祖得石鼓

世祖入關。得重三百餘斤之石鼓一架。爲六朝故物。並有桐木所製之木桴。

張幼量愛石

鄒平張幼量名萬斛。嘗行長白山中。見有巨黃石。甚佳。乃以牛三百頭。拽至其家之園亭。每語人曰。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又嘗愛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常日夕撫翫不去手。

馬嶰谷藏靈璧石

皖之靈璧山產石。色黑黝如墨。叩之。泠然有聲。可作樂器。或雕琢雙魚狀。懸以紫檀架。置案頭。足與端硯唐碑同供清玩。海內士夫家每搜藏之。然佳料不多覯。大率不逾尺也。明季。土人得石二。高可作屏風。厚數寸。紋緻色潤。罕物也。僧悟本性愛石。卓錫於洪湖之老子山。一日。渡湖西。過靈璧。聞人言石之鉅。訪土人。乞購。乃以數金歸僧。僧買舟運以返。度其脩短。招吳中著名石工。資以來。製之爲磬。其繫繩處。天然有九竅。玲瓏宛轉。似連環。歷二年。工始竣。適海潮頻作。蘇之阜寧鹽城間。浮出香楠無算。僧得其數段以爲之架。於是稱美觀焉。未幾。僧死。徒不能繼師志。藏物漸漸佚。惟雙石作佛殿供品。有所顧忌。不敢棄也。高郵進士吳某選盱眙令。舟過老子山。遇風不得渡。入廟瞻禮。見石。詫爲奇珍。摩挲不忍釋。抵任之次年。客有談及者。輒贊歎。客謂此區區者。固不難強致之。吳默然。未逾月。客挈悟本之徒至。言寺傾圮。乞使君資助。吳應之。給以金三百。徒感謝。願獻雙石爲壽。吳陽拒。客再三強。始受。蓋此乃客計。直以三百金購

之耳。吳因運石至高郵故里。旋解組歸。築小園置之。吳故名士。交遊滿天下。時世祖方定鼎。招致遺賢。就徵入都者。率道出高郵。往訪吳以伸款洽。覩此雙石。歎爲得未曾有。爭賦詩以志其盛。中以益都馮文毅公溥合肥龔鼎孳尚書所作尤名貴。吳固喜爲傳物也。杭人徐章向給事於明宮。擅雕刻技。南都不守。流落江淮。吳訪而致之。使以馮龔諸作及己之贊記。摹諸石。徐乃以深鉤之筆。分刻石竅中。見者驚爲絕藝。遠道文人且或貽書相問訊。吳樂甚。於是遍贈拓本。既下世。其孫荷生亦寶貴之。

乾隆初。淮鹾發達。鹾商各出其羨餘以從事園林。竭力羅致珍玩。祁門馬嶰谷刺史曰琯爲羣商領袖。營屋天寧門街。土木丹青。備極美奐。世所謂小玲瓏山館者是也。其奴劉二曾役於荷生家。爲言雙石之妙。因納交於荷生而得之。

宋牧仲藏怪石十六枚

齊安怪石名天下。自宋蘇東坡時始。宋牧仲判黃州時。遍求不可得。所謂聚寶山者。斷嶺頹岡。纍纍皆粗石也。康熙乙巳秋。其友人屢以石餉之。較文辨色。得

十有六枚。牧仲乃置於晶盤。注以泉水。各卽其形象名之。而繫以贊。
一圓透徑寸。色黃白。上有紅文。鋒稜如剪。名之曰宜春勝。
二如紫菱。有僧默坐蒲團。凝然在望。其達摩壁上影乎。因名爲達摩影。
三如菱而小。上淡墨色。裹肉。其內下紫色瑩澈。白文縷縷。眉目宛然。與鴛鴦無異。旁有一卵。以翼覆之。是爲紫鴛覆卵。
四類棗而匾。色白。內含碧草數莖。如寒潭秋藻。因以命名。
五爲紅蜀錦。大如栗。文彩如織。
六如紅豆。內有圓光隱隱。非朱霞籠月而何。
七爲鬼面石。大如指頂。色紅白。
八則玉貝葉也。以淡墨包深紫色。類鴛鴦石。上有白玉貝葉。
九匾小。色白。三星在列。是爲三台象。
十圓而白。形同芡實。雙眸炯炯。所謂白眼看他世上人也。名雙白眼。
十一曰紅蝦蟇。造物之狡獪。固如是哉。何其宛相肖也。

十二青黃二色。形類棋子。有鸜鵒眼一。

十三與紅蝦蟇相伯仲。眼差小而口甚分明。背有紅點。曰紅蟾蠩。文之也。

十四匾小而長。彷彿美人之肌膚。有瘢。殷然可愛。或曰。此楊妃瘢也。

十五如大松子。青色白點。光比貓睛。因名之爲賽貓睛。

十六則諸石之殿也。殿諸石。等諸石矣。棗形冰色。上下白點二。儼然冰天皓月。影在地上。是名冰天月。

明珠藏紅寶石

明珠有紅寶石。徑五寸。室中視之。黴似黝黑。映於日光中。則丹耀煥發矣。門客有戚宦滇南者。出是爲式。使覓之三四年。弗得。懸價三千金。而市賈所呈。至二三百金而止。皆短小邪曲。雜以瑕纇。求其瑩澈合度者。無有也。寶井屬騰越州。州爲滇之極邊。井去州城五百餘里。荒遐嶔嶮。絕無人烟。採寶者結伴裹糧。攜兵械而往。或弗至。至而無獲。獲而歸途仍喪於猛獸瘴疫盜賊者多。採之之法。井在萬山中。攀援陟降而後入。深數十仞。以長絙繫身。操椎鑿赴之。得石一塊

卽出。同侶共挈數枚。不敢復留。歸而日磋磨焉。晶瑩則寶出。鉅細隨所鍾。如粟荳者。亦寶也。或質本鉅而椎傷之。難得二三寸者。其最佳者。常價之二三百金百金者也。客終以弗能愜貴臣意爲恨。求之未已也。

石異

康熙時。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爲雙杯而寶用之。

高宗仿製石鼓

國子監石鼓新舊各十枚。新者爲高宗命工仿製者。以滇中白石爲之。文鐫鼓面。舊者不似鼓。形亦不一。鐫文於腰。其一似中斷後。爲人製作。舊者餘九。亦剝蝕。無一完好。石色黝。似嘗髹漆者。且剝落一片。字尙存片上。若樹皮之剝落然。

汪松麓觀石鼓文

歙縣汪松麓副貢肇龍在京師時。一日。挈秀水鄭師雍游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因著石鼓文考。定爲周宣王時史籀所篆。

松麓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遇目輒辨。且可於暗中手捫而識之。

伍拉納藏空青

凡石中有水者。俗謂之空青。乾隆時。伍拉納曾藏水晶空青。中有魚形。俗傳空青爲山膽。山谷有之。然考本草。空青生益州山中。弘農豫章間有之。他山則愈少矣。有白青綠青諸名目。能化銅鉛爲赤金。治目之聖藥也。腹中漿涸。埋土中七日。汁液重生者眞。或又謂空青多爲蛟龍所攫。以致人世罕覯。則齊東野人之語也。袁子才曾於貴人家見一石卵。內外瑩澈如水晶。中有漿汁。隱隱流動。下蹲一白兔。躍躍欲飛。云是空青。此又別一種類矣。

徐某論所見英石

英石。出廣東英德縣。城臨大江。石山四繞。德清徐某嘗登南門睥睨以望之。大山如屏幛周遮。小山若峰刃矗立。皆英石也。石工入山。擇其形勢適用者。鑿之以歸。大者充園囿中假山之用。其小者。或剖而分之。或黏而合之。作几上假山及案頭硯山之類。均以皺瘦透秀四者備具爲良。徐於廣州歸德門某肆見一

臥石。長可丈許。皺紋極細。皆具峯巒形。蓋設肆者將以漸鑿取之。爲假山硯山以售於人也。

徐在嶺南久。曾見最奇者三石。一爲鹺商吳某家几上之石。高尺有五六。長三尺餘。千峯萬嶂。長亙連綿。其下坡陀。若臨水際。宛然衡嶽排空而湘江九曲環廻於下也。右首邊際石壁鐫八分書南嶽眞形四字。朱文印章一曰沈濟字文瀾。大如豆。蒼老工緻。一爲兩淮運使趙之璧之石。峯蓋其祖勇略將軍良棟所遺也。高三尺餘。上巨下削。根具三足。嵌入紫檀座。絕似奇峯插天。初無造作痕。峯半篆書曰一柱擎天。河北韓世彥書數字。一爲梧州太守永常之硯山。長五寸。高二寸餘。峯巒挺拔。巖洞幽深。面無反正之別。五嶺九嶷。不足奇矣。此三石者。玲瓏宛轉。奇特巉巖。曲盡皺瘦透秀之妙。眞上品也。徐。乾隆時人。

孫文靖藏文石

滇中產文石。乾隆庚寅。孫文靖公士毅督黔學時。曾得其尤者百規。乃建竹室。置水盆以養之。曰百一山房。緣一規面幕皆像形。黑質白章。諸景咸備。最異者

兩岸陡厓。長松交蔭。急峽中孤舟如駛。上坐一人垂釣。石不盈二寸。人僅一粟。而鬚髮眉目。神彩如生。絕似黃大癡富春山筆意。又有人在楚購一盤七枚。多碎錦紋。一枚作一遠樹鴉枝。薄靄蒙之。題之曰月中桂。

孫訥夫得佛靈石

常熟孫訥夫太守於乾隆戊申。從征廓爾喀。獲一石於丹達山。名之曰佛靈石。旋奉母諱。哀勞致疾。歿於打箭鑪之帕朗古營次。地僻不得棺。斬大樹。刳其中以斂之。當易簣時。謂從者曰。毋棄我石。留以示我子孫。及歸櫬時。載石以俱。太守之子子瀟編修原湘作歌以紀其事。

曹森藏昌化石

張芑堂嘗過武林之北關門骨董攤。得舊昌化石一枚。四面皆有畫意。一面金碧山水。彷彿小李將軍。一面蘆葦。彷彿米虎兒。一面水雲。因題水流雲在四字於上。一面秋山。似宋人劈斧皴。後攜之吳江。曹孝廉森與芑堂善。見而愛之。遂以贈曹。

蕭文藏寶石素珠

滇中產寶石。紅者尤貴。藍次之。紅之明透者。以一丸置盎中。注水其內。則滿盎紅霞。次則碧璽之老坑者。其新坑者。一年而滯。二年而淡。三四年如水晶矣。翡翠蘊於黃石中。剖之。乃得。然大者不易得。乾隆中。東川守蕭文在滇三十年。集成素珠一掛。玲瓏剔透。玉潤珠圓。中惟七八顆爲江水綠。百餘顆皆鸚鵡羽。帶之以行日中。青霞蔚起。不可逼視。

石有詩句

嘉道間。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之。行篋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篷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之。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於前。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櫓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

蔣稻香藏黃蠟石

嘉興蔣稻香有黃蠟石。酷肖貓形。黃香鐵待詔題之爲洞仙哥。

綴雲石在石門福嚴寺

康熙初。吳六奇將軍贈查伊璜孝廉之綴雲石。曾至海鹽顧氏。後仍歸海寧。爲馬容海光祿所得。馬歿而石尙存。道光己酉。石門蔡小硯學博爲馬氏之甥。從容海之裔乞之。移置石門玉谿鎭之福嚴禪寺。與里人徐亞陶太守寶謙商推位置。乃於寺之西偏隙地。開池甃石。特立其中。戴文節公爲之作圖勒碑。

石碑石獸

咸豐癸丑。粵寇洪秀全據金陵。掘土築城。得古石器甚夥。最奇者爲石碑。高丈餘。闊三四尺。石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一練。下有古篆數字。人莫能識。扣之。聲鏗然。似空其中者。後聞爲西人所得。又有石獸一。狀如豕。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可二尺許。質甚堅緻。碎之。腹中臟腑皆備。不知何由置入。亦莫識其何所用也。

張午橋藏石甚富

張午橋藏石甚富。悉儲於唐石軒。自唐迄楊吳。得若干種。其唐田洗泊夫人冀

氏合祔兩志。尤爲精俊完整。吳讓之爲作楹聯云。家有貞元石。人彈叔夜琴。卽指此兩石也。午橋名丙炎。儀徵人。

某甲藏馬精石

浙中某甲於市見一圓石。大如鵝卵。光白可玩。以錢數十文易歸。初不知重也。供壓書鎭紙之用而已。一日。有西賈來見之。反覆詳審。問願鬻否。甲知有異。卽曰。非善價不沽也。賈問値。甲戲之曰。銀幣百圓耳。賈曰。謹如教。甲大駭。問石何寶。但請一言其異而後可。賈慮其中悔。甲誓不翻變。賈曰。須二三齒德俱尊者至。署劵交易。然後告汝。甲如言署劵。已。賈付價收劵。握石在手。囑甲取淸水一盂出。置石水中。石入水。忽表裏瑩澈。了無翳障。中現一小馬。狀極神駿。若躍躍欲動。甲與鄰人俱大驚異。問石何名。曰。此名馬精石。稀世奇珍也。

佘某江某藏雨花臺石

江寗雨花臺所產小石。五色斑斕。光緒時。將備學堂學生佘某。一日。雨後登臺。得一石。徑寸餘。白質瑩潔如水晶。中有人影。作軍士荷槍狀。口鼻眉睫。及冠上

徽章。皆可辨。余故貧。付之質庫。得四十金。已出非望。竟不贖也。又某校教員有江某者。曾得一石。上有紅日一輪。下爲兩雞相對。羽色畢具。冠距嶄然。質晶瑩。映日益顯。乃以八金購得之。

趙爾豐蓄寶石

趙爾豐嗜石成癖。收藏極富。督師川邊時。曾於察木多附近淺渚中獲一石。溫潤縝密。迥異恆品。色深綠。白紋密布其上。屈曲遒勁。有折股屈鐵之勢。攜歸。置案頭水盂中。紋益顯。諦視。則縱橫顛倒。悉成文字。且篆籀行草眞楷。以及滿文番書。無體不備。趙大喜欲狂。因與幕僚研究之。得眞草篆籀各體一百八十九字。滿文五字。番體書卽梵文八字。鳥篆二。獸篆一。共二百五字。復有人物十餘。眉目畢具。栩栩欲活。尤奇者。初視祇一字。略一轉側。即變化不測。或易體爲二三字。或五六字。甚有一字變至十餘字者。且點畫完整。可一望而知爲某某字。至筆力之蒼古樸厚。姿勢之跌宕秀逸。猶其餘事。寶之。因著靈石記以誌其事。並倩名手繪圖。遍徵題詠。

況夔笙得阮文達家廟藏石

文選樓在揚州太傅街阮文達家廟之後進。中有藏石。漢畫象一。北齊北周造象各一。並嵌置壁間。此阮仲嘉瀛舟筆譚所載者也。況夔笙據以求之而得。完整如新。漢武氏畫象殘石。高四寸一分。寬六寸五分。左鹿形右分書一分。舊釋。惟此金萬三字可辨。細審金字上一字。左偏作罒。筆畫顯然。當是獸字僅存一角。武氏石室畫象。並陽文隆起。此獨陰文句勒。惟分書則酷肖漢蹟耳。北齊道朏造象。武虛谷曾藏之。北周曇樂造象眞書。徑五分。彊。環列佛座三面。石高三寸二分。前後面各寬八寸五分。側面寬七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字至六字不等。

某世家子有十七寶石

河南禹州城濠外。有小河。亦產石。較江寧雨花臺所產者尤奇。某世家子有石癖。僑寓此土。竭數載之力。得美石十七枚。因名其館曰十七寶石齋。嘗出十七石示客。皆神工鬼斧。畫本天然。中有白石一枚。上有墨梅一枝。虬幹離奇。花朵皆雙鈎金邊。點畫明晰。又有黑石。上現雪山雲氣沈沈。宛是凍合玉樓之象。又

有翠石一。上有紅牡丹一株。背現富貴二字。紅花綠葉。奕奕有神。此外則有漁翁垂釣者。有一樵叟獨立者。有萬壑千巖。小橋流水。鳥翔山巓。獸走石上。栩栩如生者。又有一石。色如羊脂。長約二寸。寬一寸有奇。平視之。無所見。諦審之。則見二人並立。作攜手遙指狀。隱露小字。讀之。則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二句也。

何莲汀觀少林寺石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供鼉石。高逾二尺。廣逾七寸。石面似平。然或凹而或凸。石質似淨。然或黑而或黃。摩挲之。了無異處。及退觀五六尺許。則漸露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達摩像矣。諦視腮邊短髭。與世人所繪無纖毫異。相傳其地爲面壁處。精神所注。可終古不磨也。汲縣何莲汀太守棪曾往觀。歸而爲人言之。

塔影石

太極石。產湖北宜昌東湖縣北大王坪山。此石橫開。有白圈。作太極形。直開。則尖峯聳上。儼如七級浮屠。故又名塔影石。宜昌宜都之蒼茫溪。亦產之。嘗有人琢之以爲插屏。朱劍芝曾往觀之。

魏叔子題不去廬硯

順德羊額鄉仁里坊有古屋。砌石爲牆。夾木爲柱。相傳爲明末義士故居。其額曰不去廬。蓋明季大兵入粵。何不偕兄弟與屈大均陳巖野諸人謀反抗。先後響應。誓死不去。以是顏其齋。及敗。兄弟赴井死焉。其後人某淘井。得古硯一方。石翠斑斕。古氣盎然。背有文作漢隸。刻天地之壽吾其並七字。爲魏叔子題。又得殘碑半角。敍先烈死義事甚詳。

陳其凝見龍蛇硯

雍正時。陳其凝館江寧駐防某副都統家。有人以一端硯質銀三十金。其硯長七寸許。闊約五寸。高二寸。而有隱隱白文二道。彷彿龍蛇其迹。有似薄紗蒙障者。各自邊相向而起。漸騰漸近。觸之卽退回。少選復如是。每一時辰。騰廻約有二三次。畢歲玩視。始終無異。天將陰雨。若有雲霧紛蒸然。

姜西溟藏古端硯

姜西溟有古端硯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古樸。絕愛之。劉繼莊亦見而贊賞。後

爲顧華峰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矣。

林同人藏銅雀瓦硯

銅雀瓦之琢爲硯者。類皆贗物。蓋其色澤款識。皆不足以動人。吳中騶儈類能爲之。甘泉宮址。在陝西淳化縣山中。康熙辛丑。侯官林同人從其尊人宦遊長安。與祝光遠自三原往遊其地。見道旁耕夫鋤田積瓦礫如邱阜。皆隱隱有文。多刓缺不可識。因憩於樹下。見有小物墳起。剔之。遂獲一瓦。甚完好。字畫獨全。亟懷以歸。瓦徑五寸強。厚一寸弱。圓一尺六寸弱。上有長生未央四字。背平。可研墨。以水漬之。有翡翠紋。如古彝器。卽唐宋以來所謂瓦頭硯者是也。以入土歲久。其質理自温潤可愛耳。王文簡公士禎爲題詩云。漢宮一百四十五。(三輔黃圖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橫絕南山包九嵕。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天臺高屹宮表。下瞰雲雨青濛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秦始皇記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孫卿已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蘢蓯。上陵磨劍勢一變。雲陽煙草悲秋風。甲帳珠簾盡黃土。何況片瓦埋荒叢。林

生好古極幽賾。短衣匹馬空山中。太乙壇邊弔鉤弋。悲歌躑躅斜陽紅。此瓦出土事非偶。長生古篆疑神工。濯以清泉襲綈錦。攜歸嶺海光熊熊。令弟（同人之弟吉人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古憂心忡。終南渭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知一瓦供賞識。遠與石鼓岐陽同。兒視羽陽弟銅雀。纖兒愼勿加磨礱。

何義門藏文徵明硯

何義門嘗築三間小屋。時適獲文徵明所用圓硯。殊不下墨。底有八分賚爾敬游翰墨之用華陽隱居十二字。相傳陶貞白十賚文中第九。是硯爲其故物也。因名之曰賚硯齋。

陸濟蒼藏宋孝宗硯

平湖松麈山房道士陸濟蒼。名徵。嘗於鄰圃得古硯。額鐫遠岫奇峯。背鐫宋孝宗御押。有希世奇珍及米芾字。隱隱可辨。或曰宋殉葬物也。濟蒼寶藏之。陳清柯太守爲作長歌記其事。

黃莘田藏十硯

永福黃莘田大令任有硯癖。自號十硯先生。吳中林太守廷華嘗作歌贈之云。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不敢閒相觸。叩門惟有陳學圃太史趙明序予。城北徐公嫻雲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硯癖不顧千金貲。詩成自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臥竟不起。謂此衡茅不足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無事苦跧跼。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具醽醁。先生笑謂我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陶泓浴。三山作鄰不待買。倚閣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躑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自譜游仙曲。

陳昆玉藏松硯

海寧陳昆玉茂才璘。嘗得澂泥硯。琢爲松形。鱗而怒勃。號曰松硯。出入必與偕。既頻年不得志。北游燕齊。一旦倦游而歸。杜門卻軌。尋理故業。置歐碑座右。而以松硯署其齋。日夕摩挲之。曰。松乎。石乎。其吾歲寒之友乎。昆玉。乾隆初人。

袁子才藏綠端蟬腹硯

文天祥綠端蟬腹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皐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甍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萇宏骨。款識皐羽二字。袁子才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舟過相值。知爲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爲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趙甌北藏天錫永寶硯

趙甌北嘗入市。得一古硯。豬肝色。有鸜鵒眼二。厚寸許。長四寸有奇。廣半之。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其右有水雲二字。乃小篆文。左側刻楷書一絕云。斧柯片石伴幽閒。堪與遺民共號頑。試憶當年承賜事。墨痕如淚盡成斑。考改蟲齋筆疏。知爲汪水雲硯也。水雲。名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宋謝太后。宋亡。隨三宮入燕。

此硯蓋承直時所賜。故有天錫永寶之刻。其絕句。則亂後追感之作也。水雲北征詩有云。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此硯亦必攜入燕。以詩寫授瀛國公者。

周七峯藏謝疊山賣卜硯

周七峯得片石於敗寺中。石支案。厚積垢。歸而滌之。則硯也。厚一寸。廣五寸。修九寸許。黝質細理。樸淳尙拙。額泐橋亭卜卦硯篆書五。側有程雪樓草書銘。漫滅不可讀。背泐宋謝侍郎硯。蓋謝疊山物也。明永樂丙申。洪水去。橋亭易爲疊山祠。掘地得之者。疊山去信州。度事不可爲。變姓名賣卜建陽市。誓將與硯同隱。而宋亡志不果。趣之北。死志旣決。欲令精魄與硯並沈。乃瘞此硯於橋亭下。

朱笠亭丁龍泓皆有硯癖

朱笠亭有硯癖。聚數硯。日夕摩挲之。一日。張芑堂過談。言及丁龍泓。笠亭重其人品。顧芑堂曰。此室將以友石居名之。必得丁君書。乃可與數石共古。遂作書屬芑堂致龍泓。龍泓曰。余亦有硯癖。所居曰硯林。吾當與樊桐訂石交矣。芑堂

函鋪紙請書。曰。硯林友石。皆某他山之石也。

朱笠亭藏黃團硯

張芑堂專精金石之學。朱笠亭爲其尊人瓜圃主人作傳。因舉瓜硯贈之。笠亭重其意。且佳其石。名之曰黃團。系之銘曰。傳瓜圃。得瓜硯。黃團繫門心所羨。芑堂大喜。爲欣然鼓刀。勒於硯陰。自是而黃團硯爲笠亭所藏矣。

顏介子見英德硯山

姜紹書嘗見一石子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所見之英德硯山。則上有白脈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脈直透石背。尙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波磔耳。諦視之。非雕非嵌。亦非漬染。眞天成也。

鐵冶亭藏南唐歙石硯

曹秋岳侍郎溶製硯詩。南唐官務久凋零。海國重來倚玉屛。而鐵冶亭尙書保則藏有宋歐陽修南唐歙石硯。歐陽自記云。此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造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

官造硯有數。其硯方而平淺者。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知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謫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記。冶亭及弟閬峯侍郎均有詩紀之。

鐵冶亭藏山高月小硯

恆嗇亭中允裕舊藏一硯。曰山高月小。其同年友鐵冶亭見而愛之。向索而未與。乾隆壬寅。嗇亭以酒病。以窮死。易簀日。冶亭在側。嗇亭執其手而泣曰。吾與君永別矣。家室妻子都不問。吾何以葬乎。冶亭泣對曰。棺衾及一切應用之物皆備矣。可無慮。嗇亭色喜。慨然曰。吾得友若此。復何憾。喘稍定。語冶亭曰。吾將以硯贈君以誌別。因呼其子取硯至。摩挲移時。謂硯背有細爪痕。未磨去。君自拭之。毋損石也。遂溘然逝。自是而硯爲冶亭所藏矣。嗇亭。滿洲人。

曾賓谷藏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侍郎燠嘗於廣陵市肆得一硯。乃東坡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書來乞詩。一行曰尾書溪藤。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朱竹垞銘。曰。身可汙。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爲八分書。

沈石友藏李因硯

沈石友嘗得一小方硯。約三寸許。裝以錮匣。硯背有李因像。原題詞云。手澤重看。暗迴溯昔年情緒。綺樓深處日日神仙侶。作畫吟詩筆墨生風雨。伊人去更誰憐汝。似落花無主。昔外子戲以錐畫妾貌於硯背。絕神似。篋藏十五年。今日重覩。不覺淚下。書此曲記之。李因側有雪坡印。李因。號是庵。海寧人。工寫生。適葛光祿無奇。著有竹芙軒集。以節著。雪坡爲明代和尚。以琢硯名。龐蘗子步原韻云。鬢影依稀。畫眉猶想閒情緒。淚痕凝處。誰是同心侶。匹鳥芙蕖。一幅迷煙雨。（王吏部題李因芙蓉鷺絲畫云。零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嘗作芙蕖匹鳥。也見婦人集。）漂零去。好教珍汝。休怨花無主。石友名汝瑾。蘗子名樹柏。皆常熟人。

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

沈石友所藏古硯。有百餘方之多。尤精美者。爲玉溪生像硯。石爲綠端。像面微側。幅巾半身。袍背鏤花作紅色。石友自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安吉吳昌碩大令俊卿題詩云。包山妙筆摹玉溪。端石硯刻神仙姿。沈郎得之日臨池。雪窗更和無題詩。

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

玉溪生像硯。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寬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趾處稍狹。背面琢圓式凹下。而像凸起。像半身右嚮。結帶巾。衣後有花紋方式。略如補服而稍下。其上方題云。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首列玉谿像。脫失過半。落墨瀟灑。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摹此硯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稆香仲石記。右下角有稆香心賞白文印。左邊稍下有憲成朱文印。右側題云。稆香兄以玉溪生像硯拓本求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製作之精。可想見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詩人像一册。至玉溪微病其多態。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非、

妄爲者。仲石不可考。嘉慶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綱。蘇齋白文印。硯趾左偏。石友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光緒初。此硯曾在俞筱甫家。疑卽沈石友所藏者也。

張叔未藏王鐸銘銅雀瓦硯

眞銅雀臺瓦。世不多有。嘉慶庚午初夏。張叔未得王文安銘銅雀瓦硯於松江肆中。質極瑩潤。蓋濾泥爲之。上有王鐸小楷書銘跋二。撰書刻俱精。可寶也。其銘曰。胡以瓦也而躋之棟。沈之淵。胡以吾也而授之几。升之筵。水之匯。而胡以浴雲飛煙。又何知此後之千百年。誰爲主也爲誰姸。物之遇合也且然。盟𩀌王鐸銘。銘後有附記曰。崇禎十一年。繡衣使者二東張肯仲貺余。余再拜而受。識於北都之大明門。時虍讋予晨於是門三十日矣。十月二十一日午時。鐸之附記。爲明崇禎戊寅九月大兵入塞京師戒嚴事。虍字。當是臣國朝後所揰損者。

張叔未藏陸鶴田草疏硯

陸鶴田觀察光旭在臺省時。直言致諫。其曾孫念曾居嘉興丁溪之南。曾爲張叔未言有草疏遺硯。靑氈非故。不知落誰氏手矣。庚午夏。叔未堊室悲居。形景相弔。隔溪老嫗。時攜破紙片石。覷贏餬口。一日。持此索直百錢。酌水親滌。亟登硯牀。硯有銘曰。此心赤。堅於石。

張叔未藏朱竹垞半月硯

朱竹垞半月硯。即以付其次孫稻孫者。石質溫潤。眞水碧上上神品。有竹垞隸行銘識。精妙絕倫。文房瓌寶也。嘉慶乙丑春。張叔未偕葛春嶼過梅里。留李若谷觀妙齋。信宿道古。摩挲把玩。心劇嗜之。丙子八月一日。李金瀾貽書於叔未。云是硯欲售。須銀二十餅。旋詣其齋。如其價得之。又以銀餅十二。得小朱十圭鐘硯。

竹垞所居。爲秀水之梅里。里中人知竹垞藏硯之爲世所寶也。輒仿製之。並鐫銘其上。藉以爲衣食之資。若谷雅善奏刀。此硯亦有仿本。

張叔未藏洮河石硯

宋時所琢洮河石硯。類皆鏤刻人物。張叔未嘗於平湖得一宋製者。亦然。與海鹽錢柞溪所藏僧梵寫經硯相同。蓋西方之人。琢手如是。與歙粤之石工迥異也。

錢謦石得青花硯

道光庚戌二月。錢謦石訓導泰吉得穎上蘭亭黃庭舊拓本。暮春之初。則獲青花硯。集帖中語銘之云。欣於所遇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閒暇無事修太平。玉石落落是吾寶。有見之者。謂此青花硯者。一名洮河綠石硯。產於岷州之洮河。瑩然如碧玉也。

鹿賓谷藏蘭成硯

鹿賓谷藏舊硯。正面上下有二活眼。背面之上有五活眼。爲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象。有集四書跋一首云。一拳石之多。日月星辰繫焉。磨而不磷。惟我與爾有是夫。款題田居。左側有兩印章。一黃葉村莊。一蘭成。豈庾蘭成物耶。

陳海樓藏岳忠武硯

岳忠武公遺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疊書文草書。皆遒古。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中丞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辛巳。東陽令陳海樓履和於都門市上得之。

石僧懷硯

石僧者。學無師。居無刹。食無鉢。貌清癯。道光時。往來天津城市間。不乞化。懷一硯。終日玩摩。若甚愛之者。飢則舐硯而飽。倦則枕硯而眠。眠就潔地古樹茂陰下。冬或臥雪中。髮經年不梳。蓬如葆。積垢生虱。人憫而髡之。遂相呼爲石僧云。敝衣草履。行歌於途。罕所交言。闤闠駔儈遇之。相揶揄。即詆訶之。愍然笑不休。春嬉於郊。遇花嬌柳媚處。盤桓久之。或臨流弄水。自滌其硯。硯出五色紋。風清

月白。走入敗寺中。置硯於地。以敗絮濡墨。就牆壁淋漓大書。潦草旁斜。殆不可省識。且書且吟。狂發叫舞。人迫而觀之。用絮塗抹。抱硯以去。人知其如此。俟其書畢。輿盡而去。徐出辨視。則往往有奇句。

津門梅吟齋素好奇。物色奇士。人告之。未信。一日。遇諸途。拉之歸家。與論詩。初不言。出其集示僧。僧一覽。輒了然笑曰。君亦深於此道者。再叩之。默然謝去。久不見。或有謂遇諸羅浮山者。蓋不知所終矣。

宗嘯吾藏阿翠像硯

咸同間。漢軍宗嘯吾司馬山藏弆古硯最多。有阿翠像硯。高六寸七分。寬四寸四分。厚一寸五分。池琢圓式。四周隆起而中凹下。上方蓄水處亦凹下。占高一寸六分。凹中左偏有半山一侶白文印。背面刻阿翠像。倚几右嚮側坐。右手持卷軸。全身不露足。左方題咸淳辛未阿翠六字。分書。像及題款皆凸。右側題云。綠玉宋洮河。池殘歷劫多。佳人留硯背。疑妾舊秋波。己丑三月得此硯。墨池魚損去之。背像眉目似妾。而右頰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蘇翠。果爾。當視髮

空門。願來生不再入此孽海。守貞記。馬字朱文橢圓小印。左側石友題云。片石歷四朝。兩美合一影。想見畫長眉。露滴玉蟾冷。洗汲綠珠井。貯擬黃金屋。若問我前身。爲疑王百穀。刻畫入精微。脂香泛墨池。漢家麟閣上。圖像幾人知。硯跋安吉吳昌碩跋云。石友示蘇翠像硯。馬守貞題。可稱雙絕。翠樂籍。工墨竹分隸。咸淳辛未。宋度宗七年。己丑。明萬曆十七年也。蓋蘇翠。實建寧人。咸淳時。流落樂籍。嘗寫墨竹。旁題八分書。如倚雲拂雲之類。頗不俗。亦作梅蘭。此硯像題款。政作分書。則阿翠卽蘇翠無疑。

宗嘯吾藏陳迦陵塡詞硯

宗嘯吾能文善歌。無事輒飲。每酒酣。輒令姬人吹笛。自謳其所塡詞。其需次杭州日。嘗得一硯於冷攤。長七寸。廣五寸。上列七星。色白而突出。磷磷如釘。貯墨可三日不乾。背有六字。曰陳迦陵塡詞硯。宗自是塡詞輒用之。

俞筱甫藏蘇東坡硯

宋蘇東坡硯。作石鼓形。硯背有銘十三字。乃東坡自撰而自書之者。嘗藏曹儷

笙家。光緒中葉。爲錢塘徐印香舍人所得。貽吳縣俞筱甫別駕。俞卒。遂不知流落何所。

徐氏藏魚腦凍硯

肇慶產硯材。以古名端州。故謂之端硯。道光癸巳。西潦再溢。瀕江廬舍。蕩析離居。是冬。肇慶人民請於粵督涿州盧坤。擬開硯坑。以工代振。謀於守令。皆曰善。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汲水。明年正月十日采石。三月十日。衆至而畢。得石佳者。治三百餘硯。有青花。魚腦凍。蕉葉白。天青。冰紋。火捺。馬尾紋。胭脂暈。石眼諸品。經咸同粵寇之亂。散失殆盡。徐印香舍人嘗於涿州冷攤。得魚腦凍一方。上有銘。識者謂爲希世之寶。蓋盧氏家替。硯遂流落於市中也。孫女新華髫年臨池。輒用之。

李偉侯藏玉帶生硯

玉帶生硯。乃端州產。石質非上品。以硯有白線一痕。故名。爲宋文天祥故物。謝疊山黃石齋均曾寶藏。道光時。歸吳人某。同治時。粵寇李秀成陷蘇州。頗嗜書

籍古玩。亦珍儲之。合肥李文忠公克蘇州。得此硯。傳三世。後藏偉侯襲侯國杰家。

馬夷初藏李雲谷殘硯

仁和馬夷初文學敘倫藏有明人李雲谷殘硯。作半月形。其上有陳白沙銘。爲屈翁山所書。徐珂曾爲題祭天神一詞。詞云。倚小樓江上聽疏雨。幾摩挲片石韓陵差可語。淵襟自接嶠南。莫道儒冠誤。問而今剩水殘山誰是主。且守缺。文章府。試回首斜日湖濱路。人間世。桑海淚。鴝眼無今古。更何堪關河搖落。邱壑因循。老我天涯。硯北悲秋苦。

王蓴農藏銅雀瓦硯

無錫王蓴農孝廉蘊章藏銅雀瓦硯。長一尺有半。寬八寸。其背隱起建安十五年造六隸字。甚清勁。明都元敬大書玉質金聲四字於上。並有銘。銘云。昔爲瓦。藏歌童。貯舞馬。今爲硯。承鉛槧。件圖史。嗚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後。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蓋豪雄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固得而有之

也。吾是以喟然有感於物也。蕁農屬徐珂以高陽臺詞賦之。詞云。橫槊空豪。澄泥（銅雀臺瓦陶人澄泥以絺綌淘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自昔。憑誰共話興亡。瓢樣（硯之中爲瓢形）琴紋。（銅雀瓦硯眞者上有琴紋見偃曝談餘）月明曾照鴛鴦。苔花（何春渚銅雀瓦硯詩錫花封雨苔）依約西陵碧。（曹操遺命妾伎登銅雀臺望西陵墓田見鄴都故事）夢瑤臺開過昏黃。檢遺銘。雒誦迴環。楚怨微茫。春深待借東風便。奈山河憔悴。門鎖斜陽。銅狄銷沈。還餘賸粉零香。盈盈墨淚含鴝眼。錯鑄成幾閱滄桑。費摩挲。小匣琉璃。相伴吟窗。

羅艮山之戚某得袁子才印章

袁子才所用印章。今流落人間者。有頤性養壽一方。石質爲田黃。高四寸。闊一寸六分。重二十四兩。其晶瑩透潤處。皆蘊橘囊文。兼有田黑數點。洵福田石之上品也。石側有黃小松司馬鐫跋百餘字。文字亦雋永可喜。文曰。福州之田。蘊石如玉。大材尤可貴。聞黃莘田十硯齋袁簡齋隨園所收殊美。莫能睹。乾隆乙巳春。謁河間中丞大人於祥符。出觀斯石。卽隨園之物。石經詞人護藏。今忽登中丞幕府。與文章政事並暉朗於河聲岳色間。石固有靈。而際遇之奇。亦千秋

希有事也。此印後爲羅艮山之戚某所藏。

張芑堂藏古銅印

秀水蔣春雨名元龍。得古銅印。文曰海上乘槎客。山中學圃人。張芑堂見之。曰。此余家物也。春雨問何故。芑堂曰。海上乘槎客。寓張字。山中學圃人。寓瓜圃。非其證耶。春雨笑頷之曰。余當以此相贈。芑堂述之於朱笠亭。笠亭乃題其小像曰。海上乘槎客。山中學圃人。鍼鋒一粒粟。觀性得元眞。

宋芝山藏漢印

漢印之繆篆。屈曲縝密。取糾繆之義。與隸相通。雖不盡與說文合。而損益變化。具有精意。此其所以可寶也。安邑宋芝山學博極嗜之。所藏多至數十枚。

林陟廬藏壽山石印

出福州北門六十里芙蓉峯下。有山焉。連亙秀拔。有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宋時故有坑。官取以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以塞其坑。乃罷貢。至國朝。每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者。或得之於田父手中。

磨以作印。温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爲第一。石初剖時。須以琉球礪石磋之。既磋。磨以金閶官甎。磨竟。以水浸櫚葉。縱橫揩拭。然後取龔鄰平置之几案。蓮石於鄰。使徐發其光。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林陟廬奉購藏之。陟廬所藏尤精。唐滋一嘗訪之。陟廬出所藏使觀。方開篋。趣令收卻。時高雲客亦在座。見而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汪訒庵嗜印成癖

汪訒庵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瑪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多至數萬枚。著有訒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金匱錢梅溪曾遇之於太倉畢秋帆制府家。因時相過從。一日。訒庵訪梅溪。見案頭有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欲奪之。不許。遂長跪不起。梅溪爲所迫。笑而贈之。然訒庵雖富藏弆。而少鑒別。精粗美惡。皆珍視之。亦可見其好之篤也。嘗自稱印癖先生。

丁竹舟松生藏壽山石印

福建侯官壽山五花坑。多嫩石。質温栗。狀如珷玞。價與青田之燈光石相埒。五色備具。光采四射。紅如靺鞨者。曰田紅。綠如翡翠者。曰田綠。黃如蒸栗者。曰田黃。白如珂雪者。曰田白。琢而磨之。可供玩好。其材又可爲私家印章之用。丁竹舟松生家藏印甚夥。多至數千枚。而以壽山石爲尤夥。大率爲丁敬身奚鐵生黃小松蔣山堂陳秋生陳曼生趙次閑錢叔蓋諸人所刻。世所稱浙派八大家者是也。

宋時以採石病民。塡塞坑路。康熙時。閩人陳日浴等入山重取。佳石漸盡。故賞鑒家以舊藏者爲貴。田坑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

潘仕成藏飛燕玉印

漢趙飛燕印。爲明嚴嵩故物。以羊脂玉爲之。純粹潔白。無纖瑕。盤鳳紐。文曰倢伃妾趙。鳥篆。龔定盦以宋拓化度寺碑易之於姚氏。或曰。得之以七百金。擬築寶燕閣藏之而未果。後歸粵人潘仕成。程侍郎春澤有詩詠之。中有句曰。尋其

流傳自冰山。亦弆墨林紫桃軒。比來歸龔復歸潘。

錫厚庵藏金貞祐銅印

道光丙午。錫厚庵都護縝在西安。得古銅印。方今尺寸六分。重十五兩。作小篆。文曰省差差字之印。背注貞祐三年五月行宮禮部造十一字。旁釋篆六小字。紐端有上字。印文古雅。背旁字皆徑直無趣。若刀劃者。貞祐金宣宗年號也。

韓程愈藏赤珂夔龍鎮紙

洪髯。青田人。好山水。慕天台雁蕩之勝。數裹糧以往遊。途次。有一樹一石可觀者。輒圖繪之。流連不忍去。於是甌括名勝無不歷。而甌括之嗜山水詩畫者。亦無不與交。念青田凍石最宜印章。每見秦漢以來古印。即購美石。師其意而爲之。四十年無倦容。其所鐫章。不啻千百。皆爲好事所攫奪。以故索圖章者不他求。而洪髯之名益著。

某年夏。韓程愈自中州訪其兄於永嘉縣署。無事。每詢青田凍章而莫得其要。客曰。有洪髯者。若與之遊。則難得者可立致也。因謀於兄。敦請之。顧洪髯坐此

累。非一日。聞遠人有物色之者。意猶豫。不欲發。其子明鉉進曰。大人以是重於海內士大夫。今茲之役。寧自斬耶。髯感悅。乃戒行李。扣永嘉署門。曰。我洪髯自青田來。門吏不敢難。延之入。茶次。出舊凍二枚。奉令公。隨贈程愈以赤珂夔龍鎮紙。光怪陸離。得未曾有。程愈以四小詩酬之。於是髯誦程愈詩。程愈握髯石。每相視而笑。遂成莫逆。

程愈問以凍石之品類凡幾。髯曰。山在青田城東南二十里。山麓之地。曰圖書山。皆林氏山也。深入不十里。至嶺溪坑。石出處也。其最美者曰官玨。曰高玨。曰老楓門。曰新楓門。皆鐙光凍也。其色青黃。其質光潤。鐙前視之。明如晶。而體凝重。使人不敢狎視。遂凍有冒其色者。然底裏自敗。絡為魚目。此四者不易得。品亦在晶玉之上。次者硬玨。祠前玨色獨青。而光澤少減。若握於手中。一經品題。當在狂狷之列。亦罕購之物也。次挑水坑。次小磨坑。次大磨坑。次松樹源頭。次岩頭。次龍舌。次蝦蟆。皆凍也。而色辨形辨矣。挑水色近硬玨。而乏光澤。小磨色白。大磨岩頭色皆綠。松源多帶青黃。龍舌強半皆白。若蝦蟆。雜色具陳矣。此其

概也。然皆從深山古洞中妄臆而得。無意而有獲。有心而無當。比比然矣。此外則豆青是已。世所謂佛料杯料爐瓶料龍章套章料。護封謹封古柬料。取足於此。亦有稍佳者。凡四等。一楓門青。二挑水坑。三小磨坑青。四紫檀。楓門挑水色醇而質膩。尙矣。小磨色或可觀。然少蠱。紫檀則花色斑駮。實如其名。亦有得之而不忍釋手者。

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

印。信也。以木或金石爲之。上刻文字以爲信也。印時所用印料。普通爲朱色。製時。擣艾葉爲綿。和萞麻油。加硃砂拌之。佳者色經久不變。相傳始於六朝時。而今稱之曰印泥者。實因晉以前之封緘。皆用黏質製陶之泥。其法與今之用火漆封函者相埒。故沿稱印泥也。

加印於泥以爲封緘。曰泥封。爲歷代賞鑑家所未知。道光時始出土。河南山西陝西皆有之。蓋古人用後卽棄。遂入土中。潘文勤公曾藏有官印（古代官印皆小。除公家所有以昭信守者外。亦自另鐫以佩於身。如後世官吏之所用公事圖章也。）私印。凡三百有四枚。其後出土者日多。丹

徒劉鐵雲觀察鶚所藏。則幾及千。其中秦最少。漢獨多。晉次之。考訂此物。實有數益。可考見古代官制。以補史乘之缺。一也。可考證古文字之有裨六書。二也。刻畫精善。可考見古昔工藝。三也。然亦頗多贋品。且仿造亦甚易。蓋黏質之泥既不難覓。而漢晉印章亦尚多。作僞者但覓一古印。印之於泥。卽成矣。光緒時之古董客曰袁回子者。優爲之。自是而市上之泥封。遂眞贋雜糅。不易辨識矣。

葉鞠裳論碑帖之別

碑帖之別。人不盡知。葉鞠裳學使嘗論之曰。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統呼爲碑。及墨而拓之紙。則又統呼爲帖。雖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夫碑之不可爲帖也。石刻之不盡爲碑也。周秦漢魏以下。歐趙而降。撰述源流。雕造形製。其爲體也屢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禮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葉於光緒壬寅。嘗視學甘肅。嗜碑版。以精於考訂。有聲於時。

葉鞠裳論碑之俗名

碑拓有輾轉傳訛而以俗名著於世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文人題品。土俗通稱。古蹟流傳。等洞蕭之有謚。嘉名肇錫。盆敝帚之可珍。有如碑之裂而存半截者多矣。惟唐興福寺殘碑。世皆稱爲半截碑。碑之環而刻四面者多矣。惟顏魯公家廟碑。世皆稱爲四面碑。皇象天發神讖碑。在晉時卽折爲三段。見丹陽記金陵續志新志世呼爲之三段碑。或呼經幢爲八楞碑。此類尙多。摭而錄之。可資談助。

竹葉碑　漢殘碑陰也。牛空山金石圖云。曲阜顏樂清懋倫得之。藏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紋。或謂之竹葉碑云。金石萃編云。此碑陽今皆爲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陳以綱定爲魯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

三絕碑　漢隸字源受禪表。魏黃初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劉禹錫嘉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博州廟學記。大定二十一年東昌人謂之三絕碑。三絕者。王去非文。王庭筠書。黨懷英篆額也。

魚子碑　隋栖巖道場舍利塔碑。石質斑駮。細點墳起。打本如顆顆丹砂。又如

大珠小珠落玉盤。雖精拓。不能泯其迹。世謂之魚子碑。

鴛鴦碑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嶽觀。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象之記。金石萃編云。此碑今俗稱鴛鴦碑。二石合爲一。兩面兩側。共刻三十二段。

碧落碑　汪由敦松泉文集董逌廣川書跋云。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名。李肇謂碑在碧落觀。然考之國史補。則肇正謂碑有碧落字耳。李漢又謂碑終於碧落字。董逌駁其非。今以篆文驗之。僅有樓眞碧落一語。既非全文結束。亦非文中要語。考古人詩文字蹟。舉一行首標目者有之。無以末字者。歐陽公集古錄。謂龍興宮有碧落尊象。篆文刻其背。宋潛溪亦云。韓王元嘉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於龍興宮。考其記。知爲碧落觀。今以篆文驗之。但云立大道天尊建侍眞象。無所謂碧落天尊。疑廣川所云碑在碧落觀。而龍興舊爲碧落者。爲得其實。此碧落之所由名也。

潛研堂金石跋尾云。右李訓等造大道天尊象記。世所稱碧落碑也。篆書奇古。有鄭承規釋文。余按此碑當如潛研所題李訓等大道天尊象記爲正。而碧落碑。其後起之名也。

追魂碑　處州府志。松陽葉法善以道術遭遇玄宗。時李邕爲處州刺史。以詞翰名世。法善求邕與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文。成。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辱雄文光賁泉壤。敢再求書。邕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曰始以爲夢。乃眞邪。世傳此碑爲追魂碑。金石萃編書譜引法帖神品目云。追魂碑。李邕書。在松陽永寧觀。

透影碑　中州金石記。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天成四年九月。釋道淸撰。俗名透影碑。

風動碑　隱綠軒題識。鎭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間立。王士則書。

雷合碑　寰宇訪碑錄。茅山乾元觀碑。陳䌌撰。蔡仍行書。政和五年。俗呼爲雷

合碑。

無字碑　金石萃編。乾陵。唐高宗陵也。在乾州東。至太宗昭陵六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今題名有十三段。崇寧政和宣和年者九。金正大元年一。興定五年二。丁亥清明日一。

泰陰碑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宋大中祥符元年上石。在泰安府城南門外北向。明巡按吳從憲篆刻其陰曰泰陰碑。俗謂之陰字碑。王蘭泉曰。北向屬泰山之陰。故題泰陰碑三字。以訛傳訛。遂謂之陰字碑矣。

囤碑　雲麓漫鈔。吳禪國山碑。土人目爲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吳騫國山碑考云。碑形微圓而橢。又云。碑首上銳而微窪。石色紺碧。

按右所錄碑名。循名核實。各以義起。未爲虛附。若夫流俗滋訛。方言虛造。郢書燕說。非可理測。訪碑者若非親見其文字。僅憑耳食。未有不徑庭者。如關中大中二年經幢。于惟則所造。王鉉書。土人通呼爲顏石柱。問以于惟則經幢。不知

也。問以王鉉。愈不知也。余來隴坂。關外僚吏皆言敦煌學宮有索靖碑。及拓而釋之。一面爲索公碑。一面爲楊公碑。是唐中葉後刻。索公特靖之後人耳。買王得羊。固自可喜。然問以楊索二公碑。不知也。李翕西狹頌在成縣。此碑後爲五瑞圖。圖內有甘露黃龍字。官斯土者。書帕餽遺。即題爲黃龍碑。若問以西狹頌五瑞圖。亦不知也。諸如此類。非沿其土俗所呼之名以求之。不可得。公羊所謂名從主人也。

葉鞠裳論各省石刻

各省石刻有多寡。限於地也。葉鞠裳嘗論之曰。關中爲漢唐舊都。古碑淵藪。其次則直隸河南山東山西。觀畢阮諸家所錄。望洋興歎。又其次則隴蜀吾吳皇家碑已亡。初平校官一刻巍然。爲江以南靈光。孫吳蕭梁。斐然繼作。浙有三老諱日記。楚有九眞太守碑。滇疆僻在南荒。而二爨碑。一晉一宋。可傲中原所稀有。足爲雞足增輝。此外閩粵諸省。隋以前無片石。貴州至明始建行省。漢盧豐碑即吹角壩摩厓之外。不獨無隋唐名跡。即宋元兩朝。亦無一字可著錄。此則限於地

也。紅厓晚出。鄒叔績雖釋爲殷高宗伐鬼方之碑。荒遠無徵。難爲典要。

葉鞠裳論求碑拓宜因地

求碑而拓之。宜因地也。葉鞠裳嘗論之曰。鄭漁仲求書之道有八。其三因地也。因人也。因代也。皆可通於求碑。而碑之宜因地而求。比書尤切。經史雕本。孳乳不窮。不得於彼。或得於此。苟非麻沙下劣之本。卽可插架。若碑。則原石祇此一刻。祇在一地。不到廬山。何從見其眞面。此地之宜知一也。私家棗梨。異於官本。千里雖遙。舟車可致。宦游所到。或如廉石之載歸。坊肆所雕。或以兼金而轉鬻。昔在燕齊。安知今日不在吳越。若碑。則高或尋丈。重亦千鈞。非如大壑之舟。可負而趨。此地之宜知二也。古今雕本。或在國學。或在郡庠。或在公庫。或在家塾。通都大邑。搜訪易周。估舶書林。咄嗟可辦。若古碑。則往往出於窮鄉僻壤。梵刹幽宮。甚至高岸深谷。屐齒不到。非有土人導引。莫施氈蠟。此地之宜知三也。古人著錄。郡邑之外。每多略而不詳。平津訪碑錄。亦第有某省某縣。好古者往往迷於物色。余所見惟林侗昭陵石蹟考。詳著第幾列第幾區村落方向。碑估李

雲從每拓一碑。必於紙背書在某村某寺或某家。距某縣城若干里。可謂有心人也已。若依此著錄。後人按籍而稽。何至迷其處所耶。

葉鞠裳論護惜古碑

碑不護惜。卽易殘毀。葉鞠裳嘗論之曰。孫莘老守湖州。建墨妙亭。以藏古刻。如漢之三費碑。皆在焉。今其石泰半亡矣。烏程張秋水輯墨妙亭碑考。分別存佚。采摭甚詳。關中有宋趙抃重置饒益寺石刻記文云。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往還稅駕。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遭兵火。焚毀殆盡。暇日。命僮僕搜抉於荆榛瓦礫之間。皆斷折訛缺。讀之。令人悲惋。卽其稍完者。萃而置於藏春軒壁。蜀綿州有宋淳熙十二年集古堂記。其文云。舉近郊石刻。列植秦漢隋唐。其碑凡十。壁立森拱。然其所謂蔣公琰碑及孫德碣。已淪於灌莽矣。此兩公者。皆師莘老之用心。護惜古人之意。可師可敬。西安府學碑林及洛陽之存古閣。其裒集古刻之法並同。或久埋於敲火礪角之餘。或新出夫隧道重泉之底。庋藏於此。以蔽風日。孑遺賴以不亡。法至良也。碑林剏始。不知何年。後人不加修葺。蕪穢不

治。幾難廁足。畢秋帆尚書撫陝。始繕完堂廡。周圍繚以欄楯。又爲門以司啓閉。光緒壬寅四月。余被命度隴。道出西安。駐節往游。徘徊不忍去。嘉祥紫雲山武梁祠堂漢刻。亦賴孫伯淵之力。得庇一廛。好古之士。宜知所取法焉。

葉鞠裳論殘碑位置

碑有殘缺不完而待補緝者。葉鞠裳嘗論之曰。古碑中裂。或碎爲三四片。以大鐵絙束之。或龕置壁中。尚不至漫無收拾。化度原石已亡。覃谿以翦雜殘宋拓三四本。鉤心鬭角。繪爲范氏書樓殘石圖。竟得宋時原第。可謂良工心苦。余曾得呂大防長安志圖殘石。石蒼舒書。僅存七片。首尾殘缺。潛心鉤索。迄未得其原次。乃知古人精詣爲不可及。西安藩廨竈下出殘石十六片。大者如硯。小者如拳。紫鳳天吳。顚倒短褐。皆分書。有熙寧年號。雖知爲宋刻。無從屬讀。余竭十餘日心目之力。尺接寸附。亦竟得原碑位置。始知爲宋吳中復重建燕佳亭詩。前有熙寧七年字。後有仲夏十五日男立禮字。裝爲一幅。首尾祇缺十餘字。此可爲補緝殘碑之法。

葉鞠裳論藏石

好古家於收藏碑拓以外。有藏石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東觀餘論載張燾龍圖家有漢石經十版。其壻家有五六版。解春雨集言宋慶曆初。范雍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化度寺碑已斷爲三矣。以數十縑易之。置里第賜書閣下。此爲藏石之濫觴。畢秋帆在關中。得四唐石。置之靈巖山館。孫淵如得北朝造象。置之家祠一樹園。近時藏石家。余所知者。隋太僕元公及夫人姬氏兩誌。在陽湖陸氏。咸豐庚申兵燹。兩石皆裂。失其半。閩縣陳氏揚州張氏南海李氏皆有藏石。陳李亦得之秦中。張氏唐墓誌董惟靖諸石。卽廣陸出土。長安趙乾生濰縣陳壽卿所藏最富。陳多造象。趙多墓石。曾從陸蔚庭前輩處見陳氏拓本全分共百餘通。趙氏七十餘通。余陸續得之。去年又得兩全分。以隋刻寶梁經及唐高延福墓誌爲最精。光緒庚子。六飛西幸。朝貴扈蹕至秦者。徵求拓本。迫於催科。趙君盡貨其石。聞半歸倫貝子。半歸端午橋。午橋藏石本爲海內之冠。豐碑如晉郛休魏蔡儁皆以牛車輦至都門。數十人舁之。道路動色。其京邸几案廊廡。皆

石碑也。余先得其拓本已百數十通。聞入秦。益肆搜訪。繼長增高。衙齋充物。廉石歸裝。不患無壓舟之物矣。潘文勤師及貴筑黃子壽師福山王廉生祭酒德化李木齋京卿同郡吳愙齋中丞皆有此癖。余皆得見之。木齋所藏多小品。且多殘缺。潘文勤師所藏。以崔文修誌爲第一。貴筑師所藏。以隋吳嚴李則兩誌爲第一。愙齋所藏。以文安縣主墓誌爲第一。賈文度次之。廉生精於鑒別。自蜀中攜歸梁造象。尤爲希有之品。亦多殘裂。斷頭折足。排列牆隅。乙亥丙戌間。病不斟。家人以其不祥。且褻佛。諷其棄之。笑不應。後病亦尋愈。然敝帚自享。不輕拓。余僅得其造象數通及晉兩墓表。一乾符經幢。尙完好。每見必索之。竟未得。此外如江陰繆藝風番禺梁杭叔南陵徐積餘抱殘守缺。亦間得一二通。積餘藏隋張通妻陶貴墓石及唐戚高誌。甚祕之。然陶貴非原石。余惟得江陰唐經幢一通。藝風見之。以爲桑梓文獻。屢以爲請。慨然讓之。今槖中僅存青城山唐刻經殘石數片而已。

葉鞠裳論碑厄

自古至今。碑之受厄者多矣。葉鞠裳嘗論之曰。藏書有五厄。古碑之厄有七。而兵燹不與焉。韓退之詩云。雨淋日炙野火燎。又云。牧童敲火牛礪角。亦不與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震崩摧。河流漂溺。漢華山碑唐順陵碑皆爲地震崩裂熹平石經周大象中自洛陽載還鄴船壞沒溺祇園片石。誤椎化度之碑。范謂化度寺銘跋高王父諱雍使闕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爲至寶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不求之不得棄之寺後祇柱洪濤。久沒純陁之碣。謂薛純陁祇柱銘此一厄也。匠石磨礱。耕犂發掘。或斷爲柱礎。北海李秀碑爲一教官斷爲柱礎六四礎爲王損仲擔至汴兩礎猶在都中漢石經隋開皇六年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營造司亦用爲柱礎或支作竈陘。郃陽魏十三字殘碑康強跋云是夏陽人家支竈物或爲耕場之磟碡。齊魯周經幢農民皆斷爲礎碡或爲廢寺之甌甎。元許有壬與元闕記見圭塘小稿今殘碑百餘字尚在和林寺僧毀爲香案通衢如砥。塡江左之貞珉。相傳六朝刻石明太祖時皆用以甃洽街道今金陵聚寶門內石道坦平如砥云背面皆有字也架水爲梁。支漢經之殘字。廣川書跋熹平石經周大象後破爲橋基荒墳蔓草。偃臥蟠螭。廢壘長楊。聊資列雉。晉鄉王廢基防營牆基纍纍皆舊碑也此二厄也。唐宋題名。摩厓漫刻。後來居上。有如積薪。唐賢名迹。宋人從而磨刻之。宋賢名迹。明人迺更加甚焉。賀方回之題字。惆悵武邱。虎邱賀方回題名庚申前尚完好今爲君上一伯父鑿損史延福之刻經。模糊伊闕。龍門如意元年史延福刻陁羅尼經

明提學趙岩刻伊闕兩大字於上邠原攬古。空譚大佛因緣。邠州大佛寺吳愙齋中丞爲學使時列炬訪之觀壁間題名纍纍有唐刻一通爲宋人鑿刻其上岱頂勒崇。莫問從臣姓氏。唐玄宗泰山銘後附刻從臣姓氏皆爲後游者刻損莫不屋中架屋。牀上安牀。此三厄也。武人俗吏。目不識丁。句工選材。艱於伐石。或去前賢之姓字而改竄己名。余所藏宋元幢其字跡有絕類唐人者蓋皆屬吏媚其府主作功德俗僧爲取舊幢磨去年月姓名而改刻之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唐華嶽精享昭應碑刻於天和碑之陰杜授堂金石跋曰水經注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刻其後書伐吳之事古人簡便不重煩如此又渭水內載漢文帝廟一碑建安中立漢鎭遠將軍段煨文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十餘字又在杜征南之前然碑陰本無字則可若如顏魯公廟碑有碑陰記或有故吏題名亦從而磨刻之則前賢名跡已失其半矣甚或盡鏟舊文。別鐫新製。改爲己作。澌滅無遺。如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磨去漢班超紀功碑更刊頌陳國威靈郎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是也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趙德甫跋何進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刻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孫淵如述何夢華之言云金承安三年牛頭祖書唐相魏文貞廟記亦磨去唐碑重刻碑首猶存唐字唐深州刺史墓誌蓋明人刻作金千禪師塔碑趺元時學宮所刻至元大德聖旨碑大半磨治舊石而更刻之此四厄也。裴李爭功。熙豐鉤黨。李義山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蘇子由云。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韓蘇之文。毀於謠諑。又若

閏朝僭號。諱於納土之餘。吳越錢氏諸碑有建元者宋初納土後皆毀去所毀經幢尤多叛鎮紀年。剷自收京以後。憫忠寺寶塔頌史思明紀年皆磨去重刊唐號或碎裂全文。或剷除違字。後賢考訂。聚訟轉滋。此五厄也。津要訪求。友朋持贈。軺車往返。以代苞苴。官符視若催科。匠役疲於奔命。一紙之費。可以傾家。千里之遙。不殊轉餫。里有名迹。重爲閭閻之累。拔本塞原。除之務盡。今昭陵諸碑無一瓦全。關隴鞏洛之交。往往談虎色變。此六厄也。夫石刻者。所以留一方之掌故。非鎮庫之奇珍。海內藏家。敝帚自享。宦遊所至。不吝兼金。或裝廉吏之舟。亦入估人之橐。奪人所好。遷地弗良。轉展貿遷。必至失所。此關中毛茂才所以有勿徒石刻之記。而言者諄諄。聽者充耳。化度寺碑宋范氏書樓本已先作俑。畢秋帆自關中攜四唐石歸。置之靈巖山館。庚申之劫。與平泉花石同付劫灰。此七厄也。有此七厄。其幸存天壤者皆碩果矣。可不寶諸。

漢唐以來石刻。有王字者。其碑幸存。亦多鑱毀。此金海陵之虐政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裴漼少林寺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改定

親王以下封爵等第。追取存亡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碑誌並發而毀之。此碑王宮王言夏王有王等字。亦從而鐫去。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爲無道。可勝歎哉。此又碑之一小厄也。貞石之壽。遇傖父而不永。猶可言也。惟有明一代。如前所紀提學趙巖者。儼然學者師。蘇許公朝覲壇頌。梁昇卿八分書。在元宗紀泰山銘之側。朱竹垞云。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以弇州尙書之言證之。所謂俗吏。迺閩人林焯也。又北海麓山寺碑陰刻官屬銜名。每列姓名下。各繫以贊。武虛谷云。爲妄庸人題字交午橫貫。以致損蝕不可次第。其大書橫勒者。則前明提學郭登庸也。宋眞宗登泰山謝天書述功德銘。明鄞人俗吏汪坦大書題名於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古刻遭此厄者非一。操刃者大抵皆科目中人。空腹高心。以衞道自命。遇二氏之碑。輒毀之。此又碑之一小厄也。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王圻續通考。上惡僧尼耗蠹。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鎭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其時官吏奉行。至於碑幢銘贊之

類。無不鑿毀。或坎地而瘞之。其見於石刻者。如魯公八關齋報德記。後有宋州刺史崔倬書石幢事云。會昌中。詔大除佛寺。凡鎔塑象刻堂閣室宇。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此州開元寺有顏魯公八關齋會鐫記大幢。刺史邑宰以不可折。遂鏨鑿缺口以仆之。又大中八年牟瓚方山證明功德記。會昌五年毀去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萬餘所。麗名僧尼廿六萬七百餘人。所奉驅除。略無孑遺。又大雲寺殘幢後有題記云。此幢五年□月奉勅毀寺。其幢隨□□□。至大中四年庚午。溧水尉劉皋等同再建立。蓋驅除未幾。至大中初而尋復矣。然元魏以後造象所毀當已不少。經幢尤多殃及。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重建題字。五代宋初。尙有發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會昌之劫也。此又碑之一小厄也。

葉鞠裳論碑之已佚復出

碑有已佚而復出者。葉鞠裳嘗論之曰。世有古碑已佚。忽然復出。碑估挾以居奇。無足奇也。北海靈巖寺碑。平津訪碑錄注云已佚。光緒初元。市上忽有新拓

本。頗得善價。不知此碑仍在長清本寺。但久不拓耳。魏之高翻碑。唐之焦璡碑。趙明誠皆著錄。自元以後無見者。據金石錄焦璡碑貞元十八年從弟郜文朱獻貞行書近數年。高翻碑與高盆生高盛兩碑同出於磁州。焦璡碑出於中州。此蓋淪入土中。高岸爲谷。耕犂發掘得之。高長恭碑。趙撝叔所收。僅有半截。今全碑俱出。碑兩面皆有字。額之陰。又有安德王經墓興感詩。此蓋下半截舊陷於土。今始舁而出之。初未嘗泐損也。昭陵之張允杜君綽諸碑。舊拓字少。新拓字多。其事正同。栖巖寺韋晨六絕文。并韓懷信詩。皆在首山舍利塔碑之陰。趙明誠亦著錄。從來拓舍利碑者。不拓陰。世遂以爲佚矣。其實一字未損。并未沈埋土中。裹氈而往者。自熟視無覩耳。湖州墨妙亭有宋人書玉筍兩篆字。並題名數通。同刻一石。陸存齋輯吳興金石記。列之佚目。余從廠肆得拓本。紙墨尚不甚古。決非舊拓。此當是湖之舊守攜以壓廉石歸裝耳。以此推之。歐趙洪所錄諸碑。今雖淪沒。安知吾生不再見之。吾生即河清難俟。安知後人之不復見之。其可以爲已佚而不復訪求耶。

葉鞠裳論碑之一刻再刻

古碑之一刻再刻者甚多。葉鞠裳嘗論之曰。古碑一刻再刻。如唐之聖教序。有五本。據古石環玕所記一爲懷仁集右軍書一爲王行滿正書一褚登善書有三刻一序記分刻二碑龕置慈恩寺塔下世所稱雁塔本也一序記并爲一碑卽刻於同州倅廳者眷潤軒帖跋有褚公行書聖教序刻於咸亨三年諸藏家罕著於錄宋端拱元年沙門雲勝分書新譯聖教序尙不在內也竹雲題跋云褚聖教序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爲宋道君瘦金書之亂今已亡又按觀妙齋金石略云余於同州雁塔二刻之外又得一本年月同雁塔本而字法不同碑已有斷蝕處不知在何所諸評論者皆不之及焉然則褚公聖教序實有四本夢眞容碑。一在易州龍興寺。一在終南樓觀。觀妙齋金石略夢眞容碑又得白鶴觀一碑先是黨光所書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此本從未見著錄宋之黨人碑。五嶺以西。卽有兩刻。元之張留孫碑。京師一刻。貴溪一刻。此金石家所共知也。吾吳郡學。有淳祐元年張安國書疏廣傳及唐盧坦對杜黃裳語。藝風拓寄當塗石刻。亦有此兩本。後五年。陳塏刻蔡襄書韓魏公祠堂記。安陽一本。元豐七年刻於晝錦堂記之陰。當塗亦有一本。年月皆同。惟缺撰書人名耳。天聖二年。涇州回山王母宮頌凡兩本。一爲南嶽宣義大師夢英行書。一爲上官佖篆書。其文無一字異也。元祐元年。惠因院賢首教藏記在西湖集慶寺。紹興府學亦有一

本。撰書年月皆同。惟額一篆書。一眞書。此外表忠觀碑。東坡有大小二本。醉翁亭記。東坡有眞草二本。蘇唐卿有篆書一本。坡翁草書本。世不經見。篆本則更難得矣。韓昌黎伯夷頌。范文正公書之。金皇統九年。楊漢卿又書之。題曰重書伯夷頌。長安有安宜之重書阿房宮賦。（元祐八年）曰重書。亦必有原書一石。余曾見米南宮行書一本。安米同時。宜之。當別有所承。此與舊碑已燬而後人重書者。（如蔡元度重書曹娥碑）略異也。又如陽冰城隍廟記。原刻在縉雲。程浩夫子廟碑原刻在三原。他郡邑廟及學宮。亦間有借刻者。大都明人不學者爲之耳。

李藥師上西嶽文。不知其所自來。當是好事者爲之耳。然摹本頗多。世所通行者。惟長安一本。明人摹刻。余所見有潞城一本。宋崇寧三年楊大中刊。滕縣有一本。宋紹興丙寅知軍州事施某重刊。明人叢帖中。亦往往摹刻之。此眞以康瓠爲寶也。

宋眞宗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今所傳拓本。其碑在泰安府城南門外。五石合成。高九尺。額高二尺八寸。聶劍光言此碑有二。一勒山下。即城南之碑

也。一勒山上。在唐摩厓碑之東。字徑二寸。明嘉靖間。俗吏鄞人汪坦。又汝南人翟濤題名鑱蓋於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額十三字。尚完好。後人第知有城南之石。不復知岱頂之尚有摩厓一刻也。

葉鞠裳論碑之摹本

碑有就原蹟而摹刻者。葉鞠裳嘗論之曰。醴泉皇甫諸碑。摹本充斥。家刻坊刻。無一足觀。然前人名蹟已損。後人得初拓精摹。不見中郎。猶見虎賁。未爲無益。虞伯施夫子廟堂碑。唐時已泐。黃魯直所謂孔廟虞碑貞觀刻。千兩黃金郡易得。宋時卽有兩翻本。肥本在長安。瘦本在城武。互有得失。臨川李氏有唐拓殘本。以肥瘦兩本較之。天壤懸絕。始知原本不可及。(詳見翁學士廟堂碑跋)歐書化度醴泉。皆有宋翻宋拓本。覃谿見化度最多。范氏書樓本。皆祇四百餘字。其多至八百餘字者。皆非原刻。温虞公碑亦祇存四百餘字。宋拓八百餘字。多不過千字。覃谿嘗自至昭陵碑下。精拓得一本。云可辨者有二千餘字。其實筆畫皆損。不過匡廓尚存。約略以文義聯屬之耳。今陝西有裴刻本。多至二千餘字。蓋卽以新

拓精本。仿其結搆用筆。非眞有多字祖本。其面目雖是。其精神則非。譬之優孟衣冠耳。醴泉惟錫山秦氏本能亂眞。今亦僅存殘石。人重之。與舊拓原刻等。余曾見南宋榷場本雖宋翻。遠不逮秦刻。皇甫碑有三監二字者。尙可觀。若得線斷本。則更爲至寶矣。然三監本拓之先後亦不同。拓最早者。僅降線斷本一等。碑估之作僞者。往往以摹本三監二字。裝入無逸本。鑒別稍疏。卽爲所罔。褚書惟孟法師碑有翻本。（枯樹賦哀冊文皆帖類）所見以嶺南葉氏本爲最勝。今宋拓孤本亦在臨川李氏翻本。大都皆從茲出。聖教未見重摹本。而懷仁聖教。化身最多。亦最不易辨。孟津王覺斯及西安荀氏兩摹本。皆能亂眞。北海之秦望山法華寺碑娑羅寺碑。皆石亡補刻。顏書八關齋記。亦宋時燬而重刻。中興頌。蜀中有三本。干祿字書有一本。皆宋時摹刻。宋廣平碑在沙河宋氏家祠。後裔恐其剝損。不輕椎拓。碑估以拓之難也。別刻一本。以應四方之求。然視原本遠遜。磚塔銘摹本最多。王蘭泉云。長洲鄭廷暘嵎谷吳縣錢湘思贊兩本最善。鄭娟秀。錢瘦勁。原刻破裂。則此二本皆可寶也。宋蘇文忠書。因黨禁磨損。重刻者過半。此外

如漢之桐柏廟碑郭有道碑。魏之弔比干文唐之曲江張氏兩碑。皆經後人重刻。孫吳天發神讖碑。舊斷爲三。在江寧府學尊經閣下。咸豐庚申之劫。燬於兵燹。吾吳帖估張某精於摹勒。以木柹糊紙爲質。仿刻一本。鑒古家皆爲所衒。然碑文可以亂眞。其後元祐胡宗師崇寧石豫兩跋行書。神氣全非。並多誤舛。不難一覽了然。人自不察耳。此碑篆體奇古。郭胤伯詆爲牛鬼蛇神。雖非知言。然亦可見畫鬼神易畫狗馬難也。六朝唐誌之佳者。其石或亡佚。碑估得舊拓。往往摹刻。以充孤本。如崔敬邕張黑女之類。皆有贋鼎。好古而鑒別不精者。其愼旃。

葉鞠裳論碑之贋本

流傳碑拓。贋本頗多。葉鞠裳嘗論之曰。舊碑摹本。已如犂軒之善眩。更有憑空結撰者。如世傳涼州刺史郭雲誌。女子蘇玉華墓誌。黃葉和尚墓誌。皆題爲歐陽詢書。無其人無其事。謬種流傳。稍有識者能辨之。李邕之戒壇銘。雖有所本。亦是重起爐竈。與原碑渺不相涉。因焦山有瘞鶴銘。遂有瘞馬銘瘞琴銘。琴銘

小楷妍媚。世頗好之。余知爲吾吳顧南雅作。馬銘字亦不惡。其石出於關中。安陽有漢殘碑五種。齊魯之間。斷碑一角。時時出土。文多者不過數十字。無人名地名年號可證。益復不可究詰。人言熹平殘碑卽不可信。若朱博頌。確知爲諸城尹祝年明經所造。李昭養奮破張郃銘。亦皆後人所僞託。造象。北朝多。南朝少。今蜀中新出梁造象數十通。似刻於甎。多天監大同年號。皆贋造也。大抵贋造者。墓誌造象居多。不能爲豐碑。其文或有所本。其字雖有工拙。古今氣息。總可摩挲得之。趙撝叔以寧爨碑爲依託。王可莊太守疑蘇孝慈誌爲李仲約侍郎書。則皆賢者之過矣。

葉鞠裳論碑之補刻

碑文有後人補刻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柳公綽諸葛祠堂記。陳諫南海神廟碑。皆唐人名蹟。爲覃谿列入碑選。余先後得舊拓本。再三審諦。雖非重刻。然風度端凝矣而間有齊氣。骨格遒美矣而不無弱筆。蓄疑久之。後得武侯碑陰明蜀府承奉滕嵩題字。有補還其舊庶毀璧復完而覽者無闕云云。武虛谷跋云。碑

在前明補刻。今所見者已非舊觀。始恍然悟兩碑之字。不盡爲原刻。覃谿所見。當是明以前本。故服膺如此。諸葛碑銘詞。乃詔相國。詔下重一詔字。志願未果。誤書日日未果。旁注志願二字。王蘭泉謂是前明補刻時滋譌。此外張嘉貞北嶽恆山祠碑後有宋入內供奉官王潭題字云。宣和庚子。賫御香來謝因讀唐丞相張公所述碑。數字剝落。迺將完本以碑間所有字補足之。此亦補刻之一證。但祇數字。且唐宋刻手不甚相遠。故尙不覺其懸絕耳。魯公八關齋記。中州金石記以爲重刻。世無異議。然考記後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書顏魯公石幢事。有云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又云。惜其堙沒。遂命攻治。雖眞贋懸越。貂狗相續。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玩其詞意。是原刻尙存三面。倬所補刻者五面耳。寰刻類編。先題顏眞卿撰幷書。後題大中五年崔倬補書。良得其實。蓋舊碑再立。重刻者多。補刻者少。余所見唐碑。經後人補刻者。惟此四石而已。

葉鞠裳論木刻之碑

古碑多爲石刻。而古人亦有以木刻之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木刻之文有二。一

爲王大王庵池記。唐天祐中刻在閩縣。黛榦霜皮。歷千餘年。未遭斧斤之劫。一爲都門民舍有古藤一株。夭矯拏空。上有元大德間題字。見戴菔塘藤陰雜記。其餘滇南有吳道子大樹觀音象。隴西慶陽郡廨有范純仁屋梁題字。

葉鞠裳論瓷刻之碑

碑不僅有木刻也。尚有以瓷刻之者。又有名曰玉而實爲石者。葉鞠裳嘗論之曰。瓷刻之文有三。一爲曹調造磁盆題字僅有七年二字。紀年已泐。一爲鄭德與寶林三十一娘捨東嶽廟蓮盆題字元豐元年正月。兩器皆在福建省垣。一爲元延祐二年瓷題字。在淄川縣高氏。造象有銅有石。其曰白玉造象者。但石之似玉者耳。惟善業埿造象。出於埏埴。唐時江以南墓誌。有刻於瓴者。此類皆當作石刻觀。

葉鞠裳論碑字大小

碑之字有大有小。葉鞠裳嘗論之曰。昔人論書。大則徑丈一字。小則方寸千言。余所見擘窠書。以鼓山朱文公壽字爲最鉅。其次則淡山柳應辰押朱龔窪尊

兩大字。皆摩厓也。若勒於碑者。吾鄉有釋子英所書釋迦文佛四大字。在虎邱普門品經之陰。一石一字。郡學有蘇唐卿竹鶴兩篆字。亦奇偉可喜。小字以臥龍寺經幢（女弟子陳氏造）爲冠。蠅頭清朗。布置停勻。如棘刺之猴。神乎技矣。此外小字麻姑仙壇記。疑爲縮臨之本。吳越王銀簡。範金而非刻石。李寶臣王審知諸碑。視小則有餘。視大則不足也。

葉鞠裳論一碑之字體大小

有一碑而字體大小不同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梁開平二年崇福侯廟記。吳越王錢鏐撰。字大徑寸。中列敕文六行。字大徑二寸許。晉天福八年吳越文穆王神道碑。首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十三字。字大徑三寸餘。較於正文幾大三倍。此式惟吳越兩碑有之。錢竹汀說。（吳越經幢凡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王題銜其字皆較經文特大）

葉鞠裳論碑之別體字

碑字之爲別體者甚多。葉鞠裳嘗論之曰。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字多別搆。如蔑爲薎。蔽爲蔽。菊爲蘜。不可勝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

來。多能書者。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大同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甚於李仲璇。又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之所不及收者也。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

碑文別體。北朝作俑。亭林之論詳矣。階州邢佺山太守宰長興時。曾輯金石文

字辨異十二卷。剌取碑文異字。上溯漢魏。下迄唐宋。統以平水韻。乾嘉以前。出土石刻。采摭無遺。顧世尠傳本。聞趙撝叔亦欲取家藏碑版。撰爲此編。其稿未出。吾友王紱卿同年亦剙舉條例。後見邢氏書而止。地不愛寶。古碑日出。邢氏所未見者。又不下數百通。竊擬正其脫誤。補其缺遺。精力銷亡。歲不我與。則亦徒託諸空言而已。

碑版別字。六朝爲甚。豈惟是哉。自唐以下。一代之碑。皆有一代風行之別體。大抵書碑者不能不取勢。左之右之。惟變所適。積久遂成風尚。唐碑之別字。不盡同於宋。宋碑之別字。不盡同於遼金元。余在北方。見門帖延禧迎祥等字。延皆寫作𨑨。迎皆寫作迊。後觀唐宋碑。率如此。迺知里巷相承之字。亦有自來。流俗所謂帖體是矣。

葉鞠裳論碑之陽文

碑字之爲陽文也。有所自始。葉鞠裳嘗論之曰。長興雕造經典。始用黑字。以便模印。若唐以前石刻。惟碑額兼用陽文。北朝造象有二通。一爲魏始平公造象。

朱義章書。一爲齊武平九年馬天祥造象。皆陽文也。趙撝叔藏咸通十一年廿八人造象甎。慈恩寺所出善業埿。亦均陽文。棋子方格。與始平公同。臨朐仰天山造象新出陽文四通。皆金正隆二年刻。孫趙所未收也。浙江六和塔蔣舒行捨財修塔記。亦正書陽文。金文有成都開元鐵幢鐘銘。則陽文多而陰文少矣。碑額又有中間陽文。四圍界以一線。深陷如溝。拓之內黑而外白。蓋石質脆勁。陽文凸起。易於駮裂。所以護之也。

葉鞠裳論碑之反文

碑字有反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反文惟蕭梁吳平忠侯神道闕。近又新出一殘闕。僅存故散二字。銀鉤鐵畫。望之。如以鐙攝影。墨彩騰奮。若以薄紙濃墨拓之。幾不能辨其正背。吾友會稽陶心賓同年摹之極肖。此外尙有宋熙寧八年君山鐵鍋及唐開元心經銅範蜀刻韓文書範。亦皆用反文。金華非邱子雙龍洞三字。中間龍字反書。此在古人。必自爲一體。而今失其傳矣。

葉鞠裳論碑之回文

碑字有回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余又藏回文兩石。一爲馬念四娘墓劵。一爲朱近墓劵。其文一行順下。一行逆上。循環相間。非顚倒讀之。不能得其文義。尤奇者。馬劵爲南漢劉氏刻。朱劵爲劉豫時刻。同出僞朝。一在關中。一在嶺表。不謀而合。歐陽公集古錄收謝仙火三字。摩厓倒書。世間亦無別刻。倒文反文回文碑中三體。可爲好奇者助談柄。

葉鞠裳論碑之譌脫塗乙旁注夾注挂線擠寫

碑文有因譌脫而塗乙。或旁注而又有夾注有挂線有擠寫者。葉鞠裳嘗論之曰。碑誌譌字脫文。亦有塗乙。萃編橋亭記文中人獲一錢脫人字旁注又鄉老重書老字古人書碑不拘又按高人滿墓銘末四句崑山璧玉桂樹摧枝悲哉永蘋痛哭離長離長當作長離與上枝字韻刻石有時未改正號國公楊花臺銘布衣脫粟丞相之風落相字旁注李光進碑句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點抹去之此亦古人不拘處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見一經幢。空至十餘字。錢竹汀跋齊州神寶寺碑云。古人書丹於石。遇石缺陷處。則空而不書。此碑及景龍道德經皆然。墓石或限於邊幅。銘詞之尾。往往擠寫。或改而爲雙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爾。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闕字。即

補於當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補棄代二字。初未詳其義。尋繹碑文。始知此行懸瓢荷篠之士。離羣棄代。棄代二字。適當石泐。緯繣不明。此二字爲補闕也。第十一行氤氳吐元氣之精及堅之叉堅。吐字下堅字皆微泐。亦於行下補刋吐堅二字。尙有四五行補一字。類此。其筆法與全碑一律。決非後添。此亦他碑所未見也。碑銘誌銘分章。其一其二等字。或雙行。或旁寫。碑首幷序字旁寫者多。亦有空格直下者。梵咒反切合音及分句字。皆直行夾注。（萃編杜順和尚行記書撰於急流中而復見見字旁注胡甸反叉孔紓墓誌銘出將旁注去聲宋王公儀碑臣字俱小字旁注槪見於此）唐開成石經無注。蜀石經卽兼刻注。惜其石已亡。唐玄宗注道德經。易州邢臺兩石幢注皆小字。約四字當正文一字。顏元孫干祿字書。郭忠恕說文偏旁字源。唐郎官石柱楚州刺史石柱題名之下。到官年月。其小字略同。此可爲石刻注書之式。釋氏塔銘寺記。或附宗派圖。第一代字特大。以次人遞增。字遞密。亦遞小。此可爲譜系挂線之式。若告身勑牒。勑字固特大。第一行亦大字密排。形闊而扁。有如今之訃聞。三省題銜。至末一字。姓必平列其上。以字之多寡爲大小疏密。令史及郡

邑官屬題名。皆姓大而名小。此又古人公牘之體式也。

葉鞠裳論碑之方格

碑有界方格如棋子者。葉鞠裳嘗論之曰。唐以前。碑至精者。無不畫方罫。端正條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損者。有駮裂者。裂處雖裂。完處仍完。若磨損之極。不惟平漫。甚至無一絲痕迹。醴泉聖敎諸碑。其初何嘗無方格。今則字畫之外。但有空地。此無他。椎拓過多。匪朝伊夕。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榦。漸靡使之然也。行書大小疏密。各隨筆勢。固不宜於畫格。亦間有用通行直格者。但長而細。則易裂。且不無撓曲。亦其勢然也。碑陰及經幢造象題名。分列者或以橫線隔之。經幢上下。多以橫線爲界。或單線。或雙線。有疊至數重者。亦有用闌干紋者。稽古寺經幢供養姓名。以字之大小多寡。各畫一方罫。如九宮然。極精謹。碑額亦多用方格。但陽文凸起者多。碑文之線如絲。額線如繩或如筯。惟摩厓用界線者絕少。伊闕佛龕及益都臨朐諸山造象。間於龕下方寸之地。礱石光瑩。使如鏡面而後界畫之。但亦小字多而大字少。蓋山石犖确。本不易於奏刀耳。

葉鞠裳論非漢文之碑

碑有非漢文而用契丹西夏女眞蒙古畏吾兒唐古忒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歷代國書。有契丹西夏女眞蒙古。又有畏吾兒唐古忒。番禺凌譽釗鐵綿句述寄傲軒三筆之言曰。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凡三千餘言。爲契丹字。夏蕃書。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分。女眞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古紳製。小字未詳誰作。元蒙古新字僅千餘。世祖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爲宗。按俞理初佉路瑟吒書論。契丹亦有大小字。與淩說不同。又云。元昊本佉路而造畏吾字。蒙古初用畏吾字。謂之衞兀。據此。則西夏書與畏兀爲一種。未知孰是。今以歷代國書碑證之。契丹書最少。潘文勤師曾得一雙鉤本。筆畫繁重。如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余亦嚮搨得一通。置篋中。無能讀者。西夏書惟武威有感通塔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碑陰釋文。則張政思書也。張掖有乾祐六年黑河建橋祭神敕。女眞書有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天會十二年刻於乾陵。無字碑。祥符有宴臺國書碑。元時聖旨碑。大都上層刻蒙古文。

下層漢字。其書蟠屈如繆篆。因方爲圭。鋒稜峭勁。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孔子詔。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頒行天下。通立碑於學宮。今雖彈丸小邑。尙有元時聖旨碑一二通。官吏題銜。有蒙古字教授學錄等官。皆漢人爲之。余收得新樂縣一通。蒙古文後題教諭周之綱譯。可見當時漢人多能通國書。唐古忒。當卽今之託忒書。亦曰託特。與梵書同流異源。俞理初曰。梵爲剎利。佛書佉羅瑟叱爲婆羅門佛書。本不相同。久之遂合爲一。佉路派別爲託特。乾隆四十六年。設託特學。其字由託忒譯蒙古、由蒙古譯清書。則當與蒙古文爲近。今惟有吐蕃會盟碑一石。畏吾兒省文。亦曰畏兀。亦曰衞兀。卽回鶻之轉音也。其字無單行之碑。惟祥符大相國寺有至元三年聖旨碑。以蒙古畏兀漢字三體書之。居庸關佛經。蒙古畏兀女眞梵漢五體。今尙在關溝。一字未損。顧亭林昌平山水記詳載之。

葉鞠裳論校釋碑文

校釋碑文之難。金石家皆能言之。葉鞠裳嘗論之曰。校書如几塵落葉。愈埽愈

紛。釋碑之難。又視校書爲倍蓰。墨本模糊。裂紋蝕字。豐碑巨幅。必卷舒而閱之。非如書册可以按葉摩挲。老眼昏燈。愈難諦審。故前人所釋之本。往往同一石刻。彼此舛馳。漢中部督郵郭尙題名。卽世所謂竹葉碑也。牛空山翁覃谿海寧陳上舍以綱三家釋文。卽不同。竹汀又刋正焉。試以新拓本校陶南村都元敬及萃編所錄。異同卽不可僂指。碑額篆文。或不合於六書之法。或漫漶不可釋。沁州刺史馮公碑。明以前金石家多誤釋爲池州。至竹汀。始改正。又碑題結銜。大書特書。多詳具官階封邑寺觀廨宇之碑。或冠以郡邑。或兼書修造姓氏。篆額與第一行題字。或不符。著錄者各隨舉碑字以標目。如邕禪師塔銘。省文亦可稱化度寺碑。虞恭公溫公碑。省文亦可稱溫彥博碑。苟非親見墨本。轉展稗販。最易歧出。故孫淵如訪碑錄。有一重再重者。重刻之本。既列於唐。又列於宋。甚至新拓本年月既泐而舊拓本尙存者。既據舊拓按年月編入。又據新拓本。附之無年月類。余校出重碑卽有百餘通。趙撝叔書亦未免。如搜輯墨本。盡取舊金石書校之。以碑文爲經。而以各家釋文標目誤舛異同之處。分注於下。如

校勘注疏之例。嚴氏唐石經校文。當不能專美於前。

謝梅石論拓碑法

有謝梅石者。名庸。吳中碑估也。嘗論拓碑之法。其言曰。拓碑之法。昔用氈卷。白細絨氈不夾灰土者卷緊以帶滿縛緊兩頭切平適用爲便後用毛刷。犀尾者勝羊毛皆櫛沐所用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無柄而圓者。入竹筒。施之深腹之字者。此種每有鬚鬣過剛久用雖隔紙亦損字邊際鋒芒之弊或用劈者用柔者用退毫大筆者愈久愈柔純愈佳不可不慎也二者重用皆有所損凡敲擊皆不可過重很而搗者直下者尤甚也毛刷有紙爲刷刺之弊圓鬃硬刷究大可畏以不用爲妥昔用銅弩鍵。襯薄細氈。敲擊極細淺之字。良佳。但不可過重。尤以中平無廉隅不傷器者。爲可試用也。昔用六吉棉連扇料紙。俗名十七刀者。今無之矣。薄者名淨皮。較之昔。不能薄。尤不能軟。紙料麤。有灰性。工不良之故也。張叔未有宋本書副頁紙拓本。至佳。以明羅文紙爲之。亦佳。素方伯拓本紙。黃色亦雅。紙厚則麤。拓石尚可。拓吉金則不能精到也。昔用清水上紙。或摺紙。水溼勻透。吹開上之。拓可速而紙易起。水上者不甚起。而字中有水。每乾溼不勻。後用大米湯上紙。勝於清水。上紙之劣。莫劣於膠礬。礬則損石脆紙矣。今用張叔

未濃煎白芨膠法上紙。以紙隔勻。去溼紙。再以乾紙墊刷擊之。此皆用紙之良法也。

梅石又言李春湖馬傳巖事。其言如下。

李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臨川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搨。築湖東樓貯之。桂林山水奇秀。巖壁間多唐宋人手蹟。登椒窮邃。摩磋挲玩。手拓殆遍。又嘗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及唐搨化度寺碑。皆親自鈎摹上石。均極神妙。

馬傳巖。道光初年之嘉興人。吳門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形。傳巖能之。釋六舟得其傳。曾在玉佛龕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疋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能不見全體。着紙須時乾時溼。易至五六次。始得蕆事。裝池既成。攜至邗江。文達極賞之。酬以百金。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則得之六舟者。

葉鞠裳論碑重精拓

碑文宜精拓。葉鞠裳嘗論之曰。有同一碑爲同時拓本。而精粗迥別者。此拓手不同也。陝豫間廟碑墓碣。皆在曠野之中。苔蘚斑駁。風高日熏。又以粗紙煙煤。拓聲當當。日可數十通。安有佳本。若先洗剔瑩潔。用上料硾宣紙。再以綿包熨貼使平。輕椎緩敲。苟有字畫可辨。雖極淺細處。亦必隨其凹凸而輕取之。自然鉤魂攝魄。全神都見。苟非此碑先經磨治挖損。傳之百餘年後。其聲價必高於舊拓。但非粗工所能知耳。余嘗得無極漢碑精拓本。以國初拓較之。竟無以遠過。以此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擇。嘉慶間畢秋帆在陝時。有碑估車姓最擅長。牛空山金石圖有車永昭當卽此至今車拓本世猶重之。竹雲題跋同州聖敎云余得萬曆間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氊蠟旣佳字尤淸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爲洗刷亭以覆之及知唐碑苟得好事者精意氊蠟皆可十倍舊拓惟恨陝人以惡烟麁紙搴略搨賣以爲衣食貲則全汨本來耳汪郎亭師作貳成均。精拓石鼓。亦爲世重。恩施樊山方伯詩云。東吳太史長國學。周宣十鼓生廉角。平中得凹缺者完。坐令阮薛輸汪拓。卽詠此事。

麁紙煙煤拓本最不耐觀。每一翻帋。十指盡黑。煤氣上熏。鼻觀令人噦惡。大抵

佳拓本有二。一爲烏金拓。用白宣紙醮濃墨拓之。再研使光。其黑如漆。光可鑑人。一爲蟬衣拓。用至薄之紙。以淡墨輕拓。望之如淡雲籠月。精神氣韻。皆在有無之間。凡古碑之剝泐過甚者。此拓最宜。如用螺紋箋。則更上一層矣。濰縣陳簠齋前輩拓法爲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紙。堅薄無比。不用椎拓。但以綿包輕按。曲折拗垤。無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筆意。并不損石。齊魯之間。皆傳其法。余一見卽能辨之。

葉鞠裳論碑重舊拓

碑重舊拓。以其可不失眞也。葉鞠裳嘗論之曰。碑以舊拓爲重。歐虞褚顏。一字增損。價踰千百。碑估相傳衣鉢。如聖敎雁塔同州兩本。皆以治字避高宗諱開口者爲舊拓。懷仁聖敎舊拓。以高陽縣開國男一行未泐者爲別。又以佛道崇虛崇字山頭中間一直斷續。爲摹本之證。皇甫碑以無逸本爲稍舊。三監本爲更舊。然同一三監本。相去先後。亦在百年上下。至線斷本。則非宋拓不可矣。醴泉銘以有雲霞蔽虧字爲勝。衞景武公碑以有黿鼉字爲勝。北海李思訓碑。張

叔未云。有幷序二字及竇氏夫人四字者。爲宋本。余得一本。末楚厚追刻四字。尙未泐。則更在前矣。此皆言唐碑耳。漢碑。如韓敕史晨。亦皆有泐字。據爲先後之別。其實紙色墨色精神氣韻。所見旣多。自可望而知之。尋行數墨。猶非神於鑒別者。今世拓本元明已難能可貴。若得宋拓。歎觀止矣。唐拓則天壤間惟有臨川李氏廟堂一本。其中亦羼入宋刻。非完本也。余在京師。見李子嘉太守（太守寓米市胡同嘗從丁叔衡前輩登其堂觀所藏名蹟聞嘗爲中州某郡守忤上官投劾歸童顏鶴髮健步如飛今之畸人也）所藏褚書房梁公碑。踰一千字。的眞唐搨。可與廟堂競爽。海內恐無第三本。余去年自隴上歸。得北海李秀碑。世所稱北雲麾也。此碑在前明已斷爲六柱礎。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爲宋拓。重開一石。置之都門法源寺。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泐紋亦處處脗合。始知重摹本刻手頗不惡。然祗能得其結構。其神韻終不能到。余謂此石舊在良鄉。當宋之日。燕雲十六州先入於遼。後歸於金。此拓如在北宋。則爲遼拓。即在南宋。亦爲金拓。藏書家有金刻尙書正義證類本草。金石家未嘗聞有金拓。有之自余此碑始。世有眞賞。當不以爲敝帚自珍耳。

收藏家重舊拓。惟在烜赫巨碑。而不知小唐墓誌尤可貴。蓋醴泉聖教諸碑。原石具在。卽非宋拓。歐褚面目。略可髣髴。至墓誌。宋元出土者。十亡八九。卽乾嘉以前出土者。亦十僅存二三。幸而僅存者日見其少。唐以前。崔敬邕常醜奴諸石存於世者。殆無幾。卽唐以後。如元之開趙張伯顏。藝風所藏一本之外。不聞更有第二本。范氏書樓化度原石。傳留至今。千金不易。卽其龜鑑。幸得舊拓。可不寶諸。

葉鞠裳論碑之近拓舊拓

碑以舊拓爲貴。然亦有近拓轉勝於舊拓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拓本雖以先後爲別。然後拓之精本。竟有勝於舊拓者。嵩山太室石闕。王虛舟所見新拓本。校程孟陽舊拓本轉多字。余所得昭陵諸碑。皆道光間拓也。㙋先妃清河公主兩碑。視萃編所收。約多數十字。張允杜君綽兩碑。則溢出二三百字。蓋西北高原。積土成阜。碑之下半截。或淪陷入土。拓工第就顯露者拓之。輒云下截無字。而不知其文固無恙也。百年後復出矣。或藤葛糾纏。或苔蘚斑駁。又或塵堁叢積。

拓工未經洗濯。草草摹搨。安有佳本。若爲之刮垢磨光。則精神頓出矣。國學石鼓文。近時洗拓本視國初拓轉多字。此其明驗也。碑之蝕損。如人之受病。其所因各不同。若斷裂者。如人手足殘廢。一肢雖缺。全體不害。殘圭斷璧。彌可寶貴。若野燒熏炙。風雨摧剝。字形雖具。光鋩挫損。望之迷三里霧。然匡廬佳處。或轉在微茫煙樹之中。宋拓化度寺銘。剝落極矣。而殊耐人尋味。不如今之翻刻。雖清朗而一覽無餘也。其餘有漸搨而損者。其初僅字口平漫。鋒穎刓敝。朝漸夕摩。馴至無字。甚至其形已蛻。而映日視之。遺魄猶若輕煙一縷。蕩漾可見。若今之醴泉銘及房梁公碑殘字是已。有猛擊而損者。字之四圍。空地皆不損。惟每字陷一坎窞。模糊不辨。望之如一行白鷺。又如成團白胡蝶。此則雖凝神審諦。無一筆可見一字能釋。雖有碑。如無碑矣。非於石刻有深讎怨毒。何至於此。若今昭陵之牛秀德陽公諸碑。是已。

葉鞠裳論碑拓之孤本

碑拓有孤本。葉鞠裳嘗論之曰。原石已亡。海內又無第二本。是謂孤本。較之歐

虞宋拓。尤可矜貴。漢碑如婁壽夏承兩刻。舊爲何義門所藏。婁壽今歸叔平相
國。夏承藏藝海樓顧氏。潘文勤師奉諱歸里。以千金得之。文勤藏漢石最富。小
蓬萊閣五碑。亦歸插架。一爲成陽靈臺碑。元丕二。朱龜三。小黃門譙敏四。圉令
趙君五。又得梁永陽昭王蕭敷及其妻敬太妃墓誌。皆人間絕無之本。青浦王
蘭泉侍郎藏四楊碑。楊統楊著楊震楊□烏程嚴鐵橋曾見三費碑。舊在黑妙亭皆僅存碩果。
今不知尙在天壤否。四楊碑。余曾得上海徐紫珊雙鉤本。天津樊文卿所藏也。
酸棗令劉熊碑。與唐茅山王先生碑。皆歸毘陵費屺懷同年。王碑自何公邁馮
已蒼葉林宗轉歸於舒溪管氏。屺懷又得之。中江李氏漢石經殘字有兩本。皆
有覃谿跋。先後歸沈韻初孝廉。今以重値售於楚北萬觀察航。魏崔敬邕墓誌。
聞在陽羨任筱沅中丞處。宋開趙埋銘。元張伯顏壙誌。亦自韻初歿後。轉歸於
藝風。隋丁道護啓法寺碑。唐魏栖梧善才寺碑。皆在臨川李氏。薛舍人信行禪
師碑。沈傳師羅池廟碑。皆在道州何氏。此皆海內烜赫之名蹟。其藏弆源流。昭
然在人耳目。此外若泰山秦碑。華山漢碑。隋之常醜奴墓誌。唐之魯公大字麻

姑仙壇記。所見尚不止一本。麻姑仙壇記。亡友姚鳳生明經藏殘拓三四葉。精采煜然。吾邑彭氏道州何氏所藏兩足本。拓手皆在其後。鳳生墓有宿草。兩子皆不能肯構。今不知所歸矣。張長史郎官石柱記。明王元美所藏。董思翁以刻入鴻帖者。亦爲六丁收去。其餘見於諸家序跋者。尙不少。以非所見聞。不備錄。

葉鞠裳論碑拓之殘本足本

碑拓有殘本足本之別。葉鞠裳嘗論之曰。殘縑零璧。徑寸皆珍。舊拓剪裱之本。漿性脫落。最易散佚。卽整拓本。或烟熏。或霉溼。或蠹蝕。皆能損字。故舊拓有殘本。有足本。磚塔銘出土時。卽斷裂。其後石愈損。字亦遞少。然與其得摹刻足本。不如得原石殘本。化度醴泉諸舊拓。往往以數殘本合爲一本。紙色墨色皆不同。此亦如書之有百衲本也。又有以贋本攙入原本者。不可不辨。

古碑出土。或斷裂失去一角。其後復訪得之。又或陰側之字。以洗剔而始顯。故有先拓本字轉少。後拓本字轉多。甫出土時。碑估故或留陰側不拓。迨售之旣罄。足本再出。則收藏家不能不又購之。以牟利。聞喜縣令蘇君德政碑。下截中

間行短。左右數行。溢出數十字。爲碑趺所掩。余得第二本。始見之。高長恭碑。其初僅半截。其後全碑出而文字仍不完。久之。碑陰出。其文與正面相接。始知此碑兩面刻年月。皆在碑陰最後。額之陰又出。始見安德王經墓興感詩。而購者已至再至三。每出一次。必居奇。此黎邱之常技也。

葉鞠裳論宋元碑拓之難得

宋元碑拓。較唐碑拓爲易得。葉鞠裳嘗論之曰。以張懷瓘書估估碑。宋元碑價。自不敵唐碑之重。然得唐碑易。得宋碑難。元碑抑又難矣。何則。歐虞顏褚。烜赫已久。固家家奉爲圭臬。即墓誌造象經幢。其書雖不甚著名。往往姸秀可喜。便於臨池。通都巨肆。尙易物色。至宋碑。惟蘇黃米蔡四家。元碑惟趙松雪尙有拓而售者。此外非專工訪拓。不能得。或藉良友之餽貽。或煩屬吏之供億。其豐碑高至尋丈。或在危厓絕巘人跡不到之區。贏糧裹氈。架梯引絙。然後得之。所費不貲。及其散失之後。流入市肆。所售之價。不足紙墨。估人惟利是圖。其孰肯作爲無益乎。故宋元碑可遇而不可求。然無豪奪。無居奇。則以我所取者人所棄

耳。余訪求石刻二十餘年。所得唐以前碑。視孫趙幾十有八九。新出土者不與焉。五季以下。不逮其半。遼金碑以在畿輔久所得較多其難易不較然哉。

葉鞠裳論碑之拓損

碑石有拓損者。然其受病因不同。葉鞠裳嘗論之曰。前人名蹟。固以摹搨過多致損。然受病亦有不同。歐褚諸碑。瘦硬通神。愈拓愈細。今醴泉碑僅存一絲。若斷若續。再久之則無字矣。此一病也。顏柳諸碑。拓工先礱之使平。又從而刀挖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朗。久之。浮面一層盡揭。而字遂漸移向下。遂至惡俗之態。不可嚮邇。圭峯禪師碑。前三十年拓本。尚清勁有力。今則精神面目。迥非本來。此又一病也。魯公東方朔畫贊。余曾見一南宋拓。虬筋欒結。波磔飛動。與今顏書絕異。以明拓本校之。字固未損也。而蒼秀之氣不逮矣。以新拓本校之。字仍未損也。而癡肥之狀難堪矣。同此一碑。並未重刋。先後工拙。霄壤懸絕。使三本並陳於几。謂卽從一碑出。其誰信之。家廟元祕諸碑。皆可類推。友人自關中來者。爲言碑林中搨石聲當當。晝夜不絕。碑安得不亡。貞石雖堅。其如此拓者何

也。

葉鞠裳論碑之雙鉤本木本廓塡本

碑拓有雙鉤本木本廓塡本之別。葉鞠裳嘗論之曰。模勒古碑。古有響搨之法。今人輒喜用雙鉤。歸安吳氏化度溫虞公皆有雙鉤本。激素飛淸閣雙鉤舊帖。多至數十種。費屺懷嘗謂余云。重刻石本。滯於迹象。不如雙鉤本之傳神。洵爲知言。然亦視其工拙何如耳。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氣動墨中。精光四射。視西安原本。幾幾靑出於藍。劉燕庭金石苑。縮豐碑於尺幅。大小眞行。各極其態。皆黑文也。試以初印精本隸釋(黑文)與新刊隸篇(雙鉤白文)校之。黑文何嘗不勝白文。惟作僞者。以雙鉤本墨塡四圍空處。中留白文以充古拓。此則惡俗不可耐爾。

葉鞠裳論碑之縮臨本攝影本

碑拓有縮臨本。而近且有攝影本矣。葉鞠裳嘗論之曰。賈秋壑玉枕蘭亭。爲縮臨之濫觴。牛空山金石圖。每一石。皆摹其形製。縮臨數十字。以留原碑面目。金

匱錢梅溪有漢碑縮臨本。頗爲世重。字小如豆。鬚眉畢現。然梅溪隸法。從唐碑出。豐贍有餘。遒古不足。與石門夏承諸碑尤鑿枘。仍是我行我法耳。吾鄉顧耕石學士傳停雲書派。工於小楷。余曾見其縮臨虞廟堂碑。精謹絕倫。無一筆不神似。然古人所謂方寸千言。亦非無施不可。篆籀之繁重。隸草之飛動。地小即不足以回旋。若魏之趙文淵。唐之薛純陁。宋之蔡元度黃魯直奇峯突起。大波瀰淪。累黍之地。安能全神湧現。惟近時歐洲電光攝影之法。可大可小。雖剝泐皴染筆墨所不到之處。亦無不傳神阿堵。此爲古人續命第一妙方。垂燼之鐙。火傳不絕。眞墨林中無量功德也。

葉鞠裳論碑拓之紙墨

精於鑒賞碑拓者。辨其紙墨。即知其爲何省拓本。葉鞠裳嘗論之曰。吾吳老書估侯念椿。已作古矣。見書籍裝訂。即知其從何地來。拓本亦然。收之既久。見之既多。何省拓本。不難一望而知。陝中尋常拓本。皆用麤紙。色黃而厚。精者香墨連史紙。（郭宗昌金石史稱所見懷仁聖教序是武關構皮紙堅柔相得虛和受墨簾紋如織隃麋如漆歲久入理此拓之至精者）汴紙最惡。

質性鬆脆易爛。又攙以石灰。經十餘年。即片片作胡蝶飛。即用紙託。亦不耐重揭。故龍門嵩高諸拓本舊拓流傳者頗少。北方燕趙之間。工亦不良。精者用連史紙。麤者用毛頭紙。即糊窗紙石質麤惡。逐金碑紋理尤駁。往往滿紙如釵股。如屋漏痕。齊魯之間。今多用陳簠齋法。拓手爲海內之冠。然燕秦碑估往往拓或擕紙墨自隨。亦不盡如二者之精。吳越兩楚以逮五嶺以西。皆不用黃紙。惟墨之濃淡。拓之輕重。微不同。石質受墨。亦有深淺之別。惟望氣可以知之。不可以言傳也。閩廣喜用白宣紙。堅厚瑩潔。黝然純黑而無光。墨包當是用粗布。故時有木理紋。蜀石多摩厓造象。或鬆以丹漆。故拓本往往有斑點。或皴作淡黃色。字口時有齾缺痕。山左之千佛厓及益都諸山造象。亦如此。滇碑用白紙大理拓本。亦間用東洋皮紙。極堅韌。但拓手不精耳。兩爨碑精本。尤不易得。朝鮮碑皆用其本國繭紙。滑如鏡面。柔韌而有絲紋。惟惜墨如金。淡拓多。濃拓少。或僅於字之四圍著墨。無字處。即如白地光明錦。石質既堅。紙又受椎。或墨所不到之處。其筆畫窠臼。深沼可辨。朱拓皆以土硃。佳者用銀硃。和雞子白調拓。最易生蠹。

不可與墨拓共置一處。否則滋蔓難圖。間有藍色綠色拓者。其弊與朱拓同。

葉鞠裳論碑拓之裝池

碑拓裝池之法。亦甚重要。葉鞠裳嘗論之曰。張彥遠言裝池書畫之法甚詳。法書要錄圖畫見聞誌惜不言帖。今人藏帖。皆用翦裱。豐碑直行。分條合縫。聯綴無痕。世謂之簑衣裱。四圍鑲邊。多用白紙。或黑或紫或藍。亦間用虎皮箋。或用五色檳榔箋。或用古藏經箋。背後襯紙。最上用東洋皮紙。其次用粉連史。劣者用蠶黃紙。然漿性漓。則易脫。且生蟲蟻。不能經久。或僅墊薄紙一層。每一葉接縫處。以紙黏合。循環舒卷。謂之巾摺裱。書條橫幅。或古碑之逐層橫列者。即可整裱。不分條。不割字。接縫處亦不用鑲邊。此較能耐久。且不損字。小造象及彝器拓本。宜用挖嵌裱。大者。一葉一通。小者。多至三四通。空地可寫釋文或隨意題識。字之極大者。用推篷式。或一葉一字。或一葉二字。擘窠書及石刻圖畫。不能翦裱者。可用方勝摺疊之法。諸山題名及唐墓誌。或以數十通合裝一冊。亦可隨其大小長短而摺疊之。又有用裝訂書籍之法。線穿成冊。工值既省。且便臨池。然

中間褙字之處。必隆然凸起。亦需用挖嵌法。背後再墊紙一層。庶幾妥帖平不頗。古人得佳碑。喜整裝。既免脫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誠爲善法。然非鋪案挂壁。無從展閱。余謂收藏碑版。須有兩本。以正本整裝。留原石制度。以副本翦裱、明窗靜几。取便摩挲。整裝之法亦有二。金題玉躞。所費不貲。或僅用皮紙一層託之。不加桿軸。揭疊平勻。外貼藏經紙籤。寫碑目及年月書撰人姓氏。以一二十通爲一集。或加夾板。或青布函。凡收藏稍富者。此法最宜。拓手之精者。固不易。裝池更不易。凡碑文左行者。粗工不省。往往仍從右起。行字顚倒。不復成文。醴泉皇甫諸碑。尙有舊本可爲依據。稀見之碑。分條割字。偶失原字。前後卽致舛午。剝泐之處。或僅存半字。或微露殘筆。輒割棄如敝屣。分書行草。波磔飛動。或致跳行。或越方格之外。亦多割損。故余每裝一碑。雖豐碑僅存數十字。其無字處。亦諄諄戒其留空提行空格。必依原式。凡字口陷內皺痕。不可過求熨貼。若舒之使太平。曳之使太直。古人筆意必盡失。如墨豬矣。此皆非俗工所能知者也。

嵩高三闕及天發神讖碑殘本廣尋而修尺收藏家皆裝爲手卷旣便展閱又可跋尾。竊謂如蔡元度之楞嚴經偈石湖之田園雜興。亦可倣此法。蘭亭得數十本。亦可合裝一長卷。經幢或六面或八面。可裝屏幅。然面面分拓。不如以巨紙圍而拓之。蓋分條易於散失。陁羅尼經咒同爲一本。又或修短廣狹相等。眞行同體。以數本共置一處。必致斷鶴續鳧。將冠配屨。卽果爲一本。先後次序。亦易倒舛。余藏幢付裝。第一幅。首必籤題幢目年月書撰姓氏。以下標識一二三四字。如此庶一目瞭然。或更製香木爲篋。分上下兩層。每層四軸。以抽屜隔之。鐫字於門。以銅爲鍵。余所藏六百通。裝價倍蓰於拓價。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帖面。用香柟木。可以避蠹。南方頗宜。若北方風日高燥。卽易龜坼。或竟裂爲兩片。紫檀太重。銀杏宜選薄而潔者。磨治光瑩。亦可用。因陋就簡。或用紙面。然摩擦易損。亦易沾寒具之油。古錦雅而豔。爲裝池第一。其次用緙絲面。又其次新錦仿古之佳者。亦頗不惡。近人用印花洋布。則不如靑布之樸素渾堅矣。又有用木板。四圍起線。中微陷。實以錦。此亦徒取飾觀耳。題籤以藏經紙爲第一。白

綾次之。泥金牋雖華爛。久之。金屑脫落。字畫亦損。轉致黯淡無色。

樊問青名彬。析津收藏家也。鮑子年趙撝叔皆與之投贈。身後碑版散落人間。余收得二十餘通。皆用廢紙自褙。塵肆冊籍。官府文牘。無不有之。其褙法極粗惡。或以數小紙裝成一巨幅。橫斜交午。厚薄不勻。如三家村課蒙塾本。碑紙有蝕損處。卽以字紙補之。鴉蚓模糊。膠飴黏結。皺紋如縠。裂紋如筋。凡經其手裝者。無可重搨。字有斷泐。尤喜以筆描畫。爲蛇添足。墨瀋旁流。淋漓滿紙。直是古碑一刼。聞樊君耄而好學。頗能鑒古。析及秋毫。其弊至於如此。

張彥遠論裝背畫軸。煮糊必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入少細研薰陸香末。永去蟲而牢固。又云。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氣力均平。又云。宜裝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今裝池家卽如此 此法可推之褙帖。余曩見明初文淵閣書籍。外裝錦函。皆卍字挖嵌式。五百餘年。毫無損脫。亦無蠹蝕。此其煮糊。必有奇祕之法。惜不得其傳耳。

葉鞠裳論帖架

臨池者必用帖架。葉鞠裳嘗論之曰。讀碑鋪几平視。不如懸之壁間。能得其氣脈神理。於是臨池家製爲帖架。對面傳神。如鐙取影。然影摹不如對臨。又不如先閱其結搆用筆。掩卷而後書之。所謂背臨者是也。

傅青主視高賢佛經

傅青主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青主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

朱竹垞考訂萬歲通天帖

朱竹垞書萬歲通天帖舊事曰。萬歲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紙雙鈎書。句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筆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論者謂非薛稷鍾紹京不能。洵異寶也。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得二十八人書取而玩之日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塡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館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蓋祕府儲藏故罕題識第有宋高宗用小璽其後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

韓湯何寶藏宋拓法帖

韓文懿公及湯西崖何義門不以賞鑒名。然亦未嘗不遊心於書畫碑拓。每得宋拓法帖一二行。卽寶藏之。不問其前後也。但求知古人之用筆用意而已。

何義門婆娑楷帖

何義門謂傅青主口詆宋儒。等於蟾蜍擲糞。又稱其字有風沙氣。蓋義門究心制藝。而卽於此中仰窺聖賢。眞篤行君子。非若常人之專恃帖括以干祿也。義門復精鑒別。書亦秀蘊。生平婆娑越刻楷帖。多致贊言。而初不滿於元常季直一表。謂其結銜旣舛。而民字缺筆。止是唐橅。然於韓敬堂家所藏宋搨本。則頗拳拳。蓋韓本尾無結銜。民字不缺。大異錫山華氏祕藏。神鋒內含。信爲雄強茂實也。

程崑崙搜瘞鶴銘遺蹟

瘞鶴銘亭在鎭江焦山定慧寺西偏伽藍殿之旁。銘爲累代遺石。摹搨最難。舊刻於山麓。江水侵蝕。歷年旣久。遂崩裂江中。宋淳熙時出之。後又落於水。康熙

朝。好事者募工自江中遷出。缺蝕不完。因建方亭。甃銘成碑形以貯之。四壁俱鐫歷代名人字畫。有蘇東坡像。峨冠博帶。神致宛然。當未建亭之前。有武鄉程崑崙名康莊者。嘗游焦山。披草搜銘之遺蹟。惜其剝蝕。乃別購善拓。磨懸崖而刻之。因拉王文簡公再遊。相視叫絕。憑高弔古。各賦詩一章以紀事。

張力臣考訂瘞鶴銘

山陽張力臣。名弨。性好古。精書法。卽嘗爲顧寧人寫廣韻及音學五書者也。焦山瘞鶴銘石。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不符。覽古者每以爲憾。力臣乘江水退時。入山麓。藉落葉以坐。仰讀之。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敘不紊。且證爲唐顧况書。謂况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故瘞之而作銘也。力臣家藏古鼎彝甚富。然不營生產。歿後。且盡散失矣。

鄭方坤留意碑版

閩人鄭方坤嘗游郡鄲。凡所過村塾禪室。輒停車訪之。遇箍叟醫翁。必延訪。見有殘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瓿之塵有存者。必搜剔摩挲。不忍釋手。

陳鑑亭藏玉枕蘭亭

世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時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僅存數十字。其三。則賈似道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璧石者。向存福州舊家。明文徵明嘗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卽在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其中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康熙壬寅秋。蕭蟄庵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似道死後。石落於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人。旋爲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之去。又不在閩矣。

高宗命刻宋拓淳化閣帖

法帖之久。無如淳化閣帖。其後鼎絳汝諸帖。互相仿摹。愈失舊規。嘉慶朝。無人

過問祖帖。惟大內所藏。乃當日賜畢士安者。篇帙完善。墨瀋如新。成親王曾見之。高宗珍惜如寶。特建淳化閣以藏之。又命于文襄公敏中摹刻上石。頒賜諸王公卿。雖不及原帖之善。而亦自成一家。長沙徐壽蘅尙書樹銘督學浙江時。以三千金購宋拓淳化閣帖。上有李文貞公吳穀人翁覃谿何子貞題跋。帖凡十套。每套皆有覃谿題跋。

高宗命刻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乃高宗將內府祕藏法書眞蹟。命當時儒臣詳愼審定。擇其尤者。摹勒以行。三希云者。以眞蹟中王右軍快雪王大令中秋王元琳伯遠三帖尤爲千古妙蹟。高宗珍之。因以名其所居之室。

書法始自魏晉。而盛於唐宋。此帖自鍾繇以迄唐之顏柳歐褚。宋之蘇黃米蔡。元之趙。明之董。凡諸大名家之眞蹟。莫不具備。惟自乾嘉時搨印後。以宮禁之地。向不准人捶摹。光緒庚子兵燹。曾爲八國聯軍損壞一二石。其餘均尙完整。

高宗命刻蘭亭八柱帖

蘭亭八柱帖。爲乾隆時內府石刻。八柱之義。以所藏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蘭亭序。柳公權書蘭亭詩。董其昌臨柳本。並戲鴻堂原刻柳本及高宗御臨柳本。並于敏中補成舊刻柳本。釐爲八卷刻石。故題曰蘭亭八柱帖。

高宗批陳氏傳家帖

海寧玉煙堂及渤海藏眞等帖十餘種。皆陳某所刻。明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陳家久。故所得墨蹟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眞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旣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高宗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御批。有永爲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後歸常熟翁氏。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亦歸翁氏否。咸豐庚辛之亂。碑石爲粵寇取以築城。亂平後搜討。僅有存者。後合諸帖爲一幀。更名煙海餘珍焉。

畢秋帆立碑林

西安聖廟碑林。乃乾隆時畢秋帆爲陝撫時。搜集漢唐諸碑碣。彙立於此。故曰

碑林。中有景教碑。碑額上繪十字架一具。下大書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字分三行書。碑文乃大秦寺僧景淨所撰。呂秀巖楷書。唐德宗建中二年刻石。其文目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較唐文多一頌字。碑文凡二十八行。每行六十二字。凡遇我三一皆空二格。三一則空一格。唐諸帝廟號皆空二格。我建中皇帝我字亦空二格。單言帝則空一格。觀其人已幷尊平等之恉略可見已。全文並頌詞。綜計一千六百九十七字。

桂未谷跋明拓漢隸四種

明拓漢隸四種。一張遷碑。一鄭季宣碑。一鄭固碑。一武榮碑。有翁覃谿題誌及桂未谷等跋。

陳昆玉藏姚辨墓誌刻石

陳璘。字昆玉。海寧諸生。工書。嗜古篆刻。荒山叢冢。探索忘倦。嘗見歐陽率更所書姚辨墓誌刻石。愛不忍釋。解所衣美裘易之。不足。則益以玉斝雙。

李春湖藏宋拓唐李秀碑

宋拓雲麾李秀碑爲臨川李春湖藏。春湖跋云。此碑裂於良鄉。自明至今。久無完本矣。此册誠爲世間希有之寶。予家有莫氏殘本。存五百七十餘字。思翁目爲唐拓。不如此本遠矣。

鄒曉屏藏化度碑

鄒曉屏參政炳泰。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得唐歐陽詢所書化度寺碑宋搨本。至寶貴。禍易歸。曾告禮親王曰。他人以如山金帛易贗物滿架。不及余數金之眞也。

趙懷玉審定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審定者爲趙懷玉。並有汪竹坪秦澹如陳六笙費屺懷諸題誌。

汪容甫得漢石闕

漢石闕二。在寶應。其一。爲汪容甫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石刻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物象。容甫自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耆奇竊漢碑。亦曠達者之所

爲也、其一。爲寶應縣令某。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張芑堂捫碑

錢塘令孫某丁母憂歸任城。其弟子張芑堂往弔。且送之行。以山左多秦漢古蹟。攜捫碑具以偕。因製銘於槌。銘曰。懸崖絕壁。與汝偕升。秦歟漢歟。試以登登。朱春橋爲作捫碑圖。沈文慤公題其上云。芑堂張子有思親九章。字字血淚。蓼莪詩後一詩人也。余心重之。繼閱其金石契。紀載遺帙。爲孝子而夢寐古人者矣、今將之山左。弔師門之喪。且攜搨具以往。凡泰岱徂徠云亭問物。必歸諸箱篋。勝於陸賈囊中物矣。余許爲作傳。先題此以贈。

紀文達藏呼延碑拓

乾隆朝。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時。掘得漢裴岑破呼延碑。字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碑。搨本石。踰千載。尚未剝落。眞奇物也。紀文達曾藏一通。罕以示人。

陳雲亭得僞碑拓

乾嘉間。陳雲亭觀察廣交游。席父遺財數百萬。入貲得道員。需次江蘇。生平好

文學。驁虛名。每託同類購他人詩文稿。付梓印行。四出投贈。及坊肆發行。往往爲作者詐欺巨金以去。久亦厭而棄之。別講金石學。聽鼓蘇垣。收藏古玩舊帖最富。骨董客羣集其門。視爲攫金捷徑。而陳固昧然罔覺也。

時蘇多顯宦。胡牧亭太史適客虎邱。耳陳名。投刺往謁。陳知胡爲金石家。每有得。必先乞其鑒定。始議價焉。以是愈暱。一日。胡以碑拓示陳。云新自土出。考鑒家難置喙。惟偶見於某筆記。據其所言。當時已失此物。不過搜遺尋舊。偶一及之。今約距千餘年。寶物沈霾。不意於雍乾間奉旨開某山。得由石工取之土中。然實不知其可寶也。聞當揭出時。磨剔洗刷。莫見妙處。已擬掩土置之。適某博士見其文古雅。知非常物。因令摹紙以示某。故識者。當緘二百金購回。甫一摹出。夜值火。觥觥墨寶。遽遭天忌。誠可悼惜。今幸存某公家。某公又迫於權監購索。問計於余。余故謂字體斷碎。雖妙不寶。慫卽售之。因得以便賞先生。或者一拓眼界。未始非古今翰墨緣也。陳取觀再四。亟欲得之。以奪購商之胡。胡佯不可。陳悻悻。時食客某孝廉復極言此碑之難得。並謂公嗜金石。若不得此。則昔

日糜千萬金錢以收藏者。將從此減色矣。陳由是求胡愈堅。而胡拒愈峻。有內翰趙某時亦爲陳之食客。謂胡不遽許。具有苦衷。余忝與某公善。權監亦有半面緣。明日余請於某公。並函致權監。淡其必得之心。使不至開罪於胡。然後由余與胡往言。則事無不諧矣。陳善之。

閱數日。陳果以七百金購之。胡得金後。內翰孝廉等皆有分潤。胡一一略勞之。內翰不充所欲。因致口角。蓋胡所持碑。實手造之贋鼎也。

武虛谷藏晉劉韜墓誌碑

乾嘉以還。金石專門之學。偃師武虛谷大令億與錢塘黃小松司馬易齊名。虛谷博洽精考據。尤好金石。桃園莊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至家。憊頓幾絕。日夕撫玩。珍祕特甚。亟仿造一贋石。以應索觀及索打本者。眞者則什襲而藏於匱。歿後。其猶子某疑其爲重寶也。夜盜之出。竭畢生力。幾弗克負荷。及啓視。石也。則怒而委之河。

馮研祥藏晉快雪時晴帖

嘉興馮研祥收藏甚富。得右軍快雪時晴帖眞蹟。因築快雪堂於西湖之孤山，而自禾中移居武林。遂爲杭人。

張叔未藏舊拓靈飛經

靈飛經。爲小楷帖之最膾炙人口者。坊本展轉翻刻。肥瘦失眞。張叔未所藏者。圓勁瘦硬。神采宛然。實爲最舊拓本。趙松雪一生得力於此經爲最多。

梁晉竹藏宋拓宋西樓帖

宋拓東坡西樓帖。爲蘇書最著名者。在宋時已極寶貴。卷中家信及友朋書問。皆近刻所無。而精采奕奕。如新脫手。尤諸刻所不及。有高士奇成親王梁山舟諸跋。實爲宋拓精本。梁晉竹曾藏之。

梁晉竹藏宋拓枯樹賦

褚河南書深得右軍體質。而枯樹賦又皆用蘭亭筆法。故極精貴。明以降。翻刻之本。多爲米芾所臨。未免有拔劍張弩之勢。宋拓本筆法。於剛健中含婀娜。的爲精本。有張叔未題誌。梁晉竹曾藏之。

林于野不收唐以後碑拓

乾嘉間。閩中有林立軒太守者。好讀書。自元旦至歲除。手不釋卷。禮俗士概屏不見。家有故業。遭亂淪失。僅餘容膝小軒。旁構爲樓。樹蕉竹花果藤蔓之屬。焚香拭几。環壁皆圖書。終日與其伯子于野名侗者仲子鹿原名佶者。俛仰其間。泊如也。

初。立軒以明經爲令於秦。爲牧於魏與蜀。皆有惠政。于野從宦所至。搜輯古金石書。已成帙。及立軒解組歸。于野多交四方士。屬其轉相購求。所得之碑拓日益廣。著稱於道光時。於夏得岣嶁碑。於商得比干墓銅盤銘。於周得壇山石刻石鼓文鼎銘孔子題吳季子墓碑。於秦。得嶧山碑。又得刻本。爲漢十九。魏吳各一。晉六。梁一。北魏三。北齊一。周二。隋十六。而唐最多。唐以後無取也。以其時代近。且不勝收也。

何子貞藏魏張黑女誌拓

何子貞藏有張黑女誌。駿利如雋修羅。圓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張猛龍。靜密如

敬顯儁。網羅衆妙。洪冶一鑪。爲魏碑中神品。子貞生平視爲奇寶。有自題及包世臣累次題跋。推重不置。

何子貞藏越州石氏本晉唐小楷十種

越州石氏本晉唐小楷十種。爲何子貞藏。視爲祕笈。有題籤及查士標程邃等題誌。

何子貞藏唐李北海法華寺碑拓

李北海法華寺碑拓。爲海內孤本。何子貞藏。收藏家但聞其名而未得一見。字畫如新刻。誠人間鴻寶也。

何子貞藏唐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拓

薛少保書。海內久無傳本。所見者。僅杳冥君碑昇仙太子碑年月書名數十字耳。宋拓信行禪師碑。實爲海內孤本。有王覺斯相國手跋。目爲寶書。洵非虛也。翁叔平相國許價八百金。何子貞太史以千金爭購得之。因刻寶薛軒印章。珍貴可想。

何子貞欲搨唐昭陵諸碑

何子貞嘗屬醴泉令搨唐昭陵諸碑。令私計曰。何公書名滿天下。一經賞鑒。有司疲於供給。惟日不足矣。乃督匠於一夕間盡鑿之。

吳讓之跋開皇本蘭亭

開皇本蘭亭序。古法橫溢。有董香光題籤。吳讓之題跋。

龔孝拱好碑版

咸同間。龔孝拱既爲英人威妥馬所厭。而仍賃廡於滬。然坐客恆滿。常典質以沽酒。酷好碑版文字。見人一善。贊之不絕口。楊惺吾方自京師至滬。載碑帖數大簏。孝拱訪之。請出其簏。檢佳拓本。酬以善價。且爲供旅費焉。

趙撝叔選定魏齊造像二十品

魏齊造像二十品。爲沈均初請趙撝叔所選定。以字體筆法最精妙者二十種。合爲一册。每種有撝叔題籤及跋誌。又有均初題誌。爲極有意味之品。

孫月泉得宋曹禋墓碣拓

婦志夫墓者。有宋洛陽周氏。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卽此志也。文云。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惟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尙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孫月泉布衣承祖游汴時。嘗得其拓本。

陳寅生整理平安館燼餘硯拓

陳寅生名麟炳。工篆刻。以手鐫銅墨盒著名於同光間。凡入都門購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爲重。足與曼生壺並傳。寅生從潘文勤李竹朋游。諸人所得古器。輒由寅生爲之物色。一日。得葉東卿平安館燼餘古硯拓二巨帙。半成焦

尾。爲重裝之。徧徵題詠。硯凡百四十餘。宋明名人之硯爲多。漢磚魏瓦。一一悉具。其摹刻鐘鼎石鼓文暨漢碑者。尤指不勝屈。率有名宿題識。翁覃谿所題尤夥。洵硯銘之大觀矣。竹朋以爲寅生收拾餘燼。拂拭而出之。俾還舊觀。後人得於三十年後。加之題識。重締此一段墨緣。良可欣賞。

莫子偲藏紅厓石刻拓本

莫子偲藏有紅厓石刻拓本。謂出自貴州之永寧。文不可識。有口形○形及田甲由者。或據末有由丨謂爲殷武宗伐鬼方時所刻。子偲則言夏禹導黑水時所刻。因疑爲古苗人之文。然盤江實非黑水也。

袁回子辨碑字

江寧有回人袁某者。佚其名。光緒初。設肆於京師琉璃廠。人呼之曰袁回子。精於鑒別碑帖。某本多字。某本少字。歷歷言之不稍爽。

翁叔平藏晉青玉十三行拓本

王右軍十三行帖。鐫有青玉白玉二本。青玉本有殘闕字。白玉本則完善無所

損也。

大內所藏青玉版十三行中秋帖。初藏於儀鑾殿。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遂爲日本人所得。計方廣九寸。厚一寸。玉色純潔而潤。

青玉十三行爲翁叔平相國藏。有相國跋數千字。又有楊大瓢翁蘿軒蔣湘帆梁茝林楊龍石諸人題識。的爲宋刻青玉無疑。字體團勁瘦硬。運腕靈活。蕭疏澹遠。有離合斂縱之法。行世十三行小楷。當無有出其右者。

李梅庵藏晉定武蘭亭瘦本

柯丹丘藏定武蘭亭瘦本爲柯九思藏。孫退谷銷夏記云。求眞定武本三十年。無所遇。甲午。得此於邢子愿家。可見明代已希有若此。嗣又展轉歸徐紫珊。又歸吳荷屋。光緒時。爲臨川李梅庵觀察瑞清藏。有退谷紫珊荷屋及梁茝林吳平齋等跋。

東陽何氏藏晉定武蘭亭碑

蘭亭帖爲書家至寶。唐太宗以帝王之尊。用種種詭計。始得眞本。閱世愈久。聲

價益增。今世所傳。以定武本爲第一。定武之石。乃輾轉入於浙江東陽。有何氏者。祖遺此寶。刻損天帶流右四字以爲特徵。其石已碎爲三。子孫分藏。不得私搨。

潘文勤屬人拓虎阜古石刻

光緒丁亥冬。潘文勤自都貽書於其從兄曰瘦羊者。屬拓虎阜古石刻。時林巒積雪。山徑都封。手民憚於登陟。未果拓。明年正月。瘦羊乃掉小舟。與手民同往。直造其巔。徧捫苔蘚。始意命工以宋元爲限。手民不能辨別。且以架木登巖。蹇裳涉水。既費勞力。不願區分。因於凡有字處。罔弗椎拓。瘦羊猶恐手民之誤事也。又自往搜剔。至二月中旬而畢。凡得一百餘種。而唐以前竟無一存。即宋刻亦不多見。乃按其時代年月。編次爲虎阜石刻僅存錄一卷。

張某以計取碑

刁遵碑出土後。輾轉數家。光緒朝。爲南皮富家張姓所得。文達公之萬之族也。文達之弟某素橫。欲得此碑。富人嘗被一族人縊死其門首。縣勘與富人無涉。

已釋不問某乃故使人提富人於縣。縣復詰此事。富人懼。求救。某笑曰。不須他物。但得刀碑。可矣。亟與致之。事遂解。

俞曲園藏初拓漢三老碑

餘姚有三老碑。光緒中葉始出土。俞曲園太史樾曾得其初拓本。碑文右橫。分四列。第一列四行二十二字。第二列六行四十六字。第三列六行三十八字。第四列五行二十九字。左直書三行八十二字。俞曲園周清泉宋仁山皆有釋文。

宗嘯吾藏宋拓唐東方畫贊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之石。至宋時已毀。今世所謂原拓本者。皆宋人重刻。國朝覆刻數次。愈失眞矣。宗嘯吾曾藏之。

吳彥復得古碑

光緒中葉。合肥吳彥復主政保初得一碑。爲浙江蕭山滂湖村農在隴畔掘得者。中有韻語云。有嬀之後。疆圻是拓。益者三友。澤云其落。外觀有耀。其綬若若。大康失位。仲丁以託。中冓敵羞。汪洋肆惡。時逢犬馬。化爲一鶴。

呂鏡宇藏宋拓淳化閣帖

宋拓淳化閣帖。爲人間閣帖之冠。張文敏公照舊藏。文敏於帖之四周跋小楷字至萬餘言之多。此跋曾鐫之小天瓶齋中。即世所傳巾箱帖也。又有張晴嵐尚書朱書加注。其寶貴可知。呂鏡宇尚書海寰復以重價得之於華亭。

狄楚青藏精拓魏龍門二十品

龍門二十品者。彙合魏碑二十種。皆精拓。爲魏碑中鉅觀。一魏靈藏。二優塡王。三雲陽伯。四高樹。五長樂王。六侯太妃。七始平公。八平虎。九一弗。十安定王。十一慈香。十二高太妃。十三解伯達。十四道匠。十五孫太妃。十六平乾虎。十七惠感。十八法生。十九慈香。二十解伯達。乃狄楚青所藏。楚青名葆賢。溧陽人。自號平等閣主人。

狄楚青藏宋拓晉十三行

宋拓十三行。爲李春湖舊藏。後歸狄楚青。有翁覃谿多次審定跋語。趙聲伯嘗言近今所見晉唐小楷拓本。當推此爲最可寶貴者也。

三六橋訪闕特勤碑

蒙古三六橋都護多。杭州駐防也。任庫倫辦事大臣時。有朔漠訪碑圖。徵人題詠。所訪之碑。實有數十種。非專訪闕特勤碑也。闕特勤其最著者耳。錢塘吳絅齋侍讀士鑑有詩。專詠闕特勤碑云。北徼貞石似星鳳。諸老夢想和林碑。李（文誠師）袁（忠節公）王（文敏公）盛（伯羲祭酒）悉搜討。曾從末座參然疑。斡羅布拓苦未審。（俄人用洋布拓之送至譯署）蕢龕初至施氈椎。（志文貞公銳始用紙拓流傳甚少）吾友可園晚持節。昡霱處月鋒車馳。萬安宮圮獨憑弔。窩朵故址無留遺。兩盟之間訪亘碣。摩挲卒讀忘胼胝。手打百本餉朋輩。築亭蔽翼勤護持。碑陰深泐突厥字。旁行左右蟠蛟螭。雙溪醉隱惜未見。得君表襮珍瓊瑰。（碑陰及左右側均突厥文從未經人道及君始椎拓之）我思李唐全盛日。北庭金滿開藩杝。鼠尼昆木來稽顙。都摩支闕覲朝儀。下馬捧觴學舞蹈。丹鳳樓下揚棱威。骨咄次子實人傑。光復舊物恢層基。兄爲可汗身作佐。默啜虐政親芟夷。棄仇獨能用暾谷。殊方載赫無愧辭。呂向齎詔致賻賵。戰圖畫象森崇祠。御書特遣高手刻。六人姓氏知爲誰。（特以高手六人往刻此碑見新唐書）蔡書市石越沙磧。千載

屹立光北陲。特勤音轉卽台吉。古今譯語無柴僫。耶律北人可徵信。史文作勒原誤歧。方今北盟正雲擾。雄圖妄覬成吉思。金奔巴瓶詎足信。覺迷益使從者迷。展圖喟息拓還想。安得再遇開元時。

六橋則自跋此碑云。是碑在圖謝圖汗三音諾顏兩盟交界處。距額爾德尼昭二百里許。宣統庚戌駐節庫倫。乘邊之暇。搜獲古金石數十種。此碑尤爲瓌寶。可讀者共四百五字。逾年重拓二百紙。有一二字。又爲風霜漫漶。於是建亭護之。所稱闕特勤者。非名官也。曰諱。從俗以成文也。古碑例書官不書名。此爲故闕特勤之碑。可知官矣。何官。貳特勤也。骨咄祿之次子。苾伽可汗之弟。非貳特勤而何。疑卽欽定金史國語解之德特伯伊勒也。解曰迭勃極烈。倅貳之官。迭勃極烈。卽德特伯伊勒也。蒙古謂其次曰德特。漢書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陳湯傳。康居有副王。傳云。毘伽可汗。以特勤爲左賢王。此三者。又可爲貳特勤之證。可汗爲酋長。特勤亞於可汗。以序行論。以官爵論。闕均可訓次。且隋大業中。西突厥酋長射匱有弟曰闕達設。今蒙古汗王第二子。猶稱德特台吉。滿

洲語謂貳讀若搌。與闕音尤近。突厥語與蒙古語。輕重緩促。微有不同。突厥曰可汗。今曰汗可汗。妻曰可敦。今曰哈屯。大臣曰葉護。今曰賽特。長言之謂德（特）伯（伊）勒。短言之。豈非闕特勒乎。特勒。爲特勤本音。汗王子弟之通稱。近世所謂台吉者也。譯人人殊。碑作勤。蓋御製御書。取稚馴耳。然不僅此。唐人以勒作勤。亦數見焉。唐書武后改默啜爲斬啜。又改骨咄祿爲不卒祿。碑云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父子之義。既在敦崇。兄弟之親。得無連類。其改勒爲勤宜矣。檏梨皆借字。撐犁孤塗。此言天子。屠耆此言賢。皆匈奴語。眩靁漢書匈奴傳。又北益廣田至眩靁爲塞。服虔注。地在烏孫北。處月。五代史唐本紀。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處月居此磧。號沙陀突厥。是眩靁。古塞名。處月。部落也。唐世突厥寖大。北變西隣。以包全境而言。丁零故地在突厥北。今俄羅處義爾古德部。其疆域廣矣。此碑自元耶律鑄以來。世所罕覯。雖經俄人暨志蕒盦將軍先後發明。中外談金石者。又各有考證。然碑陰並左右側。附刊突厥文字。無一流傳。亟命廣拓。以公藝林。有阿史那氏墨緣者宜共珍之。此跋

考訂極爲翔實。特勤必當作特勒。迭勃極烈。與德特台吉兩證至確。作勤者。唐人臆改之也。絅齋好學深思。必未見此跋。故反以作勒爲誤歟。起數語。想見潘文勤李文誠諸老。考證北徼石刻。椎輪下手時之審愼也。

張蔚西得宋挑筋敎碑拓

挑筋敎碑在河南。當宋眞宗時。羅馬帝國征服猶太。其志士循天山南路獻貢品於汴京。以圖恢復。此碑。卽其時所立也。尙有寺殿之遺礎。鐫唐代年月。則可知猶太敎徒。唐時已入我國矣。桃源張蔚西廣文相文遊汴時。曾得其拓本。

王文敏藏魏大代華岳廟碑拓

大代華岳廟碑。屢見著錄。而海內僅一本。爲王文敏所藏。

王文敏藏宋拓隋智永千字文

智永師書千字文眞蹟。世間已不可見。石刻者亦無善本。明文徵明所藏有文嘉等長跋。後歸王文敏。趙松雪所書千字文。卽臨自此帖者也。

王孝禹藏初拓魏劉懿墓誌銘

王文敏得最初拓劉懿墓誌銘而題之云。此本第一行史字。尚未盡泐。最初拓者無疑。近本不止一石。然皆從史字已泐本。是作僞者。無足深辨。嘗謂南北朝諸誌石。當爲古今楷書之祖。則此本之珍貴可知。後爲銅梁王孝禹觀察瓘所藏。

王孝禹藏初拓魏張猛龍碑

初拓張猛龍碑帖。爲王孝禹所藏。自題云。此碑雄秀俊偉。魏碑中當首屈一指。舊本極少。孫兵部汝梅及王文敏皆心儀此碑。求三十年。未一遇。此本不但冬温夏清等字清朗。且比他本多出五十餘字。洵最初精拓本也。並有文敏題籤。

王孝禹藏魏爨龍顏碑拓

阮文達訪得爨龍顏碑最初精拓時。以寄劉燕廷方伯。方伯去世。歸王文敏。後爲王孝禹所藏。

丁叔雅藏漢裴岑碑拓

裴岑碑。在甘肅敦煌縣關帝廟中。其文曰。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

裴岑將部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疢蠲四郡之害。邊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隸書凡六十字。每十字作一行。凡六行。光緒時。丁叔雅嘗得其拓本。

繼幼雲藏陳氏十鐘拓

繼幼雲藏金石頗富。鮑康嘗爲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册。曰。煙雨初過。盆菊已花。披讀數過。不覺紅日之西墜。塵海中獨余與幼雲最閒。慊從往來。必以墨拓相示。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

端忠愍精鑒碑版

光緒初。在京各衙門派員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羲王文敏端忠愍皆在其列。一夕。宿某站。盛與文敏縱談碑版。忠愍詢之。文敏曰。爾知挾優飲酒耳。何足語此。忠愍拍案曰。三年後再見。歸。遂訪琉璃廠肆之精於碑版者。得李雲從。購宋明拓本及碑碣。相與朝夕討論。不三年。果負精鑒之名矣。

端忠愍藏要離墓碣

吳中某氏藏有要離墓碣。要離之三字下。悉已漫滅。不成文矣。端忠愍撫蘇時。乃以二百金購得之。視如拱璧。遇金石家。輒示之曰。吾至蘇後。搜羅盡矣。惟此尙差強人意耳。

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

華山廟碑石久佚。流傳天壤者僅三册。一曰長垣本。一曰華陰本。一曰四明本。載在典籍。盛名煊赫。朱竹垞跋云。觀者驚心動魄。非虛語也。端忠愍歷年搜討。乃得全歸篋衍。

端忠愍藏漢碑拓

錢塘黃小松司馬易藏漢碑拓五種。一幽州刺史朱龜碑。一成陽靈台碑。一涼州刺史魏君碑。一小黃門譙君碑。一廬江太守范君碑。每種後皆有翁覃谿之五六跋。又各有孫淵如阮文達黃小松等多跋。後歸端忠愍。

端忠愍藏漢石經殘字

漢石經傳世僅三本。一爲硯山齋孫氏本。一爲小蓬萊閣黃氏本。一爲阮文達

文選樓本皆環寶也。阮氏本後歸端忠愍。

端忠愍藏宋拓漢孔宙碑

宋拓孔宙碑爲端忠愍藏。高字未斅本也。碑陰舊拓。多軼故民二字。尤爲他碑陰所無。爲宋拓眞本。碑文駘蕩生姿。碑陰嚴謹合度。誠漢碑之極軌也。

端忠愍藏初拓漢禮器碑

最初所拓之禮器碑。古字廟字孔字于字。皆未剝落。二輿字亦清晰。又碑陰一冊。王文敏審定爲宋拓本。均端忠愍所藏。

端忠愍藏舊拓漢魯相乙瑛碑

端忠愍藏有舊拓魯相乙瑛碑。不僅蜀郡二字尙存。卽字口波磔間。均鋒鍛如新。誠與近拓本之漫漶者。有天淵之別。

端忠愍藏宋拓漢魯峻碑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甚古樸。自然天趣。流露行間。開草篆之門。爲草隸之祖。卽翁覃谿所謂兼行草之勢者。端忠愍藏之。

端忠愍藏明拓漢秦嶧山碑

秦嶧山碑。唐時已不見眞蹟。長安祖本亦不數覯。端忠愍所藏明拓本。氣質渾重猶有三代遺意。上蔡眞蹟此見一斑。有莊眉叔跋。

端忠愍藏宋拓漢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

秦篆二十九字南宋精拓本。有彭紹升吳讓之何子貞跋。石刻爲二百蘭亭齋舊物。二本後歸端忠愍。

端忠愍藏宋拓晉定武蘭亭

宋拓定武蘭亭帖。有王虛舟伊墨卿宋葆淳題誌。稱爲海內寡雙之品。並附右軍丙舍帖一頁於後。端忠愍藏。

端忠愍藏精拓晉瘞鶴銘

端忠愍所藏瘞鶴銘兩種。第一種。凡八十一字。裱爲一卷。前有王夢樓寫詩八首。題首華陽餘韻四大字。復有張叔未題誌四段。後復有夢樓長題千餘字。第二種爲一立軸。爲紀也華陽眞逸等字。此石早墮江中。舊拓本皆無之。有翁覃

谿題三段。阮文達孫星衍馬履泰梁章鉅等題誌。

端忠愍藏宋拓唐姜柔遠碑

唐昭陵諸碑。以宋拓唐姜柔遠碑與崔敬禮碑爲難得。且此碑石久佚。跋誌極多。端忠愍藏。

端忠愍藏埃及碑像

端忠愍藏埃及碑數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魚亭臺雲物之屬。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長軀巨目隆準。軒昂而沈鷙。后亦隆準。短小而權奇。（王像高華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陽文）忠愍題云蓋五千年外物。此實忠愍於光緒乙巳考察憲政至歐而得之也。

趙聲伯精鑒碑帖

趙聲伯名世駿。自號山木庵主人。其鑒別碑帖。至爲精當。海內賞鑒家頗推重之。蓋以聲伯所藏之唐麓山寺碑雲麾碑李思訓碑數拓。初爲他人所不經意者。及經聲伯審定。賞鑒家乃知其所藏實爲海內第一之品。

趙聲伯藏魏孝昌石窟碑拓

魏孝昌石窟碑。鑿字。撰書刻字人姓名悉具。爲當時絕自矜重之作。以金石家多不措意。流傳絕少。字畫之存。皆如新鐫。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初拓魏王基斷碑

魏王基斷碑爲初出土時所拓。通體無少剝泐。刻畫如新。與新拓損字及百字口漫漶者。不可同日而語。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舊拓魏嵩高靈廟碑

金石著錄不載嵩高靈廟碑文。寰宇訪碑錄有其目。舊拓罕見。王文敏出重價得之。以配西嶽靈廟碑。後歸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宋拓唐雁塔聖教序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兩治字皆缺筆。遠過明拓諸本。有郭蘭石題誌。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明拓唐伊闕佛龕碑

明拓伊闕佛龕碑。趙聲伯藏。跋云。此在辛丑三字本。決爲明初拓本。流傳於世者僅二本。惟王孝禹尙有一本也。

趙聲伯藏宋拓唐雲麾碑

宋拓雲麾碑。爲雲間何氏淸森閣故物。曾經汪心農收藏。有王夢樓兩跋。較端忠愍所藏本。字畫無描畫之蹟。端本而論之論字石已泐。字字漫漶。此本則風骨尖利。姿態俶儻。躍然波磔間。有王弇州翁覃谿兩跋。吳摰甫題籤。定爲宋拓無疑。趙聲伯以重價得之。

趙聲伯藏唐皇甫君碑

皇甫君碑。世所通行者爲三監本。再上則爲綫斷本。實則未斷以前所拓。稱爲眞宋拓本。有斷八行者。有斷五行者。斷五行者海內惟一本。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宋拓唐孔沖遠碑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沖遠碑。模糊之字。完好如新。字口未蒙。筆法具在。誠爲宋拓精本。廟堂沒後。得永興筆法者。獨此耳。有謝安山等題誌。趙聲伯藏。

金明齋藏宋拓王右軍金剛經

金剛爲般若諸經之王。右軍乃書家千載之聖。眞世間之二妙。宇宙之雄觀也。金明齋藏。明齋名鑑。杭人。

法容叔訪碑

山左金石之多。甲於寰宇。膠州法容叔徵君偉堂精賞鑒。尤好碑拓。曾校阮氏山左金石志。訂正其舛誤者。無慮數百事。復就金石志及孫趙二家寰宇訪碑錄之闕於山左者。最錄其碑目而考訂之。凡所訪知者如濟南府則北魏十一。隋二十二。唐四十。後梁一。後唐一。後周二。宋一百三十一。金三十九。元一百五十一。東昌府則唐三。金二。元二十二。泰安府則秦一。漢五。晉一。北魏二。北齊五。隋三。唐十二。後梁六。後唐二。後晉七。後周一。宋一百二十六。金二十。元六十一。武定府則金一。元十五。臨清州則北魏一。宋一。兗州府則漢二十六。魏一。北魏三。北齊八。北周六。隋六。唐三十二。後唐三。後漢一。後周一。宋四十三。金二十七。元一百二十七。沂州府則漢二。晉一。北齊十四。隋五。唐二。宋六。金二。元八。曹州

府則漢二。北齊二。唐一。後周一。宋二十。金五。元四十一。濟寧州則漢三十三。魏二。北齊二。隋六。唐二十四。後周一。宋二十。金二十六。元四十。登州府則北魏一。隋二。後唐一。宋三。金四。元二十一。萊州府則晉一。北魏十一。北齊四。北周一。唐五。後晉一。宋十一。金九。元四十二。青州府則秦一。漢一。北魏六。北齊十二。隋二十六。唐三十七。後唐一。後晉二。後周一。宋六十一。金十七。元九十二。膠州則金一。元十三。

葉鞠裳藏碑拓八千餘通

葉鞠裳藏弆碑拓至富。嘗曰。幼長窪衡。咫聞荒陋。見世之號能書者。其臨池棐几。惟有晉唐法帖及醴泉皇甫聖教諸碑而已。嘗聞姚鳳生明經之言曰。碑版至唐中葉以後。可等諸自檜。其詔學僮。未嘗以石刻。但以自書大小字貽之。爲書觚之法程。比稍長。與王蒿隱管操養從事碑版之學。又習聞繆筱珊魏稼孫之緒言。每得模糊之拓本。輒齦齦然辨其跟肘。雖學徒。亦腹誹而揶揄之。洎通籍。居京師。與王文敏陸蔚庭梁杭叔沈子培游。上下其議論。益浩然有望洋之

歎。訪求逾二十年。藏碑拓至八千餘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也。

劉鐵雲藏漢東海廟殘碑拓

東海廟殘碑。爲江南漢碑之冠。石已久佚。有梁章鉅張叔未何子貞徐渭仁楊龍石魏默深吳讓之二十餘題誌。推崇備至。爲劉鐵雲所藏。鐵雲好古。藏弆甚富。僑居山陽。其庋藏處曰抱殘守缺齋。

劉鐵雲藏漢曹全碑拓

曹全碑於明萬曆時出土。不久卽斷。未斷本。海內罕見。劉鐵雲藏有悉字未泐本。

劉鐵雲藏初拓魏刁惠公墓誌

初拓刁惠公墓誌。端楷古秀。去晉未遠。風格猶存。由晉開唐。爲魏碑中希世之寶。劉鐵雲藏。

劉鐵雲藏宋拓晉唐小楷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均有翁覃谿張叔未題誌。稱爲世間最希有之鴻寶。遠

過臨川李氏所印之越州石氏本唐鵠安舊藏。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十七帖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吳平齋舊藏。屢次題誌。歎賞不已。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隋元公姬夫人墓誌銘

元公姬夫人墓誌銘碑嘉慶初出土。粵寇亂後。石卽碎毀。舊拓傳世無多。劉鐵雲所藏者至精。

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

北宋拓聖教序。爲海內第一本。後有董文敏王文安兩跋。王文敏得此後。經潘文勤盛伯羲吳清卿王孝禹精鑒。咸推爲海內第一。後歸劉鐵雲。鐵雲乃題其後云。凡得北宋拓。皆自詡爲第一。如梁茝林崇雨鈴是也。然爲海內公認爲第一本者。爲商城周文清公所藏一本耳。梁崇諸本不如遠甚云云。且有董文敏鐵冶亭郭尚先何子貞等題誌。

劉鐵雲藏宋拓唐皇甫君碑

宋拓皇甫君碑爲王文敏所藏。不斷本也。碑於明中葉斷爲二。損四十餘字。此本用蠟墨。乃宋人法。世人傳不斷本留世間者僅二册。此其一也。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唐道因法師碑

眞宋拓道因法師碑。乃歐陽通所書。通爲率更子。世稱小歐陽。克紹箕裘。書法稍變。兼隸分體。點畫怯瘦。結構精嚴。有鄭板橋題誌。定爲眞宋拓本。王文敏舊藏。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唐麓山寺碑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爲北海所書各碑之冠。雲麾易得。嶽麓難求。非虛語也。王文敏藏。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淳熙閣續法帖

宋拓淳熙祕閣續法帖。爲宋孝宗南渡後。續得晉唐遺蹟上石。孝宗精賞鑒。故品在閣帖上第一卷。爲天下鍾書祖本。右軍洛神賦亦世所未有。石至理宗時。毀於火。雖不全。實亦珍若球圖。有吳讓之張叔未題誌。後歸劉鐵雲。

羅叔蘊藏唐拓晉十七帖

唐貞觀時。盛行王右軍墨蹟。裴業進士以草書來上。首有十七日字。遂呼十七帖。今石刻傳世有二本。唐刻尾有敕字。有王弇州閻百詩朱竹垞錢徽士王煙客曹溶成親王數十跋。推爲千金不易之本。姜西溟藏。後歸唐風樓。爲十七帖中之冠。唐風樓者。上虞羅叔蘊學部振玉齋名也。

羅叔蘊藏宋拓唐大麻姑仙壇記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石久佚。傳本絕少。有張叔未題記。羅叔蘊藏之。

羅叔蘊藏宋拓豐樂亭記

宋蘇東坡書豐樂亭記。早毀仆。明代有復刻者。幾不成形。北宋初拓本。筆墨起轉之形。躍然紙上。無異墨蹟。既爲羅叔蘊所得。乃築豐樂堂以寵之。

龔氏藏唐拓多寶塔碑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爲宣和內府舊藏。嗣入本朝內府。嘉慶初。御賜桂香東少宰。人間始得覩此法物。後歸合肥龔氏。字蹟鋒神森露。於婉麗中尤寓莊嚴。

末有王夢樓朱之蕃楊明時崇雨銘李文忠諸跋識。

費梓怡藏宋拓唐多寶塔碑

北宋拓多寶塔碑。爲費梓怡所藏。有王夢樓長跋。梓怡之尊人屺懷太史念慈有四跋題之。

繆筱珊藏明奉聖夫人碑拓

直隸定興縣有明天啓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德政碑。乃黃立極譔。張瑞圖書揭銜皆稱義男。書勢絕精。打碑人李雲從曾拓一本。貽繆筱珊。

金奇中藏明教坊規條碑拓

金奇中嘗藏明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拓本。其文云。入教坊者準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及報明脫籍過三代者。準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著豬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準乘輿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

趙伯英觀虎邱石刻

蘇州虎邱有生公講臺。講臺左壁橫嵌四石。分刻生公講臺四字。其一已碎。相

傳李陽冰篆。或云蔡襄書也。其右嵌顏魯公書虎邱劍池四字石刻。池隱石刻背依岩砌短牆以闌之。趙伯英嘗入觀。其間一崖劃開。中涵石泉。如巉山腹以出。水清冽。深不可測。仰視。自崖足以迄於巔。高蔽日。其上紀名殆徧。歲月有署宋以上甲子者。蓋山之尤勝處也。

孫希庵見唐劉巧墓碑

陝西永壽縣二十里郜子河地方。於宣統辛亥春。掘得劉巧墓碑。尙完好。劉巧之名。不見史傳。碑云乃唐奉天靖難功臣也。孫希庵嘗見之。

龐芝閣藏漢吳天發神讖碑拓

篆書吳天發神讖碑與國山並重。石久不存。味道腴齋主人龐芝閣藏之。乃世傳佳本。有金冬心題籤及張叔未跋識。

龐芝閣藏初拓魏鄭文公碑

初拓鄭文公碑。有吳讓之沈韻初題籤。龐芝閣藏之。

龐芝閣藏原拓隋董美人墓誌銘

董美人墓誌銘早毀於兵燹。原拓本希如星鳳。龐芝閣得之。謂爲銘中絕品。

龐芝閣藏唐拓醴泉銘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經翁覃谿王夢樓顧南雅吳荷屋鑒定題誌。定爲眞宋拓本。或推爲唐拓本。得見率更之神髓。龐芝閣藏。

龐芝閣藏宋拓唐爭坐位帖

顏魯公與郭英人書。世謂之爭坐位帖。爲魯公草書傑作。有翁覃谿等跋。吳荷屋舊藏。後歸龐芝閣。

龐芝閣藏唐李元靜碑

張司直書。純本羲獻。爲山陰法嗣。足爲後學津筏。其所書李元靜碑與顏書元靜碑。同毀於明。爲張叔未舊藏。後歸龐芝閣。眞唐刻中無上神品也。有張叔未黃錫蕃二長跋及題籤。

裴伯謙藏唐麻姑仙壇記

麻姑仙壇記三本。爲何子貞生平所視爲至寶者。小楷題至多次。有數千字之

多。又有吳荷屋及其弟子穀李世倬等題誌。爲人間最佳之拓本。子貞當時日夕臨寫。其生平得力。皆由此帖。後歸壯陶閣主人裴伯謙。

王子展藏唐夫子廟堂碑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舊爲宋牧仲伊墨卿葉蔗所藏。後歸寄青霞館主人王子展觀察存善。有包愼伯孫淵如姚姬傳張南山等諸題誌。決爲宋拓。字體刻畫如新。

劉葱石藏宋拓嘉祐二體石經

宋拓嘉祐二體石經。海內孤本也。咸豐丁巳。山陽丁儉卿得於淮安市肆。何子貞爲賦七言長篇。後歸貴池劉葱石參議世珩。屬況夔笙塡蘭陵王詞以張之。詞云。輭塵隔。青案摩挲翠墨。蘭臺製平揖漢京。三體黃初黯無色。氈椎世幾易。鄒嶧七篇未佚。（內有孟子三十七紙宋經前人著錄）鐫珉字三萬有餘。（經文凡三萬餘）玉筋銀鉤競標格。（篆正二體）簪豪憶恢飫。（胡恢謝飫本敎書雅故三著匱古意儉卿和蝯叟詩句）悵劫墮淤黃。（朱竹垞謂經石沈黃河淤泥下）塵闕瓴碧。（周禮一種開封修學已作瓴甋）殘縑珍弆錢吳畢。（竹汀山夫秋帆所得皆殘本）羨攬羽威鳳。見斑全

豹。高齋頤志舊審釋。（儉卿所著頤志齋叢書有北宋二體石經記）付蝯翏吟筆。石癖。快良覿。共硯北香南中壘晨夕。鴻都虎觀餘荊棘。念儍賞無恙。古芬須惜。廛開百宋。（慈石藏宋板書甚夥）更異彩動四壁。

新疆有古碑

新疆絢采溝有岳鍾琪所書絢采溝三大字。乃當時磨去漢碑字而刻者。其碑陰猶存漢人所書某某侯五字。

唐姜行本紀功碑。在巴里坤（即鎮西廳）天山庫舍圖達坂上。（庫舍圖譯言碑也　達坂譯言嶺也）其碑甚高。搨者咸屛息從事。宣統時尚存。

青海有星宿海碑

星宿海東岸草坡下有碑焉。題古星宿海四字。大徑尺。其陰剜苔剔蘚。字體摩挲可辨。橫衍七行。皆梵文也。土人云。康熙朝立。曩覆以碑亭。後以樹枝爲牆護之。四圍石子。纍如平岡。行旅過此。輒投一石。二百年來。積之成阜矣。青海古今碑碣經蠻人拆毀。鮮有存者。此猶巍然兀立於玄冰黃漠之鄉。蓋蠻人以其爲

藏文。知有保守之義務。故能保守之以至於今耳。

光緒時。曾由政府派員往奉天。檢查寶物。藏於奉天舊宮者。僅陶瓷與銅。其品數如左。

奉天行宮藏銅瓷

康熙款。白地藍西番蓮大碗中碗盆盤瓶皿等類。計百三十四類。共三萬四千六百六十七件。雍正款。釉哥吉和瓶及囊瓶壺罐觚等類。計三百三十三類。共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件。乾隆款。黃地綠龍中碗及小碗花碗花插大盤中盤碗碟書燈筆筒筆洗等類。計三百三十一類。共三萬九千五百零六件。嘉慶款。茶圓茶碗茶撇及瓶壺等類。計百七十四類。共一千九百六十五件。無款者。花罐花瓶等類。計六十五類。共一千六百六十三件。至明代瓷器。永樂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及各代有款者。計四十五類。共三百二十件。

鼎。百四十四件。商周漢唐舊物均有。尊六十六件。其中商尊周父尊伯尊漢戊己尊唐夔紋尊及各時代者均有。彝四十一件。商周漢均有。罍六件。爲周代物。

舟。三件。乃商周漢物。卣二十件。瓶八件。壺百三十六件。爵二。單五。觚三十六。觶十。角一。卮三。敦二十九。簠一。簋二。豆六。鋪三。甗二十一。錠一。鐙三。鬲十四。鍑四。盉十二。冰鑑五。匜九。盤十五。洗二十四。盂四。鍾一。瓿二十四。缶二。盦一。鐎斗三。

余紫雲好古瓷

余紫雲。京師之名伶也。好古瓷。瓶壘碗琖。羅列一室。每自劇場歸。摩挲把弄。自樂其樂。不爲流俗之徵逐也。

英人史德匿藏古瓷

英人史德匿者。服務於上海之海關者有年。頗通漢文。且明畫理。解禪悅。而又精鑒別。富藏弆。於金石書畫之外。蓄古瓷甚多。於唐。則有越窰茶比。於宋。則有定窰甕盌。定窰劃花琖。於元。則有定窰琖。於明。則有仿宋定瓷瓶。仿明建窰觀音。建窰三彩觀音。建窰香爐。建窰獅子。建窰蓮花式盌。建窰芭蕉尊。於國朝。則有康熙仿宋定窰鼐。康熙仿宋定匏尊。康熙仿宋定美人尊。康熙仿明建五彩瓶。康熙粉定大盌。雍正仿宋定窰瓶。乾隆仿宋土定窰瓶。乾隆仿明土定窰瓶。

乾隆瓷鼻烟壺。宣統辛亥冬。嘗出其所藏以示人。安吉吳倉碩大令俊卿以其著有論說。深贊美之。謂吾國稽古之士。或未能及。將見中西治術。合而爲一。美術之進化。此爲起點。誠哉是言。

許守白論舊瓷

廣州許之衡。字守白。好舊瓷。精鑒別。其言曰。吾華美術。以製瓷爲第一。何者。書畫織繡竹木雕刻之屬。全由人造。精巧者。可以極意匠之能事。獨至於瓷。雖亦由人工。而火候之淺深。釉胎之粗細。則兼藉天時與地力。而人巧乃可施焉。故凡百工藝。歐美之目吾華。皆若土苴。獨瓷則甘拜下風。尊爲瓌寶。誠以瓷質之美。冠絕全球。雖百圖仿效。終莫能及。蓋得於天地者厚也。宜夫欽拿之名。代表國號。釋其義。則支那瓷之省文也。其聲名洋溢。固已久矣。

瓷質之貴。在於瓷泥。瓷泥也者。以地質學語釋之。乃一種富於黏性之沖積土也。大抵由山水激積而成砂。砂復濾細。則成爲泥。是種土砂。非隨處所恆有。復分各色。有紫有黃。有褐有白。而以白爲最貴。紫也黃也褐也。均無法使之白。而

白之一種。千百年來。獨尊景德鎭之所製焉。

吾華製瓷可分爲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本朝。最有名之窰有五。所謂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窰。亦甚可貴。其餘各窰。則統名之曰小窰。而元之一代。歷年較短。與宋末不甚相遠。亦可附於宋焉。明之最盛。在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萬曆數朝。本朝又可分爲五期。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緒。均爲一代製作之傑出者。此時代之大較也。

宋瓷之汝窰均窰哥窰諸器。凝重古雅。而質之腴潤。釉之晶瑩。歷千載而常新。粉定則精麗妍巧。與乾隆同臻極軌。至於元。則反古拙。有類於土缶硎羹。明永樂影青一種。迥非康乾之所能及。明宣祭紅。天下稱爲瓌寶。而天啟崇禎。則卑無聞焉。

許守白論柴窰

許守白曰。柴窰在河南鄭州。卽周世宗所創也。相傳當日請頒器式時。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許守白論宋瓷

許守白曰。宋瓷花之映麗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窮妍極麗。幾若鬼斧神工。而哥窰亦有加彩者。若元瓷。亦見有暗花者。且曾見一半瓷半瓦之盤。雕凹花加五彩者。其彩與花。異常古拙。是否宋以前物。未敢決定。可知瓷之有花。其由來爲已古矣。至於明代。則各種花繪。窮態極妍。明代嘉靖官窰花彩有五十餘種之多。其彩畫之奇詭。繪事之偉麗。幾於不可方物也。

收藏家得僞宋瓷

乾隆時。直隸之磁州有人造瓷。其釉之晶瑩腴潤。極似宋物。收藏家得之。不能辨也。

許守白論汝窰

許守白曰。汝窰在河南汝州。北宋時所創設也。土細潤如銅。體有厚薄。汁水瑩潤。厚若堆脂。有銅骨無紋者。有銅骨魚子紋者。尤佳者爲棕眼而隱若蟹爪紋。豆青蝦青之色爲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無釉之處。色類羊肝。底有芝麻花細

小揨釘。乃眞物也。其色純靜深穆。

許守白論官窰

許守白曰。官窰者。宋大觀政和間在汴京所造。體薄色青。有帶粉紅色者。濃淡不一。有色帶白而釉薄如紙者。大觀中。尙月白粉青大綠三種。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蓋其胎本紫色也。然宋官窰有數種。南渡後。邵成章於修內司燒造。曰內窰。亦名官窰。其後郊壇下別立新窰。亦曰官窰。是宋時已有舊京修內司郊壇下三種。唐秉鈞謂舊京著時未久。當以修內司所造爲上。新窰爲下。當時已分差等矣。南宋餘姚祕邑瓷。後人亦目之爲官窰。大抵皆仿汴京遺製。遞衍遞嬗也。

許守白論均窰

許守白曰。均窰者。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號鈞臺。鈞訛作均。相沿已久。胎細性堅。體略重。釉具五色。渾厚濃潤。有兔絲紋。以紅若胭脂硃砂者爲最。青若蔥翠紫若墨者次之。初製者色純。無少變雜。後製有青紫相錯如垂涎者。皆燒不足

之故。而世人往往尊視此種。猶之佳硯本不宜有鴝鴿眼。而人反以鴝鴿眼爲貴也。釉分二種。一曰細平釉。一曰橘皮釉。亦後起者。故兼有紫斑者爲多。平釉有紫斑者絕少也。

許守白論哥窰

許守白曰。哥窰者。以宋處州龍泉人章氏兄弟善治瓷。得名。兄名生一。當時別其名曰哥窰。胎堅。性細。體重。多斷紋。隱裂如魚子。亦有大小碎塊紋。卽開片也。釉以米色豆綠二種爲多。有紫口鐵足。無釉之處。色紅如瓦屑。其釉極厚潤純粹。歷千年。瑩澤如新。

許守白論定窰

許守白曰。定窰有二。北宋時定州所造者。曰北定。南宋時景德鎭所製者。曰南定。以其釉似粉。故通稱曰粉定。

北定之胎質極薄。體極輕。有光素凸花劃花印花暗花諸種。大抵有花者多。無花者少。花多作牡丹萱草飛鳳盤螭等形。源出秦鏡。其姸細處。幾疑非人間所

有。乃古瓷之最精麗者也。開片者。其開片皆栁紋白骨。而加以釉。有如淚痕者亦佳品。口底率漏胎。故其口往往有以銅鑲之者。

南定之胎質極細。色極白。其釉亦白玻璃釉。惟澄清之處。略閃豆綠色耳。釉中有鼓花者。有不鼓花者。其形式與北定相同。而胎釉微有異。

粉定之眞者。釉光而且潤。與舊象牙同。釉中多有栁紋開片。與僞造之開片異。僞者之釉。或太混。或太乾。或太透亮。或太闇淡。斷不能如舊者之潤亮也。

粉定種類不一。胎有厚薄。色以閃紅者爲貴。閃黃者次之。閃黃。卽牙色也。有開片。有不開片。明成化時所仿製者亦佳。

許守白論平陽窰

許守白曰。平陽窰在山西平陽。宋時所建。胎釉皆白。中閃黃。微具土色。而製皆仿北定。故又稱曰土定。平陽眞者。胎之色純似黃土。質在半瓷半瓦間。釉光而且潤。細而發黃。多有蛇紋開片。僞者色稍閃紅。而質略粗。其釉亦粗而且暗。乾且發白也。

許守白論耀窰

許守白曰。耀窰在陜西耀州。宋時所建。初燒青器。仿汝窰而略遜。後燒白器。較佳。初製者。釉透亮如玻璃。色微黃畧似蝦青。後製者釉略混。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者。有似粉油之白者。有似熟菱米之白者。

許守白論磁窰

許守白曰。磁窰在直隸磁州。宋時所建。磁石引針之磁石。卽產是州。取石鍊陶。磁器之名。乃專指此。後人輒誤以磁與瓷混用矣。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窰者爲多。但無淚痕。亦有劃花凸花者。白釉者儼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鐵繡花黑花。與貼殘之膏藥無異。

許守白論建窰

許守白曰。建窰在福建。初設於建安。後遷建陽。始自宋代。古製者質粗不潤。釉乾燥。又名烏泥窰。後製者出德化。色甚白。頗瑩亮。亦名福窰。有紫建烏泥建白建三種。白者似定窰。惟無開片。佳者質厚。而表裏能映見指影。以白中閃紅色

者爲貴。有凸花及雕字者。然花不甚細。

許守白論廣窰

許守白曰。廣窰。南宋所建。在廣東陽江廳。胎質粗而色褐。（卽灰色）所製器。多作天藍色。惟不甚勻。釉厚之處。或作靛藍。釉薄之處。或作灰藍。無釉處之色。或如黃醬。或如麻醬。大致仿均窰。其與均窰異者。無紅斑與蟹爪紋耳。

許守白論宋元盤盌

許守白曰。宋元盤盌。出土頗多。然皆汝哥龍泉暨平陽澤潞各項雜窰。無甚特色。人亦輕視之。其聲價不及康乾之大也。

許守白論元窰

許守白曰。元代製瓷。亦有多窰。然其名不著。統稱曰元瓷而已。晚近流行之元瓷。皆出於元時之山西河南。雖南方亦有所製。亦率以宋末目之。元瓷之名。殆專屬之仿均帶紫之品矣。此製品多作天藍色。兼帶紫斑。以成魚蝶蝠等形者爲貴。不帶紫者。常品也。河南製者。爲元初之物。胎釉色澤。與宋均彷彿。潞安所

製。則發見於元代中葉。其胎乃半瓷半瓦。釉比初年略透亮。蒲州製者。亦中葉物。釉亦略透亮。惟紅斑之中。帶有葡萄紫色耳。

賞鑑家得僞元瓷

京師有僞元瓷。其釉及棕眼砂底鐵足。一一逼眞。雖有識者亦莫辨其爲贋鼎也。蓋九江關某監督之僕習其技。旣歸。以北方土燒之不能工。而殊類元瓷。乃仿造之。遂大獲利。賞鑒家所得半是物也。

許守白論歐窰

許守白曰。歐窰一名宜均。明時宜興人歐子明所製。形式大半仿均。故曰宜均也。製品雖出宜興。然與陽羨名陶一系。微有區別。與紫砂掛釉各器。亦微不同。大抵製造時仍參入瓷質。而不純用紫砂。瓶盂等物皆有。以洗類爲多。

許守白論郎窰

許守白曰。郎窰有先製後製之分。凡裏外皆有開片。而底足有燈草旋紋。色深紅。如初凝之牛血者。此先製也。若後製。則微有不同。先製者口底微黃。所謂米

湯底者是也。後製者。口底或作豆青色。或作蘋果青。所謂蘋果底者是也。先製者釉色深紅。後製者釉色鮮紅。惟釉尙透亮。不似窰變之肉耳。又有所謂綠郎窰者。色深綠。葱蒨可愛。滿身細碎紋片。實則明仿弟窰之品也。雍乾時代。亦有仿之者。

許守白論宣窰

許守白曰。宣窰之美。爲有明一代冠。不第宣紅宣黃彪炳奕葉已也。靑花五彩各器。發明亦極多。咸爲後代所祖。如輕羅小扇撲流螢等詩句入瓷。實開其先。若海獸人物把杯。亦極奇肆可喜。至於漏空花紋塡五彩及五彩實塡花紋。皆絢豔悅目。又有藍地塡畫五彩者。則夾彩之製盛興矣。戧金之製。亦始於宣德朝。

李乘驥評本朝名瓷

李乘驥。名任。居福州。藏名瓷甚多。鑒別精當。其評隲之言。足備研究。今錄如下。

康熙瓷釉備而畫工。質佳而色耀。價値之昂。殆無與匹。

單彩類。最爲世人所寶重者。有三種。一。果綠。綠色於康熙爲最盛。故果綠之製特佳。底有兩藍圈。內載大淸康熙年製六字。或爲碎瓷。二。硃砂。康熙硃砂。底無記號。而其特徵。在於瓶口之緣。帶淡紫色。頸下始全爲硃砂色。瓶之內面及底。皆施白油。座帶灰色而無油。三。霽紅。霽紅亦稱美人霽。瓶與水壺爲多。皆小件。底輒無油。有之者。必載大淸康熙年製六字。其特徵在於淡紅中顯鮮紅色。與有茶褐之點。背光則現綠影。價値極昂。八寸之瓶。値英金三千鎊。

多彩類分爲二種。一。三彩。康熙三彩。以黃綠赭三色爲主。間用藍黑。有黃地繪赭綠者。有綠地繪黑赭者。綠地三彩極難得。底亦有兩圈六字。二。五彩。康熙五彩。以綠紅黃赭藍爲主。其瓶有黑地繪綠黃白赭者。黑油中常帶綠色。底兩圈。有黃地繪綠藍赭白者。底兩圈中有一方小形。其爲紅地者。底亦兩圈。並有六字。又有白地赭地等。瓶口爲方形者極少。其碗畫五彩農事人物者。底無記號。惟題金字詩句。印以製造人圖章。聖祖晚年特製之以示國家尙農之意其盤底有兩圈加十字者。兩圈加六字者。兩圈中畫花者。有無記號者。然五彩瓶盤之底。或以樹葉爲者。

記號。又常有花紋。

黑地而繪彩者謂之黑地彩。恆於黑油之上。蓋以綠油。故油中常帶綠色。康熙黑地彩以黃綠紫三色爲主。黑地爲油面黑。至瓶口漸變赭色。多不繪花。偶有繪菊花者。瓶之中或刷淡綠油。其盤有繪紅綠花者。底兩圈。

綠地而繪彩者謂之綠地彩。所繪多人物古事。讀之者。可以周知我國古代政治社會之狀態。其最悅目者。綠地外。並益以油底之藍色。（底無記號或粗底偶有兩藍圈或樹葉形）更有綠地而有藍釉者。（底多兩藍圈）繪各色花草人物。價值甚貴。

藍地而繪彩者。謂之藍地彩。藍有粉藍深藍之別。藍地有油底油面之別。粉藍瓶有斑點。色不停勻。其藍常設於油底。深藍則絕無斑點。康熙油底藍五彩之製。在其中世。方格樹幹用赭色。樹葉用藍色綠色。花則紅藍赭黃諸色均用。是時紅色尚平淡。無彩釉。惟甚光耀。瓶上並用黑綠兩圈或三圈。有底粗者。有座粗而底有油者。至其末。油底藍五彩之盤。有用金油緣者。底兩圈。

白地而繪彩者。謂之粉彩。其所設之色釉。與他彩同。底多有兩圈。

康熙多彩類。率繪人物。亦有繪佛像八仙鳥獸（鳳凰麒麟等）海產（魚蝦蟹海蛤等）花木（以菊梅荷牡丹爲常每繪蜂蝶以點綴之）者。花之設色。多紅藍。或間以黃赭。有花黃而心藍者。有花黃而心綠者。

康熙時已有鐵沙。且常以黑綠範所繪者。浪紋（俗呼水波浪）亦始於此時。

康熙之盤。常於其背繪花三朵或四朵。花多設紅黃綠三色。其緣或爲金漆或爲黃色。式不一。有凹槽者。

康熙宮中所用者。以黃灰白三色爲主。然多以給價過廉。而釉質之佳。反不若民間所製。故御窰未必盡可取。

雍乾時代之單彩。遠遜康熙。（其時如硃砂頭無紫色靄紅不帶綠影）窰變獨擅長。或紅藍灰雜色。或紅綠雜色。或紫黃雜色。均極斑斕光澤。蓋投燒之時。特將土胚通空氣。使受化學作用也。雍正瓷質極佳。設色亦精緻。康熙彩至此分爲兩流。一曰雍正彩。一曰薔薇彩。又名玫瑰彩。

雍正瓶盤。鮮有方形空格。又多假款。註明成化或萬曆年號。盤後多繪花。瓷之

繪有柳樹者。自是始。

雍正有五色鬬彩。所謂鬬彩者。無論碗盤瓶杯。輒與其蓋同其色彩花樣。猶之滿園春色。桃李爭妍也。其底鮮有記號。

雍乾瓷色。有青花兼霽紅者。而珊瑚紅又兼別色彩釉。

雍正有八駿馬盤。乾隆有千花瓶五蝠瓶。均極精緻。

乾隆之彩釉甚厚。白釉頗盛行。盤中輒有之。間雜以粉紅。

乾隆瓷底多藍印。或長方或正方。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或乾隆年製四字。乾隆末有葛明祥者。獨出心裁。製造瓷器。不識者輒誤爲窰變。實則窰變有眼。而此無之。窰變常爲長紋而下垂。此則全爲點染所染之色。或藍或綠或黑而帶黃。底粗。載葛明祥製四字。亦廣窰之一種也。

嘉道兩朝。雖有御窰之設。技術遠不及前。然爲此時代所特具者有三。一綠色代赭色繪方格。二紅色極發達。紅色中之油面紅。或紅地白花。(多道光年製載年號紅印)或白地紅花。(嘉道均有之)又有全爲胭脂紅者。(底無記號)三白色浮瓷。始於此代。其製法。先

以白泥油繪於釉上。或人物或花草。入火之後。其泥油坌出而現白色花樣。瓷地多藍綠赭灰等色。

嘉道以降。瓷漸退步。日惟從事於古瓷洋瓷之倣造矣。

瓷器之類至夥。除單彩多彩外。尙有青花瓷蛋殼瓷煖瓷碎瓷雕瓷洋式瓷數種。

青花瓷土胚先設藍色。敷油燒之。歷二十四小時。卽可成。此種以瓷質潔白藍色分明者爲上。藍帶綠晶。其年必久。有時或變爲灰爲黑爲紫。蓋其所含者。鎳與鐵多則色灰。鎂多則色紫。明時物。今罕見。成化尤少。正德時始於湖南得一藍質。名爲謨罕默德藍。青花瓷自此始大進步。凡嘉靖時物。面常不平。或有開片。底有兩圈。中書嘉靖年製四字。其質厚以重。康熙集其大成。製品特多。有純爲白地者。有兼油底紅者。有略施油面綠者。有用鐵沙圈者。有爲金漆緣或棕色緣者。底多兩圈。或更加六字。或無記號。或繪樹葉。康熙時。大內用繪花者三萬一千件。盤之白地藍龍者萬六千件。盃之繪兩龍舞於雲中者萬八千四百

件。碟之白地藍龍藍花爪抱福壽者萬一千二百五十件。光緒末。有康熙青花瓶。藍地繪白梅花。在英京售價五千九百鎊。畫極精緻。色極潤澤。上品也。間有康熙時物。而僞註明成化萬曆年號者。亦光耀悅目。雍乾已較康熙爲遜。雍正尙有數事佳者。藍色甚閃動。或更施他色釉。至乾隆時之可取者。惟青花瓷蛋殼瓷與青花煨瓷而已。

蛋殼瓷創於明之永樂成化隆慶萬曆。官窰亦有製之者。歷康雍乾三朝而不衰。瓷質純潔而薄如蛋殼。多盤碗等品。乾隆時製者獨否。嘗見一康熙物。底註大清康熙年製。面繪玫瑰蝴蝶。用藍紫黃各色浮釉。其葉用綠浮釉。於強光線中照之。左右均有一五爪龍。刻於胚上。雍正之蛋殼瓷。盤背多紫色。其面有五彩。乾隆時盤背爲硃砂色。並有金漆緣。或更有紅線黑線。而無年號。多繪官人物。此件在歐西之市價約值五十鎊至七十五鎊。其最佳者可百鎊。

碎瓷亦設白油或他之彩色。如果綠寶藍等色惟無紅色其裏常粗。南宋時已有製之者。其法使氣度驟降。油面收縮。甚於胚。而極易碎裂。入火之後。即成碎瓷。其碎裂之

大小。匠人能任意爲之。灰白碎瓷多古式裝獅頭。或他物如八寶等。又多有浮出棕色之花紋。青花亦常見。

雕瓷亦稱貢瓷。先刻花而後敷油。宋已有之。及乾隆末復盛。

洋式瓷作於乾隆之末。自外人定製者半。自我國倣製者亦半。形式與常製異。所繪多西洋人物屋宇。蓋我國瓷器之佳。是時始爲世界所贊賞。且以國人知瓷器之銷路。不局於國內也。乃略倣洋式以售之異邦。國人亦愛之。故洋式瓷日盛。且較西洋所製者爲佳。

咸豐之世。內訌外侮相乘而至。無餘力以研究瓷器。所製者。惟一種白色之盤。緣作蓮瓣形。底註紅色年號。出江西。

同治仿造玫瑰彩。已不及嘉道。盤盌之屬。底多繪紅桃。光緒時起而效之。釉色乃益不及。惟同光瓷亦有爲前代所無者。白色浮花瓷是也。其製法。敷白泥油於胚之彩釉上。入窰燒後。無論人物花卉。莫不昭然若揭。至胚之彩釉。以設藍綠赭灰等色爲常。底無記號。

我國瓷器。最初以青花及翠綠輸入倫敦。色質之佳。極爲西人所贊賞。歐洲瓷器相形見絀。華瓷銷路因而日廣。價值益昂。西人言青花瓷爲美人。荷蘭人所喜。收藏甚多。英法諸國則好多彩瓷。故有青花加彩求售。而佳瓷反因入火而壞者。美人好霽紅。法人尙硃砂。苟能投其所好。必利市三倍也。

許守白論康熙官窰

許守白曰。康熙官窰客貨。無粉彩。惟御製料款之盌有之。其粉紅爲地雜以彩繪者。則尤罕。而市人不察。輒以胭脂水堆料款呼之。實不知粉紅與胭脂水之迥然不同也。或謂此等堆料盌。乃雍正物而書康熙款者。亦非。

許守白論康熙硬彩

許守白曰。康熙硬彩藍綠二色。堆起甚厚。歷年旣久。時亦有坼裂之患。紅爲深色之抹紅。且較他色釉質有平凸之差。故亦易於褪落。

許守白論古月軒瓷

許守白曰。乾隆瓷以古月軒聲價爲最鉅。古月軒所繪。乃於極工緻中極饒清

韻。物尤難得。杏林春燕之聲價名噪寰區。疏柳野凫。亦殊絕也。當時由景德鎮製胎入京。命如意館供奉畫師繪畫。於宮中開爐烘花。或謂曾見有臣董邦達恭繪六字者。然尋其畫之派別。殆出之蔣廷錫袁江焦秉貞之流也。

大內有天地交泰瓶

天地交泰瓶。凡兩對。一對高尺五六寸。一對高尺二三寸。乾隆款五彩花瓶分上下兩截。上瓶腹部。插入下瓶口部。兩相銜接。成一瓶形。此交泰命名之所由來也。中部相接處。能旋轉自如。下瓶透花玲瓏。可見上瓶之腹。製法奇特。理想所不及也。

大內有五彩轉耳瓶

五彩轉耳瓶一件。高尺三四寸。乾隆款。瓶之四面有圓格。四格有四季山水畫。可與宋元諸家比肩。格以外。五彩花紋甚鮮麗。短項大腹。項部一圓管套入管左右。有兩耳。管能轉動。不能提出。故名轉耳瓶。

乾清宮有古瓶

乾清宮有所藏古瓶。高五尺。腹圓口方。徧鏤龍鱗。其色黝然而古。扣之聲鏗鏗。每雨。此瓶雲氣滃然。隔數百步觀之。微茫中若有物蠕蠕而動。

玄天宮藏苗製花瓶

貴州思南沿河司之西岸鐘山玄天宮。有花瓶二。高三尺。周一尺。內瓦而外銅。其色黯。其一有破壞處。盛則漏。其一雖有缺處。尙能盛水。

文子晉藏古甁

宗室文昭。字子晉。原封鎭國公。辭爵讀書。家藏一古甁。至寶貴之。而性喜吟詠。遇有所得。輒投其中。以爲常。

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

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乃嘉慶癸亥二月廿六日以銀一餅購於武林市中者。高二寸六分。質甚薄。中虛。五竅皆通。釉落盡。見骨。如白石。骨相瓌刻。衣履精妙。作開口笑。對之。令人忘憂長樂。趺座底款曰江鳴皋造。是日同觀者。爲朱青湖姜怡亭屠琴塢。叔未有詩詠之曰。龍華高會儆精藍。貌出名瓷技孰諳。淸供不

妨斟米汁。薰修合便共香龕。儘開口笑稱長樂。肯袒肩來作小參。料得江郎纔有夢。諸天頃刻現優曇。

張叔未藏明建文瓷筆架

明建文壬午瓷筆架。秀水錢籜石侍郎載舊物也。嘉慶癸亥秋。其孫順甫出以眎張叔未。丁卯夏。叔未購之。據款字中有釉。蓋鐫字於坯而後陶者。斷非後人所僞造者也。

翁叔平得僞瓷瓶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賫古瓶一具求售。翁視之。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賞玩。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熏染硬紙而成者。衆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棄之。

張文襄得僞瓷甕

光緒中。張文襄以鄂督入覲。留京師。偶遊琉璃廠。嘗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爲陶製者。形奇詭。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爲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

逾數日。文襄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値三千金。文襄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回。命工搨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

周氏藏宋均洗

洛陽周氏藏宋均洗二事。其一有瀛臺用品四字。光緒庚子大內所失物也。

西人得宋均花盆及洗

均窰價甚昂。即一洗一鉢。價必巨萬。某年某賽瓷會中陳列二件。一爲小花盆。

巴爾氏以重價得之。一爲小洗。某西人曾擬以八千金購之。某年由熱河運古瓷至京師。多用大車。途中毀壞者雖不少。而偸漏者尤夥。內務府某官及旗人某某勾結某古玩店爲之祕密售賣。宋均佳品。已全爲西人所得矣。

周竹卿藏柴窰小水盂

柴窰傳世絕少。得其碎片。輒與金碧同價。錢塘徐印香舍人續娶仁和陸太君玉珍時。奩物不多。獨有柴窰小水盂一枚。色鮮碧。質瑩薄。爲人間所罕有。舍人臨池。輒用此盂注水。後贈南海周竹卿大令炳麟。大令歡喜讚歎。作長歌以謝。

王問卿藏鸜鵒啄金盃

明窰器之精者。無逾宣德成化二代。宣乃遠不及成。宣則鷄文粟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穆穆。饒有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王問卿家藏鸜鵒啄金盃。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殷碧離離之色。寶光欲浮。使人愛玩不能釋手。

許守白論永樂壓手盃

許守白曰。永樂壓手盃底之中心畫雙獅滾球。球內有篆字。爲最奇之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之。此爲底內繪花之始。

懷獻侯藏衆獸朝龍盤

素三彩之盤。以明嘉靖海馬爲最佳。中繪一團龍。旁列衆獸七八。所謂衆獸朝龍者是也。丹徒懷獻侯舍人桂琛嘗得之。

顏某藏瓷盤

康雍乾三朝官窰製瓷極精。內務府庫百餘年來猶有存者。光緒初。以舊物無用。鬻之民間。粵人顏某購得乾隆時大內盛水果瓷盤二。盤內畫鵪鶉一雙。外作胭脂水色。嬌豔絕倫。盤底有料款（燒料款也）乾隆年製四字。盤口徑約八寸。邊沿寬一寸有奇。

吳彥復藏香瓷盤

香瓷種類不一。凡泥漿胎骨者。發香較多。瓷胎亦偶一有之。要必略磨底足。露出胎骨。而後香氣歕溢。且香瓷最不易得。有土胎香者。有泥漿胎香者。有瓷胎

香者。此自然之香也。有藏香胎者。有沈香胎者。有各種香胎者。此人工之香也。實皆希世之珍。有梳頭油香者。則古宮匳具也。吳彥復曾藏一盤。徑五寸。吳卒。遂不知所在。

名人搜求古甎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爲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諏經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甎。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甎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甎於壽州。儀徵阮文達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甎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甎。嘉興馮柳東著浙江甎錄。編爲四卷。同光以來。則太倉陸莘農歸安陸存齋滿洲端忠愍所得。尤不可勝數矣。

畢秋帆賞古甎

畢秋帆撫陝時。値生辰。某令特具古甎十數方爲壽。并將甎名揚出。裝成册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喜。出勞其僕曰。我生日。惟爾主所贈。特風雅。甚荷厚意。然

未免勞苦矣。僕遽應曰。然。即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仿。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上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之術。一一言之。不稍諱。畢面赬。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人皆匿笑。

阮文達藏漢晉八甎

阮文達積得漢晉八甎。因題其室曰八甎吟館。賓友聯吟。乃編爲刻燭集三卷。

張叔未得漢晉八甎於海鹽

乾隆乙卯四月。張叔未以己亥秋海鹽有海現之異。（相傳每數十年輒有數日海潮遠退數十里大風颺去浮沙見井竈街墓基址名曰海現）城內外古甓纍纍。大半海現時所出。率爲麻布文。數十百中。一二有文字。因買舟往覓之。至則見漁舍短檣中有蜀師甎數枚。以百錢購之。其比鄰婦孺見破甎可易錢。咸搜索以出。乃僱漁人擔之以歸舟。凡得漢晉甎八。因名讀書處曰八甎精舍。八甎之中。有漢永寧元年甎。太康年郭家葬甎。

趙寬夫好聚古甎

仁和趙寬夫明經坦好聚古甎。於斷垣敗甃間。極意搜討。前後所得。凡六十有

一。爲孫吳紀元者二。爲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爲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彝吉日造。曰六月黃吉。爲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璧。爲古錢文者二十一。多六朝厭勝之品。爲方勝者二。爲人形者四。爲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寬夫珍之。因自號曰保甓居士。

孫月泉載甎而游

錢塘孫月泉名承祖。質魯好學。嗜古甎。而易爲人欺。同治時遊臺灣。爲郡縣記室。月脩所入微。輒以購甎。每居停量移。則行篋輒十餘具。皆甎也。眞贋雜具。暇則出而陳之。几一一摩挲。至夜不倦。

況夔笙得甎於揚州

光緒戊戌九月。況夔笙以客授揚州。故自瓊花觀街移居舊城小牛彔巷。其地距舊城遺址不遠。虹橋西南有頹垣一角。屹立荒煙蔓草間。輒督郭姓老僕登城尋甎。辰往午還。肩荷斃甕。殊苦。得甎一。旌以錢百。僕嗜飲。得錢供杖頭。又甚

樂。城築於宋而甎則唐。蓋當時取用他處舊甎耳。所得城甎七。其文曰。鎮江前軍。書勢精勁圓腴。神似郁孝寬書武侯祠碑。又文曰鎮江後軍。又文曰鎮江右軍。又文曰揚州宋甎也。揚字從手從易。質地色澤。不逮從木之甎遠甚。又文曰高郵縣。又文曰全椒縣。又文曰步軍司交燒造修天長塔。

一日。葺廚下短垣。得斷甎。文曰楊州。書勢勁逸。琢爲硯。蒼堅緻潤。非他甎所及。楊字從木。王懷祖讀書雜誌歷引史漢碑版以證楊州字。隋以前從木。唐人誤從手。此甎尙不誤。斷非唐以前物也。

又一日於虹橋茶肆牆間見有甎。文曰大使府燒造。僕輩與之婉商。酬以錢二百。以新甎易之。較他甎稍薄狹。蓋賈似道嘗以同知樞密院事爲兩淮制置大使時築城所造也。又於市牆見有甎。文曰殿。亦以前法得之。以上各甎。並陽文隆起。書勢秀拔。惟天長塔甎字小而淺。疏率不工。疑出陶者之手。

劉鐵雲藏鐙柄

欲探篆籀之原。必於陶器求之。而海內收藏家。向鮮有所著錄。光緒中葉。則有

陶器中之鐙柄出見。大率爲商周時物。多三代古文。與鐘鼎文相類。於是而可知眞楷成於唐。唐以後無眞楷。分隸成於漢。漢以後無分隸。篆籀成於周。周以後無篆籀矣。

鐙爲陶質。以膏燃火。使放光明者也。其製與薦熟食器之豆相似。上有如碟者。以盛膏。中有柄。下有足。禮記執鐙注云。豆下跗也。可知鐙亦有有足者。非盡如廣韻所謂之有足曰錠無足曰鐙也。劉鐵雲搜集鐙柄至夥。最精者。尙五百餘具。所鐫之字。極類鐘鼎文。非繆篆。故可確定其爲商周時物。鐫字之處。或圓或橢圓。或正方。或長方。或匾方。或尖方。且陰文爲多。其爲陽文者。則不及百分之一也。

李漁村藏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

康熙時。東武有李漁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曰千秋。一曰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叩之作金石聲。

成哲親王藏銅雀臺瓦

成哲親王嘗得銅雀臺瓦。有明人之字鑿其上。云得自漳水之濱。其質堅緻如石。

張叔未藏晉瓦荷盃

乾隆己亥秋海鹽海現時。嘉興張德容嘗往觀之。買數瓷器。然率破碎不足重。乙卯三月十三日。其弟叔未遊海鹽。購得晉瓦荷盃與太康二年甎於海濱漁父。蓋亦海中物也。盃瓦沙骨。釉如雲母。外純素。內絜荷葉七瓣。高二寸二分。口徑五寸。口厚二分。底厚四分。黃省甫語叔未云。昔隨宦於新鄭官署。山陰童二樹攜太康瓦劵來。留賞累月。其色質絕與此類。安邑宋芝山題是盃云。此的是漢晉瓷。世上所稱古窰隗囂宮盌外。更無與此匹者。至足寶也。嘉慶戊辰閏五月。叔未曾賦詩紀之。

張叔未見古盋

道光時。濬吳淞江。工人獲古盋。似瓦非瓦。盛水則熱。繼且沸。旋以爭奪致碎。盋爲夾底。中畫離卦。蓋仿諸葛武侯刁斗之製也。張叔未嘗見之。

趙撝叔考證新瓦

趙撝叔大令之謙工書。喜考證。在南昌時。某太守以新瓦刻古文搨以示趙。撝叔大賛賞。卽日援引古金石書。成考證一篇。洋洋數千言。意殊得。持以示某。某大笑曰。公亦受吾欺耶。此余贗物也。出瓦示之。撝叔亦大笑。

劉燕庭藏唐善業泥造像

唐善業泥造像。前人未經著錄。道光己亥。劉燕庭游西安慈恩寺。始於鴈塔下物色得之。或全或闕。大小凡八具。全者一面一佛。坐蓮臺。二尊者侍下。或蹲二獸。蔭以娑羅樹。一面則大唐善業埿壓得眞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遒勁。若敬客書。

王丹思藏宣窰蟋蟀盆

明宣宗酷嗜蟋蟀。曾密詔蘇州太守物色之。時有蘇州衞中某武弁。捕得蟋蟀一。猛勇善鬬。傳驛上貢。帝大悅。比照捕得首虜功。給武弁以世職。故吳中童謠曰。蟋蟀叫。宣德皇帝要。當時官中貯養蟋蟀之具。精細絕倫。故後人得宣窰蟋

蟀盆者。視若奇珍。其價值不遜於宣和盆也。王丹思殿撰敬銘曾於市中購得宣窰戧金蟋蟀盆一具。作長歌以紀之。中有星移物換秋復秋。長聞喞喞蟲吟愁。金花暗淡盆流落。流落民間同瓦甌。延陵遺老昔曾見。銅盤雙淚金仙流。長吟欲招古帝魂。鵑聲濺血悲相酬。戧金盆流傳絕少。惟吳梅村祭酒曾藏一事。其集中有長歌紀之。低徊詠歎。以寓其開元天寶之思焉。丹思所謂遺老昔曾見者。蓋指此也。

陳其年藏供春壺

供春壺。茗具中上乘禪也。發明於明代吳氏婢名供春者。其後製此者有四人。曰董翰。曰趙良。曰袁錫。曰時鵬。鵬子名大彬。所製乃益擅場。繼起者曰彭君實。曰龔春。曰陳用卿。皆不及大彬遠甚。而大彬弟子曰李仲芳。製小圓壺。則精絕。技在大彬之右。陳其年檢討所藏甚多。

陸貫夫所見時大彬壺

長洲陸貫夫名紹曾。嘗見時大彬所製茶壺。有分四旁底蓋爲一壺者。合之注

茶。滲屑無漏。名六合一家壺。離之乃爲六也。

張叔未藏時大彬漢方壺

時大彬漢方壺。隱泉王氏藏之百數十年矣。乃國初幼扶進士舊藏之物。其款用竹刀。書法逼眞王羲之換鵝經。王心耕爲張叔未作緣。叔未乃得之。賦詩誌喜。張又起爲之作圖。吳兔牀以隸字題圖册。曰千載一時。並賦五古張之。兔牀藏大彬壺三。皆不刻銘。不若叔未所得。壺底有歐陽修詩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二句也。

張邦梁藏綰結壺

壺柄綰一結。伸之。可長丈許。明中葉。止庵初建時。西域僧攜之至庵。或覓長柄種仿綰之。皆不遂。嘉慶時。壺入王氏對山閣。後歸張叔未之子邦梁。壬辰冬。江蘇何一琴嘗貌其全身。叔未繫以詩。並屬受之辛縮圖爲册。別摹一幅。雙壺結聯者。叔未曾於京都廠肆見之。每以未購爲惜。

汪森銘時大彬茶壺

茶壺以砂製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耳。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實佳。固不必專以受水半升爲重也。但取其形式古潔。即可注茶。惟當試其蓋。可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者。則尤佳矣。徐印香舍人嘗得一壺。乃細土澹墨色。彷彿銀沙閃點。上有汪森銘云。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識者審爲大彬手製。非假託也。

屈翁山藏玉杯盤玉鎭紙

番禺屈大均字翁山。嘗藏玉杯一。玉小盤一。玉鎭紙一。皆漢代物。玉杯爲歙縣汪右湘所贈。蓋翁山曾應右湘之徵。作嘉蓮詩二章。嘉蓮實產右湘之水香園。右湘見詩歎賞。以爲在所徵同人詩百餘篇之右。謂昔黎美周以黃牡丹詩稱狀元。鄭超宗賚以金罍二器。今屈子亦可稱爲嘉蓮榜眼。因以一玉杯自所居黃山之下阮溪。寄贈翁山。翁山復賦玉杯詩二章以謝之。所謂花國狀頭那有兩。香園詞客故多才者是也。翁山窘時。嘗以杯盤鎭紙並珊瑚筆架象箸三十雙。倩趙某質之長生庫。委曲求情。僅得銀兩許。因作質古玩行以寄慨焉。

高宗題蘇東坡玉帶

江蘇鎭江江天禪寺(卽金山寺)之楞伽丈室。故楞伽臺也。藏有蘇東坡玉帶。相傳東坡赴杭過此。與佛印賭參禪語輸卻者。帶裝以盤。上下表裏高宗各題以詩。帶繫玉十餘。中四方爲高宗命玉工補之者。上亦刋以詩。

承光殿南有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乙丑建石亭。置元代玉甕。甕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狀。大可盛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乙丑告成。敕置廣寒殿。後屢易代。廢置某道院中。爲醬瓿。工部侍郞三和善鑒古物。於道院見之。賤價贖歸。進上。仍置故處。高宗御製玉甕歌。且命廷臣序和。以紀其事。

尹文端得尹吉甫玉圭

尹吉甫。四川瀘州人。有廟祀之。廟藏玉圭。爲當時遺物。長一尺三寸五分。色蒼白而温潤。蓋温玉也。滿洲尹文端公繼善任川督。自稱爲吉甫後裔。親往致祭。索圭觀之。攜之去。

蔣文恪有水晶玉鵝玉美人

常熟蔣文恪公溥有水晶一方。中有桃一枝。春榮夏實。與眞桃同。又有玉鵝一。色黃。置暗室中。光從鵝背出。滿室輝耀如白晝。又有一玉美人。通體白如截肪。惟口及私處。赤如丹砂。

某鹽商得僞玉笄

光緒末。揚州有鹽商某者。有嗜古癖。或以道士所戴玉笄求售。曰。是王右軍物。世守至今。將售諸人。然非四千金不可。某愛玩不釋手。曰。價太昂。數百金可矣。其人置物案間去。翌日。有客訪之。討論古器。某出此示之。客大笑曰。是某之物耶。是爲僞以紿汝耳。某年某月日。予在宜興。親見其定造。君何受彼愚之甚。某爲所激。怒甚。不復顧慮。遽拍諸几。應手立碎。

又數日。此人又持某貴公子函至。函中云。近聞有王右軍時物。是眞希世之寶。予已允價五千。聞物在君家。請交其人帶下。某見函。懼且怒曰。此乃僞物。吾已碎之矣。其人則故爲謹愨狀。對曰。家貧。惟遺此寶物。本不應售。以貧故。出此爲

餬口計。幸畀我。某曰。已碎之。奈何。則又曰。前已言此物實值四千金。安有碎理。殆貴人知我待用甚急。戲我耳。幸檢出畀我。某爲所持。乃實告之曰。前客言某時。見君在宜興定造此。復有何說。此人曰。在宜興造。誠有之。則探懷中一物示某云。曩以貧家懷寶。索觀者衆。慮有損失。故造此以供衆覽。若原物則日前始取出也。某至此。瞠目相視。不能作一語。其人復曰。縱謂非寶。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亦小人之常情也。況物未成交。公何遽毀之。今某公子已允五千金以相購。吾恃此活命。公毀是卽毀五千金矣。奈何奈何。某爲所挾。不得已。畀以三千金。始無言而去。

張叔未藏白玉璏

白玉璏色質溫潤。有紅斑。繫帶之兩旁。一在上。一在下。俱已摩渺。洵周時器也。嘉慶癸酉十月。張叔未購之於宋芝山。

張叔未藏穀文玉琫

說文所載。上琫佩刀上飾也。小雅。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大

雅。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許蓋用毛說。琫之言奉也。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毛傳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許說。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張叔未所藏白玉穀文琫。緣帶微璊。一面穀文。一面臥蠶文。惟出土未久。尚少温潤。舊爲趙晉齋藏物。道光乙酉秋。歸叔未。價銀十餅。

先是。晉齋得此時。出土未久。光采尚蒙翳。既歸叔未。摩弄數年。而穀文頑殭者。猶十之四五。後爲金范湖之子魯卿喬梓及張受之所摩。歷數年。始温潤。惟穀一顆之殭。未盡去也。

陳原心藏古玉八十一事

近世競尚舊玉。眞贋既極難辨。而摩洗瑩澤。爲術至多。有陳原心者。振奇人也。於擊劍談兵而外。尤好玉。似其父。嘗落魄楚北。往往不舉火。蓄一啞妾。日閉置之。輒手一玉。彳亍於市。且行。且撫摩之。道光壬午。自楚歸。其母手一篋付之曰。此汝父一生心力易產所置。將留以待進呈者。皆三代物也。原心受而檢之。得

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陸離。五色具備。其後秀水杜小舫方伯文瀾遇之於武昌陳東屏座上。談次。見其探背出一拱璧。大如盎。曰。此周代姜太公璜也。曾游晴川閣。墮三層樓。不死。以背有此璜。能輕身。故自是常負之。不須臾離。小舫竊笑其癡。及粵寇陷武昌。則原心方客大冶。未返。啞妾與玉。乃悉付浩劫矣。其所撰玉紀。本其家學而詳論之。皆信而有徵者。茲特移錄如下。原心名性。江陰人。

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新玉人皆知之。古玉。則以入土不入土爲斷。入土重出之玉。世謂之舊玉。更有古時含殮之器。謂之琀玉。（口實曰琀。古人多以水銀殮。因水銀性活易流。遇玉則凝。故用玉以塞之。）不知者。遇舊玉。皆稱爲琀玉者非。更有音訛而呼爲漢玉者。尤非。

玉色、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瑿。（音兮）藍如靛沫曰碧。青如鮮苔曰璂。（音箕）綠如翠羽曰瓐。（音盧）黃如蒸栗曰玵。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璊。（音門）黑如墨光曰瑎。（音諧）白如割肪曰瑳。（玉以潔白爲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瑌。（音耎）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至於舊玉。則當分別外沁之色。所謂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相鄰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隨之浸淫於中。如下染缸。遇紅。

即沾紅色。遇綠。即沾綠色。故入土重出之玉。無有不沾顏色者。若無水銀沁入。雖鄰入顏色。亦不能入玉中。有受黃土沁者。其色黃。（色如蒸栗）名曰玵黃。（若受松香沁者色更深復原時酷似蜜蠟謂之老玵黃）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藍。（色如天青）名曰玵青。（此青衣之色傳染沁入有深淺不同有深似藍寶石者謂之老玵青）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紅。（色如碧桃）名曰孩兒面。（其復原時酷似碧霞璽寶石）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如烏金）名曰純漆黑。（此非地中之水銀乃古時殮尸之大堆水銀沁入方有此顏色）有受血沁者。其色赤。（有濃淡之別如南棗北棗）名曰棗皮紅。（此乃尸沁非潔物也）有受銅沁者。其色綠。（色如翠石）名曰鸚哥綠。（銅器入土年久則青綠生玉適與之相鄰爲其傳染沁入復原時似翠石而更嬌潤）此外雜色甚夥。有硃砂紅雞血紅粽毛紫茄皮紫松花綠白果綠秋葵黃老酒黃魚肚白糙米白蝦子青鼻涕青以及雨過天青澄潭水蒼諸名色。受沁之源。難以深考。總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種巧沁花色。如蝦蟆皮灑珠點碎瓷文牛毛文唐爛斑等名。皆出人意料之外。更有一種香玉。嗅之。作奇南香氣。（奇南香木名出海南見七修類稿俗稱伽南者訛）蓋玉在土中。與香物爲鄰。年久受其沁。沾其香。非玉之自能吐香也。（欲試須蒸佳者置玉其中香氣自吐）此種絕少。眞稀世之寶也。

辨僞　舊玉與石。最難分別。世有美石。酷似脫胎舊玉者。不下數十種。亦具五色。皆堅硬。不可刀削。是在認其體質。如眞舊玉。其體質必溫潤沈重。精光內含。如石類。皆乾鬆輕脆。賊光外浮。非眞亘眼。鮮不以燕石爲玉。更有宋宣和政和間玉賈贋造。將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罨之。其色深透。紅似雞血。（虹光草出西寧大山中似茜草其汁能染玉用草汁入硇砂少許罨於玉之文裏間用新鮮竹枝燃火逼之則深入玉之膚理紅光自面透背）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不知辨。或因之獲重價焉。此等頗少。識家呼爲老提油者是也。比來玉工。每以極壞夾石之玉染造。欲紅則入紅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卽紅。欲黑則入烏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卽黑。謂之新提油。初僅蘇州爲之。近則偏處皆是矣。又有一種死玉。不可不辨。凡玉性畏黃金。若玉入土中。適與金近。久則受其尅制。黑滯乾枯。便成棄物。縱加盤功。頑質不化。若認爲水銀沁。則誤矣。

質地　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似石膏。二千年。形如朽骨。三千年。爛爲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爛爲泥矣。如果三代以上舊玉。體已朽爛。其質鬆軟。指爪亦能掐落。（名曰老三代）若秦漢時舊玉。質地雖已爛軟。玉性未盡。非刀不

能削落。若晉魏六朝舊玉。質地未鬆。其性尙堅。偶有軟硬相間者。係南土中出世之物也。至唐宋時舊玉。質地全在。堅硬如故。惟水銀間有沁入玉中耳。

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各代不同。夏尙忠。雕刻極細如髮。嘗有玉器上鑲嵌金絲寶石者。鑲嵌係夏制今人呼商嵌者訛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所刻所謂宋人刻者是也今世謂爲宋朝人所刻謬矣商尙質。雕刻樸素少文。周尙文。雕刻細密而縟。夏用鳥跡篆。商用魚蟲篆。周用大篆。要皆陰文多在器內。秦兼大小篆。漢則小篆。漸用陽文。多在外。三國六朝以後。並用隸楷矣。

認水銀　凡舊玉。必有水銀沁入。贗舊則無。蓋玉喜水銀。玉入土中。久不透風。則朽爛體鬆。地中隨處皆有水銀。故水銀沁入玉之膚理。此非殮尸之水銀也看水。更須分別老嫩。若三代以上舊玉。水銀在內。已結成塊。乾老色滯。參差錯落。若秦漢時舊玉。水銀雖結成塊。其色鮮亮。若魏晉六朝時舊玉。水銀明滉活潑。有成片者。若唐宋時舊玉。水銀吸入未老。得人之熱。滾動易出也。

地土　舊玉須分別何處土中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土。地

土乾燥。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而稜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爲上品。其直隸山東河南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安徽之潁州六安諸處。謂之中土。地土雖乾不燥。玉在土中年久稍有瘢痕者。次之。其餘各省。皆謂之南土。玉在土中年久。文理大半模糊。且缺損者多。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謂之鹹土。玉在其中。不百年。已腐爛不堪矣。

盤功　凡三代以上舊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不可驟盤。祇可在手中撫摩。或藏於貼身。常得人氣養之。年餘。玉氣稍蘇。謂之臘肉骨。又養一二年。玉稍復明。謂之臘肉皮。（云骨云皮以其狀相似也）養之年久。地漲自然透出。層厚一層。漸漸復硬。再掛再養。色漿亦自然徐徐鋪滿。還原十足。酷似寶石。此之謂文工。非十餘年。不能成也。若欲速成。須用武功。亦必得人氣養之。復硬。然後用舊白布輕輕擦之。稍甦。再換新白布。愈擦愈熱。（數人晝夜替換輪擦不可間斷）水銀自從土門內漸次擠出。擦落。其中灰土。亦隨之而去。（水銀透出處謂之土門甚至裂成大縫復原時水銀自然去盡融化無迹不知者多誤認爲損璺）於是玉氣漸漸透明。顏色徐徐融化。地漲亦層層透足。色漿亦處處鋪滿。三年不間斷。

可以成功。既甦且明。酷似水晶。仍須人氣養之。方能還原如寶石。此謂武功也。及其成功。皆是脫胎舊玉。脫胎云者。玉器埋土中三四千年。朽爛如石灰出世。常得人氣養之復原。石性全去。但存精華。猶之仙者脫盡凡胎之意。其玉晶瑩明潔。毫無渣滓瑕疵。似寶石而更含光純粹。乃陰陽二氣之精也。故稱寶玉。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亦非初學賞鑑家所肯信也。至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卷。幻化無心。令人莫測。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獨舊玉可養。卽寶石珊瑚。入土厄爛。得人氣養之。亦能脫胎復原。惟蚌珠入土。不過百年。已成灰土矣。如入土雖已受沁。而未經厄爛之舊玉。年代較近。其體尚堅。儘可用灰提法（用栗炭灰木賊草泡水入銀硝少許合裝大瓦罐內將玉懸空掛於其中用栗炭火養之水淺隨添以提出玉中水銀灰土爲度）煑之。提出玉中水銀灰土。再看身分。或用豬鬃刷。或用棕老虎。或用麩皮袋。或用米粉袋等法盤之。成功較易。然看火候最難得法。太過不及。均於玉有傷。不若人氣溫和。養之穩妥。不諳者未可輕試也。

養損璺　初出土之舊玉。質地未堅。倘有誤碰損璺。（音問破損痕也揚子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

祇要不落。卽掛在貼身。常時養之。日久自能合攏。忌油汚　舊玉地漲未足色漿未滿土門未合之前。倘有水銀灰土在內者。切忌沾染油膩。並婦女汗手盤玩。倘沾油汗。則土門閉塞。水銀停住。灰土永不能出矣。縱加盤功。終無益也。

金螺青幼而愛玉

金螺青太守吳瀾幼而愛玉。一日。讀魯論朱子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及自塾歸。卽從其母乞玉以爲佩。其母檢一二事以授之。曰。守身如玉。勿傾跌焉。其後讀戴禮。至君子比德於玉句而憬然有悟。益好之。自是而搜羅之舊玉。充斥於篋笥矣。

杜小舫藏古玉釧

杜小舫富收藏。多舊玉。嘗出古玉釧以示金螺青曰。此眞脫胎舊玉。淨如水晶。明若瑪瑙。每風雨將至。先現白霧如絮。歷歷不爽也。

端忠愍藏漢玉圈

端忠愍嘗以千金獲一漢玉圈。羊脂底面有硃砂斑。圈初藏某氏。某歿。其子素遊蕩。以二百金質於人。其人設計吞之。訟諸官。得直。後窮乏。乃使販古者持詣端。端予以千金。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鐫鴛鴦紋甚精細。聞爲唐武則天殉葬物。

朱劍芝藏漢玉螭

朱劍芝有玉螭一。甚珍之。斯須不去身。蓋漢玉所製者也。

太和殿有白玉缸

太和殿前有白玉缸二。中植菡萏。翡翠爲葉。披霞爲花。金屑爲泥。明禁中故物也。光緒庚子以前尚存。

圓明園藏水晶

圓明園天地一家春陳設水晶一方。中有物若珊瑚。旁一蟻甚大。朔至望則由末至顚。望至晦則由顚至末。每月之大盡小盡。無不皆然。

何潤生藏碧玉水注

何潤生觀察恩煌曾藏軟玉水注。色明透。若碧玉沈香玉。產於大麗江之摸梭山。初出穴時。柔如石膏。見風始堅。

宗嘯吾所見晶墜石子

同治庚午。宗嘯吾司馬在都時。曾於某邸見有所藏水晶扇墜一枚。狀如雞卵。中有若蜜蜂者。蠕蠕欲動。又於一親串處見有石子一。青赤色。入水則現一天然祕戲圖。謂天地生物。眞有不可以理解者。二物皆目覩。否亦未敢遽信也。

孫景高藏虹橋板

福建大藏峰山有洞。其凹處。有板大小千百餘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相傳宋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觀其木。不類曾受斧斤者。洞中羅列羣木。山下灘水湍急。舟不能泊。袁子才實親見之。後至杭州。又見孫景高家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上鐫梁山舟侍講詩。

吳尺鳧藏妝域

吳尺鳧藏妝域。嘗與杭堇浦沈樊城厲樊榭趙功千趙意林聯句以詠之。妝域者。形圓圜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爲之。面平。上鏤樹石人物。丹碧燦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小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踰局者有罰。相傳爲明時宮人角勝之戲所用也。

黃小松藏妝域

黃小松司馬易嘗藏妝域一具。琢象齒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突起。臍中臬一錐。長三分寸之一。如鐙心而不銳。可使儿上旋轉者。卽此錐也。六稜之四周。鐫有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得仁。蓋萬曆二十四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於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之間。下有二鹿。牝牡相倚。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窪處大小二艇。酒罇舟子相待。老羽衣翩然攜琴。童子繼至。

攝影木屏

光緒時。某官藏古器甚多。有插屏一架。以木爲之。屏上現一農夫扶犁叱犢狀。鬚眉畢現。栩栩如生。耕牛亦活潑可愛。諦視之。非繪非刻。蓋木中自然之影也。質之主人。則曰。此爲臺灣所產之奇木。其皮質與常木無異。惟解剖而中分之。則紋理顯然。宛如大理石。山水人物之狀。無一不具。人初莫明其故。按之物理學。蓋此樹有攝力。能攝前後左右之景物。而留其影於樹中。如西法攝影術然。遂名爲攝影樹。土人甚珍視之。一片値數百金。

黃椒升藏周公瑕紫檀椅

周公瑕有紫檀椅。其椅背之板有四句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天球。公瑕之名也。公瑕生明正德甲戌。卒於萬曆乙未。年八十有二。此戊辰爲隆慶三年。時年五十有五。嘉慶戊辰閏五月。張叔未詠此器云。止園當日此靜坐。屈指於今五戊辰。剩有句題坡老好。恰宜案共墨林珍。香爐茗椀長吟帬。清簟疏簾自在身。一活未徒百四十。大椿還

有八千春。蓋椅爲海鹽黃椒升都事錫蕃所藏。因乞叔未書之。復刻於上。並鈐古鑑齋印。

張叔未藏項墨林棐几

去秀水之新篁里可五六里。爲羅漢塘。蕭氏世居之。頗富藏書。並蓄項墨林棐几。几高禾中之衣工尺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橫二尺八寸六分。文木爲心。梨木爲邊。右二印。曰項。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項元汴。字子京。蓋天籟閣嚴匠望雲手製物也。張叔未以葛見巖之介紹。購得之。因作銘。索其兄文魚書之。銘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兩緣遺印。爲圓爲方。何年流轉。蕭氏邏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斷虀切葱。瘢痕數行。乾隆乙卯。載來新篁。葛澂作緣。歸余書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桼。補治中央。如珊網鐵。異采成章。回思天籟。刼灰浩茫。何木之壽。巋然靈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據斯案。克綽永康。爰銘其足。廷濟氏張。書以付栔。其兄燕昌。

劉葱石藏大小忽雷

大忽雷小忽雷。本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忽雷。卽鱷魚。其齒骨可作樂器。有異響。經曰。河有怪魚。厥名曰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忽雷之名。實本此。而其作也。蓋唐韓晉公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顚。枝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令。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有金石線交其間。遂製二樂器。名大者曰大忽雷。長今營造尺二尺八寸五分。似琵琶。止二絃。鑿龍其首。螳螂其腹。牙柱齒齕。左右相向。背施朱漆。上加采繪。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小者曰小忽雷。長營造尺一尺四寸七分。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面廣七分。亦二絃。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雙絃吞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篆書嵌銀小忽雷三字。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等字。大小二忽雷先後入禁中。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爲宮中女官）善彈之。太和乙卯。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宮掖騷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曲阜孔東塘農部得小忽雷於燕市。賦詩紀之。卽鐫之於兩牙軸下。首詠云。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

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槽。次詠云。中丞唐女部。手底舊雙絃。內府歌筵罷。淒涼九百年。東塘歿。爲王斗南觀察所得。以轉贈孔泗源太守。而又曾爲成哲親王所藏。後歸漢軍繼蓮龕方伯昌。嘉慶庚辰夏。蓮龕自桂林寄贈劉燕庭方伯。未幾。而燕庭嫁女於卓氏。遂爲卓所有。海颿相國築小忽雷齋以藏之。久之。亦不能守。光緒丁酉。李文石觀察葆恂曾見之於都門廠肆。索値千金。尋爲貴池劉蔥石參議世珩所得。時蔥石方官京師也。

蔥石既得小忽雷。以爲迭經刼火而未遺失。則大忽雷或亦尙在人間。乃百計物色之。宣統庚戌十一月。蔥石訪大興張瑞山琴師。與之縱談古樂。瑞山言三十年前得一古樂器於市。曰大忽雷。蔥石索觀。瑞山爲取而彈之。其聲淸越而哀。越翌日。蔥石攜小忽雷訪瑞山。以二器並陳。見其斷紋隱隱。諦審之。覺與舊藏唐雷威雷霄製琴斷紋髹漆絕似。益信其爲唐物。瑞山知蔥石之喜而欲之也。割愛歸之。於是大小忽雷皆爲蔥石所有。蔥石大喜。遂倩閩縣林琴南孝廉紓爲作枕雷圖。而名其閣曰雙忽雷閣。

葱石更屬況夔笙題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以張之詞云。別殿春雷。長門夜雨。玉蔥銀甲當年。悵劫塵甘露。舊譜荒煙。豔說延津一劍。新樂府唱徹瓊筵。孔東塘得小忽雷曾作院本以張之誰得似。紫雲雙貯。中壘清緣。吟邊。摩挲倦枕。對如此江山。淺醉閒眠。漫霓裳法曲。回首開天。貽我故山詩事。叢桂影曾拂么絃。小忽雷曾在伊小尹處後歸繼蓮龕自桂林寄貽劉燕庭知音少。珍琴更擕。葱石又藏唐雷威雷霄製琴斷紋鑠漆竝與兩忽雷同何處成連。

聽松庵藏竹鑪

無錫惠山聽松庵有竹鑪。明物也。制古而雅。洪武時。聽松庵主僧性海眞上人之道行爲時輩推重。日汲泉試茗以自怡。有湖州竹工進曰。師嗜茗。請以竹爲茗具可乎。乃遂製鑪。性海示以法。鑪之制。圓上而方下。高不盈尺。織竹爲郛。築土爲質。土甚堅密。爪之。鏗然作金石聲。而其中欵然以虛。類謙有德者。鎔鐵爲柵。橫截上下。以節宣氣候。其外則有爲瓶之似彌明石鼎者一。爲茗椀者四。則皆以陶爲之。

永樂初。性海至虎邱。留以贈潘克誠。自是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時。楊孟賢

見而愛之。撫玩不已。潘之孫某慨然曰。此豈珍於昌黎之畫而吾獨不能歸好事者哉。乃以畀孟賢。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丙申。秦廷詔知之。謂物各有主。鑪固惠山物也。他人何有焉。乃爲物色之以歸於庵。乾隆庚子。高宗南巡。王述庵侍郎昶扈蹕至惠山游庵。見鑪而愛之。顧晴沙觀察時方家居。特仿其式製一以贈述庵。

或曰。竹鑪在國初已亡失。康熙甲子。顧梁汾舍人貞觀於京師成容若侍衛德齋中所見而攜以歸者。且爲贋鼎矣。

竹鑪圖在明有三。一。九龍山人爲性海製。二。履齊寫。三。成化丁酉冬吳珵寫。在國朝。則張宗蒼有奉敕所畫者。乾隆乙亥。圖卷爲無錫令邱漣取入其廨。不戒於火。悉被燬。大吏入奏。高宗親灑天筆。爲作第一圖。復命皇六子補第二圖。貝勒弘旿補第三圖。董文恭公誥補第四圖。御製詩章冠於卷首。以還舊觀。

李鄰甫藏髹漆椀

臨川李鄰甫觀察秉銓嘗於京師琉璃廠肆購一髹漆椀。面徑七寸有奇。口底

坦平。四周作連環方勝紋。雕鏤工細。作深赤色。椀底鐫沉瀣同甌四字。正書陽文。濃金塡抹。古色繽紛。乃明永樂朝果園供御漆物也。李極寶貴之。不輕示人。及官粤西桂撫。爲成果亭中丞格。思以漢玉盤易之。而不可得。乃集同官爲詩歌以紀之。

張叔未藏明沈叔雅宋硯匣蓋

明沈叔雅宋硯匣蓋朱漆。歲久。古雅可愛。張叔未泊舟由拳里。見於陳氏米肆。肆友陳星九知叔未之愛之也。遂乞其書扇。舉此以爲贈。叔雅。明之嘉興人。珊瑚網稱其篆隸八分。董文敏戲鴻堂帖。摹勒出其手。是此硯必臻神品。惜櫝在而珠已亡也。

朱竹垞藏玻璃硯

玻璃在國初尙爲珍寶。故袁子才所建隨園。以紫玻璃鑲牕。一時詠之者幾及百人。朱竹垞有玻璃硯一方。大僅如小兒手掌。四緣刻銘識殆遍。俱鑲以金。底邊隱隱似水紋。蓋錢牧齋之物也。

報恩寺有琉璃獅子

明永樂時。江寧南城外建報恩寺阿育王舍利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塔頂以風磨銅爲之。口徑二尺六寸。其塔以琉璃爲瓦。而嵌獅子於上。咸同間粵寇之亂。塔燬於火。僅存琉璃獅子一座。爲包氏所得。高一尺六寸半。頭距尾長一尺八寸。座寬一尺六寸。全身藍色。爪眼齒皆白色。球及座皆綠色。繩黃色。卷毛亦黃色。耳際微損。餘皆完好如故。

江玉屏見側理紙

江玉屏。博物君子也。嘗適市。見有紙厚半寸許。連疊。揭之成毬。旁無端縫。人皆不能識。玉屏以爲古側理紙也。或謂其得之於鮑淥飲家。玉屏名立。乾隆時人。

張芑堂藏金粟牋

乾隆中葉。海宇晏安。高宗留意文翰。凡以佳紙進呈者。皆蒙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牋之名以著。詞館且嘗以爲試題。金粟山有金粟寺。在海鹽縣西南三十里。自孫吳康僧開方。歷唐宋以來。稱大叢林。創設經藏。紙皆堅韌可貴。硬黃複繭。

內外皆蠟摩光瑩。以紅絲闌界之。其書爲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澤如髹漆。可鑒。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文曰金粟山藏經紙。有數千軸。後人剝取爲裝璜之用。零落不存。世所稱爲金粟山藏經紙者是也。或云唐時物。然其紙間有元豐年號。則爲宋藏無疑。

張芑堂嘗於童時見古書面。多以金粟牋爲之。間有作書畫標籤者。而吳下裝潢家。大半以僞者代之。明代名流書畫。悉用藏經箋全幅。至國初。則查二瞻輩以零星條子裝冊。供善書者揮寫。可知紙在彼時已不易得。宜今之絕跡於市肆。而仿造者且不佳也。

俞筱甫藏金粟牋

金粟牋有最長者。可印五十八字。其印稱許咸熙妻陳五娘等捨藏經紙七千幅云云。是物近已不可得。況澄心堂所製紙乎。俞筱甫曾藏五枚。

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

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朱印二種。一押書。一慶政口錫四字。

張芑堂藏法喜寺藏經紙

海鹽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曾有背紙幾番。爲張芑堂所藏。光潔如玉。與金粟牋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

宋牧仲藏墨

宋牧仲性嗜墨。珍之如拱璧。官黃州通判時。嘗得墨三十六丸。蓋爲積歲訪購及張長人所贈者也。長人。廣濟人。名仁熙。牧仲之部民也。嘗言曰。昔蘇子瞻在黃。於雪堂試墨三十六丸。掄其佳者。合爲一品。名曰雪堂義墨。歙人吳叔大遂倣其意。作義墨三十六丸。雖不免時製。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猶存。暇日搜牧仲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之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並遺牧仲貯之。亦雪堂遺意也。又按王朗守會稽。子肅隨之東齋。忽夜有女子從地出。稱玉女。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牧仲判黃五年。構東齋於雪堂之左。著書吟諷其中。今將毋樓詩往往稱

東齋者。是也。亦與古人偶合耳。
三十六丸。乃康熙庚戌所得。今記之如下。
方正牛舌墨有極品清煙四字。論墨家多推方氏。幾與小華道人等。牧仲一日謂長人曰。吾藏墨有方正者。長人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發視。果然。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爲最耳。
邵青邱瓜墨有青門遺三字。此絕無僅有者矣。倍價購於舒氏。舒氏以長人爲知墨人也。復售之。
程君房寥天一。爲明萬曆庚戌。長人家世藏。經兵火所僅存者。所謂有墨氣無香氣。與于魯反者也。君房墨最有玄元靈氣。而有時寥天一反踞其上。蓋所値工料偶勝耳。
程孟陽古松煤墨。陰有銘。陽有孟陽像。沈珪者。嘉禾人。往來黃山。取古松煤。雜硃漆滓燒之云。韋仲將法孟陽本此。唐宋以來。多松煙墨。少油煙墨。故蘇子瞻得油煙墨而寶之。今油煙勝而松煙遂少。卽有之質輕善穎。昏糊耳。此獨佳絕。

孟陽者。松圓詩老程嘉燧也。錢牧齋列朝詩集中推爲嘉定高士。其墨固足傳也。

又松圓閣墨一截。上大書程孟陽字。

程君房陳玄墨。製極大。存其碎餘。堅光射人。如小兒目睛可愛。

君房玄元靈氣阿膠墨。明萬曆庚戌。薄甚。重不滿錢。其製一而厚者長人屢見之。包以綾。文畫牡丹其上。匣亦異今時也。

余端蒙墨精。不知何年製。有墨精緣起。載明皇所見。甚悉。極香。亦非近時物。

汪仲嘉公孫合造李法墨。有百年如石一點如漆二語。李法二字。近墨家多用之。

汪仲嘉山竈輕煙復古墨。萬曆丙午。

方于魯青麟髓小墨。有世寶字。近程鳳池。遂以世寶名第一墨。

于魯寥天一墨一截。青麟髓。爲于魯第一墨。長人見其數十種。製各不一。有方者。正畫一麟。多用熊膽。舐之甚苦。舌形者橫作龍形者。龍纏身而銜珠於其口

者。有云于魯超世之墨者。長人有于魯九玄三極墨。與君房墨並藏兵火中。先人手澤也。贈牧仲矣。再索視之。云爲好事者奪去。惜哉。于魯初執事君房家。已自爲墨。遂狎主齊盟。不相下。至訟於官。嘗以贋者應郡守古某之重購。古怒。請驗於汪左司馬。逮而笞之。邢子愿號知墨。每云于魯規模色澤勝耳。左司馬羞愧。太玄董狐。或別有祕。合爲司馬出一瓣香。未可知也。要之。幼博君房俠于墨。意專在名。于魯多爲利。利則眞贋雜出無疑矣。君房墨有次第。而煙皆佳。至最下。爲妙品。亦足當上乘。此兩氏之別乎。

潘方凱開天容墨。明萬曆庚戌。如韋軒寶藏。長人舊有數種。方圓不同。皆瀡金。亦檢以贈牧仲。牧仲所自藏。金退矣。殆藏之未得其道也。

汪季常一莖草墨。明萬曆庚戌。

葉環源玉髓墨。形小圓。陰書環源。陽書玉髓四字耳。又一種形方。上畫奎像。亦精絕。董香光生平好用環源墨。環源遂大知名。

吳幹古秋葉墨。

吳玄象紫雪墨。亦數種。有玄枵之精。原始之液。九轉百煉神明紫雪銘。茲所列。乃櫟社居士家藏者。紫雪形模皆質古。當明天啟時。百昌以富巨萬賈禍。宜不惜物力爲墨。其眞者不在程方下。近所擬。乃俗甚。

吳去塵墨一截。不知何人製。去塵在啓禎時。始爲博古新樣。品目六十餘種。炫耀光景。較之君房土羹而象箸。大抵效法邵格之所爲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絕勝。其牀頭捉刀。遂復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牧仲。去塵所藏頗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變使然耶。

黃賓王龍文雙脊墨。明萬曆辛亥。有銘。自書放言居士。東林所稱黃正賓者是也。

紫雲閣藏墨。上書壬寅春製。不知姓名。亦精甚。

吳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監製。世傳其天峯神物佳。長人見之。謂亦松煙之穎焉者。

方澹玄非煙墨。明萬歷癸丑。舊見其墨說。

吳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明萬曆戊午。圭形。

詹雲鵬金盤露墨。作落花流水。製漱金。舒小康以壽長人者。後贈牧仲。

德藻堂水蒼玉。上書季園墨。

吳藎卿寫經墨。小不盈寸。上書心經一卷。此等殊不異。葉柏叟輩亦倣此。所刻心經更楷。

羣玉册府大圓墨。不知何人製。

朱一涵雙淳花光墨。鳳文。漱金。銘曰。日中黑帝澄玄淳。月中墨帝淳屬金。是曰雙淳。雙淳之精。澹漠無形。宰萬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長人舊多藏之。

汪美中一莖草墨。明天啓甲子。

吳叔大天琛倣古箸小墨。

軟劑天琛倣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栗齋第一墨。其所倣雪堂義墨。皆以天琛行。

涂伯經龍賓墨。

吳鴻漸瀐金青麟髓墨。
吳鴻漸玄虬脂桑林里第一墨。
自朱一涵至此八墨。皆時製。所謂檜以下無譏者也。然時墨亦有絕佳者。如鳳池世寶葉玄卿太乙玄靈柏叟。最上乘。不可勝數。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
越十四年而爲康熙甲子。牧仲於人日檢笥中所續得者。又三十四丸。今亦記之如下。
止雲館寫經墨。一面方氏珍藏。兩旁彥成專製。萬曆丁未明一元造。上瀐金字嵌珠。重四錢一分。
寥天一。下畫一主人方印。一面汪伯玉銘建元墨。旁辛丑字。重二錢一分。
草玄亭墨。旁庚戌吳汝修製楷書。一面雙螭嵌珠。上倒香字小圓印。瀐金。重二錢三分。
龍香劑。說虎齋藏。上庚戌字。灑金嵌珠。重三錢二分。
龍香劑。一面十笏齋篆書。兩旁。明萬曆甲辰年歙吳康虞造。行楷。重四錢五分。

墨皇。一面汪儒仲藏於快雪樓上己未字。楷書。重一錢七分。
方于魯瑞元極品。漆成斷文。重七錢五分。
玄蟬露。一面精一齋藏。上辛亥。楷書。潄金。重二錢四分。
來喜閣製墨。下覺我方印。萬曆己未楷書。墨首兩面盤螭。如古碑。重一錢三分。
九玄三極。一面建元二字。楷書。式甚奇古。重一錢八分。
羲蒼篆墨。紱麟齋藏。篆書款方于魯倣易水法造。楷書。一面龍文子封氏督製小字。潄金嵌珠。重四錢二分。
玄元靈氣。下程幼博方印。一面程大約銘。上庚戌字。旁君房氏三半字。薄甚。重二錢一分。
觀妙齋墨。一面吳肇一製。旁萬曆壬子。楷書。潄金嵌珠。重二錢四分。
玄玉。一面吳雲卿珍藏。八分書。重三錢六分。
靑藜光。一面蘊眞閣藏。款方林宗製。上爲朱太史先生珍賞。上下雲頭。方印林宗二字。重四錢六分。

空賞齋墨。楷書。漱金。上嵌珠。重二錢三分。
祝彥輔九玄三極。楷書。邊微高。重二錢一分。
函一墨。下尙友齋印。一面曹和初製。重一錢七分。
玄精。一面閒道人三字。八分書。下東岡印。落花流水式。塗金。重二錢。
寥天一。一面吳玄象監製。楷書。上下作雲頭。重二錢二分。
雙渟花光。一面朱一涵銘。八分書。漱金漆邊。重九錢二分。
爽閣墨。一面壬戌大年氏藏。灑金。圓而扁。闊一寸。長倍之。重三錢六分。
虛白齋墨。一面壬戌年製。行書。灑金線邊。上圓。重四錢二分。
吳大年倣李法。一面水華居珍藏。上壬戌二字。漱金線邊。重二錢八分。
野弦堂藏墨。一面崇禎元年。楷書。圓印有家字。方印淩明字。重二錢一分。
延陵吳元養墨。篆書。旁崇禎年造。楷書。鎭紙式。重一錢四分。
右墨二十六笏。牧仲得之遼左張秀升。秀升曾爲新安太守。
大圓墨。一池春綠四行書字。一面盤螭戲水。上旁小華逸史。又水雲居製。楷書。

重一兩五錢五分。以粵紗易之於米編修紫來。

極品墨半笏。下隸書不全。一面海陽草書字。當是邵格之製。重五錢二分。

當朝一品墨半笏。花邊。一面仙人吹簫立鼇首。重五錢二分。

以上二墨。牧仲因其從子子靜而轉得之。

文嵩友墨。隸書。下葉向榮珍藏。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鳳。旁萬曆丙辰年造。上大千氏楷書。宣城袁士旦贈牧仲。重三錢八分。

赤水珠。兩面雙螭盤繞。旁柔翰齋三篆字。上有小銅環。爲新安程山尊扇頭物。解之以贈牧仲。重二錢。

玄芝墨。壽星文。一面楷書銘。舊爲漢陽熊次侯太史贈牧仲。爲其兄存實所奪。故僅存一段。復從其從子子靜得之。重四錢二分。

玄璧。下程氏君房印。一面盤螭。上妙品字。漆色如新。麻城劉子貞贈牧仲。重九錢。

吳去塵墨。一面太極圖。一面百子文。上盤螭紐。旁去塵監製小字。亦山尊所贈

牧仲者重一錢二分。

麻孟璿好古墨

宣城麻三衡。字孟璿。好古墨。藏弆甚富。嘗謂往見故家所蓄。多古香可掬。研之。栗栗起藍烟。自是北地松煤也。

吳念湖藏石綠餅

石綠餅。明供御物也。徑二寸。厚四分。面文曰龍香御墨。背曰大明隆慶年製。皆正書。輪旁朱篆重三兩八錢五字。乾隆壬子。吳念湖司馬得之曲阜桂未谷大令馥處。錢塘吳秋漁太守昇時客沛南。爲賦詩云。鸜鵒山南白雲子。銅精熏作翡翠羽。芙蓉擣汁麝屑膠。大臼深凹三萬杵。承平天子慕開元。龍香新劑翻松丸。祖母綠裁圓鏡樣。亞姑青印小茶團。龍賓十二埋塵下。冷翠猶磨銅雀瓦。柿葉書成伴廣文。楊枝買後隨司馬。相逢爲出豹皮囊。古璧一規寒放光。賈胡欲攫眼空碧。上品只許收元霜。雙螭蟠面金塗字。外內朱文鋟款識。年號分明銖兩眞。內家製造精無二。梅花祕閣珊瑚匙。想見薇香滴露時。不是宮方修綠黛。

肯教梳篦襯紅絨。三百年來離畫筆。一朝月魄飛蒼色。從今說餅亦充饑。何須邽字珍唐墨。

張叔未藏高麗墨

高麗國墨有翰林風月四字。填金。松鶴填青黃朱色。嘉慶己巳。張叔未購之於京都舊肆。

王灼齋富藏墨

富山王太僕。字灼齋。有墨癖。所藏隃麋。自唐以來。可數百計。珍若拱璧。不輕示人。咸豐戊午春。粵寇擾浙。倉皇奔避。未及攜行。師退亟歸。則名煤千笏。已融於釜。刷印文告矣。王驟覩之。撫膺號痛。如喪考妣。

劉鐵雲藏龜甲牛骨

光緒己亥。河南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有鄉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龜甲。與泥相黏。結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始漸離析。然後置之盆盎。以水盪滌之。可兩三月。文字始得畢現。同時所出。並有牛脛骨。頗堅緻。龜甲一種。色黃者稍堅。色

白者略觸即碎。不易拓也。

龜甲既出土。爲山左賈人所得。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有范某者。挾百餘片走京師。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見之。狂喜。以厚値留之。後有濰縣趙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未幾。拳亂起。文敏殉難。壬寅。其哲嗣翰甫觀察季烈售所藏。償夙逋。龜甲最後出。計千餘片。爲定海方藥雨所得。范別有三百餘片。則以歸劉鐵雲。趙又爲奔走齊魯趙魏之邦。凡一年。前後收得三千餘片。丙午丁未間。又屢有所獲。總計所藏。約有一萬五千餘片惟其後時有散佚。迄宣統辛亥。則所存者僅八千餘片矣。

毛錐之前爲漆書。漆書之前爲刀筆。小篆聿字。漆書筆也。以手持丨象。注。漆形。蓋漢人猶得見古漆書。若刀筆。無見之者矣。是以許叔重於古籀文。必資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餘年後之人。轉得目睹殷人刀筆文字也。

以六書之指。推求鐘鼎。多不合。再以鐘鼎體勢推求龜甲之文。又多不合。蓋去上古愈遠。文字愈難推求耳。

龜甲可識者。干支而已。如甲申卜三川。此識別言四十三葉第四片也下倣此乙酉卜二川。丙寅卌丨。丁卯卝丨。戊午三丨。己亥卝丨。庚戌卜三川。辛丑卝川。壬辰下丨丨。癸未卟川。惟巳字不見其百十三葉第四片。髣髴辛巳。是否未敢定也。

龜甲雖皆殘破。而卜之繇辭。文本甚簡。往往可得其概。如丁酉卜大問角。丁亥形曰卜川。庚戌卜哉問雨。帝不我囗卌川之類。若百二十七葉左行曰庚申卜厭問歸好之子。右行曰辛丑卜厭問兄之母庚。凡兩段皆完好。兄疑卽況字。凡稱問者。有四種。曰哉問曰厭問曰復問曰中問。中字作㞢。哉厭兩問最多。疑哉爲初問。厭爲再問。故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言我已再問而龜不我告也。其稱甲子。有與後人不同者。如乙子卜川丨今巳子月不雨卜丨丨癸子卜厭問虺父卜卜川之類。其稱乙子己子癸子者。皆後世所無也。

鐘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爲商器。此於車馬龍虎犬豕豚等。皆象形也。其他象形之字甚多。鐘鼎有立戈形。此戍戍二字皆本之。然則立戈者有戍邊之意。戍戍二字。皆由戍字來也。

冊兩字象形。甶角字亦象形。石鼓文君子云獵。獵字下或云從角。與此正同。凡問角。皆爲雨暘事。春秋傳龍見而雩。雩雨祭也。龍東方蒼龍七宿。角實爲之首也。

象形之字既多。可知其爲史籀以前文字。何以別其非周初。觀其曰問之於祖乙川三。問之於祖辛卌丨。乙亥卜祖丁十五牢卄丨。辛丑卜厭問兄於母庚阿丨。祖乙祖辛母庚以天干爲名。實爲殷物之確據也。

刂字見杞伯每父敦。6字疑其象𠂤形。以與鼎彝𠂤文相近也。𠂤父當是掌卜者之名。故稱𠂤父卜者甚多。其卜占二字。往往加㠯以爲識別。未詳其誼。

龜甲牛骨兩種。牛骨居十之一二。蓋古人之卜。不盡用龜。有雞骨。有羊髀骨。有牛脛骨。此龜甲之中。雜有牛骨。刻文正同。則殷時固已有之。其第四哲嗣季英學部大紳嘗言古人所用之龜。皆全形。所以成碎片者。乃鄉人耰鋤所損耳。

鐵雲以示羅叔蘊。叔蘊乃從而論之曰。金石之學。至本朝而極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瓌寶日益衆。如古陶器古金鈑古泥封之類。爲從來考古家所未見。至

光緒己亥。而龜甲牛骨迺出焉。此物爲唐宋以來載籍之所未道。不僅其文字有裨六書。且可考證經史也。

古卜筮之制。故書散失。其儀式多不可考見。漢書蓺文志載著龜十五家。都已散佚。惟周官及太史公書。尙得其厓略。今依據兩書。參以目驗。有所是正於經史者。凡四事。

一曰灼龜與鑽龜。古人灼龜用荆。謂之焦。史記龜策傳灼以荆儀禮士喪禮楚焞置於燋注楚荆也周官華氏注燋謂灼龜之木也又謂之焞。又謂之焌。士喪禮楚焞置于燋華氏遂龡其焌集均焞灼龜于火或作焌取明火以灼龜。華氏凡卜以明火爇燋注杜子春曰明火陽燧取火于日其灼也。必焦黑。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致其墨者熟灼之此灼龜之可考者。鑽龜。一曰作龜。大卜作龜注作龜謂鑿龜鑿龜用契。華氏掌其燋契注契謂契龜之鑿也此鑿龜之可考者。蓋古人之卜。先鑽後灼。鑽與灼自是兩事。本自分明。故龜策傳曰。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此鑽先灼後之明證。今驗之新出之龜甲。其鑽迹作○狀。大如海松子仁。以利刃鑿之之痕。可辨認。或一或二。灼痕或即在鑽旁。或去鑽痕稍遠。灼痕員形。略小於鑽迹。此又鑽與灼爲二事之

實驗。乃經注家多誤併鑽與灼爲一。如華氏掌其燋契注。士喪禮。楚焞置於燋焞。卽契所用以灼龜。士喪禮注。楚。荊也。荊焞所以鑽龜灼龜。正義。古法。鑽龜用荊謂之荊焞。殊不知灼龜用焞。鑽龜用契。混契與楚焞爲一者。誤也。且不僅箋註家如此。周官卜師揚火以作龜。其語亦未明了。此箋注家致誤之所由來。非實見鑽與灼之迹。殆不能發見其譌誤。此是正之一端也。

二曰鑽灼之處。古人灼龜。其部分不甚明了。周官大卜眡高作龜。注。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龜之骨近足者。其部高云云。茲驗之今日所出故龜。其鑽灼處皆在腹內之澀面。而不在腹下光滑之處。骨亦然殆以光滑之處難灼也。其部分則或偏或正。式不一。此又可據目驗補經史之缺者二也。

三曰卜日之龜策。傳載卜禁日云。子亥戌不可以卜。今證之故龜文字。則以此數日卜者甚多。或此禁忌。乃有周以後之說。而今日出土之龜。尙在夏殷時故邪。此又可以之補正史記者三也。

四曰骨卜之原始。古經史不言骨卜。惟楊方五經鉤淵。初學記行言東夷之卜用牛

骨。茲驗之今日所得故骨。皆爲牛脛骨。其文字既與龜同。且與龜同出一處。其爲同時物無疑。可知三代時。我國久用骨卜特書闕有間耳。此又可補經史之脫佚者四也。

至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爲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爲龜甲牛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爲夏商而非周者。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龜。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按無論如杜說爲書占於帛繫之於龜。抑如鄭說爲書辭於策繫之於帛均足證周人非逕刻辭於龜。可知今逕刻文於龜。其非周制而爲夏殷之制。顯然而見。且更有足證者。史記龜策傳。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龜蓍。由是觀之。周人之卜。一龜不僅用一次。今逕刻辭於龜。其爲一用卽不再用。可知。此均足爲夏殷之龜而非周龜之確證。鐵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

羅叔蘊藏龜甲牛骨

羅叔蘊知劉鐵雲藏有龜甲獸骨。其上皆有刻辭。因慫恿鐵雲拓墨。爲選千紙付影印。並就周禮史記所載。爲之考證。復經瑞安孫仲容主政詒讓日本林泰輔學士相與考訂。援據賅博。未幾。而叔蘊又以退食餘晷。盡發所藏拓本。更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牛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幷詢知發見之地。爲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畧。然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蓋實殷商之貞卜文字也。不寧惟是。且尙有數事足資博聞者。一。於此可知書契之形狀。倉頡之初作書。蓋因鳥獸蹄迒之迹。知最初書契。必凹而下陷。契者。刻也。荀子之鍥卽契之後起字小而簡册。大而鐘鼎。莫不皆然。故龜卜文字。爲古人書契之至今存者。其可珍貴。殆逾漢唐人之墨蹟。文字之小者。不及黍米。而古雅寬博。於此可見古人技術之工眇。更逾於楮墨。抑三代之時。尙爲銅器時代。甲骨至堅。作書之契。非極鋒利不

可。是可知古人錬金之法實已極精也二。於此可知古人文字之行款讀法。卜辭文字或右讀。或左讀。更有顚倒參錯讀之者。叔蘊所藏龜甲。文曰癸子卜貞王五字。分二行左讀。其左又有癸七二字。倒書之。又有辛卯貞[illegible]四字爲二行。辛卯二字順書。貞[illegible]二字逆書。又書十一月作丨刂。十二月作𠄞。十三月作三刂。又貞之于父卯犬羊三。其行次作貞之犬。首行于三父。次行卯羊。原文三行行三字左讀如此者甚多。三。於此知古器多塗朱墨。叔蘊所藏龜甲牛骨。文塗朱者甚多。但亦有文字數段獨朱塗其一二段者此殊不可解其塗墨者至罕。叔蘊所藏一二枚而已。叔蘊又有所藏古陶尊亦洹水之陽出土殆亦殷器塗朱亦未滅。端忠愍所藏古玉刀亦然。且漢之瓦當亦有塗朱者。其意雖不可曉。要知此風自殷商已然矣。

貞問也。周禮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

叔蘊所藏龜甲牛骨。凡三萬餘片。有鑽有鑿。鑽形圓。鑿形橢圓。胡煦曰卜先用契刀開龜爲方形今契形或圓或橢圓胡說誤也又有鑽而復鑿者。蓋灼處欲其薄。乃易坼也。大率龜甲皆鑿。未見有鑽者。牛骨則鑽者十之一。鑿者十之九。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三冊　方伎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33

清稗類鈔

方伎類目錄

	頁
方伎家有干支歌訣	一
西藏有豫言家	二
紅教喇嘛之推算	二
乾坤萬年歌	三
馬前課	三
推背圖	三
藏頭詩	五
梅花詩	五
燒餅歌	五
黃檗禪師詩	九
哲布尊丹巴之言	一〇
李神仙豫知試題	一〇
水月老人論大蟲	一〇
李道人能知未來事	一一
蔡必昌知川楚之變	一二
姚先生言休咎	一二
扶乩	一三
陳朗生爲乩仙	一四
金聖歎爲乩仙	一四
乩限韻賦詩	一五
彭定求奉乩仙	一五
乩示戊辰試題	一六
李奉河託乩伸冤	一六
乩示乙酉試題	一六
北濠聖堂乩判	一七
乩示甲午試題	一七
乩示庚子試題	一八
李敏達遇乩仙	一八
乩答瓜子數	一八
繆煥遇乩仙	一九
李玉鋐鍊筆錄	一九
葉沃若降乩	二〇
劉大櫆請乩	二〇

張春和死於乩　二〇
童二樹生而降乩　二一
唐立之錬筆錄　二一
乩示浙江鄉試闈題　二三
關羽示闈題　二三
彭剛直扶箕　二三
張忠武降乩　二六
陳子莊問乩　二六
華若汀扶鸞　二八
鸞樓　二八
周文逸扶乩　二八
巫降神　二九
巫頂神　二九
巫送大落水鬼　三〇
巫以鏡治疾　三一
南匯之巫多術　三一
司公擂鑼　三二
打筒　三二
放口飛口　三三
鬼使　三三
鬼師　三四
川邊番人之呪　三四
猓猓信師巫　三四
巫以利刃加人腹　三五
巫拘蛇　三五
南寧巫能役蛇　三六
和珅解西域祕密咒　三六
巫治夜星子　三七
巫以神石賈利　三七
褚叟巫術　三八
陳五破巫術　三八
師婆爲人禱疾　三九
徐黃棱巫術　三九
巫以樟柳人售術　四一
巫答人所問　四二
關肚仙　四二

靈姑為人治疾　四三
陳以遠善討亡術　四三
肚仙招致煙鬼　四五
肚仙驅鬼　四五
肚仙召福仔　四六
就地滾召魂不至　四六
魯繹先使人入夢　四八
逸鸞與黃建剛鬬法　四八
以重壓人　五一
某能天眼通　五一
送尸術　五二
送魂歸陰術　五四
圓光　五五
駢藁道人能圓光　五五
徐某以失表圓光　五六
圓光治劉氏疾　五八
梅某倩人圓光　五八
劉壯肅倩人圓光　五九
占卜有演禽之法　六〇
翻卦　六〇
擲卦　六一
馬前數　六一
前定數　六一
蒙人之卜筮　六一
軍師　六二
攝政王問卜　六二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房學　六三
黃某占杜僧之出　六三
呂晚村占不速之客　六四
宋幼清精數學　六五
陸宗贄因震雷而卜　六五
萬年少代人卜筮　六六
李神仙占卜奇中　六六
水碗卦術　六六
方直之工射覆　六七
吳三桂以龜卜　六七

劉泰齋筮得明夷初爻　六七
術士知牆圮　六八
柳爾煥言事多奇中　六八
段瞽目爲胡昇猷卜　六八
蔡玉汝遇談易道人　六九
方石卿善卜　六九
鄭明遐精水仙術　七二
戚瓶谷自占歸期　七三
劉祿善風角占卜　七三
江愼修精卜筮　七三
馬敬六占瓷器之碎　七五
徐念祖通壬遁術　七六
李芬爲兆文穀占　七六
伍纂爲黃士簡卜　七七
陳文恭爲王文端卜科甲　七七
姬南唐言多奇中　七八
李璇以物卜　七九
智天豹妄編大淸天定運數　八〇
錢南園復秩之占　八〇
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　八一
戴尙文神算　八一
布袋和尙談休咎　八三
張恆所見賣卦者　八四
吳禮后占牙牌數　八四
鄒簡廷精蓍蔡　八五
周某爲景杏村卜　八六
蔡某爲粵寇卜　八七
牙牌數占字　八八
客爲魯伯陽占牙牌數　八八
走信夫通壬遁術　八九
張延己爲孝欽后筮　八九
拆字　九〇
拆正字武字　九一
拆因字　九一
拆墨字　九二
拆董字名字　九二

拆棊字義字風字村字　九三
拆巍字　九四
拆道字　九四
拆鷃字　九五
拆奏字　九五
拆奩字　九五
拆章字　九六
拆死字　九六
拆榮字　九七
拆口字　九七
拆粉字　九八
春秋筆日拆十字　九八
拆穀字　九八
拆の字靑字　九九
星命　一〇〇
隔夜算命　一〇〇
夏某爲陳某擇日　一〇一
星士爲徐松岑推算　一〇二
高特鷴自知有子　一〇二
方進爲張榮推算　一〇二
劉德白自推命數　一〇三
吳子纓爲笪在辛推命　一〇四
張某謂韓文懿當餓死　一〇四
楊永錫自謂何如　一〇五
史胄司精子平　一〇六
吳梅村精星命學　一〇六
印天吉爲毛西河推命　一〇七
嵇叔子爲妻推命　一〇七
星士爲勵文恭所養　一〇八
信莊二王生命　一〇八
劉某爲高宗推命　一〇八
錢竹汀爲僕推生造　一〇九
廖鴻章爲郭肇鑕推步　一〇九
王勿庵八字缺水　一一〇
汪成命造相同　一一〇
戴簡恪爲泥孩推命　一一一

羅養齋精星命　一一一
某筆帖式命有一日之榮　一一一
以河洛數推命　一一二
以蠢子數推命　一一三
張立帆自算命　一一三
徐式如爲潘兆芙推命　一一四
瞽者推算如神　一一四
四庚辰　一一五
趙展如信星命　一一六
陳石遺爲楊惺吾推命　一一七
日者爲袁忠節樊雲門談命　一一八
星士爲易實甫推數　一一八
揣骨聽聲摸笏　一一八
相名　一一八
術士相梁谿父　一一九
范文園工相術　一一九
陳文勤有乞丐相　一一九
僧爲羊山朱氏看三世相　一二〇
吳三桂看相　一二〇
相王樓村　一二一
相李寅伯　一二一
相陳其年　一二一
史瞎子揣骨聽聲　一二二
相蔣文恪陳畬堂　一二三
相莊培因　一二四
顧禮琥相人　一二四
嵇文恭善風鑑　一二五
楊柏溪精相術　一二五
相王述庵　一二六
顧鶴鳴因相人斃命　一二六
相戴文節家人　一二七
相村夫牧豎　一二七
凌厚堂以相人術自負　一二七
曾文正好相術　一二八
相官文恭　一二八
騰雲龍論相　一二九

劉壯肅喜談相　一三〇
以相術擇人　一三一
李若農精相法　一三一
相同學　一三二
趙展如知相　一三二
相恩藝棠　一三二
李半仙相喇嘛　一三三
看陽宅陰宅　一三三
大將軍　一三四
世祖知堪輿　一三四
張曼胥謂王氣在遼左　一三四
廖應國精堪輿術　一三五
閔崑岡通堪輿術　一三五
董華星相宅　一三五
長蛇注穴　一三六
周八瘋子爲梁構亭營度居宅　一三七
王伯舒好青烏家言　一三七
談風水者謂弓去靶　一三八
董晉卿治陰陽五行家言　一三八
尹和白喜談堪輿　一三八
塔忠武墓犯鄰墳煞　一三八
陳虞耽堪輿術　一三九
挽回杭州府學風水　一四〇
王莘鋤不信堪輿家言　一四〇
堪輿家顛倒竈之方向　一四一
高錫麒相門竈　一四一
陰陽生批殃榜　一四二
方士代人飲食　一四三
巽僧幻術　一四三
朱先生精異術　一四四
某術士試幻術　一四四
張菊人習雜技　一四五
紙人爲祟　一四六
郭瑞亭多幻術　一四九
苗人退蠱　一五〇
以木換人手足　一五〇

清稗類鈔

方伎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方技家有干支歌訣

方技二字始於漢。其在唐時。醫卜星相諸流皆入焉。惟醫爲正當之學科。實未可與卜星相之迷惑社會者同日而語也。方技家首重干支。有歌訣紀之。所謂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二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方技家輒以之紀年月日。而自命博雅之人。又喜用爾雅閼逢旃蒙及陬月如月等字。意義晦塞。苦難記憶。自有歌訣。頗爲簡明。一歌曰。閼逢旃蒙甲乙幷。柔兆丙兮強圉丁。著雍爲戊屠維己。上章二字乃屬庚。辛曰重光壬玄黓。癸號昭陽十干成。二歌曰。困敦爲子地支首。赤奮若兮厥維丑。攝提格則要推寅。單閼爲卯義堪剖。執徐二字實辰龍。大荒落卽巳蛇走。敦牂午兮協洽未。涒灘是申作噩酉。閹茂之與大淵獻。是維戌亥相居後。三歌曰。月在甲兮乃云畢。乙橘

丙修義不失。在丁曰圉戊曰厲。在己曰則庚曰窒。辛塞壬終癸極名。爾雅月陽釋一一。又五言歌曰。畢橘修圉厲。則窒塞終極。自甲數至癸。月陽爾雅釋。又紀月之歌曰。正月爲陬二月如。三月寎兮四爲余。五月厥維以臯號。六月由來號以且。七相八壯九爲玄。十陽以下乃辜涂。正月得甲爲畢陬。二得甲兮卽畢如。

西藏有豫言家

歐美有一種人。專於事前豫卜吉凶禍福。謂之豫言家。我國術士。亦有能言之者。惟或驗或不驗耳。今西藏亦有之。其人每託爲神言。歲至拉薩。豫言年歲豐歉及其他未來事。達賴喇嘛以下須就而問之。人民若令判斷一事。須酬金十太克。甚有多至藏幣一萬太克者。

紅教喇嘛之推算

藏曆。向由紅教喇嘛推算。凡是年所有各項吉凶。皆於曆後繪圖貼說。如內地推背圖之式。藏人曾云。前紅教喇嘛推定壬子鼠年。藏中有刀兵之事。及康熙時藏中之亂。果爲大軍平復。盡收其土。又繪一樹。一人守之。其樹已枯朽。人則

往雪地。蓋以樹譬黃教。當自此不振。其人譬達賴。當永遠逃往外國也。

乾坤萬年歌

周太公望著乾坤萬年歌。其論本朝者云。十八孩兒跳出來。蒼生方得蘇危困。十八孩兒是李字指李自成也跳讀作逃乃逃走也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七日自成陷京師思宗縊死煤山五月大兵定京師自成敗焚九門城樓挾明太子二王西走世祖遂定鼎於燕可謂前遭危困者今則無事矣故曰蒼生方得蘇危困也相繼春秋二百餘。五湖雲擾又風顛。二百餘指本朝之國祚也

馬前課

蜀漢諸葛亮有馬前課。每一課。指一朝。白鶴山僧守元解釋之。其論本朝者。爲第九課。○◉○◉◉◉。中上。水月有主。古月爲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證曰。陽陰陽陰陰陰。在卦爲晉。解曰。水月有主。清也。古月。胡也。

推背圖

唐司天監袁天罡李淳風撰推背圖。凡六十象。以卦分繫之。其論本朝者爲第三十三象。爲丙申。䷛巽下兌上大過。讖曰。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

子。頌曰。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此言世祖入關之徵。中有順治二字也。

又第三十四象爲丁酉。巽上巽下讖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裏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此言咸同粵寇事。寇不薙髮。俗呼長毛。所立國號。曰太平天國。其酋不稱皇帝而稱天王。自餘亦皆稱王。天王爲洪秀全。而其時又有苗沛霖之亂也。

又第三十五象爲戊戌。兌上震下隨。讖曰。西方有人。足踏神京。帝出不還。三台扶傾。頌曰。黑雲黯黯自西來。帝子臨河築金臺。南有兵戎北有火。中興曾見有奇才。此言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德宗奉孝欽后西狩事也。

又第三十六象爲己亥。巽上乾下小畜。讖曰。纖纖女子。赤手禦敵。不分禍福。燈光蔽日。頌曰。雙拳旋轉乾坤。海內無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後。西望長安入覲。此言孝欽后臨朝。德宗不得行其志也。

又第三十七象爲庚子。巽上震下益。讖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

與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此言宣統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國運告終。南北言和。帝遜位而共和成立也。

藏頭詩

唐李淳風之藏頭詩。以對太宗而作也。其論本朝者。則曰。天意如是。斯時人皆得志。混世魔王出焉。一馬常在地。弓長例成都。林易連水黑子去。其時文士家中坐。武將不領人。越數年。如喪國家。有八旗常在身之主出焉。人皆口內生火。手上走馬。頭上生花。衣皆兩截。此言李闖張獻忠之亂。世祖率領八旗將士入關。人皆口啣烟管。手有馬蹄袖。頭戴花翎。而行裝之衣。爲馬褂與袍也。

梅花詩

宋邵康節有梅花詩。其論本朝者云。胡兒騎馬走長安。開闢中原海境寬。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此言世祖入關。定鼎燕京。後開海禁。與各國通商。有粵寇洪秀全之亂。而宣統辛亥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義武昌也。

燒餅歌

明太祖在便殿。一日食燒餅。方啖一口。內監忽報劉基進見。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問之曰。碗中何物。基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此食物也。開視。果然。太祖乃問以天下後世之事。基歷歷言之。其論明末而及本朝者。太祖則曰。朕有六百年之國祚。足矣。尙望有半乎。天機難言。何不留錦囊一封。藏之於庫。急時有難。則開視之。可乎。基曰。臣亦有此意。遂歌曰。九尺紅羅三尺刀。勸君任意自遊遨。閹人尊貴不修武。惟有胡人二八秋。臣封櫃內。俟後開時。自驗。桂花開放好英雄。拆缺長城盡孝忠。（此指吳三桂出關請兵）周家天下有重復。摘盡李花枉勞功。黃牛背上鴨頭綠。安享國家珍與粟。雲蓋中秋迷去路。胡人依舊胡人毒。反覆從來拆桂枝。（此指三桂歸順後復叛滅之）水浸月宮主上立。（此拆清字）禾米一木併將去。二十三人八方居。太祖曰。二十三人。亂朕天下。八方安居否。基曰。臣萬死。不敢隱。至此。大明天下亡之久矣。太祖大驚。卽問此人生何方。衣冠若何。國號爲何。治天下何如。基曰。還是胡人二八秋。二八胡人二八憂。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姮娥配土牛。太祖曰。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乃此竟有二百餘年之運耶。

基曰。雨水草頭眞主出。（此拆滿字）赤頭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總纔說。須是川水頁台闕。（此拆順治二字）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此拆康熙二字）此中自己用漢人。卦分氣數少三數。（此言聖祖在位六十一年）親上加親又配親。太祖曰。胡人至此用人。水奪火滅。親上加親。莫非駙馬作亂乎。基曰。非也。胡人英雄。水火旣濟。安享太平。有位有勢。時値昇平。稱爲盛世。氣數未滅。還有後繼。寶劍重磨又重磨。抄家滅族可奈何。閹人社稷藏邪鬼。孝弟忠奸誅戮多。李花結子正逢春。牛鳴二八倒插丁。六十周甲多一甲。螺角倒吹也無聲。點畫佳人絲自分。一止當年嗣失眞。（此拆雍正二字）泥鷄啼叫空無口。樹產靈枝枝缺魂。朝臣乞來月無光。叩首各人口渺茫。（此拆乾隆二字）一見生中相慶賀。逍遙周甲樂飢荒。（此言高宗在位六十年）太祖曰。胡人至此敗亡否。基曰。未也。雖然。治久生亂。値此困苦。民懷異心。然氣運未盡也。廿歲力士開雙口。人又一心度短長。（此拆嘉慶二字）時俺寺僧八千衆。火龍渡河熱難當。叩首之時頭小兀。姮娥雖有月無光。（此拆道光二字）太極殿前卦對卦。（此言咸豐二字）添香禳斗鬧朝堂。金羊水猴飢荒歲。犬吠豬鳴淚雨行。洞邊去水台用水。（此拆同治二字）方能復正舊朝

綱。火燒鼠牛猶自可。虎入泥窩無處藏。草頭家上十口女。又抱孩兒作主張。此言孝欽后於同治光緒時兩次臨朝也二四八旗難蔽日。遼陽思念舊家鄉。東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獅。分南分北分東西。偶逢異人在楚歸。馬行萬里尋安歇。殘害女中四木雞。六一人不識。山水倒相逢。黃龍早喪赤城中。豬羊雞犬九家空。飢荒災害皆並至。一似豐登民物同。得見金龍民心開。刀兵水火一齊來。文錢斗米無人糴。父死無人兄弟擡。金龍絆馬半亂甲。二十八星問土人。蓬頭幼女蓬頭嫁。揖讓新君讓舊君。太祖曰。胡人至此敗亡否。基曰。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礮響火煙迷去路。遷南遷北六三秋。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胡不還。黃牛山下有一洞。此言黃爲金色金屬辛牛在干支則爲丑一爲劉坤一洞爲張之洞也可投十萬八千衆。先到之人得安穩。後到之人半路送。難恕有罪無不罪。天下算來民盡瘁。火風鼎。兩火初興定太平。火山旅。銀河織女讓牛星。火德星君來下界。金殿樓臺盡丙丁。一個鬍子大將軍。按劍馳馬察情形。除暴去患人多愛。永享九州金滿籯。太祖曰。胡人此時尚在否。基曰。胡人至此。亡之久矣。

黃蘗禪師詩

明黃蘗禪師有論本朝詩云。日月落時江海碧。青猿相遇判興亡。八年運向滇黔盡。二九丹成金谷藏。（此言順治）黑虎當頭運際康。四方戡定靜垂裳。唐虞以後無斯盛。五五還雍六六長。（此言康熙）有一眞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歲一週。（此言雍正）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祖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慚太古風。（此言乾隆）赤龍受寵事堪嘉。那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絃彈易盡。龍來龍去又逢蛇。（此言嘉慶）白蛇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歎茫茫。（此言道光）亥逐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羣白帽來。（此言咸豐）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烟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此言同治）光芒閃閃見災星。統緒旁延信有憑。秦晉一家仍鼎足。黃猿運厄力難勝。用武時當白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烟。九州又見三分定。七載仍留一線延。紅鷄啼後鬼生愁。寶位紛爭半壁休。幸有金鰲能戴主。旗分八面下秦州。（以上言光緒）中興事業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

看境外血如泥。此言宣統

哲布尊丹巴之言

世祖入關。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世祖問異日事。答曰。我身不缺。我國不滅。又問國祚。答曰。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當時且以爲二十傳也。及德宗被囚瀛臺。宣統帝辭政。此讖始信。我身二句。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爲儀。臣民固須敬避。惟當鐫刻書籍。於必不可避之儀字。則我字卽缺末筆也。

李神仙豫知試題

山左有李神仙者。以技游京師。順治庚子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等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問。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后四可。後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節。果有五后字。二題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易其田疇二節。果有四可字。

水月老人論大蟲

水月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會稽人。明末諸生。入國朝。隱於杭。所居爲梅園。在

艮山門外之百步塘。老人性簡靜。一介不取。間爲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爲僧。順治初。范忠貞公承謨撫浙。老人固預知之。蓋老人與其大父雅故。忠貞幼時。嘗撫其頂曰。兒當建節吾土。至是。忠貞奉母命。物色而得之。屏騶從往謁。尋爲出俸修塘。時浙西多虎。老人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尋奉命督閩。瀕行。老人誡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忠貞死焉。人遂以老人爲能前知。爭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乃改其居爲水月庵。肖其像若僧。募僧奉之。

李道人能知未來事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自山東入京。人皆稱之爲李半仙。朱鼎延少宰詢其子應順天試得雋否。李書曰。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末名則馬成龍也。梁尙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片紙寘燭檠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

示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柬背。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柬者至。顚之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者再。

蔡必昌知川楚之變

乾隆甲寅秋。蔡太守必昌守重慶。一日。謁督部福文襄。文襄適征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蕆事必速。冥中僅造册數月。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刼。冥中已造册數年。今尙未已。文襄詢以册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卽畢秋帆制府也。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敎匪繼之。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姚先生言休咎

道咸間。京師有姚先生者。以課徒爲業。冬夏惟一衲。與人言休咎輒應。刑部司員如皋胡佛生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謁。願奉之爲師。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人民共登壽域。修煉之術。非士大夫所宜道。胡乃館姚於家。敬禮備至。然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無異常人。年餘。忽蹙額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

夜欲見害。奈何。胡問故。曰。阿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於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善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明日閱邸鈔。知阿果請病假三日。乃神之。至第二日。阿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顧讖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則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又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恆河沙數。然費長房果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爲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翌日。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寇之亂。京師米珠薪桂。有斷炊者。而胡幸有差。得不凍餒。

扶乩

術士以硃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決休咎。即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又有人謂之曰飛鸞。或扶鸞者。其實飛鸞與扶乩本兩事。混而爲一者誤。飛鸞之耗費甚鉅。手續亦繁。先一年。即摒擋種種。飛時。亦須閱三四月。始竣事。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爲迷信。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初亦有文人弄筆。自託於女鬼仙靈。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有仙壇花雨一書。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西青散記亦多述其事。

陳朗生爲乩仙

康熙時。有請乩於樅陽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之。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朗生。名枋。

金聖歎爲乩仙

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即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鵑。聖歎前身爲杭州昭慶寺僧。死

後。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游歡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爲鄧尉山神。

乩限韻賦詩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時吳伯成制軍與祚方宰無錫。一日。訪秦。知其召仙。必欲觀之。秦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吳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與祚。何不拜。吳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適有一貓蹲於旁。吳指之。謂可詠此。又判云。韻來。吳乃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

彭定求奉乩仙

彭定求幼奉乩仙甚謹。父嚴禁之。終莫能奪。練籙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悉爲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計偕入都。吳大鵬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祕本中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

乩示戊辰試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某求乩仙示題。乩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而言曰。神仙豈有不知之理。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衆大笑。以仙爲無知也。而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三節。

李奉河託乩伸冤

陝西糧鹽道祖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以襄辦試事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則書我隨仇生入場汚其卷而出十一字。祖潛訪其實。爲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

乩示乙酉試題

康熙乙酉八月十日。有人於蘇州虎邱米仙樓請乩。問闈題。乩判云。春秋之際。善惡分明。筆少停。遽問其子中式否。判云。數皆前定。風水成文。(水風井也)復問北闈題。判云。悶懨懨獨坐無聊。唱徹相思調。只爲如玉人(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也)兒行遠道。強登高。停杯不飮。盼望佳音到。復問浙江題。判云。韻取十一眞。啼出富春鳥。後知

江南題。子謂子夏一節。春秋之際言前定八句。有爲者辟若掘井一節。北題。吾嘗終日不食一節。故云悶懨懨相思調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節。禹惡旨酒一節。停杯不飲也浙題。觀過知仁一節。思脩身六句。皆十一眞韻民事不可緩一節。播穀富春鳥也

北濠聖堂乩判

康熙丁亥。有人於蘇州北濠聖堂請乩仙。仙判云。諸弟子刼到矣。衆失色。又曰。一輩不如一輩。天心難合人心。積年罪孽禍相尋。水旱刀兵疾病。是年旱災。次年水災。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己丑。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而大荒之後。又有大疫。一名鏈條瘟。一家有疾。家家纏染。一名癩團瘟。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

乩示甲午試題

康熙甲午鄉試。秀才某求乩示題。乩書不可語三字。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明示。乩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已而題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乩示庚子試題

康熙庚子。晏斯盛發解。馮詠第二。馮於未入場前請乩。問今科是何題。乩判云。首題好似主考樣。二題不在四書上。三題爾曉得也好。爾不曉得也好。初不能解。是科兩主考爲李之望鄂爾奇。首題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蓋禮樂與李鄂音相似。故云好似主考樣也。次題在彼無惡四句。乃詩詞。故云不在四書上。三題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卽所謂爾曉得也好。爾不曉得也好也。

李敏達遇乩仙

李敏達公衞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爲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勳名衞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草名。當時無人能解。後官直隸總督。方劾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乩答瓜子數

周蓼圃檢討在京。偶爲扶乩戲。時供果中有西瓜子。或撮而問之。乩判曰。三二八

之數。開掌則二十四枚也。復撮之以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

繆煥遇乩仙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判云。六十登科。繆大恚。嫌其遲。然年未三十。已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李玉鋐鍊筆錄

通州李玉鋐少時好煉筆錄。一日。筆神於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科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其後有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爲。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讀李作。歎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明翰林錢憙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藹藹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乾隆丙戌進士。筆神之力爲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爲神。李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方贋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

葉沃若降乩

楊樗園朱棐園毛靜山吳翼堂皆拔貢生。在都城。冬杪。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同年也。諸人訝其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在此。乩言今年某日卒於涇。諸人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猶記某年除日。在寧國學使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棐園等在學使署閱文。交通之事。他人所不知者。於是信爲眞。閱數日。製文設奠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人避席。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人致信物。因探懷出札。諸人乃相視大笑。具言其事。

劉大櫆請乩

乾隆丙午。劉大櫆將入秋闈。先請乩。乩判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爲壬子非會試年。或有恩科也。及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則又中副榜焉。

張春和死於乩

乾隆時。武強有張春和者。拔貢生。年二十餘。美麗逾美婦人。時出觀劇。舞臺上

下。萬目睽睽。咸注射之。有時婦人圍繞以行。致妨跬步。時人咸目之爲潘岳衞玠。後以癖好扶乩。有乩仙二人。日過其齋。相與吟詠倡和。其詩率爲豔體。卷帙厚至盈尺。乩仙之名。曰紅霞。曰碧霞。皆女仙也。久之。不請自至。每晨醒仰臥。注視梁上。則有雙翹纖妍。著紅錦繡履。自梁墮下。俄又見雙股潔白如脂。不移時而全體畢現。笑面盈盈。暱就其榻。積數年。卒患癆瘵死。好事者曰。春和仙去矣。

童二樹生而降乩

童二樹嘗晝寢。適其友扶乩於小羅浮齋。二樹降乩。題詩數章。有小春人在小羅浮等句。友人大驚。急省其家。而二樹方欠伸起。言夢與諸公酬唱。述所作詩。與乩書不爽一字。

唐立之鍊筆錄

乾嘉間。青浦有唐立之者。善帖括。雄視一邑。後得鍊籙書。虔誦講習。謂鍊久可以廢乩運腕。不假思索。成佳構。以故晝夜寂齋處館。置諸事於度外。一夕演法。有鬼臨存。首大如輪。兩眸炯炯。屹立不少動。驚起。踰垣以避。五內失守。自是不

復循習。鍊此者謂須虔祀文昌帝君。乃能靈應。

乩示浙江鄉試闈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闈題叩乩。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關羽示闈題

湖州荻港有純陽宮乩壇。道光癸卯浙江鄉試前。有人請乩。忽關羽降壇。羣羅拜。求示闈題。乩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衆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曰。吾不讀春秋。乩寂然。羣謂不可解。及入闈。題爲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惟闕春秋。始悟乩語之隱切也。

彭剛直扶箕

彭剛直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爲訟牘。然意在

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敕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剛直俱。滿僅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剛直爲政。其言乃剛直自以意爲之。然往往曲中問者之意。剛直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衡陽有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剛直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即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會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米陳茶而愈。滿愈自信。剛直則以爲偶中也。

時衡陽縣令金曰聲。浙人也。有孫甫三齡。偶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正熟睡。金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使傭媼置之飯甑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盌底。濃厚如膏。金妻咎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如是。其子婦訝曰。曩已傾竹簁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耶。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揎蹙。殆不可堪。疑爲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雖

不中病。何遽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爲矣。時道光中葉。鴉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膏一盌蒸飯甑上。與兒之藥盌大小形製相同。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趣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爲兒計。偏召諸醫。醫束手。或言滿與剛直善扶箕。能爲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書院。剛直固在院中。使者致命。剛直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盌。必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剛直之意。以爲滿未必卽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卽無事矣。甫出書院大門而遇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則已設香案。陳箕盤。而金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狀。卽請扶箕。滿焚符如常儀。金跪拜甚謹。剛直惶悚無以爲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金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滿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剛直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展轉尋思。竟無

他品。遂書葸麻子三字於盤。金又請曰。旣蒙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剛直亦不能自主也。金乃命人延二人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二君之力也。

一日。剛直在書院中作文。而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滿施敕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顱。故欲與剛直俱往扶箕也。剛直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滿固強之。乃與俱。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中途。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餘物亦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剛直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尙有言。問何言。曰兩人偕往。氣稍壯耳。剛直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卽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連呼不已。而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與俱登。

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剛直呼其夫曰。劈之。帳既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滿卽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牴牾。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剛直則假箕筆爲處一方。略用丹砂鎭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遂與滿俱出。越日詢之。婦愈矣。

張忠武降乩

粵寇陷江寧。順流而下。勢若建瓴。蘇杭爲東南財賦之區。久欲圖之。所以不能飛越者。賴有向忠武公榮一軍爲之屛蔽。忠武薨。張忠武公國樑繼之。尋以餉缺兵潰。殉難丹陽。吳越因而不守。後有在師山扶鸞者。三更後。乩忽大動。作二十八字云。轉餉徵兵不自由。甘將一死主恩酬。至今遺恨難消歇。十里牌前水不流。衆知爲張忠武降壇。叩問從何處來。乩判云。偕向忠武閱海過此。敂居天上何職。云掌兵曹。

陳子莊問乩

道光戊子鄉試。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時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遊西湖。至

蘇公祠。見有士子在內扶乩。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方叩以科名事。仙答以儷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陳固不之信也。第見人皆肅恭致問。姑長揖問之。乩忽奮筆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衆皆視陳而笑。陳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至期自知。衆追而告陳。陳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躓秋闈矣。

同治甲子。陳年五十三矣。時在寧波總辦釐局。浙之粵寇甫退。尚未開科。陳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左文襄公宗棠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陳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次年乙丑。陳需次江蘇。聞浙江補行鄉試。忽憶乩言。乃請於撫軍。回籍應試。比至浙。則格於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復笑乩言之誕。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劉崧巖中丞。座客有言乩仙不可信者。陳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劉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固可信矣。子非爲甲子年所薦舉之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陳聞是論。不覺恍然。

華若汀扶鸞

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在滬時。偶扶鸞。下語不及禍福。但以甲乙設喻。描繪物情。多涵哲理。而歸宿於虛無因彙成卷帙。題曰紫鸞偶語。蓋寓言也。嘗刊行之。後佚。

鸞樓

光緒甲辰夏。某邑設飛鸞壇於某會館。建鸞樓。時湘楚豫蜀來者二三千人。均茹素誦經。壹志祝神之降臨。一日。神忽示以期。壇員遂各備香楮及屏幅聯對。然非壇員亦有進紙索神筆者。及期。磨濃墨斛許。具新穎一束。製紙鸞一頭。排列樓上。四圍以紅緜架素紙。燒燭焚檀。光熖奪人。佈置畢。遂閉樓門。亡何而聞空際有笙簫聲。於是僉持香伏氍毹。震恐屏息。微聞樓上履聲橐橐。久之悄然。始啓關入。則前所架素紙。墨瀋塗鴉。綠痕欲滴。字體皆無骨格。而得之者乃皆奉爲金科玉律也。

周文逸扶乩

周文逸。陝之縣令也。久供差於藩署。苦不得一邑以自効。頗鬱鬱。一日。至王姓家扶乩以卜之。是日臨壇者爲呂純陽。詢何事。周以實告。乩忽大書曰。五更殘月過褒城。周喜曰。余其爲褒城令乎。或曰。子不久必有好消息。但云過褒城。非褒城也。陝西有褒城縣時在正月杪。俄而過端午矣。沔縣缺出。藩司卽以周承乏。沔與褒毗連。由省至沔。必道出褒城。周抵任。正五月末也。

巫降神

巫有降神之術。嘗以之爲人治疾病。覓失物。有延之者。輒紅巾裹頭而至。從以侍者二人。入門。卽踞高座。披髮瞪視。未幾而回袖作舞。侍者亟挾持之。乃以刀刮舌使破。噴血書符以焚之。至是而神降。有所問。卽答。聲甚微。侍者爲達之。語畢而更以舌血作符。焚之於室隅。若治疾。則又焚之於淨水中。使飲。久之而安坐如常人。則神去矣。

巫項神

京津女巫。自稱項神。以看香頭爲人治病。人稱曰姑娘子。鄉愚無識。偶有疾病。

輒召姑娘子往療之。姑娘子至。即爇香於爐。口喃喃作囈語。俄而所項之神下降。或稱白老太太。或稱黃少奶奶。或謂胡七姑姑。所立名稱。大抵婦女爲多。故婦人易被蠱惑。至叩以神爲何許人。則曰白者刺蝟。黃者鼬鼠。胡者狐狸。更有柳氏者。蛇也。灰氏者。鼠也。胡黃白柳灰。京津人呼爲五大家。其治病之法。或給藥丸。或施聖水。病愈。則居功。不愈。則諉爲命盡。人不得非難之也。

光緒時。天津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女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爲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巫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祕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合。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劇。屢變其方以僥倖。或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十日。婦果死。

巫送大落水鬼

巫有送大落水鬼之術。以紙人一。供於病者。榻前之小几。上設酒醴魚肉之屬。焚香而祝之。至黃昏人靜時。乃請善飲者一人。與之對酌。頻頻勸酒。一杯復一

杯。至無量數。既而忽曰。悶飲寡歡。吾輩須尋一行樂法。乃作種種詼諧語。鄙俚不堪。少頃。又曰。此亦不佳。吾輩盍拇戰。於是獨伸其指。喧呼不已。時別有二人。漸移小几至病室之外。而中堂。而大門。躡其足以行。若惟恐紙人有所覺者。陪飲者亦隨之出。既出門。則已有一船泊於水濱。於是復由岸上漸移至舟中。解維疾駛。速如激箭。陪飲者則仍與之對酌。頻頻勸酒不已。至四五里外曠野無人處。乃舉紙人而擲之。銅鉦亂鳴。撥棹卽返。至家。則互相慶曰。大落水鬼送去矣。而於病者果有效否。不問也。

巫以鏡治疾

索倫之巫。能以鏡治疾。徧體磨之。遇病處。則陷肉不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而病去矣。然此於近世之按摩術頗相似。未可以其假託神權而鄙之也。

南匯之巫多術

南匯女巫。有札仙看仙師娘神婆關亡婆看鬼娘之名。或稱觀音護身。或稱楊爺護身。或稱雙瞳。一入病家。則手執炷香。周視室隅。或言城隍神在戶。或言騰

蛇在床。或言北陰五聖喪尸諸鬼種種作祟。繼將病家祖宗名字與其一切陰事。（有沈某者素爲巫掉舟述巫之能揭人隱知往事皆預以言餂病家延巫之人或預詢病家鄰右故屆時言之如數家珍）及病勢之如何凶險。災星之如何禳解。鬼祟之如何驅遣。歷歷言之。病家詫爲神異。至垂涕泣而求之。於是量其家之貧富與議酬金。巫得以恣其欲矣。

司公撞鑼

湘俗患病之家。延巫至家祈禱。吹螺鳴金。口中喃喃作辭。傳言其辭出於遠古。率含騷些之遺聲。名曰馬腳。俗謂之司公撞鑼。至夕扛神至各處。金鼓喧闐。奔走若狂。名之曰打猖。

打筒

閩人信鬼。自古已然。俗有操打筒行業者。巫也。凡抱病失物者。咸問之。其人衣紅袍。執牙笏。書符誦咒。如道士。未幾。神附其體。端坐公案。口中故作不倫不類之官話。聲啾啾似鳥語。不可辨。旁有二人東西分立。代宣其意。事畢。起作盤旋舞。則謂神已去矣。

放口飛口

聞有放口之說。口字不知作何解。要亦巫蠱魘魅之屬。大率互仇而力不能制。則放口打之。以致之死。設所打之人不爲所中。亦必致放者於死命。更有所謂飛口者。當口不中其人而反也。路遇他人。亦間有中者。則爲飛口。凡中口。必忽得無名之異疾。醫藥不能治。然有專業解口者。能以術治之。中口者愈。則放口者亦必自斃。故非萬不得已。亦鮮肯放者。蓋放時已置死生於度外也。光緒時。嘗有一婦與其嬸不睦。集怨既深。嬸遂放口打之。時婦已有娠。忽得異疾。通體毛髮牽掣。毛竅中出血縷縷。而腹痛欲死。羣知其中口。亟延解口者解之。乃淨一室。室不留他人。令以一大浴盆與病者裸坐其中。背相貼。而神其用。一日夜而病者霍然若失。酬金不過三四千錢耳。放口之術。婦女輩間有自習之者。更有業此受人延聘。得數金卽辦者。

鬼使

蒙古僧道而外。有所謂鬼使者。巫也。爲其通人鬼之交。故名。其人頭戴布巾。而

以尺許紅布紮頭。頭插繢有鬼魅之小牌。身服青布海青。腰繫紅布帶。不襪而草履。手執牛角以吹。聲如篳篥。人有病。則延之以跳神。喪事亦用之。官署遇日月蝕及祈晴禱雨。皆令執役。

鬼師

貴州花苗俗以六月爲歲首。以牛酒祭天。病不用藥。惟求鬼師。雖貧。必宰牲以禱。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鷄。且取鷄之骨與腦以驗之。

川邊番人之呪

呪。番人所最重。呪時以佛經戴於頂。懼冥譴。終身不敢悔。

猓猓信師巫

猓猓信師巫。事無大小。皆諮之。吉凶禍福。俟其判斷。師巫保護土人。其占卜方法不一。有投木棒於空中。視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斷者。有燒羊骨。視其灰燼之跡以知吉凶者。避凶事。則以竹片插鳥翼。投之屋上。以卜凶事所至之方。而屠牛馬羊以代之。如遺失寶器什物。窮搜不得。師巫輒馳使四方。召集土人。人與

黑米一握。限以定時。令置口中。嚼碎吐之。米中現血點者。卽指爲行竊人。

巫以利刃加人腹

王文簡公士禎嘗於秋審時。見山西妖巫以利刃加人腹而咒之。云能愈疾。已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

巫拘蛇

乾隆時。有南客館京師。巫也。自言能拘蛇。其居停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强之至再。允焉。乃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許。鋸其兩端。如箭錐。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衆咸詫爲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噀之。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可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以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

籤置手旁。促衆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予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爲氣躡入其腹。如是數十次。氣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南寧巫能役蛇

南寧地卑溼。多烟瘴。蛇虺繁殖。土人強以其形名之。有草鞋蛇。作枯草色。扁如人掌。有圓蛇。如鵝卵。伏沙中。斑斕類文石。一觸人氣。即暴長。皆能螫人立斃。有巫善持咒役蛇。可以招之來。揮之去。其施術恆在夜半。先擇曠僻之地。列炬於其四周。裸體被髮。足踐二雄雞。拔劍劃地。喃喃誦咒。其徒四人環立四隅。分執鼓角鉦鈸。欲觀者。則各佩一符於襟。含一丸藥於口。潛立其後。倏而大小異蛇聯絡奔赴。繞地三匝。始去。

和珅解西域祕密咒

高宗訓政。稱上皇。一日早朝已罷。專召和珅入對。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

向坐一小杌。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久之。忽啓目曰。其人姓名爲何。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揮出。不更問。仁宗大愕。越翼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汝所對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誦爲西域秘密呪。誦之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敎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仁宗始知珅亦嫻此術。益駭。故俟高宗賓天。而卽賜珅死。

巫治夜星子

有李侍郞者。從苗疆攜一苗女歸。年久老病。恆伏臥。嘗畜一貓。酷愛之。眠食必共。時里中傳有夜星子之怪。迷惑小兒。得驚癇之疾。遠近惶惶。一日。有巫姑云能治之。乃製桃弓柳箭。繫以長絲。伺夜星子乘騎過。輒射焉。絲隨箭去。遣人跡之。正落某侍郞家。忽婢子報老苗婆背上中箭。視之已懵然。而所畜之貓。尙伏胯下。衆知老苗婆挾術爲祟。而常以貓爲坐騎也。

巫以神石賈利

粵人信巫。巫每於路旁隨指一石。以紙纏其上。曰神石。猺獞卽信以爲神。如對簿公庭。不引咎者。見此石。卽帖然自服。巫遂因以之賈利。

褚叟巫術

褚叟。宜昌人。善巫術。世所傳辰州符者是也。一日。上流來木牌數十紮。將經其地。諸少年强叟施術。叟不獲已。以墨染三箸。植諸江岸沙磧中。牌遽中止。保護木牌之某術士偵知叟所爲。誓報之。未幾。叟忽失明。悟爲某之報讐也。乃向空擲米。目疾旋失。叟更斷柳枝爲千百條。剗其葉。束以繩。豎之屋瓦上。而木牌忽解。某急施術集之。顧堆積至高而不得動。某忿恚。徑趨叟宅。洒以飛沙。叟家人頓病。滿身發紅瘢。叟噴以雄黃調和之醋。疾頓瘳。乃語某曰。汝欲以毒術斃吾全家。安得不報。卽以手擊其背。某頓失常度。疾奔去。易舟歸家。亟潛身於缸。缸面覆巨石。戒家人爇薪其上。謂須爇五日夜。勿絕。迨爇至四日。其妻慮其灼斃也。驟揭之。則某之背已出巨釘四。一尙留脊間。某呼曰。命也。遂氣絕。

陳五破巫術

有武人陳五者。家京師。厭其家人崇信女巫。莫能激悟。一日。含青李於口中作患瘡狀。不語亦不食。呻吟竟日。家人視其頰之突腫也。恐甚。亟召女巫治之。巫至。降神。謂五之患素有口過。此特神道降罰。非倉卒可以解救。家人羅拜哀求。五愈佯作痛楚狀。以手作勢。欲家人招巫入視。迨巫近身。五突起批巫頰。吐李。使視之。巫大愧恨而去。自是家人無信巫者。

師婆爲人禱疾

洛陽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誕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某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俞曲園太史之長媳樊氏。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媼輩言其事。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瘉。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可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展拜。有鼈蹣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

徐黃校巫術

黔俗尙鬼。有巫師。顧其術時有小驗。殆與催眠術相近。汴人徐某從其父在黔。受祕密敎於喇嘛。已而商於鎭遠。聞有黃巫師者。以術稱於時。心易之。忽遇之於友人許。黃踞上坐。與語。倨甚。徐怒。乘醉語侵黃。黃拂衣起。友人强令徐謝過。黃終不懌。逃席去。一日。徐往城隍廟觀演劇。忽有自後摩其項者。視之。黃也。方戟指向徐咄咄語。徐覺心動。力持之。黃招手曰。來。徐卽佯爲被迷者。從之去。黃顧笑曰。爾亦有今日邪。徐不語。至曠野。黃戟指曰。止。止。徐亦佯止。黃左畫曰。此山也。汝見否。徐不應。右畫曰。此水也。徐又不應。黃踟躕。欲反走。徐亟蠱之以術。引手結印指其面。黃似微覺。亦以術相支拄。二人互爲禹步禁咒。良久。徐歛袖趺坐草上。黃懼不脫。乃曰。君亦知音。今請以兄事。徐諾。黃自是一意與之交驩。徐之爲術也。不事符咒。蓋亦得默宗魔力耳。黃知之。意以默宗惟鍊心。心亂而術不效。乃與之遊於酒樓妓館博場劇院。欲隱敗之。而徐不爲所動。則又飮之於家。酒闌。黃介紹一女子使見。曰。此舊同學鍾可人也。家東郭。其術優於吾。君可與談。三人談久之。黃起入內更衣。女姿態婉媚。徐亦美少年。於是談久而忘

形矣。忽屏後一人狂笑曰。徐君。今日何如。徐方欲鎭攝。已不及。遽冥然。覺天旋地轉。如醉如夢。隱約見家人在前。又似有刀山劍樹者。久之。昏沉若死。俄而砰然有聲。乃驚悟。則可人猶在前。黃去久矣。徐自知墮其計中。而何以忽醒。乃詢之鍾。鍾則曰。黃以我誑君。又以君誑我也。黃昔與我在苗峒。同學於某師。獨黃與我得眞傳。昨言君之術過於我師。以此而來。不意黃陰行其毒。君旣爲所扑。復欲困我。我幸覺之。以先發制勝。黃旣逃。我乃復以術蘇君也。徐遜謝而歸。

巫以樟柳人售術

方夢園少時嘗從術士求術。術士乃以雕作嬰孩形長一寸許之樟柳人置瓦器中。冪以紅布。持竹筯擊器。則其中撲朔有聲。詢以願從否。側耳聽之曰。需使費。費幾何。曰五萬。蓋冥錢也。如數諸之。術士曰。尙須鎭以五寶。所謂五寶者。人葠珍珠金銀玉也。因出二盌。盌中一書陽字。一書陰字。曰以陽盌盛樟柳人及銀。緘其口攜歸。其四寶則鎭於外。以陰盌貯符籙灰並米。亦緘之。留肆中爲之祈禱。三七以後開視。則指揮如意矣。遂攜陽盌歸。越數日。往覘術者。已不知何

往。亟返寓啓盌視之。乃陰盌也。盌內書陰。盌底則書陽。前視盌內。未視盌底。故爲其所愚而不覺也。四寶存而銀去矣。樟柳人者。以商陸根製之。商陸。亦作章陸。後訛爲樟柳。

巫答人所問

有巫自謂事一神。或以事問之。但開所錄事目於紙。而封之神前。稍間開封。則紙中自有答語。有黠者思奪之。乃與之暱。自言有異術。能隨意致錢財。巫弗信。一日。邀巫至市廛。歷酒樓茶肆。凡七八所。巫見其次第所費。悉取諸腰左荷包。屢罄屢滿。大異之。思互易其術。遂各爲盟誓。旣畢。巫言吾以所叩事目置神前桌屜中。屜甚長。作答者。乃隔垣一方有人爲之耳。無異術也。黠者曰。吾亦無異術。吾腰四圍繫荷包。錢皆滿。以帶圍屢轉。祇見出之於左耳。乃一笑而散。

闞肚仙

有所謂闞肚仙者。亦巫屬。一曰討亡。亦曰闞亡。婦女能之。俗謂之爲靈姑。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則入其人腹中。其人藉鬼之力。爲人招致亡魂。人必以錢

酬之。償滿宿債。則鬼自去。有腹中僅一鬼者。有數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其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嘔吐。俟鬼所居妥帖。由口出入。游行無礙而病始愈。其實屏氣詭爲。非疾也。藉詭言以求食耳。

靈姑爲人治疾

康熙時。淄川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游魂何地。空中卽能答之。謂服某方可愈。禳何神可瘳。魂在某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於昏夜。不假於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

陳以遾善討亡術

杭州陳以遾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其子孫欲問無由。可贈以四金。請作術。乃擇六歲以上一童子。與亡人之素相識者。命閉目趺坐。在童之背後書符於其項。符有果齋寢烝八埃台戾八字。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書畢。遂瞑目而睡。卽見當方土地背負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人。詢其生平未

了之事畢。始蘇。

其術尤盛行於布政司署之房司。房司奉有土地神。相傳爲漢蕭何。一日。方作術。童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陳何人。敢以邪術而驅遣我。爲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敎。我不敢不遵。後如敢爾。吾將訴之上帝。卽加陰誅。然陳貪利不改。一日。復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見獰鬼提頭擲骸。充斥馬前。童驚駭而寤。自後遂不敢再奉其法。

陳不得已。復敎以劍訣。命童手執劍。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卽舞劍斫殺數鬼。衆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衆鬼喜曰。關帝降矣。見土地揖於帝馬前。喃喃語。有頃。牽童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陳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敎。故不忍卽滅其法。汝可傳諭。以後倘敢再行其術。卽當斬首。乃命周倉以靑龍刀背擊童一下。童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久之。陳益貧。無所得食。潛於他處復行其術。

是年秋。夢至錢塘門外黑亭子灣。見木榜。榜其罪。謂當於九月十三日受誅。醒

後。略不爲意。稍稍白其夢於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驗其言。往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將解禳之者。良久。忽大叫云。被殺被殺。衆云。汝尙能言。何以云被殺。答云。幸我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內骨斷矣。

肚仙招致煙鬼

慈谿有馮氏者。延肚仙至家。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嗜鴉片煙。及至。卽索之。乃爲鋪設茵褥。如其生時。設盤於牀。盛煙於筒。俄氣縷縷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時。煙盡矣。

肚仙驅鬼

慈谿有王姓者。於粵寇亂時失其子。請肚仙探之。肚仙歸。曰。此人爲礮火轟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狀醜惡。且久與諸厲鬼伍。傖儜糱穀。無復人理。生前之事。久已盡忘。招之入室。必將爲禍。不如其已也。而王必欲致之。強而後可。俄而肚仙云。爾子已至。無一言。闖然入內室矣。不可得而問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

一女一媼均暴卒。王窘甚。復求驅之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爲。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驅之去矣。甚矣憊。

肚仙召福仔

花縣凌福籛姬妾衆多。而僅有一子。嫡出也。名福仔。年十五。以瘵死。其母思之切。召肚仙。欲致其魂。巫至。誦咒。喃喃畢。作呵欠狀。謂福仔來矣。家人就之問訊。巫謂九姨撫我善。將轉生爲其子。六姨虐待我。亦前生孽耳。語至此。凌入而呼之曰。汝果福仔乎。未死之前。師所講授之孟子盡心章。能覆講否。巫默然。凌曰。覆講固不能。第背誦之。巫又默然。凌大怒。撻之。巫曰。幸勿爾。凌曰。吾撻子耳。何預汝。巫大號。乃抱頭而竄。

就地滾召魂不至

有巫者名就地滾。能以術致亡者之魂。其爲術也。先伏地。喃喃誦咒。誦畢。就地一滾。則亡者之魂附其身。與家人問答如生時。其術甚驗。故得是名。而其眞姓

名。轉不甚著矣。一日。有士人託致其父之魂。良久不至。巫甚愧。往見其師而問焉。師曰。其人之父。必大惡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聞其有大罪孽。師曰。然則其人必生天矣。巫請其說。師曰。汝但能行召亡之術。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夫人之生也。爲血肉之軀。其質重濁。故雖聖賢如孔孟。有蟠天際地之學。神勇如賁獲。有裂兕曳牛之力。而離地一步。卽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塊然之質。埋藏地下。而其餘氣尙存。則輕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氣益清。則其升益高。故孔孟顏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間絕無肸蠁。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去人甚遠也。苟有一分濁氣未淨。卽不能上與太清爲體。於是有赫然森列而爲明神者焉。其品愈下。則濁氣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於尋常之人。則生本凡庸。死亦闒宂。不過依其子孫以居。汝平時所一召而卽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惡之人。清氣久絕。純乎濁氣。生前有形有質。尙可混迹人間。死後形質既離。便非大地所載。其氣愈沈愈下。墮入九幽。去人亦遠。吾始疑其人之父爲大惡人。恐其墮入九幽。故非吾術所能召也。既非此類。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已超然在聲臭之外。

故吾知其已生天也。

魯繹先使人入夢

國初顧魯眉在京師。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香靜坐。友謂其術數甚精。顧未之信也。其人忽謂顧曰。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乃甚言夢之足信。且云吾術能使人入夢。但隨所欲。默禱於晝夜。卽入夢矣。顧曰。試之可乎。時顧尙無子。遂默祝焉。是夜。顧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簪者。抱二小兒嬉戲。次日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父母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朱門殊無異於昔。而所見景物各異。如是五六夕。無不應者。始大奇之。問其姓。曰魯。名皦。字繹先。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顧愼毋洩。恐祈夢者絡繹也。別數年。忽寓書言顧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恐有後患。後當待我於黃山之巓。說者謂此殆西人催眠術之流亞也。

逸鸞與黃建剛鬬法

邵陽黃建剛嘗遊歐洲。得催眠術於德國某博士。能以手指人。呼之。人輒迷惘。嘗以其術眩於衆。遊日本。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心大鄙之。出其術。日人皆驚。欲從之學。黃不可。拂袖去。

黃歸國。乃益驕。性放蕩不羈。即以術蠱婦人。由是爲衆所惡。一夕火其廬。黃倉猝挈其妻走。術不及施。衆伴不識者。曰。此乘火爲刼者也。時黃手一衣包。即奪而執之。撻無算。其兄弟戚友輩力救之。得不死。由是貧甚。知不爲衆所容。乃西走辰沅。

辰沅地僻而民好巫。黃至。更姓名。周歷苗峒。以巫自給。漢苗多信之者。由是得饒給。年餘。苗民有雷姓者。家殷實。其妻病。乞拯於黃。黃往。有少婦絕豔。坐榻前。侍湯藥。黃睨之。心蕩。施術畢。陰以暗示動婦。遂行。黃所居去苗家不足里許。是夜。少婦奔於黃。將旦復還。少婦已有夫。行賈貴州。故黃得肆所欲焉。久之益肆。日蠱婦。令竊財物以來。婦積日漸有省。乃告人。謂此身往還。都不自主。離奇惝怳。若隱有約束之者。不敢不從。少婦家人患之。知爲黃。即以告雷。雷怒。詰黃。黃

知其意。雷唔黃。不能出一語。良久。彳亍自歸。如不勝尫弱者。家人問之。皆不答。自是病。臥床不起。醫診脈。無病象。其家復延黃。黃要挾千金。雷家人不許。請少減。亦不可。無如何。聽之而已。

或語黃。雷家已入黔請祖師。祖師使女弟子逸鸞來。聞將與君鬬法也。黃笑曰。我自文明國來。何憚此野蠻者爲。無何。聞雷病已治愈。於是稍稍疑慮。不更招婦至。然鬬法之說。久而杳然。雷家亦無消息。月餘。又萌故智。一日晨起。妻方曉妝。有美少年貿貿然來。黃方詰問。少年遽向黃妻招手。妻不覺從之行。黃大駭。亟逐之。兩人挽臂行如風。頃刻不見。喪氣而歸。則婦方與少年交頸於室也。大忿。急以手指少年。少年亦以目視黃。黃覺少年目光冷射毛髮。幾欲眩暈。知將中術。爰力持之。手不能舉。勉爲支持。視少年。亦目光黯淡。如嬰重困者。於是彼此互競。約一時許。少年拍手笑呼曰。君眞好漢。今如何。黃不覺退倚榻下。口噤不能聲。少年笑時。梨渦生頰。儼然一女郎也。黃大悟。然不能起。目送其去。日午乃蘇。以問其妻。妻亦言惝恍如夢。身不由己。幸不爲所汚。黃令祕之。而市中已

遍傳矣。黃大窘。幸薄有所蓄。乃攜妻更他適。改行從善。數年後。復歸於鄉。鄉人亦安之。黃復入黔。求苗人所謂祖師者。竟不可得。

以重壓人

粵寇擾江右時。或避兵饒廣山中。見有能以重壓人者。如其人力任百斤。則叱二百斤壓之。立仆地。不起。徐命解之。云力過倍。則殺之。以試獸類。亦驗。云犬豕之力。得人三之二。過此亦不任矣。時或寄重於案。能使壯夫數人。與之不動。越日。寇至。衆逃。其人亦逃。羣誚之。怫然反。禹步拒寇。術不驗。戕於寇。此亦催眠術之一也。

某能天眼通

天眼通。內典六通之一也。日人譯之曰千里眼。卽催眠術之一。光緒時。慈谿有某者。於無意中得之。凡未來景象。荒遠動作。如在目前。然自謂生年不至三十必夭。嘗居室中。恍惚見屋廬火焚。勢焰蓬勃之狀。家人倉皇急遽。奔避號咷之聲。及四鄰吶喊鳴鑼奔救之事。而當時居室固無恙也。惟言於家人。使急圖遠

避。家人嗤以鼻。不顧。越旬日。果不戒於火。其一切情狀。與先所內視者無稍異。於是人僉驚以爲神。

有某甲者。虎而冠。爲邑人側目。某先錄一紙卷貽之。戒以危急時則啓。毋妄動。後甲以逼死鄰嫗故。被逮於官。自知無生理。乃憶向貽之卷。亟去封視之。則是案之供詞批語。六紳稟稿。按察詳部文卷。以及部中釘封。一一皆在。乃驚蹶移時。待死而已。後果然。

當是時。某已見庚子拳匪起難。及八國聯軍激鬬兩宮西幸人民遭難狀。自是對人無一言。日惟慟哭。家人問之。始略言其故。未數日。竟死。年僅二十有八也。家人檢其枕畔。有文一篇。而皆不識字。莫解所謂。越三年。拳匪果發難。其家中人乃取枕畔一文。與識字者觀之。則兩宮之自罪詔也。其時廷諭猶未到省。後取以相核。非特字意無異。並其款式行數紙色。亦無一少差。羣乃至其墓祭之。自是香花供養。歲時不絕。其墓在淹浦塊下。

送尸術

西人之催眠術。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數小時之久。而不能催至數月之久。而黔湘間有送尸術。則以死尸而由人作法。進止聽命。可歷數月。似非常理所能測。與尋常尸變因有所感觸而然。或係一種電氣作用者亦異也。

貴州商人採木爲生者。每春水生時。輒編木爲筏。乘之。直下湖南常德等處。將木筏析賣。乃遵陸還鄉。有病死者。道遠。尸不易回。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術。然必兩人行之。乃有效。其術。一人導於前。一人以手持碗水隨於後。（碗中清水必加持符咒）水不傾潑。尸不倒也。尸與生人無異。但不能言。其行步與生人亦微異。蓋人行則行。人止則止。純隨二人步趨。至薄暮投宿旅店時。逆旅主人見之。卽知爲送尸之客。必另備一房與居。（此種送尸人時時不絕於道彼處客店每專備一房招待之）二人睡於牀。尸則立於門側。湘諺所謂三人住店。兩人喫飯者也。將至家前一日。尸必託夢於其家人。其家則將棺木衣衾。預備齊整。尸抵家。則挺立於棺側。術人將碗水傾於地。尸立倒。須急爲收歛。否則其尸立變。現出腐壞之形矣。（如已死一月者尸卽現一月之腐狀餘倣此）宣統己酉秋。六安楊寬夫客湘中。嘗於長沙城外親見之。

黔陽黃澤生軍門忠浩嘗駐軍川邊。一日。營外忽大譁。詢之。則云有人解死尸經過。尸能自行。乃出觀。則見一人持布旛。前導。一尸直立。隨其人。惘惘而步。因呼止之。詢其所以。云。此人旅死。不能具棺木。特用法驅之自行。歸就家以斂耳。問何法。曰吾業此。安能以其祕告人。問去此尚幾程。曰可四五日。問夜宿時如何。曰置之門側可矣。澤生使人驗之。果爲死尸。時空營出觀。數百人皆見之。復詢土人。云此事常有之。不足異也。

送魂歸陰術

光緒朝。吳興胡次珊孝廉仁源嘗從宦蜀中。其居成都時。市有售符籙書者。謂自藏衞流入。購得一册。中有送魂歸陰符。欲試其驗否。商之於書僮。僮諾。乃令其臥於牀。牀頭有一几。几置碗水。乃畫符於紙。使浮之水面。俄頃。僮自牀躍起。奪門欲出。膂力頓大。不可制。更畫一符以解之。僮卽倒臥。及醒。詢所見。則言忽至一地。見大屋如祠廟。有狀類胥役者。曳之使入。方撐拒間。忽醒。則身臥於地矣。事爲胡之尊人所聞。乃取書焚之。

圓光

圓光亦屬於催眠術。有眞僞二派。其眞者。確有所見。人物皆可識。惟須請神送神。符咒多至數百種。神爲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土地城隍等。僞者則以礆水圖人形於紙。噴以水。而現形。卽指爲所圓之人。實不知誰何也。其施術之時。案所陳設。爲香爐一。燭臺二。並黏白紙於案。亦有磨墨或燃燈者。其人必南面立。口中喃喃誦咒。誦可半時許。以兩手摩挱而拂紙。卽有若螢火紛紛散落者成一鏡。使童男女視之。能放光明。追攝人所未見之迹。一一畢現。占盜賊者卽現失物之地。作賊之人。行竊之狀。窩賊之家。匿贓之所。大抵失物之地。則人所共知。其所發現。如鏡取象。毫髮不爽。若行竊之狀。窩賊之家。匿贓之所。則人所不知。雖曲曲繪之。鑿鑿示之。不足徵信。至所指之賊。必本諸人心所默猜之人。又有以之治疾者。誠匪夷所思矣。

駢藁道人能圓光

有自號駢藁道人者。光緒朝之諸侯老賓客也。知圓光之符咒二十年。從不一

試。在江陵日見當事者憑此治盜。爲力辨其誣。請多方以試之。術遂不驗。旋獲眞盜。則果非其人。

徐某以失表圓光

江陵徐某以失一時辰表。令術者圓光。所現之賊爲僕李某。李不服。請更試。乃自延一術高者至。塗墨於楪。豎案上。焚符訖。命童子注視之。童子三。曾未一至徐家者。夜深人寂。言墨光豁然開朗。現一廬。圖書鼎彝之屬。羅列左右。迤東窗棱挂一表。大於杯。垂銀絡索。以盤金桃紅緞爲囊。一一符合。俄又言見一黃袍人。王。鬚鬢純白。恍若俗傳社公者。俄又言見一人面窗立。作籌思狀。繼作探手入欲取又止狀。良久。乃摘而置諸懷。面外向。凝視之。則仍李也。李出。黃袍人尾之。三童子亦尾之。追見匿表所。其所歷途徑庭戶。實爲沙頭市李之故宅。食頃返。已往還三十里矣。三童子雖口不絕言。而神色頓異。至是則如夢初醒。氣微喘。汗涔涔下。李坐別室。狀亦憊甚。家人咸以竊表者爲李無疑矣。時徐氏有一婦。以產亡。未匝月。更令招致之。俄童子又言見一宅。有几有案。黃

袍者復至。倚几坐。俄言一神人至。紗帽皂鞾。赤袍繡花。儀狀甚都。黃袍者起。延之上坐。然後退侍立。俄一婦人搴幃冉冉出。一童子曾識婦言果婦也。婦歿時。童未之見。道其妝束。蓋殮時之服也。婦語。三童得聞之。他人不聞。童語。婦聞之。他人語。婦亦聞之。婦自言前生爲江陵某里男子。所居宅面江背郭。門外。有古柏。去柏東數十武。有巨石。以業賈。昧同伴金。埋石下。故今爲女子。至短折。報夙孽焉。若不信。則埋金所尚有坎。坎下置斷竹爲標記者。亦在也。又言卒之某夕。曾役某姥櫛髮訖。歸與父妾語。語甚長。不可殫述。婦母家故近。家人以問姥及妾。各言是夕果有是夢。與婦言符。其他述平生事。纖悉無不合。於是家人皆泣。婦亦泣。三童漫叩以竊表者何人。時神人色若不豫。婦懼。面神稽顙。顧家人曰。小事耳。幸毋追。家人誓不懲。止願得主名。婦囁嚅久之。乃曰。實李也。吾去矣。時李惟悲泣。不能作一語。明日。徐專使於某里某氏宅。發柏東石驗之。果有坎。坎果有斷竹。因益信竊表者爲李。以前言。故置弗究。越九日。不虞有賊賣表於市。爲隸役所執。蓋一無賴子。故與徐有瓜葛者。非李也。

圓光治劉氏疾

俞曲園長媳樊氏在母家時。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僕媼輩以圓光者薦。延之至。先潔除一室。置大栲栳一具於桌。滿盛米麥。中置一鏡。四旁徧插小旗幟及箭。乃於其前燃一燈。膏盛燈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目視之。令有見則告。童先見一大門。圓如規。門中室宇深邃。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翁所至。童輒見之。見其由堂入室。周歷房闥。望之了然。無有遮礙。俄而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翁執之。納一大缸中。術者先藏一小瓶於桌下。聞童言至此。卽以紙封瓶口。曰。得之矣。於是諸象悉隱。術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不日卽愈。如不信。請以一事爲驗。乃又於桌下藏一物。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童曰。吾見有大錢二。大如車輪。一字而一幕。發視所藏。果錢二文。一字一幕也。術者曰。吾術不妄。卽此可見矣。樊厚贈之。不受。曰。受人一錢。吾術卽敗矣。已而劉病果愈。問其得病之由。曰。吾見一貓跳入室中。卽時迷惘。是則光中所見四足而毛者。其必爲貓矣。

梅某倩人圓光

川人梅某久客皖江。在六安州幕時。思鄉綦切。署有術士願爲作法以慰之。先令酣飲而臥。戒衆勿驚。自坐其榻前。駢二指自畫左掌心。喃喃誦咒。呼十二歲識字童子諦視之。少選。童子曰。掌中放光。圓明如鏡矣。又曰。鏡中現館舍。梅臥榻上矣。又曰。梅興矣。出門矣。水之涯矣。山之巔矣。升峻嶺矣。履坦途矣。抵屋一所。登門矣。升堂矣。入室矣。怪哉怪哉。室中一少婦。憑几握管作書。梅笑倚其旁。捫其鬢而玩其字矣。術士曰。是矣。汝第諦視所書云何。童一一口誦。術士另紙筆之。蓋其婦方作寄夫書也。須臾。書畢。婦緘疊完好。童以語術士。術士曰。先生不可久留矣。復駢指畫其掌。仍令童視之。則曰。梅出室矣。出門矣。由坦途而峻嶺矣。又陟山而渡水矣。猶是入館舍而上榻矣。童言甫畢。梅遽從榻上欠伸起。竟體大汗如雨。拭目歎曰。奇哉幻夢乎。術士叩其夢中所歷。與童所言悉符。因笑曰。此眞境。固非幻夢。君如不信。俟家報至。自知。未幾。家書至。驗之。果與夢中所見並童口誦而術士所記者無少異。

劉壯肅倩人圓光

合肥劉壯肅公銘傳任直隸提督時。一人畫佛圖澄術。劉延之至署。其人喃喃誦咒。少焉。掌中大放光明。第一幅一人帕首腰刀。第二幅一人服仙鶴補。第三幅深山窮谷之中。一人斷其首。後壯肅轉臺灣巡撫並加尚書銜。遂告病歸。

占卜有演禽之法

術家以三十六禽分配十二時。卽生肖也。占卜有演禽之法。子爲燕鼠蝠。丑爲牛蟹鼈。寅爲狸豹虎。卯爲蝟兔貉。辰爲龍蛟魚。巳爲鱔蚓蛇。午爲鹿獐馬。未爲羊鷹雁。申爲貓猿猴。酉爲雉雞烏。戌爲狗狼豺。亥爲豕㺄豬。本朝術家之於生肖。亦僅以生於子年者肖鼠。生於丑年者肖牛。生於寅年者肖虎。生於卯年者肖兔。生於辰年者肖龍。生於巳年者肖蛇。生於午年者肖馬。生於未年者肖羊。生於申年者肖猴。生於酉年者肖雞。生於戌年者肖狗。生於亥年者肖豬。其他皆不論矣。至豕與豬之分。則豕爲家畜。豬爲野豬也。

翻卦

占法。用八卦分陰陽排列。配以貪狼巨門等九星。觀其爻變。以定吉凶。謂之翻

卦。

擲卦

擲卦。古筮法也。筮法本用蓍。後人代之以錢。占時。用三錢擲之。得一背爲單。畫一。二背爲拆。畫╍。三背爲重。畫〇。純文爲交。畫✕。自下而上。三擲卦成。故稱之曰擲卦。

馬前數

馬前數爲占法之一種。俗傳以筆作圈。中書馬字。四周任意作畫。以奇偶定吉凶。其法最簡。立刻可成。故曰馬前數。

前定數

內閣大庫中。舊存子平若干箱。曰前定數。庫鑰爲典籍廳所掌。宣統辛亥春。有人啓視。僅存數十册。篇頁零亂。玩其紙墨。乃明人所爲。三十年前。某相國已取其大半去矣。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寫本。大都已往者驗。而未來之事不足憑。

蒙人之卜筮

蒙俗遇事必卜。卜筮之權。操於喇嘛。人民亦兼有能之者。卜有二法。一以羊胛骨（羊前腿大骨。俗呼喀拉把。）抹淨。手執骨之反面凹處。口對骨之正面將所卜事由敘明。吐涎於其上之凸處。仰置火中燃之。去性後。輕取出。（防其碎裂也。）冷後。視其裂紋。以定吉凶。裂紋長而直者吉。曲而短者凶。一以巨骨骰三枚。（二黑一白。製同內地。惟數目之位置異。一與二相對。三四五六逆數。）置左手中撚之。口誦藏經。喇嘛拉。甲不生吹哇。生甲拉。甲不生吹哇。吹拉。甲不生吹哇。根頓拉。甲不生吹哇。念畢。置右手掌上。乃視其數之奇偶。以定事之吉凶。

軍師

貴州清江台拱黑苗之作事也。必以螺獅二枚置盆中。觀其鬬。以卜吉凶。每多驗。呼之曰軍師。

攝政王問卜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遇一卜者。叩以吉凶。卜者曰吉。但恐不終。問其故。曰。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王曰。豈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乎。卜者曰。後

自有驗。王曰。究竟天下是誰。則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王曰。豈非我所有乎。乃識其言。故至燕。旣逐李自成。卽迎世祖母子入京。意謂天命有在。且恐不能終局。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王本有自取之意。至是。竟讓大位而不居。迨宣統辛亥十二月。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隆裕后率宣統帝遜位。蓋亦寡婦孤兒也。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房學

陸麗京孫宇台並精京房學。順治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麗京決晴。宇台斷雨。次早。曈曨日出。晚卽滂沱雨來。人咸異之。宇台兼善潛虛。嘗與麗京同在臨平沈去矜家。一日。宴會。麗京舉之字問宇台云。今日當得幾客。宇台應聲云。之十一也。已而果驗。

黃某占柱僧之出

順治甲申夏五月。嘉興甪里街徐圖臣在家。方偕友人閒話於中堂。聞堂柱膈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緇衣僧人。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遶地疾走。衆皆駭

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啞然有聲。以漆盒緘覆之。移時聲寂。啓視。則化爲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禾人已改服薙髮矣。而人心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桂僧之怪。亟召術者黃某占之。黃顰蹙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薙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禾。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反旆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呂晚村占不速之客

石門埭溪有風雨庵。爲呂晚村別墅。屋十數間。曲折有致。庭有紫薇。盤囷離奇。古物也。晚村常夜出訪友。必三更始返。僮籠燈導之。一夕訪友。笑而告之曰。今夕有不速客來。問爲誰。不答。再叩之。曰。梁上君子也。漏三下。門關矣。有二人不得出。氣喘汗流。憊極欲死。呂笑曰。蠢蟲。何苦乃爾。賊伏地稽顙。哀求乞命。呂含笑釋之。蓋二人竊物出。覺非前路。亂山崎嶇。愈走愈遠。則以呂之預布奇門故也。

宋幼清精數學

松江宋幼清孝廉。直方副憲徵輿之尊人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其夫人曰。俟是子中進士。可啓視之。至順治丁亥。直方捷南宮。開緘。則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

幼清與淮南白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於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幼清爲治後事畢。乃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後果如期而卒。

陸宗贄因震雷而卜

順治乙未夏。南滙震雷起西北。擢東門城牆一角。知縣陸宗贄卜之。則云。邑當有大魁天下者。命修葺時。鑿龍門二字以識。及己亥會試。朱天襄錦果以第一人捷南宮。

萬年少代人卜筮

萬年少名壽祺。徐州人。明末貢士。嘗衣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他出。年少卽其寓爲卜筮。得錢二千文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也。

李神仙占卜奇中

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利津人。占卜多奇中。雲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爲誦聯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展成太史。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水碗卦術

康熙時。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每至人家。輒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於中。卽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名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

同。如之爲知朱爲豬之類。一若有人預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

方直之工射覆

桐城方直之名其義。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文。旣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其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亦以精射覆稱。

吳三桂以龜卜

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兵衡州。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吉祀神。展輿圖於神座前。默祝。視龜之所向。龜蹣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岳間。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禱。龜復如之。三桂之徒黨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劉泰齋筮得明夷初爻

潛山劉若宜聞滇南吳三桂之變。海內震動。時皖中大擾。民爭避出城。城外騷

然。劉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而果無事。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閭閻之間。皆視劉爲安危。劉號泰齋。

術士知牆圮

吳三桂之稱兵也。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圮。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圮。非向內也。至夜果然。

柳爾煥言事多奇中

柳爾煥。字子旦。長沙諸生。與人寡合。精太乙奇門六壬之術。言事多奇中。吳三桂犯長沙。勢張甚。爾煥曰。此浮雲過太虛耳。安親王招致之幕中。旋辭歸。川滇官軍有以重幣迓者。皆不赴。年七十餘。預書時日而卒。

段瞽目爲胡昇猷卜

段某。漢中人。世稱之曰段瞽目。尙書胡昇猷官漢羌道時。會蜀亂。令卜休咎。段

曰。公。貴人也。官必至尙書。然目下有大厄。但須守正俟命。脫有憂患。某當任槖饘。雖危無咎。他日富貴。幸毋相忘。未幾。王屛藩陷漢中。誘胡使降。不屈。王怒。縶之獄。將置極刑。段左右之。慰之曰。公必不死。賊數盡。是公出坎之日。無憂也。已而奮威將軍王進寶進兵漢中。王縊死。胡復任。尋內遷。官至刑部尙書。

蔡玉汝遇談易道人

閩人蔡璵。字玉汝。以明經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遇一道人於酒肆。自稱秦人李珅。字果成。居華山數十年。蔡延至寺。與談周易。留五年。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游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當扃門百日。不可見一人。否則恐不免。某歲某日。當相見於房山。康熙癸丑。蔡客京師。如所戒。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某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李獨立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矣。

方石卿善卜

方尙節。字石卿。淳安賦溪人。長不滿五尺。背傴僂。多笑。兩頰薰然。若中酒然。少入家塾。受經書。師講授時。輒酣睡。不聽。語及卜筮。則意解。有道士者。不知所從來。一見石卿。卽注目久之曰。是子風骨當得半仙。因授以郭璞易洞林。批卻導窾。開示方便。則喜心翻倒。自是遂習爲卜。卜亦遂時得八九。游嚴州。依宋維藩爲東道主。連歲或不歸。方春始和。必令占歲祥。一日卜畢。忽呼奇奇。語維藩曰。今歲當有人自天子所來召君。謹識之。維藩囅然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耳。窮閻厄巷。與外間久絕。孰爲我翰音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無乃爲佞乎。石卿曰。書言之固然。謂予不信。則卦書不可用也。是爲康熙戊午。是歲也。聖祖詔開博學宏詞科。有刁公子者。豪士也。與維藩爲石交。石卿壯游時。糜維藩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闊焉不聞問者歷年矣。會開制科。刁念維藩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維藩名上。遂登辟書。維藩初不知也。辟至。乃歎其卜爲神。遠近好事者爭延致之。

石卿能知足。非自致力者不以衣食。垂簾肆中。日可得千錢。則下簾。當春秋校

試。決多士利鈍。巧發奇中。則傾城趨之。夜或申旦不寐。簾至累旬不得下。嘗有徐某令占。徐石卿族甥也。既發占矣。乃寸寸裂之。期以旦日早臨。得爲甥覆意之。詰旦。徐往。石卿爲覆意之。則以卦錢擲地。曰。余老矣。死期將至耶。何乃得此不驗語。昨占至不祥。於法。當考下下。余疑非心齋。故筮瀆不告。特戒甥以夙興而故兆復見。固有能文如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其鬼不神。吾將安仗。余殆將死也。頃之。案發。徐果考下下。自是名益譟。於人來占者。更相覆。奪至無著手處。則就占他所而付石卿決之。石卿決之。多非常所見。而如影應響。時爲之語曰。文石畫。石卿卦。千石萬石兩無價。文石者。汪漢。以丹青馳譽公卿間。亦淳安人。因舉以偶方稱兩石。方不善作家。亦自知命薄。不欲事生產作業。歲中所得錢。輒緣手散去。其歿也。至不名一錢。

方樸山曰。石卿在族中。於余爲曾王父行。亦頗言人祿命。顧多不讐。余墮地時。石卿謂暗合三奇。當鼎貴。而宿留不偶。乃若是。初議婚吳氏。石卿以兩美必合賀。而婦乃中道夭。族子某生。石卿推日辰。大驚。謂與明之商文毅公輅胎合。因

怪且歎。謂此積不善之家也。安得有是。得毋日辰舛耶。

鄭明選精水仙術

淳安鄭明選占六壬。然時時失之。去其鄉人方石卿遠甚。而所爲水仙術。則頗奇。水仙者。人來稽疑。條舉件繫。自書黃紙爲籤。復自緘訖。明選乃爲押緘上。並書符。火之。潔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頃之。水上有字隱起。卽無不答者。多作韻語。明選誦之。授其人。或旁人代錄之。然水上字獨明選見之。餘人不省也。過後多驗。雍正癸卯。方葯房銳意試三場。卜之水仙。水仙書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龍亦飛。七九之間數不違。葯房得之大喜。謂歲且卯兔也。時世宗初改元。故曰飛龍。辰亦龍祥也。而葯房以丙辰生。脫兔不距。飛龍在天。千里當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曰。走且飛。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間爲八。以卒之月告也。盍七九而計之。其數十六。則并以日告也。故曰數不違。

明選幼爲道士。坐事戍宿遷。遇道人。授以相墓田法及水仙術。使占墓田吉凶。

曰。子言之無文。可以筆札代脣舌也。其後以肆眚歸里。遂行其術於里中。方問仙時。觀者如堵牆。

戚瓶谷自占歸期

德清戚瓶谷學士麟祥侍聖祖南齋有年。每祈禱晴雨。上命占驗。不誤晷刻。世宗嗣位。忽以事戍寧古塔。戚曰。吾不能逆覩以及於難。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其第三子弢文宰連江。請於大府爲之奏聞。乞恩。果得歸。

劉祿善風角占卜

劉孝廉祿。康熙時之河南人。善風角占卜。聖祖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祿屢辭。後隨扈北征。餉乏。上命卜之。曰。不出三日必至。果如言。及從幸灤陽。一日蹕路至宮門。奏請速徙高處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驟發。果冲及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史文靖皆異日太平宰相。壬寅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命家人製縗服。向北哭竟日。及哀詔到。正聖祖晏駕之一日也。

江愼修精卜筮

歙縣江慎修名永。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僅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尅。嘗館同里某富人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慍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人厭而辭之。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人集客爲茱萸會。江適過其門。富人邀之入席。江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人留。則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廚後。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遽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啖兩饅首。

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輿入城乎。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反。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惟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人言。坐石旁驗之。俄有擔酒者以擔後輕。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舊處。於是村中咸仙慎修矣。

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擔簦往學。慎修適他出。正徑入室。據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正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正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正曰。未也。異日兩人遊隴上。見黃牛與黑牛鬬。慎修問之曰。牛孰勝。正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於令爲孟冬。於日爲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於一定。而學所以貴於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正大悟。學日進。名遂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於朝。世宗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正。正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世宗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世宗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讓。賜翰林。

馬敬六占瓷器之碎

馬敬六進士。嚴性淡泊。終身家食。精數學。朝風夕雨。推測而知。小至家用什物。亦預知成敗。家貯瓷器。歷有年所。戲占之。應碎於卽日午刻。顧未明其致碎之由。置之案。自守之。適夫人呼令午膳。敬六注目凝視。無暇他顧。催之再四。竟若

罔聞。夫人怒。擲器於地。碎至百片。嗷六笑而起曰。驗矣。

徐念祖通壬遁術

桐鄉徐念祖通壬遁術。乾隆乙丑二月。錢嶼沙方伯問以得與春闈分校否。徐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徐宰蒙陰。有犯越獄逸。課之。謂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乃率役追捕。行經小村。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投入池覓之。果獲。蓋犯立池中。手擎衆草覆其頂也。

李芬爲兆文毅占

李芬。皋蘭人。少孤貧無依。因入行伍。從定西將軍兆文毅公惠平伊犂。擢千總。爲行營傳宣。方大兵之征回部也。未抵葉爾羌。遇賊首霍集占率衆掩至。環營積土爲城。城高三丈許。外濬深壕。削木爲槍。林立壕底。賊踞城施礮。晝夜巡守。而大兵遂無一人得出。

逾月。糧且盡。兆束手坐帳中。李進曰。兵饑矣。將軍盍急以糧濟之。兆怒曰。若知

無糧而故倡斯言。欲蠱軍心耶。李曰。軍自有糧。不取耳。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請遣兵發之。兆曰。掘地無糧。當以軍法誅汝。姑試之。乃命家僮曰六十三者。荷鍤隨李去。頃之。二人握米以獻。兆大奇之。促往掘。果如其數。因問他處有之乎。李曰。西北角尚有二千七百餘石。亦如言。無毫髮爽。衆皆驚歎。兆詰其故。曰。以占得也。兆曰。何日出圍。李曰。占之矣。某日援兵至。次日當潰圍出。某日大功成。將軍當進封公爵。已而皆驗。

伍纂爲黃士簡卜

伍纂。武陵人。卜休咎如響。提督黃士簡嘗失金。使卜之。曰。金未出署。明日必見。如期。果得之於書室東北隅。士簡乃令並卜盜金之人。纂不可。

陳文恭爲王文端卜科甲

臨桂陳文恭公宏謀精易學。占休咎甚驗。然不輕卜。撫山西時。韓城王文端公杰客其幕中。乾隆己卯。將旋陝鄉試。文恭先夕潛爲之卜。次晨。告文端曰。子此行必售。余已爲子卜得佳兆。且知名次之高下矣。文端固請示之。文恭曰。余書

諸籤。緘存某幕客手中。待君捷後。驗之。文端就試。榜發。中副車。仍至館。謂卜不驗。文恭曰。息壤在彼。可證也。因問某幕客。索觀拆封。則有中式副榜第八名七字。文端大奇。次年庚辰。舉行恩科。復歸試。乞再卜。卜後告之曰。今科正榜無疑。但似元非元耳。迨榜發。中式第七。是科解元爲雷爾杰。蓋文端名杰。與解元名稍雷同也。

辛巳春。文端入都應禮部試。復先期爲之卜。語之曰。此行必可連捷。然萬不宜得會元。儻中十名以外。則大魁可必。自此前程遠大。福壽無量。文端謝曰。杰年四十矣。敢妄想耶。公其善頌善禱乎。文恭曰。有數在。決不誑子。子其勉之。是年春闈。文端中第十一名。廷對果第一。後官至東閣大學士。享全福。臻上壽。果如所言。

姬南唐言多奇中

永濟姬南唐好五行陰陽之術。所言多奇中。嘗游河濱。衆漁者方覰波紋上下。乃指正北。語之曰。往此必有獲。果一網得巨魚。孀家殯有期。則曰。果以是日殯。

恐有火厄。及殯。火猝發。廬舍盡焚。

李璇以物卜

乾隆中葉甘肅有參將李璇者。自稱李半仙。但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南昌彭文勤公元瑞與沈雲椒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李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爲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材。沈以所懸手巾問之。李曰。絹素淸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方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李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某曰。然。李曰。君此後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某問何故。李曰。烟管爲最勢利之物。用則全身火熱。不用則頃刻冰冷。某大笑。慚沮而去。

逾三年。彭督學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李曰。君又放學差矣。彭問何故。李曰。吸烟不飽。學差試差。非可大富。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爲寒士吹噓。再得文衡。意中事耳。已而果然。

大兵平定回部時。李亦從軍。有兵士遺火焚轅前草地。主帥使占吉凶。卽對曰。

無他。公不日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草。行最速。急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余所以知爲密奏者。因密奏當焚草也。主帥曰。我無密奏事。李曰。遺火無心。非預定也。既而果然。

智天豹妄編大清天定運數

智天豹以精曆數自詡。妄謂乾隆但有五十七年。稱爲世祖示夢。遂編造年號。稱大清天定運數。使門徒張九霄叩閽跪獻。高宗發交軍機大臣及刑部審訊。以爲詛咒。照大逆律凌遲。高宗謂乾隆果五十七年。其時朕壽八十有二。即歸政亦不爲早。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惟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犯皇祖廟諱。並稱世祖顯聖。則喪心病狂。不可不按律懲治。張九霄着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錢南園復秩之占

錢南園通政灃以通政使督學湖南。風裁峻厲。士子懾服。而官僚亦畏之。留任六年。將及瓜期。以內諱歸。旋丁外艱。先有會同匿表案辦結。移交湘撫浦蘇亭中丞。浦乃飾辭入告。絕不爲南園留地。上責之。降補主事。乾隆甲寅。赴部補官。

已有缺矣。適有鄉人精六壬者。占之云。此缺決不能補。當仍復清要之秩。笑置之。不數日引見。上問汝是參國泰的錢某。何久居里舍耶。南園謹奏兩次居憂之故。上命查有員外缺出。可卽補。踰日。特旨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旋命入軍機處行走。

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無子。蓋以篤信陰陽家言。每好合。必選擇吉日而預算是夜某星過某度。苟時日稍不利。卽否之故也。述庵族姓不蕃。近支又無可繼者。至晚年。乃以疏族農人之子爲子。

戴尙文神算

戴尙文。漵浦人。幼穎異。十五爲諸生。從鴻臚卿羅典游嶽麓。稱高才生。經史而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嘗曰。吾之經師爲羅先生。未知誰可爲吾之術數師者。旣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贄。僧盡以所習祕訣授之。半載。得其傳。歸應鄉試。長沙同舍生金爲人竊。索償居停主人。搶攘間。尙文爲占之曰。

君金若干。盜者靑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者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之於驛步門外。可獲也。如其言往。果驗。又嘗侍母夜坐。心動。知偸兒入宅。取井底泥塗竈門。書符封之。偸兒不得出。遂就擒。

嘉慶初。湖南三廳苗變。福康安督師勦之。招致奇才異能之士。羅薦潄瀟兩生。一嚴如熤。一尙文也。瀕行。羅謂尙文曰。嚴生負經濟才。問應祿仕。汝疏散。爲幕客。則進退自如。愼勿以官職自羈也。尙文唯唯。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於手。問之曰。聞先生神算久矣。亦知吾握中何物耶。尙文即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待以軍師之禮。凡事必咨之。時苗甚猖獗。夜恆撲營。尙文輒預知之。遂有備無患。嘗於五月進攻旗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師出不利。福偶惑人言。弗聽。及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拳如卵如甌。擊傷士卒無算。伏苗乃四起乘之。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尙文言。而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爲兵家所忌。苗圍之。斷水。軍不得食。危甚。尙文請設壇鑿池。已被髮仗劍作法。以劍劃

地。清泉湧出。軍心遂安。己未。駐師天心寨。尚文夜觀天象。知將星有異。乃作書潛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薨。衆乃悟其歸意。固預知有此也。尚文既歸。未幾病卒。且自知某日當死也。沒後。其母傷之。陳僧所傳書於庭曰。子一生精血盡耗於此。不可留以累後人也。焚之。自是遂絕傳。

布袋和尚談休咎

布袋和尚者。嘉慶時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口操楚音。年可七十餘。項懸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尺餘。每日所用之物。若杯若壺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於此。未嘗闕。和尚日賣卜。以十事爲限。談休咎。輒中。既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恆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睡熟。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爲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恆至。一夕忽來。即闔戶而寢。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方共驚異。而西郭外之人麕至。咸曰。和尚成

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祭之。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詫曰。此布袋和尙之物。胡爲而在此。入城。而和尙果死。故知其眞成神也。衆卽葬之土地廟後。

張恆所見賣卦者

張恆少時嘗見一賣卦者。持卦盤入人家。耳際常黏黃紙小條一。硃書符籙如仙篆。然亦不知其何字何用。以石子一枚。置人家竈神堂上。然後踏禹步誦呪語。畢。能言其家男女生日。並其財物多寡。且言已往事歷歷不爽。問休咎。多奇中。門外行人。一覘其足步。能知其往何處。事畢。命其家取黃線一條。穿八十一大靑錢與之。然後出。或言是爲白蓮敎異派。此猶其術之小焉者也。

吳禮后占牙牌數

嘉慶癸酉九月。山東賊起。曹縣定陶皆被蹂躪。而金鄉獨完。方七月。金鄉縣令黃以事留省。暴卒。魯撫命候補知縣陽湖吳禮后皆往攝其篆。吳至。訪邑紳張

觀察體分。體分言地方不靖。必有奇變。士民避亂者紛紛矣。豺狼徧地。去將焉往。余老矣。當早覓死所。不願以頸血濺賊刃。因泣下。吳曰。公無憂。當謀所以禦賊者。遂辭歸。撫轅弁左壽寧入見。具言撫軍捕賊之令。初下。縣官過於張皇。賊皆走。未易獲。吳乃詭作縱賊者。諭告大衆。謂刁詐之徒。挾私誣告。妄指某某爲教黨。苟無確據。罪必反坐。賊皆喜。相率逃歸。吳遂飭刑房張自修皂頭李爲密緝南路各賊。初吳自臨淸來途次。占牙牌數。有云。龍華會上人。全仗修爲力。平時不用功。佛脚抱何益。及見張自修李爲名。始大悟。察其人誠樸。任用之。賊渠之擒。二人之力也。

鄒簡廷精著蔡

靑浦鄒簡廷精著蔡。一日。金聖瑞以夜夢牀下有白雞出走。詣鄒卜。鄒卜之曰。地中有銀。爻象主今夜發動。然非君物。且尙有大不利焉。金自念銀在牀下。不憂人攫。因詣友人處貸銀買香燭雜物。將於祀神後發之。時爲六月中澣。大雨驟集。因留宿於其家。明晨返。則西鄰夜火屋被燬矣。

杜念亭家婢浣於河。見大龜。捉以歸。龜能沿壁走。聞喚卽至。而婢肌革鋭減。喘而言。臑而動。日飲米汁。漸少生氣。詰之。謂有戴烏緞帽者來擾。杜亦詣卜。鄒曰。妖乃己所引進。或爲介類。杜乃以刃剚龜背。婢病頓痊。

周某爲景杏村卜

商城景杏村總戎又春以行伍起家。官終福建汀州鎮總兵。爲伯韓大令學湘之父。毓華大令崧之祖。其至江蘇也。實爲其姑丈崇明令熊傳栗招之至。時風氣錮蔽。南北道遠。鄰里有尼其行者。杏村決欲往。或勸其就占於里之周某以定行止。周賣卜市中。以善六壬著。且固文士也。好吟詠。爲人卜。間亦作詩貽之。見杏村。奇其狀貌。既爲之卜。並贈以七絕末二句曰。巨川用汝作舟楫。且唱宏農得寶歌。更語之曰。子識之。他日當有驗也。杏村大喜。不逾月。遂至江南。入蘇松鎮標。旋得官。官川沙。官寶山時。皆立功。於是周之詩皆驗。

杏村嘗於道光辛丑官川沙千總。壬寅五月。英人以禁煙啓釁。犯吳淞。川之土匪乘間肆掠。杏村率民團兵勇赴鄉。獲渠魁。繩以法。地方遂安。川人爲建報德

堂以酬之。咸豐癸丑。攝南滙都司。八月。寶山陷於匪。杳村聞報。亟自海外歸。招集逃兵二百人。與留守之典史曹錫纛籌守禦。而兵惑於人言。謂匪來時不殺人。從景公無噍類矣。於是亡去者泰半。餘二十餘人。合之鄉人。僅四十有七。有洩之於匪者。匪喜其無助也。遂攻城。杳村亟偕其猶子持長棓。冒大雨。奮臂出。四十七人隨其後。遇匪於昏暗中。揮棓斃六七人。生擒其一。復與之巷戰於南城下。並追出西門。殺百餘人。生擒四十餘人。時東門外海神廟有駐匪數百。聞城中有變。將入城。見城上燈火輝耀。大驚。逸去。由是寶山大定。

蔡某爲粤寇卜

咸豐朝。湘人有蔡某者。素善占卜。投粤寇。到河時。占課云。逢溝必傷大將。有黑力虎者。驍健絕倫。陷江寧時。首先登城者也。恃勇獨行。至陳家溝。遇拳棒敎師陳某率其二子。環而攻之。爭搏良久。陳家父子敗回。向門逃進。黑力虎追入。敎師一女。年止十七。持鎗伏門側。從後直刺其股。黑力虎仆地。遂斬其首。衆爲之奪氣。

牙牌數占字

牙牌之戲。相傳起於宋宣和時。其來久矣。近世有牙牌數一書。借以占卜。蓋亦古者棋卜摴蒲卜之類也。光緒己卯江南鄉試。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牙牌數。其辭云大開圍場。射鹿得麞。顧盼自喜。中必疊雙。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一顧姓。一章姓。顧字明見數中射鹿得麞句。暗影章字。尤爲巧合。

客爲魯伯陽占牙牌數

光緒時。內監張秀林爲直隸候補道魯伯陽納賄於朝。圖江蘇蘇松太道。其所費。爲銀二十四萬兩。議定先付八萬。得缺付八萬。蒞任半載付八萬。道路傳說。物議沸騰。丹徒丁叔衡太史聞之。偶與客談及。客以牙牌數卜之。得句云。魯陽揮戈。千古奇事。朝暾熊熊。頃刻卽逝。

魯在保定。其子留京。謀之於四大恆錢肆。願出重息舉此債。有成議矣。一老賈不允。謂魯年逾七十。人壽幾何。且資格未合。慮爲疆吏所梗。不令到任。而又賄賂公行。言官未必箝口。以是事遂不諧。乃商之於票號。而亦不應。然諭旨已下。

索賕者多爭向其子勒索。而江督劉忠誠公坤一果電告總署。令暫緩赴任。御史高燮曾李慈銘亦疏請交督撫察看。其子大懼而遁。魯卒不得到任。仍留直隸候補。牙牌數之言。至是而驗。

走信夫通壬遁術

耒陽蔣霞初嘗於長沙旅舍中。見有信局之走信夫方臥病。困甚。乃爲診之。數日得痊。其人過謝。見蔣案頭雜置壬遁占驗諸書。因曰。頗習此乎。非得名師傳授。不易解也。蔣訝其言。詰之。則曰。承君治病。敢以實告。某於此習之久矣。蔣因就求其術。其人曰。是不難。但須請之吾師。吾師以爲可教。當盡以授子。問師在何所。曰。夜當延之來。是夕爲蔣潔治寓齋。置之複室中。語之曰。有所聞。毋駭。夜半。方延佇間。忽聞風聲從空際來。月色驟晦。燈炬盡滅。竊窺之。見其被髮長跪。向榻微語。答詞尤細。不可審。久之。若見一人向牖間聳身而出。風聲復作。滿室颯然。須臾寧靜。燈燭自明。因召蔣語之曰。吾師謂子不可學此也。

張延已爲孝欽后箠

張廷已好占卜。弱冠。遊四方。光緒辛丑。兩宮將自西安回鑾。時適館臨潼洪氏。以風角風聞於上。某日昧爽。以一騾車入行在。禮畢。孝欽后宣旨令在露下設壇。問善後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張曰。家人嗃嗃。剛嚴者也。婦子嘻嘻。喜樂過也。終吝。險蹶難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順陰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婦人而專制者也。時侍郎陳某在側。見多忌諱。不敢上聞。乃別易他爻之吉祥者入奏。孝欽亟賞之。賜銀千兩。鱸鮓兩尾。廷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拆字

拆字。亦作測字。拆則有分析之意。測則有推測之意。爲占法之一種。任舉一字。觸機附會。以判吉凶。昔所謂亥有二首六身者。其權輿也。唐裴度征吳元濟。掘地得石。文曰。雞未肥。酒未熟。相字者解曰。雞未肥。無肉也。爲己。酒未熟。無水也。爲酉。破賊在己酉。果然。古亦謂之破字。隋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顏氏家訓謂卽今之拆字。其術始於何時。不可考。或謂見於前人記載者。當以宋之謝石

爲始。周櫟園嘗著字觸一書詳論之。

拆正字武字

蘇州上津橋朱某以家貧圖入山自盡。遇仙。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惟求之者必預定日僅測一字。取銀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吳三桂將反。向蘇藩庫借餉。時慕天顏方爲藩司。躊躇莫決。延朱測字。告以故。朱曰。請大人命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卽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某拈一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

拆因字

乾隆丁卯。福建鄉試場後。士子謝廷光聞洪山橋有善拆字者。偕友人詣之。拈得因字。以詢鄉試之售否。曰。國內一人。今科解首也。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拆之。曰。此科恐無分。後有恩科。可望得志。彼之因。出於無心。君之因。出於有心

扇適加因字之中。乃困象也。其終於一衿乎。後各如其言。也。旁有一人方握摺扇。卽以扇指因字曰。我亦就此字一決之。其人蹙然曰。君

拆墨字

紀文達於乾隆戊辰捷禮闈。未廷對時。在董文恪公座。偶遇浙士。乃善拆字者。文達書墨字。乞占殿試名次。浙士謂之曰。一甲無望矣。墨字上截似里字。以里字倒拆之。爲二甲。四點爲庶字之脚。士乃吉字之首。必可得庶吉士。果應其言。其後文達歷官清秩。迭掌文衡。

拆董字名字

乾隆戊子。紀文達以事獲譴。獄未決時。倩守之軍官精拆字。乃書董字叩之。軍官測曰。君必遠戍。董字似萬千里也。又書名字。軍官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爲夕。其西域乎。又問將來能否遇赦。曰。字形類君字。亦類召字。必賜還。又問遇赦當在何年。曰。口字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二筆。殆不足四年也。已而果遣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賜還。一如軍官所言。

拆棊字義字風字村字

范時行。蘇州人。乾隆時以拆字寓德清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棊字問終身休咎。范曰。凡圍棊之子。愈著愈多。象棊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棊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棊子。非圍棊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服裝。是行伍中人。乃象棊中之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亦不能大得志也。

又有拈義字以問者。范問年若干。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耳。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何望焉。

又有一人以風字問妻所孕爲男爲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旁。則似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

又有一業理髮者。盛冠服而往。拈村字問之。范曰。木以長材爲貴。一寸之木亦

何所用。其人以爲道其剃刀之柄也。驚而失色。范曰。凡事若能努力。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君何必自墮其志乎。後其人果發迹致富。

拆巍字

乾隆己亥。江南鄉試題爲巍巍乎唯天爲大三句。胡元音望捷心切。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見其神情迫切。戲之曰。吾爲君拆一字。如何。元音口報一巍字。汪沈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半。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無疑。越三日。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雋焉。

拆道字

乾隆庚戌萬壽恩科。進士爲一百零二名。其中有江南三十名。安徽十名。會元朱文翰。歙縣人。胡先聲中三十九名。當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必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應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框子。中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

點爲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爲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如其言。

拆鸚字

乾隆時。上海有沈衡章者。善拆字。問休咎者趾相接。一日。有罪犯越獄宵遁。捕役往問。拈得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爲人所繫。且鳥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尙近。速捕可得。問何往。沈瞥見雀跨後簷。曰。可往後面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令神其技。贈以機測如神之額。額懸邑廟豫園淸芬堂之西偏。俗呼爲董事廳者。卽沈之安硯處也。

拆奏字

趙介山帥仙舟夙相契。在京同居。成進士。廷對前一日。蔣丹林往送考。介山舉一奏字。令拆之。蔣云。二人在三人之中。君與帥君皆可望鼎甲也。及臚傳。果然。

拆奩字

太倉陸星農。名增祥。以殿撰出爲道員。改湖南。鬱鬱不得志。蹭蹬以終。相傳陸應禮部試時。就拆字者爲卜官階。陸掣得一奩字。云。名居第一人。官不過三品。

蓋奩字俗書上從大。大字分析之爲一人也。下從區。中爲品字。空其一面爲三數也。歿後。嘉定黃翰欽孝廉宗起輓之云。蘇內翰春夢一場。薄宦衡湘。回首觚稜經卌載。謝太傅東山高臥。屛除絲竹。等身鉛槧足千秋。

拆章字

武昌李某拆字有神解。有陳某艱於子嗣。値妻臨蓐。往問以章字。李云。當爲男。恐不育耳。陳詰其故。曰。童字無根。又有問其子之病者。以乳名六十。卽舉六字問之。李云。汝口說六十。已是一卒字矣。雖去上一點。目前可望平安。恐終不免來年之憂也。

拆死字

張文達公之萬未遇時。嘗客杭州。會元旦。逐隊作吳山游。就日者問前途。拈得一死字。大駭。欲棄去。日者叩所問。曰。科名。日者就字端詳良久。因以死字之鈎抹去。寫癸卯一人四字。拱手賀曰。大吉利。癸卯年當大魁天下。旁有一友。見而奇之。卽拈死字叩婚姻。日者蹙額曰。不佳不佳。恐偶無心。曇花一現。恐有騎省

悼亡之痛。友固無婦。一笑置之。明年。文達捷南宮。其友亦娶伉儷甚篤。心恆惴惴。冀其言之不驗。而未幾竟歿。

拆榮字

浙西陳鍾年善拆字。名噪一時。有巨賈吳某者。蘇人也。久商於浙。某日得家書。以妻病危篤。促之歸。吳憂甚。即訪陳就之卜。至則門已閉。吳叩之急。陳乃推窗而詢知來意。時方有一犬在旁狂吠。陳即語曰。死矣。吳厲聲曰。字尚未拈。焉知生死。陳曰。頃者吾之口與汝之口交談。則爲兩口。又加一犬。則成一哭字也。吳懊惱歸。然未之信。翌晨再往。拈得一榮字。陳即詢所占之事。吳以妻病告。陳曰。死矣。吳詢所以。陳曰。榮字上部爲兩火字。乃一對燭也。中爲一座。臺之象形也。下爲木字。棺木也。吳聞言大驚。匆匆買棹歸。其言果驗。

拆口字

有女郎將與人私。慮其未諧。而就拆字者問休咎。拈得一口字。問欲卜何事。女曰。有一事。可得良好結果否。拆字者曰。依字而斷。恐無圓滿之望矣。欲成可守。

無丁。欲成如字。無女。欲成何字。更無人丁。

拆粉字

鄂人方某幕游於外。一日接家書。以妻病篤促歸。方猶豫不決。有友善拆字。往覔之。友曰。試道一字。以定行止。卽應聲曰粉。友曰。粧臺留半面。紅粉已分離。可速行。遲恐不及見也。方急治裝。及抵家。櫬已在堂矣。

春秋筆日拆十字

春秋筆者。孑然一貧儒。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以拆字爲業。遨遊至信州。僦屋以居。榜門拆字。求卜者多踵廬求教。不如尋常術士之於街頭巷尾求取生活也。其人年四十餘。頗知書。吐屬風雅。論字多妙解。多奇驗。士大夫咸樂與遊。籍籍負時名。每拆一字。受錢二百文。日以十字爲限。過此則閉門謝客。於是趨就占卜者。皆爭先恐後。朝暾初上。門庭已若市矣。

拆穀字

沈文肅公以贛撫丁內艱。在籍守制。適左文襄創辦馬江船政局。製造輪艦槍

械。議甫定。文襄移節督閩。乃舉文肅自代。文肅令官紳分司廠事。官曰委員。紳曰委紳。同治某科秋試。榜前。集局紳之與試者澆榜。且曰諸君請拈一字。吾用拆字法占之。卜今年本局售者當有幾人。某紳拈穀字。文肅曰。穀者。其左體爲豕字。豕爲亥二首六身。儿字。其船字之一股。又字復得政字之半股。船局委紳。固有獲售者。其數殆六乎。是秋果中六人。澆榜者。榜前羣飲之謂也。

拆の字青字

大不同。某拆字者之別號也。光宣間。寓常州城隍廟。設攤營業。名噪一時。有某店夥之紗帳被竊。薄暮始覺。往求拆。時大不同已收攤矣。因令隨舉一字以拆。店夥寫の字。大不同曰。無妨。君所失爲紗帳。今已有人懸於他處。君觀四字之形。固懸掛之象也。速覓或可得。店夥曰。否否。君所拆者爲眞體四字。而余所舉者爲草體四字。無乃誤乎。大不同曰。若然。則贓已難覓。僅可購備蚊煙一圈以禦蚊矣。蚊烟一圈。亦象草體の字之形也。

又有一尼姑拈青字。令拆之。問何事。曰終生。大不同曰。清不清。靜不靜。出家恐

不利。若立定主意。擇人而事。則尙有生育之望。蓋靑字之上半截似生字。而下半截則育字之底也。尼怛怩而去。有知其事者。則謂尼固不守淸規。久有還俗之意也。

星命

術數家以人生之年月日時推算祿命。謂之星命之學。始於唐之李虛中。但虛中止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至宋之徐子平。始以八字推算。故亦稱善此術者曰子平。其書或託名於鬼谷子。或託名於郭璞。

推算之法。以六十甲子分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甲午之前三辰爲陰錯。己卯己酉之前三辰爲陽錯。謂以天干配地支。所餘之數。甲爲陽辰。故有陰錯。己爲陰辰。故有陽錯。其日不吉。

八卦以乾坤喩夫婦。故星命家以男命爲乾造。女命爲坤造。婚禮以男家爲乾宅。女家爲坤宅。亦此義。

隔夜算命

有日隔夜算命者。凡以八字令其推算。必囑其人就坐案側而謂之曰。君今日當來。我先夕已知之。尊造早推算。命書亦批定。今姑請以生年月日及父母存亡兄弟有無一切過去之事。詳述一過。以證我隔夜推算之當否。迨其人如言自述生平畢。乃啓其案上倚壁之書橱。出一先期批成之命書示之。則與其人所自言者無不合。蓋其倚壁橱後有孔通至隔室。室別有人在。來客自述生平時。其人卽如所言。筆之於紙。書畢。自孔傳入。宜其若合符節也。

夏某爲陳某擇日

諸暨店口鎭有陳氏之屋。遇火不燬。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自至郡城。乞夏姓者卜日。夏曰。請少待。爲君擇之。陳卽出貲爲謝。夏曰。既如此。請三日後來。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爲選擇之精粗。乃以白金百兩揖而進之。曰。老朽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焉。夏曰。既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往。則曰。日已選矣。幸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敎。屋成而鎭上大火。前後左右盡爲焦土。惟新屋巋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次火災矣。至光緒時。陳氏猶世守之。而

夏之子孫。亦尙以擇日爲業。

星士爲徐松岑推算

徐松岑監丞元美。江都人。順治甲申乙酉間。家中落。居北鄉湖濱。鬱抑不得逞。偶就村市星士問休咎。星士推干支列宿。舉指搔目。睨之曰。死命也。松岑怒。星士復默算良久。瞠目大呼。謂不於身。必於妻子。請歸驗吾言。松岑益怒。惘惘而歸。未三旬。其婦王夫人病死。二子繼亡。如星士言。遂賣田屋。營喪葬。家人各散去。餘一丱僮。使肩襆被從入郡。及北郭。反顧。則僮逸矣。棄襆被道旁五十步外。亦不追。自提襆被以行。隻身依故人。歌吟與涕泣常相半。而學日以進。

高特騁自知有子

順治時。宿遷有高處士者。名踰駢。字特騁。授徒於湖東之陸氏。月一至家而已。一夕。語鄰僧曰。吾占六壬。尙有一子。當歸了此事。僧笑之。明年。果生子。命之曰晤。蓋與其婦僅一晤者也。

方進爲張棨推算

順治初。有方進者。判人休咎祿。命均奇中。時巡撫張存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卒有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月初二日當死於兵。榮懼。盜馬而逃。爲邏者所獲。存仁鞫之。榮述進推命之故。乃逮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命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個月。徧示合城云。方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人。以致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個月。以儆將來。

劉德白自推命數

劉公言。字德白。父瑜。明襲青州左衞指揮僉事。德白。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爲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乃數踏省門。不見收。遂謝去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辭。汲古之餘。旁及方術。尤邃於星命。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毫髮。淄川韓允嘉累困鎖院。德白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是年得舉人。韓以戌非鄉試期。疑之。順治丙戌。山左再開省闈。果爲丙戌。

戌。韓果舉於鄉。及戊戌。遂成進士。

德白嘗自推命數。謂年七十當死。然不至藥裹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耳。歲在辛卯。年數適符。其老妻方借舂鄰家。德白閉門獨坐。及啓扉。死矣。

吳子纓爲筤在辛推命

句容筤在辛。名重光。順治壬辰。聯捷禮闈。以丁艱歸里。過吳門。寓其同年姚茵穉家。一日。閒步至吳子纓命館。令推子平。在辛貌樸。而又麻衣麻冠。子纓爲之布算。亦甚畧。未及科名。推畢。在辛取子纓所持素扇。書高達夫尙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句。後題筤重光書。蓋以子纓牌板書命友天下士。書此詩以譏之也。子纓見之。惶愧無地。而在辛無怒容。一笑而別。至暮。其牌板已爲人取去。隨有爲之介紹者。餽銀十二兩。始還。

張某謂韓文懿當餓死

吳人張某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彤以狀元。康熙丁未。繆以第一人及第。自是門外車馬遂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時韓文懿公菼教授陋巷。

託友人詢之。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猶問科名乎。及文懿中會狀。張遂遁。不知所往矣。

何永錫自謂何如

何萬年。字永錫。長洲人。父願良。善言命。多中。好酒。浮湛里閭。自得也。萬年讀父書。尤精其學。人來請者。必以實告。不妄譽人。然喜儒。常從諸生游。詗其生年月日時之干支。以決得第之早晚。秋榜將發。竊自計平生所決之必雋者。日造其門。詢消息。至而闃然。詫曰。吾言必不謬。即臥其家。已而吉語聞。則大喜狂叫。自謂何生何如也。

韓文懿公少時轗軻。中年尤甚。星家多謂其老於諸生。康熙壬子春。文懿北行。永錫往話別。曰。勉之。此行必捷。吾曩決子發科卯辰間。今以流年參之。在今歲也。其他率多驗。而嘗謂文懿曰。吾恨不讀書。然於星家言。窮日夜研尋。每進一年而知曩年之誤。雖不能悉中。後又安知今日言之非謬也。又嘗語人曰。吾決人科名。亦僅言其半耳。讀書不勤。安有俟命之理耶。

史胥司精子平

溧陽相國史文靖公貽直之父字胥司。名夔。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攜家入都。舟泊水驛。生文靖。胥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問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文靖已官清禁。胥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晳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鑄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

吳梅村精星命學

吳梅村晚年精星命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婁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座。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孫華意怫然。及康熙戊辰。暻舉禮部。孫華果與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也。暻後官兵

科給事中。

印天吉爲毛西河推命

康熙戊寅。毛西河年七十八。京口印天吉爲其推演命造。其八字爲癸亥壬戌壬戌庚戌。蓋生於明之天啟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時也。天吉謂八十五不死。當享壽至九十四。然西河竟以是年卒。時西河之姬人年三十二。爲康熙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時生。其八字爲丙午庚寅丁酉庚子。蓋卽曼殊也。亦令天吉推命。而殷殷以子息爲問。天吉謂今年不育。則終無子矣。

嵇叔子爲妻推命

嵇叔子精子平。自謂官可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媒妁盈門。叔子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之命也。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妁使往議之。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時。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

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之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星士爲勵文恭所養

靜海勵文恭公杜訥久不徙官。一日。世宗召問曰。聞卿家養星士。卿亦自知何日大拜乎。文恭惶恐謝罪。上曰。此事有命。朕也不能作主。尋轉吏部。於時常熟蔣文肅公廷錫方病篤。文恭固無恙也。忽腹熱如火。以雞卵熨之。旋熟。遂先文肅二日逝。

信莊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莊愼親王永瑺。同年月日生。莊後信數刻。互以兄弟稱。稽其生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滈頴以復睿忠王爵。贈王爲親王。莊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能。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郞等官。莊愼王少亦賜公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稍差。而升轉固如一也。

劉某爲高宗推命

高宗幸江寧。微服而出。遇星者劉某。戲就之推子平。劉排其生年干支。艴然色動。欷歔久之。高宗大異。問故。劉曰。僕操星命之術。三十餘稔矣。自謂斷人休咎。無不奇驗如神。閒時亦將賤造流年推算。當小貴。二千石之祿。不難致也。乃竟落拓如此。今見貴造。富貴極矣。卽無乘乾馭宇之鴻福。亦當肩蟒腰玉。緣何反得與僕覿面耶。高宗神其技。默然而退。後授劉以知府。

錢竹汀爲僕推生造

嘉定錢竹汀宮詹有一僕。服役多年。體魁梧而勤幹。竹汀恆倚重之。爲推生造。謂必以軍功保舉。官至三品武職。久之不驗。疑之。因以其造錄寄欽天監屬爲之推算。覆曰。某命果佳。如君言。然必生長北方。若生於南方。則終身僅能近貴而已。此所以給事君邸也。

廖鴻章爲郭肇鐄推步

郭鳳池侍講肇鐄以丁艱歸。服闋。諸要人皆寄書。促北上。束裝有日矣。過其同年友廖編修鴻章。以行期商之。廖夙精子平學。爲推步畢。驚曰。一年之內。愼勿

入都。若入。禍且不測。盡一年。則無害矣。郭猶豫未決。而促行之書踵至。且聞上意嚮用甚隆。遂買舟而北。途次某鎭。有姻家邀之飮。郭已有酒意。復強之。主人觴政甚虐。雖不飮者。亦必以巨觴沃之。是日酣醉過度。歸至舟。憊甚。延醫無及。旦而卒。

王勿庵八字缺水

歸安王勿庵侍郞以銜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謂其中缺水。或告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焉。

汪成命造相同

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成少司馬書之年月日時。無不相同。汪進士及第。成猶舉人。汪官六品。成則五品。汪官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郞。汪則三品。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郞。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汪成面貌亦酷肖。二人丁內外艱之年歲。亦略相同。

戴簡恪爲泥孩推命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精星命學。爲人推測。恆多驗。一日。奇想天開。屬玩具肆中人製小泥孩若干。並記其捏成之年月日時於背。爲之推命。以記於別紙。製成攜歸。給家中小兒使佐嬉。及其碎壞。出別紙證之。驗者乃十而八九。

羅養齋精星命

羅養齋。名浩。僑居海州之板浦場。與凌仲子廷堪爲戚。經史書數。無不涉獵。尤精星命之學。嘗曰。自李虛中以來。均以富貴貧賤壽夭定命之高下。吾則以賢不肖爲之經。貧富壽夭爲之緯。賢者雖貧夭。命爲上。不肖者雖富壽。命爲下。人多迂之。

某筆帖式命有一日之榮

道光時。滿人某嘗以其子之生造。使術者推之。術者推算良久。曰。怪哉此子。所居位無上。雖然。一生窮困以死。某以爲戲己。怒而去。後其子長。爲太常寺筆帖式。貧甚。適署中需人爲遺兒。輒應其召。遺兒者。凡遇郊廟耤田大典。前期大演

禮。有司恐儀式有誤。輒以一人爲主者。其人衣服破舊。然行止拜跪。與主者無異。自王公大臣以下。向之行禮。亦與主者無異。固一日之榮也。然必筆帖式之貧乏者爲之。他人皆不肯爲。以爲折福。爲之必致病云。其爲此。每次得京錢八千而已。

以河洛數推命

有演河洛數者。推測祿命吉凶。悉有驗。或豔其術。叩之。則吐實曰。其數。設一時爲十刻。刻三分。以之考其父母兄弟妻子存沒多少之數。稍誤。則曰非此刻此分也。凡三十分。屢遷而得其詳。而後按所得以衍之。可無失矣。其數之辭。則以千百爲隱語而係之以卦。如中人也。則以中孚。富人也。則以豐以豫。貴也。則以鼎以泰。好鬬則以訟。疾則以損。諸生也。甲乙榜也。戎行也。緇黃醫巫也。農工商賈隸役也。皆有卦以係之。乾以係父。坤以係母。同人以係兄弟。推而廣之。無有遺者。又分年遞載於所係卦之下。故取之左右。皆如其人。實皆刺探祭祀。以售其術也。

以蠢子數推命

道光以前。山西有以蠢子數鬻技於都中者。言人之貴賤窮通。頗有驗。其於湘人劉協揆之降調升復。語皆符合。武陵趙文恪公愼畛。曾就其人而詢之。乃知此數於國初由關東傳至山西。原書八箱。五箱損於水。遂有無從檢查之八字。卽諉之此沈失之數。但云傳自邵康節。然宋以前。卽能測定滿洲姓氏耶。如瓜爾佳氏鈕鈷祿氏者。皆能算出。卽可知其僞矣。

張立帆自算命

張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豐庚申春。蘇州失。崑山繼陷。粵寇所至。遷避一空。張獨留不去。且爲之贊畫一切。或問其故。張曰。吾夜觀天象。知清運已衰。太平天國當起而代興。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吾嘗推算命理。行年五十。當貴。意卽在此乎。張嘗爲粵寇籌餉。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則拘而敲扑之。故皆銜之刺骨。粵寇亂平。遂爲怨家告發。張大恐。傾家營謀之。乃免。後有人問以太平天國天

象如何者。張輒搔首太息曰。氣數氣數。

徐式如爲潘兆芙推命

松江徐式如孝廉良鈺精靑烏家言。尤長於推算之學。顧多作隱語。不欲明以示人。其里人潘兆芙方以明經應秋試。踵門求推命造。式如不語。惟書和字示之。人皆不解所謂。後潘落第。始恍然曰。此所謂名利兩不成也。自是遂屏棄帖括。壹意爲善以終其身。

瞽者推算如神

光緒時。淮安鄉間來一瞽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瞽決其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六。然當有兩妻。李笑曰。吾農家子。不餓足矣。焉有兩妻。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陳叟者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則曰偏房命也。叟怒曰。老朽薄有田產。何至以女爲人妾。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卽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於趙。甫六月。生一子。鄉里姍笑之。李之父懼爲門戶羞。歸之於母家。趙女固貞淑。母家知其無他。然六月生

子。無以自明。請反。不可。乃留之。仍撫養其子。而李氏子所續娶者。叟女也。甫六月。亦生一子。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咸譁於李氏之門曰。爾謂吾女不貞。故六月而生子。今陳女亦六月生子。何也。留則俱留。逐則俱逐。一留一逐。行且興訟。李父子無以爲計。其宗族姻戚咸謂其父曰。若子兩娶。皆六月而生子。趙陳兩姓。清白舊家。兩女亦皆端好。必無他故。是無可疑者也。宜迎趙女以歸。使與陳女以姊妹稱。而陳女顧長趙女一歲。趙猶忿爭。乃議不以長幼爲次。而以先後爲次。姊趙而妹陳。事乃定。兩女皆婉娩。頗相安。俄各受孕。逾期不育。至十二月始生。則皆女也。嗣後男女相間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羣疑盡釋。兩女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兩妻。子女各六。叟之女果亦如偏房矣。

四庚辰

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歲有甲戌月甲戌日甲戌時。乙酉歲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丙申歲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丁未歲有丁未月丁未日丁未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巳月己巳日己

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庚辰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爲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爲擇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爲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爲俞曲園言之。

趙展如信星命

趙展如尙書舒翹生平以服膺宋學著稱。而酷信星命家言。其以鳳陽守舉卓異入都引見也。四川司舊同僚觴之陶然亭。酒次。趙暢論董氏正誼明道之說。且曰。諸君今日皆候補主事也。然須存一終身此官之意。非惟不冀得京察簡道府。且並不冀題升郎員。甚且併補缺之希望而亦斷絕之。必如此。乃可謂正

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一生。得力如此。宋明諸儒。得力亦不外此。諸君能身體力行。庶可合名儒名臣而一之矣。

趙語未畢。忽某編修至。編修故深通星命家言。趙自謂弗及者也。甫就坐。趙卽呼某曰。君於吾造已細推否。吾究以何時可升道員。實告君。果命中三年內不得升缺者。吾卽由此歸秦。不復出矣。因屈指自計一麾出守。已歷六年。尙不獲遷一秩。言之憤然。若有餘憾。座中人皆匿笑。趙弗覺也。

陳石遺爲楊惺吾推命

宜都楊守敬。字惺吾。治地理學甚精。生平儆精力。爲水經注疏一書。舉全趙戴諸家繆誤。擢陷廓清。無所於讓。方年六十餘時。常汲汲顧日影。慮不得上壽。不及成書。請其友人陳石遺以子平法算之。石遺謂可至耄耋。且曰。君軀幹修偉。豐髯。聲如洪鐘。神似畫像毛西河冒巢民。於相法。亦享高壽。則大喜。後十餘年。與石遺相見於京師。則急出水經注疏稿本相質曰。吾書幸已成。泰半爲弟子熊生助屬稿。山東刻工廉。已半付寫定矣。

日者爲袁忠節樊雲門談命

光緒庚子三四月間。袁忠節公昶與樊雲門布政增祥至京師琉璃廠。就日者談命。日者謂樊驛馬星發動。樊問何方。曰。在西。忠節曰。我何如。曰。君後未可量。以死事言之。未可量者。廋辭也。

星士爲易實甫推數

光緒朝。易實甫觀察順鼎游宦河南。遇一星士。推爲鐵板神數。言其以前經歷。無一不驗。推至五十七八歲時。有兩句云。賴有吉人扶。當今復用吾。

揣骨聽聲摸笏

唐時有瞽者龍復。以揣骨聽聲摸笏。判人休咎。定人祿命。久之而摸笏之法失傳。瞽者僅能以摸骨聽聲爲事矣。

相名

相名之說。謂就人名所取之字。相其體之欹正疏密。音之陰陽淸濁。義之吉凶向背。可以定其人之窮通貴賤。然實與摸骨聽聲摸笏等術。同其荒誕也。

術士相梁谿父

錢塘梁谿父爲文莊公詩正之尊人。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問曰。然則作相矣。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輩曰。蓋協辦耳。後終老明經。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范文園工相術

海寧范騋。字文園。善相。嘗謂武進周淸原吳江徐釚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至康熙己未。周吳果皆以宏博及第。授檢討。

海寧邑城有隙地。或塑太歲像以祠之。范以爲威儀具足。應享巍峨。未幾。遂成巨剎。又謂嘉興千佛閣之肖型。其貌慘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然。

陳文勤有乞丐相

海寧陳文勤公世倌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卽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京師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文勤與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

瞽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文勤。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也。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眞乞丐也。烏得欺我。文勤笑曰。豈以我無食祿之故耶。

僧爲羊山朱氏看三世相

國初羊山朱氏。蘇州申衙前富人也。素豪侈。一僧叩門請見。朱出迎。貌甚古。延坐。問何來。僧曰。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君忘本來面目。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水來。曰。請看前生。朱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宛然朱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若再不悟。暴殄天物。雖欲爲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去。朱遣人尾其後。至市。忽不見。

吳三桂看相

吳三桂久蓄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相術爲滇中冠。嘗至省。三桂使人召之。不至。迺微服詣之。某熟視良久。謂之曰。君狀貴不可言。然頰下有紋。主後不昌。殆無嗣乎。三桂大恚。既而使覘某。將殺之。則行矣。自是。三桂每日必攬鏡視

紋。深自怨憤。或慰之。且力言某之妄。三桂始釋然。而異謀日亟矣。

相王樓村

寶應王樓村修撰式丹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稍長。耳白過面。相者曰。當以文名天下。

相李寅伯

李寅伯上舍㰻。鄞人杲堂子也。杲堂艱於嗣。年四十後。始舉寅伯。初墮地。面部有如小耳者數十。爲去之。稍長。左頰有瘢。作鴉靑色。有相者見之曰。此海外阿羅漢化身也。

相陳其年

陳其年檢討維崧年四十餘。猶困於諸生。一日。過京口。有術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康熙己未。其年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年五十六矣。

史晴子揣骨聽聲

順康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遇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多奇中。

年遐齡有二子。曰希堯羹堯。希堯。嫡出也。某歲。遐齡以內擢都統入覲。閩史適在都。因召之入邸。令相希堯。曰。一品官也。時羹堯方就撫於遐齡之僕。已爲史所見。卽告遐齡曰。頃在門房相一兒。他日當位極人臣也。遐齡大詫。卽呼閽人入。詰之。以某僕之養子對。立召之至。詢何來。僕乃備述始末。蓋遐齡之夫人妬而無子。希堯未生時。遐齡通於婢而生。夫人覺。逐婢棄兒。兒遂爲僕所養。至是。遐齡見其狀甚雄偉。乃告之夫人。撫爲子。其後果掌大將軍印。如史言。

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公赫德方丱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舒爲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意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悵悵。至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讕語也。君寒士。訣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託。君是時幸勿忘

今日言。當力拯之。

已而或進史於世宗。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爲民。至高宗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果爲刑部尙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旣入京。仍客文端第。則益自韜晦。不肯言禍福矣。

乾隆庚午。文端長子承流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爲修撰無疑也。毋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流迴避不得試。羣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流果得主事。官正六品。

相蔣文恪陳畬堂

雍正初。陳畬堂在京。寓其舅氏汪某半截衚衕邸中。蔣文恪。舅之壻也。乙巳孟夏。蔣自內城出。曰。聞琉璃廠有河南僧善相。曷同往試之。時陳年二十三。蔣年十八。旣至。僧目蔣曰。好門第。讀書家兒也。當然中舉。中進士。點翰林。主文柄。登

大位。一路功名到白頭。次相陳曰。二人門第不相上下。但彼安享富貴。君則困頓拂逆。雖極臥薪嘗膽之苦。不過得一小功名而已。惟神凝氣歛。筋骨堅定。大壽可期。酬以相金。曰。本不應受。越二日。當回首買柴。作荼毗資耳。陳異之。至第三日。遣僕往覘。僧果圓寂矣。久之。追憶其言。皆驗。

相莊培因

莊培因名存與。嘗偕某上舍自裘文達公曰修齋中飲歸。同詣千佛寺。訪江西某相士。某卽與莊互易帽。同車行。時已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莊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自冠以進。相士遂言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尙書。而詆莊爲貧賤。不列於仕籍。卽日聲名大損。

顧禮琥相人

乾隆時。顧禮琥以舉業雄吳中。從游者常百人。善相士。嘗貽書京師故人。謂其所授業二生。爲吳門雙璧。後起之雋。後兩人先後通籍。均以第一人及第。蓋卽潘文恭公世恩及吳廷琛也。

嵇文恭善風鑑

嵇文恭公璜善風鑑。百不失一。嘗主乾隆乙未會試。揭曉。中式者初見。即鑒別無爽。分兩日謁之。前一日。皆丹毫簡用者。內有二人不符。由途即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惟許紫垣孫寄圃一內一外。祿位崇厚。後果然。又嘗言金蘭溪必爲臬司。後果由臬司官大司寇。曹顧崖城病右手。慮大考不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當至二品。豈能去耶。曹後以學士督學山左。洊擢少宰。

楊柏溪精相術

臨川楊柏溪中丞護精相術。乾隆甲辰。成進士。臚唱前一日。新進士會集乾清門外。乃徧相諸同年。謂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當是南北二邵。（謂餘姚邵瑛天津邵玉清）第一人未見。何歟。嗣見一人脫帽箕踞。獨坐金缸旁。乃拱手賀之曰。龍頭在是矣。亟詢姓名。則會稽茹棻古香也。少頃。傳前十卷引見。以次唱名。鼎甲皆如其言。柏溪既通籍。旋告歸。嘗自言十年不甚佳。遂家居十年。既出。即補郎中。旋擢道

員至開府。

柏溪甲辰之捷。出紀文達公門。嘗語文達曰。師入閣愈遲愈佳。文達年八十二。始拜協揆之命。僅十七日。卽捐館矣。

錢塘許文恪公乃普少時謁柏溪。柏溪曰。爾一甲一品相也。文恪憂不壽。柏溪曰。若骨法蒼老。必享大年。後文恪果一甲第二人。仕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相王逑庵

王逑庵侍郎頎而長。玉樓齊聳。微時。相者指爲窮相。及後告假歸里。則市人又驚相告曰。王公爲鶴形。所以貴也。

顧鶴鳴因相人斃命

顧鶴鳴。常州人。善相人術。在吳越間所至傾動。久著聲稱。嘉慶乙亥客滬。下榻豫園。言人禍福。率多奇中。有無賴子陶奇山者。一日亦往相。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直透眉際。將遭獄訟之厄。且云不出三日若不驗。此後亦不再相人矣。其言過切直。觸陶怒。突起揮一拳。不意適中要害。隨擊而斃。隣人縶陶送縣。

獄成。果擬抵。

相戴文節家人

印梅大師。楚人。年六十餘。廣顙長髯。住杭州報先寺。嘗自言入定。頓悟相地相人諸術。徧相戴文節公家人。咸驗。非世俗相法也。文節時方四歲。出見。師曰。此非常兒。宜爲吾弟子。遂度爲沙彌。題名妙元。八歲。六月。冒暑訪文節之尊人。語之曰。翼日乞詣寺。然不可攜吾弟子來。再四屬。卒不言何事。詣則已沐浴。更衣坐化矣。衆檀越悉在。蓋豫知時至。約送入龕。又不欲小弟子見自相也。

相村夫牧豎

道咸間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垂十餘稔。一日忽語人曰。比年以來。所見村夫牧豎。多文武大吏狀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遂自疑其術。舉所有書籍。付之一炬。未幾。粵寇亂起。楚軍湘軍興。薦剡纍纍。三湘子弟。居其十九。人始知其術之不盡謬也。

凌厚堂以相人術自負

凌厚堂廣文堃頗以相人術自負。謂一望卽可決其貴賤壽夭。何桂清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何語凌曰。君昔相我之言。今已皆驗。請再視異日如何。凌曰。公今留下部髯。於法當斬首。何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

曾文正好相術

曾文正公國藩好相術。嘗云。昔年求觀人之法。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眞假看嘴脣。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脚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云。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着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師時。郭筠仙侍郎嵩燾主其家。亦喜談相。文正誚之曰。君好談相。相人乎。自相乎。捻寇初平。淮軍駐徐州。文正往閱操。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方承平。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不十日。某弁果以墜馬殞命。

相官文恭

大興汪星槎司獄瑾善風鑑。嘗相官文恭公文。謂其前生爲苦行僧。今世當享厚祿。及被曾忠襄所劾。朝廷遣使往勘。或以此詰之。則曰。無傷也。行入相矣。已而果然。

騰雲龍論相

騰雲龍。相士也。不詳其姓氏里居。工翰墨。善風鑑。語言嫻雅。有儒者風。壯年從粵寇洪秀全遊。才識邁衆。頗倚之。洪敗。家室遇害。遂隱於相以終老。浪跡江湖。自號曰騰雲龍。蓋自喻也。

騰初至沔溪。日賣技鄉村間。所言吉凶禍福。多不期而中。名噪於時。有富商某就之相。或語之曰。某。封翁也。性慳吝。非面諛不能獲厚報。相士笑頷之。及某入座。猝然曰。君壽不踰顏子。能捨家之半。行慈善事。或可中壽。某怏怏去。論者責其戇直。則曰。相形不如論心。非古語乎。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相善而心術惡。終必爲小人。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荀卿之至論也。吾矯某之吝。而使之捨私濟公。相其心耳。流俗人烏足以語此。時知名士王鑑林耳其言。不類江

湖客。揖而叩其術。謙遜不遽答。既而曰。相人術古無有也。學者所不道也。世俗稱妖祥休咎。乃誑語欺人耳。以吾粗讀詩書。藉以戒人則可。假以欺人則不可。王曰。然則言必有中。何歟。騰笑曰。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不以貌陋減其志意。而名垂萬古矣。彼桀紂長巨姣美。爲天下之傑。卒至身死國亡。遺臭後世。豈相形者所可以妍媸論耶。王唯唯。知其爲屈於遇而託於相者。間且造其室。訪問家世。則顧而之他。絕不一言。旋亦去沔溪而他適。越十載。復來。已祝髮爲浮屠。駐錫於杜浦寺。未幾。適有喪親而強之招魂者。固辭不許。鄉人怒而毆之。遂雲遊。不知所終。

劉壯肅喜談相

光緒丙戌。劉壯肅撫臺灣。其奏議公牘。雖有幕僚。時亦自爲之。性最輕武人。畜視之。既爲疆吏。則又輕疆吏。獨重京曹官。禮知名士。而喜談相。一日。有相士謁之。謂當秉國鈞。壯肅咕嚄曰。余武人也。爲督撫已破格。安有爲相理。相士力言法當爾。壯肅曰。果爾。天下事亦殆矣。麾之去。命賞五十銀圓。顧曰。他日果驗。再

賞五百圓也。壯肅嘗自言五十六歲又當革職。六十歲當死。已而果然。

以相術擇人

相士鄭某爲提督紹宗子。當粵寇亂時。粵有兩人起家軍籍。皆爲大將。一方曜。一即鄭也。鄭有幕友精相術。兼擅一切望氣及奇門六壬之學。當時遊諸將間。即相鄭提督之面。謂可與終始。因久依之。鄭果傾心相待。其任用偏將。往往聽相者暗中抉擇之言。而所向有功。蓋用徐中山語命將必得有福之人。可倚其福命以相與有成也。鄭子奇其術。因奉爲師。幕友亦盡心敎導。既習二三年。茫無頭緒。其師恆令隨目之所見以意斷之。而後由師指授。久之始覺別有門路。越八年。乃盡其奧。

李若農精相法

李若農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嘗相許仙屏中丞振禕。決其官位當撫而不督。時許方任寧藩。旋授河督。許戲云。我自督而不撫。若農將謂我何。後調任廣東巡撫。開缺而終。

相同學

光緒庚子。粤中某塾受業者數百人。一生徧相同學曰。數百人中。不乏科名之士。然今秋獲雋者。竟無一人。何耶。尋奉諭旨。以拳亂停試。

趙展如知相

趙展如撫蘇時。元和陸鳳石相國潤庠以祭酒丁艱回里。服闋入都。趙餞行於署。酒酣。趙頻顧陸而歎息。陸疑趙心有不愉。堅叩其故。趙慨然曰。某所以不樂者。以君爲末代宰相耳。陸憤然曰。君既知相。自視如何。趙曰。此無他。某終不得善終。及趙內用。任樞要。光緒庚子拳匪之亂。竟列罪魁。恩賜自盡。

相恩藝棠

恩藝棠中丞銘之撫安徽也。陛辭出京時。於正陽門外遇一相士。使相之。則曰。氣色大佳。然宜防意外之禍。皖中控扼南北。爲江防孔道。必引用識時之士以自輔。恩謂其不阿。以重金酬之。曰。世方多難。疆吏盡職。端在練兵。欲練兵。尤在識拔奇才。此去。吾知所以報朝廷矣。至皖。徐錫麟方以道員待次。每見必獻策。

並獻倭刀。恩大器之。命敎練新兵。總辦督練公所。卒以巡警學堂畢業日發難。爲徐之手槍轟死。

李半仙相喇嘛

術士游行四方。其能燭幽洞顯者。大抵暗中有人指點。其切口曰忖點。蓋忖度其人之大概而指點之也。然爲之忖點者須爲土著。始無不中。保定李半仙以相術鳴。宣統時。設硯於京師之東安市場。一日。來一中年人。氣宇軒昂。倩李談相。李極意獻諛。決之爲部員。其人微笑不語。俄而忖點至。急以切口遞消息與李。李不得已而更諛之曰。以君相言。官品何僅至此。某年當進位督撫。某年當入閣拜相。既而驟以手摘其冠曰。大和尚。爾誑我。我亦誑爾。此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言已大噱。觀者爲之譁然。蓋來相者乃雍和宮之喇嘛也。而李半仙之名乃益著。

看陽宅陰宅

許叔重之釋堪輿二字也。以堪爲天道。輿爲地道。而後世乃稱相地者者曰堪

輿家。是專就地言之也。且以其相廬舍爲看陽宅。相墳墓爲看陰宅。

大將軍

俗以太歲所在之方。與所食之地。依地支十二字。每年挨移。凡於所在之地。起土興工。則所食之地。必有死者。例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子地興工。則在酉之家。必遭其殃。欲免其殃。須用厭勝之法。又所在之地有遷徙者。犯之。必遘災。術家謂之大將軍。

世祖知堪輿

世祖嘗校獵遵化。至後爲孝陵之地。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鬱蔥非常。可爲朕壽宮。因自取佩韘擲之。諭侍臣曰。韘落處定爲穴。卽可因以起工。後有善青烏者視之。相驚以爲吉壤也。

張曼胥謂王氣在遼左

南昌張曼胥名儲。明大學士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明萬曆時。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富貴。闔

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世祖入關。從龍勳佐。果皆遼左產也。

廖應國精堪輿術

廖應國。興國人。精堪輿術。從其叔覺先徵君北上。依遠祖金精山人之術。覓山水。得密雲一穴。覺先喜曰。葬此。初出三品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衡者。遂以葬耶永清之先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羅山。應國寫其山圖返報覺先。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既而應國又出藩王祖墳圖。覺先曰。此冰山也。十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

閔崑岡通堪輿術

廣濟閔德裕。字崑岡。通堪輿術。嘗衣短後之衣。戴茅蒲之笠。躡芒織之屨。徧走山川原隰。相其陰陽。察其泉脈。而準以龍砂八六之說。其合者歸而圖其形。識其區。以俟求者。不待指畫口授而可按籍索也。

董華星相宅

董華星。名達存。乾隆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初。壬申將會試。須僦宅貢院前。趙甌北與約同寓時趙客汪文端公第。文端爲其賃一宅。趙不敢卻。乃囑妻弟劉敬輿與董偕。董所親擇者也。符天藻亦與焉。二場後。趙詣董。私詢以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俱雋。恐符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董劉果成進士。趙與符落第。

江蘇巡撫莊有恭嘗延董相衙署。董爲改葺數處。既落成。莊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爲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宮保之信適至。康方伯基田令昭文時。以家有子弟應秋試。預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之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

長蛇注穴

堪輿家之看地也。輒以某形某像定吉凶。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課徒自給。在陽山教授數年。以父母未葬。出二金。買一瓜山絕頂之地。峻險異常。葬後。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

母墓在山頂。不易祭掃。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蟠曲而上。費至二千金。甚堅固。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梁間。今築甬道。則如長蛇注穴。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庚子事也。

周八瘋子爲梁構亭營度居宅

錢塘梁構亭尙書肯堂。初以咸安宮教習得官。揀發直隸。由邑令洊歷至總督。高宗眷禮優渥。錫賚便蕃。爲同時疆吏之冠。嘉慶丙辰正月。與千叟宴。有御製御書之賜。鄉里榮之。後守護裕陵二年。家人意惴惴。有周八瘋子者。精壬遁厭勝之術。故爲構亭所敬禮。至是。爲營度其里中居宅。曰。吾必使尙書生入此室也。未幾。果以原品回籍。至家七日而卒。年八十有五。

王伯舒好靑烏家言

仁和王伯舒廣文遲。道光時人。規行矩步。歷爲郡邑記室。無絲毫干請。長吏皆賢之。家在杭州一畝田。背郭面河。門多野趣。歲晚歸來。蕭然一室。人罕接其面。獨好靑烏家言。尋山問水。樂而忘倦。

談風水者謂弓去靶

京師賢良門外有河。河有橋。式如弓背。道光時。宣宗閱射。箭鵠設於橋西河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宣宗右顧以視中否。歲己亥。橋拆平。鵠於橋南。對寶座設焉。射者立橋北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折平則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揚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擾。

董晉卿治陰陽五行家言

董晉卿副貢士錫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爲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以貫之。然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予知也。

尹和白喜談堪輿

湘潭尹和白名金陽。喜談堪輿。謂古所傳疑龍撼龍之經。確有是理。每春秋佳日。輒與友人徒步走數百里。不以爲勞。

塔忠武墓犯鄰墳煞

忠武公塔齊布墓。在薊州街迤北。萬壽寺西墓左一碑。鐫御製文。墓右一碑。爲湘紳建立。御製碑文應立墓左。時有堪輿家言。此墓右犯鄰墳煞。碑立其右。卽於鄰墳不利。若立左。則於己墳不利。忠武之弟倭什布曰。利己傷人之心。素爲吾兄所鄙。安能希我利而嫁禍於人。況御碑應立墓左。不可易也。忠武無子。倭以己子嗣之。未幾。嗣子故。倭亦故。嗣子之孫亦故。祚遂絕。

陳虞耽堪輿術

豫有陳虞者。富人也。生平耽堪輿術。凡精斯道者。無遠近。必延之於家。錦衣而肉食之。且慮僮僕不潔。親滌溺器以奉。門下食客。以故恒濟濟焉。一日。有操南音者。踵門求謁。自稱蘇人許姓。世精斯術。且謂曾文正李文忠之祖穴。皆父所審定。陳聞之喜。以三千金爲壽。居三月。爲擇地於嵩山之陰。云葬此。子孫必位極三公。惟地脈少寒。瘞枯骨無效。倘得生人埋之。則妙難言喩。陳韙之。越日。集家人而告以故。並執帶自縊。猛憶自經與病死同一不得溫氣。復命工人速穿穴。及成。陳衣冠臥穴內。呼人畚土掩之。其子不忍。工人莫敢先動。

陳怒曰。從父命孝也。違吾敎。卽非吾子。何逡巡爲。其子不得已。號泣從之。須臾墓成。陳死於穴中矣。

挽回杭州府學風水

杭州之科第。甲於他郡。嘉道而後。漸不如紹。咸同之際。復不如寧。錢塘丁松生大令丙謂爲府學風水不佳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之前期。請於大府。將門向稍爲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士子入場之日。適工竣。大令於亭前燃雙響礮三十枚。謂以振文氣也。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修甫中翰立誠得亞元。

王莘鋤不信堪輿家言

無錫王莘鋤吏部綍自典閩試還。遭母喪。閉門讀禮。急欲營葬。堪輿家言是年風水不利。毅然斥之。謂遲葬非禮也。堪輿家亦侃侃爭論。謂苟葬者。不出兩月。君必不可爲諱。家人大懼。潛書葬不葬二紙。至其母靈几前拈鬮。三鬮皆不葬。羣阻之。王一笑置之。剋日興工。自督役。舉窆之時。王忽蹶地傷足。不良於行。輿歸

城中。遂患寒疾。竟不及兩月而卒。

堪輿家顚倒竈之方向

鄞有堪輿家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罵。將用武。衆人環集問故。其人曰。夏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彼問竈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竈何向。我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已入冬。病者未愈。加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如前。及我告之。則曰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爲蓍龜。乃顚倒如此乎。衆大笑。爲解勸之而去。

高錫麒相門竈

寶應朱曼伯方伯壽鏞。自幼至老。虔奉財祿壽三星。每晨焚香叩頭各八十。凡二百四十。令其孫乳名一虎者在旁記數。行之數十年。光緒時。開藩汴中。知縣高錫麒以精堪輿家言自薦。朱嘗召之。爲相門竈。雖安一牀設一几之細。必令高指示方向也。

陰陽生批殃榜

人死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道光時。有常某者。客京師。嘗言地安門外。其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批殃榜。乃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於常。必爲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於祟。惟有某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也膽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日。訪某。邀之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膽。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雞鳴。棺中始寂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

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誤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欲卻。而恐失膽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適一拆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拆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燃放之。三放。可無事矣。然

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拆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異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見無人。卽出院。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礮盡而雞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舁尸復殯。往告陰陽生。而某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後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

方士代人飲食

順治時。新城王李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飲食。其人自飽。亦往往令人代食。卽溲溺。亦如之。

異僧幻術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固佛地位

人。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孌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媟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欻然落矣。成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

朱先生精異術

朱先生者。不知何許人。或曰。明宗室也。康熙時。隱於浙。精異術。嘗架箸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八陣圖。又嘗剪紙爲魚。置之盆中。卽遊泳矣。

某術士試幻術

某術士手撮棋子布於几。中間橫斜縈帶。不甚可辨。外爲八門。則井然可數。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終日不得出。

張菊人習雜技

嘉興張菊人初營舉子業。繼而改習雜技。嘗應某室之召。爲營窀穸。既定山向。衆地師乃謂宜改他方。主人惑之。菊人曰。姑如我言。開穴五尺。如無異物。改向亦可。乃命工掘土。果得兩龜。衆地師議欲再開。菊人力爭不得。又尺許。得松脂二具人形矣。主人大悔。菊人曰。是殆有命。不可強也。如向葬之。亦保平安。第得福須在百年後耳。同時又有延請者。其葬日同。菊人弗及兼顧。令其徒代往相度。問擇何時。曰。視樹頭生魚。卽大吉時也。屆期。工匠畢集。經營甫定。適有村人上市買雙魚歸。會有葬事。懸魚於樹而來觀。其徒見之。遂召工下窆。

菊人爲人占課決休咎。輒奇中。某撫軍聞其名。以幣招之。時方修葺官廨。爲之定方位。撫軍以其略偏。欲改正向。曰。是亦無傷。惟不及百年。恐燬於火耳。撫軍令占課問事。並射覆。均無不驗。一日晨起。令占今日有事否。曰。今夕有添丁之喜。問男乎女乎。曰。男也。撫軍笑曰。室中惟老妻。年將花甲。倘得生男乎。忽閽者入白。公子夫婦同歸。撫軍異之。蓋公子率婦歸寧。因婦翁遠調他省。挈眷言旋。

風順潮平。自金陵四晝夜。遂抵杭。是夕。果舉男。時有杭人招菊人夜酌者。菊人躊躇至再。乃雇肩輿往。入座。席未終。佯醉。潛至室隅。褫其上下衣褲。赤身登輿而歸。主人以其醉矣。他客歡飲如故。二更後。鄰居不戒於火。延及之。倉卒無有免者。或以問菊人。曰。我亦數中人也。以衣服代之。乃得幸免於厄耳。後兩耳皆聾。問答以筆。遂不復爲人占課。菊人自謂爲洩漏天機太多之故也。

紙人爲祟

道光壬辰。義寧居民之育雞者。夜半。有物翦其翅。視之。無異常雞。捉而觀之。翅中必有數翎截去寸許者。亦不全翦也。比戶譁噪。不知所云。有一婦置塒床下。備穢物以待。三更。塒中作聲。擲擊之。應而寂。移燈視之。地有紙人長三寸。執紙翦刀。焚之。無他異。月餘乃安。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吳中盛傳有妖人翦紙爲人。夜入人房闥。絞取男婦辮髻。或壓伏臥者胸部。受壓者遂爲夢魘。苦悶萬狀。氣咻咻然不得醒。醒輒大病。世俗相傳紙上附生人靈性。焚之。其生者便焦灼死。其遺紙人之法。或言令生人

臥於地。以紙人置其身。一人從旁誦咒書符。則生者如睡。而眞靈附紙人飛出矣。或有言須拜而遣之者。道路傳聞。其說不一。後某令獲其黨數人。嚴鞫之。亦堅不承招。而肆擾頗甚。

蘇垣有衣匠。晨如廁。覺頭上有黑氣一團。良久始滅。初亦不以爲意。比歸。失辮。明日。有人如廁。亦如之。始猶在閭門胥門一二處。數日而蔓延殆遍。由是相戒無敢登溷。而溷爲之一空。

張姓子甫弱齡。髮亦被翦。母將餘髮剷去。惟留一頂。卽以剷下髮置桶中。坐而溺焉。子方臥牀。語母曰。辮還矣。問在何所。曰牀下。索之果然。已而譁曰。來割勢矣。且譁且哭。母大驚。囑其以一手握腎。以一手捉之。子如母教。捉其一股。輭亦猶人。急欲遁。握愈固。窘甚。益掙扎欲去。相持間。股忽折。遂逸。衆往視子手中。乃紙翦人股耳。亦投桶中。

某氏有妯娌三人。方刺繡。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之。寂無人。以爲行道者之相戲也。闔而入。忽門中吱咯作叫聲。似欲掙扎未能而不堪其窘者。索之。見一紙人

闔閉門隙中蠕蠕動。三人驚譁。返身急遁。各相爭前奔。跌而入。呼其夫出視。夫取婦溺澆之。遂不動。手襯穢布捉之。乃五寸許紙人也。頸骨上書一出字。兩股皆有硃書符籙。足心左書飛字。右書疾字。胸前書藏字。兩手心書雷霆二字。背脊上有道字五百七十三號字樣。手執紙翦。家人恐其復爲害。爇火焚之。投之圊。

常州梅姓有二女。以守貞課讀養其母。自言某夕方於燈下治女紅。忽聞門隙微有聲。惶遽間。取案上周易一冊投之。有紙人飄然墮於地。急夾置書中。遲明檢視。五官四肢咸備。右手執翦刀一柄。投諸火。亦無他異。聞者信之。因譁言周易能辟邪。城鄉塾師。爭咿唔課其徒。男婦老幼。無論識字不識字。每出。咸挾一冊以自隨。居則懸於戶。坊肆及故書攤所存新舊周易。搜購一空。擾攘數月。乃已。

至丁酉戊戌間。大江以南。又盛傳男辮婦髻及小孩陽物雞翼被翦之事。夜半雞鳴。速傾以穢水。即得寸許白紙作持翦狀之小人。謂爲白蓮教中人所爲也。

郭瑞亭多幻術

郭瑞亭。燕人。多幻術。善豢蛇。日輒以蛇三四條圍之腰。游行市中。人恆以長蟲郭呼之。嘗與友於深夜作葉子戲。無負。餘三人竟夜不能得一籌。衆大駭。問以故。郭微笑曰。諸君所負之資。如數奉趙可耳。衆愈疑。窮詰之。始悉已被其用遮掩術愚弄多時矣。蓋郭以此術博笑甚多。而從無染指。某日。與友作竟夜談。時萬籟已寂。忽曰。君得毋思麥酒乎。友曰。君言觸吾嗜。然未悉君備焉否。郭曰。君果思飲。吾將沽之於市。遂以數百錢及壺置於案。蔽以巾。口喃喃作數語。視畢。縱談如故。少焉。揭巾。則酒已滿貯於壺。且有下酒物。初以爲僞。飲之。無少異。視其錢。已烏有矣。

光緒庚子春。郭以鄰人耿紀五小有觸忤而怒。揮以拳。適傷其目。目暴腫。痛甚。耿固無賴。乃控於南城指揮署。官拘郭質訊。叱之曰。爾何故傷彼目。郭辨曰。我何嘗傷其目耶。渠本一市儈。欲藉詞爲敲詐資。蓋渠知我懦弱。故搆訟。奈何官亦受其欺耶。如以我言爲妄。勘驗可耳。官允其請。飭吏驗之。乃睛上敷一葡萄

膜。亟去之。則黑白宛然。目無少損。官以其欺。隨叱之不理。耿出署。則又腫痛。欲再訟之。則腫痛頓止。如是者三四。不得已。乃罷訟。是年五月。京師拳匪作亂。郭入其黨。後於正陽門城下飲彈死。

苗人退蠱

蠱毒甚於黔南。豢蠱者不能傷人。必自殄其身。其放蠱也。不僅於飲食中。即兩目注視。其人亦能中蠱。先事豫防之法。相傳以針置帽內。或値欲飲食。及有人注視時。默念此必放蠱以害我者。則蠱不入。有中之者。苗人亦能退之。苗人至室。揮雙刀。往來擊刺。禹步作法。語啾啾不可辨。無何。病者霍然矣。

以木換人手足

木邦。一名孟邦。相傳其人多幻術。能以木換人手足。人初不覺。久之行遠。痛不能勝。有不信其說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又能置汗穢於途。人觸之者。變爲羊豕。以錢贖之。復變爲人。有知之者。易置穢物於他方。則其人乃自變爲異類。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四冊　迷信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34

清稗類鈔

迷信類目錄

	頁
男女之種種迷信	一
迷信足補生計	一
某氏婦多迷信	二
新春吉語	二
陝人背爺過年	二
讚土地	三
竊花得壻	三
摸秀軋秀之得壻宜男	三
食瓜祈子	四
撫鐵貓祈子	四
投石卜男	五
占花祈子	五
采青宜男	五
竊萵苣生子	五
賀人生子之奇	六
拂頭摩頂	六
舐穢水	六
硃紅染牲毛	六
鏡聽	七
黃文信鏡聽	七
徐健庵昆季鏡聽	八
兄弟鏡聽	八
竈卦	九
擲珓	九
求籤	九
王文簡求籤	一〇
韓文懿求籤	一〇
徐逸少求籤	一一
王雲錦求籤	一一
秦澗泉求籤	一一
蔣景求籤	一二
畢秋帆籤讖	一二
鄷小山毛養梧求籤	一二

張愓齋求籤　一二
恩藝棠求籤　一三
儒醮　一三
誦太陽經　一四
香客求福　一四
假喫三官素　一四
拜愿　一四
蒙人轉經　一五
藏人以經典爲護符　一五
藏人周行騰吉里湖　一五
轉格欄　一六
熬茶　一六
轉世錢　一六
賽會　一七
天津娘娘會　一七
江寧爐會　一八
吳人有解餉會　一九
恩壽命蘇人賽會　二〇
吳江有夫人會　二〇
香案迎神　二〇
大暑船　二〇
盂蘭盆會　二一
花會之降童　二一
花會之供偶像　二二
點花會　二三
坐庚申　二三
食物投鐵貓口　二四
浴貓狗　二四
天開眼　二四
祈晴　二五
倪氏兒懼雷聲　二五
木郎祈雨咒　二六
曾忠襄祈雨　二七
月忌　二八
移居上任之忌　二九
都人忌罵　二九

都人忌言龜兔 二九
都門各衙署之禁忌 二九
忌門 三〇
鄉試忌出大學題 三〇
蘭人忌食鴿 三一
鼇爲老爺 三一
新婦忌入人家 三一
鄂婦姙忌 三二
驅賊神 三二
目顫黏麥草 三三
泰山石敢當 三三
姜太公在此 三四
一善 三四
懸鏡 三四
排衙大吉 三五
礮之賞罰 三五
杖鐘 三六
易字宜雨 三六
娼家魘術 三六
木匠厭勝 三七
吳錫孺衣冠拜火 三七
塞某散晦氣 三七
大人高陞 三七
撤城發科 三八
繼祿求免天墜 三八
諏吉登臺 三九
打天齋 三九
打菩薩 四〇
雞蛋卜疾病 四〇
採藥招魂 四〇
與將死之人換衣 四一
草人 四一
喊夜 四一
京諺 四二
湘中童謠 四三
江寧童謠 四三

駱文忠平石達開之童謠　四三
京師多童謠　四四
石碑迴文詩　四四
古讖應今事　四六
天安門之讖　四六
王亶望聯讖　四六
吹簫不用竹之讖　四七
廿釐錢之讖　四七
王用和字讖　四八
丁飛濤詩讖　四八
田玉娥詩讖　四九
賀希白語讖　四九
尙之信字讖　四九
高宗詩讖　五〇
癡和尙語讖　五〇
黃仲則詩讖　五一
董耕雲畫讖　五一
洪稚存字讖　五二
趙雲崧口頭讖　五二
江秋史碑讖　五二
失隆慶之讖　五三
畢秋帆語讖　五三
紅羊刼讖　五四
包裕詩讖　五四
道光宇宙之讖　五四
蔡二梅賦讖　五五
耆英字讖　五五
咸豐年號之讖　五五
粵寇僭號之讖　五六
同治年號之讖　五六
女字之讖　五六
王濤賦讖　五七
館會閒雲之讖　五七
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　五八
林暾谷詩讖　五八
李蓮樓之讖　六〇

王上有白之讖　六〇
紅燈照之讖　六一
徐小雲語讖　六一
劉可毅名讖　六一
張文襄語讖　六二
陋室銘之讖　六二
馬薦葵詩讖　六二
金川門碑讖　六三
宣統年號之讖　六三
城門名讖　六四
端忠愍詩讖　六四
陸文烈文讖　六五
並頭花之兆　六五
尚書大學士之兆　六五
王文簡詩兆　六五
旗竿被焚之兆　六六
梅着花之兆　六六
包穀李樹蟾蜍之兆　六六
潮過唯亭之兆　六六
蟲荒之兆　六七
槐樹鵲巢之兆　六七
福文襄死兆　六七
齊息園死兆　六八
蔣礪堂重至會經堂之兆　六八
雪中榴開之兆　六八
早立登基之兆　六九
烽烟太平之兆　六九
伐椒之兆　七〇
豬頭落地之兆　七〇
留辮之兆　七〇
秦聲之兆　七一
帝王樹之兆　七一
失街亭洪羊洞碰碑之兆　七一
李肯堂生平逢九數　七二
吉夢惡夢　七二
太宗翔鳳樓之夢　七三

俞望屺母夢魁光　七三
趙函乙夢兜鍪神人　七四
陸麗京因夢尋太和山　七四
陸次山詩夢　七四
笪重光夢其父　七五
鄧肯堂夢神示字　七五
喬夢蛟童試前之夢　七六
管世俊夢中狀元　七六
周計百夢金聖歎　七七
蔣伊雨夢　七七
毛癱子夢中足直　七七
王丹麓試夢　七九
吳子雲夢誦文　七九
張文端夢竹竿　七九
陳香泉夢游園　七九
陳香泉夢至一樓　八〇
佟國相夢關羽　八〇
汪山樵夢楊貴妃　八〇
張芹沚屢夢其妻　八一
陳雲起夢其弟　八二
顏敏夢乘官舫　八二
張光豸夢白帽子　八三
湯文正夢登高山　八三
陸淳夫夢易名　八四
陸清獻夢楊忠愍　八四
蔣湜庵夢經漢　八五
胡任輿夢人授詩　八五
鄭集闈中得夢　八六
徐文穆夢抉目　八六
閔夏聲夢其父　八六
王企靖夢至一湖　八七
李文貞夢神贈詩　八七
錢禹侯夢人贈兒　八八
范浣浦夢齊第五　八八
香廣臣夢賈似道侍女　八八
顧俠君選元詩有夢　八九

康康山夢童子授如意　八九
陳魯齋夢人贈句　九〇
姚氏二女見夢於其兄　九〇
童二樹夢道士　九一
全謝山夢陸茶塢　九一
齊息園有三夢　九一
梁文定解夢　九三
錢文敏夢墨雨九　九三
錢文敏夢天榜　九四
錢文敏夢哀哀哀　九四
周立五夢易頭　九四
夢于忠肅示字　九五
周某夢于忠肅　九六
陳某夢于忠肅　九六
趙笠亭夢于忠肅　九八
張文和夢其父　九八
梁兆榜甲名定於夢中　九九
王介眉夢陳壽　九九
鮑倚雲夢爲人作書賦詩　一〇〇
薩載夢判兩囚　一〇〇
吳香亭夢金牌　一〇一
崔鳳集夢草橋　一〇一
紀文達夢遞文書　一〇二
周玉井夢入雲棲丈室　一〇二
德某夢子中解元　一〇二
程在山夢古衣冠　一〇三
羅兩峯夢入花之寺　一〇三
龔定庵夢龍首人身　一〇四
佛行方夢神促之起　一〇五
張古餘監試得夢　一〇五
高封翁夢大將軍　一〇五
葉維庚夢中玩月　一〇六
蔣以暄夢四十一　一〇六
劉孟塗入某之夢　一〇七
黎襄勤夢帝錫銅符　一〇七
光朝魁夢榜上有名　一〇八

程春海夢中懷硯　一〇八
何子貞夢食饅頭　一〇九
何子貞夢弟僧服　一〇九
鄭修樓信夢　一一〇
王立齋夢羊　一一〇
逍季淵夢惲某　一一一
魏芸閣夢觀天榜　一一一
曹文正夢桂文敏　一一一
湯貞愍夢點名　一一二
陳右銘夢爲神所戲　一一三
左文襄功名符夢　一一三
鄒鳴鶴夢洪水　一一三
余見草夢王十朋　一一四
樊蕚樓夢其妾　一一四
章采南夢焦袁熹　一一五
陳宰臣夢授書　一一五
丁士彬夢觀榜　一一六
譚繼洵夢皂衣人　一一六
王壬秋夢其女　一一七
姚夫人夢其舅　一一七
趙撝叔說夢　一一七
趙星杉夢于忠肅　一一九
朱葆賢夢于忠肅　一二〇
王某夢于忠肅　一二〇
朱蓉笙夢其父　一二〇
姚壽侯夢自牆隙出　一二一
吳清卿夢大鵬鳥　一二一
陳仲容夢至明思宗陵　一二二
顧某夢崔聘臣書挽聯　一二二
袁忠節夢于忠肅　一二三
蔣觀雲夢清溪　一二三
余允夢老人　一二三
張塾爲鬼神所弄　一二四
走無常　一二五
西藏活鬼　一二五
山前鬼王　一二六

林四娘與陳綠崖親狎　一二六
韓文懿卻退縊鬼　一二九
劉雲山死而爲醫　一三〇
小人厝棺　一三一
報羅　一三一
王文簡聞咿啞聲　一三二
鬼書淨業庵三字　一三二
談胖索債　一三三
鬼畏鄂文端　一三三
袁子才論殭尸　一三四
飛天夜叉　一三四
姚泰庵死而出現　一三五
蕿洞之鬼　一三五
方芑山死而現靈　一三六
適園之鬼　一三七
汪某死而復生　一三八
程長庚死後往戒壇寺　一三九
駱文忠薨時有靈風　一三九
郜錫霖魂送貢寶楨　一三九
長小巖魂歸　一四〇
朱雲甫魂歸　一四一
陶阿尼見鬼　一四一
鬼索朱曼君命　一四二
徐蔭軒未死出魂　一四三
無頭人織竹籃　一四四
內閣藏骷髏　一四四
孝欽后現形　一四五
猴附楊氏婦　一四五
王無爲聞鬼誦詞　一四六
陳小鳳死後吟詩　一四七
鬼爲電氣　一四七
煤山有白髮鬼　一四九
江永春見鬼　一四九
官與城隍神較品秩　一四九
城隍神救上海民　一五〇
城隍神誅李司鑑　一五〇

葛子堅降壇驅蝗 一五一
呂祖望爲東嶽神 一五一
李某信喜神方 一五二
裘文達爲水神 一五二
城隍神治高呂之罪 一五三
披麻星見王西莊而逸 一五五
蟂磯夫人赦顧杏園 一五六
行疫使者 一五六
白石土地 一五七
土地神應禱而改門向 一五七
土地神佑婦女 一五八
湯伯雄爲城隍神 一五九
火神斃粵寇 一六〇
桂丹盟爲神 一六〇
城隍神爲左文襄所責 一六一
沈叔和死爲城隍神 一六一
蠻三旺 一六二
孫文定遇鬼狐 一六三
達基之母爲狐 一六三
周封翁救狐 一六四
鄭夢白入覲遇狐 一六五
老狐復仇 一六六
狐辨閻差 一六八
狐攜人以行 一六九
狐攫銀幣 一六九
狐祟趙星杉 一七〇
狐祟顧晴谷 一七〇
狐欲驅人 一七一
虎幻人 一七二
羊出游 一七三
沈文肅見豕怪 一七三
神獒噬人 一七四
犬量牀 一七四
野貓爲祟 一七五
貓鬼爲祟 一七五
三脚貓爲祟 一七六

貓生狗雞窩出貓　一七六
貓作人言　一七六
白鼠作畫　一七八
鼠供蜈蚣食　一七八
鼠建樓閣　一七九
鼠建塚　一八〇
雄雞生卵　一八〇
雞作人言　一八〇
鴉報喜　一八一
鴉爲神兵　一八一
蛇祟婦　一八一
蛇血滴銀幣　一八二
鼈寶銷人臂中　一八三
蝦蟆作雹　一八三
蠍王挾暴風以至　一八三
蜘蛛戲弄海舶　一八四
蝶弔德文莊喪　一八五
大老妖　一八五
徐遠心驅怪　一八六
孔興訓見物於鄱陽湖　一八八
湯文正木主鎮祟　一八八
律畢香　一八八
山魈　一八九
山魈擲石　一九〇
甕平　一九〇
秧哥塔什　一九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迷信類

男女之種種迷信

不辨事理之是非而妄信。曰迷信。國人鮮明科學。誕妄不經之言。自易入耳。且藉口於晚近西人之研究靈魂學。哲學家亦頗加以思索。乃不敢直斥其謬。更有引爲談助而資以消遣者。男子且然。何論婦女。特婦女之篤信左道者爲尤多。以至遺毒子孫耳。

迷信足補生計

徐新華曰。比戶之門上巳插薺菜花。清明插楊柳枝。端午插菖蒲。此雖社會之迷信。無足稱道。然貧民之負販爲生者。卽此數日間於其生計。亦小有補助。不必故爲屛棄以絕其生計也。蓋教養之道未至。一旦縣爲厲禁。則強者流爲盜賊。弱者轉於溝壑矣。

某氏婦多迷信

某氏婦。小家女也。少寡。獨與二子居。素信神怪。旣寡。拾鞠育子女外。惟以長齋奉佛爲事。平日所詔其子者。不外迷信一途。如入夕。偶見燈之結蕊。則喜曰。將得佳音也。飲茶見有葉挺立於杯中者。則曰。客將至矣。取而嚙之。更入杯。觀其仆否。以卜來者之爲男子爲婦女。聞鵲噪。以爲將得幸福。乃視其多鳴。聞鴉鳴。以爲將有禍殃。則唾之。兒不解。婦語以故。兒亦雀躍而前。以助其母之祝與唾也。夜中或聞犬吠。兒驚呼以慰之。曰。勿聲。彼所吠者。非鬼。則空中之神也。兒恐。遂亦不敢出聲。

新春吉語

每歲元旦。老幼咸頌吉利語。謂一年可定終歲休咎。且有書而黏諸壁者。爲士者常書元旦發筆學有其益等語。爲商者常書新年提筆一本萬利等語是也。

陝人背爺過年

陝人至除夕。必出門。至十字路高呼曰。爺爺。我背你回去過年。於是以兩手向

後。作負物勢而歸。至中堂所供木主前。徐徐放下。再往。背其奶奶。如前狀。往返數四。新鬼故鬼。依次背回。爺爺。祖父也。奶奶。祖母也。

讚土地

萍鄉有讚土地之俗。蓋歲首之事也。如某家接新客。（女壻初至岳家謂之接新客）某人逢壽誕。固無論矣。即無此二事。小康之家。或以讚土地爲無謂之慶賀。必先日具帖報告當事者。謂來晚土地恭賀。（於新客則稱恭賀新客於壽誕則稱慶祝千秋）至次日之暮。鑼鼓爆竹。以一人翻穿皮馬褂。飾爲有鬚。左手持杖。右手執扇。搖其頭。自讚曰土地神。土地神。土地原來天上人。並有種種慶祝之語。讚畢。酒肉徵逐。興盡而散。

竊花得壻

臺灣元夕。女子偸折人家花枝。謂將來可得佳壻。曰竊花。錢塘范九池有詩詠之云。女郎元夜踏蒼苔。攀折靑枝笑落梅。底事含羞佯不采。月明犬吠有人來。

摸秀軋秀之得壻宜男

科舉時代。江蘇之常州各屬院試。必於江陰。凡賃廡者。一衿旣靑。門前屋角必

有婦女於暗中牽襟弄褵。名曰摸秀。謂可得佳壻。兆宜男。又或於院試獎賞之日。小家新婦聯袂出遊。故與新秀才摩肩而過。則曰軋秀。

食瓜祈子

中秋夕。衡州有送瓜之俗。凡娶婦而數年不育者。則親友必有送瓜之舉。先數日。於菜園中竊冬瓜一個。須不使園主知。以彩色繪人之面目。衣服裹其上。舉年長者抱之鳴金放爆。送至其家。年長者置冬瓜於牀。以被覆之。口中念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受瓜者設盛筵款之。若喜事然。婦得瓜。即剖食之。

三月初三日曰上巳。若是日適爲清明。江寧婦女之亟望生子者。必以野菜合瓜而煮食之。甚且謂嫠婦處女食之。亦可得弄璋弄瓦之喜。上海則異是。所食爲南瓜。且謂必須夫婦同食一瓜也。

撫鐵貓祈子

金陵城北鐵貓場有鐵貓。長四尺許。橫臥水中。古色斑斕。不知爲何代物。相傳婦人撫弄之。可得子。中秋夕。士女如雲。咸集於此。

投石卜男

禹廟在會稽山下。塑像拙陋。惟以較倉頡之四目肉角。已大勝矣。左偏有窆石。爲海內有數之古刻。一及春遊。無賴少年羣集亭上。以小石投之。穿其孔。謂可卜生男。孔卽當時下窆繫繩之孔也。

占花祈子

廣州祀金華夫人。祈子者以占得白花爲喜。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

采青宜男

廣州元夕。婦女偸摘人家蔬菜。謂可宜男。名曰采青。花縣曾曉山照有詩云。籬頭雨歇溼游塵。弱柳緋桃解媚人。最愛蔬中冬芥好。年年生子及青春。

竊萵苣生子

廣東婦女之艱嗣續者。往往於夜中竊人家萵苣食之。云能生子。蓋粵人呼萵苣爲生菜也。

賀人生子之奇

汴人喜早婚。尤盼早得子。若生男。必以雞鴨蛋贈戚友。蛋殼畫龜或便壺。以示添丁。戚友受而往賀之。必以五色油塗新兒父之面。且拉之游街。以示四方。謂有子爲榮也。

拂頭摩頂

藏人之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也。不論官吏平民。皆詣法座前脫帽合掌。伸舌於外。頂禮三度。垂手聚足。鞠躬屏氣。達賴班禪或以手拂其頭。或以手摩其頂。則以爲至榮。

舐穢水

藏人家庭以夫爲主體。妻敬禮之若君上。夫或有遠行。妻必於前一夕爲夫洗足。卽置其穢水於牀下。既行。妻每夜向穢水叩首至再。以指染水而舐之。夫歸始罷。若違此習慣者。鄰里皆目爲不賢。

硃紅染牲毛

青海蒙女之歸寧也。若與壻偕。則必攜有硃紅之染料。徧染牲畜之毛。晝不及。則繼以夜。必染至無一遺。是歲牲畜乃安。婦翁以壻爲能。卽以雙羊染紅。送其夫婦歸。

鏡聽

鏡聽不必學而能。非方伎也。古人之爲之者。每於除夕或新歲。先事洒掃。置香燈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卽是卜者之兆。今則惟於除夕出門。在道路中聽人之言以決休咎而已。

黃文僖鏡聽

大學士黃文僖公機。錢塘人。爲秀才時。效鏡聽之舉。嘗於除夕游行里巷。方出門。卽聞某家婦詢某姑曰。家有二雞。一黃雞。一白雞。今日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姑曰。宰黃雞。杭人俗諺謂殺爲宰。本古義也。黃歸而大喜。頗自負。蓋雞與機同音。宰爲宰相之宰耳。已而果應其言。

徐健庵昆季鏡聽

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三子知翁之戲己也。不顧而走。會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

兄弟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過愛之。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喜。遂惡次婦。後次婦望二鄭捷。竊於除夕以鏡聽卜之。有二人初起。相推爲戲。云汝也涼涼去。是科鄭兄弟皆捷。

又有兄弟二人。將於翌年春應童試。先於除夕鏡聽。牆畔植一梯。升梯。可遙聽鄰家人語。其兄先登。囑弟勿遽上。弟不得已。於梯下徘徊。鄰家適作佛事。道場散後。羣兒喧嚷於佛座旁。一婦將獻佛之果。爲羣兒分之。兒有不及待而躍至桌上攫取者。婦大呼曰。先上來者不得。在下者有之。兄聞之。懊喪而下。弟亦懵

然罔覺也。其後弟獲售。兄被黜。

竈卦

廣東永安縣除夕守歲。婦人視竈。置鹽米於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卜年歲之豐歉。男子則置水一碗於鍋旁。黏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竈者。視木端所向。聽其有何聲響以占休咎。名曰竈卦。亦古人鏡聽之類也。

擲珓

擲珓。一作擲筊。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亦有以竹或木。略斲削使如蛤形爲之者。盡人可能。非方伎家也。

求籤

神廟有削竹爲籤者。編列號數。貯以筒。祈禱時。持筒鍍之。則籤落。驗其號數。以紙印成之詩語。決休咎。謂之籤詩。並有解釋。又或印有藥方。五代盧多遜幼時。就雲陽道觀讀書。見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是知以抽籤爲卜。古已然矣。

王文簡求籤

京師前門甕城之關廟籤。夙稱奇驗。順治己亥。王文簡公士禎方在都謁選。往祈籤。初得籤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之任。在揚五年。以康熙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之所指。至庚申閏八月。擢國子監祭酒。乃悟玉兔重生之義。

韓文懿求籤

長洲韓文懿公菼未第時。嘗祈籤於蘇州之靈巖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句。不解所謂。及鄉試。策題之問字皆誤作門。自不覺也。是科中式。康熙癸丑。成進士。魁天下。歷官至禮部尚書。頗存綸閣之想。會直省解鄉試卷至。閱所對策。率多蕪濫。私念少時闈作。將毋類此。因命吏檢視。見五門字。不禁啞然。且悟籤語。無遠志矣。

徐逸少求籤

康熙己未。徐逸少編修方與計偕。瀕行。禱於大乘庵。得一籤。其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沈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意謂必當掄元也。及榜發則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然徐亦捷南宮。授庶吉士。

王雲錦求籤

金匱王殿撰雲錦嘗於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以年已五十。不欲與計偕。乃求籤於關帝廟以決之。籤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二句。大喜。乃北上。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秦澗泉求籤

秦澗泉殿撰大士將散館時。求關帝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爲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爲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高宗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蔣景求籤

嘉慶甲子。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求得一籤。有句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爲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其文之後比。卽用此句。對股以無黨無偏無反側七字儷之。主考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畢秋帆籤讖

畢秋帆制軍沅於乾隆庚辰會試前。詣正陽門關帝廟求籤。見首句君今庚甲未亨通。頗不悅。然竟以第一人及第。蓋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機也。

鄧小山毛養梧求籤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鄧小山教授雲倬爲諸生時。嘗祈得之。乾隆癸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爲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亦於嘉慶己酉鄉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於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則中六十六名。

張惕齋求籤

錢塘張惕齋太守興仁款慧媚學。道光辛丑成進士。入詞垣。改刑部。擢御史。出典廣東鄉試。京察一等。授建昌守。履任半載。以繳照遲延。部議鐫級。大吏奏留以勞績復官。檄攝袁郡。將之任。病歿。年五十有九。惕齋於散館前。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有云。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須日後勝今朝。以爲可留館也。及改刑部主事。始悟常把他人。蓋庶常屬他人。刑爲比部。屬諸己也。編檢七品。而主事則六品。勝今朝亦驗矣。

恩藝棠求籤

恩藝棠中丞銘出撫安徽。瀕行。求籤於正陽門之關帝廟。得一籤。有舟中敵國笑中刀句。方審視。忽憶葉名琛督粵時。亦得此。乃曰。吾其死於疆埸乎。已而爲道員徐錫麟轟以手槍。遂斃。錫麟爲恩之屬吏。是舟中敵國也。錫麟夙爲恩所契。事恩惟謹。是笑中刀也。

儒醮

湘中士子仿傚僧道之誦經。以孔孟之書編而誦之。曰儒醮。

誦太陽經

三月十九日。固明思宗殉難日也。當時諱之。而謂之曰日誕。於是迷信者皆沿之。是日。有齋沐者。輒凌晨而起。誦太陽經。若是日天晴。則曰神喜而受人之祝也。或陰晦。則曰神胡不喜。乃卻人齋供也。

香客求福

凡詣廟燒香之男女。俗曰香客。各省皆有之。今姑言江浙。則江寧之清涼山。有所謂磕頭香客者。行三步。磕一頭。必入廟而後已。句容之茅山。淮揚徐海之人且皆至。杭州之天竺。寧波之普陀。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之人且皆至。固無不以求福免禍爲祈禱也。

假喫三官素

俗傳三官菩薩有大量。持齋者不忌葷腥。但須不食特殺之物。故有假喫三官素之諺。

拜願

宣化府人於五月十三日。爲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紙牲醴於城隍廟拜禱。自其家門且行且拜。至廟乃止。謂之拜愿。

蒙人轉經

蒙人奉佛惟謹。木輪中貫鐵樞。可轉動。集梵經輪間。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搖之。旋轉如風。謂一轉有一功德也。

藏人以經典爲護符

藏人之護符。以絲束經典一頁。或置之金屬小匣。藏諸懷。其旅行者。以馬及金剛緊犬兩種畫品替之。遇猛犬。謂攜金剛緊犬圖可免。遇暴風雨。謂飛散畫馬之紙可免。又有咒語。且有藏護符於家者。以佛像之衣服。或所持孔雀羽。包以魔紙。纏以毛線。以狗毛山羊毛或羊毛捻成更以鼷鼠皮包其全部。謂可祈家族之興隆也。

藏人周行騰吉里湖

西藏有騰吉里湖。在拉薩西北。藏人以周行此湖爲哥拉。謂易消滅罪障。雖犯殺人罪者。以哥拉二回得贖之。雖殺父母者。以三回得爲無罪。一周此湖。當費

八日。多或十二日。每歲各方信徒結羣巡拜者。絡繹不絕。

轉格欄

拉薩宮殿之廊壁。悉繪佛像。瞻仰者輒以頭摩之。故黑而生光。宮殿內外道路皆石砌。信徒匍匐過之。以頭貼地爲最敬。是以石膩如油。宮殿周七里。巡行一周。曰轉格欄。謂可祈福除災。婦女輒於午後。羣向轉格欄一周。每行三步。卽伏地。口誦經語。叉手於頂。右手持牛骨。向頭上一畫。起行三步。復如前。數日方一週。積計之。有三十餘里。

熬茶

蒙人重佛教。嘗遣人赴西藏禮達賴喇嘛。謂之熬茶。

轉世錢

青海有所謂轉世錢者。不論家產多少。以其半爲佈施。輸送本族之僧寺。餽貽過境之高僧。且遠投西藏之大寺。喇嘛不敢卻。代藏之。其人曰。喇嘛有天賜之衣食。不屑用俗人財帛。來世仍還本人。絲毫不差。寄少者來世錢少。寄多者來

世錢多。不寄者來世爲貧民。佛爺鄙其人。不顧若也。若病故。則又分家產爲三。一供本族僧寺。一施各僧諷經追薦。而以其一留遺子孫。不如是。則同類鄙夷之。

賽會

具儀仗雜戲迎神。以輿舁之出巡。曰賽會。各省皆有之。其儀仗之大概。前導金鼓二。卽大鑼也。而銜牌纖扇旗紅帽黑帽香亭及陳設各物之亭繼之。中雜以樂隊騎隊。神輿將至。則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則隨於後。有繫鐵鍊於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斬條者。有裸上體而懸香鑪於臂者。皆先期許願至是還願之人也。

天津娘娘會

天津有娘娘會。娘娘卽天后也。旗幟鹵簿。寶玩珍奇。無不備具。復有所謂中旛者。前導小旛數十對。最後爲大旛。高五六丈。用上等梁棟材爲杆。飾以龍頭。懸旛於吻。錦繡瓔珞。垂垂及地。杆首以長繩數條。四圍擷之。恐其欹側。中一人持

杆而行。重可數百斤。力向上擲之。或承以額。或接以口鼻耳目。或受以肘背肩腹。一擊糜爛。屢擲屢擊。體無完膚。絕不爲怪。觀者交口羨賛。其同儕恐其勝己也。競奪而擲。至有爭毆而釀命案者。

江寧爐會

江寧迎神者有爐會。始僅數人擎爐。爇檀降香而已。道光辛卯以後。遂大盛。廟中僧道及首事舁神出巡。名曰大會。先示出會日期。別立香棚。備儀仗。或龍舟。或鳳輦。或煖轎。或顯輿。空舁之。以待神之易坐。且製新袍以待神之易著。招致紈袴少年數十人擎爐。名曰爐會。別立天保九如等名號。其裝束服飾。每對皆取其同。冠袍帶鞾。無不華靡。日凡三易。而佩帶者爲古玉翡翠鏗鏘腰際。於其中擇精者先導。後則以次而行。每爐一對。間以荷旗者二。即擎爐人之僕。衣履亦必華贍。所擎之爐。以精銅鑄造。承爐之座若盤。皆檀梨鏤刻而成。繞盤圍以寸許寬之繡圍而綴鬚焉。備極人巧。而不甚重。取其便於捧持也。

凡入會擎爐者。衣飾之外。亦須費十金八金不等。先是。每年神會僅三四起。自

有爐會增至十起。及辛丑。江寧守李某惡其華侈。禁之。遂止。

吳人有解餉會

蘇州之迎神遊市者。不一而足。清明中元十月朔。則府縣城隍及各坊土地。皆至厲壇。率鬼享祭。若有瘟疫。則迎瘟神。道光時。有所謂解餉會者。尤可笑。蓋土地各分坊市。每歲。廟祝推一車。擊小鑼。周行轄境。沿戶斂錢。謂之完天餉。斂畢。乃市紙鏹。舁神。親解至穹窿山。山有玉皇殿。道士住持之。神至。供偏殿。先送紙鏹。次則廟祝與道士議私費。歲有定額。鏹費俱如數。則無事。盈餘則加級。不足則降級。甚至有鎖閉神像。勒令補足者。餉解訖。乃朝帝。是日。神易九梁冠大項圈朝服朱履。執圭坐軒。去長扛。舁至殿下。設大紅拜墊於地。廟祝伏神旁。代唱聖壽無疆者三。殿上鐘鼓齊鳴。一道士立丹墀。贊五拜三叩首。舁者隨所贊。升椅以應之。禮畢。回城。然不遽歸廟。必賃屋暫宿。次日。復至元妙觀玉皇殿謝恩。禮亦如之。乃回廟。如過他神廟。則停輿。而以帖入廟。候起居。廟中亦以帖答之。

恩壽命蘇人賽會

光緒辛丑。滿洲恩壽撫吳。閱明年。大疫。恩謂民禱神不誠天降之譴。乃於城隍廟集道士四十九人。建醮四十九日。醮畢。復舁城隍土地各像爲前驅。備楮帛無算。令羽士鼓鈸徒行。逐瘟鬼於胥江。自謂爲民祈福也。

吳江有夫人會

吳江有夫人會。恆於八月二十六日之夜行之。會所過之處。商店人家輒以紙花送夫人。喜娘卽爲之插帶。明日。取花送還。謂可壓邪。則又得犒賚矣。

香案迎神

道光時。豫章五月賽會。比戶設香案。神至。行禮畢。卽放花爆。必向神身及舁神者而爇。神身先以水浸之。行數里。復浸而前。懼其燬也。舁神者皆赤體而迎。無所苦。視之亦無燒灼痕。

大暑船

同治時。臨海縣民以頻歲有癘。過大暑不瘳。乃爲送船之會。船與常船無異。用

具如桌椅床榻衾枕。食物如雞豚魚蝦。甚且刀矛鎗礮之足以備盜者。亦有之。別有盛米之袋。小僅可受一升。而數以萬計。皆村民所施也。大暑前數日。建道場。至大暑。送之。俗呼爲大暑船。夜有海盜遇之。以爲賈人船也。向之放礮。大暑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大驚而去。

盂蘭盆會

盂蘭盆。梵語也。本作烏蘭。謂以盆貯百味。供養諸佛。藉救衆生倒懸之苦也。昔目連之母入地獄。食物入口。卽化爲烈火。佛敎作此以度其難。世俗於七月之中元。延僧結盂蘭盆會。誦經施食。義起於此。俗謂之放燄口。

花會之降童

閩人之設花會廠者。必奉本村社主土地山神及其他著名之種種仙佛。香烟紙錁。終日燃燒不絕。每當日入。則焚草鞋三十四雙。以給花會之鬼。且祝而告之曰。汝等此去。當至各村運動。夢中示人以翌日之花會名。富者誑之。貧者實之。祝畢。旋又焚錁。而村民亦往往夜中得夢。晨輒告人以求解者。於是一般趨

利之徒。禱神問卜者有之。求夢者有之。以花會名單入深山萬塚之中。罔兩出沒之所。而求鬼魅之指點者亦有之。而最奇者。則又莫如降童。降童云者。謂能令鬼神附降於童子之身。即謂之曰童身。其法。畫符字於水碗。令一童子飲之。不移時。童子神昏心迷。倏而距躍曲踊者無數。已而就案高坐。乃斷續而言曰。汝等求吾何爲者。時則數人匍匐於地。囁嚅應之曰。弟子願求小財。乞大神查掛筒之花會中爲何名。如中。謹備三牲幣帛以酬。曰。若是乎。但看爾福。姑從汝請。不中。無我怨。神呻吟移時。執筆寫一字於求者之手。令求者自解之。然實似字而非字。求者以己意附會之。各執一見。故亦或中或不中。酬對既畢。童倒地。則退壇矣。

花會之供偶像

閩人之赴花會者。必供一偶像於家。旦夕祈禱。以圖默佑。勝則享酒醴牲牢之奉。若敗。則潑以便溺。甚且痛詈而斲削之。或抉目。或劓鼻。或截腰。或斫手足。棄之於圊。蓋責其無靈而虛享血食也。其他迷信者。乃復從圊中出之。洗滌而送

諸土地祠。排列於神案之旁。

點花會

浙江義烏之押花會者。必覓一死尸之頭以蒸之。稱之曰點花會。謂可百發百中也。

坐庚申

道家每擇庚申日默坐誦經。謂之守庚申。道光時。有某者。非道士也。亦習爲之。其初兩月一舉。越數年。則每夜箕踞靜坐。雙目時閉。萬慮俱寂。功行旣深。有二寸人從頂中出。門外之事。不問自知。一夕。壽數將盡。先知之。走出一小人。躲入三世佛耳中。見無常鬼來。彼卽閉目。靜窺鬼去。而目仍開。如是者數次。謂可倖免無常句攝之禍而成地仙。

閩人多喜守庚申。處女尤信之。咸豐時。福州城南李某有二妹二女。妹曰瓊曰瑤。女曰韻卿曰桂英。皆未字。好讀佛老書。日必市楮帛香燭。深夜焚化。兼修庚申之術。刻意爲之。不及一年。寢食銳減。形銷骨立。某歸。見四人狀。大駭。疑有病。

詢之妻林氏。始知其詳。亟爲議婚。遂以瓊婚於邑之陳氏子。以瑤婚於皖之某商。親迎有日矣。韻卿乃謂桂英曰。兩姑皆將嫁矣。婚姻之議。恐將及我。宜早自爲計。勿蹈其覆轍也。韻卿旋謂桂英曰。事亟矣。妹好自圖之。桂英曰。將如何。韻卿曰。舍死無他策足以保全清白之身也。妹甘之乎。桂英曰。固所願也。翌日。二人皆投繯死。

食物投鐵貓口

番禺之沙灣茭塘。有老鼠山。其地向爲盜藪。李制府瑚患之。鑄大鐵貓於山頂以鎭之。貓張口撐爪。高而踞。劉月農巡尹蔭棠嘗往緝捕。親登以觀。而游人往往以食物巾扇等投入貓口。謂果其腹也。

浴貓狗

江浙六月六日浴貓狗。廣東之澄海。則以五月五日浴之。

天開眼

天開眼。卽黃道光也。天空所現奇異之光輝。以近黃道。故名。俗謂之天開眼。於

日落之後。日出以前。可見之。其形尖錐或成圓錐。色清淡。近地處微紅。能遮掩小恆星之光。天文學家謂流星之質。散布地球軌道內外。因爲日光所照。成爲繞日之大光線。在南北温帶之處。多現於春暮秋朝。若在熱帶則四時皆可見。不足爲異也。

康熙辛未四月陰晦之夕。藍田有瞿修齡者。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朗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此卽俗所稱之天開眼也。

祈晴

久不雨。出紙翦作人形者五六。佐以鼓一。鐘一。梯一。舉而黏之於廊。且祝之。偶或大雨滂沱。則翦人物如前而益以作女子狀者一。且持一帚曰。我將以祈晴也。蓋謂天空之雲。皆爲彼女之帚掃卻矣。

倪氏兒懼雷聲

倪氏兒以父母溺愛故。未入校。一日。至戚串家。與羣兒戲於庭。羣兒既已卒業

於小學矣。午餐後。忽黑雲如墨。挾風而行。俄頃。幕遍天空。羣兒以氣爽大快。欲登城以當風。邀兒往。兒逡巡曰。雷將至矣。奈何復出。衆曰。雷何傷。所畏者雨耳。強之行。弗從。乃捨之。既而雷雨急至。羣兒遄歸。覓兒不得。詫甚。繼聞觳觫聲。乃見其蹲居廳事之一隅。以屏自障。方跪而祈禱。口呼神勿擊我也。挽之起。不可。雨止。乃興焉。

木郎祈雨咒

同治庚午夏。有人自滇南至京師。以手鈔木郎咒一帙。示漢軍宗嘯吾司馬山。蓋楚漢祈雨。多持此咒也。祈雨須分四時。春旱祈雨。設壇東門外。東向。其三時亦如之。壇設神位三。左書風雲雷雨尊神之位。中書木郎太乙三仙行雨神仙之位。右書紫清白祖仙師之位。祀品以元酒清酒粢盛脯果。爲祈雨疏文一通。焚之城隍神前。誠心誦咒。每日三次。或四五次。每次四十九遍。三日無雨。五日。五日無雨。至七日。則謂必大獲甘霖矣。謝雨時。祀品仍照前。

咒云。乾晶瑤輝。玉池東盟。威聖者命。青童擲火。萬里坎震。宮雨騎迅。發來太濛。木耶太乙三山雄。霹靂破石泉源通。坤震巽上皓靈翁。猛馬四張剡火衝。流精鬱光奔祝融。巨靈太華登雲中。鼉旛皂纛揚虛空。掩曦蒸雨比雲濃。闕伯撼動崑崙峯。幽靈翻海玄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蓬萊弱水輿都功。龍鷹捷疾先禦兇。朱髮巨翅雙目彤。雷電吐毒驅五龍。四溟鬉鬣羅陰容。一聲四海改昏蒙。雨陣所至川流洪。金光流精斬旱虹。洞陽幽靈召豐隆。玉雷浩師變崆峒。虛皇泰華掃妖爞。羣梁玄黃號前鋒。祠泉烝蜃威天公。欻火律令翻穹窿。鞭擊妖魅驅蛇蟲。勾婁吉利炎赫縱。登僧澤頤悉聽從。織女四歌心公忠。輔我救旱助勛隆。赤雞紫鵝飛無窮。攝虐縛祟送北豐。救紫虛元君降攝。急急如火鈴大師律令。

曾忠襄祈雨

光緒丁丑春。曾忠襄公國荃撫山西。時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懼生變。稱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應。麥枯豆不可種。民餓死者百萬計。忠襄憂甚。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縣以上紳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閣祈雨。

旦日衆至。則闔門積薪草火藥於庭。忠襄爲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極。無人則天地亦虛。今山西之民將盡。而天不赦。誠吏不良。所由致譴。更三日不雨。事無可爲。請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甦此殘黎。祝已。與衆跪薪上。兩日夜。不食飲。不眠。戊辰旦。初日將出。油雲數舒。衆方瞻候。見雲際神龍蜿蜒。鱗鬐隱現。灼若電光。龍尾黑雲如帶。方共驚愕。雲漸合。日漸晦。雷靐遠空。須臾大雨滂沱。至己巳。乃止。民大懽。焚香鼓吹。迎忠襄歸。

月忌

月忌爲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有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煉丹之諺。術家謂爲廉貞獨火。故以爲忌。其說不經。實爲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於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爲星位之極。專制時代以爲至尊之地。臣民所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之。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非有所謂不祥者在也。

移居上任之忌

官吏上任及人民移家。每忌正五九月。蓋亦以專制時代。視此數月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都人忌罵

都人忌罵。輿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吻。而於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尤深惡而痛嫉之。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鬭。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

都人忌言龜兔

京師忌諱。莫如龜兔二字。然其土著。亦以此類爲多。嘗有人定梨園花榜。一鬚生以李龜年相喻。翌日。鬚生覓定榜者而毆之。又有在鄉會場中以試帖詩用兔魄二字。致遭擯棄者。

都門各衙署之禁忌

都門各衙署。舊有小禁忌。內閣大堂有泥硯一方。相傳爲嚴嵩物。胥役人等。搬

弄無妨。惟官僚切忌入手。新到閣者。前輩輒申誡焉。翰林院衙門。大門外有壘培。高不踰尋。環柵以衞之。置隸以守之。相傳中有土彈。形如卵。能自爲增減。適符闔署史公之數。或損壞其一。則謂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之召者。又有井名劉井。新到館之庶常。或俛而照影。則謂必無留館之望。刑部衙門。有順天無縫直隸不直之說。順天司中門終年扃閉。司務廳日必以紙黏之。如稍漏縫。則謂印稿必獲處分。直隸司嚮不設公座。設則必興大獄。又刑部大堂爲白雲亭。亭前影壁有一方孔。每早晚司務必躬自掃除之。則謂其中或留纖芥。必不利於堂官。又刑部當月司員監斃堂司各印。印各緘縢。相戒不得啓視。否則謂必有監犯病斃。

忌門

寧古塔人有疾病。輒以草一束懸於門。曰忌門。雖戚友省視。僅於門外問安。不入門也。

鄉試忌出大學題

浙江鄉試。例不出大學題。謂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犯者。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一章。

蘭人忌食鴿

蘭州多鴿。盈城皆是也。常飛入糧食肆啄米麥。肆主輒聽之。蓋蘭人不食鴿。謂食之必有災。

鼈爲老爺

南昌人畏黿與鼈。呼之爲老爺。南康府附近有老爺廟。所祀爲黿老爺。相傳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時。曾救御舟出險。贛人祀之甚虔。且相戒不食黿鼈。恐犯老爺之怒也。

新婦忌入人家

江寧之新嫁娘。非於一月以後。不能入人家。如或誤犯。必責令齋百怪以祓除不祥。齋百怪者。須備香燭紙馬牲牢酒醴以往。且必男著女衣。女著男衣。夫婦雙雙頂禮。齋畢偕歸。

鄂婦姙忌

湖北婦人姙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姙子。凡房中所有人物畫像。藏之棄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卽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冪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遊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尤爲所忌。孕婦見之。謂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譟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必坐於地。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衆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

驅賊神

鄞縣居民遇竊盜之後。必有驅賊神之舉。驅賊神者。乃紮一草人。置於被竊之

室中。焚香化楮而祭之。祭畢。一人持竹板。一人持草人。持竹板者厲聲問曰。汝在此何爲。持草人者曰。無所事事。以迷途誤至此耳。姑恕我初犯乎。持竹板者曰。姑饒汝。去否。持草人者曰。去。惟不知道路。奈何。持竹板者曰。既不知道路。待我送汝去。遂迫持草人者前行。己則持竹板隨之。且行且問曰。出去否。持草人者答如前。凡穿門過戶。必一一問答。既出大門。持草人者卽放步狂奔。持竹板者尾之急追。追至厠所。持草人者急以草人抛廁中。始返室大呼曰。賊神去矣。

目顫黏麥草

王氏婦偶於右目黏一麥草。或駭而問之。則曰。右目肉顫。則將得殃。我頭右目顫。故爲此以厭勝也。

泰山石敢當

石敢當。立石於里巷之口以禁壓不祥者也。此三字。始見於漢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顏謂急就之例。首陳諸姓。其名字或是新搆義理。非實相配屬。眞有其人。是石敢當云者。亦虛搆二字。與石姓相配成文耳。後人

乃鐫諸石。爲禁壓之用。宋慶曆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鎭百鬼。厭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敎盛。禮樂張。唐大曆五年縣令鄭押字記。後有加泰山二字於上者。曰泰山石敢當。

姜太公在此

乾隆時。江浙間之烹豚魚也。皆和以醬。當三伏時。有自製之者。取其便也。製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於門。爲壓勝之具。或問袁子才曰。何義。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然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久之而門窗皆有此五字。且有加百無禁忌四字者。不專在製醬時矣。

一善

某家有門。適對鄰樹。術者謂爲不祥。議伐之。而鄰不允。有人敎以用紅束書一善二字。冬至日於門上對樹貼之者。謂樹可自此而萎也。

懸鏡

人家之門有與鄰樹或其他之高建築物相對者。輒懸鏡以壓之。

排衙大吉

地方衙門通例。凡遇不吉之事。如驗尸監斬等類。官回衙時。必先行排衙之舉。臬司之排衙也。在大堂降輿。卽升坐暖閣。執事者站立兩旁。維時正門掩閉。僅啓左右角門。堂上起鼓三通。差役手持水火棍。分作兩班。向左右角門魚貫而出。旋卽疾趨而入。鼓聲愈急。差役益竭力奔馳。至堂上轉旋。復馳下堂去。再出角門。疾趨而入。如是者三。乃一律向案前半跪。差役首領口中朗誦欽命某某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爲某事排衙大吉誦時。每二字。作一小斷續。纍纍然如貫珠。復白云。稟大人。公事已畢。於是起鼓傳點退堂。官卽返身入內。而爆竹聲大起。州縣各官。亦復類是。且此舉自升堂以至退堂。官端坐不動。不發一言也。排衙。一曰排堂。

礮之賞罰

八旗各軍之出征也。必攜帶大小各礮以隨。如龍子母威遠靖遠紅衣等者。一一皆備。至駐軍之地。尅日攻城或擊陣。必於前一夕出各礮於帳前。陳牲酹酒。

軍主親詣三揖以釁之。明日獲勝。則披紅鼓吹迎之歸。隨拜摺奏請賞給神威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天佑助威將軍天佑助威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諸封號。敗則牽之以回營。每礮。棍責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卽諸礮受封後。再出戰敗。杖責亦如前。

杖鐘

乾隆某年。車駕南巡至松江。辦差官吏欲運方塔下大鐘以至杭州行宮。行至石橋。不能過。乃命杖此鐘二百。棄之寺後。

易字宜雨

光緒時。高州大旱。民咎地方官吏姓名之不能致雨。蓋守高州者楊子晴太守霽。以爲晴霽皆不雨之義也。鎭道縣諸官姓名。又多晴霽不雨之意。諸官以名不易更。相率易其字爲宜雨之意。以冀甘霖立沛。楊性最倔強。顧以衆怒難犯。乃易子晴爲子和。

娼家魘術

娼家魘術。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祅神。朝夕禱之。至朔望。則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視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撤帕着子弟面。將墜於地。令拾之。則悅而無他意矣。

木匠厭勝

凡僱匠築室者。必厚遇之。禮貌必優厚。飲食必豐腆。否則將爲所暗算。恐其有厭勝之術也。

吳錫孺衣冠拜火

宜興吳錫孺司李晉剡所居之巷失火。時已夜闌。將延燒其宅。吳起視從容。還內取朝衣冠帶。整束而出。於光燄燭天中。鞠躬四頓首焉。

塞某散晦氣

侍郎塞某性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啐散之。出行遇柩。卽往戚友家解衣帽。撲散數次。以爲將晦氣散於他人之家。與己無與矣。

大人高陞

某將軍過盛京。副都統某爲設燕。酒半。將上燒烤。依故事。管廚人帶大帽。手擎托盤。盛燒豬至將軍前。行半跪禮。已而置盤高呼曰。大人高陞。卽持刀砍豬頭。使落。將軍惡之。大怒。推翻筵席而起。酒饌碗碟一時迸碎。賓主盡失色。將軍遂拂衣登轎去。

撤城發科

曾文正駐軍祁門。議撤城之半爲礌。以資守禦。輿情不協。文正批其牘曰。撤盡東南城。永遠發科名。西北留一截。科名永不絕。衆乃翕然。劉霞仙與人書。嘗譏曾伯涵文正原字銳志功名。意氣自豪。文正爲人作墓銘。亦喜道人家科第事。如科名賡續等語。常見之於文字中。爲其子姪命名。亦以甲科鼎盛四字排列。而其弟忠襄公統領安慶全軍。猶稟請銷差回籍應試也。

繼祿求免天墜

光緒乙巳夏。有言六月十九日天將下墜者。語聞於內務府大臣繼祿。繼憂之。六月初。卽分送傳單云。屆時速念高王經。庶免斯厄。否則人類必絕。十六日。繼

告誡家人。令悉茹素。更延僧道至邸。晝夜誦經。謂爲衆生解免災難。已而叩首無算。及過期無恙。猶自謂善禱所致也。

諏吉登臺

譚鑫培每歲新正演劇。必諏吉日登臺。且必先演定軍山一劇。以他劇皆由左出場。謂之上場門獨此劇由右出場。右爲東方。主生氣者也。所飾戲中之黃忠。又着絳甲。色近紅。北人以紅爲祥。故歲首必演此劇。

打天齋

萍鄉居民。設偶有皮膚之病。如跌打。如損傷。如腫痛。如糜爛。以及種種之關於外科者。若至旬日不愈。卽請親朋。提一筐。背一袋。沿戶乞米粒。多者一升。少者一碟一甌不等。此外線香若干。視貧富以分多寡。如是者多日。積至米粒三四擔。以至十餘擔。卽以其半或三分之二磨粉。製成湯圓。置之鍋中。稍煮至半生半熟時。藏於竹具。擇壯有力者數人。立於屋上。向四面拋擲。附近之男女羣來搶拾。謂之搶天齋。擲完。一鬨而散。謂病者從此可慶再生矣。當搶拾時。如精神

疲倦者。不敢插身人叢中。則所得甚少。其數不滿二二五以上。必又存而拋棄之。謂得之反足以招病。稱之曰打天齋。

打菩薩

萍鄉居民如有感冒以至嘔吐頭痛頭暈四肢畏寒遍體發熱。以及口中譫語面目紅腫經數日不愈者。卽於寺觀迎楊四將軍像至家。置廳事。又請一道士。花衣紗帽。口念齊東集。跪而叩首。如是者半日。日暮。以壯有力者二人肩負將軍左右簸動。任意播弄。口中作牛鳴。呼呼不已。此外雜以銅鑼聲。並攜一小水缸。徒步出門。至水畔有枯樹之處。道士對缸作法。當火光燭天時。凡見有飛蛾蟲蟻等來。卽捕拿一二。置缸中。謂爲病者之魂魄。既畢。仍喧嚷返家。但相戒同往之人。不得回顧。謂回顧則魂魄來而復去也。稱之曰打菩薩。

雞蛋卜疾病

安徽太湖之人有疾病。則以雞蛋三枚問卜。以定吉凶。吉則醫之。凶則聽之。

採藥招魂

採藥之風。盛行於懷寧之石碑。無論貧富之人。一經染病。不先延醫。但舁木偶至藥肆採藥。藥肆略詰病源。遂將藥名一一報告。木偶一動。卽隱示需用此藥。歸而悉煎之。不問藥性。間有因此而戕身者。轉諉之於命數。如不效則至夕又舁木偶於途。明火狂奔。鳴鑼高喊。以招魂。

與將死之人換衣

京師習慣對於將死之人。每不待其氣絕。卽爲之換衣。左支右撐。使病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問其故。則曰。不如是。則不能衣。將裸體以見閻羅老子矣。

草人

黑龍江之達呼爾人。家中父子兄弟有若干。其西壁草人亦若干。微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則去之。生則增之。謂祖宗也。巴爾呼人亦然。最忌動搖。觸之則主人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饞者恒陰撼壁上草人。冀以得食。

喊夜

湘中有喊夜之俗。喊夜者每言某夜見何鬼。以何法制之。某夜見何怪。以何法

制之。於是迷信者。咸願出貲求其驅除鬼怪。某鄉此風尤盛。需索甚苛。而某甲思有以試之。某夜。於路旁竹叢中。紮一草人。以長數丈之繩一端繫草人上。一端立而自持之。候喊夜者過。將繩猛拉之。喊夜者聞竹叢振振作聲。又隱一物。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乃大聲叱曰。何物妖魔。還不速去。行將使翦刀法矣。某拉如故。喊夜者曰。爾豈眞不畏耶。行將使飛刀法矣。某拉之仍如故。喊夜者懼而急奔。某知其無術也。乃作鬼聲狂逐之。喊夜者大號。狂奔數里。某乃止。翌日。遇喊夜者。某故問其夜來何所見。喊夜者曰。見一竹子鬼。已下翦刀法制之矣。某甲笑曰。此鬼却未死。然汝已將跑死矣。喊夜者知受其愚。乃哀求勿聲張。某甲狂笑。遍告鄉鄰。自是喊夜者不敢如前需索矣。

京諺

京諺。雨木架。達官怕。蓋謂雪積林木。結冰如架也。相傳順治甲申春曾有此異。明社以屋。光緒庚子春亦然。遂兆拳匪之亂。宣統庚戌冬。雪深數尺。都中居人又見此異。辛亥春。卽患鼠疫。而滿洲蒙古雲南又有強敵進兵。官民惶駭。漢書

五行志。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之象也。諺之木架。實木介之誤也。

湘中童謠

湘有童謠。傳自明季。其辭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翦刀送姊姊。姊姊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學打鐵。打鐵一。蘇州羊毛好做筆。打鐵兩。兩個娃娃拍巴掌。打鐵三。三兩銀子換布衫。打鐵四。四口花針好挑刺。打鐵五。五個糭子過端午。打鐵六。六月不見早禾熟。打鐵七。七個果子甜蜜蜜。打鐵八。八個娃娃砌寶塔。打鐵九。後花園裏好飲酒。打鐵十。十個癩子戴斗笠。打鐵十一年。拾個破銅錢。娘要打酒喫。仔要還船錢。仔。小兒也。或曰。張李者。卽獻忠自成之讖。其打鐵一以下。均暗兆順治以後年號。然乎。

江寧童謠

道咸間。江寧童謠有蝴蝶飛過牆江南作戰場之語。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戰場。至咸同間粵寇之亂。而語悉驗。

駱文忠平石達開之童謠

粵寇石達開之擾四川也。朝命兩湖總督駱文忠公秉章督師援勦。穆宗登極。調文忠督四川。時方擕湘兵隨征。而以記名道黃忠壯公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壯果公啓江分統之。忠壯壯果先後陣亡。文忠率所部以同治壬戌四月擒達開於紫打。蜀亂始平。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著。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蕭黃同勦石逆。猶加二字於石旁也。治賊無效。故曰用不著。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文忠之姓也。

京師多童謠

光緒乙酉丙戌間。京師多童謠。時侍郎王文錦密陳於兩宮。謂將有西狩之兆。文錦固夙精天文家言也。且請移蹕西苑以禳之。遂詔修儀鸞殿而遷居焉。然庚子之變。文錦已前死。不及見矣。

石碑迴文詩

寶山石甕者。東莞八景之一也。在東莞常平鄉。距寶山三里。有地名胡口澗。宣統朝。築廣九鐵路。道此。鑿山。發見石碑。碑有文。每行十字。文云。道本無涯際人

愈好愈奇。人思維緊入扣算要知除。有邊日期口急須莫佛金。處半隄木金水合改子丹。據字垂大願人火人還九。憑會柳誓嘻笑八也西轉。證赴楊洪嘻笑九把方爲。引華著刲齊同九刀八立少中趙歸璧完乃提面妙。移來濟船兌巽離眼著玄。不點半字上會同合丁機。

掘地者以碑送邑署。有研究之者得其讀法。蓋螺旋文之六字詩也。每句末一字。與下句連成。讀末一字之半。茲譯其語如下。

大道本無涯際。示人愈好愈奇。可知金丹九轉。專爲五妙玄機。幾個合同會上。一字半點不移。多少引證憑據。處處有人思維。絲絲入除扣算。莫要佛子還西。四方八面著根。艮離巽兌船濟。齊來中華赴會。二字半邊日期。其口急急莫改。文人也把刀提。是乃完璧歸趙。甫著楊柳垂堤。是木金水合火。八八九九同齊。齊刼洪誓大願。原人笑笑嘻嘻。

其語似謠似讖。可解而不可解。然有釋之者曰。五妙。謂漢滿蒙回藏五族也。合同會。謂三合會同盟會也。中華。謂改帝國爲中華民國。革命志士初在海外。至

是。乃相率而歸也。文人提刀。謂宣統辛亥革命。從軍者多文人也。完璧歸趙。謂隆裕后率宣統帝以政權還之漢族也。

古讖應今事

古讖云。天羅地網。上有電線。下有鐵道也。一條路上來。一條路上去。電車也。鐵道也。只聽見說話。勿看見人。電話留聲機器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捷駛快車也。自說自話。演說家也。讓你着天飛。飛艇也。順風耳朶。無線電也。高帽子。朝冠也。千里眼。望遠鏡也。放吸相。放大照相也。人舉人。選舉也。像煞是個人。蠟人也。

天安門之讖

京師天安門。即明之承天門。李闖入京時。拔箭射天字不中。投弓大詢左右。慰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爲。李大怒。欲殺之。蓋其時本朝在滿洲。國號後金。年號天命。闖誤以爲指本朝也。後果成讖語。故易承天爲天安焉。

王亶望聯讖

順康間。蘇妓有卿憐者。以色藝著稱。及笄。爲浙撫王亶望所得。嬖之甚。繡閣中

懸一聯曰。色卽是空空卽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王後以貪敗。或謂爲色空空色之讖也。

吹簫不用竹之讖

大兵入關。張獻忠爲肅武親王豪格所殪。相傳獻忠曾於塔中拆出一碑。文曰。造者余化龍。拆者張獻忠。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獻忠覩之。恆不悅。一日。乘馬巡行。王望見之。援弧一發。獻忠應聲而落。其徒亟奔救。死矣。人始悟所謂吹簫不用竹者。蓋肅武親王之肅也。

廿釐錢之讖

康熙時鑄錢。輪廓最闊。質純而肉好。時沿用順治圜法。其背右刋滿文。左刋漢文。文文爲地名。錢爲某地所鑄。卽刋某地名一字於背。如江蘇爲蘇字。省名也。宣化爲宣字。府名也。雍正以後。始全用滿文。其後。民間有集其錢以爲廿釐錢者。蓋錢背有漢文地名。而其數最多者。厥惟康熙時。都凡二十種。復次其文。綴爲五言四句。以音韻諧之。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蘇薊昌。寧河南廣浙。臺桂陝雲漳。

有以第一句之福臨。謂指開國而言者。蓋此二字爲世祖御名也。第二句首以宣字。隱指國運至宣統而終。第三句有河南二字。第四句終以漳字。爲隆裕后率宣統帝退位以組織政府全權授與袁世凱。爲其與於河南漳水之兆也。

王用和字讖

王鼎。字用和。丹麓子。器度端重。聰慧性成。喜讀書。師與講習。便了了。行文亦時露新穎。八歲學吟詩。有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注中夭夭少好貌一語爲證。以爲夭字讀作上聲。卽殀義也。十二歲卽殤。識者謂爲讖焉。

丁飛濤詩讖

少年詩必避蕭瑟語。丁飛濤儀部澎嘗詠蝶云。愛爾飄揚意。依人冉冉飛。高低惜芳草。浩蕩弄春暉。有夢長爲客。無家尙憶歸。故園風物變。楊柳未應稀。五六二句。羣歎其有神采。柴紹炳見之。愀然曰。飛濤少年登第。風雲路闊。忽作此酸楚語。當非佳祥。已而果被謫出塞。久之歸里。故宅已售之他人。百物更變。惟垂

棚數株。翳綠如昔。人謂爲詩讖也。

田玉娥詩讖

童筠。山陰人。遊毛西河之門。工詩文。幼聘姑女田玉娥。未婚。而童以事北上。田送之。詩曰。錢塘相送遠。過此是杭州。月杵春鄉夢。霜砧搗客愁。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歧意。東西水自流。後童竟不歸。田亦夭亡。

賀希白語讖

獲嘉賀希白孝廉行素於康熙甲辰下第歸。乃搜家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案。寢饋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入城。遂歿。月前。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語讖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嘗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汩沒流俗。

尙之信字讖

康熙丙辰二月。尙之信約衆謀逆。送僞印於吳三桂。自稱暫管輔德將軍。丁巳

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爲斬頭。禍形已兆矣。

高宗詩讖

乾隆庚辰。高宗親製歲朝圖。御題詩有榑木初輝少海紅句。又識云。庚辰元旦試筆。得長律二首。書之幀端。以迓新韶嘉慶。是年十月。仁宗誕生。於是少海初輝句已成佳讖。迨乙卯正位青宮。丙辰內禪受璽。兩字紀元。適名嘉慶。可謂巧矣。

癡和尚語讖

癡和尚。不知所從來。或云沈姓。或云孫姓。冬夏一衲。與人言。無莊語。間且謾罵。然事後多奇驗。不飲酒。惟好食肉。無多寡皆盡。張大木耽禪悅。多方外交。樂與晉接。時聖祖春秋高。理密親王再廢。主鬯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禪語探之曰。佛將成道。誰能受衣盋者。瞪目曰。何問爲。衣盋久已付汝。未幾。世宗登極。計其時。御名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後矣。

王少宰母蔣太君尤重之。供養宅中。一日忽曰。今夕我欲臥太夫人床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顛。必有所爲。卽遷別室。讓榻與之。夜半。棟折榱崩。舉室驚起。太夫人曰。吾有壓厄。和尚感我恩。故以身代。方搶攘間。和尚從瓦礫堆中闖然出曰。誰作惡劇。妬我臥此。竟拆屋去矣。我夢未醒。無已。當另覓一覺耳。和尚旋居松江西林寺之萬佛閣。衲外無他物。惟挾一竹笥。緘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愼視我篋。勿私啓。後有一遊方僧來。聞其語。竊發之。僅一敝袱。包一小狗。目尙未瞬。似初出腹。急緘之。和尚歸。卽怒罵曰。戒若等勿啟。今違之。此地不可居矣。卽躍秀野橋湍流中。視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復啓笥審之。并小狗亦渺。羣謂狗乃畜生道中得悟者也。

黃仲則詩讖

武進黃仲則少尹景仁。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卿靈未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讖。

董耕雲畫讖

董耕雲。名椿。爲青浦五峯太史之子。工畫山水。及入都。又受其宗人文恭公誥之指授。藝益進。纂修四庫館書成。議敘。得縣尉。分發陝西。旋署某縣事。卒於官。生平酷愛三秦風景。楮墨間時及之。不意竟終於陝。人謂爲畫讖也。

洪稚存字讖

洪稚存太史亮吉遣戍時。一日。自巴里坤赴伊犂。行至一地。馬忽掣韁奔逸。從削崖陡下。雙輪齊覆。轅馬壓身。幾死。歷一小時許。始遇救。得甦。及抵前汛。問失事處地名。則蘇吉也。歎曰。落鳳柏人。類皆前定。乃竟不爽如此。

趙雲崧口頭讖

趙雲崧觀察翼與洪稚存生同里。長同官京師。晚年同致仕。歸陽湖。居密邇。朝夕過從。固極相得也。趙嘗戲語洪曰。君他日當爲吾誌墓。洪曰。如此。則君當早逝。待吾下筆。趙笑曰。遲余死。正以延君壽。反相促耶。後洪果先卒。趙深悔失言。常舉以告人。謂爲口頭讖。

江秋史碑讖

揚州江秋史侍御爲安慶守恂子。乾隆庚子進士。博雅能詩。嗜古碑帖。凡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之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乾隆壬子。金匱錢梅溪在京師。與之過從。時秋史方奉父諱。一日以高二三寸許之青田石一塊。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於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億載云云。其明年癸丑。秋史將服闋。卒於京師。知之者咸以爲碑讖也。

失隆慶之讖

嘉慶丙辰。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人舊宅。曰寶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此屋蓋建於明隆慶初。至乾隆乙卯冬。始有成議。至嘉慶丙辰交價。故曰失隆慶也。

畢秋帆語讖

畢秋帆爲兩湖總督八年。忽以事降山東巡撫。心轉喜之。未幾。復任兩湖。乃愀然不樂。謂人曰。吾將終老於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領兵堵禦。歿於當陽。

紅羊刧讖

粵西某邑令賈某在粵寇洪秀全家。搜獲邪教書二本。入教人名册十九本。命書一張。洪生於嘉慶辛未八月十六日未時。未屬羊。正應紅羊刧之讖。

包裕詩讖

臨桂陳繼昌。初字哲臣。嘉慶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名守叡。（古文叡字）迨庚辰春。以夢更名繼昌。字蓮史。是科。捷會狀。蓋三試皆元也。邑故因山爲城。東北曰伏波門。有山曰伏波。山下有洞。瀕江。曰還珠。明正德丁卯。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有石刻詩云。巖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峯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哲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注云。伏波巖（即還珠洞）有石如柱。向離石二尺許。讖云。巖石連。出狀元。陳大魁之歲。石果將連。蓋滴乳積漸黏屬也。陳名與字之四字。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亦奇。其初應童子試。縣府院試亦皆第一。時謂之大小三元。

道光宇宙之讖

陳蓮史應嘉慶庚辰科會狀時。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而宣宗登極。紀元曰道光。

蔡二梅賦讖

蔡二梅上舍壽昌甫成童。以白桃花賦得名。旋貢太學。卽往粵東尋親。比歸。而喬梓相繼殂。有一子。亦殀。二梅嘗自謂出牆枝開最先。其受風霜也早。花亦易隕。此言竟成讖語。

耆英字讖

耆英性豪侈。家有園。曰成趣。其廳事悉以奇石嵌壁。引水自屋角出。散注四隅。四時作瀑布聲。承塵皆名人詩畫。縱橫點綴。園有巨石。高可三丈。上鐫介於石不終日六字。爲耆所自書。曰此石得之西城某王府。鐫資且數千金。未旬日。耆卽以江寧條約被譴。

咸豐年號之讖

粵寇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時道光庚戌之六月也。其後蔓延

十六省。陷六百餘城。爲禍甚烈。至同治朝。始平。蓋歷十五年之久矣。當文宗卽位改元咸豐之時。有童謠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爭山打破頭。

粵寇僭號之讖

咸豐壬子。江南鄉試題爲道之以政一章。有某生於是科中式。其文收束處作頌揚體云。行見德禮之化。聲教四訖。東西南北。來享來王。俊秀造選。汝爲汝翼。稽首而上太平天子之頌也。是時粵寇之難初萌。而彼中之國號王號等字樣。均已一一見於文中。

同治年號之讖

穆宗登極。改元同治。雖僅御宇十三年。卒成中興之盛。當改元時。有紀其事之詩。中有云。一國干戈淨。三台氣象新。蓋上句指同字。下句指治也。

女字之讖

同治朝。太監安得海之至德州也。呵斥官吏。索供張無厭。其在舟中。品竹傳歌。連宵達旦。且敢陳設龍衣。招搖震炫。兩岸觀者如堵。及自泰安逮捕至省。有候

補令何某伴送之。在逆旅中。按牙譜曲。讌飲甚歡。並言回京後當令超遷不次。又言曾求帝御書帝書女字與之。女乃安字無頭。意者非佳讖耶。而不知卽應於目前也。果不久而爲丁文誠公寶楨奏請就地正法矣。

王濤賦讖

寶應王濤。幼聰慧。爲文恆不起草。同治甲子中秋夕。挈奴掉舟遊射湖。月鏡當空。湖光如雪。酌酒臨流。興致閒適。婆娑月中。口哦所賦詩。奴忽見其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蓋已隨屈大夫游矣。其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篋。得歸濤賦一篇。中有曰。喜溢流之茫洋。悲康衢之陂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蓋早爲之讖矣。

館會閒雲之讖

京師有松江會館。在前門外大蔣家胡同。初名雲閒會館。道咸以來之僦居其中者。自鄉會試士子外。類皆閒曹旅宦。寄居眷屬。或曰。雲閒會館四字。逆讀之。

則爲館會間雲。殆皆無心出岫之閒雲乎。因改雲間爲松江。自是不十載。即稍稍有致身通顯者矣。

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

楊叔嶠京卿銳爲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以其兄病歿京師。北上運匶。因與康廣仁等五人讌。後遂及於難。其所居大門有聯曰。月中漸見山河影。天上新承雨露恩。上句爲宋蘇東坡八月十三玩月詩。漸字乃三點水加一斬字。而楊竟於八月十三日棄市。叔嶠初官內閣侍讀。嘗與同僚結社。爲詩鐘。一日。以鶴膝格詠來霸二字。叔嶠得句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拔山人笑霸王愚。其後戊戌之難。上下兩句皆應。殆語讖也。

林暾谷詩讖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爲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頗事冶游。歡場中時有身世之感。有與陳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歎詩云。往日矜夸一任謾。遠來

共醉事殊難高樓罷酒天初雨短樶挑燈夜向闌流落傾城同一歎忖量終歲得多歡。此懷恐逐晨鐘盡。留遺回腸報答看。是夜座中所述。矜奇俶詭。足悽斷也。又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云。倚闌雲起亂鴉呼。黯黯西山望未無。乍入闇虛催夕景。還連風色落平蕪。主憂避殿當元日。臣職操兵見嗇夫。如我閒官神所笑。何祥欲問自疑迂。此以是年元旦日蝕。偕友詣江亭觀音大士問籤而作。相傳籤詩中有巴蜀湘閩等字。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當時固不覺。而詩中主憂避殿臣職操兵各語。詩讖分明。已見圍攻頤和園孝欽后訓政德宗禁處瀛臺諸兆矣。又直夜云。鳳城六月微涼夜。省宿無眠思欲殫。月轉觚稜成曙色。風搖燭影作淸寒。依違難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呰眚寬。身鎖千門心萬里。淸輝爲照倚闌干。呈太夷丈云。聞命書思旣竭才。池亭起早獨徘徊。寒生曉夢知方雨。雷轉秋陰喜漸開。救僞未妨行督責。乘時自合使雄才。先生平日吾師事。試問如何區畫來。此二詩。爲參與新政時所作。去被逮不及十日。暾谷爲章京纔十日而難作也。詩意淸悽。似雲棲謁蓮池大師塔之作。而踧踖不寧處過之。曰無眠。

曰思欲殫。曰依違。曰差欣咎眚寬。曰旣竭力。曰猶徘徊。曰如何區畫。其自知力小任重。自憂自危者至。而終不得脫也。身鎖二句思其婦。寒生二句。尙望事機可轉。言爲心聲。哀哉。

李連櫻之讖

京師某園有李樹一。與櫻樹相隔尋丈。忽枝幹交插。兩樹合抱。都人呼之曰李連櫻。咸謂若不斬此。國無太平之日。未幾。而遂有權閹李連英用事矣。

王上有白之讖

醇賢親王墓近萬壽山。山勢環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繞前。後有銀杏樹兩株。高矗如蓋。俗謂銀杏爲白果。或造讖語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當數世爲天子。時光緒戊戌。孝欽后正以圜頤和園事惡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壞之。遣人督木工鋸銀杏。其中多蛇。悉被傷毀。旋有一蛇出。長尺許。金色紅頭。又有一稍大。亦紅頭。均昂然不動。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亂作。其人固頭戴紅巾。而口誦符咒者也。

紅燈照之讖

自光緒甲午中日之役後。某邑北鄉濬河。獲殘碑一。字漫漶。不可辨。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至庚子。拳匪作亂。其徒黨有女子。曰紅燈照者出。乃始悟爲讖也。

徐小雲語讖

光緒庚子春。海鹽徐小雲尙書與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同在朝。侍郎一日與尙書宴飮。談及時事。輟箸太息。謂將決意告退。當避暑於西湖。並述且過子游子棄甲曳兵而二句。蓋謂過夏卽走也。洎八月。拳匪難作。尙書被誅。而讖應矣。

劉可殺名讖

武進劉葆楨檢討可毅。光緒戊子會元。於會試前。自更此名。同人莫之知也。及榜發首捷。報錄至青廠武陽會館。館人曰。吾武陽無此劉可殺也。由是人輒以可殺戲呼之。劉每忽忽不樂。常攬鏡自照曰。吾名詎眞成讖耶。庚子拳匪亂作。葆楨先已出京。俄復折回。亂後。蹤跡杳如。傳聞於通州遇害矣。

張文襄語讖

張文襄枋政時。一日以尙未叫起。在退值室閒坐。某親王曰。我今日手甚冷。文襄曰。王爺手冷。卽應烘。（烘與薨同音）王猶不知其爲戲語也。一章京適以白事入內。聞而微笑。王頓悟曰。我命值班蘇拉取一火盆來。大家烘。可好。文襄曰。我不烘。王笑曰。中堂年高。自然讓中堂先烘。文襄果於是年薨。成讖語矣。

陋室銘之讖

唐劉禹錫任和州刺史。作陋室銘。光緒季年。德馨（此與撫江西之德馨爲二人）牧和州。其名與陋室銘中語恰合。

馬薦葵詩讖

馬照臨。字薦葵。性倜儻。嗜吟詠。某年冬。應郡試。居泗城甚久。一夕。詣包孝肅祠坐月。得句云。浩氣空隨流水去。娟娟寒月照何人。次日。攜稿呈其師。師見之。驚曰。子其欲騎長鯨以追青蓮乎。何敗興乃爾。立命筆易空隨爲不隨。薦葵猶作豪語以應之曰。信如是。某之願也。未幾。試畢歸。渡巢湖。中流遇風。舟覆。果落水

死此詩讖也。

金川門碑讖

江寧金川門歷久閉塞。粵寇未亂時。將軍某曾一開之。旋閉塞如故。光緒戊申。端忠愍開府兩江。倡築寧省鐵路。由此門以達督署。闢門後。在門外開溝築路。濬泥至七尺許。發現石碑。四旁剝蝕。長可六尺。闊四尺。諦視之。石有二。上下對合。匠人以鐵鑱劈開。下方石面。刋有隸字云。此路變成鐵。大清江山滅。旁有諸葛武侯書五字。時南匯黃芷安在旁親睹之。同觀者皆愕然。或以省垣龐雜之地。易起謠言。遂舁入督署祕其事。

宣統年號之讖

宣統帝嗣位。年號既定。有引以爲憂者。曰。日宣三德歷算三統。皆暗含三字。日月星爲三光。光字下似九字。三三爲九。且統字偏旁之充。遠視之。幾與色字相類。今之天下。危機四伏。窺竊神器者。所在皆有。統治全國之期。恐至三年而將不臘也。

城門名讖

京師於元爲上都。明與國朝因之。或於正東西三門之命名。作一解云。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皆昔時舊稱。而元之亡也。年號至正。則爲正門之占驗焉。明社之亡。年在崇禎。今者國祚之移。號曰宣統。蓋崇禎時以文臣庸闇而亡。宣統時以發難於武人而亡也。

端忠愍詩讖

長白鍾子英郎中靈嘗客端忠愍幕。嘗爲人言忠愍督兩江時。一日晝寢。夢中得句云。天津橋上杜鵑嚦嚦。罷樓頭日已西。千載不消亡國恨。夢魂長繞蜀山陂。一時不解所謂。忠愍亦自恐其不祥。及宣統辛亥秋蜀中亂事起。忠愍奉命入蜀。爲亂兵所戕。詩乃成讖。子英又述忠愍之斷句。如碧梧葉落天如洗。黃菊花殘雁始歸。驚心塞北新寒早。回首江南舊夢非。野花爛漫春三月。芳草芊綿谿一邱。天意蒼茫憑氣數。詩心哀怨誌温柔。多係蕭瑟之音。不類開府秉圻者之口脗。言爲心聲。宜不得其死也。

陸文烈文讖

陸韜厂爲陸文烈公鍾琦之子。光緒某年。蹈海死。文烈自爲文以祭之。中有云。汝與汝弟光熙書。謂汝處前日之苦境則生。處今日之樂境則死。汝眞以我今日之境爲樂境乎。抑恐汝父他日之死於樂境而故爲是說乎。宣統辛亥。革命事起。文烈果殉義於山西巡撫任所。

並頭花之兆

宮中所蒔之花。凡開並頭者。宮人羣以爲瑞。相戒不折。以爲得幸之兆。

尙書大學士之兆

進士釋褐。有授翰林院庶吉士者。必入庶常館肄習。到館日。人各持尙書一部大學一部以進。由教習庶吉士以硃筆標月日於簡端。俾各挾以歸。若蒙童入塾受書狀。爲將來得以尙書晉大學士之吉兆也。

王文簡詩兆

順治己亥。王文簡客京師。聽劉體仁吏部操琴。贈以詩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

鵠山中訪戴行。及壬寅。竟相遇於宋戴顒故居之京口黃鵠山。始悟前詩之兆。

旗竿被焚之兆

康熙甲寅二月。兩廣總督轅門前之旗竿。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是年孫延齡叛。竊踞桂林。大軍攻之。屢爲所挫。

梅着花之兆

康熙己未。施愚山侍講家寄雲樓下之老梅。忽著花四枝。兩枝指城南。一枝指南隣。一枝向宅中。是年。愚山以少參改侍講。同薦者。高詠則爲其南隣。孫編修卓、茅編修薦馨則皆居城中也。詠字阮懷。

包穀李樹蟾蜍之兆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之前。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塡塞。日高始散。

潮過唯亭之兆

蘇州城東三十里有唯亭鎭。海潮過此。預卜大魁。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彭尙書芝庭居唯亭。門臨葑溪。雍正丁未。有人於溪頭晉上得一石首魚。魚爲海產。蓋乘潮而至也。是年。彭果大魁天下。

蟲荒之兆

乾隆乙亥。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葑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槐樹鵲巢之兆

每會試年。內閣大堂西槐樹。鵲結一巢。則中書得鼎甲一人。乾隆乙未。結數巢。狀元吳錫齡。榜眼汪鏞。探花沈淸藻。會元嚴福。果皆由中書通籍。

福文襄死兆

福文襄王康安將薨前一日。發兵之際。大霧迷漫。王怒。命以槍礮轟之。頃刻霧開。天朗無纖雲點綴。空中震雷忽起。擊營前大石如粉。王不懌。次日遂薨。駐兵之地。名背子坡。前爲打狗河。背子與貝子同音。王本命又屬戍也。

齊息園死兆

天台齊息園宗伯召南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滃起。必識其處。及霽。使僮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齊亦不久歸道山矣。其後山長馬秋藥履泰課士。嘗以雲起石爲題令詠其事。

蔣礪堂重至會經堂之兆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戊戌入泮。時方十齡。後入翰林。道光乙酉大拜。偶於舊簏檢得童試卷之浮簽。有蔣攸銛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身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三十三字。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典試禮闈。復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爲之先兆。相國因令順天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入泮諸生姓名注明旗籍。彙爲一冊。裝池而什襲之。而乞曹盧英諸相題以詩。

雪中榴開之兆

寶應卞頌臣制軍寶第幼年讀書於南門城樓。早出暮歸。率以爲常。城樓有寺曰觀音樓。老僧澹圖憐其貧。時啗以饘粥。太夫人賃屋城隅。紡績以佐中饋。又爲人澣衣。庭側有石榴一株。久不著花。是年冬。嚴寒。積雪旬日。忽絳英照人。則石榴花吐豔也。里人大駭。以爲不祥。制軍亦竊竊憂之。太夫人顧而笑曰。吾家衰落。至汝輩而已極。縱有不祥。更無有不祥如今日者。吾聞土旺則木滋榮。意者汝將光大門閭乎。次年。制軍舉於鄉。及貴。太夫人特命於里第建一廳。顏曰榴瑞堂。以示不忘。

早立登基之兆

咸豐癸丑三月。粵寇破揚州。將北竄淮海。東竄裏下河一帶。淮安山陽鹽城之民。倡以棗栗燈籠雞子犒寇。蓋寓早立登基之意以諛之也。

烽烟太平之兆

江寧城中火星廟有鐵鑪一座。上有烽烟太平四字。粵寇洪秀全據江寧時。侈爲祥瑞。令數百人舁之。徧行城中。然後取以入府。

伐椒之兆

寶應城東門有屋一區。故劉氏產也。王文勤公凱泰幼時讀書其家。偶食椒。見其青葱可愛。因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閱三十餘年。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時。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粤藩。遂遷閩撫。而此屋亦爲其所有。其樹更盛。久之。或言椒不留子。苞一啓。子即墮落。恐不利於子孫。乃議伐之。其次媳爲俞曲園之長女。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州。妻劉夫人則先文勤二月而卒。

豬頭落地之兆

富陽宋紹唐。乾隆時富人也。僕從以百計。至光緒初。其宅附近屠肆之架。所懸豬頭忽落地。跳而行。市人逐之。亦不顧。直入徐門而止。於是徐姓衰落。今且饔飧不繼矣。

留辮之兆

吳興有廖北江者。曾游學日本。瀕行。翦髮辮以與妻。謂可作紀念。既二年。以肺

疾死於醫院。院中人懼傳染。火葬之。其友攜其遺篋及臨終之函以歸。妻痛甚。取衣冠與遺髮。招魂葬之。人稱之爲髮塚。廖喜讀鄞人周齊曾囊雲髮塚銘。其文爲乾隆時鈔本。鄞志中亦載之。第起訖不完。廖嘗就皇父鵬九架上所藏舊本鈔之。死後。或檢其遺篋。則此文尙存。且有文書後。中有云。斬除煩惱絲。笑我亦髡頂。是語竟成讖也。

秦聲之兆

內廷向演崑曲。光緒時則尙秦聲。卽梆子腔也。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

帝王樹之兆

京西有潭柘寺。中有銀杏一株。數百年物也。俗以帝王樹呼之。每易一朝。則生一幹。咸豐時所生者。爲旁簷所礙。止而不長。同治時所生者。忽爲大風吹折。其梢旋於折梢之一幹旁。復生一枝一幹。兩歧並出。適符光緒宣統兩朝入繼大統之兆。

失街亭洪羊洞碰碑之兆

宣統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兵變。翌日。都人始知之。而西安市場某戲園。適於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邀譚鑫培至園奏技。觀客雲集。後至者不得座。雜立人叢中。闐咽無容足地。其所演劇目。爲失街亭洪羊洞碰碑。或曰。此非佳兆也。

李肯堂生平逢九數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人。本窶人子。以居積起家。至暮年而素封矣。生平所値。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賈。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第四子卒。仍爲九子。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壻。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乙亥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

吉夢惡夢

睡時依身體內外之刺激。感覺中惹起半意識之狀態。曰夢。古代東西各國。多視爲不可思議之神權。近依哲學及生理學之條件推測。謂夢之成立。由感覺

中樞之神經細胞因睡停止作用。蓄積勢力。故腦髓之一部分興奮甚強。影響於血管。使血液集於其處。而成幻象及錯覺也。

周禮夢占。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鄭注。聘。問也。兪曲園謂聘猶月令聘名士之聘。曰禮來之也。下文云。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曰。贈。送也。惡夢可以贈之使去。則吉夢亦可聘之使來。

太宗翔鳳樓之夢

崇德丙子六月。太宗御翔鳳樓。偶假寐。夢人請曰。和碩穎親王薩哈璘乞賜一牛。如是者再。寤。以問希福等。皆奏曰。此皇上悼念所致。上曰。不然。當別有故。於是希福檢會典。凡親王薨。初祭。例賜一牛。穎親王初祭未用牛也。上乃命致祭如禮。薩。爲太祖孫。禮烈親王代善第三子也。

兪望𡺸母夢魁光

餘杭兪望𡺸大令生時。其母夢有魁光繞屋。因名魁。後改名甡。宰長沙。有吏才。一日。指空中曰。有魁光引我。吾逝矣。未幾卒。

趙函乙夢兜鍪神人

趙函乙。合肥人。順治丁亥進士。督學江西。一日。行洪州道上。夢有冠兜鍪之神人。引至一敗廟。指黃幕中而語曰。此君前身也。次日。至追賢坪。見道側有古廟已頹落。入視之。宛如夢中。土人云。是宋時密都統廟。都統名佑。合肥人。與元將血戰死。廟食三百年矣。趙嗟異。因重新其廟。自爲之記。

陸麗京因夢尋太和山

陸麗京嘗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堡遯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緪鐵鎖以上。麗京依之。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旐。寤。對寺僧言狀。僧。楚產也。乃曰。此太和山也。麗京遂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

陸次山詩夢

仁和陸次山刺史璣嘗仕蜀。及歸之前夕。夢一麗人搴帷入曰。仰君名久矣。今將南旋。有詩。請續之。誦云。空山期故人。花落滿牀雨。次山曰。此不可續者也。敢

謝不敏。固請。應聲曰。我將渡巴江。歸心一春苦。其人曰。可矣。問其姓氏。俯首不答。微頷而去。次山寤。乃語人曰。明朝盧刺史爾惇之女色藝雙絕。後隨父殉張獻忠難。埋玉城西。豈其人耶。

笪重光夢其父

順治朝。句容笪重光將應鄉試。夢其父告曰。汝科名在朝天宮羽士某筆頭也。盍訂交焉。及醒。不解所謂。逾日。夢如前。異之。乃詣宮投刺。一見。歡若平生。棋酒琴詩。往還無虛日。及九月寫榜。執筆者卽朝天宮羽士也。唱名至笪重光。羽士應聲落筆。監臨蹙額。怪其姓之音與韃同。觸本朝忌。請易之。使者亦以爲然。羽士曰。其名已繕榜矣。監臨叱曰。汝知笪字作何寫。曰。竹旦耳。衆曰。命也。逾年。成進士。後官侍御。

鄧肯堂夢神示字

鄧林梓字肯堂。常熟人。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於韋蘇州廟。夢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

中中陳溯潰。溯潰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者男鄧無分也。

喬夢蛟童試前之夢

喬進士夢蛟年十四五時。將應童試。忽夢一人如俗畫張仙像者。謂之曰。汝欲登第。須與董含同榜。驚寤。遂識於簡端。喬長董一紀。時董雖生。尚未命名也。後每試。必檢董名。不可得。及董入泮。喜曰。果有是名。有是人矣。順治辛卯。喬中式。戊戌成進士。董於甲午鄉薦。疑夢不足據。及辛丑。喬補殿試。董適於是科捷禮闈。遂與之同赴殿試焉。

管世俊夢中狀元

遂寧李如石名賓。令長洲時。有賢聲。明亡。隱於上清江。子靜從之。教授生徒。躬耕自給。村人管世俊方弱冠。往受業焉。一日。世俊對靜大笑。賓問之。世俊曰。我夜夢大哥中榜眼。我中狀元。故笑。賓勸勉之。未幾。世俊死。以爲前夢不驗。順治辛卯。靜舉於鄉。又十年辛丑。成進士。廷試果第二。是科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既而世俊之父來賀。賓言及前夢。則曰。亡子原爲馬姓。隨母來者。賓益異之。然不

三四年。而溧陽馬世俊亦死。

周計百夢金聖歎

周計百司李某郡。讀才子書。慕金聖歎之爲人。遣使賫舟車費。往迎之。聖歎適爲唐詩選。未赴也。然已心許之。至明年。計百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夢中之夕。卽聖歎絕命之晨。時爲順治辛丑也。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

蔣伊兩夢

順治進士蔣伊求嗣於蘇州之雲巖。夢有僧指執錫杖之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有龍蟠於中。適佃戶曹某送租。幷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而嬉笑。見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毛癰子夢中足直

天長有養濟院。留養羣丐。毛癱子實主之。毛有妻有妾。某歲除夕。妻妾置酒飲之。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循牆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耶。曰我。曰何爲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曰何時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舖遮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耶。命一匄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偃臥息絕。一微喘。呵呵者一壯者也。曰何爲。曰以小事而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匄曰。疾與酒。匄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食。喘者倚。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徹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匄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爲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幾而天曙。羣匄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因語夢於市。

王丹麓試夢

王丹麓一日。檢書。得同夢方。時念張廣平處京師。特千里致書。相期試夢。聞者笑之。

吳子雲夢誦文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方於春夜玩月。夢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琅琅然。題爲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乃入場。果此題。因書宿搆。放榜。果中如其數。旋中進士。入翰林。

張文端夢竹竿

桐城張文端公英得子遲。祈夢於京師前門之關帝廟。夢關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爲兩个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陳香泉夢游園

康熙時。陳香泉太守奕禧時夢游園林。水竹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則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

陳香泉夢至一樓

陳香泉頗以書名。其幼時夢至一樓。滿貯隃麋。一神人謂之曰。供爾一生揮灑。自是書學大進。

佟國相夢關羽

佟國相撫甘肅。以事出巡。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去。佟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四字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至建昌。野渡。有關羽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入拜謁。爲修葺之。

汪山樵夢楊貴妃

康熙時。蘇州有汪山樵者名俊。選授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爲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

人。則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宋明以來。爲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爲清理之。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爲別置界石。並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張芹沚屢夢其妾

萊蕪張四教。字芹沚。順治丙戌進士。以部郎居京師。買一婢。年十四。姿首甚麗。詢家世。曰東鄉艾氏女也。適簡山西提學。因納爲妾。攜之行。至一驛。晚步驛圃中。有雉起草間。感之而孕。到官十月。張以試事將按他郡。妾泣告曰。弱質託體君子。今將娩矣。君事畢。當速歸。冀可相見。張慰之而去。去數日。妾生一子而歿。預留書與張。爲訣詞極哀豔。多非人世語。又自畫小像一幀。留奩箱中。張歸。見之。惋歎而已。

自是夜必見夢於張。休咎必以告。又時時來。自乳其子。張懸像別室。食必親薦。一日。羹汙其上。夜夢妾怒詰曰。奈何汙我。旦視之。畫已失。張悵怏彌日。致畫師數輩。爲言姿態曲折。彷彿追寫。卒不肖。偶謁中丞。見屏風畫美人絕肖。屢目之。

中丞曰。頗愛此乎。張因自言其故。中丞卽贈焉。攜歸。食寘如常。見夢亦如昔矣。常語張曰。君不利宦途。稍遷。卽宜爲退休計。及秩滿。遷榆林道參議。遂乞歸。

陳雲起夢其弟

杭州陳雲起。名之樫。與弟丹雨同學。而丹雨才更優。文名噪甚。雲起不及也。丹雨早死。康熙癸卯。雲起入棘闈。文思艱澀。比午。不能成一藝。忽昏睡。夢丹雨進席舍。促之曰。速起。吾爲兄搆此七藝。雲起強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謄眞時猶覺丹雨在側。忘其死也。是秋得售。甲辰會試。丹雨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爲人言之。不諱也。

顏敏夢乘官舫

康熙丁巳。寧藩缺出。或勸裁缺布政司顏敏賁緣。顏曰。吾十年前在西秦時。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爲屏一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以舊例引見。果開藩粵西。尋沒於任。

張光豸夢白帽子

康熙戊午南宮張光豸赴鄉試。初以父病不欲往。強之乃行。至旅店。夢有人贈以白帽子。心惡之。決歸計。未行而父書至。病良已。猶以爲慰。已乃勉終場。遂不及榜出而徑歸。父果大愈。已而捷報至。則領鄉解矣。明晨賀客麕至。一客忽云。邑中自明兵部尙書白圭領解後。久無繼者。君能繼之。故見之夢兆。光豸始恍然。

湯文正夢登高山

湯文正公斌於官左春坊左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文正鼓勇繼之。遂至山巓。有一室。空無所有。惟壁懸麻姑仙壇記。旣覺。不知所謂。康熙癸亥臘月。閣學出缺。特用右坊王庶子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出缺。文正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文靖公熙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文勤公霨曰。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文正聞之。竦然。

陸淳夫夢易名

陸祖禹。字淳夫。年十八。爲諸生。旋以餼滿邀歲薦。康熙庚午。主司已取中。欲魁其經。以姓名稍涉嫌疑。抑置副榜。先是淳夫嘗夢人告之曰。易而名。則得中式。至是。夢果驗。

陸清獻夢楊忠愍

康熙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罷嘉定令。里居。一日。坐書室。似夢非夢。見青衣二隸持刺相邀。視之。乃明楊忠愍公繼盛帖也。大驚而醒。頃之。假寐。神魂飄蕩。見二隸在前引路。至一處。宮殿巍奐。隸入稟。忠愍出。肅入分賓主禮。坐定。忠愍極贊清獻之居官清正。茶罷。忠愍忽云。有嘉定治民張某。訟公枉法受銀十二兩。請公對簿。清獻卽起立。隸引至法堂。頃之。忠愍升殿。喝隸拘張某至。張堅稱老爺在任。曾受民銀十二兩。清獻辯爲無。張云。康熙某年。兒子援例求老爺出結。某引兒子拜門生。送二杯二緞。用銀十二兩。清獻云。杯緞有之。乃贄也。何得云贓。忠愍乃謂清獻云。朝廷尙收其俊秀捐銀。知縣自應出結。雖云贄禮。亦不爲

贓。公以銀兩送還。此案便結。淸獻允之。忠慤乃起揖之曰。公淸廉正直。爲人所擠。上帝憫之。此位不久屬公矣。命二隸仍送之還。淸獻醒。爲人道其事。不踰年。果卒。

蔣退庵夢羅漢

康熙癸酉冬十一月。金壇蔣退庵上舍進夢登樓梯之半。力竭。而暗中有人挈之。旣上。見月明如晝。左右皆佛像。母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見之。詫曰。兒何爲來此。佛前兩羅漢侍。拜其左。右以手招之曰。彼粥飯僧耳。何足爲汝師。乃拜其右。禱曰。某半生落拓。禱未竟。忽旁一人答曰。五載爲郞。退庵默思曰。我未爲郞也。復自續一語云。萬事在心。羅漢乃命檢一蒲團。隨宜人去。旣寤。意忽忽不懌。作佛前自懺詩五章。十二月二十五日赴友人宴。暮歸。與同寓友飲酒甚歡。賦詩數首。漏三下就寢。忽嘔穢。不能語。黎明。卒矣。

胡任輿夢人授詩

康熙辛酉。朱竹垞檢討主試江南。領解者爲胡任輿。胡嘗夢一人授以詩。有手

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後。謁其房師趙恆夫於寄園。恆夫曰。子必大魁也。及廷對。果第一。

鄭集闈中得夢

蘭谿鄭孝廉集有舊疾。康熙戊子。入闈復發。倦甚。夢中聞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題。乃由堯舜至於湯三節也。大喜。揮毫如意。是科遂與鄉薦。

徐文穆夢抉目

錢塘徐文穆公本少祈夢於西湖之于墳。見于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閔夏聲夢其父

閔夏聲大令望爲孝廉瑋之子。屢躓小試。瑋歿後。已無意科舉矣。康熙癸巳春。忽夢瑋告曰。爾今科當中。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卽檢書篋。

果得瑋遺稿。遂日夕誦之。屆期。借范某監照錄科。是秋竟捷。選浙之富陽令。時又值鄉舉。調入簾閱。自思此事久廢。恐屈人才。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飾爲僕從入。代閱卷。主考喜閱卷不妄薦。榜發。惟閱房得人最盛。元卷亦出其房。揭曉後。新貴謝師。閱備述所以。令與朱相見。

王企靖夢至一湖

雄縣王少司寇企靖嘗夢月夜至一湖。四岸皆若琉璃所築。中亙獨木橋。橋上立一少年。朗吟一律云。若要西歸亦不難。何須抵死夢邯鄲。休誇肘後黃金印。試認囊中白雪丹。五嶺風煙迷去就。三吳羽檄報平安。波濤轉眼琉璃界。只許今宵月下看。時康熙丁酉九月朔也。

李文貞夢神贈詩

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祈夢於九龍灘廟神。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意頗惡之。後中康熙戊戌進士。而大拜。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而非成。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錢禹侯夢人贈兒

仁和錢禹侯名世英。璵沙方伯琦之祖也。嘗載米十餘艘過巢湖。已泊矣。而大風起。湖中他客舟盡覆。禹侯募人拯一生者。予米十石。一死者。予五石。聞者皆踴躍。全活無算。而舟中米爲之空。一日。鄰婦劉氏夢有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嗜曰。誤矣。尙在左壁。人喧馬騰。爭往錢氏屋。及旦。婦來告夢異。語未竟而璵沙生。

范浣浦夢齊第五

雍正癸卯。世宗登極。連開鄉會恩科。先一歲。范浣浦咸夢見泥金捷報。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也。遂聯捷入翰林。

香虞臣夢賈似道侍女

香虞臣都護格曾任杭州鑲白旗協領。署在春筴兜。相傳爲賈似道別墅。一日。午睡。見一女子跪榻前。呼大人曰。妾乃故宋賈平章侍女梅姬也。久淹於此。如

見憐乞焚楮帛。呼賤名。送出湧金門外。始得逍遙自在。感德莫名。今大人將遠行。故敢昧瀆。揮之不去。遂覺。虞臣不信。夜復夢如故。遂依言送之。旋擢廣州副都統。

顧俠君選元詩有夢

長洲顧俠君名嗣立。康熙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築堂於宅之北。閭邱坊之南。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捎溝爲池。郎之蘊淪也。登者兔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壒之患。於是插架以儲書。叉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昆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歟。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歟。乃借鈔於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眞文梵夾。靡勿攷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

康康山夢童子授如意

乾隆時。杭州北郭有康康山者。名燾。讀書勵行。以孝聞。絕意進取。畫人物山水。

皆師法元人。年三十。禱於于忠肅公祠。夢童子授一如意背篆石舟二字而寤。遂更字石舟焉。後館廣陵亘室。遇黃山老僧。熟視康山久。叩姓名。神色愕眙。康山詰之再。則曰曩有石舟禪師。視予年齒較長。工詩善畫。結茅黃山蓮蕊峯下。有石如舟形。師因以自號。化去幾四十年矣。先生狀貌酷似。字又同。得毋前生爲吾石舟師乎。又問康山生年月日。則石舟涅槃之日也。相與嗟異。所夢至是乃驗。因灑然有出世之想。黃山僧別去。康山攜瓢笠親訪其處。土人導之往。指所謂石舟者。語良是。佛龕久毀。無有知石舟師名字者。向所識之黃山僧。不可蹤跡矣。康山凡三至。無所遇。倦而歸。遂終老於北郭。

陳魯齋夢人贈句

乾隆時。錢塘陳魯齋太守士璠出守瑞州。將啓行。夢人贈句云。路回碧落三千里。筆瀉銀河十二時。醒而不解。抵瑞州。則郡廨後有碧落山。而京師距江右正三千里。是年太歲在亥。十二時亥也。旋卒於官。

姚氏二女見夢於其兄

鄞縣民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於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

童二樹夢道士

山陰童二樹布衣鈺晚年以與修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樹少時嘗臥病。夢一道士相招。卻之。乃去。及病於甘泉志館。則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及寤。遂自知病不可愈矣。然猶強起畫梅。未就而卒。

全謝山夢陸茶塢

全謝山之交陸茶塢也。馬嶰谷爲之介。一見卽傾倒。茶塢嘗曰。謝山無終老山林之理。謝山遊嶺外。一病幾死。病中夢過茶塢之水木明瑟園。與之坐紫藤花下。啜蓴羹。茶塢復以酒觴之飲。謝山曰。此伏波曳足壺頭時。不復與君抗也。醒而異之。以爲僥倖生還。一踐此景。而茶塢乃竟先謝山而卒。

齊息園有三夢

齊息園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

一。應鄉舉時。嘗游西湖。至于忠肅祠。倦而憩於廊下。見若有隸役者。執刺相迓。遂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使就賓位。有頃。忽謂之曰。爾之事在我。我之事在爾。息園因請曰。公在明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無兩。而易儲之事。默不一諫。何也。忠肅曰。耿耿此心。淹沒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言。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乾隆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代兩宗之事。實任纂述。因請開皇史宬。盡取諸書疏閱之。乃著易儲十論。以暴忠肅之冤。

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游天台。與司馬承禎談元甚久。寤而不知其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顚焉。腦裂而殞。賴蒙古太醫治之。始得甦。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也。

一。乾隆丁丑春。將赴杭渡江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額。口占二語應之。覺而猶記其辭。書之。藏諸篋。既至萬松嶺。將軍富德來謁。曰。余有求於先生。其許我乎。息園曰。諾。富曰。某一子。疾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息園遂取所藏者示之。富大驚

愕。自是每晤。必致敬禮。稱爲老佛焉。

梁文定解夢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病篤時。夢至一處。宮殿巍峨。坐客皆不識。談久。忽思吸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一神招文定曰。且緩吸烟。我有一聯。君對之。因書三代之英汝繼泰七字。文定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爲解之。皆辭不能。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寶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果薨。

錢文敏夢墨兩丸

武進錢文敏公維城嘗於乾隆戊午應順天鄉試。至都。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幔。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文敏亦就而買之。售墨者熟視文敏。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嘉淦。則儼然售墨者也。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爲無錫李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則以一榜終於東平州牧也。

錢文敏夢天榜

錢文敏公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棄疾而生故也。改名後。乃字幼安。號稼軒。以識其夢。乾隆乙丑春闈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爲李某。己爲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文敏果爲狀元。官至刑部左侍郎。贈尙書。而李某則在二甲。以知縣用。

錢文敏夢哀哀哀

錢文敏公以少司寇丁艱歸。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尙書銜。賜葬立碑。其夢乃驗。

周立五夢易頭

宜興儲同人名欣。崇拜周立五備至。謂其德足以敎天下之鄙。其學足以正天下之詖。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立五。名啓嶲。亦宜興人。弱冠時顴未高。兩頤逼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笑之曰。此黃冠相耳。立五若勿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

子試。偕其父旅荆南。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髯如戟。至榻前易頭去。以手所提頭函其頸。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凜凜者累日。未幾。顴漸高。兩頤骨漸豐。鬚鬑鬑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麈。隨一金甲人。語曰。吾來易而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啓其腹。出其臟腑。滌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笠覆於腹。復取釘椎釘四角。而夢中聞響聲丁丁。竊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麈拂而視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遂寤。自是文學日進。歷試兩闈皆獲售。官至侍講學士。

夢于忠肅示字

有三人祈夢於于忠肅祠。兩人無夢。一人夢忠肅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妒其有夢。僞洩焉者。卽於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尚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晨三人同往視之。乃一個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周某夢于忠肅

宜興周某少時至于忠肅祠祈夢。夜夢一皂隸。來摸其臂。與之狎。憤怒。大叫而醒。以爲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成進士。選湖南龍陽縣令。十餘年。卒於任所。

陳某夢于忠肅

海寧秀才陳某嘗祈夢於于忠肅祠。夢忠肅開正門延之。陳逡巡。忠肅曰。汝異日爲我門生。例宜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啓湯溪縣城隍稟見。卽見一神峨冠來。忠肅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陳皇恐而坐。聞城隍神與忠肅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神告退。忠肅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忠肅。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咸莫解其故。陳家貧。其表弟李實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偕。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

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爲然。偕至廣西。通判署有西廂房。封鎖甚祕。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中秋。在園酣飲而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更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臥室。翁下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互相唱和。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尙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之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飮。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翁先在。旁人莫見也。經江西。翁謂之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以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歸家商之。

同至海寧。告其親友。皆曰忠肅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曳之入忠肅祠可也。如其言。將至。翁失色反走。陳兩手挾持之。強掖以入。翁長嘯一聲。沖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冒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之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趙笠亭夢于忠肅

趙笠亭祈夢於于忠肅祠。夢見忠肅憑几坐。几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臺二句。以爲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其門人相率臨奠。設筵告祭。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卽此二句。

張文和夢其父

乾隆丙辰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夢其父文端公英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問翁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問狀元何名。舉左手示文和。文端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文和驚醒。卒不解。及殿試揭

曉。則狀元爲金德瑛。蓋移玉字至英字之左。驗矣。

梁兆榜甲名定於夢中

廣東梁觀察兆榜有族叔素奉佛。其妻方娠。夢觀音大士語之云。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爲三甲第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卽爲之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姪。使下場。卽觀察也。果於乾隆庚午辛未連捷。觀察會試出侍郎雙某門。將殿試。雙欲爲送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不信。及殿試榜發。則二甲六十八名。雙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爲某相國之子。上改拔杭州吳鴻爲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觀察仍爲三甲第八名進士。雙歎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王介眉夢陳壽

錢塘王介眉侍講延嘗夢至一室。有一叟。身短髮白。坐於榻。一人頎而黑。揖而語曰余陳壽也。黜劉帝魏。遂貽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爲先生後身。勉而成之。毋廢乃業。時介眉方撰編年紀事一書也。因有紀夢詩云。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卽指此事。及書成。乃名之曰補通鑑紀事本末。

鮑倚雲夢爲人作書賦詩

鮑倚雲生平屢有夢。乾隆甲戌之早春。病中夢爲人書榜聯。中有文章麗奠笙鐘日之句。放筆作大字。紙盡。落日字。四月初五夜。夢至一顯者家。飛樓邃宇。丹碧隱現。賓客多海內知名士。華筵高會。燈月交輝。主人出吳綾數尺。命作詩。鮑成七言長歌二十餘韻。中有面隔桃花人外嬌晝衣舞破春風媚二語。爲座客所稱賞。頃之。有女郎含羞來謝。意態嫻婉。至可念也。

薩載夢判兩囚

乾隆丙子。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蓋兩童拋球。誤出碑上。一童爬取。碑

倒。一壓死。一折左腿。老婦負之歸時蘇守薩載公出。回署。知其事。傳書役訊之曰。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用硃筆判兩囚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之歸。則與夢悉符矣。此童滕姓。乃瘠藥之裔。及壯。恣行不法。人呼之曰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適合減等之意。薩後官至江督。

吳香亭夢金牌

吳香亭玉綸中乾隆辛巳進士。先於戊寅除夕。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中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吳登舟。岸上鳴金伐鼓。見波濤洶湧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其兄玉衡。玉衡謂其必中。意謂蛇者巳也。金屬辛。其歲適萬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辛巳遂報捷。

崔鳳集夢草橋

乾隆庚辰。寧河崔鳳集將赴鄉試。祈夢。夢見一詩。有功名祇在草橋頭句。醒而不解。及啟程。行至草橋。時方演紅梨記趙解元故事。是科果領解。

紀文達夢遞文書

紀文達公昀謫戍塞外。見兵役遞文書。而翌日對人言。夢中遞文書。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尙痛。衆皆粲然。文達作詩云。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蕉鹿何須問是非。

周玉井夢入雲樓丈室

周蓮。號玉井。海寧人。乾隆乙酉舉人。官中書。嘗夢入雲樓丈室。見壞衣斷拂之老僧數百。皆在室中。惟一座尙虛。中有一人顧之曰。後四十年。君當來此。遂寤。歿後。有以其時考之者。良合。

德某夢子中解元

乾隆癸卯江西鄉試。首題爲學而優則仕一節。周力堂制軍之文甚古奧。房考張某苦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黜之矣。至夕。歸寢。張忽囈語不止。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尙忝然作房考乎。因自詈自擊不止。僕以爲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薦之。正主考爲禮部侍郎任

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冠多士。副主考德某閱文而倦。假寐於几。伺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任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爲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歎賞。遂定爲第一。

程在山夢古衣冠

吳縣程在山有逸園在西磧山下。居二十餘載矣。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自言爲崑山城隍。任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旣醒。笑以語家人。已而自悔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誡勿妄傳。久之。衆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爲山中風景。固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相迓。可知吾未嘗爲冥官。爾等勿爲吾之前夢所惑也。乃一笑而逝。

羅兩峯夢入花之寺

羅遯夫。名聘。號兩峯。好游。足跡半天下。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合。又好釋氏書。通禪理。嘗夢入一寺。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卽其主僧。後遂號花之寺僧。

且鐫印識之。

龔定庵夢龍首人身

龔孝拱爲定庵子。生而有異徵。相傳爲嘉興三塔寺前之潭中毒龍降世。寺未建時。潭廣袤可百畝。歲溺人無算。有高僧過其處。設壇誦經。三日。潭水無風而漲。夜見夢於僧曰。大師何故見苦。僧言汝害人多。吾當爲民除害。再四哀求。則云。汝能使潭水立涸。吾可建寺其上。導汝皈依佛法。龍頷之而去。翌日。大風晝晦。塵沙蔽目。潭水果涸。僧乃募建此寺。門內塑韋馱像。狀猙獰可怖。即龍也。定庵夫人何氏嘗入寺求子。初入寺。見韋馱向身直撲。驚踣於地。後遂有孕。定庵客揚州。亦夢一男子龍首人身。排闥而入。燭之。無所見。未幾。得家書。報生一子。其墮地時。啼聲甚厲。有皮蒙其面。揭之。始見眉目。生數日。有一僧叩門求見。家人不可。僧曰。抱新公子出。吾有語語之。否則吾將盜之去。如聶隱娘故事。老僕白主母。謂此僧欲一視公子。非惡意。盍抱以出示。及見。僧與之耳語。云。生非其時。出非其地。可憐可憐。異日愼勿游三塔寺可也。語畢。掉臂而去。

佛行方夢神促之起

佛行方。名智。杭州之滿洲駐防也。由協領遷成都副都統。乾隆戊申。征廓爾喀。調駐藏大臣。嘉慶丙辰。調哈密吐魯番辦事大臣。以老告休。回杭。年八十餘矣。先是。鞔鼓橋下有小神堂。行方奉差。清曉過之。倦而熟睡。夢神促醒之。及貴。因剏建爲香火院。

張古餘監試得夢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爲謹權量四句。文中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記之。旣醒。自笑以爲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比所用。乃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古餘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注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

高封翁夢大將軍

嘉慶戊辰。高翰卿鹾尹寶森赴金陵鄉試。封翁期之切。入闈日。虔祀梓潼神。旋與二三老友飲福酒。微醺而臥。一人謂曰。爾欲令郎中式耶。非大將軍不可。醒而意索然。及報捷。始悟。蓋是科典試。爲帥仙舟中丞也。

葉維庚夢中玩月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由翰林出宰江左。己卯秋試。調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詞。俾相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游覽殆徧。問其地。曰。澄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江陰。忽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別寶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眞個月分明之句。次年。卒於澄江。

蔣以暄夢四十一

蘇州蔣以暄嘗於韋蘇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眞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眞書一行下。旁註悲字。草書一行下。旁註去字。隸書一行下。旁註存字。篆書一行下。旁註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父容齋歿。時

爲乾隆丙申。丙申乃四十一年也。眞書一行乃驗。服甫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至是而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前耽吟詠。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至是而隸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泰堦由起居注主事。加三級。恭遇覃恩。貤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一載。至是而篆書一行又驗矣。

劉孟塗入某之夢

桐城劉開。字孟塗。嘗游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途。卒然問曰。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要至家。具盛饌。酒半。告以有母孀且老。前夕夢其父語之曰。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先生文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既復與游山見一古墓。有碑題曰宋處士劉開之墓。孟塗乃懽然自失。

黎襄勤夢帝錫銅符

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癸未冬。得夢甚異。有詩紀之。將卒時。坐而假寐。白氣彌空。家無餘財。衆目所覩。咸以爲襄勤之清

節。生天必矣。其詩之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纏繞數月。夜臥多不成寐。是夕。忽睡著。夢帝錫予銅符。篆文如古錢形。長約三寸許。寬約二寸。夢中讀之不甚記憶。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但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

光朝魁夢榜上有名

桐城光律元布政聰諧有弟朝魁。本名聰訥。應嘉慶丙子順天鄉試。獲售。道光乙酉春。忽貽律元書於京師。言夢見春榜第二十二名者。爲光朝魁。欲改名以應之。以其屢困春闈也。重違其意。遂代爲請改。次年丙戌。以第六十六名進士殿試二甲。卽用知縣。律元亦以爲適然。且名次固未合也。後爲鄂撫楊懋恬言之。楊曰。夢境迷離。安知不視六爲二。且草寫六字。下二筆連鋒。尤與二似。不然。何重兩字而不誤也。

程春海夢中懷硯

郴州五蓋山至峻。巓有峯。尤高。戴龍湫。湫下坎。產石。若端溪。郴人取而礪。不知

可爲硯材也。刺史曾鈺識而寶之。以爲勝端溪下巖。道光丁亥秋。程春海侍御在長沙。一夕。忽夢造曾室。室盡硯。邀賞之。遂懷一去。覺而寓書於曾以爲笑。時絕不知有得硯事也。曾答書。則謂果得硯。故且詫我夢。我亦自詫。其臘小除。曾餉硯二。啟視之。皆夢中所見也。曾有詩至。乃賦長歌答之。

何子貞夢食饅頭

何子貞太史少嘗夢至一處。見案以盤盂盛饅頭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奪之。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陳蓮史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魁天下。子貞晤之。卽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道光乙未。子貞以第一人領解。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

何子貞夢弟僧服

道光己亥。何子貞典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言別。留之不可。視其身。已僧服矣。覺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入都。覆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前卒。家人以其遠歸。不卽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祕。

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

鄭修樓信夢

鄭修樓。名天爵。道光乙酉拔貢。朝考一等。用知縣。分發江蘇一載矣。同僚有小故忤上官者。皆被議。鄭懼得罪。乃改教職歸。旋中道光丁酉科第四名舉人。歷任平和學教諭。洊升延平府學教授。不赴。是時家居。粵寇將至。家人請偕往。曰。吾不往也。生平恬靜寡慾。以書名家。素信夢。屢有夢徵。任平和時。將府試。預有夢。告假歸里。同寅異之。未幾。漳州失守。升教授時。離家僅百里。亦不往。未幾。延平被圍。晚年兼學畫。畫甚工。益杜門謝客。惟外邑諸生。始一見之。

王立齋夢羊

道光丁酉江南鄉試。唐黼卿再與分校。所居左經房。與王立齋比鄰。一日。立齋忽喘息來。謂黼卿曰。君所閱有羊字號卷耶。可速檢呈。詢其故。則曰。此卷當得元。問何以知之。曰。頃疲倦。隱几假寐。恍惚過君門。庭戶一新。巍然若大廟。既入。聞櫃內有聲甚厲。驀然一羊跳出。龍變化之象也。意元卷必為君得之。黼卿亟

覓薦卷底簿。果有羊字號卷。已先日呈進。然猶疑信參半。及塡榜拆封。解元爲江陰鄭經。果卽羊字號卷也。經。字守庭。

趙季淵夢惲某

趙季淵官獨石口。道光庚子。其子枚生捷京兆。得信喜甚。翌年爲辛丑。夜夢其業師惲某。問曰。小兒幸徼一第。倘能捷南宮否。惲曰。子何不詳讀聊齋誌異。及醒。隨手取閱。適見一條云。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是科。枚生果聯捷。

魏芸閣夢觀天榜

魏芸閣初名然。乙道光辛巳舉行恩科鄉試。魏於是年正月。夢觀天榜。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寤而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恩科鄉試。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歲二十四年矣。

曹文正夢桂文敏

桂文敏公芳以少司農軍機大臣。奉命出外鞫案。中途授漕督。因卽赴任。行至荆州。患病。其大父嘗督兩湖。父嘗官湖北督糧道。皆沒於楚。都人聞其病。皆危

之。以其先人於楚不利也。

文敏在都時。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過訪。未嘗登堂。病時。文正夢文敏來訪。坐廳事。告云。吾物化矣。吾祖父俱不利於楚。何故也。文正曰。君尊人豈官楚乎。文敏曰。吾曾有家書煩君攜寄。乃忘之耶。言已。復曰。吾今約君往履安寺。彼地絕佳。可樂矣。文正不欲往。文敏起坐。牽其衣。文正堅退。文敏曰。可相待二十年。文正驚寤。次日。文敏之凶問至。因追憶寄書事。乃典試湖北時。嘗爲文敏寄家書事不誣也。後文正沒。恰符二十年之數。

湯貞愍夢點名

湯貞愍公貽汾嘗權浙江三江營守備。方卸事。欲回省。夜夢一騎持文書以呈。請速往攝篆。問何地。曰。至自知之。旋有人控馬至。扶策而上。有藍旗二。跨刀之卒四。前導。約半日程。見數千人跪迎於道左。類皆斷頭折足者。旋抵一署。武士林立。升公座。一吏捧册唱名。其人卽跪道旁者。點畢退堂。而煖閣以後皆牆壁。無旋身處。顧見旁一老吏。似曾相識。因問此何所。吏方欲言。而前騎吏已白新

任到矣。霍然而醒。細思老吏狀貌。乃督院兵房某也。

陳右銘夢爲神所戲

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倜儻負才略。遭世多故。慨然有澄清之志。嘗應禮部試。祈夢神祠。夜夢隨李愬入蔡。雪月交映。旌旆飛揚。立馬指揮。意氣閒俊。醒而大喜。及下第歸。至上蔡。風雪大作。夜二鼓。始投逆旅。委頓殊甚。自是雪濘連旬。資糧皆盡。典衣鬻馬。僅得南還。乃知爲神所戲。不復談兵矣。

左文襄功名符夢

左文襄未遇時。嘗得一夢。則領解也。春闈報罷也。參戎幕也。典兵權也。膺方面也。得封爵也。平邊亂也。復提兵萬里。掃蕩邊氛。返故鎭也。及蘧然而覺。乃知爲夢。是歲秋試舉於鄉。其後入幕治兵。凡所經歷。皆與夢中所見若合符節。

鄒鳴鶴夢洪水

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一處。如衙署。有人自內出。乃同學某也。云在此掌祿籍。鄒請代查祿壽。某入內良久。出以片紙書官居四品洪水爲災八字付之。道

光辛丑。任開封府知府。中牟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然竟獲無恙。後任粵撫。被劾而歸。粵寇擾江左。在江寗辦理團練。城破殉難。照道員例贈䘏。人始知四品乃道員。洪水。洪秀全也。

余見韋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韋。名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他日豈能得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知縣。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旋選授樂清令。始悟前夢。至縣。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至。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樊蕚樓夢其妾

湖北樊希棣。字蕚樓。死而復蘇。有妾姚氏。素婉孌。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爲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爲人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蕚樓夫婦極愛憐之。蕚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其孥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蕚樓在黔。未知也。一夕。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

不敢入。卽於戶外扱地而拜。視其衣。則袿裳鮮明。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蕚樓語其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蕚樓笑曰。汝毋我誑。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蕚樓乃告以夢中所見焉。

章釆南夢焦袁熹

同治時。粵東學使以章鋆爲最著。章文名素盛。極廉潔。卒於任所。或曰。實署中人不便其所爲。害之。卒亦莫能明也。相傳章試海南。甫至。夢有自稱焦袁熹者。謂之曰。汝場中宜出去三年不返題。醒頗惡之。後果驗。蓋焦氏去三年不返文。人頗熟誦。而焦亦爲廣東學使。卒於海南。又此語恰可爲學使卒任所之讖辭。章竟應之也。章字釆南。鄞縣人。

陳宰臣夢授書

安陸陳宰臣學博與山陰施望雲善。未識時。宰臣夢人授書一册。題曰望雲詩草。醒而僅記杈椏二字。明日。萬藻卿寄望雲詩往。乃知果有望雲者。宰臣異之。

丁士彬夢觀榜

同治乙丑會試。蘄州李士彬中第三名進士。榜前有丁士彬者。夢觀榜於禮部門外。己名在第三。惟丁字獨小。且較他人略低半字。不解其故。榜發。竟落第。越十餘日入城。經禮部門。榜猶在。趨近觀之。則第三名李字之上半爲雨所淋。僅存其下半之似丁者矣。乃大駭。丁與李故不相識。次日。乃尋至李寓所。以夢告之。相與歎詫不置。

譚繼洵夢羽士

譚嗣同幼時嘗與羣兒戲。失足墮池。其父繼洵方晝寢。忽一皂衣人促之起曰。星君有難。汝速起。繼洵驚寤。嗣同載沉載浮。瀕於危矣。因援之起。字曰復生。甫總角。繼洵嘗挈之遊衡山。一羽士諦視之。謂繼洵曰。是兒骨相不凡。惟他日數歷仕途。宜外官。不宜京曹。過三品。則京外胥宜矣。否則必有大禍。嗣同長。繼洵卽爲納粟以知府官江蘇。光緒戊戌春。奉召入都。繼洵時撫鄂。馳書令掛冠。嗣同覆書備言事君致身見危授命之義。書成。又以父命難違。疑不敢發。適康有

爲過其居。告之故。康曰。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君達人。詎容以此介介。嗣同聞之。意決。遂北上。卒及於難。

王壬秋夢其女

王壬秋多女。其次第五者曰韡。小名萸芳。旣夭而忽見夢。問物性之靈蠢。壬秋戲告以豈子最靈。人最蠢。覺而賦小詩以記其異。詩曰。幻影重相見。提攜問物靈。衣單垂手瘦。髮覆兩眉青。泉下年難長。秋來夢易醒。忘情仍有妄。非汝未遺形。

姚夫人夢其舅

兪祖綬。字履卿。爲曲園之猶子。光緒丙子舉於鄉。距其大父之登嘉慶丙子賢書。適花甲一周矣。出榜前一日。曲園之婦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夢其舅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迎問之。曰。吾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時曲園之母猶在堂也。姚夫人寤。喜曰。履卿中矣。

趙撝叔說夢

趙撝叔湛深經術。語雜莊諧。嘗自言曰。光緒庚辰春。猝病咳。自二月至四月不愈。藥之彌甚。終夜危坐。忽夢出門。行大道邊。遠望江湖。浩淼無極。遇村民問途。言此前進爲鶴山。仙人之所都也。上行則山內。下行則山外。大道迂遠。有捷徑。可導以行。至某處。昏黑若眢井。余謝不能。願迂道。久之。不見人。得一人。問鶴山。不答。畫掌示以字。搖首去。後者至。改書字問之。其人視余良久。爲指一隅依以行。突見壁立百仞。上鑿二大字。曰貌山。始悟前失。然不知其義。又捫壁行里許。有老者合眼坐茅舍中。二豎曰。君非此類也。山外地近。明當引君游。可宿檐下。次日辨色。豎來。掖余走。過一山。前有大溪。清光澈上下。余欲緣溪行。豎不可。趨山腰。立磐石上。但聞空中大聲獵獵如烈風。仰視。則羣鶴翔舞而出。羽翼蔽天日。因問鶴數。豎言山外鶴。不知其萬億兆也。此皆膺籙者。近已一千七百二十有九矣。

已而清唳間發。變異殊甚。齊飛過前溪。偶俯瞰。則水中影。鸛鵝雞鳧皆有之。且雜蠵蝗蝨蟯螂螟蠐螉之屬。其爲鶴者百不一焉。余指問豎。豎曰。毋多言。此爲

地鏡。不與君緣溪行。以是也。余強豎往視。自視。人也。視豎。渺小成一環。因拍其肩曰。脈望脈望。豎曰。知我視君又作何狀。彼自視。亦皆鵠也。察見淵魚不祥。不如忘之。余欲歸。遂循途返。老者拱手俟。因謁而求術焉。告余曰。不鄙非仁。無仁斯辱。不媚非智。無智斯卑。余仍不知解也。周視舍側。有書亂疊。疑可得祕文。發之。不可開。開之。無字。疑愈甚。老者言三十年舊約忘之耶。天下事待君者。僅有此耳。君家元叔有言。且各守爾分。力所窮時。亘將不勝。輕則易舉。余曰然。奈余病。老者言東壁下有丹篆二十四。記之當瘳。人誦一過。能洞見鬼物。其文曰。奇已鵠大復豕。翳纖兒作是子。鳥所躑弓則弛。伎止斯吾憐爾。讀甫竟。聞大呼知否。遂驚寤。剔鐙濡筆爲之記。四月二十四日也。

趙星杉夢于忠肅

光緒某科鄉試。丹徒趙星杉先期求夢於于忠肅祠。夢一神啓其帳。呵令起。遂出門。則神已杳。惟見一牆有童子。方以兩手叉牆而立。及入闈。則頭場首題爲小子何莫學乎詩至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乃始悟夢之示題也。

朱葆賢夢于忠肅

趙星杉之同學朱葆賢以教授爲生。其年穀不登。鮮有延童子師者。遂落拓無所就。將屆秋賦。乞夢於于忠肅祠。則夢見一題紙。首題爲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飲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榜發落第。且仍不得館。始悟忠肅呼其名而告以不必在外。可卽歸耳。非示以題也。

王某夢于忠肅

無錫王某有父子同應秋試者。其子往于忠肅祠祈夢。夢行於曠野。遇一擔糞者。詢之曰。今年我中否。擔糞者匆遽欲行。厭其煩。詈之曰。侖你娘的中。及榜發。則其父捷矣。

朱蓉笙夢其父

朱承芳。字蓉笙。錢塘人。大勛女。徐珂室。有紫薇花館詩草。蓉笙家吳山麓。有七層樓。江湖在目。燹後惟重建樂山草堂。月夕風晨。徘徊其上。微吟密詠。佳句夥頤。年十九。嬪於珂。籌鐙佐讀。益肆力於詩。旋得咯血疾。一夕。夢其父硯臣提舉

大勛語之曰。兒盍來伴我乎。次夕。又夢至一室。中列鼎彝甚富。階下花爛然。方玩憩間。父自外入。曰。此間兒樂否。歸期不遠矣。旋以光緒丁酉浴佛日殁。年僅二十有二。

姚壽侯夢自牆隙出

如皋姚彭年。字壽侯。性好潔。齋舍無纖塵。光緒辛卯。舉於鄉。壬辰春闈不第。留京待再試。爲武進費念慈太史課子。主賓甚相得。一夕。忽自夢身衣禮服從費宅旁舍之牆隙。步行而出。醒而告人。未幾。攖小疾。遽不起。人始悟其將死也。蓋俗例人死。非本宅之家屬。其出殯。不得以柩自正門行。必壞牆而出之也。

吳清卿夢大鵬鳥

光緒甲午。吳清卿中丞大澂慷慨從戎。或叩其由。吳曰。有三故。一。日者決我有封侯之相。二。元旦夢大鵬鳥從天而下。今敵人適有大鳥介圭之號。三。所練洋槍極準。汪柳門侍郎鳴鑾聞其事。笑而語人曰。清卿此舉。知之者以爲瘋。不知者以爲忠也。

陳仲容夢至明思宗陵

陳石遺有女兄名芷洲。字仲容。爲沈瑋慶之繼室。其生平之夢。皆奇驗。卒前數年。嘗夢至明思宗陵。見穹碑宛然。以爲異日當自經死。孰知乃卒於光緒甲申十二月也。

顧某夢崔聘臣書挽聯

光緒時。開經濟特科。徵碩學通儒。靜海崔聘臣徵君朝慶以精疇人術。爲宗室溥玉岑尙書所荐。崔之婦顧氏有叔某方官部曹。聞崔將入都。預除館舍。然久而未至。一日午倦。假寐寢室。隱約覺己之軀殼在牀上。未幾而又似在書舍。一人方據案坐。伸紙疾書天上有長生之藥人間無不散之筵十四字。署其上款。知爲輓己者。寫訖。擲筆起。其人蓋聘臣也。與之語。不答。至是始悟己已死矣。遂大哭。家人奔視呼救。始醒。乃自知爲夢。而心惡之。因誡閽者以崔至毋納。久之。崔至都。往謁。果爲閽者所拒。再三往。不得入。遂絕跡。試畢。卽出都。越兩載。崔以有事神機營。重至春明。蓋溥之弟所招也。一日。驅車過顧宅。顧方

負手門外。崔見之。亟下車趨語。翌日。顧置酒邸中。招崔飲。酒半。顧以欠伸欲寐。遂入內。俄而哭聲自內作。崔大駭。詢其僕。則顧假寐未久而氣絕矣。後崔贈以挽聯。其文卽前十四字也。

袁忠節夢于忠肅

光緒庚子拳禍作。桐廬袁忠節公昶及於難。袁平日自言少年時。在杭州。祈夢於于忠肅祠。夢忠肅下堦與語。至曉。夢覺則所言悉已忘之。但記忠肅言爾之終身。殆與我同云云。及庚子之役。果以直言授命。其友人作輓歌者。或引此事以弔之。

蔣觀雲夢清溪

諸暨蔣觀雲大令智由嘗夢至一處。花香草暖。春午醺人。而旁見清溪一碧。流水滔滔。因詠流水無情草自春句。醒乃續爲一絕曰。花香日午暖醺人。流水無情草自春。一別桃源眞夢境。更從何處問初津。

余允夢老人

宣統辛亥。粤人余允居漢陽。八月十七夜。夢一老人挈數皂衣者昂然入。笑問曰。年幾何矣。曰。二十有七。老者卽於袋中探簿籍。微頷曰。明日行矣。旋以筆抹其袖。驚而寤。視袖。果有硃色。惡其不祥。晨起。將移居而未果。及夕。中流彈死。

張壘爲鬼神所弄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聘近省在籍進士司分校。皆少年英俊。有張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迂滯。每夕。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於明暗中加以提撕。衆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時。卽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爲鬼神果相詔也。卽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當有陰德。果然。乞再如前指示。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竿。張遂不覆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正主考沈端恪公近思閱其卷曰。文甚佳。取中有餘。何必以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知此卷已取中矣。相與譁笑。告張曰。

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

走無常

走無常謂以生人攝鬼卒事而句攝生人使之歸冥者也

西藏活鬼

關外有活鬼非鬼之能與活人相接乃鬼之附於孱弱婦女之體然婦女雖爲所附不自知也其動作亦如常人惟精神異於前凡有與之衝突者皆病不離身人知其爲鬼所附故以活鬼名之然更有驗者爲鬼所附之婦女每夜眠時魂卽出其形貌亦如平時人多遇之或有能識認者彼此亦交言初不知爲鬼也久之乃知爲活鬼或試之俟眠時以塵洒於鞋內伺其旁以覩動靜則其人酣眠自若終夜未興至晨燭視足底則塵滿灰印人以是知所遇者實活鬼也活鬼能致人貧病土人云活鬼過多喇嘛必收之然於所附婦女之身體仍無傷也

晚近以來西人盛倡有鬼之論略言肉體以外別有一依達 Ether 體肉體死

而依達體不死。依達體者。鬼之代名詞也。自此說出。而攝影家攝取鬼影之事。遂時有所聞矣。

山前鬼王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諺。山前鬼王者。爲寶珠洞之海袖禪師。明末流賊陷京師。山前死人甚多。僧皆逃。海袖獨留。每夜靜。人卽聞梵音喃喃。爲諸魂超度。世祖入關。嘉其功行。加封賜紫。及圓寂。檀越爲塑金身。土人因呼爲山前鬼王也。

林四娘與陳綠崖親狎

晉江陳寶鑰。字綠崖。康熙癸卯。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

干守門。抵夜。鬼從牆角出。長可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髮蹶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礮矢。礮火不燃。檢韔中矢。又無一存者。鬼乃持弓回射。矢如雨集。向衆兵頭面而掠。亦不之傷。兵懼。遂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其衾氈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

有劉望齡者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驅。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獰惡可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卽辭入暗室。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靚妝。嬝嬝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縠。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攜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無異。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牘。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訪其始末。陳一訊皆

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皆得四娘之助也。

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錢二千緡。商急去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商素不信鬼。笑曰。汝麗人。乃以鬼怖我。果鬼也。當知我在京之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言之。恐就死耳。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之所爲。終不洩。

四娘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庚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仆地。號痛哀求。兩臂杖痕周匝。衆爲之請。乃呼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懽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明崇禎時。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

韓文懿卻退縊鬼

韓文懿公貌陋。髯如蝟。年逾四十。領鄉薦。計偕北上。襆被徒行。偶日暮失路。宿人家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問誰何。因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慕廬先生耶。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乃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入。爲具酒食。就廳事西偏設榻。廳供祖先木主。殘燈尙明。請文懿安寢。甫就枕。時正月中旬。月明如晝。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徑至木主前。伏地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復由門隙入。文懿知有異。悄起於爐下摸索得一物。就燈下諦視。類篋絲。上纏紅線一。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木主前。伏地交拜。前女索爐下物不得。意惶急。後女立待良久。乃由門隙入內。前女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見之否。文懿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爲者。女曰。實告公。妾乃縊鬼也。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文懿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救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

則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還。將現變相矣。文懿笑曰。縱現變相。亦本來面目。吾何畏。女長袖一拂。蓬髮垢面。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文懿笑曰。技止此乎。試亦觀我變相。時文懿宿酲未解。酒氣尚醺。急起赤足。索得隻履。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女悲嘯撲地。頃刻澌滅。文懿急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

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文懿言。知有變。急入告媼。相與破婦闥門。果見婦懸於梁。氣尚未絕。解繯。以水灌之。頓蘇。天明。文懿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之圊。以絕其患。

劉雲山死而爲醫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毘陵人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逾月。某至常。詢於人。廟側有老叟。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其生時篤信鬼神。曾授夢於是廟之神。募地以廣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某驚愕。

入拜其像。宛然。乃哭祭而去。

小人厝棺

長山李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櫈。肉紅色。甚修潤。主人故以無此物。近撫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戊午。王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王著履臥於榻。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卽復去。少頃。荷二小櫈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粱䕸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於櫈。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著衰衣。麻絰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王睨睥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報羅

報羅之說。唐人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又謂

羅玠於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山陽阮葵生謂每科皆有之。而尤異者。涇縣葉沃若康熙辛未會試中式。旣揭曉。葵生趨往賀之。至其家。則哭聲大震。先一夕殞矣。計闈中塡榜之際。正屬纊時也。

王文簡聞咿啞聲

康熙辛巳。王文簡公典試楚南歸。道經鄂垣。館於貢院。距楚北闈事竣。已再旬矣。是夜陰雲布合。冬雨淒其。夜半。聞後山咿啞聲。若鬼車之鳴。然唱和相隨。僅隔一牆。乃起挑燈啓戶。咳唾而示之。遂寂。

鬼書淨業庵三字

揚州倉聖祠在姜家墩路西。蜀僧大嵒自巴州得倉聖像。供奉入江南。居樂善庵。乾隆己酉。遷於是祠。是秋堦下生芝草。大如掌。赤色。有淨業庵在倉聖祠旁。康熙朝。有富室女通佛典。善刺繡。所繡佛像至多。一夕。閉戶將就寢。忽見一僧持錫杖戴斗笠。方額長髯。來前禮拜。女驚問之。不答。叱之。不退。走則張袖遮之。欲呼。口噤不出。倒地昏死。移時復蘇。視之。見僧坐於牀。方脫笠解衣褲。坐已被

中。良久。放帳幔。復起。披衣立案前。滅火。復啓帳。放帳。帳鈎叮鐺有聲。牀第咿啞。如不勝載。少頃。齁鼾然鼻息出入。聲如巨雷。或啀唔。或夢笑。良久。轉身冷冷若溺。溺畢復睡。良久杳然。時天漸明。女股栗。大呼。家人往救之。牀幔安貼如故。惟帳幔有淡墨橫寫淨業庵三字。拭之。如灰而滅。迨四十年後。女之夫子皆亡。薙髮爲尼。乃於姜家墩路南建庵自居。遂名曰淨業。女死。惟一女冠子守之。乾隆己酉。卽庵屋改建史公祠焉。

談胖索債

康熙壬辰。蘇伶談胖嘗以三百金託倪子九爲子捐官。子九沒之。乾隆庚申。子九以幼子生囊癰。不樂。集戚友作博戲以消遣。羣不逞訟之。費三百金完案。子九謂其子曰。爲汝生瘍。致有此事。子笑曰。我談胖也。一言而瞑。

鬼畏鄂文端

鄂文端公未遇時。家甚貧。夫婦嘗臥病。不舉火三日矣。一日晨。忽有一人似公差者。叩門入。驚曰。此鄂中堂也。急趨出。少頃。鄰家聞哭聲矣。蓋無常也。

袁子才論殭尸

俗傳人死既久因暴露或別故屍變爲厲。能出害人。謂之殭尸。袁子才且言殭尸久而能飛。不復藏於棺。遍身毛皆長尺餘。毵毵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叉。非雷擊不死。惟鳥槍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其物力大如熊。每夜出。則攫人損稼。

飛天夜叉

紀文達公戍烏魯木齊時。把總蔡良棟告以其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爲盜。伏叢莽中密偵之。則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繒綵。各反縛其手。觳觫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矢可射。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之樹。有兩矢著之。用以爲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至曲

折。約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爲女子者也。

姚泰庵死而出現

姚孝廉伯驥。號泰庵。性誠樸。好學不倦。晚登賢書。未幾疾卒。卒之夜。里人某赴飲歸。過牆下。見牆內光中一人赤身獨立。諦視。卽泰庵也。光散。人亦不見。方驚異。旋聞內哭聲起。始知所見者殆其魂也。

蔘洞之鬼

嘉慶時。吉林有人放山（入山採蔘俗名放山）至天池。見峯下之石洞口。多登臺二角。（小蔘爲登臺爲二角）念洞中必有佳者。伏入數十步。黑暗不得進。意欲返。忽有光。因匍匐以入。未幾而豁然開朗。遙見數里外。有茅屋兩三間。就之。一老者出。衣冠皆古。不類近世。揖與語。不解。老者以手指西。似揮其去者。放山者識其意。西行十餘里。遇深澗。岸有採花猴頭公鷄。（皆蔘花名）色鮮妍。蔘苗滿地。多四五六披葉者。皆老山。不似山子。採置背夾。倘未滿。而龍爪跨海牛尾菱角金蟾鬧蝦雀頭單跨雙胎各

種俱全。獨少似人者。意猶不足。扶石入溝。見溝底紅朶纍纍。莖高如樹。大可盈把。心驚喜。仍向前探之。忽一少女自溝中出。怒曰。青天白日。竊我園中物。背夾將滿。猶得隴望蜀。是無饜也。以手撮沙潑之。迷目不能視。知非凡人。跪而哀之。女曰。我不殺汝。汝速行。倘遇吾母。生還不得也。放山者起。目亦愈。視之。女不見。急奔數里。聞水聲潺潺。鳥語蟲鳴。身已在石澗中。攀松扶石而上。蓋梯子河之仙人橋也。計程已五十餘里矣。視背夾。蔘尚在。喜而返。後偕數人往尋。不能入。

方芭田死而現靈

南匯新場鎭方芭田茂才飈運有二子。以病廢舉業。次納粟爲監。而酷嗜鴉片烟。芭田以是常鬱鬱。咸豐甲寅夏病卒。至十一月某日之夜半。次子亦病篤。仍吸鴉片。連吸。終不進斗。卽大呼。作芭田聲呼曰。吾令汝戒烟。終不聽。今猶吸乎。速去之。語次。卽自毁烟具。又呼長子訓之。又呼其壻沈某曰。吾老。吾婦屢受汝惠。今又須資助次兒買妾。然汝亦應納篷室。吾女若有言。自有吾在。可無慮。世方大亂。勿居川沙。惟新場永爲樂土。可挈眷以來。天下大勢。難以逆料。吾轉輪

後。托生陝西鍾姓。再二十年。可成進士。爲湖北博陵縣知縣。壻他日可來吾署爲司閽。藉補不足。又呼姪孫觀峯曰。汝今秋募鄉勇保衛一方。亦佳。惟當存心公正。即遇災患。自邀天佑。吾子雖於爾爲叔。然長者有過。不妨力爭。族中汝年最長。諸事幸勿作壁上觀也。

適園之鬼

江寧有明中山王徐達之邸。明社既墟。徐祀亦斬。邸析而爲二。東爲儲廨。西爲薇垣兩衙。衡宇相望。又各闢小園。略因其舊。道署曰適園。藩署曰瞻園。粵寇之酋曾據之。酋粵人。故海盜。蓄姬十數。夏夜恆裸逐園中爲迷藏戲。被持者就露草淫之。一夜遍數十人。日以爲常。一夕。酋與某姬狎。聞他姬有媟褻聲。大怒。奮起逐之。其人與己面同身同。聲音亦同。迷離撲朔。兩相格鬭。姬亦助毆。已而天將曉。僞者厲聲曰。汝逼人太甚。翌午。相見於金柱玉谿間可耳。

金柱關玉谿口。蕪湖之近港。距金陵百里而強。詰旦。酋被命登城禦官軍。日逾午矣。竊幸無事。薄暮歸。亦無他變。然亦稍稍歛迹。越數日。又値登陴。瞀然自南

來一物。大如車輪。張如雨繖。酋當之。被攝去。落玉谿口。時猶未晡。身遍鱗傷。而不死。遇一黑頭陀。爲披薙。隨之走五嶽間。亂既定。黑頭陀亦化去。酋承其衣鉢。潛入石城。一日。遇故姬某於秦淮曲巷。蓋已隸娼籍矣。姬見而憐之。因爲蓄髮。棲留妓院。一日爲老湘軍某所詗。執送營務處。訊明斬之。刑時。姬賄左右。往求遺囑。酋曰。葬我園東隅太湖石筍側足矣。姬因出重資。購太湖石所在地。於糧署吏而葬之。詭言亂前本民家地。應許民家贖也。旋得官許。今其地爲民家所有。在四福巷左近。

汪某死而復生

有漕官汪某者。病劇。似有人引之去。覺路甚窄。左右牆皆甚高。履處甚熱。至一處。入殿。有官南面坐。見汪來。因向內呼曰。請三姑娘來。俄見一青衣女抱貓出。項拖長帶。見汪。諦視曰。非也。遽入。官怒引者曰。此豈小事。乃誤事如此。杖之。命更引歸。見道皆平坦。異來時。歸家復生。數日愈。適漕督生辰。汪往賀。坐中有問其病狀者。汪縷言之。忽同坐一人。亦汪姓。且與同官。問三姑娘何狀。汪爲述之。

其人聞之。忽朝珠中斷。仆地死。

程長庚死後往戒壇寺

戒壇景物幽邃。爲京師西山勝地。程長庚嘗數數游之。長庚佞佛。篤信佛說。亦頗知禪機。故戒壇寺方丈至器重之。談玄說理。往往歡洽無間。厥後長庚卒於京師。而疾終之次日。戒壇寺方丈卽奔至其家。詔其家人。謂長庚無恙。昨夜已往戒壇。諸君無傷悼也。

駱文忠薨時有靈風

川督駱文忠之薨也。先數日。寢疾。華陽王廉訪秉必之居。距督府僅咫尺。某夕深坐。忽聞靈風颯然。聲振屋瓦。若龍陣之驟驚也。頃之。聞節轅鳴礮九。知驂鸞騰天矣。

郜錫霖魂送貢寶楨

丹陽有貢寶楨者。敎授鄉里。光緒初。年六十餘矣。及門者夥。與郜錫霖尤契。郜早世。貢哭之慟。久而不忘。每飯。必別具杯箸於案。虛左以待。而舉以相讓曰。錫

霖。汝飲此乎。汝食此乎。時或與郜談藝。郜且有語聲也。如是者年餘。郜別貢而寧家。則與其婦同臥起。有所語。家人悉聞之。一日。出游。訪其同學之族人某曰。君生前假吾之尙書。尙未見還。亦憶之否。郜歸。乃語其婦曰。齋中第幾架第幾層。有尙書若干册。可爲取之。其婦依言檢書。陳於几。明日。某聞叩門聲。若有人言曰。頃以君之尙書送還。在門外矣。某啟門視之。則尙書八册。固赫然在也。郜魂之歸。逾二載矣。貢時年八十餘。已輟教。聞其死而猶生也。亟至其家訪之。則與貢笑語。如在塾時。流連十餘日。貢歸。乘車行。車以一人推。一人挽。設兩座。坐者貢一人。而兩方之重量均。行十餘里。重量頓殺。蓋郜送貢至中途而返矣。其在車時。語貢曰。弟子今爲師薦一館。問何所。曰東嶽廟也。貢至家。不兩月而卒。

長小巖魂歸

光緒乙亥二月。上海招商局輪船名福星者。覆於黑水洋。江蘇海運委員死者二十一人。滿洲長小巖大令懋與焉。其眷屬居蘇州。猶未知也。一日。薄暮。其妻

見小巖自外入。倏不見。驚告於人。忽仆地。作小巖口音。泣述死狀。並邀其鄉人恆月坡司馬坦至。託以後事。未幾。凶問至。果如所言。月坡乃爲經理其喪。

朱雲甫魂歸

朱雲甫。名其昂。浙江候補道。寶山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爲業。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創之也。購汽船。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卽附其船以達。朱實專司之。光緒戊寅。在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由汽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其家一婢忽仆地。作朱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尚可活十二年。爲醫藥所誤。今附某船南歸。至矣。舉家方共惶駭。而船中之信至。

陶阿尼見鬼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橐罄矣。計無復之。踽踽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輸矣乎。回視。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禍君者。君能葬我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一錠。曰。持此入博

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白虎門。又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比曉。腰纏纍纍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朱所假之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之。

鬼索朱曼君命

朱銘盤。字曼君。泰興人。記誦淵雅。文詞典贍。光緒癸巳舉孝廉。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吳武壯公聞其名。聘爲記室。與張季直殿撰同掌機要。武壯賓師之。不以屬吏待也。光緒甲午。武壯卒。所部有欠餉未放者。朱代領萬金舁至舟。待發矣。蓋朱又爲駐旅順淮軍將領張某所聘。亦武壯舊部也。盜偵知之。亦附其所乘之船以行。見其舁銀至家。遂往約他盜夜刦之。及朱舁至家。忽轉念不如舁往軍中爲妥。盜不知也。至夜。盜十餘人破扉入。覓銀。無有。詢朱。朱曰。此軍餉也。已至營矣。一盜將刃之。前隨之盜曰。不可。我輩與朱某無仇。何必血刃。遂刼其衣物少許而去。次晨。朱報張緝之。獲七人。前隨之盜亦在其中。蓋亦武壯革退之兵也。直承不諱。並云我輩最忌空過。故刦其少許物。計不值百金。當不至死。且

我尙有德於爾。爾亦當以德報。張回顧朱曰。如何。朱曰。君按軍法辦理可也。何必問。張不得已。駢斬之。

未幾。朱妾生子。彌月之期。大開湯餅宴。賓衆雜沓。朱抱子出。示衆賓。時朱年已逾四十。始得子也。抱而入。甫至廳事後。忽聞朱狂呼曰。勿傷吾兒。旋聞兒亦狂啼一聲。戛然而止。衆趨入視。朱僵於地。兩目直視。歷敘殺盜事。又云我錯我錯。乞恕我子。須臾氣絕。更視其子。亦死矣。

徐蔭軒未死出魂

京師內城新開路一帶。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時。爲德軍轄境。居民有正藍旗漢軍某甲者。一夕斃於途。距其宅不數武。眷皆走。其友某乙見之。商於僧。斂以薄櫬。停寺中。僧夙與甲善。爲唪經超度。忽有呻吟聲自櫬中出。僧大駭。糾衆啓視。則已甦矣。以手捫股。呼痛不已。自言前夕出外大便。遇洋兵勒令以手捧去。不允。卽以槍上刺刀軋我股。痛極暈絕。今何在此。僧告之故。且詢何以復甦。某言余被軋後。恍惚至一處。如衙署然。門外木柵東西排列。分十餘處。有外人。

有我國人。皆焦頭爛額。狀至可怖。極東一處。又有我國人十餘。衣履稍整。余素識之蔭老（卽徐蔭軒）亦在焉。頸繫紅繩。心甚異之。卽上前請安。欲詰其由。彼不顧。余漸退。過外人柵旁。遭其叱咤。遂驚寤。計其時。已七日矣。後聞徐先三日縊死於寶文靖公舊宅花園。一時卿貳橫死者。不下十數人。

無頭人織竹籃

光緒庚子之役。京師東交民巷拳匪死者。巷爲之塞。旋聞天津之楊柳集有一人。獨坐破屋中。終日不飲食。惟織竹籃。遠近相傳。乃一無頭者。有見之者。謂其人頸血猶殷。能微動。其首已不知何往。欲取篾片。仍能於側屋取之。亦無少誤。未幾而死。此殆佛經所謂神境通者耶。

內閣藏骷髏

內閣圖籍之移入圖書館也。中書曹元忠實司其事。時長汀江瀚典圖書館事。曹語人云。閣有一黃綾裱糊之長木箱。外用黃色繩韜捆縛。啓視之。中爲骷髏一具。莫辨男女。亦不知爲何時物也。

孝欽后現形

光緒戊申孝欽后之崩。與德宗賓天。僅隔一夕。世多疑詞。有謂孝欽病革。不欲先德宗而升遐。令親信太監縊殺德宗者。有謂德宗旣崩。親臣中恐后復臨朝稱制而毒殺之者。有謂孝欽晚年自恨失德。見德宗之崩。頗懷慘戚。因而自縊者。宮庭事祕。莫得而詳。要之變生不測。母子繼逝。實爲非常之事。當時蜚語之來。固非無因也。

孝欽旣崩。宮眷因畏生疑。時於宮中見鬼。隆裕后亦嘗謂親見之。某日。李蓮英晚臨。忽見孝欽之影。冉冉自靈幃中閃入。大驚。自是諸閹及宮眷。至夕。輒不敢入孝欽崩御之室。

猴附楊氏婦

光緒季年。鹽山令錢塘史某之庖人楊大有童養媳年十五矣。未婚。一日。覺有人同臥。始尙隱約。繼更近暱。詢其姓氏。答曰。我侯氏女銀針也。汝三世前邵姓。爲錢塘令。其時我亦士人女。以見惡於賣花媼。彼遂誣予不貞。壻家聞之。遽退

婚。父不服，訴之官。官受媪賄。誣予非貞體。予遂自盡。此雍正時事。予死後。閻王憫予屈死，命轉世爲男子。富且貴。予不願。但思報仇。閻王謂邵令已墮畜生道。爾恨可洩矣。不如轉世爲佳也。乃投生中州貴人家。旣長。迷失本性，無惡不作。及壯而夭。閻王怒，謂亦當墮畜生道。予大哭。但求復仇。遂轉世爲牝猴。予父母皆修練。成道去。予同胞有一弟一妹。皆能修練，先予得尸解以去。惟予以心懷復仇故。道念不及弟妹之堅。遲之數十年。亦得尸解。遍覓仇人。知爾今生爲楊氏婦。故來覓爾。然吾母與妹皆常來防守。不令我索爾命。以爲寃宜解不宜結也。自是附婦體不去。闔署之人皆曙之。

王無爲聞鬼誦詞

宣統己酉七月。王無爲居瀋水城南。夜有叩扉聲。甚急。闢之。霜月澄清。四無人迹。而隱約有朗吟聲。聆二語云。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心異之。及闔扉就寢。夢中微覺几案有裂紙聲。晨視之。几上書太白詞一闋。字迹潦草，僅可辨識，宵來所聆二語。宛然紙上也。

陳小鳳死後吟詩

宣統庚戌。長沙唐煜客杭州。夏夕。載酒西湖。聞鄰舟有女曼吟云。挂棹趁荷風。花香入夜濃。久之無嗣響。因爲屬云。芙蕖空有色。何似妾顏紅。吟已。枕櫂欲臥。忽一麗者翩然入室。眉黛烟青。粉脂花暈。絕色也。自言陳小鳳。爲院中人。問年。才十七。強與爲歡。不可。且笑曰。以君風雅士。故一至耳。煜曰。卿爲院中人。若訪妝閣。亦將見拒耶。笑不答。見几上有棋局。遂請爲手談。相對甚樂。煜佯負以悅之。中宵。鳳欲別。煜詢隸籍甚悉。始縱還舟。翌日如言往訪。果有其人。然死已六閱月矣。

鬼爲電氣

鬼之一事。討論者多。率不得其端倪。惟宋儒二氣良能一語。最爲鞭辟入裏。常廉綱研究神鬼學。嘗語人一事。絕奇。可與二氣良能及近日西人鬼爲電氣一語。互相發明。其言云。西鄰一宅幽窅深黑。相傳多鬼。無人敢居。而時有人至其間。自刎自經者。計已十數。常請於屋主。假之爲柴倉。一日。媪至屋搬柴作晚餐。

時當酉末。已昏黑不辨。惟東廂有光一縷。從園中斜照進者。瞥見有黑影團團。細審之。髣髴有衣冠者布衣草履者二三人。媼夙聞是室爲魑魅出沒之所。亦不怖。譎其爲怨厲餘魂。因屏縮以待之。俄衣冠者身上有火光迸裂。如掣電。即轟然一聲。彷彿霹靂。其布衣草履者見之。亦作戰慄狀。而衣冠者已不見矣。媼不解。徑自負柴出。以告人。但詫爲異事而已。

常好奇。聞之。次日。昏暮。持槍至柴倉。屏息以待。少選而黑影三五復至。惟不見衣冠者。繼而布衣草履者身上亦有火光迸裂。轟然霹靂。一如昨日。且有硫磺氣。自後或三四日或五六日。隔牆見火光。聞轟聲。往往若先所見者。衆聞之亦欲入屋一觀。然枯坐至天曉。毫無變端。自經是次擾攘後。乃並無一鬼在矣。常曰。此殆所謂鬼爲電氣者耶。蓋鬼爲電氣所結。故尙能游行存在。而鬼身所含之電。殆亦有正負二種。遇二氣搏擊時。鬼身自能炸裂而化爲烏有。是屋之鬼。其致死之因。非自刎。卽自經。幽怨凝聚。爲陰濕之氣所蒸鬱。致陰陽電互相感觸。其不致爆烈者。幾希。所謂無明斷盡境象皆滅者是也。

煤山有白髮鬼

京師有煤山。爲明思宗自縊之所。自入國朝。每於帝后崩御之前一二月。必有一古裝之白髮老人。於更深人靜時。在山之上下左右。或遠或近。嗚嗚而哭。或遍行於宮殿。且行且泣。若斷若續。語音約略可辨。宮中人每於月白風清時目擊其狀。有好事者尾追之。或操杖持械逐之。則其行如飛。頃刻不見。約五分時。哭如故。或更厲焉。老人之衣爲白色。則帝崩。爲紅色。則后崩也。

江永春見鬼

宣統辛亥秋。岳陽江永春登岳陽樓。時暮靄四飛。烟凝棟宇。忽覩一綠燈自樓外斜入。轉瞬化爲巨人。江倉遽下樓。覺後有躡者。至地而蹶。歸家病數日不起。病時囈語間作。若覩鬼物。

官與城隍神較品秩

國初。陝人魏某官某省巡道。迷信神鬼。無所不至。然其所以迷信者。斤斤與神較量品秩。分析權限。與尋常僅事諂媚者異。初抵省。具職名手版晉謁省城隍。

行庭參禮畢。有所稟白。唯唯諾諾。如面謁上官。肅然而退。洎蒞任。書吏援故事請謁城隍。魏曰。府城隍。吾屬僚也。烏可先施。乃使司祝持城隍手版。詣轅稱賀。踰日。始往答拜。禮畢。置座於神左。口喃喃。有勗於神。岸然出。曰。幽明雖殊。名分不容紊也。所屬某縣有土匪揭竿。檄縣城隍使平之。及城破。怒神失職。撤城隍任。檄令聽候詳請省城隍參辦。而以他縣城隍代之。限以收復之期。

城隍神救上海民

順治癸巳秋。海寇再犯上海。蘇州總兵王燝督戰辱師。民聚而訴。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燝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反誣合縣通賊。自浦南迄靜安寺界。欲盡屠之。時海宇新造。兵革未靖。國柱頗惑其說。邑令閻紹慶遂安令曹垂燦願以百口保之。弗許。將俟黎明下令縱殺。是夕。城隍神降於官廨。朱袍象簡。儼立階下。直視搖首者再。遂釋不屠。

城隍神誅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康熙乙巳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妻。李氏。上憲行縣查審。司

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顚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抛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勤愍公昌祚題參褫革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

葛子堅降壇驅蝗

康熙壬子。有神降於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爲虐。帝命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莖不傷。民且信且疑。而蝗大至。瀰漫林莽。始大懼。裂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爭出雞酒祀之。蝗乃去。葛名維屏。以順治壬辰進士爲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爲受卷官。愛惜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爲監臨所詬詈。因憤恨自經死。

呂祖望爲東嶽神

呂少卿祖望。滄洲人。順治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爲東嶽之神。力辭

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曰。時至。吾去矣。遂暝。舟中人隱隱見其騶從甚盛也。

李某信喜神方

薛生白嘗往侍郎李某家診病。淸晨往。至日午。侍郎始出。則以面向內。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診脈。口述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則曰主人面甚豐滿。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欲背之而出。且以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始出耳。

裘文達爲水神

裘文達公曰修臨卒時。語家人曰。我乃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畢而逝。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幷與汝一好兒。逾年。果生公。文達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

磯。如其言。卜於關帝廟。果得上上第三籤。舉家遂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於廟。袁子才往蘇州。阻風於此。乃揖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河。短鬢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

城隍神治高呂之罪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募貲。一日晨雨。有婦肩輿來。袖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煩登簿。嚴詢姓氏府居。謂須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但記明銀數可也。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登寫之法。呂笑曰。登簿何爲。此時無人知之。三人分得。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聽。嚴不得已而去。高呂遂平分之。

越八年爲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固未以告人也。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所告何事。差以不知對。嚴與同行。至廟門外。氣象森嚴。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爲居人。此時所見。悉差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荷枷之囚。呼曰。嚴兄來耶。視之。

高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率爲陽世罪譴。近居枷滿。可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隔十數年。何忽發覺。豈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善人。與行善者解來。過堂。城隍神問之曰。爾一生聞善卽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當年六月二十日。送銀五十兩至公所。乃一嚴姓生員所收。自覺些微小善。册不留名。故爲尊神所未知。神隨命癉惡司詳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以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問呂兄今在何處。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

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高遂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呂也。城隍神謂嚴曰。善婦之銀。交汝手乎。嚴具述之。乃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及高呂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服者。女著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身披羊狗皮者。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

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孽滿。可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升殿。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之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罪尙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臥於牀。家人已易喪服。曰。相公已死三日矣。以胸次未冷。故相守。嚴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披麻星見王西莊而逸

嘉定王西莊光祿未貴時。有至戚某家娶婦。邀請同觀花燭。時適微雨。意將卻之。因再三相請。遂著屐往。某戚所居本幽僻。路過曠野。見一婦女身穿麻衣。如新寡者。躑躅中途。王訝之。急足迅走。卒不能及。乃叱之止。始駐足焉。王問以泥塗不憚跋涉。意欲何之。曰。將之某家。王又言某家有喜事。汝凶服在身。宜謹避之。婦乃號咷而逸。及至戚某家。晤主人。告以所見。主人曰。此披麻星也。遂邀術

者至。責以擇吉不愼。術者曰。吾固知之。惟是日雖星值披麻。然有文曲星勝之。故無咎。於是人皆謂光祿後必大貴。

鳧磯夫人救顧杏園

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逵以部郎出守潯州。自瓜州口浮江西上。泊舟鳧磯。磯有鳧磯夫人廟。蓋祀蜀漢孫夫人也。嘉慶丁巳。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磯在蕪湖北岸。無高岡。遙望之。一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賈宦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以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端肅高坐。一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意固善。然此等大刧。雖上帝。亦祗聽其自然。豈我輩所可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不數月。粵寇起事於金田。其徒黨之被逮繫獄者。顧承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意旨。而諭桂平令縱之矣。

行疫使者

嘉慶乙丑。毛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三月初五日晨。喧傳市中彈有墨線痕。往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之甬道。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街巷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各城門。日各出棺千餘具。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以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適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月。曉諭人民。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紮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紛沓。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是半月。而疫亦止。

白石土地

白石土地。在蜀棧中。祈者報者。輒刊一二尺許短碑。嵌山脅。鱗次櫛比。不知其幾千百也。

土地神應禱而改門向

方悔軒比部性純孝。其母夫人之塋前。舊有土地祠。其祠向與塋地之山向相左。嘉慶己卯春。悔軒將北上。應京兆試。瀕行。禱於祠。求神祐。是夜。忽大雷電以風。詰朝。村人譁言祠之門。忽轉而向太夫人宅兆。視之果然。悔軒遂以是年領鄉薦。

土地神佑婦女

有孔某者。爲吳竹莊中丞之友。咸豐時。粵寇由楚犯豫章。中丞涴孔送其眷赴蕪湖。猝遇敗寇。蟻屯兩岸。舟不能進。孔思舍舟避之。率衆行半里許。見一老人策杖而前曰。四面皆賊。君偕婦女行。得毋有戒心乎。孔曰。欲覓避寇之所。老人曰。前村有土神祠。可避寇。孔如其言。行不數武。果見祠兩楹。姑止焉。吳之眷居於內。孔率二親兵居神堂。但聞門外馬蹄聲。絡繹不絕。門隙火光。照耀如白晝。衆駭甚。四更後。始寂然。孔出食。分啖衆人畢。天嚮明。寇蹤已遠。遂出祠登舟。回顧所宿祠。卑陋不能容一人。始知爲神所佑。相與膜拜而去。厥後吳以皖藩權巡撫篆。詣祠謝。大葺之。

湯伯雄爲城隍神

武進湯伯雄大令敏中以大興籍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以大挑知縣。試用河工。權知盱眙縣事。兼攝泗州篆。時粵寇東竄。江皖土匪聞風而起。伯雄嚴防之。寇不得逞。六合朱臥雲比部奉命至皖治團練。駐軍王姑廟。會與士兵有隙。遂內訌。圍臥雲軍數匝。大府聞之。檄伯雄解其圍。單騎宵征。幾爲所害。重圍中突有大呼者曰。湯知縣。好官也。不可加刃。此來。必有以撫吾輩。吾輩宜聽其指揮。於是圍立解。

時江寧已陷於寇。羽書絡繹。征調不絕於途。伯雄具糗糧。備芻茭。事必躬親之。故卒無擾。日坐堂皇判獄。年將六十。自辰至午。無倦容。直月朔謁廟歸。甫升堂。吏持卷請判。忽連書到新任三字。書之不已。吏知有異。亟掖之退。遂不言不食。端坐至日晡而逝。當其升堂也。有小吏倦臥於堂下。見伯雄衣冠登輿。鹵簿呵殿而出。前列天長縣正堂牌。徑趨縣治前土阜之上。方訝其甫歸復何往。耳中聞人譁言官病。遽醒。蓋伯雄已爲天長縣城隍矣。

火神斃粵寇

咸豐癸丑。粵寇陷江寧。分股擾六合。時大兵甫抵鍾山。壁壘未定。不及往援。溫壯勇公紹原率民團守禦。勢岌岌。寇環城占民居。爲久攻計。城外有火神廟。甚宏敞。酋將踞之。率衆往舁神像。數十人舉之不動。刀斫不入。穴後壁。以巨木撞之。亦不仆。懼而止。是夕微雨。衆酣臥。陡然火起。凡所踞之屋。悉成灰燼。火光燭天。羣疑官兵所爲。大駭狂奔。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壯勇乘間出師襲之。大有斬獲。寇千餘人。逃去者十僅二三。率皆焦頭爛額。自是膽落。兩年餘不敢犯六合。迨戊午。大營兵潰。寇勢蔓延。壯勇知不可爲。乃縱民使徙。已則以身殉之。城破之日。居民已空。無一罹鋒鏑者。兵退月餘。壁穴宛然。神像高七尺許。微有刀斫痕。泥采少剝。竟不入木。火焚之迹。延及二里餘。有連燬十餘家獨存一二家者。有十餘家完好獨燬一二家者。復有前存後燬左存右燬者。

桂丹盟爲神

桂丹盟廉訪超萬政蹟。左文襄公嘗請以宣付史館。廉訪晚年以避粵寇至閩。

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蓋譎其方廉彊直。破格舉之也。既任事綱紀大張。百僚畏懾。惜年已篤老。遽以疾終。方大漸。親起握筆。馳書文襄嚴州營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並云軍中疾疫繁興。當請於上帝。誓爲神荼。啖食厲鬼。其遺書字體端勁。無一懈筆。計至之日。果陰霾烈風。山鳴潮立。隱隱若有大冠絳衣乘雲氣而東走。僉曰。廉訪桂公之靈也。

城隍神爲左文襄所責

左文襄駐軍甘肅時。見其地多狼。食人畜。遂命出隊圍獵。而終日不獲一。軍官某獻言曰。聞狼之爲物。冥冥中有神管轄。故非人力所能驅除。文襄大怒。命舁其地城隍神至。褫其冠冕袍笏。責四十軍棍。枷於營門外。

沈叔和死爲城隍神

沈仲復中丞秉成有弟名燾。字叔和。初令順義。及牧霸州。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爲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昨夢順

義縣城隍言將受代。代之者卽我。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母壽終。豈得不赴。我曰。我尙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是日漸委頓。至卒之日。沐浴剃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旣齊集矣。我卽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無。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鞫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神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城隍。沈叔和也。某素不知沈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

蠻三旺

西藏神話。以蠻三旺爲最古。謂中古時。妖怪橫行。民受其害。劉備關羽張飛出而治之。戰數十年。各不相下。遂鼎峙焉。蠻三旺之名。蓋以此也。妖之尤者名杜。三頭六臂。能變化。雖數百家之村落。皆能吞之。杜眠時。鼻孔出長蛇一條。爲人所害。蛇卽入杜鼻孔。杜遂驚覺。故杜之橫行。人莫能制。劉關張中。惟關之神行

亦能變化。每與杜戰。則劉張守營。劉張不能堅守。往往爲杜所襲。甚且擄關之妻子。後爲關所奪回。怒妻無恥。欲殺之。將妻髮繫馬尾以拖死。馬不前進。鞭之。亦然。痛鞭之。馬遂作人語曰。夫人罪不當死。雖殺我。亦不走也。關不得已。遂將妻子同載而歸。後杜益驕橫。關變爲牛屎。被杜家人拾作柴料。關始入杜家。關又變爲爐中扛炭。遂近杜身。杜不知也。杜眠時。蛇出。關先殺蛇。後斬杜。妖患遂平。蠻民感其德。至今猶供奉之。

孫文定遇鬼狐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鎭。爲童子時。常於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文定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卻。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又嘗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遂築金豆山房。

達基之母爲狐

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少婦。年可二十。姿容絕世。告以

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能有此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豔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驗之。果然。

周封翁救狐

桐鄉周蓮史太史士炳之封翁慷慨好施。其戚黨居吳縣洞庭山。有樓一楹。久爲狐所據。延術士驅之不去。一日。來獵戶數十人。云能捕狐。謂先熏以藥物。使之現形。然後火鎗矢彈齊發。可聚而殲旃。主人從之。將舉火矣。翁適至。力阻之。親詣樓下。大聲語狐曰。汝占居主人屋。將罹滅族之禍。我爲請於主人貸汝。限汝三日。速遷去。毋貽後悔。次日。樓上果寂然。不數日。天大雷雨。封翁坐靜室中。召諸子列坐左右。俄而金蛇繞屋。霹靂轟擊不已。衆咸失色。有見翁座下蹲黑物。大如犬。亟請起視。翁叱之曰。安得有此。毋妄言。須臾。雨霽。翁始告其家人曰，

當雷聲初起。卽見有物伏座下。知爲避雷。我故堅坐。且令汝輩環坐以護之。俾其免於此劫耳。

道光庚子。蓮史偕其兄鐵霞中翰士炯同赴秋闈。揭曉之前一日。翁期望甚殷。夜不成寐。恍惚間見一白髮老人入室。道賀曰。兩郞君皆中矣。翁之厚德深仁。蔭庇甚遠。兒孫科第聯翩。茲乃發軔之始也。天明。果報捷。鐵霞往謁房師。詰之曰。君家有何陰德。抑子近日方結善緣。予初得子卷。不甚許可。置之卷箱中。忽又在案上。如是者三次。因薦於主司。子盍明以告我。鐵霞平日受翁敎。不敢言其事。唯唯而出。厥後蓮史乙巳成進士。入詞館。鐵霞考取內閣中書。其子亦膺鄕薦。

鄭夢白入覲遇狐

鄭夢白中丞曾以某省按察使任滿。入覲。北上。止宿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名刺。故人也。欣然延入。久談而去。未幾。外報客又求見。意尙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鄭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客又至。厭而

辭之。則固請。不得已。又見之。語之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耶。客曰。君視我。誰也。諦視之。則竟非前客。癯而髯。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第一次所見者某。第二次卽僕。僕欲有言。故幻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關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刼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卽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是歲。鄭拜桂藩之命。俄擢廣西巡撫。而粵寇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鄭思客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

老狐復仇

同治庚午三月初五日。浙江嵊縣知縣嚴思忠被戕。嚴。丹徒人。治嵊有聲。有櫛工龐某設肆縣城。而其子某習技於新昌。會清明。某由新昌回。至中途。忽發瘋。櫛工赴鄉省墓。俾徒與某居肆。夜將半。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滅。而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時縣令無廨。僦民室以居。某竊菜刀置

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令之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無門戶。令與妾居東。其女與傭媼居西。某先遇一媼。斫之。負傷仆地。遂趨令臥牀。遽斫之。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某見牀後花裙一條。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令。女聞聲。匍匐往救。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面目模糊不可辨。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汙。腰束花裙。執刀來撲。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刀來叩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既知令已死。遂報典史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某泅伏水中。執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令之妾逾一日亦死。乃置某於極典。

或曰。令少時。父爲山東博山令。令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凡三層。令居中層。其上爲人跡所罕到。而令每若見有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

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很。吾族劫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旣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令重違母敎。數月未發。後卒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引線發之。淸晨往觀。則死狐枕藉於穴。人有知其事者。以爲瘋子之案。狐爲之也。且令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爲二。血痕殷然。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敎誡之。俾各愼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狐辦闈差

錢塘伊某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鄕試之前。楊忽得疾。百治不瘳。一日。操江西語而言曰。予自貴谿奉眞人府文牒。來浙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饑矣。速具食。家人知其爲狐也。置瓜果焉。卽剖一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卽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則一少年婦也。習見之不爲怪。

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不取。問於楊。楊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相助。及入闈。無他異。文機頗不蹇澀。既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某李某。伊之友也。以闈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楊。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自此遂絕。而楊之疾亦瘳。

狐攜人以行

江西某甲以夜每爲狐所魘。頗苦之。一夕。臥後。潛藏短棒於衣底。俟狐沿足而上時。亟持棒擊之。狐逃。某乘勢躍起。急追。直出大門。狐已不知所往。返身欲歸寢。始知門都未開。不知己身何以得出也。乃大呼家人起。開門。始得入。

狐攫銀幣

吳江同里有嚴翁者。富室也。或謂其先世有老狐。指示以藏鏹之所。遂以起家。家有狐仙木主。子孫世祀之。一日。爲翁子生孫彌月之期。乃大張筵席。而木主

之前。亦特設一席以饗之。故事。賓客飲者。必以禮物壽主人。一客飲而醉。大呼曰。余輩之得食。各有禮物以表祝。彼仙人者食而不禮。無乃吝乎。言未畢。鏘然一聲。有物由屋頂墜。擊言者之頭。轉落於地。驚而視之。銀幣十枚也。於是客又皆議仙之知禮矣。乃不片刻而內室大呼失竊。詢之。知主婦櫃中之銀幣。不翼而飛。衆客乃以狐所贈者視之。則原璧也。

狐祟趙星杉

丹徒趙星杉。名葆森。瑞侯明經玉森之兄也。光緒中葉。館揚州孝廉余某家。某所居。爲鹺賈舊宅。廣廈也。而羣言有狐。趙居之不信。亦無覩。一夕。漏三下而寢。明晨。則見插架之書籍。悉陳於地。案上獨有周易一部。大愕。謂深夜人寢。是誰惡作劇者。尋悟爲狐之祟。自是而衣褌時有焦灼痕。蓋亦狐所爲也。不數月。遂辭歸。

狐祟顧晴谷

陝西宜君縣署故有狐。設木主以祀之。新令尹至。必參謁如禮。顧晴谷大令脅

熖之蒞任也。則否。一夕。就寢矣。忽眼前有障礙物。視之。則頂棚下移而至案。大怒。呵之。固赫然在上也。其明夕。燈忽沿壁而走。又呵之。燈卽屹立於案。

狐欲驅人

陽曲大盂鎭之三鎭村王熾庵家有一宅。恆見怪異。王一峯與之爲鄰。光緒庚子。孝欽后西狩。八月十四日至太原。先二日。護衞隊毅軍甘軍。駐大盂鎭。其帥雖嚴約束。亦頗騷擾。是夕。一峯回盂。在熾庵家寄頓衣物。而義順合錢肆亦有衣物寄存。二夥送之至。留居焉。一日。一峯歸。二夥方坐話。忽聞一峯屋中櫃響。門隨之開。見一老翁直入屋。怒目而言曰。余久居於此。何物惡奴。竟溷乃公。二夥長跪哀之曰。長者幸相容。我輩明日去矣。時廚中煮粥將熟。而鍋碗均毀。次日日午。門未啓。主人訝之。抉門入。見二夥臥地。口吐白沫。昏不知人。救之醒。遂行。適一峯亦自家至。備聞其異。至夕。一峯睡屋中。欲覘其異而杳然。至十六日夜半。月色如晝。置劍牀上以備之。忽聞廳事有聲響。卽啓門而出。見一大白狐在南偏房廊下徐行。一峯疾前。以劍擊之。未中。卽縱上高樓。不知所往。

虎幻人

錢塘孔某從軍入閩。大軍先行。孔偕胡某率兵士及僕從十餘人殿其後。閩故多山。行至一嶺。萬木蔽天。崚且險。山口有旅店。胡欲投宿。孔曰。日未晡。過嶺不遲。館人止之曰。山多猛獸。居人相戒。恆以亭午結伴持械行。今時已晏。可休矣。孔盛氣語之曰。予從軍久。手刃賊不下數百人。何畏此區區者。爾不過利吾投宿耳。儻有異物。吾以劍殺之。勿煩爾慮。遂行。

時值深秋。滿山黃葉亂飛。霜風怒吼。大霧迷漫。白日無色。策車行十里許。度嶺之半。瞥見山凹有茅屋數椽。日將夕。率衆止焉。入其門。有椎髻婦人二。貌頗妍麗。見客來。曰。我家男子外出未歸。家固非旅店。然日已西下。諸客艱於度嶺。盍姑止此。幸勿嫌其湫隘也。孔自居中楹。以外廂處兵從。炊食秣馬。衆皆罷矣。孔年少喜詼諧。笑謂婦人曰。爾夫遠出。可借榻以眠孤客否。婦人頷之。孔私意必以色餌人者。孰知吾爲魯男子哉。飯畢。復佯申前約。婦人正色曰。君指日騰驤雲路。吾不敢與君較。若他人。則無死所矣。相與一笑而罷。夜半。孔眠未熟。聞鼾

聲如雷。張目視之。有光如椽燭。自房中射出。從隙窺之。斑然兩虎臥於榻。其光乃目睛也。孔大駭。潛呼胡醒。告之。胡恐甚。孔告以婦人語。曰。吾輩可無恐。第恐兵從必有罹虎刦者。乃危坐。候村鷄鳴。趣衆啟行。失兵二馬二。回顧宿處。榛莽叢雜。無室廬。始信館人之言不謬。孔嘗詡詡然誇於同輩曰。予從虎穴中來也。

羊出游

同治時。上海城隍廟有放生綿羊數十。有數十年十餘年或數年者。其年久者。往往出游城鄉各處。人皆知為邑廟中羊。不敢驅逐。任其所之。又能往附航船。至乍浦海鹽游歷。數日。仍附原船回。其將附船也。先至泊所。俟解維。始跳入。眠於隙處。船主驅之。亦不去。至其地。即上岸。且能附此船出。附彼船回。船主習以為常。任其附載。

沈文肅見豕怪

沈文肅公生平雅不喜說鬼。道光某科北上。應禮部試。道出河南某縣。是日公車至者甚夥。旅舍為滿。文肅後至。無可插足。然夜深。且旁靡所適。不得已。商之

逆旅主人。謂得一下榻地。少息行李。天明便去。卽迫仄。所不計也。主人始猶堅辭。繼則曰旅舍實無餘地。必欲覓宿處。某廂一屋。以中有鬼故扃閉久矣。公果不畏者。請暫屈一宵。夜中倘有所逢。勿怪不先告。文肅毅然解裝止焉。文肅以主人言。不能無所備。乃炳燭假寐。以覘其異。初乃晏然。夜將半。見牀下有物自地中出。巨黑類豕。既出地。乃背負文肅所臥牀。牀被抵。岌岌作勢。若將崩。文肅巍然不動。以一手力按之。黑物受按。若不勝重。隨手縮入地。而地中有聲作豕鳴。文肅於是整衣起。危坐牀側。待觀其竟。而物亦不復出。

神獒噬人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獒。每出。必於夜。千百犬隨之而行。人或遇之。輒爲所噬。相傳久矣。儲惺甫農部於冬夜飮友人所。醉而歸。持鐙獨行。過菜市口。是日適決囚。遺血在地。有巨犬俯而舐之。正當大路。惺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去。蓋卽俗所謂神獒者是也。惺甫大駭。歸卽臥病。遂不起。

犬量牀

雅州府某縣有巨紳家廚藏肉品。率失去。終莫得主名。一日。其西席某自外歸。忽覩所蓄巨犬齒嚙高几以前足承之人行過庭。至堦側曝魚處置几其下。一躍升几。以足攫魚數頭。委之地。既移几庭隅。乃將魚去。主人旋以失魚撻婢某具述所覩爲婢解說。犬聞之而遁。其夜。某寢樓中忽門闢而犬啣竹竿入。以度其牀之短長。度畢逕去。某大駭。堅扃寢門。次晨向主人備述其狀。主人遣奴四覓。見犬於後山中。以足掘地。置竿其旁。蓋將爲坎而瘞某於此也。奴大呼狂逐。犬始遁。

野貓爲祟

徽州有被野貓所祟者。速或一年。緩則三載。侹羸牀簀。醫藥罔效。終於不起。無倖脫者。其至也。恣情縱慾。各如其願。投以所好。男女不論老幼。雖至彌留。心知之而口不欲言。夜臥後。常有毛蒙茸。落於衾褥。殷富之家。恒集什伯人。坐室中。燃炬火。通宵不寐。亦偶有見其形者。

貓鬼爲祟

陽春縣修衙署。方築牆。一日。匠未飯。有貓來。竊食其飯及羹。匠大憤。捕得之。活築牆腹以死。工竣。署中人皆不安。兒童僕從。率多病亡。因就巫占之。云貓鬼爲祟。在某方牆中。於是拆牆。果得死貓。遂用巫者言。瘞以香錠。遠葬荒野。自是合署泰然。此道光丙申事也。

三脚貓爲祟

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之杭紹寧台一帶。傳有物祟稱爲三脚貓者。每日薄暮。有腥風一陣。輒覺有物入人家以魅人。於是家各懸鑼於室。伺風至。奮力鳴擊。物畏鑼聲。卽遁。如是者。數月始絕。

貓生狗鷄窩出貓

嘉慶辛未。河南白蓮敎匪林淸煽亂。蔓延數省。是時中州人家有貓生狗鷄窩出貓之異。

貓作人言

新城王文簡公之後裔。咸豐時尙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

於榻。或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

江西某總戎署有兩貓對談。爲總戎所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之。

道光時。某公子官筆帖式。愛貓。常畜十餘隻。一日。其夫人呼婢不應。忽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出視。寂無人。惟一貍奴踞窗上。回視公子。有笑容。駭告衆人。令同視之。因問適間喚人者汝耶。貓曰然。衆乃大譁。以爲不祥。棄之。

永野亭黃門之戚串家有貓。忽作人言。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貓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若牝貓。則未有能言者。因再縛牡貓撻之。果亦作人言。求免。其家人始信而縱之。

光宣間。通州郭季庭家居。聞州人某畜一通靈老貓。能爲人語。初不信。試往覘之。甫至門。卽聞貓呼曰。郭季庭。不信貓能作人語乎。郭大駭。因就詢之。貓自云壽已千餘。遂金時事。猶昨日也。郭問何所服食長壽乃爾。貓云。吾於人間物所嗜惟酒耳。郭因取佳釀與共酬酢。飲乃無算。以此遂成莫逆交。

白鼠作畫

道光戊申十一月。閩縣某廣文爲其婦寫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具備矣。偶如廁。復歸房。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語。某不敢入。竊於門後。白鼠潤毫伸紙。走筆亂畫。書生點首。遂擱筆。鼠與書生倏不見。某怖甚。呼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大城一。四面衆山環抱。城下死尸無數。河水殷紅。一黃馬掛紅頂花翎者方策騎。手提人頭三。血猶涔涔然。某夙知術數。見之。大哭不已。知亂事卽在目前。因焚其圖。挈眷遁海島。越二年。果有粵寇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諸地。同日發難。

鼠供蜈蚣食

成都周副將兆熊。嘗於咸豐時勦粵寇而自戕。其官副將時。署有蜈蚣食鼠一事。至奇。某歲。署之後園。土有血跡者數日。聞家人言之。初不信。一夕。自往覘。則見衆鼠奔赴有火光處。匍匐不動。爲隱身而頭大斗許之蜈蚣所齧。嚙其血至盡者。可十餘。餘二鼠。乃舁鼠尸去。蜈蚣隱。二鼠復爲之掩土。如是者。前後十餘

日。周以告幕僚。偕之往觀者二夕。無所見。乃於一日日當午。命人發土覘之。掘三尺許。得石板。以十餘人起之。下深窨。長廣各五尺許。又下則有坑。旁通一穴。乃依穴掘之三丈餘。見蜈蚣。則身長五尺餘也。遂擊斃而焚之。

鼠建樓閣

鹽城有何姓者。其家主人自以子爲本命肖鼠也。乃不畜貓。見鼠。輒禁人捕。久之鼠大蕃息。日跳梁出入。不畏人。又久之屋主死。屋改售他姓。惡鼠之橫。畜貓。鼠稍戢。顧其貓不數日輒死。如是者數。家置飯盂以飼貓也。偶檢之有阿芙蓉氣。乃知貓爲所毒也。又數失釵珥等件。姑婦相疑。不能安居。乃遷去。至是而屋遂更歷數姓。最後梁姓者。以賤價得其屋。不半載。會夏雨漲溢。水積庭中深尺許。有鼠數十百餘。首尾相銜。自南接北。如橋然。末後一大鼠長六七寸。徐步之而過。入東廊壁下。雨止。梁以沸湯沃之。啾啾有聲。良久不動。發之中有樓閣二層。以竹箸爲柱。榱桷之屬悉備。延袤八九尺。寬亦可三四尺許。玲瓏工巧。地上鋪木片。藉以鳥毛細草。皆妥貼如人爲者。中間最寬。有大鼠死其中。

所獲鼠盈石。其家毀壁以示人。惟觀一次。需數十錢。一日觀者數百。有往觀者。云完整者才十之三四。其餘殆皆鼠爲沸湯所澆。跳盪致毀矣。其鄰人云。梁所得首飾尙多。然秘而不言。

鼠建塚

開封貟郭之居。有鄭姓者。其家有大鼠。長盈尺。時出嚙物。貓不敢捕。後以機獲之。擊斃。棄於園。是夜聞園中羣鼠啾啾有聲。質明視之。成一塚。廣輪二尺許。其側且植一小樹。

雄雞生卵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鴿蛋。殼甚堅厚。以椎椎破之。亦具黃白。白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

雞作人言

乾隆乙丑。崑山之黃渡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爲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

鴉報喜

康熙某科鄉試。華亭董含出闈後。返里。一日。忽有羣鴉數千頭。飛繞其居宅。曉夜屯宿。聲喳喳。驅之不去。家人咸以爲不祥。村夫輩且謂鴉噪。主凶徵也。如是者五日。及捷報至。鴉始散。人言亦息。羣又言其爲報喜也。

鴉爲神兵

湖南之淸浪灘有伏波廟。廟多鴉。行舟過。輒飛布空中。行十餘里。始絕。舟人以飯顆或豆腐乾等物。拋以飼之。鴉能俯仰啄食。或飛集桅檣蓬背。啞啞乞食。舟人謂之爲神兵。不敢慢也。

蛇祟婦

長沙李浣士。十二三歲時。讀書村塾。塾師性方正。子婦忽遭魔魅。百計驅之。屢爲所侮。殊沮喪。一日。有遊僧過。請治之。布壇設法。忽見有物如帶狀。旋舞室中。速如奔電。十數人持梃擊之。均不能近。其物亦若求出不得者。僧云。此蛇妖也。急持禁咒。其物遂隱。婦亦尋愈。僧云。再來當不可治。師因徙宅避之。數月。果來

據婦不去。師鬱恨以死。家亦不振。而其婦卒無恙。

蛇血滴銀幣

瑞安蔣叔南幼時習聞鄉人不經之傳說。云蛇類中有雙尾四脚者。名曰順。捕之。用眞金刀刺取其兩尾之血。分滴於兩銀幣。合置一處。經七日夜。用其一。入夜。自能飛回。東外谷石佛寺僧某因借某姓所畜之順。取血過多。致死。因以涉訟。光緒壬寅春。叔南之尊人謀築室於三折瀑下之龍遊洞。方鏟土築基。基中有一石橫臥。重可五六百斤。集數工。移而之他。石下之土。其色異他處。中有小穴。工人剖而視之。則一雙尾四脚蛇在焉。其色金黃。極美麗。諸工大喜悅。以爲順也。如獲至寶。捕而置諸茶桶。急擔以報叔南。且致賀云。君家大福。天錫至寶。取血滴銀。一生喫着不盡矣。叔南開桶。覘厥狀。亦大奇異。蛇之雙尾如燕翦。長可四寸許。其全體共長尺餘。澄黃光耀。目爲之炫。時有一溫嶺人張姓者。業裝裱。並能符籙。素與叔南善。聞之。走告刺血之法。俟旭日東升時。焚香禱祝。且畫符五道。焚於蛇之四圍。蛇果伏不動。乃以金針刺其尾。取血分滴二銀幣上。合

置一處。經七日。分置各室。未見回復。旋分置於兩罷中。亦不驗。乃知俗傳之妄。

鼈寶納人臂中

世傳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鼈寶也。某鉅公在伊犂。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鼈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物。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釐。不及分也。黎明。卽以小刀劃臂。納之臂中。自此卽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

蝦蟆作雹

某官嘗參喇嘛章嘉師。適雨雹。問雹何以成。師漫應曰。蝦蟆所作耳。某意其誕。師曰。姑誌之。異日見之。當信耳。後某以事西出嘉峪關。天昏欲雨。止野廟中。見土人聚觀河上。問何故。曰。視蝦蟆作雹。某頓憶師語。近觀之。見蝦蟆千萬。銜岸土少許。復飲水河中。已。張口岸上。口中皆雹也。大者成大雹。小者成小雹。須臾。吐之。風捲而去。

蠍王挾暴風以至

河南之禹州盛產蠍。以可為袪瘋之藥。漢口人輒往購之。人僅一度。逾此。則往

往遇害。蠍產於山。有王長其羣。王大而最毒。同治末粵寇亂粗定。鄂商至禹採蠍者益多。恆致巨富。有某者頗疑之。逾年復來。止於旅舍。滿載欲歸。是夜二鼓。忽暴風至。沙石為飛。蠍直撲旅館。壞垣而入。土人羣謂蠍王至矣。某大震。急以巨缸自覆。藏其中。蠍王繞缸三匝。遁出。風沙亦驟止。羣起視之。缸已瓦解。某已殪於其中。若被火者。

蜘蛛戲弄海舶

馬耳山瞰海州城。有蜘蛛宅焉。不知幾何年物也。亦往來雲臺伊蘆大伊諸山。人往往見之。或如寒月嵌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蓋其珠也。閒遊於海。戲弄海舶。或離水昇空。已復在水。而舶中器具。略不搖撼。人亦習之。嘉慶時。有吳某經其地。見西林黝黑一障。而光可鑑。漸近。覺沙石撲面。急伏地。乃聞驟風怒雹。浮身而過。及起視西林。黑光東矣。人曰。此蜘蛛過也。視吳面。則色如傅靛。洗之乃去。而水不加藍。又海州城內常有大風寒晦。而城外喧旭。草木不搖。或亦以為蜘蛛所為也。

蝶弔德文莊喪

太常寺署有蝶。色褐。有一翅微缺。人皆以老道稱之。偶飛來。或伸手祝之曰。老道。吾輩欲一見顏色。請少住。蝶卽飛落手中。若人有戲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莊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寺甚久。蝶常往來院中。文莊卒。蝶忽旋轉於殯宮前。意若來弔者。依依不置。久之乃去。

大老妖

光緒甲午三月。京師宣武門外南下窪陶然亭畔葦潭中。忽有怪聲如牛鳴。其聲嗚嗚然。人名之曰大老妖。福文愼公錕時爲步軍統領。調兵窮搜。莫得端倪。內務府召僧道設壇諷經以禳之。越數月。始寂然。張豫荃有詩詠之云。右安城門當晝晴。野畦淺水蘆葦平。忽有怪物如牛鳴。路人千萬皆聞聲。喧傳遠近草木腥。街衢入夜無人行。或圖其狀如鮫鯨。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脩鬣腹彭亨。罔兩罔象莫識名。日午健兒敲銅鉦。戈矛森立車衝輣。擊以巨礮雷霆訇。如臨大敵心怦怦。登刀蹈火道侶迎。敕召六甲與六丁。呼星喚鬼與怪爭。怪殊不懼

反自矜。若鳴得意聲無停。健兒咋舌雙目瞠。拖泥帶水如履冰。道人執劍走野亭。護身符咒嗟無靈。我亦隨衆來郊坰。鳳城景物爭春榮。麥芒漸綠柳眼青。輕風轉蕙晚照明。鶯歌燕舞調鳳笙。萬人如海身伶仃。枳籬薤隴側耳聽。鳴蛙噪蚓集衆蠅。心知其誕笑語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陰歧路支涼棚。藉資彈壓列衆兵。更欲紛調神機營。舉國若狂誰使令。解人難索繫我情。石言蛇鬬傳所稱。妖不自作由人興。見怪不怪眞典型。諸公袞袞來槐廳。紛披宮錦帶雀翎。口密腹劍利是征。誤人家國傾人城。此眞怪物是咎徵。災祥在德天所憑。反德爲亂妖災生。嘻嘻出出聞於庭。我欲射之弓陰弸。檮杌饕餮服上刑。天爲一笑河爲清。人妖既除邦乃寧。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異喧神京。無乃小怪作大驚。

徐遠心驅怪

長山徐遠心明諸生也。明亡。棄儒訪道。稍稍學劾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有鉅公具幣款書致誠。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謂第囑小人務屈降臨耳。徐乃行。至則設盛宴。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問曰。

實欲何爲。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酒。未幾。日暮矣。邀徐飲於園。園中竹樹蒙翳。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黑。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卽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具。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託故竟去。僕便持燭引宿於左室。燭置案。遽返身去。頗草草。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殊杳。卽自起扃戶寢。窗外月光入室。夜鳥秋蟲。一時啾唧。怛然不成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有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鬐。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餂器中殘肴。舌一過。連數器。輒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羃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之。則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祕不一言。我橐中畜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卽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

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孔與訓見物於鄱陽湖

康熙時。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也。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長可數里。身有兩翼。自空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

湯文正木主鎮祟

蔣澤山孝廉嘗至崇明縣勷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問之學官。學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爲祟。民間被五通之祟者。輒向學署門斗言明。將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於家。則自去。相沿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澤山。名學溥。光緒時之海寧人。

律畢香

徽州有怪。能與人應答。善盜財物。婦女微有姿色。皆被淫。當其來。如夢魘然。或詢其名。曰我律畢香也。郡守患之。遣使乞張眞人符籙。然仍不能絕也。

山魈

池州于某善吹笛。家居山中。夜必擫笛數弄。一夕。方撫節間。忽見人影在窗。驚視。有物蹲屋脊。絕似人而氄毛被其體。知爲怪。不敢逐。聽之。良久自去。明日不復吹。物仍至。坐屋脊下顧。意態甚惡。須臾跳而下。將搏人。于畏之。復取笛吹。欲止。則物卽前撲。遂不敢止。天明物去。于大苦之。乃以重金招獵戶二人。荷鎗爲衛。其友武孝廉某好勇。聞之。亦來一覘其異。是夜。于與一獵人居室中。孝廉偕一人匿門外。二鼓。物又至。于故吹笛誘之。室中獵人舉鎗一擊。物墮牆。孝廉猝起砍之。物負痛一躍。孝廉幾爲之仆。血濺滿地。自是不復至。此物皖之山中常見之。土人不敢犯。呼爲山魈。實狒狒蜼狙之屬也。

或曰。嶺南所在有之。狀爲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牡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巢。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鉛粉及錢以自隨。雄者謂之山

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之者則相隨而更爲之保護。有人夜行山中。宿大樹下。見山姑。以脂粉與之。山姑曰。安臥無慮也。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姑撫虎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二虎遂去。

山魈擲石

由陝州至三門。中有仄徑。旅行之輿夫必齊聲吶喊。疾趨而過。蓋山上時有人拋石。零星如雨。不吶喊。必中其顱。回首視之。略無人影。石積河邊盈尺。累之儼然城郭。殆山魈所爲耶。

甕平

餘姚時有甕平爲祟。其至人家也。輒與婦女合。及去。則毛落枕席間矣。

秧哥塔什

烏什萬山中有白石峯。皎然玉立。如淡妝美人。翹首有所盼。問之土人。曰。此秧哥塔什也。回語婦人曰秧哥。石曰塔什。相傳乾隆間。兆文毅公惠平西域時。有某部酋子。被俘入關。其妻思之。日佇立山頭。以望其返。後遂化爲石也。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五册

方外

賭博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35

清稗類鈔

方外類目錄

	頁
高宗不欲沙汰僧道	一
大冶爲宗門獅象	一
雪嶠不畜一弟子	二
尺木臨死留偈	二
本月蒙世祖賜聯	三
玹水蒙世祖賜紫	三
木陳之機緣奏對	三
世祖出亡爲僧	一三
通琳心眼平等	一六
浮山一鉢蕭然	一六
靜山宣經闡教	一六
顛和尙蹤跡詭異	一七
髡殘少時自剪其髮	一七
懸崖爲牧雲和尙付法弟子	一七
羅漢僧雪中裸浴	一八
法天與盤山終始五十年	一八
紫石說偈辭衆	一九
遠峯走十日謁浮石	二〇
半月爲本色衲子	二〇
退翁爲浮屠中之逸民	二〇
赤松常趺坐誦經	二二
元志圓機慧辨	二三
了幻闡提宗旨	二三
喻子更爲顛僧	二三
蛤庵爲小湖廣	二四
于宋卓錫磬山	二四
雪悟蒙聖祖賜金	二四
借山晚節頹放	二五
石庭蒙聖祖賜經	二五
成衡蒙聖祖賜紫	二六
王克章爲僧	二六
八喇嘛爲年羹堯所殺	二八
了凡爲世宗所誅	二九

某僧一絲不掛　三〇
老僧臨死留偈　三一
緇流爲高宗所禁勅　三一
去息憑几獨坐　三一
山茨爲四衆所歸　三二
蒼雪貫穿教典　三二
古音精佛典　三二
石泉蒙高宗賜紫　三三
嘯巖蒙高宗賜紫　三三
授虛蒙高宗賜紫賜詩　三三
普照寺僧爲張鑑所窘　三三
御飛從其父爲僧　三四
雪樵勞苦其身　三五
白巘老人究心章疏　三五
雪廬翛然自遠　三五
納些有楊歧風穴之目　三六
東悟長而祝髮　三六
練塘爲懶僧　三七
語峯有語錄　三七
小顛無些子蔬筍氣　三八
漱冰行脚名山　三八
蓮筏解禪理　三九
某氏子訪坐棚和尚　三九
闕和尚洗甕　四〇
僧以書畫博贐儀　四〇
大空日參禪理　四一
聞法空出世心　四一
一朗以詭言惑縣令　四一
鐵厈返初服　四二
超恆戴鑊以行　四二
了元和尚不言不語　四三
鐵羅漢渾渾噩噩　四四
修行四大皆空　四五
闊禪言椽子先爛　四五
珠明寺和尚之癡　四六
慧辨爲老法師　四七

寺僧爲浪蕩子所窘 四八
寺僧爲屠某所愚 四九
西蜀國添一如來 四九
專西爲赤腳活佛 五〇
三喇嘛通俄 五二
海月寬裕願持之漁色 五三
越岸自淨爲僧 五四
僧有不壞肉身 五六
六安歷參知識 五八
朗然有焚身救世之念 五九
寄禪作偈示僧衆 六〇
白菩薩 六〇
德隱以破家爲尼 六〇
無垢焚修於鴻寶堂 六〇
自悟大師爲尙可喜女 六一
宋荔裳女少寡爲尼 六一
王二祝髮爲尼 六二
吸鴉片煙始於尼 六二
智參率婢爲尼 六三
張鑾子妻爲尼 六五
月桂棄妓爲尼 六六
小芬棄伶爲尼 六七
泰山有姑子 六八
圓明寺尼有佛種子 六九
江浙之尼 六九
雪水眞人作諜 七二
朱沖陽得詹眞人法 七三
張斗庵得異人授大法 七三
賀月軒澹泊寧靜 七三
郭去勝拂袖白雲 七三
婁道人爲眞學道者 七四
李不器狂妄不法 七四
金丹書受五雷正法 七五
陸濟蒼受五雷正法 七六
張太虛王定乾爲高宗所逐 七六
沈雙橋有出塵志 七六

王野鶴所居幽潔　七七
喬道人言兵家事　七七
道士論自度法　七七
高雲谿交通宮禁　七九
謝寶勝嘗爲道士　八〇
女冠廣眞爲朝士所師事母事　八〇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方外類

高宗不欲沙汰僧道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辟而闢之。蓋彼敎已式微。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

大冶爲宗門獅象

虎邱禪師大冶。四川富順人。受法於墊江龍蟠寺敏樹。敏樹受法於破山。順治乙酉。大冶避亂至遵義。初住禹門側石頭山。旋受郡南西坪人所請。有丈雪者。與之書云。石頭山中。柴水方便。而又折蘆他往。開門破戶。恐難安頓。是所慮耶。

然竟往西坪。一住十有四年。茅就壞。四衆不聽其去。乃開土創刹。即虎邱寺也。後終於寺。丈雪常稱大冶爲宗門獅象。鐵脊道人謂其言如牆壁。默若雷霆。山立風飛。無禪和氣。無如來氣。無祖師氣。淵源自合。迥異學人。

雪嶠不蓄一弟子

青獅翁者。法名圓信。字雪庭。更字雪嶠。年二十九。棄家。縛茅雙髻峯。自參龍池傳和尚。得法。後遷徑山千指庵。出居廬山開先。又移禾之東塔。晚主越中雲門寺。於順治丁亥八月十九日。染微疾。次日。封鐘板。親書一紙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了。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花飛之句。奄然坐逝。

雪嶠造詣淵微。與天童悟禪師同爲禹門法嗣。悟禪師以巾拂付弟子十二人。再傳登獅座者。多至六百七十八人。而在家居士不與焉。雪嶠則不蓄一弟子。

尺木臨死留偈

尺木禪師。名性休。明宗室也。受戒於崆峒天鼓。得法於漢陽。居沁州永慶寺。順

治癸巳正月二十三日。早齋罷。忽問院主曰。十王殿前那塊地。是我底。捨底麼。院主曰。捨底。遂趺坐而逝。夜半復醒。書偈云。莫笑尺老。師風大行。不得回來轉金經。方入三摩地。至二月二日出定。沐浴。削鬚髮。持杖。侍者扶至塔前。化老比邱相。說偈云。思不來。想不來。自己打墓自己擡。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善活埋。咄者是什麼所在。說死說活。擲杖而化。又嘗題漁父圖云。東西南北任遨遊。萬里長江一葉舟。夢裏不知身是客。醒來天水一般秋。所著有銅鞮語錄。

本月蒙世祖賜聯

松江僧本月曾受知於世祖。特書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十大字。以賜之。

玹水蒙世祖賜紫

玹水。名超杲。主慈雲廣濟寂儀徵千佛寺。其遊京師時。世祖聞其名而召之。遂蒙顧問。賜紫衣。

木陳之機緣奏對

順治己亥九月十七日。世祖命備車馬。迎臨濟僧木陳字道忞者入京。即宏覺

國師也。

二十二日。召見於萬善殿。免禮賜坐。慰勞畢。問以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敍始末。上曰。最初開堂何處。師曰。繼席於浙江寧波之天童。上曰。得法弟子幾人。師曰。二十五人。得法隨侍幾人。師曰。六人。上旋曰。朕敦請老和尙遠來。本爲宏揚佛法。況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春日還山。何如。師曰。遵旨。上卽諭以萬善悤忠廣濟三處結冬。仍諭上堂日。諸禪者皆進萬善殿聽法。

二十三日辰時。世祖率當時之學士王文靖公熙馮文毅公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等至方丈。賜坐。命學士問老和尙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曰。奉皇上敕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曰。突出難辨。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曰。還聞麼。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曰。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上笑。上曰。老和尙於何歲參見天童先和尙。師曰。三十一歲。上曰。初參何人。師曰。自初行脚。曾見黃檗無念和尙。上曰。無念和尙。誰之法嗣。師曰。念師於七尖峯大休和尙言句下。起疑得悟。實

未見休也。上曰。是甚言句。師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黃瓜茄子。上曰。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曰。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個會處。學士曰。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生。師曰。明破卽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學士曰。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麼生轉。師曰。學士起身禮拜皇上。又問發心參禪。卽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曰。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師震威一喝。上曰。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曰。大哉王言。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曰。待皇上悟後卽知。學士進云。悟卽不問。師曰。問卽不悟。上首肯。又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曰。畢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上提起案頭數珠云。和尚喚者個作甚麼。師曰。請陛下放下著。上放下數珠。師曰。是甚麼。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否。師曰。逆之則怒。順之則歡。上欣然。復曰。大都此事。甚難。師曰。也不難。不見龐公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

睡。上曰。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曰。非父不生其子。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是眞實悟道。善知識麼。師曰。二老悟不由師。特印心於曹洞宗人。而眞知行卓。無可遺議者。卽舉壽昌偈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惟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卽忘。尤稱無心道人。上嘉羨不已。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學士問做工夫只是多間斷。師曰。間斷不間斷。總不要管。若是怕間斷。卽加一番隔礙。但遇事來卽應。事後卽單提正念。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旁。做工夫須是恁麼。始得。學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師曰。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齩嚼不破。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頓在面前。孜孜汲汲。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力處。學士曰。如何得到廢寢忘餐田地。師曰。廢寢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何得輕

去。師曰。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上笑曰。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眞切。則世緣不覺自輕。學士曰。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理障。恐難悟入。師曰。文字亦須有個悟頭。方是超卓。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來。卻於己事生疎。然亦暫時歧路。因舉溈山與寒山拾得相見機緣。拾云。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惟皇上果位中人。雖現身爲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誠過古人遠矣。上問有個雪嶠和尙。聞渠眞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尙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師曰。先法叔住開先時。曾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其後事。乃述雪嶠於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卽親書一紙以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皋和尙之陞堂告衆。箬菴和尙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忞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和尙也。上曰。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曰。此中亦有誵訛。如眞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

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尙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眞云。你作者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卽坐脫立亡。未足多也。上問先天童和尙示滅如何。師曰。示現微疾。臨期。按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問有個熊開元曾見老和尙否。師曰。曾見。上曰。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曰。覺得胸次未能灑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爲靈嵒分衞供衆。上問靈嵒何人。師曰。法姪宏儲。爲漢月藏和尙之嗣。是日。上自辰至午。坐談十餘刻。始回宮。

庚子三月十五日。上駕至方丈。上曰。幾日在宮。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衆之不同。何也。師曰。先德叢林。凡遇爲國開堂及聖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善知識亦爲之。暮而陞堂。卽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敎是也。與示衆均名隨宜開導。雖立名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上乃命王文靖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曰。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王曰。求

老和尙分明開導。師曰。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卽誤賺居士了也。上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曰。陛下會麼。上曰。不會。師曰。只者不會底。是個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上曰。老和尙更下一語看。師曰。無毛鐵鷂過新羅。上問如何做工夫。始與此事相應。旁侍之茆溪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曰。此話在我禪和家。卽得。皇上日應萬幾。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上曰。畢竟如何用心卽得。師曰。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酬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捨。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上曰。恐有間斷時。如何。師曰。參禪無別訣。祇要生死切。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卽欲不哀痛。不可得也。上曰。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尙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曰。譬如大火聚。觸之卽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卽此見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上曰。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曰。惟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皇上尊居黃閣。悉與羣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惟屈尊就卑。故悉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眞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卽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衆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爲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衆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上曰。老莊悟處。與佛祖悟處。爲同爲別。師曰。此中大有誵譌。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爲無因濫同外道。上曰。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曰。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爲外道。或爲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爲誰。如陛下身爲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卽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卽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上歡然首肯。師曰。悉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天顏。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衆望悉

不回。俱有散去之意。恐叢林荒廢。乞皇上速賜還山。上曰。趨風日久。得承謦欬。何忍遽令老和尙別去。語畢潸然。師曰。忞受天恩。兼之皇情眷注。亦何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上曰。老和尙到處利生。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尙久久闡揚。始有向往之者。老和尙卽不久留。亦須三年。師曰。忞道德涼儉。曷能副皇上之盛心。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徧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皇上已爲他下了般若種子。卽不能當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剛。要當穿皮而出。況般若正因乎。上曰。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尙意。畢竟寬住幾時。得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上自午至酉。始回宮。

四月初一日巳時。上率兩學士至方丈。命王文靖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曰。一字兩頭垂。上曰。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大家在者裏。學士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曰。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上以手指點而曰。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曰。不離皇上舉手處。復問

僧問雪峯古澗寒泉話。與趙州所答。爲同爲別。師曰。二俱作家。二俱瞎漢。忞時常出醜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庵因緣畢。遂云。設抱定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趨出燒卻庵。上曰。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西。師曰。乞皇上畢竟下一語。上又推辭。師曰。皇上既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忽然囫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上極稱善。是日及暮回宮。漏下三鼓。猶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

五月某日。上曰。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直逼生蛇立化龍。上曰。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爲救得貓兒。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曰。老凍膿爲他閒事。長無明作麼。又一日。上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以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日輪正卓午。又一日。上曰。梁武帝見達摩。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曰。縣包特石。上曰。帝云對朕者誰。摩云。不識。又作麼生。師曰。鐵裹泥團。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

曰。對朕者誰聾。師曰。卽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又一日。世祖展睞雪嶠和尙之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曰。請老和尙下轉語。師曰。賣弄不少。又一日。上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爲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曰。忞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旣知矣。何不擢之高位。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上與師共讀之。至篇末云。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尙下。師曰。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世祖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爲之大笑。

世祖出亡爲僧

玉琳禪師。與木陳上人齊名。皆順康間具善知識者。二人均嘗承世祖召。談禪宮掖。順治庚子秋冬間。玉琳復奉詔入都。蓋世祖秋獮熱河。馬上忽若有悟。因遣人馳驛召玉琳。玉琳趨行在。世祖見之甚懽。參悟之際。機鋒契合。一日。世祖

忽謂玉琳曰。朕念釋迦達摩。皆以王子之尊。出家求道。自時厥後。夐絕無繼。朕欲奮起。遠紹前徽。師以爲何如。玉琳皇恐對曰。釋迦達摩。不過遐陬小國王子。豈足比我國之大。萬乘之主。且陛下一念之堅。生生世世。爲天下人主。護持佛法。其功德無量。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世祖頷之。翌年。而有出走之事。蓋其機已早動矣。

或曰。峨嵋山高峯。明季有老僧。結茅庵居焉。終歲不下山。不食不飲。惟默坐蒲團。一小徒從之。徒日下山買米作炊。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僧謂徒曰。汝善居此。我明日行矣。徒不忍師去。牽衣大哭。僧曰。汝勿然。袖中出畫一軸。僧像也。口鼻耳目悉具。惟無眉。曰。我去後。越十二年。汝下山尋我。見人輒出畫示之。有爲汝畫眉者。我也。遂去。既而張獻忠入川。殺戮殆盡。徒潛於山。得免。厥後世祖入關。徒乃下山。遍覓天下不得。展轉十餘年。乞食都中。會世祖出獵郊外。徒不知爲帝。遽言所以。侍衛欲執送有司。世祖止之。命出畫觀。詫曰。此人何無眉。援筆添之。徒痛哭。伏地稱師。具道僧囑。世祖恍然悟。尋與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

或曰。聖祖六巡江南。蓋探訪世祖蹤迹也。

或曰。世祖有妃。爲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世祖悼妃之薨。厭棄人世。誓入山學佛。因出亡至京西五十里之天台寺爲僧。以吳梅村有清涼山讚佛詩。隱用雙成故事爲證。（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却紫袈裟）且憤太后之下嫁攝政王也。今寺有蠟製僧裝之世祖像。戴寶冠。披黃龍袍。大如人體。其面目骨格與大內所藏世祖畫像略同。像左有碑。鐫天地不朽四字。聖祖屢幸天台寺。或錫扁額。或錫金帛。可知此寺實爲世祖遯迹之所也。

或曰。杭州西湖羅漢堂塑像中。有一黃蓋黃袍者。卽世祖像。爲聖祖南巡時所塑。且世祖出家。王大臣亦皆知之。當初出宮時。曾謂鰲拜曰。他日新君踐祚。朕必歸而覲禮也。

或曰。世祖出走之際。親書遺詔。以常御玉班指鎭於案。遺詔以十事自罪。謂不足以君臨天下也。

或曰。世祖以順治辛丑正月初一日出走。而忌辰遲至初七日者。以初一日出

走後。仍密令四出尋覓。至初七。卒不可得。乃發喪。或曰。某家藏有欽天監刊刻之順治二十五六年時憲書。殆以世祖出亡。頒布國中之時憲書。雖用康熙年號。而宮中猶用順治年號者。示不忍改元之意也。

通琳心眼平等

釋通琳嘗云。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刀魚魯。殊不耐。

浮山一鉢蕭然

平湖雲林寺僧聖潛。字師林。號浮山。其母見紫衣僧入室而生。幼即茹素。年十八。脫白。旋受靈隱寺碩公戒。歸住鹿苑。竹溪聲光。頓出諸老上。歷游雲門天童諸名剎。繼參碧露和尙於金粟。一夕如廁。有得。即呈一偈。碧露笑頷之。歸而一鉢蕭然。杜門養母。年七十餘。示寂於德藏寺之妙嚴山房。

靜山宣經闡教

靜山。法名靜淵。脫白於嘉興之石佛寺。受息乾禪師付法。爲石車老人孫。初爲

應付。撐持常住。得置飯僧田數十畝。繼主楞嚴寺講席。宣經闡教。名振祗林。又住金粟祖亭。與天岸和尙問答。頗警捷。投老於海鹽之隱庵。粥魚茶版之餘。惟日以吟詠爲事。

顚和尙蹤跡詭異

顚和尙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按察某迎之至成都。禮拜甚恭。然往往面斥之。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羣丐行於市。入昭覺寺見丈雪禪師。詼嘲不已。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廐吏曰。吾歸矣。徑舍騎徒步去。按察追蹤之。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摩像以施人。及歸長安。數日卽坐化。

髡殘少時自剪其髮

髡殘。號石谿。又號白秃。亦自稱殘道者。武陵人。少時自剪其髮。投龍三三家庵。旋游諸名山參悟。後往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住牛首。

懸崖爲牧雲和尙付法弟子

懸崖。法名行筏。嘉興人。俗姓陸。爲牧雲和尙付法弟子。選地於古南西北百武。築精舍。三面臨流。最爲幽勝。牧雲名之曰觀瀾。其後主古南院數年。退歸西溪之上。終焉。

羅漢僧雪中裸浴

王文簡嘗客海陵。曾見毘盧國僧羅漢。自言明英宗時土木之變。始來華。能於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會食。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牧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有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牧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之像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法天與盤山終始五十年

法天師名雲恆。自號藏山。平谷人。九歲。薙髮於盤山萬松寺。年二十餘。修白業於西甘㵎。遂不出山。與盤相終始者五十年。彼之徒以爲固。不顧也。貌枯須。訥語言。其在山。木彊而已。然而妙性內明。行之以眞。天獨童師。而師乃童諸一切。

無容心焉。性喜詩。無事卽微吟。稾成。輒毀之世無得而傳者。蓄琴一。明處士李孔昭之遺也。不甚工。嘗撫之以寄意。與廣座中言笑無間。默則睡相對。無一奇。而去輒令人思。以故無忤於物。而古處者樂與之接。人或問之曰。師何以益人。曰損之乎。夫何益。吁。易所謂弗損益之之謂乎。淜東有石屏。師愛之。爲生藏其下。同好者襄厥事。而漢軍李鐵君處士鍇爲之銘曰。無身無患。損盡身全。藏眞茲墖。享彼大年。物無成毀。草木在山。安所樂終。乃完其天。天不𨯂師。師完自然。維屏之陽。日月其便。

紫石說偈辭衆

紫石。不知何許人。康熙甲辰至遵義。不挂錫。不投舍。晝夜響板鳴聲。不息口。僅稱念佛二字。隨意趺坐於街。人以其所持丐飯鉢。若紫石然。因號之曰紫石。後入北門淨土庵。城市食齋者奇之。羣議輪供食。近三載。忽告衆云。明旦作別。至次日。入一居士家。坐中堂。說偈辭衆。偈云。三十六年作客。淸風無枝無葉。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遂逝。衆火葬之。後有人遇之於桐梓三坡。寄聲致謝

諸姓焉。

遠峯走十日謁浮石

行澡。字法音。號遠峯。嘗聞天童浮石兩老人爲宗門領袖。時當大雪。走十日謁浮石。及歸。主建隆寺。所著有續指月錄。

半月爲本色衲子

常涵。字半月。四川鄰水張氏子。居遵義禹門寺。爲丈雪禪師法嗣。丈雪自順治庚子歸昭覺寺。棒喝寂然。康熙己酉。乃遣半月自昭覺來禹門。復整法幢。月浦汀聲又振廣長矣。戎州宋肆樟序其語錄云。半月主席時。惟作本色衲子。受用實地風光。一粒一粟。取之耕雲。行住坐臥。不染纖垢。則誠丈雪止禮三拜者也。

退翁爲浮屠中之逸民

南嶽和尚退翁者。名宏緒。字繼起。興化人。俗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峯。爲其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於蘇之靈岩最久。

其父嘉兆。志士也。明亡。寓書退翁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

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尙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鬯和寒石恥與賊同姓。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雖出家。然感嘉兆之大節。時時思所以繼之。順治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項於焦原者。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與相結納。從之者如市。

退翁才厚重不洩。其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返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矣。吳中高士徐枋歎曰。彼眞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草堂。適當靈岩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飢寒。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饋。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歎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寧

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衆莫敢對。退翁乃潸然而下。

退翁既久居於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峰。以祀嘉兆。同人爲上私諡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岩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之以歸。康熙壬子卒。年六十九。其僧臘爲四十。所著有靈岩樹泉集孝經箋說。

退翁之在沙門也。宏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峰。海內皆能道之。而枋曰。是非退翁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爲者。退翁本明未亡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逸民。以收拾殘山賸水之局。奇矣。

赤松常趺坐誦經

赤松。名道領。潼川人。貴陽黔靈山宏福寺開山第一祖也。深於淨業。能文章。四方名士多與之游。常趺坐誦經。有白鹿馴於榻側。花曉亭詩所謂白鹿已隨僧老去者是也。

元志圓機慧辨

元志爲鹽城孫氏子。字碩撰號借巢其父陞。任俠爲惡少所害。手利劍數年。卒刃其仇。既祭告父墓。遂出家。依具德禮。參究禪理。有省圓機慧辨。孤行側出。歷主禪智寶輪三峯徑山靈隱祖庭。聖祖駕幸靈隱。賜雲林寺額。既歿。賜諡淨慧。

了幻闡提宗旨

休休老人者。字了幻。一字師巖。綏陽周氏子。自少薙髮。能詩。善畫山水。常攜杖鉢遊楚蜀間。遍參名宿。四十年始歸。結庵綏陽之西山絕頂。榜曰親雲禪院。闡提宗旨。從者甚盛。後自刻一木像。造一塔成。入其中。趺坐而逝。陳中檠之尊人素與善。一日。夢休休來入內室。往視之。已死。競言中檠爲其後身焉。

喻子更爲顚僧

喻全易字子更。世聚族南昌。早歲失怙恃。倀倀無所依。因皈依乾竺。從之薙髮。稱弟子焉。然雖受具持戒。而獨磊落嶔崎。英發不可制。遇人紛難。力排解之。見有不平。輒怒髮揚眉。脫所衣方袍。以其身代犄角。人皆呼爲顚僧。

蛤庵爲小湖廣

蛤庵禪師名本圓。自言無姓。年十六。謁戒行僧明然。削髮空門。久之。參報恩禪師。會報恩應朝廷召。攜之入京。從侍萬善殿。每問答。師微言承應。輒合帝意。日見親幸。時報恩之侍者多湖廣人。師年最少。世祖以小湖廣呼之。出入宮禁。康熙乙丑。聖祖幸柘潭。召見於玉泉。賜茶飯。並撤所薦含桃食之。及卒。命侍臣奠茶酒。臨終偈云。屙了噢。噢了屙。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淆訛。

于宋卓錫磬山

明文文肅公有冢曾孫曰于宋者。名本光。生卽茹齋。五歲。搦管。作大士像。年二十。皈依靈巖繼起和尙。後游京師。卓錫磬山禪院。前後起建精舍數十楹。

雪悟蒙聖祖賜金

泰州僧上思。字雨山。號雪悟。嘗主天寧寺。聖祖南巡。駐蹕本山。從殿堂以至後苑。直入臥內。惟敝幃布被而已。大悅。乃御書蕭閑二字扁其閣。復賜以金。

借山晚節頹放

元璟。字借山。號紅椒。又號晚香。平湖人。棲心寺僧。本農家子。性椎魯。乏記功。每稽首慈雲。默祈智慧。一日。坐蒲團。假寐。夢大士以楊枝水灌其頂。遂覺五內空靈。一覽成誦。康熙癸未。聖祖南巡。詣吳門接駕。跪獻迎鑾詩十章。有旨來京供奉。及入都。詩名大噪。公卿皆與訂交。性故驕傲。爲一鄉貴所扼。留滯蕭寺。逾年始得召見。敕賜棲心寺額及砥石硯一方。晚節頹放。同里俞嶔崎秀才遺書規之。置不省。

石庭蒙聖祖賜經

元弘。字石庭。會稽人。姓姚氏。孝子曰崇明者。弘六世祖也。母嚴氏。夢服金伽衣僧而娠。十七。祝髮大善寺。爲盟石息法嗣。越七年。遍參諸方。熟精內典。若爲則範寒泉畫諸耆臘。皆自謂弗及也。康熙庚辰。孝子墓爲勢家所占。弘杖錫上京師。力謀復之。安郡王及弟紅蘭主人延之主彌陀寺席。霽崙永法師薦入內廷。召對暢春園。賦初春瑞雪應制詩。稱旨。丁亥。掛瓢天津之海光。與湘南衡鍵關

結夏。箋疏楞嚴全部。乙酉聖祖南巡。召對杭州之西湖行宮。賜御書心經。

成衡蒙聖祖賜紫

成衡。字湘南。嘉興錢氏子。幼躭禪悅。薙染後。力參上乘。康熙丙戌。天津總兵藍理建普陀寺於城南。延之爲主席。己亥。謁聖祖於西淀。御書海光寺額給之。尋賜紫衣。

王克章爲僧

康熙時。有大盜王克章者。慓迅有神力。往來荊楚。劫行客。而徒衆絕夥。縱橫出伏無定所。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克章有膽略。善口辯。其行劫也。有三不取。一。不取辛苦財。二。不取獨身客。三。不取婦孺。故其所劫。半皆不義之財。且取亦不盡。必略餘財物。俾得爲生。克章復不忌人。常至人家。流連終日。終不加害。人莫不識之。亦不能得其蹤迹。如是者有年矣。

一日。有某大府過。囊銀纍纍。輜重十數車。懼克章之盜之也。特以兵百人爲衛。宿某站。曉起。則百人者皆昏迷。行裝失泰半。大驚。知遇盜。偵騎四出。嚴檄地方

官。務獲贓盜。數日。無所得。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庵固荒廢。一月前。忽聞人聲。樵者往窺。則有老僧坐蒲團諷經。旣大火。鄉人爭集觀。均竊竊爲是僧危。顧終不見其出。比熄。撥灰尋視。亦無尸。始驚異報官。以爲是僧必與劫案有連。因懸賞募能得僧者。不久。僧忽來。求見大府自云。老僧非行劫者。以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特來伏之。老朽世外人。塵事都非所問。今克章已悔過。吾事畢。今且永不與世人接矣。尊物在某谷中。可往取也。言已而去。人亦莫敢留之。乃使人往某谷探視。則深潭萬丈。下隱隱。似有物。終莫得取之。大府知無可爲。乃怏怏去。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人亦漸忘之矣。

越數十年。黃蘗山某石洞忽有一衲。面目黧黑。默坐於枯枝敗葉上。不言不食。人喧傳黑和尙之神異。數日。聚觀者無數。叩姓名。不答。予食不食。兩眼下垂。沉沉然。有惡少某度其可欺。折稻草刺其鼻。忽張目曰。毋然。吾王克章也。今且去。言已。復閉其目。則玉筯雙垂。已圓寂矣。旁有老者歎曰。是若耶。因言其事。並謂某大府遇盜時。吾年方十餘耳。今吾已八十餘。克章殆過百歲矣。因募捐。欲爲

擇地而葬。明日往視。則尸已不見。石壁上大書一去字。人以爲尸解也。

八喇嘛爲年羹堯所殺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平青海也。嘗駐軍於西寧塔爾寺。查首逆應戮者。有大喇嘛十人。臨刑。問之曰。爾等號稱活佛。自與凡骨不同。聞佛敎能知過去未來。信乎。喇嘛同聲應曰。然。年乃先問其一。曰。然則汝知今日死乎。曰。不知。年笑。命殺之。又問其一。觳觫對曰。不死。年曰。吾卽今日死汝。又殺之。其一大呼曰。今日必死。意以爲彼言不死而見殺。我言必死或可生。年笑曰。卽送汝至西方。又殺之。其一曰。死則佛法不靈。不死則王法不行。年叱曰。鼠子。佛法安敢與王法並論。叱左右速殺之。其一曰。死亦數。不死亦數。年笑曰。汝之信佛必不誠。尙可償可俗者也。又二人惟稽首乞恩。無言可答。命駢戮之。其言數之一人亦與焉。已戮至七矣。其下之一忽仰視曰。今日可以死。可以不死。年推案而起曰。汝眞首鼠兩端者也。當羅卜藏丹津弄兵時。爾輩私議向背。汝必倡議。視大軍進止。大軍至則內附。大軍未至則從匪。衆人以汝之兩可而先降。致罹今日斷頭之禍。

訊之旁僧。果不謬。曰。負國爲不忠。負同族爲不義。罪惡之尤。當寸磔。拔劍手刃之。指下所餘二人曰。逆種難留。速殺速殺。二人惟引頸就刃。不敢置喙。年忽問曰。汝等亦應有一言而死。汝意云何。其一對曰。今日可以死。可以不死。所語與第八人正同。年愈怒曰。彼以是死。而汝猶是。賊徒不畏死耶。曰。死爲將軍之法。不死爲將軍之恩。年大笑。擲劍。命停刑。其後一人。遂置不問。因是而亦釋焉。迄今塔爾寺前。有八塔屹然。卽八僧之藏骨處也。而青海東科寺前亦有之。意者所戮八人之中。亦有東科寺之祖歟。

了凡爲世宗所誅

康熙末。諸阿哥蓄謀爭位。各養死士。樹黨援。以智術材力相角逐。而以世宗藩邸得人爲最盛。相傳當時攀鱗附翼之豪傑。以千數。其中首領凡十三人。而以陝僧了凡爲巨擘。了凡少時卓錫天童。其寺之主僧曰大化者。爲密雲派下法藏宏忍之一支。稱三峯宗派。徒黨甚衆。了凡思取而代之。以參研大乘奧義爲名。設壇講演。互相辨駁。不能勝。改與角力。大化本非了凡敵。乃爲其徒黨陰謀

所中乘醉中刺其一目。逃而免。世宗即位。了凡以翊戴功稱最。怨之世宗。必欲雪舊恨。乃爲降諭。令各省督撫查明大化所在。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了凡後居嵩山。世宗一日以密旨寄田文鏡。中無一語。僅畫一幀。上畫高山一座。古寺踞其巔。不得其解。幕客某進曰。帝意所在。殆爲此間嵩山某寺老僧乎。僧爲著名大俠。非可以力致者。如屈節求之。或有濟。文鏡如其言。單騎往。匍匐階下。了凡張目曰。子來何故。曰。皇帝命文鏡爲師起居。了凡吁氣曰。吾知其如此也。子在外廂稍待。吾爲子了之。文鏡久候不得報。比入視。則了凡已自剄。留函於几。謂可持吾首及後院鐵柱中物還報皇帝。文鏡發之。中皆帝手諭。類隱祕不可究詰之事也。文鏡悚然。亟奏報訖。不久。某幕客亦飾辭乞退矣。

某僧一絲不掛

世宗在潛邸時。與某寺僧有隙。既登極。令捕主僧及徒衆十餘人。入大內。軟禁於一室。如是者年餘。僧固屢思遁。以徒衆多。度必不能脫。不忍舍去。遂亦留。一日語徒曰。吾今得一法。可逃矣。衆問故。僧令諸徒各脫盡上下衣。赤體臥於地。

隨地作滾。徒如其言。於是衆僧皆滾。內監急報世宗。世宗曰。可聽其去。僧等遂脫。徒衆詢其故。僧曰。我一絲不掛。五蘊皆空。表示吾等無礙之行動耳。衆乃悟。

老僧臨死留偈

益都顏神鎭善慶庵。孫文定公嘉淦之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一日晨起沐浴。既畢事。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生矣。遂升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個臭皮囊。撒下無罣礙。洪爐烈燄中。明月清風在。

緇流爲高宗所禁勅

高宗諭旨嘗云。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蒙皇考嘉獎。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爲第一。然高宗自登極後。卽禁勅緇流。凡有偶見天顏。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招搖不法。在國典爲匪類。在佛敎爲罪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又以披剃太衆。品類混淆。仍復給發度牒方准出家之例。

去息憑几獨坐

明蘇州王伯穀之孫有爲僧者。法名居溟。字去息。出家鄧尉。參靈巖儲禪師。主

祥符摩碣保安寶華庵。後斷靈巖祖席。退居錫山。塔於梁溪開原之青山。嘗語學者曰。參禪要知靜坐。又曰。空卻此心。譬諸器用。中空則能受物。居常憑几獨坐。亦不閉目跏趺。人莫測其所爲也。

山茨爲四衆所歸

通際。字山茨。號鈍叟。通州人。俗姓李。受戒於密祖。得法於天童。後結茅於煙霞峯嶺。曰繼隱。熟精內典。爲四衆所歸。著有禪燈會刻正法眼藏書。全謝山嘗曰。明亡後。有人問其俗姓者。答曰。姓李。蓋自恨與李自成同姓也。

蒼雪貫穿教典

蒼雪。名讀徹。呈貢趙氏子。長洲中峯僧。初從雞足水月道人爲沙彌。年十九。受戒雲棲。參雪浪於望亭。復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明河皆爲入室弟子。嘗夜誦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曰。庭心有明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平日貫穿教典。尤以詩名。

古音精佛典

古音。名祖琴。安東僧也。精佛典。兼通風雅。住山數十年。雲影江聲。與爲晨夕。論者以爲在遠公皎然之間。汪扶蒼與之最契。

石泉蒙高宗賜紫

雍正乙卯。無錫惠山聽松庵之僧成瑩。嘗應詔。選入覺生寺參禪。乾隆辛未春。高宗南巡。迎鑾召對。稱旨。賜紫袈裟。成瑩。字寶林。號石泉梅基顧氏子也。

嘯巖蒙高宗賜紫

杭州西湖淨慈寺有僧曰明中號嘯巖者。俗姓施。桐鄉人。幼薙染於嘉興之楞嚴寺。雍正甲寅。就京師法源寺進具。詔入大內。了明本分。出住聖因寺。尋攝越中之乾峰。移上天竺。轉主淨慈寺。乾隆丁丑。高宗南巡。幸寺。蒙賜紫衣。

烎虛蒙高宗賜紫賜詩

明中。字大恆。號烎虛。石門人。七歲投楞嚴寺。嘗侍世宗講禪學。雍正乙卯放還。久住揚州。晚居杭州淨慈寺。乾隆乙酉高宗南巡。賜紫賜詩。

普照寺僧爲張鑑所窘

張鑑。字明遠。華亭人。性迂怪。高宗南巡。以其爲文敏公照之孫。得召見。詢出身。以監生對。高宗御製詩賜之。題爲欽賜監生張鑑。蓋欽賜與監生張鑑也。人以上四字連讀。例以欽賜舉人以爲欽賜監生也。輒呼之曰大頭監生。

普照寺爲茸城古刹。主僧玉林精通內典。高宗敬禮之。時召入都。談禪。寺僧數百人頗倚勢驕橫。鑑嫉之。某年夏。家有冥壽。特延僧諷經。僧衣夏布袈裟。無襯衣。膚肉隱隱可見。鑑詰以僧宜知禮。何褻體乃爾。僧言今誦羅漢經。例宜單衣。鑑大笑稱善。一一詢其法號。筆之於册。且厚給儭資。及冬。風雪嚴寒。鑑又招僧諷經。蓋皆按前此所記法號以求之者。仍請誦羅漢經。並謂宜衣夏布單袈裟。誦七晝夜。僧大窘。叩首求免。始已。自是諸僧亦稍稍斂迹。

御飛從其父爲僧

平湖獅吼庵僧宗龍。字御飛。以其父茂滋晚年薙髮於邑之獅吼庵。遂以父爲師。亦脫白焉。尋依雪川老人印證爲嗣。與天台教觀第八世開法於禾之白蓮寺。次移漏澤寺。晚居皋亭之崇光。終焉。

雪樵勞苦其身

嘉興白蓮寺主僧際一。號雪樵。又號田衣生。海鹽人。俗姓印。初生時。其母就蓐。見老僧入戶乃產。三歲。卽能隨母誦藥師佛號。年十六。從南院大山師剃度。十九。詣杭州西湖之聖因寺㸚虛和尙受菩薩戒。二十。主白蓮漏澤皋亭景光諸寺。又嘗汎海。謁洛伽聖迹。詣鄮山。瞻拜佛舍利。上天童。掃密祖塔。以勞苦其身。傷氣患咳。及歸而卒。

白𢤱老人究心章疏

白𢤱老人者。法名一訥。字西能。號琴嘯頭陀。性恬淡。能詩詞。卓然名家。平生承事台宗。究心章疏。嘗擔簦徧歷諸方。會紫松禪師倡道於邗上之天寧寺。素稱孤峻。曾延白𢤱分座。首僧知其不可以落落座主同日而語也。優禮之。白𢤱久依東麓老人授天台教觀。開法於杭州之崇光。晚歲與漏澤寺禾人目爲願庵和尙再來。蓋以其能嗣和尙之振舉也。

雪廬翛然自遠

乾隆壬辰。蔣心餘太史士銓至揚州。聞建隆寺僧雪廬名。偕其同年生金棕亭教授兆燕訪之。鐘魚佛語。吟聲滿林。雪廬方伏几手披口授。以訓兩僧雛。讀書臨帖。呫嗶如學究。心餘竊異之。棕亭曰。此靈山二童子者。曰亘超。曰道撰。其孫行也。詞氣旣接。儒雅浸流。以視動容於宰官富人者。脩然遠矣。雪廬俗家爲桐鄉張氏。名復顯。字夢因。

納些有楊歧風穴之目

一超。號納些。性孤僻。有楊歧風穴之目。爲紫松章禪師法嗣。尋受天台宗崇光龍法師屬付。開法於邗江之天寧寺。以事引去。走京師。欲結茅匡廬。未果。晚歸。退居嘉興新篁里之太平寺。示寂焉。

東悟長而祝髮

明修。字可尙。號東悟。常熟高氏子。其生時。母夢神語云有夙根。長而祝髮維摩寺。得戒於吳門超源中興五泉寺。歷遊峨嵋普陀五臺諸山。所著書。爲鑒雲留跡。

練塘爲懶僧

達瑛。字慧超。號練塘。初主席棲霞。後習靜於黄灣精舍。罕與人接。洪稚存太史亮吉呼之爲懶僧。

語峯有語錄

自禪門有不立語言文字之說。盲師邪種。得以飾其昏愚固陋。一切掃除。孰知佛祖之闡教也。以文字說法。慈氏之演瑜珈。龍樹之釋般若。其最初者。及大道東流。遁遠濬發於南。什肇弘演於北。隋唐以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有宋之世。教廣而文字愈繁。不能悉數。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奥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是皆所謂語言文字者也。然則不立語言文字之說。非乎。曰。唯唯。否否。慨自剽竊之惡習流行。庸妄狂禪。勦襲數十則公案。開堂頌古。棒喝交馳。鋪張於眉目脣吻之間。號善知識。此鳩摩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又令嘔噦者也。如是而語言文字之不足立。固其宜矣。黎平南泉寺語峯禪師員穎慧之質。幼

從空門。受付囑。有感於盲禪固陋之習。遍參尊宿。歸而讀書賦詩。沈潛探索。如是者十餘年。人士欽崇。俾主南泉法席。胡奉衡曾閱其所刻語峰語錄。謂其幽閒恬淡。氣暢筆老也。

小顛無些子蔬筍氣

杭州西湖淨慈寺有著稱於時之主僧。曰小顛者。名禪一。字心舟。桐鄉人。其出家處。爲杭州靈隱寺之萬峯山房。喜飲酒。工偈前。嘻嘻旭旭。遇人傲弄。無所屈。嘗言吾日游杭城。惟糞擔與官。不能不避。一日。遇梁山舟。退語人曰。梁公何矜貴乃爾。伊恃能書耶。我亦能書。惟不若彼工耳。又嘗與客共飲。逢縣尉來。方剝蟹。忘起立。尉作蛙怒。遽呼隸。幸吳旃園嘉照肘躡之使去。得免挫辱。識者皆謂其瀟灑無些子蔬筍氣也。

漱冰行脚名山

嘉善幽瀾禪院僧本白。字楚蘅。號漱冰。幼祝髮於幽瀾禪院。稍長。行脚名山。徧參叢席。晚歸幽瀾。圓寂時。屬其徒以放生念佛爲務。啟其篋。衣鉢外。僅存詩稿

一册。

蓮筏解禪理

京師萬壽寺僧蓮筏。長洲人。爲住持十數年。白髮清癯。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時帆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其圓寂前數日。至鄭王邸盤桓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此後不復參謁王矣。

某氏子訪坐棚和尚

浙之名山。率有枯坐之僧。以把茅蓋之。謂之坐棚。某氏子幼而孤。有厭世想。無昆季。母爲聘名家女。以婚期將屆而遁。行一日夜。至一山。見有坐棚者。籐棘穿其身。瞑目不語。氣若絕。曰。是吾師也。跪而求爲弟子。日將晡矣。坐棚者忽語曰。汝當速歸。否則雨且至。訝其能言。益喜。跪求如故。且曰。某重繭至此。幸遇眞師。安肯歸。日已夕。果大雨如注。雨止。又語曰。汝當早去。否則虎且至。某仍跪其旁。不去。至夜半。忽聞大風起。兩虎咆哮至。拜舞畢。搖尾去。頃之。諸獮猴絡繹來拜。

旣盡。天且明。坐棚者語曰。汝求出世。心頗誠。但仙佛要從忠孝做起。以世法論。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當速歸。完婚生子。以繼宗祧。再尋師。未晚也。否則雖遇師。亦不能有所得。某乃拜受命。曰。汝飢乎。曰飢。曰棚後几磚下有麥飯。汝以壑中水呑之。可不飢。某食畢。告辭下山。復行二日。乃抵家。腹猶果然。不思食者數日。旣婚而生子。後葬其母。仍去。不知所之。

闞和尙洗甕

妙常寺闞和尙。一日。偶於寺前水次洗甕。鄰人某素相狎。戲之曰。師大辛苦。何不反而洗之。闞笑應曰。諾。隨手舉之。如反布囊然。甫及半。某大驚詫。鄰人咸集。闞遽起入內。趺坐示寂。時有從嘉善歸者。遇闞於途。謂之曰。天將雨。可速歸。煩寄語弟子。余有敝鞋曝於屋簷。亟收之。曰。師何往。曰。不遠耳。其人抵家。果雨。急詣寺。而闞已先一時化去矣。

僧以書畫博贐儀

道光時。蘇州宋某在湖口。遇一僧。持顯者書。周行各郡縣。僧善書。書學黃山谷。

工繪事。而好詼諧。泛扁舟。圖書滿載。然不蓄經卷。不茹素。且無隨行之侍者。惟攜俊童四人。明眸皓齒。髮委地。趨蹌左右。雖善飾俊僕者。不能及也。與人交。不作佛家募化語。但以書畫博贐儀而已。有詩集曰口頭禪。

大空日參禪理

大空之法名爲隱覺。青縣人。卓錫於楊柳青之白衣庵。性明慧。髫年卽落髮。日讀百行。通儒書。遍閱梵典。學爲吟詠。自以文翰爲僧家餘事。不肯炫飾。日參禪理。貧無妄求。人欽重之。

聞法空出世心

在內地之滿洲人。頗有披剃爲僧者。道光時之聞法。其一也。卓錫於天津城南之大悲庵。其未出家時。曰文捷。爲繙譯舉人。工詩詞。有庵中早秋詩云。自隱招提絕訪尋。松楡漸漸種成林。敢云已破浮生夢。暫覺能空出世心。古竹種秋添嫩翠。曉鐘過雨發清音。蒲團坐聽無餘事。花落蒼苔任淺深。

一朗以詭言惑縣令

粵寇未起事前。洪秀全黨曾被捕。下桂平縣獄。有僧一朗者。於夜間潛謁賈令某。詭言此被捕六人中。其衣青襖者。後必王天下。餘亦大貴。宜縱之爲異日結恩地。賈初聞而色詫。翌晨入報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鄭躊躇不能決。尋以人命至重爲念。竟出之。

鐵厈返初服

寶山諸生蔣敦復。字劍人。嘗以事披剃爲僧。法名曰鐵厈。然晨鐘梵唄之暇。時出冶游。頗多綺迹。故善詩詞。集中有綠酒獻花一聯。蓋紀實也。其友憐其才。惜其遇。僉曰隱於禪。非計也。乃從其勸。返初服。

超恆戴鑊以行

鐵鑊僧行脚遍天下。法號超恆。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一言不合。卽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廚中飯。亦必哇而出之。然後已。飢時。卽於樹下支兩磚作竈。拾枯枝作柴。下鑊於首。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水煮之。飽食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或從旁窺之。遽瞋目叱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去。其亟

歸家。汝妻方伴和尚宿。或怒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起與鬭。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脚下。寺僧有見而誚之者。曰。此非我寺中地耶。則不答。徑趨出。僵臥風雪中。弗顧。嘗詣杭州之西湖。徧歷淨慈靈隱天竺雲棲。無一僧與之立談。日過午。扶杖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答。有兩女子過僧前。叉手行禮。僧遽操杖擊其一。曰。汝家自有菩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作麽生。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詰旦方詬而出也。

時粤寇擾浙。有鐵眷生者。自富陽聞警。倉皇回杭。行倦。休樹下。僧見之。曰。唉。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藥叉相對。乃來此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且行且笑曰。恐張騫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矣。時出隱語中申詈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以是呼爲異僧。後於途中遇寇。指爲奸。搜其身。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髮逆盡死。箠楚之。無一語。乃投之火。列燄騰空。毛髮無損。久而忽曰。快哉。汝衆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

了元和尚不言不語

丁涇擁翠庵住持了元。茅氏子也。母柴氏。夢有持念珠狀如釋迦佛者。入寢室。驚而寤。遂產。了元少穎異。父母亡。投延祥寺。求出家。年十九。薙度受衣鉢。誦持法華。習天台正觀。寺後故多樹。羣鴉棲止其上。一日。早起誦經。聞鴉聲。豁然有悟。因賦偈曰。二十年前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沈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遂廢經不誦。終日趺坐蒲團。不言不語。見人。則微啟其目。

鐵羅漢渾渾噩噩

章水之西。有一峯曰羅漢。多奇松怪石。中有廢寺。相傳有一僧住持於寺數十年。目不識字。常日勞於耕樵。游人至寺。輒奉茶一杯。卽擕鉏出門。游人止之曰。和尙何妨少坐一談。答云。不得閒。不得閒。如是者有年。忽一日。以指畫石成四字。曰今日方閒。寫畢。石爲之開。遂於石中入定。少頃。石復合。居民咸敬是僧。名之曰鐵羅漢。號其石曰定石。古所謂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者。固如是耶。

僧渾渾噩噩。人或百計欺之。亦坦然。不以爲忤。久之。居民輒私相謂曰。和尙一味渾厚。我輩不宜再有所戲。其後獵者驅虎過羅漢峯。虎見定石。爲之流涕再

拜。獵者繼至。亦再拜。已而虎逕西去。不爲物害。獵者歸有悟。遂改而力田。終身不復獵。

修行四大皆空

長沙地藏庵有一僧。名修行。年將四旬。不誦經。不參禪。不焚香禮佛。人詢之答曰。我修行。性愛浮雲流水。與觀花玩月。尤喜觀劇。人問曰。和尙何以喜觀劇。亦答曰。我修行。授以職事。辭不受。惟各處遊覽。時或與山門左右之兒童嬉戲。不著鞋襪。不畏寒暑。冬時雖滿天風雪。夏時雖烈日當空。獨能自在遊行。毫無所苦。及暮年。或勸以何不收納弟子。仍答云。我自修行。後年至八旬。一日。臥室門久不啓。衆知有異。開門視之。已端坐圓寂矣。留一偈於紙云。旣云做和尙。四大皆空相。一物一事不能空。此心依舊多魔障。

闊禪言椽子先爛

光緒初。有闊禪和尙者。卓錫於揚州青蓮巷某庵。百餘歲矣。望之如六十許人。平時一意坐禪。自言昔居終南山。山之峭壁有寺。不知何時所建。頽廢久矣。佛

像猶存。每晨往。輒見有香一枚插石爐中。訝之。一夕。乘月明。攀葛而往。夜半。有草衣葛屨者攜燈來。就爐燃香禮佛訖。因起與問訊。時攜壺茗。卽以一杯奉之。草衣人亦舉手爲禮。復挈燈自西山叢樹間去。明日再往。又遇之。乃以壺茗相報。飲之。甚清芳。與之語。不甚酬答。顧舉止似有道者。燈影明滅。又從榛莽中沒。其行甚速。後不復見。又數年。闊禪居高郵某寺。人問以事。答曰。出頭椽子先爛。三問三答。皆如是。人不詳其恉也。

珠明寺和尙之癡

光緒時。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尙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癡。人因以號之。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鮭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凡經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和尙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袖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

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圓寂矣。舁之。輕如蟬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慧辨爲老法師

天台僧慧辨者。人皆呼爲老法師。相傳生於元末五六百歲人也。終日面壁臥。不食不飮。冬夏一單布襖。不易亦不垢。有客至。願見者有僧爲之通報。老法師謂可見則引入。客揖之。老法師亦和南。無多談。但示一二隱語。初不解所謂。至後始驗。貌如六七十歲。問其壽。亦不答。但云門前柏樹爲幼年所植。樹奇古。龍鱗斑駁。兩人圍之不能盡。則其年可想矣。

粵寇擾浙後。東南幾無完土。而天台山獨無恙。各廟及茅篷僧衆。約有五百餘人。漸至乏食。衆議若下山募化。恐攖鋒刃。否則餓且死。不知所從。謀請老法師度之。於是衆跪牀下問計。老法師起立曰。勿急。汝等尙有三日糧。至四日自有施主至。可靜待之。衆知其能前知也。皆大歡喜。各散。某鄉巨室張某之太夫人素好佛。夜夢金身羅漢向化糧米。問在何處。曰天台山。驚醒。開目猶見金光一

閃。因念山僧甚衆。今四野有烽煙。必大困乏。亟輦運米三百石濟之。適糧盡衆大悅。知其能化身爲菩薩也。有疾病者問吉凶。仍掉首不答。光緒戊寅秋。忽飲水數斗。端坐合掌。玉柱下垂。示寂而去。

寺僧爲浪蕩子所窘

杭有浪蕩子二人。一日。約諸友游三潭印月。其地故有一寺。沙彌進茶藕粉果盒。衆啖畢。擲錢桌上去。沙彌收盒碗。嫌錢少。亟出索增。乃隨意與若干。沙彌曰。照例。茶每碗當若干。藕粉每碗應若干。果盒又須若干。須照付。諸人不與。沙彌乃邀數僧出爭索再四。且曰。寺鄰有彭大人與吾方丈至好。不愁汝等狡賴。彭大人者。彭剛直也。居退省庵。與寺鄰。衆聞言。不答逕去。逾數日。忽有二人衣飾華麗。棹小舟至。便入客座。其一人踞坐炕床。若貴介狀。其一若僕人。侍側裝水煙。寺僧等覘知其狀。亟出珍食爲獻。客忽睨僕言曰。鳳林寺。大寺也。吾捐銀四百圓。似太寒儉。僧聞言。潛去。頃之。主僧來。修禮甚恭。因持緣簿前曰。請大檀越發婆心施舍。客睨僕曰。亦四百圓。何如。僕微頷之。客乃大書於簿。謂僧曰。吾頃

以小舟來。大船艤湖心亭。能隨我往取乎。僧欣然。隨往。至則不見大船。客請與同登岸。忽出不意。按其首。納置便桶中。大聲問曰。彭宮保與汝至好。汝何不請其來救。語畢。急棹舟去。僧頭面盡溺。立湖心亭旁。狂呼久之。始有一瓜皮艇過。呼載回寺。詰僧衆。始知此二人卽前浪蕩子也。

寺僧爲屠某所愚

有士人屠某者。嘗寄居武昌某寺。其齋窗俯臨山下。嘗以小故恨僧。一日。武昌守之眷屬遊寺。僧出迎如儀。不意官眷怒。揮令去。僧罔測所以。翌日。守卽囑江夏縣逐僧。僧踉蹌出。後乃知實屠瞰知官眷將至。乃戴僧帽。探首窗外。作諸般佻達狀。將近則去。官眷疑卽僧所爲。故怒。歸愬之守。致被逐也。屠後爲江西知縣。

西蜀國添一如來

長沙東安寺有僧死。衆僧倩某名士爲一輓聯。某提筆書之曰。東安寺死個和尙。衆僧譁曰。死一和尙。誰不知。而煩君呶呶耶。某曰。何必急急。且看下聯便知。

因續書曰。西蜀國添一如來。衆僧始欣呼而退。

專西爲赤脚活佛

專西。名授心。俗姓毛氏。浙東人。生而茹素。不食葷乳。長而厭惡塵勞。立志出家。年十八。投其邑之城西小靈山戒庵德祖座下。披薙。未及受具。德祖疾篤。專西思佛教鴻闡。端賴斯人。我生如朝露。命何足惜。是夜。以檀湯澡浴於三寶龍天前。焚香哀禱。旋至寢室。剖腹割肝。將以調藥而救德祖。痛眩仆地。移時始蘇。匍匐至床。東方已白矣。時長慶靜安和尚爲小師。專西命之調藥。卽驚告德祖。遂不果服。德祖乃召之前而撫慰曰。子雖勇於孝慈。終非比丘正行。況余自知時至。觀念無生。生本無生。何有諸滅。斯皆子妄想之所爲。惟念子之誠。且爲子留數月耳。及專西至小明因永智發祖座下受具歸。甫一月。德祖已告寂矣。

專西誠孝出於天性。悲慟逾恆。既爲德祖經理喪葬而畢事。未幾。卽以院事交其法弟蓮塘。而自出外參學。行頭陀行。冬夏一衲。赤足露頂。堅持戒行。專心淨土。其於禪淨不二之奧。洞徹玄妙。故海內諸善知識。無不接許。世所稱爲赤脚

活佛者是也。

光緒辛巳秋。專西罷參。歸小靈山。時値亢旱。四鄉之民方皇皇求雨。縣令孫某憂之。朝夕祈禱而未有效。專西以慈悲內熏。直謁孫。慰令毋憂。以祈雨自任。翌日。擕鉢至寒坑求雨。取得一物。狀如守宮較長數寸。反小靈山。立壇持呪。禮拜六時。第三日寅刻卽雨。頃刻復霽。孫遣李肖岩諸人往。求其再禱。專西曰。不勞諸公憂念。衲以明日爲限。當大致甘霖。是夜。專西苦切懇求。終宵頂禮。翌日午後。果大雨若注。郊原水足。孫及諸縉紳上山謝雨。執弟子禮甚恭。並手書鉢龍降澤四字以頌之。專西亦默默無笑容。孫歎曰。今而後知僧德淵玄。不可思議及之也。忻然而歸。自後。無論士夫男女。咸以參謁慈顏聞一善語爲幸。專西亦以斯爲導善化惡之因緣。有求皆說。咸使歡喜。

專西以少年苦行過度。早見衰頹。因於壬午冬閉關一室。謝絕衆緣。二時功課外。日策彌陀聖號十萬。大悲心咒百八遍。觀音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本師教主及西方三聖各三十拜。晝夜行道。寒暑無間。並於關中飼養貓犬各一。日爲

皈依說戒。貓不捕鼠。犬不穢食。迨三週而功圓。遂於乙酉秋九月十九大士成道日出關。四衆歡迎。蹌蹌濟濟。道德榮譽。斯爲極矣。惟電光易逝。月不常圓。十一月初。即示疾。薄痢數日而瘉。惟肢體疲頹。反覺沉重。諸僧侍護。不之許。曰。出家人各有功課。切勿彼此相悞。若果時至。自當喚汝。迄月之二十六日戌時。喚徒孫等近榻。曰。吾今宵西方去也。速備香湯來。沐浴已。淨髮更衣。跏趺一榻。自舉讚禮西方讚。囑諸僧和之。金石之聲。不減常日。讚畢。諷偈唸佛。至百十句。聲漸低下。忽舉首曰。吾去矣。汝等珍重。昂然稱佛一聲。聲振窗屋。泊然而逝。其關中所畜之貓犬。入夜亦化去。人皆謂其隨之往矣。當時合邑緇風爲之一變。專西德臘五十有八。戒夏三十有九。塔於龍山石人峯下。

三喇嘛通俄

三喇嘛者。在東蒙諸旗極驕貴。東郭羅斯王爲其義兄弟。王子爲其義子。王之立。不以正。三喇嘛有力焉。遂干預其事。時俄人初營東清鐵路。三喇嘛與周冕通。先以地押與俄人。已而遂爲俄人得。故三喇嘛甚富。偶游俄妓家。輒以人挾

俄帖往。時程德全方爲黑撫。欲殺之。三喇嘛與京朝貴人多往來。程無如何。後檄令赴質哈爾濱。中俄官會審。三喇嘛雖不通漢文。而漢語甚善。辯論滔滔。問官竟不能屈之也。

海月寬裕願持之漁色

江蘇通州治之南。有紫琅山焉。山僧世奉泗洲大聖。靈著江淮間。春秋佳日。士女之入山頂禮者。實繁有徒。歲獲香火錢。殆逾萬金。爲衆頭陀所朋分。其寺之富。遂冠絕一時矣。山僧舊有七房。房各十數人。僧平時旣不理經誦佛。惟更番供奉香火。往來近村人家。或搆香巢。或設煙窟。村婦以僧富。亦多方媚之。僧之豔福最著者。首爲海月。又名之爲百鍊金剛。次爲寬裕。近山村婦與之結識者。凡十二人。再次爲願持。皆以漁色聞於光緒時。

願持有山田一方。在舊蒲塘。田爲尹某承佃。願持歲往徵租。尹有女一。貌頗可人。願持涎之甚。因乘收租之便而與之暗結不解緣。女亦鍾情人。每於夏日。託名禮佛。必登山問訊一次。亦視以爲例。一日。女至山。願持他往。寬裕見之。強曳

至佛牀。傚海和尚與潘巧雲故事。迨願持歸。見女鬟釵亂蓬。心知有異。質之女。女堅不承。願持乃以西瓜進。女食之。腹陡痛。歸未數日。香魂一縷。果作九天仙女去矣。願持悔無以報。乃倩寬裕往蒲料理。允女母以歲免租金。更益以香火錢。以爲母贍養費。女母不得已而允之。

越岸自淨爲僧

蘇州閶門外社壇之東。有寶蓮寺。古刹也。光緒某年。有越岸者。止其地。寺遂大興。越岸名靜海。浙江太平人。俗姓朱。父子榮。母氏盧。生二子。越岸其次也。少孤。伯父某爲闤闠中人。稍有資。無子。欲以越岸爲嗣。命理其業。居肆。鬱鬱不樂。一日。讀三國志演義。忽大感悟。以爲人才如諸葛關張。可謂第一輩流矣。然皆功未成而身先死。吾輩仰希古人。千萬不及一。而欲於世立功名。不亦難哉。一念之頃。悟出世因。遂欲投身浮屠。母不之許。乃私禱於佛曰。沈淪五濁。非智也。逃母出家。非孝也。以是二難。計將安出。虔禱累月。夜夢老人手刲外腎。現象相示。頓悟。詰朝欲試之。手戰而止。次夜。復夢如初。意遂決。持纖刀試之。砉然自解。殊

無痛楚。逾月。創合。白母。母大駭曰。初止汝者。將望汝成人也。今旣自淨。安用汝。行矣。勉之。

於是越岸往禮天台濟舟大師。披薙爲沙彌。其年十有八也。越三年。受戒於國清寺。遂住禪堂。參究性理。又得蓮舟大師指示。其道益明。年三十三。聞蘇州靈鷲寺講經。杖錫以往。寶蓮寺住持能詮遇之。與語。相洽。欲延入己寺。不允。逕至木瀆鎭。閉關山居。足不入市者三載。無何。能詮西逝。計書敦促。諸刹尊宿復強之行。乃遂主寶蓮丈席焉。

初。寺遭兵燹。僅存遺址。能詮興建地藏觀音二殿。越岸繼其後。勤修佛事。內明理觀。苦行過人。檀那信悅。隨喜布施。癸巳。入閩採木。徧歷巖穴。得材無算。關梁節節。備受艱阻。乃親叩關督。牒求免稅。挫折萬狀。久請得許。千尋巨木。沿流東下。順行無阻。以至誠得佛力。故佛齋殿舍。次第落成。規制崇閎。歸然巨刹。兩與戒壇。高德來會。禪規戒律。爲吳中首。道果成就。竟於壬寅六月之望圓寂。

越岸嘗於先數月。夢一世界。淨如琉璃。身處其中。光明無量。自知不久人世。嘗

畢以語其弟子。示寂之頃。趺坐禪牀。集諸四衆。爲說涅槃。復與衆訣曰。一超直入。決定往生。勉旃同學。努力精進。言訖。誦佛而逝。距生於道光庚子正月十日。世壽六十有三。僧臘四十有五。其戒年。其法紀。則皆未之悉。

越岸狀貌奇偉。聲出丹田。日誦法華經七卷。歷三十年。不稍懈。並能研求宋儒語錄。嘗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見之者。蓋見性也。不知者。蓋不知復性也。又曰。中庸首章言道極深。首言戒愼恐懼。次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竿頭日上。進益加密。惜今世讀者不知體驗耳。其言粹然。深入至理。蓋以釋而通儒也。

僧有不壞肉身

不壞肉身者。凡佛教中菩薩羅漢聲聞。以及高僧皆有之。乃由禪定之功。或戒行之力。自然不壞。不藉他力而爲之。此無價值之可言。乃無上之珍。國家之寶也。

河南祥符中牟間。有水月庵高衲淡如者。俗姓平。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

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庵。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敗。焚之可也。否則必有爲吾更衣者至。汝識之。其徒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令韓某亦至。愕然曰。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爲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來。問其所需。果符夢中所乞之數。後金像卽奉於龕。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以刃刺其臂。血縷縷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扃鍵。遇心意虔誠者。始爲之啟觀。

江蘇興化縣南門外圓通庵。有濟生和尚肉身在焉。濟生於明末出家京都萬壽賢良寺。賜紫沙門弘量廣禪師爲之剃度。而天性純厚。露頂赤足。日念阿彌陀佛號十萬聲。無間斷。康熙某年。示寂於草屋。三年之久。人無知者。其徒雲峯大師雲游歸來。始覓得。見其趺坐如生。遂與其地信士集貲裝金以供奉之。

安徽銅陵縣大通和悅洲蓮花寺。有德風和尚肉身。德風爲潁州某氏子。以朝禮九華。經和悅洲。爲衆士紳留居於洲上之財神廟。德風以其地爲朝九華必

經之地。因改爲蓮花寺。接衆掛單。自此道風遠播。於光緒壬午圓寂。十年。開缸視之。爪長髮生。面貌如故。洲人乃爲裝金供奉於寺。

浙江普陀山獅子洞。有仁光上人肉身在焉。仁光爲建德李氏子。早喪父母。自幼茹素念佛。捨家作觀音堂。晚年。忽悟人生之若夢。至普陀山獅子洞落髮。虔修梵行。科頭赤脚。髮結如角。二十年未出洞門。每仰天禱曰。願速成菩提。永遠護持觀世音菩薩道場。光緒戊申八月十五日示寂。世壽八十九歲。僧臘二十餘年。死時。諭其徒曰。吾當禪坐缸中。三年後可開視。無煩汝等募化。吾自裝金。又言如何創造。如何佈置之法。囑畢。合掌瞑目。念佛而逝。

他如九華山地藏菩薩肉身。尙在塔內。又九華有百歲宮者。以有百歲老僧肉身坐化。故名。其肉身之一手高舉齊眉者。則以某年化城寺起火時。此手忽舉起作遙望之狀。而火卽旋滅。手則年久如故矣。

六安歷參知識

傳臨濟正宗之第四十三世江天堂上者。名密傳。字常浮。號六安。鄂人。生於道

光丁未三月八日。英姿奇偉。初懷大志。時値粵寇難作。轉徙邗溝。投臥佛寺薙染。旣於海陵光孝受具足戒。遂徧謁名山。歷參知識。叩究向上大事。已悟心空。未踐實地。聞金山觀公鍵椎峻厲。龍象雲從。遂往依焉。一日。六安侍立次。忽有僧問十方無壁落四百亦無門時。如何。觀公卽震聲大喝。六安因而契證。羣疑盡釋。遂授記爲法王子。厥後。大定和尚以疾退居。卽推六安主講席。上堂拈香畢。曰。三藏教典。八千煩惱。諸佛常談。衆生妙用。猶未是楞伽心印在。如何是楞伽心印。良久云。妙高臺上月。圓照寺藏山第一中泠水。源通末後關。臺上月且置。又如何是中泠水源通末後關。乃以杖畫一圓相曰。請諸上座隨山僧歸丈室。飲普茶去。時大徹堂年久朽漏。每風雨濕侵禪榻。乃矢願募建。六載功成。因勞致疾。遂退養於五峯。

朗然有焚身救世之念

朗然。名常慧。霍山人。出家於青陽九華山淨度寺。光緒乙亥冬。在本山甘露寺受戒。辛卯四月初九日。至常州天寧寺。進念佛堂。歸心淨土。刻苦精勤。十五年

如一日。後因年高不能隨衆入堂。遷居寺後之普同塔院。仍一意苦行。寺中時有閉關精修之僧。朗然發願爲護關僧者。亦多期日誦法華經。知藥王有焚身之事。遂時以焚身救世語人。

寄禪作偈示僧衆

寄禪上人法名敬安。自號八指頭陀。唐貫休之流。鄭蘇堪方伯詩所謂雄據天童勝以詩作佛事者也。宣統己酉結冬日。嘗作偈示僧衆一首云。空山寂歷孰相尋。枯木龍吟絕賞音。自注枯木裏龍吟禪語也開盡寒花飛盡葉。孤峰迴迴是吾心。

白菩薩

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女弟子。俗稱爲白菩薩。

德隱以破家爲尼

德隱姓趙。原名昭。字子慧。吳縣隱士宧光女。平湖馬班室。精墨翰。能詩文。好葛衫椎髻。不屑世俗裝。會馬氏丁難破家。遂更名入空門爲尼。

無垢焚修於鴻寶堂

通州孫安石家本饒裕。以不善持籌。遂中落。妻陳潔。字石香。能詩。安石以其無子。不相得。遂挈妾婢異居。潔乃歸母家。久之落髮。改名無垢。卽居於其祖舊業之所謂鴻寶堂者以事焚修。然不廢吟詠。晚年益貧病。輒數月不起。一日起覆水窗前。墜樓而死。

自悟大師爲尙可喜女

羊城天井岡有檀度庵。尼所居。平南王尙可喜爲其第十三女所建也。女生而明慧。稍知書識人事。卽病其父之降本朝。日夕披袈裟。茹素禮佛。不語人間事。可喜不能奪。爲選民間女子數人充侍者。建庵居之。奏諸朝。賜號自悟大師。粤人羣稱之曰王姑。乾隆時。樊上舍封謁庵。以詩弔之云。一串牟尼出火坑。庸中佼佼鐵錚錚。蒲團不墮紅羊劫。笑彼飄零孔四貞。四貞爲定南王孔有德女。於姑爲甥舅行。適孫延齡。康熙初。延齡爲吳三桂所殺。由滇遁歸京師者也。

宋荔裳女少寡爲尼

查愼行敬業堂集詩有中山尼一首。爲萊陽宋荔裳按察琬之女而作。女以滇

亂。與父相失。由少寡而爲尼。由爲尼而被掠。由被掠而漂流。遂無底止。其爲尼在滇亂之時。被掠在滇平以後也。

王二祝髮爲尼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於廂白旗德住家爲奴。康熙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爲市棺。易其衣。乃知爲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聞之。皆傳爲美談。爲醵金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

吸鴉片煙始於尼

鴉片之入我國也。殆百餘年。流毒徧各省。其吸食之始。則肇端於乾隆時粵東之富婦。婦年少喪夫。因出家爲尼。其母家爲築庵以居之。鬱鬱數十年。漸得癱瘓之疾。兩腿木強。不能起坐。母家憫其孤苦。乃多方以娛之。家故世族。親交多

豪富。時各遺以珍玩。有某者。爲十三行富商之一。贈以西人手執竹製油棍一枝。花露水一瓶。跳舞會所用燈一具。又鴉片膏一器。乃彼時用以爲藥者。尼以無事。故常燃燈帳中。偶拔簪挑鴉片膏置燈火上。輒發泡甚大。尼見其可喜。因常燃之以爲玩。一日。偶取瓶棍玩弄。忽誤將棍末插瓶中。輒執棍挑瓶搖之以爲戲。不意瓶觸木。適穿一孔。因燒鴉片膏塗穿處。忽聞香氣刺鼻。戲就燈以吸旱煙法吸之。則煙入腹中。異常舒泰。吸竟欲稍轉側。則兩腿忽如常。遂矍然起坐。前患灑然若失。次日病如故。又試吸之。則立時能起。乃遂日日吸之。且出詣戚里。戚訝其病愈之奇。詢其故。以實對。人怪之。戚里中有病氣喘者。發肝氣者。胃脘痛者。試仿服之。無不立愈。於是人知鴉片作藥之靈效。而普徧於天下矣。或曰。初時煙之迷性最重。今漸減。我國自種者則尤減。我國自種之白花者。約得迷性百分中七分。雜色花則十五分。印度及英法等處煙。乃至二十五分。

智參率婢爲尼

鳳凰廳太平庵尼智參。黔人。俗姓鍾氏。贈中丞傅鼐家之女侍也。中丞有女。適

長州徐止峯。鍾媵焉。傅孺人無子。止峯因納鍾爲簉室。翁姥孺人先後卒。鍾侍疾持喪。盡力盡禮。止峯以候補縣丞隨中丞平苗疆。勞績甚著。授麻陽崖門丞。秉管屯務。嘉慶丁丑。積勞致疾。疾亟語鍾曰。吾無子。汝少而孀。能死。死之。否則以牀頭金爲歸籍資。鍾大慟。諾以身殉。及止峯卒。出殯日。鍾盛妝就縊。有趙雨甸者。傅之戚也。破扉入探之。氣絕矣。繞項帶深入分許。結甚牢。趙操刃斷之。帶斷。膚爲之裂。俄而氣大喘。良久始甦。瞠目長號。顧趙曰。公誤我矣。趙屬婢嫗嚴伺之。鍾乘間截約指金吞之。不死。又碎二玉環吞之。亦不死。計窮。泣曰。不能踐諾。事主人於地下。天厄之也。然終不可以苟生。遂翛然有出家念。逾三年。製奩具。嫁孺人所出女。曰。吾事畢矣。族子某爲止峯後。不以庶母事鍾。鍾度不能相容。一日集止峯戚友。哭拜靈座前。操剪髡其髮。雲髻委地。簪飾宛然。形既毀。念益決。

太平庵有老尼。鍾素識也。即日詣庵。師事之。爲披剃。具戒律。名之曰智參。智參既爲尼。所後子畏人言。至庵。強之歸。智參曰。我非汝家人矣。峻絕之。長齋奉佛。

誦經梵數千言。出橐金新其庵。並置香火產。像設之陊剝者。重塑焉。止峯有惠於鳳人。鳳人思之。爲祔主於中丞祠。値春秋祀。智參必具麥飯楮鏹親奠之。黃虎癡廣文本驥與止峯舊好。客鳳時。聞智參名。造庵訪之。未及遇。留詩於壁。智參感焉。屬趙代謝。趙因述詩所未及事。並出止峯所遺冷金牋。屬爲補書。藏之法林。以傳久遠。

初智參入庵。挾婢以自隨。婢感其義烈。願終身事之。亦披剃爲弟子。曰心道。

張蠻子妻爲尼

張蠻子。清水人也。以力聞。武斷鄉曲。行於道。人皆望而避之。故呼曰蠻子。邑有富人建樓當通衢。蠻子醉而與人鬭。數人不能解也。富人有女新寡。見而悅之。以告父母願嫁焉。其父母不可。女懟不食。乃使人往通辭。蠻子以爲侮己也。奮拳欲毆之。力白非誑。則笑曰。爲我報翁。誤矣。天下安有壻我者。翁異日悔之。將無及。媒以言報命。女曰。彼爲斯言。此其所以豪也。必嫁之。翁不能止。遂成婚。夫婦甚相浹也。女奩資贏千金。奩田亦數百畝。張則貨之鬻之。一歲去其半。女無

怨言。翁家皆怪之。三年而赤貧。翁家皆咎女。莫肯助。女亦不恨。一日。女歸寧。聞張殺人於野。握其元。自首於令。死者縣令子也。令大痛憤。方欲嚴訊之。則張已仰藥而來。至案前。寘元於案。咆哮大罵。有若狂易。數十人不能制。須臾。撲地流血死。

先是。女前夫爲諸生。有文名。嘗眷一妓。令子爭之不得。乃佯交歡而陰毒焉。生故坦率。不之疑。夜飲歸。覺有物格閡胸次者。遂成病。年餘浸劇。臨沒。以告其妻。時令方爲省中大吏所器重。度不能訟其子。乃囑爲陰圖之。勿聲張也。女歸。見父母皆懦無能爲。隱不復言。乃委身於張以求逞。張至死不肯言。女殯殮張訖。始作書以顚末告父母。遂削髮於南山尼庵。曰。孽障懺除未盡。不敢死。乃劙面毀容。終身不見人。迄九十。乃死。蓋六十餘年如一日也。

月桂棄妓爲尼

月桂者。欒城妓也。家貧。父母強使爲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爲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

哭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既入。無寒暄語。輒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某所。桂唯唯。屆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剪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闃然。桂與尼俱杳矣。

小芬棄伶爲尼

潮州普濟庵有尼曰妙姑。色相爲南州百八十庵之冠。客之訪妙姑者無虛日。至則輒費數十金。顧其對客殊落落。一日。某紳作功德於庵。夫人愛其豔慧。餽以元絹。令時至其家。自是遂相往還。紳涎其美。強夫人女之。妙不可。而已爲惡少所偵知。稍稍語曾至普濟庵者。妙聞之。蹙然曰。生人竟無足與語情字者耶。人生何水與花之不若。而乃必以肌膚之欲爲情耶。遂不復應客。紳疑妙語爲己設。迨夫人日過庵。時潮守爲湘人某。聆妙名。授意某令。使載之入署。謂果抗違者。將以祕密賣淫罪致之法。令受命往。妙語之曰。夙慕太守。倘得入署作簽書婢。自當竭力供職。但冀微服一顧。爲庵留一佳話。則惟命是聽耳。令告守。守

欣然至。則紳已先在。相顧愕眙。妙命設齋。殷殷勸酌。又以雙玉斝進。曰。公等盡此斝。俾獻一言。二人飲既。妙乃起而言曰。某實雄而飾雌者。守愕然顧紳。紳囁嚅曰。果不得已。太尊當亦諒汝。妙曰。某亦知其必能也。言次。自床頭出像二。一錦衣玉帶。冶容修度。年十三四。一僧衣素履。髮半覆額。妙指錦衣者曰。君記當時翠鳳班有小芬其人者乎。又指僧衣者曰。光緒庚子。天子有北狩之難。伶人星散。小芬遂爲沙彌矣。繼又曰。色欲爲人所不免。今爲尼者。欲以完吾操耳。不日將歸吳。求得一山塘佳人爲拈花侶矣。所以告公等者。俾此事流播人間。將令天下後世人知無處無色界。無處無情天。亦卽無處無法門也。守與紳惘然而別。翌日。卽聞妙以嶽麓朝山去矣。

泰山有姑子

泰山姑子。著稱於同光間。姑子者。尼也。亦天足。而好自修飾。冶游者爭趨之。頂禮泰山之人。下山時亦必一往。謂之開葷。蓋朝山時皆持齋。至此則享山珍海錯之奉。客至。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齡者以次入侍。酒闌。亦可擇一以下榻。光緒

末葉。泰安令某飭役查禁。逐其人。使他徙。封其廬。爲横舍久之。學校亦廢。僅有一老尼蕭然獨處矣。

圓明寺尼有佛種子

圓明寺。女尼修行所也。有尼曰解無者。讀楞嚴經。見摩登伽以幻術攝阿難。曰。彼娼妓者流。日日以皮肉作生涯。視金錢之有無爲轉移。不論人格之高下。是謂之淫。否則從一而終。究無減於夫婦之道。遂與某方丈大和尚相拚識。恆自稱爲摩登伽。而以阿難呼和尙。日久。明珠暗孕。竟產一子。人戲稱之曰眞佛種子。

江浙之尼

光宣間。冶游好奇之士。輒嘖嘖稱江浙尼庵。蓋於山東泰山尼庵之外。別樹一幟者也。

吳江震澤之女僧。妝束與蘇杭異。略如嘉興。雖亦號稱薙度。惟於項心薙髮一團。而前後有髮覆於四周。其在後者。適與頸齊。自垂髫時。至三十許。莫不如此。

衣裙綷縩。固猶俗家裝束。緣飾甚華。惟襟領非圓而爲直耳。至若葷素肴饌。亦有烹飪至精者。頗類吳中之船菜。一席之費。約四五金。以素餐言之。有以豆豉麵筋幻成魚肉鷄鴨形者。惟妙惟肖。味亦絕佳。香積風味。固著稱於世也。

盛澤一鎭以產綢著。介於江浙之間。風俗淫靡。比邱尼著稱於時。名流宴會。輒假座禪宇。一席之費。恆數十金。蓋素饌甚精。其製素燕菜素魚翅素海參素鴿蛋也。輒以嫩鷄火腿。熬取清汁。而以形似之物。投入其中。浸淫既久。肥醲鮮美。味遠勝於眞者。蓋尼庵敎育。梵唄而外。烹飪實爲專科。固非五侯鯖中所得有此雋品也。

太湖廳所轄之洞庭山。亦屬吳縣。山分東西。皆有尼庵。東山尤夥。庵尼纏足梳髻。不御道服。

崑山風氣淳樸。無聲色之樂。而頗多尼庵。有一種不薙髮而裹足著裙者。亦有薙髮而善自修飾者。大都皆青年妙齡。丰姿楚楚。伊蒲之饌。無不精美。游人亦能設酌其中。但不及亂而已。光緒時。城中某庵之尼卻塵。神清骨秀。風雅宜人。

某贈之以詩云。閒叩禪關訪素娥。醮壇藥院覆松蘿。一庭薝蔔迎人落。滿壁圖書獻佛多。作賦我應慚宋玉。拈花卿合伴維摩。塵心到此都消盡。細味前緣總是魔。某乃次其韻云。舊傳奔月數嫦娥。今叩雲房鎖綠蘿。才調元機應不讓。風懷孫綽覺偏多。誰參半分優婆塞。待悟三乘阿笈摩。何日伊蒲同設饌。清涼世界遣詩魔。某和之云。羣花榜上笑痕多。梓里雲房此日過。君自憐才留好句。我曾擊節聽高歌。清陰遠託伽山竹。冷豔低牽茅屋蘿。點綴秋光籬下菊。盡將游思付禪魔。卻塵善書。藏名人字畫甚富。有楊玉環手書金經一部。最珍重。後爲匪騙去。遂致憤鬱以死。

無錫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庵舍精雅。其門題牓。或有或無。間有以某某山莊數字揭櫫於門楣者。庵尼多俗家裝束。無異句欄。舞衫歌扇。且亦纏足。肴饌精美。海陸紛陳。亦略似船菜也。惟至光緒末而盡矣。

杭州女尼。惟城外者率披薙。城中有木庵。屋宇宏深。結搆精雅。洞房曲室。有類迷樓。

嘉興女尼。自昔著稱。效摩登伽攝阿難故事者不少。元之慧秀。明之娟娘惠容。皆以能詩善畫聞。五百年來。流風未沫。鴛鴦湖畔。禪宇頗多。禾俗七夕。煙雨樓游人。挾妓之外。有挈尼而游者。其著稱於城中者。曰觀音堂。曰送子庵。烏程縣治之南潯鎭。多富室。有九牛十二虎百二十閹狗之諺。喻富人之多也。其致富者。或以貿絲。或以業鹺。有擁貲逾千萬者。紈袴子弟。所恣爲嬉游之地者。尼庵亦其一也。尼庵院宇深邃。陳設華麗。幼尼梳攏。須數千金。費亦鉅矣。名流雅集。飲博皆宜。善治饌。餅餌尤精美適口。若其酬應周至。卽上海房老。亦不及也。

雪水眞人作諜

國初。南昌有雪水眞人者。道士也。常弄玄虛惑人。大兵圍南昌日。明新建大學士姜曰廣守城。信雪水言。以爲有天兵來助。禁城中飲酒殺生。而日久不出戰。及大兵增壘攻益急。城中人始察知雪水爲某官僞託黃冠以偵諜軍情者。怒而尸裂之。然是時城已早破。曰廣亦已殉節。雖悔。無及矣。

朱沖陽得詹眞人法

道士朱太倥。字沖陽。崑山人。嘗主江都之瓊花觀。讀書好古。得詹眞人法。筐在辛諸乾乙樂與之遊。事之如師。問飛昇黃白之術。卽叱曰。外道也。

張斗庵得異人授大法

清陽子者。太倉道士張燦字斗垣。又字斗庵。年甫十六。多病。感呂仙飛鸞顯化。授頤生術。遂霍然。因創太微仙院。徧延羽流。得異人授大法並金丹道。悉心修鍊。指揮風霆。策役神將。遠近奇之。

賀月軒澹泊寧靜

海鹽東嶽廟道士賀炳。字松庵。號月軒。本世家子弟。性超潔。隱於黃冠。能默相天下士。不屑與俗人交。居恆坐一小樓。日讀八大家古文數篇。手摹黃庭一二百字。澹泊寧靜。不求人知。客至。則瀹茗焚香。以彈琴賦詩爲樂。

郭去勝拂袖白雲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松麈山房道士也。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生。年十三。從邑

廟許自修爲道士。及長。受穹窿施諒生正法。游句曲龍虎山。得五雷法。歷著奇驗。訪道名山。蹤跡徧天下。至京師。棲白鶴道院。院爲邱長春蟬蛻之所。去勝起道場於院中。四十餘日將滿。忽易新衣巾。沐浴焚香。端坐而逝。拜者接踵。豫親王親至瞻禮。爲龕以葬之。題曰拂袖白雲。張文貞公玉書顏曰長春接軌。未幾。其弟子孫楚鶴迎龕南歸。啟之。顏色如生。乃葬之於松塵山房之後。

婁道人爲眞學道者

婁道人。名近垣。江西人。世宗召入京師。以光明殿居之。有妖人賈某爲祟。道人爲設醮祈禱。祟立除。又於世宗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特封爲妙應眞人。道人不喜言煉烝修眞之法。謂此皆妄人借以謀生。焉有眞仙肯向紅塵中度世耶。恭親王延至邸。叩養生術。道人曰。王錦衣玉食。卽眞神仙中人。時席上有燒豬。道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卽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爲眞學道者。始能見及此。後道人年九十餘始逝。

李不器狂妄不法

康雍間。陝西有道士李不器者。狂妄不法。至雍正戊申十二月初十日。遂奉世宗嚴詔。逮捕。諭云。據將軍常色禮奏道士李不器揭報岳鍾琪謀反。甚爲荒謬。李不器向因隆科多薦在內廷行走。仁皇帝廣大包涵。如喇嘛西洋人及僧道等類。畜養甚多。其中不肖之人。借供奉名色在外招搖。而李不器尤爲狂妄。至仁皇帝賓天。朕以李本籍陝西。發回原籍。交年羹堯拘管。詎年將伊送往終南山內厚加供養。李不器怙惡不悛。肆爲大言。且揑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語。今春朕問岳鍾琪。鍾琪奏稱李在陝。每年供給。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朕批諭此事當日外結。甚爲錯誤。李爲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烏可厚待。隨令岳鍾琪將伊看守。詎李因此懷恨。造爲無根之語。深可痛恨。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轎轅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巡撫西琳將李不器嚴加刑訊。

金丹書受五雷正法

海鹽三元廟道士金鼎字丹書。工詩善畫。秉精八法。力持戒行。嘗與其邑清風

涇之婁眞人同游龍虎山上清宮受五雷正法。

陸濟蒼受五雷正法

自號松間道人之平湖松壑山房道士。爲陸微字濟蒼。少受五雷正法。精符籙。善治鬼魅。邑宰延禱晴雨。無不立應。性好靜。鶴涇晝閒。洞門夜閉。焚香步虛之暇。時撫瑤琴。鼓一曲。聞之者。令人作天際眞人想。

張太虛王定乾爲高宗所逐

世宗慈悲覺世。喜召見僧衲。復因久聞外間有爐火修鍊之說。欲觀其術。乃召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使居西苑。及高宗踐阼。始驅逐回籍。

沈雙橋有出塵志

乾隆時。杭州吳山文昌廟有道士沈仁安者。字級一。號雙橋。石門人。幼而聰明。超然有出塵想。遂至吳山淸秀房。受業於王克新。讀書穎悟。間爲韻語。輒工。尤善鼓琴。歲壬午。翠華幸浙。仁安跪迎於嘉禾水次。因倩朱笠亭爲之圖。沈文愨公德潛錢文端公陳羣齊次風侍郎召南傅玉筬皆題詩紀之。

王野鶴所居幽潔

王聰字王筊。號野鶴。結茅於天津三汊河之香林院。所居幽潔。老樹古藤奇花異石。錯置庭戶。與張帆齋龍東溟周月東諸名士相過從。廊廡戶壁。所粘詩箋。無隙地。

喬道人言兵家事

乾隆庚戌辛亥間。有喬道人者。自陝至京師。貌臞。身如鶴立。面微紅。自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交。言皆妄誕。而談兵家事。歷歷如繪。或言其爲年羹堯潰卒。曾經青海戰事。故所言了了。然無左證也。漕督李奕疇崇奉之。喬居一小庵。飲啖如常。毫無他異。嘉慶壬戌五月。卒於旅邸。

道士論自度法

粵東有鉅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沖舉可坐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玄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劵也。

松艫台菌。吳橙閩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如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遊。出粟顆之丹。點瓦石爲黃金。百鍊不耗。商大駭服。

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爲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衆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眞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沖漠自然。與元氣爲一。烏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沖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鑪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鑪火服餌。尙隔幾塵。況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爲。而告以種種不可爲。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大僞日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辯也。吾疾夫道家之滋僞。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

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轤蹻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衆牽衣叩頟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卻坐。乃顧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顧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緜緜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眞靈自爾感通。仙緣乃湊。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騭。無怪無奇。是眞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則已失所在矣。

高雲谿交通宮禁

京華僧道多交接王公。出入宮掖。以故聲價至高。白雲觀方丈高雲谿。名峒元。名動公卿。勢傾一時。有識其身世者。謂爲山左之任城人。幼綦貧。爲商店傭。以

失金宵遁。入城西呂仙廟爲道士。店主追之急。乃東奔至某邑白雲岩。栖止數年。乃入京師白雲觀。未久而爲方丈矣。雲谿嘗交通宮禁。與總管太監李蓮英結異姓兄弟。進神仙之術於孝欽后。孝欽信之。命爲總道教司。賣官鬻爵之事。時介紹之。於是達官貴人之妻妾子女。皆寄名爲義女。

謝寶勝嘗爲道士

謝寶勝。安徽人。以武生從征關隴。爲左文襄公所識拔。積功至偏裨。隸宋慶馬玉崑部下。光緒甲午中日之役。轉戰遼瀋。屢瀕於危。事平。以撤勇事致所部譁譟。玉崑譴責之。寶勝謂咎不在己。恚怒。盡焚其衣冠及所得獎札。入某寺。投身爲道士。人咸稱之曰謝老道。既而復出督軍。遂至河南。旋任巡防營分統。駐軍嵩洛陜汝間。汴撫林紹年吳重熹賞其廉勇。先後列保。遂於宣統己酉。擢河北鎭總兵。

女冠廣眞爲朝士所師事母事

都門之三閘。雖在輭紅塵中。饒有水鄉風趣。每值春光明媚。游女如雲。其地有靈官廟。香火稱盛。道光時。住持女冠廣眞者。姿首修嫮。幽扃梵唄。徒侶蓁繁。其居室則繡模文茵。窮極侈麗。往還多達官貴人。而莊王與貝子容某過從尤密。物議頗滋。往往鉅公宅眷。入廟燒香。輒留飫香積。羅列珍羞。咄嗟而辦。尤奇者。其酒易醉。醉必有夢。廟中器具。率爲貝子所捨。相傳有榻名幻仙。機括靈捷。殆出鬼工。則醉者憩焉。事祕。弗可得而詳也。廣眞又交通聲氣。賄結權要。朝士熱中干進者。日奔走其門。冀繫援致通顯。或師事母事之。勿恤也。

御史馮某久困烏臺。亦竭蹶措貲。屬廣眞爲之道地。某日通謁。適廣眞以事它出。二徒留馮飯。意殊慇懇。酒數行。其一忽愀然言曰。以君清鯁令名。而顧爲是齷齪行。詎倚吾師爲泰山耶。幸不可長。恐冰山弗若耳。馮愕眙。亟請其說。曰。君爲言官。寧不能擿奸發伏。以直聲邀主知。致卿相耶。遂舉廣眞奸狀及賄賂各節。均有記錄。悉以付之。且曰。止此已足。君幸好自爲之。毋瞻顧。幸得當。毋相忘。馮果幡然變計。卽促駕歸。炳燭屬稿。待旦封奏。事聞。宣宗震怒。有旨派九門提

督順天府尹。挐問廣員情實。立正典刑。王禠爵。貝子圈禁高牆。憑以直言敢諫。不避親貴。得晉秩躋九列。亟輾轉爲此二徒者營脫。置少房焉。

清稗類鈔

賭博類目錄

	頁
上海以總會爲博場	一
槊局弄賭	一
賭博之抽頭	三
博用籌馬	三
博時有妓陪侍	三
花賭	三
女總會	四
賭具作對	四
闈姓	四
廣東各種賭博	五
新會某鄉無賭	五
過百齡得之奕以失之博	六
霍則白好博	六
許肇篪酗於博	七
史菲莪與客博戲	七
王氏以博失園	七
壽思明以博得婦	八
某甲以妻作博注	九
宋某延師課子以博	九
何翁延師課子以博	九
尤展成勸人戒賭	一一
郭節與子博	一三
郭節與客博	一三
李恆齋惡博	一四
霍亮雅一擲百萬	一四
杭堇浦好博	一四
顧賓臣得博進十二萬金	一五
龔定庵嗜博常負	一五
趙菁衫嗜博常勝	一六
李朝斌博負三百金	一七
苗沛霖以萬六千金作孤注	一七
姚敦布賭輒勝	一八
駱文忠戒博	一八

汪忠烈戒博　一九
李勇慤戒博　一九
龍鳳白　二〇
徐某戒博　二〇
蛇公榮嗜博　二一
汪淵若好博　二二
籤捐票　二二
山票　二二
女子地舖會　二三
骰子之博　二四
搖攤　二四
羣仙慶壽圖　二四
擲狀元籌　二五
擲陞官圖　二五
劉繼莊欲自製陞官圖　二六
擲攬勝圖　二六
擲老羊　二七
擲挖窖　二七
莊方耕帳中擲骰　二七
紙牌之博　二八
紙牌之碰和　二九
紙牌之游湖　三〇
打撲克　三〇
骨牌之博　三一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　三三
打天九　三五
骨牌中有剝皮賭　三六
馬弔　三六
張文端惡馬弔　三八
叉麻雀　三八
孝欽后好雀戲　四一
孝欽后製擲骰圖　四二
王治馨與客作雀戲　四二
番攤　四三
廣州有番攤館　四三
澳門有番攤館　四六

壓寶壓扠 四六
花會 四七
廣東有花會 四七
福建有花會 四八
上海有花會 五〇
上海有放三四之賭 五一
華人購賽馬彩票 五二
鬬鵪鶉 五二
鬬鷦鷯 五三
鬬蟋蟀 五三
打彈子 五四
以射博 五四
象棋之博 五五
敲詩 五五
花燈鼓 五五
羅丹之博 五六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賭博類

上海以總會爲博場

上海商業各幫。皆有總會之設。名爲總會。實則博場也。惟欲設總會。須向租界之自治局領取執照。

紮局弄賭

紮局弄賭者。設陷穽以傾人之博也。京師天津皆有之。上海尤甚。若輩以此爲生。終歲衣食。恒取給焉。大抵爲楚產也。口捷給。衣華服。能取悅於人。易墮其術。滬人稱之曰翻戲黨。常以茗樓烟館爲巢穴。黨羽衆多。見有外來多金之傖父。羣起而誘之。誘之以餌。餌爲何。狎妓也。飲宴也。觀劇也。游園也。務以投其所好常得聚處爲宗旨。旣諳。乃強使同博。則以三人愚傖父矣。而博之術至多。博之具不一。輒因其人而施之。

其初博也。必使傖父勝。此三人者皆出其現金於囊以與之。至三四次則傖父有勝亦有負。傖父果勝。三人仍償之。不使其稍有疑也。久之則三人以獅子搏兎之全力。注於傖父。傖父輒大敗。數必鉅。現金不足。或即席勒寫借據。或至其所居之旅舍。搜括財物。其所得。必較歷次之所失多至倍蓰。其術甚多。略舉之。有翻天印倒脫靴諸名目。光緒辛丑。山陰王壽卿以服賈至滬。曾爲所愚。不三月。所挈購貨之銀幣三千八百圓。蕩然無存矣。

其以船爲家作此生涯者。曰跑底子。與在船行竊之稱謂同。又有於旅館設機關者。曰鋪檯子。非同夥而代覓瘟生者。曰趕猪。俟計賬時。亦可分潤。

其專以搖攤爲事者。滬人謂之押寶。初盛行於虹口。雖經官吏嚴捕。而賭棍仍暗中糾合。抽頭漁利。或廣廈曲闥。或旅館妓院。或僻巷小屋。忽東忽西。難於捉摸。作僞之莊家曰郎中。或以灌鐵骰子吸石。或用翻戲倒脫靴術。種種欺人。與賭者目爲空子。或阿大。入其彀者。無不傾家蕩產。且若輩交通廣闊。在官人役。大半與之同黨。消息靈通。緝捕雖嚴。終亦無如之何也。

賭博之抽頭

召集博徒於家而飲食之。伺其既勝。或二十取一焉。或十五取一焉。謂之抽頭。俗所謂囊家者是。宋蘇東坡所謂賭錢不輸方也。

博用籌馬

籌馬。以象牙爲之。長如箸。形之半。而取其方廣。兩面皆畫彩。如無象牙。剖竹亦便。博徒入局。囊家先給籌馬以代靑蚨白鏹。其製大小參差。或當千。或當百。或當十。以便隨意出注及轉換之用。局散之後。勝負既分。則較其得失之籌以取償於阿堵。古所謂點籌者是也。

博時有妓陪侍

飲博摴蒲。妓家所擅。古人每藉以作狹邪之游。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摴蒲。玉盤纖手撒作盧。博場招妓陪侍。妓至。則歌一曲。且有爲客代博者。

花賭

國初。蘇州富商大賈婦女宴會。輒廣攜白鏹。招邀赴會。謂之花賭。沿至於今。猶未改也。

女總會

光緒末葉。滬上有所謂女總會者。婦女賭博之所也。有似國初吳中之花賭。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與此者皆豪家之閨秀。其博也以夜不以晝。日之夕矣。車馬集於門。不炊許而列炬設席。非徹曉不止也。

賭具作對

有闖入賭館索詐者。博徒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八字爲題。令其聯詩。應聲云。一叢人影三弓地。四面和風二月天。妙切其時其地。衆遂厚贈之。自是效尤者日多。

闈姓

闈姓者。賭博之事。專行於科舉時代之廣東。每鄉會試或歲科試前。使博者先入資。預卜入彀者之姓氏。各指定若干姓。榜發。視所卜中者之多寡。以第所得

之厚薄。往往以百十萬爲博注。姓僻者。則且代之作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粵民本嗜賭。此尤風行。無富貴貧賤。輒相率爲之。士紳亦於其中分肥。官不之禁。光緒時。且奏抽闈姓捐以助軍餉。後乃禁革。

廣東各種賭博

粵人好賭。出於天性。始則闈姓白鴿票。繼則番攤山票。幾於終日沈酣。不知世事。而下流社會中人。嗜之尤甚。此外又有詩票鋪票者。詩票則用五言八韻詩一首。鋪票則用店鋪名號一百二十名。限猜幾字。其分簿開彩等。與闈姓白鴿票大同小異。

粵人好賭。故平日有普通忌諱之字。如牛舌則謂之牛利。蓋以舌字粵音近息。與折閱之折字同音。聞之不利。故諱舌爲利。取利市三倍之義。又猪肝謂之猪潤。蓋以肝與乾同音。人苟至於囊橐皆乾。不利孰甚。故諱肝爲潤。取時時潤色之意。其他類此者尙多。不能一一載也。

新會某鄉無賭

粵多盜而賭風盛。故賭爲盜源。欲化盜。必先禁賭。而治粵者。方以獎賭爲理財妙用。全粵久成賭國。獨新會之某鄉。則博簺之具。不得入境。蓋梁任公之尊人。於此嫉之甚嚴。而禁之甚周。當初禁時。子弟有不率敎者。或於叢箐中闢密室。或匿舟港汊複曲之處。風雨深夜。相聚而嬉。恆踏泥濘。揭沼沚。以搜索之。旣得。則誨以利害。至於流涕。徹旦不息。雖緣此以犯霜露致疾。而受者亦內疚以自澡雪。卒爲善士。久之而比閭相戒。不忍欺矣。

過百齡得之奕以失之博

國初。無錫過百齡以奕名。每出遊。得數百金。輒盡之博簺。戚黨譏訶之。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資。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貴適意耳。孜孜逐利者何爲。

霍則白好博

曲周有霍則白者。順治時人。性好博。嘗作博疏。摹寫博事。曲盡其妙。酒闌燈灺。呼聲動天地。常負。負而益博。不以勝敗爲意。

許肇篪酣於博

宜興許肇篪。號二符。與同邑陳維崧武進董以寧相友善。常與共出入。車騎甚都。久之。偕游吳越間。醉則爲詩。自以曼聲歌之。若冬青荆卿牧羝諸曲。聞者皆泣下。既而與博徒遊。從之飲。飲且博。博負數萬緡。友諫曰。子且無家。肇篪張目曰。燕臺何在。石城何在。則泣下。泣已。復博。數十晝夜乃止。

史菲莪與客博戲

會稽史宗芳。字菲莪。行六。其第四兄曰亮采。字如顯。鰥居無嗣。事之如嚴父。或偶與客博戲。諸孫歸。必敕之曰。慎勿使四翁知。而翁慚死矣。

王氏以博失園

康熙時。無錫王氏有巨宅。濱小河。上有魁星閣重陽閣。閣後有園。園有五老峯。五老峯者。爲太湖石五。嵌空玲瓏。狀若五老人。高逾蘇州留園之冠雲峯。咸同間。粤寇擾錫。峯燬其四。屹立於荒烟廢池之畔者。僅一而已。園左有巨室。爲王豐亭大令世濟所築。豐亭宰雩都。四年。以失上官意。解印歸。歸而營此第。堂構

煥然。及歿。後人溺於博時邑中秦氏最強大兩家爲中表親。秦瞰王宅王豔秦妾。乃相約以博戲決勝負。王勝。則挾秦妾歸。秦勝。則亦爲王宅之主人翁也。乃一擲而王負。大好園林。遂爲秦氏所有矣。

壽思明以博得婦

宛平周之俊好博。賈於外。有婦李氏美而豔。方少艾。而周恆客遊。歲無一月在家也。鄰村有壽思明者。涎之久。一日薄暮將入市。經其門。李適倚門立。壽與之通辭。不半月。諧矣。自是遂時相過從。一日。兩人方瀹茗作淸談。猝聞叩門聲。啟之。則周方自上海歸也。李倉皇欲遁。周曰。勿爾。吾輩結鄰久矣。半年不見。正思作情話。且有新購博具。乃得之於申者。盍稍緩須臾一消遣乎。李曰。君初歸。尙未卸裝。不如訂後期。乃遂訂期明日而別。

及明日。壽訪周。則已肆筵設席。陳牌於几矣。壽家小康。亦好博。博輒負。周意其亦必負也。曰。君好自爲之。君勝。吾以婦歸君。吾勝。則於博進之外。當以田十畝爲贈。壽聞之。大喜。以爲娟娟此豸。必爲我有。旣定議。遂博。博至日晡。壽勝矣。壽

將挈婦行。周悻悻然。壽乃語周曰。吾如約也。君奚怨。今卽作爲君勝。而以田十畝贈君爲聘資。可乎。周諾之。

某甲以妻作博注

某甲博盡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爲孤注。博徒許之。臨博再三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遇嚴州人某乙之商於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於其家。見故夫。曰。兄也。旣寢。甲登牀。乙覺。大怒。究其事。甲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乙大驚。走不返。

宋某延師課子以博

萊陽宋某荔裳按察琬之族子也。家素封。有二子。癖於博。百計懲戒。弗之聽。因出重幣。訪江浙之精於博者。延至家。使二子受業。年餘。盡得其祕。自是博必勝。人無與博者。竟絕博而保其家。

何翁延師課子以博

有何翁者。不知其名。江南人。其祖以禺筴起家。積貲數十萬。至翁益富。翁四十。

始生一子。幼溺愛之。有所求。輒許之。長遂不肖。酷嗜賭。初輸不過數十金。百金。已而市上無賴者利其富。百計誘之賭。雖千金立與無難也。私畜金盡。則典衣。漸竊賣田宅。翁知之。責其改悔。卒不聽。乃閉置空屋中數月。出而賭如故。翁乃揚言曰。有名師能誨吾子者。當以家產之半酬之。免子賭而盡傾也。於是老師宿儒爭來教誨。咸曉以大義。或規以古訓。皆無效。一日。有某某三人來。自言能誨公子戒賭。三人者。科頭跣足。衣不蔽體。貌粗鄙。語游滑。門者拒之。中一人曰。但白汝主。無恐。始白翁。翁怪其人。曰。試令入。既入。問所自來。曰自京師。問何業。曰。業賭。翁啞然笑曰。業賭者乃能勸人不賭耶。一人曰。此所謂以毒治毒也。曰。敢問何說。曰。吾三人者。博場名手也。居京師數十年。以賭獲財。無慮數十萬。無局不贏。贏無不以千金計。後京師人見吾三人來。輒望而去。無樂與賭。吾等前所得財。既應手散去。今無人與賭。即無以爲生。適聞公有是命。故來謁。思以吾等絕技教公子。公子博必贏。自無人敢與賭。則賭不戒自戒。而家可保矣。翁喜曰。然。請如命。令子就學。二人又迫翁立券爲據。許公子絕賭而酬以家產之半。

翁立從之。三人居其家。朝夕教公子賭訣。一年。使出與人賭。無敢敵者。公子遂不復賭。三人乃領產而去。

尤展成勸人戒賭

長洲尤展成名侗。嘗著戒賭文。其言極沈痛。文云。天下之惡。莫過於賭。牧豬奴戲。陶公所怒。一擲百萬。劉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馬鬬虎。羣居終日。一班水滸勢如刼盜。術比貪賈。口哆目張。足蹈手舞。敗固索然。勝亦何取。約有三費。未可枚舉。旣卜其晝。又卜其夜。寢尙未遑。食且無暇。不見日斜。寧聞漏下。讙呶辟寒。袒跣消夏。賓客長辭。琴書都罷。是曰費時。寸陰難借。三人合力。以攻一椿。兵不厭詐。敵必用強。殺機潛伏。詭計深藏。左顧右盼。千思萬量。精神恍惚。面目焦黃。是曰費心。終必病狂。一文半文。千貫萬貫。錙銖必較。泥沙無算。贏乃借籌。負或書劵。家棄田園。祖遺寶玩。慳者不吝。貪者不倦。是曰費財。困窮立見。始作俑者。公卿大夫。退朝休沐。讌會相娛。點籌狎客。秉燭監奴。間同姬妾。角技氍毹。平章重事。豈在是乎。亦有儒生。厭薄章句。博奕猶賢。詩書沒趣。引類呼朋。攤錢爭注。赤

脚無成。白頭不遇。文鬼誰憐。牌神莫助。富人長者。公子王孫。珠玉滿室。車馬盈門。呼盧白日。喝采黃昏。千金忽散。一畝無存。墦間乞食。泉下埋魂。至如商旅。問關萬里。競利錐刀。竊畚倍蓰。火伴誘人。牙行弄鬼。囊破吳山。身漂越水。夢斷嬌妻。饑啼稚子。其下市人肩挑步販。體少完衣。廚無宿飯。脫帽遶牀。投馬翻案。登場醉飽。出門逃竄。賣兒鬻女。盡供撒漫。最恨奴僕。全無心肝。煖衣飽食。游手好閒。酒肴偸釀。房戶牢關。忙中作耍。背後藏奸。狐羣狗黨。非賭不歡。故賭雖百族。惡實一類。天理已絕。人事復廢。蓋以大滅小者不仁。以私害公者不義。式號式呼者無禮。佹得佹失者非智。分無貴賤。四座定位。上攀縉紳。下接皂隸。齒無尊卑。一家弗忌。父子摩肩。弟兄紾臂。閑無內外。男女雜次。繡閣拋妻。青樓挾妓。交無親疏。惟利是視。陌路綢繆。故人睚眦。四端喪矣。五倫亡矣。身家蕩矣。子孫殃矣。賭必近盜。對面作賊。戰勝探囊。圖窮鑿壁。賭必誨淫。聚散昏黑。豔婦絕纓。變童薦席。賭必釁殺。弱肉強食。老拳毒手。性命相逼。戒之戒之。凡戲無益。今有貪夫。開肆抽頭。創立規則。供給珍羞。如張羅網。鳥雀來投。鷸蚌相持。漁利兼收。更

有險人合成毒藥。躡足附耳。暗通線索。彼昏不知。束手就縛。旁觀咨嗟。當局笑樂。人之過也。必藉箴規。惟耽賭癖。陽奉陰違。父師呵叱。妻孥涕洟。勇足拒諫。巧能飾非。貧而無怨。死且不辭。及至悔悟。靡有孑遺。嗚呼哀哉。誰爲爲之。吾聞此風。明末最盛。曰闖曰獻。又曰大順。流賊作亂。其名皆應。相公馬弔。百老阮姓。南渡亡國。不祥先識。聖王在上。豈容妖氛。敢告司寇。宜制嚴刑。天罡地煞。大盜餘腥。誅不待敎。有犯必黥。火其圖譜。殛此頑民。聖人設教。君子反經。慢遊用儆。驕樂當懲。人心禽獸。何去何存。借曰未知。請視斯文。

郭節與子博

萬安縣賣酒者郭節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諠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於他人家。敗吾產矣。

郭節與客博

郭節以長者稱。客或橐重貲於途。大雪。不能行。聞郭名。趨寄宿。雪連日。郭曰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彼乃非長者耶。然吾已負。且

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郭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乃取所償之負盡還之。

李恆齋惡博

善化李恆齋名文炤。惡博。曰。夫人破家蕩產。皆由於此。家人有犯之者。必痛懲之。親友或以之娛賓。聞恆齋至。輒屏藏之。

霍亮雅一擲百萬

霍亮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鳧盟爲之作傳。邑人劉津逮輓之曰。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

杭堇浦好博

仁和杭堇浦以編修里居時。好博。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於望僊橋下。時武進錢文敏公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訪杭。前騶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遙見之。披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杭方以扇自障。至是。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前輩宅

耳。曰。我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杭固卻之。遂別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詫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吾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顧賓臣得博進十二萬金

嘉慶乙丑。有盛某者殤其獨子。族人輒以立後嬲之。非盛所願也。乃思傾產以絕覬覦。因與狎客縱博半年。博負七萬金。同博者爲之籌畫。十償以六。且準薄田折閱。計捐畝千五百餘。或謂此猶不及乾隆時顧賓臣之一夕十萬也。賓臣爲小匡侍讀八十外所舉幼子。以四庫館謄錄寓京師。與輦下諸豪士習。歲首。輒從事於博。自正月至四月。百日中。得博進十二萬金。貯臥室高櫃。皆精鏐足兌。無折色。無短平。浴佛日。博徒皆集顧齋。作長夜之戲。是夕顧獨大負。遂一敗塗地矣。

龔定庵嗜博常負

龔定庵嗜博。尤喜搖攤。嘗於帳頂繪先天象卦。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爲極精。而

所博必負。

時杭州鹽商家。每有宴會。名士巨賈畢集。酒闌。輒於屋後花園作摴蒱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君眞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貲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傑之士。假我金錢耳。王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貲復全沒。龔怒甚。遂狂步出門去。

趙菁衫嗜博常勝

趙菁衫觀察淸才碩學。爲道咸間一代文宗。而嗜博成癖。術亦絕精。常勝不負。人至莫敢與角。則貸錢與之。負則再假。不責償也。一日不博。若荷重負。自幼已然。太夫人憂之。恐將敗行蕩產。以孤幼。未忍峻責。或進曰。若博而不廢讀。無妨

縱之。久之術精。何患便毀家。設術疏而好篤。則爲患烈矣。因聽其說。遂得博讀益憤。少年掇高第。產亦得無恙。自言博之道。通乎詩書。其要義。則在大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二語也。

李朝斌博負三百金

咸豐時。粵寇擾湖南。陷長沙城一角。當事者乃傳令。有能搬一磚一石者。賞銀一兩。未幾。塡平。時江南提督李朝斌方應募爲兵。以健於奔走。獲賞銀幾三百兩。乃與諸人博。團踞屋簷下。以銅錢撥之。使轉覆於帽下。押其正反。俄而李銀盡。起視。燭猶未跋也。

苗沛霖以萬六千金作孤注

苗沛霖善博。嘗過維揚。訪知一大戶作囊家。苗持鉅金入。已博矣。苗以千金作孤注。不中。乃加倍。至以萬六千金作孤注。其人惶急不知所措。苗伸臂謂之曰。可兒速來語。竟而苗果勝矣。掀髯大笑。目光四射。有如發電。其人噤不能聲。搦擂與之。無少缺。自是無有與苗角者。

姚敦布賭輒勝

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以緝捕盜賊賭博爲專責。然賭博徧九門。輒知之而故縱之。以歲有例規也。果偵有富室貴族在家聚博者。則番役往矣。其往也。恆以夜半。圍其前後門。獲之。械繫至署。閉之於班房。例以明晨候步軍統領蒞訊。被繫者輒賄番役。書其數於手條。約期取金。番役至是饗以盛饌。既醉飽。聽其歸。桐城姚敦布曾官湖南巴陵知縣。革職閒居。嗜賭。賭輒勝。乃以賭爲業。日至賭坊。必大獲。坊主懼。願奉金爲壽。止其博。於是姚月得千金。然不賭於坊而賭於宅。一日。番役掩捕貴介。姚在焉。貴介既循例納賄。饗盛筵。姚佯醉而臥。鼾聲起。一役呼之。趣令去。姚曰。將何之。役告以彼等皆去。姚曰。爾固謂明當候審。何釋之也。我必俟堂訊。爾今夜所得。亦當陳於官。役恫嚇之。姚曰。爾輩亦知姚四寶爲何如人耶。今敢爾。當俟官至呼冤耳。役戰慄。求勿聲。姚曰。非有以慰勞我者不可。乃挾千金歸。四寶者。姚之咳名也。其字爲賦彤。

駱文忠戒博

駱文忠公秉章初名駿。花縣人。家南海之佛山。幼孤貧。以授徒爲生。喜冶游。不修緶幅。善歌。每引吭。人謂其得生腳正音。有小生駿之號。廣州賭風以佛山爲尤甚。文忠染於汚俗。亦嗜博。又博徒以賂遺紳士者。亦間索陋規於博徒。不應。則告官懲之。故博徒懼之如虎。及入官。則矢志力戒。絕不一爲。

江忠烈戒博

江忠烈公名忠源。少時。游於博徒。屢負。至褫衣質錢爲博進。間亦爲狹斜游。一時禮法之士皆遠之。其用兵以略勝。在中興諸臣之右。初至京師。人未之奇也。惟黎樾喬侍御見之。卽言此人必死於戰場。人亦不之信。亦不知其以何術知之也。其下第回南時。三次爲友人負柩歸葬。爲人所難爲。曾文正以此賞之。令閱儒先語錄。約束其身心。忠烈謹受教。然冶游自若也。而博則矢志力戒。偶過友人許。聞戶外有牌聲。輒望望然去之。

李勇愨戒博

湘鄉李勇愨公成謀。家貧。初以補釜爲業。聞曾文正創水師。往應募。從征湘鄂

豫章。咸豐丁巳。克湖口彭澤。擊馬當。攻安慶。破大通。下銅陵。所在有功。光緒辛卯。卒於福建提督任所。

勇慤與其兄皆嗜博。母死。無以殮。戚友醵金與之。二人得錢。卽相與謀曰。此區區者何足以殮母。不如博。博而勝。當爲吾母購良櫬。擇吉地。大會親友以榮之。皆曰善。卽持赴博場。不半日。盡傾其囊。而母尸猶在堂也。二人徬徨終夜。計無所出。卽裹其斂衣。舁赴山坳。虆蘽之。

勇慤旣貴顯。卽戒博。宦蹟所至。絕不以博具自隨。署中人亦相戒無敢犯。

龍鳳白

黃仲弢學士紹箕在張文襄公之洞幕中。一日。得文芸閣學士廷式自漢口手書。曰。芝生竹岡建侯三侍郞有書致問。請卽渡江。商同裁答。黃去。則文款以手譚之局。黃因問芝生竹岡建侯何解。文曰。此三人之姓。合之則爲龍鳳白。蓋借龍湛霖鳳某白桓三人之姓爲隱語也。

徐某戒博

海寧硤石鎭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轉物。錙銖必較。雖親戚弗顧也。生一子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爲瘞之。然資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千金一擲。何如爲掩骼埋胔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憊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不復博。終身勤儉過其父。家乃益饒。

蛇公榮嗜博

粵伶蛇公榮嗜博而懼內。歲得唱資甚鉅。其婦輒先期索其半於班主。以給家用。餘則任其付之博場。博而負。輒大憤。演劇益奮。蓋藉高歌以抒牢騷也。故凡

觀劇者。輒希望其賭敗焉。

汪淵若好博

陽湖汪淵若太史洵以鬻書僑申江。人以其爲翰林也。爭購之。歲入可萬金。然好博。硯田所入。到手輒罄。以指得之者。仍以指失之。不屑爲守財虜也。

籤捐票

我國之有發財票。自粤商江南票始。迨湖北籤捐票出。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爲之一變。商辦者開彩時。所司登記號碼。喝報彩目之人。僅公司一二小司事爲之。湖北則由總督委司道代辦其事。以示鄭重。翎頂輝煌。冠裳璀璨。遂令若輩驟增身價焉。

籤捐二字。源於日本。蓋日本稱彩票爲富籤也。

山票

粤東有山票者。其注用千字文首篇一百二十字。較白鴿票多四十字。猜買者以十五字爲限。每次開三十字。收票可至數十萬條。每條須銀一角五分。於數

十萬條中。取中字最多者得頭彩。同中同分。票盛時。頭標可得數萬圓。其支配之法。以全票分爲十。除票餉開支外。其餘悉數充彩。故多寡之數。不能預定。每有以數百人而同分一頭標者。一人僅分百餘圓。或數十圓。轉不如二三彩獨得之鉅。蓋如以中八字者爲頭標。而此屆中八字之票。乃有三百人之多。則頭標卽爲三百人所分矣。如以中七字者爲二標。而中七字之標。僅有一人。則二標卽爲一人獨得矣。餘可類推。

廣州極貧之人。或有不入番攤館者。而山票則無人不買。蓋以每票僅售一角五分。得標者可獲利至數十萬倍。故人人心目中。無不有一欲中山票頭標之希望也。

女子地鋪會

廣州西關寶善坊附近。有大家之女眷女僕等所開地鋪會。其法如開三圓之會者。會頭每一次收地鋪銀一圓半。月開五六次或三四次。爲會頭者。每月開某字頭之會。或數十字或十餘字亦不等。故無日不開會。無地不開數會也。西

闕左右之婦女。充會頭者數百人。其中深閨婦女爲所引誘者。不可枚舉。寶善坊蔡三姑者。作會頭以數百計。各處會項數目。約値銀幣四十餘萬。

骰子之博

骰子。賭具也。古曰擲樗蒲。今以骨或象牙爲之。成正方形。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之數。擲之。有四數者爲紅色。餘皆黑。擲之於盆。視其轉止。以所見之色爲勝負。故亦稱色子。相傳爲魏曹植所造。本止有二。謂之投子。取投擲之義。質用玉石。故又謂之明瓊。所謂投瓊者是也。唐時加至六。改以骨製。始有骰子之名。温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是也。

搖攤

搖攤。以骰置器中搖之。蓋卽唐時之意錢。以四數之。謂之攤錢。又曰攤蒲。亦可隨手取數十錢。納於器而計之。每四枚爲盈數。統計餘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分爲四門。以壓得者爲勝。

羣仙慶壽圖

乾隆時。高宗嘗於幾暇。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爲新年玩具。

擲狀元籌

骰子角勝之道。種種各異。每視其所擲。爲籌之得失高下。有曰擲狀元籌者。用籌馬。以緋多者爲勝。別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馬軍四序等名。次第俱得勝彩。最大者曰狀元。爲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遞至秀才。最小者僅一柱。局畢計籌。以分勝負。別有一籌。曰場譜。開載得失高下之數。以杜爭競。

擲陞官圖

陞官圖。博具也。列京外文武大小官位於紙。有專載文官者。擲骰子。計點數采色。以定升降。古謂之彩選。相傳始於唐之李郃。其實漢時已有之。宋人劉攽撰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則此戲由來已久。又宋人稱之爲選官圖。陳垓有擲得幺

三監嶽廟。恰如輸了選官圖句。

擲陞官圖用局道。最重第一擲。爲進身之始。六子以四爲德。以六爲才。以二三五爲功。以么爲贓。遇德則超遷。才次之。功亦陞轉。遇么。則降罰。

劉繼莊欲自製陞官圖

劉繼莊嘗客衡山縣署。度歲日聞堂中擲陞官圖聲以博歡笑。因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爲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册。置齋中。謂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自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弈遠矣。

擲攬勝圖

攬勝圖者。以骰一枚擲之。爲閩人高兆所撰。以么爲詞客。二爲羽士。三爲劍俠。四爲美人。五爲漁父。六爲緇衣。分馬既定。齊集勞勞亭。挨次遞擲。照點前行。詞客至瀛洲止。羽士至蓬萊島止。劍俠至青門止。美人至天台止。漁父至桃源止。緇衣至五老峯止。其局蓋亦脫胎於陞官圖也。

擲老羊

擲老羊。一名趕老羊。法以骰六枚投盆盎。其三枚點數既相符。乃得據而分勝負。遍考五木經。雙陸譜。不詳其例。蓋於盧白雉犢梟之外。別開生面者。或曰博徒多作僞誘人。落其陷阱。則加以趕豬名號。豬與羊同類。趕者羊者。殆若輩之隱語歟。有謂羊者洋也。俗以銀幣爲洋錢。伏獵弄麞相沿已久。擲者其如北齊劉毅之無擔石而一擲千金乎。

博時分朋列座。以一人輪流爲樁、餘皆出注。

擲挖窨

有曰擲挖窨者。以骰爲之。即視同色之三子。計其大小以爲勝負。如過四子五六子皆同。則更勝。

莊方耕帳中擲骰

莊方耕侍郎存與將計偕入都。苦無資。不得已而糾一會。屆期。戚友咸集。僕告主人有疾。不可以風。請諸客先擲。而主人於帳中擲之。蓋方耕昉狄武襄兩面

錢故智預置一骰盆同式者。布置六赤。（見李洞集）俟移盆帳中。故爲一擲。俾衆聞聲。則亟易預置之盆。出以示客。弗疑也。咸稱賀。遂得貲。洎客散。視頃間故擲之盆。則亦六色皆緋。殊自喜是科以第一人及第。

紙牌之博

紙牌之戲。前人以爲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鶴格小葉子格。然葉格戲。似兼用骰子。蓋與今之馬弔游湖異矣。世人多謂馬弔之後。變爲游湖。亦非也。二者一時並有之。特馬弔先得名耳。

明時卽有紙牌。其名甚多。曰空湯瓶。曰半齾。（五割切缺齒也又器缺也）亦曰齾客。又曰枝花。（謂花未成果其自一至九咸呼爲果）曰尊。曰極。後猶有襲其名者。而潘氏所云序爲順。純爲豹。順又作猿。或作獤。（音速）又作獥。（音嗔）豹則有半豹天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爲截角。二爲斜眼。三爲豹牙。四爲內缺。五爲雙白。六爲雙箸。七爲斜齒。八爲外缺。九爲弦月。又有曰駮。曰虎。曰獝。（亦作邛又作窮）曰劫。又曰穿山鉀。曰駕。曰𤝔。（音付）亦作麱。（又作富）曰雄三九。曰眞君三三。曰少君。與夫馬弔之所爲大

小公突雌突。晚近以來。知其名者鮮矣。

紙牌之碰和

紙牌。長二寸許。橫廣不及半寸。其製仿馬弔牌而損益之。四人合局。曰碰和。江浙間盛行之。

博時。聚客四人。案設罽旃。乃出戲具。拈一人爲首。以次抹牌。每人各得十頁。謂之默和。餘二十頁。別一人掌之。以次分遞在局者。謂之把和。亦曰矗角。因其在座隅也。其法。以三四頁配搭。連屬爲一副。三副俱成爲勝。兩家俱成。以拈在先者爲勝。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視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斡運。則在神而明之。又或於六十頁之外。更加一具。爲一百二十頁。則每種各四頁。或更加半具爲一百五十頁。則每種各五頁。可集五六人爲之。每人各得二十頁以外。其餘頁皆掩覆。次第別抹以備棄取。名曰碰和。原本默和之法而推衍之。抹得三頁同色者曰坎曰碰。四頁同色者曰開招。五頁同色者最難得。曰活招。相傳爲明末人在囹圄中所製。藉以自遣者。故有此等名目。或就其中數頁間。塗以金。抹

得者。以一頁代二頁。謂之碰金和。明末士大夫多好之。又有曰獻曰闖之目。方言俚語。不能具舉。而識者以爲流寇之讖。亦異聞也。

紙牌之游湖

游湖之戲。除用骨牌者外。又可以紙牌爲之。凡六十頁爲一具。頁各有偶。共三十種。分三門。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皆自一至九。爲二十七種。餘三種。曰么頭。其一萬貫一索子一文錢。亦曰么頭。萬貫皆繪人形。索子文錢則各繪其形製。

打撲克

撲克。歐美葉子戲之總稱。有種種名目。亦以紙爲之。其用擲色爲游戲者。以五骰擲點爲勝負。其次序。有對子雙對子三同全手（即三同兼對子）四同全色等名目。亦有用紙牌者。分一點王后兵士僕從十點九點等名目。其花色有四種。游戲時。人取五張。其采以同花順色。四同。全手。同花。順色。（即不同）三同。兩對。對子爲次序。達官貴人之豪賭。以此爲最。一擲萬金。日夕數次者。時有所聞。富商巨賈。漸亦尤而效之。京師天津上海漢口皆盛行。若夫鄉曲小民。則未敢冒昧從事。蓋既

不欲自削其脂膏。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及宣統末。商賈士庶亦尤而效之矣。

骨牌之博

骨牌之大者。不及寸許。截牛骨鑲竹或木爲之。精者間用象牙。故又名牙牌。正面鏤竅。如骰子式。每頁用骰子兩面所鏤而錯綜之。凡三十二頁爲一具。頁各有耦。惟八點以二六與三五爲耦。七點以二五與三四爲耦。六點以二四與三點之么二爲耦。謂之武牌。餘皆文牌。自爲耦。正字通以爲宋徽宗宣和庚子年所設。高宗時下詔。頒行天下。謂之骨牌。卽葉子戲也。俗名鬬牌。亦曰抹牌。凡戲具皆須糾率同志。惟骨牌亦可以獨坐自怡。或旅館蕭寥。或蓬窗寂靜。未攜書籍。更鮮朋歡。時一拈弄。足以消遣。其名有打五關。相去聲十副。拆塔。掘藏。喜相逢。拾元寶。牽風鑽等目。若遇二三人及四人同坐。推一人爲首。次第抹牌。以三頁配搭爲一副。取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等名。與六骰采色正同。謂之游湖。或於三十二頁之外。加倍而又半之。爲八十頁。則每種各五頁。又以武牌三

六四五等均作每種五頁。與文牌同。則又加二十五頁爲一百五頁。亦曰碰和。或以天地人和等牌爲將。（去聲）抹得者倍采。或就其中數頁。添刻花枝以一頁當（去聲）二頁。謂之碰花將（去聲）和。或於百五頁之外。別製一頁或兩三頁。素面而繪以雜彩。可隨意呼爲某牌。以其未有鏤點也。抹得者輒勝。謂之如意君。大要彷紙牌之法。特小有異同。今以所鏤之點繪於紙而抹之。形製大小。一如紙牌。不用牙與骨矣。

天牌。重六也。地牌。重么也。人牌。重四也。和牌。么三也。配以三六與四五各九點爲天九。三五與二六各八點爲地八。三四與二五各七點爲人七。么四與二三各五點爲和五。么二與二四爲至尊。其法以四人用牌一具三十二頁。每人各得八頁。以大擊小。特文武二門各不相統。故擅長者能以小制大。文武去留之間。貴有審斷。所重最後一出。勝者舉全功焉。謂之搶結。名曰打天九。又名打四虎者。其法小變。打天九之法。與馬弔牌頗近。

游湖。一曰游和。對於碰和之和而言也。亦曰由吾。謂可任己意也。

其牌爲六十葉。康熙時始盛。然前人用三十葉。其曰看虎。一名鬪虎曰扯三章。曰扯五章者。卽遊湖也。杭之西湖蘇之虎邱揚之紅橋其船皆曰湖船客皆曰遊湖馬弔取乘馬之義遊湖取乘舟之義耳其見於載籍者。爲唐蘇鶚同昌公主傳。宋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四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宋史藝文志。遼史穆宗本紀。明方密之通雅。吳梅村綏寇紀畧。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周櫟園因樹屋書影。王文簡分甘餘話。王敬哉冬夜箋記。申鳧盟荊園小語。鈕玉樵觚賸。呂種玉言鯖。孫之騄二申野錄。高江村天祿識餘。而如通雅所引之咸定錄。惠棟漁洋詩訓纂所引之品外錄。則猶未之見也。其獨成一書者。則有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恒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遂球運掌經一卷。龍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弔腳例一卷。皆明人所著也。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仍涑水牙牌之目。行弇州馬弔之法。其人則有椿有閒。其政則有開沖有色樣。其取名混同天者。以爲天道杳茫。同於混沌。或多才而

抑鬱。或弇鄙而尊榮。誠不知彼蒼者天。意果何屬。而吾儕必欲以是非可否。與混沌者相攻。則亦何益之有。曷若模稜俯仰。降志辱身。付可否於兩忘。置是非於不校。模糊落莫。與造物者同遊於混沌之天。聊借樗蒲以消永日耳。扶曦名旭旦。歙縣人。

舊譜止三十二扇。其雜牌無對。二六三六錯對。於義無取。此增二十四扇。自無而單。自單而重。亦如卦爻之相摩盪也。

注數　牌以白爲貴。出色兩扇俱白者最貴。賀十二副。一扇。賀六副。半扇賀三副。中間成牌者。白周圍正數。五副之外。仍賀五副。其餘周圍。但有白者。五副之外。仍賀三副。分相三副之外。仍賀三副。餘凡有白成牌者。每白一方。賀一副。其天地人和出色。及斷幺絕天不同地不同順不同雙小不同等。俱照舊五副六副。至若對子三副。乾紅壘廿二二副。天地分天廿三四副。亦俱照舊譜。惟大四對以下八扇色樣。俱賀十副。八同賀八副。七同賀七副。凡遇七同以上大色樣。不論椿閒。到手卽攤。聽取二扇。看沖中閒成牌者。復許推班出色。至若六白。則

賀十二副。七白賀十八副。八白賀廿四副。沖出一白。卽加賀六副。隔色不算。其七同八同沖出。一同加賀二副。隔他色。亦不算。至於亡牌。但有白一方。卽免亡二方。以上每方亦賞一副。總之以白爲貴也。

鋪法　三人至六人鋪。則立椿家。照出色開沖。白沖白么沖么二沖二三四五六沖三四五六沖出副數。卽照出色白算三點。算一閒家。俱出其六副以下色樣。椿家得之。則閒家俱賀。閒家得之。則椿家獨賀。若七副以上大色樣。不論椿閒俱賀。其或椿家亡牌。則閒家色大者奪沖。所沖副數。椿家獨出。若七人同鋪。則不能看沖。止賽色樣而已。此其大較耳。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

打天九

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乃六面也。後人打天九之戲。見於明潘子恆續葉子譜。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爲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擁和之濫觴也。叢睦。乃杭州地名。當時多鉅富者。大凡遊戲之事。必自富貴人倡之。此與詩窮而工。可反觀也。

骨牌中有剝皮賭

骨牌之牌九。如接龍。勝負頃刻。出入極鉅。嗜此戲者。北人爲多。嘗有衣冠齊楚者入此局中。一刹那間。赤膊而出。蓋大負矣。俗呼之爲剝皮賭也。

馬弔

馬弔始於明天啓時。尤西堂李杲堂皆以爲南都馬阮之讖。後之痲雀。不知其何義耳。

馬弔譜作於李嗣鄴。有曰葉譜者。較李譜爲詳。首有弁言。爲乾隆癸丑中秋日斗橋學人書於長水署齋。小品甚佳。讀之如見知心合坐紅妝點籌之狀況也。序云。中郎瀟洒。曾選勝於手談。太史才華。每寄情於齒數。自來小道。亦足觀摩。何事適情。始稱遊藝。葉子戲者。其格昉於唐初。厥後易名馬弔。襲陳編而摘取。垂大名者四十人。通易象之神奇。演成類者六十卦。偶繙稗史。製自名姬。藉繡闥之錦心。翦紅割翠。助菊齋之逸興。角智爭新。羅列英雄。玩諸指掌。裁成花樣。錫予嘉名。方其肆筵既設。知立品之綦嚴。迨夫三耦既同。自有條之莫紊。秋山

紅樹。聽落葉以無聲。春雨禪燈。散空花以安在。暑牕簾捲。羽扇忘揮。暖閣鉤藏。圍爐能設。是眞韻士之良緣。懽場之一助也。顧小懲大勸。立法者具有爰書。而擇精語詳。折衷者要歸至當。庶懸正鵠。勿類忘筌。退菴主人網羅舊譜。採輯諸家。商及同心。都爲一集。義蘊畢周而無憾。條理實備其大成。手示一編。幸解人之可索。光分四座。欲辨言而幾忘。僕本情多。自慚才短。類臨淵之獨羨。竊見獵而自怡。日登大疋之堂。奪標未得。喜附羣公之後。珥筆何辭。試爲通變無方。知遊戲亦歸三昧。但令鞭心入芥。使薄技亦可旁通。爰列駢詞。登之簡首。

康熙時。士大夫喜馬弔。其牌之橫縱幅。較紙牌爲稍廣。繪畫雕印並同。凡四十頁爲一具。一頁爲一種。分四門。自相統轄。曰十萬貫。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萬貫。索子文錢萬貫皆始於一。尊於九。各九頁。十萬貫自二十萬貫始。至九十萬貫百萬貫千萬貫。尊於萬萬貫。共十一頁。繪人形。與十萬貫同。文錢一門。最尊者空湯。次枝花。次一二以至於九。亦共十一頁。文錢中空湯亦繪人形。並舉水滸傳宋江諸人以實之。古云馬掉腳。明代或訛腳爲角。謂四門如馬之有四足。

失一則不可行。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爲弔。古有打馬格局。打馬圖式。至康熙時。已皆不傳。

博時。四人入座。人各八頁。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及餘八頁衝出色樣。出奇制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曰賞。次爲肩。最小者爲極。賞肩極上桌。皆可配成色樣。色樣有大小。名稱毋慮數十角。戲雖多。惟此最爲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故其名曰無聲落葉。黎某謂思深於圍棋。旨幽於射覆。義取於藏鉤。樂匹於鬬草。致恬於梟盧抛擲。非按譜深索。則不能悉其委曲。淺夫稗子所養之卒。不足以與此也。故士大夫尚焉。

張文端惡馬弔

桐城張文端公英惡博。尤惡馬弔。嘗鐫一石章曰。馬弔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

叉麻雀

麻雀亦葉子之一。以之爲博。曰叉麻雀。凡一百三十六。曰筒。曰索。曰萬。曰東南

西北。曰龍鳳白。亦作中發白。始於浙之寧波。其後不脛而走。遂徧南北。筒正韻徒弄切。音洞。籥無底也。通則洞。蓋筒卽洞也。象其形也。索。爾雅。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索取其貫。所以貫其筒也。書牧誓傳。索。盡也。周禮夏官注。索。度也。禮記注。索。散也。三者皆非本旨。故不加說。萬。前漢書律曆志。記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萬者。記其數也。萬或作万。六書正譌。或省作勹。非。則俗字之誤也。龍鳳白。唐李翺五木經。厥二作雉。註。烏也。卽鳳之類也。五白涅。又曰告白。曰白厥荚八。白之類也。中發。當是中庸發而皆中節之義。東南西北。晉書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當是東南西北之始。抑又思之。麻雀。馬弔之音之轉也。吳人呼禽類。如刁。去聲讀。不知何義。則麻雀之爲馬弔。已確而有徵矣。宋名儒楊大年著馬弔經。其書久佚。是馬弔固始於宋也。筒。陰象也。索。陽象也。萬。數之極也。蓋本飮食男女之意也。其後以楮易竹。遂稱葉子。繪梁山盜一百八人於上。時尙無中發白東南西北也。至國朝。淮揚鹽賈盛行此戲。陶文毅嘗禁絕之。鹺商乃改繪梁山盜宋江貌

如陶文毅。並其女公子。學寇起事。軍中用以賭酒。增入筒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僞封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不久而遂普及矣。

光宣間。麻雀盛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也。其窮泰極侈者。有五萬金一底者矣。一底猶言一局會稽陶心雲觀察濬宣作長篇詠之。託旨鑑誡。遂錄如左。罡風吹鳥名鶺鴒。無晝無夜號啾啾。飛向人間啄大屋。賓客歡笑妻孥愁。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唧唧號未休。初翔江之右。倏忽騰九州。問制何自始。易竹乃廢紙。非籙亦非蒲。無盧亦無雉。索長矩方規以圓。自一至九環無端。馬融六簙賦所遺。李翺五木經久刪。呼龍喝鳳揣梅竹。四座鳴對聲關關。鶺鴒來。歡顏開。蒲桃美酒夜光杯。犀筋饜飫鸞刀催。金璫翠鈿名姝陪。簫筦哀䪫緤叩[illegible]。賓極歡。主大醉。華燈四照開博臺。鶺鴒去。雞號曙。勝者忻忭負皇遽。面色如土不敢怒。脫下鷫鸘裘。低首長生庫。到門踟躕慚婦孺。誓絕安陽舊博侶。明朝見獵眉色舞。梟化爲狠蝮爲蠍。破人黃金吮人血。枯魚過河泣何及。自言我本不祥物。方將取汝子。弗僅毀汝室。吾聞東晉陵夷銅

駝沒。大地五胡亂羌羯。士夫飲博供淸譚。牧豬奴輩亡人國。桓桓我祖長沙公。取投樗簺江流中。天地鼎沸人消搖。千年時局將毋同。沈沈大夢眞竹醉。白晝黃昏爲易位。咨余往射豈得已。（用韓句）梟鷩墮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貫翎翅。焚滅𣪍卵斷噍類。君不見萬國人人習體操。彊身彊國五禽戲。

又有以詩詠其事者云。麻雀何難打。祇求實者虛。逢和須要算。死聽不爲輸。三項家家大。（中發白）雙風對對符。自摸淸一色。喜煞牧豬奴。今日贏錢局。排排對子招。三元兼四喜。滿貫遇全么。花自槓頭發。（槓後開花者開槓後自摸和成也）月從海底撈。（僅餘一張牌自摸自成者謂之海底撈月）散場須遠避。竹槓怕人敲。素有盤龍癖。得閒打八圈。上家六合佔。本位自輸錢。勒子看人倒。（三百符謂之倒勒又謂之勒子）病張攤我拈。（三須大張難於打出者謂之病張）打不如加兩點。或可有莊連。又唱竹林戲。謳歌逸興賒。（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風則曰西瓜玻瓈泡北風則曰北關橋下水滔滔之類）四圈輸八弔。一客累三家。包子連連喫。（謂冒險打出大牌人竟和下則打之者包全抬）頭兒屢屢拿。不愁輸得苦。明日早來些。（俗云不怕輸得苦單怕鈌了賭）

孝欽后好雀戲

孝欽后嘗召集諸王福晉格格博。打麻雀也。慶王兩女恆入侍。每發牌。必有宮人立於身後作勢。則孝欽輒有中發白諸對。侍賭者輒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慶賀。輸若干。亦必叩頭求孝欽賞收。至累負博進。無可得償。則跪求司道美缺。所獲乃十倍於所負矣。牌以上等象牙製之。闊一寸。長二寸。雕鏤精細。見者疑爲鬼斧神工也。

孝欽后製擲骰圖

擲骰圖。名八仙過海。乃各省地圖。有呂仙張仙李仙韓仙等。皆男仙也。女仙惟何仙一人。擲時。有牙籌八根。直徑一寸半。厚不過一寸四分之一。上刻八仙名。八人各執一籌。若僅四人。則每人執二根。中置一碗。以點之大小定高下。分省得三十六點者最大。本仙卽往游浙之西湖。么二三最小。擲得者出局。何人游畢各省先回大內者。卽贏家也。孝欽后特製之以爲宮中之玩具。

王治馨與客作雀戲

宣統時。王治馨充奉天巡警局總辦。局員中有彭某等三人。恃寵驕蹇。同人側

目。一日。王自局歸。有二客造王寓。欲作雀戲。而少一人。俗所謂三缺一者是也。乃命左右以電話招之曰。叫大渾蛋。若已他出。二渾蛋三渾蛋皆可。二客大愕。詢何人。王曰。吾局多渾蛋。皆嗜博。此乃渾蛋之尤者。故以大二三別之耳。

番攤

博具有以制錢代骰及骨牌紙牌者。曰番攤。先用數百錢磨擦光潔。置席間。隨意抓錢若干。以銅盅覆之。分幺二三四四門。令衆人出貲猜之。注齊。去覆。以細竹枝扒錢使開。四文一次。扒賸一文。即以決中否。定輸贏。中者。孤注償三倍。黏則倍償。串角大面。各如數償之。謂之抓番攤。卽古之攤錢也。較諸銅寶搖攤則公平無弊矣。

廣州有番攤館

廣州有番攤館。以兵守門。門外懸鎂精燈。或電燈。並張紙燈。大書海防經費等字。粵人所謂奉旨開賭者是也。尤大者。則嚴防盜劫。時時戒備。博者入門。先以現金或紙幣交館中執事人。易其籌碼。始得至博案前。審視下注。博案之後。有

圍牆極厚。中開一孔。方廣不及二尺。博者納現金。執事人卽持現金送入方孔。而於方孔中發遞牙籌。如現金之數。博者卽以牙籌爲現金。博而勝。仍以原籌自方孔易現金。雖盈千累萬。無不咄嗟立辦。故極大之博場。一日之勝負。雖多至數萬數十萬。而無絲毫現金可以取攜。卽有盜賊奪門而入。亦不能破此極厚之金庫。以掠現金也。

門外無商標。僅一木牌。長約一尺。牌上書內進銀牌四字。其勝負極鉅者。則書爲內進金牌。蓋所謂金牌者。每注必以銀幣五元十元爲起點。銀牌則以一元爲本位。一元以內。用小銀幣。不得以銅幣下注也。其最下者。則標明內進銅牌。爲下等社會中人賭博之處。銅幣制錢皆可下注。不論多寡也。此外尚有所謂牛牌者。卽一錢不名之人。亦可入局。勝則攫貲而去。不勝。則以衣履爲質。再不勝。則以人爲質。如終不勝。則博者卽無自由之權。而受拘禁。勒令貽書家族親友。備貲往贖。視其離家道里之遠近。限以日期。如過期。卽有種種方法之虐待。有被虐而死者。如贖金不至。乃卽載之出洋。販作豬仔。岑雲階制府春煊督粵

時。以爲牛牌之陷人。直與大盜之擄人勒贖無異。遂嚴令禁止。犯者按照置大盜之例。立時正法。一時殺數十人。牛牌之風大戢。

城內外之館。多至六七百處。歲輸餉於政府。約銀幣一千一二百萬圓。然政府實收者。不過四百數十萬。餘則悉飽官吏兵役之私囊。承商以後。繳餉數百萬圓。官中規費減爲二成。其利皆爲商人所得矣。

同光間。廣州有候補官某者。終日無所事事。而起居衣食。頗有餘裕。人咸怪之。後始知其日必往番攤館。稍贏即去。次日又往他家。亦以前法行之。約一二月而一周。所入頗足用。而賭徒亦竟無知其姓名者。

宣統庚戌。粵人以番攤害鉅。公請永遠禁止。時督粵者爲張堅白制軍鳴岐。甚韙其議。遂於辛亥春。奏准停止賭捐。即日實行。省內外番攤館千餘家。一律禁閉。然私開攤館、潛納陋規者。猶未絕也。當時粵人之言曰。明知事至今日。我國必亡。即使禁賭。亦未必能救亡國之禍。然使他日後人議論。謂吾等粵人不知賭博之害。至於亡國。甚可恥也。亡國一也。不如及此尚未亡國之前。先行禁賭

以見粵人非不知賭博之害也。

澳門有番攤館

澳門雖爲葡屬。以接壤廣州之故。而賭風亦甚。番攤館所在皆有。其嗜賭者。固日必一往。以求博進。卽偶爾涉足者。招待之善。禮儀之恭。他處皆不能及。且專雇有代博之人。爲客下注。且必爲客勝。不勝則代任其責。於是一方代博。而一方則爲客預備酒肴鴉片。恣其啖吸。並招妓爲客侑酒。客乃大樂。至博罷。具帳籍以進。則客之博注果勝。第爲數不多。而加以酒肴鴉片及纏頭之資。則客必出銀幣數圓或十數圓也。

壓寶壓扠

壓寶者。以一制錢閉之於盒。分青龍白虎前後四方之位。以錢壓得寶字者爲勝。壓扠者。掉兩錢使撇旋。伺其將定。以手捺之。亦分四門。兩陰也。兩陽也。若一陰一陽。則名曰扠。內一錢色稍赤。赤者得陽。曰前扠。得陰。曰後扠。壓得者爲勝。諸戲皆推一人爲樁。所挾貲。必倍蓰於人。方可與衆對敵。謂之開當。去聲主勝負

出納之數。壓者不限人數。可容數十人。游手之徒。嘯引悪少。喧譁叫呶。馴致鬬毆攘竊。悉由於此。競財啓釁。風斯下矣。光緒中葉。士大夫多好之。

花會

花會爲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爲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巖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

廣東有花會

廣東花會則爲三十六人名。任人投押。晨夕二次。每次開一名。得彩者。給以三十倍之利。潮州有某嫗者。終年押一人名。未嘗稍改。迄未得彩。已傾其家矣。一日怒曰。我明日押盡三十六名。能使我不得彩否。明日。果攜銀三十六封。往與

館主約。謂不得於未開之前。先啓視。乃檢點。忽少一封。喈曰。是必失矣。今押三十五名。當不至適出此失去之名也。館主陰使人覓其所失。果得諸途。啓視其名。則固平日所常投押者。大喜。是日開彩。卽點此名。媼聞信奔至。啓視三十五封之名。則皆此名也。館主知爲所愚。乃給以三十倍之利而罷。

或曰。廣東花會拈千字文中二十字射之。

福建有花會

福建花會。其場所亦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房屋不甚大。惟必有廣場。足以聚集多人。中有矮屋數椽。面場而立。廠主居其中。門不常啓。屋之正面有窗。廠主日縛花會竿一名於竹筒。懸之窗前。謂之掛筒。時五十里內之居民。罔不至。而廣場糕餅果餌。羅列無數。則以備押花會者之午餐。廠中朝夕極靜。日加午。則囂雜無倫矣。

其資本約銀一千餘圓。尚有後備金數千圓。股東至多。凡十餘股。股亦不限額。惟以最多者爲廠主。復聘花會中之老手及經驗最富者爲之輔。而廠外則又

有所設風桌十數張。資本多者。亦數十百金。凡花會以銀圓押者歸廠中以零星銅幣押者歸風桌風桌云者謂花會非其所司不過聞風以爲勝負也

花會既掛筒則押者雲湧。咸以草紙寫花會名於上。謂之寫波。名數多少。均可。惟其中有頭札之分。式如下○○一圓。圈爲花會名。横線上之數目爲頭。横線下之數目爲札。然必寫二紙。以一紙進廠中。謂之進波。亦曰進風。餘一紙。則押者藏之於身。以待開筒時爲中時支錢之劵。則又名曰對波。而廠中司事於收波時。又必開一小條。上加圖記。以付押者。爲將來對波之證。進波已畢。乃命一人開筒。於是勝者歡呼聲。負者嗟歎聲。一時並作。俄而銀聲鏗鏗。履聲橐橐。不移時而鳥獸散矣。

花會之筒既開。則負者去而勝者留。持廠中所給之小條。與自有之對波。以待廠主之賠償。顧其賠償。亦分頭札。例如前式。

有曰啄雁法者。極靈敏。非花會中之老手不能。蓋用此法者爲廠中司事。當收波時。人衆紛擾。一手接波。一手付小條。而口中尙報某某及某某名頭數幾何。

札數幾何。狀至寧靜。一絲不遺也。

又有稱雁法者。爲預備揀選翌日之花會計。恆於夜中爲之。

上海有花會

上海之有花會也。始爲廣州潮州寧波三郡之人所倡。開會者曰筒主。其法。以三十六門。(內有兩門不開)任人猜買自封緘。由筒主開一門。啓包檢之。得中者一贏二十八文。自錢二三十文至銀數十百圓。均可購買。有代收處。曰聽筒。其上門招徠者曰航船。以故貧家婦孺。胥受其害。

三十六門者。一正順。二銀玉。三月寶。四只得。五井利。六日山。七有利。八萬金。九茂林。十吉品。十一三槐。十二江河。十三青雲。十四元吉。十五攀桂。十六漢雲。十七志高。十八光明。十九安士。二十逢春。二十一福祿。二十二合同。二十三霄元。二十四坤山。二十五太平。二十六明珠。二十七元貴。二十八必得。二十九大申。三十合海。三十一合梅。三十二雲生。三十三富貴。三十四昌奎。三十五九官。三十六天亮是也。

上海有放三四之賭

上海之賭。有所謂放三四者。俗名倒棺材。皆下等遊民所爲。游民有領袖四人。分蓄賭器十二具。永不增減。苟有私設者。必集人毀之。四人者各以器三具。分授於其黨。每具有二三十人司之。攜至租界非租界之接壤處所。以及鄉鎭。設攤於通衢。出器誘人。鄉愚趨之若鶩。器爲木牌一塊。長約寸半。如長立方形。兩面各刻長三人牌。非三即四。驟視之。一若得之甚便者。別有一匣。籠罩其上。大小脗合。愚者見之。以爲罩三必三。罩四必四。決無遁飾。不知罩內之方洞孔方而外圓。兩端有釘系之。如輪軸然。可旋轉自如。方其迴三而罩下時。以指一捺。則牌已斜立。喫緊於攤板之溼布。如無此布則法不行外推則三。內移則四。此固理之至明顯者。其時攤旁復有十數人。互相撬霸。假作輸贏謂之撬霸押三得三。押四得四。觀者眼熱。亦必隨之而押。豈知注三變四。注四變三。變化不可測矣。然亦有偶得者。是之謂釣魚。餌之也。蓋人多貪心。小注易得。大注亦必隨之而下。亦安知其一去不返耶。

華人購賽馬彩票

旅滬西人。歲於春秋二季。有賽馬之舉。賽馬場在上海靜安寺路。形圓。廣可數里。內設木欄。分為數圈。中央細草如氈。為拍球之所。外圈為賽馬處。賽時或七八騎。或十餘騎。騎者各衣彩衣。勒馬立於場之西北隅黑柱下。鈴動馬發。循欄疾走。以先至黑柱處者為勝。如是者三日。例以星期一始。星期三終。休息二日。至星期六復賽。且有跳浜之舉。浜累土為之。長丈許。高約三尺。以馬能躍過者為勝。西人視此舉甚重。賽日。海關郵局午後均停辦公。勝負絕巨。華人雖不得與賽。而亦購其出售之彩票。即視馬之勝負以為買票之勝負。至宣統末。江灣亦有萬國體育會之跑馬場。華人始得與焉。

鬭鵪鶉

鬭鵪鶉之戲。始於唐。西涼廄者進鶉於玄宗。能隨金鼓節奏爭鬭。宮中人咸養之。鶉類聚夥翕。畏寒貪食。易為人所馴養。惟既以搏鬭爭勝負。自必選材。選材之所宜注意者。在毛骨頭嘴吺。（吺音訑。嘴也。）面眉眼鼻頷胸。而於養之飼之洗之把

之調之籠之之法。亦須講求。鶉膽最小。鬭時所最忌者。旁有物影搖動。則必疑爲鷹隼。驚懼而匿。不獨臨場卽輸。且日後亦費多方調養。始能振其雄氣。故鬭時放圈下。須人聲悄靜。各使搜毛訖。方齊下圈。優劣既分。輸贏已定。卽下食分開。其敗者。俗謂之曰桶子。勝鶉若有微傷。洗養五七日。卽可鬭。傷若重。必俟傷痕全愈。方可洗把上場。

鬭鵪鶉

羽族有俗呼黃脰者。卽鵪鶉。爲小鳥之一種。性喜爭鬭。江浙人多愛籠養以供清玩。每當春夏之交。各出所養者。隔籠搏鬭。藉以比賽優劣。

鬭蟋蟀

鬭蟋蟀之戲。七月有之。始於唐天寶時。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至南宋時。賈似道嘗鬭之於半閒堂。鬭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以器盛之。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回。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僅爲首者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

至於千百。不稍悔。至可笑也。盛蟋蟀之器。以宣德盆爲最貴。蟋蟀皆來自易州西陵等處。種類以百數。而梅花方翅爲上品。然蟋蟀。秋蟲也。入冬苦寒。當然失其勇武力。顧嗜之者。必精於昆蟲衞生學。始能延長其生命。且所留養。又皆久著勝績。乃可於消寒會博最後五分鐘之勝負焉。

打彈子

彈子房有木彈檯彈二種。木彈擲於地。檯。桌也。在長形之桌間打之。上海愚園張園及福州路之西園。兩種俱備。南京路福康里之和記。福州路之青蓮閣。北四川路之勇記號。則僅有檯彈。每盤取費。木彈一角。檯彈二角。居滬之人頗好之。雖較勝負。而資亦不甚巨也。

以射博

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京師人家有大書於門曰步靶候教者。賭箭場也。然往者寥寥。且僅於嘉慶以前有之。

象棋之博

圍棋非賭博之事。而象棋則爲博具。恆有人設攤於道左。以錢博勝負者。象棋規如制錢。斲木所製。精者亦以骨或象牙爲之。黑白各十六枚。畫局道而中分之。行止部位。各不相襲。其法以車馬礮卒等赴敵。而又恐爲敵所乘。卽須自護。若大將不能脫險。卽敗局矣。

敲詩

敲詩者。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爲之。亦曰打詩寶。摘錄七言或五言之詩句。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以封套籠之。卽於詩句之旁。別書大意相通者四字。並紙尾原字則爲五。另攤方紙於几。劃爲五度。以錢壓其上。射中者。一錢償三錢。其五字中之極不通者。大抵卽其所隱之字也。輸贏固不鉅。且託名風雅。然亦賭博之別派也。

花燈鼓

咸豐時。歙有攤錢會。曰花燈鼓。淫娃浪子雜沓其間。輸一錢。中者得三十五錢。

摘詩句為注。人趨之若騖。

羅丹之博

蒙古有羅丹。以鹿蹄捥骨。隨手擲為戲。視其偃仰橫側以為勝負。兒童婦女。輒圍坐以取樂。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七册　戲劇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 39

清稗類鈔

戲劇類目錄

	頁
今劇之始	一
戲劇之變遷	二
歐人研究我國戲劇	三
崑曲戲	四
高調戲	六
亂彈戲	六
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	六
弋腔戲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七
皮黃戲	八
文宗提倡二黃	九
崑曲戲與皮黃之比較	一〇
徽調戲	一〇
秦腔戲	一二
崑曲秦腔之異同	一四
汴梁腔戲	一五
土梆戲	一六
全本戲	一六
出頭	一六
應時戲	一七
武劇趣劇穢劇	一七
新戲	一九
串戲	二一
反串	二一
說戲	二二
海派	二三
規矩	二三
格律	二四
情節	二四
做工	二六
臺步臺容	二六
戲必有技	二七
扮戲	二八
打筋斗	二八
排場	二八
切末	二九

行頭　三一
化裝之名稱　三二
前場　三三
後場　三三
胡琴鼓板與唱戲之關係　三四
絃管　三八
後臺　三九
禁演聖賢之事　四〇
禁內城演戲　四〇
內廷演劇　四〇
南府　四一
頤和園演戲　四一
堂會演戲　四三
京師戲園　四三
奉天戲園　四五
開封戲園　四五
郭某始創戲園於蘇州　四七
上海戲園　四七
廣州戲園　四九
十公班　五一
老棗樹班　五一
西安三十六班　五一
六燕班　五二
禮邸有菊部　五三
貓兒戲　五三
京師有貓兒戲　五四
秦淮有貓兒戲　五四
滬有貓兒戲　五五
檔子班　五五
猺之女樂　五六
演八仙上壽　五六
演長生殿傳奇　五七
演目連救母　五八
演臨川夢傳奇　五八
演花魁孃子　五八
演水滸傳　五九
演探親相罵　五九
演新安驛　六〇

串客　六一
李笠翁曲部誓詞　六二
陳半山喜串風月之劇　六三
撫藩登場演劇　六三
陸辛何李妻妾串戲　六四
魏耀庭串花旦　六四
王貝子串戲　六五
王君宜唱譚調　六五
學生爲優　六五
觀劇有南北兩派之別　六六
喝采　六七
徐野君好觀俳優戲　六七
商蒼雨觀劇於水西莊　六八
沈遵生不觀劇　六八
觀劇焚斃多人　六九
李長壽觀劇　七〇
恭王嗜崑劇　七一
楊文敬好觀劇　七一
京師婦女觀劇　七二
河南婦女觀劇　七三
京師雜劇　七三
秧歌戲　七四
太平鼓戲　七四
打花鼓戲　七五
陳桐香演花鼓戲　七五
洋戲　七六
上海有外國戲園　七七
頑把戲　七七
文武戲法　七八
瓦納演幻術　七八
湯姆演幻術　八〇
桶戲之幻術　八一
偸桃之幻術　八一
斬人之幻術　八三
庖人善撮仙法　八三
老人幼女試幻術　八三
番僧奇術　八五
以食器試幻術　八五

以刀試幻術	八六
奮身穿圓隙	八六
口技	八七
京師有象聲戲	八七
郭貓兒善口技	八七
口技演夫婦度歲事	八九
賣口技者要客肅聽	八九
周德新善口技	九〇
陸瑞白能口戲	九〇
陳金方善口技	九〇
畫眉楊	九一
百鳥張	九一
山右客善煙戲	九二
瘸叟善煙戲	九三
僧善煙戲	九三
手技	九三
鏍子王弄罎	九四
高蹺	九六
蹴踘	九六
戲球	九七
足球	九七
黃仲則觀虎戲	九八
馬戲	九九
陸古漁觀走馬	九九
文宗觀馬戲	一〇〇
西人演馬戲	一〇一
猴戲	一〇二
犬能讀書	一〇二
鼠戲	一〇三
蠟嘴鳥演劇	一〇三
金魚排隊	一〇四
蛙戲	一〇四
蟻陣	一〇五
傀儡戲	一〇六
影戲	一〇七
電光影戲	一〇七

清稗類鈔

戲劇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今劇之始

六朝以還。歌舞日盛。然與今劇爲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朝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爲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惟唐人以絕句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去今調遠甚。蓋院本始於金元。唱者在內。演者在外。與日本之演舊戲者相仿。今開幕之跳加官。卽其遺意。金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塡詞。引聲合節。乃爲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卽謂始自金元可也。

戲之劣處。無情無理。其最可笑者。如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撐胷。窮必散髮。殺人必午時三刻。入夢必三更三點。不馬而鞭。類御風之列子。無門故掩。直畫地之秦人。舉動若狂。情詞並拙。此猶可云示意於人也。至於手不執圭。障袖若

琵琶之遮面。人執我問。登臺如小鳥之呼名。王曰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爲父王季多逢。而且漢相秦丞。有匈奴大人之號。（下官必稱上官爲大人）齊兵魏卒。得滿洲壯士之稱。（凡扮胡人必紅頂花翎稱其卒伍曰巴圖魯）包孝肅以文正爲名。賈半開以平章作字。將軍衷甲。必右袒以搴旗。（袍帶戲往往曳一袖於背廟堂壇坫恐萬無此式）美女捧心。卻當門以掩袖。（旦兩袖恆交掩於腹下）種種乖謬。思之啞然。大抵今劇之興。本由鄉鄙。山歌樵唱。偶借事以傳謳。婦解孺知。本無心於考古。故劇詞自爲一類。過雅轉覺不倫。本事全出稗官。正史絕無所採。或用平話之稱謂。或遵崑曲之排場。積久相沿。遂成定例矣。

戲劇之變遷

國初最尚崑劇。嘉慶時猶然。後乃盛行弋腔。卽俗呼高腔。一曰高調者。其於崑曲。仍其詞句。變其音節耳。京師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凱旋。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皮黃腔。其聲較之弋腔。爲高而急。詞語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尙高亢。同治時。又變爲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尙秦腔。其聲至急而繁。

有如悲泣聞者生哀。然有戲癖者皆好之。竟難以口舌爭也。崑弋諸腔。已無演者。卽偶演。亦聽者寥寥矣。

歐人研究我國戲劇

晚近以來。歐人於我國之戲劇。頗爲研究。英人博士瓦兒特。德人哥沙爾。那窪撒皆是也。

瓦兒特著一書曰中國劇曲。分四期。曰唐。曰宋。曰金元。曰明。並就琵琶記及其他戲劇之長短。略評之。

哥沙爾著一書曰中國戲曲及演劇。分八章。一中國國民精神與其戲曲。二中國之舞臺俳優及作劇家。三中國之劇詩。四戲劇之種類。五人情劇及悲劇。六宗教劇。七性格喜劇與脚色喜劇。八中國之近世劇。

那窪撒著一書曰中國及中國人。雖非戲劇專門之作。惟其中一章。有就我國戲劇各種方面。加以評論者。

此外尙有中國戲劇二册。一爲法人巴散著。一爲法人格蘭著。

崑曲戲

崑曲戲創始於崑山魏良輔。以前僅有弋陽海鹽二腔。魏出。始能以喉轉聲。別成一調。遂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蓋以地名。梁伯龍塡浣紗記付之。卽王元美詩所謂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者是也。

或曰。創自明季之蘇崑生。蓋以人名。意者曲調相沿已久。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聲律乃益完密。好事者卽以其名名之歟。

康熙朝。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豢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苕生輩。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而崑山之市井鄙夫及鄉曲細民。雖一字不識者。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也。

嘉道之際。海內宴安。士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

道光朝。京都劇場猶以崑劇亂彈相互奏演。然唱崑曲時。觀者輒出外小遺。故當時有以車前子譏崑劇者。浙江嘉湖各屬。時値春秋二季。尚有賣戲於鬧市者。蓋浙人猶有嗜之者也。

咸同之季。粵寇亂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劇於是不絕如縷。

光緒時。滬上戲園。僅有天仙詠霓留春諸家。皆京劇也。惟大雅爲純粹之崑劇。依常理論。崑劇應受蘇人歡迎。顧乃不然。雖竭力振作。賣座終不能起色。維持數載。卒以顧曲者鮮。宣告輟業。社員大半皆蘇產。相率歸去。或習他業。或爲曲師。貧不能自存。幾至全體星散。越數載。始有人鳩集舊部。組織聚福園。開演於蘇垣之府城隍廟前。雖不能發達。然尙可勉支也。及閶門闢馬路。大觀麗華諸園接踵而起。冶游子弟。趨之若鶩。聚福遂無人顧問。不得已。遂又歇業。然諸伶既聚則不可復散。乃易其名曰全福。而出外賣戲。頻年落拓。轉徙江湖。舊時伶

工。凋亡殆盡。繼起者又寥寥無幾。宣統時。闃如矣。

高調戲

紹興之高調戲。一名高腔。疑卽古之所謂曼綽也。伶工曼聲長歌。後場之人從而和之。祝允明所謂趁逐悠揚者是也。其賣技江湖。大抵不出寧波紹興二郡。

亂彈戲

自亂彈興而崑劇漸廢。亂彈者。乾隆時始盛行之。聚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其調則合崑腔京腔弋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而兼有之。崑腔爲其時梨園所稱之雅部。京腔弋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爲其時梨園所稱之花部也。若徽腔。則在京腔之中。

或曰。亂彈卽馬上戲。蓋軍樂之遺也。乾隆末葉。江寧有之。儈者載以舟而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鶩一羣。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然一日之費。亦需給一二千錢。

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

崑劇縝密。迥非亂彈可比。非特音節臺步。不能以己意損益。服飾亦纖屑不能苟。翦髮賣髮一齣。扮趙五娘者。例不得御珍飾。吳郡正旦某。一夕演此劇。偶未褪其常佩之金約指。臺下私議戚戚。某卽顰蹙向臺下曰。家貧如此。妾何人斯。敢懷寶以陷於不孝。言次。褪約指擲諸臺下曰。此銅質耳。苟眞金者。何敢背古人髮膚之訓。翦而賣之乎。私議乃息。

弋腔戲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梆子秧腔戲。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崑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新劇中之趣劇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習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如二黃中坐樓）及徽梆子。（如得意緣中之調。卽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梆子）均不類。崑曲微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爲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皮黃戲

自有傳奇雜劇。而駢枝競出。有南北之辨崑弋之分。宋以來綿延弗斷。此所謂雅聲也。然弋腔近俚。其局甚簡。有纖靡委瑣之奏。無悲壯雄偉之神。至皮黃出。而較之崑曲。尤有雅俗之判。皮黃者。導源於黃陂黃岡二縣。謂之漢調。亦曰二黃。不知者乃於黃上加竹爲簧者誤。又以其一出於黃陂。又曰西皮。初甚簡單。崑之唱繫於曲牌。此則辨於諸板。板之類甚稀。第變化得神。錯落有節。自能層出而不窮矣。

皮黃以二黃爲正宗。西皮若或爲之輔。蓋二黃爲漢正調。西皮則行於黃陂一縣而已。其後融合爲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多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實則徽固無調。猶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初時能者皆眞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至絕跡。故南人轉謂之京調。猶外人改造土貨稱爲洋貨者是也。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爲尤至。販夫豎子。短衣束髮。每入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

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而同。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客羣焉指目。必致譁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商之延譽爲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爲辱。極意矜慎。求不越矩。苟不顚躓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爲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也。雖光緒庚子以後。風已稍替。而老成矩矱。知者猶多。若外埠之立異呈奇。固多有不待終場而去者矣。能使人不去者。謂之掛座。能於末齣登場而人皆耐而相待者。謂之壓冑子。冑子者。武劇也。武劇能戀人。而欲以唱工加勝武劇。以徵觀者之去留。非有眞技足以動人者。不敢爾也。

文宗提倡二黃

文宗在位。每喜於政暇審音。嘗謂西崑音多緩惰。柔逾於剛。獨黃岡黃陂居全國之中。高而不折。揚而不漫。乃召二黃諸子弟爲供奉。按其節奏。自爲校定。摘疵索瑕。伶人畏服。咸豐庚申之亂。京師板蕩。諸伶散失。穆宗嗣位。乃更復內廷供奉焉。

先是。京師諸伶。多徽人。常以徽音與天津調混合。遂爲京調。然津徽諸調。亦均

奉二黃音節爲圭臬。脚本亦強半相同。故漢津徽調皆可通。文宗後益有取於漢黃。而諸人固能合衆長爲一者也。

崑曲戲與皮黃之比較

崑劇之爲物。含有文學美術（如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兩種性質。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前之所以尙能流行者。以無他種戲劇起而代之耳。自徽調入而稍稍衰微。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此非崑劇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動而惡靜。崑劇以笛爲主。而皮黃則大鑼大鼓。五音雜奏。崑劇多雍容揖讓之氣。而皮黃則多四杰村虮蜡廟等跌打之作也。

徽調戲

徽調源於漢調。初流行於皖鄂間。其後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爲之。謂之徽調。當承平時。桐城人官京師者。濟濟有衆。鄉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於咸同之世。然初僅一二雜劇。自立分支。後以崑曲式微。弋調不足以獨立。是調聆音易解。高朗悅人。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於戎馬。入都者衆。而程長庚亦挾

技入都。於是始有徽調。其初行時。謹守繩墨。不能恣意豪放。繼而改用胡索。二黃之聲大振。奏琴好手亦應時而出。而崑曲轉黯淡無聞矣。

咸同之際。京師專重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亦往往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呼紈袴學唱曰洋盤之類。至今劇界猶沿其稱。而北地無此名詞。故不能通其義。益雜糅於蘇班之舊稱。遂成爲專門之謎語矣。

其時徽班有四。四喜三慶和春春臺是也。評騭者於四喜曰曲子。以其春容大雅。不爲淫哇之聲也。於三慶曰軸子。以其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也。於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劇。工技擊者。各出其技。以悅人也。於春臺曰孩子。以其諸郞皆夭夭少好也。

又有謂四喜三慶春臺嵩祝爲四大徽班者。三慶得名最早。乾隆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爲徽班鼻祖。後乃省去徽字。稱三慶班。四喜在嘉慶時亦有聲。都門竹枝詞云。新排一齣桃花扇。到處閧傳四喜班。嘉慶庚

辰。春臺無故散去。七月。仁宗崩。

嵩祝班聲價之隆。亦不亞於三慶四喜春臺。當時堂會必演四大班。足徵嵩祝之馳名一時矣。其後以不能自存。部中人始稍稍散去。好事者乃復召集後進子弟。別爲一隊。曰小嵩祝。部中皆乳燕鶯雛。呢喃學語。當筵顧曲。聊資笑噱而已。

秦腔戲

戲曲自元人院本後。演爲曼綽絃索二種。絃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湖廣人歌之爲襄陽腔。陝西人歌之爲秦腔。秦腔自創始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實與崑曲同體。惟多商聲。故當用竹木以節樂。俗稱梆子。與崑曲之僅用綽板定眼者。略異也。

或曰。北派之秦腔。起自甘肅。今所謂梆子者則指此。一名西秦腔。卽琴腔。蓋所用樂器。以胡琴爲主。月琴爲副。工尺咿唔如語。乾隆末。四川金堂魏長生挾以入都。其後。徽伶悉習之。然長生所歌。爲山陝梆子。非甘肅本腔。故或又稱山陝

調爲秦腔。稱甘肅爲西腔。其後稍加變通。遂有山陝梆子直隸梆子之別。直隸梆子。又分別之曰京梆子曰天津梆子。

或曰。秦腔於明季已有。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其與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絕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順和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山陝爲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缶秦瑟。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時。張文達公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 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雖在曩昔僅有專園演唱。爲下流所趨。士大夫鮮或入顧。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雜奏之始。

乾隆中葉。秦腔大昌於京師。孫淵如洪稚存皆酷嗜之。畢秋帆撫陝時。長安多妙伶。其人悉工秦腔。孫洪嘗謂吾國所有歌曲。高者僅中商聲。間有一二語闌入宮調。而全體則媿未能。惟秦中梆子則無問生旦淨末。開口卽黃鐘大呂之

中聲。無一字溷入商徵。蓋出於天然。非人力所能強爲。因推論國運與樂曲盛衰相繫之故。謂崑曲盛於明末。清惻宛轉。聞之輒爲淚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葉。爲國朝氣運鼎盛之時。人心樂愷。形諸樂律。秦腔適應運而起。雍容圓厚。所謂治世之音者是也。此語與近賢所論。直如南北兩極之反對矣。

秦人皆能聲。有二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厔。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曰大荔。大荔腔又名同州腔。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工側調者。往往不能高。其弊也。將流爲小唱。唱平調者。又不能下。其弊也。將流爲彈詞。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後有江東班。又有雙賽班。較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之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也。

崑曲秦腔之異同

秦腔與崑曲爲同體。其用四聲相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聲中有音。（如喉腭舌齒脣）調中有頭。（如高下緩急平側豔曼停腔過板）板中有起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之判。聲平緩。則

三眼一板。（惟高腔則七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又無所不同。其微異之點。則崑曲必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爲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崑曲僅有綽板。秦腔兼用竹木。（俗謂梆子竹用簀篁木用棗）其所以改用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又秦多商聲。最駛烈。綽板聲嫌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

至於九調之說。崑曲僅七調。無四合。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僅有五調。若正宮。則音屬黃鐘。爲曲之主。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卽是。一生所歌。皆正宮調。其後婁江顧子惠施某二人。差堪繼聲。今則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矣。秦人顧曲。人人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然所謂正宮者。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當直起直落而復婉轉環生。卽犯入別調。仍能爲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自可以此證明之。蓋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無不具。以故叩律傳音。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句中鈎。纍纍乎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

汴梁腔戲

北派有汴梁腔戲。乃從甘肅梆子腔而加以變通。以土腔出之。非昔之汴梁舊腔也。至雜以皮黃腔者。則以河南接壤湖北故耳。

土梆戲

土梆戲者。汴人相沿之戲曲也。其節目大率爲公子遭難小姐招親及征戰賽寶之事。道白唱詞。悉爲汴語。而略加以靡靡之尾音。其人初皆游手好閒之徒。略習其聲。卽可搭班演唱。以供鄉間迎神賽會之傳演。三日之期。不過錢十餘千文。如供茶飯。且浹旬累月而不去矣。

全本戲

全本戲專講情節。不貴唱工。惟能手亦必有以見長。就其新排者言之。如雁門關。如五彩輿。皆累日而不能盡。最爲女界所歡迎。在劇中亦必不可少。然以論皮黃。則究非題中正義也。

出頭

出頭。謂出人頭地也。粵人於簡短之戲。謂之出頭。殆以戲雖簡短。而爲精華所

聚。且以齣而訛爲尺歟。

應時戲

京師最重應時戲。如逢端午。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必演鵲橋會。此亦荊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光緒庚子以來。專尙新異。輟不演矣。

武劇趣劇穢劇

皮黃舍生旦淨小生四角外。惟外多唱。至近時。外卽以生充之。故無專充外角者。可毋論也。五者之外。皆不重唱。如副與武生多武劇。貼與丑多趣劇穢劇。穢劇卽頑笑戲也。

武劇中向以八大拿見稱於世。蓋專指施公案黃天霸戲而言。如招賢鎭拿費德公。河間府拿一撮毛侯七。東昌府拿郝文僧。淮安府拿蔡田化。茂州廟拿謝虎。落馬湖拿鐵臂猿李佩。霸王莊拿黃隆吉。惡虎村拿濮天鵰是也。此外如獅子樓。如三打店。皆人數無多。情文並至。亦武劇中暇逸之品。而技術仍不埋沒。總觀武劇者。以上各齣。可歎觀止。而如虮蜡廟四杰村等。一味亂戰。殊乏味矣。

之。武劇中之人物。有大將。有莽夫。有劇盜。有神怪。其類至不齊。而演之者須性格各具。並能完全體貼爲上。蓋不若文劇之從容。得有臨時商搉之餘地也。

武劇以有武生爲主。以有情節者爲貴。如惡虎村落馬湖盜御馬。皆以說白勝。不專專於互相厮打也。其最難者以挑華車長坂坡二劇。爲最喫力。場面太繁。身段太多。說白牌唱。干戈揮舞。一人精力有限。往往一齣未終。汗下如雨矣。

武生之腰腿。必自幼練成。及長。仍日有定程。時時演習。乃能轉折合度。或凌空如落飛燕。或平地如翻車輪。或爲倒懸之行。或作旋風之舞。以王夢生所見於京師者言之。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猱。翻轉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疊。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此種柔術。殊不多覯。要之。劇場所必不能無者。則兩兩揮拳。雙雙舞劍。雖非技擊本法。然風雲呼吸之頃。此來彼往。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劍光。人身若失。爲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顧而樂之。他如擲棍抛槍拈鞭轉鐧。人多彌靜。勢急愈舒。金鼓和鳴。百無一失。而且刀劍在手。諸式並備。全有節奏。百忙千亂之際。仍不失大將規模。非如近今武角。僅以多翻善躍爲能。

氣粗以橫。不可嚮邇也。

趣劇以丑爲主。以活口爲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往時著者如連升三級。最爲丑角難題。每遇科舉之年。各班必演此劇。場後題出。以用趣語解釋三題。聯爲一氣。最爲悅聽。其強爲穿插處。眞有匪夷所思者。不得謂梨園中無雋才也。他如拾金捉夫等。亦皆丑角專劇。與貼配者。則穢劇多矣。

穢劇以貼爲主。以不傷淫爲貴。內分四種。一專尙情致。一專尙淫凶。一以口白見長。一以身段取勝。甲種如閨房樂。得意緣。尙不涉於淫穢。其次則賣胭脂。拾玉鐲。斯近蕩矣。乙種如殺皮。十二紅。雙釘計。南通州。皆淫凶不可嚮邇。在所宜禁。丙種如坐樓。翠屏山。鬧山。查關等劇。皆以說白取勝。此種品格略高。稍加改良。固可入意者也。丁種如馬上緣。小上墳。皆看身段步法。在頑笑戲中別爲一類。此亦無傷大雅者。惟馬上緣之臉兒相偎。小上墳之其欲逐逐。則宜略留分寸耳。

新戲

新戲至光緒時盛行。實卽周秦時代優人之所爲。專取說白傳情。絕無歌調身段。以動合理趣爲貴。以事完首止爲佳。不嗜歌者視之。如眞家庭。如眞社會。通塞其境。悲喜其情。出奇生新。足動懷抱。是以自東瀛販歸後。所在流行。感動人心。日漸發達。是亦輔助教育之一種。有其舉而莫敢廢者也。我國開化最早。自六朝以後。歌舞怡情。故每言戲。必偏重音樂美術一途。無專以說白扮演勝者。而蜀中春時好演捉劉氏一劇。卽目蓮救母陸殿滑油之全本也。其劇自劉青提初生演起。家人瑣事。色色畢具。未幾劉氏扶牀矣。未幾劉氏及笄矣。未幾議媒議嫁矣。自初演至此。已逾十日。嫁之日。一貼扮劉。冠帔與人家新嫁娘等。乘輿鼓吹。遍游城村。若者爲新郎。若者爲親族。披紅著錦。乘輿跨馬以從。過處任人揭觀。沿途儀仗導前。多人隨後。凡風俗宜忌及禮節威儀。無不與眞者相似。盡歷所宜路線。乃復登臺。交拜同牢。亦事事從俗。其後相夫生子。烹飪鍼黹。全如閨人所爲。再後茹素唪經。亦爲川婦迷信恆態。迨後子死開齋。死而受刑地下。例以一鬼牽挽。遍歷嫁時路逕。諸鬼執鋼叉逐之。前擲後拋。其人以苫束身。

任其穿入。以中苦而不傷膚爲度。唱必匝月。乃爲終劇。川人恃此以祓不祥。與京師黃寺喇嘛每年打鬼者同意。此劇雖亦有唱有做。而大半以肖眞爲主。若與臺下人往還酬酢。嫁時有宴。生子有宴。旣死有弔。看戲與作戲人合而爲一。不知孰作孰看。衣裝亦與時無別。此與新戲略同。惟迷信之旨不類耳。可見俗本尙此事皆從俗。裝又隨時。故入人益深。感人益切。視平詞鼓唱但記言而不記動者。又進一層。具老嫗能解之功。有現身說法之妙也。

串戲

俗謂演劇曰串戲。其言始於明。明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錫而心肝愈狠。面目愈刁。口角愈險是也。

反串

反串爲戲之最無味者。如旦改唱生。生改扮貼。拿腔作勢。直反常爲妖。然社會好奇。往往以此爲樂。

咸豐中葉。京伶汞三勝每遇新角對演。必反串以難之。嘗因某伶演法門寺。某

伶未至。臺下觀者急不能待。班主乃乞三勝飾趙璉。然三勝。武生也。忽扮鬚生。衆譁然。三勝出臺。乃長歌一曲。聽者亦皆擊節焉。

譚鑫培去鬚作丑。扮盜魂鈴之八戒。田際雲掛鬚爲生。唱讓城都之劉璋。以示賢者之無所不能。偶一遊戲。未爲不可。鑫培唱秦腔。能學元元紅。（老元元紅光緒中葉已歿秦腔中之聖手也）際雲唱西皮。能學汪桂芬。固亦煞是能事也。

說戲

說戲云者。以此伶所能。告之彼伶之謂也。蓋戲中忽缺一脚。欲某伶充數。或貴官特欲令演。而適非所習。故就能者乞教。告以唱詞臺步。俾臨時強記。率爾登場。佳伶當之。雖不成熟。亦能得占優勝。蓋詞皆俗語。又皆不出其類。場面臺步。各有定名定式。（如武劇中花樣繁多然每式均有名如三出槍五出槍之類說者目眩不覺實皆聯各式而成一場無無名無式者故一說可能也）習戲既久。舉類可通。故一說登臺。如所夙習。以譚鑫培唱探親之村婆。其爲臨時猝說可知。詞句繁多。又爲劇中正角。且唱調變腔。此難之難者。非彼不能。亦非宮廷之威。不能令其發此一汗。竭力從事也。

海派

京伶呼外省之劇曰海派。海者。汎濫無範圍之謂。非專指上海也。京師轎車之不按站口者。謂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時好。節外生枝。度越規矩。爲京派所非笑。京派卽以善於剪裁乾淨老當自命。此誠京派之優點。然往往勘破太過。流弊亦多。

規矩

崑曲規矩最嚴。皮黃漸替。昔時副末開場。生旦送客。晚近已廢。津滬劇園。終場時尙有烏帽鳳冠者二人。出而將事。然大抵如童稚游戲。冠而不裳。草草一恭。不復成禮矣。

京師戲園未開場以前。例設繡旗八面。分插三隅。臺累兩案爲臺。上懸朱幙。中設印符各事。若爲將軍戎幄者然。前臺鼓樂三奏三擂。乃開首劇。若唱堂會。倘有跳加官等事。客至點戲。有貼執笏至坐客前爲禮。謂之抱牙笏。（演劇時貼持朝笏及戲名冊呈請選擇擇意所欲者一二齣令演之曰點戲餘由伶人任意自演此與敎坊記所載者異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演不點者卽否）

（謂之進點）曲終有犒。亦貼著朱衣。當臺頓首以謝。謂之紅人。此種規章。後已漸歸淘汰。他如伶在前臺。犯規有罰。後臺坐次。各有定箱。列箱四壁。有大衣箱二衣箱盔頭箱等稱。惟丑可亂坐。餘則生可坐大衣箱。旦僅能坐靴箱。規律甚嚴。其人遇有事。同赴精忠廟中訴。聽會首處分。賞罰重輕。仍取決於公議。

伶界公例。以登臺最後爲最佳。以名角自命者。非壓冑子不肯出。戲在末者。俗稱爲後三齣。與此者皆上選。其前爲中冑子。（日中時例應有小武劇故謂之中冑子）中冑前後皆中選。再前爲頭三齣。開臺未久。客均不至。以下駟充場。藉延晷刻。不特上選斷不與此。卽中角亦無爲之者。

格律

舊劇格律至嚴。崑曲尙矣。卽以皮黃論。聲音腔調板眼鑼鼓胡琴臺步姿勢武藝架子。在在均有定名定式。某戲應如何。某種角色應如何。固絲毫不可假借也。

情節

徽戲情節。凡所注重者在歷史。而惜非眞歷史也。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諸書。加以明季仕宦閹璫之遺聞。（玉堂春四進士雪杯緣審剌打嵩法門寺等）國初京師四方之巨獄。（馬四遠盒子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再以綴白裘中之崑戲。稍事變通。亦成今劇。意在以往事動人興感。而事苦不眞。且編戲者又非通人。故唱工雖佳。而能入情者絕少。轉不如秦腔各劇。注意家庭。猥瑣之中。卻有令觀者入神之妙。蓋皮黃偏重忠孝二義。秦腔則推而廣之。如蘆花計以教人之爲繼母者。打柴訓弟以教人之爲兄者。殺廟以教人之爲僕者。對影悲以教人之爲嫡妻者。雙冠誥以教人之爲妾者。算糧登殿以教人之爲婦翁者。三疑計以教人之爲師者。他如八義圖則重在友。六月雪（即斬竇娥）則重在姑。獅子樓則重在鄰。（較水滸傳增出鄰人弔喪伴宿一層事近不情然頗足長人敦里睦鄰之念）小磨房（即十八扯本梆子戲）則重在小姑叔。凡倫常交際之地。有可戒可風者。皆編入戲文。以資觀感。初僅行於太行以西。爲鄉人謠唱。故其俗視關東稍近敦厚。亦未始非先輩提倡興感之功。若與徽戲溝而通之。亦未嘗無益於薄俗也。

做工

做工之能事。無窮盡。如唱盜宗卷。必忠直。但飾爲癡。則謬矣。唱空城計。必閒雅。若露爲詐。則遠矣。爲天雷報之老父者。必如鄉愚。方爲合格。爲白虎帳之元帥者。必力持鎭定。乃近人情。非然者。不厭則疎。過猶不及。曩時名伶。必經數十年之揣摩閱歷。始能現身示人。惟妙惟肖。觀於壯悔集中之馬伶。欲扮嚴嵩。必鬻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而後得。閱微草堂筆記中之某伶。欲充婦人。必先自忘爲男子。貞淫喜怒。先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其難其愼。概可知矣。

臺步臺容

於做派白口之外。更進而求其次者。曰臺步曰臺容。臺步之考究。以崑班爲最。京班則不甚注意。然恒爲演劇之補助品。不可漠然忽之也。臺步之施設。亦因戲而異。袍帶戲宜端重莊嚴。文巾戲宜從容閒雅。而靠把戲。若九更天陽平關等。更宜於匆促之中。求其穩重。務必絲絲入扣。不可躁急失檢。以致紊亂。至於臺容。演劇者類多淡漠置之。譬之演劇者。爲二十歲。則無論其挂黑鬚。挂白鬚。

戲中人爲五十歲。爲八九十歲。自觀劇者視之。但見其爲二十歲人。此不知化裝之故也。日本人演劇以一人於一劇中扮數人而各異其貌卽諦視之亦不能辨且多喜塗脂施粉。卽七八十歲人。亦顏色嬌嫩。殊不可解。是非研究化裝。不足去其病。近見評劇者。每謂天生一副老旦面目。夫老旦面目。天生固足以豪矣。而其他諸角色。固不能專恃天生。必以化裝之美惡爲臺容之美惡也。

戲必有技

戲之難。非僅做工。尤必有技而後能勝其任。武技俗謂之把子無論。卽以文戲言之。其能事在衣裝一方面者。則如黃鶴樓之冠。皇叔應以首上冠擲文許落於拉場人手李陵碑之甲。不能見解脫痕且須合板瓊林宴之履。生一出臺便須以足擲履以首承之不得一用手扶助自然安置頂上方合烏龍院之靴。宋江應於旦膝上左右旋其靴尖與指相和必相左以速而善變其方位爲能其能事在用物一方面者。則如九更天之刀。時刻促而準戰蒲關之劍。旦炷第三香時生立旦後劍自落手楊妃醉酒之爵。啣而折腰探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戲法虹霓關丫鬟之盤以兩指旋轉之飛走而啣其杯走定盤正置杯甚速皆須應節甚難打連箱稚妓之鞭與扇。式甚多皆非久練不能其技皆應絃按節。炫異驚奇。非夙能者。苟易人爲之。斷不

能靈敏新奇也。

扮戲

伶人扮戲時之苦。不可言喻。溼帕幕首。由眉際上矗爲鬟。挾眉俱起。故成掉梢。凜然有豪傑氣。初試緊束。如孫悟空之經緊箍咒。頗不能堪。久乃由勉卽安。不至岑岑如戴山矣。花旦上裝。兩頰勻脂甚厚。以視北地胭脂。不止倍蓰。若覿面相看。色如深醉。頗不適目。惟登場之後。遠近皆宜。卓文君頰際芙蓉。望而可見。戲衣緞繡。皆極粗糙。而彩色特豔。與面色相配。均與常人不同。若衣之以行通衢。雖在劇場以爲美觀。亦將駭而卻走。蓋宜於燈光遠視。非眞顏色動人也。此亦光學審美學之別科也。

打筋斗

打筋斗。顚覆旋轉其身以爲戲也。筋斗亦作金斗觔斗跟頭。蓋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且四面旋轉如球也。

排場

戲中排場。亦曰過場。穿插停勻。指示顯露。如報名唱引。暗上虛下。繞場上下。（寄子中之亂兵）走場緩唱。（黃金臺之頭一場）又如馬僮備馬。（伐子都）擺對相迎。（黃鶴樓）以及雷雨繞場。（天雷報）兵卒繞場。（收關勝）雲水繞場。（大賜福金山寺泗州城等）與一切大小起霸。（長坂坡之四將遞出爲大起霸四杰村之英雄改扮爲小起霸）長短吹牌（飲酒時唱舉杯慶東風之類）等。皆人人所知。習成定式者也。

切末

切末。點綴景物之謂也。桃花扇之十六萬金。爲最耗財力。崑曲尙切末。徽班規模甚狹。取足應用而已。曩時天津有班曰太慶恆。最以切末著稱。如金山寺中之水法。以泰西機力轉動之水晶管。置玻璃巨篋中。設於法海座下。流湍奔馭。環往不休。水族鱗鱗。此出彼入。頗極一時之盛。又演大香山一劇。諸天羅漢。貌皆飾金面具衣裝。人殊隊異。而戲中三皇姑之千手千眼。各嵌以燈。金童玉女之膜坐蓮臺。悉能自轉。新奇詭麗。至足悅觀。惟班中唱做無人。未久卽廢。京師切末。大率不外龍虎羊犬奎星土地鬼面佛面及橋亭雲樹數事而止。其他則長生殿有鵲。戰宛城有兔。惜亦不盡有。惟內廷演劇。此類孔多。出鬼入神。

備六殿諸天之勝。

上海自新劇既興。以西法佈景。繪形於幕。自視舊制爲優。然畫背景者。必用油畫法。此派傳自西方。故所繪景物。亦多爲西洋式。廳堂桌椅無論矣。乃至古樹矮屋。小橋曲徑。其形色姿態。亦異中土。而戲中人乃峨冠博帶作漢人古裝。豈非大不相稱耶。

京劇以聲歌代語言。以姿勢表動作。故精神上之能事極縝密。而物質上之佈置。轉多忽略不備。揚鞭則爲騎。累桌則爲山。出宅入戶。但舉足作踰限之勢。開門掩扉。但憑手爲挽環之狀。紗帽裹門旗。則爲人頭。飾以僞鬚。則爲馬首。委衣於地。是爲屍身。俯首翻入。是爲墜井。乃至數丈之地。舉足則爲宅內外。繞行一周。卽是若干里。凡此。皆神到意會。無須責其形似者。自有舞臺。乃多用佈景。器具必眞。於是扞格附會。反多支離。如上牀安寢。何以未卸裙履。未入房戶。何以能見聯屛。乘車者既有眞車矣。騎馬者何以無眞馬。交戰時。背景一幅山林。而相打者乃轉來轉去。追逐半日。不離尋丈之地。此皆不可通者也。

行頭

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扮女扮之分。雜箱中皆用物。把箱中則鑾儀兵器。此爲江湖行頭。

昔時排一新本。必以多金特製之。如淮商排桃花扇一劇。費至十六萬金之多。可謂侈矣。自入本朝。人盡髡頭。衣皆袍褂。劇演古事。略存漢官威儀。二百餘年以來。大端未易。而踵事增華之處。則無時無之。以較古代衣冠。當亦有不觚之歎。洎光緒初年。雖尙華麗。然斟酌於其人其事。相沿有定。某戲應著某式。某角應服某色。某場應易某製。固皆井井有條。不稍紊亂。及癸巳玉成班由滬入京袍笏冠帶。無不窮極奢麗。都人覩之而善。後遂互相效仿。不復講舊時規制。庚子以後。益亡等矣。其最觸目者。女伶貼界彩繡分披。終場屢易。且姑毋論。即如黃天霸之羅巾珠纓遍耀。武二郎之板帶金繡齊輝。黃官副戎。武爲戍犯。其必不相稱。屬想可知。然武劇皆少年英雄。尙可不必呆講。至若白鬚丞相。粉鼻朝官。袍皆數寸之緣。邊皆緋紅之飾。神遊目想。在古必無。而且戲場化裝。貴在神

肯。故昔時拾玉鐲之旦。必荊布。小上墳之貼。必縞衣。今則任意增妍。有被羅綺而披彩色者矣。甚且冠帔不悅目。則悉易衫裙。巾幗不動人。則亂攢珠玉。尚文太過。至新戲出。而又全從時式。一切以質矯之。雖演紅樓夢之尤三姐。書中明標紅襖綠褲。亦改從時尚。雅素一流。過與不及。其失也均。固咸失戲之本意矣。必求似其人。斯爲無負。十六萬金之裝飾。若非專就其人特製。亦安用是多金爲哉。

化裝之名稱

化裝之顏色。總名彩色。老生以胭脂粉和兩頰。曰上彩。花臉開臉。曰鈎臉。花旦裝蹺。曰踹蹺。劇中去冠時露出之豎髮。曰水髮。妖怪或神將及頭陀披髮之髮曰蓬頭。髮之繞成一結。如褚彪虮蜡廟等戲。脫帽時露出者。曰髮糾。鬚之總名曰口面。老生之三綹長鬚。黑者曰黑三。白者曰白三。花者曰彩三。花面之長鬚。白者曰白滿。黑者曰黑滿。鬚之左右較長。中間略短。演劇時可左右抓開者。紅曰紅抓。黑曰黑抓。耳上之毛曰鬢毛。鬚之虯結成團者曰虯髯四喜。小丑短鬚

之向上者曰一簇。小丑之三綹短鬚曰丑三。鬚之下頷用鬃絲吊掛短髭者曰吊達。短髭之作一字形者。黑者曰黑一字。白者曰白一字。花者曰彩一字。

前場

在戲臺拉前場。非易事也。場面節奏。須全熟於胸。方無臨事周章之失。將跪則需墊。將坐則移椅。稍不應節。毆詈偕來。故非斲輪老手。不易稱職。所尤難者。爲放燄火。燄火者。以紙煤引火。夾於指間。手撮松香屑盈握。衝火而出。俾到地仍燃。其燄之濃淡長短急徐。須與戲相配。如火燒木哥寨一齣。用燄火最多。此起彼顚。前仆後繼。或繞場連熾。或當胸忽燃。或迅如流星之光。或斷如燐火之燄。最難在收場之際。其人俯躬以入。火卽從其俯處。倒擲而出。光如匹練。作拋物線。到地熊熊。並發火燄而止。能此者。闔座之人。無不鼓掌稱善。

後場

琴師鼓員等曰後場。亦曰場面。場面之位次。以鼓爲首。一面者曰單皮鼓。兩面者曰葶薺鼓。名其技曰鼓板。都中謂之鼓老。猶尊之之意也。若李四之鼓板梅大鎖之胡琴皆名

手也

伶人負重名。則自置場面。同業宴會。必邀其鼓老或琴師與俱。尊以首座。其他雲鑼鎖吶大鐃等不與焉。

昔時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腳小櫈椅。後屏上繫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腳各方一寸二分。上雕淨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小枋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絛環柱子。橫擴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後下枋荸薺與板例在椅屛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崑腔猶此制。京班微有異同。而奏技時位次首列則一也。自改舞臺。悉驅後場於臺側廂樓之上。鼓員面臺前。列而坐。目注演者。迎合其步武手口以爲疾徐高下之節。然不良於施展。恒以爲苦。北伶南下。狃於故習。猶坐其自置場面於臺口一隅。然實不雅觀。有時亦足妨礙一部份座客之視線。卽其坐席。亦復淩雜無次矣。

胡琴鼓板與唱戲之關係

唱戲之事。宜先研求板眼腔調。尖團吞吐。唇喉齒舌。平上去入。得此十六字訣。方可言戲。然無眞嗓子。或中氣不充足。則又徒然。天工人力二者固不可缺一

也。至藝成以後。尤有種種困難。配搭不得人。不可。胡琴鼓板不得人。尤不可。胡琴鼓板不得人。則唱者自唱。拉者自拉。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矣。故欲拉與唱能黏合在一處。不使有絲毫扞格之虞。必平素常在一處討論。知其行腔使調用何種方法。因其勢而利導之。調門之忽高忽下。嗓音之在家與不在家。全恃胡琴襯托得宜。即或唱者偶有微疵。不經意而脫略。拉者能隨機應變。補苴罅漏。如天衣無縫。不著痕迹。斯爲妙手也。

鼓板爲胡琴之前導。導之東。則不能西也。故鼓板打錯。則胡琴不得不拉錯。雖明知其錯。亦不能不隨以俱錯。惟可臨時向之糾正。然必在未打之先。若旣經打錯。即無可如何矣。

板眼分二種。有一板三眼者。有一板一眼者。西皮二黃皆然。三眼者。慢板二黃慢板西皮慢板反二黃二黃快三眼西皮快三眼反二黃快三眼是也。一眼者。原板二黃原板西皮原板反二黃西皮二六板四平調是也。無眼連擊者。快板是也。不受板之拘束者。爲倒板搖板。西皮二黃皆然至西皮二黃拍板之各異者。一二三

眼之板。二黃起迄皆在板上。間有落中眼者。西皮則每句分三節。首節起迄在中眼。次節起於板。迄於末眼。末句起迄皆在板上。亦間有落中眼者。二一眼之板。二黃起迄皆在板上。西皮則分三節。首節起於眼。迄於眼。次節起於板。迄於眼。末節起於板而迄於眼或板。二六板起於眼而迄於板。三。無眼連擊之板。即所謂快板。須字字皆在板上而後可。

西皮二黃原板正板等鼓板之點。皆有一定。即出臺與動作之鼓板。亦有一定之名稱。若所謂長鎚雙長鎚鳳點頭急緊風節節高四繫頭扭絲等是也。與管絃雜奏者。又有落馬令泣顏回將軍令等調。此數事者。皆以鼓（凡言鼓皆小鼓其鼕鼕者以大鼓二字別之）爲領袖。尋常腔調。鼓師皆所素習。自無錯誤。若有新腔。則非熟手不辦。否則每至轉折處。彼輒心慌手顫。疑爲走板。而刻意爲之補救。愈弄愈差。帶水拖泥。終無是處矣。

胡琴亦然。尋常腔調。猶可無甚差謬。若有新聲。而行腔過於巧險者。必須預爲練習。故胡琴之妙。不以過門之花點爲能。而以隨腔爲難也。蓋過門之花點。是

胡琴自身之妙。與唱工初無關係。若不能隨腔。則無取乎有花點也。所謂隨腔者。卽其工尺與唱者之腔調。委婉曲折處。一一脗合。無稍參差。而絃音高低。與喉音亦須一致。凡唱曲者其聲調之高低。雖有一定。然每至拔高處。不能無勉強之弊。而沉下處。又每覺其幽閟。此等處。皆須有胡琴妙手爲之補苴襯托。所謂補苴襯托者。每至將拔高之前一二句。先將絃音略爲放低。則唱者雖用高腔。亦不覺其喫力。若遇將沉下之時。又將絃音預爲拔高。使唱者腔雖沉下。而音調卻不覺其幽閟。凡能此者。始得目爲胡琴中之妙手也。拉胡琴。須兩手皆有工夫。左手指音須活潑不滯。右腕拉弓。須靈敏而有力。指音不佳者。則字眼不能明晰。右腕無力。則絃音不能清越。是故同一胡琴也。或能響。或不能響。或字眼絕淸。或僅模糊影響。則視乎其左指右腕之工夫如何耳。是故名伶之琴師。每能洞悉其歌曲中之癥結所在。而設法爲之掩飾。抑揚高下。無不一一爲之襯托。遂使音節格外雋妙。一旦易以生手。便不能圓轉如意矣。

乾嘉時。某崑部中。有鼓師朱念一者。將登場。鼓箭爲人竊去。將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並竊我手。易以他箭。奏技如常時。又滿人有鼓雙鼓壽者。亦以善鼓著稱。其擂能急能徐。能輕能重。能於緩處忽焉加多。緊處忽焉減少。琵琶行中所謂如急雨如私語者。彷彿近之。花色生新。專奏已足適聽。若與諸金並奏。更能出色當行。諸金中如大鑼小鑼。均以備陰陽二聲者爲上。陽聲散放。陰聲手撫。相間互奏。一器而得數音。雖戲場不用十番燈月圓諸雜牌。（皆金鼓專調之名如玉蓮環大富貴等皆昔時元宵佳奏也）而羣手能合能分。起止應節。固亦足爲戲劇增美。否則一節稍淩。一聲稍誤。全場頓足。圜座叫囂。鼓師浹背汗流。雖佳劇。亦減色矣。

絃管

劇中絃管常用者。絲惟胡琴月琴三絃（即俗稱成子者是蓋阮家製也）三種。竹惟笛海笛鎖吶三種。鎖吶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崑弋腔不用。恆用者惟絲。然絲中惟胡琴必不可離。若月琴三絃。則非旦唱不甚用。旦唱亦於反調慢板用時較多。餘亦不輕作響。胡琴以過門包腔（即和唱也）爲貴。然各種牌調。亦委婉動人。如罵曹中之

夜深沈，起落急徐。與大鼓相應。頗堪適耳。又如戰宛城中之柳青娘。（即貼看殺時胡琴之調）以能揉絃者爲佳。幽咽鏗鏘。極蕩冶孤悽之致。此亦非高手不辦，尋常琴手。僅足給事。無專能令人喝彩者。梅大鎖陳某以外。都中惟有張某。尙能奏花調。知鉤勒。然手音亦不能異衆。其餘更等諸自鄶矣。

北曲宜絃索。南曲宜簫管。絲之調弄。隨手操縱。均可自如。竹則以口運氣，轉換之間。不能如手腕敏活。故其音節。北曲渾脫瀏亮。南曲婉轉淸揚。皆緣所操不同。而其詞亦隨之而變。有不能強者。就絃索言之。雅樂以琴瑟爲主。燕樂以琵琶爲主。自元以降。則用三絃。近百年來。二絃（即胡琴）獨張。此絃索之變遷也。

後臺

後臺管理。難在派戲。某與某配。某先某後。某某性情是否相合。某某聲調是否相合。預爲支配。必公必平。不愜衆情。動起責難。稍用壓力。必致失場。故充此選者甚難。下此則看衣箱一流。預知某戲某裝。未事料量。臨事裹束。過事摺疊。千忙百遽中。亦必料理井井而後可也。

禁演聖賢之事

優人演劇。每多褻瀆聖賢。康熙初。聖祖頒詔。禁止裝孔子及諸賢。至雍正丁未。世宗則並禁演關羽。從宣化總兵李如柏請也。

禁內城演戲

光緒辛巳閏七月初七日。丁鶴年請禁內城茶園演戲李蒓客云。十剎海演劇。恭王之子貝勒載澂爲之。以媚其外婦者。大喪甫過百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座。采飾纍演。一無顧忌。澂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惇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諭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甫開茶園。一日亦罷。

內廷演劇

內廷演劇。遇劇中須拜跪時。必面皇上而跽。若轉場。亦不得以背向皇上。

乾隆初。高宗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公照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各節皆相時奏演。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內廷諸喜慶事。奏演祥瑞者。謂之法宮雅奏。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

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犍連尊者救母事。折爲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鬼魅雜出。實有古人儺祓之意也。演唐元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富麗。引用內典經卷。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月華游客之手。鈔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遠不逮文敏矣。嘉慶癸酉。仁宗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至上元日。亦惟以月令承應代之。

南府

內廷掌戲曲者曰昇平署。其後令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時。道光初元。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光緒朝復之。

頤和園演戲

頤和園之戲臺。窮極奢侈。袍笏甲冑皆世所未有。俞潤仙初次排演混元盒其一切裝具多借之內府所演戲。率爲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屬。取其荒幻不經。無所觸忌。

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誠大觀也。戲臺廣九筵。凡三層。所演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如其來者。甚至二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有時鬼神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神仙將出。先有十二三歲之道童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者。隊各十人。長短一律。絕無參差。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飾爲壽星六十人。旋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慶賀一劇。所扮道童。不計其數。至唐元奘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計分九層。列座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也。

光緒某年。頤和園演劇。某伶獻讓城都一戲。孝欽后聆其詞句。謂左右曰。我前年出京時。大有此光景也。言時不勝欷歔。

內廷或頤和園之演劇。名優均須進內當差。若輩因自稱曰供奉。傳差一次。賞銀二十兩。若譚鑫培羅百歲等。歲且食俸米二十石。惟內廷門禁至嚴。須有腰牌。乃可出入。又如於午前見太監。必道老爺吉祥。午後則道老爺辛苦。亦慣例也。

供奉諸伶入內時。孝欽后恆諭以暇時卽宜讀書。某歲七夕。傳戲後。孝欽製一謎語。面書四多字。底爲兩時令名。命內監出示諸伶以試猜之。某伶靈慧。獨猜中。乃除夕七夕也。書呈。頗得厚賞。又嘗出三春三月三五字命諸伶對。某伶對半夏半年半。亦賞之。

光緒辛丑。孝欽后自西安回鑾。譚鑫培曾傳差三日。一日。命演鎭潭州。小生楊再興。則李蓮英也。又大內樂部。凡大小太監。無不極口規摹譚調。

堂會演戲

優人演段者。始於伊耆時羅氏鹿女。其後尤盛於東周。至漢代元會爲百戲之一。明人因謂之爲戲。京師公私會集。恆有戲。謂之堂會。其優人有名者。士大夫無見不見。輒能舉其名。劉韞齋侍郞崑言湘中歌者有京師之聲。且以王壬秋將出京。不及待其堂戲再集爲憾。

京師戲園

京師戲園。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也。雍正時。以方

壺齋蓬萊軒昇平軒爲最著。查家樓者。人簡稱之曰查樓。在內市。爲明巨室查氏所建戲樓巷口有小木坊書查樓二字。乾隆庚子。燬於火。僅存木坊。後重建。改名廣和。

嘉慶時。京師戲園擅名者。分四部。曰春臺。曰三慶。曰四喜。曰和春。各擅勝場。大抵午後開場。至酉而散。若慶賀雅集。假其園以召賓客爲堂會戲者。辰開亦酉散。無夜劇。其爲地度中建臺。臺前平地曰池。對臺爲廳。三面皆環以樓。堂會以尊客坐池前近臺。茶園則池中以人計算。樓上以席計算。故平時坐池中者。多市井儇儈。樓上人謔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無不登樓。樓近劇場右邊者名上場門。近左者名下場門。皆呼爲官座。而下場門尤貴重。大抵爲佻達少年所豫定。堂會則右樓爲女座。前垂竹簾。樓上所賞者。率爲目挑心招鑽穴踰牆諸劇。女座尤甚。池內所賞。則爭奪戰鬬攻伐劫殺之事。故常日所排諸劇。必使文武疎密相間。其所演故事。率依水滸傳金瓶梅兩書。西遊記亦間有之。若金瓶梅。則同治以來。已輟演矣。

光緒庚子以前。戲園定價。每座售錢百三十文。自經拳匪之變後。蠲除舊例。各自爲謀。各園戲價。始參差不一矣。

庚子以前。京城之戲園戲班。分而爲二。戲園如逆旅。戲班如過客。凡戲班於各戲園演戲。四日爲一周。周而復始。生意之盈虧。視班底之硬掙與否。而戲園不蒙其影響。蓋當時各戲園有團結力。互相調劑。不至偏枯。法至良。意至美也。其後復稍稍一變。班與園合而爲一。亦如滬上僅有園名。而無戲班之名稱也。

奉天戲園

奉天爲邊陲開府之首區。戲園之多。固不爲異。乃至一縣一鎮一村落。亦皆有之。而每園必男女雜糅。寫聲寫色。外縣爲尤甚。其戲臺之構造。與天津相等。爲京師所弗及。女伶亦美。

開封戲園

開封地處中原。財豐物阜。同光之際。歌詠昇平。以論戲劇。本處優等地位。蓋當時名優以京師爲中心點。初被擠。則至山東之濟南。再被擠。則至河南之開封。

故就當時之統計。開封戲劇之盛。位置實為第三。花旦天鳳名滿天下。凡過開封者。無論士商。咸以不見天鳳為恨。其時開封有兩天一天景園肴饌最佳一即天鳳天鳳具絕色嘗有某名媛願委身事之天鳳辭以有室媛請為媵不許遂致寢疾天鳳憐而迎之歸未久天鳳病天媛絕粒以殉時戲劇古風未泯。崑黃並重。凡籍隸梨園者。亦必兼通崑曲。此蓋開封戲劇之極盛時代也。

厥後流風相沿。至光緒甲辰乙巳間。某撫蒞汴。雅好京劇。以汴中戲園之簡陋。出廉俸付人。建巨場一所。賃與菊部。於時名伶有所謂牡丹紅八千紅櫻桃紅粉桃紅林小芬萬盞燈輩應運而出。斯時有人為之比較。而知京師濟南上海之劇日進化。開封猶在幼稚時代。時津漢劇界亦在幼稚時代然當時崑曲已如黃鐘大呂。不數數覯。此蓋開封崑劇衰落。二黃猶盛之時代也。

洎宣統末。徽班崑黃劇開封謂之徽班之勢日落千丈。向者為四五。至此僅餘一班。掌之者時有頂替。時而名為春仙。時而名為富貴春。班中既毫無秩序。而觀者亦絕無僅有。嘗有座客僅集十數人而開演者。菊部末運。於斯為極。此蓋為崑黃衰落之時代也。

郭某始創戲園於蘇州

蘇州戲園。明末尙無。而酬神宴客。侑以優人。輒於虎邱山塘河演之。其船名捲梢。觀者別雇沙飛牛舌等小舟。環伺其旁。小如瓜皮。往來渡客者。則曰蕩河船。把槳者非垂髫少女。卽半老徐娘。風雨甚至。或所演不洽人意。岸上觀者輒拋擲瓦礫。劇每中止。船上觀客過多。恐遭覆溺。則又中止。一曲笙歌。周章殊甚。雍正時。有郭姓者。始架屋爲之。人皆稱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爲之者。至三十餘家。捲梢船遂廢。

乾隆丁亥。江蘇布政使胡文伯禁戲園。商賈乃假會館以演劇。至光緒時之戲園。則皆在閶門外矣。

上海戲園

上海戲園。向僅公共租界有之。其戲臺客座。一仍京津之舊式。光緒初年已盛。如丹桂金桂攀桂同桂。皆以桂名。稱爲巨擘。他若三雅園天仙園滿庭芳詠霓留春亦著。客之招妓同觀者。入夜尤多。紅箋紛出。翠袖姍來。幺絃脆管中。雜以

鬢影衣香。左顧右盼。眞覺會心不遠。戲館之應客者曰案目。將日夜所演之劇。分別開列。刋印紅箋。先期挨送。謂之戲單。妓女請客觀戲。必排連兩几。增設西洋玻璃高脚盤。名花美果。交映生輝。惟專尚京班。徽腔次之。而西崑雅調。眞如引商刻羽。曲高和寡矣。庚子以後。間有改良新劇焉。

丹桂爲劉維忠所設。嘗語人曰。世無百年不朽之業。吾之丹桂。他日或爲人有。亦無所憾。惟必仍此二字耳。故後雖易主。而商標如故。以宣統辛亥言之。上列各園之名稱。皆已消滅。而丹桂則巋然獨存。

上海昔有山陝班所設之戲園。商標曰義錦。在廣東路之寶善街。久廢。

光緒戊申秋。有商辦新舞臺崛起於南市之外馬路。劇場全部構造。悉仿歐制。戲臺爲半月形。可旋轉。並有一切佈景。每齣必易。加之以電光。建築告成。卽以丹桂全部實之。兼演新舊劇。

各舞臺之劇資。較舊式之所謂茶園者爲昂。而皆以銀幣計之。分別座位之遠近。日夜且又不同。日戲爲大餐間一圓。二層樓特別包廂六角。頭等正廳四角。

三層樓包廂三角。二等正廳二角。三等座一角。夜戲爲大餐間一圓五角。二層樓特別包廂一圓。頭等正廳三層樓包廂均八角。二等正廳四角。三等座二角。至孩童之減半。傭僕之五分。則日夜皆然。點心及茶。另計資而不強人。其著名之劇。爲李陵碑陰陽河完璧歸趙探寒窰三娘敎子及改良各新劇。座客日夜塡咽。車馬盈門。營業之盛。得未曾有。於是大舞臺繼起於漢口路。新劇場再起於法租界。其劇場建築。一以新舞臺爲圭臬。而舊式之茶園。則僅一二髦兒戲班。如羣仙丹桂者。若魯靈光之巍然獨存而已。

上海各戲園之至臘月也。四方過客。皆紛紛言歸。家居者料量度歲。方日不暇給。戲園之生涯。自必銳減。至是而案目商於園主。有請客之舉。請客者。以戲券售之於向識之看客。恆較常日爲昂。俗諺謂之打野雞。卽打秋風也。看客念其終歲伺應之勤勞。輒許之。園主以其時之方慮折閱也。故亦不拒案目之請焉。

廣州戲園

廣州素無劇場。道光時。江南史某始創慶春園。其門聯云。東山絲竹。南海衣冠。

未幾。怡園錦園慶豐聽春諸園。相繼而起。番禺許霞橋孝廉祻光嘗招倪鴻劬輩賦觀劇詞。得數百首。刻之。汪芙生觀劇詩序有云。偶來顧曲。多慘綠之少年。有客吹簫。喚小紅爲弟子。人生行樂。半在哀絲豪竹之場。我輩多情。無忘對酒當歌之日者。足以見一時文酒風流之盛。比年以來。閭閻物力。頓不如前。遊客漸稀。諸園皆廢。自客歲羊城兵燹之餘。疇昔歌場。鞠爲蔓草矣。蓋指咸豐朝英兵入粤及紅巾擾亂言之。光緒初。惟繁盛街市之神廟。或有戲臺。遇神誕建醮。始演戲。如渡頭北帝廟油欄直街某神廟之屬是也。及劉學詢於其所建之劉園。演戲射利。又於劉園附近建廣慶戲園。是爲西關有戲園之始。自是而南關東關河南亦各有戲園。然廣慶不久即廢。餘亦往往輟演也。

廣州戲班有外江本地之別。外江班所演關目。與外省同。本地班則以三晝四夜爲度。開臺之第一夜。必首唱六國封相。晝則演正本。夜則先演三出頭。再演成套。演至天明。又演一尾戲。曰鼓尾。及省河之南與東關西關諸園繼起。每園繳捐至巨萬。商業因以興盛。更有將戲本改良。如優天影之扮演戒煙。及關於

家庭教育各戲者。無不窮形盡相。乃大爲都人士所歡迎矣。

十公班

王宸章。明兵部尙書在晉之曾孫也。善歌曲。美丰姿。晚居岳市。順治乙酉。大吏迫其易服。宸章集里中貴介公子十人。棄儒爲伶。人謂之十公班。蓋以十公子而成一伶班之義也。李諤臣有詩云。十公班內諸公子。故國衣冠拜冕旒。

老棗樹班

順康間。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大學文安公母也。張以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語。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西安三十六班

康熙時。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嚴長明至關內時。以年長不復登場。故未及見。小惠瑣兒寶

兒喜兒皆隸江東班。雙賽班故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南如字三壽友泉字銀花義兄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衆又戲呼南如爲賽色子矣。惟色藝難兼。性行各異。嚴初至時。有四兩者。臨潼人。色差遜於瑣兒。後又有豌豆花者。三原人。聲差遜於小惠。其藝均可步祥麟後塵。二子留會城。不久皆去。金隊子者。姓劉。醴泉人。雙兒。姓白。咸陽人。隸錦繡班。小有色藝。然固涇陽曲部也。以嚴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兒居富平某部署中。賈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庵權令時。挈以至西安。之數子者。固皆一時之選也。

六燕班

吳三桂喜度曲。不差累黍。有周公瑾風焉。蓄歌童十數輩。自敎之。中六人藝最勝。稱六燕班。蓋六人皆以燕名也。嘗微服遊江淮間。與六燕俱。賈人某亦嗜聲伎。值家讌演劇。吳投刺謁之。賈延入。納之上座。未幾。樂作。脫板乖腔。百無一當。主人與客極口褒獎。吳但默坐。瞑目搖首而已。主人憤而言曰。若村老。亦諳此

耶。吳曰。不敢。然嗜此已數十年矣。主人愈不悅。客有黠者。請吳奏技。否則將有以折辱之。吳欲自炫。不復辭謝。欣然爲演惠明寄柬一折。聲容臺步。動中肯要。座客皆相顧愕眙。少焉樂闋。下場一笑。連稱獻醜而去。

禮邸有菊部

大興舒位。字鐵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太倉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人皆精音律。嘗取古人逸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王好賓客。亦知音。王邸舊有吳中菊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嫺習。卽邀二人顧曲。盛筵一席。輒侑以潤筆十金。

貓兒戲

教坊演劇。俗呼爲貓兒戲。又名髦兒戲。相傳揚州有某女子名貓兒者。擅此藝。開門授女徒。大率韶年稚齒。嬰伊可憐。光緒時。上海北里有工此者。每當妝束登場。鑼鼓初響。鶯喉變徵。蟬鬢如冠。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淋漓酣暢。合座傾倒。纏頭之費。所得不貲。亦銷金之鍋也。

金奇中曰。俗以婦女所演之劇曰髦兒戲者。蓋以髦髮至眉。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以存之。曰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也。又俊也。毛中之長毫曰髦。因以爲才俊之稱。詩。烝我髦士。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也。又選也。詩。譽髦斯士。譽古通與。語助辭也。選斯士也。謂之髦兒戲者。意謂伶之年齡皆幼。技藝皆嫻。且皆由選拔而得。無一濫竽者也。此奇中之所解釋者也。王夢生則曰。昔以婦人掩長髻而飾男子冠服。至可一笑。故有此稱。光宣間。貓兒戲漸見發展。其優異之處。亦有勝於男伶者。以此類推。女子之資性能力。無事不可學。而文學美術。固尤所優爲者也。

京師有貓兒戲

光緒時。京師有貓兒戲一班。然惟堂會演之。聲勢寥落。非觀劇者所注意也。

秦淮有貓兒戲

秦淮河亭之設宴也。向惟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乾隆末葉。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妝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且十

倍於男伶。

滬有貓兒戲

同光間。滬上之工貓兒戲者有數家。清桂雙繡爲尤著。每演。少者以四齣爲率。纏頭費僅四餅金。至光緒中葉。則有羣仙戲館。日夕演唱。頗有聲於時。

檔子班

女伶之外。有所謂檔子班者。一名小班。始於嘉道間。所歌之曲。書於扇。且僅演劇而不侑酒。亦卽貓兒戲也。杭州陸應有詩云。一片氍毹貼地紅。雙鬟妝束內家工。不須曲記相思豆。但看坤靈扇子中。此豸分明禁臠看。當筵未許侑杯盤。任教誦遍摩登咒。戒體依然著手難。

若光緒時。天津所在有之。居侯家後。一堂輒有雛姬數人。玉貌綺年。所唱曰檔調。而江西亦有檔子班。以廣信府之人爲多。且遠至廣州。達官豪商。每招之侑酒。然皆以度曲爲事而不演劇也。

光緒中葉。上海亦有檔子班。其人率來自江右。居之安李氏。其最著者也。居之

安。爲公共租界福州路中市之里名。未幾而室爲主者改築。因徙會芳里。恐問津者之或迷途也。仍顏其門楣曰居之安。其家有小戲臺。凡就宴者。可命其登臺歌舞。亦可出外演劇。且侑酒也。

猺之女樂

廣西九疑山一帶。猺民聚處。衣服飲食。猶有古風。有隨大吏往謁舜陵者。禮成設宴。猺民獻女樂八人。八草履紅裳。脛以下皆露膚。工跳舞。歌詞一闋。清脆可聽。詞云。山高高。水遙遙。盤皇子孫在山好。詞僅三句。輒循環歌之。

演八仙上壽

常州府有屬縣八。惟靖江介在江北。順康間。某親貴出守常州。聲勢烜赫。僚屬備極嚴憚。一日。以壽演劇。七邑令皆來稱祝。靖江令獨後至。懼甚。屬閽者爲畫策。遂重賂伶人。時方演八仙上壽劇。七人者先出。李鐵拐獨後。七人問曰。來何暮也。鐵拐曰。大江風阻。故爾來遲。閽人即於是時。以靖江令手版進。太守大喜。遂延入。至盡歡而罷。

演長生殿傳奇

錢唐太學生洪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聚和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費。較之御賞且數倍。聚和班優人乃請開筵爲洪壽。卽演是劇以侑觴。某日宴於宣武門外孫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給諫黃六鴻。黃奏謂皇太后忌辰。設宴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益都趙秋谷對簿自承。經部議革職。一時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秋谷及海寧查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愼行。登第。趙年僅廿八。竟廢置終其身。洪放歸。旋墮苕霅間而死。當時編修徐嘉炎。亦與讌對歌。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何如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或曰。黃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詩稿

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也。

演目連救母

康熙癸亥。聖祖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爲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載門架高臺。命梨園子弟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活馬。

演臨川夢傳奇

蔣心餘太史士銓性峭直。不苟隨時。以剛介爲和珅所抑。留京師八年。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明湯玉茗相類。因爲臨川夢傳奇以自況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

演花魁孃子

李味莊兵備宴客嘉蔭堂。歌者孔福方演雜劇中之花魁孃子。嘗有羅浮大蝶飛至。繞伶身三匝而去。陸祁生孝廉因作仙蝶謠。而改七薌爲之圖。詞云。東海

桃花紅雨醫。南海仙人放蝴蝶。水精簾下讀道書。屋裏衣香花不如。花非花兮花解語。細漏丁冬碧紗雨。定子當筵車子喉。消息劇於十五女。相逢不是青陵臺。且占百花頭上開。花開花落凝絲竹。絲竹分明不如肉。海水汨汨山冥冥。有人讀破南華經。造得酒樓邀李白。傳來絲筆付秦青。牽雲曳雪斑騅送。殺粉調鉛寫春夢。不知鳳子爲誰來。還問翠釵釵上鳳。

演水滸傳

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墓。俗呼西門塚。西門慶之葬所也。其地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人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族大鬨。互控於縣。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令荷枷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罪。然二氏終不悟也。

演探親相罵

探親相罵一劇。原爲崑曲中之梆腔雜劇。雖京戲亦演之。然悉仍其舊。蓋道咸之際。樂風漸變。趨重京劇。自後內廷傳唱。常例皆京崑並奏。故率將崑曲闌入。

各地伶人遂亦相沿成習。意謂亦在京戲範圍。實則此劇純用吹腔。固猶是崑曲之面目也。惟服裝做工。則因時會而遷移。間有不相沿襲者。而唱白腔調。悉與綴白裘同。調門悉用銀絞絲曲中有不合者。殆爲沿訛。惟依崑曲原本。尙少末後與男親家相遇重延解勸兩親母和好如初之一段。大率爲演京劇者所删矣。至其劇情則爲鄉間親家母胡媽媽背布袋騎驢入城。探其名野花者之女也。先是。女見母訴苦。旋與親家母相見。則一村一俏。無不相形見絀。且談吐之時。每被奚落。旋以語及野花之傻。一則苛求。一則迴護。遂至爭執相罵。不歡而別。

演新安驛

新安驛戲一名女強盜。蓋侯俊山登臺逞奇。自行編演者也。劇中情節。脫胎於文武香球。然事實人名。均與小說不盡符合。蓋拉雜編湊。亦一時遣興之作。略按其事。則張桂英曾與龍官寶訂婚。及官寶下山。久不得耗。桂英甚念之。遂喬扮男子。下山訪尋。路過新安驛。宿一逆旅。黑店也。主人爲媼女二人。女常喬裝爲男盜。以殺人越貨爲事。是日。媼見桂英裝重金多。遂先以蒙汗酒醉之使倒。

令其女持刀入房行劫。女見桂英之俊美。欲以身委之。遂解除男裝。露出廬山眞面。以淸水噴桂英。使醒。召媼述其意。桂英姑允之。彼此又略較武藝。女見桂英技不精。意益滿。及合巹後。女爲代解羅襦。則一纏足之女子。大驚。急詢其故。桂英詳述之。始知亦巾幗也。此劇離奇變幻。本無寓意。惟忽而笄。忽而弁。忽而濃鬚撩鬢。忽而搔首弄姿。爲足增觀者興趣耳。滬上名伶之演此者。以七盞燈爲獨步。

或曰。新安驛一戲羌無故實。實爲俊山而設。初。俊山至京。主者患無以揄揚之。某太史爲製此劇。故始則紅鬚裝束嚴急。令人但聞其聲。已而去鬚。已而改爲豔裝。已而又改爲便服。裝束雅淡。頃刻之間。變換數四。無不絕妙。於是一二日間。名卽大譟。後竟因以致富。乃於張家口及其旁近之地。廣設商店矣。

串客

土俗尙傀儡之戲。名曰串客。見溫州府志。後則不然。凡非優伶而演戲者。卽以串客稱之。亦謂之曰淸客串。曰頑兒票。曰票班。曰票友。日本之所謂素人者是

也。然其戲劇之知識。恆突過於伶工。卽其技藝。亦在尋常伶工之上。伶工妬之而無如何。遂斥之爲外行。實則外行之能力。固非科班所及也。

京師稱票友改而業唱者。曰某處某處。實則處乃訛字。應作出。蓋有斯人一出目無餘子之意。重之之稱也。孫菊仙在京師稱孫出。出字。惟孫當之無媿色。餘則出與不出等。改出爲處。宜也。

雍乾間。士夫相戒演劇。且禁蓄聲伎。至於今日。則絕無僅有矣。

李笠翁曲部誓詞

李笠翁家蓄伶人。嘗撰曲部誓詞。文云。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喩。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

卽有一事之假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胡盧。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爲三世之瘖。卽漏顯誅。難逭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陳牛山喜串風月之劇

乾隆時。京師有稱陳牛山者。佚其名。浙人也。年可七十餘。佗背而上下。其肩歪。頸面斜。眉目高低。喜串風月之劇。脂粉滿面。衣極濃豔。每登場。輒栩栩自得。觀者無不掩口。而牛山恬不爲怪。然性好俠。尙義氣。頗饒於貲。客京師時。座中食客。常數十人。而又慕道不娶。鍊形服氣。且善祈晴雨。蓋方術之士也。惟以愛串戲。人皆詆其無恥耳。

撫藩登場演劇

乾隆季年。山東巡撫國泰年甫逾冠。玉貌錦衣。在東日。酷嗜演劇。適藩司于某亦雅擅登場。嘗同演長生殿院本。國去玉環。于去三郎。演至定情窺浴等齣。于自念堂屬也。過媟褻或非宜。弄月嘲花。略存形式而已。詎舞餘歌闋。國莊容責

之曰。曩謂君達士。今而知乃迂儒也。在官言官。在戲言戲。一關目。一科諢。戲之精神寓焉。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卽扮演者之職務未盡。君非頭腦冬烘者。若爲有餘不敢盡。何也。于唯唯承指。繼此再演。則形容盡致。唐突西施矣。國意殊愜。謂循規赴節。當如是也。

陸辛何率妻妾串戲

有陸辛何者。家小康。素樸儉。布衣敝屣。徵逐市廛。性好漁色。廣納姬妾。假設錦屏繡幕。多所配置。每日自市歸。登樓。卽與其妻妾串戲。陸有時扮顯官。或公子。或文人學士。變化萬端。妻妾卽隨之而貴賤。時爲夫人太太。時爲娼妓優伶。戲罷卸妝。下樓扃鎖。其妾嘗語人云。貴賤無常。終日忙碌。世間事大可作如是觀也。

魏耀庭串花旦

光緒庚寅辛卯間。戶部有小吏曰魏耀庭者。能演劇。嘗串花旦。人戲呼爲魏要命。其人年近不惑。及掠削登場。演鴻鸞禧等劇。則嫣然十四五閨娃也。惜齒微

湟。不瓠犀耳。南皮張文達公之萬極賞之。文達書畫至不易求。有人見其贈魏精箋。一面蠅頭小楷。一面青綠山水。並工緻絕倫。

王貝子串戲

光緒末。宮中盛行客串。太監宮女。冠履雜沓。王貝子亦扮演出場。

王君宜唱譚調

京師票友。實繁有徒。有學部主事王君宜者。名益保。實爲個中翹楚。其唱以譚鑫培爲歸。喉音本極相近。又與陳彥衡爲友。得鑫培行腔讀字之法。每一引吭。人幾疑爲鑫培在座也。一日。酒樓宴唱。適鑫培過其下。聞而善之。由是君宜之名。益日以起。都中識與不識。介人以盛筵相約者。趾恆相錯。君宜亦不自吝祕。酒酣必爲一奏。以是貴遊子弟。就之者多。顧其人温雅循謹。舍酒食外。無所取於人。特非上流社會。不與周旋。亦不輕向市廛串票。故人尤重之。鑫培繼響。伶界推劉鴻聲。然以野戰得之。不若君宜之温潤醇厚。尺度嫻穩也。

學生爲優

光緒時。留學日本人士曾創春陽社。習演新劇。王熙普者。自號鐘聲。亦其一也。既回滬。以改良戲曲游說於沈敦和。設春陽社。募生徒習之。已而挈其徒至杭。欲招中學畢業生爲優。教育會尼之。又以他事見逐於浙撫。復至滬。入春桂戲園演唱。木鐸者。鄂人劉霖也。嘗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未卒業而回國。在杭州之求是書院爲教員。轉徙至京津。爲大學堂通譯員。其在京時。好冶游。善唱二黃。與優人狎。尋與鐘聲合。而以改良戲曲遞呈民政部。是爲吾國學生演新劇之鼻祖也。

其後春陽社既解散。而滿洲任天知（入日本籍改名藤堂調梅）所組之進化團出。未幾。率其徒西走。如鎮江江寧蕪湖安慶諸處。無不擇地串演。繼而又南渡海以至甬甌。西溯江以抵湘鄂。東南諸行省。遂皆有其足跡矣。

觀劇有南北兩派之別

觀劇者有兩大派。一北派。二南派。北派之譽優也。必曰唱工佳咬字眞。而於貌之美惡。初未介意。故鷄皮鶴髮之陳德琳。獨爲北方社會所推重。南派譽優。則

曰身段好容顏美也。而藝之優劣。乃未齒及。一言以蔽之。北人重藝。南人重色而已。

北方之音剛以殺。酷喜郴子南方之音柔以佻。惟中州與漢上之音洪爽。故黃調最合南北之嗜。而道白必推中州。以其淸越諧和。莊栗有節也。北人於戲曰聽。南人則曰看。一審其高下純駁。一視其光怪陸離。論其程度。南實不如北。宣統末。滬人稚能聽曲。然喜高噪而不辨神韻。喜激昂而不樂鎭靜。至於能拍板眼。明音率。求做工。審情節者。實不數覯。而北方則紈袴販夫。皆能得此中三昧也。

喝采

名伶一出塲。卽喝采。都人謂之迎簾好。以好之多寡。卽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舉座讙呼。謂之字號好。蓋以其著名已久耳。

徐野君好觀俳優戲

徐野君性洒落。不與人事。獨好觀俳優戲。以爲騷人逸士。興會所至。非此類。不足稱知己也

商蒼雨觀劇於水西莊

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精音律。楊升庵之琵琶。康對山之腰鼓。兼其風致。乾隆乙卯秋。入都。道經天津查氏之水西莊。查蓮坡出歌者演劇。蒼雨留詩曰。記得東華甲夜長。九枝絳蠟膩歡場。誰知碎雨零煙後。又聽朝來翠袖涼。重簾消息隔傾城。相見翻疑面目生。不用掩羞裁月魄。當年著眼已分明。又錦屏銀燭夜闌時。細細風懷脈脈知。結習猶煩大迦葉。麗情都付小楊枝。司空相見何曾慣。學士休言不合宜。禪榻茶煙惆悵在。頓教雙鬢忽成絲。又妙高臺上好風光。值得東坡醉一場。解唱幾時明月有。元郎本是舊袁郎。水西秋景未凋殘。送客留情坐夜闌。惱亂好花紅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後二首指元郎也。是日元郎度曲。毛郎疊奏。寶意則自吹紫簫以和之。

沈遵生不觀劇

沈學善。字遵生。錢塘人。嘗館平湖縣署。適演劇。主人固請出觀。遵生固卻。薄暮獨立牆陰。人詢之。對曰。靜聽蟋蟀秋吟。差勝笙歌盈耳也。

觀劇焚斃多人

廣州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混跡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城中九曜坊演劇。設臺於學政署前。席棚鱗次。一子臺中人以吸水煙遺火。遂爾燎原。致焚斃男女一千四百餘人。

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媼夙忠厚。僅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媼。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約往佛山鎭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鎭。而翁媼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燄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靈設魂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媼皆惡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媼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

是夕之火。起於看臺。而被焚之慘。則由於攤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聚賭。吏莫能詰。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拿。事機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扃之。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可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堆垛不成人形者。約千餘。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南出書坊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者當不尠也。是日。男女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越牆逃避者。尙千餘人。更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嬸母觀劇。其嬸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二十一日晨。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大駭。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尙有一息。僅燒去半邊丫髻。負而歸。詰之。則言當時不知火發。僅似睡熟夢魘者然。而動不由已。弗能轉身。故醒而號呼耳。

李長壽觀劇

李長壽。粵寇之投誠者也。雄於貲。嘗游滬。至丹桂戲園觀劇。至則據廳事而獨坐。誡案目禁他人入座。惟召妓侍觀。環侍左右。顧盼自豪。

恭王嗜崑劇

恭親王溥偉喜觀崑劇。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飲微醺。輒歌舞間作。偶倦。即令左右賡續以爲樂。曲罷。恆賜以酒。又嘗召伶演武劇。忽顧左右曰。若曹亦可與之廝打。衆不諳武藝。莫敢應。則力促之。謂當賞白金。時孫菊仙在側。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爺固有人各一鏢之賞。或且可得膏藥一張也。王頓悟。令止之。

楊文敬好觀劇

楊文敬公士驤勤於爲政。偶亦觀劇。聞譚鑫培至津。一日。與某鹽商言。欲得譚入署演劇。往請之不可。曰。吾來津以游。故安暇屑屑爲此。固哀之。猶不可。某乃求與譚友善者更往。譬說萬端。並許以千金。乃允。然僅一齣而止。楊大悅。賞數百金。是日譚所得有一千數百金之多。

京師婦女觀劇

道光時。京師戲園演劇。婦女皆可往觀。惟須在樓上耳。某御史巡視中城。謂有傷風化。疏請嚴禁。旋奉嚴旨禁止。而世族豪門。仍不斂跡。園門雖揭文告。仍熟視無睹也。某憤甚。思有以創之。一日。赴園。坐樓梯旁。遣役登樓宣言。謂奉旨明禁婦女觀劇。宅眷自諳禁令。來此者必爲妓女。今召爾等下樓候點名。宅眷不聽。某又使人傳諭曰。果爲宅眷者。則弁髦聖旨之罪。當更加等。速言夫家母家姓名官職聽參。諸人大懼。圖竄。乃勒令各具不再觀劇甘結。事乃寢。

京師戲園向無女座。婦女欲聽戲者。必探得堂會時。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潔身自好者。尙褰足不前也。

光緒庚子。兩宮西巡後。京師南城各處。歌舞太平如故也。辛丑和議成。巨室眷屬。悉乘未回鑾前。相率觀劇。粉白黛綠。座爲之滿。迨薄暮車歸。輒爲洋兵所嬲。受辱者不可以數計。有一婦道出某處。爲守門德國兵所止。驅之下車。婦既下。忽一德兵遽牽其腕而調之。婦大怒。以手舉車凳擊德兵。德兵受傷卻退。婦乃

乘間登車。急揚鞭馳去。然自光緒季年以至宣統。婦女之入園觀劇。已相習成風矣。

河南婦女觀劇

咸豐時。張觀準夙以道學自名。嘗官河南河南知府。甫下車。卽禁止婦女入廟觀劇。雖畏法暫戢。而皆移之城外四郭之祠廟。每演劇。婦女輒空巷往觀。一日。西郭某廟又演劇。張微服往。攜胡牀坐廟門外。命役守後門。男子悉驅出。乃令役宣言曰。官謂若輩遊廟。必愛僧徒。將命一僧背負一婦而出。於是衆乃相持而泣。郡紳聞之。急詣張。爲之緩頰。自是窮鄉小市婦女且不敢入廟矣。

京師雜劇

京師戲劇之外。有托偶。讀作吼 影戲。八角歌。什不閒。子弟書。雜耍把式。像聲。大鼓評書之類。托偶。卽傀儡子。又名大臺宮戲。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率能下淚。八角歌有青衣數輩。或弄絃索。或歌唱打諢。頗足解頤。什不閒有旦有丑而無生。所唱歌詞。別有腔調。低徊宛轉。冶蕩不堪。咸同以前頗重之。

秧歌戲

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鸚哥戲。詞甚鄙俚。備極淫褻。一唱百和。無絲竹金鼓之節。孝欽后自光緒辛丑西巡返蹕。衰老倦勤。惟求旦夕之安。寵監李蓮英探孝欽意。思所以娛之。於觀劇外。輒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慈意果大悅。尤喜秧歌。纏頭之賞。輒費千金。遂至一時風靡。近畿游民。輒習秧歌。爭奇鬬異。冀以傳播禁中。得備傳召。出入大內。藉勢招搖。而梯榮罔利者。坐是比比矣。

太平鼓戲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鐵條爲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盌如鏡。爲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甕者。羣不逞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鬨鬧聲。耳爲之震。道光時。有結爲太平鼓會者。聚百數十人。著大羊皮袍。遇粲者。則羣以袍圍之。裹而奔。婦女號。則衆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還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御史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爲首者數人。斬以

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

打花鼓戲

打花鼓。本崑戲中之雜齣。以時考之。當出於雍乾之際。蓋泗州旣沈。治水者全力注重高家堰。而淮患悉在上流。鳳潁水災。於兹爲烈。是劇以市井猥褻之談。狀家室流離之苦。殆猶有風人之旨焉。歌中有曰。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嘉道間。江浙始有花鼓戲。傳未三十年。而變遷者屢。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於鄉野。繼於鎭市。始盛於村俗農氓。繼沿於紈袴子弟矣。

同光間。上海城中西園之隙地。有花鼓戲。演者集三四人。男擊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篴板。所唱皆穢詞褻談。賓白亦用土語。取其易曉。觀劇啜茗之餘。日斜人稀之候。結伴往聽者。時有之。

陳桐香演花鼓戲

陳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餘姚人。含睇宜笑。雙趺至纖。工演花鼓戲。浙東瀕海

各縣。厥風甚盛。時値棉花已采。以戲進者日集。桐香往來吳越間。所識多豪門右族。貴戚公子。或買舟向村落居人。斂錢演劇。士女如雲。負販駢集。陸博蹋球之徒。以及游手無常業者。且往往藉之以食。

桐香少傾心於梁溪某公子。有終焉之志。將之邗江。公子塡詞贈別云。阿娘知道嫁東風。挈兒也作飄零絮。嘗與唐小憐至蘇州。小憐名愛。腰支瘦削。眉黛間蘊可憐之色。時稱爲兩璧人。相邀者殆無虛日。一日。在吳某家獻技。燈樹百枝。氍毹六尺。雙花掩映。紙醉金迷。及賓散。漏下已四鼓矣。

洋戲

西伶之來華演戲也。道光朝已有之。當時呼爲洋戲。錢塘陳芰裳編修元鼎嘗於觀後而爲洋戲行焉。詩曰。鏗鍧鞺鞳張樂庭。兜離俶詭觀海經。廣場大開郊之坰。覆以氈幄通以扃。霞標高欲凌蒼冥。星火錯落光青熒。三層圜坐儼列屏。凹睛凸鼻皆殊形。東邊拍鼓西坎鈴。繁響奚止鳴玲玎。驪黃騮駱何駉駉。捷於激電流於星。有美人兮來亭亭。桃花馬上螺鬟青。一隊兩隊行竛竮。千態萬態

同娉婷。纖手亂散天花零。逆鼻似有優曇馨。含睇宜笑誰尹邢。絕藝直可驕吳伶。一童宛宛猶髫齡。倒投跟挂惟所令。如猱升木鳥插翎。注視不覺心憁惺。葡萄美酒催薦醽。方言蠻舌爭瓏玲。彼都士女笑且聆。我輩但能以目聽。赤縹一怒聲震霆。綠煙朱燭紛揚靈。魚龍曼衍浮滄溟。隱隱猶帶波濤腥。龜茲法部陳唐廷。華鬘菩薩娥嬙娙。方今干羽舞未停。是豈向化來觀型。玉樓十二春夢醒。崑崙歌舞空甲丁。（記得丁歌甲舞曾醉崑崙京師某戲園中之楹語也）雲愁海思迷晦冥。西方試與歌榛苓。

上海有外國戲園

上海有外國戲園。華人亦有往觀者。而西人演戲。於唱歌跳舞甚爲注意。且男演男戲。女演女戲。如公共租界圓明園路之蘭佃姆。南京路之謀得利是也。禮查路之禮查客寓。亦有戲場。惟不常演耳。當演戲時。觀者不得吸煙食物。必俟休息時入一別室。始可爲之。

頑把戲

江湖賣技之人。如弄猴舞刀及搬演一切者。謂之曰頑把戲。本元時語也。演時恆以鑼一大鼓一。更迭或同時奏之。

文武戲法

文武戲法。多京津人爲之。家有堂會。（即喜壽慶賀等事）可招之來。演試其技。有巧耍花罈。頭頂大缸。飛盆飛碗。燈下火彩。幼童技藝。化學奇術等。光宣間。上海亦有之。而技手仍京津人。

瓦納演幻術

同治甲戌四月初一夜。上海圓明園路西人戲園演戲法。蓋英術師瓦納所奏之技也。演術八次。出神入化。繼有影戲。是夕八時半。門啓。園圓如繖。位置獨別。燃火於樓岑。使光倒映。凡一百七十點。如蓮房然。戲臺障以絳簾。九時樂作。拽簾臺現。臺上陳設精雅。中懸一架如八卦圖。黏紙牌長闊二寸許。術人出。與客爲禮。以指彈之。如飛絮落花。隨風飄墮。手牌盈掬。奉客抽取六具。摺置手鎗中。扳動鎗機。振地一聲。而紙牌仍貼於架。不倚不偏。座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撫

掌笑聲。振聾人耳。一套既終。臺上設花梨桌二具。出瓶一杯一。傾酒飲客。隨各置桌中。覆以皮筒。中空無物。術人喃喃有詞。揭筒則杯瓶已易位。覆筒逾刻。還原矣。又出一鳥籠。中蓄白燕三。先懸臺上。易置玻璃盒中。玻璃四面澄澈。中空可鑒。巾裹其盒。扳鎗一響。而白燕數翼。依然飲啄籠中。其來無方。所演各技。均不借助於寸巾尺袱以爲遮掩。惟此則以巾裹玻璃盒與鳥籠。外亦用巾幅略一遮蓋耳。又借客之手巾約指。以炫其奇。約指則倩客閉置於盒。琅琅有聲。手巾則紅白二幅。各翦一孔。如眼睛然。略一指揮。則紅白互補。形如滿月。又如較射之鵠。頃刻還原。略無補綴痕。約指既置盒中。搖之作響。託置臺上。振地一響。而約指懸於臺上之花樹中。約指由客縛以碎綾以爲記認。其變幻不可思議。其出沒尤不可以楮墨形容。有盒一。內扁而外方。盒內表形。倩客鎖閉。臺供一器。形不類表。而鐘數宛然。使針旋轉。如臺上之針一點。則盒內亦然。屢演不差累黍。最後。取客一高冠。中空無有。手納冠中。出皮一衣一巾一袴一小洋傘兩擎。又皮盒長五寸。橫闊約三寸。層出不窮。至十二具。堆置於桌。使復納入。則一

盒幾不能容。又向冠中取紙裹糖饋客。由十數枚至二十枚。每冠一轉。則糖隨手出。後至百數十枚。源源不絕。饋客幾遍。將冠反置臺中。人坐於傍。忽聲自冠出。如鎗響然。冠爲之穿。術人踏火使熄。冠扁。術人作愧赧狀。摺冠置一鉛管中。管圓而長。形如犀角。忽又一聲。鎗發管中。而原冠掛於梁。梁高不可攀。再響一鎗。而冠落地。固完好也。因舉以還客。每演一術。座客皆興高采烈。拍掌不已。至是演止。臺復障以絳簾。逾刻樂作。燈光盡熄。則演影戲矣。

湯姆演幻術

光緒某歲。上海圓明園路之西洋戲園。有西人湯姆演幻術。華人有往觀者。則見其呼七八歲之童子上場。使立其旁。已則左手持一黑帽。帽藏鷄卵十餘枚。覆以黑絨布。以右手取一蛋。置童唇邊。然後令童以手接之。如是者十餘次。乃已。十餘枚鷄卵既皆置童手中。乃令其僕以物來盛之以去。遂遣童子下。觀者則見西人由童口中。取出鷄卵。乃知必有機器使人不之見。未幾。見觀劇者之後。有一機器。似照影戲者。有綠色光。自小孔中射出。殆卽以是光遮人之眼歟。

桶戲之幻術

康熙時。有作桶戲於山東淄川之市者。桶可容升。無底而中空。術人以二席置於街。持一升入桶。旋出。卽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也。

偸桃之幻術

淄川蒲留仙嘗於童時赴郡。値立春。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以彩樓鼓吹赴藩司。曰演春。留仙往觀之。是日。觀者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留仙時方稚。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嘈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聞堂上作笑聲。卽有靑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顚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諾。解衣覆笥。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

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懸墜空際。若有物以挂之者。未逾時。繩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線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之以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眞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

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

斬人之幻術

幻術之奇者。能以人斬爲數塊。合而復生。有一人攜一幼童。立於中央。手持一刀。令童伸二臂。皆斬之。旣復斬其二足二腿及頭。流血如注。一一置之罏中。封其口。須臾破罏。則童已復活。手足仍完備。從容而出。

庖人善撮仙法

嘉定葛存恕嘗館滬上沈某家。有庖人善撮仙法之技。當暑夜乘涼時。小主人令其奏技。卽於桌鋪紅氈。口中喃喃。俄見氈下有水三四碗在焉。並可撮盆果碗菜。食之無異。惟先須與錢數十文。然後可取。否則一撮不靈矣。葛初不信。其人曰。今有鹽一盆。請置先生房中。僕在此。先生從觀之可也。葛扣門而出。及入門。鹽宛然在焉。亦不解其何自來也。

老人幼女試幻術

廣州沈又村家。中秋日。忽有老人來。攜幼女一。布囊一。自云瓊州人。攜眷返里。

遇海風覆舟。妻子俱歿。僅與幼女免。今飄泊難歸。乞少助川資。俾老弱得歸故里。閽者斥之。老人不服。遂爭辯。喧聲達內室。又村出而問故。老人前自陳白。且云善種種新奇戲術。又村乃命於廳事試演之。且曰。果佳。當重犒也。老人乃張布囊。出紅巾二。石塊二。又出小鋤。掘地深尺許。將石塊分埋其中。取一紅巾。覆其上。旋以清水灌漑之。俄見土起。石芽生焉。老人灌漑愈勤。芽亦猛長。漸分枝節。穿巾而出。已而益高。枝葉並茂。庭中竟生雙玉樹矣。所覆紅巾。自發芽時。已裂爲碎錦。絓石枝而上。變爲紅花。俄花落。片片皆紅玉。老人拾之。徧送沈之家人。家人各給以錢。老人稱謝。視樹上。已結實矣。碧圓瑩滑，非李非柰。不知何果。老人乃於囊中取竹筐一。命女猱升其上。摘果盛其中。贈衆人。衆又各給以錢。老人遂以竹筐擊樹三。樹忽暴縮。漸入土中。了無痕跡。出花果視之。還成布屑石子矣。

老人至是而言曰。尙有薄技。敢盡獻之。乃出一朱漆盤。上書聚寶盆三字。令家人投物其中。云一可得百。又村夫人戲以金簪投之。老人持向西。三搖之。果然

金簪滿矣。送至夫人前。視之。皆與眞者無少異。竟不辨何者爲已物。乃盡藏之。給錢五千。老人叩謝。荷囊而去。逾時。夫人出簪視之。悉蘆梗。而眞者亦烏有矣。使人追之。已不知所往。

番僧奇術

康熙時。釋體空在青州。見二番僧。其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尙靈轡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狀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囅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以食器試幻術

有富家子招一術士至家。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又舉魚膾一巨碗。擲之空中。不見。令取回。

則曰不能。在書室畫廚夾屜中。自取可耳。時以賓從雜遝。書室多古器。已嚴扃。且夾屜高僅二寸。碗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啓視。則碗置於案。所貯爲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易爲魚膾。藏夾屜中矣。

以刀試幻術

徽州程某家。一日忽來衣服襤褸者三人。各手一刀。至院。乃以刀柄納入土中。刀尖向上。一人袒腹向下一躍。插刀尖上。又一人立其背上。竭力蹬之。刀遂由背穿出。血流如注。忽立起。拔刀。則腹間已無絲毫之傷。而血跡亦隨之不見。又一人以小刀納口中。未幾。穿頭頂而出。既出而頭亦宛然。毫無傷痕。口喃喃作乞憐語。家人逐之不去。已而一老僕王某至。乃向三人以手作勢曰。爾等豈不識此耶。三人色變。默然去。蓋以刀插腹等術爲障眼法。老僕知其暗號。故作是勢以使之去也。

奮身穿圓隙

韓漣。字石塘。嘉道間之錢塘諸生也。某歲孟春。登吳山。見有以竹筐試幻術者。

竹筐八棱。每棱向內置利刃。中有圓隙僅尺許。置案上。以兩人扶立之。一人袒裼奮身穿圓隙而過者三。觀者危慄。而其人游行自若也。

口技

口技爲百戲之一種。或謂之曰口戲。能同時爲各種音響。或數人聲口。及鳥獸叫喚。以悅座客。俗謂之隔壁戲。又曰肖聲。曰相聲。曰象聲。曰像聲。蓋以八仙桌橫擺。圍以布幔。一人藏於中。惟有扇子一把。木板一塊。聞者初不料爲一人所作也。

京師有象聲戲

順治時。京師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時方開市。則廛主啓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儈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鬮。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千百聲。喧豗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

郭貓兒善口技

揚州有郭貓兒者。善口技。嘗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敍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者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皆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啓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作江西鄉音以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詈其夫。喞喞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一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選。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豬圈飼豬。則聞羣豬爭食聲。噬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

遂縛一豬。豬被縛聲。磨刀聲。殺豬聲。豬被殺聲。出血聲。燖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曰。天已明。可賣矣。少選。聞肉上案聲。卽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豬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鬧間。砉然一聲。四座俱寂。

口技演夫婦度歲事

有習口技者。攜一扇一尺。入空屋中。始爲夫婦談度歲事。喃喃細語。繼而夫持錢如市。與店夥論價低昂。較斤兩。歸而叩門。喚婦烹飪。一一作交代。若洗竈。若汲水。若燃火。若盛物。若攤桌祭祀。俄而有索債人來。先甘言乞緩期。而索店賬者。收會資者。借當物者。或男或女。喧擠一室。初則辯論。漸至口角。終且鬭毆。其中有擊桌聲。碎碗聲。狗吠聲。小兒啼哭聲。鄰人勸解聲。門外爆竹聲。聲聲各肖。不可端倪。衆方傾耳凝聽。而尺木一聲。萬響俱寂。

賣口技者要客肅聽

有賣口技者。佚其姓氏。衣敗絮。履脫底。嘗手持撫尺。往來於松江。松江某紳宴會無所樂。客請以口技進。紳欣然。則默默無對。木立於旁。紳仰首笑曰。客能乎。

曰。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紳一笑置之。命盡奏其所能。賣技者乃揖衆客曰。吾技雖賤。然不凝神肅聽。則請毋奏之爲愈也。一座諾之。賣技者趨入幃。撫尺一下。闔室寂然。忽聞巨獅出谷聲。哀啼病呼聲。村下羣犬驚惶聲。獅默然喘息聲。犬奔走亂吠聲。獅驚吼聲。逃遁聲。犬奮追聲。村人旁觀鳴掌呼笑聲。至此又撫一尺。則諸聲寂然。賣技者啓幃出矣。

周德新善口技

周德新爲長洲褚人穫之師。善口技。嘗於屏後演兵操。自撫軍初下教場放礮。至比試武藝。殺倭獻俘。放礮起身。各人聲音。無不酷肖。

陸瑞白能口戲

陸瑞白能口戲。善作釘碗聲及羣豬奪食聲。又善作僧道水陸道場鈸聲。且有大鐃小鐃。雜以鑼鼓。無不合節。

陳金方善口技

凡燕趙吳越楚粵各地之語言。善口技者皆能之。宣統辛亥上巳。金奇中僑滬。

曾招一口操江陰語曰陳金方者至寓廬演之。演時。俄而爲馬嘶。俄而爲牛鳴。俄而爲羊叫。俄而爲犬吠。俄而爲豕啼。而禽鳥昆蟲之聲。時亦雜出於其間。且人類之喜怒哀樂畢集於是。及撤幃。則其人出矣。金方言在滬業此者。有十六人。知其姓名者。爲天津魏老二。周福保。濟南斗金標。兗州陳老二。陳老三。揚州吳小弟。徐老鳳。杭州方壽山。

畫眉楊

京師有楊姓善作口技者。能爲百鳥音。其效畫眉也。尤酷似。人皆以畫眉楊呼之。禮親王嘗聞其作鸚鵡呼茶聲。宛如嬌女窺窗。又聞其作鸞鳳翺翔。戛戛和鳴。如聞在天際者。至於午夜寒鷄。孤牀蟋蟀。亦無不酷似。一日作黃鳥聲。如睍睆於綠樹濃陰中。韓孝廉崧觸其思鄉之感。因之泣下。

百鳥張

光緒庚寅五月。嘉善夏曉巖寓京師。招集同人至十刹海。作文酒之會。其地多樹。爲百鳥所翔集。座客方聞鳥聲而樂之。酒半。有善口戲者前席。言願奏薄技。

許之。則立於窗外。效鳥鳴。雌雄大小之聲無不肖。與樹間之鳥相應答。及畢。詢其姓名。則曰姓張。人以我能作百鳥之聲。皆呼曰百鳥張。

山右客善煙戲

煙戲。以吸旱煙之煙爲之也。乾嘉間。吳林塘廣文在京。其同年爲設五旬壽宴。吳居太平會館。賀客盈門。至暮。設筵幾三百座。時紀孝廉汝佶年最稚而興最豪。有阿其尊人文達公善諧謔者。且以難孝廉。孝廉談笑風生。一座捧腹。由是滿浮大白。請同座各獻所能。以爲林塘壽。

時有山右客某擅煙戲之術。本售技於燕趙間。特挺身自薦。命其僕以煙筒進。其筒長徑尺。而口特宏大。能容四兩有餘。爇火吸之。且吸且噓。若不見其煙之出入者。少頃。索苦茗一盞。飲訖。卽張口出煙一團。倏化爲二鶴。盤旋空際。約數十往返。俄聞喉間有聲。惟水雲一庭而已。細視雲鱗中。皆寸許小鶴。漸舞漸大。漸離漸合。又漸聚爲二鶴。未幾。客手一招。鶴入其口而滅。衆復請之。客張口出朵雲。中有層樓峭閣。大如指尖。然朱闌碧檻。隱約可見。末復於雲山縹緲間。現

出海屋添籌四字。稍稍化去。衆意猶未愜。尙有後請。客訂以明日。至明日。則室邇人遠矣。或問客爲何如人。吳懵然。疑賀友所邀者。殆亦雲游中之奇人也。

瘤叟善煙戲

劉文恭公生辰。有亘公薦一術者。云善煙戲。呼至。一瘤叟也。出煙管尺許。煙斗大逾盎盂。盛煙令滿。吸一時許。徐起。登高几。吐之。水波浩淼。雲霧瀰漫。俄而樓閣重重。森立水面。乘鸞跨鹿者紛集。一鶴銜籌。翔舞空際。爲海屋添籌之戲。吐畢下几。煙凝結。半日始散。

僧善煙戲

道光季年。嘉興市上至一僧。向煙肆募煙。出其煙具。略同於術人所吸者。吸畢。徐徐吐出。盤旋空際。歷時乃散。旁有一漕艘旗丁。方吸煙。俟其畢。笑語僧曰。吾少亦習此。卽吐圈無數。連吸連吐。箇箇皆圓。徐出濃煙一縷。直穿圈中。纍纍相屬。如青蚨之在貫也。

手技

手技之種類不一。有能拄物於鼻者。每入市。隨手舉物。如桌椅則仰承其足。如刀斧則豎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繫錘於顛。而植其末於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又捋之使直。縛二十錢於杪。而以其末豎置鼻尖。皆橫出於外。不失墜也。

罈子王弄罈

光緒庚子春正月。京師雜耍館有王某獻技。運酒罈如氣球。其名爲罈子王。家居麻線胡同。身偉露項。衣短衣。以一大紹興酒罈厚寸許者。置臺上。刮磨光潤。畫以金龍五色雲。以鐵器扣其四周。聲琅琅然。蓋恐人疑其非陶器也。手提而弄之。中錚錚作響。蓋置銅鐵等絲於內也。始則兩手互擲互承。如轆轤轉於兩臂兩肩及背。繼則或作騎馬勢。而擲罈出胯上。摩背躍過項。承以額。硜然有聲。人咸慮其腦裂。而彼恬然也。罈立於額。不以手扶。屢點其首。則罈盤旋轉於額。或正立。或倒立。或豎轉。或橫轉。罈中銅鐵絲聲與罈額相擊撞聲。錚錚硜硜。應弦合節。俄以首努力一點。則罈上擊屋梁。聽其下墜於地。地爲震動。而罈不少

損。則又取弄如前。復上出。仍承之以額。而或承罎口之邊。或承罎底之邊。如刀下斫其首。而不知痛。手叉腰。罎欵附於額。繞場行數十周。且揖且跽。且稽首。且起立。且下臥。且轉輾反側。而罎如有所繫。雖作搖搖欲墜狀。而仍不墜也。復努之上及屋。或承以一指。或啣以口。如是者數四往復。則坐而少休。氣不喘色不變也。乃復運之以一臂。繞臂轉如風輪。見罎不見臂也。繼復運以兩臂。左右齊轉。則如有兩罎分繞兩臂者。而不擊撞。亦仍一罎也。次運以指。亦如之。次則且運且劈之。聞空中作裂瓦破甑聲。視罎。忽若左右分作兩半者。忽若上下分作兩截者。忽張手揸罎腹而擎之。若罎有柄者。忽握罎口而起。若罎有膠者。誠不可測也。又徑以罎置於項。而袖其兩手。如束縛。始以頭努罎起。承以肩。左右努之。則左右跳擲。次承以腰。以尻。左右努之。則左右跳擲。次承以膝。亦如之。次承以足背。左右踢之。次承以大指。亦左右踢之。復上出之。而次第下之。繼乃上下飛騰。四面盤辟。不辨其是肩是背是腰是尻是膝是足。第見滿身皆罎。滿臺皆罎。始則猶見一人袖手轉側於罎陣中。繼則觀者滿眼皆罎。不復見人。觀者靡

不咄咄稱奇。方迷亂間。其人忽欻然仆地。仰臥。罎自屋梁下。擊其鼻。羣大驚。而罎且兀立鼻尖。復努立而起。忽倒豎。以兩足捧罎直立。以兩手履地。繞場而行。兩足復分。頂其左右罎。承擲如手弄。良久。忽作虎跳。橫轉如車輪。而罎隨之。忽翻觔斗。起落如蚱蜢躍。而罎亦隨之。復兩足踢罎上擊屋空中。罎與人俱如敗葉轉。罎忽着地。而兀立其上。向衆揖云。罎子王獻醜。

高蹺

高蹺。雙木續足之戲也。此戲之起頗古。列子云。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者是也。後或謂之長趫。或謂之長蹻。或謂之高蹺。或謂之踏蹺。今稱高蹺。蓋以足繫木竿上跳舞作八仙狀也。

蹴踘

蹴踘。遊戲之事。踘。亦作鞠。毛丸也。相傳起於黃帝之時。分左右曹以踢之。陳迦陵檢討其年有詠美人蹴踘詞。調寄拋球樂。詞云。鬪道凝妝多暇。蟬髩嬌婢。勻面纔了。絙額初竟。纖纖眉嫵。薰畫轂翠羽低飛。疊香閣紅襟新乳。正好作劇尋

歡。小疊魚箋。遍約嬉春女。向煖日紅樓。商量細數。氤氳粉澤。喧闐笑語。算白打鞦韆和格五。總然無意緒。且水晶簾畔。斜穿鞠域。相邀同去。此際綽約輕盈。嬌花百朵。瓊枝一樹。寶釵鬆。羅襪小。爭漾絳綃窮袴。玉醉花欹。吹亂紅巾幾縷。一泓香雪。臨風慢舞。髣髴似滾瓊閨絮。更香球將墜。最憐小玉多能。旁襯凌波微步。漸蹴罷春憨扶髻影。嬌喘渾無語。小換輕容。滿身紅雨。

戲球

臺灣番人以藤絲編製爲球。大如瓜。輕如綿。畫以五彩。每風日清朗。會社衆爲蹋踘之戲。先以手送於空中。衆番各執長竿。以尖託之。落而復起。如弄丸戲彈。以失墜者爲負。罰以酒。

足球

足球。與蹴鞠相類。蓋效西法也。宣統時盛行之。其質料爲印度橡皮或塗橡皮膠之帆布。鼓氣令滿。外裹以皮囊。圓徑約八九寸。遊戲時。人分兩組。偕入長三百三十尺闊百六十尺之廣場。場之兩端。各立長十八尺闊六尺之木架爲門。

以球能踢入對面之門者爲勝。

黃仲則觀虎戲

以虎爲戲。乾隆時已有之。不僅西人有此技也。黃仲則嘗觀之而作詩曰圈虎行。詩曰。都門歲首陳百技。魚龍怪獸罕不備。何物市上游手兒。役使山君作兒戲。初昇虎圈來廣場。傾城觀者如堵牆。四圍立柵牽虎出。毛拳耳戢氣不揚。先撩虎鬚虎猶帖。以棓卓地虎人立。人呼虎吼聲如雷。牙爪叢中奮身入。虎口呀開大如斗。人轉從容探以手。更脫頭顱抵虎口。以頭飼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舐彀。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繞闌走。翻身踞地蹴凍塵。渾身抖開花錦茵。盤回舞勢學胡旋。（去）似張虎威實媚人。少焉仰臥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觀者一笑爭醵錢。人既得錢虎搖尾。仍驅入圈負以趨。此間樂亦忘山居。依人虎任人頭使。伴虎人皆虎唾餘。我觀此狀氣消沮。嗟爾斑奴亦何苦。不能決蹯爾不智。不能破檻爾不武。此曹一生衣食汝。彼豈有力如中賁。復似梁鴦能喜怒。汝得殘餐究奚補。倀鬼羞顏亦更主。舊山同伴倘相逢。笑爾行藏不如鼠。

馬戲

馬戲。古百戲名。馬舞之屬。鹽鐵論云。馬戲鬭虎。三國志甄皇后傳注。后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皆上閣視之。后獨不行。夢華錄云。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蓋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又一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後上。謂之騗馬。騗俗借爲誆騙字古曰戲馬漢書注稱爲載馬之衞西河詩話謂之賣解或手握定鐙袴。以身從後鞦往來。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脚掛馬鬃。左脚在鐙。右手把鬃。謂之獻鞍。又曰棄鬃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袴。以肩著鞍橋。雙脚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脚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脚著鐙。右脚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左手捉鞍。右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存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凡此。皆與西洋之馬戲絕相似也。

陸古漁觀走馬

鹿邑道中觀內人走馬歌。錢塘陸古漁廣文夢熊作也。歌云。春來僕僕江北道。

落花低拂裙腰草。美人如玉嬌春風。絕技人誇身手好。眞源城外長堤邊。綠楊大道沙如綿。紅妝騎馬試馬走。金羈玉勒珊瑚鞭。杏子衫輕宮袖小。雙分繡袴纖趺繞。烏綾裹額斜插花。結束腰圍柳枝嫋。初來調轡馳康莊。花驄蹀躞游龍強。周流已覺四蹄熟。一聲撥叱看騰驤。匹練光中人不見。觀者如山色都變。欻身附馬伏馬腹。翩若驚鴻低掣電。翻身上馬立鞍橋。婕妤當熊馬更驕。仙乎仙乎欲飛去。萬人助喝雷動搖。花翻塵滾流光激。盤盡圍場漸收勒。徐整雲鬟再束腰。一朵芙蓉紅欲滴。別有美人馬上旋。橫陳玉體如小憐。已驚跟絓忽倒立。摩空兩瓣淩波蓮。殊姿異態難悉數。二美環旋纔接武。姗姗仙骨漢宮初。飛燕何曾掌中舞。從容下馬整華裙。繩戲竿緣技有餘。試問隱娘紅線輩。雙丸劍術將何如。

文宗觀馬戲

咸豐時。每至上元日。文宗輒於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陳八旗驫馬諸戲。有一足立鞍鐙而馳者。有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有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有兩人

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有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煙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之內也。

西人演馬戲

西人之至滬爲馬戲者不常有。演時。大抵張廣幕爲場。場形圓。中央爲奏技處。觀者環坐四周。場有奏樂處。鈴動樂作。演技者聯翩而出。騎術極精。初用常法騎馬。循場而走。繼則立於馬背。旋以兩膝跪於馬背。且走且跳索。或令馬走方步。其始馬首尙有韁。未幾。卽盡去之。或一人立於場中。舉鞭爲號。馬卽如法作種種遊戲。又能馴伏獅虎及象等獸。驅使之。無異於驅馬。且能倒立。以手代足而步行。或跨一輪。上十數層之階級。或上懸空之梯。或步行於鐵絲之上。或以種種方法踏脚踏車。最妙者爲翻棍。其身手之快。直無異於飛鳥也。

猴戲

鳳陽韓七能弄猴。凡弄猴者。僅畜一二。七所畜多至十餘。凡猨狙玃父之屬。大小畢具。且不施羈勒。每演劇。生旦淨丑。鳴鉦者。擊鼓者。奔走往來者。皆猴也。無一不備。而無一逃者。他弄猴者多異之。叩其術。不得。久之。乃知韓故癮君子也。每得猴。輒鎖致榻前。陳芙蓉膏一盎。燈一具。高臥吸之。猴既不能脫。躁躍久之。則亦登榻弄煙具。韓即噴以煙。猴初驚卻。久而安之。則亦戲效人偃臥。就燈噓之。韓即教以燒吸之法。不匝月。癮成。則解其鎖鍵。猝舉棒擊之。猴負痛奔逃。頃之。癮發。則又自屋角下窺。更誘之下。予以煙。雖更撻之。終不走矣。乃率以教演。帖如也。

犬能讀書

光緒時。台州人某蓄一犬。能讀書。初教以人語。漸能了解。乃授以書。始亦甚艱苦。閱十餘年。誨之弗倦。自琅琅上口矣。於是攜之四方。令獻技爲活。犬居於籠。至演技時。則出。犬乃拜手者再。如拱鼠然。已而啓籢。取禮記一册。讀檀弓篇。能

不爽一字。既又取周易出。讀繫辭傳。亦甚熟。讀畢。仍入籠。某乃飼以麪包。食已卽睡。有人嘗親見之。謂此犬爲黑色。爲狀殊不異常犬。其讀書聲極嘹亮。惟發音時。稍強硬。不能如人語之便捷。然檀弓與繫辭傳皆聱牙佶屈。不易上口。而此犬竟能成誦也。

鼠戲

康熙時。王子巽在京師。曾見一人於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於肩。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蠟嘴鳥演劇

嘉慶己卯秋。江寧市上有豢蠟嘴鳥以鬻技者。鳥有六。其四自能開箱。啣面具。登小臺演劇。其一能識字。取載明百家姓字之小紙牌。各書一字。散布席上。任意呼取某字。自能覓之。百不失一。其一能鬬天九牌。可與三人合局作勝負。

金魚排隊

有畜金魚者。分紅白二種。貯於一缸。以紅白二旗引之。先搖紅旗。則紅者隨旗往來游溯。疾轉疾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以二旗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久之。以二旗分爲二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爲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是曰金魚排隊。

蛙戲

王子巽在都。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而鳴。或與以金錢。則其人亂擊蛙項。如拊雲鑼。宮商詞曲。悉了了可辨。

又有畜蛙爲戲者。攜一木匣。中有一大蛙。及數小蛙。開匣。則大者先出。小者隨之。大者居中外向。小者旁列。大者鳴一聲。小者亦鳴一聲。大者鳴兩三聲。小者亦鳴兩三聲。其後。大者迭鳴不已。小者亦然。及畢。則仍如出時次序。自入匣中。謂之蛙教書。

袁子才幼時居杭州之葵巷。嘗見有售技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至市肆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卽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無聲。其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羣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其人曰。止。卽絕聲。

同治時。有人於市上出一小木匣。啓其蓋。出橫木一條。廣半尺餘。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於櫃。向匣中蹋㒓而聲。倏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按橫木上。面南而踞。卽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擊一下。於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久之。其人復擊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蹋㒓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而入。

蟻陣

袁子才嘗於少時在杭見蟻陣之戲。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則有紅白蟻千許。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扇以白旗。

曰歸隊。白蟻排作一行。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入筒矣。

有售技於吳市者曰蟻戲。截竹爲二管。畜蟻二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二面。東西插於几。取管去其塞。分置兩旁。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於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羣蟻卽紛紛齊進。兩陣既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卽有一羣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羣爭進。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勝者卽返。以次入管。其一羣亦絡繹奔至。爭相入。不成列矣。

傀儡戲

傀儡。木偶戲也。本作窟礧子。亦云魁礨子。作偶人以戲嬉舞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而尤爲齊後主高緯所好。高麗亦有之。今有大小二種。木偶大者長三四尺。小者長尺餘。被以文繡。口目能翕張。手足能舞蹈。蓋其身有機捩。演時木偶出臺。人隱於幕中而牽之使動也。唱曲道白。皆人爲之。佐之以樂

器。

影戲

影戲。與西人發明之影戲異。俗稱之曰羊皮戲者是也。蓋以彩色繢畫羊皮爲人。中有機捩。人執而牽之。則能動。進止動作。與生人無異。演時夜設帳。張燈燭。隔帳望之。其唱曲道白。則皆人爲之也。而亦有樂器佐之。

電光影戲

活動影戲。爲電光之作用。故曰電光影戲。亦稱活動寫眞。爲近年美人愛迭孫所發明。其法於人物動作時。用照相鏡順序攝影。印於半透明之膠片中。片片相銜接。成爲長條。用特製器械。以一定之速度移易之。由幻燈中現出。令其影像前後聯續。視之栩栩如生。畫片愈多。舉動之層次愈明。愛迭孫又以留聲裝置其中。使聲音與動作相應。其精巧爲益進。光宣間。我國人亦能仿爲之矣。

光緒末。特簡大員赴歐美考察政治。端忠愍公方自西洋調查歸。攜有活動電影器一具。聞將以進呈內廷者。先試演於私第。因光燄配合失當。轟然炸裂。斃

多人。忠憨以送客得免。進呈之議遂息。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八册

優伶

娼妓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38

清稗類鈔

優伶類目錄

	頁
像姑	一
伶有花榜	四
京伶狎妓	五
角色	五
伶之派別	一〇
徽班世家	一一
伶人畜徒	一二
王紫稼風流儇巧	一三
徐紫雲爲陳其年所眷	一七
魏長生爲伶中之子都	一八
陳銀官爲李載園所眷	一九
李桂官爲狀元嫂	二〇
郭郎爲孫淵如所暱	二〇
荷官爲百菊溪所眷	二〇
林韻香工愁善病	二一
慶齡爲男子中之夏姬	二二
沈蕊仙爲甘某所眷	二二
某庶常漁色而殞	二三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	二三
程長庚獨叫天	二三
爐臺子爲程長庚配角	二八
楊月樓扮猴子	二九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三一
孫菊仙爲老鄉親	三二
譚鑫培爲伶界大王	三三
張二奎工於做	三七
于三勝爲老生中之不祧祖	三八
陳彩林傾倒一時	三九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四〇
賈洪林痛詆譚剛趙董	四〇
黃三演罵曹被杖	四〇
謝寶雲爲名角之配	四一
時慧寶有父風	四一

汪笑儂演新劇　四二
陸小香爲小生巨擘　四三
德珺如由旦改生　四四
俞菊笙爲武生中鐵漢　四五
張八十張長保劇半入場　四五
尙和玉有眞能力　四六
張占福獷悍蹻捷　四七
生旦演劇被斬　四七
朱四芬柔情綽態　四七
旺兒爲花旦　四八
張三福性坦易　四八
夏天喜長身玉立　四九
杜蝶雲爲生末淨　四九
沈芷秋舉止灑落　四九
周稚雲質麗神清　五〇
朱蓮芬爲潘文勤所眷　五〇
侯俊山顧盼自喜　五〇
田桂鳳負盛名　五一
楊桂雲善扮貼　五二
胖巧玲工貼劇　五二
于紫雲爲旦界名宿　五三
一汪水爲戲中嬰寧　五四
時小福唱靑衣　五五
王瑤卿有名貴氣　五五
姜妙香擅名一時　五五
旦之諸名角　五五
五九爲張樵野所眷　五六
楊小朶爲武子蘀所眷　五六
想九霄屢受辱詈　五六
寶珊美秀天成　五七
朱素雲美秀而文　五七
謝寶琨放意恣工　五八
四十花門最多　五八
余莊兒色藝均備　五八
兩陣風翩凌踔　五九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　五九

李牧子爲淨界大家　六一
錢寶峯唱做並佳　六一
金秀山爲淨角第一　六二
小穆用鼻音　六二
劉鴻聲唱善用氣　六三
劉趕三敏於口　六四
羅百歲爲丑界翹楚　六四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六五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六五
昭容雪如覰高宗　六六
黃翠兒色藝冠時　六七
大寶齡氣象崢嶸　六八
張桂芳演女劇　六八
周處演御果園　六八
金月梅以做工勝　六九
謝珊珊演彩樓配　六九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七〇
楊翠喜長身玉立　七〇
恩曉峯舉止大雅　七一
尤鑫培爲吳綬卿所眷　七二
金玉蘭夙慧　七二

清稗類鈔

優伶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像姑

都人稱雛伶爲像姑。實卽相公二字。或以其同於仕宦之稱謂。故以像姑二字別之。望文知義。亦頗近理。而實非本字本音也。朝士之雅重像姑者。殆以涉迹花叢。大干例禁。無可遣興。乃召像姑入席。爲文酒之歡。然亦未必謂眞個銷魂。不食馬肝。卽爲不知味。如王文簡公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輩。詩酒流連。皆眷王紫稼畢秋帆且持狀元夫人以去。動於情感。亦尙無傷大雅。固未可與斷袖傖奴同日而語也。

伶人所居曰下處。其萃集之地爲韓家潭。櫻桃斜街亦有之。懸牌於門曰某某堂。並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僕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俄而導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書畫。皆陳列井井。及出。則湘簾一桁。瀹

茗清談。門外僕從。環立靜肅。無耳語聲。無嗽聲。至此者。俗念爲之一清。光緒中葉。士大夫好此者尤盛。韓潭月上。比戶清歌。誠足爲點綴昇平之一助也。

伶互相語而指其所交之客。則曰老斗。

京師雛伶皆躡靴。必離師獨立。始履。而僕亦稱之曰主人矣。堂主之子曰少主人。伶出見老斗。憑其肩。致寒暄。資格深者。伶直呼其字曰爺者。疏遠之詞也。

伶既出師而積有餘貲。得蓄雛以自立。而自身尚周旋於酬應場中者。固數數覯。然亦有侘傺無聊。幾難存活者。或有詩詠之曰。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即轉篷。（相公之落拓至甚者。每至轉篷爲龍陽君）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而有如此苦惱。人不知也。

客飲於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條子。伶之應召。曰趕條子。光緒中葉之例賞爲京錢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曰車貲。八千則後付。來時。面客而點頭。就案取酒壺。徧向座客斟之。衆必謙言曰。勿客氣。斟已。乃依老斗而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

不唱者。猜拳飲酒。亦爲老斗代之。

老斗在劇場。爲臺上素識之伶所見。戲畢下臺。趨近老斗座。屈膝爲禮。致寒暄。曰飛座兒。嘉慶時。或作都門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雙表對時交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坐時雙腳一齊盤。紅紙開來聳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簾子纔掀未出臺。齊聲喝彩震如雷。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

老斗飲於下處。曰喝酒。酒可恣飲。無熱肴。陳於案者。皆碟。所盛爲水果乾果糖食冷葷之類。酒罷。啜雙弓米以充飢。光緒中葉。酒資當十錢四十緡。賞資十八緡。凡五十八緡耳。其後銀價低。易以銀五兩。銀幣盛行。又易五金爲七圓或八圓。數倍增矣。然猶有請益者。

老斗與伶相識。若已數數叫條子矣。則必喝酒於其家。大率必數次。或爲詩以紀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拏紙片者。老斗至下處。即書箋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點燈籠

者。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

老斗之飯於下處也。曰擺飯。則肆筵設席。珍錯雜陳。賢主嘉賓。既醉且飽。一席之費。輒數十金。更益以庖人僕從之犒賞。殊爲不貲。非富有多金者。雖屢爲伶所暱。不一應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擺飯。主賓入門。伶之僕奉紅氍毹而出。伶卽跪而叩首。是日。於席費犒金外。必更以多金爲伶壽。筵座之客。且贈賀儀。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伶有花榜

官署文告之揭示。俾衆周知者。曰榜。若文武考試之中式者。其姓名亦次第列之。亦曰榜。就會試而言。則有狀元榜眼探花諸名目。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於科舉。隨時隨地。悉有此念。流露於不自覺。於是評騭花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等名詞甲乙之。謂之花榜。光緒壬寅春季。蜀南蕭龍友訂壬寅杏譜。於菊部之俊秀者取十名。評其姿態。述其家世。譜中首選爲安華堂主人王琴儂。像姑之最著名

者次朱幼芬。次姜妙香。王溫文爾雅。舉止大方。朱俊偉。姜明麗。且朱能書。姜善畫。並師吳根梅。根梅日必一至二伶家。抗顏據講座。彬彬儒雅。方駕橫渠矣。

京伶狎妓

宣統時。京伶日事冶遊。如姚佩秋佩蘭兄弟之於泉湘班喜鳳。松鳳班雙喜。日夕狎媟。醜聲四播。而南妓花翠玉至非梅某不歡。都人咸詫爲異事。宋芸子觀察育仁則謂兩美相合。惺惺相惜。此情理之可言者。惟潤卿之嫁俞振庭。玉仙之嫁田際雲。則甚不可解。振庭面首不佳。際雲年逾不惑。而潤玉二子。在北里中極負盛名。何求不得。而乃甘與賤奴爲伍。眞奇聞也。

角色

俗稱娼優之著名者。曰角色。亦曰名角。蓋古有角妓。以藝相角勝爲優劣。故今謂娼優等色藝足以自樹一幟者。曰角色。

角色又曰脚色。蓋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

之雜。此江湖十二腳色。固元代院本之舊制也。

京師梨園角色將成之時。必遍遊京津附近一帶。以歷試其能。然後重返都門。聲名突起。始得稱為名角。若藝成之伶。在京演唱。無人過問。不得已而出京者。則呼之曰下天津。

角色命名之義。實寓勸懲。正末。能指事之當場男子也。副末。即昔之蒼鶻。以其能擊賊。故謂為鶻。狚。淫獸。狐屬。後譌曰旦。狐。扮官者。後譌曰孤。靚。取義於傅粉墨供笑詔也。後譌曰淨。猱。猛獸。食虎腦。亦狐屬。故以猱為妓之通稱。又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而以神頭鬼面。烟花粉黛為最下乘。

或曰。戲中角色。都凡生旦淨末丑貼副外雜九種。後人求其解而不得。有謂皆反言者。如生有鬚。是老而將死。故反言生。旦為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末本用以開場。故反言末。淨本大污不潔。故反言淨。外充院子。日常在內。故反言外。丑皆衙猾。雞鳴不起。故反言丑。此說亦自有致。然非本義。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間以標誌符號。特伶人粗傖。識字無多。始而減筆。繼而誤寫。久之一

種流傳。遂爲專門之名詞。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譬如外。員外也。生。生員也。末。末將也。副。副帥也。小旦。小姐也。先去女旁後又改且爲旦。但圖省筆而已。丑。醜之代音字也。淨。須淨面而後繢方能着彩。此符號標誌也。貼。須貼花鈿也。亦符號標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雜。雜色也。九種名稱。此爲確解。

京劇角色之名稱。曰生旦淨丑。漢劇則別爲一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貼九夫十雜十行。末卽京劇之白鬚生。淨卽京劇之大面。（大面之名見於樂府雜錄云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擊周師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而漢劇分淨爲紅淨黑淨粉淨。紅淨如姜維李克用。黑淨如高旺包文正。粉淨如姚期曹操等是也。生卽黑鬚生。旦卽青衣。外卽做工老生及文武老生。貼卽花衫。夫卽老旦。雜卽武二花。丑則京漢文武皆同。

二黃各劇。以正生爲多。故正生爲二黃之中堅。其他皆副材也。亞於正生者惟武生。武生則以工架爲能事。

武旦分三派。一專講技擊。一專尙柔術。一專講排面。

花旦派別最多。大抵不出閨門旦(即青衣旦)頑笑旦刀馬旦(與武旦微別)粉旦數種。而以口齒犀利情態逼眞爲貴則一。

京班分青衣旦爲二派。一爲二黃花旦。一爲梆子花旦。各以一人專習。無兼唱者。二黃花旦則口齒須鋒利。梆子花旦之唱工。尤須以哀艷取勝。令人有百回不厭之能力而後可。

花旦須得喜怒哀急四字訣。二黃花旦有喜字怒字。而無哀字急字。如雙沙河破洪州等戲。四字不能得一字。鴻鸞喜馬上緣等戲。僅占一喜字。尚不能痛快淋漓。探親相罵烏龍院等戲。僅占一怒字。均不能令閱者奪目。梆子花旦。如新安驛胡蝶夢紅梅閣烈女傳日月圖等戲。則兼四者而有之。餘如梵王宮眞珍珠拾玉鐲等戲。但缺一怒字。而唱工亦至可聽。要之。態度須深沉。裝飾貴素淨。大雅不凡。無兒女氣者。斯爲上品。

俗呼旦脚曰包頭者。蓋昔年伶人皆戴網子。故曰包頭。晚近則梳水頭。與婦女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誠哉觚不觚矣。

京旦之飾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長生擅名而後。無不以小脚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情。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

丑角以優孟曼倩爲先聲。開幕最早。伶界以此爲最貴。無論扮唱與否。均可任情談笑。隨意起坐。不爲格律所拘。相傳唐明皇曾爲之。至本朝高宗亦嘗扮此。故人人尊視。異乎其儔。此角以利口爲長。而眞有學力者。究以臺步技術並優者爲上。崑曲無論矣。若在皮黃。則以能唱羣英會中之蔣幹。弔金龜中之張義。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爲首選。

戲園中有跑龍套者。其品格甚低。而其爲用則甚大。每逢要角登場。此輩必全數出臺。或執旗吶喊。或跕班助威。實戲場中不可少之附屬品也。

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言無所不能。若衣包然。生旦淨末之裝。悉可收貯。故以包袱名。殆隨取皆是也。伶界亦頗重之。班中亦不可少。蓋拾遺補闕。若醫門敗鼓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閒鐘之待叩。先輩之儀型在目。雖不能效而能言。劇場之詞句塡胸。雖不可歌而可風。其人或本名伶。或原雜外。非廢於病。即限

於天。窮老可憐。令其飲啜於此。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

燕舞環歌。女伶遠祖。近三百年。當以陳圓圓爲第一。圓圓爲李自成唱崑曲。李不勝其柔細。而自唱秦腔。殿下皆呼萬歲。以是知其善於扮唱。非妓實伶。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聲甲天下之聲。一侍明思宗。再侍李自成。三侍吳三桂。三桂因圓圓沖冠一怒。乃出關借兵。其人有關世變。實非常人可比。外此則顧眉樓扮燕子箋一劇。亦舉國若狂。李麗貞教其女香君學歌。蘇崑生輩復爲之按腔譜節。遂亦名蓋南都。聲動朝列矣。

女伶之以生淨丑外末諸角著者。雖不乏人。然終不若旦之易於出色當行。殆限於天稟也。且若輩唱曲以童聲爲貴。教者防護甚密。若與人通。則歌喉不復圓潤。發口轉吭。便已知之。

京師舊無女伶。光宣間始有之。固不若天津奉天武昌上海之久著也。

臺灣之梨園子弟。垂髫即穴耳。傅粉施朱。儼如女子。

伶之派別

伶人初無所謂派別也。自程長庚出。人皆奉爲圭臬。以之相競。張二奎名在長庚下。余三勝英挺華發。獨據方面。是爲前三派。汪桂芬爲長庚琴師。譚金福亦在長庚門下。平日模楷各自不同。長庚既謝世分道揚鑣。桂芬則純宗長庚之法。譚鑫培已旁得三勝之神。惟孫菊仙特立孤行。不事阿附。說者已謂其有似二奎。然茲三人亦能確乎不拔。謂爲後三派。亦無不可。夫所宗何派。即有何劇之長。長庚所長爲文昭關取成都戰長沙。而桂芬與之相同。三勝所長。爲李陵碑捉放曹烏盆記。而鑫培亦精。二奎所長。爲迴龍閣乾坤帶打金枝。而菊仙亦並能焉。譚派(即鑫培)之人。如張毓庭王雨田貴俊卿。皆確守榘矱。不可劘滅。汪派(即桂芬)惟王鳳卿一人。魄力自雄。孫派則雙處既老。後起無人。至於奎派(即二奎)中人。昔有楊月樓爐台子等。後惟許蔭棠白文奎王九齡一派。昔有王仙丹。後惟時慧寶而已。若夫作工。則賈洪林具有典型。此外皆不足當正流焉。

徽班世家

嘉慶以還。京師蘇班日就衰微。徽班乃遂錚錚於時。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

之七。鄂人間有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入都。皆操土語。僑居數代。變而爲京音。與土著無異。伶界最重門閥而徽鄂人後裔之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業。稱爲世家。諸家姻婭相連。所居皆在正陽門外五道廟一帶。

伶人畜徒

京師伶人。輒購七八齡貧童。納爲弟子。敎以歌舞。身價之至鉅者。僅錢十緡。契成。以墨筆劃一黑線於上。謂爲一道河。十年以內。生死存亡。不許父母過問。同光間。京師曲部每畜幼伶十餘人。人習戲二三折。務求其精。其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鄂爲最。擇五官端正者。令其學語學視學步。晨興。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敷藥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洩火毒。三四月後。婉孌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惟貌之妍媸。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就其相近者習之。或曰。八九歲時。恆延師敎曲於家。必先習鬍生而喊嗓子。每日黎明。至廣漠之處。或林邊水隈。隨意發聲。由丹田衝喉直呼。彷彿道家之鍊呼吸。久之。愈喊愈宏。則登場發聲。自能充滿

四座。若喉小。始習青衫。其次習小生。貌劣者。習花臉。纖妍而嗓不高者。習花旦。蓋伶界最重鬚生。其次青衫。其次花旦。小生又其次也。

童伶學戲。謂之作科。三月登臺。謂之打礮。六年畢業。謂之出師。鬻技求食。謂之作藝。當就傅時。鷄鳴而起喊嗓。後日中歸室。對本讀劇。謂之念詞。夜臥就溼。特令發疥癢。輒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詞。初學調成。琴師就和。謂之上絃。閉門教演。師弟相效。禁人竊視。凡一嚬笑。一行動。皆按節照式爲之。稍有不似。鞭箠立下。謂之排身段。凡此種種。皆科班所必經。其難其苦。有在讀書人之上者。故學者十人。成者未必有五。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不得已。乃甘於作配角。充兵卒。謂之擋下把。否則爲人執役。謂之潤場。料量後臺。謂之看衣箱。前臺奔走。謂之拉前場。伶人至此。一生已矣。

王紫稼風流儇巧

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吳伶也。風流儇巧。明慧善歌。順治辛卯。年三十矣。從龔芝麓入京師。先至常熟。告別於錢牧齋。牧齋乃爲送行十四

絕句。以當折柳。蓋於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諸談無端。讔謎間出也。詩云。桃李芳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千里。刀軟弓欹爲玉人。官柳新栽輦路旁。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曳縷千千樹。也學梧桐待鳳凰。自注。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紅旗曳製倚青霄。鄰水繁花未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簟棄休吹蘆管唁。金尊檀板夜沈沈。莫言北地無鸜鵒。乳燕雛鶯到上林。多情莫學野鴛鴦。玉勒金丸傍苑牆。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壓酒胡姬墜馬妝。玉紅重碧臘醅香。山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頻婆勸客嘗。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自注。王郎云。此行將倚襲太常。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邯鄲曲罷酒人衰。憑將燕市悲歌變柳枝。無復荆高舊徒侶。侯家一嫗老吹篪。自注。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紅淚裹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江南才子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悲。金縷歌殘休悵恨。銅人淚下已多時。灰洞溟濛朔吹哀。離魂昔昔繞蘇臺。紅香翠暖山塘路。燕子楊花並馬回。自注。范石湖云。豕南燕北。謂之灰洞。春

風作態楝花飛。清醥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梵咒。要他才去便思歸。左右風懷老漸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彌佛燈前咀汝行。自注錫山雲間徐叟熊雪堂侍郎文舉聞之。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淚垂清淚送王郎。牧齋見之。不懌者累日。

紫穠既入都。諸貴人皆惑之。吳梅村嘗作王郎曲云。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指明徐文靖公汧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肩。眼看欲化愁應懶。擢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偸入破。殢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爲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移牀欹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

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世工彈白翎雀。婆羅門舞龜茲樂。梨園子弟受傳頭。請事王郎教絃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此曲成而芝麓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卻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甲午春盡紫稼南歸。芝麓和牧齋韻以送之云。吳苑曾看蛺蝶身。行雲乍繞曲江塵。不知洗馬情多少。宮柳長條欲似人。醉拋錦瑟落花傍。春過蜂鬚未褪黃。十里芙蕖珠箔捲。試歌一曲鳳求凰。香韉紫絡度烟霄。金管瑤笙起碧寥。誰唱涼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紅桃。漁陽鼓動雨鈴暗。長樂螢流皓月沈。不信銅駝荊棘後。一枝瑤草秀中林。將身莫便許文鴦。羅袖能窺宋玉牆。歸到茱萸溝水上。一叢仙蕊擁唐昌。盤髻搊箏各鬬妝。當筵彈動舞山香。酒錢夜數留人醉。不是胡姬不可嘗。生成珠樹有鸞棲。丞相鐘鳴邸第西。爲報五侯鯖又熟。平津花月賤如泥。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

路人。蕭騷蓬鬢逐春衰。入座偏逢白玉枝。珍重何戡天寶意。雲門誰與奏塤篪。天半明霞繫客思。杜鵑無賴促歸期。紅泉碧樹堪銷暑。妬殺銀塘倚笛時。金谷人宜障紫絲。杜陵猶欠海棠詩。玉喉幾許驪珠轉。博得虞山絕妙辭。烟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炯哭荒臺。流鶯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韋公祠畔乳鶯飛。花下聞歌金縷衣。細雨左安門外路。一行芳草送人歸。初衣快比五銖輕。越水吳山並有情。一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祖君行。

紫稼返蘇而禍作矣。時掖縣李琳枝給諫森先方巡按下江。訪拏三遮和尚而紫稼亦與焉。枷於閶門。三日而死。其後有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閒話云。惡人受報不爽。三遮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紫稼死後。又問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

徐紫雲爲陳其年所眷

徐紫雲。廣陵人。冒巢民家青童。獧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因贈其師陳

九滿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妓堂絲竹。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弱息在。佳兒又。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墮。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賦成。書於陳九之扇。其年又爲雪郎合卺賦賀新郎詞一闋云。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

魏長生爲伶中子都

魏三。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京伶中之子都也。幼習伶倫。困阨備至。乾隆己亥入都。時雙慶部不爲衆賞。歌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吾入班兩月。而不爲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既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城。觀者日千餘人。六大班頓爲之減色。其他雜劇子胄無非科諢誨淫之狀。使京腔舊本置之

高閣。一時歌樓觀者如堵。長生尤工葡萄架銷金帳二齣。廣場說法。以色身示人。輕薄者至推爲野狐教主。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風始息。長生齒既長。物色陳銀官（郎漢碧）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無不以雙慶部爲第一也。且爲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靡之氣。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未幾歸。及年六十餘。復入京師。理舊業。鬑鬑有須矣。日攜其十餘歲之孫赴歌樓。衆人屬目。謂老成人尚有典型。登場一齣。聲價十倍。夏月自劇場歸。暴卒。

陳銀官爲李載園所眷

魏長生尚有弟子一人。曰陳金官。人但知銀官而已。金官白皙。銀官面微麻。銀官負盛名。常以白眼待人。時李載園太守年少下第。留京過夏。銀官獨傾倒之。每值梨園演劇。載園至。必爲致殽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攢視。咸嘖嘖歎羨。望之如天上人。或赴他臺。聞載園至。亟脫身以往。後與金官同買屋於孫公園。別

宅而居。園爲亢氏所有。中有古墓。既歸銀。復賂亢氏子孫。使遷葬。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不三月而禍作。門外築馬牆。猶未竟也。

李桂官爲狀元嫂

京師伶人李桂官識畢秋帆尙書沅於未遇。秋帆及第。史文靖公貽直戲呼李爲狀元嫂。

郭郎爲孫淵如所暱

乾隆時。畢秋帆撫陝。孫淵如觀察客其幕。西安有歌者郭郎。與孫暱。一日。孫留之節署。至夜而出。則門已扃。乃引郭。梯後苑牆。以縋諸外。爲干掫所得。縶於長安縣。畢聞之。命速釋。謂無使孫知。

荷官爲百菊溪所眷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時。閱兵江西。胡果泉中丞設席宴之。百嚴厲威肅。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慴。次日。再宴。演劇。有伶曰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冠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至是。年亦稍長矣。

無怪老夫之鬢皤也。荷官因跪進至膝。作捋其鬚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亦少舉劾。然不知此承值者適然而遇耶。抑預儲以待也。

林韻香工愁善病

林韻香以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嵇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飾。而何郞湯餅。彌見自然。旣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如山積。困於酒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寶璧人。則吾豈敢。然看殺衞玠。是大可慮。道光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閟之別室。父子不相見。啗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旣成券。韻香始知之。慨然曰。錢樹子固在。顧不能少忍須臾耶。迺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師計。得三千金。盡以畀其師。乃得脫籍去。於是署所居室曰梅鶴堂。其父固庖人也。時自入廚下調度。以故韻香家殽饌。淸旨冠諸郞。於時文酒之

會。茶瓜清話。必在梅鶴堂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煮茶。或按拍倚竹。言笑宴宴。皆疑天上非人間矣。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時方十二月也。年僅十八耳。

慶齡爲男子中之夏姬

京伶有慶齡者。善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之夏姬也。嘉慶朝卽擅名。道光時。年過不惑。而猶韶顏穉態。爲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鬟擁髻。撲朔迷離。眞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且於酒人中當推爲大戶。巨觥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服之二十餘年。而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

沈蕊仙爲甘某所眷

道光時。都城有太史甘某自經致死事。或謂伶人沈蕊仙致之。而實不然。時蕊仙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某日甘開筵宴客。蕊仙亦在座。入夜

客去。甘約蕊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蕊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抉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此後不復籌寄旅費也。

某庶常漁色而殞

咸豐己未。長沙有某庶常者。父逝祖存。家無次丁。弱冠登第。喜漁色。宿優宿娼。榜後不百日而亡矣。亡時。汗血淋漓。脫陽於騾車中。懷中猶抱一優。優即攫其珊瑚朝珠而去。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

伶人金德輝工度曲。曾供奉景山。以老病乞退。粗通翰墨。喜從文人游。一日。請於丹徒嚴問樵太史保鏞曰。予老矣。業又賤。他無所願。願從公乞一言。繼柳敬亭蘇崑生後足矣。嚴感其意。爲書一聯云。我亦戲場人。世味直同雞棄肋。卿將狎客老。名心還想豹留皮。

程長庚獨叫天

程長庚。字玉山。安徽潛山人。咸同以來。號爲伶聖。初。嘉道間。長庚與笋估都下。其舅氏爲伶。心好之。登臺演劇。未工也。座客笑之。長庚大恥。鍵戶坐特室。三年不聲。一日。某貴人大讌。王公大臣咸列座。用昭關劇試諸伶。長庚忽出爲伍胥。冠劍雄豪。音節慷慨。奇俠之氣。千載若神。座客數百人皆大驚起立。狂叫動天。主人大喜。遍飲客已。復手巨觥爲長庚壽。呼曰叫天。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王公大臣有讌樂。長庚或不至。則舉座索然。然性獨矜嚴。雅不喜狂叫。嘗曰。吾曲豪。無待喝彩。狂叫奚爲。聲繁則音節無能入。四座寂。吾乃獨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則徑去。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舉座肅然。天子詫其名。召入內廷。領供奉。授品官。長庚亦面奏毋喝采。且曰。上呼則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許之。終其身數十年。出則無敢呼叫者。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

長庚旣以善皮黃名於京師。三慶班乃延之主班事。班人呼主者爲老班。長庚名德才藝。並時無兩。無論何班。皆呼之爲大老班。京師伶界。設機關於岳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老成人掌之。長庚爲衆所仰。掌

之終身。人皆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士大夫雅好其劇。更貴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矣。

長庚專唱生戲。聲調絕高。其時純用徽音。花腔尙少。登臺一奏。響徹雲霄。雖無花腔。而充耳饜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轉覺花腔拗折爲可厭。其唱以慢板二黃爲最勝。生平不喜唱二進宮。最得意者爲樊城長亭昭關魚藏劍數戲。又善唱紅淨。若戰長沙華容道之類。均極出名。尤以昭關一劇爲最工。後人併力爲之。終不能至。故此劇幾虛懸一格。成爲皮黃中之陽春白雪。長庚本工崑曲。故於唱法字法。講求絕精。人皆奉之爲圭臬。

長庚日課甚嚴。其在中年。到班時刻。不差寸晷。每張報將演某劇。至期。風雨必演。日取車資。京伶無包銀之說每日唱後但取車錢而去不過京錢四十千而止。

長庚唱不擇人。調可任意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發聲。則與之配戲者。往往自忘其所演。專注耳以盡其妙。臺下人笑之。不覺也。傳者謂當演草船借箭時。樂工或停奏癡聽。忘其所以。固無論其他矣。

長庚與小生徐小香善。小香積貲頗豐。屢欲輟業。苦留之。一日。小香不辭而別。逕返蘇州。長庚知之。卽謁某親貴。託其函致蘇撫。押解小香回京。小香至。長庚謂之曰。汝既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者。整頓班規耳。豈果非汝不可耶。不煩汝唱。請汝聽戲可也。自是。長庚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香所能者。長庚無不能之。小香媿服。自是仍入三慶。

長庚晚歲上臺。須人扶挽。而喉音仍清亮如昔。一日。演天水關。唱先帝爺白帝城句時。適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都人轟傳其又出新聲。凡唱此戲者。莫不效之。

有以長庚晚年登臺而諷之曰。君衣食豐足。何尚樂此不疲。則曰。某自入主三慶以來。於茲數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易。且同人依菜爲生活者。正不乏人。三慶散。則此輩謀食艱難矣。及楊月樓入京。見之。歎曰。此子足繼吾主三慶。極力羅致之。卒以三慶屬月樓。謂之曰。汝必始終其事。以竟吾老。庶不負吾賞識也。故月樓亦終於三慶。月樓歿。諸伶復支持年餘。始解散。

長庚晚歲不常演唱。而三慶部人材寥落。故每日座客僅百餘人。班主至萬不得已時。走告之曰。將斷炊矣。老班不出。如衆人何。於是詔之曰。明日帖某戲。後日帖某戲。紅單一出。舉國若狂。園中至無立足地。然往往不唱。必爲此者三四次。始一登臺。久之羣知其慣技。亦不上座。必三四次方往觀。一日又帖一戲。及到園。坐客仍百餘人。恚甚。自立臺上。顧坐客而言曰。某雖薄有微名。每奏技客必滿坐。然此輩不過慕程長庚三字名而來耳。若諸君之日必惠臨。方爲吾之眞知音者。今當竭盡微長。博諸君歡。以酬平日相知之雅。願演二戲。戲目並由諸公指定可也。坐客因共商定二戲。長庚無難色。次日。凡有戲癖者知之。莫不懊喪萬狀。自後程又帖戲。羣往聽。程仍不到。或到園。僅在簾內略一露面。及曲終。仍不見。蓋窺見人多。即曰此輩非眞知戲者。不顧而去。自此或唱或不唱。人無從測之。有時明知其不登臺。然仍不敢不往也。

梨園俗例。扮關羽者。塗面則不衣綠袍。衣綠袍則不塗面。而長庚獨不然。以胭脂勻面。出場時。自具一種威武嚴肅之概。不似近人所演之桀驁也。

長庚晚歲頗擁巨貲。一日。忽析產爲二。以一與長子。命其攜眷出京。寄籍於正定。事耕讀。次子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則曰。余家世本淸白。以貧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也。惟余去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且伶雖賤業。余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本。光緒辛卯。其孫已食廩餼。次子以無嗓音。爲月樓鼓手。孫長兒爲武生。執業於楊全之門。所演八大鎚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僅十六耳。

爐臺子爲程長庚配角

程長庚性傲。而獨禮重讀書人。有爐臺子者。盧姓。因喜漁男色。人以其姓盧而呼之。或云爲安徽舉人。流落京師。其人夙有戲癖。尤崇拜長庚。日必至劇場。聆其戲。久之遂識長庚。長庚詢得其狀。頗憐之。遂留至寓中。供其衣食。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廁身伶界。長庚復爲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爲配角不唱。爐因是得有噉飯地矣。

爐之唱工平正。長於做工。演盜宗卷瓊林宴等劇。容色神肖。臺步靈捷。能人之所不能。故亦有聲於伶界。至光緒中葉而衰老。喉涸無音。唱時僅及調底。且痰閉氣短。多爲斷續。方能終調。猶時爲巧腔曼聲。聊以示意。都人重牌號。每唱。猶必以喝彩報之。實則廢竈無烟。生氣久盡矣。

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全本三國志。由馬跳檀溪起。多出爐之手筆。詞句關目。均有可觀。雖他伶演之。亦能體貼入微。栩栩欲活。故一時有活張飛(錢寶峰)活曹操(黃潤甫)活周瑜(徐小香)之號。孔明一角。爐則自去。長庚歿。爐仍在三慶。誓不他往。自謂非遇長庚。久潦倒而死矣。

楊月樓扮猴子

楊月樓。安徽懷寧籍。自稱順天。非也。少時鬻於張二奎家。習武生。兼習鬚生。甫登場。名卽噪。後爲蔣某以千金贖之去。蔣有姊。適林氏。其夫方握浙藩篆。苦無嗣。言於蔣。欲以月樓充假子。蔣諾之。月樓遂之浙。咸豐粵寇之亂。浙圍急。林棄城。遁入雲棲。乃披薙爲僧。寇既平。月樓奉義母至上海。隸劉維忠所設之新丹

桂茶園。以所入供養膳。如是者約數年。已而卒。月樓馳書告蔣。蔣持其喪歸湖北。月樓旅居上海既久。漸習輕浮。其演劇。時效世俗所謂釣蚌珠故事。雖豐軀幹。而面瑩潔。每著胭脂。帶雨桃花。無斯豔麗。以故婦女皆趨之若鶩。

武生爲武劇之主腦。其人必神采奕奕。而又長於技擊。熟於臺步。嫻於金鼓節拍。乃始盡善。若更能唱。斯第一人矣。月樓獨能兼此數者之長。人稱之曰楊猴子。演西遊記悟空。必以武生繪面爲之。或竟有不繪面者。此角以超距靈捷舞棒圓熟爲工。月樓本善武生。扮相絕佳。而技擊臺步身段打把。又靡不精。每扮悟空。如芭蕉扇五花洞蟠桃會金錢豹等劇。皆靈活如猴。有出入風雲之概。故以猴子見稱。且武生最重在脛。無論猿超鶴立。必脚踏實地。毫不傾倚。方爲能手。月樓工力甚至。舒轉自如。且力大於身。雖長劇如長坂坡。身在重圍。七進七出。備諸牌調架式。而始終不汗不喘。一絲不走。恢恢乎遊刃有餘。而又喉寬善唱。腔調兼勝。其子曰小楊月樓。頗得家法。扮武生。亦精悍絕倫。惟面色微紺。輝麗不逮老鳳。喉音之堅實洪敞。亦若稍遜。惟兩脛熟練。動止合節。穩重不陂。固

猶能繼武也。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汪桂芬。徽人。伶界世家也。以額廣。人以大頭呼之。幼習戲。無異常童。十五後。倒倉閉音。不復能唱。習胡琴。能工。初僅爲常伶之琴師。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乃爲長庚技手。久隨不去。凡唱。必恃琴善和。乃益發音。且轉折間可節力。小有偸減。腔中換氣。琴如其調。貫而注之。人不覺也。若琴與唱左。則唱者非惟罔所假力。且牽而謬焉。能久隨者。其人聲調。耳熟能詳。某劇作某調。某段應某腔。得手應心。事誠兩便。從長庚久。於其所能者。無不能於手。然固未嘗擬以喉也。長庚死。桂芬殊無聊。爲人言長庚聲調。人謂君何不自爲。曰。我喉久閉。不能也。強試之。殊高。遂勸其登臺。自訝曰。我未冠失音。今乃未失耶。惟初用微狹。臺步本夙習。因試唱老旦。人疑長庚復生。初登臺。卽聲譽翕然。乃自壯曰。唱不過爾爾。吾苟知者。爲之久矣。至是乃肆力於唱。唱日進。喉亦日佳。雖不甚宏。而中聲自足。又甚精銳。名遂大起。

桂芬在京。孝欽后擬傳入演劇。太監代奏其已蓄髮爲道士。不敢來。孝欽謂可剃髮進內當差。太監遂授意於桂芬。乃剃髮登場。演舉鼎昭關等戲。孝欽大喜。並嘉其削髮之誠。賞給五品頭銜。以示優異。於是相傳汪大頭奉旨剃頭。欽賞五品頂戴。

桂芬晚年至上海。上海女閭繁盛。樂此不疲。日夜無休息。不恆執其業。而其喉固不衰。光緒庚子復入京。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益相傾重。時妻子皆死。削髮作外家裝。忽往忽來。居無恆所。與南妓林桂生狎。每至。同游者嬲之唱。無或諉。嘗自午至夕。屢唱不停。且得意引吭。尤多佳韻。後數年。卒以醇酒婦人病瘵死。徽調遂絕。

孫菊仙爲老鄉親

孫菊仙。天津人。津中呼爲老鄉親者是也。初爲商。以喉佳。雅好唱。在津爲票友。即有聲。及入都。盡聆當時諸名家之唱。試之以喉。罔不利。乃入四喜班。爲巨角。唱壓胄子劇。與汪桂芬譚鑫培鼎足而三。各有至處。其喉寬窄高下。攸往咸宜。

尖腔嘎調。不經意而自出。尤難在每唱煞尾。傾喉一放。如雷入地宮。殷殷不絕。世謂之曰孫調。其調大抵寬宏處多。花腔不甚用。以簡老痛快勝。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腔。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處求之。轟轟突突。實如連放花礮。不成聲調矣。

菊仙不善臺步。而體魁梧。背微僂。拱手闊步。自近大方。扮方巾鶴氅員外一流。最爲閒適。得山林氣。其初入班。於讀字法略欠講求。後亦日進。如演澠池會。扮藺相如。其說白乾板垜字。（此四字爲戲家緊要名詞）沈着痛快。得未曾有。有時好作遊戲。如光緒癸巳夏。演硃砂痣時。忽雨雹。至吳相公賣子歸。倒攜雨具。即以途中遇雹爲問。雹字北音讀如包。乃以南音讀之曰白。闔座叫絕。是亦不獨以唱勝矣。

譚鑫培爲伶界大王

譚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長於技擊。喉音狹而亢。南方有鳥曰叫天。其音哀以戾。鑫培之父音近之。人呼之爲叫天。因而及於鑫培。遂以小叫天稱之。初學老生。未幾。喉敗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於近畿。中年還都。喉復出。仍唱老

生。由于（于三勝派）派而變通之。融會之。苦心孤詣。加之以揣摩。越數年而聲譽鵲起。其唱以神韻勝。本工崑曲。故讀字無訛。又爲鄂人。故漢調爲近。標新領異。巍然大家。他人襲其一二餘音。即以善歌自命。其實神化於此。唱無定法。初不着力。至筋節處。慢轉輕揚。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餘音繞梁。蓋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故乍聞似亦平平。及應變出奇。人直不知爲聲何以能至於此。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輒求通人改削。字不協律。復以己意定之。故其戲文。與常伶迥異。至於運喉弄調。瀟灑不羣。如唱碰碑。正調已佳。反調更勝。字音清利。韻調悠揚。愈唱愈高。遞轉遞緊。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九淵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且憔悴之容。剛烈之氣。又時時見於眉宇。爲劇至此。可歎觀止。宜其有伶界大王之號也。

譚在京師三慶園時。其唱工復取法於馮瑞祥。惟習焉不精。與張毓庭相髣髴。後因程長庚責其爲小家派。遂發奮自雄。極力改正。就程于馮三人之所長。取精用宏。合而爲一。乃始不同於凡俗。

譚嘗奉召入內廷。使爲內務府小伶工之教習。時有恩賞。遂有稱之爲譚貝勒者。

譚與汪桂芬齊名。聲價絕高。汪性頗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臺。屢以此涉訟。譚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戲外。如有堂會戲。須其登臺者。每齣須五十金。倘須主者夙與聯絡。方演兩齣。人於延請時。若不得當。則必往求其妻及其長子。且須別有賂遺。故卽賞金亦不止五十兩也。

都人喜譚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園號爲譚所開。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顧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爲之減少。且有謂若譚死願以身殉者。亦可謂奇矣。或諷譚絕人太甚。譚曰。君殊不解事。使吾聞召卽至。人將賤視我。與常優等。且東呼西喚。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以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爲愈也。質言之。此等歌曲。實亦何足聽。若日聒於人耳。人且唾棄之不暇。故與其隨人以招厭。無寧自高以取重也。

都中江蘇會館團拜。名伶畢集。譚獨抗傳不到。時吳江殷李堯方掌山東道御

史。拘譚至。縶諸廳事以辱之。待演劇旣畢。方釋之去。後此逢會館戲。聞命卽赴。不敢或違矣。

譚與人語。好引劇場中之故實爲談資。又好效人腔調以供噱點。光緒某年南下。渡海時。舟中時時效孫菊仙或楊月樓。酷摹其狀。一時觀者。咸軒渠不已。

王福壽。南府之三十年老供奉也。於伶界鮮所許可。謂當今之世。僅有個半人。個自謂。半則譚也。

譚面瘦削。而一經扮裝。則精采奕奕。兩目尤神。居常嗜阿芙蓉。臨場非二人攜具更迭料量不可。每日睡起必在夕陽以後。飲食居處。奢侈無度。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孫。歲進不爲不多。而恆患不足。其子均不肖。不能繼業。仲唱旦。每與之同演慶頂珠。作漁家裝。扮蕭恩女。以眞父子爲父女。人樂道之。餘或唱武旦。或唱武生。輕裘肥馬。類五陵豪。每出。輿從相隨。酒肆茶樓間。羣焉尊以爺稱。儼然貴游子弟矣。

光緒中葉。譚爲春臺班主及精忠廟會首。人以尊程長庚者尊之。亦呼之爲老

班而不名。時班規尙嚴。每日車資。亦不過京錢四十千而止。惟特春正讌會及人家婚誕。得厚貺以償所需而已。

昔時各班歷轉諸園。四日一易。譚雖慵憊。而四日中少必兩至。至時雖遲。亦必酉末戌初。無過晏者。其後愈延愈久。成爲慣例。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飢。電燈待熾。人人暫墮黑暗餓鬼道。而終無一人不待而去者。宣統初元。國喪遏音已久。及開禁。譚有登場消息。人人犇走相告。甚或輾轉屬其戚黨。預以期告。爲據地計。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一日。演天雷報。時已夜九時後。慷慨激昂。千人髮指。並肩累足。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至叟觸壁死後。譚已入場。座客久飢。俟其唱畢應散。後臺逆知人意。故於後半全不扮演。詎譚指說時許。人已入神。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不能洩。故竟不去。諸伶草草終劇。乃相率出門。

張二奎工於做

張二奎。徽人。善徽調。唱不奇而工於做。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其流裔也。不貴

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爲貴。乾腔者。簡老無枝枯直不潤之謂也。

于三勝爲老生中之不祧祖

于三勝。鄂人。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其唱以西皮爲最佳。探母藏劍捉放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剏製者爲多。如今所盛傳之李陵碑牧羊圈烏盆計諸劇。皆是也。且知書。口才甚雋。能隨地選詞。滔滔不絕。惟擇配至嚴。若與旦配。非喜祿登臺。必不肯唱。寧舍車貲而去。從無強而可者。一日。唱坐宮盜令。喜應扮公主。已出場。適喜以事遲至。前後場汗下如雨。三返與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願久唱以待。不得已。亦姑聽之。及開板。唱楊延輝坐宮院一段。舊本有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失水魚困在沙灘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掩我好比東流水一去不還四句。于隨口編唱。連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後臺使人要喜至。草草裝束。抱兒而待。于方合眸緩唱。其興猶未艾也。知喜至。乃以常詞終。時歷數十分鐘。使者往返七八里。固猶未誤。座客含笑靜聽。知其有待。以愛

其唱。亦姑忍之。後有問之者曰。設再延不至。將奈何。則曰。我試以八十句爲度。若仍未至。可以說白歷敘天波家世。雖竟日可也。

三勝善詼諧。能望文生訓。即景生情。舊時臺規至嚴。諸名宿之臺步身段場面說白。從不偶誤。一日。扮一君主。鑾衞出場。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入場分半而左右立。適其人荒莽。前一隊已分立。後隊竟誤投一方。成左三右一之式。三勝出。顧而怒。視以目。不覺。不得已。乃於唱引後。忽增唱搖板云。這壁一個那壁三。（京音讀曰撒平聲在花麻韻）還須孤王把他拉。唱畢。牽其一以右之。臺上下均鬨然失笑。不可仰視。其人亦慚沮自笑。逡巡去。場規本不應妄增。非譃劇亦不應打諢。惟重其名。又樂其敏。故觀者不以爲侮。反羣起而譽之。

陳彩林傾倒一時

同光間。上海有名伶陳彩林者。隸金桂園。其初居京師勝春奎班。班爲內監某所蓄。時彩林尚髫齡。以不赴某侍御召。侍御銜之。因劾宦官不得私蓄梨園。上韙其言。班散。而彩林遂至海上。登場四顧。傾倒一時。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許蔭棠爲票友出身之鬚生。歌喉以寬宏厚實見長。宜於富麗堂皇之劇。尤以王帽著。每句拖音嫋嫋。歷久不絕。所以示其能力有餘也。惟所演之戲不多。有許八齣之號。在光緒中葉。負盛名。與譚鑫培孫菊仙汪笑儂埒。稱許老板。每劇畢出園。恆有多人圍繞。蓋以得瞻顏色爲幸也。

賈洪林痛詆端剛趙董

賈洪林。小字狗兒。受業於張勝奎。故一切規模。有酷似孫春恆處。又爲譚鑫培之私淑弟子。嘗與劉永春羅百歲合演全本烏盆記。即摹譚派也。爲人豪邁不羈。光緒庚子。拳匪肇事。孝欽后與德宗西狩。一日。在天和館演罵曹。以時事改爲白文。痛詆端剛趙董輩。慷慨悲憤。不可一世。觀者爲之聲淚俱墮。

黃三演罵曹被杖

黃三演奸雄之劇最肖。嘗供奉內廷。與譚鑫培同演罵曹。黃演至修書黃祖一節。孝欽后遽傳旨笞杖。杖畢。厚賞之。曰。此伶扮奸雄太肖。不得不杖。而演劇如

此聽明。又不得不賞。

謝寶雲爲名角之配

謝寶雲。幼名昭兒。演鬚生。金水橋二進宮均著名。其發音蒼秀而高寒。倒板兀而圓。劉鴻升譚鑫培皆遠不及。如文家善用逆筆。雲垂海立。石破天驚。行腔之陡峻。並世無第二人也。然挾此異術。僅爲名角之配。以餬口。亦可傷矣。

時慧寶有父風

時慧寶。吳人。父琴香。同治時。以善崑曲知名於時。並善徽調。與鄭秀蘭同師。皆有聲望。琴香尤善於酬酢。曾在某園演趕三關。皖人御史徐某置酒於臺欄上。以戲劇爲下酒物。而琴香遽浮一大白。同觀者爲之絕倒。慧寶長。有父風。父歿。家中落。綺春堂舊居之在朱茅胡同者。鬻於人矣。或誚之。慧寶憤然曰。父析薪。子不克負荷。非丈夫也。遂殫心竭慮。專習鬚生。所演如法門寺上天臺等齣。聞者無不謂其音節蒼涼。一空凡響也。

慧寶平居安貧自得。酷嗜翰墨。於名人碑帖。雖重值。必稱貸以購。尤喜大小篆。

每日折紙爲範。作數百字。然後治他事。

汪笑儂演新劇

舊劇伶人。編演新劇最早者。厥惟汪笑儂。笑儂。名僢。字冷笑。亦字仰天。富有思想。兼善詞章。唱做之佳。猶餘事也。所編黨人碑一劇。乃採六如亭說部東坡逸事。略加附會。暗刺政府。而科白關目。亦能鼓舞觀者興趣。如在酒樓獨歎時。酒保誤蔡京爲菜心司馬光爲絲瓜湯。謂蘇東坡有三弟。曰西坡南坡北坡。東扯西拉。詼諧有趣。至題詩一段。高唱連天烽火太倉皇。幾個男兒死戰場。北望故鄉看不見。低聲私唱小秦王。長安歸去已無家。瑟瑟西風吹黯沙。豎子安知亡國痛。喃喃猶唱後庭花。腔調抑揚。不襲皮黃陳套。花字由低而高。延長至二十餘音。宛轉自如。尤爲難得。在專制政府之下。笑儂竟能排演革命戲。膽固壯。心亦苦矣。

宣統末。劉永春與汪笑儂均在濟南演劇。劉隸鵲華居。汪隸富貴茶園。以營業競爭。漸成仇敵。汪尙有涵養。劉則逢人便罵。輒曰。汪笑儂何能唱戲。一日。値某

會館堂會戲。主者以二人皆負盛名。強令合演捉放。劉去曹操。出場唱八月中秋桂花香句。改香字爲開字。唱罷。目視汪。汪應聲曰。棄官拋印隨他來。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歎賞久之。劉自是誓不與汪合演。而罵如故。

笑儂所演之劇。皆自撰。即演舊有之戲。穿場唱白亦與常伶不同。其演斬馬謖一劇。城樓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字一句自出心裁。而不離出師表之大旨。入後。聞馬謖失守街亭。白云。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曾對山人言講。馬謖爲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山人以平南之役。馬謖有攻心爲上之論。頗曉兵機。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失了街亭。如此看來。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云云。此等念白。斷非俗伶所能夢想及之者也。

陸小香爲小生巨擘

小生之難。難於小旦。以腔與旦等。而須雜用寬喉。又戲兼武功者多。做工科諢。亦所在多有。故曠世得人無幾。此中巨擘。識與不識。咸推陸小香。小香南人。爲崑曲小生。亦善徽調。喉音與旦絕不相蒙。天然寬潤。是雄非雌。特與老生之過

洪有別。一聞而卽知爲小生。與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其工力至深。崑曲臺步。日必按折遞演以爲常。且室懸巨鏡。日必作周瑜裝。臨鏡自照。凡一顰一笑。必揣摩三國演義中之意義。達之於容。喜怒藏奸。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卞急之態。且常伶冠插雉尾。往往掃眉盪口。左右不適於用。甚或動而墜地。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每一低頭。則其上作左右轉。盤旋上矗。如雙塔凌空。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縱有極力摹之者。亦僅能互逐並旋。欲左俱左。欲右俱右。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各爲軌道。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也。

德珺如由旦改生

德珺如爲穆彰阿之孫。酷好唱旦。家人不能禁。監守之。輒逸去。初本客串。稱爲德處。以不謹故。銷除旗檔。後無所得食。乃遂入班爲優矣。其唱喉音絕佳。高響圓潤。無一不備。腔亦純熟。未幾改小生。頗能以意出奇。惟唱時故爲吐茹。喉際含蓄太過。多斷續哽咽之音。肆意急徐。無復規律。用喉如哨。論者比之唱灤州影戲也。

俞菊笙爲武生中鐵漢

俞菊笙者。武生中之鐵漢。性躁急。故以俞毛包見稱。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精悍無倫。力亦絕大。其演劇。出門上馬。盛氣如虹。勇猛精神。溢於眉宇。至唱時。凡樂工前場配脚等。小有不合。則以氣相凌。無絲毫之假借容忍。其登場演劇。同列咸有戒心。而裂冠擲帶拍案頓足（樂工不能依節和奏唱者對之頓足即爲痛詈其勢愈重者則詈亦愈深）（與面辱人尊親無異）之事。仍靡日靡有。且胸挺眉豎。時時若有餘怒。故無論唱者觀者。皆以毛包呼之。轉有不知俞菊笙三字爲其姓名者。其唱以挑華車一劇爲最得手。此劇場面身段。至爲繁重。愈後愈緊。叱咤生風。他人不待終劇。精力已疲。惟菊笙舉重若輕。無懈可擊。至揮舞緊急時。則如電閃風馳。直使人目迷神駭。旋歌（唱牌子）旋舞。眞能品也。

張八十張長保劇中入場

武生不尙翻轉。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有八十長保者。皆姓張。長於技擊。無論短衣盔靠。往往劇中入場。專以往來對敵揮舞。捷密取勝。兵將多人。遞出奏技。

而兩人僅倚劍左肩。於從容大雅中作一足之飛旋而止。（戲中謂之打飛脚以聲響而距高者爲上）衣髮不亂。氣宇雍容。不似時流之猱犬其身。與下把同其起伏。失大將體也。長保且善扮悟空。長於超躍。並工崑曲。凡武場各種牌調。靡不能之。（武場牌調最多）八十體肥。不尙柔術。惟臺風偉麗。又揮劍戟如風。每出不過一二場。觀者已心滿志足矣。

尙和玉有眞能力

尙和玉寶坻人。確有眞能力之武生也。一步一躍。一擊一刺。皆具有尺寸。妙合音節。或獨立如夔。或平翻似燕。從容穩練。絕無努力喫重之痕。不偏不陂。適可而止。每唱拿高登金錢豹等劇。伶人均往竊視。察其舞弄作何花式。臺步作何尺度。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蓋以其學力深至。悉具老成典型。固非後生專恃質敏力裕猝欲學步者所能也。有時繪面演四平山。扮李玄霸。其雙鎚在手。重若千鈞。轉動有時。低揚有節。每擡足。則靴見其底。（戲中謂之亮靴底非足擡平不見）每止舞。則樂終其聲。（戲中謂之傢伙眼）且盔靠在身。略無紊亂。平翻陡轉。全符節拍。未事時

不形勿遽。已過後直若無事。然種種藝能。多出於崑曲中牌場舊式。而從心化之。用得其當。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也。

張占福獷悍矯捷

張占福。卽張黑。爲開口跳。獷悍矯捷。其演盜銀壺九義十八俠大蓮花銅網陣。殊有江湖豪俠氣概。

生旦演劇被斬

光緒中葉方照軒軍門曜。威震粵中。然多暴厲之行。其鎭潮州時。嘗觀劇。粵劇向多男女雜演者。適某優夫婦飾生旦同演一淫戲。備極媟狎。方叱下。卽於戲臺前斬之。

朱四芬柔情綽態

道光時。京師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以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令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眙眙。命歌藏舟劇小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其起

句爲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啓。一笑嫣然。客有裒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涼。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令勿再唱。而客亦傾倒備至矣。

旺兒爲花旦

同治初。京伶旺兒。爲茶寮中捧盤童子。面白皙。性儇巧。遂爲好事者慫慂入鞠部。爲花旦。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羶。其唱以黃腔爲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未從師之故也。

張三福性坦易

蘇州張三福。字梅生。同治初之京伶也。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若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眉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窗。雜陳古帖。兼之魚盎花缾。殊覺別饒清趣。

夏天喜長身玉立

夏天喜。字秋芙。揚州人。同治初之京伶也。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惝怳不能自持。王蘂仙與天喜美豔相匹。蘂仙固是好女。天喜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河豚値得一死。蘿摩庵老人謂天喜儻是女子。爲我作妾。亦値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杜蝶雲爲生末淨

杜蝶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玉樹堂。初扮旦。後則生末淨恣意爲之。偶飾吐火判官。觀者譁訝。蓋聰潁人也。

沈芷秋舉止灑落

沈芷秋。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矯矯不羣。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轉喉。座客肅聽。無復喧呶。一聲初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蓋芷秋之度曲有琴理焉。其在春華堂時。齒方稚。時有中書舍人吳某悅之。欲購爲侍史。力不能致。竟呑生鴉片以死。

周稚雲質麗神清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以聯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耳。

朱蓮芬爲潘文勤所眷

潘文勤公少年鼎貴。悅歌童朱蓮芬。故芬陀利室詞一卷中。多詠蓮華。託興綿邈。蓮芬子幼芬。風貌亦楚楚可人。唱青衫子。雖平平。而舉止嫻雅。猶是承平故態也。

侯俊山顧盼自喜

侯俊山。即老十三旦。張家口人。同光間在京。聲震一時。穆宗殊嬖之。同治某科鄉試。御擬試題君子坦蕩蕩。即隱十三旦。坦字爲十爲一爲旦。蕩蕩則含有兩旦字之音。合之爲十三旦也。其八大錘舞雙鎗。五花八門。到底不懈。顧盼自喜。遊刃有餘。蓋以秦腔花旦而兼武生。爲楊小樓所不及也。

田桂鳳負盛名

京伶之貼中旦子曰田桂鳳者。負盛名。每唱。則舉國若狂。奔走恐後。貌清麗。微削。兩睛罨露兇光。爲美中不足。其扮戲以閨門有情致者爲妙。如拾玉鐲鴻鸞喜是也。

田善裝束。每登場。必有數人伺應之。梳髮者。貼花者。著衣者。夏則揮扇者。冬則持爐者。且篤嗜阿芙蓉。臨演。非二人更迭裝置不可。其妙在身材婀娜。穠纖修短。雅近婦人。而冠服釵鈿。又至精絕華。蓋皆自出心裁。製從新式。故益動人目。扮時一釵一髮。加意安排。鬢若刀裁。眉經新畫。衣裙合度。珠翠盈頭。於一容字。備極工細。故好之者衆。雖姍姍遲至。衆頗耐之。

田性驕。向例末劇皆演冑子。後則有老生作殿者。貼則僅在中劇。自田出。而貼乃爲後勁焉。其睡起最遲。雖夏日。亦及暮。光緒癸巳壬辰之際。與譚鑫培同主春臺部。故多與之配戲。譚到已晏。而有時猶須待田。及劇止場終。往往柳梢月上矣。田以多得貴人眷。頗致富。

楊桂雲善扮貼

楊桂雲。字朵仙。體胖。善扮貼。面橫闊。多酒肉氣。喉帶北鄙殺伐之音。半啞而近豺。故長於作潑悍劇。最佳者。如雙釘計。如送盒子。如馬四遠開茶館。其猛如雌虎。極奸刁兇淫之致。而又詞鋒鑿鑿。層出不窮。他人爲之。無狂厲至此者。次則如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劇。凡謀夫害子爲淫婦而具兇悍性者。舉能效之。善哭善笑。面備春秋兩氣。見所歡。惟恐不盡其歡。見所惡。惟恐不恣其惡。頑婦情態。描摹入細。且每至逞兇時。心亦似餒。而必強嗤所歡爲無丈夫氣。挽袖登床。抽刀便斷。至此聲色俱厲。喉皆變徵。若惴惴而強以自支也者。及至訟庭對讞。詞勝則上逼官府。詞敗則雜以詼諧。刁狡淫兇。可歎觀止。

胖巧玲工貼劇

胖巧玲。（一作鈴又作林）京師人。以貼劇著。體貌厚重。扮相（化妝之後謂之扮相南人謂之臺風）不佳。而舌具燦花。如嚦嚦鶯聲。囀於花外。長言短語。妙合自然。如胭脂虎中之史鍾玉。浣花溪中之任容卿。說白皆駢語雅辭。與尋常科白不類。常伶不諳文義。按圖索

驥。如拙童背書。斷續梗塞。文理全失。且又多引古書古語。滿篇之乎也者。讀頓頗難。稍不留心。全無收束。如容卿道白中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數句。更爲難讀。非畧通文義。以精神貫之。殊無可取。巧玲貌雖不颺。而心有靈犀。於諸劇雅詞。不啻若自口出。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不以環肥而少之。某邸與巧玲善。其卒也。某往送其喪。而懼人之指摘也。乃便衣步其後。兩僕捧衣冠從焉。某侍郎聞而笑之曰。此頗似紅樓夢中賈寶玉在芙蓉池上祭晴雯時也。某邸聞之不以爲忤。猶服爲雋論。

于紫雲爲旦界名宿

于紫雲。鬚生三勝之子也。爲旦界名宿。其唱聲柔脆而堅。絕非後輩虛浮一派。去臺遠坐。字音絕清。彩樓配御碑亭趕三關祭江別宮坐宮盜令等劇。皆委婉動人。晚年稍近游戲。好演虹霓關一劇。效婢子裝。見夫人與伯黨論婚。腹誹眉語。方隻手擎盤茗而出。見之而怒。乃唧杯而指弄其盤。迅急如風。官體並用。喉仍作唱。其唱西皮二六一段。至自古常言講得好最狠狠不通婦女心腸等句。

字字酸心。針針見血。觀者點首太息。深入人心。四十以後。不恆登臺。以常奔走達官貴人之門。能鑑別古器。遂以販鬻古董爲業。頗致富。如端忠愍公楊文敬公。皆常與講論金石。購覓書畫者也。其子小小于三勝。能繩祖武。年十三四。即登臺演李陵碑等劇。饒有家風。老輩見之。謂尚不失三勝舊範也。

一汪水爲戲中嬰寧

一汪水。京師金店藝徒也。性蕩。好作婦人妝。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龍門一登。身價十倍。以目波韶秀。體復清潤。故有一汪水之稱。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一扮戲專重淫蕩一流。如賣胭脂戰宛城以色身示人。備諸褻狀。做工唱工。舉所不講。戲規本以笑場爲大忌。水蕩極。故多笑。笑而近美。故人不以爲失場。轉樂觀之。凡與配戲者。必以金店爲諷。都門金店。皆筦捐納銓選等事。偶演得意緣等劇。生爲旦按摩。原本以赴京應舉爲講。以水故。輒以到京捐納爲言。臺下適有此賈。怒將用武。而水不爲辱。亦不還答。每聞妙謔。輒以巾掩口。笑不可仰。倍饒韻致。論者稱之爲戲中之嬰寧也。

時小福唱青衣

時小福。吳人。唱青衣。名出于紫雲常子和上。素與宜興任筱園制軍道鎔善。光緒辛丑。任以山東巡撫陛見入都。與時遇。時已鬑鬑滿頰。久不登場。任再三強之。乃爲之剃鬚而唱落花園一折。酬以三千金。不受。

王瑤卿有名貴氣

王瑤卿少時姿首。不過中人。而有一種名貴氣。盛飾衣冠。儼然貴族。與譚鑫培同供奉內廷。有青衣叫天之號。孝欽后甚眷之。每頒賞。必與譚埒。故頗饒私蓄。

姜妙香擅名一時

姜妙香以青衣小生擅名一時。頗孤介。工繪事。其妻國色也。至劇場觀劇。爲俞五所見。百計奪之。妙香竟不能與爭。遂鬱鬱得咯血疾。乃輟演。杜門不出。一意畫蘭。嘗自題其端。有幽花只作閉門香之句。

旦之諸名角

閨門旦須有貞靜氣。當推田桂鳳王蕙芳。姚佩秋亦差近似。頑笑旦須有潑悍

氣。當推楊桂雲及五九。刀馬旦須有富麗氣。如反延安馬上緣破洪州之類爲貼劇非武旦劇也短衣拔鬣者方爲武旦當推楊小朵及蕙芳。粉旦須有淫蕩氣。當推一汪水及桂鳳。此外則專重說白。如胭脂虎玉玲瓏浣花溪下河南等劇。固全以長舌取勝也。

五九爲張樵野所眷

五九爲光緒時京師之美伶。張樵野侍郎蔭桓嬖之甚。嘗招之至家。使改婦人妝。侍左右。日酬以五十金。令家人僕役呼之爲少奶奶。久之。亦遂視之爲少主婦也。

楊小朵爲武子彝所眷

武子彝。滇人。任江西知縣。嘗以解餉入都。暱楊小朵。桂雲之子流連久。囊金罄盡。則爲小朵司簿記。小朵呵叱如僕役。子彝安之。怡然若甚樂者。後其同鄉以子彝迷溺玷鄉譽。迫小朵逐之。不得已。回贛。每語人云。吾平生最愉快者。獨爲小朵司會計時耳。

想九霄屢受辱詈

想九霄卽田際雲。色藝兼優。風流籍甚。而屢爲士大夫所辱詈。工部郎中龔才傑口角鋒利。偶於會館堂會中見九霄至筵前請安。輒呼之爲兔兒。九霄聞之。反身卽去。是日九霄應唱之堂會戲。竟排而未唱。遣人往催。則語來人曰。想九霄爲供奉王爺之人。非爾等窮措大之玩具。會館中人竟無如之何。未幾龔竟爲御史所劾去官。文芸閣學士亦以其驕而惡之。嘗詈之爲忘八旦。聞者謂此語可爲想九霄三字之的對。其後竟以弄權納賄。怙惡縱淫。奉旨拿辦。忘八旦三字。不意成爲考語矣。

寶珊秀美天成

光緒中葉。京伶顏色最麗者。有寶珊。秀美天成。扮賣餑餑拾玉鐲等劇。唱做不必甚工。而能使人目注神癡。其麗可想。每出入園市。隨而環視者。如蜂屯如蟻聚。後得故舊提攜。改節讀書。爲人記室以終。

朱素雲美秀而文

朱素雲美秀而文。工書善歌。光緒甲申以前。猶未露頭角也。然李蓴客侍御慈

銘識之於前。樊雲門方伯增祥眷之於後。而尤爲陳小亭所暱。小亭。戶部書吏子。家饒於財。暱素雲最早。飲食宴處。悉在其家者十年。素雲性揮霍。皆小亭所供。既竭其藏金。復售屋得三四十萬金以繼之。

謝寶琨放意怠工

謝寶琨唱老旦。喉調尚佳。入內廷供奉。孝欽后聞而賞之。遂膺每劇二金之賜。（內廷賞賚有等以次遞加）謝以初唱即獲慈賚。榮而自驕。放意怠工。唱日以退。甚至有走板失調之弊。再入內廷。遂被逐。

四十花門最多

四十者。京師四喜班有名之武旦也。傳槍轉棒花門最多。如唱蟠桃會嘉興府等劇。或多人互擲齊拋。或一人單轉雙弄。奇而不亂。緊而不乖。金鼓和鳴。使人目炫。拋擲一類。戲中謂之傳傢伙。轉弄一類。戲中謂之撚鞭。非水到渠成者不辦。手目偶疏。便虞閃失。場面一失。全節俱隳矣。而四十獨無之。

余莊兒色藝均備

京師武旦。自四十以後。效顰者多。卒不能至。惟余莊兒技與相埒。莊面整意侈善歌。且工技擊。矯矯不羣。士大夫好與往還。頗負時譽。自編新戲多種。以十粒金丹爲最。莊扮十三妹。挺然有女丈夫風。奇技俠情。見者心醉。其於傳弄各式。亦精熟圓緊。爲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光緒朝。供奉內廷。德宗頗賞之。一日。在大內演十粒金丹。畢。未解妝。德宗召至內殿。攜手顧隆裕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隆裕以其近御坐。大怒。將訴之孝欽后。上懼。乃以莊所佩倭刀爲眞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莊遂賄部吏。報病故。不敢復出。京中謂之報黑人埋頭燕市近二十年。至宣統時。乃稍稍與人晉接焉。

兩陣風翻轉凌踔

兩陣風。不知何許人。由秦腔改入徽班之武旦也。其柔術精絕。翻轉凌踔。倒行旋舞。種種新式。均非常人所能。與武丑張黑演賣藝。各奏所能。皆矯然不落恆逕。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

何桂山。即何九淨之名角。有鐵喉之目。嘗與程長庚配戲。長庚亦服之。其喉之高響寬洪。罕與倫比。隨用隨至。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惟其人爲登徒一流。男女色靡不篤好。每日演劇畢。即挾貲爲冶游。或與同班旦貼之流。相期於南下窪之蘆中以卜晝。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桂山之同單多至不可紀數。有財則散之。無則取諸其偶人以其誠直多樂就之。性又好酒。靡日不醉。酒色戕伐至甚。而喉固不失其佳。至老。其好不衰。而其唱亦不衰。異材也。

桂山之演劇。不落恆蹊。而天性躁急。每日興至。則入園。入園。即扮演而出。或時已晏而壓胄子不爲榮。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爲辱。持錢而去。每不知所之。其唱純取中聲。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雖園廣數畝。樓高數仞。座客仰而靜聽。雖至遠者。亦如覿面促膝。聲聲如在左右。每一放響。誠有貫耳如雷者。惟唱之遲早。難以預定。聞名而來者。午飯稍延。及到園而已去矣。何本崑曲能手。後以樂工配角不備。佳劇亦不能多。惟鍾馗嫁妹五鬼鬧判等。爲都人所

篤嗜。前場隨手及各觔斗虎（戲界謂赤身朱褲專打觔斗之下把每戲或四或八者謂之觔斗虎）經其致演。尚流傳未絕。且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為者。桂山死。遂成絕調矣。

李牧子為淨界大家

李牧子。京伶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其唱。以鼻音正音兼用。花腔最多。峭拔鏗鏘。頗足娛耳。如天水關中姜維一段。御果園中敬德一段。皆燕市人人所效慕者。然學之不善。輒陷為輕薄子。花腔過多。必至無腔。滑調過多。轉不成調。故自李之後。卽謂淨界無人亦無不可。

錢寶峯唱做並佳

錢寶峯以鼻音勝。尤能一嘯震人。（劇中謂之哇呀）直如海浪簸舟。人身為之起落者再。聲亘至此。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其唱以兼戲謔者為最佳。正唱如沙陀國取洛陽。兼謔者如白虎帳（卽斬子）中之焦贊。大名府中之李逵。岳家莊中之牛皋。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光緒中葉。年已六十以外。頭童齒豁。猶能發亘響以驚人。淨以繪面為難。其花色極精極細。從前師弟授受。有專譜備載其

式。謂之臉譜。寶峯固以繪面見長者。唱做並佳。各藝咸備。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

金秀山爲淨角第一

金秀山。京人。咸同間。在某部爲官役。官役者。專伺官吏而司奔走者也。操作之餘。恆引吭高歌。聲若洪鐘。聞者咸驚異之。謂之曰。若之藝。宜可以雄長曲部。睥睨一世。豈懷才而以潦倒終耶。秀山心動。於是毅然辭役。而師何桂山。藝成。隸嵩祝成班。當是時。有小穆者。名淨角也。銅錘架子。無不擅長。與孫菊仙同隸嵩祝成。秀山親炙其緒餘。益致力於銅錘。其藝乃駸駸乎駕諸名淨而上之。勝春同春四喜先後立。秀山實終始其事。光緒庚子拳亂後。同春蹶而復起。秀山在其中。與譚鑫培偕。論者推爲淨角第一。其爲劇也。雄壯沈着。端凝渾厚。喑嗚叱咤。四座爲之震驚。晚年則蒼勁更甚。凡就聽者。莫不爲之神往。

小穆用鼻音

小穆。卽名淨穆鳳山。黑淨唱腔之用鼻音。小穆實作之俑。蓋以氣弱。遂藉鼻孔

出氣以取巧也。將登場。輒先以煙酒大麥之屬遍餉後臺小角及前臺之看座者。令俟其出臺皆爲之喝采。梨園中人之不滿於小穆者。僉謂小穆之享名卽由於此。

劉鴻聲唱善用氣

劉鴻聲。京師闤闠中人也。以喉佳。能摹擬諸家唱法。人爭譽之。遂入班。唱黑頭。多拗新調。聲名鼎鼎。見重一世。惟酷好酒色。兼容併包。夜無虛夕。積久。體不支。兩脛竟廢。失業貧甚。某庫李某憐之。輿至其家。爲之飲食醫藥。期年漸起。久之遂能步。後竟杖而行。未幾大健。復能登臺。惟略跛耳。李年老而慈。於劉有再生恩。劉遂父事之。初出。猶止宿其家。後乃自爲室。而仍間日往省。李亦時時顧之。事無大小。多稟命而行。性絕驕。園人不能御。惟李可以強之。每近色。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故不至橫逸。其技之進。皆李左右之也。

劉病起。氣較弱。以淨用力多。改唱生。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蓋習之久耳。其唱響脆高洪。以善用氣。故能延極長之聲。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而音之充滿。

究特異於衆也。

劉趕三敏於口

京師名丑之以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前有楊三胖丑。後有劉趕三。趕三敏於口。片語能歡座人。如扮闖山中之周鼎查關中之婆羅院。皆盡掃陳言。獨標新諦。扮貼者舌戰少弱。爲所窘者不知凡幾矣。

劉於崑曲徽調皆能之。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唱探親相罵時。即以其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詈人太過。往往口給取憎。然性至木強。屢辱不改。肆口傷衆。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屢矣。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悔。漸謹飭。每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或喝問之。輒下騎去頂上所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敬對曰。小的劉趕三。其人乃大笑而去。

羅百歲爲丑界翹楚

羅百歲。京師人。專唱丑角。而唱工特勝。能效汪桂芬譚鑫培各音。故於丑界爲翹楚。說白清利圓穩。有眞能力。做工臺步。靡不精到。扮蔣幹。扮賈貴。均爲人所

難能。而獨唱拾金之聲調之佳。合唱活捉之臺步之敏。更不可復得。固非以專工俚語。便可作丑也。

羅與秦腔老生十三紅最莫逆。蓋羅初甚窘迫。十三紅與有解衣推食之誼。迨羅聲譽既起。同輩爭與交好。羅輒不爲禮。問之。則曰。十三紅與我不同道。愛我而好我若此。是眞知己也。若輩回想前數年待我如何者。可以休矣。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趙仙舫。名丑也。以隆準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都中好作此類諧稱如從前名丑大骨頭之類奇稱甚多齒牙伶利。語妙如環。光緒庚子以來。海內尙新學。趙頗通文理。專以新名詞見長。每登臺。改良進化諸名詞。滿口皆是。妙在運用切合。不知者或誤以爲東瀛負笈歸也。宣統辛亥以前病死京師。後遂無繼起者。然滬伶之似此者則較多。固不僅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諸人已也。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草上飛。張黑。京師武丑之曠世罕有者也。皆捷如猿猱。迅如飛燕。任意翻倒。隨

情縱躍。唱三上弔時。貫索兩樓之巔。由臺飛跨而上。或往或來。或倒懸。或斜絆。或踞坐其上。或徐步其端。最後以髮掛而口啣之。掣令其身上下。此二人所並能者也。

草上飛不知其姓名。以鯉魚打挺爲最奇。平臥於地。初則身高五六尺。次八九尺。再則一丈以外。每下。復落於原處。不知何由運力也。張黑幼習拳術。毆人亡命。遂入梨園。其得意者爲賣藝三上弔等劇。能以手拍圈椅兩足。躍而登。旋翻而上。卽以手持椅。與之同翻。以椅之足爲其手。手足起則椅落。椅起則足落。憑空增其半身。翻騰自若。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飛而及樓。將與尋衅。未至樓而人擲以茗具顚。遂傷脛腰。不復能奏奇技。一從事於說白。輒演盜御馬中楊襄武之類。以自矜異。

昭容雪如覲高宗

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旋以鈿車錦幰送揚州。賜玉如意粉盝金瓶綠玉簪赤英玉杯珠串諸珍物。又有雪如者。高宗嘗以手撫其肩。雪如乃於肩

上繡小龍。以彰其寵。

黃翠兒色藝冠時

黃翠兒字綠筠。嘉慶初之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旋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山陰童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願奉杏浦盥匜。格於勢。未果。無何。而遂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日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

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某素漁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僅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痾江寧。某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事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恝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欲遽捨此

錢樹子也。遂不果。時杏浦館安宜。歲時問遺。常不絕也。

大寶齡氣象崢嶸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揚州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葵官也。同治初。至江寧。或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並美詞場。何必嫋嫋娉娉之爲是。而錚錚佼佼之爲非乎。

張桂芳演女劇

光緒初。滬有女伶張桂芳者。專演女劇。其女芷香能繼之。則扮小生官生角色。

周處演御果園

滬有女伶曰周處者。以唱淨著。一日。有豪客臨劇場。使演御果園。語之曰。果能袒裼登臺。當以巨金爲犒。蓋御果園中之飾尉遲恭者。每赤身出場。客故云云。周利其金。竟從之。其實周登臺時。有長尺許之假鬚。披拂胸前。兩乳被掩無跡。此外雖袒以示人。原無別於男子也。

金月梅以做工勝

女伶金月梅初以晉人而久居南方。故柔媚如蘇杭佳麗。其於戲。用心甚至。每扮一角。必有所揣摩。或貞或淫。或悲或喜。或賢妻慈母。或靜女妖姬。傳意傳神。惟妙惟肖。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爲最得手。且以識字能閱小說。往往自排新戲。如演占花魁中之花魁。怒沉百寶箱中之杜十娘。抑鬱牢騷。儼同實事。初著稱於海上。一時名士。頗有欲納之者。且月梅有戲癖。悲歡一發於戲。故揣摩能工。後嫁儈伶李長山。致富數十萬金。蟄居津門。母喪後亦不復出。女伶以做工勝者。惟此一人。惟做戲過近人情。口白亦流走太過。似新戲非舊戲。於戲界究爲別派也。

謝珊珊演彩樓配

光緒癸卯冬。御史張元奇以某貴人狎妓。有失大臣體。具摺嚴參。蓋某美丰儀。喜狹邪游。南妓謝珊珊至京。某宴客於城東餘園。招之侑觴。酒酣。就餘園劇場演劇。與珊珊合演彩樓配。爲張所聞。據實上奏也。其父某方綰樞要。怒甚。遂令

南營將士悉將妓館封閉數日以示懲。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女伶王克琴在津。亦以技名。惟喉音過尖。唱頗刺耳。性頗暴。往往於臺上詈人。特尙能京語。較津音略佳。演雙釘計等劇。兇燄大張。習與性合。亦爲得意之作。他如翠屏山梵王宮浣花溪。或尙做工。或尙態度。或尙口齒。均能近似。然欲以名家。則尙遠也。

楊翠喜長身玉立

天津女伶。以楊翠喜爲最著。實亦浪得虛名也。以親貴某見而垂靑。經臺垣一疏。遂傳不朽。某旋卽內不自安。上疏請解職。疏略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當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懇請開去一

切羞使。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翠喜貌本平平。惟長身玉立。有弱柳迎風之致。觀者重之。其唱口不佳。說白亦僅平穩。原籍本文安。稍長。從母鬻技津門。居常不與人往還。尙守伶界淸律。嗟商王五夤緣得近之。旋與之約。以三千金貯之金屋。乃與有交。事定。適貝子至津。觀之而善。以佳人難得爲歎。爲翠喜所聞。恐入侯門。遂急踐五之約。得半價。其母挾以返里。料量田宅而歸。五遣人伴之。雖來往過都。實未駐足。更無入府復出之事。至津卽歸於五。每梨園演劇時。與諸姬往觀。人多識者。疏中所云水落石出。卽指此也。

恩曉峰舉止大雅

恩曉峯。幼讀書。酷好聽戲。心領神會。於名伶所長。咸能默悟。及長。遂獻藝梨園。唱工摹譚鑫培派。間有孫菊仙汪桂芬之餘音。鎔冶既久。自樹一幟。舉止大雅。恰合鬚生臺步之佳。猶其餘事也。

尤鑫培爲吳綬卿所眷

吳綬卿中丞祿貞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跅弛自憙。朝飲釁血。夕走脂坡。歌臺舞榭中。無日不有其蹤跡。尤賞女伶尤鑫培。尤以天媚蜚聲一時。既受吳眷。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而去。宣統辛亥秋。石家莊之變。吳既被害。尤在津門。仍操故業矣。

金玉蘭夙慧

自鮮靈芝由津入都。而京都始有女伶。於是楊翠喜劉喜奎相繼而往。未幾。而金玉蘭亦至。玉蘭本貧家女。或曰京師人。或曰揚州人。不可知。父早死。其母攜之寓天津。與下天仙戲園鄰。時翠喜方馳譽津門。其出入也。怒馬澤車。裝飾眩麗。潤色幷及其母。而玉蘭之母豔之。乃以玉蘭師某伶。敎之劇曲。學秦腔。玉蘭夙慧。未一歲。卽通其技。合拍中節。遂登場演劇。久之。名噪甚。有某將軍者。深賞之。乃出二千金。爲之梳櫳。

宣統辛亥。改革事起。吳綬卿死於灤州。六鎭兵譁。天津亂兵亦乘機搶掠。伶人

星散。玉蘭與母逃之鄉。途爲亂兵所掠。見其母老。欲戕之。玉蘭力求免母。願殺己以代。兵憐而從之。仍挾母女行。俄有二卒尾至。相與擁玉蘭入道旁叢塚間。欲遞淫焉。方纏縛間。玉蘭視旁一卒若有不然色。乃急呼曰。某叔。豈忍視我辱耶。卒於劇場中固識玉蘭者。乃大呼起斥衆不當行強凌一弱女子。且謂此吾盟姪也。何可汚。於是衆謝不知。以玉蘭付卒。卒脫玉蘭衣飾與衆。擕之俱歸。玉蘭深感卒義。拜爲義父。且告卒以某將軍視己厚。倘語之。必可得濟。時某將軍駐兵近畿。卒持玉蘭手書詣之。將軍大動。出金。令二人偕卒往。慰玉蘭。幷召之。自此玉蘭遂寓將軍所。卒亦得玉蘭力。補伍。將軍欲納玉蘭。而母望奢。將軍不能如所欲。因不果。

清稗類鈔

娼妓類目錄

	頁
公娼私娼	一
妓有花榜	一
妓之奉客	五
跳槽	五
烏師	五
京師之妓	五
天津之妓	一〇
開封之妓	一一
鄭州之妓	一二
奉天之妓	一二
蘭州之妓	一四
山東大道之妓	一四
蘇州揚州淸江之妓	一五
蘇州之妓	一五
上海之妓	一七
江寧之妓	三二
揚州之妓	三八
杭州之妓	三九
蕪湖之妓	四一
南昌之妓	四一
重慶之妓	四一
漢口之妓	四二
沙市之妓	四三
長沙之妓	四三
廣州之妓	四四
潮嘉之妓	四五
梧州之妓	四六
南鄉之妓	四六
福州之妓	四六
廈門之妓	四七
金怡安遇下雲裝	四七
張宏軒挾倩扶赴會	四八
王子一晚歲狎妓	四八
白狗爲朱竹垞所眷	四九
紅娘子爲湯西厓所眷	四九

藥枝爲趙秋谷所眷　五〇
玉素爲趙秋谷所眷　五〇
眞珠乘趙秋谷於醉　五一
金錢爲趙秋谷所眷　五一
李笠翁目王再來爲韻友　五二
喬秀婉媚可人　五二
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　五三
郭心兒爲武狀元　五三
二湯爲一雙璧人　五三
王秀瑛姿首清妍　五四
月上翦髮贈客　五四
陳銀兒亭亭玉立　五五
趙小如神閒貌婉　五五
董三天然韶令　五五
許壽子如閨秀　五六
朱大爲袁子才所眷　五六
馬如蘭爲袁子才所眷　五七
金三姐爲袁子才所眷　五七
蕊仙爲袁子才所眷　五八
袁子才評廣潮船妓　五八
琳娘風韻天然　五九
桂姐不苟言笑　五九
濮小姑爲吳顗雲所眷　五九
曾春姑爲金聽濤所眷　六一
郭十娘爲金柳南所眷　六二
郭紐兒眉目韶秀　六四
石姑小娜爲陳雲所眷　六五
周公子爲妓所紿　六五
妓餌老翁　六六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六七
王香柳清麗　六七
陸小玉丰韻天然　六八
李倚玉白皙而頎　六八
周新官黑而津　六八
趙某官溫婉而捷給　六八
李新官吐辭伉爽　六九
程月娥玉淨花明　六九
舒鐵雲認藕雪爲鄉親　六九

楊福齡舂容大雅　七〇
楊多子爲人所珍慰　七〇
蘇綠珠諳素女術　七〇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七一
大奚潔而妍　七一
麥大安善談謔　七二
廣州有揚幫妓　七二
蔣伯生日爲平康游　七三
寶釵爲方潘所眷　七三
容憐餌陸某　七四
素芳爲清淮賈人所眷　七六
姚修竹慕李杰　七七
趙梅卿車馬盈門　七八
鳳雲爲應敏齋所眷　七八
三姑娘爲載廉所眷　七九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八〇
喬氏蓄錢償娼家　八一
安月娥著艷名　八三
陸蘭英垂髫名重　八四
袁雅琴色藝超倫　八四
韻珊美艷絕倫　八五
大金鳳舉止溫雅　八六
岳蘭史媚慧　八六
李芸負盛名　八七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八八
陸愛寶楚楚可憐　八八
妓爲情死　八九
香雲爲徐宗海所眷　九〇
徐瑞卿創小雙擋　九一
王翠雲丰姿綽約　九一
德仙欺金某　九二
雙鴛爲吳樵珊所眷　九三
林愛官爲雍某所眷　九四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九五
素絹秀色可餐　九五
王寶珠頎立亭亭　九五
蘅香舉止瀟灑　九六
鳳仙談秦淮舊事　九六

李如蘭爲三人所眷　九七
雙鳳願許某收尸　九八
傅二寶屬意楊某　九八
婢三嫁而終於娼　九九
李佩蘭苛於選客　九九
吳純香色藝兼勝　一〇〇
李三三美而艷　一〇〇
左紅玉享盛名　一〇二
陸月舫爲王紫詮所眷　一〇二
萬人迷工內媚　一〇三
小蘋果爲陳曾佑所眷　一〇四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一〇四
林黛玉爲曲中祭酒　一〇五
陸蘭芬之榮哀　一〇六
陸昭容自炫　一〇六
頓金蘭言家世　一〇七
袁忠節以紅顏爲知己　一〇七
林宛宛爲陳大器所眷　一〇八
黃雲仙雙眸尤媚　一一〇
楊氏賣娼異國　一一一
秋玉蟾賣娼異國　一一四
洪奶奶與婦女暱　一一五
林秀珠笑容可掬　一一五
小林寶珠之榮哀　一一六
張純卿私通閨人　一一六
李蘋香楚楚可觀　一一六
楊妃楊肥白如瓠　一一七
傅彩雲久著豔名　一一七
玉芙爲蘇某所眷　一二一
金菊仙爲吳彥復所眷　一二二
陳某設妓寮　一二三
胡寶玉久著豔名　一二三
長沙八大妓　一二六
賽滌江悅某孝廉　一二六
楊蘭官負盛名　一二七
蔓菁光豔照人　一二八
窗上使老　一二九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娼妓類

公娼私娼

古有官妓。今無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納捐於官中。略如營業稅。得公然懸牌。可以出而侑酒設宴於家者。爲公。反是則私。至業此之鴇所蓄錢樹子。悉爲其假女。姓名皆僞託。閱時稍久。遂不可問。公私皆然。固不僅年齡之不能確計也。

妓有花榜

伶之花榜行於京師。而妓之花榜。則屢見不一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甲乙之。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者。輒引以爲憾。然其間之黜陟。亦係乎個人之愛憎。且亦有行賄而得者。其不足徵信。亦與伶之花榜。無以異也。

順治丙申秋。松江沈某至蘇。欲定花榜。與下堡金又文招致蘇松名妹五十餘人。選虎丘梅花樓爲花場。品定高下。以朱雲爲狀元。錢端爲榜眼。余華爲探花。

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錦纜。自胥門迎至虎丘。畫舫蘭橈。傾城遊宴。

順治末。蘇州有金某者。爲相國之俊之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富。爲纍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復集全吳名妓。品定上下。爲臚傳體。卽花榜也。約於某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傾城聚觀。時李森先奉旨巡按至吳。廉得之。急收捕。幷訊殺人事。杖數十。不卽死。再鞫斃之。

乾嘉時。顧姬霞娛工曲能詩。居揚州姜家墩。錢湘舲遊邗上。於謝未堂司寇筵次。品題諸妓。以楊小寶爲狀元。霞娛爲榜眼。楊高三爲探花。

光緒丁丑。上海有書仙花榜。凡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區品目。並列評語。一麗品。王逸卿。芍藥。獨擅風華。自成馨逸。二雅品。李佩蘭。海棠。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三韻品。胡素娟。杏花。風前新柳。花底嬌鶯。四玲品。李琴仙。珠蘭。雲天氣概。冰雪聰明。五逸品。李寶卿。玉簪。秀韻天成。逸情雲上。六清品。袁月仙。薔薇。奇花初胎。生氣遠出。七眞品。胡寶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時品。朱秀卿。杜鵑。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九練品。朱素蘭。藍菊。躡跡寰中。舉頭天外。十俠

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劍氣沖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後來之秀。實獲我心。十二穉品。朱榮卿。牽牛。駢枝並蒂。合璧聯珠。十三穠品。趙文翠。紫薇。瑤臺碧日。瓊海珊枝。十四倩品。黃寶卿。木芙蓉。弱不禁風。嫩還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蘭。嚼花吹葉。抱月彈風。十六俊品。吳麗娟。梔子。明漪絕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鳳娟。玫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愛寶。山茶。綠水鴛鴦。青春鸊鵜。十九幽品。朱佩卿。月季。寶鼎香濃。繡簾風細。二十豐品。朱玉卿。繡球。緱山之鶴。華頂之蓮。二十一循品。沈永卿。鳳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冶品。朱素芳。碧桃。碧桃滿樹。白雲初晴。二十三姣品。陳月娥。荼蘼。超心鍊冶。著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楊雲卿。萱花。花開含笑。草種忘憂。二十五膩品。劉文卿。夾竹桃。桃李春風。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癢墟搔背。痛擬捧心。二十七穩品。金素娟。蠟梅。好鳥枝頭。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陳芝香。雞冠。耳際風生。鼻中火出。

光緒戊子夏季。上海又有花榜。凡十六人。其第一曰文波樓主姚蓉初。入座留香。當筵顧影。豔如桃李。爛比雲霞。以色勝。第二曰懺素盦主張素雲。豔態迷離。

神光離合。豐肌雪膩。媚眼星攢。以態勝。第三曰小廣寒宮仙子陸月舫。體比梅肥。氣同蘭馥。端莊流麗。幽逸風流。以靜勝。第四曰媚春樓主朱素蘭。半面兜情。雙眉起秀。明眸送媚。憨態消狂。以態勝。第五曰蘭茗館主呂翠蘭。粉面呈妍。清矑流盼。珠光四映。玉色遙參。以色勝。第六曰語紅樓主王月紅。麗如月朗。妍比花鮮。貌似珠圓。肌同玉潤。以色勝。第七曰韻珠樓主張善貞。逸響凌雲。妍姿瘦月。歌筵盪氣。夢枕銷魂。以度勝。第八曰絳跗仙館主林黛玉。蓄意纏綿。含情綿邈。嫣然一笑。神在箇中。以韻勝。第九曰湘春館主胡月娥。粉裝玉琢。雪媚花妍。鼻準堆瓊。眉峰橫翠。以色勝。第十曰蘭語樓主李秀貞。以貞存心。其秀在骨。態濃意遠。語媚音嬌。以情勝。第十一曰瓊蕤閣主張月娥。薄嗔含嬌。蓄情寄笑。桃花釀色。蘭蕋流芬。以情勝。第十二曰綺霞閣主唐紅玉。容比月圓。視同烟媚。唐環漢合。大玉明珠。以豐勝。第十三曰環碧樓主楊翠芬。秀外慧中。豐碩秀整。號肉屏風。稱大體雙。以豔勝。第十四曰涵碧樓主林湘君。腰細楊柳。臉媚芙蓉。秋水凝愁。遠山蹙黛。以態勝。第十五曰飛雲閣主姚雪鴻。宜笑宜顰。若近若遠。意

藏於靜。神注於嬌。以媚勝。第十六日凝秋榭主朱素芳素面呈嬌纖軀逞媚婀娜流利。竟體芳蘭以娟勝。

妓之奉客

妓之所以奉客者。夜度而外。曰侑酒。清歌一曲。足以怡情。此外則或飲或博。無非作爲無益而已。

跳槽

跳槽頭。原指妓女而言。謂其琵琶別抱也。譬以馬之就飲食。移就別槽耳。後則以言狎客。謂其去此適彼。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爲跳槽語也。

烏師

烏師者。妓院之樂師也。南方皆有之。妓出而應徵。烏師輒攜胡絃以從於席次佐曲。

京師之妓

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衚衕。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句欄衚衕。演樂衚衕。

（後改眼藥衚衕在西牌樓南）其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衚衕。粉子衚衕。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順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

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衚衕。衚衕者。火弄之音轉耳。凡小巷皆曰衚衕。而獨以衚衕爲北里代名詞。遂以游妓館爲逛衚衕。又指妓館曰小班。小班之名。起於光緒中葉。內城口袋底磚塔衚衕等地。均有蓄歌妓者。曰小班。以別於外城劇園名某班某班者云爾。自經庚子之亂。內城歌妓星散。而外城各妓館遂沿襲其名。非十年前之舊也。

丁酉戊戌間。南城娼寮頗卑劣。視韓家潭之伶館。不如遠甚。其規制。大抵一果席。二金又當十錢四緡。其次則不設宴。不歌曲。但可留宿。費當十錢二十緡耳。費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僕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強邀一宿。羣妓亦欣然就之。蜀南蕭龍友謂黠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虛言也。

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別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關係也。

妓寮向分南北幫。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儀態萬方。酬應周至。若北幫。則床笫外無技能。偎抱外無酬酢。顧亭林論社會情況。以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評南人。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評北人。觀南北兩幫之妓女。亦猶是也。

北幫妓女例有上車下車之典禮。客必賀之。

北幫之養幼女者。教以彈唱。稍長。令至衏院為妓。得賃金。京師曰領家。亦猶蘇滬之稱本家者也。歲時。妓恆歸省之。

大了。北幫妓院有之。率為四五十齡之老婦。管理全院之事。意謂妓與客一切之交涉。皆可由彼了之。妓欲留客。亦必向其請命。得其同意而後可。

南幫妓院例。男傭之外。又有女婢。以供驅使。而北幫妓院反是。房中役使之人。皆青年子弟。稱之曰茶壺。

北幫妓院之妓及傭。對於顧客。恆為同等之待遇。即有軒輊。亦不形諸面目。且不以衣飾之優劣。定遊客之等級。南幫則不然。

合南幫北幫計之。在光緒丁酉戊戌間。僅三十七家耳。一家不逾十人。少僅三五人。生客以排果席爲相見禮。一次給現金。此後則皆記之於簿。以故逃債者甚多。掌班者虧累不支。倒閉相屬。庚子亂後。改絃更張。此輩乃得藉以自存。而章制亦略有變更。入門。座客盈室。奴導入小屋中憩息。謂之坐櫃房。前客去。乃引入所親室。謂之到本房。約坐一小時。攬衣起。出擲銀幣一圓於案。鏗然有聲。謂之開盤子。客留止宿。夜度貲費銀幣八圓。亦有十二圓者。

光緒末葉。擄人勒贖之風甚熾。妓之著名者。每出門。輒被擄。故相戒不敢出局。業此者北人謂之渾渾。庚子亂。渾渾多戕死。警署立。又實行保衛各妓衣服麗都。徹夜來往。老妓見之。咸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也。

京滬冶游有一異點。滬之長三。非有確實之介紹人。不能入門。蓋純係以信用爲主。屬人主義也。京師則不然。無論生張熟魏。識與不識。皆可問津。且大了高叫見客。妓即相率而出。任客選擇也。

冶游者夜手一紙製白小燈。入其門。謂之闖門子。燈爲娼家所贈。甲所贈。擕入

乙門而捨之。出乙門。則乙又贈之。以入丙門矣。以是之故。妓寮門內皆懸紙製白小燈纍纍。入門。羣僕旁立。大呼見客者。上門桁以朱色紙署其班名。紅色布二三尺許。垂於門端。門燈大書鴻禧二赤字者是也。

京師酒館。不能召妓侑酒。若在妓院肆筵設席。則可。

有所謂割靴者。以甲眷某妓。而其友某乙於暗中復狎暱之也。二人共狎一妓。則稱爲靴兄靴弟。而伶界亦有此言。

或作燕京雜詠。其一云。金粉飄零燕子磯。空梁泥落舊烏衣。如何海外鶼鶼鳥。還傍華林玉樹飛。蓋指東西洋娼妓雜居內城者而言也。自光緒辛丑和議以後。京師禁令大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初爲日本娼寮所在。馬櫻花下。人影憧憧。繼而改爲西娼門前。遂漸冷落。

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溷集之地耳。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身敗名裂。且有因之褫

官者。

京師之伶不敢謁妓。卒然遇之。必屈一膝以致敬。稱之曰姑姑。妓則貽以手巾荷包等事。光緒庚子以後。伶漸縱恣。與妓會見則不然。其後且有相狎者矣。然妓女若與優伶共宿。則人皆賤之。若與閹人共宿。則聞者不復顧。

天津之妓

天津密邇京師。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最爲纏頭豐侈。游人紛沓。國初率多土著。洎康熙時。秦晉之妓。亦聞風而麕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卽不能留也。至光緒時。妓館之上等者。皆在侯家後。有南幫北幫之別。更分爲小曲班坐排班各等。蓋自汽船通後。南幫妓至。遂日盛一日矣。南幫多蘇揚人。北幫多直隸人。

北幫女閭自稱曰店。其龜鴇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所居之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一曰跑河兒。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客至。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卽捲簾大呼見客。則諸妓相率而至矣。客選中某妓。則開煙

盤。打茶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行者謂之打糠燈。至暮。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往此來。尤以營伍中人爲多。人稱爲大袴脚。間有專以打糠燈爲事者。等而下之。則在西城外之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亦有土娼。所居多矮屋泥垣。

狗男女者。天津下等妓院之名稱。次於小曲班坐排班者也。光緒時有之下流社會之人。趨之若鶩。若曰。此等男女。不擇地。不擇偶。而隨在可合。如狗之奔走道途。急急求歡也。

粵妓多在紫竹林。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然皆北產。而爲粵鴇所豢。因習其語言。從其風尙也。

距天津城之西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靑者。瀕運河。人家皆曲折隨水。多樹繞屋扶疏。中多女閭。始於順康。至光緒之初。葉猶未衰。

開封之妓

開封之妓。上者曰馬班子。居第四巷。或寄居逆旅以伺客。蓋藝妓也。其住會館

衚衕者。則專以夜度爲事。

鄭州之妓

鄭州亦有馬班子。善謳胯胯調。若招使侑酒。須錢三千文。其至也。有男傭鳴鑼爲導。且行且擊。蓋預報其至也。逡巡間。妓隨之而進。屈一膝。徧向座客行禮。乃就坐。問座客姓名。行酒畢。手持上有劇目長可尺許之扇。乞主人點曲。主人還以讓之客。點一曲。更賞錢二千文。其下等者。曰奔走於鐵路之沿軌。伺過客。隨之入逆旅。嬲客點曲。或且留宿焉。客不屬意。輒出房盤旋於院中以避之。

奉天之妓

奉天之妓院。俗呼爲窰子。分三等。上等曰京班。中等下等皆曰堂。大率爲京津山左之產。而絕無土著。彈唱時。用二胡。皆大鼓調梆子調也。間有一二能西皮二黃者。則居爲奇貨。聲價十倍。光緒乙巳以前。衣色尚紅綠。首飾尚長大。塗抹脂粉。自謂美觀。與人對語。口中時有惡臭。則好食葱蒜之故也。

光緒末葉。奉天衙署局所多南人。而江浙人尤多。於是妓界始有揚州人。繼則

蘇州杭州名妓。亦漸有至者。風尙所趨。以致北妓亦盡效南人妝飾衣服姿態。爲之一變。有南班子北班子之分。至丁未。官廳以各妓散居。不易檢查。特於西關外改築馬路。直通鐵道。以餘資創平康里五街。建屋百餘間。使妓院聚於一處。有私行賣笑者。查出懲之。

妓院之規例。其始惟上盤子留宿二事而已。罕有叫局者。自平康里旣成。南妓絡繹赴奉一二街中。南妓實居多數。並有南北合院者。北妓亦盡效南妝。始有花酒和局等種種繁費。惟叫局尙須銀幣五圓。以須侍坐與客同散。不若上海之一唱卽去也。

客游於妓院。入門。則妓出迎。謂之見客。客選定一妓。謂之招呼。其最上者。所費之銀幣上盤子二十角。夜度及博各一百二十角。置酒二百八十角。便餐一百八十角。侑酒五十角。

客初至而欲留宿。須先上盤子。蓋以呈身爲方針耳。留宿須先給資而後入房。而妓女與客有染者。以打罵爲親愛。否則客必鬱鬱不歡。以爲大辱。客至一次。

須上一盤子。而規則甚嚴。客狎一妓。凡客之戚友曾同往一次者。卽以大爺二爺呼之。以客禮相待。不能再上盤子。非本客斷絕。別狎他人。不能接待。否則錢雖多。不可也。

土坑最下等之妓也。旗漢皆有之。夜度貲有銀幣三圓二圓之別。其狎客以中流社會之人爲多。

土窰子皆土著。入夜。客挾制錢五六百文以往。卽可於翌晨出門。所往者爲販夫走卒。

蘭州之妓

蘭州之妓。皆爲私賣。且十九非土著。大率各省之官幕兩途。流落隴中。不得已而賣淫者。狎客相語。甲曰。今日吾見某太太。乙曰。今日吾見某師奶奶也。

山東大道之妓

同治朝。南北汽船未通之時。凡騾車所經處所。必有逆旅。遵陸者輒於日暮投宿。卸裝入戶。恆有所謂小媳婦兒者隨之以進。手抱琵琶。觴客點戲。強聒不休。

夜闌鐙炧。卽可留髠。否則亦必唱一二曲。得有酬資而後去。其劣者。則薄予幾錢。亦退矣。惟面目類皆醜惡。濃抹脂粉。高髻緊袴。僅見其剛健而不見其婀娜也。

蘇州揚州清江之妓

古之佳人。大抵出於燕趙。實指妓女而言。晚近以來。則以揚子江流域之江蘇爲多。蘇州揚州清江皆有之。引類呼朋。分往各省。南之閩粵。北之遼瀋。無不爲其殖民之地。亦以舟車大通。無羈旅行役之苦。有賓至如歸之樂也。

江蘇多美婦人。不獨蘇州也。而蘇爲尤美。但以娼妓言之。金閶名姬。所在皆有。其在上海者無論矣。近而浙皖。遠而湘鄂。且北及於燕趙以出榆關。所至爲人歡迎。固著稱於通國也。他若揚州若淸江之隸名樂籍者亦多。惟行蹤不甚遠。亦猶汽車汽船未通以前之情狀耳。

蘇州之妓

院女之稱姑娘。自蘇滬外。各省皆然。

蘇州爲東南一大都會。俗尙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燭留髡。金觴勸客。見之者輒疑爲天上人也。

蘇之蓄妓者。若畜產。曰該討人。妓欲嫁人。非出錢與之以自贖。不可也。

官人。分任官職者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又稱人之有官者。韓愈王適墓誌。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宋史岳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爲贏官人。其後常人亦冒此稱。武林舊事所載。有金四官人以棋著。陳三官人以演史著。夢粱錄所載。有徐官人幞頭鋪。崔官人扇面鋪。皆是。久之而亦稱妓爲官人。蓋言其受轄於官而非私娼可比。類於古時官妓之爲在官人役也。後又曰倌人。然非詩之命彼倌人之爲主駕車馬之官。徒以官而誤爲倌耳。

女傭之已嫁者曰娘姨。未嫁者曰大姐。隨妓應召而往曰跟局。妓以齒稚貌陋。不能度夜。而以娘姨大姐之名義代小先生營業者。曰打底娘姨大姐。且有曾爲妓而忽降爲跟局者。又有向爲跟局而忽升爲妓者。

乾隆時。蘇之船娘纏頭有餘。即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

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讌添酒迴鐙宛如閨閣遇風雨。不出門。至酷暑嚴寒。雖千呼萬喚。不出也。

光緒初。蘇州之湖田。平康最盛。有數百家。及闢商埠於青陽地。妓館遂多。未幾而又移之於閶門外矣。

上海之妓

上海以有滬瀆在邑之東北。故俗稱曰滬。一隅之地。靡麗紛華。甲於通國。花爲世界。月作樓臺。自夜向晨。徵歌鬬舞。由城外以達城內。固所在皆如是也。

滬自嘉道間名流踵至。提倡風雅。領袖章臺者。如王月仙。褚雲孫。固一時之秀也。其時朱某陳某以財雄。丁某王某以俠著。閩粵大賈固皆擁有巨貲。不惜千金。爲此中生色也。

道咸之交。妓院皆在城中。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姸媸畢具。門戶各分。以產於蘇常者爲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姸取憐。所著衣服。競尚新裁。

唐家衖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爲東衖。在鬭水橋西爲西衖。悉麗人所居。途雖邐迤。游踪競集。粉壁明窗。備極閒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牆外。閩粵大腹賈擁厚貲者。遨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讌。鬬酒藏鈎。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

梅家衖以梅宣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靚妝雅服。位置自高。羞與市倡爲伍。惜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傖。摧折百端。以致一月數遷。不遑安處。

鴛鴦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闤闠豪家。月出數十金。供其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者。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懽。啗以重金。甘爲野鶩。恥作家雞。烟花本質。往往然矣。故鮮有能謝客杜門。日不下樓者。

虹橋西南爲白柵。曲折以行爲西倉橋。白柵南爲張家衖。其地附近。多藏名姬。間有雙趺不纏。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譽者。大槪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不得不作此生活。

咸豐癸丑以後。妓院漸移城外馬路。既建闤闠日盛層樓複閣金碧巍煥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於是趨之者如鶩。庚辛之交。江浙淪陷。士女自四方至者。雲臻霧沛。遂爲北里鉅觀。

同治初元。東南兵亂。僦居者衆。貿易繁盛。利市三倍。靑樓中擁厚貲者。指不勝屈。丙丁以後。亂既底定。富商殷戶皆各回鄉。闤闠遽爲減色。擲纏頭者非復如前之慷慨矣。

妓院之房闥。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所置扇屏燈幔。悉畫墨梅。頗有雅致。陳設各物亦極精麗。掛壁則有鑲金大鏡。近窗則有軟籐睡椅。別以獨脚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爲百靈臺。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

同光間。滬城之妓。皆在老北門內沈香閣東。最著者爲朱家莊。過小石橋爲季家衖。畫錦坊西爲薛衖。深衖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棨畦數弓。柴扉雙板。自饒幽致。每日薄暮。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目不給賞。流盼送媚。則榮陽墜鞭。選美

徵謌。則羣花奪寵。可不謂其盡態極妍與。

是時也。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一帶。亦爲冶葉倡條棲止之所。然大半鳩盤荼。不足當雅人一盼。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塗脂抹粉。遍倚市門。遇鄉曲之抱布貿絲者。輙目挑手招。必欲羅致幕下而後已也。

至如城外之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娼家。編竹爲籬。摶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者每不屑處。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卽由名譽未噪。託迹下流。爲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

滬上地隘人稠。租界屋宇。鱗次櫛比。光緒初。大小妓院。遂皆集於是。凡三幢兩廂之屋。輒有數妓分居。長三野雞皆然。而么二所居。間有廳事。故自其門外觀之。么二規模。轉較長三爲宏大。野雞之耆於鋪張者。亦與長三相類。惟無論長三么二野雞。其門口必有一牌。標題姓名或別號於上。牌以木製之。髹以漆。精者爲銅爲玻璃。且有書姓名於燈者。尋花問柳之人。益易辨認矣。

道光以前。上海黃浦多泊賈船。土人每以舟載妓應客。舟子輒高聲呼曰。客欲

喚妓乎客應卽移棹至矣。衾裯笙笛無不具備。拂曉輒去。亦或與西人結交。西人卽汽船之舟子也。其舟全身白堊。俗謂之白肚皮船。皆泊浦心。舟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瓈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嘗有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船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玻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酕醄。

黃浦之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其語言者。可易服裝而往。纏頭費亦僅二十餘金。

妓院初有規則。至光宣間而蕩然無存。客蒞院。妓侍坐。婢媼遙立。伺應對。後則嬉戲成風。詼諧雜作矣。客初就坐。妓自進瓜子。婢媼進茗。茗碗必有蓋有托。後則以無蓋無托之瓷甌進矣。客設宴。妓自進酒進饌。闔院諸姬。皆入室致聲。雖翩然卽去。亦必一一酬應。久之。此風惟行於幺二矣。

鴇婦羅致人才。出金錢聘姊妹花。以實院中。謂之帶擋。如別有所適。則完璧歸趙。名妓帶擋。有多至數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獵食。擇肥而噬。自謂花護金鈴。實則子傾錢樹也。

鴇婦之別稱爲本家。親生女之在院者。無論爲妓與否。皆稱小本家。惟私通奴僕。則以良家子女之犯奸視之。而加以責詈。所蓄養女。俗謂之曰討人者。亦以阿姆稱本家。視之如母。

各妓出局侑酒。片刻卽去。例歌一曲。有時或不發聲。且客以茶話飲博而至其家。其位置自高者。且難一面。妓於客私有所索。其費謂之小貨。方法不一。或託言還債。或使客代償衣飾費。或徑言告貸。

妓院之徵收客賚。例於端午中秋年終。客每有屆時而避匿不見者。或不名一錢。或不能清償。謂之漂帳。蓋如物之入水而漂去也。

論滬妓之差等。輒曰書寓長三么二。是固然矣。然在同治初。則書寓自書寓。長三自長三。蓋書寓創設之初。禁例綦嚴。但能侑酒主觴政。爲都知錄事。絕不以色身示人。至光緒中葉。書寓長三始併爲一談。實則皆長三也。無專以說書爲業者。卽謂長三爲冒充書寓。亦無不可。

長三者。最上等之妓也。以應召侍坐。例取銀幣三圓。故名。普通稱之曰先生。年

長者曰大先生。處女曰小先生。非處女而冒稱小先生者人稱之曰尖先生。

客之於長三也。非由書樓點曲而相識。亦必有人爲之介紹。至其家作茶話。曰打茶圍。客入門。卽有男傭高呼客來。其女傭必出而相迓。茶圍不給錢。茗飲以外。有水果瓜子鴉片煙水煙之相餉。新歲元宵以前。第一次往。妓出果盤敬客。謂之開果盤。可給銀幣二十圓。或十六圓。或十二圓。至少亦十圓。

叫局。召妓侍座之謂。例須銀幣三圓。旋以欲廣招徠。改爲二圓。後又貶值至一圓。不問生熟客。皆可召之。如有素識之娘姨大姐在其處。可於箋上。書明某某跟局字樣。同座之客。若爲舊相識。遇之亦可轉局。局錢。熟客年節結算。過路之客。則臨行時結算。幺二亦如之。光緒季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征收曲戶轎捐。妓應徵召。不乘轎而坐男傭之肩以行。慮或墮也。則一手據其顱。雖年逾花信者亦然。傭若意甚得者。腰脚挺勁而趨風。而江寧揚州鎭江亦然。所謂喫酒者。置酒於其家也。每席銀幣十圓。下脚（犒賞男女傭者）五圓。新歲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下脚加倍。酒錢局錢。隨後結算。下脚飮畢卽付。在打唱（如佳節及壽日等妓家多有打唱）之日。

每席點曲二齣。另賞二圓。如遇清明立夏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燒路頭即迎接五路財神之謂每節二次曰開帳路頭收帳路頭宣卷延道士誦經等及生日。客例以和酒爲報。每酒一席。謂之一檯。兩席曰雙檯。四席曰雙雙檯。若召友博於妓家叉麻雀者。謂之碰和。每八圈十二圓。客各出三圓。碰畢卽付。碰和之日。妓家例有四盤四碗之和菜敬客。由客點菜亦可。冬夏二季。對先生則給以帽錢及手巾錢。至少十圓。年節將屆。及熟客出門時。娘姨大姐送盤。男傭進手巾。均須以二圓賞之。轎飯錢卽犒客之車夫者。通例馬車四角。東洋車二角。此費卽在下脚中取給。客多。則須津貼若干。至少一圓。

長三不言夜合之資。有客留宿。不書於簿。但隱有標識而已。惟須給下脚費。至少銀幣十圓。向客索銀物。謂之曰斫斧頭。其號爲小先生者。雖不可究詰。而梳櫳之費至巨。如有恩客。則爲鴇婦所不喜。而與客私約嫁娶。尤所猜忌。必盈其欲壑。好事始諧。恩客者。情好尤篤之客也。

光緒初。滬上青樓皆萃於公共租界之兆富兆貴兆榮兆華東畫錦西畫錦日

新久安同慶尙仁百花桂馨各里皆上等勾欄也。俗稱板三局。未幾而廢。同光間。有所謂二三者。在廿四間樓。客所費銀幣。裝乾濕二圓。出局三圓。蓋以么二排場。收長三身價。光緒中葉。已無之矣。

次等之妓爲么二。或稱之曰堂名。亦曰堂子。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其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三四十人。同光間。城中不盈十家。院宇深沈。樓閣高迴。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靑驄白板。闐咽其間。其後則集於小東門外。久之大火。蕩爲灰燼。始遷公共租界之東西棋盤街。

謂之么二者。以出局必銀幣二圓。故名。從未貶價。不若長三之減至一圓也。雖無人介紹。亦可徑打茶圍。初次入門。喊移茶。（男傭高喊移茶一聲）旣喊。則粉白黛綠者。稱娖而出。環立客前。客指定當意者一人。卽入其室。出瓜子水果以相餉。謂之裝乾濕。給一圓。明日往。可不需資。又明日往。則轉局。蓋仍裝乾濕。仍給一圓也。若於移茶後。越三四日而始再往。則卽轉局。此後應否給資。皆視其有無水果爲斷。惟朔望有必裝乾溼之例。開果盤。普通十二圓。喫酒須十二圓。碰和與長三

同。

光宣間。幺二生涯銳減。以出局之資昂於長三。且朔望必裝乾溼。故皆望望然去之。於是有六跌倒之說。謂躉付銀幣六圓。即可留宿。不必植立而使其身倒下也。或以詢丹陽何陟封軼尹錫詩六圓計算之法。陟封曰。移茶一圓。轉局一圓。夜廂（幺二以下之妓留客住宿曰夜廂。長三無此名詞。雖留客亦惟以借乾鋪爲名也）二圓。下脚二圓。合計之則爲六。蓋已删去叫局喫酒碰和之費矣。

幺二妓院每於重九前後。設菊花山。嬲客置酒以爲樂。

同光間。有曰草臺者。房櫳深邃。被服麗都。客至。則調片岕。供瓜果茗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即可定情。躪柳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嘗不可慰牢愁。娛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冶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就此。

私局之爲地也。至閒靜。亦同光間有之。未必家有廚孃。每讌會。輒沽酒市脯於外。而帷帳衾裯。務必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煮茗卸杯。略有風趣。光緒初。城

中多至三百餘家。城中逆旅。率藏麗姬。若愜客意。卽薦枕席。賓至如歸。遂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同光間有之。至光緒中葉之旅館。雖有流妓寄居營業。客可前往。然非居停主人所蓄之錢樹子也。

滬上商業中人。於凡營業之未入行者。曰野雞。輕之之辭也。久之而妓女亦有得是稱者。以有卑於長三么二也。自光緒中葉以後。若輩之多。以漢口路南京路福州路之西爲最。羣雌粥粥。蹀躞路隅。夜漏三下。猶執途人而語之曰。盍就宿儂家乎。又有自炫於茶肆者。此與明代之揚州歪妓。法國巴黎之市娼。無或異也。

客之游野雞妓院者。或偕之往。或自叩門。初至。必裝乾濕。酬以銀幣一圓。明日又明日往。可不出貲。以俗有一局三茶圍之說也。裝乾溼。卽打茶圍也。惟第四次。必轉局。亦給一圓。此後則惟遇朔望始有之。若於初次裝乾溼後。越五六日而始再往。亦必轉局。以隔日稍久。未必相識故也。至若爲所強拉而入門。不愜

客意。小坐卽行。茗至不飲。可給以銀幣二角。謂之坐房間錢。客之宿於野雞妓院也。夜廂費爲銀幣一圓半至五六圓。若在深夜十二時後。過客稀少。雨雪交加。而遇哀鳴求偶者。則一圓二角。綽有餘裕。以俗本有準準足足一圓二角之說也。客或短衣襤褸。卽不及一圓。亦有之。然於宿費之外。則有下脚費約數角。點心費約數角。少者各一角。越日客起。如需點心。可自出資以購。惟亦須有以餉之。

夜廂之外。在晝曰日廂。在薄暮曰黃昏廂。俗皆謂之曰關房門。其資費大率爲一圓。而仍須下脚。草草了事。匆匆出門。明日相逢。卽視如路人矣。

野雞妓院無喫酒之例。僅可小酌便餐。但約計需錢若干。如數與之。使其婢媼出購。俾得稍有沾潤而已。不必另給資也。且以不喫酒。遂無出局之例。至於碰和之費。則上等者爲銀幣十二圓。次之則八圓四圓二圓一圓八角。八圓以上。有和菜相餉。四圓二圓有點心。下此則惟茶與水烟。

野雞妓院之虐待討人也。或有虛夕。則鞭撻隨其後。甚至如問官之高坐堂皇。

鴇婦高踞於上。討人戰慄於下。叱之來。則來。命之跪。則跪。當用刑時。哀號呼痛之聲。慘不忍聞。且必嚴戒之曰。汝若訴諸客。必立置汝於死。故雖身受劇刑。無敢或言。其出入也。必有一二人尾諸後。蓋恐其懼而逃也。且又迫使未成年之雛女。強令接客。故常有一度春風。至數月不能舉一步者。至於病骨支離。而猶令植立於風雨中。半夜雞鳴。不容稍憩。以致病劇而遂不起者。則更比比皆是矣。

名媛賃居僻地。自稱住家。俗謂之曰住家野雞。同光間已有之。往來狎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遝之擾。唱曲搊箏捧觴調笑之事。皆不屑爲。其恃嬌倚奢頗有邀人傳粉不自著衣光景。至光緒甲申以後。若有人介紹。卽可得門而入。其規則與普通野雞略同。所異者不上茶樓。客至不裝乾溼耳。每往輒給銀幣一圓。與之讌則不拘。夜度資亦較昂。

同光間。滬城僻巷各煙館。以售鴉片爲名。率以女子調食。客入。以百錢贈。若留宿。亦須餅金。至光緒中葉。則惟南市沿浦江之鴻昇碼頭一帶有之。恆蠲客多

吸。頃刻可七八盒。而公共租界之福州路北海路寧波路。亦有類此之煙館。俗曰過夜煙間。開一燈。銀幣三角錢二十文。無家之流氓。輒開燈以待天曙。女子不爲客調烟。惟周旋其間。如文君之當壚然。亦留客。自明令禁烟。皆歇業矣。

花烟間爲滬妓之下等者。以江北人爲最多。同光間已有之。多在蕩溝橋左右。及北門外之新街。門外悉綴一燈。自橋畔望之。密於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然大抵藥叉變相。見者悉呵以木賊花妖。求於顰眉齲齒中。畧可人意者。百不一覯。至光宣間。則公共租界法租界無不有之。而山東路城河浜十六舖蘭芳里。尤爲麕集之地。日暮夜深。過其地者。輒聞喚客之聲也。開燈吸烟一次。佐以茗及瓜子一小碟。酬以銀幣一角錢二十文。禁烟以後。茗及瓜子而已。且當時亦非眞烟。牛皮膏耳。夜度資銀幣一圓三角。其中之三角。析計之。實開燈二角。下脚一角也。若爲日廂黃昏廂。則各出五角數十文。

滬妓之最下者曰釘棚。出銀幣三角。於光天化日之下。卽可求歡。俗曰打釘。生涯之盛者。日可十餘次。若夜間留宿。所酬較多。然亦不及一圓。

廣州妓女之居滬地者。皆不纏足。曰老舉。簪珥衣飾迥爾不同。光緒中葉。南京路後之五昌里。有三四家。皆曰某某樓。樓各十餘人。袁翔甫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首玉生香。共識儂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卽指此。客至老舉家茶話。曰打水圍。卽打茶圍也。不給錢。惟生客不能逕往。必先招之侑酒。始爲相識。乃可入門。叫局之費。年長者銀幣二圓。稚者半之。如交誼已摯。一日數次。可以一局計貲。若在其家。必先叫一本堂之局。始能再叫他局。所謂開廳者。設宴於廳事也。價有十六圓二十圓二十四圓三十圓四種。聽客自擇。所謂消夜者。夜中備小喫也。肴於粵人所設之酒樓喚之。客僅可三四人。惟每客必叫本堂局。至少每客一人。

同光間。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靚妝炫服。窄袖革履。足長七八寸。或跣而不韤。膚圓光緻。輒曳繡花高屧。挽椎髻。著羅褌。以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膚白如雪。眼明於波。意卽粵東蜑婦。至滬牟利。爲洋人所娛樂者也。間有兼接本國人者。西人呼之爲鹹飛司妹。華人效之。簡稱之曰鹹水妹。亦以其初棲宿

海中。以船爲家也。又有稱之鹹酸梅者。則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於酸鹹之外也。久之。滬上黠嫗。輒購貧家女。使效其妝束以媚遠客。猝莫能辨也。光宣間。皆聚集於司考子路有恆路。列屋而居。門皆樹柵。且有穴門爲牖者。

江寧之妓

江寧之秦淮。爲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及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順治甲申乙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雍乾時。承平旣久。風月撩人。裙屐笙歌。固依然繁豔也。

明之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至多。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相望。乾隆末。則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皆有妓居之。俗稱本地者曰本幫。來自姑蘇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芬芳羅綺。嘹喨笙歌。實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自利涉橋以東爲釣魚巷。迤邐至水關。臨河一帶。地稍靜僻。名姬心厭塵市。輒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蹤稀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不得與水榭相頡頏。然亦間有麗人。

貢院與學宮毘連。院牆外爲街。街南皆河房。每値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輒挾重貲擇姝麗。就而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者。殆十無二三也。

秦淮河船。上用篷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盂尊罍。色色精美。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眞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於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亦正不減羅浮夢中也。

秦淮河房之居妓女也。乾隆中葉。僅有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未幾而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酒宴之盛。首數蔻香閣。聽春樓。賞心庭院。倚雲閣。雖有他所。莫之與京。蓋主人固雅飭可親。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燕晚鶯初

之候。風來月到之時。樂且忘年。歡宜卜夜矣。且河房皆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猝有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於斯。

凡有特客或行旅之至白門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先數日。卽擘小紅牋。貯以小紅封套。牋書某日買舟候敍。某人拜訂。命僕送至客所。客若不到。卽以小紅箋上書辭謝下書某人拜手字樣。仍貯於封套。併原請之箋還之。是曰不擾。否則主人預計客之多寡。或籐棚或走艙。賃泊水次。臨時速客共登。大率午後方集。早則妓女梳掠未竟。無可省覽。別以小舟載僕從於後。以備裝烟問話。盤飧由家庖治成。以硃紅油盒擔至馬頭。伺船過。送上。或由名館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傭僱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兩隻。謂之火食船。一切盤盂刀砧醋瓢醬瓿烏銀瓊屑以及珍禽野獸果蓏椒豉葱薤之屬。燒割烹調。唯命是聽。獻酬既畢。人倦酒闌。迴顧篝筍燈籠。早已在岸。主客歡揖而散。亦已斗轉參橫矣。乾隆丙申丁酉之夏爲尤盛。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抵一日

之間。千金靡費。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庚子辛丑之交。卽已絕迹。名姝朱素貞劉大子輩。皆如石氏罽風。退爲房老矣。然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猶不減曩時也。

各妓雖嫺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妓女以吹彈摴蒱爲事。罕有肄習女紅者。所在皆然。秦淮尤甚。至乾隆末葉。則曲聖之外。多有鍼神。刺錦挑羅。爭新競巧。

客與妓締交。江寧謂之結線頭。揚州及江北各處皆然。

秦淮諸姬謂狎客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者。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貨。卽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多貯以蒲包而棄之也。

秦淮妓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鑲幫。女僕曰端水。曰八老。然皆局外人所呼。其主人則深以爲諱。

乾隆末葉。江寧大家閨秀。亦乘秦淮畫舫。以作清游。惟四圍障以湘簾。龍媼雅

姬。當馬門側坐。衣香鬢影。絮語微聞。亦或招名妓一二以佐宴侑觴。惟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奩。終必假熟識之水榭爲更衣地耳。

嘉慶初。游客之設宴於妓船也。未開讌時。先唱崑曲一二齣。合以絲竹鼓板。五音和協。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淒婉者亦足銷魂蕩魄。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繼也中曲徘徊。其終也江上峯青。江心月白。固已盡其技矣。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必請反而後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繼其聲。不失其爲雅會。其後則略唱崑曲。繼以馬頭調倒扳槳諸小曲。且以此爲格外殷勤。聽者亦每樂而忘反。雖繁絃急管。靡靡動人。而風斯下矣。

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文忠公林翼亦在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文忠爲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幕僚。不責文忠也。曰。潤之（文忠字）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文忠果勤勞國事至死矣。

釣魚巷者。明武宗釣魚之所也。題爲古釣魚巷。桃葉渡在其西。邀笛步在其東。

巷盡於此。中有堂門。所謂陸八子韓裕發李三白三家者是也。陸爲尤著。自遭粵寇之亂。流落江湖。及同治甲子。曾忠襄公既平粵寇。朝命以其兄文正公督兩江。欲興商業。效管仲之設女閭也。因令於青溪設妓院。限以六家。並爲定制。許增妓。不許增院。六家者。陸李劉及韓小師三和堂是也。別有大行宮釣魚巷。不在六家之列。爲六家所薄視。時陸適自江北來理故業。與李韓招四方遊女。居以水榭。泛以樓船。燈火簫鼓。震炫一時。遂復承平之盛。或曰。江寧自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涂制軍宗瀛方守江寧。亟檄縣厲禁。次日。謁文正。文正笑曰。聞淮河燈船。尙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畫舫千百。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約幕府諸人買棹游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涂。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麕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風來歸。遂大有丰昌氣象矣。

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

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臯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爲之恍然。遂弛其禁。

宣統時。妓館之在淮淸橋釣魚巷者。多者一家可有四五十房。房各二三人。客所耗之銀幣。初至。呈茶盒一圓。便飯四圓至七圓。置酒二十五圓至三十二圓。彈唱一圓。若點曲。則倍之。夜度無定資。

揚州之妓

揚州爲鹺務所在。至同治初。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徽歌選色。習爲故常。猶粉漁脂寖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束足布指。塗妝綰髻。節其食飲。以視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往投之。謂之養瘦馬。蓋本於白樂天之詩。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又曰。馬肥快行走。伎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是也。

是時。新城東南隅之石牌樓。女閭極盛。號爲八大家。雖聚散不一。而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流連杯斝。信乎溫柔自有鄉也。其中以高二一家爲最。陳四

高廝子蔣和尙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某。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八家又曰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自拔。卽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所愛重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制久佚。同治初。揚州有之。皆妓女也。二八女郞。曼聲按步。宛轉蹋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目奪者。然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而大率爲小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氍毹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杭州之妓

浙有頭亭船茭白船。船戶凡九姓。船有妓。習絲絃大小曲。可侑觴薦寢。世人輒稱之爲江山船者誤。當曰九姓漁船。船妓之稱同年嫂者。蓋以其半皆嚴郡人。

意謂同嚴耳。年嚴浙音無別。舒鐵雲嘗爲詩以詠之云。只知蘇小是鄉親。誰識嚴陵亦故人。宋嫂羹湯調自好。吳娘歌曲聽難眞。紗窗掩雨眠雙槳。羅韤裁雲印一塵。惆悵芳年有華月。幾錢能買此青春。

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義橋。若富陽。若嚴州。若蘭谿。若金華。若龍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爲程六百里之遙。所至皆有畫舫。多則數十艘。少或數艘。船之增減。視地方之盛衰。停泊處如魚貫。如雁序。粉白黛綠。列舟而居。每當水面風來。天心月朗。杯盤狼藉。絲竹駢羅。洵足結山水之勝緣。消旅居之客感也。光緒癸未甲申間。箇中翹楚。首推觀鳳。豐容盛鬋。頎立亭亭。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發聲。四座傾聽。性嫺雅。無章臺惡習。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娓娓不倦。其出應客召也。無論登陸或上船。皆以傭奴背之。作鍾建之負。

蘭谿之九姓漁船泊城外。游人之設席者。所費銀幣普通爲四圓。增肴加二圓。便餐八圓。正餐十二圓。多至百圓。有主賓各出其半者。侑酒曰陪花。一圓。此就宣統末言之。若在光緒中葉。價不若是昂也。

蕪湖之妓

宣統末。蕪湖妓館均在大馬路迎春坊錦繡坊潯陽里美仁里等處。客之游賚。以銀幣計。侑酒二圓。客若不時賭博於其家。則侑酒不須貲。初次度夜。曰結綫頭。十二圓至三十圓。以後曰正帳。少則四圓。多則八圓。惟遇櫻桃粽子西瓜月餅上市之時。必以餉客。客輒酬以一二圓。

南昌之妓

宣統末。南昌妓館有本幫揚幫之別。本幫之夜度貲。須錢六千六百文。揚幫則初次曰結綫頭。十六千文。以後曰做正帳。每次八千。至於打茶圍。則本幫無費。然亦有給瓜子錢一二千者。揚幫則上果盒送水果帶姑娘。（妓敬客以水烟三筒之謂也。帶姑娘者。召妓侑酒之謂也。不帶亦可。）各二千。飲博二事。至少各二千。多至四十千者亦有之。

重慶之妓

重慶之妓。光宣時已有之。分江湖門二種。所居爲金沙岡小校場天燈街小井街總土地沙井灣二府街黃土坡香水坡石門坎馬家巷等處。能彈唱者爲

絲絃。否則爲閒門。狎客所費之銀幣。置酒十六圓。酒罷留宿。夜度資及雜犒十八圓。侑酒則至少二圓。

漢口之妓

漢口妓院規模宏大。有蘇幫川幫湖南幫江西幫本幫之別。以龜鴇鳥師侍役轎夫合計之。多者至百數十人。向以川幫爲巨擘。光緒初。有江右人焉。所居曰福喜堂。堂有姊妹花七人。皆能歌。

宣統末。妓院分四等。一等有蘇幫湖南幫四川幫本幫之別。居歆生路三分里四成里長怡里通濟里。二等僅有揚幫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南城公所。三等爲本幫。居武聖宮天字巷。客所費之貲。一等。飲博各銀幣二十圓。侑酒一圓。二等。飲博各錢二十千文。侑酒一千文。三等。飲博各錢十六千文。四等。有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沙家巷。開小盤點曲。共錢一千文。

狎妓者召妓侑酒。不至。則謂之打扁擔。打扁擔者。本於粵西之言。猺俗男女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

女以扁擔一條。女受之即約爲夫婦。意者狎客召妓。猶以扁擔授妓。妓不受。轉將扁擔打之。故引爲大辱歟。

沙市之妓

沙市妓館。在後街。曰絲絃班。侑酒酬錢三緡。置酒酬錢十六緡。

長沙之妓

長沙女閭繁盛。最上者曰堂班。分兩等。其所謂二等者。皆雛妓也。宣統末。散居於仁美園古大苑百花村高家巷銅鋪巷福源巷火官殿後臬園後三王街司禁灣等處。皆懸燈及市招於門。有蘇幫本幫之分。蘇幫以揚州人爲多。本幫則醴陵產爲多。飲於其家。酒席費錢二十緡。出局侑酒。酬以二緡。若假其室以爲雀戲。給四緡。得餉四肴之餐。往打茶圍。不出貲。惟新正客至。必以果盤相餉。且上燭放爆以迎之。謂之做財神。客必賚以錢十二緡或八緡。別以四緡或二緡犒其左右。妓之生日。必強客置酒二席。曰擺臉面。度夜無定貲。謂之掛衣。雛妓梳櫳曰鋪堂。所費約百緡。

次於堂班者曰窰班。亦可飲博於其家。夜度資有錢六緡四緡二緡之別。所居爲軒轅殿石樂私巷皇城隍明月街官園石門闔紫荊街一帶。

廣州之妓

廣州艷跡。以珠江爲最。風月繁華。尤聚於穀阜爲上等。有上中下三擋之分。紫洞艇排如雁齒。密若魚鱗。櫛比蟬聯。幾成衢市。可以信足往來。別有數船。儲貨出鬻。如有所缺乏。取之如攜。至夜。月明風清。波平若鏡。琉璃燈火。皎潔如晝。所有珠孃。成羣結隊。俗所謂老舉者是也。其齒稚者曰琵琶仔。仔。小孩也。蓋言其人與琵琶等長也。晚妝初罷。儀態萬方。客至開筵。陳設華煥。先之以絃管嗷嘈。笙簫喧沸。各逞珠喉。互賡迭唱。脆堪裂帛。響可遏雲。歌聲既闋。然後入席。珍錯雜陳。烹調盡善。鴨臛魚羹。別有風味。席撤再唱。綺興愈濃。往往至星墮月斜。重復入席。斯時侑酒拇戰。釧動釵飛。擊鼓催花。傳觴醉月。倍極其樂。遊客至此。固無不色授神眩。魂銷心蕩也。次之在引珠街。又其次在白鵝潭。

廣州之妓。初以水居者爲上。陸地所有。不足貴也。自經光緒甲辰穀阜大火之

後。則陸居者多。其香巢謂之寨。皆在西關塘魚欄陳塘南新田地河南尾等處。有大寨二四寨兩等。客之欲設盛筵者。須至旁近酒樓。而招之使往。卽開廳也。若在其家。則曰開房。客欲令大寨之妓伴宿。非百數十金。不得染指。老舉之夜郎自大。尤軼等倫。游客之招以侑酒者。既至。則端坐客後。不言亦不笑。且不詢客姓。臨行時。客如不給侑酒之資。例須索取。客須餉之以瓜子。嶺南通用雙毫銀幣之二角者是也。客給貲時。如給雙毫七枚。則老舉必給還單毫一枚。有告以無庸給還者。毅然勿聽。其意若謂此十三毫者。乃分內應取之貲。至此一毫。則例外。決不能無因濫受。並於給貲時。擲之於案。驗其眞贋。有聲音不正或聲低而啞者。必使易。始施施然去。蓋純視爲營業之性質也。

潮嘉之妓

潮州嘉應曲部中。半皆蜑戶女郎。大率爲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其男子專事篷篙。僅於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生女。則視其貌之妍媸。或自留撫畜。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

輒句眉敷粉。擫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爲娼之勢。而妓女寄所歡書。率置燈草於中。蓋潮人呼同心結爲菩薩花也。

宣統末。潮州有南詞歌妓。皆至自江西及汀州。懸牌於門。曰某某堂。客至。所應酬以銀幣者。開天官一圓。唱曲侑酒各二圓。汕頭亦然。

梧州之妓

梧州之妓。皆居沿河之筏。有三等。中筏爲上。客之置酒者。皆至大艇。不留宿。下筏爲中。上筏爲下。其人大都來自粵東。蓋有汽船可達。甚便利也。

南鄉之妓

橫州之南鄉。爲邕梧往來必經之道。自光緒中葉。電船駛行。日漸繁盛。宣統末。流妓麕集。而皆居於筏。筏有兩層。上爲逆旅。下爲娼寮。客子冶游。此爲最便。

福州之妓

福州之妓。宣統末皆在南臺。有四等。一二等爲上。非有人爲導。不得入門。與妓稍譪。卽須請酒。請酒者。置酒以宴友也。友至。則各出銀幣五圓或三圓。曰壓桌

錢。客或便酌於其家。僅四肴。則酬以銀幣五圓。肴多酌加。酒罷留宿。別議貲。別有所謂唱書堂者。客就而聽之。則出銀幣二三圓以壓桌。餘與一二等之妓同。

三四等之妓則劣矣。客所費至多爲銀幣五圓。

廈門之妓

廈門之妓有三大別。俗名童子班者。北詞歌妓也。居寮仔後。俗名閣旦者。南詞歌妓也。居二王宮邊相公宮邊蚊烟井。俗名倒鋪者。土娼也。居九條巷打鐵路頭箭道。客所費之銀幣。打茶圍二圓至五圓。俗稱開小牌。侑酒。五圓至十圓。置酒。六圓至十二圓。北詞南詞同。惟北詞有在班開天官五圓至十二圓之例。土娼則惟打茶圍一圓。卜晝二圓至三圓。度夜四圓至六圓。此就宣統末言之也。

金怡安遇卞雲裝

順治初。秦淮妓卞雲裝僑居半塘。仁和金怡安大令漸皋曾遇之。後至杭州。怡安至其繡閣。見案頭有吳梅村詩册。尋覽情詞。不無今昔之感。因取其意。并雲

裝近事。隱括成詩。怡安爲明之舉人。入本朝而仕爲縣令者也。詩曰。芸帙緗函繫所思。玉人鄭重遠相攜。悶來只仗琵琶寫。說處仍防鸚鵡知。破鏡刀環尋舊約。瓊枝璧月費新詞。莫嫌大雅凋零盡。猶有春風屬掃眉。結綺臨春恨未終。輕烟淡粉掃成空。還家江令頭仍黑。避席崔娘臉自紅。遼海鶴歸無主墓。吳江楓冷未棲鴻。都將月地雲階夢。泣向荒田野草中。不向長安鬬狹邪。竭來水國傍蒹葭。曾探織女機邊石。再見元都觀裏花。秋思潘郎驚鬢髮。夜情白傅感京華。三千年後蓬萊路。知在瓊樓第幾家。

張宏軒挾倩扶赴會

諸乾一蕫蒼水嘗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蓋松江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吳梅村在坐。迭遣人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張宏軒刺史自上海來會。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謂需兩車。咸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艷暗射。若薄雲籠月。人皆望而卻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合座譁然。

王于一晚歲狎妓

王于一晚歲客杭州之西湖嘗狎一妓頗粗陋或嘲之王笑曰近代美人尙肥

白狗爲朱竹垞所眷

朱竹垞浪游天下。於歌筵舞席。時一涉足。嘗爲詞以贈妓。其調寄步蟾宮贈白狗者云。疎簾日影纔舖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開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白狗爲代州之妓。竹垞嘗往曲中訪之。不値。因戲投以詞也。

紅娘子爲湯西厓所眷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厓少宰右曾方爲孝廉。客其幕。羣客交妬。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天下有幾西厓乎。時西厓甫冠。美如玉。而詞文秀媚。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厓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其所有而去。踰年。西厓登第入翰苑。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西厓心念舊交。不以雪泥有閒也。發其緘札。寒暄外。無一語致感謝者。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入泮否。雲士大怒。

蘂枝爲趙秋谷所眷

蘂枝者。天津西郭妓也。當康熙戊寅己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趙秋谷以辛巳之秋。始遊於此。友人百計爲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奪目。蒲州吳天章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盈帙。時蘂枝適有所避。於秋谷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秋谷東歸。未幾再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秋谷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敘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秋谷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秋谷者曰。蘂姬何如。秋谷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惝怳自失。及是。秋谷若又自失矣。爲二絕句以示客曰。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開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玉素爲趙秋谷所眷

康熙時。天津之妓有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

至於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於應對趙秋谷始於甲申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即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惜其性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也。

眞珠乘趙秋谷於醉

康熙時。天津楊柳青之妓。以眞珠金錢爲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其俗尙也。眞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囂陵習。趙秋谷遇之。意初不甚屬。而眞珠乘秋谷於醉。遂與同夢。秋谷乃爲柳梢青詞以贈之云。無計枝梧。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愁。驚開倦眼。斗帳紅珠。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沲。楊柳蕭疏。

金錢爲趙秋谷所眷

有金錢者。楊柳青之妓中翹楚也。與趙秋谷荏苒最久。風韻天然。修眉皓齒。楚

楚動人。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亦靡以加之。間能作吳語。嘗至秋谷寓齋。秋谷曾倣元微之雜憶體賦不忘十絕句以譽之。

李笠翁目王再來爲韻友

喬復生王再來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歿後。笠翁爲之傳曰。再來聲容。雖遜復生一籌。然不宜女而宜男。易妝換服。卽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談。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

喬秀婉媚可人

長洲戴藥砰名延年。有友昵一妓。曰喬秀。雪膚藕腕。婉媚可人。雅愛螺盤雙髻。作佛鬘妝。故又字曰鬘奴。藥砰嘗從其友訪之。梳樓寢閣。淨不容唾。客至不供茗。以玫瑰薔薇蘭桂諸花露手自調之。注於碧甌。稍溫以進。甘香沁腑。令人作玉液想。一日。曉妝甫畢。緩試新裙。綠羅八幅。緯色作腰。藥砰奇其製。問之。曰。君不讀唐句乎。一渠春水赤欄橋。此倣其意也。藥砰贈以詩。有桃花本是仙家種謫作人間薄命來之句。後爲一豪貴所嬲。憤鬱而死。

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

乾隆末葉。秦淮妓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著稱於時。狎客不敢以奴星視之。又有曰改子者。又蘭家花面丫頭也。其丰韻直軼秋桂多子而上。或曰。甘蔗旁生。荔枝側出。掃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也。

郭心兒爲武狀元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脅墮入風塵。年十九。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移家江寧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秦淮諸姬。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心兒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維揚諸姬之冠。人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之負盛名者。趧熱郎未易得覯顏色也。

二湯爲一雙璧人

乾隆末葉。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爲土著。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頳脣。乍見者如一對

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之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人。雖車馬盈門。而纏頭資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游者憫之。

王秀瑛姿首清妍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於江寧。遂家焉。以母命。適伶人張七。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闤闠幽深。翛然絕俗。有傖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周稼軒孫楚儂皆與善。嘗告人云。秀瑛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嚮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然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

月上翦髮贈客

乾隆末葉江寧有妓曰月上者。每與人厚。輒翦髮以表情。或爲之作詩。有句曰。分明小試鷹膏計。親把瓊刀割紫雲。然其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翦。可笑

也。

陳銀兒亭亭玉立

陳銀兒。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居水關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而工數曲。老伎師歎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壁人也。

趙小如神閒貌婉

趙姿。字小如。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嘗云。與其倚門而富。無寧補屋而貧。與其爲傖父妻。無寧爲才人妾。故在院雖久。太璞猶完。有號梅隱者。初與之晤。卽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也。

董三天然韶令

董三。蘇州人。乾隆末葉。在秦淮爲妓。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或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之資。悉以償博債。故眉黛間常若有恨色也。

許壽子如閨秀

許壽子。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爲士著。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秀。張某夙與善。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之。如是者有年。既而某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繼。壽子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焉。衣履亦代製之。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置酒祖餞。戀戀不忍別。酒半。壽子忽抗聲曰。青樓中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毋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欷歔。某大感動。即振策去。旋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壽子別時之所囑也。

朱大爲袁子才所眷

朱大。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身體弱小。狎客戲以朱骨稱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神光陸離。風度高雅。袁子才遂初既賦。寄興掃眉。雅與之善。蒼髯紅粉。常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大有女。年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

門。織布爲業。或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

馬如蘭爲袁子才所眷

馬如蘭少未有名。袁子才過吳門。乃爲之命名。子才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者是也。瀕行。與之約。返吳。當作兩月留。至梁溪。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分。獨於馬。莫得形容語。嵇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子才擊節。乃相與大噱。

金三姐爲袁子才所眷

楊笠湖厭聞名妓二字。袁子才嘗引爲同情。而貽書笠湖曰。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僕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子才六十初度。適在吳門。效明人康對山自壽之舉。集名妓百人。使唱百年歌。惟謂庸脂俗粉。當意無多。加之平康習氣太深。則亦如俗僧劣道之不足爲伍耳。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矯矯庸中。遂爲所賞。明年至蘇。三姐故無恙。相與探梅鄧尉。載豔同游。後三姐爲官事所累。乃懇蘇州守爲之緩頰。

蕊仙爲袁子才所眷

袁子才在蘇。偕友泛舟橫塘。停泊時。有船妓蕊仙者。舟與之鄰。蕊仙貌絕麗。而以身分自矜。隔窗對語。不進艙侍飲。客許重贈纏頭。蕊仙拒不受。子才知蕊仙之知文墨也。戲題一詩贈之。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書。子才曰。老人吟詩作字。能得美人磨墨爲佳。蕊仙乃一笑進艙。客戲謂子才曰。人謂酒爲色媒。君以詩爲色媒。可謂巧於誘引矣。然夜已深。誘引人家子女。是爲作奸犯科。何乃一無忌憚也。子才大笑。蕊仙亦爲之嫣然。

袁子才評廣潮船妓

袁子才久聞廣州珠娘之麗而羨之。及其弟香亭出守端州。遂以耄耋之年至廣州。戚友招飲花船。則謂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脣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句。旋聞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及見毘陵太守李寧圃程江竹枝詞。輒又爲之神往。其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艭。爲恐晨曦驚曉夢。四圍黃篾悄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

秉潮調。半唱消魂妙絶詞。

琳娘風韻天然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琳娘者。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常手一麈。拂拭几榻塵。終日不去手。達官賈人。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訊。其鄉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爲之哭泣者累日。

桂姐不苟言笑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桂姐者。粗具姿首。而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傖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且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飾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濮小姑爲吳頡雲所眷

濮小姑。潮州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温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脣微綻。粉靨生渦。輒侍坐終日。否則邀之亦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脅以威勢。不顧也。是以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杭州吳頡雲殿撰鴻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不敢自薦。轆轤於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薄暮。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佯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尙潔。敢請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値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

呼小姑爲殿撰夫人矣。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覿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焚香禮佛。後聞吳逝。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

曾春姑爲金聽濤所眷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嬸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以求歡。春姑鄙其人。毀妝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得當以報。毋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自此噪甚。欲締交者踵至。然皆不當意。

吳江金聽濤尙書爲諸生時。嘗客潮州。聞其名。訪之。値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回幽夢。倦眼斜注。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鄉試旋里。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之如趙

璧也。後十餘年。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蜑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侑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就燭取視。驚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

郭十娘爲金柳南所眷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貰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金柳南傾蓋輸心。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卓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理文案。詳愼明敏。雖

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恆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

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滸之嫏嬛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納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之。少選。姍姍來。雅服靚妝。容華妍秀。席次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橐羞澀。因裂如意一鉤。各執半要盟。以待異日。某邑令夙聞柳南名。專伻厚幣以聘。勢不可卻。剋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汍瀾。酒半。柳南佯醉。離席馳馬去。自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也。恆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信杳別。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嫏嬛。十娘已臥病。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今節錄其半云。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

淚濕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鬬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沈痾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卽遺垂髻。半鉤如意縮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壻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蒿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娘奄逝。柳南摒擋哭奠。且以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十娘。乾隆時妓也。

郭紐兒眉目韶秀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熏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

石姑小娜爲陳雲所眷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嫁傖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乾隆時。毘陵陳雲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望南涕零。甚於所歡。

周公子爲妓所紿

元和周季堂。初以未入流分發楚北。隨畢秋帆制府征教匪。荐升至臬司。才識精練。聲勢赫奕。其長公子舉孝廉。入都會試。渡江至漢口。買車登陸。有憾之者。導之冶游。令妓窮極媚惑。持扇索書。且乞署款曰付姬人某。公子風流豪縱。求輒許之。且繾綣數夕而去。

翌年春。公子報罷留京。九月朔。季堂詣制府稱賀。畢甫出轅。未登輿。見道旁一

嫗。年可五十許。捧牒而跽。後隨少婦。青帕蒙頭。手抱呱呱者而立。以爲鳴寃者。收其牒。命隨至署。升輿注視。所訴。乃公子前所狎妓已生子來謁翁也。大怒。發漢陽府刑鞫。妓出扇。手迹宛然。守亦有憾於季堂。直白秋帆。秋帆夙遇季堂厚。囑善處之。乃畀以三千金。留其子。然子實非妓生。乃憾之者所買賄妓爲之也。後季堂被劾。白簡中亦列此款。頗費斡旋。乃免褫公子衣衿。

妓餌老翁

吳興某村翁頗足穀。以値千金之絲命其子往金陵。鬻之。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家。訪焉。妓家曰。汝子誠在。適外遊。可稍俟之。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檻間。一少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樽。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逕醉。卽與之狎。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卽進飲食。而其子適至。父子相見。默無一語。飯畢。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取逋貨畢。卽歸

也。翁乃獨留妓家一月。貲斧畢耗。遂孑身而返。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會稽商寶意太守以編修乞外。授鎭江府同知。解官。居秦淮水榭。眷一妓。甚麗。臨去。出白玉墜爲贈。時把翫之不釋手。其後累宦邊郡。投老沅江。追念昔游。形諸篇詠。嘗曰。吾鄉陸放翁在蜀十年。曾有所盼。歸日。每懷舊游。屢見吟詠。僕於金陵。亦然。月地花天。復此追憶。不自知身滯百蠻也。

王香柳清麗

王香柳。行三。嘉慶初之蘇妓也。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燈船著稱。而王家爲尤精。鼈裙梟蹠熊掌豹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香柳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璧。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與有此者。寧復知公等乎。公等亦胡爲者。客爲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人某。

陸小玉丰韻天然

嘉慶初。蘇妓陸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佩。濃淡亦復相稱。所居近河干。屋小如舟。嘗有人寄其家。聞客至。匿於幃。客盛稱家世。誇豪富。小玉厭之。餉以閉門羹。客不解。轉詰焉。其人嗤於幃。遂逸去。

李倚玉白晳而頎

李倚玉。行三。白晳而頎。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即俗呼冶坊浜者。爲游船停聚處。每當曜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畫橈動地。紅妝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固莫不歷歷目前也。

周新官黑而津

嘉慶初。蘇妓有周新官者。居山塘。面黑而津。娭光眇視。丰致嫣然。時人以墨牡丹稱之。

趙某官温婉而捷給

嘉慶初。蘇妓趙某官居閶門之上塘。温婉而捷給。長筵廣席。各勸一觴。莫不欣

然受之。悅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饒於財。喜狹邪游。丈夫也。而嫵媚若巾幗。諸校書爭愛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錢。聞趙言。以匱乏告。趙招之至家。衣食供奉。如伉儷然。雖時出見客。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鼾睡矣。

李新官吐辭伉爽

李新官。字畹蘭。泰州人。嘉慶初。居蘇州之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髢而綠透三層。吐辭伉爽。畧無浮文。而摻摻長爪。雅自愛護。有謂其所歡亦長爪者。或偶晤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程月娥玉淨花明

程月娥。籍新安。嘉慶初至蘇。居楊庵衖。玉淨花明。雛鶯么鳳。年十五。以父死不克償逋負。遂入青樓。故酬對羞澀。而女工獨嫻。兼善刷印碑版坊刻。稱之曰校書。名實相副矣。

舒鐵雲認藕雪爲鄉親

嘉慶某歲小春八日。舒鐵雲在蘇州。飲於范少府之新柳詩屋。以女郎藕雪爲

舭錄事。酒闌索句。鐵雲知其越三日而瓜期初度也。乃卽席占贈。書於琵琶之背。詩云。鳳皇絃上細如塵。酒地詩天一種因。芳樹臨風新樂府。梅花生日小陽春。攜來鹿脯能供客。載得鴟夷莫贈人。漫訝停橈便評泊。査橋支巷是鄉親。

楊福齡春容大雅

嘉慶時。江寧有名妓楊福齡者。先居文德橋右。後移鈔巷。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琵琶洋琴。偶一奏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家中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福齡。而所得纏頭。或一疋綾。一斛珠。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爲軒輊也。

楊多子爲人所珍慰

楊多子。嘉慶時之秦淮妓也。芳齡荳蔻。羞靨芙蓉。六寸膚圓。春光緻緻。不諳絲竹之技。而拔來報往。蹀躞甚勞。見者皆珍慰之。

蘇綠珠諳素女術

蘇綠珠爲小卿妹。江寧之天方教人也。容曜秋菊。采麗春葩。間或按象版。炙鵝

笙。紫腔綠韻。才一繞梁。玉塵乃簌簌下落。嘉慶時。居八府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之目。且諳素女術。凡與昵者。輒不忍舍之。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王小荇。字倚紅。嘉慶時之江寧名妓。瑤雰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雋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鬘裊裊。一日。有客過之。值其晨妝未竟。悄擁圓冰。手挽青絲三五綹。猶委地尺餘。雙腕瑩膩如雪。客至。遽提鞋偎母。瀹茗呼奴。秀可療飢。嬌眞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花場。小荇漸染既深。動止自無俗態也。

大奀潔而妍

大奀。嘉慶時廣州船妓之翹楚也。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爲花魁。聲價殊重。以置身卑辱爲恨。恆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以爲可喜。儂以爲可悲也。性高尚。遇風流名士。則肆其詼諧而不及褻。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不可。強之。遂絕粒。

麥大安善談諧

嘉慶時。廣州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諧。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尙豪華。未幾。繆蓮仙訪之。一見如平生歡。因慕王笠航名。以團扇屬蓮仙索笠航書。大安工酬應。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蓮仙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臺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

廣州有揚幫妓

阮文達公元總制兩廣時。初抵省河。泊舟揚幫之船側。揚幫者。其地爲流娼所居。娼多揚州人。故名。文達始至。不知也。頃之。四面絃索聲起。時已入夕。一望青簾白舫中。燈火燦爛。異之。顧左右曰。此何地也。隨員知縣某率爾而對曰。揚幫也。問何由得此名。曰。此地居戶皆揚州人。揚州人皆婊子。以此得名。蓋忘文達之爲揚州人也。文達撚鬚微笑曰。然則揚州人至此者。皆婊子乎。某至是始悟。

免冠頓首而出。明日。襆被行矣。

蔣伯生日爲平康游

嘉慶時。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字伯生。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文名。仕齊魯。日爲平康遊。夏日。嘗插花擁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傴軀唱諾而已。後爲錢中丞臻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尙惜其才。爲之延譽。未期年。復其職。

寶釵爲方潘所眷

廣州妓寶釵姿態秀雅。薄負時名。蘇州方某宦粵。偶詣船。見而悅之。約爲夫婦。寶釵笑而諾。然寶釵故與富家子潘某暱。潘每至。則寶釵終日不梳頭。此中人語云。潘生平不入章臺。某日輕舸過穀埠。遙見寶釵跣足立船首。如雲之髮。下垂未梳。亂頭時節。妍媚無倫。立停舟遣人招之。且戒曰。來時勿梳頭也。自是至潘所。輒不妝飾。遂成習慣。潘溫溫如處女。方則深於世故。寶釵剛日留方。柔日留潘。情好若一。而實偏於潘。以潘之柔婉如意也。

寶釵體弱善病。方稍暇。即走訊之。遇寶釵服藥。必先嘗。寶釵身承愛憐。至是以

爲潘不如方矣。疾稍瘳。方攜之上白雲某寺避暑。日暮風和。寶釵憑欄。仰視歸鳥繞樹。方曰。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飛鳥亦殊可憐。寶釵曰。此所謂揀盡寒枝不肯棲也。方聞寶釵語。以爲風雅而又寄意深遠。還家。市磁青絹扇。以乳金寫秦淮名妓馬湘蘭小傳。字端而小。贈寶釵。一日。娼船有火。燬及寶釵所居。方聞警。往視寶釵。問贈扇燬否。寶釵曰。火至時。金珠手鐲。幾不及攜。何暇挈扇也。方微笑。謂其友曰。今乃知勾欄中人。財重於情矣。

容憐餌陸某

山陰陸某習申韓家言。久幕潮州。潮州船妓頗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償游貲。惟陸素以老成稱。每燕集。未嘗喚妓。以是數十年。得積金近萬。將假裝回里。徧別故舊。因自矜曰。吾幸心有主宰。今日垂老。得歸故鄉。時有妓名容憐者。名噪一時。聞其語。乃遣人招陸之僕李升至。曰。汝能使汝主人來我舟。卽酬汝百金。一日。陸方薙髮。李忽至前。半跪。卽起立。若有所求。陸叱問故。李曰。小人隨主人數十年。今主人歸故里。小人將擠溝壑矣。欲小求於主人。可乎。陸曰。第

言之。李曰。令有妓某者。素慕主人名。聞主人將歸。乃丐小的請主人詣其舟。且曰。若得主人寵臨。則當賜小人百金。陸訝其敢爲是言。乃曰。姑從汝。因令僕與約某日往。

屆時。陸易新衣。乘肩輿往。降輿登船。時潮水方漲。舟易移動。甫登跳板。板滑。陸忽失足入水。舟人紛紛以篙繩施救。不能遽得。正惶急間。忽一女子華妝豔服。躍入水中。翼陸出。女衣妝悉毀。陸見之。旣驚且感。女令舟子持衣來。舟子以故衣至。女叱令易新衣。乃更以他服來。時方冬日。凡所需衣袴鞋襪及銀鼠袍馬褂。無不具。且稱身。復令速溫酒暖腹。陸見其尙服溼衣。良不忍。亦令其易衣。女曰。君千金之體。不可輕也。吾儕賤人。何足置慮。正言間。忽李入。半跪謝。言已得百金。皆主人之賜也。遂去。女爲誰。卽容憐也。

已而陸易衣履竟。容憐乃徐自易之。陸見其態媚肌白。不能無動。又感其相待之厚。似不可卽去。乃令置酒。則妙語溫言。令人魂銷。飲畢。陸半醉。將去。容憐因言今日落水。不免受寒。且又醉。不可以風。陸爲所持。又顧李不在。無人爲僱轎。

因遂留宿。容憐繾綣備至。自是陸亦戀戀不言歸矣。居數十日。李不至。亦無一友來探候。惟日與之酣博。間或召女之姊妹行來同飲。舟中用貲。皆令舟子至其寓取用。一日。容憐忽問陸曰。君果積貲若干。曰。萬金。曰。君自忖來此若干日。用若干。陸瞠然。容憐命司帳者至。問陸所應償者。則對曰。合酒貲舟貲宿貲博貲置衣飾貲。約計萬餘金。已付七千。尚短三四千。陸聞之。舌撟不能下。容憐正色謂之曰。論理。宜悉付此款。然念汝勤苦一生。僅積有此。若令盡給。將不能生還鄉里。實不忍。今所欠之款。悉當豁免。並當別贈五百金。使汝知吾輩俠腸。非盡嗜利忘義者。汝當速收合餘燼。挈妻孥旋里。勿再有所留戀。惟有一言奉告。凡心無主宰者。必不可輕視一切也。陸至此。始知爲所算。乃嗒焉若喪。匆匆攜所贈金而去。

素芳爲清淮賈人所眷

清淮賈人某嘗眷一妓。名素芳。居大河之南。常衣縞素。藝蘭數盆。終日靜坐若處女。訪之者。往往以病謝。惟某來。焚香操琴一曲。或請某唱崑曲一節。自擫篴。

以和之。蓋某非俗賈也。有暴客嫉之。造勢不兩全之蜚語。素芳卽毁其跡。委身於某。暴客聞之尤嫉。思中傷之。

會改七薌至清江。某與之有舊。丐七薌爲素芳寫貌。裱褙時。懸之店壁。暴客見之。曰。計得矣。暴客充淮揚道轎役。道之眷出。暴客常見之。素芳之貌。髣髴似道之新妾。妾亦娼也。乃詭言於裱褙店主曰。有欲見此小像者。借觀卽返。乃攜像至署。倩女僕進言。賈人竊新姨貌。圖形於市。殊不雅觀。道怒。責新姨。新姨憤將死。賴幕賓爲言是圖乃七薌所畫。七薌在此。曷召問之。道稱善。七薌入見。言寫貌人之居。去署不遠。盍招之。及至。使與新姨並立。不獨形貌相似。長短肥瘦手足行動無一不肖。及問生年月日時。亦相同。道奇之。乃使賈充河兵。不三年。爲守備。暴客亦無如之何。由是素芳與新姨稱姊妹行。

姚修竹慕李杰

黔人李杰能詩善畫。以知州需次於滇。某年。奉檄運銅入都。溯江東下。紆道游姑蘇。遇蘇妓姚修竹。議出千金。爲之脫籍。以王事匆促。亟欲北上。先留雙玉佩

爲聘。約俟一年後改官吳中納之。自是。修竹遂獨居小樓。閉關謝客矣。修竹善度曲。容麗而性靜。平日於富家兒貴公子。鮮有許可者。獨於杰。則一見如故。至是益自晦。母或強之見客。循例寒暄數語而已。已而杰爽約。修竹抑鬱成疾。彌留時。執母手欷歔而言曰。兒之思慕李郎。亦以其妹爲天下奇女子。（李父曾官提督其妹身長玉立馳馬試劍年十四時從父殺苗立功）則李郎必爲奇男子。遂不覺若是之傾倒也。兒病若此。不可久留矣。願得雙玉佩爲殉。殯於寺中。以冀李郎之來。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

趙梅卿車馬盈門

墨池雪嶺。聲價增重。文士筆端。自有一種作用。王惕甫詩云。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爲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道光時。蘇州閶門有妓趙梅卿者。夙未著名。吳江趙蓉裳一見而大賞之。戲書此詩於梅卿之扇。未幾而車馬盈門矣。

鳳雲爲應敏齋所眷

應敏齋方伯寶時嘗眷一妓曰鳳雲。丁娘十索。至典裘貨馬而爲之。時應尙爲秋風遊客也。未幾。握關道篆。而鳳雲已不知何往矣。有贈鳳雲一聯云。桐鳳綠么花十八。梨雲紅亞月初三。

三姑娘爲載廉所眷

載廉。漢軍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衚衕爲烟花藪。載徧覽。無佳者。恆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寶車絡繹不絕。至門。見一女郎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忸怩作媚態。載從之行。至大殿。見女郎向佛盈盈拜。拜已。作嬌喘。倚欄小憩。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搴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面外窺。載愈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憊甚。揮汗如雨。女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胭脂衚衕也。載大疑。踟躕間。見女下車。叩白板門。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欲隨之。轉念未攜貲。恐弗諧。遂過某妓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適某觀察。攜之任。以

嫡姤遺回。今其姊將居為奇貨。郎所過白板門。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告。惘惘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闢。俄一老媼啓扉。載具道誠意。媼搖手曰。三姑昨日受風寒也。載歸而不懌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為佐治。而胭脂衚衕之望遂絕。次年春。友引覲。載與俱。一日。月初上。信步出櫻桃斜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侑酒。強載書籤。載姑書三姑娘名以應。俄而一淡服人款款入。傍載坐。載問識我否。三姑曰。久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自是載日一至三姑家。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蹤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為聯芳會。言於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乃推戴三姑為盟主。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鄱陽楙園舊為冶游之地。琵琶勸酒者。且百餘女。咸豐壬子夏。王壬秋檢討闓運嘗從酒徒輩游宴其處。笙歌既合。各有所以侑坐者。時王未婚。羞於履舄。適

有十五齡女郎抱病未妝。姑指以塞衆意。俄而女至。垂鬟憮然。辭不理曲。時長日酒多。意倦久坐。獨倚几爇香以待酒散而已。明年在樂平。則有使來。稱前女郎遣致問。及過客往往傳說此事。云有匝盟之請。後一月。復書於王。封髮寄焉。王因謂使曰。髮翦易長。若能斷指示信。當以桃葉迎汝。使笑而去。然自此亦不復至矣。

喬氏蓄錢償娼家

松江鄒某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尙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粤寇已據蘇杭。松江亦被陷。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以爲夫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然婦人以節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則翁媪也。曰。吾乃汝之舅姑。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

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寇所得。從寇至蘇州。喬有絕色。爲寇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寇曰。若愛妾者。願兼愛此兒。兒死。妾亦死矣。寇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寇婦中之有名號者也。

方是時。寇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寇日用所需。悉以重價買之於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寇。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寇尤信之。予以小旗。有寇之境。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讅。乃密以情告。謀與俱亡。乘寇酋赴湖州。佯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舟以遁。舟有寇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寇中久。必有所齎。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娼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任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娼家然之。喬居娼

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為束脩。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寇平。喬自蓄錢償娼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為娶婦。乃復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為重。我一婦人始為寇之貞人。繼為娼。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遂縊而死。

安月娥著豔名

安月娥。江寧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為秦淮妓。粵寇未至時。齒尚穉。頗著豔名。有自號煮石頑仙者。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嚦嚦妒啼鶯。靨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悞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荳蔻含香。芙蓉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淒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咸豐癸丑。江寧陷。月娥避至他處。亂平。始歸。六代鶯花。都非疇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尚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

重爲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之侑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爲京幫。生涯頗不落寞。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眞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

陸蘭英垂髫名重

陸蘭英。江寧人。爲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爲北里之冠。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値上恬下嬉。見者習慣自然。了不爲怪。蘭英方在垂髫。得假母提唱。名頗重。江督陸建瀛之公子最昵愛之。咸豐癸丑。江寧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所。其後重至秦淮。眉稜翠偃。鬢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壩街煙局後。湫隘囂塵。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名流因以絕迹。匪特憎其齒之暮也。

袁雅琴色藝超倫

袁雅琴。嘉興人。本姓王。宦裔也。父曾官奉賢縣丞。咸豐庚辛粵寇之亂。年甫六

齡。散失無歸。爲乳媼所鬻。遂隸樂籍。而色藝超倫。丰姿綽約。素妝淡服。情韻天然。客有過而訪之者。一見卽泊然靜坐。不輕言笑。或戲謂之曰。卿胡爲有名士風。雅琴曰。余本非此中人。斷不久戀於此。亦何必效章臺習氣耶。客默然。

韻珊美豔絕倫

大文寶字韻珊。江寧良家女。以粵寇之亂。隨母避杭州。轉徙至滬。遂落平康籍。年十四。美豔絕倫。滬爲商埠。巨賈麕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兩省豪貴多寄居。於是名大噪。門前車馬如織。而韻珊獨敬禮文士。視市儈蔑如也。時滬之樂戶在洋涇浜。有數千家。多蘇人。習尙柔靡。韻珊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黃愛卿小桂珠相伯仲。

同治庚午。韻珊歸金陵。杜門謝客。惟名流文酒之會。招之必至。不取纏頭貲。所居曲房綺闥。香爐茗椀。位置楚楚。一日。進香淸涼山。爲一素不識者所偵知。馳數十騎隨之。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秦淮兵燹之後。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盛於前。韻珊每值夏夕。獨坐涼篷。懸燈數盞。及名人書畫。以棗花簾

障之。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靑溪長板間。見者疑爲神仙。可望而不可卽也。惟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往。

大金鳳舉止溫雅

大金鳳。揚州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江寧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同治初。以久經咸豐兵燹。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卽利涉橋文德橋一帶。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之諸名勝。亦皆鞠爲茂草。女閭叢集釣魚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卻步。大金鳳家獨室宇精潔。無纖塵。筆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桁間。如在畫圖中也。

岳蘭史媚慧

蘭史岳姓。小字鳳。蘇州望亭農家女。父爲布客。挈鳳寓吳郡。其大父仍鄉居。咸豐庚申兵燹中父歿。鳳隨母至滬。時年十齡許耳。客至。恆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叟賞之。欲購爲媵。未諧。贈以金。使遷居城北。母見其姿首明豔。謂可作錢樹子。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

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舉止倜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顰笑爲幸。而鳳猶少所許可也。某提督自津抵滬。啗以重金。拒之。謀刼之。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爲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爲聘。許之。其大父猶未知其爲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瀆。年逾笄。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爲恥。選色徵聲。非鳳在弗樂也。是年秋。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刼者十載。誨盜誨淫。此間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爲別。明日。盡室他徙矣。

李芸負盛名

同治壬申。有校書李芸者。年齒稍長。風韻超儕偶。僦屋江寧莫愁湖畔。編竹爲籬。泊然雅素。撫琴洗研。晏如也。初未知名。吳門秦鍾吾過江訪艷。贈之以詩書於冷金箋。芸粘於圍屏。以碧紗籠之。於是名傾白下。惟性極高傲。苟不當意。雖貴客大賈不納也。時江左章臺競尚華靡。芸雖負盛名。獨蒔花種竹。非文酒之

譏不預。有妹曰綠媛。姿容慧麗。較芸尤艶。而善爲酒糾。並善詠諧。辭意之間。翩翩有致。兼工簫笛。發聲清越。足以怡情。士林稱之爲雙絕。不誣也。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同治時。張文達公之萬自閩浙總督任告終養。奉母夫人居蘇州之湖院。文達少年科第。又雅善詞翰。兼擅丹青。時吳下名妓有張少卿者。色藝冠一時。嘗爲花榜狀頭。文達時召至府第。令奏技。兼以佐萊衣之樂。嘗笑謂之曰。吾與汝皆狀元。洵爲一時佳話。偶集四書作對贈之曰。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時以爲名對。

少卿擅名既盛。所得纏頭金無算。有某者。云係江南候補道。瞰其多金。因至蘇。盛飾甘辭誘之。遂娶歸。無何。偶假小過謫之。閉諸一室。而括取其貲。少卿單衣出走。復至蘇。諸少年聞之。爭爲醵貲。得數千金。卽爲營置香巢。賓客之盛。與昔無異。然少卿意終鬱鬱。未幾死。

陸愛寶楚楚可憐

陸愛寶。蘇州閶門外之湖田人。雲鬟霧鬢。楚楚可憐。至滬。隸籍金玉堂。爲酒糾。同治癸酉冬。堂不戒於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乃僦居於法租界一椽。風月半世。鶯花思欲擇人而事。絕少知音。且在堂時。負帶擋債百數十金。旣爲祝融所燬。院中姊妹風流雲散。衣飾皆以帶擋折除。鴇母以其獨居無偶。遂偕呂宋人以計篡之去。閉置空屋中。呂宋人者。鴇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債取償者也。愛寶有前時所識客某。具豪俠氣。能急人之急。聞耗。遽報總巡捕。總巡捕曰。是不可爲訓。亟破關出之。

妓爲情死

合肥李某赴江寧鄉試。刻苦讀書。不與諸惡少酒食徵逐。劉壯肅公銘傳時在寧。嘗清晨至各寓覘之。歸而歎曰。莘莘士子。多無大志。紅日在窗。尙高臥未起。其餘則在釣魚巷宿妓未歸耳。獨某某已執筆屬文。凝神盡思。誤以角黍濡墨中。猶以爲入糖盤也。一日。爲友人強拉入曲院。有名妓見而愛之。願從爲小星。某迫於家庭。勢不可。然又不能絕之而去。特假宴客。令妓取琵琶度曲。曲半。某

起如廁。出門策駿馬。飛奔而去。遺書絕之。妓日夕鬱鬱。竟嘔血死。

香雲爲徐宗海所眷

香雲爲光緒初漢皋有名妓。武昌人。媚眼流波。長眉入鬢。慧中秀外。冠絕一時。富商貴介。招妓侑觴者。輒樂就之。以是徵歌佐酒。殆無虛日。香雲亦身價自高。齷齪浮浪子。視之蔑如也。所與往來者。多名下士。酒闌燈炧。惟事談詩問字。語不及私。湘陰徐宗海茂才尤與之善。以終身爲訂。嘗曰。若得負郭田數十畝。環植桑柘。結廬其中。竹籬茅屋。淡泊自甘。妾爲蠶織縑。以納太平之租。暇則茗碗鑪香。讀書作畫。花開月上。陪君小飲。此樂雖神仙不易也。宗海然之。日夕籌貲謀爲之脫籍。假得同學友三百金。與鴇商。鴇必欲取盈。香雲乃出私蓄畀之。已有成說。一夕。宗海寓廬不戒於火。一切蕩然。香雲知之。恚而病。宗海之父得耗。寄書促速歸。乃走辭香雲。時已病不能起。相見執手。嗚咽不作一語。別後十日而死。比宗海至。已葬於北郊矣。宗海特購沈香木。覓巧匠鐫小像。置於小盒。撰長聯以輓之。上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

何羅網頻加。曾語予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亦足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歈。腰輕楚舞。每値酡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游。會眞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永夜。數盡雞籌。怎能忘嫋嫋婷婷。齊齊整整。下聯云。不圖三兩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杳。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爲卿計。爾豈昧夙根者。而肯再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蘼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衞弗能塡。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入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箇夫夫婦婦。世世生生。

徐瑞卿創小雙擋

徐瑞卿。滬妓也。蓄雛姬二。年僅十二三。教之歌。既成。名之曰自鳴鐘。八音琴。使侍客。每應召。則二雛偕。各歌一曲。謂之小雙擋。其後則僅以一雛侑觴矣。

王翠雲丰姿綽約

王翠雲。揚州人。其父以賈吳門遷吳。繼以憂死。母鬻之章臺。遂至滬。時爲光緒

初。豔名大噪。爲此中巨擘。丰姿綽約。性格温和。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一夕。客設席於房。拈鬮藏鉤。已近酒闌。有客繼至。則素與翠雲相暱者。亦設席於聽事。飛花賭酒。其興方酣。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往就焉。頃之房中之客屢喚。而雲不來。欲行而雲又不送。意頗近於負氣者。旣撤筵。客散。侍婢規之。意謂待客之道。宜兩得其中。雲怒呵之。謂渠非出貲與吾落籍者。吾何惜焉。婢喃喃不止。雲大怒。曰。我今卽不作此生涯。奈我何。婢見不可勸。悄然自睡。雲思之。忿忿。潛服紫霞膏而寢。次晨。婢入房視之。於紗幮外見其似裸臥者。婢曰。早涼如是。可卸卻單衫耶。撫之。則玉體冰矣。

德仙欺金某

光緒初。鄞人金某至滬。眷妓德仙。德仙籍維揚。意殊落落。異吳中人之纏緜旖旎。蓋習與性成也。兩月餘。買笑錢約銀幣三百圓。而德仙落寞殊甚。蓋以金面麻而黑。貌實不颺故也。嘗曰。人生貴及時行樂。雖金多如季子。亦難甘此面目。與同衾枕。金銀我所固有。嗅之不馨。握之輒冰。何肯以此易彼哉。

一夕漏三下。金以歸途遙遠。將寄宿。兩有成言。逾時客至。德仙毀前約。金以爲見金夫不有躬也。謂德仙曰。卿能圖今夕之歡。以遺良宵風月。中秋節屆。當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費。不允。謂將期諸異日。閱三日。瞰亡而往。則德仙方留客宿。客固美少年。翩翩濁世佳公子也。金相形見絀。因悟德仙奚落之由。急袖金往曰。今已矣。繁華夢醒矣。除夜度資外。備犒使銀幣四圓。舊例。房中僕婦與堂外紀綱。各分其半。德仙悉以給臧獲。另贈金昇以銀幣四圓。金未應。德仙曰。尚需與汝索節費耳。金曰。汝鴛夢同人。而鱷頭逐我。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筆勾銷矣。德仙無言。遽披其頰。滬俗素惡此。謂非吉徵。金邀多人與議。德仙匿不與面。鴇請肆筵謝過。乃寢。

雙鴛爲吳樵珊所眷

光緒初。滬有名妓雙鴛者。膚色黑。而光艷絕人。人謂之墨芙蓉。蓋媚豬之儔也。其家在滬之東村。初甚貧。以鍼黹度日。後爲陸媪所見。謂其母曰。爾家有錢樹子。何憂爲。母惑之。因卜居於城。偶遇大賈。驟獲不貲。吳樵珊嘗狎之。時雙鴛已

厭風塵。意將擇人而事。囑樵珊至其母家。越數月。樵珊往訪。天台路歧。竟迷前蹤。乃徘徊久之。惆悵而返。

林愛官爲雍某所眷

林愛官。江寧人。本良家女。幼失怙恃。爲其戚所鬻。入青樓。光緒初。爲妓於滬。年二十餘。風格温重。寡言語。不喜妝飾。與長安雍某遇。一見如故。遂私訂終身。雍故翩翩書記也。以力薄。不能爲之脫籍。荏苒數年。雍不能離林。林亦不能離雍。雍之友陳某者。素揮霍。悅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強以鴇母命。林不能卻。比入帷。林扃戶出刃。向陳長跪而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雖隸烟花。尙復貞一。君家擁花園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以言歡。則欲汚吾身。請汚吾刃。言訖。以刃置妝臺。陳啞然曰。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然彼力薄不濟。奈何。曰。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乃慨然曰。爾識雍。予豈不識雍哉。於是啓戶遽出。乘夜挾雍至林所。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鴇母。謂之曰。林不爾向矣。舍女而取金。爾之見機也。如不從。曷觀此刃。鴇母無奈。遂以

歸雍。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揚州。光緒初。年十三。至江寧。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雛髮未燥。盤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鶻。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

素娟秀色可餐

素娟。海陵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聲價至高。而性情閒逸。所居臨桃葉渡。每日曉妝初罷。手扶綸竿。倚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荏清艷。殆鮮其倫。有謂其秀色可餐。眞得山川靈氣者。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

王寶珠頎立亭亭

王寶珠。錢唐人。幼爲父母鬻於江寧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靨微渦。頎立

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櫳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也。

蘅香舉止瀟灑

蘅香。揚州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妝。無抹脂障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江寧宴會。以藥倦齋爲最盛。幕客寓公之逭暑消寒者。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惟既與諸名流游。遂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至爲之掩淚。

鳳仙談秦淮舊事

光緒初。秦淮有校書曰鳳仙者。色藝可人。以忤當道。避難出奔。輾轉至杭州。江秋珊楊桂峯張初白汪蘭生朱硯臣諸名流皆眷之。每宴集。輒招以侑酒。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生日。硯臣招同人集於其居之樂山草堂。作消寒第五集。鳳仙與焉。秋珊桂峯與談秦淮舊事。娓娓不倦。大有天寶宮人之感。秋珊因

作三絕句以贈之。詩云。已過當筵酒十分。忽聞蘭麝吐清芬。好花先獻東坡佛。不是朝雲卽暮雲。風前弱柳鬬腰肢。正値盈盈十五時。妾是桐花郎是鳳。江東羅隱漫題詩。何處烏衣認畫梁。一雙幺鳥喜收香。坐中尚有江南客。曾識當年哈意娘。哈意珠爲咸豐時秦淮妓院八仙之一秋珊桂峯皆曾見之秋珊旗德人桂峯上元人故曰江南客也

李如蘭爲三人所眷

秦淮有名妓李如蘭者。揚州產也。美而豔。慧而辯。與吳志甫善。吳以富著稱。未半載。纏頭之費。所耗不貲。日必過之。每設宴。則必偕其友孫純伯往。孫貌美年少。不一月。李與之暱矣。孫之中表兄周玉如者。富家兒也。與吳亦相識。慕李名。一日。丐孫挈之往。李亦傾心焉。自是而李之妝閣。恒有吳孫周三人之蹤跡。然李之室多客。至每異其室。不謀面也。久而爲吳所知。欲詗之。一日。往候於門。則孫至。吳乃出而覓周。遇焉。三人者乃相將入室。坐定。吳語之曰。吾輩皆相知。獨樂不如衆樂也。今將置酒。且痛飲。賞心樂事。誠無逾於此也。孫周唯唯而已。

日晡。乃命酌。三人入席。各據一方。上吳。左孫。右周。而李坐於下。酒數巡。吳語李曰。吾三人皆爲卿之莫逆交。彼此愛情。孰爲最。李目吳而大笑曰。君。李言時。潛於案下以左足蹴孫。右足蹴周。至是而吳意謂君之一字。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誠中形外。自必屬意於我矣。孫周各受其足之蹴。則亦自以爲爲其所鍾情者也。

雙鳳願許某收尸

雙鳳。如皋娼也。於許某有委身之誓。許貧。假母時婪索之。不能如其欲。過從遂疏。假母既怒不悅他客。時笞苦之。鳳竟以被虐死。將絕。泣曰。收我者許也。范肯堂張季直朱曼君乃哀之而爲之詩。

傅二寶屬意楊某

蘇妓傅二寶。光緒時名噪甚。太倉楊孝廉翩翩美少年也。與有嚙臂盟。而歸安富人某亦豔其貌。將納爲簉室。已與其假母議約矣。而二寶意屬楊。詢之。則曰。彼少年登科。必易顯達。可爲終身之託也。乃截髮貽之。以矢不二。某至是而自

恨未舉於鄉也。思有以敵之。乃出鉅貲助賑。得獎舉人。並得京卿銜。於是訟楊於公庭。對簿時。楊袖二寶髮出以爲證。而二寶竟言其誣。某乃載二寶以歸。

婢三嫁而終於娼

馬玉山中丞丕瑤以多姬妾爲言官所劾。奉旨派粵督某查辦。時馬已薨。某乘行弔之便。以姬妾幾人詢諸馬子。馬子知關係參案。詭詞對曰。先君晚年多病。須人伺應。故侍婢略多。其備姬妾之列者。不過二三人。某即據以覆奏。馬子旋亦擇其新納年少者悉放之。中有粵籍一人。貌最妖冶。爲屬員某所獻。此女初本某富翁家婢。納爲妾。不數月。富翁死。再嫁著名花旦鮮花發。（鮮花發者名發廣西宣化縣人故綽號宣化發後以其貌豔如花音近而訛乃呼爲鮮花發）僅半載。鮮花發又死。適馬有納妾意。乃購之。飾爲室女以進。馬惑焉。不一年。馬薨。女被放。依母而居。仍欲擇人而事。蹉跎數年。乃墮入樂籍。或云竟抑鬱死矣。

李佩蘭苛於選客

李佩蘭爲滬妓。名噪一時。而苛於選客。獨與上海令莫祥芝之長子善訂終身。

懾於家法。將有待也。會有勢豪欲奪之。佩蘭懼。促其請於父。不許。旋以染疫殁。祥芝聞人言。疑其爲相思死也。遷怒佩蘭。曰。不肖子之死。妖姬實致之。召佩蘭至。詰之曰。汝欲嫁吾子。誠耶。曰。誠。曰。吾子今死矣。若果誠。當即居此。爲服三年之喪。佩蘭諾。即日持服居苫塊。儼然未亡人也。祥芝使人試調之。嚴厲不可近。旣三年。逐之出。乃重理舊業。

吳蒓香色藝兼勝

滬妓吳蒓香色藝兼勝。以嘗爲春江花榜之狀元。而名益噪。粵之富商某欲以娶狀元誇於人。將納之。蒓香雅不願。要之曰。如必娶我。當以冠帔彩輿相迓。某諾之。嫁之日。所識之客咸集妝閣。置酒爲賀。曰。送狀元下嫁也。不久即下堂。重理故業。然亦自是而能操粵語。粵人遂趨之若鶩。晚年蓄二雛。曰靜蘭。曰小香。靜蘭旋適人。未幾。小香叛蒓香。自蓄一雛。曰小桂芬。貌殊寢。而以技著。

李三三美而豔

李三三。本姓金。杭州世家女。美而豔。父宦蘇。父亡。恆從其母乘燈船。挾妓出游。

或設席於家。召妓侑酒。三三濡染既久。於妓之行止彈唱。皆習能之。未幾。母率之至滬。寓大亨客棧。棧與妓寮鄰。遂與妓時相過從。亡何。資斧乏絕。母女相對愁歎。妓有察其隱者。諷令倚門。三三為母所迫。從之。未幾。名大噪。有作三三詞六十章以提倡之者。車馬盈門。如在山陰道上矣。杭之族人知其事。馳書戒其母。令速歸。母乃為三三變姓名曰張蘊玉。徙居以掩飾之。而覆書於族人。強致辨白。未幾。而又為族人偵知。專使至滬。迫之返。而母已樂此不疲。置不顧。曰。彼奈我何。族人不得已。控於會審公廨。時讞員為陳寶蕖。金之戚也。亦怒。提母女到案。判族人領三三去。母又謂無面目回故鄉。不如就滬擇壻。旋以六千金鬻之於石子山明府為妾。

時石方權永嘉令。三三從之往。而其母雖獲巨資。濫博無度。未幾。盡負去。乃奔永嘉。謀於三三。唆使復出。三三不可。則以死要之。三三曰。去無詞。奈何。母曰。是有策。汝而顛也。彼豈尚留汝耶。三三曰。奈何吾不顛。母曰。是可偽為也。三三自是乃佯顛。石初耐之。一日。石方會客。三三裸體奔客座。石曰。是不可留矣。乃遣

之。母遂偕之至滬。假寓周某家幾三月。謀復出。事爲石之友金某所聞。飛書告之。石大怒。會其母病死。而周索三月宿膳之費數千金。石幾無以爲計。其友劉松山。維忠之子也。聞之。曰。是不難。吾當力任之。乃言於維忠。刦周以威。僅犒以數十金。俾石挈以去。三三至是遂終爲石所有。

左紅玉享盛名

左紅玉爲粵產。老舉也。自改隸蘇籍。卽適金氏。以不安於室。下堂去。理舊業。旋適浙人許某。生子矣。既而又下堂。旋又至滬。復懸牌應客。恆至北益泰書場奏技。遇劉永福。劉方自越南歸。聞其能操粵語也。大悅。點百曲。自是遂享盛名。未幾而爲人所窘。祝髮爲尼。其重墮樂籍時。許氏所生之子年十六七矣。恆至其室。紅玉輒留之飯。撫摩憐惜。儼然母子也。

陸月舫爲王紫詮所眷

光緒丙戌。滬妓有陸月舫者。居福州路尙仁里。以色藝著。車馬盈門。吳縣王紫詮布衣韜亦暱之。嘗約同眷月舫者八人置酒其家。令月舫侍座。謂之同靴團

拜。同靴者。京師相識之友同暱一伶者之稱謂。此沿之也。

萬人迷工內媚

萬人迷者。光緒中葉京師之名妓也。佚其名。初爲某副都統婢。與僕私通。事覺。幷逐之。萬語僕曰。爾我當自審所處。坐食僵死矣。聞南城妓院有百順班者。其掌班甚良善。將往依之。語畢。卽驅車自投。鬻身於百順。得價四百金。出百金與僕。曰以此爲訣。以三百金飾妝閣。購衾枕。陳設華麗。數日名大噪。雖貌不驚人而工內媚術。且英采煥發。神於肆應。是以見者眼熱。暱者心醉也。內務府郎中海某。以暱萬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麕集。海匿於萬所。萬語之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見容否。如諾我。今日卽返君宅。債事。當爲君了之。海大喜。萬卽代海出千金。交鴇。返宅。出金。料量債事。畢。以其餘購田宅。數年。富倍於昔矣。其後丁修甫曾作萬人迷詩云。打是歡喜罵是愛。萬人心迷無定在。情人眼裏出西施。尤物動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魔。迷而不悟可奈何。萬人同歸極樂國。非女戎亦傾山河。先機誰早驚南柯。詩蓋作於庚子拳亂後也。

小蘋果爲陳曾佑所眷

京妓疲於見客。一小時或至數十次。往來蹀躞無已時。若遇販豎走卒。一言不當。卽搥案大罵。搗毀器具。小蘋果極負盛名。客之問名者踵相接。時陳曾佑眷之篤。嘗十餘日不出。一揮數千金。一日。蘋果語陳曰。君愛我甚。不敢忘。但君日踞我妝閣。令新舊客來者皆負氣狂罵。爲君受屈者屢矣。君幸憐我。陳會意。自是不敢逐日至。卽至。亦不復久坐。曰。恐累吾蘋卿也。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光緒中葉。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曰林黛玉。曰陸蘭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黃銀寶何雙寶而起者也。金。名粟。爲吳娘。曾居閶門下塘。手足柔纖。肌膚瑩膩。風韻體態。雅近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有加也。旋徙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隳突之習。固猶是吳娘本色也。後適馬氏。未幾。挈厚貲下堂去。有兩客爭餌之。互致謗語。小寶左右之。不知所可。已而回蘇。言將入校肄業。又未幾。重至滬。羅致舊客。設博場。役一傻僕。名之曰同

胞。

林黛玉爲曲中祭酒

上海妓女林黛玉。松江產也。光緒中葉之坊曲中。推爲祭酒。所與往還者。多碩腹賈一流人物。然其人風流放誕。雄才大略。頗有歷史上名妓風概。某歲。鄭叔問沈硯傳張子苾易實甫諸人。一時同集於滬。皆當時盛流。才名傾動一世者也。忽一日。盡爲林所羅致。扃諸樓。所以供張之者甚盛。酒肴衾枕。皆極上品。林有暇。輒與諸人縱談。嬉笑怒罵。無所不至。第不及亂耳。室中琴書筆硯。位置楚楚。皆極精物。林出。則諸人者姑假以自娛。而獨不許出門一步。恐其遁也。則盡收其履而鐍諸篋。某嘗竊得侍婢拖履一雙。急曳之而逃。甫下樓。爲林所知。追而牽以返。竟一月。歡始縱之出。叔問嘗爲朱古微言之。謂詩酒之樂。蓋無過於此時也。然究不知林之此舉。果何所爲而發。或謂林於當代人物。無不以土芥視之。喜則與暱。怒則揮之使去。生平所暱達官巨賈與夫面首之倫。不可勝數。獨未嘗一領略名士風味。故爲此狡獪。亦西人好闢新殖民地之意耳。

林屢適人而屢下堂。所嫁者不可以數計。其自稱適人曰浴。蓋舉止豪邁。易負巨債。至無可彌縫之時。卽以適人爲避地之計。使代償其負。已而不安於室。出理舊業。及逋負又多而不得償。乃復作前計。此所以謂之浴。蓋自謂得水而汚垢悉去也。

陸蘭芬之榮哀

陸蘭芬爲蘇州趙氏女。本曰胡月娥。旋徙滬。秀色可餐。天然嫵媚。西人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之爲支那美婦人。性靜穆。喜雅淡。風雅士多就之。所居爲福州路西俗稱胡家宅之西式房屋。嘗以初度稱觴。傭巡警守門。往祝者咸衣禮服。乘馬車。翎頂輝煌。周旋揖讓。其子甫五六齡。亦戴晶頂。披蟒袍而迎送於庭中。其歿也。所歡王某爲之發喪。於訃文喪牌。均署曰先室陸宜人。生榮死哀。一妓也而兼之矣。

陸昭容自炫

與胡寶玉同時著稱之滬妓。有陸昭容。後適王某。高車駟馬。常日出游。路人皆

目逆而送之。然其初之行事。類似野雞妓女。蓋嘗至福州路之華衆會品茗自炫。藉以延攬游客也。

頓金蘭言家世

江寧教坊之樂戶。有明初沒入教坊者。頓脫諸姓是也。至本朝猶未脫籍。王文簡公詩所謂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者是也。光緒丁酉。皇甫鵬九在金陵。嘗作冶游。有妓曰頓金蘭者。爲言其家世頗悉。

袁忠節以紅顏爲知己

桐廬袁忠節公昶嘗觀察蕪湖。光緒甲午。張文襄督兩江。一日。特召忠節至節署。留十數日。僚友迭邀爲秦淮之游。妓之獻酬款曲。習以爲常。忠節不知也。偶値明眸一顧。便大喜。以爲傾城悅名士。謂之紅顏知己。遂出千金爲之脫籍。載歸蕪湖。日扃之小室中。慮薛夫人見逼。以親兵守其戶。行部。則以匙交門生。歙縣汪某掌之。薛夫人向汪索鑰。汪持不可。薛夫人徑往扭鎖。汪當門大呼曰。某

在此。非老師。不許入。

林宛宛爲陳大器所眷

王無爲曰。閩西門有湖曰西湖。湖中畫舫多如鯽。舫妓十九皆曲蹄奴種。多秀美。而林宛宛尤娟好。年十五六。豐容盛鬋。見者豔之。光緒戊戌。城中魁輔里有陳珩字大器者。其父巨紳也。年二十許。稍能文。丰采翩翩。相見歡甚。愛好逾伉儷。議嫁娶。然格於俗。曲蹄不能與平民通婚姻。而宛母方倚之爲錢樹子。尤非多金不售。大器家久索。莫能辦。議久莫決。謀偕遁。行有日矣。大器忽告宛曰。老父暮景。子亡。益傷。將奈何。宛泣曰。微君言。吾幾忘之。吾雖操賤業。母子愛亦猶人。背母與所歡亡。謂我何心。語已。泣數行下。大器慰之。若無聞。少焉。哭益縱。問故。不答。大器誓不娶。宛曰。信乎。大器曰。歡情方洽。生死皆甘。宛曰。愛弛寵衰。悠悠行路。盟不足寒也。大器曰。如之何而可。宛曰。此未易言。誠能不貳。勿御女也。大器曰。然則慮二三耳。請迹吾行。朝秦暮楚。則休也。否則姑待吾發迹。宛破涕爲笑。乃綢繆繾綣。歡倍曩時。由是往來益諂。

越三月。値夏日。大器詣宛。宛方侑觴。久不出。使促。乃出。然凭欄不語。大器笑曰。何相怒。得勿遇佳客。徐復曰。湖中芙蕖何似顏色。宛他顧曰。命薄而已。色則未也。大器曰。怨乎。宛曰。命不猶人。將誰怨。大器曰。然則曷少安。宛曰。小住亦適。固將安也。大器頗愕。強笑曰。吾知罪矣。昨言晨來。今且午。宛微哂曰。午庸何傷。何不信。大器曰。責不既過乎。宛曰。雖病不病。吾旡問矣。大器謝且慰。宛嫣然曰。吾已釋矣。然將有問。奴亦猶人乎。大器曰。等耳。宛曰。或恐未然。曲蹄良弗貴。齊民恥與齒。况紳耶。大器曰。何出此言。宛凄然曰。頃君友論貴賤。奴種弗儕。吾出此言。不亦宜乎。大器曰。吾寧爲此腐心之言。宛笑曰。休矣。行且自濯。大器曰。若之何而濯。宛曰。決斯可矣。大器曰。何謂決。宛曰。必也。大器不敢復詰。怏怏歸。宛夜見夢於大器曰。負君盟矣。雖然。生且娼。不如歸。辱相愛。走相別。大器曰。將奚適。宛笑曰。靡有寧居。何煩相問。大器悲不自勝。握手固請。宛泣曰。君歸我。則告。否將終密。大器諾之。曰。實告君。行將焉往。適君家耳。語已。自入廳事。呼之不答。驚寤。知爲夢異之。亟往訪。宛溺水死矣。撫尸大慟。尸忽張目視且笑。意其甦

也。守竟日。無異。乃殮。及歸家。聞室有哭聲。聆爲宛。入室。聲遂寂。乃請於父。歸其柩。葬祖塋側。且置主焉。

黃雲仙雙眸尤媚

黃雲仙。天津人。七歲。典於湯伯述觀察家爲婢。約十年贖回。至十四歲。其父母持原價往贖。湯以未滿年。不許。其父哀乞曰。十年之約。固不敢負。奈吾女幼字與夫某甲。今甲已諏吉矣。湯素知津俗。有女已字人。先令爲娼數年而後遣嫁。母家可藉沾潤。非徒爲匳資計。其夫亦有知之而不過問者。因戒之曰。若女果嫁。吾不計年。姑從若請。設詭詞誑我。而因以賣娼。爲我偵知。必嚴懲。其父諾。雲仙遂得歸。

未幾。入娼寮。卽有客爲之梳櫳。雲仙色絕麗。雙眸尤媚。人皆稱之曰七姑娘。時丁紫垣大令以其兄欲納妾。物色風塵。見雲仙。詫曰。余閱人多矣。未見有此麗質。北地胭脂。果勝南朝金粉乎。乃屬友某爲之作合。初所望不奢。後其母詗知欲娶之者爲南人。遽十倍其值。居爲奇貨。議遂不諧。

一夕。某晤湯於酒樓。告以雲仙之貌。湯立招之。雲仙知湯在坐。詭云回家。辭不至。越日往訪。遷矣。旋爲某偵知。詢以前夕何不至。雲仙曰。君識湯乎。余不欲見之。此後幸勿以余之蹤跡告。詰之。終不言。某以其言告湯。湯曰。是殆余前所典之婢歟。詳述其貌。果合。光緒庚子。拳匪亂後。聯軍駐天津。恐妓之患梅毒也。設局驗之。雲仙累絕而蘇。深以爲恥。不數日。從一賈人去。

楊氏賣娼異國

楊氏女。順天人。僑居廣州。色美而足纖。幼聰慧。善文翰。嘗從其兄習武藝。所用銅鍊二。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嘗持之以舞。解音樂。能捶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爲寶。文頗合節奏。及笄。矢志不嫁。父母以鍾愛故許之。析產所得。視諸兄並。從以四婢。異屋而別居。

某富人女好作男裝。一日。與女遇於某園。談次甚洽。自是卽時相過從。嘗偕女泛舟珠江。招花旦某侑酒。旋與通。無賴子某豔其色。挑之不從。拳之應手而倒。諸惡少遂不敢近。乃狂游無度。斥產供用。久之金盡。時父母皆物故。諸兄薄其

行。無拯之者。貧不能自存。乃鬻身爲妓。居南關增沙廣惠客棧。會有某甲者。富而嗇。一日。與遇。爲之脫籍。以六千金購屋於十六甫。居之。其性豪侈。用常不給。時蓄去志。居一年。見甲之慳吝益甚。設計與博。甲屢負。積逋至萬金。而女每次罷博。卽令甲以所負之數。登載簿籍。將持之。以爲他日索還之地。甲不知也。惑其承事之謹。益嬖之。日偕甲游香港。先令人往賃某旅館。既至。見廳事太廣。令棧夥購湖縐數匹以圍之。棧夥以綠色者進。弗悅。別購緋紅者。而以綠縐分贈各夥。

不數月。女遂有外遇。甲大忿。控之英官。女侃侃對簿。求斷離。並呈甲所書賭欠簿册。旋有人勸甲償金而縱之去。乃如數與之。

女旋往安南。入牌館。爲知客。有土豪負館友債。不償。女與館友暱。忿之。爲毆土豪幾斃。然女以是故。知犯衆怒。乃返港賃屋。與美少年某私。因得恣所用。比至困乏。乃約同赴南洋。時光緒丙戌也。而某少年者。實鬻之於紅霞。（地名屬穆拉油距新加坡二日程爲妓者有入無出）使爲妓。女見狎客之非其偶也。日夕求死。鴇母頗憐之。謂予弗強

汝接客。第勿在予家死。當鬻汝於庇能。（英之屬地）以俾予得汝身價。女允之。既至庇媒家。遂得善價。庇有官署。乃保護婦女者。居民稱爲新審。女往籲。求從良。竟得請。自是旅居庇。賣淫者二年。

戊子。女歸港。寓石街某號二樓。二婢亞微亞靜。感其向日還以身契之義。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仍爲夜度娘。旋嫁某商爲小妻。郎居二號樓。而大婦知之。奔往譴責。女頗以禮事主婦。而大婦欲劓其鼻。女乃毆之。大婦傷。某商至是亦恚。令大婦回家養痾。棄女。女亦自願離異。因下堂。仍操舊業。旋識文士某。某固貧。日久而不給於用。遂絕迹。

女自是獨處無俚。吸鴉片自遣。益貧。婢亦辭去。賴度曲以自給。一曲資三角。未幾。港官下令逐流娼。乃回廣州。以淫蕩不禮於兄。因至雅荷塘盲婆家。爲弦索手。以盜盲婆物。發覺被逐。至是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至穀阜花舫。伺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悽楚。旋得病。辛丑八月初五日死於廁。葬之義塚。無何。某至廣州。聞女死。哀之。訪叢葬地。得之。爲植碑。題曰恨塚。

秋玉蟾賣娼異國

我國人之商於日本神戶者。所居爲南京町。其地無女閭。光緒壬寅。忽有閩妓秋玉蟾者至。僦屋而居。以賣淫爲業。時年甫十九。美而豔。髮可鑑人。效倭妝。梳高髻。並以善歌聞。且凡琵琶月琴木琴胡琴風琴以及笙簫笛板鉦鼓鐃鈸靡不精。以是爲日本人所賞。應召奏技。所獲纏頭資。三倍於日本藝妓。夜度資須日金二百圓。月入殊鉅。然悉以貽其所歡日人某。不自享也。

玉蟾本左氏女。父母歿時。年僅十二。喜習音樂。爲戚某所略賣。自入京師。隸樂籍。技益精。十六。轉徙至滬。名大噪。賓客紛沓。而日本人亦有眷之者。久之。與日本一不名一錢之浪人某暱。會有富家子欲納玉蟾爲簉室者。乃索富家子巨金以與某。而卻其請。富家子大怒。與之絕。播其事於人。由是狎客咸裹足。負債纍纍。計無所出。遂從某至神戶。爲所迫。理舊業。某坐享其所入。偶拂意。輒鞭箠隨之。數年。擁巨資矣。旋病肺。不能應客。某遂席捲其所有而去。華僑亦怒其貽祖國恥也。弗之恤。未幾。以病死。

洪奶奶與婦女暱

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慶里。為海上八怪之一。客有張某者與之暱。面首也。初訂交。即流連經旬。不使歸。張之父。短衣而禿帽者也。聞之。往叩其門。拘之去。然洪之怪不在此。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喜與之暱。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為之魁。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媟為甚。因妬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搏。乃由洪為之判斷。黨員唯唯從命。不敢違。

有妓曰金賽玉者。適入矣。與洪有同病。遂挾巨貲出。易姓曰陳。居九江里。與洪衡宇相望。為洪所惑。盡喪其貲斧。幾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揮霍甚豪。固皆取給於所歡之婦女。而得於洪者尤多也。

與洪暱者。初僅為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紛紛入其黨。自是而即視男子為厭物矣。有花筱紅者。初亦妓也。美而豔。名大噪。嫁萬某為妾。頗相安。未幾。即有人為之介紹。與洪為莫逆交。時誕子未彌月也。遂以此得病而死。

林秀珠笑容可掬

滬妓之後於四大金剛而崛起者。有一人。曰阿彌陀佛。以其面團團而笑容可掬也。故名。實爲北產之林秀珠。初在天津。依南班之鴇婦阿桂。因被挈至蘇。稍長。仍至津。光緒庚子。以拳亂徙滬。善歌。工應對。達官貴人多暱之。

小林寶珠之榮哀

小林寶珠。滬妓也。貌不甚揚。以歌勝。客趨之若鶩。侍酒之局。日以百計。每至卽歌。歌已卽去。時有拈曲終人不見之句以贈之者。用是博纏頭無算。臂釧纍纍然。肘爲之不曲。衣一日十數易。光緒壬寅夏。染時疫。暴亡。臨危。猶高歌目蓮救母一折。既殁。鴇爲之市槥。而客有以楠木所製者贈之。未幾。又一客以一具至。及發引。則有誥封宜人晉封恭人等銜牌導之以行。

張純卿私通閨人

張純卿。滬妓也。獨以淫著。時人呼之曰九花娘。妓之私通閨人。實自純卿始。卒以驕奢淫佚之故。逋巨債。無所償。奔天津。不知所終。

李蘋香楚楚可觀

滬妓李蘋香者。當塗人。實爲黃鉞之裔。嘗從其父宦松江。繼而居嘉善。貌楚楚可觀。能作小詩。適劉氏。有潘某與之私。被挈至滬。初爲野雞。旋擢么二。晉長三。名曰金蓮。後又嫁人。復出。則并姓而易之。爲謝文漪矣。其以蘋香著名時。達官名士爭趨之。頗爲某封翁所賞。封翁之子孫亦有往來。尤與其孫暱。事爲封翁之眷所聞。召之往。罰令長跽謝過。大狠狽。既出。語人曰。吾爲妓。顧我者皆客也。彼自陷於聚麀而責我。我豈能於客之來者。先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

楊妃榻肥白如瓠

滬有鴇曰楊妃榻者。爲粵寇洪仁玕寵姬楊淑眞之女。咳名曰亞珍。仁玕死。從淑眞遁。輾轉至滬。淑眞初本爲妓。至是遂重理舊業。亞珍亦隨之應客。以肥白如瓠。人遂以楊妃榻稱之。未幾。亞珍挾之以遊津。稍稍積金貲。蓄養女雪香三寶。復姓爲洪。尋又還滬。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乃遁而之杭。

傅彩雲久著豔名

有傅彩雲者。久著豔名。一曰曹夢蘭。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吳縣洪文

卿侍郎鈞初得大魁。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簉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女主維多利亞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維多利亞嘗偕其並坐照像。時論奇之。文卿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文卿逐福留彩。寖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夭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未幾南下。復張豔幟於滬。

光緒庚子重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暱八國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瓦欲肆殘殺。宛轉陳說。保全至多。性俊爽。客至。掀簾出。神光四射。其裝束日必數易。有見之者。謂此一賽金花。彼亦一賽金花也。出必以馬。見者稱之爲賽二爺。京師經庚子之亂。娼業大衰。乃集羣鴇。爲之手疏章程。斟酌社會情狀行之。其所居與謝珊珊望衡對宇。一時親貴。趨之如鶩。嘗蓄雛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濃月媚。

尤傑出。內務府某特愛之。暇輒往訪。纏頭之資不靳也。彩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齒穉哀免。不允。數凌虐之。鞭笞無完膚。不堪其毒。遂仰藥死。乃裸而裹以蘆席。瘞後院隙地。賄左右。無敢言者。某至。聞其死。傷悼不已。詢之同輩。大疑。乃續識一雛妓。使之燒阿芙蓉。以言餂之。得端倪。即驅車返。次日。使僕報五城公所。時掌中城者為丁之栻。率番役往掘屍身驗之。鱗傷徧體。怒甚。乃將彩帶案。送刑部。於是瑯璫枷鎖。俯首而入犴狴矣。後有大力者出。為之極力運動。刑部定讞。謂蝶之死實自盡。彩遞回原籍而已。

先是文卿未第時。為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寃痛累月。竟不知所終。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曰。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

光緒己亥。樊雲門方伯作彩雲曲云。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偸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

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遺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暫踏毯場訪玉眞。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嫽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瓊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饗海鮮。書報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媼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

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壻。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晝下新宮啓。轉盼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雙星照玉臺。樵青婉孌漁僮美。繐帷尙掛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毿毿。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牓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時菅蒯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玉芙爲蘇某所眷

光緒壬寅癸卯間。京師名妓最著名者爲三芙蓉。銀芙玉芙金芙是也。蘇某眷玉芙。既出都。耿耿不忘。越三載重至。玉芙殞矣。或語蘇曰。某肆有玉芙褻衣。君出銀幣二十圓購之。葬陶然亭香塚側。勒碑記其事。亦佳話也。蘇然之。奔走數

日。無所得。有語蘇者曰。某君言妄也。豈有褻衣而列肆出賣乎。蘇乃止。

金菊仙爲吳彥復所眷

彭香雲武進人。稍長。游滬。著聲北里。當時所傳金菊仙者是也。所居爲層樓。出則驅駿馬。擁幰車。攬轡絕街衢。訪賢豪不得。久之。得廬江吳公子。公子名保初。字彥復。武壯公長慶仲子也。光緒乙巳夏五月。大讌諸名士於滬上之酒樓。聞菊仙名。招之。座客爭索曲。菊仙哀歌激楚。乃咯血。翼日。病大作。門巷蕭條。而彥復至。憫之。奔走求醫。病愈。菊仙鍵戶謝客。獨約彥復爲清譚。語及家國狀。菊仙輒流涕。如是者半月。

海上名姬夙重身價。有私適客者。院中人或嗾父母訟諸官。菊仙憂之。陰牒長官。杜其變。左右及彥復皆不知也。一日。屏人白其志。彥復歎曰。吾妻悍。不克歸。旅居懼弗給。子其能處此耶。菊仙嫣然不復道。當是時。菊仙年已二十四。海上兩巨公爭出萬金求菊仙。菊仙笑曰。吾所欲者大丈夫耳。烏用此巨金。一日。偕彥復出。飲酣。從容請曰。君客况。妾所知。今方六月。客逋妾金已數千。至八月。且

萬。請以此益君。彥復笑曰。吾所欲者知己耳。他奚愛焉。菊仙毅然曰。君若此。復何待。竟同車歸。客逋置弗顧。時六月六日也。彥復自爲天呪因緣記紀其事。菊仙既嫁。復彭氏。更名嫣。彥復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嫣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被武壯澤。無過問者。嫣之囊裝罄矣。久之。彥復走天津。快快不樂。自署曰癯公。嫣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嫣。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已而彥復病。嫣割臂肉療之。陳伯嚴嘗贈彥復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漲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嫣。彭嫣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嫣萬刼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

陳某設妓寮

京師桐花莊等班房屋。爲戶部書吏陳某舊產。某既盡售其舊業。漸貧窘。乃自設妓寮。沾溉夜度資餘瀝以餬口。蘊香小班是也。

胡寶玉久著豔名

胡寶玉爲滬妓之久著豔名者。本姓潘。小鏡子外孌之女。小鏡子以咸豐癸丑

從劉麗川戕官據滬城被誅者也。寶玉美而豔。善修飾。其爲妓時。初曰林黛玉。嘗嫁甬人楊四。未幾下堂。乃易姓名。旋游嶺南。及歸。則置紅木几案於室。遂爲北里之倡。

是時。達官富商王孫公子。皆趨之若鶩。客之豪者。爲蔡蕖卿梅道欽楊子京宋子蘊李桂泉孫葵石李頌芬諸人。而寶玉猶以爲未足。乃時挾鹹水妹驅車出游。從習英語。更效鹹水妹之額髮下覆。語成。遂別闢一西式器具之室。以研究外交。碧眼黃髯兒時或盈座矣。

又久之而與伶人遊。如楊月樓。如黃月山。皆莫逆交也。而尤與侯俊山暱。亡何。俊山還都。寶玉思之不置。乃北走京師以就之。既而俊三不堪其嬲。遽疏之。始踉蹌南下。仍返滬。理舊業。或曰。寶玉素與武旦黑兒善。黑兒往析津。即附汽船往訪之。既抵津門。衆客皆紛紛挈具而去。寶玉獨從容櫛髮。細勻鉛黃。妝竟。循梯而登。倚舵遙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來。乃匆匆偃肩輿以俱去。旋即回滬。

寶玉既返滬。狎客之多。不減於昔。日夕伺客。則環視座中。擇其最能揮霍者。獨與之厚。一旦取盈。卽舍之。別擇一客。亦如是。而隨手輒盡。蓋挹彼注茲。皆爲年少貌都者所分得者也。潮州人郭綏之尤爲所嬖。被錮於室者年餘。無錫張某。亦其一也。又有某學徒者。嘗至其家。置酒宴客。寶玉疑其爲窶人子。密詢座客。其年俸固不及錢十緡。寶玉曰。彼何作此豪舉。客曰。慕卿而至耳。席終。學徒置下脚費四金於几。寶玉遽納還之。曰。子宜留以自用。此間非善地。不宜至也。

寶玉色漸衰。乃自隱其名。賃居於公共租界之漢口路。其家庖肴饌之精。與所謂四娘姨者。並著於時。且蓄雛妓胡玉蓮左芸臺諸人以應客。而榜其門曰慶餘堂。某歲冬。有訪之者。見其喬爲男妝。輕裘緩帶。冠綴明珠。手金質菸管。從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已。遂作茗話。偶及災賑事。議論風發。動中肯綮。精神四屬。不令座客一人向隅。髣髴堂屬之相見於公署也。某甲者。以小吏聽鼓吳中。亦執業商界。平時與顯者遇。唯唯以外。不復有辭。忽見寶玉正色莊語。頓忘爲青樓。屏息矜貌。聳腰斂足。如對上官。寶玉有言。必敬諾。尻骨僅及胡牀。有推之以

手者。仆矣。衆覩狀。皆匿笑。而某殊不自覺也。

光緒丙午春。寶玉以所蓄雛妓紛紛遣嫁。而自適一陳姓者以去。距生於咸豐癸丑。已五十四歲矣。嫁之日。乘彩輿。鼓吹前導。路人咸嘖嘖羨之曰。胡寶玉後福不淺哉。乃甫踰月而又下堂。羣見其高車駟馬招搖過市矣。

長沙八大妓

光宣之交。長沙堂班有八妓。皆負盛名。好事者均有一字之褒。今僅記其七。楊佩蘭曰技。沈白蘭曰戲。周寶釵曰色。文素娥曰倩。甘鳳珠曰豹。冷秋雲曰冷。花月紅曰簸。簸者。狀其內媚術之態度也。

賽滌江悅某孝廉

賽滌江者。醴陵女。不知誰氏。少隨母淪落爲娼。以色傾一縣。故名。某孝廉新舉於鄉。文名藉甚。女故有才藝。通書史。見之。相慕悅。要以白首。久之。某有桂林之行。將別。謂女曰。吾有婦在室。又行急。不能汝攜。姑俟之。必謀取汝。女諾。遂行。時女母已死。不復有所迫。乃爲閉門計。賃居一複室。深自匿。遊客罕覩其面。以是

家益落。恃鬻簪飾衣服以自給。念某遠涉。不常有書至。每自傷而泣。或常數月病。至於憂愁憤鬱。但日飲亡何爲醉忘而已。鄰嫗素與往來。莫聞其語也。會某亦落拓。人或短女於某。勸某且絕慮。自是某書益不至。女自分見棄。不復欲事人。益耽飲。一醻率盡汾酒二斤。病益劇。適某有舊僕將之某所。告於女。許爲通其意。女以爲難。然不無萬一冀。其迎己。乃以綠染囊。鹽漬而曝乾之。爲大裹。使僕雜其家物以進。某得之。果疑。問僕。僕曰。此曬綠囊也。某悟爲女所爲。急馳書至。未至而女死。死之日。移寄戚家。貧無餘物。某少年爲醵十金斂葬之。遺一女。大類某。旋亦夭死。

楊蘭官負盛名

宣統末。無錫有妓曰楊蘭官者。當時巨擘也。與王蔣謝三姓同爲北里世族。稱四大家。家有畫舫。巨而精雅。几淨窗明。可設綺筵二三席。舟皆泊於其家河房之下。往遊者必豫訂。屆時自河房登舟。由芙蓉湖過黃婆墩至惠山浜而開宴。筵資雜費約須銀幣五十圓。其肴饌視蘇之燈船所有實遠勝之。最著者爲魚

翅。若在夏夜。必泊舟小尖以納涼。洗盞更酌而後歸。（光緒中葉則泊於醬園浜）蘭官負盛名。生涯尤盛。評錫山風月者。每首屈一指焉。

王西神嘗語金奇中曰。蘭官姿色雖在季孟之下。而性柔媚。善酬應。喜與人昵語。酒闌燈灺。娓娓不倦。聞者輒爲之心醉。又言無錫女閭。元明時在綺塍街。（即五里香塍俗稱五里街在西門外之惠山錫山之麓）兩旁飛樓傑閣。日夕笙歌。翠袖紅妝。時掩映於湖光山綠間。浦長源詩所謂出郭樓臺三四里。遊人不得見山容。及錫諺所謂惠山街。五里長。踏花歸。鞋底香者是也。至國朝而物換星移。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緒中葉以後。則皆於北門城下。列屋而居。蓋以其間有繭市米市。商賈雲集。便於招徠也。

蔓菁光豔照人

瞞精。蒙古妓也。生長和碩特。肌肥理膩。光豔照人。善琵琶。能作夷曲舞。通漢語。唱伊涼曲。聞者壯之。光緒某歲。陳南村出塞時。嘗見之。以瞞精二字音同蔓菁。且瞞精爲西域之蔬。味甘美。似內地蘿蔔。因爲易其名曰蔓菁。南村。名鼐。四川

蓬溪人。

窗上使老

西藏女子。皆塗面如戲中小丑。某大僚駐藏時。嘗微服出遊。見一傅粉抹脂者。詢之。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問其名。則窗上使老四字也。大僚召之。卽呼爲倉場侍郞。後頗有沿此名者。

商務印書館

第三十九册

胥役 奴婢 盜賊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8 .H7 1 39

清稗類鈔

胥役類目錄

	頁
胥役須點卯	一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一
林清曾爲胥役	二
某夫人叱喝胥役	三
胥吏之名稱	三
舍人	四
號房柬房	四
代書須考充	四
例吏利	四
各部書吏主案牘	五
胡文忠論部吏	八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	八
供事	八
周宗之橫暴一時	九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	一〇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	一〇
王書常私鐫假印	一一
部吏駁阻從祀	一二
鴉片啓釁誤於胥吏	一二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	一二
游智開爲胥吏所愚	一三
庫吏中傷閻文介	一三
部吏索賄於某令	一四
藩吏索賄	一五
部吏庫吏舞弊	一五
差役之名稱	一六
差役索草鞋錢	一六
蜀中差役之需索	一六
蘇拉	一七
各部之雜役開銷	一七
庫丁	一八
番役	一八
偵探告密之原始	一九

水卒報警　一九
巡丁　二〇
桃花乞　二〇
號軍　二〇
門斗　二一
烏拉娃　二一
解役毆陳星齋　二一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二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胥役類

胥役須點卯

胥役。皆在官之人也。大小衙署皆有之。以法定之期。赴署報到。候驗也。李存義有役謠云。五更飯罷走畫卯今衙署中猶有卯期點卯卯數等語。州縣署有所謂三班六房者。合胥役而言之也。牧令初蒞任。於行香放告閱獄巡城諸事外。尚有點卯之具文。點時。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册點驗卯名。然每項大率僅到數人。唱名之時。到者爲不到者代應之。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役爲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固莫敢或抗矣。凡外官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從無與較者。乾隆時。吳江陸朗夫中丞燿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所索過奢。

陸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爲。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

崇文門胥役之於過客。遇有食物。輒攫食之。道光時。有何某者。嗜鼻煙。每行。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皆貯佳品。一日入城。盡爲胥所攫。何大憤。因告其友周某。周曰。此易耳。當爲君報之。因研疥痂末入鼻煙。貯八九壺。僞爲過客。入崇文門。役得煙壺。甚喜。復攫之。越十餘日。周復入城。見役皆疥。大笑。胥詰之。周從容語前事。胥皆怒。周曰。疥已入臟。急懺猶可治。不然。爛死矣。衆懼。跽乞其方。誓以後不再索難。周因與藥。並屬急須懺罪。越數日。疥者皆瘥。自是詰客稍寬矣。

左文襄以大拜入覲。入都。進崇文門。行李甚夥。門者留難。索巨賄。始放入。時崇文門監督爲某邸。翌晨。文襄入覲。至朝房。見某邸來。將詰之。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公昨入城。何必賞若輩以多金。再三稱謝。文襄不及措詞。唯唯而已。

林清曾爲胥役

林清。大興人。先世居紹興。父北徙。僑居大興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

吏。少無賴。父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商。體生瘍疽。遂見逐。大困。爲宣武傭役。擊柝守夜。父卒。充黃村書吏。旋被革。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又役於丹陽縣署。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卽散棄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乃潛逃。尋入天理教。嘉慶癸酉。遂爲亂。

某夫人吆喝胥役

長沙嶽麓山之雲麓峯。爲最高處。歲重九。郡人相率登高。同治某年九日。莊心盦方伯慶良方爲善化令。其夫人某氏往游。憇於某觀。觀中道人設果茗相享。有院生六七人（山下有嶽麓書院）過門外。胥役吆喝。衆不服。呵叱之聲。達於內室。夫人詢知之。正色責胥役曰。奴輩太無知。寧不知汝主人爲善化一縣人之父母官耶。汝主人是衆相公之父。我卽是衆相公之母。子見母。奚爲不可也。値得一吆喝耶。衆無言。相率趨出。一時聞之者。咸服其有權術。

胥吏之名稱

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稱之曰書辦。凡部院衙

門之吏。以役分名。有堂吏門吏都吏書吏知印火房獄典之別。統名曰經承。

舍人

世稱常關之書吏曰舍人。

號房柬房

官署之司投刺通謁及傳達文書之事者。曰號房。一曰柬房。蓋類於胥者也。

代書須考充

代書。州縣署有之。當行政司法混合時代。以代訴訟者書寫狀紙者也。必考充。牧令初蒞任。輒於放告之前考之。先期牌示。某月日招考代書。是日也。官高坐堂皇。應考者靜候點名給卷。試以策論或告示。所命題。率爲清訟息爭奉公守法等語。揭曉所取。八名或六名。給以戳記。蓋書狀時所鈐以爲證也。且訴訟者之狀紙。無論誰某主稿。必有戳而始爲合式。否則官必斥之曰白稟不收。或批曰違式特飭。

例吏利

陸清獻公隴其嘗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郭筠僊侍郎嵩燾曰。歷朝風氣。皆名利遞嬗。如西漢好利。東漢好名。唐好利。宋好名。元好利。明好名。國朝好利。又曰。漢唐以來。雖號爲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鎭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各部書吏主案牘

各部司官。不習吏事。堂官無論已。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故每辦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然堂官久於其部者。能有幾人。卽久於其部。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更有幾人。下及司官。罔不如是。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惟吏耳。雖有三年退卯之制。而屢更其名。無從稽考也。或退卯而逗留。所更者。非子姪。卽弟子也。

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爲多也。

書吏稱司官曰某老爺。司官稱書吏曰某先生。至司堂。侍立白事。司官輒起而與言。雖偶怒。亦必不敢開罪於書吏。懼掣肘也。

戶部書吏最盛。有千餘之多。吏部兵部次之。文武補官。必請命於部。書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賄。賄不至。非駁斥。卽延閣。故外官得缺。必須到部打點。質言之。卽行賄也。至於選缺。則後先之序。有年資限之。書吏則按籍以求索焉。易以他途。所費尤鉅。有時爲例所縛。不能通融。卽亦無如之何。若循年資而得者。亦百不一覯。

吏兵二部書吏之索賄。及於文武補官而止。不及戶部之甚也。蓋各省款項之核銷。戶部主之。稱闊書辦者必首戶部。軍費報銷之出入。輒百數十萬。凡核銷

一案。有往返駁辯至數年之久者。故必預計打點之費。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掌印主稿之司官。恆聽命於書吏。藉以分潤。堂官亦間有染指者。他若發餉撥款。亦必假手於書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戶部書吏之富。可埒王侯。

工部事較簡。然遇大興作。書吏輒大獲利。

禮部向以窮署著稱。然當會試或大婚國喪之年。吏乃大忙。而書吏亦欣欣然以從事矣。

刑部書吏之私幸竊冀者。外省有大案之發生也。

光緒癸卯之裁書吏。實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倡之。時張爲吏部尚書。擇新到司官。使代任書吏之事。他部起而效之。至戶部裁書吏。而各部之吏。遂無一存。

庚子拳禍。文武百官皆出走。而書吏猶在京。及回鑾。德宗以有人建言例案太繁。宜悉焚燬者。乃命陳雨蒼尚書璧至戶部。擇而燬之。時陳方爲御史也。陳往。書吏陳列諸例案。高與大堂之檐齊。啓陳。請徧閱。陳瞠目不知所答。有頃。令擇要存之。書吏以無一非要。仍請自擇爲言。陳至是窮於術。惟使燬其殘缺不全

著而已。

胡文忠論部吏

胡文忠公林翼嘗云。大清律易遵。例難盡悉。刑律易悉。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吏部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夫疆吏殫竭血誠以辦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短氣乎。又云。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

內外扎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或使充書吏。違者王公台吉照不應重私罪議處。該書吏交地方官遞籍。嚴行收管。但訊有串通唆教等情。則加等治罪。

供事

軍機處國史會典方略玉牒各館之吏。稱供事。無俸。所覬覦者。保舉也。軍機處保舉尤優。効力三年。保異常勞績。有歷三次而保至道員者。司官或得京察外放。轉爲之屬。而曾爲供事之上官。於司官之初至也。輒具舊屬刺投之。不敢受

也。光緒時。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固曾充軍機處供事者。而軍機章京番禺淩福彭時方守天津。須堂參。陸乃先以舊屬禮謁之。是也。

周宗之橫暴一時

順治初。蘇有周宗之者。爲長洲縣猾吏。橫暴一時。爲直指張愼學所訪拿。杖斃之。大快人意。其門上春聯。書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二句。胡瀕翁乃作歌以詠之。歌云。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門自標額。華堂麗宇初構成。粉壁磨磚淨如拭。側聞其內加精妍。洞房綺疏屈曲連。朝恩室中魚藻洞。格天閣上簇花氈。百凡器皿皆精絕。花梨梓椅來滇粵。錦帳一牀六十金。他物稱是何須說。前列優俳後羅綺。食客平原無愧矣。勢能炙手氣薰天。忘卻由來吏委瑣。嗟嗟小吏何能爲。泥沙漏巵安從來。考課不明銓選雜。前後作令皆駑駘。錢穀訟獄懵無識。上下其手聽出入。哆口嚼民如寇讎。官取其十吏取百。滿堂知縣人鬨傳。宗之相公閣老權。片言能合宰公意。隻字可發官帑錢。塗脂釁膏曾未已。御史風雷申法紀。窗戶青黃猶帶溫。主人骨肉飛紅雨。廷中呼暴漸無聞。室內丁丁纔

住聲。斥賣屋居償帑值。兩妻削髮投空門。人言宅兆凶有由。前傷沈胥今損周。驟然興廢同一轍。官府估價何人酬。吾謂此言猶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撻民髓供藻飾。築愁府怨居安得。伏闕難留直指公。長懸秦鏡照吳中。神奸斂迹吏道肅。比屋城南盡可封。曲巷之宅誰云凶。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

文襄王福康安平西藏還。以奏銷屬部吏。吏索萬金。福怒曰。汝敢索我賄耶。吏曰。非敢索賄。爲中堂計耳。中堂大功告成。聖衷悅豫。奏章速上。立邀諭旨。部書才十數人。帳牘雲擁。非一二年不辦。彼時交部核議。則事未可知矣。誠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傭寫人。多傭寫人。需款必甚鉅。職是之故。惟中堂圖之。福立予萬金。越旬日。奏聞依議。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

禮部尚書某之封翁。以某年陣歿。太夫人遺腹生某某。旋由翰林擢禮部尚書。同鄉爲其太夫人請旌。文已至部。方繕辦間一日。某歸寓。三更後。忽有禮房吏

造門。請曰。有要公來見。問何事。曰。爲公請旌事。問請旌事胡來謁我。曰。公請旌。須給小人萬金。曰。然則汝敢向予搕詐耶。曰。索萬金。正爲公辦事也。問其故。曰。封翁以某年陣歿。太夫人遺腹生公。公今年應若干歲。然公考試時。少報兩歲。是太夫人生公。在封翁歿後二年。於理未洽。某大愕。問計將安出。曰。公考試時。府縣院及吏部皆有檔册。服官後。禮部及各衙門亦皆有檔册。應將各衙門所報年歲逐一更正。然所費亦不貲矣。從其言。贈金如數而去。

王書常私鐫假印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恆私鐫假印。冒支國帑。於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揑大員姓名。重複向戶曹支領。歲耗銀至數千餘萬兩。後爲工頭某告發。置書常於法。大員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領。必諸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加查覈。然後發帑。定例本極詳慎。乃諸部曹貪緣爲奸。伺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遂使奸蠹胥吏。得肆其技焉。

部吏駁阻從祀

道光時。有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聖廟者。部吏徵賄不得。引忠憲遺疏中願畢來生之語。以爲出於釋氏。力駁之。

鴉片啓釁誤於胥吏

世傳林文忠公則徐焚鴉片而不給價。故致啓釁。其實不然。當時固以茶葉一箱易煙一箱。而茶爲胥吏所辦。中多雜以沙石。既至歐洲。又以不能售也而寄回。商人耗本無算。遂致激成釁端。文忠聞有伍氏通西人。乃屢苛罰之。曾令繳軍餉至數百萬。伍每入見。多爲署中人所侵至費千金。始得一椅。後文忠復出而隕於軍。或曰。實伍畏其復至。使人謀斃之。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

光緒初。皖之廬江。有庫吏陳運昌者。管庫有年。老而多智。甲申冬。令劉某至。索金。故不遽應。劉怒其猾。易之。募人任其事。米賈唐端富有田宅。羨陳之長袖善

舞也。欲壟斷其事。賂劉巨金。得之。陳怨唐之惎己也。匿舊籍弗予。唐年少。初爲吏。大喜。謂可致富。倩人爲書春聯。有戶吏堆金寶房科積玉財之句。乙酉春。上忙開徵。劉責賦於唐。唐語衆里胥。故事。田賦。春納其四。秋納其六。以廬民春鮮種麥。無可償。大半賴里胥貸於人。秋責償於民。民亦相安無違言。劉嗜利。當春。督責無已。衆里胥易唐。益不奉命。唐大窘。補苴彌縫。傾產不足償賦。無以爲計。大窘。乃自書其事。呑鴉片烟以死。其妻乃素服乘輿訴之劉。出而號於市。人咸傷之。

游智開爲胥吏所愚

光緒朝。游智開爲永平知府時。好以察察爲明。一日。微服私行。入一茶肆。時肆中人滿。內有府中胥吏。僞不識游者。相與譽游淸廉。天下無兩。游故曰。此官雖好。然自某觀之。亦尙未盡善。忽有一胥吏起批其頰曰。游公靑天。汝一小民。敢謗淸官耶。游以爲部民中心說而誠服也。不知其侮。轉而大喜。

庫吏中傷閻文介

部吏舞弊。當事者或議整飭。法久玩生。非第無效。或且有受其侮弄者。閻文介公敬銘長戶部時。日坐堂皇。嚴查弊竇。庫吏啣之刺骨。一日。文介將入朝。冠上紅頂。忽不翼而飛。倉卒間假諸他處而入。則內監已向朝房催詢數四。及返。見案上所置醇邸屬題小影。亦不知所往。百計搜覓。終不能得。月餘。則小影仍置於案。而紅頂竟如金杯之羽化矣。文介知庫吏所爲。馭下益嚴。然不久卽觸孝欽后怒。出戶部。蓋仍爲庫吏賄內監所中傷也。

部吏索賄於某令

光緒時。浙江候補知縣某。至浙。當補某缺。部吏貽書告之曰。某缺。君依例當補。然須予我千金。某不欲打點。意謂循例之事。何用賂吏。不許。已而缺出。補他人。大詫。託人探之。則某曾經保舉。臨補時。吏謂一人不能兩班。置之。某急丐吏爲設法。吏曰。今已無及。爲將來計則可。然須五千金。若不可。則請兩班中注銷一班。亦可有補缺望也。某不能措巨資。意保舉班無補期。不若勞績之可恃。遂注銷保舉班。逾日。吏又貽書曰。保舉班以人少。君當補。惜已注銷。致爲他人補矣。

某大懊喪。

藩吏索賄

州縣之得委缺者。當藩署書吏送委札到寓時。例須給以賞封。數之多寡。悉以其缺之肥瘠而定。將赴任時。又須致送利市務饜其欲而後已。否則凡有文書上省。多扞格。必使其忤上官之意而後止。此之謂陋規。

部吏庫吏舞弊

光緒乙巳。有錢塘汪某者。以知縣至京投供。署年爲三十七。次年至吏部投供。視所書年。仍三十七。曰。誤矣。部吏曰。汝原開履歷爲三十七。何得誤。曰。去年三十七。今年非三十八乎。吏曰。若欲改三十八。須取同鄉官印結。方可。某不顧。去。出語人。莫不軒渠。

又凡州縣官之前任虧空。上司無如之何。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爲之代。或竟強令後任代之。此雖非法。然各省多如是。河南洛陽縣某令卒。虧空甚巨。藩司朱壽鏞知武陽某令與之同居。乃勒令代塡虧空。始準赴任。時某令適自藩署領

庫平銀四千兩。即繳入。代還虧款。藩署吏不受。云須照例加傾鎔火耗。駭曰。此適自署領出。緘識如故。何加耗之有。詢之朱。朱曰。此庫吏事。汝須與彼言之。某不得已。加耗銀。始得收納。

差役之名稱

差役。奔走於公家。執雜役者也。亦稱差人。晚近以來。吏治混淆。循良者少。非悉由百官之不職也。亦胥役之營私舞弊。有以害之耳。俗稱衙署差役曰快手。蓋沿宋書建平王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荊楚快手南史黃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之名稱也。捕盜賊者曰捕快。亦曰馬快。則以事急時騎而行耳。

差役索草鞋錢

草鞋錢爲陋規之一。差役出差。輒索草鞋錢於原告者。

蜀中差役之需索

蜀中差役滋擾。甚於他省。凡竊案呈報後。百端需索。擇被竊之鄰右殷實無權勢者。誣指爲窩戶。拘押索賄。謂之賊開花。某典史嘗書聯懸之堂云。若要子孫

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

蘇拉

內廷有當差者曰蘇拉。滿語。執役人之義也。隸於太監。凡引見者必向索費。然僅京錢四千文。合制錢四百文而已。引見畢。可隨意觀覽。否則卽爲所逐。不容稍留。若吝而不予。則其恫喝有出人意料外者。某蘇拉嘗謂一選人曰。亦攜元靑外褂乎。選人曰。何需此。蘇拉曰。入對時語言有誤。便砍頭。彼時卽須衣之。又有引見旣畢而回寓者。蘇拉往謂之曰。亦願揚名天下乎。其人漫應之。越日。持邸抄至。則有某某謝恩等字。每字索銀二兩。其人無奈。如數給之。又蘇拉者。軍機處內務府皆有之。雍和宮則有蘇拉喇嘛。乃喇嘛之執役者也。

各部之雜役開銷

各部司員到部當差。有所謂雜役開銷者。其數視名目多寡爲差。其名目極可哂。約略舉之。可得數種。大堂有大堂廳差。有堂皂。有堂小馬。有七堂車轎班。丞參廳有茶房。有看廳。有長差。有小馬。有皂役。本司有茶房。有皂役。有傳事。有長

差。有小馬。有聽差有看司。有知會。有廚房。有當日巡邏。庶務科有事宜册。有住址單。有履歷册。有畫到簿。有禮部謝恩單。頭門有門皂。有門小馬。此外又有所謂送知會者。送請進署帶見稟者。更有所謂賞皮衣者。五光十色。莫可究詰。而衙署之較大者。其開銷約錢百千左右。叩之。則曰照例。每署司員多者以千計。故或司員累年不得一差。而雜役開銷固自若也。

庫丁

戶部有銀庫。額設庫役四十人。曰庫丁。一曰庫兵。三年而替。以旗人充之。每屆點充時。滿尙書及其左右皆有規費。輒六七千金。費既納。滿尙書乃坐堂皇唱名而點之。庫丁跽謝而出。出時。必有保鏢者護之以行。恐人刼之也。行刼者。大率爲覬覦丁缺無力賄充之人。並糾集無賴而爲之。伺新充者至大堂堦下。卽刼之以去。囚於家。使誤卯期而繼之歸。蓋冀其誤卯而另派他人。則規費便虛擲矣。欲其卽釋。亦須賂以數千金。

番役

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私用之白役人等。俗名圓扁子。非額設。無定數。每藉番役索詐滋事。遂其所欲。事卽消弭。否則告知捕役。捕治之。得賞銀。往往出資設計。誘人犯法。大爲人民之害。自乾隆丙辰。高宗嚴諭革退。番役亦稍稍斂迹矣。

偵探告密之原始

國初。大將軍祖某撫吳時。凡吳之不法者。悉羈身於其部曲。謂之投旗。既投之後。平日小嫌細忿。以片上之幕府。卽率其徒數十。以一鋃鐺鎖其人去。非破產不止。同時聞風起者。不可枚舉。至有大家閨婦不得意於其夫。亦欲投旗以陷之者。此與近世偵探誣人之風。無或稍異。然妻之控夫。僅於學省偶一有之。

水卒報警

黃河報汛之水卒。有所謂羊報者。河在臯蘭城西。有鐵索船橋。亙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汛。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蔴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羊背。如乘馬然。食不饑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

於大溜候之。拾籤。知水尺寸。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邀報卒登岸。解其縛。人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蓋卽元世祖革囊之遺法也。

巡丁

關卡有巡丁。役也。凡驗貨收捐之事。皆司之。驗貨時。手持鐵籤。故曰籤子手。籤。一作扦。隨時點派。無卯缺。

桃花乞

桃花乞。不分男女。由張家口至察哈爾。凡四十四臺。無論正臺幫臺。輪應出蒙古包一座者。其人卽爲其地之守兵。例應男丁供役。無男則可以女代之。蓋蒙女壯健耐勞。同於男也。

號軍

貢院。爲試士之所。諸生席舍曰號房。人以一兵守之。謂之號軍。始於明也。蓋明代科舉。功令極嚴。故派軍役守之。以防槍替傳遞。本朝亦有號軍之名。則僅供

掃除爲士子服役而已。且非軍人也。充之者皆貧人。

門斗

舊稱爲學官供役者曰門斗。蓋學中本爲生員設廪膳。稱門斗者。當是以司閽兼司倉。故合門子斗子之名而稱之耳。

烏拉娃

烏拉。西藏番人支差之名。牛曰馬拉。馬曰烏拉馬。司其事之役人曰烏拉娃。其轉運物件。既至其地。僅給犒金。不發足價。巴塘初設時。日需烏拉以千計。蠻民苦之。邊務大臣趙爾豐乃定價。計程一站。給藏洋半元。（合通用銀一錢六分）行程遠近。以此計算足價之例。自此興焉。

解役毆陳星齋

陳星齋太僕居憂時。河庫道何某聘之課子。乾隆己巳二月。赴淮。舟泊丹陽。遇秋審解犯數船。自鎭江往蘇。兩船偶觸。解役突率衆囚徒入船。各持器械。雜手中鐵鍊。指揮刼奪。罄所有以去。太僕方與客對奕。猝被一囚連毆三鍊。頭顱脊

背。受創極重。流血昏暈。蓋每歲秋讞時。胥役因徒。互相狼狽。以亡命橫行爲利藪。而不知星齋之爲貴人也。痛定。鳴官。得其主名。經丹陽令請撫軍具奏。立置重典。嗣是此風稍戢矣。辛未。星齋服闋入京。高宗方自南巡還。星齋道旁迎鑾。猶垂問此事甚詳。且霽顏曰。汝何不言雞肋不足當尊拳耶。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婁縣泰來橋王氏昆弟三人。皆諸生。有催租役至。入門隳突。王怒。毆之。焚其船。役歸。訴之令。令逮三生。置於獄。詳革衣頂。學使李因培批其牘。駁斥數百言。後云。要之。秀才欠糧。貧也。役稟被毆。索詐不遂也。因一役而革三生。何其酷也。本欲參處。念爾非箇中人也。諸生完款。俟歲考畢。徐徐繳納可也。令遂出三生於獄。三生故不肯出。勸之。始赴歲試。由是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清稗類鈔

奴婢類目錄

	頁
奴婢之解釋	一
主人召僕呼來	一
薦頭介紹傭僕	一
管事	二
大姓買僕	二
京師閹人之惡習	三
從僕有隨封	三
長班	四
長隨帶馱子	四
坐省家丁	四
烏拉和爾嘉	五
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五
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	五
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	六
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	六
俞文爲馮家奴	七
明珠馭家奴之嚴	七
孫子未幼爲青衣	八
世宗詔除樂戶等籍	八
莊某著長隨論	九
霍集占子爲奴	一〇
蘇撫司閽侮褚筠心	一〇
畢秋帆改歌僮爲僕	一一
袁子才遺僕	一一
金冬心攜傔從以游	一二
黑王送和珅壽儀	一二
和珅府中之三爺	一三
何子貞僮僕無月給	一五
奴盜主妾	一五
文武賀撫署閹人生子	一六
楊竹村自甘爲僕	一六
粵寇令幼童服役	一七
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	一七

趙繩先爲縣僕所紿　一八
王得勝爲擔水夫　一九
于氏僕以假契過戶　二〇
周得標棄官爲傭　二〇
陳冠生有長揖僕　二一
任筱棠之待僕　二三
皖撫司閽索門包　二二
章鐵拳受典爲奴　二三
二毛錢受傭於妓館　二四
外務部有余廚子　二四
閽人受門包　二六
上炕老媽　二七
梳頭媽　二八
門檻裏　二八
搭脚娘姨　二八
大姐　二九
小大子　二九
近身　二九
喜婆　三〇
送娘子　三〇
喜娘　三〇
粵人蓄婢　三一
蘇麻喇姑　三一
招姐精烹飪　三一
葛裙　三二
婢以護印作夫人　三二
桂林某大家有慧婢　三三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奴婢類

奴婢之解釋

古罪人之子女。從坐而沒入官以給役使者。曰奴婢。後則價買而依主人之姓者。亦曰奴。若給工値僱用者。則謂之僱工。然普通心目中。輒皆視之爲奴。至於婢。則皆出價購之。鬻身以充役。非遣嫁。或轉售。則終身不得出主人之門。然於僱用之女僕。亦或以婢視之。則源於韓愈詩丁寧顧婢子句也。

主人召僕呼來

主人之於僕從。有事傳召。不呼其名。以人多不能悉記。且恐呼甲而甲適不在。呼乙而乙亦適不在也。故惟大聲而曰來。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卽紛紛趨進矣。

薦頭介紹傭僕

上海之介紹傭僕者。曰薦頭。有店。設於通衢。以蘇州常熟揚州爲最多。且有松

江鎭江通海紹興杭州寧波人所設者。男女傭僕。均可介紹。惟車夫廚子二項不薦。揚州薦頭有證書。大姐工資。大約半於娘姨。每領一人至。給薦頭酒錢若干。試用三日。議定工資。卽須先付一月。以後月杪照付。薦頭用錢。則視工資多少。抽取四成。主僕各任其半。例如工資每月銀三圓。則主僕各出六角。如有意外之事。雖可向薦頭追問。然若輩類多狡滑。每不負責。傭僕之黠者。且常有盜竊銀物串拐婦女之事也。

管事

管事。見史記李斯傳。高固內管之厮役也。幸而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高卽趙高秦宦者也。今人謂管理家事者曰管事。源於此。

大姓買僕

徽州之汪氏吳氏。桐城之姚氏張氏左氏馬氏。皆大姓也。恆買僕。或使營運。或使耕鑿。久之積有貲。卽不與家僮共執賤役。其子弟讀書進取。或納貲入官。主不之禁。惟既已賣身。例從主姓。及顯達。卽不稱主僕。而呼主爲叔矣。蓋以同姓

不婚杜後日連姻之弊也

京師閽人之惡習

達官貴人之僕役。其司閽者。謂之門上。儕輩尊之曰門政。客至則通報。不僅司啓閉也。惟客之徒行者。或衣履樸素者。薄其窮酸。竟不傳刺。又或客稱有事欲面語。怠於伺候。主人在家。亦飾言外出。至修門生屬吏之禮者。必先饜所欲。而後爲通。使得見。士子入京。初亦未嘗不苦之。及自爲達官。倚之爲心腹耳目。容忍故縱。頓忘前苦矣。又有喧囂於門者。主人雖達官。叱之亦不避。惟司閽者一揮便退。又凡有興作及購物等事。多由司閽之手。司閽必先得賄。使昂其價値。然後引之進門。倘主人斥去。令其改招他人。雖易數家。其價遞倍。主人無奈何。卒依初價。蓋有折扣也。俗名之曰底兒錢。

從僕有隨封

以財物餽人並餽其從僕。多者十分之一。少者百分之一。謂之隨封。蓋始於後漢。後漢書宦者傳云。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爲導行費。注。謂貢獻外別有所入。

以爲所獻物之導引。此後世隨封所自昉也。

長班

京師各會館各科分均有長班。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則傳而指揮之。亦卽奴僕也。

長隨帶馱子

外官以貧而不能赴任者。輒覓長隨。向之假貸。藉以製冠裳。備舟車。一切費用。皆取給焉。從之赴任所。派爲司閽。任重事。數年而淸償子母。償値必加豐。謂之帶馱子。蓋取馬騾負重之意。世人訛馱爲肚。已屬費解。復以官有事故不能償者。稱爲瀉肚。尤訛之訛矣。若輩多有恃財傲上。難保其終者。器小易盈。無足怪也。

同光間。乃有以幕友而爲帶馱子之事者。帳房是也。

坐省家丁

省外各府州縣。皆有坐省家丁。駐會垣。以本官自派者爲多。其有以藩司門丁

兼之者。則由府州縣給以工食。歲時亦有犒。通省大小文武官吏之黜陟遷轉慶弔諸事。無不先日報告。曰坐省條子。間若干日。輒附轅門抄以寄之。且大吏及其父母夫人之壽辰。皆列一表。以紅紙印之。年月爲綱。以次敍列。

烏拉和爾嘉

青海蒙古之王公台吉家。常賫僱番人爲傭。男僕曰烏拉。（西藏應差者亦曰烏拉）女僕曰和爾嘉。主僕親如家人。無尊卑親疏之分。視世之頤動指使輕視臧獲者。大有別矣。

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大司寇朱之弼疏言。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旗某佐領下某僕。注册呈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衆。聖祖然之。諭如所請。

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

揚州張去瑕大令瑾年十二而孤。性嚴明。其治喪也。見諸僮惰嫚。輒歎曰。此健僕不職。主幼也。迺大書飭約牓於庭曰。主無幼。有主必有法。法必行。有識者異之。曰老獄才也。因賀其母。母謝客。撻之曰。我不欲兒效張湯之劾鼠也。然私心異之。

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

石哈生者。一名哈興。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者是也。

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

平西王吳三桂鎭守滇中。久蓄異志。擁有關市鹽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遂得以金錢網羅人才。其時文武官銓選到滇者。輒陰遣私人誘令鬻身於王府。領身價銀。爲其效用。多者金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爲等差。官吏趨之若騖。可謂

名節掃地矣。南昌劉峴官雲南同知。初到省。吳令其壻胡國柱報謁。乘間道意。袖出馮某賣身文契以示之。蓋諷劉。欲其效馮也。契云。立賣身文書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媒人胡國柱。賣身人馮甦云云。劉見之大駭。凡賣身藩府者。例拜國柱爲師。當時人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是也。

兪文爲馮家奴

錢塘馮山公家有老僕兪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讎家所陷。囚於獄。山公之父出之。德焉。因委身爲奴。

明珠馭家奴之嚴

納蘭太傅明珠。爲康熙時權相。卒以賄罷。然生平馭下極嚴。廣置田產。命諸僕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充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務。不法者。許主家長斃之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之。曰。伊於明府尙

不能存。況他處乎。

孫子未幼爲青衣

孫襄。字子未。幼孤貧。鬻於某家爲靑衣。性聰穎。嘗伴主人之子讀書。代其作文。塾師大奇之。告知主人。養爲己子。遂中康熙己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文名重一時。

世宗詔除樂戶等籍

雍正丁未。世宗諭內閣轉知晉浙皖督撫曰。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爲良民。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儅。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等。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儅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著該督查明。定議具奏。尋由禮部議准安慶巡撫魏廷珍遵旨議奏江南徽寧等處。向有伴儅世僕名色。請嗣後紳衿之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子孫。俱聽

從伊主役使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僕名之永行嚴禁。從之。

莊某著長隨論

況夔笙太守周頤嘗寓金陵。一日。於東牌樓匢蘆攤。購書二冊。一九峯書院本中州樂府。後爲朱古微侍郞據以覆刻。一寫本長隨論。前序略云。偏途福。又名仕途軌範。俗曰長隨論。曩余寄跡漣水官廨。見有長隨福一書。友人置之案頭。據載國朝莊有恭作。相傳已久。開卷瀏覽。撥冗迻錄。其篇之語易解。所載之法易明。所述之言頗有淺俗之句。惟是初入長隨之諸君子。不可不加意温習。類如卷中十要一節。十不可一節。呈詞分別刑錢一節。用印信條款一節。禮部鑄印局一節。國家喜詔遺詔一節。皆文墨之要訣。又梆點金鼓一節。朝賀祭祀一節。柬帖稱呼一節。皆典禮之要訣。又接詔迎官一節。驛遞差徭一節。綵觴宴會一節。鋪墊親隨一節。皆差務之要訣。至於監獄班館。紅衣督護。尤爲防範攸關。不可稍涉疏忽。是書條分縷析。理明詞達。令讀者觸目會心。易於倣法者也。同

治戊辰六月。北平劉炳麟錄於視其捐局。序後一則略云。莊先生諱有恭。廣東人。乾隆己未科狀元。未第時。父爲蘇州府司閽。及第後。仍執司如故。經太守婉謝。不肯歸。嗣先生督學江蘇。太守親送江陰使署。爲封翁焉。（舊例長隨之子毋許應試據光緒丙子科某省有捷秋闈者計偕入都同鄉官不肯出印結竟不得覆試而莊不然詎當時尚可通融視晚季稍忠厚耶）是書於州縣衙門公事程式。記載至詳。

霍集占子爲奴

回部霍集占之子某。高宗以賜傅文忠宅爲奴。文襄王福康安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爲殷富。回部王公朝貢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蘇撫司閽侮褚筠心

吳中褚筠心學士居憂在籍。一日。乘輿出。答客。經閶門隘巷。止容一輿。對面有一華輿突來。從以豪僕三四。高聲喝令讓道。褚輿夫不退。兩輿遂對立。彼此互詈。輿中人大怒。嗾僕毆之。將褚輿擊毀。曳之出。則無頂帶之布素老人也。益肆拳脚。衣冠盡裂。鬚去其半。怒罵而去。問之。則撫署中人。時撫軍爲褚之小門生。

褚大憤。徑詣撫署。撫軍出見之。大駭。褚告以故。撫軍惶悚請罪。責問何人出署。則某司閽赴妓席未回。衆不敢隱。撫軍益愧怒。立出硃簽。鎖繫而至。傳令巡捕。卽在廳前階下痛杖。無庸計數。以無聲息方止。未四十。已斃杖下。卽登門負荊。自是而各署僕役。相戒斂迹。無敢肆橫矣。

畢秋帆改歌僮爲僕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所蓄歌僮。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纖足。善歌舞。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惟輕雲綠雲鮮雲遣去。自攜素雲寶雲至湖北。贈畢秋帆制府。畢審視之。則男子也。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放之。乃薙其頭。放其足。使爲僕。

袁子才遺僕

袁子才有僕曰琴書。給事八年矣。一日。方洒掃。顏色憔悴。若重有憂者。袖中遺一小紙條於地。袁拾視之。有詩二語曰。洒掃幾時新隸學。性情那得舊人知。袁知其有求去意。爲改幾時曰應教。那得曰惟有。而足成之。焚其券。並作詩以遣

之去。有交還鑰鎖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之句。琴書跪辭。至泣下。後琴書有孫。亦事子才之孫又村明府棠。又村嘗攝上海縣篆。粵寇之亂。主僕同殉焉。

金冬心攜傔從以游

錢塘金冬心名農。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傔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精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皆庸保都養之錚佼者也。

黑王送和珅壽儀

乾隆末。交河王某充粵海關司閽。性迂曲。不甚得主人歡。儕輩有私獲。往往不得與。人因以黑王呼之。某年夏。病痢甚劇。穢液污衣袴。及愈。澣之於江。時嗅之以鼻。蓋以辨其污之淨否也。時泊於江上者有大船二。泊焉。見王作頻嗅狀。遙伸兩指示之。王不解。仍且澣且嗅。舟人又易以五指。王仍不解。則揮兩手答之。意謂若所云吾不了了也。舟人乃已。是夜。舟人忽至王寓。出萬金券授之。王大駭。詰其故。舟人曰。晝間已許我於江干矣。問何爲。王愈疑。知其中必有說。姑受

其金。私詢之儕輩。儕輩曰。此私販硫磺者也。泊舟之處。水中必有磺味。彼見君頻嗅。疑已窺見其私。故伸指以示意耳。今旣以金來。受之。無妨也。

王旣驟得鉅金。則數購珍物奉主母。嘉慶己未。和珅壽辰期近。其主母以王能。爲言於主人。使入都致儀物。中途患病。誤其期。王自度歸必受譴。逃亦非計。方旁皇無策。而和已奉旨查辦矣。王乃馳書白主人。詭言至京後。聞和惡耗。故置儀物弗進。徐以觀其後。今和果得禍。主人庶幾免矣。主人得書。大喜過望。和旣敗。羽黨多被株累。凡名在祝壽簿册者。幾皆不免。而黑王之主人獨無恙。則黑王之功也。

和珅府中之三爺

和珅當國時。其三爺且甚豪。三爺者。爲僕所役使之人。重儓也。僕稱二爺。故重儓稱三爺。寧羌守備張某嘗奉陝撫令。齎二十萬金饋和珅。旣投書。日偵探不得耗。費銀五千餘。始見一年少麗服奴出問。白者黃者。某以銀對。奴顧左右。令收之外庫。授一名柬。曰。可以此還報。答書另發矣。某意奴非司閽人。必和之心

腹。或笑曰。此三爺耳。其心腹司閽。豈數千金能見顏色。是時天下承平。物力殷富。獻媚者誇多爭勝。若以數萬金進。不値一盼也。

道光乙未。蘇州許某在都。遇一叟於茶肆。叟告之曰。予故和府三爺也。當中堂用事時。聲勢赫然。凡四方之獻物者。皆有副貢。與進上之物無二。甚有加美於正貢者。司閽人劉某髮種種。人稱劉禿子。與督撫抗衡。或相約爲兄弟。司道以下望而卻步。必贈吾輩以重金。始爲之先容。尤必厚贈劉。金入。始獲接歡笑。代通刺。達主人。封疆大吏入都。可晉謁一二次。藩臬道府。則俟中堂出。輿前長跪。頷之而已。如是數十載。劉擁巨貲。我亦蓄金二十萬。及事敗。中堂伏法。劉亦籍沒遠戍。吾輩三十餘人。以賤得免查產。分撥八旗披甲爲奴。我隸廂藍旗某部下。因向爲三十人之首。有富名。旗主涎之。派司買辦。日發單。令備。不旬日。費約三千金。懼甚。乃賚緣小婢。求老主母。以二千金爲壽。始改派洒掃。乃稍安逸。旗主故任宿衞官。扈駕謁陵。乘隙央女婢謀脫籍。贈以金二千。乃達於老主母。復獻二萬金。迨主歸。數日無耗。心怦怦然。一日清晨。我方執帚除役。未竟。主出。責

以慵惰。又屢梗老主母命。不堪驅使。即時逐出。乃得歸。然所費已三萬餘金矣

何子貞僮僕無月給

何子貞所蓄僮僕。無月給。遇年節。則隨意書楹聯若干副予之。僮僕持之出。售於人。輒得數十金。其所入轉視在他處所得者爲優。故無辭去者。

奴盜主妾

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時。姬妾多。奴僕亦多。或告以閫內人雜。恐不盡妥。因留意察之。一日。方自內室出。遽回某妾房。惟聞妾叱人曰。老爺方出。而汝即來。何如此大膽。陶遂潛出。告人曰。吾妾尙知規矩。還是好人。

山左劉燕庭方伯喜海嘗爲浙江布政。姬侍極夥。而檢束頗嚴。以高年媼守中門。男僕均不得入。甚至子女同母者。皆令隔絕。惟年節始得一見。諸女咸分院居。四時之首。令老僕領裁縫。持剪尺。問衣裙長短。各製時服一稱。平時。雖父母不得一見也。一日。在某妾房。忽聞院中石板有聲。則見有人隨板而起。近視之。乃隨身之僕。拘訊之。詞連婢媼無算。次日。乃大加沙汰焉。

文武賀撫署閽人生子

嘉道以降。外省督撫信任門丁。吏治之壞。廉恥之牿。半由於此。道光丙午。清苑王曉林侍郎撫皖。有陳七。其門丁也。小有才。王信任之。倚勢弄權。屬官多奔走其門。有仇恩榮者。任池州守。一日宴僚屬。座客都司某方自省歸。仇問曰。足下在省。何久留。某曰。以往賀王撫軍誕子之故。而不意撫署門公陳七亦生子。亦不得不往賀。故回署稍遲。仇正色曰。中丞生子可賀。其門丁生子亦賀。不畏人笑罵乎。某曰。闔城文武無不往賀。未赴省者。亦專使送禮。豈獨我一人。能人人而罵乎。仇顧坐客曰。且食蛤蜊。

王在皖久。陳所入甚厚。咸豐初。潛入京華。冒捐官職。癸亥正月。侍郎王發桂方在鄉人家慶賀。見同席一人藍頂貂褂。詢之。有告者曰。此陳小山。君不識耶。蓋七自號小山。儼以觀察使者自居矣。後為御史孟傳金所劾。遂被斥。

楊竹村自甘為僕

楊筠。字竹村。為疋倫名大堉之嗣子。忽思欲得多金。惟為人僕。事差易。遂至父

執某家求供奔走。某大驚訓責備至。楊求益切。自陳謀生無術。惟此差可免凍餒。遂留其家。某固業鹺。楊因是頗有所獲。時值粵寇之亂。諸商將運鹽過洪澤湖。他人憚險不欲行。楊獨願往。大有所獲。多沒爲己有。已而轉入李世忠營。司載鹽等事。乘間牟利。積貲甚巨。捐至道員。然行止與人稍異。每行至門前。輒側身旁立。如有所避。蓋習慣使然也。

粵寇令幼童服役

道咸間。粵寇洪秀全肆擾。所至掠人。嘗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悉數閹割。剜去腎囊。得活者僅七百餘人。被閹幼童之蠢陋者。俱令服役。名爲打扇。端麗者悉裹足。有一童不允。卽斬足以徇。既裹足。皆令作女裝。楊秀清先選之。蓄爲男妾。合格者給黃羅手帕。不合格者給素羅手帕。

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

曾文正督兩江日。署有一亭甚高。憑欄遠眺。可窺內外情景。一日。徘徊亭中。見有翎頂輝煌者。持手版向司閽人作哀懇狀。閽人揮手止之。狀甚倨。其人怏怏

去。明日登亭。又見之。狀如前。又明日。見其人摸索袖中。得一裹物。鞠躬以獻。閽人色驟霽。心疑焉。有頃。入簽押房。閽者持手版入。謂有新補某監司求謁。立命延入。乃卽連日在亭所見向閽哀懇之人也。詢以何日來省。答來已三日。問何不進見。則支吾不能對。文正語之曰。兄新涖任。得毋缺紀綱乎。監司答以署中雖有人滿之患。公若有賞薦者。敢不如命。文正曰。大佳。惟此僕狡詐實甚。斷不可派要差。但令其得一噉飯地足矣。監司唯唯。遂喚閽者進。正色謂之曰。此間已無用汝處。頃特薦之某大人。其善事新主人。毋怠。閽者不得已屈一膝以謝。及退。大忿。攜行李他去。不知所之。

趙繩先爲黠僕所紿

湘鄉趙繩先以歲貢生在左文襄幕。性迂謹。左亦泛泛待之。同幕惜其遇。醵金。使捐佐貳。趙從之。果得籤發江南。同幕又爲請於左。爲致函蘇藩。旋得大通掣驗局差。是差就額搜取。歲獲三萬金。其僕欺其迂謬。請於趙曰。上憲耳目多。稍護贏餘。公受指摘。盍請將舊有陋規汰之。趙從之。每月於額薪外。不苟取。留差

六年。所得薪不足支用。借款纍纍。不得已鬻家中所有田。以清夙累。僕聞之。託言有某將置產。價昂賤不計。惟不願見主人面。但求主人書券予之。便能取價歸。趙垂涕書券與僕。僕惟以半價繳呈。自是而僕遂有趙田矣。

王得勝爲擔水夫

某宰承順時。庖有擔水夫孔武有力。嗜酒。得錢輒沽飲。短褐不完。無妻子之累。一身以外無長物。晏如也。或問其姓名。輒支吾以對。屢易其辭。一日。與之酒一壺。喜甚。縱飲之盡。且醉。因詢其出身。則自衣袋中摸索出數紙。視之。都司告身也。王其姓。得勝其名。問何以至此。曷不求官。則笑曰。此薄薄一紙。不值拭穢。得之。寒不能衣。飢不能食。貧不能易錢。咸豐軍興以後。朝廷以此奔走天下豪傑。其捐頂踵冒萬死而暴骨於沙場者。何可勝道。即幸而躋顯秩專閫外者。固不乏人。然抱此一紙而老死於廝養者。亦車載斗量。吾今不得官。命也。然吾亦嘗入仕途矣。區區一武夫。當世固視爲無足重輕。而同僚又齷齪鄙陋。不足伍。視長官顏色。仰鼻息。屈膝稽首。有事。則爲供使令之役。與吾今日之擔水。亦何異

哉。擔水以力。自食其力。吾心安之。榮辱得失。不縈於心也。問何以得此。則曰。吾嘗從湘軍轉戰舒桐間。屢瀕於死。徼天之幸。得生還。積功至都司。主將頤指氣使。蹂躪無人道。吾故負氣還家。今雖垂老。頗自得。無所怨也。乃出示背上創痕。班駁重疊。猶想見其肉薄血戰時也。遇陰雨。輒呼號。痛裂欲死。翌年。果以創發而歿。無以斂。某捐廉市棺衾。埋之署側。

于氏僕以假契過戶

揚州于某席先人蔭。未嘗留意家事。某歲。有一管家事之僕辭去。已而司會計者告匱。于初不知錢所從得。憶平時所恃者。惟田租耳。然向時收租之事。悉委此僕。未嘗過問。因稍清理之。始知良田數千畝。悉已化爲烏有。蓋久被諸僕瓜分。別造假契。向縣署提糧過戶。垂二十年矣。問以歷年田單糧串。則皆署過戶後之花名。且不存於家矣。于欲訟。則無據。即有老契。而歷年田單糧串均全。不易辨也。遂即時爲窶人。

周得標棄官爲傭

杭人阮端之大令達元以隨宦於湘。居長沙。光緒庚辰。計偕入都。挈一僕曰周得標。長沙人也。同居逆旅中。端之好飲博。輒從旁誡之曰。主人卽日捷南宮。青雲在望矣。何自暴棄爲。主人幸文階。非若吾輩之博得告身。不値一醉也。前程遠大。其努力焉。阮駴而詰之。乃備言昔從楚軍積功至游擊。發標學習三年而無事。故棄官而爲傭也。阮爲之扼腕太息。自是而優禮有加焉。

陳冠生有長揖僕

每屆鄉試之年。京曹典試各直省。命下之日。鄉年寅好。薦僕從者。紛至沓來。而尤以師門函屬爲誼不可卻。且錄用之後。駕馭匪易。蓋隱有所挾以爲重也。光緒己丑恩科。宛平陳冠生修撰冕拜湖南主考之命。適同年某來賀。談次出名條於夾袋。自言深知人浮於事。緣某友轉託。弗獲辭。幸損覆寸椾。俾報命前途耳。陳亦極言竿牘填委。重以情貌。卽簡言善辭。亦筆舌俱困。語未終。門者以緘進。啓視之。則南皮張文達公之萬薦僕之書也。文達於陳爲座師。兼同鄉。不可卻之尤著也。陳蹙額久之。勉令進見。則衣履樸野。長揖而外。木立不知所云。陳

殊忻慰。亟獎藉之。因留侍左右。

任筱棠之待僕

山陰任筱棠觀察之齡初治中韓家言。久幕於湘。郡邑幕僚。大率爲其門徒。幕例。師薦徒於人。月必以所得館穀。分潤於師。習以爲常。賢者不免。以故任之歲入殊鉅。遂積貲數十萬。蓄田宅。置姬妾。享用豪侈。擬於素封。而能體貼下情。待遇僮僕。備極優厚。所傭紀綱。多至十數人。人給屋三間。俾棲其孥。月俸錢十緡。年穀二石。歲時復有所犒。惟於有非分婪索者。必嚴懲之不稍貸。

皖撫司閽索門包

某爲皖臬時。以新蒞任。謁中丞。至官廳。閽人索門包費。問需若干。答言一百。某因命僕至懷寧縣令處。借銀一百圓。懷寧縣親送銀至官廳。某謝之曰。此小事耳。何勞親至。因與閽人。閽人曰。一百者。非一百圓之謂。乃一百兩之謂也。某因以還懷寧令曰。請更借銀一百兩。愼勿親來。令僕攜來可矣。懷寧令還。如命。令僕人送銀一百兩至。復與閽人。閽人曰。尙有小門包之例。某曰。當需若干。答曰。

十分之一。因大聲斥之。責其需索無已。旁有閽人爲之轉圜曰。請大人勿怒。此人新至不解事。手版已投矣。少頃。中丞傳見。送茶就坐。某卽作色而言曰。大人門包。請明定章程。並須體卹屬員。而後可。本司旅費艱窘。更無餘貲能充門包。乃閽人初索一百。及向懷寧縣借銀一百圓。至則又索一百兩。及復借一百兩至。則又索小門包。似此種種刁難。將何以堪。本司自淸晨至是。已十餘小時。上下方磚。實已數百次矣。待本司如此。則其需索於府州縣佐貳者。必更十倍於此。可想見也。若不明定章程。恐大人聲名。爲若輩所壞矣。中丞謝過曰。請無怒。當懲之。明日答謁。並袖還其門包一百兩。故事。上憲答謁屬員。必擋駕不敢當。至是。某竟請見。受其還銀。中丞大慚。

章鐵拳受典爲奴

章鐵拳。江湖賣技者也。張兩拳如鐵。刀斧不能傷。因以爲號。章本山左農家子。父爲富人佃。歲歉。租無所出。富人追之急。則以二十千錢被典爲富家奴。入其門。待之酷。日使舂米。舂必以杵。富人厭其遲。則令去其杵。以拳代之。而日必責

米一斗。稻芒刺膚。不敢言痛。苟米不成。則笞撻更甚於是也。初典以二年爲期。及期。其父不能贖。於是遂廢契。永爲之奴。而拳亦肌肉盡削。骨瘦如鐵。蓋日與稻臼磨鍊而然也。某夜。入富人室。哀以情。不可。反舉杖痛撻。格拒鬪。揮拳中其胸。富人倒。乃急奔至家。放火焚廬。扶父母匿山谷間。竟夕。明日易乞丐裝。出境。道聞富人受傷死。愈不敢歸。自此遂漂泊江湖。附於賣技之流。博錢米以養父母矣。

二毛錢受傭於妓館

京都男子之供妓女奔走者曰跑廳。有二毛錢者。服役於妓館。初侍榮泉秀雲校書。其本姓名不知云何。曰二毛錢者。都人謂銀幣二角爲二毛。蓋賤之也。爲人愿謹。羣妓皆喜役之。狎客某呼而語之曰。二毛錢尚未少增價值耶。二毛錢肅立答謝曰。深負厚恩。依然二毛錢耳。

外務部有余廚子

自恭忠親王奕訢管理總理衙門以來。其間易若干管部親王。易若干尚書侍

郎。易若干司員。而始終未脫關係者。則余廚子也。余有聲勢。擁巨資。有民政部街之高大洋房。有萬甡園之宴春園。有石頭胡同之天和玉。且又連結宮禁。交通豪貴。光緒辛丑兩宮回鑾。孝欽后宴各國公使夫人及在京東西洋貴婦。耗資巨萬。時議和大使李文忠公鴻章。已爲孝欽雇一著名西洋廚夫。以備供奉。次日入御。后忽謂李曰。明日請客。還是用外務部之廚子爲便。其運動力之大。可與李對抗。自餘可知。余亦以此所贏不貲矣。

余在外部。各親貴及外部尙侍有讌會喜慶諸事。無不極力供奉。亦待之以殊禮。亦衣公服。掌招待之職。與王公貴人及搢紳先生分庭抗坐。而不躬親匕鬯。蓋亦捐納得花翎二品銜。候補道也。

汪伯棠侍郎大燮自外部司員。薦擢侍郎。未嘗略受餽進。故余稍憚之。一日。汪赴慶王宴。方及門。遙見余翎頂輝煌。與衆客蹌濟於一堂。愕然不能舉步。余見汪來。則亦面發赬而口囁嚅。倉卒中避入側室。汪亦未遑久留。退而告人謂今日余廚子。尙是給我面子。可爲榮幸。

慶王管部數年。余最得意。顧亦頗能撝謙守分。不敢爲十分高倨之狀。於本部司員。則竭力籠絡之。其時外部衙門最稱闊綽。司員日在署一飯。而額定每人飯銀八錢。故外部恆食一席之費。蓋六兩四錢。司官旣貴倨已甚。輒謂衙門飯不能喫。故常俟家食而後上署。於是此等飯銀。爲余中飽者半。以此故。則司員需索極多。或臨時易菜。或全席都換。或別索點心。無不一一供應。弗稍違也。

閽人受門包

門包之陋規。與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相始終。而實肇端於吳三桂之出關乞師。欲求見攝政王多爾袞而不可得。乃以重資賂其左右。始開門接見。其後遂成爲陋規。牢不可破。及宣統辛亥八月十九日之前。武漢起事。時楊洪勝等謀變。爲武昌府某所詗知。謁鄂督瑞莘儒制軍澂。將密告之。時値深夜。閽人索特別門包。某謂此何時。此何事。尙可循曩例乎。閽人不得已。始通報。事爲瑞所聞。大斥之。及楊等破獲。閽人猶向索賞犒。或謂本朝之得國以門包。其失國亦以門包。可謂奇矣。

乾隆時。曾有諭旨禁革門包陋規。辛丑又諭云。各省督撫。何得任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包。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以供稽察傳稟。今伊等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若不明禁革流弊恐無底止。卽奏事處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此係舊時規例。相沿至今。但各督撫俱爲朕所管教。若不一體裁減。伊等轉有所藉口。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俱照向例裁減一半。卽向得雙分者。亦祇許得半分。督撫至道府。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

凡致送門包於閽人。其緘封之紅籤。輒書門敬二字。或曰門禮。

上炕老媽

女僕曰老媽。京都有所謂上炕老媽者。年率二十許。旅京久鰥者。以薄値雇用。（用約十餘金）訂立契約。日間操作。夜則侍寢。期滿卽歸。絕無依戀。京中竹枝詞云。粉面油頭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卽詠此。

此蓋同光以前之習慣也。

梳頭媽

廣州有梳頭媽。受傭於人。以梳髻爲職務。西關多巨室。若輩遂羣趨之。業此者之年齡。大率爲二三十。雖來自田間。而面目白皙。體態輕盈。赤足拖鞋。身著薯莨衣褲。其出也。手中往往持傘。爲蔽日禦雨之用。少年子弟頗有暱之者。

門檻裏

金陵人尙大足女僕。呼之爲大脚仙。其人皆膚色潔白。面目姣好。尤善梳掠。髮光可鑑。荊釵布裙。頗楚楚。足不裹。然亦不甚長。且甚窄。履淺而尖。作鵝嘴式。俗名划船樣。行時波峭。如風擺柳。富家房中多置此輩。有中人產者。年老失偶。不便續娶納妾。亦用之。晝則服役。夜則薦枕。傭値亦不昂。年少貌美者。在光緒初。月不過錢三千。稱爲門檻裏。

搭脚娘姨

蘇俗稱母之姊妹曰娘姨。而於受雇之女僕。亦以是稱之。若輩頗皆天足。無不

善自修飾楚楚有致知審美者輒顧而樂之且喜其給事左右之可人意也與之有私。曰搭脚。吳諺有曰。娘姨弗搭脚。落裏有緺紗馬甲。落裏何處也。緺紗馬甲。湖緺坎肩也。謂既得歡於主人。主人自必以坎肩贈之。

大姐

蘇州未嫁之鄉女。受傭於人家以供輕便之役者。曰大姐。秀慧者多。皆天足也。間有面目黧黑。亂頭粗服。不事修飾者。然亦無不備具美人姿勢。綽約婀娜。丰神絕世。見之者幾不知其皆從田間來也。主人恒暱之。其在十齡左右者。曰小大姐。

小大子

江寧揚州鎭江人家所傭之處女。曰小大子。略如蘇州之大姐。雖不及其嫵媚。而一雙金齒屐。大踏步出來。亦自俊爽可人。好之者亦不以其裝束不盡入時而外之也。

近身

廣州之梳頭媽。其爲主人梳髻也。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或三日一次。五日一次。月終給資若干。富貴家則專雇一人。名曰近身。卽貼身伺候者也。此中不無粲者。有師傅。有別館。其香巢多在西關。其人多從順德容奇桂洲各鄉而來。衣服之整潔。語言之尖厲。眞足令人銷魂也。

喜婆

紹興有墮民巷者。居方里。男爲樂戶。女爲喜婆。齊民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闥。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意。各遂其歡。服役之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彼此買賣。皆有契券。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爲業。

送娘子

寧波有送娘子者。與紹興之喜婆同。亦墮民也。其髻異於齊民。出行輒持傘。不問晴雨。蓋以爲標識也。衣裙皆黑色。

喜娘

蘇州之喜婆曰喜娘。齊民爲之。其職務略如喜婆。年少者爲多。大抵妝束入時。善自修飾。天足細腰。殊可人意。

粵人蓄婢

粵人蓄婢者極多。視其稍可造就而面目不甚怪醜者。多加意教之。教以烹飪刺繡。治家細務。且教之識字。卽文理不甚通順。亦必能繕錄賬目。如此乃爲上乘。俟其年長。卽售與人爲妾。價昂者自五百金至千金。次者亦必能烹飪縫紉。方爲合格。身價自二三百金至五百金。下者一二百金。舊家之中落者。每多蓄婢。俟其長而賣之。得金殊不貲也。

蘇麻喇姑

蘇麻喇姑。爲孝莊后侍女。性巧黠。國初衣冠飾物之式樣。皆其手製。聖祖幼時。賴其誨迪。手教國書。宮中甚推重之。康熙壬午始逝。以嬪禮瘞於昭陵之西側。

招姐精烹飪

袁子才家有寵婢曰招姐者。年少貌秀。服役甚勤。裁縫澣濯之外。兼精烹飪。凡

袁不時之需。先已預備。誠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其姬人方聰娘，本諳袁之嗜好。招姐更左之右之。袁常自詡其口福也。有不速之客來。摘園蔬。烹池魚。筵席可咄嗟辦。具饌供客。有絡秀風。年二十三而嫁，袁曰。鄙人口腹。被夫己氏平分強半去矣，聞者笑之。蓋袁以招姐贈劉霞裳也。

葛裙

江東某大姓以禍死。其寵姬皆挾金珠散去。一婢堅不行。婢常著葛裙。人以葛裙呼之。自言主人嘗被酒一召我。我誓報之。豪家吞其屋。葛裙奉木主臥一室。堅守。力不支。絕粒斃。豪憫之。扃此室。並其主瘞焉。曰。還汝一塊土。其事絕可傳，龔定菴曾有水龍吟一闋詠之。詞云。君家花月笙歌。葛裙那許陪宵讌。嘯如魯柱。才如買錦。空遇如班扇。蓬鬢慵裝。蛾眉怕妬。天寒誰管。算平生已矣，春風一度。恩歇絕。何曾怨。一夕倉皇家變。抱琵琶傾城都散。雍門琴碎。雀臺香燼。西陵墓遠。塊土爭還。芳魂永守。秋燐如電。憶史家杜叔敖公。千載下。今重見。

婢以護印作夫人

光緒時。江人鏡任漢黃德道。一夕。漏三下。署不戒於火。衆自睡夢中驚逸。太半索輝履弗及。一孫甫周歲。由乳媪倒抱而出。其匆遽可想。幕府某疾趨至。問印已攜出否。江惶急。不知所措。蓋印若被燬。則處分至重也。江有長公子娶於延陵者。其媵婢豔而慧。方覓印時。亭亭自衆中出。莊肅奉印而上之。黃袱宛然。江大喜。秀水錢子密尙書應溥。江之兒女姻也。方枋樞要。道署之火。印與大堂皆未燬。復爲之地。僅予薄譴。未幾。擢兩淮運使。而昔日護印之功人。始猶肅抱衾裯。繼且榮膺珈服。蓋都轉久虛嫡室。至是竟敵體中閫矣。後數舉丈夫子。皆成立。所生女。亦作嬪名門。揚人士作護印緣院本張其事。謂夫人以護印得夫人。非尋常護印夫人比。夫人性慷慨。樂施予。御下以寬。而內政殊井井。持滿戒溢。絕無驕奢侈靡之習。亦難能也。

桂林某大家有慧婢

廣右人呼婢曰蕉葉。殆有所本。桂林某大家有一婢。絕慧。一日。主人與客談次。偶及植物之葉。謂何者最大。客未對。婢適擎茶至。儳言曰。蕉葉最大。竟無以難

之。此呼婢曰蕉葉之所由始也。

清稗類鈔

盜賊類目錄

	頁
盜賊橫行	一
某乙先盜而後賊	一
盜賊充斥	三
盜有徒爲賊	三
上海多盜而少賊	五
趁火打刦	六
擄人勒贖	六
擄船勒贖	六
盜有把風	六
土國寶以盜投誠	七
蘇盜打糧	七
老爪掘坎瘞行旅	七
李笠翁盜庫金	八
盜冒太守名到任	一〇
黠盜取汪山樵玉龜	一一
漳州守爲盜	一二
郁雙蓄靈貓以爲助	一三
菱塘海盜	一七
盜覘李晴山行篋	一八
東南海上多盜	一八
勒保鋼表被盜	一八
盜善走	一九
搶米爲臨時之盜	一九
張保以盜緝盜	二〇
張忠武少曾爲盜	二〇
盜爲蛇所逐	二二
盜割婢臂	二二
盜刦御賜貂馬褂	二三
昌平女僕通盜	二三
濟寧女傭通盜	二五
子刦父	二六
浙東有盜藪	二八
夫婦爲盜	二八

曹州之盜有黑店　二九
拉疙疸　三〇
盜爲子延師　三〇
竇開山盜婦女　三三
茹某刼山西黃氏　三四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　三五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　三六
蘭因爲女盜　三八
新嫁娘作盜　三八
王二李善以盜除盜　四〇
豫西刀匪之多　四二
盜誘伶爲子　四三
米禾登　四四
礟船中人爲盜　四四
楊某盜人之盜　四五
浮梁黑店　四七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　四七
某二爺擄人　四九
康八康九兄弟爲盜　五〇
鬍匪　五一
黃四癩王　五四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　五五
唐殿榮專刼俄人　五五
棒客　五七
虬髯客經手無所失　五八
沈坦若遇虬髯　五九
盜有法水　五九
盜匿藩署　六一
兩粵盜風之熾　六一
粵盜之借路　六二
飛天蜘蛛　六三
粵盜之收水打單　六三
盜許保護佛山　六四
粵盜打單於某當道　六五
粵盜向某鎭軍打單　六五
粵盜縛主人而要之送　六六

九龍山之盜　六六
吳川多海盜　六七
焦四以盜墓致富　六七
莊芋爲美人所困　六八
黃蕭養中礮箭而殞　六九
黃八子避重就輕　六九
胡大拒捕　七一
隸因謎獲盜　七二
小德盜珠寶　七三
盜劫香港銀行　七四
盜報仇　七四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　七五
抖路　七五
硬爬　七六
陳老三劫某藩司　七六
以假兇器行劫　七九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　七九
冒爲郵差以行劫　八〇
冒爲人夫以劫衣　八〇
馮少村皮篋爲盜所奪　八〇
盜棺　八一
臺灣生番劫人　八一
九股苗喜爲盜　八二
番盜慘僇漢人　八二
廣南夷人爲盜　八二
某盜臨刑書聯　八三
賊之類別　八三
某乙再作賊致富　八五
賊栽贓　八六
賈五竊寶石頂　八六
胠篋者摑某生頰　八八
竊牛賊爲犬所捕　八八
賊以翦綹術懾盜　八九
小李伺書生　九〇
盲賊　九一
賊爲舟中老人所欺　九三

刀客竊印　九四
呂二改行致富　九五
曾文正有珠被竊　九六
鑪坑內有賊自首　九七
文淵閣書被竊　九八
太和門庫物被竊　九八
庫丁竊銀　九八
賊竊國璽　九九
李某遇鐵算盤　一〇〇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　一〇一
竊銀角　一〇二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　一〇三
竊箱籠及木器　一〇三
竊首飾　一〇三
竊驢之狡　一〇四
賊聞僧吟詩而退　一〇五
掱手　一〇五
垂髫女為掱手　一〇五
竊玉搬指　一〇六
江輪竊履之賊　一〇七
竊賊易裝以惑人　一〇七
飛賊　一〇八
焚悶香以行竊　一〇九
鄰人穴牆以行竊　一〇九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盜賊類

盜賊橫行

凡財物所有權之在人者而我取之也。以強力行之者爲盜。其得之也曰搶。以詭計行之者爲賊。其得之也曰竊。然亦有謂盜爲賊者。馬賊是也。亦有謂賊爲盜者。盜猶言取也。吾國盜賊多於他國。久爲外人所詬病。致謚之曰盜賊國。晚近以來。四海承平已歷數十年之久。生齒日繁。生計日絀。遂至盜賊橫行。明火執杖之徒。鼠竊狗偷之輩。幾已所在皆是矣。

某乙先盜而後賊

淄川有貧民某乙者。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潛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孑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

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來。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也。次日而復往。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疲。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矚。汝奩具悉在櫝。忘扃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內。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櫝。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囓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媼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扃啟櫝。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

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與妻同居。不執白梃矣。

盜賊充斤

光緒時。浙人某觀察被命爲駐日本公使。時恭忠親王當國。某摳衣入謁。偶談時事。謂現在盜賊充斤。王不解。後始悟斤字爲斥字之訛。翌日。至總理衙門。謂須更換。羣詢其故。恭王謂日本爲同文之國。某誕妄若此。恐貽笑柄。重爲我國之羞也。旋經旁坐者竭力解圍。始已。

盜有徒爲賊

刼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爲盜於齊民家。而爲盜盜之盜。其行盜也。必伺羣盜之出發。或襲其巢。或要於路。出百計以刼盜所刼之財。謂爲盜。則所獲爲贓。謂爲非盜。則所爲實盜。官無律可引。盜無力可制。皆強黠者爲之也。

興化沈慶齡廣文暮年燕居。輒喜問米鹽瑣屑。適家有慶事。賓散。偕僕掩門戶。以燭灼之。懼有野犬留廚下。不料炊草中一物蜷伏。以足蹴之。則起而跪陳。乃

一五十許人。知是偸兒也。詰之。則爲著名積盜。行劫於五百里之遠近。巢穴在海子池茅屋中。人咸呼爲老漢。沈以其憨老可憫。不之叱責。惠以銅錢數千。使之改行爲善。以保殘年。老漢叩謝而去。

未幾。老漢以小資本作走販。日積月計。稱小康。門下賊徒纍纍。皆覬覦之。而莫之敢發。有樊川產之劉阿七者。老漢之徒也。夜入老漢室。冀傾其篋。漏三下。老漢臥矣。少頃。忽促其婦起。燃燈檢門戶曰。今夕當有兒輩來作祟也。婦怨爲見鬼。不得已。索之。絮聒而入。老漢怒起而親檢之。果大索不得。沈思良久。忽指盛水缸而詈曰。小孽障必在此。黠驢之技止此耶。速出。毋自斃。語甫訖。果一人破水出。阿七也。蓋阿七聞老漢睡夢中言。知難苟免。因潛身缸水中。以瓢掩其頂。以蘆管透其氣。冀或避面也。老漢見阿七出。微笑而責之曰。小孩子膽壯。智略亦高。特與老夫惡作劇。未免班門弄斧矣。今姑與爾約。爾能盜我尺寸縑。當予以百金。否則毋自貽醜也。阿七惶恐去。未一月。阿七之母攜幼孫哭於老漢之門云。孽子自得罪後。歸家懊喪。竟於前夜自縊死。乞賞粒米。得延命。誓世世不

忘老漢疑其詐。密使人往探之。果有薄棺厝破屋中。當惠以米五升錢一千。俾老幼分攜而去。旋歸。謂其婦曰。阿七死。我安枕矣。由是老漢遂不防阿七。越月。老漢家忽被竊。而賊來無迹。因具訴於縣。便道訪舊同事者助緝。適由阿七家過。問之鄰右。云。今晨阿七攜母歸樊川矣。老漢頓足大呼曰。我爲阿七賣矣。我爲阿七賣矣。卽歸與婦言。裝束赴樊川。訪三月。卒莫見阿七面。是非趕蛋中之聖手耶。

上海多盜而少賊

上海多盜而少賊。通衢大道。商店民居。皆羣盜臨存之所。盜之多。始於光緒之中葉。而蔓延於宣統時。租界警政尙修。俗所謂巡捕者。巡士也。有時植立於馬路之中。有時巡邏於永巷之內。一二鼠偸狗竊者流。自能見而卻步。若夫盜則雖非明火。亦皆執仗。成羣結伴。攜槍帶刀。巡捕懾於其黨之衆。械之利。早已望望然去之。以是益肆無忌憚。出沒自如。而日益橫行矣。推原其故。蓋裁兵逃匪時而集合。時而解散。生計所迫之故也。

趁火打劫

有所謂趁火打劫者。臨時之盜也。遇有人家失火。即約一二件侶。飛奔入內。見物即取。或持之或負之或扛之。主人加以訶斥。則曰。將爲汝寄頓於吾家也。蓋倉猝起意。利人之危而乘之耳。

擄人勒贖

擄人勒贖之事。初惟廣東爲甚。繼而東三省之馬賊尤而效之。後且及於江浙。宣統時。上海亦有此風。雖人煙稠密。探捕林立。不顧也。限滿不贖。則被擄者之生命不保矣。

擄船勒贖

水盜之猖獗者。當之者財物被奪。固無幸矣。且或擄其船舶以候贖。非予重金。不還也。

盜有把風

盜之行劫也。必先探其地之富室爲誰。既確知其居室之所在。乃始結黨而趨

之慮其家中人之出而呼號或有兵警往捕也則以數人守其宅之前後左右。曰把風。

土國寶以盜投誠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國初歸降。洪文襄公承疇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縉紳故老。咸被其害。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爲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盡調其兵馬糧餉赴江寧。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乃與其婦同縊死於鐘樓。

蘇盜打糧

國初羣盜蜂起。太湖有赤脚張三毛二沈泮柏相甫扒平大王等。盤踞澱山長，白蕩澄湖。白晝搶劫。名曰打糧。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擒匿盜穴。勒千金萬金以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煙薰眼等刑。且自投刺謁巨室。曰貸餉。不允。則夜必燒劫。貧人獻新者或邀厚賞。故衆多歸之。流毒數十年。始剿滅。

老爪掘坎瘞行旅

康熙時。定州有盜號老爪者。其黨大抵皆畿內河北人。佯具行李爲商賈或仕宦狀。與行旅之人同行且宿。漸親密。輒誘之於雞未鳴時起行。別遣徒衆於前途二三里許。掘坎以待。至其地。則皆縊殺而瘞之。不留一人。劫其裝去。無可蹤跡。車夫亦多其黨也。

李笠翁盜庫金

康熙時。有李笠翁者。名漁。薄負文采。游京師。名動公卿。其爲盜。人不盡知也。有江陰章老人者嘗述其高祖鎭兗州。曾祖隨宦焉。時滿洲某以帝室懿親撫山東。邀李主章奏。李風流自賞。暇輒挾諸大僚子弟。載酒大明湖。徜徉嘯傲。裘馬翩翩。大率少年選事者。時承平未久。大臣子弟例習武。備干城選。不論將家子矣。予曾祖以總兵子廁於其間。擊劍超距。靡所不爲。而李文士也。從容諸人間。時強拉與戲。顚仆之以爲笑樂。李被顚。起或詼諧自調。色不怍。故諸人樂與之遊。絕不覺其有武勇也。一日。謂諸人曰。歷下風土。諸公子當倦游覽矣。南朝景物。秀絕人寰。廣陵癃靡麗。爲三吳冠。盍買舟作廣陵游乎。諸公子喜。載數畫舫。

聯檣南下。抵廣陵。至則繫舟數月。興闌欲歸。行解維矣。李忽置酒徧拜諸人曰。漁辱從諸公子游已久。今有急。未識諸公子肯援手乎。諸人笑扶李起曰。先生屬尊。何必爾。敢不惟命。李起曰。吾頃需金數萬。無所措。諸人聞數鉅。有難色。須臾。李又曰。諸公子固不能相假。吾知運司庫金銀。無慮千萬。視戔戔者。不啻九牛一毫。於國帑無大損。諸公子材武。盍助漁取之。諸人相顧駭愕。不敢應。李憤。作色脅諸人曰。諸公子必不相援。漁能自取之。明晨。捨少金諸公子舟他遁。禍嫁諸公子矣。事發。累尊公。禍必不輕。諸公子即能自白。恐不免比匪之罪。能行。必無禍。諸人不得已。應之。李曰。信乎。曰。信。李呼舟人曰。止酒。俟奏凱還。飲至。爲諸公子策勳。未晚也。舟人讙應如雷。諸人益驚。乃知舟人皆李黨。李起。取佩刀。指諸公子曰。此行無爭鬭。不必人人持械。漁操刀爲諸公子衞。諸公子速隨漁登。語畢。巨躍如飛。先登岸。諸人隨之。疾趨登運庫屋。揭瓦斬樑。驅諸人探身下。盜金。自操刀。踞屋頂瞭望。備有變。既。諸人以次負金出。驅諸人先行。而自殿後。抵舟。命舟人揚帆。

時酒尙温也。李酌酒。飲諸人曰。諸公子身下盜庫金。而漁居屋頂瞭。事發。不必首漁而從諸公子也。諸公子幸好自愛。諸人默然。歸。乃不敢與李嘔。然亦勿敢聲。亦不知其多金果何所用也。

盜冒太守名到任

康熙甲辰。池州守郭某領憑赴任。中途被盜劫。眷六十餘。皆殲焉。惟妻及幼子得生。盜竟掩爲己之妻子矣。既得憑。即揚揚至任。謁上臺。爲政精明。人咸愛重之。惟所徵錢糧。久不起解。上臺詰之。謂錢糧重事。必親解。不能數往來。俟數足。當賫至。如不信。遣吏按驗可也。按之庫。果纍纍。上臺大喜。

未幾而郭之鄉人有往探郭者。每一人至。則迎入潛殺之。無得出。其鄉人在家者疑之。郭之妻兄乃往探。至。適守出行。遇之於途。則見輿中人非郭。大駭。即飾爲丐狀。詣府署曰。吾千里流落至此。府署日需水。願供此以餬口。迺擔水至內衙。見其妹。妹搖手使勿言。後日再進。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出視。則知郭已爲盜殺。盜三十餘人咸在署。乃密控縣官及上臺。上臺以人多。非可猝擒。闞其人

多精算迺陽謂之曰各縣錢糧未明聞汝署中人多能可爲我分其勞乎曰可於是每縣遣二人行而密告其縣令各將此二人下之獄迺以他事召僞守至即縛之鞫得實庫金凡八萬兩滿十一月即思逸去矣

黠盜取汪山樵玉龜

康熙時蘇州汪山樵官陝西興平縣腰際嘗佩一玉龜玉不甚白微帶紫紅色龜目爲二黑點所琢成腹下斑斑數團作龜甲狀不甚大縱一寸三四分橫可寸許某日驗尸至鄉夜宿民家夢一衣緋衣者拜手而進云是張昌宗此玉龜乃則天皇后寵幸時所賜嘗命其子死後以此殉葬乃頭方落而其子已私質三千金於某平章如此不肖使我尋覓至今今旣覓得原物應歸主人遂伸臂解山樵腰間玉龜持之復三拜手而出及醒視腰際玉龜已不翼而飛矣而相對言語聲息形狀猶宛然在目也山樵至輟食三日復嗟悼者久之或謂山樵曰君所夢非夢實人也陝中劍客甚多爲盜者亦不少惟劫官不劫民家劫豪富不劫小康君之所遇其亦此類假託張昌宗已露破綻豈有爲鬼

而尙戀戀一玉龜。亦豈有自唐歷五代宋元明諸朝。尋覓不得。而乃於七八百年後尋得之理乎。其初進時。履屋瓦如平地。寂無聲息。而不使有一瓦碎。故隨從諸役。俱不聞焉。其旣進後。用異術使君不知不覺如入夢然。即今之催眠術然後自託古人盜取君物。不然。君必根究也。山樵聞之。悵然若失。

漳州守爲盜

康熙時。福建龍溪縣有富室。屢失珠玉重物。案久不破。官嚴比。捕役患之。邀精幹者數人分途緝捕。且託大戶爲邏察之。某夕。漏三下。忽有持燈而來者。衣短黑衣。外罩一藍色袍。過一井。以燈懸之井中。覆以袍。役於暗處躡其後。至高墉下。飛騰而上。未幾。負一小匣出。跡之。從漳州守郡廨後垣躍入。捕飛一刀擊之。不中。擲一磚。中額。捕不敢入。命諸役環守之。天明不出。密白大令。請於晨將府中胥徒雜役一一點名。有無傷額者。謁守。守辭以疾。令自言稍知岐黃。請入內視脈。不得已見之。兩手脈無恙。惟以烏紗帕裹額。微有血痕。問之。曰頭風。令大疑。亟白上臺。備述其狀。使兵役圍署搜之。得眞贓。招失主認領。撫軍奏聞。上大

駭曰。知府中有若輩乎。飭會制軍嚴訊。始知其先爲積猾。得巨金援例部選也。訊其既爲官。何復爾爾。曰故智復萌。情不自禁。所謂經營長物無饜足也。遂從重置法。

郁雙蓄靈獼以爲助

雍正時。濟南有大盜曰郁雙。積案纍纍。官吏莫能捕。徒黨甚衆。凡在其門下者。盜掠所得。輒自取十之七。而以三獻郁。以是所蓄數十萬矣。某年。爲郁七十壽辰。先十日柬邀其侶至。並言春秋已高。自是不復再作殺人越貨之事。將以飲宴而與諸君別。屆時務須賁臨。苟不如約者。誓與諸君共棄之江湖後進。既畏郁之威名。而又不敢拂其意。及期。果盈庭濟濟。劍戟相望。筵宴至八十餘席。皆虎頭燕頷之偉丈夫也。循班次列坐。末席則一巨猴。赤面金睛。體高約三四尺。毛色絳黑。酬酢悉如人。惟其頂光滑。儼如僧之新剃度者。兩耳無一存。望之若黝洞然。座客咸詫之。相與耳語。樂既作。水陸雜陳。少頃。止樂。郁舉爵而笑。掀髯謂客曰。狂飲寡歡。不可無下酒物。然吾輩又不欲效文人墨客苦思酒令無已。

其與諸君各述平時武勇及所經歷。有異常勞績能人所不能者。相與各浮一大白以賀。何如。衆曰。諾。乃各依次而敍述焉。

至猴。猴不能語。然頗解人意。目四顧。若有所陳。郁遂指猴示諸客曰。猴乎。吾之俠友而又功臣也。在理。吾不能昧其勳烈。今吾已洗手。吾僅有一女。已適人。更無有塵事足擾吾心。今後。吾惟攜吾俠友入山耳。俠友曰靈獮。幼年得之於粵東。吾素喜拳棒。嘗從名師游。凡師之所授。吾過時輒不復記憶。獮在吾身側。慧心敏腕。一見遂領略。而吾轉受業於獮。如是者數年。余稍稍從諸前輩習爲剽掠。凡遇富室。重門洞闢。牆檐有高至丈餘者。獮輒竄身而上。疾如飛隼。既入其家。凡窗戶。一一解其鎖鍵。吾輩乃持刀直入。吾間出他郡。一時腰橐既罄。或攜之。賣技於廣場。食宿之資。咸取給於是。人以吾爲演猴戲而已。初不疑吾爲盜。有時安居旅館。夜深。卽遣獮出。獵取黃白。獮不俟吾指揮。破曉歸來。則手握金銀而口銜珠寶。脫口出之。其光芒射人目。獮初不分吾顆粒。吾饋以果酒。則跳躍大樂。既飽。乃與吾抵足而寢。雖寒冬。膩然溫如爐火。由是吾與獮日益親。而

余之有俠友。亦爲路人所知。遂有捕役日伺吾之蹤跡者。一日。道過保定。吾攜獮行於曠野。北風怒吼。雪花如掌。積尺餘。幸余與獮身軀偉健。然亦幾沒脛骨矣。余撫獮。坐地而大慟。幸同伴已舁牀至。余臥其上。並有二人各扶獮。相與馳入山谷。獮休息旬日。始復常態。余亦漸痊。同伴告余。謂某日雪夜。衆方擁爐圍坐。忽見獮坌息而至。狀極倉遽。獮苦不能語。見余輩。惟指手作勢。遂從之行。得見古寺。乃分道刺探。始稍稍聞人傳言。謂捕得巨盜某某。將就戮。計無所施。愁苦終日。後念獮能潛身入獄。於是相約在獄外靜待。余聞而大感。由是與獮益有骨肉之感焉。

方郁述獮事時。四座咸寂然。及聞獮風雪逃災黑夜劫獄事。有泣下者。郁亦不覺以手掠鬚。潸然墮淚。獮則連引數觥。婆娑起舞。衆亦爭舉大杯以賀之。

郁又續言曰。吾適所述。猶人所能爲者。未足以盡獮之異績也。不見其頭顱之濯濯乎。此其事更有足使諸君讚歎者。曩時。聖祖登極。青宮衆多。各懷異志。諸皇子咸蓄有奇人異士。門戶既分。黨爭遂起。某皇子得海外某國貢奇珠一。其

貴重罕與倫比。什襲珍藏。有愛姬岫雲者。鍾愛異於他妃。乃以此珠賜之。岫雲因獲此珠。恐有覬覦之者。亦多所防備。其侍女咸解武事。某年。吾同黨大會於九華山。因議及是珠。謂有人能取之者。當集貲爲壽。且舉之爲魁。顧贊成者雖多。至欲實行入宮。則相與瞠目而視。不敢冒此大險。遂亦一笑而罷。獼彼時亦聞是語。乃乘吾不備。飄然而去。吾大驚訝。謂相處十餘年。仍背吾他適。初不疑其負有盜珠之志也。吾用是鬱鬱成疾。困頓牀席者十有餘日。吾同伴及諸弟子率來視吾疾。門限爲穿。一日。方共集於吾室。乃獼忽破窗直入。然其形狀殊不類乎昔。血溢額際。痂厚結如錢。余驟見獼。大喜。病若失。趿履下牀。見狀大驚。獼見吾。忽探頰嗛出大珠。時日甫西匿。室黑未及秉燭。而是珠光芒乃鑒人毛髮。諸友咸在。見而駭絕。始悟其被創之由。實爲盜珠也。獼不能述盜時情事。吾後從他人得聞之。謂岫雲藏珠之所。雖所親。無知之者。獼入宮。乘夜破扉。傾箱倒篋。岫雲大呼。侍婢盡起。爭持刃逐獼。獼遁去。岫雲恐獼爲盜珠而來。防範益嚴。慮藏珠之所爲獼偵察。乃白皇子。延俠士入宮。已則抱珠於懷。終夕列炬。衆

目共監視此珠。意獼雖狡。當不容獵取。如是者凡七晝夜。是夜。獼忽取一巨爆。從檐角燃之。其聲震瓦。衆知有變。咸出宮偵視。已躍入岫雲之懷。奪珠入手。岫雲驚號。獼又竄出窗外。俠客急飛劍馳逐。獼見白光。知爲勁敵。急吞珠入口。且馳且避。而白光盤繞頂際不已。宮有圊。乃不顧汚穢。藏其中。白光遽斂。此時露一項於外。遂被創。乃折而返。出浴於御溝。沿城而行。亦無覺察之者。大功於是告成。而宮人諱言其事。亦不敢大索賊。

郁言甫畢。諸客咸擊掌稱善。爭視獼。獼意益得。郁又曰。吾得此珠。終無所用。欲售之。而當世無人肯出巨貲者。余乃捨此珠於嵩山白鶴觀。觀中有塔。巍然高出雲表。遂安此珠於塔頂焉。

菱塘海盜

番禺之菱塘。凡十數村。其村民以盜爲業。盜於海。所乘之船。曰多槳船。槳有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晝。遙望客舟如黑豆許。則聽之。大如鴨。則必爲所追。至則以鐵鈎拽其船。乃持刀仗往劫。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

資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爲所劫。

盜覷李晴山行篋

江都李晴山名道南。乾隆朝進士也。某年春。將赴禮部試。苦治裝無具。乃以居屋出鬻。得五十金。爲路資。行李猥狽。有從者肩二篋隨於其後。甚重。宿臨淄道中。有盜私伺之。耳語曰。若者僘甚。非紿我乎。視其篋。疑必有藏金也。晴山聞之。故啟其篋。皆破碎經史。硃圈墨跡。無一完善本。盜相顧。歎息而去。

東南海上多盜

嘉慶初。東南海上多盜。曰鳳尾幫。曰水澳幫。曰蔡牽幫。閩盜也。曰箬橫小幫。浙盜也。曰朱濆幫。粵盜也。續出者。有黃葵幫及和尚秋等小盜。則皆閩粵間人。

勒保鋼表被盜

嘉慶時。川督勒保頗黷貨。嘗督師剿川楚教匪。久而無功。其後內調入閣。瀕行。輜重無算。時海禁未開。各國之商船未至。計時之鐘表。罕有輸入。勒有鋼表一。愛之甚。佩諸身。時羣盜如毛。途次。忽被盜。牕戶如故。而囊槖半空。並所寶鋼表

亦失之。邏卒無一覺者。勒以失表。大怒。嚴檄地方官勒限破獲。一夜。方伏枕假寐。忽微風掠面。驚起視之。一人作健兒裝。半跪榻前而言曰。中堂安。繼而曰。中堂之物。實某取之。中堂所得皆不義財。某代取之。所以爲中堂弭罪孽也。中堂乃復窮究。枉及無辜。將更取中堂之首矣。遂以表擲之榻。曰。姑以此物還中堂。餘不可得矣。言已。一躍上屋而逝。勒大驚。翌日。面諭所司。令不復究。

盜善走

姑蘇閶門內有巨室。嘉慶丁巳。中秋之夕。忽有三盜至。皆執凶器。家奴畢集。見其蹲伏屋脊。因鳴金聚衆。三盜驚走。一以腹貼瓦。如蛇之遊。迅速無比。一以手代足。倒身而行。亦甚捷。一則縱身跳躍。簷瓦無聲。時觀者若鯽。鎗棍齊舉。僅得捕其跳躍者。俄仍被脫。越日。則下塘某質肆之銀房被劫一空矣。

搶米爲臨時之盜

嘉慶甲子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不能蒔秧。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

羣。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

張保以盜緝盜

閩浙海盜之與蔡牽同時者有張保。甚猖獗。官軍出征。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姚石甫觀察瑩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寬厚至矣。再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爲濫。有罪則謫降不爲苛。保卒以此奔走海上而死。

張忠武少曾爲盜

張忠武公國樑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卒以身殉。

忠武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跅弛不羈。年十五。之粤西。從其叔學賈。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

蔬賤。不可。盜魁欲拔之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忠武爲老幺幺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盜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忠武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慴伏不動。遂獲全勝。乃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盜推忠武爲魁。忠武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資本。官民之旅費。既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忠武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又獲大捷。然兵吏之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謂苟蒙赦宥。願效死。及粵寇洪秀全起於金田。遺黨招之。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忠武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佯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差遣。由此。

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忠武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也。

盜爲蛇所逐

雁蕩有寺。多田。每歲穫已。海盜輒來殺人劫糧去。以是僧莫敢居。道光初。有僧攜一徒。言自峨嵋山來。居之不疑。盜初以爲有術也。繼審爲無。復肆劫焉。且刃傷僧足。僧仍不去。寺後有眢井。僧無事輒窺之。投食其中。居三年。盜凡五至。一夕。盜又至。掠甫竟。僧蹙口作聲。忽大小蛇麕至。勢若風雨。巨者如楹如棟。小者如臂如指。四面圍繞。盜揮以刃。雖傷數頭。莫之止也。頃刻。周其身如縛。僧笑曰。知罪否。盜叩頭乞哀。僧復長嘯。蛇遽釋之。盜踉蹌下山。不敢復至。他日。村人過寺。僧使視眢井。蜿蜒者充塞其中。素所畜也。因呼爲蛇和尚。於是鳩工庀材。卽以寺產修寺。不一載。頓復舊觀。後之住持者。猶能傳其弄蛇之技也。

盜割婢臂

咸豐初。江蘇有進士某選授閩省某縣令。挈眷赴任。一日。舟抵某處。忽盜艇四集。蜂擁登舟。刀光閃爍。人語喧嘩。矚其魁。則一翩翩少年也。貌甚美。揮衆將肆劫。忽問主人爲誰。某方悚惕伏艙陬。噤不敢應。僕從中有膽壯者告之。盜曰。是某年伯耶。幾驚長者。戒其侶毋擾。又曰。既爲某年伯。婢中有巧奴者何在。僕乃指巧奴。盜曳令前。掣其素腕。用利刃割臂肉少許。置掌中。若甚珍重。急出白色藥敷傷處。慰之曰。毋恐。卽愈也。握肉出艙。致聲孟浪。率衆揚帆去。他物一無所動。某與僕皆不識盜。問巧奴。亦不知。視割處傷痕漸斂。洵良藥也。相與駭歎久之。終莫得其故。

盜劫御賜貂馬褂

咸豐甲寅十二月。文宗賜曾文正公國藩以御用黃裏貂馬褂。頒到之翌日。有盜以小舟夜劫文正座船。取其褂而去。文正噤不敢言。

昌平女僕通盜

京師某巨室雄於貲。傭一僕婦。爲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主婦頗委任之。

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爲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旣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囁嚅不欲言。盜舉刃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旣已。意猶未足。復以刃脅之。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惟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言未必盡實。今姑留餘地。乃呼嘯而去。盜旣去。主母深感此婦。慰謝之。而婦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爲盜所劫。何盡情洩露。當皇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卽云驚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臥車中。出齊化門。卽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卽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夜半。奪門而進。則婦方與衆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律。

濟寧女傭通盜

江淮間有王某者。以武科起家。官都司。因事削職。隱於鄉。年未及三十也。好馳馬。有馬名雪花驄者。服官時。以千金購之。日行七百里。無汗。頗寶之。雖戚友。不借乘。所居在山麓。鄰居絕少。自恃其力。不懼。久之。亦無盜患。一日。有婦來。年四十許。操濟寧音。自言孀居數載。依猶子度日。猶子無賴。時虞凍餒。願留此受傭。王以其舉止大方。不類村嫗。謀於妻。留之。婦不苟言笑。與婢僕尤睦。頗得主婦懽。工針黹。略解書算。王旋令司會計。貨財出入。咸知之。

某日黃昏時。門外人聲如沸。王疑有盜。欲出視。婦力阻。謂不宜開門揖盜。待其入而後禦。主客殊形。攻守異勢。盜可擒也。王善其說。遂止。須臾。盜壞門入。王持短棍守寢門。時妻子及婢僕皆匿迹。侍左右者。僅婦而已。盜力攻不能破。正相持間。王腰際陡痛。似有人自後襲擊者。不可支。被盜獲。盜縛其手足。橫臥於地。次及婦。婦曰。我傭也。縛我何益。主人非吝於與者。釋之。惟子所欲。盜問王所答亦如婦言。遂釋縛。令獻其所有。顧腰痛不可行。盜強之。婦曰。隨我來。毋苦主人。

盜隨婦入。傾倒筐篋。乘雪花驄呼嘯去。盜既去。婦淚流被面。謂主人受无妄災。扶登榻。爲之撫摩。主婦則匿榻下。驚魂甫定也。由是益感婦意。臥旬日。傷愈。婦欲回家視猶子。謂約半月可返。許之。

王既喪駿馬。頗抑鬱。遂如山左訪友。不遇。悵然歸。距家百里。忽大雪。無可投止。忽見林中有村落。繫於籬角之馬。方嚙芻。酷似雪花驄。迫視之。果然。乃大疑。及暮。躡茅屋潛窺之。則有暴客六七輩縱橫坐大嚼。所談皆盜馬事。屋隅有婦。似曾相識者。諦視之。傭也。急躍出。星夜馳歸。召其徒。得十餘人。各持器械至其地。破扉入。擒其四。婦則匿竈下。曳之出。俯首無辭。王謂婦曰。汝能述顛末。不罪汝。窮詰良久。始吐實。蓋婦實盜媒。擊王腰際者。則豫匿盜於室。攻其無備也。遂送有司。置之法。餘盜徒流有差。而驄已不復如前之神駿矣。

子劫父

咸同間。粵寇難作。曾文正公在籍辦團練。召募鄉勇。號湘軍。湘人王友雄者。應募從之。家有一妻一子。時友雄年甫二十餘。子僅周歲。既從軍。音書斷絕。妻茹

苦含辛。藉十指自給。撫其子。子年漸長。以貧故。無力就學。日惟與諸無賴遊。習與性成。遂流而為盜。有時駕舟湘沅間。遇孤客。則殺而取其財。母雖知之。弗能禁也。

友雄在軍久。頗著戰功。歷二十餘年。擢都司。然目不識丁。不能執筆。故絕未嘗與家人通音問。某歲將就任蘭州。自念離家三十年。妻子不知存亡。決計回家省視。將挈以赴任。摒擋行李。水陸奔馳。既抵湘。乃雇舟旋里。舟子同夥四人。皆好身手。故舟之馳行甚速。迨夜深。駛至僻處。舟子持刀入艙。乃以刀加友雄頸。友雄跪乞命。僅許全尸。四人共舁之而沉諸河。友雄諳水性。身畔尚有零錢。潛泅登岸。購易新服。沿途訪問。得抵家門。入室。妻已不能相認。為語顛末。妻大喜。問行李安在。語盜劫事。相與嗟歎不已。鄰人聞友雄得官歸。亦來一親顏色。友雄問子何往。妻告以子與無賴游。一出。恆數日不返。方絮絮道家常事。無何。有數人扛箱入室。審視。皆己被盜劫之行李也。又一中年男子亦隨之昂然入。即舟中之一人也。妻呼其名。令拜父。男子錯愕不知所為。強拜之。神色倉皇。悚息

不安。友雄明知其故。温言撫慰之。越數日。友雄遍召父老。觴之於祖祠。酒酣。出鎖鏈其子於祠。數其罪。拔刀欲殺之。衆父老爲之緩頰。子亦跪乞命。友雄曰。吾殺賊多矣。豈家中之賊。獨可宥乎。吾爲社會除一害蠹也。卒殺之。

浙東有盜藪

明戚繼光嘗云。浙江台州人悍狡而黠忍。撫之可用。與江蘇豐沛人相似。溯古例今。殆猶俄之哥薩克也。然山地生產之人。多可爲兵。亦卽多可爲盜。國初入關時。大嵐砦主名震東南。（大嵐山卽四明天台山脈之內部平坦處）咸同間。天台四明二山脈間。李鍔聚衆數萬。雁蕩括蒼二山脈間。亦多據山稱主。蓋皆浙東之盜藪也。

夫婦爲盜

義烏人恆尙勇。明戚繼光用烏傷兵。卽義烏人也。有楊固者。號穿山甲。能縮其肢幹。堅如團鐵。手足一縱。當者皆靡。甚有名於江湖間。其族兄官荷澤令。往省之。自河南走定陶。時天已向暮。見一婦人策蹇行。頗緩。固負襆。然健步直出驢前。婦人踞鞍作呻楚聲。固不之顧。又行里許。忽遇七騎。均下拜此婦人。婦人偃

蹇不爲禮。固始大異。夜宿逆旅。而七騎者及婦人咸在。轟飲甚驩。固閉戶寢。中夜。忽聞庭際有異聲。起自窗隙外窺。則見此婦人者短劍單衣。與一髯丈夫格於庭中。丈夫握長刃。皓如霜雪。而婦人短劍。兔起鶻落。髯之劍。乃不能損其毫髮。已而七人皆出。跪庭墀。求止鬬。髯怫然收劍。引馬出店而去。婦人詈曰。我自適已事。汝何涉者。乃必止我。固聞之。撟舌不下。

固侵晨起。行道中。見數賈人皆中劍創。似受劫於暴客者。問盜狀。則店中婦人及七騎也。固回憶婦人則似髯丈夫者爲其夫。諫止婦人勿劫行客。因而致鬬。顧不能卽此七騎而問。遂怏怏赴荷澤。告其兄。兄曰。是間羣盜如毛。吾烏知此雌雄者爲誰。

曹州之盜有黑店

曹州多盜。不僅出入於閙市也。且設旅舍以誘行人。同治季年。江右周平甫過其地。薄暮。投逆旅。忽聞叩門聲甚急。亟啓扉。則一美婦人。謂此爲黑店。盜所設也。室之壁有暗門。夜深必爲所算。今入陷阱矣。妾久落於此。店主覬覦妾貌。故

相留。妾思遁者數。夜當與君偕行耳。言畢。卽相將而出。盜未知也。

拉疙疸

湖北襄棗間有盜。捉人勒贖。曰拉疙疸。疙禿頭瘡也本淮南子俗作疙疸明史王疙疸已從俗書被其禍者。或於贖歸後。擇鄉里間愚而肥者。百計恫嚇。誣爲盜黨。必獻重賂以脫厄。而所得之資。或豐於所失。被盜。奇禍也。反因以爲利。人情變怪乃至此。

盜爲子延師

有黃某者。以課徒爲生。歲入脩脯。僅數十金。尚不足養妻子。某歲。歲終散學。諸生以來歲均將習賈告。黃唯唯。村去家數里。踽踽獨行。途遇一叟。卒然問曰。先生解館矣。明年有所主否。黃答曰。明歲尚未有設帳所也。叟曰。有葭莩親。欲延師課其子。如不棄。當作曹邱。可乎。黃方以失館爲憂。聞之大悅。卽曰。諾。黃與叟且語且行。絮絮詢叟居址。叟曰。至日。老夫當自來。無煩相過也。旋與黃分道而去。

黃歸。與妻子語所遇。頗欣慰。既度歲。一日。忽聞剝啄聲。啟戶視之。叟也。謂黃曰。

儆戚命迓文旌。言時。探之袖。出聘金陳於案。曰。此戔戔聘儀也。黃視之。銀百兩。大喜過望。叟請卽行。黃立命妻檢行囊。叟止之曰。無須。已爲先生備具矣。黃乃與叟相將出門。黃居故距河近。叟引黃行。至河干。有舟繫焉。邀黃共登。解纜遄發。約行三晝夜。叟曰。至矣。命舟人艤舟。偕黃登岸。行半里。則曲徑羊腸。樹林蓊翳。似入亂山中。復前里許。恍有廬舍。朱門華屋。浮漚宛然。導黃入門。升堂左折。入一門。行曲徑。似園囿。山石花草竹木。位置井井。中有屋數楹。精潔特甚。叟曰。是書室也。先生卽下榻於是。

無何。叟入內。引一少年出。向黃拜。曰。從先生受業者。是子也。起而旁立。黃視之。貌亦甚佳。珠冠繡服。類貴介子弟。略詰年歲。一一具答。少年退。則有僮以酒肴來。陳列滿案。叟肅黃上座。曰。敬備薄酒。爲先生洗塵。主人適他出。歸無定期。改日再當上謁。言畢。舉盞勸進。酒甚醇厚。肴亦精美。薄暮席散。叟告別。囑僮侍茶水。黃獨坐。頗疲倦。展衾就臥。則衾褥皆温軟無比。次日。叟引少年來。出書。請先生句讀。視之。則三國演義水滸傳各一部。又俠義諸書數十册。固無所謂帖括

及詩古文辭者。更何論及經傳。黃訝甚。詰叟。叟曰。先生毋疑。若曹無志科名。但能識字義。明大理。稍習世事。足矣。故無用經傳詩文爲也。叟退。循例授課。自是。書室中除叟時至與僮供呼喚外。絕無一他人來。而飲食均甚精美。少年甚聰穎。講解輒了悟。黃頗愛之。暇時詢以家世。則祕不告。或問僮。亦以不知對。黃居久之。主人卒未歸。僅於紙隙簾罅間。髣髴見一偉丈夫服御擬王者。不知爲何許人也。値歲暮。盛筵款黃。叟及少年與焉。乃召優伶以樂侑食。首演盜御馬。扮竇爾東者。奕奕有神。白口道至排道送天霸。振衣抖擻。部下健兒。奉命維謹。少年覩此。亦眉飛色舞。鼓掌稱善。叟捧戲單請黃點一齣。黃以座客好觀武劇。乃點白水灘以迎合之。有頃。青面虎出幕。猙獰狂呼。手加銬鐐。少年已有不豫色。至戰敗被僇。少年爲之掩泣。且失聲曰。阿爹休矣。叟急亂以他語。黃知其異。且畏禍及。劇既終。乃乘間遁。走十餘里。鈴聲漸緊。輕騎飛來。一壯士下馬。稱奉主人命。敬送先生。持一函。啓而視之。書云。山居簡陋。辱設絳帳。淹留期年。以未謀面爲憾。倉卒束裝。不告而去。豈有所開罪耶。方今舉世滔滔。竊國者侯。彼

以民物自任者。大都有挾以求。弱者迹類胠篋穿窬。強者直是殺人行劫。先生轉不之怪。而獨視敝廬如針氈。何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差幸豚兒受教以來。賴先生講解明晰。於有關實用各書。頗已領會。志氣亦極軒昂。毫無猥瑣態。僕之受賜多矣。敬贐白金五百。藉慰教勤。下署名心具。黃閱竟亦不知所云。亟稱謝袖金而返。後復沿舊途覓初地。憶叢篝中有小洞。即前所匍匐而出者。視之。則洞口已塞。新砌泥痕。尚歷歷可辨也。

竇開山盜婦女

竇開山。乳名爾敦。一曰二東。兄大東。皆獻縣劇盜。能舞鎗。使人對面放鏢。十鏢齊發。爾敦能以鎗鋒抵鏢鋒。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雙刀。尤壓倒儕輩。嘗劫一巨室。官捕之急。偵得其所在。往跡之。爾敦持雙刀閃舞而前。捕卒未見其人。但若有白練一尺。旋行而過。遙望之。隱隱然猶在目。不知其已遠颺數十里外矣。捕卒等視所騎馬二十五匹。其尾尖俱截去尺許。始恍然歎其藝之精。非所敵也。

爾敦每於夜半入人家。持刀直奔寢室。老少婦女。俱遭奸汚。其尤麗者。必背負被褥。挾之越重牆而去。黎明。仍挾之以送至原地。凡被汚者不敢言。否則次夜仍越牆挾之去。不復送回。蓋懼惡跡之遠揚也。以故婦女輩凡於夜中見其來。俱呼曰竇師父。則金珠飾物。厚有所餽。爾敦恃其技。橫行阜城肅寧交河吳橋諸縣。官知之。不能捕也。

茹某劫山西黃氏

茹某。汴人。少習擊刺。輒能離地躍數丈。因有賽時遷之稱。飛簷走壁。取物如探囊。從不破案。聞山西多富室。黃氏與尉遲氏尤著。乃裹糧而往。月餘至黃家。有寨。其外如小城。垣甚峻。堞樓三四。邏者十數。居宅數百間。迴廊曲逕。極富麗。庫有七。高其閈閎。及夜。先登半里許關帝廟之華表柱。瞭之。知其大概。次夕。越垣入。庫門有銀堆二十餘。審之。殆各重千斤。白光耀目。卽世所稱之沒奈何也。庫中東西置大鐵櫃。高與人齊。長丈餘。寬五尺許。前後門啓不閉。寂無守者。心異之。思遠道而來。不獲珍寶。虛此一行。至第七庫。則西廂有微鼾聲。撥門入。陳設

雅潔有榻懸紗帳。搴視之。則所臥之女郎驚而覺。啓帳由後下。聞錚鏦聲。急奔。女郎尾之。甫至庫門。欲踰出。突有飛叉中肩。創甚。隨叉而倒。女郎曰。昧死強徒。外庫不少金銀。敢入人閨闥耶。不得已。乞命。曰。初次姑宥。再來不赦。女郎因給以藥。使敷傷處。痛旋止。復踰重垣而出。狼狽回里。遂改業焉。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

光緒初。台州巨盜黃金滿嘯聚北岸之桐樹坑。專與官軍爲難。温台間人呼之曰金滿大王。省吏嚴飭温台二郡文武合剿。金滿不能拒。遁入海。水師蹤之。金滿乃率其悍黨四十人。走樂清灣。迷失道。至雁蕩東外谷之石梁峒。止焉。石梁峒位於謝公嶺之北方。廣三十餘丈。峒口一石。橫亙若懸梁然。因以得名。峒前一徑。通大道。築牆極堅。有一人當關萬夫莫入之概。自餘三面。皆峭壁嵯峨。無去路。能進而不能出。絕地也。金滿既抵石梁。詢之洞中人。始知距樂清黃巖等處皆甚近。急議遷地。而台温標營已得報。追至。密圍洞下。逾二日夜。時火器入吾國未久。而金滿所攜之槍。皆毛瑟利明登之類。極快利。官兵數逾千人。

畏其槍械。不敢逼。至第三日。拂曉。山多霧。金滿得間。率衆竄出。越謝公嶺。至東內谷碧霄洞早餐。上南坑。向永嘉而遁。將所攜衣物金錢反途散棄。以迷官軍之追襲。及圍軍察覺。金滿離石梁已逾三時矣。

金滿飛行絕跡。來去如風。一日。某守赴聖廟拈香。見大成殿上新懸一額。字大於斗。其署款則黃金滿也。而窗櫺塵封如故。不知其何自來。而何自去也。一城爲之大駭。

金滿常年借宿人家。使其徒黨爇香寸許。握之於手。徒黨有倦而思臥者。火灼其膚。以是終夜戒嚴。得不爲捕者所算。

浙撫陳士杰辦理金滿一事。遷延不獲。兩奉嚴旨。懼無所出。乃以重賄得調山東。劉秉璋繼其任。又不能獲。乃勉以招撫了結。時盛伯羲祭酒昱方官侍讀。劾其將爲楊嗣昌。嚴旨督責。劉乃奏覆。願以身保其不反。後爲彭剛直公玉麟所撫。癸未冬。調金滿赴廣東。隨營效力。遂官至參將銜守備。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

紅姑娘女盜也。出沒於山東河南間。周某者。江南人。光緒初。以應禮部試。過河南。投宿彰德境之某旅店。下車而散步。河南地平坦。居民多種麥。時麥苗方盛。一女子提竹筐以行。著淡紅衫。風致翩然。周視久之。尾行三四里。暮矣。女回首問曰。日暮矣。將往何許。周漫應之曰。往劉家莊。迷途矣。敢問。蓋實無其地也。女曰。劉家莊耶。問此人可矣。遽以筐中布裹與之。發視之。人頭也。大驚。不知所措。而女已逝。急擲而遁。則已忘其逆旅之所在。至夜半。不得宿處。匿破屋竟夜。明日。周遇樵者。問以途。始得返。昨夜所遇。不敢告人。而猶惴惴畏禍。入室。門未啓。行囊已失。怒詰主人。主人曰。不可返也。君不聞紅姑娘乎。其劫人財物也。不必破扉。卽殺人。亦無敢究。況此區區乎。周不信。明日。箱篋忽自來。檢物無所失。益一書。書曰。與汝戲耳。獃書生。劫之可憐。昨夜人頭。去之何許矣。周閱竟。始信主人言。而知昨所遇卽紅姑娘。幸免於禍。竊自喜。亟束裝行。後與人言。或有知紅姑娘者。曰君幸矣。遇紅姑娘者。十九死。君獨免。獃之力也。又曰。紅姓洪。以好著紅衣。人故呼之爲紅姑娘。

蘭因爲女盜

光緒初。陝有女盜曰蘭因。劫財傷人之事時有之。容色豔冶。年十五六。好馳馬郊外。人莫知其爲盜也。

新嫁娘作盜

温州女。盜也。幼字鄰村農人子。尋父母相繼卒。育於舅家。年十七。舅又死。農子慮其無依也。迎以歸。嫁之夕。資裝甚盛。女尤婉妙絕人。農子大喜。及夕。入洞房。農子方近前。將爲女緩襦結。女忽障以手曰。勿爾。今夕吉期。當聽我得彩。乃歸。自褫外衣。則藏白刃尺有咫。短槍二。農子瞠目不知所爲。女笑曰。子毋然。此後當無憂衣食。身既從子。安有二心。今夕當聽吾去。農子不敢挽。女一躍如燕。翩然不知所向。久之。農子神稍定。檢奩具。多且華。摩挲久之。夜過午。聞背後有吃吃笑聲。回顧。則女已至前。解背上裝。黃白物纍纍然。農子目爲之眩。是夜合歡。猶處子也。女戒勿多言。農子畏其力而戀其美。悉如所教。明日。傳聞百里外有某大戶被劫。盜僅一人。而槍殪其鏢客三。失貴重物尤多。報之官。

大索盜農子固知女所爲也。

女聞月輒一出。一夕甫出門。遽奔還。倉皇失色。農子問故。曰。殆矣。樊七方自後尾我。樊七者。名捕也。吾每出。必過前村驛亭。今日忽有黑影自亭出。吾前亦前。吾返亦返。恆相去十餘丈。吾逃之蘆中。曲折盤回。乃浮水歸。幸彼未覺。非樊七。安能輕捷如此。

翌日。農子挑菜入城。果聞官自仙居調名捕樊七。農子歸以告女。自是不敢出。日與農子相守。逾月。農子又挑菜入城。忽短衣窄袖者數人。邀入酒肆。坐旣定。有黑衣者語農子曰。汝有罪。知之乎。農子倉猝無以答。黑衣者微哂曰。汝婦頃於公堂自承之。猶諱之耶。吾輩受汝婦金。特告汝。速自陳。庶可免也。農子懼。盡吐實。黑衣人顧旁坐藍衣者曰。樊七之言不謬也。復顧農子曰。吾儕將逮汝婦。汝速爲導。農子驚曰。天乎。吾婦未被獲耶。衆曰。若被獲。則汝亦同罪矣。留汝爲導。以脫汝也。農子方遲疑。黑衣起。將拽以送官。衆人復力爲解釋。農子無如何。則先行。諸人者。皆捕夥。受樊七命來者也。至其家。以十數人圍其前後。令三四

人從農子入。女方坐階前。姸豔如桃李。農子遽前牽衣大哭。女望見衆人。歎曰。命也夫。顧農子曰。不忍累汝。請行可也。衆加桎梏焉。女至縣衙前。語衆曰。孰爲樊七。吾欲見之。衆呼之至。女點首曰。果豪傑。吾死不枉矣。樊欣然有得色。女遽噫其氣。有針自口出。直射樊喉。不及避。女笑曰。今日倂命矣。汝猶能自雄否。讞定。女卒棄市。農子亦緣此破家。痛憤自縊死。

王二李善以盜除盜

劇盜王二來往山東河南間。其行劫也。不結伴。不殺人。不劫人於旅店。亦不破人室家而劫財帛。常於路上攫人之所有。然亦無定處。

淮人李善本農家子。年少多力。從某僧習拳術。因更名爲武。時江淮多盜。經商者每邀李與俱。則羣盜屏息。李遂以護商爲業。十餘年未嘗有所挫。商人某運貲往直隸。邀李偕行。遇數盜。李揮之以肱。殊不當意。一日。李受某商託。獨挾黃金數百兩。由京至豫。行四五日。一日傍午。至山坡。忽有一人拱手向武言曰。請留黃金。然後行。不然。前途頗險也。李笑曰。君不知李武乎。李武豈畏盜哉。其人

曰若然則不能怪我矣遂以手擊李李方抵禦盜以左足加李之腹李卽仆於尋丈外其人挈金而走瞬息卽渺李自念失金損名日圖報復後知爲王二問之同業者皆云此人不可犯遂嗒然自喪返淮而家居。

越數年江淮商人具簡相邀更請護行李自念江淮熟地當無有王二其人者。於是復理舊業某日護商自鎭至漢受酬金百兩獨步歸淮至潯陽一村落茅屋隱約山凹間薄暮寓一店解銀沽酒店主曰銀毋使人見盜可畏也李笑曰。李武來往江淮數十年爾不知耶店主曰君三年不行此地矣近有一盜非他盜可比李曰盜何名店主曰王二李曰王二耶遂不言。

黎明李行方十餘里遙見前面山岡立一人恍惚王也遂折而斜走王自後追之可二十餘里山角露一佛寺李急叩寺門投止倉皇匿鐵佛後少頃王亦投焉王入寺見寺門已閉有數千斤鐵板自上垂下正阻寺門頗疑之用力猛舉而鐵板不動若別有機械以司之者周視四壁皆巨石堅而滑高約三丈餘寺空無人神龕鐵佛長二丈頭大如箕王知此非善處大呼曰匿者速出我與爾

俱陷死地。不復劫爾矣。李從佛後出。王曰。爾非某年在某地被我仆倒者耶。李曰然。王曰。君亦未必絕無用者。二人協力。或可出險。時日光射鐵佛上。見鐵佛左右兩臂。若有階級可登。李拾級而上。以手按佛頭。頭忽動。謂王曰。在此矣。去佛頭。中空如洞。下極寬。若房若廳。李與王自佛頭轉鐵梯穿佛腹而下。一僧臥胡牀。見李王。即起立曰。二君何來。王曰。尋君耳。僧曰。甚善。遂以一拳虛映王面。王閃過。迎之以刀。僧一躍。立數丈外。笑曰。君豈不能白戰乎。王亦笑而擲刀直立。僧驟來如疾鷹。以手抉王眼。王低頭以手加僧腰。李復自左側加以足。僧仆地。作大嘯聲。遙聞人聲嘈雜。李急以刀抉僧首。俄頃僧集。約十餘。皆長鎗短刀。王李盡力禦之。殺其六七。視各處。婦女甚多。財帛亦頗巨。蓋此僧本一猾盜也。遂散其婦女與其屈服者。各給與財帛之半。王與李分其半。二人自經此險。遂相結。改業爲商。

豫西刀匪之多

豫西山箐叢密。宛洛之交。尤號盜藪。盜之羣曰刀匪。其魁稱桿子首。名者以十

數光緒時洛陽張黑子汝州董萬川南陽王八老虎尤慓悍。豫中吏治不修。政徽民困。貧者從盜以爲生。富者奉盜以苟存。白晝剽刼。擄人勒贖。固莫敢誰何也。

盜誘伶爲子

蘇伶集秀班最著名。同時又有集芬班者。譽稍遜。而旦之妍麗過之。一日。有人來稱狼山鎭署太夫人慶壽。持五百金聘之往。以舟來迎。晚泊海口。中夜揚帆而去。三晝夜。抵一島。乃盜窟也。島中屋宇相連。有巨第。堂設虎皮座五。令羣優演劇三日。擇旦五人。各據其一。餘俱閉之空室。日給兩餐。數月後呼出。擇其曉事識字者分派執管。餘則種地灌園而已。島中貨物山積。宰豬三十餘隻。人給肉四兩。每朔望。山人均至絕顚廟中叩拜。內塑一像。如道士狀。髯長尺許。架插大刀一柄。云明福王時高傑部下參將也。高被殺。引兵數千人攜餉銀自長江直下。欲於海島覓棲身處。以素精地理。見此山風水絕佳。遂結營其上。義子五人。分作

五房。相傳山中不得有一婦女。有則必敗。故如僧道收徒之法。每令其黨扮作客商。採買未十歲之幼童。派與羣盜爲子。自墾自種。已百餘年。所蓄甚富。從無劫掠之事。而財用不竭。且五人亦安之。不作歸家想矣。其中有姚某。夙在班中彈絃子者。一日。偶步山麓。見海舟遇風泊其下。急登其舟。勸之速行。遂附舟歸。初。班中人之去而不返也。羣疑覆舟於海。姚歸。遂向同班中送信。始知爲盜所誘。已七年矣。

米禾登

湘潭有劇盜曰米禾登者。名甚著。遠近之人多畏之。其實米乃侏儒。力不勝重。且訥於言。其所以坐享大名者。皆徒衆之力耳。米少無依。爲人牧牛羊。亡犢。懼責而亡。爲盜魁所收。以黠詐善謀。頗爲衆盜所服。盜魁死。衆擁米繼之。專爲畫策。因是而有名。後爲官所收。斃於杖。

礮船中人爲盜

東南礮船弁兵之爲盜者。時有所聞。蓋實與盜通同一氣者也。而非所論於安

徽之玉溪口。玉溪口嘗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乘小船。過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艫。廣文見盜至。大呼礮船救援。卽殺之。並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見鄰舟不在。問之。衆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行。必失事。汝曹胡不阻之。衆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几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卽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發。乃告統帶。捕船中兵勇。嚴鞫得實。梟其首於竿。

楊某盜人之盜

楊某。逸其名。勇而多智。常遨遊江湖。以操舟爲業。某歲赴蘇。中途遇盜舟四。同泊一港。日落後。楊恐爲盜劫。思有以懾服之。乃取篙一枝。向盜舟乞火。盜謂竹粗不易燃。楊卽以手搓篙。篙破裂若竹絲。羣盜見之大駭。卽邀之過舟。慇懃款待。詳詢里居姓氏。楊詭對之。翌日。楊問盜何往。盜以劫蘇城外某典肆對。並謂能出奇制勝者。卽推爲首領。楊微笑曰。是不難。苟聽吾令。不患不成。惟所劫貨

財。我須獨得其半耳。衆詢其謀。楊具告之。且囑其預備應用各物。羣盜聞之。皆鼓掌稱善。

越二日。抵蘇。楊使一盜僞作僕人狀。持名帖。至典肆。詭稱主人赴某省上任。中途遇盜。劫去大皮箱九只。黑者五。黃者四。如有人荷此箱來店質錢者。卽請至某處所泊官船。通消息。以便派衞兵捕拿。盜如就擒。當以五百金爲主人壽。店主允之。翌日下午。果有負箱求質者。形色與楊所述同。店主乃邀入後室。啓其一箱。評論衣服優劣。故靳其值。不卽成交。而暗令夥友通信。未幾。衞兵十餘人身著號衣。奔入肆中。卽揮前櫃質物者出。扃其門。肆中人覩此情形。以爲必懼盜之兎脫。不虞有他也。門既扃。衞兵卽出利刃。迫各夥至後室。取箱中所藏之麻繩敗絮。縛其手。塞其口。蓋負箱至肆者。本盜之同類。箱所貯者。僅一箱爲衣服。餘皆繩絮也。縛塞既畢。乃選擇珍重衣飾。分貯之箱。且搜集食品而飽啖焉。及夜闌。始共舁箱歸。計所獲之物。運入楊舟者。有大半。是日風大。晚猶未息也。楊卽呼夥友張帆而逸。羣盜既覺。亦張帆逐之。甫行十數丈。桅斷帆落。不能行。

楊舟則乘風波浪。瞬息已杳。羣盜察桅斷處。皆有鋸痕。始悟上岸行劫時。楊陰使船夥鋸之。桅斷處已過半。故張帆後。一受風力。卽中斷也。

浮梁黑店

長江下游匪徒甚多。晝奪夜劫。時有所聞。陸道則尤多黑店。與山左無異也。江西浮梁縣某鎭。爲行人往來孔道。有匪類夫婦二人。設逆旅。一日有收賬之販豬客。投宿焉。衣服雖襤褸。而藏金頗富。某夕。有與豬客素識之販燈草客。亦往投宿。居樓上。豬客在樓下。甫初更。各就寢。惟豬客不寐。乃趨友室告友曰。余今夜不知何故。常心驚。半夜未能睡。友曰。子必厭住樓下。故有此象。如子欲與我更換臥處。亦無不可。豬客從之。夜未三鼓。店主夫婦持刀入燈草客室。（卽豬客所住之室）猛斫數刀。豬客在樓聞有聲。窺之。戰慄萬狀。天明。逕赴縣控告焉。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

鄭七者。陝西人。以罪流入閩。然雅善捕盜。官中卽署籍爲吏。鄭亦改行爲善。娶婦生子矣。一日野適。見一美少年。曳輕綃之衣。執紈扇。狀若貴公子。時野次有

亭。嫗張幔賣茶。鄭乃與少年同坐。少年啜茗。命嫗取盥器。滌其手。然指甲中時落黃土之屑。鄭始大疑。時城中被巨盜。官不得盜。且嚴符勒鄭。鄭懼。故野行襲盜跡。今亭上遇少年。異其迹。則尾逐之行。少年之行飄瞥如風。而已覺有人尾其後。則回顧曰。足下珍重。更前且無幸。吾知汝食於縣官。故以得我爲利。然吾不易得也。幸歸。夜中固有所報。鄭竦然反。

及夜。鄭嚴扃其戶。與妻臥。語少年事。忽聞有人跽牀前謝曰。幸先生惠愛赦我。我必不忘德。鄭大呼而起。以火四索。戶扃如故。不知盜之所從入。然鄭慧黠無倫。趣其妻起。以物承其榻。令稍高。復息燈臥。未移時。而牀沿有異聲。似匕首插入牀柱。震震然。鄭復大號。奮起燭之。果一匕首銛利如霜。陷入牀沿可徑寸。妻大悚曰。汝胡知盜之行刺。而故高其牀寢。鄭曰。易辨耳。前此之長跽。非謝也。蓋跽按吾榻之尺寸。而剚刃焉。冀弗誤中。今吾榻高。盜但中其沿。然且更來。更來者必有物以懾我。五更向盡。果有物寘於几上。曰善視之。遲明。見几上白金百兩。白刃一。鄭謂妻曰。汝何取。妻曰。取金。鄭曰。殆矣。得金而舍刃。謂心知有金。不

怖刃也。為仇且更劇。今當舍金藏刃。敬以名紙寘五上報禮或無事明日金果失。亦以名紙報鄭。上書神駒李天馥也。

某二爺擄人

光緒甲午夏秋間。京師兵馬司指揮范某乘車行道中。忽有數人推其御者下。而驅其車速行。某驚問。則曰某二爺命相請。某二爺者。某公爵之子某也。指揮大驚。在車中大呼。無應者。過某街。有一坊官呵問。則對曰。是某公府所要之人。坊官不敢詰。良久。至府第。亟擁入。置一室中。某偶見有人過。輒哀其相釋。咸曰。二爺有命。我等不敢知。次日聞窗外人呼曰。二爺來矣。果有一人入見。甚謹敬。前致詞曰。君非湖北人范某乎。緣近以萬壽。我處費無出。欲告借一二十萬。望勿卻。范大驚曰。我實兵馬司官。非湖北范某也。且我一窮官。何從辦此巨資。二爺曰。我已探確。故敢相延。勿諉。范曰。我實非湖北范某。有文書可證。即從靴中出文書示之。二爺見之。即頓足曰。誤矣誤矣。便起去。范惘惘不知所措。哀府中人求出。皆曰。二爺僅言誤矣誤矣。無他語。我等不敢擅釋。翌日。府中人見二爺。

請示。二爺始曰。皆庵人誤我。聽之聽之。范始得出。時范某之父方將控官。見其出。始止。

康八康九兄弟爲盜

光緒中葉。京東有康八康九者。兄弟之同爲盜者也。號召族中無賴子弟。荼毒行旅。且好漁色。有行道婦女之稍具姿首者。率爲所汚。或更奪取之。使充下陳。久之。則他鬻。

康八。人呼之曰康小八。初爲農民。御騾車以載行客。歲饑無所食。又爲人報仇殺人。懼法。逸山澤爲盜。時變姓名。易服色。出沒京津間。一日。至津某薙髮店薙髮。薙髮者問曰。客從何來。曰。適來自京。薙髮者又曰。客亦聞有康小八乎。此盜虐甚。行旅至重足不敢行。雖捕者四出。不能得。狡哉。言次。殊忿忿。小八默然。薙畢。語薙髮者曰。隨我去取資可也。薙髮者尾之以前行。至一曲巷。出槍向之曰。爾亦知小八耶。爾觀吾似小八否。薙髮者觳觫不能出聲。伏地求恕。小八遽以槍斃之。揚長去。

鬍匪

明袁崇煥計殺毛文龍。文龍部下乃散而入海爲盜。出沒於遼瀋登萊間。此卽鬍匪之所自始也。厥後。邊將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壽等。相繼叛明而降於本朝。其部下或有懷田橫五百人之志。不願寄身於降將旗下者。則亦附和爲文龍之遺衆。自逃於海。日久。凡亡卒。悉加入之。遂成一黨。其始專與官吏爲讎。絕不行劫也。後官兵力盛。不能抗。而又以部衆蔓延。未能加以約束也。遂肆劫掠。然亦惟於豪商巨賈行經關內外及直魯一帶者。擄而勒出巨金以贖之。而所謂響馬諸賊。亦與之聯合焉。有商峻者。故毛氏部將長其曹。爲之部勒其衆。故商氏世爲鬍匪。其後裔。今猶有譜系可稽也。

鬍匪以有響馬賊之聯合。故一曰馬賊。首領不一。各自爲股。股或數人或數十人。多則二三百人。無紀律。剽悍特甚。不相統一。故時有互鬨。其搶掠之道有二。擄人勒贖曰綁票。被綁之家。須探明爲何路何股之所爲。倩人設法商議贖價。然亦有由其定價勒限以告者。價之高下。視被綁者之身家及其關係。倘逾限

不贖。則被綁者必無幸。掠奪牲口曰出販。意蓋謂奪於此而販於他也。遇官兵。則權衡勢力以定抗否。非必拒捕也。倘勢不敵。則四散。遇追急。則沿途奪馬。以易其疲者。騎術極嫻。故捕之者每無如之何。惟爲害閭閻而掠不及官。久之。鬍匪有以股而結爲幫者。一幫未平。一幫又起。大有野火春風之概。每幫多則千人。少則數百或數十人。然一幫之中。必有一首領。此首領乃衆所推舉。而亦必有驚人之技。如鑽天燕子者。穿山越嶺。步履如飛。日行八百里。黃四癩王者。馬上擊槍百步之外。擊人左眼。不致移至右眼。而托什奎。燕翼子。均能於百步之外。雙槍齊發。百發百中。獨眼龍飛走擊彈。百發百中。故往往聞槍不見人。藍六一手能舉五百斤等類。皆是也。然旣已舉定。衆無不聽首領之指揮。而首領亦時時與其部下同甘苦。且時時相見以誠。凡有所得。計人均分。首領固不絲毫多取也。而部下視其首領。其親愛且甚於父母。首領有難。部下不論何人。皆能捨性命以拯救。而首領之視部下亦如之。

或曰。鬍匪行刦時。以紅色塗鬚髯。故又名紅鬍子。

或曰。鬍匪用火鎗。率以紅纓塞鎗之口徑。及用時。拔其纓。啣諸口。遠望似鬍。故名。

每歲之秋。高粱未割。長與人齊。輒連亙十餘里。鬍匪之黠而乏技勇者。每用之以藏身。出則掠奪行旅。謂爲青紗幛。意在藏於內。可望人。而人不能見。如人之藏於青紗幛內者然。

鬍匪之行劫也。既劫財。又劫色。甚而置人於死。稍與抗。卽施以種種之酷刑。熾火於鑪。捺人坐其上。謂之坐火車。或以鐵綫入火中。俟紅。徧烙人身。謂之燈草絨背心。

長春之鬍匪最多。其出劫也。嘗短衣匹馬。背鎗囊彈。見人蹤迹。卽於距離數里之遠。高聲互喝報字。報字者。各有幫。每用一字或用一特別名詞。惟彼黨所知者。自爲識別。以便此黨與彼黨遇。藉以通聲氣也。果彼此皆爲鬍匪。莫不速報字號。苟不知所以報。若爲官兵。則互相轟擊。若爲旅客。則直前行劫矣。

至其同類談話。輒用隱語。殊離奇不可解。如官兵曰花鷂子。喫飯曰朝的。軍官

曰官兎子。中彈曰貼金。富人曰大糧戶。拷問曰聽秧子。殺人曰扯了人。窩巢曰大當鋪裏。擄人勒贖曰綁票。手鎗曰腰逼子。刀曰口鋒子。頭目曰當家福之類是也。

鬍匪被官擒獲。沒收其所掠有。曰賊產。除粟麥外。牲畜爲多。有籍沒一家。而牲畜多至四五百口者。獲後。官中報賊產。於牲畜一項。必多報一二。以侈其功。數日後。乃報倒斃。陸續申報。至案結變價。則向獲牲畜四五百口者。僅存一二成耳。所謂倒斃者。實已全售得價。飽私囊矣。

東三省之鬍匪。昔之爲害猶淺。至光緒甲辰日俄戰役以後。東三省乃始成爲鬍匪世界。推其原始。實以軍械精良之故。軍械之精良。則基於日俄戰役。蓋是役也。俄兵多棄械。滿地槍彈。乃不需代價而得利器。故日俄戰役。實釀奉天之盜源。且當日鬍匪嘗爲日軍所利用。藉以禦俄也。

黃四癩王

大連鬍匪之首領。曰黃四癩王。安東人。自稱明總兵黃得功之裔。天命時。太祖

信降將劉某言。捕得功。其五世祖亡命至安東。因聚族以居。黃軀幹魁梧。豐頤廣耳。目炯炯有光。然出。則必僞飾老態。若臃腫不任事者。及馳馬控弦。雖壯夫。莫之能及。不知者疑其人有特質。實則其年不踰知命。雖伉勇亦未足奇也。體素癩。搔之則疴痂紛落。故曰癩王。又自稱爲大刀王五之徒。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

陶什陶亦鬍匪。東三省緝捕公文作托什套。簡稱則曰套匪。爲車臣汗旗人。系出貴族。曾襲蔭台吉。光緒庚子亂後。始出沒於奉天之西蒙境。驍勇慓悍。稱雄於洮遼一帶。其左右雖僅六十人。顧皆勇悍善鬬。耐勞苦。騎而行。日或五六百里。晝夜不休。馬困踣。則路劫易乘。終不進食。怯懦者往投。鮮所延納。即往。亦弗受也。於是此六十人者。躍馬縱橫。遂號稱無敵矣。

唐殿榮專劫俄人

唐殿榮。山東人。光緒中葉。流轉關外。充哨官。以事罹法網。乃遁入三姓爲金匪。金匪者。盜也。亦即鬍匪也。所踞金溝。距三姓城尙百餘里。自溝口距其所居地

又六十里。深山窮谷。向絕人跡。唐乃羼聚亡命。達三萬人。唐善槍法。以兵法部勒其衆。乏糧械子藥。輒越界大掠俄屯。蹤跡飄忽。俄人無如何也。唐常孑身赴中東鐵路某小站。站有俄兵五十。爲野外射擊。唐伏草間伺之。俄兵方持槍俯首。唐自後遽發槍。俄兵應聲仆。餘兵以爲誤發槍機。致傷己身也。一兵續持槍進。仆如前。凡仆四兵。俄兵始大呼有盜。窮搜草間。唐兩手方挾四槍。四槍連發。俄兵四人仆。方搶攘間。唐已移其蹲伏地。轟然一聲。又一兵應聲倒。唐乃移其蹲伏地如前。如是者凡七八次。餘兵僅數人。乃狂竄。唐自草間出。檢槍枝。捆載而去。

唐之羽衆。不擾商民。溝商交易悉如常。一日。某商送糧赴溝。中途被劫。商往愬於唐。唐乃集其衆。得二人。卽劫糧者。唐謂之曰。劫糧事小。萬一以此而商民裹足。遮斷交通。吾數萬同仇之士。性命休矣。此則不能曲恕者。命人押送出溝。既出溝。押者植立。遙指前途曰。汝二人行至所指處。卽爲汝界。吾任汝行矣。二人欣然前行。方及所指處。雙槍並發。二人仆。

庚子拳亂起。東省號稱仇外。俄人亟欲得之。將軍長某遣使招撫。唐乃盡率三萬衆赴省投誠。駐蓮花泡。長即命唐編其衆爲營。以唐爲統領。而令唐舉二人以自輔。有劉彈子者。唐之義子也。請於唐。願得爲分統。唐曰。汝何可哉。吾已屬之十四閻王矣。十四閻王者。亦唐黨。蓋在溝時綽號也。劉大怒。屢欲尋閻王起釁。唐曰。今朝廷待吾等厚。宜自勵爲國殺賊。豈可自相屠僇如草澤時耶。即授劉爲營官。又慮其未必能無事也。則借事遣之外出。劉怏怏領隊行。明晨。忽回至唐帳下。時唐臥未起。劉排闥入其外室。俄而唐起。劉奉匜入。唐唶曰。汝未行耶。曰。固也。吾有事奉白。唐曰。休矣。勿復言。此決辦不到者。劉曰。果耶。立拔刀斫唐。深入數寸。帳下健兒聞聲至。縶劉。唐曰。勿爾。此吾過也。揮劉曰。速走。因走筆上將軍書。言劉固忠於吾。此次之變。咎在吾激之太過。彼實無罪。乞宥其一死云云。逾一日遂死。劉後亡命爲渠魁。而閻王在省垣。俄人忌之甚。卒由俄廓米薩爾招飲。伏兵擒之。縶送海參崴。

棒客

棒客。盜也。棒客之在蜀。幾如鬍匪之在東三省。刀匪之在陝甘也。平日專以劫掠為事。擄人勒贖。乃其慣技。所在州縣。若有中資以上之人家。不有所獻。必難安居。然猶不若鬍匪之凶殘也。

虬髯客經手無所失

武昌某傭於四川。積得五十金。垂老思歸。念孤身不能挾重資。乃裹入破絮。為丐者狀。至重慶。過一酒肆。有七八人。衣冠俊偉。據上坐豪飲。某往乞。坐中人不之顧。久之。聲益哀。一少而俊者略顧而笑曰。得五十金。尚不足耶。何乞為。某大驚。遂長跪。四座皆驚顧而笑。一長髯者指某曰。將汝絮裹來。某自度不能隱。遂與之。髯者解其繩繫而重為結束。縱橫十數結訖。擲之曰。汝第去。無動此結。此物終為汝有矣。謝而出。

某至石門。有兩人迎而笑曰。元寶來矣。某大驚。兩人將奪之。睨其絮裹。久之。撫其背曰。與汝戲也。汝行矣。某重覆以敝衣。至巴陵境。有一人隨之行。或前或後。某小憩。其人持其裹。將奪之。去敝衣。忽罵曰。累乃公一日。某請其故。曰。汝識某

髯。髯所經手。雖萬里。無失也。但汝不宜以敝衣覆之。令人不見結耳。某大驚。去其衣。露裹而行。至家。五十金無一缺者。

沈坦若遇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操縵彈棋之技。挾技以遊楚。經道士洑。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幘者。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貫。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侯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能從我游乎。沈許之。卽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館於客舍。供張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嬛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勝負。問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並出千金爲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卽命艇送至漢口。

盜有法水

秦有估客負販遠行。過荒祠而息。渴甚。見神龕側有杯水。交二箸其上。卽一舉

盡之。投箸覆杯。復前行。至一村。叩門投宿。具晚餐。與主人對食。食方半。忽有一衣服襤褸髮蓬蓬若囚人者。自外入。卽立主人側。主人不顧。須臾。餐畢。主人入。其人亦隨入。已。主人復出。從客談。客因從容問頃所見爲何許人。主人曰。無之。客因以告。曰。此無乃鬼耶。不然。當爲盜。主人請搜索之。客久於行旅。善武技。恆以一鐵尺自隨。於是主客秉燭入內。搜索至牀側。客指曰。在是矣。主人視之。不見。其人忽縱起揮拳。毆主人仆地。趨欲出。客急追之。其人方拔關。客以鐵尺擊之。傷其肩。主人已蹶起。見客手鐵尺。揮舞力鬬。隱約有物。主人頓悟。舉糞穢沃之。其人立現。然猛甚。主客合搏之。主人有妻有二子。一時併出。乃就縛。詢其人何所來。來何爲。則閉口不言。

村人聞其事。乃醵集。搜其身。得金珠銀幣甚多。衆惡其不承。痛撻之。其人顧客冷笑曰。今日吾死。固當。然汝竊飲吾法水。吾死。汝能得幾日活耶。檢其物。率皆近村人所失者。視其身。墨印爲滿。隱隱滲入膚裏。前數日村中有少婦獨宿。爲強暴所汚。且席捲室中以去。婦羞憤自縊。村人疑所爲。訊之。終不承。或以蜈蚣

齧其臍。乃承。果所爲也。詰墨印。曰。宿婦人以此爲紀念者。數之。得七十三。村人怒。積薪焚之。將舉火。客忽呼腹痛。宛轉欲絕。衆知其人所爲。一老者曰。速焚之。令彼死。術當自解。焚之。且灌以油。須臾成燼。客痛暈於地。已復醒。村人有知醫者。服以藥。下血升餘。始無恙。

盜匿藩署

周子迪方伯有親信家人某。劇盜也。日侍左右。雖劫案纍纍。縣中捕役咸束手。漸有指其爲盜者。周亦微有所聞。察之綦嚴。然久而無據。遂寢之。一日。周方宴客。回顧忽不見某。少選。某入。則面無人色。詰之。但張口不語。正駭異間。忽一吏倉皇入。密白捕役何某挈多人來。言盜匿署中。請容其一入搜。允之。何入。見某在堦墀。向前拽之。某出刀相禦。鬬於庭。格格有聲。未幾。某就擒。積案數十起。同日爲之一清。蓋縣境所有劫案。皆某一人所爲。恆於夜深乘周熟睡。縋城而出。合署內外弗之覺也。何初亦巨盜。故某之蹤跡。獨知之。

兩粵盜風之熾

兩粵盜風之熾。甲於通國。俗有男子三十不成事業便當落草之諺。落草者。爲盜也。蓋粵人嗜利。而具冒險性質。見有利。輒趨之。凡可以致富救貧者。雖陷罪致死。不之顧。得金。則揮之如土。旣罄。無他術以謀生。卽爲盜矣。

粵人貧富之不均。甚於他省。富者極富而貧者極貧。貧人旣無生計。饑寒亦死。爲盜而爲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饑寒重迫。必死無疑。爲盜雖犯法。然未必爲盜者人人盡爲官所捕。卽捕。亦不過一死。是不爲盜則死在目前。且必無幸免之理。而爲盜則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僥倖不死。旣若此。是亦何樂而不爲盜也。粵人爲盜者之心理蓋如此。

粵人之防盜也。法至周密。巨室院中。皆有鐵網。以防盜之由屋而下。牆垣至厚。均以淨磚砌成。攻之不易。若典肆。則高其四周之垣墉。遙望之。直與城垣無異。四角有瞭樓。更夫守之。有警。則鳴鑼以告。且有招募之勇士。持械守衛。日夕如臨大敵焉。

粵盜之借路

廣州城市中商店人家。每於夜深聞有言笑步履聲。如驚呼之。則厲聲答曰。吾輩借路。干卿何事。居民亦無如之何。防之之法。既於天井網以鐵絲。復砌屋瓦成階級形。屋與屋之斷續處。貫以木橋。蓋以便擊柝者之夜行巡邏也。光緒壬辰夏。汪仲虞太守大鈞需次羊城。方在書齋判牘。忽聞屋瓦作響。大驚而呼。則一石破鐵網而下。毀玻璃窗。旋亦寂然。

飛天蜘蛛

光緒時。粵有劇盜名飛天蜘蛛者。其爲盜也。不合羣。不持械。隻身入巨室。飛牆越壁如平地。人因名之曰飛天蜘蛛。

粵盜之收水打單

粵盜術至多。於明火執仗而外。有所謂收水打單者。收水者。歲向商店收取例規也。打單者。蓋選擇居民或商店之素稱殷實者。以紅紙作書一函。內開某某向某某暫借銀若干兩。限於三日或五日內送至某處。屆時自有人在彼照收。不得遲誤等語。其所索之銀。少則數百。多或數萬。膽怯者得其書。不敢報官。如

數輩而往。盜則遣其黨於所約之地收之。且給收據以示信。膽大者卽報之官。派兵至所約交銀之處。捕其同黨。則盜魁已得他人警告。黨羽亦隱匿無蹤。窮搜不獲。其捕得者蓋百無一二也。事後。盜魁必出其全力以仇報告之人。其幸而獲免。不受其荼毒者。百中僅一二也。故粵人旣得打單。不敢告官者居多數。惟打單之具名者。必爲著名盜魁。如陸蘭清者。乃有打單之資格。否則不特他人受者置之不理。卽同黨中人亦將與之大鬨。甚至處以死刑。以爲私自打單也。

蘭清本文人。小試不售。無以爲生。遂憤而爲盜。二十年間。一躍而爲羣盜之首領。雖殺人如草。然不妄殺。慷慨好施。與凡貧而無告者。必周之。故官中欲捕蘭清。賞格至鉅萬。而終不獲。蓋貧人甚德蘭清。惟恐其不至。官軍嚴捕之時。鄉人爭匿蘭清。輾轉相隱。所司雖奉嚴檄。必欲得蘭清。而終無如何也。

盜許保護佛山

光緒某年九月杪。佛山有迎神會七日。先期有本地流民串通刼盜搶刼鎭市

之謠。鎮人大恐。一夜。忽街市徧貼傅贊開告白。謂佛山爲商賈薈萃之區。乃軍餉從出之所。該處出會。不特不許手下人騷擾。並當力爲保護云云。閤鎮人心始安。自始至終。不特無搶劫之事。且翦綹失竊。亦均無之。

粵盜打單於某當道

光緒朝。粵東有某當道者。其宦粵有年矣。以予告歸。方受代而卽行。人咸異之。蓋傅贊開前曾向之打單。索銀十萬。及聞渠有去任消息。復致函云。汝旣去官。吾不索汝銀。惟去任後。須限五日出境。否則繳銀五萬。如不繳銀。須得汝頭。故行速也。

粵盜向某鎮軍打單

粵中有某鎮軍者。一日得盜書。欲借銀二萬兩。約日往取。鎮軍特調親兵小隊駐署側。嚴爲之備。至期。署前兵衞嚴密。忽一達官乘綠呢轎。戈什哈數人前導至。言有要事來謁。閽者甫持帖入。則轎已入大門。客叱戈什哈閉門。署前人錯愕不敢詰問。入二門。亦如之。客遂下輿。入花廳。鎮軍肅衣冠出見。客卽執其手。

問曰。二萬金備齊否。鎭軍驚應曰。已取之。未至也。客曰。無妨。可卽書一票。由銀號兌付可也。鎭軍不敢違。書與之。客使其從者偕至銀號照驗。歸報客。客因起謝。且告別。因曳鎭軍曰。汝須送我一程。遂攜至江岸。始釋鎭軍登船去。

粵盜縛主人而要之送

粵盜以白晝劫掠爲常。結黨成羣。橫行無忌。然亦有用詭計者。每劫人家。輒三兩人。皆衣長衫。手執扇。持名刺叩門報謁。婢僕甫啟門。盜入。卽以手槍擬之。而爲之閉門。悉縛其家中人。置一室。分入各屋。徧括細軟納之身。乃釋主人縛。且稱謝曰。承惠既多。君宜相送。行數十步。乃縱主人歸。旁人見其揖讓從容。方謂賢主嘉賓。異常款洽。而不知其爲暴客也。

九龍山之盜

閩有九龍山。亦素稱盜藪。然不爲近地之患。似一方之雄耳。有自其中出者。謂儼然一國也。世界之所有。無不具備。槍礮尤精美。物產豐饒。製造工巧。男多業農。女多業織。故終歲溫飽。可不外求。據云。二百餘年前已嘯聚於此。若以年代

考之。或卽明末遺民。以山作桃源也。

吳川多海盜

廣東有吳川縣。屬高州。地濱海。其南曰廣州灣。越南之役。租借於法。其地海港紛歧。海水直薄縣城外。登高一望。汪洋無際。而海聲澎湃。昕夕震人耳。有時夜午。海水忽發巨嘯。如龍吟聲。聞者心頓壯。故生其地者。咸富於冒險之性。往往孤身乘破船。破浪而行。顚播風濤中。夷然無懼色。而爲海濱生業者。又往往隨身入海底石窟中。數晝夜不起。以爲常。是以其地多盜。彪悍善搏。挾利刃。其行如風。

焦四以盜墓致富

廣州劇盜焦四。駐防也。常於白雲山旁近。以盜墓爲業。其徒數十人。有聽雨聽風聽雷觀草色泥痕等術。百不一失。一日。出北郊。時方卓午。雷電交作。焦囑衆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謂雖疾雷電暴風雨。不得稍卻。有所聞見。默記以告。焦乃屹立於嶺巓雷雨之中。少頃雨霽。東方一人歸。謂大雷時。隱隱覺脚下浮動。似

聞地下有聲相應者。焦喜曰。得之矣。

翌晨。焦召集其徒。建篷廠於其地。日夜興工。力掘之。每深一尺。必細辨其土質。及掘至丈餘。陡聞崩裂聲。白煙一縷。自穴口噴出。約炊許而盡。焦乃選有膽勇者數人。使手炬。坐竹筐。懸長繩以下。謂若有不虞。當振鈴爲號。以待救援。約盡五丈餘繩。筐頓止。逾時。有鈴聲。引下穴諸人以上。述所見。或謂穴底有數大殿。或謂中藏十餘柩。或謂正中一棺。面列銅人。高可數尺。焦悉頷之。入夜。焦乃選十餘人。令持炬。下穴。則見穴有三殿。中殿金棺。列銅人數具。貌猙獰。前爲饗殿。鼎彝具備。後殿殘破。有柩十數。蓋當時殉葬人也。及啓棺。則見尸之長髯繞頰。骨肉如石。叩之有聲。中實金珠無算。其臥處。鋪金箔盈尺。捲疊如席。亟將各物取歸。漸貨之。遂以致富。

莊芋爲美人所困

莊芋。臺灣劇盜也。劫取人財。以施貧乏。官捕既急。貧民恆以死衛之。終不可迹。莊之宿人家也。恆鑿洞其壁。開門執槍而假寐。於是官中人謀以美人餌之。聚

三美婦人使設盛筵於衙院以宴之。先期招之往。屆期。芋就飲。且醉。壯士入撲。芋覺。亟自衆人頂上飛出。衆追逐之。而芋已露醉。爲拳石所梗。仆。亂刃交其背。立死。

黃蕭養中響箭而殞

黃蕭養初爲盜。下獄。旋率諸囚越獄逃。乃糾集戰船數百艘。由大王江直犯廣州五羊驛。僭稱東陽王。授僞官百餘人。珠江之南有南漢離宮故址。增築以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屬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遂墜水而殞。其衆盡降。廣州因是始作外羅城。卽新城是也。

黃八子避重就輕

黃八子。太湖盜匪也。一日往刦富室。明火執仗者十八人。破門入。搜刦財帛。一女年甫十五六。聞盜至。驚駭戰慄。蒙被不敢聲。盜魁豔其姿。強淫之。爲八子所覺。頓足曰。噫。行此不義。必遭誅戮。我等爲汝誤矣。盜魁笑曰。毋相詬也。八子怒

曰。汝不記吾黨規條乎。貪淫必敗。天道昭彰。我將去之。遂出告諸盜。辭別。欲挽留之。不聽。與之財帛。亦不受。脫然而去。至海寧。投縣。自首絲肆被竊案。然此案實非八子所爲。蓋與刼富室同時。冒之以就輕也。羈禁日久。以無原贓。案莫結。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八子深與結納。問得若干銀可仍回刑房。某以四百金告。八子曰。是不難。我爲先生完此事。某曰。果如是。我必有以報。自此交益密。某家送飯食。恆與八子共之。一日。晚餐食羊腿。八子甘之。問係自置乎。某曰。買諸市肆。八子曰。何處有。某曰。熟食鋪皆有之。八子躁欲飽啖。某曰。門已封矣。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八子不能俟。取錢出院。但聞鎖鐐脫落聲。禁子出視。僅遺刑具。而八子不知所往矣。某囑禁子勿張皇。謂彼去即來。必無他慮也。未幾。仍鎖鐐而入。肩負羊腿。笑曰。尚不辱命。共切食之。某曰。君來去何速。八子曰。我今與君交深。敢以實告。我因盜黨採花必敗。不愿共之。故避重就輕。以認此案。惟原贓難得。求先生出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見贓即領。我事畢矣。不然。脫禁而去。亦何難。不欲爲者。避前事耳。況我日在禁中。夜則游行自在。同監多人

皆不知之。今與先生言。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事。因復潛出。伏巨室屋上。保庫書某家。是日方得千金賄。八子俟夜深人靜。竊取而回。明日。以四百金交某完虧釋放。而富室女子已羞忿自縊矣。事主上控。都察奏參。奉旨嚴拿。盜魁十七人全獲。無一漏網者。供及黃八子。行文到縣。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豈能遠往三百里外爲盜乎。其爲仇攀可知。據情移覆。亦不深究。並爲書達事主。求其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領認。事主允。而八子之案遂決。照自首例減等。

胡大拒捕

粵東有胡大者。積年劇盜也。雄捷能躍樓門。少時習少林拳棒。得祕授。其師曰法雲上人。嘗戒之曰。觀子之貌。當入於邪僻。以非命終。然子之聰明才力實爲及門冠。吾傳衣鉢。得矣。吾有絕技。舍汝無可傳者。但傳之。則恐汝爲害於人。不傳。恐此藝湮沒。豈不可惜。胡指天自誓。謂必束身正道。不爲師門玷。法雲乃盡心教之。

及胡父母亡。乃爲盜。明火執仗。橫行鄉里。積案纍纍。捕役畏其勇。莫敢擒。一日。胡潛至省垣。匿城西塘魚欄附近。蹤跡詭祕。某弁亦以拳勇名。聞之。選壯勇百餘。各持槍械前往。圍之三匝。時胡手無利器。從容啓戶。以酒肴陳於廳事。高坐細嚼。衆相視。莫敢先發。某弁大怒。持矛逕入。衆亦隨之。胡擲杯大笑。跳而前。大聲謂衆曰。勿太相逼。乃公去矣。言未畢。滾入人叢。三起三仆。凡壯勇手中所持刀棍。皆落地。若有捽之去者。某弁舉刀飛擲之。誤中堦石。火星迸發。而胡已逝矣。然壯勇已死三人。傷者十餘人。蓋皆在前列。而爲其拳脚所奮踢者也。

隸因謎獲盜

昔有人襆被行山徑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吾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吾是何姓。杓子少個柄。爾也錯。吾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盂也。盂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

槌。作的的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卽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竟閉門不賣餅矣。捕之。果服罪。

小德盜珠寶

光緒辛丑壬寅間。有名噪京師之小德。佚其名。某部主事也。都人咸以德大爺呼之。父爲奉天某部侍郎靈某。靈之幕賓多諳柔術。德從之習拳。及靈歿。德返京師。應官之暇。販珠寶以爲業。一日。侍郎景澧邸舍被盜。失珠寶二巨箱。景大怒。謂可懸重賞緝捕。景之夫人有心計。以小諸葛名於時。曰。若是則其人遠颺。宜勿聲。居久之。揚言將嫁女。願出重價購珠寶。未幾。廊房頭條胡同某肆有送至者。則原璧也。窮詰之。謂購之於德。景乃告步軍統領。並令肆主邀德至肆。時番役已圍肆之四周。德不知也。肆主詰其從來。德以購自前門外不知姓名之某攤對。對答間。德面已變色。肆主以危詞恫之。德大怒曰。君何逼人太甚。果見疑者。可以熱水至。待我浴後。偕往覓之。肆主諾。德起立。陡以水擲院中。熱氣瀰漫。德已跳躍而去。頃刻至石頭胡同四喜班。縱身下。蹲牆陰。一童奏廁。瞥見之。

失聲長號。名伶俞莊兒知有異。遽手鐵桿出。德躍登屋頂。俞以鐵桿掃其足。遂墮地就縛。俞送之於坊。訊知爲盜景之珠寶者。旋由巡城御史咨送刑部。訊明斬決。

盜劫香港銀行

香港雖割於英。爲其屬地。而近接廣州。一葦可杭。其地警政修明。鵠立衢市之巡士。咫尺相望。而廣州之盜亦聚焉。一日。謀劫銀行。苦無從著手也。乃令其徒黨伺巡士方值班時。卽以物塞其口中。褫其制服。反接其手。縛於自來火柱。他巡士望見。意爲此巡士方獲一盜而縛之也。不之顧。於是左右之巡士。次第就縛。而銀行旁近。闃然無巡士矣。盜乃相率入行。悉索金銀。從容登其預泊之小汽船。鼓輪逕去。

盜報仇

香港駐有英國武官。職若我國之總兵者。以能捕盜聞。殺盜無算。一日。騎而出。督隊巡海岸。有一服裝類鄉人者。手持書。交其前驅。前驅指武官而告之。令面

遞。武官方伸手取書。則其人忽出利刃。斷其臂。而躍入海舟。遁矣。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

梟匪。以販鹽爲生。雖亦商。而官吏齊民以其侵害鹺務。且亦有擄人勒贖之事也。故皆以盜視之。斥之曰匪。光緒末。蘇屬梟匪極猖獗。候補道某榷鹽稅於奔牛。積貲頗厚。爲梟所擄。索五萬金以勒贖。知府某方之任。爲梟所劫。叩頭乞饒命。梟曰。汝頭汝膝不値錢。祇合向爾上司乞憐耳。我等不慣見此卑鄙行徑也。某曰。吾輩仕宦。譬之行乞。苟有所需。自當與君訂立證書。分期以付。若需巨款。則實難應命。因於身畔出質劵數紙示之。蓋某知道路不靖。特假之於人。以備臨時卻敵之用者也。梟乃不顧而去。

抖路

盜之中有所謂打悶棍者。夜伺於僻左之道路。見有徒行之孤客。卽狙擊之。劫其財物而去。晚近以來。則不必在僻徑。不必在深夜。且不以棍。而以鐵尺以小刀以手鎗矣。上海則謂之曰抖路。

硬爬

盜之中有所謂硬爬者。上海為多。黑暗之處。所在有之。然如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與法租界鄰接之城河浜。皆通道也。若輩亦橫行其間。且猶不止此。如南京路福州路者。行道之人。往來如織。較之跑馬場城河浜。繁盛且倍。乃亦有於日高春日下春時。男失其冠。女失其珥者。轉不若內地之安靖也。

陳老三刼某藩司

鄂人某宦川中。運動某權貴。得調江寧藩司。值秋高水涸。舟不可通。慮陸行多盜。嚴備之。舁行李者以千計。益以衞兵數百人。絡繹道上。綿亙至數里。聲勢甚盛。開萬閒有大盜曰陳老三。得部下報告。大喜。思攫取之。或言備嚴人多。著手不易。則掀髯笑曰。老夫固操刀以割。目無全牛者也。繼又續得報告。謂黃白物約數十萬。珠寶倍之。陳作色曰。肥哉。因選精壯者百餘人。牛五十頭。授以計。陳所據山。驛路出其下。岡巒起伏。亙官道可十七八里。山下道旁。每五里許。有茆屋數十家。輒見酒帘飄揚風中。山中林木蓊翳。羊腸險巇。入其中者。第見翠嶂

拔起。鳥道橫空而已。逾崚嶺百數十里。爲大江。蘆葦菁密。碎石如斗。小艇數十。潛艤水涘。凡有所得。初藏山中。嗣由此分運長江一帶貨之。其所賴以爲尾閭之宣洩者如是。

某既抵萬盛傳有盜將襲奪。不敢前。然延宕非計。且無可繞道。不得已。更益衞兵。令實子彈於槍。備戰。日旰。漸近山麓。見林木甚惡。大疑。令騎者探而後進。復十餘里。路窄。僅容一車馬。兩旁層崖如削。林木間鷓鴣見人驚起。聲格磔。應山谷。某大懼。以爲有盜則殆矣。已而漸出谷。竟無異。心稍安。復十數里。日已晡。而彌望荒落。忽見山坡間有一人類樵者。亟命人往。詢近處有無小市集。樵曰。距此六七里。有居民數十家。可投宿。背山面路之茆屋是也。過此以往。須四五十里。今日不及矣。問有盜否。樵沈吟曰。盜不知。惟山中有虎。常出食人畜。吾儕皆畏之。言已。擔柴自去。

問者以樵之言告某。某喜。陰念既有虎。殆無盜。且人多。虎亦不足畏。方凝想間。陡見高峯插天。衆憚登陟。相顧色駭。某方以樵言自慰。亦不疑慮。已而果見有

茆屋倚山臨路者數十家。雞鳴狗吠。儼然村落。日已夕矣。於是遣人商宿處。此數十家中。有爲客店者。有爲沽肆者。然人多不能容。行李輜重及某之眷屬。幸得屋宇以庇。餘人皆求蔭於大樹若巖石。安置粗定。村中人宰豬割雞。狀至忙碌。已又出藏釀餉客。酒味芳冽。而値綦廉。衆大悅。爭取沽飲。肆數家。有酒數十甕。頃刻都盡。

某見兵士及舁夫皆露宿。己獨得安處。心惴惴不自安。因向衆道歉。見衆方歡呼鯨飲。無怨言。心始安。入夜。展轉不成寐。三鼓。忽呼嘯聲自遠而至。山鳴谷應。如風起潮湧。聲勢萬千。乃大驚。知有變。急呼左右無應者。遍蹴之。酣臥不能起。有一二起者。駭絕無人色。不知所爲。而糾糾者執大刀闊斧破扉入矣。捉醒者。反縶之。從容輦金帛財貨。並執主人以行。踰山岡。至一草寨。踞案高坐者陳老三也。三數人曳某入。捽之使跪。某至此。知無幸。不敢自大。命跪卽跪。不稍抗。老三含笑熟視。霽顏詢姓名籍貫官階。某具告之。有乞憐意。老三大怒。拍案罵曰。狗官。無怪汝有如許啓發。原以媚骨易得來。啓發者。彼等隱語。蓋貨財也。某俯

伏惶恐而對曰。是。是。老三益怒。戟指呵之曰。若爲監司大員。不惜對強盜作此態。卽此可見汝平日搖尾乞憐狀。吾殺汝。如殺一狗。然不屑以汝齷齪血汚乃公刃。乃命健兒數輩褫其衣。移數百斤巨石。壓其一手。一足。曰。明日當有人來救汝。歸後。爲我告貪官汚吏。刮地皮時勿太高興。須以汝爲鑒也。乃於山谷中牽牛數十頭至。分委所得輜重於牛背。驅之逕去。翌晨。衆醒。有大膽者。得主人於山半草屋中。一手一足已折。惟呼吸尙不絕如縷。救之得活。然自是殘廢。以貧病終。

以假兇器行劫

滬上雖鮮明火執仗之盜。而藏兇器於身者固有之。鐵尺刺刀手槍是也。而又有徒事恐嚇而實不足以致人生命者。爲洋鐵小手銃。蓋以煤油箱之一小方圈。捶成一小管。不知者以爲勃郞林手槍也。或且僅鏽鐵一段。充其極。亦惟代棍之作用而已。暮夜遇之。孰能辨別。自必聽其劫奪財物而無敢或違也。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

有藏藥水於身。行狹巷中。伺有人過。傾於手攜之巾。按其手鼻。卽能使人昏迷。亟褫其衣奪其物者。行刼之小盜也。

冒爲郵差以行刼

自郵政創行快信。薄暮深夜。信至卽遞。於是有冒爲郵差以叩門者。曰有快信。啓戶納之。則盜也。少則三五人。多或十餘人。卽入卽閉門。於是升堂入室。翻箱倒篋。輒飽掠而去。雖上海之租界。亦常有之。

冒爲人夫以刼衣

有小家婦持衣至長生庫質錢者。方在櫃外論價。突有短衣持竹筐狀似買物之男子入門。摑其頰曰。我以汝爲何往。乃不顧家中兒女而在此質錢。果安所用者。遂自櫃奪其衣。飛步出門去。婦大愕而哭。庫中人曰。汝夫取歸耳。何哭爲。婦曰。彼何人。斯吾之夫棄世久矣。

馮少村皮篋爲盜所奪

馮少村自吳淞附汽車至滬。夜深矣。自負小皮篋攜革囊以行。於愛而近路。忽

有以手槍擬其胸者。盜也。亟棄皮篋。而植立道旁。盜負篋疾行。爲馬車所撞。有聲鏗然落地。而人杳矣。少村趨視之。則廢鐵管也。始大悔皮篋之棄也。

盜棺

鴉片之禁既嚴。奸商輒以土置棺中。白衣號泣。僞爲扶櫬還鄉者。宣統庚戌。廈門某卡有扶柩過門者。色怪異。關吏疑爲私土。乃反復詰問。其人言語支吾。爲狀大懼。啟視之。中臥一老人。鼻息尚存。逾時而欠伸曰。吾誠醉耶。苟有醇醪。尚能飲十數斗。瞠目四顧曰。胡至此。得毋夢乎。關吏大駭。知有異。送有司詳審。蓋老人爲一富家翁。縱飲醉死。葬於附近某山。扶柩人蓋盜墓者。因棺堅難開。欲久作盤桓。又恐爲人所見。乃舁歸。欲從容啟之。意謂卽廢棺之木亦可作爨薪。孰知事竟敗露耶。

臺灣生番劫人

臺灣之山。產藤。粗如繩。長數十丈。人跡不到。深林蓊翳之區。滋丸茸沿盤澗谷間。生番往往匿其中。持刃以劫人。

九股苗喜爲盜

九股苗在施秉凱里。與偏頭黑苗同類。服尙青。性尤猛悍。頭盔身鎧。鎧重三十餘斤。又以鐵片裹骸。左手木牌。右手鏢桿。口銜大刀。上山如飛。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發無不貫。故常喜爲盜。

番盜慘僇漢人

川邊關外番盜。每擒獲漢人。殺僇至慘。其最酷者。爲剝皮坐樁放風箏諸名目。凡爲番盜生擒者。先剝其皮至盡。乃斫開腦頂。注酥油其中。引火燃之。名曰人酥燈。

廣南夷人爲盜

滇中之廣南一路多夷人。質而馴。不知爲盜。漢人之出於其途者。若入其門。而以鹽及檳榔金絲煙餽之。必留宿。且必酬以豚酒薪米諸物。宣統時。滇粵大通。商旅踵至。有外來之盜竄入夷。入其黨。羣伏深箐中。持刃伺過客。得金二籠。自是遂以行劫爲事。而聚衆數百人。橫行無忌矣。

某盜臨刑書聯

某盜臨刑。索筆書一聯云。鐵頭何奇。借與你博斗大黃金印。熱血可愛。還讓我灑幾行絕命書。

賊之類別

凡非明火執仗塗面毀容而攘人財物者。皆謂之賊。然其中正自有別。平時各執一門。不相混雜。且各有師傳也。其行於陸者有十二。

翻高頭。卽越牆賊也。不用器具。翻身上牆屋者。曰上手把子。猶言本領大也。若下手把子。須用滑條。滑條。竹竿也。

開天窗。卽在屋面掀去磚瓦。拍去椽子而下也。

開窰口。卽掘壁賊也。又曰開桃源。窰口愈小。本領愈大。有專至稀窰者。稀窰。卧室也。有專至歡喜燈者。歡喜燈。竈室也。

排塞賊。卽撬門而入者。

闖窰堂。卽白日闖也。有早闖日闖黃昏闖之別。

踏早青。卽侵晨竊物。亦早闖之流也。

跑燈花。卽於薄暮時出人不意攫物而逸者。又曰燈花拍過。

喫恰子。卽乘主人鎖戶外出。裂鎖而入者。恰子。鎖也。

鐵算盤。蓋役鬼以竊人財物者。其人入門。必先就主家乞茶或水飲之。否則不能算。且必主家自知所貯之數目。始能竊之。

拍花。卽以迷藥施於行道之人。使其昏迷不醒。攘奪財物也。

收晒朗。卽乘人不備。竊其所晒衣物者也。

插手。卽翦綹賊也。但用手指者曰清插。用銀皮紙者曰渾插。翦綹二字。見於明會典。京師謂之小綹。疑是音轉之訛。

扒手。乘人之不備而取其隨身之財物也。亦作扒鑫。

拾帳頭。卽偸鷄賊也。

對買。卽以同形式或同重量之物易人財物者。如混入商店竊買主之手巾包。

而易以同式之手巾包。或籃中有錢若干。而易以同重量之磚石等是也
其行於水者有三。
鑽底子。卽至船艙中竊物者。底子。船也。
挖腰子。卽不上船而以能伸縮之竹竿伸入船窗。鈎人衣被者也。
掉包。卽在船冒充乘客。乘間而竊物者。亦對買之流也。

某乙再作賊致富

淄川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爲懼。屢勸止之。乙遂改過自新。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一作馮婦。乃託言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聞寺中有聚語聲。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輭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徑不熟。使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

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內之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匾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偷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賊栽贓

康熙時。廣西失竊之案。眞者十一二。誣者十八九。刁險之徒。與人有隙。往往以些少財物。於夜中自牆外擲入其家。至旦。則偕鄉約村老往搜之。得所擲物。即以爲眞贓現獲。拘之解縣。當事者素諳其惡。轉將事主刑訊。科以誣良之罪。而蹈轍者猶屢效之而不悛。某歲。某諸生實被竊。所投呈。曰賊不知何人。不敢妄指。當事者喜其愿也。批之曰。賊本不當妄指。所控是。准差緝。

賈五竊寶石頂

乾隆時。京師有賈五者。率其徒爲剪綹賊。一日。賈自外歸。過某胡同。見車轂塞道。不能進。問其故。乃知爲趨賀某相之以參贊軍務功而獲賜寶石頂者也。越日。某設謝筵。席次。自述本朝王公以外。得膺是賞者幾人。己年最輕。蒙恩最早。

頗自得。席未終。忽報中使賚諭至。乃急具衣冠跽迎。開讀之。則云有人奏汝於邊事多掩飾。且侵冒軍餉。念前功不深究。著收還前賜寶石頂。中使既追取。卽馳歸。賓客聞信。稍稍散。

相素驕貴。驟遭此辱。則大慚。遂謝病。高宗聞之。遣使賜醫藥食物。不絕於途。某本無病。見恩禮尙優。意稍安。踰數日。入朝。召見於便殿。論事畢。上熟視笑曰。前日賜汝寶石頂。胡不戴。某以上戲之也。跪謝曰。臣無狀。負上恩。既追取。安敢復戴。上訝曰。朕未有是旨。問內閣及吏禮二部。皆不知。令嚴詰矯詔者。蓋前日之中使追取。實賈使其徒詐爲者也。相驚且怒。出謂步軍統領某尙書及巡城諸御史曰。欽賜物且被竊。要汝等何用。若三日不得。莫怪有大處分也。諸人素懾某勢。又奉有諭旨。遂百計窮搜。凡茶寮酒肆旅館及形跡可疑之家。皆被騷擾。賈之徒告賈曰。事亟矣。久則恐禍及。賈曰。吾以其太驕。故戲之。既擾民。可急還。問諸人誰能爲此者。一夥自薦曰。能。次日。相自朝回。方倦憩。司閽持某尙書名刺至。謂今日某處見有形狀慌張者。搜其橐。果得頂。但未識果爲相國之物否。

其人已併獲。或按懲。或送究。皆惟命。相曰。爲我傳語。物果是。惟須其人自將以至。吾將面詰之。使者去未久。尙書旋至。坐定。相謝其獲賊功。且問人曾否送至。尙書變色。曰。某方以連日窮搜不獲賊。來相國處請展限。烏得有是事。某遂出寶石頂。且述使者形狀言語。並其名刺。尙書皆不知。蓋又賈之徒所爲也。尙書大怒。曰。鼠輩鬼蜮至此。誓不破案不休。相沈吟久之。曰。此輩皆亡命無賴。急持之。恐有意外變。吾之物已獲矣。姑徐徐可也。尙書喻其意。置不究。

胠篋者摑某生頰

某生夜讀制藝。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意且達旦矣。有胠篋者伏牀下。躁甚。突起摑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遽趨出門外。鼓掌而去。

竊牛賊爲犬所捕

嘉慶時。南匯有瀕湖而居者。畜牛犬各一。同檻而臥。一夕。主人就寢。有賊將竊其牛。犬吠於主人寢門。且以頭撞之。主人起視。賊匿不見。主人因嗔犬之吠影

吠聲也。鞭之。仍就寢。賊卒牽牛去。至大團鎮。犬潛尾之。明晨。主人起。方歎牛之失。犬之逸也。未幾。犬返。吠不止。並作牽牛狀。主人會其意。迹至竊牛者家。竟獲之。乃送竊牛者於官。

賊以剪綹術懾盜

貫城李者。京師鏢局之一。施公案所云神彈李五後是也。有某甲者。居與鄰。其人嚮爲剪綹賊。輒身懷二錢。磨治其半邊。至鋒銳。駢夾兩指間。垂手行鬧市。鋒交。割人衣囊。盜銀物。無覺者。心豔走鏢者之豐於獲也。一日。請於主人曰。君家客之間關無阻者。徒恃君家幟耳。誰則不能者。我試爲之。可乎。主人諳其素行。揶揄之。甲固請。適有雇人護貲往南方者。主人以客盡出傭。無以應。甲在旁自陳願往。主人不得已。許之。臨行。囑曰。君雖猝任事。不諳盜情。然盜睹吾家幟。必無害。惟或以新相識邀君過飲者。宜急卻勿往。語半且戲語之曰。誠知君雅善探人囊。然愼無探盜窟也。甲聞之。亦自哂。

中途。甲遇盜。盜睹貫城李幟。疑甲爲李氏素所識客。乃邀甲過家宿。甲坦然承之。

盜固疑其有恃矣。已抵盜家。盛供張。肅之首坐。羣盜左右環坐侍飲。酒酣。盜引一觴進。曰。君李氏客。必有異能。甲固遜。一盜又曰。君今無過謙。非得式噲君威者。吾儕不與君行矣。語漸侵迫。甲乃謝曰。幸有薄技。應得供諸君一噱。語畢。起便旋。繞座右下。歸自座左上。酒數行。盜又請曰。君妙技可得瞻乎。甲哂曰。盍各視君辮。羣盜知有異。亟反手引辮。不獲。大驚相索視。髮種種盡爲人截取。不知何往矣。甲乃徐出之袖。纍纍陳案上。蓋甲素所習剪綹技然也。羣盜不測所爲。羅拜曰。君誠神人也。自是。甲名大著。爲人護財貨。所至無敢犯者。

小李伺書生

京師之剪綹賊。有混號曰小李者。亦工剪綹術。往往於鬧市中行之。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怨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作勢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小刀劃破矣。

盲賊

京師有巨賊神於竊。雖富貴家之堅壁高墉。重門疊戶。所藏金銀珠寶。輒搜括一空。於是被竊之家。歲以百計。捕盜急而竊愈夥。坊役悉受嚴比。一日。有役晝飲兵馬司街。見有盲叟持四尺長杖。探路而行。將入巷。役呼曰。此巷塞。莫誤入。叟諾而去。未逾時。復至。仍欲入巷。役呼如前。叟仍諾而去。役詫之。守終日。不再至。次日復待。見叟執杖來。行入巷。乃尾之。叟至巨室門首。知門雙扃。以手探環。以杖測簷。量度多時。立杖於門側。出而就溺。役謀先竊其杖。次擊其人。往取杖。杖重百餘斤。雙手舉之不得。叟聞杖響。知有人圖之。卽奔入尋杖。手杖而去。役失色。出巷尋叟。不知何往。役思叟技如此。難以力制。次日。巨室詣縣投狀云。夜間門戶不開。財寶已失。役心知叟所爲。由是沿途訪叟。後於騾馬市見叟。點杖而行。役隨至僻地。謂之曰。汝事已發覺矣。曾知否。叟曰。旣發覺。且聽其發覺。遂挽役入市。至僻店沽飲。問役姓氏居址。及所轄地段。役告之。叟曰。旣蒙相知。必圖厚贈。此地非談心之所。來日於陶然亭下俟我。尙有要言一敘。幸勿爽約。役

諸而散。晨輿往候。終無曳跡。如是者三日。役復遍察通衢。忽遇之。責以欺誑。叟曰。予久待汝不至。兩造尊室。賢伉儷酣眠熟寢。未敢聲呼。所有要言及酬謝物。已置之牀側矣。歸驗便知。役愕然而回。移衾揭帳。見東隅柱上插一利刃。旁列一函。金三百兩。誦其函曰。予之行徑。爲爾窺破。本應殺汝。以圖滅口。復思尙無深仇。何必作孽。外三百金。酬報未宣之惠。此後休問予事。各不相侵。倘生妄想。當以利刃爲鑒。役大慄。不敢洩。後之報竊者愈烈。諸役杖斃無數。時南省餉銀解部。路宿雄縣。鞘堆積大堂。派役守之。旋報重門尙扃。亡兩鞘。宰驚訝。密招營弁捕賊。弁未至而鞘又亡二。弁至。宰以失告。弁曰。此飛簷走壁之人。須於上流節制。約數弁挾器升屋上待。仍令兵役持刃下俟。無何。見一人持杖飛來。兩臂各挾一鞘而躍。諸役刃之不及。屋弁以銅鞭擊之。鞭折。弁隕。次弁復擊以雙鐧。一鐧傷賊臂。賊落地。棄鞘持杖奔檐。仍遺鐧傷墜地。而鐧弁已爲杖斷雙股矣。衆役就地縛之。則盲叟也。其杖以鋼鑄。外髹以漆。重不能舉。嚴刑審訊。京中大案悉認不諱。其黨至死不招。問何以盲猶爲此。曰。因欲爲此。所以致盲。不盲。久

爲役捕。惟盲人不及覺。始得至今日耳。乃戮之以狗。

賊爲舟中老人所欺

運河經無錫北門外。曰蓉湖。湖水寬廣。帆檣林立。有竊賊。善泅水。凡舟載貨以泊者。恆爲所取。案如山積。不能破。一日薄暮。有巨舟掛帆來。抵水濱。帆落。遂泊焉。賊自岸側睨之。窗掩無所見。遂泅水至彼岸。遙望。則見窗洞開。燭熒然。白髮老人據案坐。手執卷審視。時尚早。遂就茶肆小憩。二更許。仍隔水窺伺。老人態如前。風自窗入。吹手中卷。卷頁一一如輪轉。不之覺。以爲是必老於行旅者。挾巨資。故無寐。實則睡已熟。燃燭作展卷狀者。示吾輩以有備耳。時不可失。勿爲所欺。於是潛行水中。距舟尺許。出水。探首向窗視。木匣縱橫。列榻下。高可二尺。廣半之。燭花大如棗。老人鼾聲如雷。涎自口角流下。案側有鎗。不及五尺。銳利有光。取之出。視老人。寂然。膽陡壯。蛇行入。先以繩寬縛老人於椅背。轉身挾木匣一。急從窗出。力過猛。舟動。老人覺。顧身縛不能立。手探窗際。僅及脚跟。捉之。竟脫。遁去。賊既入水。知老人有備。伏舟底。須臾。矢果雨下。夜將半。始行。未及半

里。老人泅水尾追之。木匣重。行遲。幾爲所獲。將及三里橋。適有舟自橋出。櫓搖波動。乘間竄橋下。置木匣而後遁。老人無所獲。乃返。自忖雖辛苦。幸有木匣在。明日人靜時。至橋下取歸。啓視之。則磚石也。大懊喪。誓不復作賊。踵皮已脫。不良於行。匿鄉曲。以更夫終。此咸豐時事也。

刀客竊印

山東多刀客。往往禦人於國門之外。然矯健絕倫者。亦不多覯。咸豐時。登州某縣有刀客某。猱捷迅速。垣壁所不能隔。其友某有技。與之相埒。亦刀客也。刀客犯案纍纍。官府購之急。則逃至汴。充捕役。凡案情重大非弋獲不可者。恆責之。某夜。撫院忽失印。即令緝之。某奉命躊躇。知爲巨賊。密索諸城內外。凡城垣之上樓房之脊以及船桅旗竿之顚。搜之幾徧。一夜。至城東北鐵塔旁。見有人自頂下。瞬息無蹤。因超越而上。伏候之。須臾。其人返。相視驚喜。則友也。與敘間闊。並詢竊印故。友曰。吾來尋君。思非此不能速遇。且將一試技能。使知吾輩中大有人耳。兄曷偕我去。何充此齷齪捕。受官府惡氣耶。某然之。反撫印。偕友行。撫

窮緝之。渺矣。

呂二改行致富

呂二賊之雄也。不知所從來。或曰湘人。或曰鄂人。或曰皖人。其蹤跡以皖城爲多。凡江湖流竊來皖者。必呂允。始可施其技。其竊也。禁用暴力。雖攜械。當破獲之際。務以智自脫。否則寧弭首受縛。不得傷人。

歙有曹某。其大弟子也。能傳其術。邑之富人方迎娶。奩具極豐。呂與曹及其他一人往。雜衆中爲僞觀者。入其室。使一人手布包走。且呼曰賊。賊。布包者。其所早備以爲囮。中敝衣數件。無他物也。衆人驚起競逐之。其人行甚疾。衆追稍遠。曹則盡捲儿案鋪陳一切。乘間。分塞來賓所乘輿之底。衆追得之。審其非。釋令去。歸而陳設不見。皆大駭。方紛亂間。曹與呂又盡竊其首飾之貴重者去矣。久之。亂定。始覺。已不可追。

呂之敎人。分別門類。鑽穴者。踰牆者。剪綹者。探鑰者。各以類相從。其避光匿影絕聲滅跡之法。暇日。輒爲其徒口講指畫。晚年洗手。不復爲此。亦戒曹令自懲

歲。曹不能從。呂六十餘。乃經商於外。七十四始還皖。富已不貲。人已不復知其向爲賊矣。一旦。忽柬招城中紳商農工有名者數百人飲宴。酒酣。出簿籍一。盡列諸人姓名。上書某若干某若干。按籍付資。衆驚怪不受。呂笑曰。我卽向日之呂二也。擾諸君多矣。簿記具在。今行將就木。故躬行陶朱之術以贖前愆。此非盜泉也。今於諸君本利皆淸償。不更賫汚名入泉下。不亦善乎。諸君拒我。便非與人爲善之義。衆不得已受之。所餘猶可萬金。歲餘。呂疾。召其徒。舉餘款。盡分授之。令各自謀生。毋更爲此。遂卒。其徒得資。亦頗有改行者。而曹終不悔。後十年。斃於錢塘獄。

曾文正有珠被竊

曾文正入覲。恩禮優渥。賜物累累稱異數。中有明珠一顆。綰以金絲。綴之項下。斯須不去。一日有讌會。賓客滿座。談次。或謂近日京中劇騙甚多。且其術至黠。不可捉摸。吾輩宜愼之。曾掀髯笑曰。鼠輩伎倆。吾未之信。果能騙得乃公項下珠者。斯神技耳。雖然。吾知其無此術也。越宿復入覲。乘肩輿入禁城。禁城地廣

漠。一望可數里許。於晨光熹微中。見有車遠至。一出一入。須臾已近。車中似一親貴。鬢眉殊軒爽。似曾相識。然實不知其爲誰。曾出輿步行以示敬。親貴亦步行。忽揚聲曰。爾非某某乎。曾唯唯。卻立。似有所思。親貴前謂之曰。二十年前某月日。曾與足下一面。當時足下無鬚。余方年少。今日相見。足下之鬚如許斑白。余亦于思爾爾矣。言時以指自捋其鬚。並引鬚與曾鬚相比。既而大笑。拱手遂去。曾亦登輿進。無何。朝罷歸。方欲解衣。而明珠已不翼而飛矣。駭甚。徧索不得。始悟所遇者。剪綹賊也。又數日。應同鄉某御史之約。赴戲園觀劇。顧曲者。或木天名宿。或豪貴少年。座爲之滿。劇將半。覺靴中似有不適。脫之。有物墮地。拾而視之。則曩日所失珠也。

鑪坑內有賊自首

周某家有菊。一日。閒步庭前而賞之。忽聞大呼曰。有賊。其聲喑嗚。如牛鳴盎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諦聽之。乃在廡下鑪坑內。乃邀邏者來啓視。則儽然一餓夫。昂首長跪。自言爲前夕乘闇闌入。匿於此。冀夜深出竊。不虞二更微雨。有

人移醃虀兩甕置坑板上。遂不能出。尙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餓不可忍。自思出而被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爲餓鬼。故反作聲自呼耳。

文淵閣書被竊

文淵閣多藏書。每年伏日。例須晒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事者不監視。供事下役輒竊之以鬻錢。惟所竊皆零本耳。

太和門庫物被竊

太和門左有明庫六。歲派滿大臣二員。督率司官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卽爲其從人竊一次。其中一庫。皆簾幙衣履之屬。中有珠幔。寬長可八尺。爲珍珠所穿。四圍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如龍眼核。線已朽敗。一抖晾。則珠紛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已易爲贋者矣。更有明萬曆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假者。更有皮張庫。則皆鞹矣。至金庫銀庫。則必歷年報空也。

庫丁竊銀

戶部銀庫有庫丁。凡四十人。開庫之日爲堂期。月九次。合加班之堂期計之。凡十餘次。每一丁月有三四次可當値。出入累千萬。無不有所竊。三年滿役。除行賄滿尙書規費六七千金及保鏢費外。尙可餘三四萬金。堂期入庫。四時均赤身。面滿尙書公案。魚貫而入。取官製衣褲著之。運銀疲乏。可出而小憩。其復入也。仍裸而至公案前。張兩臂。露兩脅。胯亦微彎。更開口作聲。以示全體無夾帶也。然所竊之銀。則在肛門中。人不及察也。聞業此者。先以鴿卵出入肛門。以次而易鷄卵鴨卵鵝卵。均澤以麻油。久之。更塞以重十兩之鐵丸六七枚。則每次塞銀時。至少可五十兩矣。又有一法。則藏銀於夾底水桶。蓋京師街衢多塵。堂期。必備清水洒路。庫丁乃於桶底。加板一層。銀入其中。俟堂官散。卽從容擔之而出。

賊竊國璽

皇帝有傳國璽。而又有國寶。存庋奉天大內者。亦數十計。同治時。重修玉牒成。先一日。由內閣恭請御璽。以備鈐用。滿學士某實司之。驗視無誤。卽藏之庫中。

且閉戶而下鍵焉。時滿大學士爲寶文靖公鋆及靈某。靈時已回第。忽急趨入閣。召某而謂之曰。所藏之寶。盍再視之。某如命而往。庫門之封識宛然。及逐一啓驗。則皇帝親親之寶。已不翼而飛矣。某惶急覆命。寶聞之。亦不知所出。且欲卽時奏聞請旨。靈止之。手百金之銀票與某曰。置匣中。明日當有驗。第勿聲張。及歸家。一夕目不交睫。未明入直。急啓匣審視。則玉寶在其中。而銀票渺然矣。

李某遇鐵算盤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中途有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襤褸。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驥尾。今將分手。頗思一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衆呼之。曰。毋擾清夢。衆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

若是頃方起饅裹餡耳。臥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衆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衆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爲贈。視之。自玉山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爲代僱。此則各牙行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胠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爲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況數百里。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橐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爲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行旅苦之。山陰某游幕陝省。以事南旋。溯襄而下。有同行

船十餘艘。魚貫而進。守望相助。一夕。入鄂境。叢山峻嶺。四無人煙。以時晏不復前。遂泊於中流。每五六艘駢列。聯以巨纜。兩端距岸各數丈。夜闌。諸人以倦而睡。某以吸鴉片煙未寢。斗聞呀然一聲。出自鄰舟。亟起依窗而矚。但見月明水靜。一黑影向叢山飛去。霎時已失。舟人紛覓無獲。某亦手持水煙管過鄰舟問訊。鄰舟一武弁。鬚眉偉然。歎曰。作客大不易。此間素號匪藪。雖萬山峻拔。上干雲霄。飛鳥不至。罔論人跡。而實爲宵小之安樂窩。舟泊中流。余竊惴惴。三更後。萬籟俱寂。猶嘿然危坐。旋覺舟微震。知有異。乃以藏文憑之小箱。置枕旁。薦刀假寐。賊先登君舟。見君未眠。乃過余舟。聞余鼾聲大作。啓門逕入。以手攫箱。余遽躍起。出其不意。揮刀擊之。賊嗷然奪門遁。譚次。某落紙煤於槽中。俛拾之。得一物。血模糊。燭之。玉晳。一女子手也。諸舟恐復有賊來。不敢留。星夜啓椗南下。

竊銀角

廣州鑄錢局會計員。每日會計出入。往往少數十金。莫測其故。蓋凡工人入廠時。每人率攜有香蕉數枚。乘人不見時。輒嵌一二角之小銀錢於蕉中吞之。出

廠。則從大便取出。工人勞苦。必不能禁食香蕉。故竟無術以禁絕之。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

光緒時。有奇竊名於江湖間。嘗令數小兒懷種種鎖鑰及破衣敗絮。藏皮箱中。使人舁以上汽船。一若旅行之輜重者。汽船中人自以之入箱艙矣。箱之底板有機棙。至中途。則撥機而板脫。小兒出。乃徧發他箱。取其珍物。而以己箱之物實其中。及船至埠。則小兒雜人叢中出矣。

竊箱籠及木器

杭州某宅。嘗以喜慶事演劇三日。至第四日。主僕皆倦。夜未闌。卧矣。賊十餘輩入其室。取箱籠及木器。乃張燈啓門。相與擔負諸物。雜沓而出。且佯相語曰。吾輩辛苦數日。主人不諒我。欲我輩連夜還人物。豈非不情。時更夫聞之。以爲必某宅僕人也。因勸之曰。汝輩受雇錢。作事乃義務。何可深怨。則羣叱之曰。此何與汝事。乃須汝饒舌。比明。主人見大失物。問更夫。始知賊。故以是欺更夫也。

竊首飾

凡小銀飾肆門前之櫃。恆置一燈。肆夥即坐其旁。以事工作。一日。有狀似甚困憊者。至其處。哀之曰。吾患瘡。幸某善士與我一膏藥。云貼之立愈。欲借汝燈一用。可乎。店夥允之。即就燈將膏藥揭開。出不意。貼膏藥於店夥之口。便攫貴重首飾去。逮揭膏追賊。賊去已遠矣。

竊驢之狡

金陵聚寶門。即南門也。層譙壯麗。複洞宏深。又當四通八達之衢。行人如蟻。肩背相摩。妙手空空兒。遂於此肆其胠篋之技。一日。有鄉婦騎驢入城。其夫執鞭隨於後。行至半洞。忽以人多前後隔斷。可望不可即。半嚮。又有人載巨囊。散漫龐大。夾於婦之左右而行。良久人稀。婦忽自空中下墜。身猶在鞍。脚猶在鐙。惟驢則不知何往矣。夫亟就而扶之起。詢其故。婦茫然。蓋此輩黨羽頗衆。見此驢可得重值。因密遣其黨。佯爲擁擠。使騎者不能左右顧。乘間。即斷驢之銜勒與鏤膺。而以兩人托鞍於空中。又以錐刺驢尻。使負痛急走。既遠。即撒手而去。夫見婦墜。必急視其受傷與否。不及追賊。賊即於此時遠遁矣。

揚州平山退居庵某僧耽吟詠。光緒乙未重九夕。方徜徉禪榻。挑燈搆思。漸入深夜。有偸兒至。蓋譎其香積廚略有所蓄。故穴牆而入也。既入。見僧方苦吟入定。充耳不聞。乃至隔房而肆搜括。詎僧忽得句。起而吟曰。風月雙清偸不得。偸兒驟聞之。大驚。以爲僧已覺之也。僅攫其輕便者亟竄去。僧聞聲出視。則山門洞開。經鑪禪杖。猶狼籍滿地也。

掱手

滬人呼翦綹賊曰掱手。猶言扒手也。亦曰癟三碼子。非專以翦綹爲業也。可竊則竊。否則行乞。

垂髫女爲掱手

上海之掱手。有以垂髫女爲之者。以其尚未成年。人多忽而不察也。其人衣飾華潔。舉止大方。每擇嫁女之巨室。伺於門。見有女賓降輿。即尾之而進。升堂入室。主人輒誤以爲女賓之偕來者也。周旋其間。乘間攘物。於是有搜竊新婦待

御之珍品者矣。有被奪小兒隨身之飾器者矣。其從容者。或且隨衆筵宴。果腹而出。而主人賀客皆不及覺察也。吳縣姜佐禹二尹殿揚實親見之。

竊玉搬指

載澤出洋考察憲政歸。一日。與京尹遇於六國餐館。京尹言京師爲翦綹賊所聚。變幻不測。近身之物。往往取之如攜。載笑曰。此輩欺田舍郎。得衣食耳。能有異術耶。京尹曰。某侍郎嘗墮其術中。載曰。彼自疎忽耳。因翹指示之曰。此御賜四喜搬指。用之數年。刻不去身。能取者。吾服之矣。京尹唯唯。

越數日。德公使館開茶會。柬邀我國大員。載亦往。座有虬髯碧眼兒。頎面碩身。被軍服。趨前握其手曰。柏林一別。今已三年。君丰采乃勝前日。可喜可賀。載瞠目。不知誰何。以其爲外人也。姑應之。其人數語後。匆匆去。旋覺有異。視其手。搬指亡矣。問德使。則亦不識其人。謂但見其衣服華麗。疑爲貴賓。載恥於前言。不告人。驅車而歸。甫及門。京尹亦至矣。問來意。出搬指示載曰。頃退朝。有衣服形容如宮監者。以此物將至。云頃從公索觀者。囑爲交還。物既見付。即轉身去。當

時未及窮詰。頗疑。顧其人直入宮門。則又似無可疑者。載良久。乃恍然。蓋當日無心一語。已有屬耳於垣者矣。獨不解此中人物。乃有洋人有宮監也

江輪竊履之賊

宣統庚戌冬。程善之與數友附汽船赴皖。在舟中。數人列坐一榻。各脫履置榻旁。盤膝於榻而談。時天方寒。衆多著西式煖鞋。竊者涎之。乃欲以物寄榻畔。衆不許。乃去。須臾。聞船尾有人噪呼云。得一賊矣。翹首望之。果見有人擒一賊自船後來。左握其髮。右扼其腰。牽曳以行。賊力與支拄。逡巡過榻前。衆方注視。中有方某者最機警。覺有異。卽跳足起立。握賊衣。則榻下之履已盡入賊懷矣。一一搜出。幸無失。擒賊者怒益甚。吼曰。賊已被獲。何敢爾耶。曳懸之前桅。看如何。且詈且蹴以足。乃引去。在榻前方苦掙。故行甚緩。數武外。忽疾如風。衆頗訝之。繼乃悟其本爲一黨也。特以無因俯首拾履。故出此計耳。

竊賊易裝以惑人

史某以事赴鄂。在汽船客艙。竟日無事。倦而少息。方徙倚間。有過其前者。著單

呢袍。戴瓜皮帽。被服殊樸。見史方偃仰。乃俯視箱籠。趦趄而行。猶屢回顧。乃去一炊許復至。則一布袍舊西式便帽類僕從者。史不爲意。偶見其一掉頭。則又向者面龐也。疑甚。乃佯閉目以寐。須臾。其人手一茶壺至前。呼曰。先生飲茶否。史不應。以爲酣也。遽攫其身旁物。史猝躍起。挽其髮。按之仆地。將飽以老拳。其人無言。惟號呼乞命而已。須臾前艙一人奔至。噪曰。失翡翠鼻煙壺矣。見其人大喜。曰。必此人也。搜其身不得。見地有茶壺。揭蓋視之。鼻煙壺在焉。怒曰。此值數百金。鼠子乃敢盜之耶。憤憤語史曰。君請釋手。此人。僕當交船主重責之。遂提曳以去。久之。無所聞。問水手。則固未白船主也。乃知其爲一黨矣。

飛賊

有皖人某甲者。聽鼓歷下。一日。得其鄉人某乙函。借銀幣百圓。惡之。置不答。越日。又索百金。仍不理。夜分。乙飛躍入甲宅。以銛利之匕首刺牀頭。盡擕其黃白物以去。甲懼。鳴於官。捉乙。已失所在。事後十餘日。補用道丙亦皖人。復得乙函。索千金。並使送至某巷關帝廟橫匾中。屆期以百金往。守以警兵。而終夜無見

聞。視金。亡矣。丙怒警察之失職。限以期使捕賊。逾期。則索償於警廳。警吏怒且急。明偵暗訪。城市騷然。終不濟。而警廳存款亦不翼而飛矣。凡皖人之在官者。莫不慄慄危懼焉。

焚悶香以行竊

有於深夜攜悶香入人家焚之。使其合室之人。昏迷不醒。席捲財物。從容而行者。比覺。則杳如黃鶴矣。

鄰人穴牆以行竊

滬上家屋之有石庫門者。以幢（一樓一底曰一幢有所謂半幢者騎樓也廂房亦有樓則曰半幢）計。不論為五幢三幢二幢一幢。在一門之中者為一家。然左右之牆。皆與他家合。非獨立也。馮藎忱居克能海路之存厚里。一夕。出觀劇。盡室偕行。獨閽者留守。其左鄰之人穴廂樓而進。啓其篋。竊衣飾以去。閽者在樓下。微聞有聲。以為貓鼠也。觀劇者夜闌返。倦而寢。翌日晌午。閽者起。出門偶眺。見左鄰之門已扃。窺其隙。闃無人。忽有悟。告藎忱。發篋視之。空矣。乃始悟昨夕之賊。非自外來。故雖警察林立。

無人覺察也。

商務印書館

第四十册 棍騙 乞丐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DS
754
.H7
v.90

清稗類鈔

棍騙類目錄

	頁
販豬仔	一
拐帶婦孺	三
攫孩勒贖	六
采生折割	六
善棍	九
獺皮歌	一〇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	一〇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麵	一一
朱福保賣古瓶耳	一二
上海之地棍	一二
上海地棍之拆梢	一三
上海地棍之硬詐	一四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	一五
上海地棍以爲人復讎取財	一五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	一六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	一六
上海地棍之包開銷	一七
上海地棍之索陋規	一七
淨慈寺僧騙王元寶	一七
造畜	一八
念秧	一九
飾男爲女以覊錢	二七
僧以王某爲人贅	二七
黠婦以僞夫取財	二八
僧以邪術騙金	二九
粵西多拐騙婦女	三〇
方九麻子影射盜名以欺僧	三〇
插天飛屢行騙	三二
騙子賃居承恩寺	三四
騙三千金	三四
騙黃金二百兩	三五
騙人參	三六
騙牆	三八

騙畫　三九
騙衣　三九
騙靴　四二
丐婆詐欺某少年　四二
妓飾爲狐女以行騙　四三
錢谿五終身行騙　四四
飾爲某王以行騙　四八
僧以佛將出地行騙　五〇
陳譚以鴉片騙某千總　五一
騙烟土　五二
冒充吳甄甫之猶子　五三
僧受老婦騙　五三
丐掉箸包船以行騙　五四
仙人跳　五五
養瘦馬　五七
騙緞以倪某爲質　五八
認丐爲義父以行騙　六〇
冒爲人父以奪錢　六一
冒充某方伯子以行騙　六二
以假人頭騙錢　六三
假關節以行騙　六四
冒爲人子以行騙　六七
漢口某錢莊遇騙　六八
周夢星騙信局　六九
騙戲館中錢　七〇
以計騙伶物　七〇
冒爲探事委員以行騙　七一
責妓償金　七二
無賴子假雪彌勒以行騙　七三
老人爲某所騙　七三
擔水夫爲道士所愚　七五
道士賣大力丸欺人　七六
綢緞店與外科醫室之受騙　七六
賣假藥　七七
江湖醫生賣膏藥　七八
售假釧　七九

騙人參 八一
騙行李 八三
假翰林 八三
冒名頂替之官吏 八四
僞充差弁騙烟膏 八四
和尚作怪 八五
僧以江南某生爲活佛 八五
僧以肥白之人爲活佛 八八
羽士以國母騙尼 九〇
客騙安三姐 九二
李曉岩騙金釧 九三
以女子相片行騙 九四
娶妻行騙 九四
巨騙得妻及珍物 九五
竹禪匿官家女 九七
女以財色行騙 九七
以僞石女行騙 九八
航船婦騙白姓少年 九九
戳包兒 一〇〇
放白鴿 一〇一
飾木偶爲女以行騙 一〇二
以婢拐女 一〇三
某少年之姦騙 一〇四
以自由結婚騙財 一〇五
金珠仙騙馮竹生 一〇六
招股行騙 一〇七
以作廢股票爲質 一〇八
假質劵 一〇九
以贋銀購贋巾 一〇九
騙車 一一〇
串通洋人以行騙 一一〇
西人來滬自稱電醫 一一一
冒主人姓號作書以行騙 一一一
串通地皮掮客以行騙 一一二
呂蓉齋騙行篋 一一二
調包 一一三

擲包　一一三
騙押櫃銀　一一五
逆旅主人被騙　一一八
騙子爲老朝奉所算　一一九
商店以休業遷移爲騙　一二〇
商店以減價折扣行騙　一二〇
商業之屏風　一二〇
貼水之騙　一二一
燼餘香皂之作僞　一二一
假香水　一二二
縱火圖賠　一二二
商店獎券之作僞　一二二
不實言無貨　一二三
僞造商品　一二四
僞造國貨　一二四
僞造廣告　一二四
僞造匾語　一二五
冒用市招　一二五
兩肆以互訟爲廣告　一二五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棍騙類

販豬仔

以強力取不義之財者。曰棍徒。以詭計取不義之財者。曰騙子。雖與盜賊異。而其見利忘義。則同。販賣豬仔之人。則強力詭計悉用之。是合棍徒與騙子而爲一也。

豬仔。內地人民被拐出洋。畧賣爲奴。使供一切苦役。以若輩蠢如鹿豕。因以豬仔名之。蓋南洋羣島多有不肖之徒。勾通地棍。誘致壯丁。見有貧困者。初則啗以微利。誘以甘言。謂當攜往善地經商。可得重值。愚者爲所惑。輒從之行。乃引之入販者所。販者假旅館爲窟。入其室。乃錮之。令不得出。甚且囚之於木籠。籠中一人或二人。日給饘粥二次。俟議價既定。卽囚之。載入海船以去。所往之地。大抵爲新加坡庇能等埠。沿途發賣。或質之於人而受其值。蓋卽沿

襲販黑奴者之餘智也。

其次者以借貸爲誘置之媒。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則佯稱借以資本。俟出洋得業後。以漸淸償。惟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雇處所。須聽借以資者之指定及介紹。而豬販於其出洋時。卽傳電告知指定之處。蓋卽海外販豬機關。或雇豬仔者。逮此人出洋至其所指定之處。雖明知已爲所誘。而雇者販者之合同。已成鐵案。不能自拔矣。若能以工資償借款。則始得回復其自由。

僱用豬仔之法。最毒者。爲誘之以賭與煙。華工麕集之地。每有多數賭館。番攤牌九諸賭品無不備。若輩好賭。而十無一勝。館主故爲慷慨。任其賒欠。於是以可賒欠而賭愈狂。賭愈狂而所欠愈多。所欠既多。館主乃以此項賭賬。劃歸之僱工者。故有多數華工。因賭賬之糾葛。其工資已領至十年以後者。遂至終爲人奴矣。其誘以煙者。僱工之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左右。故廉其値。華工多就此以休息。煙癮乃成。癮既成。晏起早息。每日工作之成績自劣。彼僱工者以成績計。於是工力愈減。而畢工之期愈延。畢工之期愈延。而受入之工資。不耗

於賭。即耗於煙。至是而遂無一幸免者矣。

其在祕魯者。多售之於寮主。寮主皆歐洲豪猾。稍集資本。前往承領墾地。而購我華工以代牛馬者也。寮主之視豬仔。實不如牛馬。每日晨起。用鐵鍊橫鎖。牽連就役。每日止給一麵包及香蕉二枚。監以黑奴。稍不如法。箠楚交下。夜則嚴閉斗室。梏其手足於榻。使不得轉側。更豢惡犬數十頭。如有逃者。即放犬追之。嗅氣尋覓。百無一免。獲則斃之以手槍。甚且泡以沸湯。焚以烈火。慘不可言。光緒某年。祕魯有一寮主。尤兇惡。曾殺華工至千數百人。積髑骨如山阜。植花木其上。以作京觀。

拐帶婦孺

拐帶人口以販賣於人者。凡繁盛處所。皆有之。而上海獨多。蓋華洋雜處。水陸交通。若輩遂得來往自由。肆其伎倆。有自內地拐之至滬者。有自滬拐之出境者。或充奴僕。或作豬仔。而警察有所不知。偵探有所不及。其受害者。則以婦孺爲尤甚。蓋知識幼稚之故也。其應用之方法。强力詭計。相時而行。亦合棍徒騙

子而爲一人者也。

且警察偵探。非惟絕不過問。甚且從而袒庇之。蓋得其賄也。所拐婦孺。先藏之密室。然後賣與水販。轉運出口。婦女則運至東三省者爲多。小孩則運至廣東福建等省者爲多。若輩謂婦女曰條子。小孩曰石頭。其上汽船也。更有人爲之保險。船役亦有通同保險者。視此爲恆業。與各處偵探相交通。故絕無破案之事也。

揚州蘇州松江無錫之鄉女。以上海工資。較內地爲昂。每出而就傭於巨室。至滬。則投薦頭店。薦頭者。介紹傭僕之人也。然亦有以拐賣爲事者。陽以介紹爲名。而導入邪僻之旅館。先與姦宿。無幾時。即入拐匪之手矣。

自成都重慶而下。直至黃州。中有匪徒出沒。交結甚隱祕。且有以拐帶婦女爲業者。亦復彼此交通。其拐少婦之術。往往令其黨之婦女。騎驢遊弋村落間。見有鄉婦騎驢出者。其夫若從於後。則故策驢令傍鄉婦驢以行。遂與鄉婦互通名居。伴與殷勤。而陰策驢令行漸速。鄉婦不覺亦速。則已與其夫隔遠。如是數

轉。鄉婦路迷急遽。則慰之曰。勿恐。前途有吾親串家。可往小憩。若旰。卽可宿。遂
引至匪所。入門。此婦卽他匿。室皆男子。鄉婦覩狀。必號哭。則令人捽而痛抶之。
且告之曰。汝已入吾穽。不從卽死。以絕其念。因使其黨汚之。名之曰滅恥。婦人
旣被恐喝。又失身於人。則心漸灰矣。因令他匪僞爲受主者。向匪家購以爲妾。
而好言問其自來。婦人必泣訴其冤苦。乃僞爲不忍者。而退諸匪家。則又痛抶
之。徐察其果無變志。乃又使一匪購之。問如前。如再言。再抶之。如是三四。最後
愈慘酷。直俟其不敢復言。始令人攜至市鎭賣之。故絕鮮破案者。
其被拐者直接之害。有二。一戕賊肢體。肢體爲人所同具。而被拐之幼孩。則肢
體輒多戕賊。其橫受鞭笞刀鋸以死者無論矣。如毀傷面目。刖割手足。爲玩物
斂錢之具者。隨在皆有。所最慘者。或豢養幼孩爲侏儒狀。法以幼孩。納身入甕。
故出其頭。豢養數年。頭大身小。遂成侏儒狀。或僞飾爲人首獸身狀。先碎割幼
孩肌膚。使之流血不止。卽活剝犬羊等皮。緊貼孩身。不久卽自黏合。藉以演劇
炫人。二剝奪人格。人莫不各有其高貴之人格。而婦孺被略。則人格亦被剝奪

矣。舉人生一切應有之權利。既爲拐匪所攫盡。而更導之以邪淫。誘之以罪惡也。

攫孩勒贖

道咸以還。京師風氣日偸。宗室子弟。往往遊博無度。貲盡則輒往荒僻。攫農家乳孩以歸。次日。故張帖招領。託詞途中拾得者。至農家來贖時。則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後止。

采生折割

江湖匪徒有以采生折割爲利誘拐小兒者。其得之也。以強力以詭計。亦合棍徒騙子而爲一人也。乾隆時。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縣令荆某途遇之。命役引歸。託言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爲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

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日則牽我出就市。晚歸卽納於桶。莫審其所爲。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得出桶。見二人啓箱。箱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一老人。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拘二人鞫之。初不承。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乃以三歲幼孩作成。先用藥爛其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創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所殺小兒無數。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爲之。令之作丐求錢。荆得狀。卽率役籍其船。於船上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爲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卽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溼未能作屑。乃卽敗露。此天也天也。今但求速死耳。荆大怒。乃命人械繫之。牽之至市曹。暴其罪而搒死之。觀者稱快。久之。犬亦餓斃。

乾隆辛巳。蘇州虎邱市上有丐。挈狗熊以俱。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能作字

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施一錢。許觀之。以素紙求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百錢。一日。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與一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夥捉我去。先以啞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卽殺狗熊。剝其皮。包於我身。人血狗血相膠粘。永不脫。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衆大駭。擒丐送有司。照采生折割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還其家。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中之教場。有山東人張設布圍。任人入覽以售錢者。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爲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頷下虯髯如戟。於是觀者甚衆。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

逐之出境。

善棍

俗稱無賴之徒曰棍徒。又曰地棍。又曰土棍。亦曰痞棍。蓋俗以棒爲棍。狀其凶惡。如以棒擊人也。其名所由起。則原於李紳拜三川守詩序。謂閭巷惡少年。免帽散衣。聚爲羣鬭。或差肩追繞擊大毬。里言謂之打棍。士庶苦之云云。是則凡得惡名者。始可曰棍。而光宣間。乃竟有假託善名而爲惡者。人目之曰善棍。其人輒假慈善事業之名。賃屋於市。標其名曰某某善堂。刊刻緣起。四出募捐。並列負有資望之紳商姓名。謂之曰發起人贊成人。或從而尊之曰董事。以求取信於人。冀得踴躍輸助。其實凡列名者。未必一一過問。惟經手之數人。得朋分金錢而已。

其號稱經辦之事。如放賑也。辦學也。育嬰也。養老也。又有衣米醫藥棺塚以及惜字涼茶之施捨。一一臚列。巨細靡遺。究之實行者一二而已。所得之貲。泰半自潤。甚且有因以致富者。其所以得善棍之名者。亦以其詐欺取人財耳。

獺皮歌

蘇俗呼土棍爲獺皮。凡偪醮搆訟殺牛開賭諸不法事。皆出其手。費葵有獺皮歌。懲惡之意。流露楮墨。歌云。蘇松界處東海濱。素稱澤國水潾潾。爲淵敺魚偏有獺。實偪處此何不仁。東隣醮婦喪所天。西隣賣兒償租錢。渠先攫取數緡去。那管汝曹泣涕漣。忽聞郁南詬誶聲。計與波浪定財生。不然唆使公庭去。涉訟經年禍不輕。良民動色常閉戶。無辜波及竊與賭。覘知里甲暗中謀。愚民股栗色如土。小語低聲里甲前。哀求大力脫網罟。且賣郭外祖遺田。再鬻舍旁種菜圃。大家剖食事方休。免得鉤提到官府。里甲何人庇獺皮。虎威狐假吏神武。吁嗟乎。磬竹竭波難盡傳。聊言一二已慘然。肥爾身兮果爾腹。百般詭計掠人錢。如狼如虎亦可稱。虎狼噬人未猛烈。爲蛇爲蠍何不名。蛇蠍螫人可撲滅。惟有獺居水族中。涵淹卵育擇肥齧。安得韓公驅鱷文。食肉寢皮波浪息。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

乾隆末。福文襄王康安權勢赫濯。每出行。所從家奴。騷擾驛站。而牧令事之惟

謹。有無賴子副天保者。少與文襄之家奴鄰。悉文襄情狀嗜好。乃與其黨數十人。假文襄名號。沿途訛詐。稱疾不會僚屬。至湖南辰州。時知府淸安泰爲文襄所薦擢者。具手版上謁。從者遏之。淸疑其詐。突入。保臥重茵中。淸直前揭被。知非文襄。呼羣役進。立時擒獲。無一逃者。事聞。高宗大喜。立擢淸官。後仕至浙江巡撫。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麪

朱福保。吳縣舉人。專以訛詐爲事。道光時。以被控。革舉人。禁於獄。咸豐辛亥。大赦出獄。而橫行如初。庚申之變。朱與粵寇通聲氣。勢益盛。同治癸亥。蘇城克復。朱遁至洞庭東山。山人大震曰。朱舉人至。吾輩供其魚肉矣。因鳴金集衆邀擊朱於殿前。（東山街名）鋤耒橫施。朱遂破腦死。

有新開之麪肆。生涯頗盛。朱一日造其樓。頻呼取光麪來。光麪者。無餃之麪也。肆夥初未識朱。因曰。店例。喫大麪者坐樓上。喫光麪者坐樓下。客喫光麪。請下樓。朱曰。信如所云。則喫中麪者。（半餃之麪曰中麪）將坐於樓之中間矣。肆夥漫應之。翌

晨。朱集乞兒若干人各給錢數十文以二人爲一班。分班至麪館喫中麪。喫時。踞坐樓梯之半。一班去。一班又來。至午。猶未散。他客造麪肆者見乞兒踞樓梯。率望望然去之。肆主大窘。亟向朱請罪。且賄以金。朱乃麾乞兒去。

朱福保買古瓶耳

朱福保嘗過某骨董肆。見有古甆瓶一。色澤至佳。因叩以價若干。肆主曰。非銀十圓不可。朱曰。以余觀之。值一圓耳。肆主嗤之以鼻。且曰。一圓之値。購瓶耳而已。蓋瓶旁固有兩耳也。朱默然而去。翌日。復來。探囊出銀餅一枚。置於櫃。俯拾地上磚塊。敲去瓶旁兩耳。懷之而去。肆主畏朱氣燄。不敢與較。沮喪者累日。

上海之地棍

上海之流氓。卽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橫行於市。互相團結。脈絡貫通。至少可有八千餘人。平日皆無職業。專事游蕩。設穽陷人。今試執其一而問之曰。何業。則必囁嚅而對曰。白相。自號白相人一若白相二字。爲惟一之職業也者。若輩身口之銷耗。晝則飯館。晚則逆旅。茶坊酒肆。更無不有其蹤跡。平均計之。每日

每人以銀幣半圓計。其總數日已四千餘圓。以年計之。則已達一百四十餘萬之鉅也。

上海地棍之拆梢

拆梢者。蘇滬爲多。而滬尤甚。蓋以非法之舉動。恐嚇之手段。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之謂也。凡地棍慣以此爲生涯。拆梢之語。猶普通語之敲竹扛。江寧語之敲釘錘兒。鎭江語之釘釘子。杭州語之刨黃瓜兒是也。

敲竹扛者之竹扛二字。實爲斮扛之誤。有苛斂橫征意。齊次風有禽言詩七章。以斮扛與布穀等並列是也。其詩云。斮扛斮扛。一斮使山禿。再斮使山荒。漫論阿房與建章。去年豪吏來如虎。云造海船送兵府。千章伐盡一朝樹。斮扛斮扛爲官苦。苦辦雞黍飽吏人。自斮自扛幸勿嗔。今年再來云不足。仰看青山山已禿。海船三年造未成。年年卻造誰家屋。

上海地棍之施術。不能施之於老門檻也。老門檻者。精熟世故者之稱也。蓋必擇其所謂瘟孫洋盤曲辮子壽頭碼子豬玀豬頭三蠟燭飯桶阿土生阿木林

戇大者。而始被以術耳。

上海地棍之硬詐

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線索可尋。罅隙可乘。非貿貿然為之也。至有所謂硬詐者。則兔起鶻落。猝不及防。受害者自亦莫明其故。至其所以橫行無忌者。則以巡警包探。無不通同一氣。即或為所目擊。亦皆佯作不見。而相喻於無言。蓋必於事後提錢若干以餽之。是之謂劈霸。劈霸者。分贓之謂也。若輩恃此無恐。遂得肆其硬詐之技焉。

今有甲乙丙三人焉。乙丙為流氓。甲不知也。無意中於乙前談及丙事。乙若與丙不睦者。出種種汚丙之語以撩甲。甲含糊以答之。敷衍以應之。而禍機於是伏矣。不移時。而丙即糾集多人。尋至甲處。責其不應毀我。甲若不認。乙即出而證明之。同時復有多人。長丙而短甲。馴至於毆。是時甲大窘。不得不乞人調停。而出金以酬之矣。

浦東李某。貌樸而家小康。一日至滬。行鬧市中。流氓見其可欺也。故撞其身。而

脫履以示之曰。子何損我鞋。汚我韈。今將何言。李不服。其黨從而罵之。且自碎其衣而號於衆曰。此人旣汚損彼之鞋韈。又碎我之衣。吾輩決不甘。乃揪李之辮。入茶肆。謂非至捕房不可。是時別有出而爲調人者。勸其出資賠償。且叩頭而後已。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

上海流氓之向人強借資財曰擺丹老。若不與。卽嗾使同類挫辱之。

上海地棍以爲人復讐取財

上海流氓。有以爲人復讎之法而詐欺取財者。如甲乙有微隙。爲若輩所知。輒百出其計以煽之。非煽甲。卽煽乙。務使若有不共戴天之仇者。如甲納之。則卽召集其黨。護甲至乙處。聲言復讎。先以一二人與乙爲難。繼則各出武器以嚇之。復有一二人同時出而爲之調處。責乙罰酒若干筵。每筵作價銀幣五圓。美其名曰紅紅面孔。請請弟兄。其實皆折價而納之於囊。紅紅面孔者。醉也。且更有今日護甲至乙處。明日而復護乙至甲處者。如乙以勢孤力寡。恐爲皮

鎯頭之架子。謂打人曰對皮鎯頭既忍氣吞聲。而獻酒若干筵之代價。明日則至甲處復仇。而黨甲者亦溷跡其間。至甲處尋釁。及其結果。亦與乙等。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

上海地棍有以好買賣爲業者。譬如某甲有婦。外遇某乙。而甲之力不足與乙角。於是地棍揶揄之。陰諷之。並願爲之代捉姦夫。及其得也。則大開談判。必奉金若干。始可寢事。否則拳足交加。尖刀插刺。連續而下。卽不得已而至訟庭。旣有原告。更有姦夫淫婦。而地棍之自身固無恙也。乙果畏事。則必諾其請。而若輩之欲饜矣。若輩遇此最喜。謂之曰好買賣。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

喫講茶者。下等社會之人每有事。輒就茶肆以判曲直也。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負者代償其資。不僅兩造之茶錢也。然上海地棍之喫講茶。未必直者果勝。曲者果負也。而兩方面之勝負。又各視其人之多寡以爲衡。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決裂用武者。官中皆深嫉之。懸爲厲禁。

上海地棍之包開銷

上海新設商店。開市之日。必有於淸晨前往購物。以廉價而得多量。甚至强迫其賖欠者。於是地棍得因之以爲利。曰包開銷。先期前往。勸納銀幣若干。卽無有賖欠者矣。

上海地棍之索陋規

上海地棍之所得陋規。新年令節爲尤多。如賭場也。私設之煙館也。所獲甚豐。有得百金以上者。

淨慈寺僧騙王元寶

國初。徽商王元寶業鹺廣陵。其富冠兩淮。每三年。必取道浙江。返徽以省墓。適杭州西湖淨慈寺大殿燬於火。主僧欲募貲重修。計當世之大有力者莫如王。乃預遣畫工密赴揚圖其形。塑作羅漢。露坐殿隅。元寶游西湖。將至寺。主僧率合寺五百餘僧。具袈裟香花奉迎。元寶駭問。主僧則曰。昨夜夢迦藍神諭。謂今日羅漢以肉身返寺。故奉迎耳。元寶聞而疑焉。見像。乃信之。大喜。視殿宇被燬。

因發願重修。於是僧得巨資。

造畜

魘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羹餌。給之食。則人迷罔。輒相從而去。山東最多。俗名之曰打絮巴。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順康間。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櫪下。云。我少選卽返。兼囑勿令飲啗。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著牽涼處。驢見水。奔就之。縱飲焉。一滾塵。化爲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旣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卽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爲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江南謂之扯絮。所施之術。大抵相同。而四川及湖南湖北。有謂之曰高脚騾子者。其在途也。婦女多至二三百口。托詞販賣。實拐術也。間有逃出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或兩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僅有中間一綫之道。遂不覺隨之走也。

念秧

拐騙之徒有曰念秧者。北方土語也。蓋言辭浸潤乘機以行其詐欺。南方謂之局騙。

蒲留仙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王子巽者。淄川諸生。以入都探其友旗籍某太史。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亦奉差赴都者。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

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眊瞇欲墜。或先之。或後之。逡巡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温涼。彙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

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昝適先馳。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卽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移他所。王視之。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銀兩。餘付主人。囑治殺酒。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破承。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皆扼腕而歎。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爲投。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

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語啁嗻。首者言爲佟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皆大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敍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己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入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

年又近就之。膚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慇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卽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尙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擕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安仁之事。

淄川吳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室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子巽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

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逆旅。則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語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政。罰黃。強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啓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捽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力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以荷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畔。方啓被而睡。無何。史啓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

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鑿枘。頗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後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詔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彈指聲。吳拔關探視。一豔妝少女。遽入。自扃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妾實主人所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闥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祗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婦。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爲。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

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詔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三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之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啓戶出。頓足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謂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之吳。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繃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及晨鐘動。乃共促裝。載女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西斜。尙無跡。頗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

肥奸儈。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於几。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以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郎賜之。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郎其夫。蓋史郎金也。囊一枅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不意吳所遇。即王叫苦之人也。

飾男爲女以鬻錢

有某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而捫其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美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明。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告之。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儈以王某爲人蝟

祥符縣有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旁近無居民。康熙壬戌七月。有武秀才王某自遠道訪舊而歸。孑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於庵。庵僧以茶飲之。遂懵然不能言。兩目瞪視而已。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其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膊。悉密釘之。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宣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爲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有一人就而逼視之。良久。亟呼曰。此我表弟王某也。何至是。僧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爲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岵雲令祥符。鞫治得實。遂置僧於法。

黠婦以僞夫取財

張秋者。山東某邑之屬鎮也。有一婦。年三十餘。僱驢至兗州探親。驢夫從之行。中途。問驢夫有婦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可爲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既至。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豐。子衣如此。不便同歸。因予十金。令至緞肆買緞持歸。婦密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破緞。汝買之何用。可於飯後往易。

則已密置毒於飯中。驢夫食訖。遂同至緞肆。爭論間。毒發死矣。婦以緞肆殺夫。欲鳴官。緞肆中人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貲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挾詐也。此康熙辛未事。

僧以邪術騙金

雍正時。常熟某巨公退歸林下。雅好方技。一時術士多歸之。僧某稱自峨眉來。無長物。惟攜一鉢。閽者不爲通。僧置鉢門前。撥之不動。怪之。僧使審視。則鉢中忽若湖海。波浪湧現。魚龍出沒。大驚入告。某禮之爲上賓。一日。僧邀某游山。攜手一躍。身入鉢中。行數十里。有山巍然。千峯萬壑。景色絕異。僧曰。赤城也。登其巔。但見紅日初出。蕩漾海波。霓隱電沒。五色畢具。某大樂。僧請至山坡寺中少憩。即亦徐步從之。寺甚古。前後松柏。皆虬盤龍偃。類千歲物。僧進伊蒲饌。香潔清淨。食之而甘。已而此僧忽不見。以問寺僧。寺僧曰。彼言公披薙於此。將不歸矣。某大窘。再三乞哀。寺僧要令捐十萬金。助修正殿。某書券與之。書畢。向僧復至。拱手謝過。引鉢示某。請窺之。某俯視。則見一家兒女眷屬。皆在眼前。回顧。身

故儼然坐堂前也。尋向僧。不復見。發篋。失金而得券。竟寢其事。或曰。此白蓮教邪術所爲也。

粵西多拐騙婦女

乾隆以前。粵西拐騙婦女之案極多。及訪其被拐者。則又非原夫。而先爲拐得者。甚至有一拐再拐三四五拐。輾轉而歸之原夫者。故凡婦女出行。必夫自送之。否則卽如行李貨物之爲他人所有矣。

方九痲子影射盜名以欺僧

乾隆時。直隸總督方勤襄公維甸之族叔曰九痲子者。少無賴。能以術攫人財。屢犯法。捕弗獲。中年。忽走保定。投勤襄。自陳改行。願爲走卒以自效。勤襄使佐內署會計事。月給以數金。任事勤謹。且謙抑。主計者屢稱譽之於勤襄。乃數倍其月給。而勤謹謙抑如故。偶出。必購舊皮箱歸以爲常。數年。積百數十具。人問之。曰。無他。予亦欲爲販客耳。南方革貨貴。北貨直賤而堅。雖費舟車資。獲利猶倍蓰也。

一日。九麻子請於勤襄。謂將歸省母。乞假數月。允之。且厚贐焉。乃雇大車十餘輛。載箱以行。加鎖焉。亦不知其中藏何物也。先是。勤襄尊人恪敏公觀承之出塞省親也。嘗道經沙河縣之伽藍寺。某歲。大風雪。凍餓。僵於寺門外。主僧舁入。救之甦。給以粥糜藥餌。更贈裘與金。數日病已。將行。謂僧曰。苟富貴。必大興爾寺。及官直督。乃捐萬金修寺。僧又置良田數千頃。跨三邑界。有下院數十處。九麻子夙知之。是日抵寺。謁主僧。謂受制府命。護衣笥還里。距驛尚遠。不得達。乞假一宿。僧許之。乃積笥於僧之密室。更命沙彌備浴器。購皮紙數十張。麪餬一器。置浴器密室。以皮紙嚴封窗隙。僧以時方盛暑。見而異之。及浴。僧竊窺。乃坐浴器中。作恨恨聲曰。皆爾作怪。致名播全省。無立足地。隨語隨拔其骸之毫毛。僧白之主僧。主僧訝曰。是必賞格中人也。數月前。有大盜號飛毛腿者。劫某邸。得贓甚巨。朝廷命步軍統領懸重賞購之。期必獲。今其是矣。乃密報縣。縣令遣兵役掩捕之。九麻子至縣自陳。如告僧語。不信。繫之於獄。遣人至保定偵之。信。乃大恐。延之上坐。設盛筵請罪。且厚賄之。屬勿爲制府知。曰。可。惟笥存於寺三

日矣。保無有遺亡者。須輦至縣署驗之。令亦謂然。笥至。悉啓之。則木魚鐘磬及殘破之袈裟經典也。九麻子怒曰。督署安有是。是必爲僧所易者。因出物單以示令。欲主僧如數以償。僧無以辨。持之力。令和解之。命罰五萬金。九麻子乃挾之以歸。

插天飛屢行騙

方勤襄之族人有曰插天飛者。方頤廣顙。美鬚髯。熟諳宮廷事。有徒黨甚衆。專伺察各省大吏之陰私以取財。汴撫某以事攖上怒。將罪之。未發也。忽喧傳有操北音者數十人至。居某寺。晨開門。通樵汲。餘皆閉門禁出入。官吏皆皇駭。祥符令日遣幹役伺之。一日薄暮。役見有似內監者一人出。提壺行沽。尾至肆。與語。不答。次日又遇之。役代給直。更邀之飲。詢之。曰。吾主聞巡撫於某某等案得賄枉法。故命密訪。如得實。將不測。愼勿洩。役亟走報。官吏皆失色。

翌日。撫率屬往謁。叩門。不應。但聞敲扑呼號聲。久之寂然。門啓。有二人舁一杖斃之尸出。役識爲昨之沽酒者。以告撫。官吏皆大懼。懍懍然報名進。則見有黃

馬褂珊瑚冠孔雀翎者。侍上坐少年側。謂衆官曰。翁在此。可行禮。少年欠伸小語。乃代宣曰明日回京。至暮。撫密遣以黃金萬兩越翼日黎明。率屬餞之於城外。去矣。侍側者插天飛也。

道光時。清江浦最繁盛。以漕河兩督駐其地也。魯撫某署河督。將赴任。而漕署忽有老者衣冠上謁。自謂爲河督封翁。先河督而至。漕督接見。暢談朝事。既而曰。我之行。先吾子一日。彼尙未至。適購某肆古玉數事。議價三千金。擬乞暫借以付。吾子至。卽奉還。漕督立命人舁三千金出。老者方命其從者取金。門者忽報新河督至。老者笑曰。彼自當至矣。河督入。老者仍踞上坐。撚鬚微笑曰。爾來此。當有公事。我先去。漕督送之出。及返。河督曰。彼何人斯。漕督大詫曰。非封翁耶。河督曰。家君以病留京耳。漕督至是乃悟爲騙。亟下令捕之。捕者惟見綠色肩輿及紅傘委棄道周而已。老者亦插天飛也。既而案纍纍。京外通緝。插天飛匿蘇州逆旅。兵役數十人往捕之。插天飛曰。姑緩縛。我罪不至死。而累公等。固不可徒勞跋涉也。當以制錢五百緡裘十餘筒與公等分之。並置酒飲之。皆醉

飽。各披裘數襲於身。纏錢十餘緡於腰。挾插天飛以行。時方深秋。兵役皆重累汗下。幾不能步。至歧途。插天飛奔而逸。兵役不能追也。皆瞠目視其去。

騙子賃居承恩寺

江寧承恩寺之屋宇。深邃而軒敞。時有寓公。然非富貴者不能賃也。乾隆時。有一人至。僕馬甚都。從者七八人。至寺。似顯者。而便服。案架一帽。以袱覆之。不識是何頂戴。僧私詢其僕。皆以客商對。數日無動靜。亦無人與之往來。惟其僕日日乘馬出。不知何爲。一日。廚人持大秤入市買肉。不允而鬨。僕適策馬過。見之。下馬鞭廚人。責以生事。且斥之曰。王爺且不露聲色。爾何得爾。設爲王爺所知。爾死無所矣。由是合城轟傳。當道皆求謁。拒不納。以訛傳覆之。府縣以上皆厚贐金幣。約數千。故不受。往返數四。時已入夜。僕恐持回或有失。請存於此。明旦。主人自來。強從其請。次晨往覘。則室中寂然。門牖洞開。不知其何時去。卽僧亦不覺也。

騙三千金

和珅用事時。有少年至金陵。住承恩寺。自稱爲和中堂子。與當道相往來。言於江寧守。乞借銀三千兩。守允之。與幕賓密議。恐其僞。幕賓有曾居京都者。諳知和之子善書大鵝字。曰。盍招飲。而置筆硯。請其書鵝字。則眞僞立辨矣。守從之。飲次。從容祈請。少年大笑曰。君何以知我善此。備善筆否。可令人磨墨。書畢再飲。乃伸紙於案。注濃墨於硯。少年取筆醮墨。方欲落紙。忽投筆怒曰。爾非乞我書。蓋疑我爲騙子。欲留筆據耳。吾父若知之。我何以自解。銀不敢借。酒亦不必飲。乃拂袖徑出。忿忿升輿去。守惶懼。速送三千金。殷勤謝過而歸。次晨偵之。已不知何往矣。探知和子實未出京。前者乃騙子也。

騙黃金二百兩

江右某相薦其門人某撫蘇。某思有以報之。適其次公子以書來謁。見之。其人少年倜儻。應對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問所需。以二千金對。允其請。且留之小住。則以父命迫促爲辭。及答謁。則見其所乘爲巨舫。行李僕從莫不華煥。某意相崇儉。是人不類。竊疑之。質之於幕賓某孝廉。以其亦爲相之門下士也。孝廉

曰。某公子。幼曾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因出其所書之扇。俾某觀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讌公子。屈君作陪。面索其書。則眞僞立辨矣。撫旣設席宴公子。公子來。見孝廉。先呼曰。相隔多年。尙識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某出紙求書。公子欣然諾。命僕磨墨。其僕面赤手戰。目視公子。公子咿哦聯句。提筆欲書。忽擲筆叱僕曰。盍去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求之時。故索我書。乃以賣字之文丐視我耶。悻悻然出。登輿去。撫追送。公子亦不回顧。撫自悔鹵莽。具黃金二百。至其舟。謝罪。強之受而去。未幾。相有幼子至。與前人名柬相同。而無書札。見之。則樸素黯淡。恂恂儒雅。使孝廉相客。客不識。留之入署。亦願居。索其作書。亦不辭。某疑莫解。使捷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騙人參

京師張廣號售人參。有名。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至肆。則先取銀百兩。與之作樣。而徐取參數包閱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如意。必呵責。我又不善

擇。可否先存此銀於店。命老成肆夥多攜上等者同往。任其自擇。何如。店中人以爲然。卽納銀。索店中年老之夥。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

店夥從少年入東華門。至一大府第。遂相將登樓。樓有主人美鬚眉。披貂裘。帽有藍寶石。病奄然。倚枕。目店夥者曰。所攜參。果遼東之無上上品耶。夥唯唯。旁二僮捧參上。按包開檢。所批駁。皆一一無訛。閱未畢，忽門外車馬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店夥曰。此蓋向我借債客也。斷不可使之上樓。彼上樓。知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則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登樓。我必上樓一看。侍者固拒之。爭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店夥曰。速藏參。速藏參。愼毋爲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安置。以銅鎖之匙付之。又曰。汝坐此護守。我且下樓見之。或能止其上樓也。遂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卽去。永不再來。

主人陽爲謝罪。送客出。僮亦隨之出。久而寂然。店夥乃端坐箱上以待。則久不至。始疑之。開鎖取參。參不見。蓋藏參者乃活底箱也。箱底卽樓板。方嘲罵時。已從樓下脫板取參。店夥不知也。

騙牆

京師有富人欲買磚造牆。某甲聞之而往見。告之曰。某王府門外牆。今欲拆舊磚。易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甲曰。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旣不信。請遣人偕至王府。俟王出。某跪請。王若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爲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時王適下朝。甲攔馬首跪。作滿洲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牆曰。憑渠量。甲卽持弓尺率同往之奴量之。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値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卽予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牆。王邸之閽人大怒。擒問之。奴曰。王所命也。閽人啓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馬頭白事者。自謂爲某貝子家奴。主人將築府外照牆。愛我牆之式。故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爲此細事耳。何不

可故指牆命其丈非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甲遁矣。

騙畫

有白日入人家騙畫者。方捲之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乃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賴。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騙衣

上海某衣肆。一日有華服者至。言欲購貂褂。選擇既合。旋服之以試身量。已而步至櫃外。若欲就明處諦視者。已而遽舉步出門去。肆中人大驚。遽躍出。將追執之。至門外。忽有一人持甆瓶過。突相撞。瓶墮地碎。遽闌門牽夥衣索賠。他夥復不得出。逮與徐言致慰。使稍候。則購貂褂者去久矣。蓋二人固串通爲之者也。

又有至衣肆云爲其母購衣。囑肆夥送衣往者。比至其家。即大聲呼請老太太出視衣。便有一媼出。服亦修整。其人出衣示之。旋取衣入內。夥不疑也。久之不

出。跡之。則已由後門去矣。詰媼。媼曰。吾本丐婦。此人與我金。屬我坐此。並衣我佳衣。令我對汝作此語。初不知其何故也。今吾身上之衣。任汝取之。死生惟命。夥無如何。舍之去。

又湘中有一外科醫生。嘗於門前爲人治疾。凡婦人或稍有體面者。則在樓醫治。一日有人至。自言其甥年十四。下體患瘡頗劇。將攜來請治。然此兒殊畏羞。汝宜導至樓上。方可診治。醫生許之。此人卽至某衣肆購得衣衫。值數百金。肆中遣一幼年夥友隨往。先謂夥曰。汝隨我至某處。彼處卽有人至樓上付資也。及至醫生處。醫生乃徐導夥行。此人問醫生曰。前在樓上乎。醫生曰。諾。（前在樓上湘語也卽前面樓上之意）店夥聞之。一若錢在樓上也。拾級登樓。少時醫命褫褲。夥大詫。醫曰。汝下體非生瘡乎。夥曰。我何嘗有此病。醫曰。適汝舅囑吾爲此。夥訝曰。汝何從見我舅。醫曰。適來者非汝舅乎。夥曰。此乃買衣之客。使我隨至此向汝取金者。何乃謂是吾舅。遽下樓追客。則去久矣。

有某騙子之在滬觀劇者。與一華服者同坐。以所攜銀包置身側。注視臺上。戲

畢欲行。伸手取之。則銀包與華服者皆杳矣。騙子忽自忖曰。予固常日以騙人爲事者。今乃爲偸兒所算乎。翌日。易服復往。且以膏藥貼於頰。欲使人不察也。至則華服者果在焉。乃仍與之並坐。以一中實以紙之銀包。置如前狀。故以華服者之馬褂角壓於身底。華服者果又取銀包。起而欲出座。急切不能行。乃脫褂而逸。於是馬褂爲騙子所有矣。

京師某騙子。冠綴珠之冠。戴金絲眼鏡。昂首入衣肆。選擇久之。得青種羊馬褂。謂身量恐不合。不如已。肆中人慫恿之曰。君姑披於身而於鏡中端詳之。鏡故在門側也。騙子如其言。方徘徊瞻顧間。突有人自後攫其冠。騙子大呼而追之。青種羊馬褂亦隨之而去矣。

王松侯與吳柏生善。柏生出游。三月而未返。一日。有狀似女僕者。以柏生名刺至松侯家。言主母明日至親串家祝壽。欲假章服。時松侯亦他出。其妻不之疑。卽出衣於笥。付之。及旬而不還。松侯往詢之。則實無其事。而此女僕者亦不知誰何。蓋自他處得柏生名刺。用以行騙也。

騙靴

某著新靴行於市。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某視之。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擲之屋上而去。某疑其醉而酗酒也。方徬徨間。又一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尊頭暴烈日中。何不升屋取之。某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喜行方便。可以肩代梯。使汝踏之以升。何如。某感謝。其人乃蹲於地。聳其肩。某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汚我衫乎。某愧謝。乃脫靴付之。以襪踏其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某得帽。高踞屋上。不能下。市人見之。以爲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問者。某乃哀告街鄰。覓得梯。及下。則持靴者不知所往矣。

丐婆詐欺某少年

杭州有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少年張某。性佻㒓。以風流自命。方附船往富陽。窺隔艙有一婦。向其似笑非笑。張以爲有意於己也。夜眠至三鼓。客皆酣睡。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撫摩其下體。少年大喜過望。挺其陽。使

摸。而急伸手摸之。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爲愛己。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夜間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卽我丈夫矣。願託此身。不需一錢之聘資。自當相從。有粥喫粥。有飯喫飯。何如。少年窘急。大呼求救。衆齊起。嘲笑之。勸少年酬以十金。嫗始釋手。

妓飾爲狐女以行騙

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中闇無燈火。入視。闃然。惟案有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咸相嘅歎。以典籍所載。嘗有若此之事。弗

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佯以狐女自脫也。

錢豁五終身行騙

常州東門外錢豁五。其名蓋數十易矣。至四十餘。乃以炳名捐官。幼聰敏。應童子試。列前茅者屢。而未售。比冠。善屬文。諳音樂。而負人數百金。苦無以償。隣有金某者。多屋宇。前數進無人居。設客座而已。旁有角門通小街。爲行人往來處。自外覘之。則若入內宅者。不知中有通衢也。豁五至是忽有計。一日清晨。往大街皮肆。檢洋貂猞猁等皮數十種。直千金。疊成包。呼其兩夥負之。云隨至我家取値去。乃率之出東門。徑入金宅。巍然大家也。至第三進。廳事堂皇。陳設井井。豁五曰。請少坐。我攜貨入與主人觀。卽以銀出耳。二夥固不疑。授之。豁五乃肩其包。由角門去。二夥以爲入內也。而豁五出矣。良久。呼之莫應。二夥大恐。至廳後大呼。無應者。及暮。金氏有人出閉戶。二夥大譁。金茫然也。告以故。乃問攜包者自何處入。則指角門。金乃大笑。令出角門觀之。曰。此通小街。小街而南卽大

街。伊自此南去。必疾行。殆至無錫矣。二夥相顧。不能出一語。木立久。號咷去。豁五於是時預已買舟河下。出角門。徑入舟。一晝夜抵蘇。貨其物。獲數百金。挾資游狹斜。不兩月。僅存數十金。乃謀他適。有族兄某客粵西。往投之。行事頗相類。而不及豁五之敏。且不學無術。豁五至。喜甚。令司筆札。佐酬應。久之而自立門戶。賃大廨。蓄羣奴。凡公署靡不通。所帶頂珊瑚以下靡不具。隨其時用之。脫騙撞哄無不至。獲多金。

豁五乃入都。日游金魚池下窪子。資復盡。貪緣入山西侍郎姚某門。侍郎喜蓄優。皆蘇揚俊童。延豁五主之。教之按拍。一日。侍郎與豁五夜宴。呼歌童侑酒。侍郎興發。擁豁五所最愛者。豁五不悅。侍郎固不知。益媟狎。豁五乃大怒曰。吾人費幾許精神。致此上等色藝。未聞出一言謝。而乃恣意猥褻之。老西兒眞蠢狗子。侍郎亦大怒曰。我費千萬金致歌舞。乃不許我偶一自娛。我延汝教之耳。竟爲汝有耶。南蠻子眞中山狼。乃拳豁五。豁五方壯年。且曾習拳勇。奮臂敵之。毆侍郎。倒地昏暈。家人皆駭救。豁五乘間遁。侍郎主僕皆憤。伺豁五過。羣毆之。至

重傷。豁五乃為詞首諸通政司。言侍郎私蓄歌童。延我教歌。許我歲俸如干金。數年不與。往索之。喝家人毆我。受重傷。驗之而信。通政司駭。呼侍郎家人問之。得實。乃謂家人曰。此豈可上聞。汝主不惟去官。且罹重譴矣。乃謀與和。令侍郎設席款豁五。議以所教全部優伶贈之。豁五曰。我餬口於人者。豈能有此。無已。當并贈我以養優資。侍郎唯唯。乃議贈數萬金。而豁五於是賃官房蓄樂部矣。不半載。豁五資復罄。優伶亦歸別主。乃出遊山左。夤緣與魯撫國泰之閽人交。往來甚密。適鄉人沈某為某邑宰。見豁五出入撫署。謀通關節。豁五曰。中丞於黃白物。數見不鮮矣。所好者優伶。明府以數千金購而贈之。此我所能効力者。事半而功倍也。沈信之。出金與豁五營辦。豁五以半市優伶。進之閽人。而自主之。往來益密。沈信之不疑。一日見國。啓曰。卑職昨所進優伶。大人頗合意否。國色然駭。沈以豁五介紹對。國更駭。訊閽人。閽人言固有南人錢豁五者。能書。奴才常召之辦筆墨事。其人能歌。不知其能騙也。國曰。豈有能歌而不能騙者耶。立發鎖封拘。而豁五已逸。追八十里。始獲之。縶之。責之。遂遞解回籍。

中途遇雨。解差怒曰。我等食官食無幾。頻受此苦役。衙門飯誠無味。豁五乘機進言曰。汝等爲小差。誠苦。而我善脫騙。當亦聞之。我中途謀逸。汝等所不能防。第恐累汝等。故尙遲遲。解者求免累。豁五曰。汝等欲我不遁。此斷不能。爲汝等計。不如從我遁。爲我腹心手足。富貴可立致。與汝等共享之。我但騙他人。斷不騙腹心手足也。汝等以爲何如。解差相與謀。皆言我等家累有限。誠可致富貴。何樂而不從乎。乃脫其杻械。乘夜相率遁。遊兩湖江左。所至輒騙金爲旅費。豁五聞鄉人某侍郎將視學江右。乃入豫章。賃大宅而居。某至。先交通其閽人左右。及其輿夫。約以某日出。經豁五門。肩輿少停。豁五藍頂盛服出。向輿揖。某問何來。答爲同鄉。自述姓名。某出輿扶之。豁五言此卽敝寓。大人如不棄鄉人。敢奉一茶。某乃攜手入。則巍然大第。已肆筵設席。一呼百諾。曲意奉承。須臾。堂前設紅氍毹。伶人以劇單進矣。某言邂逅相逢。何遽爾爾。豁五言此乃晚所親敎。尙未上場。大人爲通省貴人。當先以爲壽。某遜謝。實深愜所好。酒數巡。劇亦數齣。呼二旦勸酒。某深好之。擁而加諸膝。乃大醉。酒闌劇止。某猶戀戀不能捨。

豁五曰。大人愛之。卽令入署伺起居。可乎。某大喜。攜之去。明日。某具彩觴候教。帖邀豁五。由是往來頗密。通國皆知。謀關節者皆投豁五。豁五說某。某不肯。乃鈎通其左右及幕賓。出而招搖羅致之。獲金數萬。比某滿任去。而豁五金亦盡。豁五乃仍赴粵西。行其故智。而所爲輒賣其兄。兄唧而絕之。人不復信。謀他適。無資斧。乃覓得廣西巡撫官封。補綴之。裝以廢紙。粘以雞毛。自飾爲郵遞人。背竹筒黃袱。取道東行。路給驛馬飯食。經湖北江西。入浙江。至杭州。爲役識破。白錢塘令。令執之。啓官封。廢紙存焉。訊之。錢云。我在廣西。欲歸而無資。聊假公以濟私耳。無他也。今欲罪我。我罪固無辭。第不利於四省官員。未知大吏能辦否。令思其語誠然。且置之獄。時常州御史蔣某在浙。聞其事。念其小有才。殺之可惜。乃爲營脫之。薦入運使柴某幕。爲司出納。又獲金十餘萬。捐五品職。置田宅。且分潤其隣里親串。人皆以爲錢豁五不豁矣。柴爲鹺使令某所搆。坐大辟。株連及豁五。籍其資。隣里親串皆被累。豁五發邊遠充軍。

飾爲某王以行騙

嘉慶初。某邸兼管戶部。偶以目疾乞假。時兩淮鹽院與揚州天寧寺僧善。一日。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數人至寺。謂家主入都。道病。欲賃靜室養痾。房舍精潔。不計値也。乃闢方丈後精舍以館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僕從十餘輩簇擁一顯者。乘安輿入。僧出迎祗候。顯者不甚瞻顧。徑登殿禮佛。顧從人曰。攜來繡幢。可施之。衆荷一大木匣至。啓視。則陀羅錦繡諸佛菩薩像。點綴之樹石。皆綠松珊瑚珠寶鑲嵌而成。精巧絕倫。惟內府有之。顯者視懸幢畢。不交一語。惟入所賃屋以居焉。

僧覘其狀異之。私詰從人。皆云某省道員入覲者。然詞詭異。類王公。非尋常大員可比。居十餘日。寂不聲。日見紀綱入肆。購名畫及珍玩。約數萬金。有某肆送白如意一枝。索價千四百金。立售之。紀綱私扣六百。肆主不允。有口角。爲顯者所聞。呼入。付以原値。慰遣之。命縛扣銀者。撻數百。逐之出。其人負傷詣僧叩求曰。作事不愼。爲主人責逐。奈創劇。暫借一榻地調理。創平卽行。荷德不淺也。僧許之。以懷疑久。乘機研詰之。曰。實不相欺。主人非他。某藩邸也。我爲府中護衛

齊某。主人奉命密查兩淮鹽務。故改裝寄居。言訖。乃諄囑僧勿泄。泄則彼此韲粉矣。僧急白鹽政。鹽政固諗某邸狀貌。又知其請假也。因偕僧赴寺。隔窗遙窺之。顯者方據案展帖作書。眞某邸也。駭絕不知所爲。乃與僧懇齊。齊大驚。咎僧。鹽政爲之力懇。齊曰。余已獲罪。無從著手。有張老公者。王所親信。試與婉商。或能爲地。乃倩僧代邀張至。至則窄音禿頷。儼然宦者。齊爲述鹽政意。張變色責齊曰。汝眞太不曉事。既以不愼獲戾。乃更欲陷我不測耶。拂衣欲去。鹽政爲之婉請再四。問意旨所在。張徐曰。王已查明鹽務有三害五繆十不可信之疏。已具。當於復命時面奏之。遂朗誦疏稿。皆中時弊。鹽政色變。乞求營救。良久乃曰。惟有一術。或可挽回。王昔年扈駕五臺。曾許施鑄金羅漢十八尊。分府以來。庫藏時或匱乏。公能具此以了夙願。王必德公。鹽政大喜。徧市金十餘萬兩。蘇揚爲空。未幾。王登舟。鹽政尾其後。皆張居閒爲之關說。送之渡黃河。始返。閱邸抄。則王已銷假。無日不召見矣。

僧以佛將出地行騙

嘉慶時。京師正陽門外有枯寺僧黠甚。某年除夕。掘地深丈許。儲黃豆百餘甕。上置釋迦像。密灌以水。使其迸發。元旦。播謠於衆。謂夢一佛將出地。衆惑其言。翌日視之。則螺髻翹然露矣。未幾。全身皆現。士女羅拜。歡聲雷動。僧斂錢無算。陸眉生時爲給諫。聞其事。乘輿往。曳佛責之數十。泥猶溼也。驅僧出。封其寺。是年。尹杏農侍御深夜巡城。相傳有山西鬼呼冤事。都人士爲撰章回小說一回。其目錄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拿神。

陳譚以鴉片騙某千總

道光時。煙禁甚嚴。廣州嗜煙者衆。西關千總某藉以漁利。所得不貲。有無賴陳譚者。善以詐欺取人財。即賃屋居之。與千總對門。每出入。必輿馬從以豪僕三五。賓客雜沓。日集於堂。人皆以爲巨室也。一日。忽有一僕受撻。創甚。僕潛出。怨詈其主。而私告千總曰。吾以小不謹。爲主人所扑。然吾主人實犯大罪。而猶作威作福至於如此。君謂何如。千總曰。子之主人犯何罪乎。僕曰。今姑言之。吸鴉片煙也。千總曰。有證乎。僕曰。長日不吸。漏三下。始吸之。千總至是。默計生財之

時至矣。乃以言餂僕曰。吾奉上官之命禁吸煙。若獲其證。當酬汝百金。惟須爲我前導。僕諾。因於夜深時密捕之。僕引千總往。從以數兵。一擁入陳。遂被捕。並挈其槍燈以往。陳至千總署。即大笑曰。來此大佳。不去矣。千總曰。子爲誰。陳曰。子不識我爲陳譚耶。千總曰。咄。有證在。子何言。陳即取槍擲之地。曰。且視之。此亦足爲據耶。千總乃諦審槍之斗門。則在竹節下。不可吸。至是而始知爲所給。深自引咎。令陳歸。陳不可。千總乃出金爲謝。遂挾以歸。

騙煙土

某甲至漆肆購生漆十兩。付以銀一兩票。云汝持往照票。少頃即來取也。遂復購鴉片烟土十兩七錢。使土肆人隨往漆肆。此人即問漆肆夥曰。票已照乎。曰。然。又曰。十兩漆乎。曰。然。十兩漆。曰。然則付彼可矣。遂揚長去。已而漆肆夥持生漆出。土肆人駭曰。此人購十兩七錢烟土。而云土價由汝處付。何乃以此畀我。且彼不適言照票乎。漆肆夥亦詫曰。彼購吾肆生漆。而付銀一兩之票。吾知付汝生漆耳。安知其他。二人相爭久之。始知均被騙矣。

冒充吳甄甫之猶子

吳甄甫中丞開府西江時。有一人自稱爲其猶子。至九江。謁守令。留數日。臨行。德化令致贐儀二十金。乃周歷各邑月餘。至永豐。邑令慶書五爲吳主會試時所取士。延之入署。盤桓二十餘日。贈以四十金。雇肩輿送之行。設酒餞別。方歡飲間。適德化令以中丞猶子過境。約計到省之期。馳禀道歉。吳以無其事。意必轉投他邑。飛檄通省獲辦。文至。家人託故請慶出席。入內呈文。閱之。慶先拘其僕。訊之。良是。乃就席上縶之。後擬城旦舂。

僧受老婦騙

湖州天寧寺。唐古剎也。大殿傾圮。工鉅費重。未得重建。道光乙未秋。忽有一婦至。年約六十餘。妝束類大家。僕婢數人侍奉惟謹。一僧從之。操杭州音。主僧接見。婦自云爲武進陳姓。家鉅富。夫亡無子。有姪不愜意。未立爲嗣。前月在杭州靈隱寺進香。遇僧云。我爲湖州天寧寺僧。凡十八人。以殿圮皆他去。惟我獨存。今知女善人慷慨樂施。是以飛錫而至。言畢。忽不見。我訝其異。特與靈隱僧同

來。今見羅漢十八尊。惟一尙完。且與我前所見者酷似。意其欲我結此善緣乎。今當以麥數百斛。米數百斛。並腴田四百畝爲贈。我先行。爾等可至我家運麥米取田契也。

主僧大喜。尅期而往。甫入境。卽有人相迓。云主母知師等遠來。恐家中有褻。請至山莊小住。至則屋宇精好。供具甚豐。已而司事者出示田契。云向武進貝呈移文至湖州。交師管理。米麥須以船來載。僧遂歸。計運費關稅約須銀幣四百元。乃乞楊某吳某代付。並懇各遣人隨之往。至則款待如故。並乞暫止一宿。明日至某處取麥。某處取米。且云田契已批準。可先將去。是夜各安寢。次早闃無一人。僅空屋。檢點臥處。銀物均杳然矣。乃惘惘而返。

丐掉箸包船以行騙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與相近。時新穀方登。婦製餑餑一器。欲往遺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貿布。囑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何。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未至家。尋訪不得。乃還。一日。出門沿塘行。未

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有篛包船。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二小丐方爭食。小丐卽其所行騙而得者也。一小丐手擎餑餑。罵曰。昨師父以汝不能乞錢。故不許汝喫。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來奪。村農近視其餑餑。酷似妻所製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所攜餑餑。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則二老丐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鮮或槁。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撬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尚未乾也。於是幷取其甕。解官。邑令鞫之。直認不諱。蓋此丐掉船游行江湖。以騙取村童。迫令行乞。不從。則殺之。騙子之最凶惡者也。

仙人跳

蘇滬有所謂仙人跳者。男女協謀。飾爲夫婦。（亦有出之正確之夫婦者）使女子以色爲餌。誘其他之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謀之男子。若飾爲夫也者。猝自外歸。見客在。則僞怒。謂欲捉將官裏去。客懼。長跽乞恩。不許。括囊金以獻。不足。更迫署債券。訂期

償還。必滿其慾壑。始辱而縱之去。謂之仙人跳。亦謂之曰紮火囤。

吳江顧某以應試至蘇。寓吉利橋畔。其旁有茶肆。曰錦鳳樓。飯罷無事。偶往品茶。至則坐客滿矣。惟屋隅一几。僅有老嫗少婦在焉。無他客。顧往參坐。嫗即與之閒話。久之。頗洽。嫗曰。此間無趣。郎如有興。盍至我家。當烹佳茗以相待。顧欣然從之。既至。導之登樓。樓上陳設頗精雅。時爲道光季年。鴉片烟已盛行矣。榻上烟具存焉。請嘗之。顧辭以不慣。嫗曰。偶游戲耳。庸何傷。命少婦燒煙奉客。顧甫登榻。嫗脫其屨。曰。任意眠坐。無拘束也。老身有事且去。嫗去未久。聞樓下叩門聲甚厲。少婦遽起下樓。某疑焉。施從其後以下。跧伏戶後。少婦啓門。則有男子三十餘人。閧然而入。問人在何處。少婦曰。在樓上。乃悉登樓。顧乘間逸去。

又有集黨以爲之者。先使女子引誘男子。與之周旋。既接近。則引其黨十數輩。各攜武器。追蹤而尋獲之。聲勢洶洶。不可嚮邇。佯稱妻爲所污。非死不可。否則汝既愛之。汝可買之。並須賠償平日一切費用。否則決不再留此被汚之婦云云。男子或稍抗拒。則僞爲夫者。必連聲喝打。其黨則又假作調人。竭力勸解。迫

令男子獻金。並將其衣服及隨身所有者悉數括之而後已。

養瘦馬

金陵匪徒每於四方販賣幼女。選俊秀者。調理其肌膚。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管絃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以重價售之巨室以爲妾。或竟入妓院。曰養瘦馬。故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誘之。輒有受其誑而悔莫及者。

當陳芝楣制軍鑾督兩江時。有滇人徐隣哉爲上元令。因案罣誤。虧帑項。憂鬱以卒。親友奴僕皆星散。惟遺孺人弱女。惸惸流寓。爲居停所逐。乃求傭於人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不知也。其家以老嫗主政。婢僕數十人。咸尊之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女日皆有所業。稱嫗爲母。爲祖母。爲姥姥者。莫不嬌容麗質。舉止安嫻。其家法。則三尺之童。非奉呼喚不入中門。規矩井然。宛若大家。所雇徐孺人。教諸女刺繡耳。嫗見其所攜之女。年十三四。秀外慧中。甚愛之。易女以時服。令偕諸女入塾讀書。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女與女伴逞能競敏。亦精絕無倫。

方孺人初至日。問婿門第。則以丈夫子皆外出服官。僅留諸女在家作伴爲答。孺人信之。荏苒三年。女及笄。囑婿爲之擇壻。欣然從之。未幾。報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諸女次第出。皆不中選。遂華裝徐女欲出。孺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爲。婿曰。金陵風俗皆如是。不能違也。不得已而去。

騙綴以倪某爲質

越人倪某世習申韓。由幕而官。去官復幕。在保定待聘。居逆旅有日矣。某年冬。有入居逆旅之內廳者。章服華煥。從以羣奴。賓客往來。絡繹不絕。徵皆憲司之紀綱也。倪詢其僕。知爲大名府之總司閽。奉本官命。來省購衣飾。爲公子完姻。並延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俟聘定。卽辭舊友者。倪卽具衣冠往謁。其人稍閒。卽與盤桓。久之。遂成莫逆。乃知其性情伉爽。而固目不識丁也。

一夜。漏三下。突有役來傳本官諭。促其人歸。其人得信。叩倪寢門而告之曰。請先生起。煩爲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旦也。倪起而誦之。亦惟以辦公乏人。諭令迅將各物置妥。卽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印前至署云云。

其人踟躕曰。辨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託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屢助其東人升遷之事。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爲記室耳。不知申韓妙手。近在鄰居。而猶外求耶。今即請代稟覆。謂以千金訂定倪先生。俟各物辨齊。即歸。不敢逗遛也。倪爲之書竟。役去。

次日。其人送關書及聘儀六金至。屈膝爲禮。侍立。命之坐。謂不敢抗禮。其僕從亦來叩喜。倪大悅。曳其人入坐。曰。相好在前。旣承不棄。斷不可以常例拘也。其人稱謝側坐。告以首飾尚未造完。俟工竣先歸。當遣車奉迓耳。又數日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之。其人曰。在貴鄉親某緞局購定貨物。不過偶欠數百金耳。堅持不舍。何吝也。倪曰。此亦市儈恆情。何足怪。吾與之素識。可爲代保。雖千金。亦無害。其人曰。如此大佳。特恐先生未之信耳。倪曰。他日同署辦事。尙何疑。因即偕赴緞局。所定之物。實千餘金。僅付百兩。餘皆逋欠。故未付物。而局主已訪得大名郡守確有姻事。且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勸接。其人笑曰。爾鋪主不我信耶。請以先生爲質。明年來迎先生時。金必攜至。倪亦願力任之。局主欣

然。其人遂滿載而去。翌年春仲。未有車來。局主大疑。邀倪同往大名。問司閽。無其人。亦無易幕事。倪歸。乃貨其行李以償局主焉。

認丐爲義父以行騙

有耆而聾者。在某關行乞。某日。有官舫至。揚旗鳴鉦而泊。艙中有貴官。探首見丐。使從者扶之登舟。諦視之。曰。汝非某長者乎。前曾繼我爲義子。我以回籍求科名。遂久別。今幸得官是邦。不意義父一貧至此。兒之罪也。丐知爲誤。姑應之。曰。我年老糊塗。前事如夢矣。官曰。義父雖爲風塵面目。骨格猶存。兒識之。無誤。乃令從者導之赴浴更衣。移舟至僻處。頤養月餘。以膠粉染其鬚髮。則皤然一叟矣。語之曰。兒衣不稱父身。將入市買帛。爲父修飾。便可同往。惟義父曾行乞於此。恐有識者。礙兒顏面。閱貨時。若合意。但搖首。不可多言。丐允之。官遂命泛舟入城。同乘肩輿二。從以二僕。父子皆服五品衣冠。若爲謁客而出者。招搖過市。入銀樓。購金約臂。每具重四兩者一雙。謂樓主曰。我將赴緞局。偕往兌銀可也。樓主從之入緞局。具一單。與局主觀之。値須三千餘金。邀之入廳

事。殷勤款接。私叩其僕。知一爲嚴州同知。一爲封翁。以同知之妹字杭州太守之子。將至會垣結婚。來此購奩中物耳。局主設席讌之。並約樓主作陪。曰。是我之好友也。樓主唯唯。方自以爲榮。局主乃出綢緞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閱之。封翁皆搖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貨也。可入貢。豈猶不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與妹覩之。因令輿夫負貨物。一僕押之。良久未回。又令一僕往催。則輿夫先回。曰。舟中人囑我稟官。曰。綢緞經姑娘目。俱合意。不知應用何號平色銀兩。請自歸檢之。官謂局主曰。煩陪家君暫坐。我去兌銀。即回。乃乘輿去。至舟。犒輿夫錢。曰。爾等往來勞苦。先喫飯去。輿夫去而舟開矣。丐坐俟至夜闌。不來。局主與樓主皆惶急。乃追問丐。丐亦情虛。語言閃爍。羣擁之鳴官。令究其實。亦無可如何。惟蹟緝而已。釋丐出。衆褫其衣。以靴帽不合時。舍之。丐遂戴五品冠。著朝靴。赤體而叫化於市。

冒爲人父以奪錢

京師有某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諾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

至此。爾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暈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

冒充某方伯子以行騙

有京卿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京卿旋出爲方伯。一日。入廟行香。時府縣以下伺應者數十員。士庶環觀者數百人。突有敝衣冠者。至方伯前。長跪而號哭曰。兒今願改過矣。請大人盡法處治。伏望收留。語畢。叩首無算。方伯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處匪徒。敢冒吾子。殊大膽。令役加以縲絏。交首府。使問罪。首府挈至署。訊之。其人供稱前因不好讀書。不受訓飭。偶有觸犯。爲父所逐。今但求爲之挽回。誓必奮勉用功。不敢稍惰。有負隆恩。守因詰其家世。言之鑿鑿。且察其神色悲慘。語言明爽。似非作僞者。試以制藝。亦能成篇。信其爲方伯之逐子也。留之署。俾易冠服。公餘。爲方伯委婉言之。方伯曰。實非我子。若無爲匪情事。任君遣之可也。方伯歸。與僚寀議之。衆皆請見其人。令言志。則拜而泣曰。父性嚴厲。已實不才。惟有回籍應試耳。倘得科名。或可藉贖前愆

也。然無旅資。奈何。衆憐其志而哀其遇。遂貲助數百金。送之去。而以責逐覆方伯。後聞家人言。始知確非方伯子。

以假人頭騙錢

當洪秀全據金陵時。曾忠襄督師進攻。結營雨花臺。相持年餘。洎同治初。寇之勢力漸蹙。京師有遣李文忠來援消息。忠襄遂下令猛攻。旋於甲子六月十三日城破。蓋自咸豐癸丑至此。十一稔矣。

時有銀樓曰天寶者。主人楊姓。一日薄暮。忽來大漢二人。操徐州音。土棍也。背承笆斗一。上覆袱。直入肆。故作張皇態。以語楊曰。予鄉人。不識此爲何物。言時以手入斗。連探翹邊細紋者兩錠出。置案間。色晦黯。上暈土花。而一種不可掩之寶光。躍躍浮動。望而知爲銀也。楊審視良久。曰。是銀也。汝烏得有此。可售乎。二人聞言。作驚喜狀。自相語曰。是果爲銀者。某地徧谷皆是。爾我此後。但作富家翁。可無煩勞力矣。復謂楊曰。勿誑我。此既爲銀。可與我以錢。楊乃欺之。佯爲持籌握算者。若按其值而予之。實則償不及半。二人亦不與較。臨行。楊與之約。

謂後如獲此。當來兌。吾不汝欺也。二人諾而別。蓋兵燹之後。發現窖藏事。往往有之。以是遂不之疑。

詰朝。其一人果負笆斗至。悻悻然。擲諸楊前。而謂之曰。子視之。楊猶意是前物。揭視。則人頭也。駭極罔措。其人大喜曰。子令我掘藏銀。同類起爭端。致相殘殺。釁實啓於子。吾卽遺此以嫁禍。不爲過也。言畢欲遁。楊急起挽之。願將原銀還之。令攜頭去。其人初有難色。旋經典籍者哀懇。始允。將原銀裝腰橐。從容攜笆斗出門。未數武。適有隣肆甫啓關者。其人卽擲笆斗於門。怱怱竟去。曾不一回顧。人咸怪之。衆見其去遠。啓視。一人頭也。不敢匿。遂鳴里胥。報邑宰。宰親蒞檢驗。提頭出笆斗。乃麵粉捏成。塗飾彩色於其上。鬚髮則插以豬鬣也。宰怒其妄。笞里胥二百。當檢驗時。楊亦潛窺之。始悟己之受騙矣。

假關節以行騙

浙之杭人有金某者。以賈於海外起家。某歲。送其子姪應童試至杭。寓學院之東轅門外。有人叩門請見。見之。則衣冠華煥。僕從甚都。問有應試者陳某否。蓋

金與陳固中表。知其向幕江南也。然其時實未歸。乃告以故。叩其來訪之意。其人躊躇曰。陳不來。事不諧矣。我施姓。與陳至好。我爲學使所聘。至此閱卷。遂告別而出。門有肩輿。施登輿。由東轅門直入儀門矣。

金聞學使向有貨取之名。疑其人與陳必有勾串事。然亦無從進門。姑置之。一日。偕戚友遊西湖。遇施於聖因寺前。見其與兩客偕。皆翩翩少年也。從僕三四人。更有輿馬。施遙見金來。出隊趨迎。握手道故。指一衣秋香縐襖冠盤金便帽者曰。此學使之大公子也。又指一卵色紡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謂二人曰。此金君。爲我至友。遂問金同行戚友之姓名。互相揖讓。施大笑曰。難得英俊多人。不期而會。我合作東道主。暢敍一日矣。乃邀入五柳居。登樓列坐。酒家以木版來。指點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應。施與孝廉縱談今古。討論文藝。公子殷勤勸金浮大白。酒酣。有蒼頭飛騎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歸。金潛起。給酒貲。酒傭曰。上座之客。入門時已先付矣。金踧踖不安。施及兩客皆下樓。謂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訂交。如欲相見。但須告閽者張老。我自來耳。旋拱手作

別。乘輿馬而去。

金歸。與子姪言之。僉謂宜作答宴之舉。遂於旅邸設盛筵。具柬交張老。以邀三人。次日。施赴讌。謂大公子與孝廉。皆爲公務所羈。囑致謝。遂入席。索其子姪之課文閱之。曰。佳矣。惜未能投學使之所好也。就文論之。卽如某篇某處應提。某處應頓。結以大尾。則必爲學使所愛。無不命中矣。衆咸服其論。金乃詢之曰。君前訪陳。果以何事。施曰。吾輩旣相好。言之何傷。學使之大公子。好交賢豪。令我輩爲之介紹。陳君前約貴處之某姪。爲通邑富豪。欲與公子納交。不意陳遠客未至。殊埽興也。金曰。如我子姪。不識可充數乎。施曰。無不可。但縞紵之費。各需千金。能乎。金曰。得半猶可。施難之。金再三懇求。旣而曰。幸有我在。或可商之。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學院大燈見迎。金送之出門。見其由中道入。文武巡官皆旁立候進。金深信之不疑矣。

翌晨。施來。曰。關防在邇。遲恐不得出。大公子以我故。允所請。惟須以金面封。俟榜發來取。遂同赴錢局。如數兌銀。加緘而回。給以關節。未幾。試畢。金之子姪皆

落孫山。始疑之。赴局開兌。則原封固不動也。啓之。易以磚石矣。中有一紙書云。大宗師如此清正。汝曹妄想功名。理應重罰。所封千金。權借濟急。銷汝罪愆。以佛法論之。或者來世有奉還之日也。不必寃屈好人。此囑。金大怒。乃設法納交於學轅之巡捕官。以訪其事。始知學使幕中實無施某。卽所謂大公子者。亦年貌不符。蓋騙子先冒雜役。於放水菜時入內。匿號舍中。易衣冠而出。巡捕官見其章服華煥。且自內出。則拱候之。其入亦然。旣入。則仍易破衣。混雜役中出矣。至張老及燈籠夫。皆其黨僞充者。事後俱逸。所騙亦不僅一金也。

冒爲人子以行騙

中牟劉氏女嫁與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出而爲傭。常居其主樊氏家。時樊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自言爲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慇懇。抑搔苛癢。問衣燠寒。雖親子有不若。劉甚喜之。將以爲子。劉有妹。亦傭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矣。何親暱

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毋爲所餌。嗣後。甲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爲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爲猶爾夫兄之子耶。此子與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尙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爲妹累。妹無如何。劉乃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爲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蠶食劉之所蓄。旣盡。僞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劉儽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

漢口某錢莊遇騙

同治某歲。忽有一叟賃屋漢口某錢莊之旁。久而與莊夥譾。時往談話。一日。出信一。銀一封。自稱此爲兒子自陝西總兵任內寄至者。予以年耄目昏。不能閱。煩啓視。莊夥閱之。謂信中所云。當以此易銀幣。叟曰。煩君爲之。自是而後。屢有請莊夥代兌銀幣之舉。又屢邀其飲食。及半年。叟忽又以信及銀數箱至莊。莊夥閱之。則信中言有極要事。故寄五千餘金。望速兌銀幣云云。莊夥喜其平色之大。可折加。每一元寶。竟扣至二三兩。叟無言。取銀幣而去。元寶固尙在叟家

也。

翌晨。忽有人至莊告曰。此人爲亘騙。已於昨夜登舟矣。莊夥往視銀。果皆銀皮而中實以鉛也。

周夢星騙信局

信局爲人寄銀幣。必由原寄人自爲緘封。而標明若干圓之數於上。寄到時。緘封如原狀。銀幣之多寡眞贋。不問也。惟緘封若有損裂痕。則信局當負責矣。周夢星者。不知何許人。家常州。夙以行騙爲業。百出其計以騙人。計亦將窮矣。一日。忽憬然有悟曰。是可以術愚信局而大有所獲也。乃與其居無錫之友人李亦園約。以銀幣四十圓寄亦園。其緘封如普通式。而所包之紙爲易裂者。及寄至。亦園將啓封。審視再四。語送信者曰。何以有裂痕。因令送信者眼同啓封。既啓。則四十圓之半爲贋鼎。餘亦爲啞板糙板。亦園大怒曰。無怪封之損裂也。幸我細心。否則爲汝局所紿。因偕送信者至局。面局主曰。汝以僞易眞。不速償。必控之官。亦園夙無賴。恒爲人所憚。乃償以二十圓。亦園始悻悻歸。後與夢星平

分之。

騙戲館中錢

董某客京師。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有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攝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致歉忱。董回座。而案上之錢已失。攝錢者尙立於旁。反詒之曰。在戲館。豈可以錢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

以計騙伶物

都門士大夫筵宴。輒召妙伶侑觴政。蓋官箴嚴肅。一入北里。懼掛彈章。如此。則既得選舞徵歌之樂。又可免挾妓飲酒之譏也。某伶者。歌喉宛轉。貌亦超羣。眷之者多。積貲甚厚。一夕。演劇之餘。在戲園遇一客。衣履豪華。舉止闊綽。一望而知爲貴人。邀之同赴酒樓。伶固應客者。遂不之卻。與偕行。至酒樓。開樽共酌。極贊其色藝。臨別。命僕以百金贈。伶叩其寓址。不以告。其僕答云。主人爲某省太

守。入都謀擢觀察。小作勾留。卽將南下。毋煩絜問居址。謀過從也。次日。又遇於他園。復攜之飲於酒舍。酬贈如前。伶感之。邀至寓小酌。客不允。再三請。乃謂伶曰。不必盛筵。但蔬菜數簋。清酒一壺。以佐清談足矣。遂訂時而別。次日。伶一一設備。屆時客至。駟馬高車。俊僕三數輩從之。酣飲未終。日已薄暮。堅留客宿。客亦不辭。乃遣散僕從。令明日不須早來。既而入臥室。解衣並枕。笑談甚洽。伶歷述生平及箱篋所有。悉以告客。次日。家人起。重門洞開。知有異。入伶臥室。箱篋皆脫扃而空空矣。伶猶鼾臥。呼之不應。知其中迷藥。亟以涼水解之。乃覺。詢以客往何處。懵然也。告以失物。則懊喪欲死。始悟客爲大偸。始之重酬。餌之也。繼之請宴不允。必俟再三而後諾。堅其心也。

冒爲探事委員以行騙

某中丞撫浙時。嘗訪察官民之不法者。重懲之。溫州守某簠簋不飭。聞風而懼。突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寓府廨側。不言所事。守出坐堂皇。必往觀。暇則與館人辨論守之是非曲直。館人怪之。密以報守。守瞯三人出。亟搜其行李。得中丞

訪牌一。守之私事備列焉。所鈐乃紫色印花也。又有首縣致永嘉令一函。未緘。內云蔣廳尊奉大憲命。以探事來貴治。諸祈照察云云。守益懼。密商永嘉令。將重賂之。三人歸。見箱篋俱亂。召館人詰之。館人曰。君出。太尊來。必欲面晤。在房坐半日始去。行李之亂。其太尊所爲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機事洩矣。盍去諸。遂買舟行。

館人飛報守。守屬永嘉令謁之。至舟。僅二人。令問蔣司馬何在。二人曰。主人回省矣。留函奉呈。令收閱。一首縣原函。一司馬所自致。畧云公事匆促。不及謀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守。修書。饋柑橘四桶。中藏白物。因其僕追贈之。未幾。守至省。晤蔣。訊無赴温事。乃知前物入騙子手而不敢言。

責妓償金

秦淮某妓故富。一日有騙子至。手袱中包五兩銀錠十枚。入門。卽以一付妓家。令易錢。次晨易一枚。至第三日。又易一枚。置所餘於枕旁。妓窺之。未開視也。第四日晨起。袱中七錠杳矣。客怒。以三日用十五金。足數纏頭。且入房三日。未出

檻。此銀應取償於妓。妓無辭以辯。酬以三十五金。乃罷。後漸偵知客銀僅三枚。餘七枚以麪爲之。而裹以銀箔。夜中盡食之。而責妓償也。

無賴子假雪彌勒以行騙

唐韓文公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彭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無賴子遂藉以斂錢。侈談靈異。瞻禮者衆。乃搭棚以覆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也。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浹辰。玉山頹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老人爲某所騙

京師多騙子。遇之者輒無幸。有某者。爲人經營商業。一日。其主予以銀幣三千圓。命入都購貨。戒之曰。君去。余卽後至。至京。卽居旅館。勿輕出。倘遭巨騙。則余

血本三千金。將化爲烏有矣。乙曰。諾。翌晨。束裝就道。加意防閑。苟有向之注目者。皆疑爲騙矣。

未幾。抵京師。下榻旅館。私念都中商市繁盛。倘閉門不出。虛此一行。而主人所言。亦何敢忘。思之再四。忽以銀幣二圓囑役人易錫餅。俄頃購至。藏之而寢。時方隆冬。晨起大雪。乃檢囊中所實錫餅。間以銀幣。荷於肩以出。臨行。謂役人曰。如有人覓我。卽告以入市易物去矣。於是徐步出門。且行且顧。以爲往來人中。果誰是巨騙者。偶見一錢肆。卽入小憩。取銀幣二圓兌小銀幣。餘則仍納於囊。當兌換時。對門立一老者。鼻架墨晶眼鏡。身披羊裘。外加織毛馬褂。口銜京式短煙袋。目眈眈。注視其囊中物。瞥見。喜曰。騙在是矣。坐憩片刻。仍取布囊荷之如故。並向老人佯作問路狀。老人曰。君所問者。正老朽欲往之路。同行可也。乙曰。某受主人重託。攜巨金來京師購貨。初至貴地。不識路徑。承吾翁指示。深感徵窺老人作何狀。老人聞之。若不爲動。行未里許。見一茶肆。老人曰。君負重囊。憊甚。此茶肆尚不惡。盍小坐。遂偕入。老人以京式短煙袋進某。復將織毛馬褂

置於几側。某方啣煙袋。忽皺眉向老人曰。腹痛腹痛。附近有廁所否。老人曰。在肆之東。時風雪益厲。某曰。翁之馬褂。乞暫假一披。藉以護體。某之布囊。請代爲看護。囊失而某之生命且不保。乞留意焉。老人許之。某遂御馬褂。持煙袋去。老人固亘騙。第注意布囊已久。以爲有此爲質。不虞他變。乃慨然以衣物假之。詎某久不回。急傾囊視之。則所儲銀幣實贋物。及追某不知所往矣。

擔水夫爲道士所愚

光緒時。雲南某縣有擔水夫。日荷雙簷。往來井上。某年長夏。枕石酣眠。迨醒。一道士跪其前。口稱貴人不置。擔水夫嗤之以鼻。道士曰。貴人不信。明日可至筇竹寺一覘異兆。如其語。道士已延佇其間。令擔水夫指地。掘尺許。得白金一錠。上鐫曰天賜桂王軍餉。更指。亦如之。擔水夫既驚且喜。自是遍招黨羽。欲圖不軌。附之者三萬餘人。有門卒乘醉磨刀。妻詰之。得實。首諸汛地官。乃密陳總督劉某。拘擔水夫及道士二人至。刑之於市。擔水夫嗚咽流涕。道士則掀髯大笑曰。無妨。有金碧二神救駕。比過金馬碧雞坊下。道士忽失聲長歎曰。天也天也。

無言就戮。脅從盡散。後卒無他。

道士賣大力丸欺人

光緒己亥。京師某寺。有一賣大力丸之道士。揚言於衆。謂以刀斫我。如流血。則予爾銀若干兩。不流血。則予我銀若干兩。或試之。儼如鐵石。未嘗損及毫芒。一月中。環觀者如堵牆焉。後忽不知何往。或曰。此卽義和拳之始也。

綢緞店與外科醫室之受騙

光緒時。吉林有某騙子至綢緞店購貨。檢定。告店夥曰。余未挈現款。請遣人從余往取。店主乃令一學徒與之偕行。某導入一外科醫室。坐定。乃曰。請稍待。余出卽回。學徒靜俟之。久不至。醫請詣內室。曰。弛裹衣。學徒本十六七歲之少年。溫婉若處女。聞之愕然。醫又速促之曰。既至此。何羞爲。學徒面愈赧。久之乃曰。余來此。乃取貨價。若意欲何爲。同來者非汝家人乎。醫曰。安有是。余素不諳其人。渠晨來曰。余有幼弟。以生殖器患瘍。乞與診治。弟年少羞怯。須於無人時喚至密室。緩商之。君豈其弟耶。學徒乃大愕。始悟兩人均已受騙也。急蹤其人。無

及矣。

賣假藥

桀黠之徒。輒以假藥出售。獵取錢財。而以航船中爲尤多。有某航者。自蘇城往木瀆。舟中雜坐十餘客。有土著。有他方人。一鄉人坐舟尾。右手五指浮腫。若巨靈之掌。時時撫之而呼痛。時船頭坐有甲乙二人。語娓娓不倦。乙曰。君近時何所爲。甲曰。吾僑居西藏三四年。近甫歸里。乙問西藏風俗習慣。甲一一答之。舟中人聞所未聞。咸屬耳焉。漸詢及西藏土產。甲曰。藏香馳名中外。神物也。凡跌打損傷四肢浮腫等症。塗之。靡不愈。惟價至昂。此行僅攜得少許歸耳。乙請以一覩爲快。甲有難色。其旁若丙若丁。均力勸甲出以示衆。甲乃從行囊出一錦匣。滿貯黃色丸。大如梧子。衆客傳觀。大都疑信參半。丙忽指艄後手腫者而言曰。如若人者。亦能以此丸治之否。甲曰。易易耳。曰。然則盍一試之。甲曰。彼不就余醫。何能強醫之。語次。丁已至艄後。語手腫者曰。汝運至佳。某先生有香。可消汝腫。速往就醫。毋失之交臂。手腫者尚未諾。而丁遽擁之至甲所。甲曰。汝幸與

我値。眞有緣哉。吾爲汝已疾。不索汝貲也。因啓匣出一丸。搓之使碎。和以唾沫。就其浮腫處摩擦不已。約數分鐘。而其腫立平。於是同舟客咸呼神藥神藥。有出貲向甲購藥者。甲始不肯。強而後可。於是匣中纍纍之丸。須臾而盡。合計所獲銀幣逾十圓矣。舟抵跨塘。距木瀆尙十餘里。甲乙丙丁均紛紛登岸。向之手腫者。轉瞬亦杳。於是舟子語客曰。此卽所謂賣假藥者也。諸君受其愚矣。衆言假藥何以能消腫。曰。此非眞腫也。彼預以繩緊切手腕。阻止血液流通。手自浮腫。及敷藥之際。潛弛其縛。則血液通而腫立平矣。衆聞之。懊喪不置。諦視其藥。則摶黃土以爲之。不値半文錢也。

江湖醫生賣膏藥

江湖醫生之賣膏藥者。其探囊送客二術。殊巧。今特述之。

醫立圍場中。覓一受藥之鄉人。詢以病狀。鄉人輒言腹痛。或胸悶。則應聲以藥粉至。令鄉人以兩掌向空。分置其中。並令堅握勿釋。鄉人至此。頓失其兩手之自由。乃伸手入其腹或胸際。探試其囊貲之幾何。以定酬謝之多寡。

醫得謝後。惡鄉人之在旁久立。或被窺知其奸也。則送客之術尙矣。其術大抵先期探知其人之家居方向。而語之曰。今更畀汝一藥。汝必向東南（或言西北必如其家居方向）方疾行。勿稍回顧。否則不驗。行若干步。以藥入口。汝病立愈。鄉人信而諾之。卽令以背相嚮。且告之曰。我爲汝畫一符。靈甚。事畢。卽驅之使去。

售假釧

愈風釧者。琥珀精也。其功能。能拾芥。某客初至滬。好閒遊。一日。途遇二人。並作驚奇詭祕狀。異之。駐足而旁聽焉。俄聞斷斷爭値。審其爲貨財交易。益欲以覘厥究竟。二人旋以論價不合。分道行。

客因尾售貨者。詢何品類。售者顧客曰。客毋喧。當爲客縷敘之。予爲業圬者也。曩以受傭於某巨姓。使登山爲其祖改築塋兆。掘地仞餘。瞥覩一物。大如盌。環圓而中空。出諸土。袖而歸。洗以泉。拭以巾。炫澤而有光。辨其色。紅紫相間。衡其重。輕若籐竹。疑爲琥珀精。試以芥子驗吸力。果大好之神珀釧也。然吾儕小人。不宜懷寶以買禍。待價而沽者有日矣。語竟。復左右顧曰。幸勿爲他人覺也。客

曰。價幾何。曰。儻來物耳。殊不願索昂值。得售二十金。足矣。言次。頻以掌摩挲其釧。客曰。此何爲耶。曰。將俾君一察其眞贋也。於是俯拾泥沙。置掌中。迎以釧。距離逾寸。而泥沙已躍登釧上矣。因指釧謂客曰。吸力何如。固不僅能拾芥也。客訝爲大奇。亟欲購取。議值良久。始允讓其十之二。客曰。是玩物耳。烏足以易吾如許金錢耶。售者曰。客猶未之知乎。是卽岐黃家之所謂愈風釧也。約於腕。可瘳拘攣之病。區區十餘金。未可惜也。客韙其言。乃如數予之。

客抵家。欣然自得。告其家人。卽出釧以示。吸引沙粒。亦驗。大喜。什襲藏之。視之。如隨珠趙璧也。不意越數夕。復遇前售者於道。旁立一人。亦如前作驚詭狀。卽而視之。則所售者仍釧也。形質無稍異。且其告人語。俱一一如前。始悟前釧之必爲贋物。而彼二人者。實串騙之徒。不然。希世奇珍。固未有數見不鮮者。回憶前日之受愚。意殊憤憤。遂前行。適逢舊友。爰舉所遇以告。友微哂曰。君誠戇矣。是蓋以松脂和紅硃煎鍊而成。以紿夫嗜奇而識淺者也。究其代價。祇數十青銅耳。

騙人參

蘇州之閶門外。通衢大道。百貨交集。人參行尤盛。同光間。其地有空屋。某歲。忽有服四品衣冠者爲陳某。遷入焉。門條曰候補府陳。有司帳司閽司廚及他僕數十人。某出入必乘四人輿。張紅蓋。現任之府廳州縣。僉呵殿往謁。時亦讌客。輿馬盈門。參行中人見之屢矣。一日。有二僕華服而出。至參行。閱貨問價。行主叩其主人之履歷。則曰。晉人也。爲吏部尙書之長公子。以蔭得官。加捐知府。需次於蘇。擁多貲。舉家皆餌人參代茶飲。家中所擕之參將盡矣。主人命吾輩選擇公平之肆。冀可常日交易。於是行主爭諂其僕。而僕遊十餘家。皆不合。時參業中專有知賓之夥。至是徧告各行。悉聞之矣。爭許以重賂。二僕喜。某行主乃遣夥持參偕往。並令先秤一兩。試嘗之。値三百餘金。卽與元寶七。夥回。則盛言其寓邸之華麗。且探知其太夫人日須服參三錢。歲有十數萬金之交易。全眷亦不日至矣。行主甚悅。未幾。某盛服乘輿至某行。謂行主曰。寶號貨眞價實。太夫人已至。必餌佳品。今且擇至佳者與我。行主乃奉以最上者四十兩。命

一夥攜往易銀。且曰。兌齊。遣工人舁送銀封可也。二夥從至館舍。登堂入室。達後樓。某以後樓爲臥闥。羅帳錦衾。陳設華麗。箱以四爲列。自牀東至窗前。凡數十列。乃命僕啓第五列二十號。則貼地一箱也。正啓銀封。忽樓下有操晉音之客至。大呼曰。今日虎邱之游。奈何不赴。我自能跟蹤而至也。某乃謂二夥曰。且坐此。客爲我鄉人某刺史。求貸於我者屢矣。今若使其登樓而見參。則益擾。卽命僕以參及銀皆入箱。鎖之。

某至是匆匆下樓。客強拉之行。僕上樓。傳某命曰。客少安毋躁。主人出。卽來。乃反扃樓門而去。

二夥旋聞有幼僕戲謔於樓下。始而喧譁。繼而揪扭。老蒼頭吆喝之。不應。繼以鞭撻。幼僕不服。哭聲震耳。久之寂然。至夕。無一人上樓。二夥餒甚。推窗望樓下。適行主偕夥伴持燈喚人。二夥應曰。勿急。參銀悉在此。行主登樓。去鎖入門。以火燭之。二夥指箱曰。參銀悉在此也。行主曰。予自大門至樓。人物一空。似已遷矣。今且開箱觀之。則洞見樓下。蓋箱底與地板相連。觸機運轉。偏舉各物。不甚

珍貴。羅帳而外。衾褥。皆高麗紙之印花者。鐘表僅有其表。中空無物。箱皆紙糊。中藏石塊而已。二夥至是。乃始悟諸僕叫喚爭鬬時。方轉運箱中物。以嘈雜之人聲混之。俾不覺。行主不得已。鳴諸官。且問以與騙子往來之故。官曰。以樞垣有函來。不能不答謁也。乃爲緝捕。然已鴻飛冥冥矣。此與乾隆時京師騙人參之事。蓋相類也。

騙行李

有士子赴歲試者。既艤舟。行李置於岸。尙未議脚價。姑立於行李之側以守之。忽有衣冠而來者。對之長揖。曰。兄何自來耶。某亟回揖。諦視之。彼此皆不識。其人曰。誤矣。又揖謝。道歉而別。某回顧。行李已渺。乃知已爲人所盜矣。又有某旅客自坐其臥具之上。忽見一人至。稱之爲父執。卽長揖。此人倉猝間不暇辨認。卽起而回揖。則臥具已爲其取去矣。

假翰林

光緒某年。蘇州有翰林李夢瑩來自湖南。投刺謁當道。意在抽豐。時巡撫爲趙

展如尙書舒翹。既接談。屬長元吳三縣令爲設法。時吳令爲凌焯。以精明著。察其有異。發電至湖南密詢。得實。卽率役至其寓捕之。李方謁客回。金頂朝珠。逮赴縣署。圍而觀者如堵牆焉。得供後。以冒名撞騙罪下獄。而凌獲卓異。保送赴都。

冒名頂替之官吏

有冒充官吏以行騙者。忽自稱禁煙。忽自稱查牙帖。忽自稱查醬缸。所至之處。輒出委札於懷以示人。人不疑也。得賄卽行。蓋假他人所得之檄以冒名頂替耳。

僞充差弁騙煙膏

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廣誠信煙膏店。爲膏業巨擘。光緒辛丑。忽來一形似差弁之人。聲稱奉兩江總督劉命採辦煙膏。須福字清膏數百兩。出銀票一紙。使店夥持往照兌。而莊號以票根未至爲辭。差弁卽將煙籃寄留。駕車自往。店夥候至暮。不來。疑而啓籃視之。非原物矣。其所以僞託劉忠誠公坤一者。蓋忠誠

夙嗜阿芙蓉。歲必遣人至滬採辦。騙者知之譎。廣誠信亦不疑也。

和尙作怪

某縣之東嶽廟前大路有青石一方。歷歲久矣。一日。主僧忽言石粉能治疾。風癆癡膈。無一不愈。於是遠近男女。奔而赴之者若狂。如是者數月。崑山縣所屬千墩鎭某廟前。有老樹一株。以年久故。其中空。一僧晨起。忽見濃烟繚繞自樹中出。嗅之。作旃檀氣。遂相傳以爲神。遠近男女。又奔而赴之者若狂。如是者數月。烟熄而樹如故。越二年。又閧傳泗橋某庵庵中忽產異竹。竹生甘露。能療一切不治之症。遠近男女。雖盲者啞者聾者癱者。亦相率稽首於白蓮座下。求洒一滴楊枝水。如是者又數月。甘露盡而竹亦亭亭然穿屋而出矣。又丹徒縣南城外三里岡有樹一株。某歲有蜂營房其上。相近之僧人亦以愚人蓋皆和尙作怪也。

僧以江南某生爲活佛

江南某生遊江西。艤舟江滸。登岸遊覽。信步至一蘭若。闃其無人。見內殿板壁

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觸其機。壁有門忽開。中有婦女數輩。方與髡奴顚倒爲戲。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徒躡跡馳追。生泣哀之曰。乞師慈悲。恕我無知。誓不饒舌。僧叱曰。汝自尋死地。尙望生耶。一僧曰。搤之便。一僧曰。搤之不如烹之。較易滅跡。生聞而觳觫。度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無再生理。求師慈悲。賜全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一僧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爾言也哀。他日送活佛生天。我輩可藉以漁利。計較得。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諸密室。飮以瘖藥。日給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膚白如匏。且腰脚柔輭。不能行立。乃於郊外架木爲高臺。謂某日活佛肉身趺坐臺上涅槃示寂。將藉火化以生天也。

地距邑城邇。邑令聞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往詗。見臺高丈餘。一僧戴毗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被五色袈裟。趺坐於榻。閉目。淚涔涔下如雨。臺下僧衆執魚鈸鼓磬笙簫琴阮旌旛羽葢。循環旋繞。喃喃唪經。衆男女從其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間雜旃檀紙帛。高如邱陵。令謂活佛生天。而流淚。

豈尙有塵緣難割耶。初固疑其妄。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喜無量。親來拈香。諭衆暫緩舉火。僧不敢違。令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僧衆合掌前迎。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趺坐者。並述其平日清修高行。令謂今日天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極樂世界。暫請改期。何如。主僧答稱活佛自訂日期。未便擅改。令笑曰。活佛未閱憲書。余忝主一邑。當爲改正。明日天赦。生天最吉。請活佛在邑署暫居一宵。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卽命健兒舁活佛至署。夜半。潛自研詰。見其涕淚交併。言動俱絕。心知有異。因問能作字否。活佛點首。亟命以筆硯至。活佛胼輭。臂不能舉。惟以指蘸墨書紙。歷敍顚末。令大怒。命活佛安心藥食調治。俟差愈。牒送回籍。翌日。諭寺僧集臺下。誡勿擅離。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園寺窮搜。果獲婦女數人。所藏金珠衣物甚富。令至臺下。僧衆請迎活佛。令笑曰。活佛有命。請主僧代生天。主僧大懼。跽稱知罪。求宥。叱左右縛主僧上臺。又指主謀助虐者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之臺。叱令舉火。火烈風猛。一轉瞬。俱灰燼。又命將餘僧笞責。諭令蓄髮歸

農。其婦女各歸親屬。

僧以肥白之人爲活佛

山陰某僧性巧黠奸狠。初習商。屢虧折。後與穿窬者伍。輒敗露。官吏捕之急。幾不得免。某與其黨謀曰。吾輩貿易則虧蝕。偷竊則犯法。惟和尚最占便宜。今追捕甚嚴。不如遁入空門。再圖生計。其黨從之。皆削髮爲僧。某遂衣破衲。搯數珠。周行通都大邑間。嘗至某鎭。過隙地。大可數十畝。輒望空禮拜。鎭人異而問之。僧曰。我佛降臨。故在此參謁耳。若能於此建寺。獲福當無量。言訖而去。自是僧每於晦冥之夕。輒令其黨以松香燃焰。飾爲金甲神。隱現於其間。鄉人望見之。益信僧言。越數月。僧復來。則晝夜跪於隙地。鎭人聞之。僧乃佯作不豫之色曰。吾見金剛怒目。謂此鎭無一善男信女。將遣祝融氏降之罰。吾在此代求。冀菩薩發慈悲耳。言訖。跪如故。是夜適王氏家失火。而屋未燬。鎭人愚。僧言。以爲神示譴矣。乃醵金建寺。推僧主之。而不知王家之火。卽其黨所縱也。寺成。香火甚盛。地棍某夙與僧有隙。屢爲所掣肘。僧欲去之。一日。語之曰。某日。

寺設齋。可闖入佛坐大嚼。且食且罵。食畢。但言韋馱鞭汝。仆地作神語。俾衆知我佛有靈。我當以百金爲酬。棍諸屆期至。且食且罵。食頃。聲啞語不了了。躃踊數十。七孔流血而死。觀者僉謂神降之罰。而不知僧實置鴆於肴以斃之也。自是而每歲冬季。必有活佛升天之盛典。活佛者。亦寺僧。屆期。升蓮花座。衆僧披袈裟。誦經偈。宣佛號。環其側。遠近來瞻仰者。出金爲贄。自旦至暮。人以萬計。夜半。積薪蓮花座下。以火僧。則活佛升天矣。

某歲。某侍郎太夫人聞之。欲詣寺瞻仰。侍郎亦從往。太夫人語侍郎曰。活佛之面形如滿月。色如傅粉。非凡相也。侍郎曰。吾見其目有淚痕。今晚且觀其火化耳。化畢。侍郎見灰燼中餘斷鐵條四五橛。大疑之。明年。又舉行。侍郎乃邀縣令同往。使左右撫活佛。身冷如冰。而蓮座動。抱之起。座露鐵條寸許。諦視之。插入活佛後陰。出之。長如其身。卽提僧拷問。據供謂每年擇衆僧中之肥白者。密置一室。以羊油牛油等飼之三年。屆期。於夜靜時。藥之使瘖。俾其升天。以爲募化之計。令怒。卽命隸役縛僧。以升天之法斃之。搜其密室。則婦女之幽於地窖者。

以百數。盡出之。並究其餘黨。得白鏹無算。

羽士以國母騙尼

洞庭山女冠至多。皆山居饒沃。聞妙菴主尼尤善居積。年八十餘卒。積金巨萬。徒靜香繼爲住持。方少艾。意態嫺雅。解書算。熟經呪。頗守清規。踵門者恆不得識其面。每歲觀音大士誕辰。士女赴菴燒香者甚衆。貿販雲集。皆賃居菴中房舍。往往有賣小說唱本者。靜香亦購以觀覽。如武后稱帝楊妃爲女道士等事。固平時所習見者也。一日。有羽士至庵。靜香以其方外。出見之。羽士疏髯廣顙。飄飄出塵。語玄妙。多不可解。忽屏人得間。長跪曰。娘娘他日必爲國母。道人修煉五百年。未得封號。不能成眞。求娘娘他日得志。賜封眞人。使證正果。必當啣結。靜香允之。叩謝而去。

靜香疑信參半。然自是以後。禪誦稍疏。一日。有貴客來。覓靜室養疴。關西院居之。客年三十餘。長身玉立。貌甚偉。遺蒼頭饋奇楠龍涎安息諸香火浣布等物。皆海外奇珍也。靜香親詣謝。拒不見。兩月餘。絕不與羣尼通。莫測其爲何如人。

一日鍵戶。攜僕下山去。靜香私啓鑰入室。以覘之。陳設華麗。金碧輝映。案置小匣。發之。中有疏。則云臣某跪奏。現在島中大兵雲集。佇發餉銀二十萬。卽可擇日揚帆。逕奔彼國。乘其不備云云。靜香駭絕。方遲疑間。客突至。駭曰。機事爲汝覷破。不得不殺汝以滅口。抽壁上劍揮之。靜香叩頭求免。客俯首似有所思。曰。余日本國王也。啓行時。國師爲余卜卦。謂此行可得一國母。豈應在汝耶。果能從我。卽貸汝命。靜香欣然願從。枕席間私問所奏云何。客曰。余來時。見暹羅國之羅華島。方廣數千里。其中生齒甚繁。物產饒沃。欲得之以廣國土。調兵四集。以距國遙遠。軍餉不能卽至。昨接來奏。欲乘夜返國。又恐風色不順。以故躊躇未發。靜香問需餉幾何。曰。得二十萬金。亦可應急需矣。靜香曰。若爾甚易。然從何運往。客曰。余自有術。次日悉發藏金。以厚氈裹之。令蒼頭至山下一呼。椎髻窄衣白足者。百人風集。負銀魚貫而去。閱兩月餘。又得一疏云。羅華島已不血刃而下。請旋蹕駐島鎭撫。客喜甚。臨行時。囑靜香安心靜待。約以歸國後遣重臣來迎。當册立爲正妃。靜香又奉犒師銀五萬兩。遂去。然自是竟不至。

客騙安三姐

安三姐。海陵人。青年守節。無子女。以刺繡浣衣爲生。一日。有陝客出重資。賃其家之左廂。且委以炊爨烹飪事。三姐利其值。允之。時有昭陽富人曰向十三者。來海陵購妾。邂客於茗肆。談甚歡。語客以所謀。客難之。而與十三朝夕會飲。往來甚歡。十三欲酬之。客不允。且謂市肴不潔。吾妻飪尚可口。不如就我小飲。十三乃從之往。將入門。三姐迎而問之曰。汝歸耶。客曰。頃遇一友。特偕之來。可治饌。須臾具餐。十三贊其內助之賢。餐已。客約十三明晨至茶肆會話。翌晨。客至茶肆。逡巡間。十三亦至。客問十三曰。君視內子如何。十三曰。君有豔福耳。客蹙額而言曰。某好博。逋負多。計非鬻婦不足償。將奈何。十三曰。信乎。客曰。信。十三曰。貸與他人。無寧貸與鄙人也。客曰。諾。十三曰。値幾何。客曰。以償博之負。二百金足矣。然必五百金。乃可別娶。且作小本經紀耳。資至。卽以與。迎可也。

十三聞客言。大喜。促客署劵。未幾。客卽以劵呈。且面署押焉。因偕至三姐家。以劵與鏹相易。事已。客曰。少憩。我當偕與人至。十三候至暮。客杳然。急不能堪。三姐曰。君永日在此。何爲者。盍去休。十三駭詫曰。渠得金。賣婦於我。奚可遲。三姐曰。渠婦何在。曰。汝非渠婦耶。賣於我矣。三姐怒。批其頰。十三大號。隣人聞之。咸集。疑十三爲肆強逼姦者。爭拳之。十三爲述先後遇客狀。隣人曰。渠惟在此賃一椽耳。何得有妻。十三始恍然。知爲客所紿。乃叩頭於三姐。告罪而返。

李曉岩騙金釧

有暱蘇妓秦黛珠而假之以行騙者。廣陵人李曉岩也。然亦黛珠自取之咎耳。曉岩狎黛珠僅一月。而時有所索。一日。屬其購金釧。曉岩諾之。其明晨。曉岩攜有扃鑰之革囊至。黛珠詢何物。則曰。銀幣耳。留之午餐。及畢。則偕往閶門內之某銀樓。取釧。使擇之。黛珠乃選鏤竹節者一雙。肆夥謂重四兩五錢有奇。曉岩不信。曰。予當至鄰近之錢肆秤之。乃以革囊交黛珠。使守之。曉岩遂攜釧出。久之不至。肆夥覓之於錢肆。則無其人。乃與黛珠同返。召銅匠啓革囊。則中惟磚

石而已。

以女子相片行騙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毋死未踰月。卽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相片視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卽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爲女治奩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卽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國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爲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借一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省卻幾許事。未爲失也。

娶妻行騙

京師淮安會館有二。新館本爲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昔之店主人也。家小康。子女各一。以賃寓爲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爲縣令。以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裘馬甚都。主人之子朝暮與談。至洽。一日。有老僕

倉猝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以難產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爲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奩儀釵釧盡失。急覓之。杳無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壻也。不然。誰貰貨者。主人徧啓客笥。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以代償之。生計大窘。而女遂寡居矣。

巨騙得妻及珍物

揚州邵伯鎭某經亂失蹤。某年忽歸。則衣履麗都。箱篋纍纍。自言亂時輾轉至南洋各埠。傭於人。漸致豐裕。今爲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經營鹽業。時其母及姊傭於鄉。某遂挈至郡城。僦屋以居。並雇傭僕。置器用。購古玩字畫。頗極鑒別之能。一日。在玉器店選購翡翠煙壺搬指。値幾千金。先給三百金。云不日新加坡可有巨款滙來。卽當撥付。如期往取。果付。或疑其事者。潛詢諸電局。則洵

爲新加坡某商所匯者也。於是揚城中人。咸以爲是海外歸來之大富翁。莫不願與締交。每有借貸。應手立辦。復出巨款買鹽票。爲鹽商矣。性且奢豪。僅數月。所購珍物。已數萬金。某南貨店主人歆其勢利。知其方須續絃。因亟爲媒於某舊室。以女嫁之。

某與人語。屢稱東人將至。久而不至。偶得電言將至揚。屬爲預備。其所雇司帳者。頗疑之。時偵其蹤跡。並告其僕曰。主人有所適。汝必隨往。倘有可疑。須速告我。一日忽來一友。與某語。頗款密。且揚言曰。東人某日將至。某約友出飲於肆。匆促不及雇轎。步至大門。言體中覺冷。令僕返取半臂。僕出則二人均不見。僕覺有異。亟至各酒肆詢之。咸曰無。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探詢。並詳其衣貌。或曰兩小時前見有如此狀者。登一舟竟去。其舟似係先雇定者。僕大驚。亟歸報。開視箱篋。則貴重之物。均已無有。俄頃而各店均悉。即遣人至其寓。取物件。惟一衣店夥略識字畫。入門見堂中所懸王石谷畫。係眞蹟。亟捲之去。償負過當。餘或僅得半。或十不償一。綜計某至揚。約用萬金。前後所騙。約三四萬

金。僕從一時星散。惟女不知所出。啜泣終夜。後仍由其母家迎之還。而訟南貨店主人於官。

竹禪匿官家女

光緒時。僧竹禪主蜀之梁山某寺。屋宇崇邃。頗遭物議。忽一官家失婦。男女家相訟於公庭。拖累致斃者數人矣。諸生有疑爲僧匿者。約衆入搜之。不得。竹禪閉門詰諸生曰。公等來誠無理。今亦不汝責。惟須各在佛前叩頭百下。生等勉從之。始得出。後以三十金賂其小沙彌。盡得其私藏之所。復窮搜之。果得女。乃送僧於官。時田秀栗爲令。欲嚴治之。杖禁頗苦。及崇樸園署川督。僧營幹得其函致田。遂得釋。不再居川。遨游於各省。

女以財色行騙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孑然一身。而頗有積蓄。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十數椽。中惟草薦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聞門外有泣聲。啓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姣麗。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爲族人誑

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爲之計。甲既豔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僅一榻。奈何。女靦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爲矣。甲喜。擁之而臥。及天明。女起爲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幷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衆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幷金約指十六枚。銀幣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鬨然而散。

以僞石女行騙

廣州西關耀華坊某老翁。富人也。年七十。以妻妾相繼逝世。侍奉乏人。欲增一小星。又恐終爲老累。乃思覓一石女以充下陳。蓋以石女心如槁木死灰。自可相安無事也。時有一鄰嫗利翁多金。遂以其所蓄之青衣僞爲石女也者。言願作翁妾。翁果悅之。以數百金買歸。貯之金屋。數月以來。私蓄既厚。乃託故外出。一去不還。翁檢點妝臺。則珠玉翡翠。皆不翼而飛矣。

航船婦騙白姓少年

杭州范某自杭附航船至湖州。於舟中見一少婦。裝束雖尋常。而姿態頗動人。又見有一白姓少年。時與之語。范留意覘之。中夜。火滅。舟客盡睡。偶發火視之。則二人同衾矣。亟滅燭不出聲。翌日。舟泊岸。客紛紛檢行囊。婦忽大呼失金簪金環。欲舟人爲之搜索。良久。得諸少年襆被中。遂取簪環還婦。而縛少年撻之。撻已。解縛。少年自摒擋臥具。亦大呼。謂失去銀幣八十圓。諸客咸呵之曰。汝竊人物者。乃有此巨貲耶。此將登岸。少年長跪婦前。求還其金。並言己係賣豬者。辛苦三年。才積二十圓。又向母舅貸六十圓。將歸娶妻。今失是。不特婚事不成。且無顏歸里矣。言已。叩頭無算。婦殊不顧。將逕去。

范揣知其故。顧謂諸人曰。此二人事。殊可疑。吾將請諸君至茶肆料理之。如何。咸應曰。諾。乃羣入茶肆。婦不得已。亦同入。范因訊少年以所持銀錢之數。及其包裹形狀。又顧婦曰。汝身畔有金乎。宜取出驗視。否則將倩人搜汝。婦不得已。取出。視之。得七十六圓。又一包。共銀幣十餘圓。范謂衆人曰。南中銀幣。皆有圖

記。此獨無有。必恐被物色而抹去者。因謂少年曰。汝亦有過。宜自陳。少年不得已。乃述見婦有姿色。兩夜皆與同寢處狀。婦聞之。紅漲於頰。於是衆咸知少年被騙狀。范乃取六十圓與少年。曰。持此去。餘金不與。罰汝佻達也。又以十圓與婦。曰。酬汝兩夜勞。餘付茶貲。尙餘二三圓。亦以與婦。婦乃赧赧然持金去。

戳包兒

燕趙佳麗。自昔著稱。仕宦京朝者。輒於都中納妾。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爲豐臺賣花翁女。卽其例也。然都人狡獪性成。每以婦女爲市。慣作戳包兒拏殃兒之伎倆。戳包兒者。初看之人。如西施王嬙。及入門。則無鹽嫫母矣。拏殃兒者。雖有金屋。不能深藏。蓋信宿卽逸。人財兩空。俗所謂捲逃者是也。

有宦京買妾者。旗女也。一日。忽多人紛至。謂女爲宗室。已許嫁。汝何人。乃私娶宗女。罪大惡極。非控告不可。時卽有狀若差役持黑索若欲關提到案者。又有出而排解者。謂女可迴歸。某既誤娶。罰鍰可耳。於是多人竄女去。又留數人迫之出錢。乃奉以二十金。始散。

放白鴿

蘇州西鄉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買妾。偶入閶門。遇一媼。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敘寒暄。便問君今喪偶。當續娶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媼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媼曰。此弱息也。君視之。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媒妁伊誰。媼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爲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銀幣百圓。爲老身瓶鉢之資。君如許可。則覿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奚爲。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卽以付媼。攜女逕出。同舟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兩舷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衆人洶洶。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爲媼所紿。但呼咄咄。而衆已一鬨而散矣。諺所謂放白鴿者是也。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謀於李。李曰。君爲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

白鴿乎。黃從之。僞爲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爲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寞。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

飾木偶爲女以行騙

有貴公子挾重貲遊姑蘇以買妾者。官媒爲之介紹數十人。悉不合意。一老嫗隨輿而來曰。郎君法眼過高。此輩皆不中選。非我姨家瑤仙大姑。不能如願。惜身價過高耳。公子聞之。曰。果佳。不吝値。第恐有名無實耳。汝姑挈以來。嫗笑曰。我知郎君惟知看瘦馬婢耳。清白人家。即窮至不能喫飯。何肯將嬌女送與人看耶。公子謝過。願同往訪之。嫗曰。頃亦我試言之耳。不知其願否。公子許以重賂。嫗曰。姑探之。

越五六日。嫗至。欣欣然曰。憑我一片舌。煞費苦心。願與郎君一面矣。遂偕往觀之。女一拜而退。娉婷之態。秀麗之容。公子已神魂欲墮。旋聞琴韻鏗然。和以燕

語鶯聲。長吟度曲。公子惑甚。卽問値。嫗亟掩其口。曳之出。曰。郎君幾自誤。此女不可唐突。當云聘作亞妻。以其父貧而好名。或可動之。既至爾家。則不問嫡庶矣。且納聘僅須千金。必備衣飾。且迓以彩輿。少一不可也。公子唯唯從命。乃立婚書納聘。約日迎娶。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載西子游五湖故事。先買一婢以俟。屆期彩輿迎至。嫗與婢扶新人入艙。嫗乘間逸去。公子揭新人面巾。神色煥然。惟不言不動。爰設席遣婢自扶之。新人踣於地。以火燭之。木偶耳。急遣人追至女家。則門閉。訪諸鄰。曰。是家偶賃此宅以嫁女。茲已送女去。不知所之。問他官媒。無識嫗者。凡耗千餘金。僅載二粗婢。索然而歸。

以婢拐女

有買婢而失女者。行騙之術神矣。騙子曰謝明庵。知唐石卿之喜蓄婢也。納交於其僕邵升。越一月。語升曰。君家主人亦多婢矣。吾鄰有幼女曰馬蘭英者。年可十二三。秀外慧中。能伺人意。若令其給事左右。必得主人歡。他日當挈之以來。升漫應之。越三日。果偕蘭英至。升挈之以見石卿。石卿大悅。出百金購之。及

署券。則明庵爲居間人也。

蘭英貌美而服役勤。石卿及其婦皆愛之。石卿之女曰文昭者。尤與之暱。以其爲嬉戲之伴也。一日。蘭英偕文昭戲於後園。適有鬻餳簫者過園有扉。蘭英聞簫聲。急與文昭啓扉出。欲購之。則簫聲已遠。追躡之。則皆登柳陰所繫之小舟而逸矣。蓋以蘭英爲餌。結納文昭。使人不及覺也。

某少年之姦騙

光緒己亥。某江輪有附載一婦。姿首頗佳。居房艙。俄一少年來。與之對門居。二人開門。輒相覷。不忤也。入夜。婦闔門臥。未下鍵。少年持刀推門入。婦見之。疑爲盜。戰栗言曰。欲劫乎。少年曰。否。來求歡耳。婦懼且忿。欲呼。少年已闔門。出銀幣二百圓。曰。從我。則以此畀汝。爲一夕之歡。明日至岸。各自東西。何害乎。若必相拒。則當先殺汝。吾復自殺。以了此孽緣耳。婦意爲所動。遂從之。

次日。少年忽於己房大哭。若甚慘者。船中買辦及諸客並集。詰其故。少年曰。吾攜二百金爲養命之源。今忽無故失去。無面目可歸。惟有死耳。買辦曰。汝夜

中門鍵乎。曰。未也。曰。是必被盜矣。不審銀圓有識乎。曰。有之。每圓咸有某錢莊印。得之易認也。買辦乃謂諸客曰。以救此人之命。願諸君許其搜尋。於是諸客咸出貲物請驗。皆無有。最後至婦房。婦神色驟變。欲驗。堅不可。買辦因強啓其笥。二百圓者赫然在笥中。於是諸客咸駭訝。婦掩面大哭。俄有一叟自衆中出。曰。吾卽在婦鄰室。夜中之事。吾聞之審矣。初不言者。欲掩此婦名耳。今則不能忍矣。遂歷歷爲衆述之。且詬少年曰。汝旣以毒計陷人失節。又以陰險之事敗人之名。禽獸不若矣。又責婦人曰。汝堅持於前。而迷惑於後。致遭若輩毒手。亦自取也。辭氣慷慨。衆咸歎服。買辦曰。然則如何處之。老者曰。此婦旣爲少年所汚。二百圓宜勿使返。更令出三百圓。由君攜至上海。交入善會。亦足稍示薄懲矣。買辦遂如其言。買辦者。主持全船對華事務者之名稱也。皆以華人爲之。

以自由結婚騙財

李子用美丰儀。蕪湖人也。商於滬。一日。附長江汽船返里。住某號房艙。少選。有船役偕一鼻眼鏡手皮篋足革履之女子至。入房。口操京音。命役安置行李。訖。

展衾褥。略休息。出餅餌。烹茶。且啜且觀書。入夜。船鼓輪而行。女詢李之姓氏里居及所往地。某略言之。及詢女。則自言以父官部曹居京師。既畢業於京師女校。乃受滬上某女校聘。教某科。今探親江右。以行時匆促。未定房艙。幸相逅。巧矣。然世途多險。余孑然女子身。尙希君之照拂也。久之。語漸暱。李涎其色。詢以已字人未。女囁嚅而言曰。未。亦以詢李。李謂未聘。乃各脫戒指以訂婚。約返滬成禮。方談話時。門忽啓。則船役進早膳也。女出罐詰物佐餐。蓋已預置迷藥於中矣。李食之少選。目眩。仆於牀。女爲覆以衾。乃自啓其篋。出石塊。與李篋中物。互易之。未幾。船抵某埠。女命船役從容擕行李登岸。閉艙門以去。李猶安臥未醒也。及午餐。茶役叩門呼之。李驚起。不見女。大愕。視手之戒指。則銅質。顧箱篋。與原狀大異。啓之。則滿置石塊矣。

金珠仙騙馮竹生

馮竹生。嘉定人。以其父設肆於滬。遂居肆。有女顧客周氏時以購物至。久之。遂相識。一日。爲言有金珠仙者方待字。若得如郎君之才貌雙全者而事之。雖妾

亦可。君其人也。馮頷之。越翼日。偕之至。則少艾也。馮喜而語周曰。吾固當意。惟已聘一婦。尚未娶。若先納姬。則必滋物議。將奈何。周躊躕有頃而言曰。先以金屋別貯之。他日可合幷也。馮大悅。如其言以行。居半載。爲之購置衣飾。值以萬計。而日用之需。亦逾千金矣。馮不吝也。

歲不盡五日。金謂馮曰。元旦風景必大佳。吾當與君乘馬車。一游張園。藉以閱市。吾之衣飾。粗已備具。惟尙無稱心之珠冠。君盍爲製之。不然。不足以誇耀於姊妹行也。馮曰。是非數千金不辦。予固無能爲役也。金怒。馮懼。以婉辭慰之。亟返肆。商之於肆夥。夥曰。可賃由本店作保可耳。於是遂得珠冠。值可四千金。至期。金戴之。與馮同登車。招搖過市。至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遇其姊妹行之王巧玲。方乘摩托車而招手。金亟下。而與王同車。遙語馮曰。吾去卽返。君可待於家。及馮返。日已暮。杳然。檢箱篋。則空無所有矣。

招股行騙

吾國日日言變法。言自強。而工藝終不振興。雖有一二熱心者極意提倡。而成

效不著。則以資本之不易籌也。資本之不易籌者。則以開設公司。募集股金。時有託名以行騙者。人皆視爲畏途。談虎色變故也。有嚴季康者。夙以僞股票欺人。始於漢口。繼而至京至津以達於滬。所在爲之。設工廠也。開鑛山也。歷有年所。積資巨萬。其在滬也。則賃一廣廈。更爲兼容併包之計。揭兩銅牌於門。曰某某製煙公司駐滬招股處。某某開鑛公司駐滬招股處。陳設之華麗。服御之豪侈。每出則高車駟馬。招搖過市。不數月而果集銀十三萬圓有奇。其年重九。或訪之。則室邇人遐矣。

以作廢股票爲質

有以作廢某某公司股票愚滬妓朱雲芝者。曰老明。佚其姓。暱朱有日矣。耗於朱者已數百金。票面金額爲六千。押三千。老明謂猝有要需。欲質錢。急切不得人。雲芝自忖蓄有二千餘金。集之於姊妹行。可如數。乃謂老明曰。當轉商姑以票付我。老明遂出之於懷而授之。明日。朱出以示人。無誤也。又明日。以三千金劵交老明。言明三月爲期。子金一分。然自是而老明之蹤跡乃漸疏。每至。必謂

比日事大忙。及屆贖。而老明杳然。會公司發息屆期。朱持票往取。始知爲掛失之廢票也。

假質劵

質業中有所謂信當者。所質金額。不必果得原物之半値也。但有人爲之保證。卽可取信於長生庫。如願以得之。有金子森者。一日。以銀二十圓購一質劵。金時計也。劵面金額爲二百四十圓。二十圓之代價猶未付。以劵質之於長生庫而信。乃付之。越半月。備價往購。視時計。則僅値八十金而已。蓋質時已預爲之地矣。又有設攤於地以售質劵者。則皆日用之物。泰半爲賊贓。然亦有贋本私造者也。

以贋銀購贋巾

都門繁盛之地。騙術百出。有以錢二緡購湖縐腰帶而未付値者。令售者隨至錢肆。出銀易錢。易數處皆不諧。乃謂售者曰。市賈刁。我不願使其占便宜。卽與子可也。後又遇於市。售者曰。子胡以贋銀欺我。購帶者曰。我銀贋。汝之帶亦豈

眞耶。蓋以高麗紙搓緺者也。

騙車

宣統己酉春。京都珠市口有似貴家子者二人。欲僱最新之騾車至廣渠門外。車夫索值一圓。許之。衆車夫皆羨其遇。欲俟其返。索酒食。越十餘日。見騾車出現。而不見車夫。就御者詢蹤跡。馴至口角。警兵疑之。扭至廳。詰之。遂獲僱車者之二人。供稱當時實利其車。出廣渠門外五里許。將車夫謀斃矣。乃置諸法。

串通洋人以行騙

僑滬之洋人。有無領事約束者。其人類多無賴。而不肯華人。恆與通同作僞以行騙。彭玉甫者。其一也。一日。以金剛鑽原料至某珠寶肆求售。與肆夥訂期至某處看樣。屆期。肆夥與之往。果見有西人名愛迭生者在焉。議價既定。約先付定銀五百兩。俟三閱月後。貨運齊。款清償。翌日。肆夥送五百金往。並取有愛迭生收據。自是而玉甫亦常至此肆。及限期將屆。則絕迹。肆夥往視愛迭生。亦不知所之矣。

西人來滬自稱電醫

宣統時。西人某來滬。自稱能以電學療治諸病。應手立愈。日坐馬車。行大路中。病者即就路旁求治。果見有痺者盲者傴者癱瘓者。沿途乞醫。略一施治。則痺者能起。盲者能視。癱瘓者立愈。於是富貴家之有疾者。爭以重金乞治。即索巨金。且須先給。雖匝月即去。獲資無算。而求者猶不絕。後來者方自恨知之晚。已而皆無效。再三研究。始知前盲傴之流。皆使粵人某賄寧波江北人爲之也。

冒主人姓號作書以行騙

上海普通人家之屋。所謂石庫門者。入門即爲堂。自門外望之。堂上所懸書畫。皆歷歷在目。且門外必以門條著其姓。合門條書畫而觀之。則其家主之姓號。皆可知矣。有住公共租界北河南路鵬程里之周雪峯者。執業於市。不常返。家惟妻女婢嫗而已。一日。有狀若茶肆傭保者至。出一函。且謂周與友會於南京路易安茶店。猝有要需。特作函。囑我來取銀幣。周妻不識字。令嫗持往鄰家。使閱之。嫗返。則言主人以在茶居爲翻戲黨所強迫。非銀幣二十圓不得脫。可即

付之。周妻如其言。送函者去。薄暮而周歸。妻亟詢之。謂無其事。乃始恍然騙子之預知其姓號而行騙也。

串通地皮掮客以行騙

上海地價至昂。每畝或值十餘萬金。黠者輒於瀕臨馬路衝要之地。逆知其後必繁盛也。預購若干。他日有搆屋於其旁者。卽遣匠築牆。人必曰。是將阻我之出路也。恆就而商之。則曰。祖遺之地。不欲售也。果出重值。亦割讓。其所獲較之曩昔所出之買價。每有多至十倍二十倍者。然此等狡謀。非有地皮掮客爲之畫策。亦不能辦。地皮掮客者。買賣屋地之媒介人。黠者行騙。恆倚賴之。

呂茗齋騙行篋

越人周鐵生附滬杭甬汽車自杭至滬。於車中遇一鄂人。曰呂茗齋者。談頗洽。知周之初次觀光也。爲述海上繁盛之狀況。漸及於冶游。周聞而羨之。丐其爲前導。約同寓。呂諾。既至逆旅。卽拉周出游。乃於大道流鼓。各擇其一。酒食之費。夜度之資。皆於周乎取。翌晨。周起。覓呂。乃不知所往。午後返。則僕役云。周以清

晨至。取行篋。謂與君回浙。君何又折回耶。

調包

俗稱以僞物易眞物曰調白。亦曰調包。蓋無藉之徒。游手好閒。糾合惡黨。欺遏良善。局騙財物。恃此以爲生者也。上海有女傭入市買物。手一籃。調包者見其耳環爲金製也。知其必有貲。因出一黃色約指於懷而言曰。此楊慶和銀樓之足赤所製。吾適以匱乏。欲往質錢。女傭聞之。則曰。與其質於人。不若鬻於我。其人曰。汝出貲若干乎。因以示之。女傭因給以銀幣六圓。其人得銀。卽匆匆去。女傭反覆諦視。則贋者也。蓋已以僞易眞矣。亟棄籃追之。杳然。

擲包

滬多擲包行騙之事。詭詐百出。鄉愚輒墮其術中。茲類記之如下。

周地齋者。江北人。初至滬。一日日加午。在南京路閒步。突有一華服者匆匆迎面來。適於懷中墮一紙裹。不顧而去。爲一短衣者所拾。反覆審視。詢地齋曰。此何物。地齋曰。滙票也。可至錢肆取銀。其人曰。予窶人子也。若持此至錢肆。恐爲

所疑。君往。必見付。不若以銀十圓與我。而君往取之。則得倍利。不亦可乎。地齋大喜。探懷。出十圓與之。其人去。地齋亟至錢肆驗之。則贋本也。錢肆中人將以地齋混用僞票控之官。再三哀求始釋之。

福州路道隘而人稠。一日有青浦黃松濤者。品茗於青蓮閣。方下樓。前行一人忽於袖中墮一紙裹。喜而拾之。方將塞之於懷。突有一人自後捉其手曰。子何拾我之遺。怒目視之。搜其身。則所拾之紙裹及固有之時計並銀幣三圓。皆取之而去。且大詈之。

靜安寺路之跑馬場。行人較稀。一日薄暮。有孔伯希者。經其地。見旁行者於懷中墜一巾裹。爲一中年婦所拾。伯希趨而視之。婦女之首飾也。有珠有翡翠。婦詢之曰。先生。此數件者值幾何。伯希曰。約可值銀三四十圓。婦曰。賣乎。質乎。我不知價。將若何。伯希曰。汝誠欲得錢者。售與我。十圓可乎。婦曰。太少。再三磋議。以十五圓得之。伯希大悅。及歸。就燈下審之。則皆僞。所值不及三圓也。

閘北之天通庵鎭。地僻左。一日。有少婦自江灣至。以步行疲乏。憩於茶肆。隔座

有一人。茶畢將出。墜紙裹於地。一叟拾之。欣欣然。就婦之茶桌而坐焉。出紙裹。啓視之。且檢而且言曰。今日財運大佳。此鐲之重量。銀三兩餘。吾女將出嫁。可作奩物。惜有要需。不得不往質之以易錢。婦聞言就視。則燦然之銀鐲也。語之曰。盍售與我。叟曰。可。出價若干。婦伸二指示之。叟不允。曰必三圓。婦思此較銀樓之價廉矣。因以三圓購之。欣然戴於腕。及歸。與其父觀之。乃知爲贗鼎也。

常熟婦施阿金者。就傭於滬城。承主婦命。攜錢二千五百文出購食物。道見一老婦蹣跚而行。墜一紙裹。及地而裂。則燦然小銀幣一封也。阿金拾之而喜。方欲藏之於懷。旁有一少女往奪之。且曰。路上之遺。凡有見者。皆可分。阿金不允。方爭持間。則又有一少婦趨而語少女曰。此固爲彼所拾。彼獨得之。亦可。又語阿金曰。汝不分小銀幣。當以汝之錢與之。阿金諾。亟歸。啓封視之。則僅裂處有數小銀角。餘皆鉛質所製者也。

騙押櫃銀

楊阿七以小負販爲業。滬人也。居西門外方板橋。宣統己酉秋。患傷寒。臥病三

月。醫藥之需。悉出自質貸。病起資罄。束手無策。日惟與其妻周翠珠一餐雙弓米而已。如是者又三閱月。一日。爲其友李德寶邀入城。啜茗於邑廟之得意樓。俄而有一人至。狀如傭保。與德寶略相識。執手問無恙。而德寶已不甚記憶。展問邦族。其人乃自言爲甬人費少梅。執事於福州路某煙館。逡巡間。亦與阿七通姓名。

談次。德寶語以阿七落魄狀。少梅曰。今何機緣之巧。吾館中方將易一堂倌。（招待顧客之傭曰堂倌）彼如有意。當代圖之。阿七向知堂倌月入之優。蓋顧客於例賞之外。尚有特別酒資。月入銀幣數十圓者。不可勝數。聞少梅言而涎之。乃託德寶致意。少梅諾。第曰。館中須押櫃銀（商業中所用夥友以有銀錢經手恐或侵盜若無保人即須以銀幣若干交存帳房遇有侵盜之事可於此中扣還曰押櫃銀）六十圓。他日有別就。可付還。是不啻藏之外府也。若在館一日。即有一日之子金。果能辦此。不患不成。阿七大喜。惟曰。予今饔飧不繼。告貸無門。將奈何。德寶乃語阿七曰。子無慮。吾當爲子謀之。少選。三人乃珍重而別。阿七與德寶且行且語。謂明日當有言相告。未幾。德寶亦巠帝。明日。訪阿七。語

之曰。吾力棉。未能爲子有所籌。謀之不藏。滋愧。然有金惠生者欲娶婦。盍以尊夫人貸之。可得善價。自是而押櫃銀有所出。且無內顧憂。他日得志。亦可別娶美婦。不亦善乎。果不以吾言爲非者。當爲子圖之。但冀惠生於尊夫人之貌。不以爲惡耳。吾行偕惠生來也。

阿七俟德寶去。告翠珠。翠珠方怨阿七之貧。聞言而默喜。但曰。吾二人婚十年矣。何至今而恩斷義絕耶。言既而淚下。尋且笑矣。

越翼日之晨。惠生從德寶至。阿七猶睡於樓也。翠珠亟面惠生立。欲有言而微笑以媚之。德寶與惠生方附耳語。而阿七下樓矣。德寶即曳之出。就茶肆會話。惠生與焉。俄而惠生去。德寶曰。尊夫人齒雖長。貌不惡。惠生可出八十圓。子諾。則明日立契。人財兩交。子即可以六十圓爲押櫃銀。十圓爲增補衣履費。何如。阿七蹙額而言曰。今不得已矣。如君言可也。且當以此十圓爲君壽。德寶曰。是何言。予與子友也。其明日。德寶果挈銀幣八十圓及已寫之契至。語阿七曰。三日後。惠生當以輿迎尊夫人。此銀幣慎藏之。俟尊夫人去後。將取以付押櫃銀

也。

越三日。德寶導與至翠珠去。阿七乃以六十圓交德寶。德寶曰。今日我往交銀。明日。子可到館矣。阿七乃以十圓謝之。強而後受。然自是而德寶終不至。阿七往訪之。門扃矣。阿七至是。人財兩失。越日投黃浦江。死之。

逆旅主人被騙

滬有某逆旅。生涯頗盛。蓋皆販私土之人所投宿者也。一日。有華服之甲乙丙三客至。謂自江北來販土者。越翼日。則有人舁二巨箱至。封識宛然。逆旅主人亦見之。知其中之所貯爲土也。又明日。三人同出。夜深而甲歸。面主人。謂以冶游故。誤入人家。爲流氓所訛。需銀幣百圓。可釋。今以乙丙爲質。使吾歸。令籌款。然闌夜倉猝。安所得資。不得已。擬與君商之。即以土二箱暫質於君。一二日間。必可措繳。君若見允。功德無量。主人以其有行李有存土也。即出金與之。甲遂攜金往。而信宿杳然。主人啓其箱。則瓦礫也。其所有之行李。亦不知於何時攜出矣。

騙子爲老朝奉所算

某質庫有以巨珠求質者。估價千金。値十當五。付五百金去。審視。則僞珠也。珠載於緞糊之硬紙片圖記加於線跡之上。硃色燦然。老朝奉某曰。是吾過也。服務於質庫三十餘年。乃今爲騙子所弄。當約期召集同業。碎珠以洩忿。賠本自懲。吾亦辭謝東人去。不復問世事矣。珠既毀而騙子持劵取贖。且曰。千金之珠。非細事也。當當因一時之急需。贖當爲家傳之至寶。老朝奉曰。子備利錢來乎。騙子曰。豈特利錢。五百金之本固如數籌備矣。老朝奉面點銀數。權訖。從容取珠出。珠載於緞糊硬紙片。圖記加於線跡上。硃色燦然。騙子與偕來數人相顧愕眙。持珠去。蓋對衆擊碎之珠。亦僞珠也。是非騙子所及料也。

朝奉者。徽俗以稱富翁。蓋以漢之奉朝請者。無定員。本不爲官位。逢朝會請召而已。韓文公蘇文忠公文中多用之。蓋如俗稱郎中員外司務待詔之類也。推其原始。則秦皇以烏氏倮氏之富比於封君。乃令時與列臣朝請。徽有此稱。亦慕烏倮之爲貨殖雄耳。其後。遂由富翁而移之於質庫之夥友。

商店以休業遷移爲騙

商店之以本號休業在卽照本賤賣或遷移在卽脫貨求財等字。大書特書。揭之於門者。亦不盡確。宣統時。越人陳俊山至滬閱市而見之。以爲貨價必低也。購物歸以示其友顧蓮舟。則顧亦於他肆購有同式者。其值轉廉。大愕。蓮舟告之曰。商店此類之揭櫫。類皆作僞。而以售舶來品者爲尤多。蓋藉此以招徠顧客。知人之貪買賤貨也。且以休業爲名而僅留一小門以出入者。亦有之。

商店以減價折扣行騙

某商店每以減價十日自今日始照碼九折等字標於門。自春至冬。自朝至暮。皆如是也。此雖不足以欺土著。而過客見之。輒自幸其相値之巧。入肆觀之。則凡陳列之品。皆有原碼書於紅紙。曰十圓也。九折則九圓。曰五圓也。九折則四圓五角。而不知其原碼本非十圓五圓也。已以應折之數。加於其上。購者不悟也。

商業之屛風

商業招徠之術。多矣。其有巧於作僞者。則以物品陳於通衢。自令其同黨數人。或就而贊賞。或與之諧價。行道之人聞之。以爲此必物美而價廉者也。爭購之。則墮其術中矣。金山陳某嘗於上海福州路買一裘。不半載而爲鞹。蓋以毛黏於紙。初不覺也。其同黨。俗名曰屏風。

貼水之騙

銀幣兌換制錢。上海以煙紙店爲最多。不必錢肆也。日以行市揭示於門。注明貼水若干。如銀幣每圓兌十一角五十弌文。自遠望之。弌字如七。或兌十一角五十文。於其旁以小字書找進五文四字。自遠望之。小字不能見也。以爲有五十文耳。蓋圜法未定。不以十進。故以銀兌錢。有貼水。遂有此弊。

燼餘香皂之作僞

滬市有以整匣之香皂。設攤於地而出售者。牌號形式。與肆中所鬻者無異。惟匣有燒痕。人問之。則曰。此乃某洋貨肆失火之餘燼。吾以拍賣（以貨物定期當衆出賣聽多數人議價爭購擇其出價最多者售之以賣主拍擊信物爲定日本謂之曰競賣）而得。故能廉價出售。其實此皂乃劣材

所製。飾爲貴品。故以火焚其匣之一端以冒充燼餘。

假香水

滬市有設攤道周。出售香水者商標瓶式。與肆中所售者畧等。一已啓封。與人嗅之。則芳馥觸鼻。張仲康者甬人。初至滬。入市見之。信爲佳品。購三瓶歸。啓之。皆白水。始悟與人所嗅之瓶。固非贋品。特藉之爲媒以愚人耳。

縱火圖賠

上海有專以縱火圖賠爲利者。設肆於市。陳列貨物。報告火險公司。使其保險。而保險以一年爲期。期內如有不測。卽當照數賠償。及保險定議。卽將貨物運出。將屆期滿。乃自行縱火。而可得如數之賠償矣。某洋貨鋪之計則更狡。以煤油浸紙捲。擲於其鄰。雖一宴焚如。同罹慘禍。然非自行起火而實爲人所累。保險公司初不知也。遂如數償之。

商店獎券之作僞

某省某街有一西式門面之大商店。其所陳設者。藥品居多數。香皂香水次之。

玻璃器具以及零星玩物又次之。開幕數日。往購物者爭先恐後。途爲之塞。蓋門首懸有重獎旗幟。標明得優等獎券。獎銀千元。餘亦皆有獎物。購值銀五角之物。卽贈獎券一。券載何物。卽以何物獎之。惟優等券僅一紙。某甲探囊。以五角購藥品數事。卽拈獎券。啓視。得香水一瓶。然合藥品與香水計之。尙不足五角之值。甲疑其爲騙術也。未幾而有某乙自外入。亦出五角購物。及拈券。作狂喜狀。且曰。千元優獎。舍我其誰。然此獎券似非從券匭中出者。亦當衆啓視。果獲千元。店主卽取銀如數與之。某乙得銀。轉身向外走。甲終疑其有異。乃尾其後。則見乙出門。卽繞道至某街。仍由店後門而入。始悟其獲優獎者。卽本店使人爲之。而必如是者。實爲表示其確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

不質言無貨

兵不厭詐。商重信用。而購物於上海之商店。求而不得。其夥必曰此物適已售罄。不然。亦必曰稍遲可到。然實無此物也。宋芝香購物於福州路。覓新式之錦霞緞。往三次而卒不可得。每往。輒曰明日可來購。其詐而無信有若此。

僞造商品

商品之僞造以罔利者。多矣。冒牌也。仿式也。固無論已。乃又有冒海外華僑之姓名以製物炫售者。人爲所愚。利市三倍。初罔無其人也。久之。有涎其利市而詐欺者。自稱爲華僑之遺族。以貧乞佽助。若不允。當控於官。其人不得已。乃貲以萬金而去。

僞造國貨

宣統辛亥。提倡國貨之說。時有所聞。於是而有贋者發見。蓋有奸商串通某國以製造之。綢緞也。煙草也。其裝潢。其牌號。罔皆用國文也。所登廣告。亦極言外貨充斥之蠹國。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於國中。熱心君子惠而顧我。亦杜塞漏卮之一助也云云。果不數月而利市十倍矣。

僞造廣告

商店所登報章之廣告。每以他人贊美之函札。臚列其中。或且以眞蹟攝影。發函人之小像也。郵政局之圖記也。人名地名。應有盡有。有知之者。則謂甲地商

店自擬函稿。連同郵票寄往乙地。覓一人書寫以付郵。至於小像。乃於照相館中搜買一日久弗取不知誰何之照相玻璃。以製銅版。而強名之曰某某。旁列頌揚之語。於是昏庸無識之徒。以爲是店固貨眞而價實也。

僞造匾語

商店有懸匾以致頌者。藥肆爲多。不曰上池神水。即曰刀圭聖藥。審其姓名。皆負有時望之達官貴人也。達官貴人深居簡出。因亦不見不聞。而任其作僞。於是鄉愚過客。羣以爲是眞上池神水刀圭聖藥也。

冒用市招

有設肆於上海之公共租界者。所售者服用品也。相比者二。一市招悉同。其中兩家。則各懸一板。有陳述之文字。以互相醜詆。甲於板上繪一龜。詈乙也。乙於板上鈔錄官廳之告示。詈甲也。去數十武而近。則又有數家。衡宇相望。惟於市招之一字。加偏旁焉。蓋亦淆惑觀聽以行騙也。

兩肆以互訟爲廣告

有某氏父子者。蘇人。各設肆於天津。相距三里而近。有特製之品。頗爲人所歡迎。父之肆先設。不數月而子亦效之。其市招其物品之名稱悉同。又不數月而父子兩肆之訟事起。彼此互以冒牌相詆。一時社會傳述。報章登載。人皆駭詫之。謂兩肆同一。且父子也。今何不合并而乃搆訟乎。旋有知之者曰。其訟之作用。將以揚名也。廣告之新法也。自是而兩肆之生涯皆驟盛。訟亦不休。

清稗類鈔

乞丐類目錄

	頁
丐頭	一
丐之種類	三
花子院聯	六
徐新華對於乞丐之觀念	七
京師乞丐之所居	七
丐充海捕	八
鳳陽人乞食之由	八
粵多麻瘋丐	八
粵有四大寇	九
大平丐以定期乞錢	九
陳子明由官而丐	一〇
毛癩子爲養濟院長	一〇
馬體孝隱於丐	一一
姜學在延丐上座	一二
李丐隨身一瓢	一三
王壽不向婦女行乞	一三
張乞兒異於羣丐	一三
貧士以游學行乞	一四
髯丐捕蛇	一四
某制軍爲丐	一六
王孫飾爲丐	一七
王某樂爲丐	一七
孔氏子以丐終	一八
永光寺前之丐	一八
王明山嘗行乞	一九
鄭七異於常丐	一九
丐擾吳曉帆家	二〇
丐效各種聲	二〇
上海有粵籍之丐	二一
淮徐人以逃荒行乞	二一
丐者乞殘羹	二二
吳會丐	二二
老太爺亦行乞	二三

施阿二行乞積貲　二四
紹興丐與羣丐異　二五
葫蘆丐自呼曰李仙　二五
徐州丐不與凡丐伍　二六
糊塗叟乞於燕市　二七
斷臂丐　二八
乞者自言其樂　二八
上海租界之丐　二九
上海有外國乞兒　三〇
武訓唱歌行乞　三〇
李阿七唱蓮花落以行乞　三一
乞兒以拳進退穖　三一
乞兒豎棺蓋以唱　三二
乞兒運碗　三二
上海有湖北之丐　三二
與國人行乞至歐　三三

清稗類鈔

乞丐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丐頭

各縣有管理乞丐之人。曰丐頭。非公役而頗類似之。本地之丐。外來之丐。皆爲所管理。出一葫蘆式之紙。給商店。使揭於門。曰罩門。罩門所在。羣丐不至。其文有一應兄弟不准滋擾字樣。或無文字而僅有符號。商店既揭此紙。丐見之。即望望然而去。蓋商店所出之錢。即交丐頭。由丐頭俵分於諸丐。丐若逕索之於商店。可召丐頭。由其加以責罰。其於人家。則聽丐自乞。間亦有揭罩門者。商店人家或已有罩門。而丐偶有至者。非未入行之丐。即不同類之丐。蓋丐頭權力之所及。亦自有限制也。

丐頭之收入有二。一。商店所給諸丐之錢。可提若干。二。年節之賞。慶弔之賞。無論商店人家。均有之。

新入行之丐。必以三日所入。悉數獻之於丐頭。名曰獻果。獻果愈多者。光彩愈甚。恆盡心竭力以自顧門面。如官家之考成焉。此後則按彼中定制。抽若干成獻於丐頭。（其數大略不逾二成）若有死亡疾病。則由丐頭酌量給恤。重者並由同輩分擔義務。入行之初。丐頭示以規則。並行乞之訣。然亦粗淺庸劣。無一毫進步之思想也。

乞丐之有丐頭。盡人知之。而不知丐頭必有桿子以爲證。如官吏之印信然。鴻鸞禧劇本中。乙云。兄弟才疏學淺。不能當此重任。甲云。老弟你休謙讓。就此拜了桿兒罷。是其證也。丐頭之有桿子。爲其統治權之所在。彼中人違反法律。則以此桿懲治之。雖撻死。無怨言。桿不能所至輒攜。乃代以旱煙管。故丐頭外出。恆有極長極粗之煙管隨之。

京師丐頭。向分藍桿子黃桿子兩種。藍桿子者。轄治普通之丐。黃桿子者。轄治宗室八旗中之丐也。蓋自入關以來。旗人向不事生計。而宗室中亦有游手好閒之徒。餘威未殺。市井橫行。故其黨魁黃桿子一席。必以屬之位尊勢厚桀驁

不馴之王公貝勒。方足以懾伏之。所轄均旗人。猶之尋常一族之族長。不足爲恥。且資格權力足以雄長其曹。被推之後。雖欲辭而不得也。

黃棹子者。實爲一種高等之流丐。非端午中秋年終不外出。且不走居戶。不伸手索錢。每至各店時。必二人或四人。以一人唱曲。一人敲鼓板和之。唱時。以手背向上。執鼓板使平。即爲索錢之暗號。店夥以所應給之錢。（至少不得逾大錢五枚）舉之使高。約出頭部少許。置之鼓板上。若輩乃去而之他。然有特別規約。給錢時。不得在唱逾五句之後。若不諳此例。或靳而不與。或與而不如儀。則若輩即旋身而走。明日倍其數來。後日更倍其數來。自啓市及閉市止。不索錢。亦不出惡聲。往往圍聚於店門。往來居民恆指而目之曰。黃棹子今日與某店開交涉。則惴惴然惟恐禍及。勢必貿易停止。迨後店主託人和解。則數千數十千。視其時日之多寡情節之輕重而定之。然有大力者請得黃棹子來。若輩亦帖然奉命。此其服從法令。實爲彼團體存在之要素。所以能綿歷二百餘年之久也。

丐之種類

無恆產。無恆業。而行乞於人以圖生存之男女。曰丐。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國爲獨多。以無教養之術故也。若歐洲之丐。或爲路人擦火。或爲遊客刷靴。或扶挈老人。或以玩物糖果上之兒童。鮮有徒手索錢者。實由權利義務對待之說。深入人心。雖在乞丐。亦於無職業之中。勉求職業。卽此一端。而吾國人之品格。已遠遜於外人矣。

丐之種類。有可得而言者。而以持棒挈缽蹣跚躃躠於市巷者爲最多。沿路膝行磕頭者次之。大聲疾呼者又次之。此外則各守其習。不能任意變更。其口號有東項西項紅項白項之分。蓋硬討者屬於紅項。哀乞者屬於白項。而東項西項。則未得其詳。

商店人家之有慶弔事也。乞丐例有賞封可得。上海亦然。分疆立界。各有門戶。兩不相犯。凡在其界中者。不論慶弔之爲何事。皆有所獲。其數視門戶之大小以定多寡。卽迎婚出殯。所用夫役。亦皆由丐承充。得傭資焉。

專走江湖之丐。歲或一二至。至則索錢於丐頭。亦有自乞於商店人家者。

挾技之丐。亦或游行江湖。不專在一地。一唱。或不規則之戲曲。或道情或山歌。或蓮花落一戲碗。以碗置於額。或鼻端或指尖而旋轉之。一呑刀。置刀於口而呑之。一呑鐵丸。自口呑入。於他處出之。一弄蛇。以蛇塞鼻中。使自口出。

勞力之丐。一爲各種苦力之助手。一曳車上橋。一爲人運送行李。

殘疾之丐。一以黴毒傷身者。耳目口鼻均僅一小孔。一瞽者。一跛者。一爛腿者。更有手足合一。皆在其頭之旁旋轉於地。蓋呆生折割之兇徒所爲。迫使行乞以獲利者也。

詭託之丐。一詭言避災出外者。一詭言投親不遇流落他鄕者。一詭言父母有病者。一詭言自身有病者。甚且殘手缺足爛鼻刖唇窮極地獄之變相。而實則塗以豬血或燭淚貼以膏藥也。一詭言家有死尸待殮者。

強索之丐。一徒流之罪人。方赴配所。所經城市鄕鎭。例得求乞者。一乞錢不與。則出刀自割。或額或頰以流血嚇人者。

賣物之丐。物爲耳刷。用以剔耳垢。一名扒耳。又有所謂消息子者。雖亦爲小販

之一。而丐頭得約束之。故亦可呼之曰丐。

如上所言。皆男丐。所索者爲錢。與以殘羹冷炙。或不受。

至若女丐。則土著爲多。間有走江湖者。無挾技者。無勞力者。無強索者。無賣物者。類皆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亦間有殘疾或詭託者。

其爲男女丐之所同爲之者。如送香火拂塵是也。送香火者。以寺廟中餘香爇火。逐車送人以易一錢。人因吸烟之便。輒施舍當十錢一枚。合制錢二枚也。長幼均有之。京師多積塵。大道尤甚。驅車過之。雖無風。爲輪所碾。衣履滿矣。時有乞丐行道周。手一帚。見車過。輒爲客拂之。所乞者。當十錢一枚而已。長幼皆爲之。此與歐洲乞丐之爲人拭履者相類也。

花子院聯

俗稱乞丐曰叫化子。蓋以其叫號於市而募化錢物也。又作花子。則京師謂乞兒曰花子。見五雜俎。其由來久矣。某縣北城上有乞丐羣居之所。屋數椽。人相傳爲花子院者是也。有好事者贈以聯云。雖非作宦經商客。卻是藏龍臥虎堂。

徐新華對於乞丐之觀念

徐新華。珂之次女也。嘗言曰。游手好閒。不能自振者。敎育發達。其有瘳乎。雖然。生齒日繁。生計日絀。外貨充斥國貨消滅。遂至失業者多。漏卮不塞。國益瘠。民益貧矣。長此以往。工藝不興。日用物品。莫不仰給於外。雖率國人而爲丐。亦易易耳。嘗爲家大人言之。家大人曰。吾對於乞丐之觀念。嘗四易矣。初則哀之。意謂同一人耳。吾輩衣食完具。彼獨凍餒。繼而恨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講求敎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不在彼也。又越數年。而深惡痛嫉之。惟視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怠惰性成。不若以水旱疾疫淘汰之。毋使莠者害良之爲愈也。

京師乞丐之所居

京師乞丐。冬月無廬。有所謂火房者。收窮無告者居之。日取資一文。亦有不收資者。則慈善事業也。有雞毛房者。則鋪雞毛於地。使臥其上。以度嚴冬。夜取資三文。

丐充海捕

河南州縣。凡奉有統行緝捕文書。則發海捕。海捕者。大率以流丐爲之。官亦與以票。三五成羣。行至鄉鎮。遇商店。卽送香一支。必給以錢十文或八文。較之平常乞食難易迥殊矣。行可年餘。則歸而繳票。謂之銷差。其果能緝捕與否。初不問也。

鳳陽人乞食之由

江浙接壤處所。每入冬。輒有鳳陽流民。行乞於市。歲以爲常。揣其乞食之由。則以明太祖念濠州（卽鳳陽府）爲發祥之地。亂後。人少地荒。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以實之。私歸者有重罪。富民欲回鄉省墓無策。男女扮作乞人。潛歸祭掃。冬去春回。其後沿以爲例。屆期不得不出。遂以行乞江湖爲業矣。

粵多痳瘋丐

粵中氣候炎熱。多痳瘋。患之者有微生物。傳染至易。廣州城外有院。爲瘋人聚居之所。曰痳瘋院。而瘋人猶時出乞食。常游行市中。其人面目多壅腫。眉脫。手

足每拳曲。見者大怖。輒爭與之。其乞錢恆較常丐爲易。亦欲其得錢卽行耳。

粵有四大寇

四大寇。廣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喩其兇惡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輩非粵產。皆外江老官粵官吏之子孫。窮無所歸。流落於羊城。以行乞爲事者也。然其行乞有異於常人。必擇巨室之有慶弔事者。乃往。若爲需次人員之私寓。不論其爲何省人。輒認爲同鄉。既至。則呈遞手版。向索賞錢。手版書姓名籍貫。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號。例如原任南海縣某某字某某之子某處某某是也。其來也。率衣長衫。趿破履。而結黨多者。至數十人。非銀幣數十圓。不去也。其中固多故吏子孫。然亦有假託者。且間有能操官話之粵人。羼入其中。

太平丐以定期乞錢

四川之太平縣。屬川東。僻處東邊。不通水道。其地之丐。多土著。偶有外來者。須受土丐之指揮。其乞錢。自年節外。每月之初二十六二日。始沿街乞錢。平時不乞。卽乞。亦不與也。

陳子明由官而丐

粵人陳鑑。字子明。明季貢士也。順治初。謁選。得華亭令。心術險僻。喜訕人。嘗以侵糧褫職下獄。事後仍僦居於松江。每至舊役家索飲食。稍不如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惡之。及年耄。無以餬口。乃與其婦相攜行乞於道。年八十。竟以餒死。

毛癱子爲養濟院長

毛癱子者。天長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以行乞。然雖乞人。而好義。順治己亥。海賊陷江寧。天長亦爲鹽梟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之門。數日。暴其尸。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之於演武廳。梟平。新令至。聞其事。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爲養濟院長以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之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甚榮之。毛既爲丐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蓐草爲席。妻臥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貧。窶而樂也。

馬體孝隱於丐

鳳臺有馬體孝者。諸生也。性豪。與妻晉氏皆好吟詩。又好佛學倡酬裁答之暇。輒參禪理。以通宵不寐爲常。馬及壯。輟讀出門。將遊覽名山水。妻亦不留。作詩送之。遊數載。遇外舅於江南。外舅善賈。積有一萬零零十金。謂之曰。我無子。積一萬零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資吾壻遊山水。其四遺吾女。然吾壻介。當不屑受。則其二亦並遺吾女。馬笑而受之。輦金歸。付其妻。且述翁之言曰。吾積一萬零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資吾壻遊山水。其四遺吾女。然吾壻介。當不屑受。則其二亦並遺吾女。此幾何數也。妻曰。除翁一分。此八千五百八十金也。馬曰。得非置萬十金爲實副。并三人所分七數爲法除之。得一千四百三十。爲翁所留養老數。倍之。得二千八百六十。爲遊山水數。再倍之。爲五千七百二十。爲遺汝數。合此遞倍之數。卽得其二其四之數耶。妻曰。然。遂問妻曰。詩學進乎。禪悅長乎。妻曰。八千五百八十金。鑄八千五百八十羅漢。人持一金粟。一金粟化爲金粟六。量粟之名始於圭。圭十爲撮。積至於斛。一斛幾粟耶。馬曰。六千

萬粟耳。遂問妻曰。此金粟何來。妻曰。來於無金粟。馬曰。此金粟何往。妻曰。往於無金粟。馬曰。未往未來。何無何有。妻曰。卽往卽來。卽無卽有。馬曰。諾。遂酌酒談永夕。天明。卽辭妻去。

馬仍之江南。自是更名曠。號曰翁恆。蹤跡無定處。其後宿遷縣一丐死。懷中有詩一首。後署曰丐隱翁恆絕筆。宿遷令大異之。葬畢。刻其詩。且次韻和之。並立石碣云。丐隱翁恆先生之墓。此信未至鳳臺時。有人傳宿遷丐者絕命詩云云。未言姓名也。其妻求得詩。覽之。大痛曰。吾夫死矣。家人不信。其外舅書至。宿遷令亦移文至鳳臺矣。馬少年所爲四書題詩。子路宿於石門云。荒煙蔓草東西路。剩水殘山去住魂。仁者樂山云。扶杖閒看出屋峰。曾見賞於蔣時庵侍郎也。

姜學在延丐上座

萊陽姜學在。名實節。爲貞毅黃門仲子。嘗襆被挾一童。附估人舟往洞庭東山。山多富人。絕不與通刺。惟相羊僧寺中。見一丐方題絕句於壁。異而物色之。延之上座。與共飲食。丐者不知何許人。顧握姜手曰。若眞知我者。學在大悅。自是

常與之談論。稍久。輒亂以他語。儈或侮易之。丐起。披儈頰。竟去不顧。他日。學在又訪丐於途。人或誚學在以交非其類者。學在不顧也。

李丐隨身一瓢

李丐。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無他物。每乞牛肉堯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也。

王壽不向婦女行乞

常丐之行乞於人也。不論男女。皆向之乞哀。有王壽者。獨不向婦女行乞。人問之。則曰。婦女已仰食於人矣。吾何可再仰食於婦女耶。

張乞兒異於羣丐

張乞兒。譙陵人。雍正甲辰至周家口。跛一足。乞於市。弗強索。無乞憐態。人皆以

異丐呼之居常落落不與羣丐伍。惟於市西義塚之餘地。掘地深尺許。至夜。輒坐臥其中。風雨寒暑。不稍移。或日一行乞。或數日不出。亦不飢。一日。大雪深尺餘。人以爲異丐死矣。好事者掘雪視之。則方熟睡。由是遠近爭異之。各進食。不徧受。卽受。僅食少許。遂謝去。有與以衣。或欲爲之設棚者。輒曰。吾以天地爲室。何以棚爲。野處而新衣。適爲強暴資。辭不受。處義塚者十三年。莫知所終。

貧士以游學行乞

雍乾間。湘鄂之貧士失館者。可出遊。過蒙塾。得謁其塾師。以乞錢。且適館授餐。越宿而行。無阻之者。名曰遊學。猶遊方僧之掛單也。

髯丐捕蛇

乾隆己未。濿在田與人游杭州之西湖。至淨慈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髯。昂然前行十餘弓。身挂布囊。有擕竹絲籃從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也。在田年少喜事。亦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洞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禹步於洞前。持咒鼓氣。噓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衆

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葉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時鰻。後皆赤練虺蝮之類。其形有若蟹若鯉若履者。有虎首而蛇身者。有頭銳身闊長止數寸者。有細如秤梗短類棒槌者。有赤似硃砂青類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愕之狀。不一而足。衆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草渣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籃。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髯丐謂衆曰。蛇王來矣。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突出。徑纏髯丐身。昂首噴氣。其聲嗡嗡。髯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繞益緊。衆丐以草進。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之敵。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

當人蛇相敵時。衆丐檢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髯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衆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吾昨來此。持咒聚

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羣集於此。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蝮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也。

南屏曉鐘碑亭右側階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衆使髯丐視之。則曰。下有毒蛇。以身長石中。不能出。故於其罅透氣。人適值之耳。啓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蛇首而身扁。敲其石。如巨鯽。蓋石壓所致也。髯丐曰。此蝮也。身不能出。故尙留此。否則亦歸山洞。早爲吾所捉矣。因撮而貯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價不貲。所以作此冒險之舉也。寺前居民感其捉蛇之德。醵錢置酒以款之。衆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勿妄用也。遂攜蛇而去。

某制軍爲丐

乾隆時。有某制軍者。旗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侈。日費不貲。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窶人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

惟大輿朱文正公珪戒閽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闞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

王孫飾爲丐

同知王某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飾爲乞丐。告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誚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騶將至。王匿柴垛中。鑽穴以窺。故爲呻吟窸窣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啓垛。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跽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爲竊薪。王曰。凡垛皆空。不獨薪也。即指石垛而言曰。請視此中。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乃亦中空無所有。如是。是可知薪之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爲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矣。

王某樂爲丐

有不必丐不可丐而必欲丐者。誠大奇矣。王某其人也。王某。華亭人。家富。爲相國文恭公頊齡之曾孫。幼文員外之孫。行乞於市。心所樂也。然其行乞。必誦制藝一首。不唱蓮花落。商店中人多識之。卽與錢。亦必誦訖。乃顧而之他。父母閉之。則抉屏遁。縶之。則斷綆逸。夜卽臥於市中之石上。後不知所終。

孔氏子以丐終

嘉慶時。南匯周浦鎭有孔某者。擁厚貲。晚年得一子。溺愛之。雖延師課之讀。恆不上課。師以虀糜飯穀爲恥。嘗作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鐙。經聲原不起。佛號總無憑。雖有波羅蜜。伊誰志大乘。一日。師見其戲於庭。迫使讀書。憤而大詈。師嗔責之。乃訴於其母曰。先生打我。我必還打之。母慰之曰。俟汝父歸。再議。及孔歸。乃邀師之契友賂師。勸令暫忍一擊而止。旣長。躭游蕩。家業蕩盡。遂行乞於市。以丐終。

永光寺前之丐

京師海岱門內有永光寺。寺前有乞兒。年約四十許。善杖擊。工詼諧。每以俗語

隨意編小曲。輒傾倒一市。人爭以金錢擲之。乞兒得醉飽。即以散之窮乏。無稍留。蓋勳舊世臣。已襲侯爵。持戟乾清門。三十後。棄家而逃。隱於乞也。或數月一返。或終年不歸。家人哀求其歸。飫以珍味。三四日。乘人不防。即易衣而出。或逾垣遁。內廷值班。未一至。當事不得已。爲報病故。銷旗檔。以其子襲爵焉。此道光時事也。

王明山嘗行乞

福建提督王明山者。同治中興之湘軍名將也。王壬秋檢討闓運謂其少壯不偶。嘗行乞於湘潭。後入行伍。從勦粵寇。屢勝。遂以軍功起家。富貴冠一時。王秋曾作詩以贈之。

鄭七異於常丐

道光末。常州有丐曰鄭七者。性殊特異常丐。日坐臥於城南協橋之顚。髮須白。狀傴僂。日上舂而過橋者見之。日下舂而過橋者亦見之。見之者與以錢物。受而謝。否則亦不索。薄暮。橋畔多兒童。習與七嬉。以七常出其餘餈市果餌以飼

之也。兒童之與之嬉也。輒持其杖。兒童每隨七而仆。隨七而起。仆起者屢。皆無所傷。而歡聲大作。至夜。則宿於橋東之土地祠。越數年。不知所之。而粵寇至矣。

丐擾吳曉帆家

錢塘胡光墉。字雪岩。同光間。富甲浙省。嘗於冬日施丐。丐各棉衣一件。又錢二百文。時吳曉帆方伯煦居城頭巷。一日。持鉢提籃之輩。麕集其門。聲言領取施物。門者大驚。詰其故。則雜然曰。汝家主人大書貼門外。令吾輩今日來此領衣錢。汝何憒憒耶。驚視門後。果有紅紙。書曰。某月某日本宅給發窮人棉衣錢文云云。乃大悟。知必無賴輩所爲。拒勿與。羣喧呶。謂富貴人家不應食言。且不應給吾輩來此。洶洶不可止。吳遣家丁至總捕同知署。請派差驅丐。始已。蓋杭音胡吳相同。無賴輩與吳有隙。故爲此以擾之也。

丐效各種聲

光緒初。上海市中有一丐。口含蘆管。作小孩哭聲。音逼肖。繼復作雛雞聲。久之。又如放風箏。幾莫辨其眞僞也。他如牛羊犬豕等類之聲。亦能效之。

上海有粵籍之丐

上海有粵籍之丐。自光緒初年始。若輩行乞。率於公共租界之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帶。以其地之僑民。粵產爲多。且有老舉在也。然粵人亦有散居他處者。每遇宴會。招老舉侑酒。老舉乘車應召。輒躡蹤而往。往必四五人。人必索銀幣一角以爲賞。老舉者。粵妓也。蓋粵丐與之常通聲氣也。北四川路之四周曰虹口。日之夕矣。粵丐伺行道者過。相其狀貌。審爲粵。聞其語言。審爲粵。視其衣履。審爲粵。卽操粵語而向之行乞。輒曰。吾爲公之鄉人也。失業於此。落魄無聊。盍一援手乎。不與以數十錢。卽相從不舍矣。

淮徐人以逃荒行乞

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爲業者。數百成羣。行乞於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爲最多。其首領輒衣帛食粟。攜有官印之護照。所至。必照例求賑。且每至一邑。必乞官鈐印於上。以爲下站求賑之地。若輩率以秋冬至。春則歸農。蓋其鄉人。輒爲無賴生監誘以甘言。使從己行。以壯聲援。求賑所得。多數肥

己。餘人所獲。不及百之什一也。

丐者乞殘羹

某富翁宴客於庭。食前方丈。乞者立門外乞殘羹。主人初若不聞也者。繼以哀乞之聲迫。乃叱之曰。有客在座。汝不知耶。何喧擾若是。乞者少止。主人乃舉箸勸客。客以飽辭。乞者於是長吁而言曰。客已醉飽。而殷勤勸之。我日未得一餐。獨不稍賜殘肴乎。且公等已飽。雖有美味。亦不知其味之佳。非自飽而不知他人饑乎。客聞言。乃勸主人撤饌與之。於是丐得大嚼而去。

吳會丐

丐不諱其姓氏。家於吳會。父曰秋士。曾設履肆於通衢。沒時。丐僅六七齡。賴其母鄒氏以育以養。得存活。家本貧。至是益落。鄒以針黹所得。不足贍二人。乃遣丐樵於郊野。冀得少錢。詎丐不自勤。每出。惟與隣家子爲戲。日暮。仍徒手返。鄒怒之。欲責以學業。顧窘於錢。不得遂。踵戚串門乞援助。戚搖首。若不識。因循者半載。瓦竈淒冷。無煙矣。不得已。乃行乞於市。而爲丐矣。

丐故黠辯有小智。至是。遂以俚唱爲丐財之資。人或樂其聲之悠婉。則予以多錢。由是囊橐漸裕。丐亦安之。以爲業是實勝營商萬倍也。如是者數載。丐已成人。而家亦竟緣是富。丐遂白於鄙。繼先人之業。復設履肆於市。揚揚作店主。趾高氣揚。幾不可一世。店中人稍迕其意。揮斥之不少貸。人以其稍有財。忘昔日之爲丐矣。復數載。肆有贏餘。丐奢甚。偕友作北里遊。斥金錢若糞土。不數月。肆遂閉。他日。人見之道上。則敝服一領。面目黧黑。固猶是當年乞丐也。

老太爺亦行乞

光緒中葉。有管理京師南城之煖廠者。嘗爲人言其猥雜之狀。謂廠中人多而炕少。乃側身積疊而臥。然少壯者多無狀。而居其前者不甘受。每相毆。老者夜中便溺。恆怠起。致淋漓及於他人。亦大起衝突。如是者。幾夜夜有之。而中有名老太爺者。尤奇。其人蓋宗室也。他不知。惟時有訪之者。咸著長袍馬褂。見之。輒請安。垂手側立。若卑幼者。而老太爺亦踞坐。以尊長自處。酬接語甚簡。輒問有攜來否。答曰。有。卽以錢票若干進。亦不知其幾何也。然其人性甚劣。時與人爭

毆。委員不勝其忿。輒令縶之。老太爺曰。汝縶我易。須知釋我難。委員乃佯怒曰。豈但縶汝。更須杖汝。老太爺曰。且任汝杖。故事杖時須解縶。既解。委員見其褲有黃帶。忽曰。吾今亦不杖汝。汝去休。老太爺曰。咦。吾不意乃受汝紿。蓋舊例。宗室非宗人府不得用刑。故將以難之。而不意轉爲委員所紿也。

施阿二行乞積貲

杭州西湖自靈隱至天門山。周數十里。兩山相夾。巒岫重裹。皆稱天竺山。分爲三。曰上天竺。曰中天竺。曰下天竺。其林壑之美。實聚於下天竺。而寺宇宏麗。則以上天竺爲最。上天竺之兩旁。商店旅館。鱗次櫛比。營業者皆釋氏弟子。春時香市甚盛。鄉民扶老攜幼。進香頂禮。以祝豐年。有不遠千里而來者。俗呼爲香客。以是乞丐亦多。且率爲紹興人。盡室來杭。居於山之旁近。晨出夜歸。蓋以乞爲業也。

光緒中葉。有施某者。入仁和學。爲諸生。羣起而大譁。蓋以其冒籍。其父且天竺之丐也。丐名阿二。乞於天竺者數十年。積貲二千餘金。遂娶妻生子。使讀書。及

某入庠。乃不復乞。然當風日晴和。游人雜沓時。猶一至寺旁呼號於道也。

紹興丐與羣丐異

杭州錢唐門外昭慶寺香火甚盛。每至仲春。嘉湖香客之往天竺者。便道拈香。絡繹如織。故羣丐之乞施者。咸集於此。一日。有一丐至。越人也。人呼之爲紹興丐。貌清癯。善詼諧。通掌故。尤諳小學。顧其乞與羣丐異。羣丐之乞施也。或匍匐於道。或號咷於市。丐則日與諸市人習。或言故事。或作戲言。或譚言微中。亦可解紛。有問以字音及字義者。丐如響斯應。未嘗有不知者。以故市人多樂與之。或十文。或二十文。丐以所得資。除求飽外。餘悉沽酒暢飲。飲已。酣臥。如是者半年。一日忽去。不知所終。

葫盧丐自呼曰李仙

葫盧丐。不知何名。自呼曰李仙。其衣甚博且詭。行乞於市。恆荷大葫盧。得錢。必就肆飲。既醉。散錢於路。令羣兒爭拾之。以爲笑樂。丐所至。兒童百十成羣。尾其後。市人苦擾。輒多予錢。趣急去。以故丐所得。恆十倍於常丐。

丐甚信而能書。市人操百錢。令丐署券。約經年勿至丐諸。則終不背約。每執筆向北叩首者三。大書吾主光緒皇帝某年乞食臣李仙書。或問以顚頓至此何由尙念皇帝。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我醉飽。有司不以爲罪。此皇帝寬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飽於一邑。作郡者。取醉飽於一郡。其無功。與我埒耳。吾惟無功而恥食於百戶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識者曰。丐其有道者也。或曰。丐嘗爲吏。憤其上之所爲。務取利而無恤民隱。乃詭爲此狀以示諷也。

徐州丐不與凡丐伍

丐馬姓。逸其名。徐州人。流徙至阜寧。自云先世爲富家。嘗食廩餼。善音樂。狎妓嗜博。家以不戒於火而貧。久之。遂淪於丐。然衣履整潔。不與凡丐伍。入市求乞。不受飮食。但索錢。多則十數文。少亦須五文。否則拒而不受也。攜一竹籃。置短笛一。酒壺一。杯二。筯二。又有侑酒之蔬藿三數事。偶遇相知。必共飮。飮畢。索厚値。遇丐之穉與髦者。必罄其所有以食之。春秋佳日。輒弄笛高歌。及與人言論。則視其人爲何如人。卽與之言何如事。或問之。曰。以子之爲人。何所不可。而乃

甘於爲丐耶。丐曰。嘻。子雖知我。實不我知也。且食蛤蜊可耳。以乞游於阜寧者七八年。一旦失其所在。

有知之者曰。當其未爲丐也。私某氏女。某氏舉家賴以生活。中落後。思往依之。既至。則僮僕揮之門外。不令入。乃大憤曰。我所私者。猶如是。親戚故舊。更可知矣。遂發狂而走。或曰。否。丐嘗周濟好施與。及貧也。無顧而過問者。遂至是。

糊塗叟乞於燕市

光緒丁酉。燕市有乞兒。人稱之爲糊塗叟。叟年六十許。鬚髮皓然。沿街乞得錢。旋散去。或於爆竹店買爆竹。燃之。冬夏一葛衣。不冠不履。若狂若癡。故人稱之爲糊塗也。而實不然。叟荷胡盧而行。凡食者用者。悉納之胡盧中。自稱胡盧叟。或疑爲仙。爭向之求道。叟曰。我非仙。且古無仙也。言仙者。率欺人之言耳。或謂叟昔嘗爲山西某縣令。以剛直遭大吏怒。屢辱之。欲置之死地。叟乃棄家而遁。叟自言則曰。棄骨肉而圖自全。我不爲也。或又謂叟爲魯之某邑人。少有才名。屢試不第。憤而爲此。叟曰。我固無才。即抱才不遇。亦常事。何憤爲也。或問喜燃

爆竹何爲。曰。聊以警醒睡人之夢耳。問宿何許。曰。隨處是家。問胡盧重幾何。曰。此悶胡盧。不可使汝等知也。好事者多與之錢。叟曰。多非我所欲也。取數文。餘悉還之。又或與他丐。或與路上兒童。舉止不定。時朝政日非。叟慨然曰。亂將作矣。此不可留。未幾。遂不復見。人莫知其所之。後三年。遂有庚子之變。

斷臂丐

光緒丁酉秋。紹興水澄橋之巔。有一丐。箕踞坐。缺兩臂。逼視之。肩下平滑如截。兩足弄骨牌作賭博狀。復以足趾夾瓦礫。擲數十步外。自言少時遇匪人。誘爲盜。嘗盜閩省某富室。不知有備。甫躍登屋頂。有人躡至。未及抵拒。而左臂已斷。急踰牆走。距追者僅尺許。又斷右臂。負痛疾走。竟不之追。得匿某寺。僧慈善。知醫。醫三月。創口始合。同夥三人被擒者二。不得已流爲丐。今雖無臂。然跳躍猶可。觀者欲試其技。許以錢。丐自橋巔向下躍。落地無聲。其身輕可知也。

乞者自言其樂

有乞者蒙袂輯屨。行歌於市。或笑之。曰。彼乞也而何樂。乞者欣然而答曰。人之

樂。莫甚於生。生之樂。莫甚於飽。吾明日死而今日生。則今日樂也。吾食時飽而哺時飢。則食時樂也。吾爲何而不樂。子休矣。趦趄而去。此光緒戊戌八月。爲陳竹村所見於安慶市上者也。

上海租界之丐

丐者行乞道路。舌敝口瘏。日不得一飽者常有之。然非所論於上海租界之丐。光宣之交。租界警律漸弛。遂出現於通衢鬧市。呼號之聲。不絕於耳。其桀黠者。每日所獲。有較之普通苦力多且逾倍者。光緒丙午仲春之五日。金奇中道經穿虹浜愛國女學校。見門側有五丐。席地而飲。皆手持半燼之紙烟。地列雞火腿豆腐三肴。初疑其享餕餘也。旋見牆隅有炊具一。一丐方事臠割。乃知其非殘羹冷炙矣。聞其日入之豐者。可得銀幣一圓。故論滬丐之衣食住。惟衣住二端。不能與齊民齒。而與普通之丐相等。至其食。則視中人之家。猶或過之。蓋所入既饒。僅消費於食之一途也。又聞橋畔之丐。伺車至而曳之上橋。有日獲錢六七百文者。亦惟耗於紙烟與酒而已。

上海有外國乞兒

上海多丐。各省之丐皆有之。誠以貧賤之子。謀生於滬而不成。遂至流落行乞。然又有外國之丐。蓋亦流落於滬者。或以能力薄弱。或以行止不端。其結果乃至於此。且不僅行乞於洋人華人之第宅煥然者。亦輒往乞。且能長跽以請。而吾人媚外性成。一見碧眼黃髮之乞人。卽出銀幣與之。不稍吝。非若對於普通乞丐之一錢猶惜也。寶山路有聖母院所設之女校。有一女生。軀短面扁圓。鼻高眼碧。所衣爲西服。亦不惡。晨夕挾書往來。蓋從其父母居於寶興路之沿街一屋也。然其父貝明生實乞人。亦西裝。終日徜徉市中。女生之貌酷肖之。丐之父英人而法籍。在華久。嘗於咸同時隸美人華爾部下。助勦粵寇。丐嘗讀書。以得神經病。無所事事。遂流落爲丐。

武訓唱歌行乞

武訓。山東堂邑之丐也。初無名。人以其行七。呼曰。武七。以興學著於時。故名之曰訓。晝行乞。或爲人轉磨負繩。乞所得。錙銖不費。卽饅之潔白者。亦必乾之以

易錢。疾病寒暑。不識也。行乞時。不呼不號。高歌市墟村集間。歌無多。數語而已。歌之辭曰。誰推磨。誰推磨。管推不管羅。管羅錢又多。贏得錢。修義學。其貌寢陋。頭上髮。右剃則左留。左剃則右留。或詢之。卽倚杖而歌曰。左邊剃。右邊留。修個義學不犯愁。

李阿七唱蓮花落以行乞

乞丐截三寸竹爲兩。以繩貫其兩端。指捩之。作聲。歌而和之。作乞憐及頌禱語。亦有演故事者。名之曰蓮花落。亦曰蓮花鬧。然所陳率鄙誕俗媟不入耳之詞也。蘇州有李阿七者。所唱獨佳。每入市。唱於商店之門。人不厭其聒。或且招之使唱。自是而遂得粗給焉。

乞兒以拳進退欖

宣統辛亥七月。江寧下關市上有一乞兒至。入一肆。取肆中長欖一。仰其足置櫃。握拳運氣。距欖頭二三寸。伸縮其拳。欖亦隨之進退。如是數四而拳不着欖也。

乞兒豎棺蓋以唱

宣統辛亥八月。程意春在蘇州之閶門外。見有乞兒三五。過某村。村人鳩匠斲棺。已成其蓋。向索錢。不與。一丐蹲地。兩丐扶蓋起。以一角豎鼻尖。丐徐徐起立。且行且唱。行盡一村。蓋不少動。村人以其多力。多與之錢。始去。

乞兒運碗

一童行乞於市。手碗一。絡以繩。繩可三尺。一端繫眉間。如穿鼻。碗水滿貯。先以手掣繩運動其碗。手脫。搖擺其首。碗旋轉如飛。眉間似無痛楚。碗中水亦無涓滴流者。此宣統辛亥秋九月王少卿見之於濟南城外者。童王姓。母早亡。以父死。遂流落於市。

上海有湖北之丐

滬有湖北之丐。皆婦孺也。無壯男子。輒集三五人。游於市。手持樂器。爲鑼。爲鼓。爲九連環。背負之囊。藏刀叉雜物。一人口唱江淮小曲。如十八摸十杯酒十送郎之類。手拋刀叉。一人擊鼓而以鑼節之。其來也。始於光宣間。至宣統辛亥而

遂多。

三班鼓者。亦行乞之具。其演法。用三人。一人陳鼓擊之。鼓有竹架。活之可翕張。一人槌小鼓。一人歌。金者鼓者節而和之。其詞亦多鄙。其人之語言。率鄂音。

興國人行乞至歐

光緒時。疆吏奏請移民實邊。於是湖北之興國州。有貧民數萬。挈其妻孥。至黑龍江。而當道於安置之法。寂焉無聞。耔種未具。廬舍未建。欲耕無地。欲歸無資。乃流落而爲丐。久之。聞外國之富。易於謀生也。遂沿西伯利亞鐵道之軌綫。步行以赴歐。俄人嫉之。要於路。以劣等之汽車載之回華。然仍無所得食也。乃又往。俄人又以車運之返。返矣。數月而又往。自是至俄。尋輾轉至法。蓋皆有陸路之可遵也。宣統辛亥。徐新六留學歐洲時。嘗至巴黎。一日。與法人偕游於市。見有行乞之我國男女。審其音。興國州人也。中有持槌打鼓者。有飛刀使舞者。類皆衣服襤褸。其婦女則無不纏足。法人觀之以爲笑樂。輒與以佛郎。此亦國恥之一也。聞頗有積資近千金者。且若輩亦有領袖。署如丐頭。衆醵資養之。衣西

式。與警察相結納。且已蓄數千金矣。

商務印書館